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五・史部・傳記類

阿文成公年譜三十四卷（卷十二至卷三十四）

〔清〕那彥成撰

一

病榻夢痕錄二卷夢痕錄餘一卷

〔清〕汪輝祖撰

六〇七

2668/05

阿文成公率譜

二

〔清〕那彥成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八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五六毫米寬二三〇毫米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據總兵五福稟稱十一日丹壩土舍挑派土兵由作固頂前赴德烏當噶搶獲賊番牛隻又於十六日復挑土兵一百名同官兵前赴穆爾津岡下播坵地方乘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搶殺賊番出礮對敵經丹壩頭人殺賊二名當即分別獎賞以勵後効等因查丹壩漢土官兵本屬無多但如此相機搶殺亦可稍分賊勢現在飭令該鎮仍不時派兵掩襲奏入報

聞

十六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等查日爾巴當噶即係日爾巴礮該處在凱立葉一道山梁之中官兵若能佔住即可斷截賊番上下往來其地實為險要等前此屢次陳奏酌擬派兵從凱

立葉山腿斜上約會凱立葉官兵前後夾攻者即係此處金經繪入圖內嗣等遣人詳悉踏看金與海蘭察等公同酌議以其地在山陰箐林深密崖礮陡險兼之彼此隔遠雪霧時作萬一不能如約夾攻即不免有失利之處故得斯東礮寨前此雖經搶掠焚燒而日爾巴礮尙難期於必得是以未及辦理且官兵已定繞截喇穆後路一經佔據山梁則喇穆之賊既可不攻自潰而格魯瓦覺各寨皆歸掌握從此進攻勒烏圍不惟得勢而且捷近所有日爾巴礮似可毋庸籌辦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入報

聞

二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竊查谷噶一路自本月初五日後雨雪交作日夜連綿較前更甚至今畧無半日之晴等焦切愈深而官兵亦靡不憤急初五日賊於雨霧之中在羅博瓦山坡添建新礮二座官兵望見均請往拆其礮雖泥濘甚深然距官兵頭卡僅有里許一鼓作氣尙可直達當經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於二更大雨如注

令其衝泥履滑我滿洲勁旅急欲奮勇直前阻於無可施展人皆憤勵日朗潭陽坡氣寒凍陰嗽刺手致尼步坐視賊不違按圖而計阿桂軍營距勒實有可進之機因命新調滇黔兵五千馳赴阿桂軍營助其聲勢俾益迅速集事三軍同敵氣蓄瘵徒憤懣以彼移乎此軍營久雨少晴京畿久晴少雨若用惟願上蒼默佑適如所願耳易地則皆善望之弗能得鬱陶惟愧赧

三十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竊查臣等前

此籌議繞截喇穆喇穆賊人後路久經部署妥協特因崖險泥深未能攻撲深為焦悶自應設法殲戮賊人以舒忿恨且乘此雨霧未晴突然攻打或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五

可出其不意搶佔礮卡而喇穆喇穆了口大礮又與羅博瓦營盤相近可以一鼓直前當於十三日夜雨勢稍停分撥官兵於亥時進發至十四日丑刻雨雪大作海蘭察同官達色等帶兵不避雨雪直向喇穆喇穆高峯大礮鼓勇衝上連奪礮下石卡三座殺賊十餘名餘皆帶箭竄入大礮圍攻三次直至礮根拋擲火彈及用千金撬其礮上鎗眼石塊究因雨濕火彈不能焚燒攻至巳刻賊番併力死守將兵漸次撤回其額森特福康安等帶兵由喇穆喇穆了口木城背後登越前進連奪石卡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六

二座斃賊數名而正礮因雨後陡砌泥潭未能克取其會爾會等帶兵進抵礮根與海蘭察等合力攻打賊人出礮抗拒殺死十餘名被傷逃遁者亦復不少至烏什哈達明仁等帶兵進攻羅博瓦山岡下木城石礮當有賊番百餘從箐內衝出迎敵侍衛額爾登保即行帶兵衝擊復見山坳內一隊賊人欲赴喇穆喇穆山梁救援烏什哈達等又率同額爾登保副將豐盛阿迅往截擊鎗箭齊施賊番受傷亦眾擊敗遁回其保寧彰靄等亦先帶兵預備一聞喇穆喇穆山梁鎗響知官兵業已進攻隨於喇穆喇穆山梁之左斜上攻撲山腿各礮以搗其虛又成德特成額等帶兵從薩斯嘉赤溝攻賊木城成德等一面派參將高琮等埋伏接應一面派都司鄭起榮等帶領土兵進攻各土兵等衝進木城砍殺賊眾過半正在併力圍殺而其上面礮眾蜂擁救援我兵復出木城搶上側旁山梁抵禦特成額高琮伊里布等又帶兵合力奮擊賊即敗回礮內抵死拒守各隊以次撤回查此次進攻實以相持日久各兵鬱悶已極故於奪卡撲礮無不人思自勵究因泥滑未乾又逢大雨以致有殺

戮不能克取實屬_臣等過急之咎但喇穆喇穆山形雖險究不如羅博瓦之高峻一俟晴霽必不能久阻我兵_臣等現於羅博瓦山岡下添築木城礮臺將大礮運往以上臨下對準賊人木城石礮儘力轟摧若該處之礮一有坍塌之形固可隨機搶佔而賊人見我著意於遜克爾宗一帶或於喇穆喇穆防禦稍疎於下次攻取亦為有益但思該處林菁深密官兵砍伐木枝賊必前來滋擾因令海蘭察等派出吉林索倫官兵先行埋伏果有賊百餘分為三股來犯砍木之兵伏兵齊起直前奮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七

攢射除殲斃外餘多帶傷滾逸至十六日黎明成德營盤對山林菁之旁遙見有騎馬兩賊往來知是誘敵之計先派章京哈薩爾圖遊擊穆克登阿等帶兵繞越山梁以截賊人後路成德即同侍衛伊里布都司鄭起榮等帶兵二百衝入林菁又見賊三百餘名或伏於大石倒樹之內或爬在大樹之上放鎗拒敵我兵正在截殺間適特成額六十一帶兵趕到賊又見哈薩爾圖等帶兵已上山梁與遊擊福敏泰都司納奇善合兵下壓知係往斷其後紛紛奔竄我兵尾追追殺斃賊甚多及賊奔

至哈薩爾圖等所到礮下我兵雖未及合圍而賊經過之地均係鎗箭可及之處官兵從旁合力擊射復斃賊十餘名餘賊中鎗帶箭逃遁回礮此次打仗共計殺賊五六十人而其受傷竄去者更為不少查賊人勢窮力竭尙敢肆其詭譎設伏引誘更為可惡但非惟不能得意而因此轉多殲戮賊勢自必日形消阻奏入

諭曰此次官兵出其不意殲賊五六十人其帶傷遁回者更為不少自足以碎其膽而褫其魄但現在夏至已逾半月向後晴霽必多阿桂當乘時相機攻剿以期迅速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八

奏功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賊中雨雹疾病情形詢之脫出各土兵及屯練漢兵等所見相同似非捏飾惟是因獸猶鬪而此時相持既久賊番別生詭計偷劫營卡抄截後路皆為事理所應有誠如

聖諭不可不防但此時既無小金川番人潛為內應夾壩前來斷不能於要緊地方竟行佔據以肆其抄截之謀即如前此巴木通帛噶爾角克礮滋擾之處賊番實有男婦二三百人而該處官兵不過百餘

即將賊番擊退是其鬼域伎倆已無可施而臣阿桂又令富勒渾常青旺保祿等相度形勢將河北零星之營卡盡移設於河南當此水漲湍急之時橋座既俱經拆毀皮船又難急湍似可不慮其滋擾臣等仍密飭後路各提鎮小心防範務在肅清其附近大營之營卡並嚴飭將弁等毋得稍存疏懈其後路改設臺站事宜俟提督等議覆到日詳悉具奏等谷噶一路仰荷

聖明期望較有可進之機而眾議僉同亦無不以為可望况前此兩金川併其螳臂抗拒王師不及一年尙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九

將小金川即行殄滅今止有金川蕞爾一隅豈有不即掃除之理再以賊酋力量計之即使鉛藥米糧尙不致於竭蹶而人數究屬無多今蒙

皇上賞給吉林索倫勁旅以來鎗箭所施殺賊實為不少

臣阿桂十三年在金川及前年在資哩阿喀木雅均未見有殲戮如此者即去年臣阿桂在南路當噶爾拉山梁節次打仗頗有殺戮亦無如此之多賊眾只有此數日就死亡而大兵聲勢日增斷不能久為支拒近因雨雪連綿輒多稽阻今時令已交仲夏向後暢晴即可力攻深入以仰副

皇上期望至意奏入上嘉之

六月初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五月十八二十等日賊番疊來滋擾官兵均先後設伏前往衝殺殲斃頗多至二十日夜烏什哈達帶領官兵接拏柵座是處本為遜克爾宗屏蔽若被我兵搶佔則遜克爾宗即難據守度賊人值此窘急更當悉力前來侵擾因令海蘭察額森特帶兵防備福康安等在後接應亥刻果有賊從林菁衝出烏什哈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十

達等併力追殺賊雖屢却尙以木植蔽身放鎗支拒天近黎明額森特親帶吉林索倫及土兵衝殺海蘭察亦帶兵從右衝下合勢攻擊弓箭愈近愈無虛發賊人踉蹌奔竄官兵追殺直抵賊礮之下此次殺賊更多負箭奔竄者尤眾又二十二日夜戌刻有賊三四百名將遊擊福敏泰都司納奇善等五卡圍住而把總楊遇春所守之第一卡外賊人聚集尤多其成德營盤前面薩斯嘉赤溝內亦有賊人鎗礮火亮成德即派兵一百名令遊擊穆克登阿上色依谷山梁接應又率都司鄭起榮等

前赴溝內設伏預備截殺敗遁以及應援之賊維時福敏泰納奇善兩卡侵擾賊人本屬無多一經知覺放鎗滾石賊即敗遁隨各帶所領之兵分爲兩翼下壓至楊遇春所守之卡見賊人蟻聚吶喊疑爲是卡已失福敏泰等遂高聲傳號經楊遇春在卡內應聲因即施放連環鎗直下攻撲賊人紛紛敗遁官兵乘勢追殺直至箐邊而止查楊遇春木卡內只有官兵五十餘人而賊衆二三百人自二更攻起直至五更已將木卡砍開缺口金不能稍有動搖仍待應援兵至合力擊退則賊人伎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十一

已可概見其溝內前來之賊亦經成德擊敗遁逃以此地形勢而論一得喇穆喇穆則遜克爾宗固可必得而一得遜克爾宗則喇穆喇穆亦必不攻自潰今已孳起木卡十五座相距賊人礮卡均係鎗箭可及之地臣等現擬築起礮臺用礮轟摧則賊人在前之三礮自可相機攻取一得三礮在後之二礮亦斷不能固守至此地尙有可以設法繞進之處而滇兵三千業已全數到來現在詳探道路情形趕緊籌辦再二十日夜賊人來擾新孳木柵瓦寺土都司楞直帶領土兵臨陣殺賊實爲奮

勇該弁前已賞戴藍翎今臣復行賞給花翎以示鼓勵

公又借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伏思攻剿金川爲時已久尙未能剋期掃犁臣等焦切彌深寢食俱廢但此番自春入夏雨雪連綿者七旬天晴晴雨原與我爲賊公共之事而此間攻守異勢賊人於礮卡之內安坐據守不憂雨雪而我兵攀林踰石涉險衝泥勞逸迥異且雨中登涉所有火藥火繩火箭一經沾濕卽難應用所以於攻取之勢籌辦頗多費手其間有一半日晴霽屢次議定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十二

進攻仍又雨雪瀟漫終未得手此間進兵利於秋冬每不利於夏令今以時勢揆之賊人悉其力量全在此間堵禦而雨雪稽攻之際賊人於內一層險要地方增修礮卡而所籌計者又以移步換形必須踰探確切始可察間繞越現交夏至以後雖偶有一二日之晴而風雨仍不時間作臣等惟有竭盡心力設法辦理至此後路軼出賊人頗多而後路衰延幾至四五百里臣阿桂實亦鞭長莫及但後路各處今已將零星營卡酌量撤併賊更無從窺伺以擾軍心故近日以來轉於前敵左右

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反內

偷劫營盤以逞其困獸猶鬪之計然賊於附近大營之處多一番滋擾即多一番勦殺轉望其多來以紆忿恨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十八二十二等日俱有賊眾前來侵擾將弁等守禦嚴密賊不能犯並經阿桂預先設伏因得堵截殲戮殺賊甚多等語賊人此時尙敢爲困獸之鬪經各卡官兵實力抵擊均堪嘉獎著阿桂等查明記其功績俟大功告成時一併咨部優叙又另摺奏稱此次後路軼出賊人頗爲不少後路袤延幾四五百里實亦鞭長莫及等語科多破碉巴木通各處現交富勒渾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常青旺保祿等實力分防而阿桂近日差往之穆塔爾等幫同搜勦甚爲出力惟在伊等防守弗疏巡查得法自可無虞滋事該提督等當勉爲之况昨經富勒渾奏抽調川省存營兵二百名同屯土兵數十名分安大板昭撤納一帶以資防勦是凡緊要處所俱已派兵守禦辦理亦妥阿桂務須從長妥計迅奏膚功以膺茂賞

十四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前月二十二等日官兵接拏木柵擬用礮位轟摧遜克爾宗以爲尅日攻撲之計當將鑄成礮位運赴礮

臺摧擊甚爲得力二十七日大霧稍開打中賊人第三礮礮子穿礮而過此礮係賊收藏火藥之所火藥轟發其礮立場礮內賊眾已均轟斃其各處礮位亦時有擊斃賊人實爲得力但目下天氣仍不時陰雨本月初一日且降大雪卽有半日稍停而霧氣轉大官兵距賊雖近礮座亦不能見是以雖經轟毀賊隨於雨霧中復加修整查此處賊礮五座本尙可以繞圍第因坡礮陡削且兩邊均係箐林又有賊卡應援攻勦不無費手臣等思賊人狡獪異常竭其力量畢聚於此遜爾克宗之賊既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四

日加增喇穆喇穆之賊未常見少自應於此處一齊攻撲使賊不能揣我兵之所向臣等已復趕鑄礮位設於別斯滿丫口極力轟摧仍將兩處派定之兵時刻預備一俟稍有摧殘不拘日夜乘其未及修補之先立時攻打至日爾巴當噶從未攻勦若能出其不意突前進據則五岱處官兵亦可乘機攻壓合勢而下但該處大概情形雖可由羅博瓦一望而知而溝內箐林深黑其中路逕曲折尙須詳審俟臨看明確時併力攻撲自不難於得手再五月二十五日有四川提標兵丁買國正從

底木達被賊拏去今乘賊人酒醉逃出又稱上年見有旗人尼姓者原戴孔雀翎同在一處常說看守甚嚴求死不得嗣於臘月間乘空投水身死等語兵丁買國正係得傷被擒屢次冒死走脫應即收伍畱營差遣其所稱尼姓之人臣等詢其年貌即係護軍參領尼三泰上年九月間據賡噶供有尼三泰被賊拏去衣裳破爛逃又不能逃出之語今投水身死買國正既經目擊自無疑義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查看正地山口及甲爾壘壩兩路擇其穩妥者相機進剿自當如此慎重又據阿桂等奏用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五

下擊賊礮一摺此實最好機會阿桂處既得自高臨下之勢又有礮力相助可望有成又據奏天氣仍不時陰雨且六月初一日尙然下雪雖番地氣候異常亦不應乖舛若此似係賊人鯨答所爲但鯨答本非正道只須衆人不以爲事法即不靈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亦邪不勝正之定理也將軍等當諭知營中將領弁兵使皆明於正理而不惑於怪異其技自無所施至喇嘛噶爾瑪噶什前經明亮等奏於五月初六日前赴西路軍營念經距阿桂拜發此摺時已將一月該喇嘛曾否到營何以未見阿桂奏及前曾發往新造利益鈴杵一分

令其看噶爾瑪噶什如道行果好並能實心出力即將鈴杵賞給阿桂接奉前旨必更畱心察看噶爾瑪噶什若實係有道力之人則令其破賊番鯨答邪法以止兩開齋自非所難

公又奏言後路防兵應行歸併移改之處臣通盤籌核查美諾爲南北適中之地自須重兵駐守以通兩路軍營消息而欲守美諾必須守美諾以前之思巴喇布二處此二處舊有防兵分駐今更將裁撤羅博瓦之兵併入思巴裁撤格斯底之兵併入喇布則據守尤爲得勢而大壩溝口及薩穆果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六

穆橋又已分安卡座賊自不能前來滋擾其西路之巴木通帛噶爾角克礮破礮等處南路之科多等處均在河北逼近賊境應將分駐河北之兵悉改移於河南有大河以爲之限而又當此盛夏水漲之時橋梁拆斷賊人雖有皮船金無內應必不敢如上年截流而渡自可絕其覬覦之端至僧格宗本在山崖之下賊人若據其巔憑高瞰下滾石放鎗官兵即難支禦從前礮座完好之時大兵一據納木覺爾宗賊尙即時逃竄此其形勢已可概見况現在礮座已毀官兵營卡瀕河布設更屬不

能得勢卽糧運改由南路供支仍不免夾壩滋事
所有南路河北地方應從納木覺爾宗起而以日
古嚕默資溝科多一帶防兵移駐河南分設於達
實喜榮寨塔克撒舍隆等處其自南路至美諾之
大路亦改從河南往來叅將銜汪騰龍卽於納木
覺爾宗駐扎至底木達河北之巴木通昂噶爾角
克砌木波一帶防兵移駐河南分設於舍克噶至
叨烏等處其自美諾至撒納之大路亦改從河南
鄂克什別斯滿達扎山來往金添兵於達扎及兜
烏二處以資接應提督常青仍於底木達駐扎其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七

撒納一處爲楸砥糧運經由總口酌令富興往駐
惟布朗郭宗一處雖在河北而地當美卧溝賊徑
未可議裁且現設官兵駐扎之處離橋甚近而由
橋以至底木達營盤亦不滿一里橋之兩旁設有
守橋砌座而底木達有兵八百餘名彼此照應呼
吸相通實可無虞此外附近美諾之明郭宗附近
撒納之科納科紐克等處均應照舊安設至南路
分撥所餘之兵歸入納木覺爾宗西路分撥所餘
之兵添入撒納以資搜剿但查南路應撤之兵尙
多今塔克撒一處係小金川番人向來過渡之所

而榮寨達實喜亦與納木覺爾宗僧格宗相對應
將策卜丹沙木拉爾資等四處應裁應減之兵添
入塔克撒一百名共安兵三百名其餘仍令桂林
等酌量加增再自納木覺爾宗上至拉察喇嘛寺
又自拉察喇嘛寺上至阿布爾則前桂林等議於
中間添設二卡各安兵一百名但地方遼濶密邇
當噶爾拉賊砌官兵力弱勢分轉恐啟其窺伺已
札致桂林酌量歸併以資防禦所有應行安兵地
方併飭各提鎮等親往相度擇有水泉處所務令
卡牆堅厚溝濠深濶使賊無從侵擾並將各卡弁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六

兵如何哨望巡防之處悉心指示嚴飭遵行其接
遞公文往來會哨各事宜亦令該提鎮等公同酌
議另行核辦奏入

上嘉之

二十一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於前所
擊礮臺之外茲又連擊木柵二座距賊僅有一箭
之地晝夜轟摧賊砌上截已漸次摧殘約計二三
日卽可奮力搶撲近日前敵上時有賊番叫喚用
礮屢經擊斃而賊番叫喚愈急據稱僧格桑已經

身死或將屍身擡來或差人前去驗看等語臣等
令土兵高聲斥詈以僧格桑罪大惡極金川敢於
容留卽應將索諾木一同剿滅前次稱將僧格桑
擒獻尙且不受今已就死更何值差人在驗况僧
格桑雖死索諾木自應代伊受縛以昭顯戮賊衆
聞知皆股栗奔竄而去竊思僧格桑之死雖未可
信但前據脫出番人已有僧格桑患病之語如果
已受冥誅則竄入之小金川番人自必心生離畔
而僧格桑雖死大兵仍復四面奮攻賊知
天朝務欲將金川掃殄自必益加震動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九

諭曰阿桂奏邊口賊人稱僧格桑已經身死或將屍首擡
來或打發認識人去驗看等語阿桂等斥詈之語詞義
雖覺嚴正但於賊人奸詐底裏未曾揭破不能使之畏
懼竟當令土兵向賊衆云爾等前用木籠擡獻僧格桑
時將軍等以兩賊首方狼狽爲好豈肯無端擒獻必係
賊匪詭詐斷不可信因其時既不受爾所獻之囚亦不
值向爾鼠輩較論今賊酋見前計未售復爲此計則爾
等鬼蜮肺腸更加顯露豈能爲爾所惑爾等可回告賊
首以索諾木兄弟負恩犯法罪大惡極爲覆載所不容
必須剿滅殲誅爲衆良善土司除害今天兵壓境賊巢

破在旦夕若衆番明於順逆卽將索諾木莎羅奔兄弟
及助惡之頭人等縛獻軍門尙可貸爾番衆之罪若僅
以僧格桑塘塞無論其死活存亡皆所不問亦斷所不
受又安肯派人赴賊巢驗看其真假乎土兵等傳語斥
詈訖卽一面用鎗礮轟擊令官兵等共知此意使不
爲浮言所惑至向來自賊中脫出官兵止供稱被賊掠
去收於地窖從未言及賊人問其軍營虛實情形若何
此卽緣營惡習恐以洩露軍情獲罪故爾諱匿不言而
將軍等亦從未以此訊供未免疏漏想來賊人不時掠
我兵丁自係欲探內地消息况賊番向與內地交易能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十

說漢語者自不乏人豈有不向其詳訊軍營諸事之理
著傳諭將軍等所有節次脫出之綠旗兵丁若尙畱營
充伍卽令將軍參贊等就近隔別研訊其已遣回原營
者卽令文綬提至省城研訊問其被賊拘畱時詢以何
語務令確實供明勿使絲毫隱飾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駐扎丹壩
總兵五福同副將李天佑於六月初三日駕馭丹
壩土舍頭人派兵一百四十名卽於是夜進攻穆
爾津岡賊礮至初四日丑刻砍開礮門拋放火彈
內賊六名均經殺斃隨將戰礮放火焚燒其山梁

喇卡賊人齊來救援各兵又奮勇上前接仗斃賊甚多查丹壩兵丁爲數無多原不足資采入但屢次殺賊燒礮亦可以寒其膽而分其勢臣等又密諭以初十日前後各路官兵約齊併力進攻該鎮等鼓勵土兵屆期捨殺自必更能得手奏入

上嘉之

公又借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小金川番人於所獲糧食俱擇隱僻處所掘窖埋藏而所埋不過數斗零星分貯非其親自窖藏者即不能知其習俗然也臣等從前亦令土兵各處察看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有窖藏踪跡即行刨挖然並無所獲惟是小金川地方其山坡平坦之處去歲番人零星種有秋麥現已揚花吐穗雖爲數無多亦不可任其出而偷割查鄂爾什別斯滿等處番人素皆貧窘得此尙足以裨生計現今鄂爾什土司策塔爾及管理別斯滿之侍衛穆塔爾等帶領老弱婦孺收割並酌派土兵於收穫之處預行埋伏如有賊番潛來搶劫即行痛加殲戮奏入

上嘉之

公又借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斯第胡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一

克圖之徒第噶爾瑪噶什等率其徒衆於本月初七日來抵西路軍營查喇嘛等雖非黃教然看其光景頗有修持據噶爾瑪噶什呈出伊師斯第胡土克圖所畱番稟上有灌頂圓通妙法國師之印臣等當令通事釋出係陳其年老患病不能出力並逃從前轉世及得受前代印信緣由懇求照舊作與之意臣等遵

旨諭以汝等誠心出力

大皇帝深爲嘉獎俟大功告成汝等所請廟名印信自應即爲具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奏喇嘛等甚爲感悅而軍營各土兵見之無不誠心皈依共謂金川即當殄滅奏入報

聞

諭曰現在阿桂等分路進剿而阿桂一路尤爲得力自可剋期采入若官兵攻至勒烏圍時賊衆必更併力守拒攻擊尤爲緊要而制勝之道自必用礮轟摧但賊人礮卡石牆甚厚礮力未必即能擊透因思昔年曾以衝天礮擊賊即俗所稱西瓜礮者用之頗爲得力若施放有準礮子墜入礮中隨藥烘發礮內之賊無難一礮而斃較之拋擲火彈豈不勝至百倍現在派出乾清門侍衛

一一

阿彌達令其馳驛送往軍營但必試演定準解在方能得濟阿彌達自熱河起身到京尙需二三日著傳諭舒赫德英廉卽將所有西瓜礮取出試看並於造辦處選派諳習機線之人於欽天監選派精於測量之人同至演礮處所約計賊礮高寬丈尺紮縛木架或就山岡處立架使有高下形勢比平地演算更準如演放數礮視其礮子俱能正墜礮架之中藥線遲速俱能合法則用之自必有效可將派出之造辦處欽天監人員辦給應得分例俟阿彌達到京卽令帶領由驛前往其解礮應用車馬之夫役並迅速傳知各該省按站遞送毋稍稽阿文成
公年譜卷十二 年

供鑄尤爲迅速並有賞給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大小荷包各一對亦令阿彌達賞往

二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羅博瓦山岡下賊人據守之地各色湖魯山梁中間連設三礮又於其右邊礮下築一大礮左邊礮下連築兩礮與中間三礮互爲援應其六礮前後兩旁樹林蒙密官兵穿林前進必須偃僕而行兼之雨雪數旬賊將各礮柵收拾益堅且由羅博瓦山岡前抵木城石礮自上而下陡削異常官兵不能攻取則

阿文成
公年譜卷十二

年

退撤甚難亦不可不決策以期必得等派兵分爲三路於十二日月黑之後卽令各兵分隊而下不但並無人聲並不許火繩露有火光各兵潛行埋伏等候賊人尙無知覺其喇穆喇穆各礮前此運礮轟摧亦稍塌損並令會爾曾保寧海祿同時帶兵攻撲使色湖魯各礮之賊前後救援更可以分其力而喇穆喇穆之右山腿並令總兵成德特成額等作爲進取之狀以綴賊勢會爾曾等率兵直上連搶兩大石卡賊人合力憑礮抗拒鎗石如雨海蘭察等三隊之兵直抵礮根將第一礮圍住

察看賊礮上截雖經大礮摧殘而其下截因橫堆木植以爲抵禦尙無損傷但賊礮鎗眼既爲木植所遮賊鎗無從施放官兵轉藉所堆木植騰之而上撬挖礮牆拋入火彈賊見官兵四面合攻竄逃無路尙悉力固守臣等先派吉林索倫等兵埋伏而令官兵畧開一路賊果從伏兵中間竄出各兵儘力攢射殲斃之外其餘無不負箭而逃官兵既克第一礮進圍第二三礮賊人尙復抵死抗拒鎗石甚緊而官兵勇氣倍加騰上礮頂砍破礮門痛加殲戮第二三礮立時全克其額森特所攻左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兩礮及烏什哈達等所攻右邊一礮亦皆先後攻取賊番斃斃殆盡併將附近平寨一併奪取惟查色湖魯之前山勢迤邐向下又分爲兩支向南一支上有賊礮二座向西一支係直下遜克爾宗之地上有礮座二處均甚堅固必得此處始可順山直入箐林下至有民寨莊田之地形稍敞則左右中三路皆可進攻遜克爾宗礮寨官兵是日又將西向山腿一礮搶獲而敗退之賊及接應之賊於所克礮座前相離里許山寨突起處之第二石礮內竭力死守十三日早復攻西南兩面山梁之

礮自辰迄午連獲數礮向南山之上第一賊礮又經克獲其第二礮及南西峯巒建之礮因礮箐深密礮堅路險一時未能克取查此處山梁雖逐步漸下而峯巒如脊兩旁盡屬陡崖其陰陽兩面均箐林深密官兵若從兩旁抄上則須僣俛而行難於施展若從中路直進則正對堅礮鎗石齊下督兵攻撲勢必多致損傷臣等現擊木柵數座直逼賊礮運礮轟摧稍有塌毀即可撲攻一得此處地面稍寬則進抵遜克爾宗似易爲力至此大共計攻獲戰礮十一座平礮四十餘間獲賊六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殺賊二百餘名割取首級三十九顆盆斃斃帶兵大頭人達實策旺及巴古布里寨頭人巴克多綽窩思達爾結二名所獲礮位火藥鉛丸及烏鎗刀矛口糧甚多此次官兵於攢集堅礮之處竭力撲擊自不免於損傷然尙不至甚多其內委署章京德海受傷較重副將烏爾納遊擊羅江鱗守備果關五達色得受鎗石等傷俱輕副章京索柱委署章京福勒奮不顧身以致陣亡殊爲可惜奏入諭曰阿桂等奏稱攻克色湖魯木城賊礮並斃斃帶兵大頭人等一摺覽奏深爲欣悅此次將軍等督率有方各

將領弁兵於山崖險仄之地均能勇銳直前頃刻之間克獲堅礮數十殲戮賊衆多人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及摺內帶兵各員即著交部議叙其在事出力之將弁兵丁查明咨部議叙用獎勞績

又

諭曰阿桂等奏派兵攻取色湖魯山梁殲戮多賊大小礮卡全行克獲將軍等調度有方領隊大臣以及官兵人等不避艱險奮勇前驅洵屬出力朕嘉悅之極更不禁惻然憫惜除已降旨交部議叙外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著將朕所御用燧囊賞給曾爾爾額森特烏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七

什哈達福康安成德等亦各賞上用燧囊一件以示優異官兵內有奮勉打仗應行賞給巴圖魯各號者即查明具奏至此大所殺大頭人達實策旺從前未經奏入著阿桂查明具奏

恭錄

御製詩

軍郵

軍郵今日來報克色湖魯博瓦捷後兩月餘阻雨雖定六路攻曾未寸步舉先是阿桂擬分兵六路由羅博瓦下溝攻取對面突起礮卡槍佔日則丁口盆攻喇穆喇穆峯上大礮以番地雨雪久不止我兵未能即進邇來畧放晴我軍勇倍

賈門戶既已近賊人防益固叶山脊築之礮左右更夾輔

進退兩維谷決策在破釜期得而後往將軍計非鹵分投

各銜枚一呼發萬弩羅博瓦岡下地各名色湖魯於山梁

礮右一左二與中互為援應時因久不進攻官軍蓄銳

勇特烏什哈達等連日晴霽先派海蘭察等統兵攻中路

二日丑刻月黑後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率各

兵分隊銜枚前在設伏先令會爾爾等攻撲喇穆喇穆

礮以分隊人之力其右麓金令成德等作勢牽綴曾爾爾

等直上連擄兩大力卡賊方合力抗拒海蘭察等已直抵

第一礮堆因礮半為礮所摧於下截堆木為禦官兵即

就木堆騰躍而上破其礮牆拋入火彈賊見官兵四面圍

攻固守不出乃派索倫兵預伏其旁開圍一面誘之賊果

竄入伏中官兵控弦以待待礮過半餘亦負箭而遁其第

二礮賊雖悉力死拒官兵亦皆躍上礮頂毀門而克之賊

賊始盡其左右兩麓之礮翌日又克其向南山麓之礮是役

復克其向西山麓之礮翌日又克其向南山麓之礮是役

也統計攻獲礮二十一平礮四十礮五火藥鉛丸鳥鎗刀

矛口糧無算殺賊二百餘割首級二十九耳記五殪其大

頭人達實策旺即索諾木令在此路領兵者又斃其次頭

人巴克多綽窩思達爾結二名捉得生口六皆訊供以聞

人人自為戰上下力各努踴礮如履平礮石中鼓舞觀之

心惻然喜極淚欲墮叶得戰礮十一平礮四十許殺賊二

百餘器械獲無數殲其大頭人率醜守礮者叶蓋自用兵

-3 507 33 864" data-label="Text">

來斬獲斯為巨臨遜克爾宗勒圖近堪親賞卹所弗惜用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色湖魯前

七月初三日

向西山腿賊礮係在一線山嶺之上石礮本爲堅固而山峯如脊兩面箐林叢密尤難徑行捨撲是以_臣等接擊木柵前逼賊礮並即用礮轟摧三四日間頗有坍塌_臣等於十八日夜派海蘭察額森特分帶官兵前進又令烏什哈達成德魯爾魯等分路進攻以綴賊勢於十九日丑刻分隊並發各官兵因上次已獲大勝人人奮勇爭先直前攻擊賊於礮內施鎗擲石又復潛藏濠內往上擊打兩處皆係箐林或隱身樹上或匿大石隙間悉力抗拒官兵分頭勦殺斃賊甚多四面皆有賊鎗官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無可遮護自寅至巳恐至多傷因將官兵漸撤其烏什哈達等所攻向南山腿之礮亦將木柵攻開礮外尙有深濠正欲將所帶梯板乘勢過濠而西面有賊百餘接應背後林內亦有賊來應援官兵鎗箭齊發傷斃甚多賊衆旋即敗回礮內抵死拒守其魯爾魯等攻打喇穆喇穆北面之兵潛上山梁直攻賊卡金擲火彈焚燒賊人驚亂棄卡竄入上面高礮併力固守官兵見賊人聚集乘間放礮賊人多被擊死至成德等攻打喇穆喇穆東面之礮賊衆從深林兩邊抄出欲截官兵之後成德等

分兵迅擊斃賊十餘名餘賊被傷敗遁而去此三處官兵因前路已撤亦俱徐徐退下此次打仗巴圖魯參領興奎守備巴綳阿得有鎗傷其餘弁兵內陣亡受傷者統俟查明報部查大兵一得遜克爾宗循格魯瓦覺溝而下即可直抵賊巢是以攢集醜類併命於此守禦而喇穆喇穆之賊察看已經稍減_臣等擬一面攻打色湖會向西之礮一面分路潛上直取喇穆喇穆中間之礮不論何處得利均可順山攻壓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日有小金川番人雍中噶勒丹彭木爾結並番女得爾章從金川投出_臣等詢稱前日大兵攻擊殺死大頭人達實策旺百姓死傷甚多聞說若再失去色湖會連喇穆喇穆立葉俱難保守現在帶兵大頭人是布籠魯阿納木山塔爾薩木坦納幹策楞三人其賊衆已經逃散者均已追回同守又聞欲集各處番人來斷官兵後路而此時各寨並無男人其老幼婦女甚是慌亂兩金川人互相偷竊並偷及土司糧食至僧格桑從前原思送出土司頭人恐其送去即將金川指喉之處告訴

天朝且聞穆塔爾現在官兵營盤若代僧格桑求恩赦罪
渠帶小金川前來助戰或並將逃在金川之小金
川番人招之出去必至即行潰亂因將毒藥酖之
俟其將死送出及送出時大兵不收僧格桑亦死
土司又差頭人達爾什阿桑山塔爾薩木坦將屍
交出大兵不收即埋在遜克爾宗河岸此時小金
川番人見僧格桑已死均思逃出土司聽知撥到
宜喜一帶守卡將來大兵進去定要來降等語查
賊人只有此數今自進剿以來即就谷噶一路屢
次殲斃已多加以大兵四面環攻其左支右誦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敷拒守勢所必然即悉其賊衆前來滋擾而官兵
後路無處不刻刻嚴防轉可趨機痛剿且賊會既
欲將僧格桑呈獻免罪又慮其出而首告商謀用
毒俟將死時始行獻出其殘忍險惡實與蛇蝎無
殊現雖捨死拒守而官兵佔據得勢止須破此一
重要隘賊會等斷不能久延殘喘至投出番人內
其雍中木爾結番女得爾章眷屬尙在噶勒丹彭
係番人奴隸隻身並無親屬當另爲安插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攻殲殺賊並妥籌進取各情形此次雖未攻
得礪卡而官兵等奮力攻打斃賊頗多亦足令賊人喪

膽當此吃緊關鍵攻取不宜稍緩據阿桂一面攻色湖
會向西山腿之礪一面分路潛上直取喇穆喇穆中間
之礪卡不論何處得利均可順山攻壓直取遜克爾宗
等語所籌甚是如此設法攻剿必能迅速得手至前此
豐昇額奏欲帶滇兵仍回凱木葉進攻較之初奏欲回
宜喜分剿之說自爲有理是以諭令前往凱木葉今阿
桂既攻克色湖會尅日可以采入豐昇額又以助阿桂
攻剿爲是所謂軍營機要移步換形者正指此等而言
阿桂等當努力建勲佇膺茂賞勉之望之又閱奏到脫
出番人雍中等供詞有聞得賊會有斷登古後路之說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此等傳聞寧可信其有按圖內登古在喇穆喇穆東北
距大營不遠而登古了口在羅博瓦谷噶之間其去軍
營尤近賊由得斯東山溝固可潛出而凱立葉山後穿
箐南行亦係來路俱不可不防其凱立葉一路現降旨
令五岱加緊防守至登古等處傳諭阿桂就近委派勇
幹之員時刻嚴防富勒渾等亦應一體畱心防範且又
須處以鎮靜不可因有此語過涉張皇總之成功愈近
則防守愈宜周密方爲萬全

初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驢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查看喇

穆喇穆一帶山梁各礮內其東邊附近登古了口
並近南薩斯嘉赤溝各礮防備均爲堅固惟會爾
會官兵相對之大礮及迤西峯巒突起處之兩大
礮在山梁絕頂兩面坡崖如削我兵進攻須從北
面羅博瓦山梁下至深溝復行攀越山勢更爲陡
絕賊度官兵不能來攻但得佔此絕頂則已斷其
後路其餘各礮必俱成瓦解臣等於二十二日晚
令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帶兵分爲兩路進攻色湖
會向南山腿賊礮福康安帶兵接應又令會爾會
海祿等帶兵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與木城相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對之第一賊礮保寧彰靄等帶兵進攻其次賊礮
並令成德特成額六十一等進攻喇穆喇穆左邊
山腿皆以亂賊人之耳目而掣其力其海蘭察官
達色泰斐英阿格勒爾德等則帶兵直取喇穆喇
穆山梁迤西峯巒突起處之兩大礮但恐兵數過
多行走不無聲響轉易爲賊所知因於滿洲吉林
索倫綠營屯土各兵內挑選勇健兵六百餘名分
爲兩隊潛上並令各處官兵均視海蘭察所帶之
兵已至山巔然後一齊攻擊二十三日寅刻額森
額等探望海蘭察等官兵已抵賊礮之下遂率兵

直取色湖會向南山腿詎賊於礮外挖有濠溝三
道官兵爭先跳躍越過兩重前抵第二重益加深
濶賊人悉力守禦擲石放鎗官兵卽在溝邊箭射
矛戳殺死多賊屢次進撲不使賊人少容他顧其
會爾會等所攻喇穆喇穆東邊第一賊礮官兵不
避鎗石擲拋火彈刨挖礮根賊人窘迫出礮抗拒
官兵鎗箭齊發斃賊甚多並有穿紅頭人被官兵
射中其背帶箭奔逃餘仍入礮死守其成德等一
聞會爾會處鎗聲奮迅前進先將賊人護礮木卡
攻開連克石礮四座而賊礮內放鎗甚緊抵死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出維時海蘭察等所帶各兵先於半夜月出之前
魚貫而上不但並無人聲並將火繩藏起但此處
本無路徑石壁陡滑官兵等手足並用且以手攀
手蟻附而登至丑刻均已於賊礮附近處理伏及
至黎明一擁而登直上峯巒突起處礮頂砍開礮
門躍入將賊衆盡行殺死隨即進撲尾礮圍攻數
刻亦卽抉門直入奮力勦殺並將尾礮下木城兩
座放火圍燒木城內賊人悉爲燒斃其會爾會成
德保寧等所攻各礮賊人拚死抗拒施放鎗石恐
致多傷傳令官兵將礮圍住更番攻打及戌刻大

雨淋漓官兵不但徹夜跼立雨中毫無倦怠且將火藥火繩弓箭俱用衣服苦蓋以免沾濕至四更時賊於礮內放鎗舉火虛張聲勢知其欲行逃竄曾爾會等所領各官兵向前吶喊鎗箭齊發賊棄礮遁去惜黑夜雨霧之中未能盡為殲戮隨將各礮佔據至二十四日竟夜大雨二十五日早大霧迷濛海蘭察復率官兵循喇穆喇穆山梁尾礮而下乘勢搶殺西南兩道山腿礮卡官兵新勝之後勇氣倍增並攻克日則了口各礮卡亦多殲戮共計是次攻得戰礮三十六座木城五座石卡五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餘處平礮一百餘間殺賊百餘名奪獲騾馬及礮位火藥鉛彈鳥鎗刀矛口糧等物甚多查喇穆喇穆山脊向西迤邐而下又分為三股一股為什爾德一股分往拉枯喇嘛寺其勢俱可抵勒烏圍但喇穆喇穆及羅博瓦一帶所分兵力已多而新得地方又尚須視其緊要處所派兵駐守以現在兵數計之自不能遽行分進至向西北之山腿一股可以下至遜克爾宗其上雖有兩礮不難攻取即或賊人攢集固守等運礮轟摧數日之間乘此銳氣必能克獲等現於後路內酌量抽撤官兵

調至前敵以便隨機攻剿迅期采入奏入

諭曰喇穆喇穆山梁原為此路賊人第一要隘山形絕險礮卡最堅而日則了口亦進攻勒烏圍要路在所必爭今官兵等皆攀援登越奮不顧身雖遇雨夜霧晨彌加勇往殺賊攻礮靡堅不破而海蘭察不避險隘每攻必克尤為超軼出羣堪稱勇將皆由將軍參贊等相機抵隙調度有方故能所向克捷朕心深為嘉悅所有將軍參贊以下鎮將弁員均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實在出力打仗得功兵丁除交部照例議叙外仍著阿桂等查明賞給一月錢糧以示優獎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三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了口詩以誌事

色湖會克固可進喇穆喇穆轉在後山梁上有賊戰礮直進仍虞彼掣肘我兵相勢分營圍而匪眾徒亦嚴守惟彼峯尖兩大礮助崖如削後難走以故賊不甚隄防得此始為據其首揜吭拊背則無難搗虛抵隙或堪取分兵兩路各進攻阿桂奏自克色湖會以來賊知我兵注意在彼守近登古了口者醜徒聚守最嚴其南近薩斯甲赤溝者亦為堅固惟進西峯巒突起兩大礮居山絕頂兩旁坡崖如

削北面山勢更陡賊度官兵不能存據若能佔此山巔以斷其後路勢必俱成瓦解可收搗虛抵隙之功即於二十日賊令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分兩路攻色湖曾南面山岡賊福康安帶兵接應又令會爾會海祿等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之礮堡寧彰等攻其以次賊礮並令成德特成額六十六等亦於左邊進攻海祿察官達色泰斐英阿勒爾德等直取絕頂兩大礮於滿洲吉林索倫及別綠營屯土各兵內選至勇至健兵六百餘分隊潛上別選精銳登峯峻峭壁直上千仞高以頂繼踵翼為手須臾遂克兩戰礮賊眾盡殲無一漏其餘各礮雖力拒我圍益堅魚在齒賊知難拒盡棄遁我兵追戮多僮仆十三日寅刻額森特等見海蘭察兵已抵賊礮下督兵趨赴越過三道洋濠箭燈多賊其會爾會等取攻第一賊礮官兵直冒鎗石拋擲火彈創挖礮根賊窘迫出礮官兵鎗箭齊發斃賊甚眾鎗射中紅衣賊日胸臂帶箭而竄成德等將護礮木卡儘力攻開連克石卡四座維時海蘭察所帶各兵先於夜半月出之前掩藏火繩屏息魚貫由石壁陡滑處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緣上前人之踵幾及後人之頂以手引手蟻附前進預伏礮旁黎明一擁而登直上東峯礮頂毀門躍入盡殲賊眾即撲進西峯尾礮圍攻奮力勦殺無遺山梁之下兩木城無倦賊棄礮遁二十五日早大霧迷漫之際海蘭察等復從山梁尾礮乘勢搶殺西南山岡礮卡官兵後勇氣倍增金攻克日則了口各礮卡礮戮多賊是役也攻得戰礮三十六木城五石卡五十餘平礮百餘殺賊數百餘生擒二獲馬騾十一破一鎗仗口食無算喇穆喇穆山梁為路賊人第一要隘而日則了口亦勒烏圍要路將士攀援超越奮不顧身雖雨夜霧長彌加勇往而海蘭察不避艱險每攻必克尤為勇將亦因將軍等請度有方因飭部優叙金賞兵丁等一月糧金乘勝勇氣百倍增益即克日則了口是役諸將皆用力而海蘭察功最右相機取遜克爾宗佇待捷音奏囊剖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明亮抄寄

摺稿稱正地一路難以用兵現帶兵七千各移赴凱立葉協同五岱進剿等語明亮係統領官兵身親目擊之人今既稱此路難以力取即由正地之黃草坪循溝直進穿林越箐全無把握謂戰守皆非所宜自可毋庸再議第思賊眾止有此數官兵四面力攻自不能處處固防嚴密只須一路官兵乘隙攻開便可潰其心腹今臣等一路自攻得色湖曾後又將喇穆喇穆山梁礮座攻取佔據從此得手下壓賊巢則五岱處凱立葉官兵便可前來會合金非必須明亮帶兵助剿况賊處處險阻一夫當關之地甚多若官兵聚集一處賊亦率其醜類死守一處是非所以分其力而轉使聚其力於攻勦全局殊非勝算查綽斯甲布自今歲以來土司頭人實心殺賊破礮屢有明驗特因舒常處兵力稍單不能將攻得之礮據守以圖前進是以臣阿桂當即繕札告以三路將軍聚於一處於理既為未協而向來籌辦總以分開賊勢為至今再三商酌綽斯甲布土兵近來屢次進攻倍為出力且該處在在毗連金川此外或尚有能進之路若果可由彼進兵則賊勢一分兩路內不論何路可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夫當關之地甚多若官兵聚集一處賊亦率其醜類死守一處是非所以分其力而轉使聚其力於攻勦全局殊非勝算查綽斯甲布自今歲以來土司頭人實心殺賊破礮屢有明驗特因舒常處兵力稍單不能將攻得之礮據守以圖前進是以臣阿桂當即繕札告以三路將軍聚於一處於理既為未協而向來籌辦總以分開賊勢為至今再三商酌綽斯甲布土兵近來屢次進攻倍為出力且該處在在毗連金川此外或尚有能進之路若果可由彼進兵則賊勢一分兩路內不論何路可進

均於大局有裨且既帶兵經由綽斯甲布其地情形自經目擊而該土司頭人光景亦可親加體察此事關係甚重如果可行即改奏似無不可現已飛寄去後統俟其如何酌定覆到再行馳奏奏入報

初九日

諭曰阿桂現已攻得日則了口計日進抵勒烏圍賊人勢當窘迫自必悉力拒守前會計用衝天礮轟擊成功更為迅速因派阿彌達運帶礮子及礮式金測量之人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五

往但測量必須極準方於事有濟因思測量之法西洋人較內地人員尤為精熟著傳諭舒赫德於蔣有仁傅作霖二人內詢其測量孰為最精派令前往現派侍衛班長德保帶同馳驛迅赴阿桂軍營聽用

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小金川地方尚有零星秋麥現在已當成熟自不可任賊番偷割臣等前經奏明賞與鄂克什及別斯滿窮番收割而令穆塔爾賡噶等帶領土兵前往防護並順便搜剿賊匪今為期已屆即遣人帶兵前往但

此時大兵從喇穆喇穆攻進將抵賊巢賊酋方悉其醜類於此抗拒其功噶爾拉木果木一帶賊卡未必更有多人踞守若可帶兵潛往搶殺亦足挫賊人之氣此處離美諾底木達尙遠兵數無多不能估據其地而賊酋心疑又將於此處進攻派人防守更可以稍分其勢穆塔爾等已於六月二十九日起身會同鄂克什土司金派出土兵潛往辦理奏入

諭曰阿桂奏稱小金川地方尚有餘麥派出穆塔爾賡噶等帶兵收割金計功噶爾拉木果木賊匪為數必少如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卑

有可進之機即勦殺以分賊勢等語所見甚是現在阿桂等由喇穆喇穆攻克色湖曾日則了口指日可底遜克爾宗賊人正在此處周圍聚守其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賊人必少猝然乘隙奮攻或能得進俱未可定穆塔爾等帶兵無多自難冀其采入常青現在底木達布朗郭宗駐扎相離甚近伊處尙有兵丁况彼進兵係迎賊而進又無侵擾我兵後路之虞常青接奉此旨即帶兵趕上穆塔爾等查看彼處情形相機辦理並寄信富德就近帶兵前來會同妥辦

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喇穆喇穆山梁迤下三股其向西北者名該布達什諾是處現存賊礮一座金山巒突起處大木城一座雖醜徒守禦甚堅山勢亦極陡險但乘此勝勢進攻自不難摧破因於初五日寅刻雨霧稍停之時即派海蘭察官達色泰斐英阿等帶兵三隊突至溝邊賊人知覺抵禦拋石放鎗如雨而下官兵奮力爭先躍過濠溝或刨挖礮根或緣礮而上賊見官兵勢猛從礮逸出均經官兵截殺其匿在礮中者已經殲戮無遺其礮外相近之木柵石卡賊人見大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聖

礮已破分頭逃竄官兵趕上亦多殲戮所餘大木城一座在山巒突起之處且山脊兩旁林箐深密若令官兵直前攻撲仍恐不免多傷尙須擊柵進逼_臣等督率官兵即於初五日樹起柵座至初六日已起六座逼近賊城並用鎗礮環攻即日發兵攻搶務期必克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_臣等接准明亮來札稱已親赴宜喜山梁察看情形定於初四日分打各礮得手之後即擬從此直入等語查明亮昨抵綽斯甲布地方土司及大頭人等赴營

涕泣請留情願晒明道路並有搜集土兵共効死力之語如果實心出力自可望其得利且_臣阿桂前此訪問宜喜一帶形勢有言並非必不可辦者而從羅博瓦對面望宜喜一帶雖山脊之上排列各礮甚爲堅固若一經攻克向河而下尙非險阻且如宜喜官兵向南下至河邊_臣等谷噶一路之兵亦向北下至河邊是已將賊境東北一帶各寨落截斷在外此各寨賊人諒必非降即竄而凱立葉丹壩官兵均無阻滯可以前來會合由此合攻巢穴聲勢更爲壯盛因即札覆明亮以既定於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聖

喜進攻即可在彼竭力籌辦如果得手爲益更大至_臣等一路官兵自羅博瓦色溯會各處屢次打仗殺賊已爲不少而色溯會喇穆喇穆賊所恃以爲萬無可慮者又均被官兵力攻而得賊人實已心膽俱寒以大勢計之直搗勒烏圍自不至久淹時日屆時河之南北皆有官兵而_臣等又已預備造船物料將來官兵乘船往來過渡自可隨機辦理况明亮於南路形勢本爲熟悉若大兵至勒烏圍後即帶兵從宜喜正地各山梁之下循河而南直至噶拉依對岸即已出馬爾邦之後可與富德

等兩面夾攻賊境西南一帶又不難於掃淨今於初六日辰刻雲開日出之時遙望宜喜山梁賊礮數座已俱不見但見官兵營盤七座此必係明亮等合力奮攻已經得手二三日間自有確信若果如此歲事之期自當更速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接奉

上諭查達爾圖山梁西邊箐林內賊人改裝漢兵之事竊

思賊人本狡詭異常而逆犯張坤忠既叛逃附賊

從中指喉令其改裝潛出希冀搶掠我兵自為情

事所必有臣阿桂前在當噶爾拉時誠恐土兵偶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聖

與賊人相混會令土兵帽頂均用布條號片以為

別識嗣後賊人照樣戴用希圖混淆復經臣阿桂

察出即將號片或於十日五日一換顏色賊始無

所施其奸計其改裝漢兵從前未有此事蓋因上

年木果木等處失事所得漢人衣服頗多是以為

此狡獪臣等此路實未曾見至僧格桑之死歷

詢脫出番人及擒拏活口皆稱賊會恐將僧格桑

送出轉致為其控告是以用藥毒死即埋於遜克

爾宗眾口僉同似無疑義查前此賊會欲將僧格

桑送出官兵等未免妄想可以藉此了事今僧格

桑已死各官兵共知金川不滅斷不罷兵心志轉

為堅定現在大兵節次進攻將抵賊巢賊人猶復

不時叫喚臣飭令土弁土兵等不必與之多言第

告知爾等果欲求生須將土司索諾木及丹巴沃

雜爾縛獻軍營尚可苟全性命所以不併及莎羅

奔與各頭人者蓋因前此番眾供稱伊等兄弟不

和而丹巴沃雜爾又為百姓所惡若莎羅奔等聞

言心動使其自相魚肉或亦離間之一法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滿洲兵

丁勇銳超羣固非屯土各兵可及而弓箭勁利土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聖

兵無不樂與隨行恃以無恐但既不習熟此間路

徑且與番眾同行言語不通必須重譯倉猝之間

呼應不靈是以搜拏夾壩不多派往至軍營打仗

不惟對面衝殺俱係滿兵首先率往即攻礮奪掛

滿兵鼓勇爭先從不尙恃土兵且節據脫出番人

俱稱賊番最畏我兵弓箭而綽斯甲布頭人温布

皆請於宜喜日旁添派弓箭手又據隨營土弁等

稱從前會見官兵與金川打仗未有如此番勇勁

亦未見金川人如此畏懼者此皆指吉林索倫勁

旅而言則土弁土兵等之心服推重已可概見均

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初五日攻克該布達什諾大礮卡柵尙存一大木城即日可期必克等語覽奏欣慰看來官兵一得此處即可乘勝采入直抵勒烏圍自當大有得手佇盼捷音又據覆奏軍營打仗俱係滿兵首先率往即攻礮奪卡從不耑恃土兵等語如此方是金川賊酋罪大惡極為天地所不容破賊擒渠計日而待今土兵等既知推重吉林索倫勁旅使眾聞之更足令其鼓舞奮勇可期迅奏膚功又據奏初六日辰刻遙看宜喜山梁賊礮數座均已不見但見有官兵營盤七座在上必係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聖

亮合力奮攻竟已得手等語此更非意想可及尤為可喜明亮得有勝仗必為奏聞想因程站稍遠不能與阿桂奏函同到約計一二日內亦即可得喜音耳明亮果能從宜喜攻進與阿桂會兵直抵勒烏圍則攻取賊礮自更迅捷又據阿桂稱金可從宜喜正地各山梁下循河而南至噶拉依對岸即出馬爾邦之後與富德兩面夾攻自當留舒常仍駐宜喜以防後路兼為明亮聲援方屬萬妥明亮由此路攻進甚為得力且係獨當一面其功較之隨阿桂助剿者尤大矣

恭錄

御製詩

副將軍明亮奏攻克宜喜達爾圖山已據要隘籌進取賊巢詩以誌事

宜喜達爾圖賊之北門戶攻已一歲餘會未進數武所以豐昇額改圖易西路叶守禦極嚴昨歲豐昇額統兵在彼同舒常攻打經年未能寸進因移兵凱立葉亦無可進之路遂就阿桂軍營兩將軍金為一路叶明亮進正地復以遇險阻亦欲往西路已謂議可許叶明亮自統布寨斯噶爾一路堅礮林立籌密山深難於急進且恐墮賊詭計亦請移赴凱立葉協剿或聽阿桂就叶阿桂令其迴牽綴近調取以所奏頗為近理遂嘉許之叶阿桂令其迴牽綴由宜喜叶阿桂聞明亮欲往西路之信謂兩路已無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聖

亮令赴宜喜酌剿明亮軍次木池得阿桂札即馳往宜喜而綽斯甲布土司等亦誠懇明亮在彼統兵明亮因駕馭於上年之難進未能信其為策之善也昨接阿桂奏攻礮進了口叶即日晴明望宜喜賊礮毀弗睹但見我軍營列據山梁處疑信尙未定今朝奏襲剖叶分攻彼七礮奮勇齊金舉一時皆即克兼得格勒古叶昨阿桂於日則了口雲開日出之後遙望達爾圖山梁賊礮俱已不見但見官兵營盤七座知明亮已得手云云雖喜且盼未敢遽信也於此連築七礮非分攻不能得利因派奎林等攻第一要賊二礮和隆武等攻第三礮三寶等攻第四礮珠爾格德等攻第五礮科瑪等攻第六礮噶塔布等攻第七礮每起帶兵六七百各不等復派馬彪舒景安都爾嘉等各帶兵策應其俄坡格勒古則令都司崔文傑等帶領維斯甲布兩如注官兵冒雨直進勇氣百倍和隆武先攻得第三礮

餘皆以次而克殲賊二百餘斷首級者二十一耳記三十
七其俄坡格勒古亦俱攻得隨將所有礮卡拆毀安設營
壘與阿桂所奏望惟餘第四礮勵眾期必取明亮等統計
見情形適相合矣惟餘第四礮勵眾期必取明亮等統計
座平房二十六間大礮鎗矛食物無算生擒大頭人一散
番人惟餘東北山口第四礮未克然其勢已孤現今設法
攻取一經攻克即可乘席捲之成功神且速嘉勞去難盡
勢與阿桂合兵以伸眾憤

天佑助順默相輔賊巢已逼近螳背應難禦諸臣既同心

和則力共努明亮奏至降旨交部優叙在事出力兵丁各賞一月糧將軍等如此同心協力深所嘉許

和能成事計日勝捷音之至定功膺懋褒捷音日夜佇

二十三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自七月初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聖

七日夜降大雪至初八日早間始漸停止是晚派

海蘭察官達色等分兵三路進攻該布達什諾之

木城又派額森特下溝攻撲色溯會左邊山腿木

城礮卡以圖繞出賊後又派烏什哈達海祿等分

為兩翼順梁直取色溯會正面大礮福康安等進

攻色溯會右邊山腿上賊礮至色溯會靠北山腿

係賊人來援之路亦派富興會爾會等列兵而待

以便截殺查額森特繞越之路頗遠定於初十日

子丑時潛密前進海蘭察攻打之路較近定於是

日黎明進攻兩處雖遙望可見而中隔深溝一下

一上有三十餘里恐信息不能迅速因飭知該領
隊等遇雨改期攻擊但該布達什諾木城在山巒
突起之處路徑本為陡峭丑寅之間忽降陣雨膠
泥滑溜更甚兵丁攀越進攻恐不能得利海蘭察
於天未明時乘賊不覺業已撤回而額森特之兵
因於丑刻前進下至溝底離賊木城已近難以撤
回且乘露雨之中或可攻賊不備隨於卯刻督率
官兵攀援上騰砍柵進攻正在鏖戰間有賊七八
十名從靠北山腿前來救應經富興等督兵從上
壓下會爾會亦帶兵循溝衝殺兩面夾攻復經我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二 聖

滿洲吉林索倫官兵衝入賊隊左右擊射殺賊二

三十名餘俱負傷敗竄維時官兵已將木城二座

同時攻得復斃賊二十餘名惟木城在山腿之下

其上尙有賊礮難以據守當將木城拆毀而回其

烏什哈達海祿等聞額森特處鎗聲即督兵攻打

正面大礮奮迅直前搭放木植板片騰過濠溝直

抵礮根踴躍攀附而登者十餘人而礮頂堅固雖

挖開孔隙拋放火彈並用刀矛向下攻截頗有殺

傷詎賊於溝沿地窖內及兩邊箚林中間放鎗其

守礮之賊又復抵死放鎗拋石官兵難以久立遂

拆毀其旁兩礮歸還原隊其福康安等攻至午刻亦均撤回此次打仗藍翎侍衛碩多爾海巴圖魯章京興奎協領賚里克俱帶鎗傷尙無妨碍查色湖會及該布達什諾爾處賊人攢集甚多抵死守禦實屬不遺餘力但_臣等熟察道路情形不出險不足以制勝現又踣定道路另圖繞越以期必克

奏入

諭曰此次海蘭察等因將軍預有號令遇雨卽撤尙非退縮而額森特卽於雨霧中帶兵攻得木城甚爲勇往蓋額森特見海蘭察屢次立功居多亦思奮勉自勵故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癸

避雨潭將二木城立時攻拔而富興會爾會等並皆盡力助勢烏什哈達亦聞聲攻得旁卡二座均係可嘉著阿桂將該將領等及出力之弁兵查明存記統俟攻得勒烏圍時咨部一併優叙

三十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_臣等查該布達什諾木城在山巒突起處賊人聚守甚堅且十三四五等日陰雨連綿間以飛雪雲霧四塞賊人木城無從望見又膠泥滑溜亦不能攀躋用力_臣等熟察木城之左卽係山溝並無路徑賊料官兵

斷難行走若從此繞至該布達什諾木城之後山腿之上卽可斷其後路當派海蘭察等帶領索倫吉林屯土兵練六百名從溝內繞過賊人木城搶佔後山腿但菁林深長必須步步接應復派侍衛楚巴什等帶兵下至溝底爲海蘭察等接應又派瑚尼爾圖帶兵爲楚巴什等接應其該布達什諾左手之什爾德山梁賊卡派合成德特成額等帶兵攻打作爲牽綴而該布達什諾木城正面則派令官達色海祿倭昇額保寧瑪爾瞻格勒爾特泰斐英阿等督兵攻撲不使賊人知我繞進之兵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辛

色湖會前面礮卡其右首山脊之下前日雖從此進攻但須下至溝底路徑遼遠已有賊人防守未易繞進因派烏什哈達等進攻賊礮之右木城水卡福康安會爾會等進攻向南山腿嘉德古礮卡以分賊勢而額森特等仍從正面攻打大礮富興等帶兵接應分撥已定至十六日天氣稍晴卽於是夜發兵至十七日寅刻先令官達色等帶兵抵該布達什諾木城下竭力攻打海蘭察等隨卽帶兵由左手山溝潛進繞過木城各官兵攀林附石不避險滑奮迅過行賊人全未知覺比及天色黎

明海蘭察已繞過箐林佔據該布達什諾木城後山腿之上。一面派兵將附近寨落焚燒。勦殺惟是此一帶攢集賊人不少。一見官兵已出其後要隘。將失悉力前來。連次衝撲。海蘭察之隊滿洲索倫官兵俱各向前迎擊。鏖戰經時。海蘭察及侍衛官兵所帶箭枝幾盡。斃賊無數。並有兩頭人帶箭竄回。餘賊遁入木城石卡_臣等見賊捨死抵拒。又派健兵四百名前往接濟。而是日早間已有微雨。及午未間北風忽作。雪霧瀾漫。海蘭察等因官兵力戰一日。且天時將晚。不能分兵。砍運木植。官兵難以存駐。即從原路撤回。惟時官達色海祿等兵在該布達諾木城前面左右合力攻撲。詎賊人木城外又圍木柵兩層。每層之外挖有深溝。其木城上又有片板以防官兵拋入火彈。而兩旁林箐及木柵中間又擲石放鎗如雨。官兵從鎗石叢中將板片墊過第一層濠溝。扳開木柵。進至第二層。賊人守禦益堅。板柵官兵被賊砍傷手指甚多。正在相持間。而海蘭察等以從此撤出。較爲妥便。遂帶兵轉上山腿。作爲夾攻木城之狀。密令土兵從山腿之右廂開道路。帶兵衝殺。繞出與官達色會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同漸次撤回。至額森特等遙見該布達什諾之後。各寨烟起。知海蘭察等業經繞出。料賊人悉力往救。則色湖會右手山溝之下。備禦稍疏。可以乘勢繞截。即令富興等攻打大礮前面。帶兵下溝前進。直上色湖會前面。賊礮之後。山梁一面派兵焚燒山腿下寨落。一面將營盤擊住_臣等查色湖會山腿迤邐而西南。該布達什諾山腿迤邐而西。其間有了口一處。過此即遜克爾宗本爲賊人往來之地。是以務須繞過截斷。但額森特之兵自山溝繞進。已三十餘里。路徑極爲險惡。且我兵既可截斷賊人後路。賊又可從得斯東遜克爾宗來截我兵。之後隨於十七日晚。飛令會爾會烏什哈達等帶兵前往於緊要處所分段防遏。但色湖會前面山腿地勢甚長。官兵雖已環其三面。而向南之嘉德古溝一面。賊人尙可往來。且額森特所帶官兵無多。未能悉行分兵截斷。復於十八日調令海蘭察瑚尼爾圖帶兵二千。從色湖會北面山溝前往。既爲額森特添助聲勢。且由額森特處橫過遜克爾宗了口。仍捨佔該布達什諾木城後山腿。賊即難於據守。同日仍令富興等進攻色湖會前面大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三

於據守。同日仍令富興等進攻色湖會前面大礮

福康安等進攻向南山腿嘉德古溝上之礮卡成德官達色等進攻該布達什諾木城金令刻刻伺賊間隙迅攻奮取而又令於十九日子刻各處齊進務期必得是夜亥刻海蘭察等之兵已至額森特所據山梁隨帶兵繞從嘉德古溝仍往據該布達什諾木城後之山腿賊見各處官兵合力奮攻且又恐截其後頗露慌亂情形官兵乘勢拆柵上礮無不勇氣百倍富興等將色溯會前面大礮攻克福康安等將向南山腿礮卡攻克成德官達色等將該布達什諾木城石卡攻克其海蘭察帶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七

將抵該布達什諾山腿之後有賊百餘名直前衝突我兵矢發如雨斃賊多人餘賊奔逃於是督兵追殺奪獲畢里覺等寨派兵燒燬額森特帶兵順梁而下隨奪獲巴咱拉噶爾畢里覺奈斯等寨又令侍衛額爾特從色溯會山腿北面下溝奪獲斯達木格拉斯當噶克卡爾巴岳等寨烏什哈達奪獲得斯東全寨亦俱焚燬維時成德官達色等所領官兵迅速前進與海蘭察會合海蘭察之兵又與額森特聯絡現已併力進圍遜克爾宗官寨此一帶即係格魯瓦覺地方共計攻克大礮二十三

座燒燬官寨七十八處共殺賊人三四百名奪獲軍火器械等物無算查此路大兵自攻進以來節次推開要隘且殲戮醜類實繁有徒訊據投出番人供稱索諾木爺兄俱親來遜克爾宗將勒烏圍番人能持軍械者攢集前來蓋因大兵日進日深其護巢衛死實屬不遺餘力是以海蘭察繞進該布達什諾後面時賊人明來衝突敗而復前散而復聚捨死苦鬪被我兵殺賊甚多併將至險之地復行攻克金焚其寨落無數賊眾益為喪膽至遜克爾宗官寨右山腿迤邐將盡峯巒復起之處止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七

有一面可以仰攻但或斷其水道或從拉枯喇嘛寺等處截其後路自不難於得手奏入諭曰阿桂等奏七月十八九等日將該布達什諾嘉德卡色溯會山腿礮卡木城悉行攻克金燒焚格魯瓦覺各處寨落現在進圍遜克爾宗等語連日正盼捷音覽奏深為欣悅大兵屢次攻克要隘我武更揚指日迅掃賊人巢穴早奏膚功皆由將軍參贊等調度有方領隊鎮將等於地利軍情俱皆熟悉故能動合機宜深可嘉尙均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在事出力打仗官兵並著查明咨部議叙以示鼓勵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該布達什諾木城及色湖會下各碉金焚燒格魯瓦角寨落詩以誌事

制勝出奇資帥畧克碉賊不崇朝
阿桂奏該布達什諾木城最爲扼要
若從彼繞出即斷其後路不得爲冒險出奇之計
隨派海蘭察等分路繞截攻打十七日寅刻各帶兵潛進比黎
附近寨落礮其繞過箭林槍佔木城後山腿之上派兵焚其
我滿兵索倫兵鎗箭齊發礮聲震地賊無數斃其兩頭人官兵
箭枝將盡遂暫撤回額森特見賊人寨落烟起知海蘭察
已繞出則色湖會右山溝下備禦必疏遂超越曉道薄塗
且戰且行直蹙色湖會山梁亦焚其下附近寨落十八日
復派各路帶兵分攻訂於十九日子刻同時並起官兵乘
勢分進拆柵上碉勇皆百倍富與福康安成德等各將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奏

城下均各攻奪賊寨於山後射斃多賊額森特亦循山梁
直下均各攻奪賊寨於山後射斃多賊額森特亦循山梁
地方也計克戰碉二十三木城九石卡六十餘焚燬寨落
七十餘官房數百賊男婦老幼三四百所獲軍械糧畜
無算官兵勢已聯絡三軍敵愾均篤二將宜猷績獨超
現次攻碉殺賊在事將領弁兵無一不奮勇出力而海蘭
察額森特尤爲勇畧超羣除諫部優叙外仍加賞海蘭察
超勇巴圖魯額森特事速半功將逮倍勇宜鼓者不宜
驕勇現今大功將成諸事尤宜至善三軍乘勝入自皆鼓
懈金傳諭勗哉佇企紅旗報紫閣重開姓氏標平定西陲
切戒之諭勗哉佇企紅旗報紫閣重開姓氏標平定西陲
繪功臣像於紫光閣其立勳最著之五十八人親爲之贊
原係內地土司雖非贊辭書之並紀殊勳今平定金川
堅力戰之績則較西師更多將來功成凱宴亦欲倣西師
閣以昭慈典也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勒烏圍
係賊人要隘舊巢本與噶拉依相等是以賊會將
遜克爾宗一帶糧食搬往存貯以爲死守之計今
仰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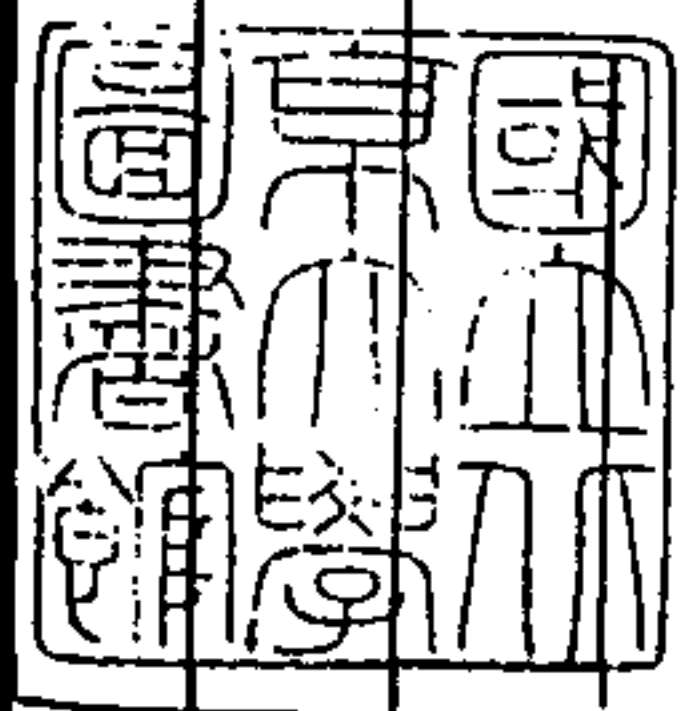
天威臣等大兵已逼賊巢明亮一軍已克宜喜堅碉據訊
投出番人有索諾木帶兵來至勒烏圍欲往宜喜
之說賊會既併力於此一處則噶拉依之備禦自
應單弱而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及昔嶺等處亦料
無多人聚守此時不論何路督兵進剿原可期其
得利但此時努力進攻斷無不分之兵且分一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二

奏

官兵又須設一路糧臺驛站轉不免徒稽時日况
臣等一抵勒烏圍其凱立葉丹壩官兵更無阻滯
即可將勒烏圍東北一帶寨落逐一掃淨而明亮
宜喜之兵下至河濱循河而東至噶拉依賊巢對
過卽出馬爾邦庚特額之後與富德絨布官兵會
合便可合搗噶拉依擒渠掃穴早爲蕪事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受業 王 昶勳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九年

八月初九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查遜克爾宗官寨在山腿下峯巒復起之處而白色湖魯山腿相連遜克爾宗中間一道峯脊上賊人又豎立大木柵四座大石卡二座木寨石礮之後又有寨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落相連極為稠密而遜克爾宗高礮之下兩旁環以深溝其左右平田內寨落甚多麥始黃熟收割者尙不及十之一二臣等自十九日分兵圍繞復即派兵埋伏或伺賊人潛來割麥乘機掩殺或令我兵往割誘使前來滋擾痛加誅殛連日以來皆有殲戮二十一日復奪取什爾德山梁大木城一座石礮五座臣等公同酌議色湖魯山腿相連峯脊所有木柵石礮及礮柵後寨落均為遜克爾宗屏蔽必先掃淨而左右田中寨落亦應盡數掃除賊勢既孤攻取自易時海蘭察官兵在峯脊之左

額森特官兵在峯脊之右因合約齊同取峯脊上各礮卡又合瑚尼爾圖等攻燒遜克爾宗左手平田內各寨落富興在右手分頭搶燒即於二十五日分路攻剿黎明海蘭察泰斐英阿等從左上攻額森特曾爾曾海祿等從右上攻同時並到賊人放鎗滾石悉力抵禦各官兵屢次得勝之後勇氣倍增業已躍入柵中並直登礮頂將各柵礮一齊攻克隨令官兵從礮柵之後環燒寨落時東風大作所燒房計二百餘間其瑚尼爾圖及富興烏什哈達之兵亦燒燬十餘處均有殺戮惟時賊人情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急聚集二三百人分為兩股在海蘭察額森特處衝突一次富興處衝突二次官兵奮勇迎殺殲斃數十餘人餘俱逃散查遜克爾宗前面礮卡既失寨落又經盡燬此時不難攻撲但官兵攻燒之際遜克爾宗寨內放鎗甚急仰攻必多傷損今于官寨左右接起木城前往進逼隨將大礮運往轟摧且相機斷其水道則遜克爾宗自歸掌握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小金川地方所有零星秋麥前派穆塔爾廣噶等帶領土兵前往收割並令乘機勦殺賊人茲據提督旺保

祿王進泰報稱千總龍廷表同穆塔爾等帶領土練及鄂克什雜谷瓦寺等土兵並小金川降番自美諾起身由阿斯統溝內深入搜剿見有賊番男婦在破礮內藏躲隨令各兵圍住殺賊四名擒獲男女二十名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攻取遜克爾宗前面礮卡殲斃賊眾並燒燬其旁近寨落覽奏實為欣慰並據稱相機斷其水道遜克爾宗自歸掌握所見甚為扼要果爾則官兵乘勝采入更有席卷之勢阿桂一至勒烏圖則達爾圖之賊必且不攻而潰至於斷賊水道最為上策朕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計畫及此曾屢諭將軍等籌辦至穆塔爾等在帛噶爾角克礮一帶搜查賊匪防護割麥番民既得其糧食復殲擒番賊男婦所辦甚好功噶爾拉賊雖防守此時諒無能為俟官兵攻得勒烏圖此等零星賊匪自皆不能存駐但現尚有賊一切防守不宜稍有疎畧此乃常青旺保祿等專責伊等均當實心妥辦毋稍玩忽于咎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金川首逆本為鄰近各土司所切齒况索諾木等因庇匿僧格桑以致滅亡即竄往他處各土司前車具在亦斷不敢收畱但至力竭勢窮為挺而走險之際

亦當早為檄示俾各先事預防

等謹將

諭旨指示之處詳悉譯出番字發交丹壩梭磨卓克采從噶克各土司遵照其草布什咱綽斯甲布巴旺布拉克底凡與賊境毘連者一體飭發令各加意嚴防不得絲毫疎懈至金川賊首雖有馬匹而馳驟非其所長若果騎馬竄逃轉易於擒獲今蒙睿鑒飭令富勒渾等購備馬匹送至軍營等當於滿洲索倫侍衛章京兵丁內視其材技出眾者酌量給與以備臨時追躡奏入

上嘉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四

十三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海蘭察等官兵在遜克爾宗之左距官寨尙隔深溝現在擊築木城直抵溝邊與隔岸賊人水礮相對每日用礮轟擊其額森特官兵在遜克爾宗之右亦擊起柵座迤邐進逼是處道路較長官兵雖已環圍遜克爾宗三面而賊寨石牆高堅殊甚惟寨之西北尙有二礮現又接擊木柵用礮轟摧即可乘機搶佔以截遜克爾宗之後再前月二十八日夜有賊圍劫雲南外委王世貴鍾新所守之卡卡內僅有

官兵四十名放鎗抵禦賊人冒死捨進官兵卽用短兵接戰經烏什哈達等帶兵往援賊始逃竄官兵追殲甚多查遜克爾宗賊原知難以固守但已計無復之而賊境又隨處有險可恃姑爲退一步且守一步守一日苟延一日之計卽前此歷訊脫出番人皆稱賊人等久已商量偷劫營寨乃此來不過糾集一百餘人又經官兵殲殪則其伎倆已可槩見臣等竭力籌辦自能迅抵賊巢奏入

諭曰賊番勢處窮蹙自必竭力守拒阿桂所云賊人姑爲退一步且守一步守一日苟延一日之計其說深中賊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五

情然賊人伎倆不過如此官軍屢勝之後聲勢正盛將士亦倍加奮力無難速成大功但必須相機妥辦如奪其水卡斷其樵汲賊衆必難據守其遜克爾宗三面之碣恃險力拒官兵轉不必冒險進撲阿桂本慎重之人恐其急欲成功或不免稍涉輕率故諭及之然又不可因此過於遲疑也至外委王世貴鍾新以四十餘兵禦賊百餘守卡無失甚屬可嘉著阿桂將此二人卽從優拔補千總守卡兵亦酌量賞賚其赴援殲賊之烏什哈達曾爾曾並著紀錄功績

二十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谷噶一路進兵係由東迤往西南其凱立葉一路亦向南攻進今谷噶官兵已抵遜克爾宗從谷噶噶口前進計七八十里臣等回望凱立葉實在東北一隅臣等軍營之後其自遜克爾宗至勒烏圍詢之番人等約計原只有三十餘里但番人所指係直捷路徑今大兵處處繞越進攻遠近卽難定準至以金川河而論大兵總自西北而東南而噶拉依勒烏圍兩賊巢均在河南馬爾邦則在河北官兵攻得馬爾邦自須過河逼進噶拉依其明亮現攻之達爾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六

圖亦在河北彼處官兵若先下至河邊固須乘船過渡合臣等若先破勒烏圍亦必分兵過河接應宜喜官兵查自勒烏圍至噶拉依陸路約七十里番人稱山路多係陡險沿河亦屬偪仄不如河北一帶道路稍平其大槩情形如此至臣等一得勒烏圍則進攻噶拉依必當迎刃而解奏入報

聞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此時將屆賊巢醜徒各處死守若得兵多分頭深入收功自更爲迅捷目前兵力誠未免畧少但現在近處則

無兵可調而調從遠處又屬鞭長莫及臣等通盤籌算官兵一抵勒烏圖進搗時凱立葉丹壩官兵俱可來會而後路無需防守之處均可隨時設法抽撤以資助剿奏入

上嘉之

二十九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用礮轟擊遜克爾宗戰礮東面上截礮牆業經轟塌並將礮門摧破賊人於礮寨之內復挖地坑以為藏身死守之計雖督兵力撲亦可望其得手尙恐多至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七

損傷其西北寨落已連擊木柵將遜克爾宗隔斷而迤西尙有兩礮是以賊人後路未能盡絕臣等因令額森特等督率官兵砍伐木植擊柵進逼復趕鑄大礮運往轟擊至衝天礮鎔鑄已就礮車並已造成試放有準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官兵環攻遜克爾宗賊人力竭勢窮不時跪喊求饒臣等屢遣兵弁呵斥十五日金川頭人綽窩斯甲將僧格桑屍匣創起呈獻並將僧格桑之妾側累及小金川頭人蒙固阿什咱阿拉一同獻出並稱七圖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八

堵爾現在患病隨後亦即擊獻臣等將側累蒙固阿什咱阿拉并綽窩斯甲一併拘留其僧格桑屍匣訊係在遜克爾宗後石窖內起出當將屍身令側累蒙固阿什咱阿拉及認識之穆塔爾等一同驗視衆供俱屬相符已令割取首級交文綬暫存省城俟擊獲索諾木兄弟及大頭人獻俘時一併獻誠臣等揆度賊情不過暫為安頓之計且仍冀藉此傲倖完事現在官兵照常趕擊木柵緊轟大礮以期迅速深入斷不致稍有稽滯至七圖安堵爾已令跟隨綽窩斯甲散番前往催取若金川大頭人一同前來並可設法擒戮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指日攻克遜克爾宗即應從日爾巴當噶發兵搶佔一得此處便可上接凱立葉之兵會同下壓噶爾丹喇嘛寺且大兵從此順梁而下一至河邊則賊會從河南往丹壩之路已斷而明亮又從達爾圖山梁下至河邊則賊會從河北往丹壩之路亦斷現在丹壩一路漢土官兵幾及二千以之攻剿即為不足以之堵禦實為有餘况屆時明亮之兵應當循河而西出馬爾邦庚額特之後臣等一路之兵除緊

要後路尚須節節留防亟須分兵將賊境東北各寨逐一掃除所需兵力已爲不少若再令五岱之兵帶往丹壩會同五福駐守則於進剿賊巢兵力轉致不敷且各土司凜奉

諭旨預派能事頭人於要隘列兵防守希圖立功邀賞若逆會出其境內必轉以爲奇貨可居自不肯任其逋逃藏匿似可不致疎漏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籌辦遜克爾宗築柵鑄礮日漸就緒自可尅期集事現屆大功將成倍宜慎重阿桂不欲令官兵輕率撲礮所見極是至所奏金川賊人將僧格桑屍身及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九

側累等呈獻到營阿桂等僅與拘留仍照常攻打不稍弛懈所見尤是側累等自應解京嚴訊但不過解審之犯止應選派妥幹員弁嚴行管押毋任疎脫不得謂之獻俘直待擒獲索諾木兄弟方可行俘獻之典至僧格桑之妾雖已獻出而其妻則不肯同獻自係索諾木因其親姊之故若是則金川所獻仍屬賊中無關緊要之人其肺肝自不能掩阿桂當時何不以此語詰之乎又據奏五岱在阿桂處既需留辦分剿分防之用即毋庸前赴丹壩著阿桂檄知五福妥爲防範至各土司見金川滅亡在即俱欲借此除害並立功邀賞誠心歸順不

敢疎縱似屬可信攻破賊巢之後逆會諒無從免脫亦不虞其自戕惟丹巴沃雜爾狡惡異常恐未必肯束手就縛務必設法生致檻送京師

九月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所擊木柵已抄過遜克爾宗官寨之西但該處高礮層疊間以深溝勢難接擊前進向難斷其往來之路而遜克爾宗官寨及左手水礮臣雖督令官兵一俟霧雨稍開卽行轟打但霧雨時多開霽時少賊人仍復隨塌隨修二十二日雲開雨散後用礮力轟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見賊礮北面已漸坍塌臣等因於二十四日子刻派令海蘭察額森特督兵進發官兵營壘本距賊礮甚近各兵踴躍奮迅直至礮寨之下或攜帶木梯扳上寨牆或拆開缺口往內衝進並撩入火彈而賊人抵禦鎗石甚緊官兵又從坍塌礮牆乘之以入并拔取礮內之梯以斷賊人上下而土鬆石動官兵不能著脚賊人轉於礮底挖有地窖藏身卽於地窖內攢鎗上打其在礮頂之賊拋石下擲勢如風雨且寨內窄狹多兵難於施展自寅至卯賊人抵死不動恐致多有損傷當將官兵徐徐撤

下查賊人實因滅亡在即步步為死守之計其醜類較前更多其預備更為嚴密臣等不勝焦急憤恨雖番地秋雨本多然以前兩年例之旬日之間即當漸止今二十五日仍復雨霧甚大臣等晝夜轟摧使其無從修補預備精健兵丁視其稍有躲避情形突然搶撲諒能得手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本月十五日金川賊酋已將僧格桑屍首及小女人側累並大頭人蒙固阿什咱阿拉送出旋於十七日酉刻賊來卡外叫稱復將七圖安堵爾送出懇請查收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二

併求停止鎗斃賞給執照臣等先將七圖安堵爾收禁隨令海蘭察額森特等斥以汝索諾木等既云知罪乃僅送二三人並未將小金川各頭人百姓全數獻出且索諾木及莎羅奔均未親至營盤叩見將軍即求執照以為完事似此狡惡實不值再與爾等說話賊等見海蘭察額森特動怒即畏懼叩頭而退臣等當將拘留之頭人綽窩斯甲散番四名一併嚴拏並將七圖安堵爾教唆僧格桑吞併鄂克什抗拒大兵及上年令伊姪雅噶爾斯甲布勾通小金川番人滋擾大兵後路且因雍中

朋有心投順即行殺害各情逐加詰訊伊俱含糊隱約未肯傾吐實情若加以刑求本無難於得實但該頭人實係作惡渠魁現稱患病若遽用刑致斃轉不足以明正典刑且進京之後仍有蒙固阿什咱阿拉為之質証斷不能稍為抵飾自可明昭罪狀加之誅殲以彰

國憲而快人心至側累七圖安堵爾蒙固阿什咱阿拉皆係小金川緊要之人即綽窩斯甲亦係索諾木等伴儻新放頭人均應一體檻送京城以備訊辦臣等即令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同前鋒章京寧泰護軍校查綸布等並屯練通事一名於二十五日押解起程並囑該員等沿途防範毋致疎虞其僧格桑首級函交文綬存貯省城俟擒獲索諾木莎羅奔兄弟時併誠同獻查七圖安堵爾等本係小金川第一助惡大頭人生致京師明彰顯戮固可稍快人心但於剿除一事究屬無關輕重臣等第以竄在金川之小金川頭人尚有數人番眾尚有數百人賊酋等既將僧格桑毒死而最効力於金川之七圖安堵爾復先送出則此外存留之頭人番眾皆生疑懼

非獨不肯更為盡力必尚有投出中變之事正可乘機攻進是賊人雖逞狡計而將計就計以破其謀於進剿事機轉不無裨益且現在遜克爾宗等竭力籌辦即期克獲從此奮力進攻賊人自成土崩瓦解之局矣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番地跬步皆山可耕之地本少是以一家所種不足供一家之食必得酒糟苜蓿及圓根等物藉以糊口始畧供一歲之需臣等此路於谷噶前進幾及百里均係崇山直至遜克爾宗相近始有田地然尙礮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居多計番人所種秋麥不過數頃經我兵焚燒搶割現已毫無所有但聞番地莊稼現俱收割臣等此後攻剿所至遇有大寨存積糧石自當查照入官以爲因糧於敵之計至臣等前奏攻取焚燒遜克爾宗前面左右各礮寨一摺內有自色湖魯山腿以至遜克爾宗中間一道峯脊上賊人又豎立木柵石礮之語蓋因色湖魯上承羅博瓦日瓦卡爾迤邐至遜克爾宗本屬一道山梁逐步漸低但自色湖魯迤邐而下尙有肇朗納克及該筆達烏兩處從前因未知其名統指爲色湖魯山腿而自

該筆達烏迤邐斜下與該布達什諾山腿復成一丫口過此丫口岡脊上又有札木咱克密里阿岳拉瑪格羅等礮柵平房再過此始爲遜克爾宗前此七月十七日額森特帶兵從右手抄進色湖魯前面賊礮之後佔據肇朗納克及該筆達烏地方而海蘭察帶兵續進併從額森特佔據處所往截該布達什諾之後路非但色湖魯山腿上木城礮卡盡行克獲焚燒其丫口外緊接一道岡脊其上所有札木咱克密里阿岳拉瑪格羅等礮柵寨落亦於二十五等日繞攻燒焚今將各礮寨地名逐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南

一詢出分段繪圖恭呈

御覽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遜克爾宗賊寨設法進取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據稱海蘭察額森特所帶官兵直至賊礮之下或攜帶木梯板上寨牆或拆開缺口往內衝進又從坍塌礮牆上乘之而入並將礮內之梯用力拔出以斷賊人上下等語雖賊於地窖深藏未能攻得而官兵如此奮勇實屬可嘉此等出力者係屬何人阿桂等俱應查明或即行量予獎賞或記名一併優叙俾眾兵益知鼓勵至所稱恐官兵或有損傷即令徐徐撤下

所辦甚是大功將成諸事倍宜慎重現在官兵勇銳倍常戮力亦甚威猛自可尅期攻克惟當相機而進以期萬全又據稱十九至二十二兩雪連綿實覺可恨阿桂於二十三晴霽之後卽於是夜派兵進攻可見阿桂等及諸將領亦不肯稍懈看來番地氣候春秋雨雪每甚惟冬令晴日較多章嘉胡土克圖曾言及之前歲攻得美諾等處及昨歲收復小金川皆係冬月成功已可槩見阿桂等尤當努力爲之若於長至前集勲蒞事亦不爲遲也至另摺奏賊人於十七日將七圖安堵爾送出卽同綽窩斯甲一併拘拏訊供等語七圖安堵爾降順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五

索諾木爲之出力意賊會未必真心擒獻今竟將其獻出則賊情之窘迫可知但據七圖安堵爾供稱聽見大頭人說如今格魯瓦覺宜喜兩路官兵打得很緊怕我們攔不住從前大兵進來原爲小金川土司今將僧格桑屍身及其妾側累并大頭人七圖安堵爾送出來可以完事綽窩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三雜谷如今雖打得利害但都是我們親戚若是大兵出去過幾年還可相好等語賊人狡黠在此而其糊塗不知死活亦在此今官兵攻勦金川所有險隘已得十之八九阿桂等及諸將領自無不思速建鴻勳朕懸注諒斷不肯因賊

人懇求稍存游移姑息之見第恐綠營官兵俱見識膚淺且從征畧久急圖休息者多一聞賊酋獻屍求降之言難保心不爲稍惑阿桂等當通行曉諭眾官兵等以各路大軍乘勝深入自可直薄賊巢指日成功爾等俱各仰邀優叙得官受賞况國家費如許力量以期永靖邊圉豈可虧於一贊若此時准其求降完事則禍根不除仍貽後患且賊酋等明言大兵出去過幾年與各土司還可相好則其野性難馴更覺顯然若不徹底妥辦則大兵一撤數年後賊人故智復萌又將聯絡諸番強吞弱併抗逆鴟張勢不能再與師問罪仍需爾等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六

力戎行與其數年之後重勞跋涉何如就將成之緒勉力圖功速膺懋賞乎如此明白告誡眾官兵當益加鼓舞自効不爲浮言所惑矣又據七圖安堵爾供土司今春因百姓沒得喫他借出一兩背米如今莊稼收了土司們就要追還又要他們利息所以百姓們心腸愈沒等語又綽窩斯甲供土司怕百姓們心變叫齊各處寨首說大兵打破了地方不論土司頭人與百姓都不饒的須大家出力看守地方等語可見金川番眾其心未嘗不動前曾諭令阿桂於進兵攻勦時一面傳布號令通諭諸番使皆知悉如有深知順逆之理不爲賊酋死

守望風投降者仍得免死安居不可仍令其居住本地若能併將土司頭人擒獻者必加重賞倘迷而不悟直待攻破彌卡雖降亦不饒恕此時以此傳播正當其可且因賊曾有叮嚀百姓之言切為曉諭更屬將計就計易於引動著阿桂明亮等共知此意於攻剿賊礮時令土兵一體傳告使眾番共有見聞俾懈其死守之心各懷求生之念亦因勢利導之一法也再閱阿桂進到圖內密里阿岳以下官兵木城已過遜克爾宗之前而所得之格魯瓦覺亦在遜克爾宗之前是賊人來路無難截斷已於圖內用硃筆圈誌若從官兵木城至當噶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七

一帶圈誌處所堵截其往來之路遜克爾宗賊眾自斷不能久存著將此圖發與阿桂若此旨到時尙未攻得阿桂務當悉心妥酌為之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本月十八日頭等侍衛德保同欽天監監副傅作霖來抵大營稱

皇上因送川之衝天礮位恐前次所派欽天監官員測量未能精細是以復派傅作霖來營指示點放並派德保照看前來查衝天礮位自鑄成以來屢經演放所落礮子已不出方圓十丈之外而十八日午

後適有數刻之晴_臣等又同德保傅作霖等前往驗放據傅作霖稱靈台郎所測高下遠近之數已為有準今復按照舊法對準度數施放更可無悞_臣等連試數礮亦均在十丈之內現在遜克爾宗之賊盡力死守於此驗放打進或可轟斃賊人但施於官兵已抵礮寨之時則礮子墜落之遠近炸裂之遲速稍有參差偏倚轉為有碍_臣等於二十三日派兵預備一面將衝天礮運往施放第一礮子落於賊牆根第二礮正墜賊牆之內看來賊人必有傷斃至第三礮亦經打進但礮子為數有限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八

此時自宜愛惜畱俟進攻勒烏圖噶拉依巢穴時寨落既寬賊番尤眾施放必更為得力奏入

上是之

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_臣等進攻遜克爾宗水礮二十五日以後又復雨雪連綿_臣等於雨雪之際趕鑄三千餘斤大礮至二十九日鑄成而天氣亦已開霽移往連夜轟擊兩日間水礮已場半截_臣等本先派定精銳兵丁以備不時搶撲至初二日晚即派海蘭察額森特等帶兵兩股

突然搶上賊人措手不及官兵衝入棚內奮勇砍殺殲斃二三十人遂乘勢直抵官寨而賊於寨內四面放鎗如雨抵禦甚嚴未能即克查是棚賊人所資飲汲今既攻取雖官寨西南賊尚有取水之處而往來紆遠其情必更窘急但官寨在山峯突起高勸之上力撲仍必多傷臣等現在另拏木柵運往大礮轟摧官寨西南一面並排列劈山礮位緊對寨門施放即黑夜中亦立標準按定方向晝夜轟摧使賊不敢出入往來兀官寨東北一面近因連日晴明被礮轟打已就塌燬而西南一面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元

又拏柵用礮摧擊稍俟頽墜並可多添一路相機搶佔賊必不能死守再八月十九日黎明有賊百餘來擾瑚尼爾圖營盤前面卡倫該員督兵接應鎗箭齊發賊即敗逃惟外委徐沛奮勇追殺中鎗陣亡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遜克爾宗水礮並接拏木柵用礮轟摧賊寨情形自必速籌攻打以期迅得又據奏賊寨西南賊人尚有取水之處雖云來往紆遠但賊人倘有可恃阿桂何不將此一併奪取設或不能徑至其處即派健銳營烏鎗兵及索倫好弓箭於賊人欲往取水之處

遙為堵截儘力擊射賊自不能前往使其飲汲無資必更窘迫於攻勦尤易得力此法不但此處為然凡將軍等攻勦所至如勒烏圖等處皆當如此辦理至所稱二十九日賊擾瑚尼爾圖卡倫外委徐沛出巡追殺中鎗陣亡徐沛奮勇捐軀情屬可憫著照千總例議恤可即咨部知之至賊匪當此窮蹙之時尚敢潛出擾我營卡雖經官兵知覺趕殺隨即匿竄但賊匪敢施此伎倆恐其伺我罅隙潛來突逞其奸不可不時防範阿桂等務飭各營卡將弁加意防守勿稍疎虞

二十一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辛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遜克爾宗礮寨牆垣堅厚自用礮轟擊以來上半雖多坍塌而下半尚為鞏固其西南一面亦未甚頽墜且自八月以來雪雨連綿即九月初間雖有一兩日之晴仍復大雪積至數寸至初六日夜始行開霽臣等查看遜克爾宗官寨賊人死守堅拒必須設法進攻當派令海蘭察額森特分隊帶兵於初七日寅刻前進賊人放鎗拋石極力抵禦相持數刻遂令官兵明為撤下而密畱勇銳兵二百名潛伏寨旁灌木叢叢之處使賊無由知覺以為我兵已撤

意稍懈弛庶可突然搶佔比及辰刻埋伏各兵從灌木中突出奮躍而前即於轟塌之所直上寨牆賊人出其不意一面放鎗一面於礮寨之內拋石擊打勢如風雨其寨牆根之賊本挖有孔穴亦於此持矛外戮並放鎗外擊以禦接續上牆之兵惟寨牆塌處在寨外視之似已離地無多而於寨內視之則去地尚有二丈各兵雖上寨牆尙難跳越而下因即騎在牆上見有露身拋石打鎗之賊儘力擊射鎗箭所及幾無虛發攻至未刻已歷三時各處山寨之賊均來應援鎗石更緊又將木果木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三

所得之噴筒向上施放恐多損傷徐徐酌撤臣等公同商議此次進攻所以未能得手實因臣等心急如焚一趁天晴即思攻克不及俟至寨牆下截再多摧燬是以官兵未能下牆入寨但殺賊約五六十人而救援之賊爲鎗箭所斃尤多其在寨內牆根孔穴間堵禦之賊所有烏鎗長矛多被我兵奪獲賊人實爲喪氣若乘此再奮力上攻必難支禦因於初八九兩日又將各種礮位合力施放初九日夜復派海蘭察泰斐英阿等分隊進攻並令排列礮位視無碍官兵之處併力轟推至初十日

黎明各隊官兵一同進發而賊人狡惡異常因牆寨所塌之土石堆積牆下已成漫坡即於漫坡中間另挖溝濠一道以限官兵前進其溝沿之上悉遮木植板片以禦官兵擊射又將石塊堆在寨牆之上俟官兵逼至牆邊力推而下勢如雨點連撲三次不能進攻但賊於官兵逼近之際不得不露身抵禦而官兵鎗箭臣等本擇滿洲索倫中技藝最好之人是以發無不中而礮子所擊斃賊亦爲不少又烏什哈達福康安等攻打西北寨落時有賊數十人從溝底潛出思欲截後烏什哈達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三

分兵下壓殲斃及帶箭滾崖者又有十餘名至我官兵兩日攻撲初七日護軍校烏爾袞泰陣亡二等侍衛庫爾德副將烏爾納護軍校德布陞額有鎗石微傷初十日海蘭察因賊鎗打在石上回進左頰稍有浮腫額森特亦被石擦傷鼻又中大腿曾爾曾爲賊小箭所傷均無妨碍行走如常其副參領巴圖魯興奎先於初七日石傷腰脊初十日仍復買勇先登石傷臉面又頭等侍衛巴圖魯佛倫泰亦兩目皆受石傷幸俱不重至初七日首上寨之兵共有九名臣等各賞銀牌銀兩以示鼓勵

查遜克爾宗實係賊人隘口是以各領隊等無不盡之心各官兵等無不盡之力如此攻撲而賊人護死衛巢守拒彌堅臣等現在另行設法籌辦務為即克之計再初五日傍晚有日爾巴當噶之賊百餘假作士兵之狀從得斯東前來突犯從噶克士兵營卡經參將曹順看出督同擊打傷斃數人其餘竄入箐林而逸又大營對過之南山上卓克采士兵營卡賊於初六日夜半復來擾侵守卡士兵施鎗抵禦經守備路連英聞聲應援黑夜攪殺斃賊數名亦旋逃竄士兵內亦有陣亡者隨令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十一

斯滿三等侍衛穆塔爾鄂克什土都司廣噶帶領士兵尋踪追剿斃賊數名割耳記呈獻查賊人當此窘迫之時惟恐露其畏怯之狀尙思多方滋擾深堪切齒然一見官兵無不敗北而去則其伎倆更已可見臣等嚴飭營卡愈加防範如賊自來送死務須多為截殺以洩忿恨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連日攻打遜克爾宗殺戮多賊情形一摺將領及兵丁等連次攻殲均各奮勉出力鼓勇先登深堪嘉獎將士如此齊心必邀上天嘉佑可期迅速成功至阿桂等於官兵進攻時見有

履險難進之勢徐徐酌撤自應如此辦理看來賊眾抗拒情形窘迫自救已無能為只要天氣晴霽便可得手番地氣候十月以後晴霽日多轉瞬即屆孟冬自可即期克捷佇聽喜音

三十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遜克爾宗官寨其左隔有河溝崖礮壁立官兵斷難越溝前進其官寨之右西北雖有寨落四座若將坡礮層疊之處繞越砍開小路下一層坡礮即豎一層木柵得此便可往斷賊之後路但逼近賊寨賊鎗甚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十二

因於昏夜之中令兵丁各持柴柵遮身前進豎立柴柵後趕放土袋復於土袋內創溝立柵一柵既定隨將礮位運往轟摧一兩日間漸已頽燬即令額森特烏什哈達於十五日黎明突然進撲賊亦滾石放鎗抵禦而各官兵人人憤怒四面齊上賊不能支分路竄逸而臣等預派滿洲索倫勁兵埋伏注矢以待奮追攢射共斃二十餘賊遂將第一寨攻取一面又往下接擊木柵移礮往轟第二三寨伏思賊人衛死護巢雖無所不用其極但此四寨中已奪其一而第二三寨漸被轟殘不過此三

日內可以一併搶佔其第四寨即在柴噶爾博河
岸之旁得二三寨則第四寨亦歸掌握雖遜克爾
宗官寨後又有兩礮相護然相度地勢尙屬攻取
非難一經官兵佔據此處則賊人來往之路已絕
遜克爾宗官寨必不攻自潰本月十八日復蒙
聖諭以官兵木城至當噶克一帶賊人來路無難截斷特
標

硃筆圈誌發交_臣等悉心妥酌查遜克爾宗左手當噶克
一處雖溝壑壁立難以繞越必能堵截其後正在
儘力籌辦適與我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皇上指示相符謹將原圖貼說一併呈進再近有小金川
番人朗卡爾結等同婦女二人從前敵脫出併錄
供詞恭呈

御覽奏入

諭曰繞截賊人後路最爲扼要朕前此偶爾計及卽於圖
內硃筆標識詢商阿桂今阿桂於奉諭旨之前所籌派
兵襲取路徑與朕意適合足見阿桂之諸事用心現在
阿桂已得右手第一寨所有第二三寨亦漸被破轟殘
其第四寨後兩礮均可乘勢攻取如此賊人後路已斷
遜克爾宗應必不攻自潰至於斷截後路其糧食不能

續供賊情卽自窘迫但恐賊寨中或畧有餘糧糈粃等
項藉以充饑堅拒然亦斷不能久阿桂等惟設法堵截
勿使賊人得有接濟必當指日攻取爲要又前經傳諭
令豐昇額帶兵往日爾巴當噶與五岱夾攻若能卽速
攻得則遜克爾宗之賊更難久留但據脫出小金川番
人朗卡爾結有金川賊人比從前更爲害怕凱立葉日
爾巴當噶亦添多人防守之語若豐昇額果往彼攻剿
奮勇之中亦當稍知審慎不可冒昧輕進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_臣等接奉
諭旨令添補官兵皮衣腰刀帳房等項查番地山路崎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美

不時雨雪兵丁入林穿箐攀越上下衣履極易於
破損而風土苦寒皮衣亦不可少自進剿逆酋以
來各省官兵所需衣履等物或有從各兵家中自
置該營彙齊解赴川省者亦有各營動用公費代
爲兵丁製辦解川者並有咨會川省代爲就近購
買解營分給所需價值各省解還歸款者每年製
送各二三次不等至各營將領於給散之後造具
兵丁花名清冊呈送本省於各兵原營坐餉內按
數分季扣還若官弁所借銀兩則於伊等存營俸
薪內扣出卽時清楚既無碍於

帑項而實有益於官兵從來陝甘雲貴四川各省皆如此辦理未見有特請借撥俸餉者以致仰蒙

垂詢至西路楚兵自去秋到營以來該省未經送過軍裝

雖於川省製辦馬褂綿襖等物酌量分給而兵丁

較為襤褸是以七月中據湖廣副將李文英等具

稟臣等即檄行川省軍需局借項製辦以供禦寒

之用目下天氣漸寒山高雪大陳輝祖所奏解銀

購製之項誠所必需臣等已行知該署督遵照辦

理並令文綬仍迅為代辦以副

皇上軫恤深仁至其餘各省官兵所需禦寒衣服雖已製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辦但前准文綬札知上年甘省所辦羊皮褂三千

餘件今尚存貯在省臣等詢問各營兵丁俱有願

領者是以咨會文綬令其解赴軍營所有價值脚

運仍令各省照例坐扣歸還此時各省官兵實已

無憂凜冽至於各營添補腰刀帳房等項例應於

公費項下動支現在各營內如有帳房實在日久

破爛難以支架者亦照例一體辦理其各兵軍械

臣等不時特派侍衛章京等查點是以損缺者少

惟湖廣省原來之斧鍬本少且不適用凡伐木砍

柴爨用腰刀以致亦有殘缺其所請刀仗亦所必

需已行馬爾邦宜喜凱立葉軍營斟酌照辦奏入

聞

十月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逸克爾宗

一處係大兵前搗勒烏圖要隘賊人力量全聚於

此且見官兵攻圍甚急護死衛巢無所不至希冀

擾動官兵一二營卡或可稍緩須臾不死本月二

十二日子刻有賊三百餘人來搶逸克爾宗前面

官兵礮臺兩邊石卡經侍衛額爾特等督領官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一百五十餘名出棚奮擊正在攪殺一處而侍衛

托爾托保等帶兵從礮臺左手向下應援額森特

福康安等又帶官兵二百名迅往夾攻烏什哈達

等亦帶兵就近抄截官兵三面合攻鎗箭齊發而

賊人倚恃坡壩可以遮身敗而復進者數次至寅

刻始踉蹌奔竄官兵尾追趕殺直抵賊寨始回查

驗斃斃頭人二名又滿洲索倫官兵揀回箭枝內

驗有五十三根均帶血痕深淺不等是賊人被殺

被傷實為不少再三五日以來逸克爾宗之西北

相連之第二三礮為礮所擊漸見凋殘臣等復派

領隊侍衛將領等帶兵分攻均於二十四日黎明潛進海蘭察比至第二礮寨下賊人擲石發鎗官兵即從鎗石中間直衝前進四面爬越上牆躍入寨內奮力砍殺賊人紛紛遁出又被牆外官兵截殺逃逸不及四人即將是寨佔住其額森特至第三寨前督兵亦抵寨下拋入火彈賊人出寨衝壓官兵見其明來接仗奮力上前箭鎗所施發無不斃惟時海祿所帶埋伏之兵見賊出寨竟與官兵短接遂即帶兵衝下一面乘勢欲搶賊礮一面夾攻賊眾殲斃數人賊番驚駭仍竄回礮死守官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正在合勢奮攻而榮噶爾博山上之賊望見攻礮甚急惟恐有失隨有數十賊渡溝而來思襲我兵之後經烏什哈達明仁望見帶領接應之兵回身逃殺餘賊踉蹌敗遁官兵合力窮追賊人不能復歸原路敗至溝邊陡礮之上爲我兵所迫眼見跳崖之賊三十餘人久之僅有六七賊涉水而逸但崖礮高有三四丈其下即河灘官兵難以追殺而回此次打仗額森特被鎗打折弓梢又打透弓胎弓面續又擦傷無名指中指皮肉但被傷之後仍即取親隨帶之弓連射賊人於帶兵打仗並無妨

礮而官兵亦無不踴躍爭先幾於人自爲戰惟因第三礮寨究未十分摧塌是以尙藉得手但屢次斃賊甚多察其情形實屬胆寒氣沮况此西北寨落四座官兵已克其二僅存三四兩寨臣等設法籌辦務將此兩寨一併攻獲繞截賊人後路至近有脫出小金川番人朗木結金川番人色達爾結及卓克采番人策克納木尼滿朋均分別安插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諭曰阿桂等奏稱此次攻寨官兵無不踴躍先登幾於人自爲戰甚屬可嘉而海蘭察傷甫平復仍帶兵攻奪堅礮額森特指被擦傷尙換弓連射賊人尤堪嘉獎均著阿桂存記檔冊俟大兵攻得勒烏圍一併叙明奏請交部議叙至該處現在僅存兩礮攻之自不甚費力阿桂又善於調度更可望迅速得手若得此三四兩礮截斷賊人後路遜克爾宗定當不攻自潰佇盼捷音至所訊脫出卓克采番人策克納木供稱看來金川百姓光景實在害怕併聽說前日將僧格桑屍首連女人頭人都送出去還不准降今在卡子上喊叫官兵亦終不應等語所辦尙非得要前此逆酋狡譎欲以詐降爲緩兵之計且以觀我虛實自應付之不理今衆番既各驚惶畏

死正宜迎機善導竟當合卡上各土兵高聲喊諭將軍等統領大兵聲罪致討原因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負恩反噬及各頭人肆凶濟惡難以輕宥與爾等衆番無涉爾衆番人有能明順逆知利害者早釋兵械來赴軍營投順不但免爾等之死并仍俾爾等完聚安居從前屢次投出之人已皆如此辦理爾衆番等若有能將逆酋兄弟及助惡大頭人等擒獻者并當奏聞重賞如此傳布宣諭使衆共知其惶惑當更甚乘隙出降者必益多但得衆心渙散則勢自瓦解攻之尤易爲力但不可因用此法稍懈進攻將軍等仍當急速妥爲之又據訊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得投出之小金川番人明木結供聽見小金川舊頭人噶里阿讓前日差噶里三個人由以旋拉角克到底木達布期郭宗曾頭溝探看情形回來說如今官兵營卡把守甚緊看來做不出大事只有瑪爾當察納中間河東上噶里下噶里兩處官兵卡子可以搶得阿讓親自帶人定於二十二日起身由美臥溝往噶里去又索諾木派頭人摩摩阿什咱德爾什斯甲等商量帶領五千多人到功噶爾拉由察隆登庫覺巴木通晒水過河到河東別斯滿去放夾壩聞見十九日起身等語此兩番人所供係十九二十二兩日起身該處相距不遠不過

兩三日即可到彼阿桂於二十六日拜發此摺今早已到計常青等所駐之地較阿桂更近若賊人畧有滋擾之處常青自即奏聞或彼謀而未成亦未可定但既有此言不可不信其有著常青旺保祿等加意防範搜拏不可稍有玩忽其大板昭一帶亦係緊要後路亟著富勒渾郝碩一體嚴密周防勿稍疎懈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九月二十一日夜子刻有賊三百餘人來侵木城礮臺經侍衛額爾特等督兵出戰直入賊隊截殺額森特福康安等聞信俱至共相攻擊賊衆被傷甚衆俱經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潰散而健銳營前鋒六十三衝入賊中射賊最多甚爲猛勇吉林烏拉馬甲佟佩射賊箭盡又奪取賊人長鎗二杆此二人超勇出衆相應鼓勵臣謹遵

旨將六十三賞戴花翎佟佩賞戴藍翎其餘効力兵丁賞給銀兩再額爾特勇往無前歷來均能出力但已係頭等侍衛又曾得巴圖魯名號此次記其勞績俟再有奮勇之處一併奏

聞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健銳營前鋒六十三吉林烏拉馬甲佟佩

俱超勇出眾甚屬可嘉著加恩將六十三賞戴花翎外
賞給西解特巴圖魯名號修佩賞給戴藍翎外賞給多
布泰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巴圖魯頭等侍
衛額爾特著阿桂等將此次勞績記檔俟再有勞績一
併具奏朕另降旨加恩

十一日

諭曰昨阿桂奏攻勦遜克爾宗右手兩礮若經攻得即斷
賊人後路遜克爾宗之寨當必不攻自破距今又已三
日未識曾否得手盼望殊切今訊據七圖安堵爾蒙固
阿什咱阿拉供格魯瓦覺一路若得遜克爾宗過去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十一

是利斯果木地勢畧平到勒烏圖容易此一路金川人
最怕其凱立葉一路山勢亦險若由此進到噶爾丹寺
下礮卡稀少路好走金川人亦怕官兵由此前進等語
是凱立葉一路大有可望前已降旨令豐昇額帶兵前
赴凱立葉通知五岱夾擊與該番犯所供相合自係極
好機會豐昇額會否帶兵前往未據奏覆著阿桂豐昇
額相商若可進兵即將何日統兵起程攻勦情形若何
迅速覆奏又據卓窩斯甲供勒烏圖雖係金川巢穴但
從此過河還有覺則喀拉爾兩處過此纔是噶拉依其
覺則喀拉爾山俱陡險恐賊人在彼支拒各等語阿桂

等不可不知此等情節相機設法妥為辦理以期早奏
膚功

十四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遜克爾宗
水礮為賊人緊要之地業經官兵攻克而賊人未
遽潰竄者因遜克爾宗寨落尚有向西南小山腿
下至溝底即係河流路雖較遠而賊人尚可取水
但其取水山腿上礮卡為現在所攻之第三礮寨
所隔若不將第三礮寨攻克則不能越過徑捨小
山腿之礮卡仍難斷其汲飲據脫出之小金川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十一

人桑卡爾稱賊目山塔爾薩木坦親帶賊眾在彼
抵禦查第三礮寨其大小與遜克爾宗相等又逼
近遜克爾宗賊人鎗石在在可以援應是以稍覺
費力臣等現惟設法奮攻斷其水路奏入報

聞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第三礮
寨既可為遜克爾宗右手屏蔽又可以護小山腿
上現在取水之礮故賊人於寨外挖濠寨內挖窖
藏身密布松籤竭力死守而南北兩山與遜克爾
宗官寨內鎗礮又皆互相應援是以攻取稍難但

官兵奪取此處即可往截遜克爾宗之後且官兵連次搶佔第一第二礮寨士氣奮揚尤宜乘勢進攻迅圖深入當即於二十七日子時督令官兵分隊前進其海蘭察額森特所攻第三礮寨兩隊之兵潛至礮寨礮下各自埋伏俟至五更突然擁進直逼牆根均將攀援而上賊人見勢危急不避鎗箭林立牆門捨命抵禦官兵隨於牆下壘石為堆乘之以拋火彈而賊仍堅立不動我滿洲索倫兵乘此攢射斃賊甚多賊旋遁入寨內於孔穴中放鎗不絕并於牆缺內拋石如雨維時遜克爾宗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後救援之賊欲來衝突經瑚尼爾圖海祿等奮力擊回天色將明南北兩山之賊施放礮位均可及官兵隊內而溝內之賊及礮內之賊上下放鎗合力擊打且又於礮前左右坍塌土石之內挖成地窖設鎗眼於亂石中間施放不絕連撲兩次未能得手因令徐徐撤回臣等現在籌辦為出其不意使賊人猝不及防之計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第三礮向未能得手甚為可恨至所稱現在籌辦為出其不意使賊人猝不及防等語所奏殊未明晰甚為焦急阿桂或欲出奇密辦不肯預洩固

屬慎重之道但叙以入告又復何碍計此旨到軍營所有第三礮自已設法攻得或并遜克爾宗亦已攻取果爾甚善若尚有羈延即將如何出其不意及辦理而未成之處密行具奏又供內有噶里阿讓欲往布朗郭宗底木達放夾壩摩阿什咱得爾什思甲欲往別斯滿放夾壩之語前據朗木結供及已諭常青旺保祿嚴密防守並令富勒渾一併留心諒亦即有覆奏近日各卡隘防守甚嚴自不致有遺悞阿桂仍當時刻嚴防勿稍疎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諭曰前阿桂奏欲於噶拉依建廟令達賴喇嘛選擇有大梵行喇嘛往彼居住一款恐日久金川與西藏聯為一氣亦難保其不滋流弊莫若於京城選派一人前往聲名似覺更尊已諭知阿桂審度辦理嗣詢之章嘉胡土克圖據稱金川等處原非西藏所屬恐不相習至由京派往之胡土克圖與該處紅教喇嘛支派各別難驟強而相同所言亦是因思前此德爾格忒白玉寺請赴軍營念經之斯第胡土克圖大徒弟噶爾瑪噶什等三人曾在兩路軍營念經阿桂等稱其頗有梵行或於此內擇其最優者在噶拉依新廟居住管束眾喇嘛並可令畱任之人來京覲謁承受恩賚潛移默化徐消其兇悍

咒詛之邪術似爲妥便以此諮之章嘉胡土克圖深以爲然著傳諭阿桂將來照此辦理

二十一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遜克爾宗正面礮寨賊人已刨溝挖窖爲併力抗禦之計而其右手相近礮寨今經節次攻取僅存三四兩寨而賊衆悉其力量捨死守拒更屬不遺餘力臣等前於脫出番人詢悉遜克爾宗寨內情形擬令領隊鎮將等先於四五更時直攻正面大礮如其機有可乘固可卽時撲進否則佯爲撤退而另派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在官兵潛伏於官寨附近可以藏身之處俟前隊撤退各歸本營之後賊人稍懈出其不意復行突然攻撲自可望其攻取其右手第三礮寨一面照舊派兵攻打另派勇銳官兵預備俟攻打第三礮寨之兵進攻後卽突從兩大寨中間直衝而進繞出遜克爾宗官寨之後查官寨後小山腿上雖尙有礮卡但賊人力量必聚於前面其後未必尙有多人而官兵於衝過時雖不免抵冒鎗石一過此處卽已斷其往來之路如此兩計並行正面官兵一得遜克爾宗官寨其餘礮寨固必棄之而逃而

繞進官兵果能斷其後路則官寨之賊亦必不攻自潰臣等擬於初四日進攻而初三日夜卽已下兩且自初五初六以至初八大雪連綿每次積至三四寸六七寸不等及至昨日稍晴伏思番地秋冬之間本多雨雪如前歲十月間從甲爾木進兵風雪甚寒至末旬始止去年則交十月卽已快晴雖今年此地雨雪較多但交冬已有五六日嗣後積雪稍消踏凍可行務在督率官兵尅期克獲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二十四日

賞元狐帽一頂貂馬褂一襲

二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賊人勢處窮蹙死守愈力急切未能攻克自當另由日爾巴當噶一帶爲出奇制勝之計但是處箐林深密礮卡亦多賊番已於此分兵防守臣等詢之熟諳地勢之番人並與海蘭察額森特等酌議日爾巴當噶以下樂噶爾博以上中間有默格爾一處雖道路亦陡險林箐亦深密若從得斯東往北直上山梁

則進攻勒烏圍既爲得勢而凱立葉日爾巴當噶之賊反在我兵之後賊人拒守亦屬無益可以不攻自潰計所需兵五六千人尙可以竭力抽撥而得因令海蘭察瑚尼爾圖帶兵從深箐中繞過礮寨搶佔默格爾山梁其默格爾之礮卡另派官達色帶兵繞過自上下壓額森特往上夾攻得此礮卡則四隊之兵同上山梁相機分頭辦理但由得斯東前往道路較遠命烏什哈達富興海祿於適中之地帶兵接應其遜克爾宗官寨別畱官兵牽綴卽於十六日戌刻分隊進發此處林箐叢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完

崖礮陡削亂石崎嶇之中加以冰雪凍滑官兵手足並用爬越而上十七日丑刻海蘭察瑚尼爾圖之兵將抵礮卡賊已知覺潛來迎敵經海蘭察奮力殺敗卽上默格爾山梁佔住其額森特官達色等督率官兵於海蘭察甫經繞過之時亦卽將墨格爾礮寨三座上下合圍賊雖放鎗迎敵而官兵攀援直上砍開礮門殺死二十餘人餘俱墜入深澗維時額森特等一面畱兵交與富興烏什哈達海祿等佔據一面與官達色帶兵趕上山梁同海蘭察等會合將至天明相度地勢令瑚尼爾圖帶

兵直佔日爾巴當噶西面突起高峯而海蘭察額森特等帶兵向西面密拉噶拉木山嶺往下攻壓遂將密拉噶拉木大寨一座石礮四座攻克其凱立葉官寨大小與遜克爾宗相等附近寨落頗多卽在密拉噶拉木山陰官兵乘勢進攻又將各寨同時克獲剿殺賊番男婦亦多迨至未刻敗遁之賊與勒烏圍等處救援之賊分爲三股來衝頭卡我兵亦分三隊乘勢下壓追趕數里鎗箭齊發亦多殺戮查此次官兵因稍淹時日積憤愈勵從無路徑之處攀越仰攻而進竟日徹夜毫無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甲

息無不踴躍爭先而賊人亦因出其不意雖竭力堵禦究已張皇失措是以殲斃至一百五六十名擒獲活口五名割取首級三十七顆佔據大礮寨房二百餘間所奪礮位馬匹及牛羊鎗矛等物無算而官兵內傷損甚少今所據之密拉噶拉木從右手山腿而下距噶爾丹喇嘛寺不過十餘里而前抵勒烏圍賊巢亦不過二十里且日爾巴當噶雖尙有賊人佔據但前後皆有官兵自不能復爲死守諒可與五岱之兵不久會合此皆仰賴睿謨指示因得又破一層險隘除將緊要營卡趕緊嚴擊

能復為死守之想可迅掃勒烏圖以期大功速成至此大

諭曰阿桂等奏攻得凱立葉下截山梁奪礮殺賊情形一摺此次將軍等用間出奇制勝調度有方領隊大臣及在事弁兵均奮勇出力奪礮殲賊甚屬可嘉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俱著交部議叙海蘭察額森特尤為超勇出羣已授為參贊大臣仍交部議叙其餘將領弁兵俱著阿桂等查明各部分別議叙獎賞以示鼓勵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等奏報攻佔默格爾山梁金奪礮殺賊情形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形詩以誌事

遜克爾宗賊門戶攻餘兩月未能開因教繞道乘其隙前
阿桂在遜克爾宗攻勦日久未能即得因思日爾巴當噶
為必須攻取之地商之阿桂或合豐昇額帶兵數千馳赴
凱立葉與五岱合力攻壓可取夾擊之遂得登峯殲厥
利現在覓間進攻之路適與前相合
阿桂奏探得日爾巴當噶以下榮噶爾博以上其間有默
格爾山梁若能襲取則進取勒烏圖既為得勢而凱立
日爾巴當噶之賊皆在我後計可不攻自潰因令海蘭察
等繞過前往搶佔默格爾山梁額森特等奪獲礮卡珊尼
爾圖帶兵佔據日爾巴當噶西面高峯海蘭察額森特復
攻壓密拉木大寨及其旁礮卡盡行攻克金克獲礮立
各寨通計殺賊一百五十六生擒者五拾餘大礮寨房二
百餘間鎗矛牛羊糶糶等物無算聞之稍慰佇俟捷音
至
榮噶巴當噶棄守
丹喇嘛寺不密拉噶拉木距噶爾
圖賊巢亦止二十里今經官兵佔據則榮噶爾博之賊已
失其險日爾巴當噶雖尚有賊而前後俱有官兵賊自不

公借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此次進剿以來滿洲索倫官兵弓箭第一得力深為賊人所畏但番地大石林立樹木叢深所發箭枝最易損壞臣等雖嚴飭各官兵樽節使用打仗之後隨時揀回而可用者不過十之二三且在平原接戰賊眾一經敗竄即可將箭枝盡數揀回而此地箭枝其射落於礮寨內外者一時既難揀拾及至攻破礮寨後又已不堪應用現在臣等一路所存之箭雖有贏餘但統計宜喜馬奈各營均有滿洲索倫官兵自當寬為預備前准彰寶抄送奏稿稱滇省所存之箭除已赴川省外尚存二十二萬八千餘枝現在修飾完好裝貯伏思此時川滇一路並無別項運送物件箭枝送川甚為便宜不過一月有餘可抵成都臣等已行文圖思德合於所存箭內再辦十萬枝速送川省查收備用即爾時軍務已竣而將此箭枝畱貯成都亦與在滇無異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能復為死守之想可迅掃勒烏圖以期大功速成至此大
官兵因阻滯日久積憤愈勵於金無路徑之處不避險滑
攀越力攻竟日徹夜不休可嘉之中復為憐惜因勅
部議叙其海蘭察額森特尤為勇敢超羣特授參贊大臣
以示獎勵勒圖噶喇速成推諸臣努力憐為慰朝夕紅旗望報
來

上是之

十一月初六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自凱立葉以至榮噶爾博一道山梁袤延直抵勒烏圖處處有險可恃實為賊巢屏蔽今官兵攻過山梁賊人已失其險情形窘迫是以十七日未刻滋擾之後復於十八日子刻又有三百餘人來衝額爾特興奎等營盤侍衛等一見賊踪分頭奮擊傷斃多人始行敗竄臣等察勘默格爾以西布拉克森格斯巴爾兩處碉寨甚多是日派海蘭察額森特等帶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聖

先壓布拉克森寨落憑高撲進賊人驚竄官兵即進攻格斯巴爾兩處寨落三百餘間悉行燒燬至十九日早望見格斯巴爾寨下峯巒突起之處名羅卜克鄂博聚集多賊壘石挈卡思欲阻我兵進取之路隨令巴圖魯侍衛柏凌等分兵兩路直前衝壓殲斃賊人之外四散逃潰又將羅卜克鄂博佔住並分兵攻取色博爾等十寨臣等思日爾巴當噶以至達爾札克所有賊人碉卡俱在我兵之後不可不急為掃除即令富興保寧各於本隊內抽出官兵先辦日爾巴當噶山陽之賊該處寨落

甚大寨後山頂築有碉座寨之左右又有五碉相護官兵先將寨落攻佔并派瑚尼爾圖帶兵接應乘勢將左右五碉全行攻克餘賊竄入山頂各碉之內合力拒守臣等令烏什哈達福康安保寧由日爾巴當噶之東南迤邐斜上進攻達爾札克山梁各碉富興海祿繞出日爾巴當噶之後進攻山脊中間沙爾達朗碉座臣色布騰巴爾珠爾策應其日爾巴當噶山頂各碉臣豐昇額督同額森特瑚尼爾圖率兵攻打俟此處圍攻後海蘭察帶兵一千由兩碉中間乘隙直衝而過與烏什哈達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聖

力攻取均於二十日戌刻進發額森特等之兵先至日爾巴當噶山頂各碉賊尙抵死守禦攻至二十一日寅刻四面撲進賊不能支官兵遂將各碉佔據至達爾札克一處福康安保寧攻其下烏什哈達攻其上是處碉卡林立峯巒如削比至寅刻之間烏什哈達督兵蟻附而上直抵碉根四面撲入賊人勢難支拒又見海蘭察之兵將到即棄碉滾崖而遁福康安保寧所攻達爾札克下截各碉亦均克獲富興海祿進至沙爾達朗是處共有五碉攢在峯頂之下官兵拋入火彈即時克取并克

伊格爾瑪迪伊格爾瑪咱喇卡又羅卜克鄂博溝
口尚有礮寨七座亦經額森特奪獲焚燒所有凱
立葉上下山梁礮卡及附近寨落均已掃除淨盡
當與五岱會合惟是現有官兵除留駐新得地方
外不敷前進之用臣等現將附近後路官兵盡力
抽撤約須五六日方能妥辦如抽撤及前敵之兵
合之可得七八千即一擁直壓以成破竹之勢奏
入

諭曰將軍阿桂自統兵進剿以來實心調度諸事皆合機
宜此次又將日爾巴當噶全行攻克接連凱立葉指日即揭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吳

勒烏圖賊巢甚屬可嘉着授為御前大臣並賞戴雙眼花翎用昭恩眷

又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日爾巴當噶等處礮寨並接連凱
立葉上截殲戮賊眾覽奏深為欣慰從此攻取噶爾丹
喇嘛寺勢俱下壓自屬便易但遜克爾宗尚未攻得仍
恐賊自南而來邀截後路此時阿桂若能將遜克爾宗
一併攻克自尤妥善否則榮噶爾博一帶山梁甚關緊要
前此曾於圖內用硃筆標記兩圈合阿桂派兵佔據阿
桂務當斟酌妥辦若已經佔得始免後路顧慮又據奏
脫出之綽斯甲布番人雍中爾結供稱莎羅奔兄弟現

又回勒烏圖念經拒守等語逆酋兄弟聚集一處其計
畫自必更甚若我兵攻破勒烏圖將逆酋一併擒獲則
噶拉依併可傳檄而定成功尤為迅速惟是逆賊狡黠
多端恐見官兵勢盛難敵派人在勒烏圖抗拒而索諾
木莎羅奔弟兄仍回噶拉依為三窟之計以冀緩死須
與亦未可定阿桂統兵抵勒烏圖時一面進兵攻打一
面選派大員帶兵千餘往截勒烏圖至噶拉依之路使
其無從竄回於剿捕尤為得力惟當妥酌籌辦毋稍疎
懈

初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吳

諭曰阿桂自用為將軍以來立意進剿籌度合宜屢戰克
捷現在內外大臣實無出其右者甚屬可嘉至昨奏欲
俟抽撤附近後路官兵合力進剿朕揣其意似以逆酋
兄弟現聚一處若兵數單弱恐不敷邀截之用致逆酋
逸去故欲俟後路之兵抽調充足進搗勒烏圖使逆酋
無從竄逸著傳詢問阿桂其所以待兵之意是否如此
若果如朕所料自當妥速而行

十三日

公借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作固頂穆
爾津岡等處賊人寨落一時尙未掃盡則自達爾

扎克以至日爾巴當噶現須派兵駐守所有達爾
扎克一路原設兵丁僅數聯絡分駐之用其遜克
爾宗後路官兵儘力抽撤連前敵之兵約共得七
千餘人可供進取惟密拉噶拉木西南直至勒烏
圍賊巢俱在榮噶爾博山陰此山大勢皆向河而
下山腿共有四條南一路下至河沿為冷角喇嘛
寺稍北一條為勒吉爾博賊番於上半截設有礮
卡木城下至河沿為噶爾丹喇嘛寺又稍北一條
名康薩爾其上亦有礮柵山腿稍短不及至河而
止正北一條即羅卜克鄂博現在設立營卡臣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七

從密拉噶拉木進攻下壓勒烏圍則康薩爾勒吉
爾博賊皆拒守甚嚴難免有稽時日查羅卜克鄂
博西下過溝另有山腿一道名格魯克古自東北
而西南係作固頂之麓迤邐下至河邊又分為兩
小腿北有格爾提寨南有得式梯官寨官兵取得
山腿兩寨已直抵大河其作固頂穆爾津岡康色
達陡烏當噶各處賊寨均為大兵隔斷不能復與
勒烏圍往來是賊境東北一帶可以先為掃淨由
此進搗巢穴更無他顧其康薩爾勒吉爾博賊寨
亦已徒守無益臣等擬派兵兩隊一攻康薩爾一

攻勒吉爾博牽綴賊勢其從羅卜克鄂博至格魯
克古山腿中間溝內尚有礮卡一座又派兵兩隊
一憑高攻搶溝內礮卡一直上山腿從山下壓攻
取格爾提寨其溝內之兵於攻克礮卡後順溝而
出攻取得式梯寨賊人斷不能處處防範可期必
克臣等部署已定即於兩日內奮迅進攻至遜克
爾宗為勒烏圍一帶緊要隘口臣等雖令富興會
爾會成德常祿保寧等分路防範仍須大員總統
查五岱係參贊大臣若在彼隨時督率自更妥協
現已商令移駐日則丫口金合審察遜克爾宗情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八

形一有可乘之勢即行搶佔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從遜克爾
宗前往勒烏圍本有番人平日往來之道但榮噶
爾博一道山梁路徑陡險林箐叢深且賊礮嚴密
難期深入是以大兵從金無路徑之默格爾山梁
繞出榮噶爾博背後先得凱立葉下截山梁而臣
豐昇額金已接通凱立葉上截之兵從此據高直
取勒烏圍更不必由遜克爾宗而榮噶爾博已自
失其險進搗實為較易至勒烏圍沿河一帶雖有
路可抵噶拉依然地處低下究以循山上行為得

勢查勒烏圖溝水流入於勒烏圖前面大河其將近會合處有甲爾日礮橋在勒烏圖東南應從橋前進上巴爾覺山進至噶爾丹該處山腿兩條一條直下雍中喇嘛寺一條直下噶拉依若大兵抵此即可掃滅賊巢臣等一得勒烏圖定由此路進攻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路進攻一經得手即無難進取噶爾丹寺果爾則阿桂與明亮可以會勦勒烏圖至所稱由勒烏圖往噶拉依之路既係阿桂體訪得實自屬可信但官兵聲勢甚盛恐賊衆度不能支潛回噶拉依不可不設法防截又據奏遜克爾宗爲勒烏圖緊要隘口擬令五岱移駐日則丫口遜克爾宗原屬現在緊要後路不可無人防守五岱帶兵駐彼自可望其得力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聖

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相度榮噶爾博山陰形勢酌擬分隊進攻壓至河邊截斷賊境東北即於初三日派烏什哈達海祿等帶兵從羅卜克鄂博往攻溝內礮寨又派海蘭察額森特等各帶兵一隊俟烏什哈達等先取溝內礮寨額森特即繞出溝口攻取得式梯官寨海蘭察等

即踰溝搶上格魯克古山腿下壓格爾提官寨又派官達色等帶兵堵截格魯克古上截來援之賊又派福珠禮書麟保寧特成額等分攻榮噶爾博最高峯頂及康薩爾山半賊礮以牽其勢是日子刻分隊進發烏什哈達等前至溝中見山腿有三座礮寨相連極爲鞏固地勢險窄係兩路官兵所必經隨即奮勇圍撲一面拋放火彈攀越礮頂寨內賊人甚衆鎗石如雨且相連各礮之賊合力抵拒官兵難以接踵而登又各山梁賊衆均來應援雖奮力迎擊賊俱遁入林箐而一時遽難得手因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辛

將官兵暫撤查溝內相連礮寨其名達斯扎賊人逆知羅卜克鄂博之兵進取必由此處攢集多人死守力攻未免稽時臣等相度形勢是溝迤邐斜上其中礮寨甚多由此而上格魯克古丫口箐林更密石礮更陡進攻不無冒險接續亦爲非易若令官兵潛斫木植運往賊人不見之地俟官兵橫截而登隨後趕擊木柵接連直至溝底則官兵既無後慮而一面勦洗當噶海礮寨一面踰越丫口而西順壓大河之岸必能將陡烏當噶作固頂穆爾津岡章什戎岡康達色一帶賊人掃除淨盡會

合五福丹壩之兵臣等派海蘭察瑚尼爾圖那木扎泰斐英阿官達色領兵一隊額森特福康安彰
額領兵一隊各裹帶乾糧為踰溝直搶丫口之兵
又派烏什哈達海祿特成額保寧緊隨前兩隊官
兵攻打溝內兩旁礮寨牽綴賊勢命趕築木柵以
資聯絡初五日丑刻海蘭察額森特於林深月黑
之時潛密下溝均望格魯克古丫口前進是處崖
礮壁立手足攀援及至天明官兵登丫口者僅有
五六百人其餘正在續上而各寨賊人已攢入據
守凌石放鎗併力支拒且自上而下直前衝突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奎

圖魯侍衛薩爾吉岱等向上奪擊射斃數人賊始
逃遁我兵勇氣倍加緊隨追殺將丫口內當噶海
寨落佔任乘勢直上又將陡烏當噶大戰礮攻克
海蘭察額森特等一面帶兵循梁直壓至桑噶斯
瑪特一面由陡烏當噶山腿下來將沙木拉渠什
爾德格布則美第格布則美谷格爾提官寨壘溝
內一帶寨落攻克焚燒是時作固頂章什戎岡各
礮寨尚有賊衆但官兵越嶺攀林轉戰一日時已
昏黑令暫歇息而烏什哈達等已將豎柵木植穿
插關合之處預先配合俟海蘭察等過溝督兵豎

起從山下溝不及半日已共起木柵二十餘座將
達斯扎以上各寨賊人圍截於內海祿又將溝內
之噶納爾覺克爾布沙巴克烏等礮寨一概攻獲
至初六日丑刻海蘭察督兵上攻章什戎岡是處
雙礮對峙賊人尚在拒守我兵一擁直上即將礮
寨攻克斃斃甚多其作固頂賊衆業已胆落官兵
痛加殲戮將此一路戰礮俱行分據是日分派官
兵一從章什戎岡下至斯博斯底殼什球勒畢各
寨一從作固頂下至格木伊魯拉谷則爾雜谷康
巴達各寨一從作固頂至穆爾津岡將山溝內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奎

特羅克羅及山梁各礮沿河各寨悉行剿洗焚燒
臣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親上山梁派巴圖魯
侍衛柏凌等帶兵往截接丹壩官兵而五福已隔
嶺見各處烟焰飛騰督率官兵將會籠籠瑪讓戰
礮數座搶佔燒燬現已兩路會合統計此次大兵
攢越四道山溝五道山梁直壓河岸而每道山梁
迤邐各有一二十里二三十里不等官兵連日繼
夜乘勢奮攻殺賊二百餘名克獲戰礮五十餘座
寨落三百餘座平礮民寨不計其數竊思凱立葉
丹壩兩路官兵今已接通會合金川東北一帶賊

匪淨盡後路漸覺放心惟是日旁官兵此時尚未
下至河邊所以由作固頂以下直至沿河尚須派
兵駐守遂令五福在此分設營卡留心防範又從
後路抽撤官兵即日派海蘭察等由得式梯官寨
合力進攻奏入

諭曰阿桂奏大兵攻過格魯克古丫口接通丹壩覽奏深
為欣悅此次官兵等見距賊巢甚近奮勇直前踰越林
嶺晝夜鏖戰所至克捷皆由將軍阿桂等審察形勢調
度有方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等及在事出力將弁
均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奮勇出力各員俟阿桂等查明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聖

奏聞另加恩獎

二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官兵前日循格魯克古山梁而下已壓至桑噶
斯瑪特初九日臣海蘭察額森特同福康安瑚尼
爾圖官達色等帶兵將出箐邊見有賊卡兩座官
兵憑高躍入殺賊數名餘賊潰散其下尚有小山
腿四條賊先已起木柵三座石城一座各山腿左
右溝內均有賊寨督兵攻打賊寨守禦甚嚴因將
箐邊賊卡起柵佔住漸次撤回初十日臣海蘭察

額森特復同福康安等分路壓攻殺賊二十餘名
負傷逃遁者亦眾隨將左手第一山腿克復其餘
各路官兵亦俱奮力攻打賊人壘石為牆掘地為
溝防護愈力圍攻至二更以後賊始從林箐奔逃
官兵截殺及追擊斃者二三十人滾落崖箐者
無算三道山腿木寨亦盡佔據查桑噶斯瑪特一
帶山梁金無水泉雖官兵攻得格爾提官寨已抵
金川大河之岸而距此甚遠且瀕河地面尚有賊
寨官兵取水仍回至當噶海下格魯克古溝汲用
往來須四十餘里應由山腿拏柵直屆河沿取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聖

始便十一日早臣等令官兵拏起木柵於賊人礮
寨中橫穿而過雖兩面放鎗而官兵踴躍赴功逐
一拏起賊眾二三百人前來衝突又經援應官兵
迎擊截殺斃斃五六十名餘俱望風奔竄維時附
近山腿礮寨其被兵繞截木柵內者業經勦洗而
瀕河甲爾納礮寨一處仍有賊人拒守又於十三
日派兵三路進攻賊人併力抵禦金於攻急之時
出寨衝突又用皮船過渡潛入寨內賊數漸增鎗
石益密不值多損官兵因令暫撤官兵自桑噶斯
瑪特而下至現在拏柵之處離得式梯官寨僅二

三里距噶爾丹寺不過六七里是以賊人即於甲爾納寨又為苟延殘喘之計但此處地形較敵尚可用圍截之法使其技無所施但須乘衆人張皇之際迅期克攻庶不至停畱長智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臣等西路官兵前因各山梁後路皆須分兵駐守在遜克爾宗時儘得五千餘人攻克默格爾山梁又於大營及後路抽出二千攻克日爾巴當噶及達爾扎克惟時前敵打仗之兵合計已得七千餘名遂即攻據格魯克古丫口併將作固頂穆爾津岡一帶全

陶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數掃淨其達爾扎克駐守之兵既可抽撥而丹壩無需駐守臣等又將五福原帶官兵調來用以進搗勒烏圖足敷攻取一至勒烏圖則榮噶爾博與遜克爾宗之賊勢必不攻自竄即將此山梁前後分駐官兵合力進搗噶拉依亦不虞其單弱臣等從前自谷噶繞至登谷羅博瓦又自遜克爾宗繞上默格爾山梁皆係自東南而西北今順河前進又係自東北而西南從此每進一程皆有可以抽撤之兵通盤核計則所抽兵丁已足供前進掃犁之用至明亮處雖已攻克日旁而以距勒烏圖遠

近計之尚在西路官兵之後此時日旁宜喜軍營隔河遠望俱在目中似從日旁進攻不如從達爾圖木克什下攻較為便捷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凱立葉山梁自達爾扎克迤邐而下中為伊格爾瑪咱伊格爾瑪迪沙爾達朗日爾巴當噶又由日爾巴當噶蜿蜒漸下始為凱立葉寨五岱所駐營盤在達爾扎克之上相距尚有五十餘里臣等前於十月十七日攻過默格爾山梁將凱立葉官寨民寨悉行攻克焚燒中間日爾巴當噶等處至二十一日

陶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克取始能接通五岱凱立葉之兵隨將作固頂穆爾津岡各處掃淨而順從陡烏當噶山腿下壓河邊而南進攻噶爾丹寺從此進取賊巢雖仍須越過勒吉爾博及冷角寺兩條山腿之末然地形稍敵似易得手况官兵攻至勒烏圖則榮噶爾博各峯之賊負隅無益勢必不攻自潰至遜克爾宗既無榮噶爾博賊衆救應亦必棄而勿守似不虞其翻山而下截我後路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稱從日旁攻進不如從達爾圖木克什等處下攻較為便捷與朕意正合君臣意見相同即此足

見迅速成功先必佇聽捷音又奏到新舊兩圖閱其圖說阿桂現在進攻噶爾丹寺之路與朕硃筆標記相同自可盼乘勝速進至所稱桑噶斯瑪特一路官軍取汲約四十餘里因令其由山腿拏柵直屆河沿取攜始便所辦甚是自當如此籌畫至閱新圖內格爾提寨之北對河西碕有賊卡一處恐賊人偷渡河東潛截格爾提一路官軍之後不可不慮因用硃筆圈記阿桂當於其處加意防察又賊卡西北距明亮軍營甚近若能一體嚴防勿令渡河滋擾自更妥協至所云須乘賊人張皇之際迅期克攻庶不至停畱長智所見甚是朕早以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爲念是以屢催將軍等相機速進今阿桂亦見及此尤望其乘勝采入迅奏膚功至所稱官兵攻至勒烏圖則榮噶爾博各峯之賊不攻自潰卽遜克爾宗亦必棄而勿守就大概情形而論固屬如此但榮噶爾博遜克爾宗兩處究係大軍後路萬一我兵進攻勒烏圖時賊衆在後將臺報糧站畧爲阻梗大有關係阿桂等惟當實力嚴防切勿稍存大意

十二月初三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官兵於桑噶斯瑪特右手山腿下及瀕河甲爾

納等處均已拏柵進逼但賊番聚集死守又復隔河放礮其旁崖洞又有賊放鎗抵禦難以拏柵直下官兵駐此每日須添兵仍上當噶海下至格魯克古溝取汲殊爲費力查羅卜克鄂博與格魯克古中間溝內有達斯扎寨六座前此攻而未克察看其下有溪水一道係從桑噶斯瑪特左手山腿之下西南流入大河攻克此處則羅卜克鄂博與格魯克古官兵聲勢更爲聯絡而由桑噶斯瑪特山腿下溝取水亦覺稍便卽於十五日派海祿保寧等分兵抄下左右合攻賊衆四散奔竄經官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殲斃二十餘人餘賊不敢從正路逃去滾落崖箐之下跌斃亦多遂據礮寨六座並拏木柵直抵溪水之上臣等查看桑噶斯瑪特正支山腿之下距河亦近但賊人先已拏有木城石卡其前兩邊又有寨落十六日派福康安瑚尼爾圖等分兵三路下攻克取木城石卡其前右手賊寨亦於十七日派兵攻得查是處寨落賊人前因距河稍遠憚於下汲卽將達斯扎溝水挖梁一道引至寨旁取用究不如大河取水更爲穩妥但瀕河與甲爾納相連之寨落兩處賊人聚集死守仍未直抵河邊而

兩旁鎗石交加力攻恐多傷損稍用礮力轟推自能撲取現鑄就四將軍礮位運往轟擊乘勢搶撲務期必克再桑噶斯瑪特正支山腿下土岡一處現有官兵駐守所起木柵尚未齊全臣等計賊人必來搶佔先已派兵設伏十九日丑刻後果有賊二百餘名欲侵擾土岡迤西木城各兵合力剿殺賊番奔竄殲殪亦為不少奏入

諭曰阿桂雖未能直攻克得式梯然已佔據溪水官兵汲飲有資且又多殲賊衆於進剿機宜甚為有益看來賊番因官兵日有深入之勢早已聞風胆寒得式梯噶爾丹喇嘛寺兩處自亦無難攻取即可望直逼勒烏圖就各路情形而論阿桂最為正路且易得手佇盼紅旗捷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奏

初十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臣等思遜克爾宗尚有賊番固守惟什爾德山腿分支有舍圖旺卡一處若得此處則遜克爾宗之賊往還不便自難固守而賊會等又恐大兵分路進進亦可以大分其勢當派會爾會等帶兵進攻其桑噶斯瑪特山腿下甲爾納相連兩寨節經

運到礮位施放兩日礮身孔穴亦多因於二十八日丑刻進取惟是該處山礮甚高官兵跳躍而下不無聽聞聲息官兵將抵賊寨即已鎗石交加死守抵禦攻至寅刻各處賊番沿河潛入寨內合力抗拒未能即克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金川小頭人綽窩斯甲至營臣面加詢問告以若能詳悉吩咐合衆人解體亦足見汝出力即合綽窩斯甲到卡倫前高聲曉諭以現在

大皇帝所欲誅者惟在土司索諾木及作惡大頭人丹巴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奏

沃雜爾山塔爾薩木坦阿木爾克窩斯甲當噶拉阿納木數人其餘若能投出均予寬宥若被大兵圍住寨落再無饒恕今大兵已抵此處指日攻至勒烏圖須各自打算不可錯悞又有其親戚二人前來綽窩斯甲復密告以爾等若能同莎羅奔等謀將土司擒獻不惟免罪還可有功惟時臣等先派屯弁阿拉班達爾甲土弁廣噶等在旁監視體察綽窩斯甲所與賊番言語俱係切實曉諭尚無暗使狡詭情形查綽窩斯甲前往曉諭明係渙散人心之計賊衆似宜憤怒乃聽聞之下俯首無詞

其為衆心漸散於此可知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所攻甲爾納一處為進剿得式梯噶爾丹寺路所必經賊匪自必悉力拒守攻之頗為不易其得式梯噶爾丹寺兩處諒亦相同但形勢均屬自上壓下尚無難設法攻取且有大礮轟推尤可望其迅速得手惟是大兵深入功在垂成一切倍宜慎重固不可過於寬縱使賊匪得以負固稽誅亦不可冒昧輕進致有小挫遺悞阿桂等惟當斟酌妥行又據奏綽窩斯甲到軍營即令至卡倫前曉諭衆番似覺心動是綽窩斯甲尚知順逆誠心內向至其密告親戚謀將土司擒獻之言雖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李

有賡噶等在旁監視未識曾否聞其密語如所言果係如此尚屬意圖報効阿桂或再察其在營舉動安妥金不妨賞給藍翎金頂以示獎勵不必復交成都安插

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現在事機當以攻至瀕河為要等親至桑噶斯瑪特之下詳察情形該處左手第二條山腿地勢稍平佔得此處官兵汲飲有資然後可抽出多兵為直前繞截之用且明亮處前敵賊人欲往勒烏圍必先至斯木哨爾又必由斯半木哨爾經

過茹寨始抵賊巢對岸而茹寨與斯半木哨爾中間臨河一綫細路在所必經若西路官兵據任河沿移礮轟打對岸臨河之路則明亮前敵賊人往來不便情形必為窘迫等密飭官兵砍伐木植一俟攻克寨落即可運往拏起以便佔據河沿至前月三十日亥刻賊人偷竊副將李天佑所駐格布則美第不卡我兵奮力迎戰總兵五福又從陡烏當噶往援內外合攻賊人被傷擊斃甚多又本月初二午刻陝兵營卡之前有賊從溝而上官兵向前衝壓亦即竄逸至初二日子刻又有賊約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李

百人來擾達斯扎溝內卓克采土兵木卡土兵俟賊人近卡放鎗擲石賊不能進總兵保寧帶兵趕往分為兩翼合力攻擊賊即渡溝奔竄官兵趕殺殲斃最多又初三日總兵成德領兵修整迷克爾宗礮臺賊從溝底來擾官兵鎗石齊發賊人驚走官兵乘勢衝擊殺賊數名現仍飭各卡官兵加倍防守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初三日投出尼僧布薄一名稱係小金川別斯滿人上年被金川拏去給噶拉依呢瑪噶爾巴家使喚因衣食

缺少逃出_臣等察其詞色似非實情初四日據穆塔爾密稟我看布薄據稱並非自己逃出因莎羅奔將布薄喚至勒烏圖令頭人僧格語以汝是別斯滿人可出去告知穆塔爾如今官兵攻打利害我土司索諾木不知是否饒得即寄一實信因此遣我出來_臣等察看穆塔爾因莎羅奔等潛遣人與伊說話雖經據實回稟尚多恐懼再三慰諭並告以莎羅奔等既遣布薄出來不妨將計就計另差一明白妥當人進去只說我將軍大人意思土司及作惡大頭人是斷不饒至汝等各自投出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奎

保無事視其實在情形再作辦理_臣等查呢瑪噶爾巴是丹巴沃雜爾女婿其僧格亦係丹巴沃雜爾親戚或係伊等見勢危急希圖打聽真信以決行止又不便與布薄當面吩咐因令僧格轉達看來賊人弟兄上下之間均不免有各自為謀之意除一面上緊攻打外再行酌辦均奏入

諭曰甲爾納地方逼近賊巢自必悉力拒守但其地無險可恃賊眾不過為護死支持之計其勢斷難久延若我兵相機攻取當不至十分費力阿桂等當實力妥為之又閱脫出番人桑阿供聽見頭人山塔爾薩木坦說官

兵取水艱難我們欲到陡烏當噶去截斷後路等語阿桂摺稱賊於前月三十及本月初二初三等日在格布則美第及達斯扎溝等處潛出滋擾其地與陡烏當噶一帶相近所供不妄但賊人滋擾四次俱經官兵知覺極力禦擊賊頗多並未稍逞伎倆自可不致疎虞惟是功速垂成倍宜加意防守阿桂等當嚴飭各將領弁兵等小心守禦慎之又慎又稱若西路官兵據守河沿可移礮轟打對河之路所辦甚好阿桂等即當儘力轟摧對河礮卡使賊難以存留明亮等亦當探聽阿桂一路隔河攻擊稍有得手即領兵前赴斯牟木扎爾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奎

勇攻勦與阿桂對河官兵遙為夾擊之勢賊必望風潰散即由彼順取茹寨便可與阿桂夾擊得式梯自更為得力至另摺所奏穆塔爾密稟金川投出之布薄看來穆塔爾係誠心投順之人見此詭詐情節即向將軍實告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二等侍衛以示獎勵

二十一日

諭曰閱阿桂前此覆進地圖據稱桑噶斯瑪特尚有迤邐斜下河邊山腿四道今補行繪入并據稱桑噶斯瑪特左手第二條山腿地勢稍平得其沿河寨落即先擊棚佔住等語阿桂之意似欲攻克甲爾納寨再往得式梯

但甲爾納寨賊人因其逼近賊巢悉力守拒取之似不甚易若路所必爭轉不免稍稍時日因閱圖內形勢桑噶斯瑪特往南一帶並無山巒阻隔地形稍平若過小河前往可以不由甲爾納寨逕過攻得式榜或出其不意可望迅速得手已用硃筆標記其處如前此阿桂在格魯瓦覺必欲攻得逸克爾宗再進經朕用硃筆標示進兵之路阿桂果越出榮噶爾博等處由羅卜克鄂博進兵遂攻得作固頂呈格爾提一帶與朕所指道相符合則現在指示硃線或與進兵之路有益亦未可定著將此圖發給阿桂令其斟酌妥辦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奎

二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桑噶斯瑪特左手第二條山腿下沿河寨落一經攻取可以隔河轟打斯牟木咱爾賊人往來之路因於初七日寅刻臣海蘭察額森特帶兵從正路進攻又派瑚尼爾圖福康安分爲兩翼前進惟是沿河山腿石包之上豎立堅礮礮前又有木城遮護官兵奮勇直下不避鎗石緊貼柵邊賊雖死力抵禦而我從木柵縫內用箭射入並拔起木柵以木棍擊打賊不能支遂將木城攻獲殺賊共五

十餘名乘勢追攻戰礮連撲三次直至寨牆之下拋入火彈賊於正面放鎗抵禦其沿河各寨之賊合力來援雖經官兵殲斃甚衆餘仍潰入石包左右山溝藏匿又從兩邊合力放鎗官兵欲下溝衝殺則此處皆隔陡礮難於直下因徐撤出至是日進攻康薩爾山腿大礮木城亦分爲四隊烏什哈達保寧於密拉噶拉木山梁向西面迤邐前進攻取第一礮寨特成額進攻第二木城海祿進攻第三木城瑪爾占富紳等進攻第四礮卡並於寅刻各隊前進其烏什哈達保寧之兵又分兩隊一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奎

山脊直進一從林內穿上其從山脊直進之兵第一礮內賊人望見卽已併力放鎗鎗烟濃合密罩礮卡之上官兵轉乘此拔開鹿角直抵寨下合攻其寨牆上有賊舉鎗外擊經貴州兵丁孟文光接住鎗杆將賊連鎗擊下立時砍斃至特成額兵潛至第二木城突然攻上將外面木柵拆開賊人窘急卽於內一層捨死抵拒其露身木城之上者多被擊斃其海祿所帶官兵踰溝直取第三木城已將木柵扳倒詎木城之內尙有石牆周遮堅固憑以竭力死守而瑪爾占等所攻之礮亦至礮根忽

有兩隊賊人一從坡上箚中一從溝內共有數十人前來衝突官兵未能直上而榮噶爾博之賊先來接應附近之第一礮經保寧等督兵迎擊殲斃數賊餘皆入礮助守海祿特成額所攻之兩木城亦均有賊人接應俱經截殺數人而餘賊從後而入併力固守未能即克各隊遂以次酌撤惟時賊人乘勢衝壓海祿之兵被章京新達蘇帶領吉林索倫兵接應殲斃甚多其特成額處將撤之時亦有賊人下壓特成額出其不意回身接戰亦殲數賊餘俱竄回臣等相度情形當於初八日砍伐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植初九初十兩日竿起木城六座直逼第一礮寨賊人情急當有榮噶爾博山梁上賊百餘人突來衝突經放哨官兵望見上前迎擊而臣等又令吉林索倫兵橫截其後中箭殲斃外負傷滾入崖箚者頗多又有賊八九十名從榮噶爾博山梁衝出復經烏什哈達海祿從旁截殺殲斃更多對面礮卡之內又有賊人來擾經副將仁和等擊退亦有殺戮臣等思密拉噶拉木大營之前官兵連擊木柵直逼康薩爾各礮賊自必移其力量添聚於此而遜克爾宗未經攻打或防禦稍疎亦未可定臣

豐昇額即於二十一日前往派令成德等從正面進攻會爾魯等繞出遜克爾宗前後夾攻其官兵寨右手從前所攻之第三礮台五岱及索明等帶兵前往以牽其勢均於二十二日丑刻前進會爾魯先往抄截將至寨後遇放哨賊十餘名官兵上前撲殺八九名餘竄入礮內賊人始覺齊起放鎗而正面官兵已攻至礮下覓路欲奪其門為溝濠所阻未能逾越比至天明臣豐昇額見寨牆之上賊人排立抵拒即將大礮對準施放見賊數人為礮轟捲而去攻至辰刻賊人鎗石愈急亦暫撤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奏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莎羅奔等潛令布薄通信穆塔爾探聽實信則其兄弟間明已各自為謀若置之不理適以堅其合力死守之心臣等公同籌議若即令穆塔爾出名作為與莎羅奔之字言土司抗拒大兵種種不法天朝斷不能饒爾莎羅奔本係出家人趁此勒烏圍未破之時或率得土司投順或先自投降尚可保全性命此外更無別法即書寫番字封固於本月初十日晚令土兵繫於木杆之上插在賊人卡外次早即見賊人取去如其竟送莎羅奔固為有益即或

送交索諾木閱看而賊會尚未及知正可使之互相疑忌滅亡更爲迅速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進攻桑噶斯瑪特山腿下礮柵並攻撲康薩爾遜克爾宗等處賊礮此次官兵攻剿頗爲奮勉乃以賊人防守甚力官兵尙未能得手蓋賊衆因其地逼近巢穴故并力堅守以冀緩死須臾亦情事所應有但將軍等業已乘勝深入此時功逮垂成自不肯因一時剿擊稍難致稽進取而輕率撲礮亦不免稍有挫損於事無益看來賊人明知官軍必由此路進攻遂積聚於此拒守自不宜專以力爭昨因檢閱地圖見桑噶斯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堯

特往南一帶並無山巒阻隔地形亦覺稍平若過此河前往可不由甲爾納寨徑攻得式梯礮卡因用硃筆標記圖內諭交阿桂酌量妥辦若甲爾納一帶尙未得攻似當由硃筆標誌之路進攻或可望出其不意迅能克捷阿桂等務須努力爲之又所奏合穆塔爾出名作爲與莎羅奔之字繫於木杆插在賊人卡外此事尙無關碍或稍有機會亦未可知但此事究如治病偏方有無皆不足恃總以奮勉進攻勿稍疎虞爲要

二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查官兵所擊木柵已距康薩爾第一礮座不及一箭之地當派烏什哈達等由山脊前進海祿等從樹林中穿上合攻又從噶克卓克采兩土司均於十三日來營懇請帶兵出力因卽令攻第一礮下之木城三座大礮一座臣等復思康薩爾上截石礮木城雖已分頭攻撲而其山腿下之礮寨亦應同日進攻使彼此不能相顧又派福康安等從左進攻額爾特從右進攻並各派兵接應十六日寅刻烏什哈達之兵踴躍向前將賊礮前兩層木柵拆燬並將鹿角焚燒直抵礮下而賊人鎗石如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辛

雨並卽出礮抗拒兩路官兵合力擊殺殲斃二十餘人餘竄入礮死守其三雜谷之兵將至礮前賊人先已集七八十人抵禦土兵鏖戰殲賊十餘名賊人三次出柵來衝均被擊敗亦有殲戮攻至辰刻因木城內鎗礮甚緊恐有多傷漸次撤回其烏什哈達等兩路官兵亦徐撤下至福康安額森特之兵同時並進而礮寨前尙有大石卡一座官兵先躍進卡內殺賊數名其餘棄卡而逃並將石卡搶獲旋卽進攻礮寨而各處救援之賊已分爲兩股抄截前來經吉林索倫官兵分頭迎敵奮力攢

射斃甚多因礮寨高堅守禦甚固亦將官兵撤

下奏入

諭曰阿桂等所派官兵奮勇直前可期迅奏膚功惟是賊人當此護巢衛死之時守拒甚力攻剿自不免稍難但不可因此稍生遲待之計亦不可不籌度利害令官兵輕率撲礮致稍挫損惟阿桂等妥酌行之至閱投出之金川番人達谷等供稱賊人將勒烏圖納木迪等處糧食各項俱用皮船搬往噶拉依等語看來賊人等雖同在勒烏圖若見官兵攻打勢盛自必仍遁回噶拉依為負隅之計阿桂等若能攻圍嚴緊使賊眾無從竄逸方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三

三

為妥善設或賊會等竟竄往噶拉依務即統兵追躡儘力攻剿期速掃穴擒渠斷不可稍有懈緩官兵若攻克勒烏圖已得金川要地十之八九所存惟噶拉依一隅諒亦不能久抗即稍有羈延不過正二月間可以蕺事今所撥軍需兩次又有九百萬兩約計可用至明年四五月阿桂等當與富勒渾文綬預為詢商如軍需各項尚覺不敷即可據實奏聞以便及早撥往總在尅日成功即再多費數百萬金亦斷不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年乙未五十九歲

正月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賊番因大兵深入巢穴將傾故自榮噶爾博山梁以至沿河各處無不竭力死守自宜於相近賊巢處所乘間進攻以亂其心而分其力查遜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十

爾宗之南地名什爾德其山梁近西苗則大海之下有山腿兩支下山一為拉枯喇嘛寺一為已斃賊目桑結塔爾寨落該處山險雪深且與大營相距甚遠賊或不復多為備禦則潛師往襲可期得手一得其地亦可進搗勒烏圖賊又抽撥多人往彼抵禦則於康薩爾及沿河一帶備禦稍疎可以相機攻進隨抽撥漢土官兵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由達爾扎克繞過羅博瓦山後至喇穆喇穆相近處暫為歇息二十三日酉刻官兵由薩斯嘉赤溝繞進苗則大海向南山腿之下分為二股令普爾

普瑚尼爾圖等分領一上攻苗則大海後面四處
礮柵一順什爾德山梁前進攻搶苗則大海正礮
又酌分兩隊五岱等從山梁之右進攻并邀截遜
克爾宗賊衆來援之路福康安從山梁之左進攻
并爲接應薩斯嘉赤溝官兵之用臣豐昇額親往
調度至戌刻風雪忽作是處山溝數十里步步崎
嶇官兵從林箐中攀援跳躍而行二十四日辰刻
抵苗則大海向南山腿之下二股官兵直上攻撲
先將中間一柵攻克柵內賊番十數人均被殺死
其餘三處礮卡賊番尙在堅守至山梁上兩隊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二

兵同時進撲賊番出礮衝突五岱所帶滿兵鎗箭
齊發殲斃十餘人餘仍入礮抵禦其緊對大營之
康薩爾山腿上第一礮座與官兵所拏木柵相去
甚近業已不拘日夜放礮擊打茲又於二十四日
丑刻派令烏什哈達等從正面山脊進攻我兵撲
至賊寨見寨外兩重濠溝設有兩重鹿角烏什哈
達等督兵進攻先將鹿角砍開越過一重濠溝賊
人鎗礮石砲交下官兵卽用鎗箭擊射共見傷斃
賊番跌落寨牆之內時因令官兵暫撤卽在近礮
林箐內放鎗吶喊時作進撲之狀賊恐官兵再進

仍於牆內暗行預備臣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遂
督官兵乘此時施放大礮見牆內賊番有隨礮衝
去者計傷斃亦復不少其桑格噶斯瑪特山腿之
下臣海蘭察臣額森特於二十一日晚間先令土
兵於附近甲爾納寨旁潛行設伏而令彰靄等分
兵三隊進攻二十二日寅刻伏兵先上攻獲寨前
石卡三隊官兵齊進卡內逸出賊番俱行殲斃乘
勢進撲礮寨而賊番鎗石已如雨下官兵連撲數
次不能久立是以酌撤臣等以此攻打之後賊番
度我兵應稍休息更可出其不意又於二十日寅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刻派額爾特攻甲爾納左邊之來珠寨臣額森特
從中下壓但是處距營盤稍遠逆料賊必繞截我
兵之後並派侍衛達蘭泰等於左邊溝內設伏以
便截殺及至官兵抵寨奮攻對面山梁果有賊人
抄下達蘭泰伏兵突起箭斃數賊餘多負傷奔竄
而寨內賊番鎗箭益緊因亦將兵暫撤先是十九
日戌刻有賊番五十餘名分爲兩股於甘肅官兵
卡旁潛越而上守卡外委張可宣率兵迎擊立斃
數賊而總兵保寧遊擊柯藩又已聞聲往援分爲
兩翼從石卡左右壓下賊不能支卽行敗竄帶傷

扶掖而去者頗多又_臣飭令丹巴士兵於二十一日往搶沿河賊卡亦殺死兩賊奮力攻擊良久始回合計數日內打仗殺賊不少弁兵間有陣亡受傷者統俟查明報部奏入

諭曰此次官兵進攻殺賊頗為不少賊眾自必胆寒若能攻克得式梯寨則進剿勒烏圍自然勢如破竹阿桂等及此天晴雪少之時務須上緊籌辦勿遲至二三月間雨雪甚時致有稽阻但亦不可不審度利害冒險撲礮惟當妥酌行之至於官兵分路進攻均距賊巢不遠而阿桂一路尤為得力現在賊番雖間有潛出滋擾之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四

我兵各處嚴為防範可不致有疎虞即或賊番死守官兵未能迅入諒賊勢不過數月自必滅亡今事屆垂成萬無中止之理國家帑藏充盈軍需之用寬裕有餘計兩次撥銀九百萬兩現已陸續到川約可用至四五月內設再需用五六百萬方能蕪事亦所不惜想阿桂等必能深體朕意斷不稍存畏難作輟之見但應將此意令滿漢官兵及土司土練等一體聞知俾堅其心於事更為有益

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本月二十九日_臣等以現當除夕賊度大兵未必更來打仗出其不意於申刻令烏什哈達帶兵突進果見各處賊番奔至礮前放鎗拋石烏什哈達令官兵暫伏林箐_臣等已先將各種礮臺排列並令兵丁舉鎗以待至時一齊點放見擊倒轟去之賊甚多至正月初一日戌刻復有賊八九十人來搶格爾提頭二卡座卡兵迎敵即行逃遁參領常存等察知賊係佯為退避當即設伏以備截殺初二日子刻賊果分路來攻伏兵齊起鎗箭並發賊多被傷顛躓扶掖逃竄查賊番等或為官兵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五

攻時所戮或於偷來滋擾時被戮又每日有為大礮所擊者既已日形其少而窮餓之人又復紛紛逃出其力量日單以情勢度之斷不能久為支拒奏入

諭曰賊人因巢穴已近捨死力衛亦理所應有官兵雖急切未能得手亦應隨時設法進攻擊其虛懈以期有濟斷不稍涉因循觀望坐守相持久稽時日阿桂練習軍務且長於謀畫自必悉心籌度迅奏膚功惟望其努力妥為之

二十二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康薩爾一碉已經大礮轟摧已多場燬自應於
此進攻當於初五日派令烏什哈達海祿帶兵攻
撲賊番於碉卡之外挖有兩道濠溝且設兩層鹿
角官兵隨即砍開跳濠搶進直抵碉根奮迅攻擊
其露身碉前之賊既多被鎗箭擊斃賊惟藏於空
穴之中施放箭石不遺餘力因令官兵畧撤據投
出番人供稱是日碉內傷斃之賊共有三十餘人
至此數日賊番屢來侵擾每次俱被殲戮且一經
官兵衝擊即行敗逃其為驅逼而來並非齊心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六

拒已可概見並近有投出之番人及脫出之板摩
等處各番人妥為分別安插謹錄供詞恭呈
御覽奏入

諭曰此次攻打康薩爾第一碉座官兵等頗屬奮勇至番
地氣候冬令多晴入春即多雨雪朕屢促將軍等上緊
籌辦原慮因此或有阻滯耳今甫交春令即已大雪恐
愈遲愈多不可不早為之計况雨雪雖云凍滑前此攻
勦各處碉座於雪中雪後得勝者甚多可見事在人為
阿桂等不宜以雨雪為辭稍存自畫之見至康薩爾及
沿河一帶地方賊番因逼近窺巢捨死堅守實堪切齒

但閱以出番人克思嘉等供詞稱賊人糧食只有苦蕒
團根其窘可知並稱火藥將次用完土司吩咐頭人每
家要交一劬硝二兩礮等語如此豈能經久著傳諭阿
桂等即當上緊籌度設法竭力進攻以期迅速蕪事

二十六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賊酋於康薩爾一處守禦不遺餘力臣等派侍
衛佛倫泰等分路進攻均於十二日寅刻奮迅直
進刀斧手各兵先拽開攔道樹木並拔起鹿角躍
過重濠又往上拋擲火彈賊番盡力抵禦而緊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七

之鎗箭官兵先已放鎗注矢以待凡有露身滾放
鎗石之賊立時擊射賊番傷死漸多正在逡巡之
際三面官兵一呼而上躍登碉頂將石板遮蓋之
地窖同時踏塌其在碉內外之賊均已殺戮窖內
及溝中之賊或被火彈燒斃或被所塌土石壓死
此碉共有賊番一百數十名負傷逃去者甚少碉
卡木城全行克獲察看窖內西北有地穴一道六
頂用木板上托旁用大木撐柱頗為寬大步行無
煩僮僕係潛與第二碉卡相通之路現因第二碉
卡賊番尚在固守遂用木植石塊將地穴填塞即

於第一礮卡地方擊卡佔住至第二三賊礮其外皆護以木城而第二礮之外又築有石卡接應因令侍衛庫爾德從正面進攻烏什哈達等又從左手截其來援之路攻至巳刻又將礮座木城石卡陸續攻克復進取第三大礮攻至戌刻一面直撲礮根拋入火彈一面復派官兵兩翼衝下賊恐圍住在內倉皇四出我兵追殺被殲之外餘多受傷竄走又將第三大礮及木城佔住看得第三礮卡其下尚有寨落賊衆聚集踞守但相距稍遠且山脊兩傍皆係密箐若黑夜進攻難以接續隨令官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八

兵於適中之地趕擊木柵且運礮轟摧至十三日黎明進攻賊番雖亦抵死相持而我兵勇氣倍增四面環攻寨落三處大礮一座石卡七座同時攻克并殺賊三十餘人至此下尚有寨落礮卡復用礮擊打十四日黎明督兵進攻並派兵截其後路我兵將抵礮前賊已驚慌敗遁康薩爾山梁盡處皆係懸崖賊番無路可逃從懸崖跳下跌斃者甚多其寨落三處大礮五座石卡八座又均佔據此三日內已將康薩爾山梁掃盡並將山溝內水礮寨落一齊搶佔亦有殺戮至官兵內惟索倫佐領

兼輕車都尉巴西薩陣亡其二等侍衛庫爾德九員雖受鎗石諸傷俱無妨碍所有陣亡及受傷官兵容俟查明另行咨部查滿漢屯土各兵本為奮勵此次更屬勇銳異常凡貿易之民人運糧之夫役無不嘖嘖稱羨臣等伏思此十二三日恭遇

皇上親詣齋宮

南郊告祭之時仰惟

至誠默禱上邀

靈佑是以士氣飛騰若有神助如此大寨堅礮得以迎刃而下查此處本係進取噶爾丹寺及噶朗噶勒烏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九

圍正路而其前勒吉爾博山腿形勢延長賊番礮卡雖多未必能處處防守嚴密若稍遲時日賊會又必增修礮座攻取轉為費手臣等察看情形擬即在兩三日內迅速督攻以期搗穴奏入

諭曰邇日盼望軍報甚切而各路將軍連次所奏俱未得手煩悶實甚覽此深為欣慰康薩爾為賊番第一要隘今既將該處山梁盡行攻克是官兵已得勝勢更可乘銳深入此實仰賴

上嘉嘉佑阿桂等尤當努力奮勉速成大功將軍等此次調度有方幸獲大勝甚為可嘉俟攻得勒烏圍時再行

優敘所有陣亡之巴西薩甚為可惜著與受傷之侍衛
庫爾德等及陣亡弁兵一併查明咨部照例卹賞其庫
爾德所受各傷俱曾全愈否亦著阿桂遇便覆奏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礪卡木城詩以誌
事

自克默格爾山梁滿擬即遠平賊信阿桂於昨歲十月內

地距勒烏圍不過二十餘里侵尋待之逾兩月密拉噶拉

兵仍頑賊因距巢甚近死守益堅阿桂自默格爾山梁得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巴當噶喇立葉等礪寨而得式梯一帶屢攻不下仍益緣

未能直進密拉噶拉木急呼之則為密拉噶拉

已扼賊門戶因以死守防益慎彼處跬步無非山石劍

叢允難進於康薩爾築礪寨弗遺餘力據險峻嘉哉我將

及吏卒敵愾同志眾積恨拔彼鹿角越彼濠直抵礪根登

奮迅堅壘深窞一時摧大韃大膊不遺愁賊以勒爾策依

不易因於康薩爾山梁多築礪卡守拒不遺餘力阿桂遂

派兵三隊泰斐英阿等攻其前珊尼爾圖烏什哈達等左

右夾擊福康安等在後策應正月十二日寅刻各路潛進

拔其鹿角躍過重濠至第一礪根向上拋擲火礪賊人鎗

石雨集抵拒益急我兵舉鎗注矢以待賊有露身礪外者

即擊射盡之官軍遂一呼而上躍登礪頂其礪內外地害

覆以石板為我兵踰礪賊多有壓斃其下者尋即攻克此

礪察其下有穴潛通第二礪即以此石填塞是日已刻復得

第二礪戍刻又克其第三礪賊人除礪外餘皆負傷而

計克大礪十木城四石卡二十寨落七捉生二殺賊二百
餘獲銅礪二鳥鎗刀矛格把無算康薩爾山梁悉行勦平

三日殲賊二百餘遂奪山梁高萬仞石礪凡十木城四近

礪寨卡全收盡叶齊心努力悅以憐普賚特摧夫豈靳將

奮勇得勝其志足嘉因賞在事兵丁一月錢糧其將弁中

勇銳超羣者經將軍保奏優擢陞等賞翎賞巴圖魯號有差

將軍參贊領隊等則俟勒爾策依籌即搗迅雷不及掩耳

震譬如竹破已裂節其解自當速迎刃阿桂等奏勒爾策

不能盡嚴擬於兩三日內迅速督攻依山形綿亘防守

使賊人措手不及以期進搗其巢事半功倍豈期然為

山九仞懼尤甚叶佇候紅旗報大捷竭誠惟願

天助順康薩爾之險倍於他處賊之守禦亦較他處為堅

阿桂奏謂此數日適當上幸詣壇親祀之辰由上天嘉佑

於誠禱所格不知予之默顯固無一日不然也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二月初一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甲爾納西南有堪布卓寨若得其處則甲爾納

附近寨落截在官兵之後無難一律掃除因議派

健銳火器兩營滿兵分為兩翼潛進合圍並合正

所斃其伏匿寨中者又爲火彈燒死及官兵踏踹
礮房所壓約計五十餘人無一得脫者當從我兵
前卡直至堪布卓拏柵防守至十七日丑刻復整
兵進攻甲爾納寨該處賊番已被官兵截斷正用
皮船偷渡官兵追擊均經落水淹斃又將甲爾納
寨後堅礮一併攻克其沿河崖洞內賊番俱搜出
誅死共計殺賊百餘名我官兵內惟副將烏爾納
委署叅領七十五爲鎗石所傷均無妨碍其遜克
爾宗之兵臣等於是日令普爾普等設法進剿勒
吉爾博賊寨亦於十七日子刻冒雪潛進攻擊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殪之賊更復不少而索倫佐領伊爾賽因直前攻
撲以致傷亡委署叅領德海都司梁朝桂亦因奮
勇先登均得餘傷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於二
月十六日夜有番人郎木太從金川投出臣等嚴
加詰訊據供稱賊人欲於康薩爾日爾巴當噶甲
爾納等處偷截後路以伊本係鄂克什人官兵必
不動疑探知官兵多少以便下手又供要截官兵
後路之語是土司分付當噶拉阿納木令其出來
散播使官兵專顧後路則前面攻打之處或可稍

疎查大兵進討本爲金川賊曾黨助小金川攻圍
鄂克什而發今該番以鄂克什人乃轉甘爲賊曾
使用偵探大兵信息種種狡譎實堪痛恨除飛札
富勒渾常青旺保祿等嚴密防範外將郎木太即
行正法

公又奏言查宜喜山梁與西路大營相對臣每日
詳加審度形勢若添兵力越溝截出其後斷無不
能摧破臣思南路官兵共有一萬三四千今以卡
卡角馬尼兩寨之故而使如許兵力株守是我欲
牽綴賊番轉爲賊番所綴實屬非計且宜喜日旁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又以兵力既分不能籌辦是此兩路三萬餘兵均
爲無用之兵尤爲可惜臣再四圖維南路官兵若
爲進取之計則此現有之數原不爲多若僅爲牽
綴之計則雖抽出一半亦不爲少即如凱立葉一
路自豐昇額來西路之後僅存兵四千餘名宜喜
自明亮移駐日旁後僅存兵三四千名而五岱馬
彪在彼統領並無疎失况南路河北之馬尼河南
之深嘉卜本屬巴旺布拉克底舊地今不過添助
官兵足資防禦是以前年河北之臨卡等處臣僅
派兵數百名往駐從未見有賊番滋擾而章谷一

處本在明正土司境內更無藉於多兵至前次劉秉恬奏稱霍爾章谷土司之女已爲賊酋土婦輒慮賊酋將來力極勢窮從此竄走但以愚見度之現據耶木太供稱莎羅奔兄弟斷不敢逃往各土司地方官兵圍住噶拉依時卽爲焚斃之計臣正恐賊酋情急自戕不能生致若從此竄走則革布什咱本與金川深讎霍爾章谷土司亦深知畏法現遣其頭目來營稟訴並不敢視爲親戚則逃往轉無難於弋獲臣於此時可以深信統計富德處一萬三千餘兵內實可抽出六千名其餘剩七千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餘名分撥於緊要卡隘已無不足其章谷吉地一帶若抽出兵丁一千名於駐防之制亦尙充裕統計抽出官兵七千人合以宜喜日旁原有之兵已得戰兵萬餘宜喜山梁自無難於摧破而宜喜之兵下至河沿則日旁一帶之賊截住在內而臣一路亦可直破勒烏圍勒烏圍破而噶拉依亦不能守卽或賊番尙思退守噶拉依則此項兵丁循河西南再攻正地一得正地再合攻庚額特仍可以爲南路之用而臣一路官兵直搗噶拉依更可收夾攻之效似成功較爲迅速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四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甲爾納堪布卓沿河各碉寨情形甚屬奮勉可嘉據稱豎梯而上想係所帶雲梯卽此可見平時演習之效其先登者爲誰著卽查明據實具奏以便加恩示獎此兩處攻得已至河沿一帶官兵汲飲有資卽可乘勝直取得式梯進剿勒烏圍其勒吉爾博山梁碉卡若能相機攻得於進取更爲有益至已攻得甲爾納對河卽係斯牟木咱爾與明亮軍營更近阿桂等固可隔河用礮轟摧明亮等亦可約會就近設法夾攻若能併力攻得斯牟木咱爾於進攻勒烏圍尤爲得力至所稱攻碉時索倫佐領伊爾賽因攻撲傷亡甚爲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惜其都司梁朝桂等先登受傷亦屬可憫並交阿桂等將陣亡受傷弁兵一併查明咨部議卹至盤獲奸細耶木太必係阿桂窺破其狡諂情形逐一嚴訊方能得實他人並不能如此用心阿桂旣辦及此則各處投出之人將軍參贊等不可不畱心體察如有形跡可疑者卽當嚴詰得實勿爲賊番所愚至阿桂另摺所奏議調南路等處兵七千名會攻宜喜山梁所見甚是與朕前次所降諭旨適合緘布一帶現雖駐兵牽綴賊勢但明亮西路之兵若能攻進卽可由馬爾邦一路夾攻取勝引進南路之兵同剿噶拉依惟其地甚關緊要亦須勇幹

七一

大員統兵駐守富德自不便輕離該處著傳諭富德即速酌量抽撥

恭錄

御製詩

獲諜有序

阿桂既克康薩爾即乘勝進剿堪布卓甲爾納賊寨數日復全克之初發兵之夜有番人來投訊其名爲郎木太云是鄂克什人二十餘年前逃往促浸者聞大兵攻剿嚴急故至此探路欲率番投降降耳阿桂以彼在促浸久地形皆所熟悉何待再探且察其神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六

有異嚴訊之不復能隱知爲促浸頭人當噶拉阿納木遣其叩營詐降以潛伺我兵虛實及進攻路徑廐牧遠近即合遁歸以告爲抵拒掩襲計阿桂既得情斬郎木太以徇並札致各路督兵攻剿防守諸臣胥畱意毋忽阿桂此舉可謂得行軍機要矣邇來賊中投出之番不一而足從未有如此察詰者誠僞固不可知然過疑沮遷善之途而過信恐墮狙誦之術自非明智有識者未易臻此善夫李靖之言曰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譬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然靖第知用間之難若察間之難則未之及也予既嘉阿桂之能

發奸因成是篇以闡之

兵法所貴者知我知彼耳知我猶覺易知彼斯難矣彼我互主賓我乃彼之彼彼用間諜來葢欲知我已誠投與詐投是在精心揣誠投我撫之或得彼端委詐投乃奸細窺我告彼駛將軍審獲之允協用兵理復克其兩處阿桂於薩爾後復得堪布卓甲爾納兩賊寨斬獲亦眾且已至河岸官兵汲飲甚便即可乘勝采入迅速告成賊巢入已采叶師貞賴助順鴻捷計日指

初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堪布卓西南小山腿尙有碉寨一所地名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七

莫思達攻克此處則官兵前進始無妨碍臣等先已圍其三面並將礮位轟摧正月二十四日派副都統額爾特等分爲兩翼進攻又派侍衛彰額帶兵抄越賊番恐被圍截且戰且走官兵合力搶殺殲賊十餘名其餘竄至河邊被追緊急溺斃頗多當將沿河斯莫思達大礮一座木城一座石卡二座均行佔住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沿河斯莫思達礮寨乘勝采入自屬更便阿桂等尤當設法妥速辦理佇聽捷音

恭錄

御製詩

仲春齋居

古社將臨祭深宮此致齋晝長日出早春暖雪消皆牆柳

穉籠院庭莎芽紐階誰云幾務簡籌筆正縈懷阿桂奏至

南山脚上尚有礮寨必須攻克此處前進始無妨碍官兵

先已圍其三面並移礮轟摧又分兵四路於二十四日午

夜乘雪進攻賊已知覺抵禦尋恐被截在內一面出礮抗

拒一面逃竄官兵鎗箭齊施斃十餘賊餘俱竄至河邊落

水淹斃者甚多因得其大礮一石卡二其沿河六寨賊人

雖步步退守尚須節節力攻然以形勢度之必能次第攻

佔隨即指示機宜郵

發益盼捷音適至

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言查沿河尚有礮寨六處與得式梯官寨相隔格

魯克古溪河一道必須先為攻取其六處內惟察

庸及羣尼兩礮最為高大羣尼礮礮下又有寨落

一座均為從斯莫思達前進所必經兩日以來礮

寨為大礮所轟間有坍塌自應亟圖攻克其遜克

爾宗亦應同時攻打使賊番左支右絀當於二月

初三日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臣額森特派令侍衛

巴三泰攻取羣尼各礮寨詎賊番偵候甚嚴覺有

官兵來撲旋即放鎗滾石而遊擊靈山等直抵寨

下砍門躍牆鎗箭齊施刀矛短接殺傷甚眾其驚

惶竄出之賊又被官兵緊趕殲戮頗多當將寨落

奪獲至臣豐昇額先於康薩爾大營挑帶精銳三

百名前抵遜克爾宗相對營盤派令成德等分為

三隊進攻初四日已刻一擁直前壕內礮內之賊

死力迎拒官兵相持良久西北一帶之賊分頭來

援雖有殺傷久攻無益因將官兵酌撤此次打仗

副將佛遜中礮陣亡巴圖魯章京與奎藍翎侍衛

訥松額委署參領達什總兵索明遊擊唐達先受

傷均無妨碍

公又奏言臣查各路官兵幾同株守自不得不加

增兵力竊思各省綠營節次調撥為數已多但赴

營日久其中陣亡病故以及傷病遣回並在逃者

亦復不少即如西路內所謂四起貴州兵丁共有

九千今留防後路之黔兵祇存三千三四百較之

原來之數幾去三分之二以貴州一省例之則他

省官兵亦必如此而以西路一路例之則各路官

兵短少之處亦必相同是以計原調之數實覺其

多而核計現在之數則已懸殊查此種兵丁內除

在逃未出以及傷病遣回懸缺未補外其陣亡病

故所遺之缺凡本無餘丁及餘丁補完者皆咨回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四

本省募補卽傷病遣回之兵其身故者既在本省
補缺卽傷病痊愈者亦仍在本省當差約計各省
此次兵丁共有一萬數千名今除四川一省已商
同富勒渾等於中挑選三千名料理來營其隣近
之陝甘貴州三省亦可共挑出六千名令赴川省
軍營綠營官兵在途行走除例給人夫擡送軍裝
外其餘並無繁費及抵軍營統計添兵一萬每月
所需口糧鹽菜不過五六萬兩而合計現在每月
各路兵夫所需不下百萬如添此兵力早完一兩
月之局則於帑項軍需較可多爲節省况此附近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辛

四川各省程途俱近迅速進行不過四月內均可
到營屆時大功告成則此地平定之後原須留兵
駐守卽可將出兵日久之兵撤回本省而令新到
之兵分撥防守若屆時尙有未盡掃除之處則視
何路兵數不敷卽行增添或另爲一路攻勦於迅
速成功之局更有把握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番地重
山複嶺在在皆然以大勢而論則自日爾巴當噶
陡烏當噶以至沿河已屬自高而下其實支派縱
橫一大山之左右輒有山腿數道而一山腿左右

又各有小山腿數道賊番總在峯巒突起之處築
礮守卡竭力拒守官兵前往攻打仍須自高而下
又自下仰攻卽現在沿河地方地勢較平而自堪
布卓而南如得式梯寨噶爾丹寺皆在高阜之山
且番人因山爲田田墾之高下輒有數尺及數丈
不等兵丁攀躋跳越並非從高下壓其勢一順者
可比是以_臣等遇有可以繞越之處卽行發兵繞
進者職此之故今揆度賊情實爲窘迫如另從當
噶功噶分兵進攻誠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壬

以_臣等愚見揆之當噶爾拉山勢透迤自納木覺
爾宗上山計至山嶺約有八九十里賊在小山高
巔一經望見卽能預備且岡嶺延長斷非少兵所
能佔據其木果木一帶山勢雖高而自崇德牛廠
而進道路稍爲徑直若能乘虛而進賊必慌亂將
來添兵分進似應於功噶爾拉一路爲宜_臣等再
四籌畫以前四川各鎮協兵丁調在各路者幾及
二萬所遺糧缺移回內地募補者約有數千昨當
勒渾來營_臣等商定合其會同文綬查有實數將
遺缺新募之兵留於本地以供差使卽於舊存兵

丁及傷病已愈者挑其人材壯健技藝嫺熟三千人前來以備另路之用至後路各兵較之現在大營打仗之兵不無稍遜然究係屢經行陣之人自可抽調添用臣等現將後路可以裁減之處通盤籌畫并俟富勒渾文綬查明可得兵數若干料理起程屆時官兵攻進愈深賊番力量愈薄臣等即將分路事宜一面辦理一面奏

聞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明亮處官兵因帶石一條山脊形勢險窄賊番設卡剗溝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據守難於直入且兵力既分一時無從措手查宜喜山梁形勢正值西路大營對面臣等詳加審察若添兵數千不必攻撲大礮竟從山溝繞越直截賊後斷無不破之理而攻破之後順山腿而下賊更不能堵禦便可直至勒烏圍對河目今可以速行藏事之局無過於此今准富德抄送摺稿內稱南路各營卡及章谷後路止可抽兵三千之語去冬臣阿桂查據南路按察使李世傑報稱南路河南北共有滿漢屯土官兵一萬三千八百餘各何以現在可抽兵數僅止於此况臣等揆度南路打

仗情形若西路之兵一至噶拉依則南路一隅之賊必成瓦解此時南路僅為駐守之計原無須於多兵今准明亮等覆札稱辦理此事非八九千兵不可而革布什咱土兵惟願在本地攻打既不能調出其宜喜日旁兩處俱只可抽撥千餘合以南路調來之三千兵即能攻得礮卡未必能直至河邊等語是宜喜一路又難遽行辦理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沿河寨落及勒吉爾博遜克爾宗情形頗屬認真但俱未能得力甚為焦急所有兩處攻打陣亡受傷官員兵丁並著查明照例咨部卹賞至另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所稱各省綠營應行補缺兵額共萬餘名請川省調撥三千並於陝甘貴州挑補六千赴川備用等語已飛諭各督撫迅速挑辦派員帶領逾期前往現在征剿金川一切調度惟阿桂是恃是以有所陳懇悉如所請允行今既准添此項兵丁則官兵聲勢倍盛凡在營士卒應益知鼓舞奮興而土兵見添兵攻剿尤為滅金川之驗更可堅其效順之忱即賊眾聞知自必更加驚恐潰散尤速今大功已屆垂成凡有益於進攻之事朕不肯稍為憚煩惜費阿桂不可坐待此兵務宜速籌勝算迅奏膚功以舒朕宵旰懸念至三路攻剿之兵屢經攻奪險

要逼近賊巢其明亮舒常一路自攻克達爾圖山梁後總未能籌勦得利及駐兵帶石以來又將數月此路既不可進自應繞往達爾圖一路或宜喜一路另籌進攻似此遷延株守何時可望成功而富德一路擁兵不為不多乃自上年四五月後半載有餘不過攻得尋常礮卡數座其餘河之南北如庚額特等處緊要地方均未能摧破若俱如此攻勦賊境何由得進且同係賊番礮卡何以阿桂統兵所至不論仰攻旁擊到處摧堅明亮舒常富德均著傳旨申飭阿桂前奏明亮一路約計需兵七千著富德處撥兵三千前往其吉地章谷亦可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書

兵一千又阿桂商令富勒渾等酌撥川省兵三千亦可合選赴明亮處應用明亮得此七千兵合伊所統兵內再挑數千即可滿萬豈有如此力量尙不能進攻之理明亮即當仍遵前旨令舒常駐守帶石自行馳赴宜喜迅速進攻仍令將籌辦得勝情形迅速覆奏佇盼捷音

二十一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勒吉爾博山梁中間向北有小山腿兩道冰雪已消若從此進攻得手向西即可出得式梯之後與桑噶瑪特官兵兩面夾攻惟勒吉爾博山梁

至第一道山腿其上木城卡共有三十餘座因分派海祿佛倫泰岱森保福康安保寧特成額等分路進攻又令各官兵攜帶鋤鋤以便刨挖礮根又備梯子以供爬越上礮之用二月初七日丑刻各帶官兵前進拔開鹿角躍過濠溝均將火彈拋上礮頂並欲布梯而登其直抵礮根之下者已用鋤鏟刨成孔穴即從孔穴之內擲入火彈賊番見勢危急將礮牆堆積石塊推滾而下木梯既難安立而孔穴內所擲火彈僅能入礮下層賊番均在上層竭力抵禦藥力雖亦上達攻至辰刻未能攻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書

因將官兵酌撤賊番間有出礮思圖衝壓者多被官兵傷斃遁走是日臣色布騰巴爾珠爾額森特進攻羣尼擦庸各礮寨亦因礮寨內賊番鎗石甚緊而礮旁山腿及河岸之賊合放鎗礮擊打久站無益因亦撤回另辦先是初四日寅刻賊番來擾護軍校德克精額營卡經德克精額率兵擊殺受創竄走又初七日子刻賊劫湖廣都司馬定稟之卡馬定稟帶領卡兵三十餘名奮力迎敵將賊番擊退而喇穆喇穆遊擊明安圖營卡又有賊二百餘人分路攻圍明安圖率兵鏖戰殲戮甚多賊不

能支始行敗遁同時副將豐盛阿營盤亦有賊百餘人直來圍攻該副將竭力迎擊賊番敗而復進連衝數次均被官兵殺退其遊擊巴達瑪圖所駐之卡是時亦有賊番滋擾官兵迎擊擒獲生口一名並奪獲器械等物比至天明察看各營卡外石邊草上鮮血淋漓併各處拖屍痕跡甚多計殲賊番不少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攻勒吉爾博等處礮寨並痛殲喇穆喇穆倫劫營卡賊番情形將領官兵等可謂實力奮勉再能如此認真攻剿數次賊番殲戮愈多賊眾必惶懼難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支敗亡尤速閱所擒活口供詞賊中火藥無多糧食亦乏並選婦人穿男衣假充兵數其窘可知即所云對眾人言圖劫官兵後路營盤搶些口糧火藥之語亦非捏飾並述其土司言官兵一到勒烏圍我們只好走到噶拉依官寨自己放火燒死這官寨就是我們墳墓等語固屬激勵番眾之詞而其窮蹙恐怖之情亦可概見賊番狡詭惟以遮截後路為長技今護軍校德克精額都司馬定稟遊擊明安圖副將豐盛阿遊擊巴達瑪圖等各營卡均有賊眾潛來滋擾經官兵盡力剿殺不但不能得手且大吃虧其伎倆已無可施愈覺勢窮計竭攻

取尤為易更宜及早圖之此五人均應獎賞至聞逆曾索諾木湊集番眾親帶至拉枯喇嘛寺等處以希圖僥倖於萬一固屬可恨但索諾木此時同其助惡頭人丹巴沃雜爾等前至勒烏圍一路即充其力量亦何能為自係逆會等罪惡貫盈

上天隱奪其魄驅攝聚於一處以供官兵擒縛其來實係極好機會阿桂等即當設法掩捕將逆會及其弟兄頭人一併俘獲則成事尤為迅速全完就各路情形而論惟阿桂一路專為可恃朕亦惟於阿桂是賴阿桂務當努力籌辦速成大功以膺懋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二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欽奉諭旨查詢查臣等因賊礮高大人力難攀是以製有長梯或將獨木鑿為層級或將木植紮成借勢騰踴而上是以進攻官兵先攜梯以往及至礮根火器營烏鎗翎長穆克登布首先搶上被石擊墜仍復躍起上礮而健銳營前鋒阿爾綳阿即於穆克登布墜下之時接續搶上均為勇敢臣等於前另摺內已請將此二員授為額外前鋒校護軍校以示鼓勵奏入報

聞

三月十三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臣等前於沿河羣尼等處令官兵連擊木柵三
十餘座相近羣尼寨下並設礮臺三座移往各種
礮位竭力攢轟礮寨亦漸坍塌臣等因令副都統
瑚尼爾圖侍衛彰靄等添兵從左手循田壩進攻
又派領隊大臣福康安副都統額爾特佛倫泰侍
衛泰斐英阿等從右手進攻又派遊擊靈山等沿
河進攻其總兵官達色侍衛那木札等攻打向南

阿文成今年譜卷十四

末

來珠寨落以牽賊勢臣豐昇額親往督率臣海蘭
察額森特同總兵海祿侍衛格勒爾德等緊隨策
應當於二十五日卯刻進攻該處本係莊稼之地
易於刨挖是以賊人所掘濠溝較前更為深濶官
兵正在設法過濠時而賊人業經知覺乘墉抗拒
鎗石如雨官兵鎗箭齊發將露處之賊擊斃賊又
即於濠沿挖成鎗眼潛伏放鎗三隊官兵正擬相
機撲進維時來珠寨之賊聚集最多雖被官兵緩
擊而得式梯等處之賊見勢危急遂悉從寨後前
來捨死策應官兵上前迎擊賊不少賊隨敗竄

而河西之賊又用船過河同沿河各卡之賊合力
前來接應雖經官兵分頭擊退而礮內及濠溝之
賊擲石放鎗愈加緊密久站多傷因將各兵酌撤
查賊因官兵一抵得式梯寨一面攻圍一面即可
前進故於此守禦幾於無隙可乘但相度形勢因
右手田壩之上有大戰礮一座遇我兵進攻賊即
乘高放鎗撓我進攻之力必將此礮用礮轟毀則
羣尼各寨始易克取此三四日又督令官兵於右
手進擊木柵五座相距大礮更近移礮晝夜轟擊
俟其頽墜突然攻撲賊人應援不及必能得手至

阿文成今年譜卷十四

末

木思工噶克山梁各處礮卡木城互為聯絡惟向
西迤下三處有拉爾甲一處礮卡稍稀若出其不
意直前攻奪則可截佔木思工噶克得式梯中道
並可進取噶爾丹寺等處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據富德咨
稱現已於馬奈吉地等處派出兵二千七百五十
名計三月初一二等日可以全抵宜喜查宜喜添
此南路之兵原可即行攻打但達爾圖山腿綿長
如兵力不敷未能一面繞截賊人之後一面乘其
慌亂佔住險窄山梁直下河沿臣等與明亮札商

即令挑撥之兵竟至相近日旁處所暫為存駐即
或賊人望見亦不過為日旁一帶增添兵力諒不
疑又從宜喜合攻俟新調川兵一至突然往攻自
能得力其新調川兵據文綬咨稱提督城守各標
營兵二百名已於二月二十一日自省起程其餘
亦續至桃關前進並准富勒渾咨稱於後路防守
將領內派出副將烏林大都司武彰阿等馳赴雜
谷腦此項兵丁到時即行帶領前往約計本月二
十日以前均可前抵日旁臣阿桂以籌辦衝壓攻
截及兩路合力夾擊之處恐非筆墨所能盡者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日旁大營與臣駐劄之地本可朝發夕至因令明
亮即日來營面籌一切不過一兩日仍即速回日
旁趕緊辦理至臣阿桂議請調陝甘貴州三省補
缺等兵共六千名原非必欲添於西路惟恐將來
大兵即從宜喜壓下攻破勒烏圍賊巢而賊人尙
冀稍延殘喘為退守噶拉依之計則於功噶爾拉
等處另添官兵賊必萬不能支更可速期蕪事均
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沿河碉寨並現在籌辦相機采入情
形所籌甚好又覆奏所以請調陝甘貴州三省官兵之

故惟恐將來大兵攻破勒烏圍賊人尙為退守噶拉依
之計則於功噶爾拉等處另添一路兵丁可即速期蕪
事等語此計殊可不必前已屢次傳諭阿桂令將新調
之六千兵概行調赴西路軍營分派合剿阿桂處添此
兵力自更有益若功噶爾拉等處山險路長雖派五六
千兵前往亦恐未必得濟即官兵攻破勒烏圍之後賊
果退守噶拉依阿桂亦當與明亮通計所有兵眾設法
分路攻剿或派兵於馬爾邦一帶夾攻引進富德并力剿
擊噶拉依或派豐昇額帶兵徑赴喀爾薩爾一路共籌
合剿均屬直捷穩妥且俱易於照料何必自外繞赴功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三

噶爾拉轉置新兵於無可把握之地乎阿桂自當斟酌
妥辦勿再拘泥前說又據稱南路挑撥之兵於相近日
旁處所暫為存駐俟新調川兵全至突然統領進攻并
稱札致明亮即日來營面籌一切等語籌畫可謂盡心
明亮亦奏及此事自應如此辦理至川兵於三月初旬
可以全赴宜喜其時明亮亦當由阿桂處面商回營自
應作速相機進攻以期合力集事

二十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現在賊
人悉其醜類於西路并日旁合力死守臣等揆度

情形於宜喜進攻必能得手一經下至瀕河即可與西路官兵合搗賊巢實為此時最要機宜茲臣明亮於初三日來抵西路大營會同酌議查達爾圖一道山梁之上從前已駐官兵營卡特因山梁南北兩頭賊人尙有堅碣大卡據以死守從山梁東西而下雖尙可以穿越林箐繞攻由得楞山腿向東南迤邐下行歷至河沿但山溝深濶林箐叢長必須接續多兵始能前進是以前次難於措手今厚集兵力擬派兵數隊從山梁東西穿越箐林一面攻打得楞四碣一面即步步擊柵越溝直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三

得楞山腿之上再由山腿直向東南下壓其達爾圖山梁甲索兩邊賊人碣卡竭力攻打使其中賊人不能他顧而巴舍什碣寨亦派兵前往以防其衝突救援官兵順山腿擊柵而前一至河岸即直抵對河勒烏圍之西南則沙壩喀爾西以至茹寨沙爾等處毋須節節力攻至南路撥來之兵已於三月初四五日內均抵附近日旁地方而川兵頭起此時亦將抵日旁約於二十左右必能齊集謹將臣等會商宜喜進攻之處另行繪圖貼說進呈臣明亮即於初六日馳回日旁上緊趕辦至臣阿桂

所請陝甘貴州兵六千茲蒙

上諭仍令各督撫等熟籌撥往并據畢沅奏西安兵二千業已陸續起程但此三省兵丁臣阿桂原非請增於西路西路進攻并不俟新兵如其尅日搗巢則此三省之兵即當遵

旨飛檄停止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又奏言自勒吉爾博山梁迤邐而下至將近噶爾丹寺又分為兩道山腿其分支處上為安吉寨下為達佳布寨雖亦碣卡聯絡但賊因官兵一於木思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三

工噶克一於沿河得式梯兩處奮攻是以達佳布賊人備禦稍疎若捨得此兩處則循向南山腿可壓至噶爾丹寺之前循北邊山腿可壓至得式梯之上如兵力有餘並可直取噶爾噶從此直搗勒烏圍更無阻礙而木思工噶克及勒吉爾博並得式梯之賊據守無益勢必不攻自潰但達佳布安吉之下尙有碣卡數處必須一面攻打一面即從碣卡中間穿越而過始能得手而此一帶山梁於初二三等日大雪幾及二尺許此時山坡陰處未盡消融官兵尙難以措足若輕率進攻稍有阻滯

則此處又爲賊所知當必益加防守是以_臣等雖心急如焚不敢輕試俟兩三日雪泥稍乾一鼓直進其沿河一路所有右手塹上大礮晝夜轟摧此時亦當坍塌_臣等亦於進攻達佳布之日分兵攻打以牽賊勢至遜克爾宗地勢稍低積雪已消_臣等派普爾普成德哈薩爾圖分爲三路進攻並令總兵劉國樑等從右手合攻且截來援賊衆初七日卯刻前進賊人當官兵前進之時並不卽爲抗拒直至官兵將抵塹下溝邊始突放鎗石如雨而下濠溝較舊益加深濶官兵連撲三次不能得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因將兵丁徐撤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提督常青報稱有小金川曾頭溝甲索寨頭人僧格太帶妻子家人等共十四名口從底木達投出解送大營查訊_臣等逐一訊問伊於三十八年兩金川勾通反叛情事頗得其詳彼時伊雖在登春而伊子阿濟因養傷回至本寨已從賊人打仗搶佔地方及至木果木後路已斷僧格太卽隨逃入金川其家口亦於是年冬官兵收復小金川時逃往今以口食不繼闔家投出等語_臣等復憶三十八年九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四

內賡噶自賊中逃出據稱是年五月溫將軍派令伊與楊素卽甲木楚及額魯特空翎護軍巴圖帶領鄂克什士兵十二人往曾頭溝放夾壩走至阿濟寨上阿濟正在養傷賡噶等不知其已經從逆住伊家內是夜阿濟率同三百餘賊圍住寨子將巴圖砍死賡噶與甲木楚俱受傷擊去等情當令賡噶前來認識則實係從逆之阿濟質之阿濟父子均直認不諱並穆塔爾稱伊父鄂伊塔爾結亦係僧格太首告被僧格桑殺死_臣等詰以爾等父子是穆塔爾賡噶讎人二人現在軍營爾等豈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四

妻

知從前種種作惡均難掩飾何以敢於投出據供如今金川卽日要滅大兵進來拏住勢在必死不如投到大營萬一饒恕還可得命因此逃出_臣等思阿濟從賊戕害官兵核其情罪父子均無可宥但現值番人絡繹投出之時若將伊等卽行正法恐適以堅其死守因將僧格太一家於附近內地屯練地方暫爲安置伊子阿濟留軍營打仗俟蕩平金川之後再爲查辦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明亮於初三日至西路軍營會籌攻壓宜喜明亮已於初六日馳回日旁約計二十日左右各兵



齊集即可統領進攻此時正當明亮等進兵之期佇盼捷音至阿桂一路擬於安吉寨達佳布兩處派兵分路攻剿所籌甚好阿桂惟當努力迅辦以副朕懷至於陝甘貴州所調之六千兵自應令其全赴西路合力助剿業已屢次傳諭今阿桂奏如其尅日搗巢三省之兵即當飛檄停止等語不應如此辦理現在大兵尙未直抵賊巢即於日內攻克勒烏圍仍須進剿噶拉依將逆酋賊目全行擒捕方能蕪事且阿桂明亮各後路如遜克爾宗榮噶爾博及喀爾西甲索等處未經潰散之賊必當畱兵搜洗淨盡然後可進剿噶拉依而馬爾邦一帶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美

並須分兵夾擊引進富德共搗賊巢其喀爾薩爾一路臨時亦應酌量派兵截擊是勒烏圍得勝以後需兵處尙多此六千兵正可資其用俟大功告成再令回營未晚何必於此時遽行遣回乎又另摺奏小金川頭人僧格太帶妻子家人投出詢明父子情罪均無可宥但若即行正法恐適以堅番人死守之力等語所見非是此時官兵將抵賊巢番衆已紛紛投出與去冬情形不同無庸復爲招誘即或疑畏不出亦有何碍況此等助逆賊匪敢於抗拒官兵若至我師直搗賊巢時雖出降亦不可宥又何在此時必欲其來且僧格太阿濟二犯其

罪惡既已訊明不得因其自行投出稍爲寬宥著傳諭阿桂將阿濟即於軍營正法並申其前次從逆謀害巴圖等之罪使共知儆戒至僧格太現在安置何處即著文緩派員往彼拏至省城正法其家屬仍賞內地土司爲奴

公偕豐昇額明亮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據副都統永平等稟稱革布什咱土舍丹津札布於二月二十九日病故臣明亮適在西路軍營公同商酌查自金川賊酋父子跳梁惟革布什咱土司拉旺策布登始終不附爲賊酋所恨至於用計戕殺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善

奪其印信號紙並將土婦掠去拉旺策布登之子諾爾布湛都爾逃出育於其舅霍爾章谷土司處年尙幼穉是以前次令其叔丹津札布掌管事務該處頭人百姓不忘故土司之子雖有索諾木收伊土婦之語而復讎雪恥之心積而愈奮是以從前收復革布什咱固皆各頭人從中內應而日來打仗亦頗出力今正在派撥革布什咱土兵合搗賊巢之際適丹津札布病故而諾爾布湛都爾又遠在章谷此時不可無人暫管地方查有革布什咱遠族土舍桑金邦及大頭人甲噶朋勒爾悟太

均為番衆所服因給發委牌令其暫行合同辦事
併飭其此後派兵打仗倍當同心出力不可稍分
彼此其諾爾布湛都爾年已十三各番衆是否願
其承襲之處飭令永平李本等傳集各頭人公同
定議出結具報再行辦理奏入報

聞

二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
言勒吉爾博山脊之下尙有小山腿三條賊人各
設碉寨應分兵攻打始能得手臣等派索倫官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美

及屯土兵練分槍達佳布安吉兩處碉寨又令瑚
尼爾圖等帶兵為達佳布安吉寨官兵接續其第
三條山腿上有兩碉臣額森特率同總兵仁和攻
搶下手碉座而派副都統額爾特侍衛彰壽攻搶
上手碉座其第二條山腿上兩碉派領隊大臣福康
安佛倫泰侍衛泰斐英阿帶兵攻搶臣海蘭察等
緊隨接應至第一條山腿上共有四碉令總兵保
寧特成額官達色等分攻而保寧等所攻碉座之
上又有寨落兩座派烏什哈達等帶兵分攻又木
思工噶克碉卡派副都統福珠禮倭昇額書麟等

攻打牽綴臣等又以搶佔達佳布安吉寨之兵若
竟從康薩爾下溝行走不免為賊所見預為準備
當於十一日令由密拉噶拉木之後繞下格魯克
古左邊溝內即於是日戌刻從陡崖密箐中潛進
至十二日子刻木思工噶克高處官兵先已放鎗
前進以混賊人耳目而進攻達佳布安吉之兵已
從第二第三山腿賊寨中間攀越而過突然分路
並攻無不奮勇爭先直入寨內據其一面碉房與
賊人分頭佔住奮力攻擊時臣額森特等見安吉
寨火彈已放即帶兵進抵第三條山腿將兩碉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美

時攻得臣海蘭察福康安等亦即將第二條山腿
上兩碉攻克賊番均被殲戮其第一條山腿寨落
亦經烏什哈達官達色等竭力奮攻將碉座克取
殺賊十數名惟是安吉寨本距噶爾丹寺甚近當
有賊數百人分為數起上來救應各官兵向前迎
殺賊人捨死鏖戰退而復進者三四次俱經官兵
擊敗其山梁之賊又攢集一二百人憑高衝壓官
兵弓箭齊發傷斃甚多而賊因達佳布安吉寨為
其心腹之地捨死格鬪並與噶爾丹寺前來之賊
上下合衝臣海蘭察等星即帶兵前往接應又有

賊來衝臣海蘭察額森特等所得之礮福康安等
 往援亦將賊人擊退日已將暮此各山腿形勢延
 長道路崎嶇陡峭且均有深溝林箐間隔賊人從
 中出沒滋擾官兵不及早趕擊木柵石卡難以接
 應遂將所得礮卡拆毀其各路官兵共計此次殺
 賊二百餘名生擒六名並奪得鎗礮火藥刀矛等
 物現在另行相度形勢務為破其要隘進搗賊巢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查前此富
 德於南路軍營及吉地章谷等處先派兵三千七
 百餘名調赴宜喜臣等審度進攻兵數尙屬不敷
 赴宜喜備用至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聖

因將所調川省咨回補缺等項官兵三千令其迅
 自續撥南路官兵三千臣等因宜喜兵數已敷是以於本
 月初四日咨明富德暫停調撥臣等思宜喜一舉
 此時不論何項兵丁總以一經足用立即進攻為
 主今南路續撥官兵三千業於初四日咨令停止
 倘其接准咨文即行停撥而以後川兵二千又復
 令赴西路則輾轉抵牾於迅速集事之局反多遲
 滯當即札覆明亮等以此項川兵此時應儘其遄
 赴北路且毋庸別為改撥以免歧悞應俟南路覆

到再行酌辦今准富德覆稱續撥頭二隊官兵一
 千業已起程三日仍令副都統德赫布等帶赴宜
 喜備用其三隊官兵甫自絨布起程隨即遵照趕
 回等語是南路續撥宜喜之兵止有一千其川兵
 三千自應全赴明亮處以資應用如果兵數有餘
 再截畱在後一千亦為便易臣等並已咨明亮等
 查照辦理至所調陝甘貴州兵六千從前原為功
 噶爾拉當噶爾拉等處另分一路之用當蒙

皇上以事不可行訓示周詳今復奉

諭旨令其全赴臣等軍營聽候遣派臣等思由功噶爾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聖

等處另派一路於安設臺站等事雖非難辦但西
 路軍營得力之領隊侍衛章京及將領等止有此
 數分派另路頗費周章而相隔既遠臣阿桂亦照
 料不及自應遵
 旨調赴此路另於附近地方探看道路合力並搗賊巢尤
 可速期集事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達佳布安吉等處礮寨殲賊番情
 形此次雖殲賊二百餘生擒賊番六名而攻得之礮因
 難以駐守復行拆毀仍與未得無異殊覺可惜自是兵
 數不多未能分路截擊之故今陝甘貴州所調兵六千

據各督撫奏均係揀派勇壯者令其遄赴軍營前往西路約計陸續可到阿桂處添此生力精兵聲勢更盛於攻剿尤為有益自應分路派兵進攻必更易於得手且攻剿之外可派吉林索倫兵預伏中途截殺應援之賊此等賊眾一出礮外已自失其險尤可儘力多戮使之胆落阿桂當努力為之至明亮處所調南路兵四千又有吉地等處兵七百五十名計將及五千今川兵三千又俱全赴宜喜處若再於宜喜現兵內抽選數千約可滿萬自當急籌攻取明亮現於何日進兵著即速覆奏以慰懸注但明亮此路進兵係攻其無備果能得勝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聖

屬甚善但究如治病偏方難於實有把握仍當以阿桂處為正路朕亦惟阿桂是恃不可稍有疎懈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據普爾普等報稱楊素即甲木楚已同鄂克什番人桑結塔爾綽期甲布番人克特爾均由賊境脫出_臣等親加訊問據稱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內將軍溫福派令前赴曾頭溝一帶擒捉賊人其時正值兩金川勾通反叛將伊拉至勒烏圍嗣又送往噶拉依頭人處問話住了一月仍發回勒烏圍伊欲乘間逃走被人首告脚上穿了木靴不能逃脫直至兩月

前懇求頭人當噶拉阿納木將木靴脫去發在廚房使喚至本月初十日莎羅奔等俱往噶爾丹寺念經就同桑結塔爾等挖開水溝逃出等語_臣等反覆訊問伊稱自被拏之後總在官寨中住是以雖幾及二年而於賊境緊要情形不能深悉惟口糧短少一節與逃出諸番所供無異查楊素本係金川微末番人又因其在內地日久加以防範且性情愚蠢離本地年久與賊人性習已殊其不能得知緊要情形似非捏飾查上年九月內兵丁王之奉脫出供稱在勒烏圍寨內遇見楊素指引該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聖

脫出_臣等錄供具奏奉

旨楊素尚可憐俟平賊後放出仍予原職今經自行脫出其意尙屬可嘉_臣遵

旨照舊給與空翎白頂但伊雖係金川之人而於山川形勢已屬模糊既不足供嚮導之用且軍營通事亦多畱在此間亦屬無益除另派人送京外謹錄供詞進

呈奏入報

聞

四月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於十六日令海蘭察赴日旁會同奎林和隆武三寶等並往宜喜審度情形與明亮舒常覆加籌定核計兵力南路處撥兵四千七百餘名又川省新調補缺等項官兵屆期可到二千餘名合以日旁宜喜可抽之兵四千餘及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土兵共計有一萬數千名兵勢已極壯盛臣等復恐官兵雖多精銳者祇有此數因於西路軍營內挑出勁銳可仗之兵吉林索倫六百名貴州二百名屯土兵二百名共一千名以爲搶佔扼要地方及截殺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軍

衝賊人之用商令海蘭察及領隊大臣福康安佛倫泰斐英阿等帶往以資臨時分頭督率於二十一日令此項官兵從密拉噶拉木之後繞至格魯克古山溝暫爲歇息卽於是夜越過格魯克古山梁下山渡河使賊不能知覺現與明亮等約定三四日內合力衝壓必能得手至西路沿河一路日來用礮攢轟其右手田壩上大礮一座已漸次坍塌而木思工噶克丫口原係進搗賊巢正路只須攻開兩三處佔據卽可直下臣等察看情形雖賊人礮卡林立其間尙可設法辦理計至宜喜一

路攻壓之時沿河一帶既當合力進攻而木思工噶克山梁上其防守嚴密之各礮卡必須先爲連日攻打賊人或以爲此不過牽綴之兵未必實力進攻將人撤往河北則可攻之礮卡備禦稍疎卽可乘虛攻克臣等並於海蘭察帶兵起身時囑以此次從宜喜衝壓直至瀕河爲蕘事遲速攸關倍當努力果能由彼設法渡河抄截則已出得式梯後賊人斷不再守仍與西路會兵速進如不能渡河抄截仍卽速撤回西路爲併力乘機進攻之策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奏言賊番狡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軍

百出其鬼域伎倆實不可不慎密嚴防但道路之遠近形勢之險易與夫賊酋賊目情形投番等知之熟悉以爲詢問嚮導之用自不可少且賊衆所以死力拒守實因並無退步而又惑於賊酋投出要死之語是以爲其堅守若畱此投番數人在營使共知其不殺似更足以速渙賊衆之心於大局亦爲有益臣等西路於投出番人中察其人尙可用而又帶有父母妻子者將其家口安插瓦寺梭磨等處以資約束而令該番隨營差遣伊等攜帶家口出來自必心生顧戀分置兩處卽有中懷叵

測者亦可杜其狡譎之謀而該番在營又合可信之士弁並飭帶士兵之將領留心察看情偽易知似尙可無他慮至單身投出無可憑信之人俱交附近內地安插從未令其隨營打仗此不獨於金川番人爲然即小金川番人之投出者亦一體如此辦理查番人固稱狡詐但其中亦有未可概論者即如本月十二日安吉等處打仗其爲賊人所截之士弁士兵內次日即有策旺阿濟商納三人逃出商納被賊趕上殺死策旺本係金川之人久投內地伊被擊至噶爾丹寺賊目以其向爲大兵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吳

路銜恨甚深痛加捶楚幾於體無完膚而阿濟係小金川頭人僧格太之子木果木失事時曾隨賊衆搶佔地方茲於本月初三日同其父母兄弟投出即請隨征自効直前打仗殺賊手腕中鎗及被賊擊去仍與策旺從礮跳下逃出此內地兵丁深知大義者不過如此而於既降復叛既叛又降之番人較之則其居心真偽實難概論况投番之實心歸順與中懷異志審其神情詞氣介在幾微而在營通事傳言亦難盡信伊等見將軍大人意指稍偏即將投番言語畧爲遷就因其疑似之間無

難即指爲奸細是以軍營事務雖繁等必將投番親爲研訊務得實情今蒙

聖諭諄詳等惟有益加力究嚴防斷不至墮其術中均

奏人

諭曰阿桂奏挑選吉林索倫等勁銳兵千名令海蘭察福康安等帶領前往宜喜以資分頭督率阿桂不分畛域派兵往助明亮所見極是但西路兵數亦不甚多今復分減千名兵力似覺稍單又海蘭察遇有攻剿之處奮勇超羣所向克捷今令前往宜喜於彼處自屬有益但阿桂處似覺少一可恃之人至福康安近日頗有出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吳

亦屬西路得力之人阿桂將伊等派往宜喜必見及宜喜情形爲近日進兵要路故如此調派若果從宜喜壓至瀕河自以設法渡河抄截爲要明亮等久經奏及籌備渡河之事臨時諒必應手誠能抄出得式梯之後與阿桂會兵夾攻則勒烏圍已在掌握之中此舉實爲事半功倍佇聽捷音至另摺所奏籌辦降番之法以畱數人在營使其知其不殺似更可速換賊衆之心固亦是一見解但此輩賊番情形叵測即或畱其在營亦不可不嚴防密察勿爲所愚而明亮處從未盤獲奸細一人尤恐其爲黠賊蒙混深爲慮念明亮倍宜畱意慎防毋

稍疎忽貽悞至僧格太阿濟二犯罪惡昭著業經阿桂處訊明是以諭將阿濟即在軍營正法僧格太令文綬拏至成都正法今據阿桂奏阿濟從前雖隨賊搶佔地方茲同其父母兄弟投出即請隨征自効打仗殺賊因手腕中傷被賊搶去仍從側跳下逃出等語有此一節尙可以貸其死自當暫留營中阿桂仍畱心防察并觀其向後出力與否再行定奪其僧格太一犯亦可毋庸辦及並其家屬且不必分買土司爲奴統俟將來再辦不遲將此并論文綬知之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吳

御製詩

宿齋宮卽事

星惟辰見月惟陽宮漏聲遲日正長仍似昨年斯望捷考祭齋居時阿桂正當采入擬派兵六路分攻急明捷音之至齋居詩曾及之今歲宿齋宮阿桂奏至現與明亮訂期會剿三四日內即可進兵冀邀集事阿桂距賊巢咫尺轉瞬揭穴擒渠且與明亮夾攻尤爲事半功倍茲以集勳在邇願望敢云春雨已占祥每因閒暇厘無逸日奉若捷音更切諸運有常孰謂值齋方事簡書呈四庫勘猶忙

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額森特奏言自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大雪迷漫不分晝夜至交四月猶復半陰半

晴故木思工噶克山梁積雪未消而遙望宜喜雪色更甚惟是山上下雪沿河則雪雨相兼泥濘尙屬易乾自當從此先行攻撲不使賊人得以休息臣等公同籌議額森特率同侍衛伊里布等直取羣尼礪寨並合翼長六十七等攻其左遊擊袁敏等循田塢而進以攻其右來珠礪寨則令侍衛彰噶總兵仁和等攻打又派副都統額爾特侍衛那木札等從礪寨中間前進以斷賊彼此來往並截殺各處來援之賊其章京納亨保等帶兵爲各路接續於初五日子刻同時並進官兵先已攜帶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吳

板片木梯爲度溝上礪之用但寨外溝濠既濶賊又挖掘地窖藏伏其中一見官兵卽從地窖空穴內往上擊打使我兵不能鋪板而過其礪寨上賊人又合力放鎗抵禦官兵正擬設法上攻而得式梯以及各山腿之賊合力來援經額爾特那木札等從中衝進直前迎擊殲斃二十餘人賊已從來珠寨後竄入死守且又有賊渡河前來接應官兵卽施放鎗礮打中皮船賊俱墮水中餘賊亦入羣尼寨內一同堵禦官兵攻至辰刻尙未得手久戰恐多傷損因令官兵從旁撤下而急令從中施放

大礮其礮寨上放鎗之賊尙在站立抵禦多有被礮擊斃者我兵內副參領烏爾圖委署參領六十
三得有鎗傷查木思工噶克及宜喜山梁但得連日快晴即能從此攻進惟是賊人狡惡異常節據
投番等稱賊人望見宜喜官兵陸續增添竭力於噶拉依等處搜括賊衆前來守禦又因西路大兵
利害復令山塔爾薩木坦等回來合力把守是賊人於此兩路悉心守禦實屬不遺餘力雖賊人所
備之地非即我兵攻壓之地於攻取大局毫無妨礙但此時更須多方以悞之使其無從揣測則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辛

亂自必益甚臣等已令常青旺保祿王進泰抽出官兵於簇拉角克擦爾覺兩路前進相度賊人望見之地多然烟火作爲進攻之狀其南路納木覺爾宗一帶計有防兵三千餘並令侍衛哈青阿於當噶爾拉等處酌量前進一同率綴賊勢則賊會不能不回顧噶拉依而西北兩路併力進攻自可尅期采入再渡河船料臣等前此早經預備因對岸崖礮陡削道路狹窄是以未能辦理今宜喜官兵一經壓至河邊即當來往過渡需船更爲緊要因將預備船料越過格魯克古山梁擡至河邊成

造使賊人望見又疑官兵或將過河截日旁之後或將順流直下相機搶殺更可亂其心目臣等逆料賊人必來侵擾飭令官兵預爲設伏防範初四日夜亥刻果有二三十賊用船過渡前來官兵候其上岸齊出衝擊賊人措手不及敗至河邊有上船不及者又復落水淹斃其渡河逃去者無幾土兵內惟有受傷二名奏入時色布騰巴爾珠爾已於軍營病卒諭曰勉力速成功實盼望不安寢食矣

恭錄

御製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辛

遣悶

遣悶惟以詩詩亦悶難遣近接軍中報夾攻賊巢剪惟是甫定期雨雪過爲舛阿桂與明亮訂期兩路會剿初定三日雨雪暫阻蓋此次兩軍會攻所關者鉅將軍等之意亦以泥深途滑兵難措足不得不籌其萬全擬候晴霽相機速進然功速垂滑刺難進步無奈待展轉三軍雖奮愾諸將籌畫善以此弗嚴督閫外聽猷展惟是眇捷音曉夜心纂纂彼望晴弗晴空勞王臣蹇此望雨弗雨日引慮成曠以彼而易此兩得功皆歲何時惠其寧吁哉徒毫吮效仇遠十二辰體咏金川事解悶有序近於永樂大典散篇中哀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

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韻且鼠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鮑明遠數詩之精審余昔效鮑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體味金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列句首從鮑法也日來大功將成眇捷益切寢食為之不安拈翰成此聊以自遣而灌鼠屠豬藉以取譬於施力之易易庶幾吉語自徵耳

鼠寇猖金川於唐吐蕃種牛相却悉坦自昔惡蠢動虎年即背盟促浸於乾隆戊辰年平定後至戊寅年其酋即卡岳鍾瑛檄令撤兵弗聽隨調綽斯甲布土兵斷其糧路又令章谷償拉各兵突出會攻始退兵至丹多焚燒寨落而回構衅隣封冗即卡屢與九土司構怨以番人互相殺戮蠻觸交爭無足為異且未干犯內地無庸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聲討致罪止令九土司自行合力攻禦九土司者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償拉丹壩與促浸最近鄂克什從鳴克梭磨卓克免穴營三窟蟻鬪相衝洞龍驤未足勞方伯命戒董蛇蝎為其心遷延竟情憤馬年增築礮壬午歲即卡所惡佔據各山梁修築堅礮十餘座欲圖出外滋擾尋改奪綽斯甲布之俄坡又攻殺丹壩番眾又與三雜谷革布什咱接仗又吞併心益滿羊子效父觸即卡既死其子索滋接巴旺吞併心益滿羊子效父觸諸木益兌悖頑梗戕害革布什咱土司擄其婦女佔據其地德惠償拉土舍僧格桑攻圍鄂克什經督臣阿爾泰提臣董天弼同往勸諭僧格桑稱願退地釋兵辛卯夏償拉達背前約復攻鄂克什兩逆酋遂相聯合狼狽為奸且侵明正土司寨落並添築礮卡負隅抗拒其罪實贏角曾弗恐猴請不可赦王難再追不得不加以兵力矣師發精勇雞助非所圖羣番籌安鞏狗苟與蠅營壓卵山臨鋒阿桂駐兵康薩爾距勒烏圍不遠現擬同明亮豬鞮訂期分路夾攻尅日掃穴擒渠佇見膚功迅奏

羌兒俘成功不旋踵

公偕豐昇額又奏言德爾格忒土司魯珠布嘉木差於上年十一月病故茲據已故土司之妹洋湛卓爾瑪遣其頭人來營稟稱土司兒子年甫八歲尚須等待數年方能管事土司在日一切事務俱與洋湛卓爾瑪同辦是以此時大小頭人百姓公同商議仍願洋湛卓爾瑪護理臣等向知該土女自小為尼並無夫家歷來協同土司辦事已久實眾番所服現在宜喜一路運糧烏拉大半取給於德爾格忒今已故土司之子年幼不能管事自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令該土女暫行掌管俟土司之子年歲長成再行照例襲職臣等與明亮等彼此札商意見相同當經給與護理執照並飭其各安住牧遇有運糧等事照舊實心出力不得稍有遲玩奏入報

二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額森特奏言宜喜進攻一局為此時緊要關鍵必須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兩處同日攻打賊人始不能撤堵西路之人以為接應宜喜之用而即就西路中又須連日攻打賊人或以西

路進兵不過為北路牽綴一次攻搶未必復行大舉不無意存疎懈然後木思工噶克即於次日進攻可望攻克至勒吉爾博山梁自上而下過木思工噶克丫口又有突起一峯上有木城一座大礮三座互為犄角一得此處則其山脊之各礮卡固可順梁下壓而且俯瞰木思工噶克丫口礮棚鎗礮轟擊賊必不能據守臣等於十三日派令福珠禮等攻榮噶爾博下面木城書麟格勒爾德等攻木思工噶克丫口礮卡又派副都統額爾特侍衛那木札等攻羣尼正面礮座侍衛巴三泰等從旁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十一

攻打各於宜喜官兵未經動手之先並進攻撲賊人放鎗滾石死力抵禦而勒吉爾博山梁及沿河一帶之賊齊來救援並從各礮棚後竄入合同固守官兵攻至辰刻始行酌撤是日臣阿桂即將攻打木思工噶克丫口官兵部署派烏什哈達瑚尼爾圖等攻搶丫口山峯木城礮座副將曹順等攻取山峯右手礮座侍衛穆哈納等攻取山峯左手礮座其副都統福珠禮倭星額書麟總兵特成額海祿等帶兵為各路接應其總兵官達色劉國樑烏爾納等截殺各處來援賊眾而富興保寧等攻

打勒吉爾博山梁中間塞古羅木礮寨以為牽綴並預備木植一俟官兵得手趕擊木棚臣豐昇額額森特亦於是日將沿河官兵部署臣額森特同侍衛那木札等攻搶羣尼礮寨副都統額爾特侍衛彰壽等從左合攻總兵仁和攻打來珠寨落副將西德布等從旁攻打遊擊靈山等攻打沿河各寨均於十四日子刻前進臣阿桂豐昇額分路督率調度其攻打木思工噶克山峯各官兵烏什哈達等潛密前往攀越而登賊眾放鎗外擊其三面礮內隨即合力抵禦鎗石齊發遊擊梁朝桂等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十一

搶東北隅大礮礮一齊擁入其叅將國興等督兵擁進木城並用刀斧砍開數處衝入勦殺亦將木城攻獲維時呼聲四合兵氣益揚穆哈納等將山峯左手礮座曹順等將山峯右手礮座同時攻克所有攻得之木城石礮內賊人被官兵殲斃者甚多並割取首級耳記及奪獲烏鎗刀矛等物其餘官兵即從康薩爾直至丫口山峯一帶連擊木棚佔據至攻沿河礮寨之兵均攜帶木柴堆積於壘尼寨下放火焚燒火勢延入寨中賊人多被燒斃官兵正欲乘勢撲進而礮寨兩旁及礮後田礮之

下所有潛伏賊眾俱來援應且寨內烟燄飛騰官兵亦難撲進因將官兵酌撤至北路官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寨擒獲大礮九座石卡一座且宜喜山梁於十三日望見攻克得楞礮卡已至沙爾尼之上本日復見一隊官兵向東從薩克薩谷而下已可直至河沿與西路現攻之地隔河相對所有自日旁沙壩以及喀爾西斯牟木咱爾等處四條大山腿四道深溝其間寨落賊人皆已不戰而逃現在官兵所佔之沙爾尼山梁下至勒烏圍對河臨岸其間亦無險阻日內諒可壓下至西路本離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奏

勒烏圍甚近只因勒吉爾博山梁既險而礮卡稠密更屬異常幾於無可著手今已將丫口右手高峯礮棚佔據則攻取得式梯噶爾丹寺以上各處皆係從山梁而下較之仰攻者究易為力而我兵既佔丫口右手高峯其丫口正路上雖有賊人礮卡將大礮運往轟摧不難克取一得此數處礮寨竟可直壓勒烏圍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攻榮噶爾博下面木城又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礮座官兵即從康薩爾直至丫口一帶山峯連擊木柵佔據至北路明亮之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

索擒獲礮座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將軍等調度有方將領弁兵俱實心奮勇甚屬可嘉所有阿桂豐昇額等及在事出力之將弁兵丁俱著交部查明議叙其尤為出力之三等待衛穆哈納參將國興遊擊梁朝桂俱著加一等卽行陞用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等礮棚詩以誌事

誌事

自報克獲康薩爾頓兵三月未能進雖時斬勦賊小創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奏

近巢穴守愈峻定計兩路為夾攻宜喜下壓乘其釁得康薩爾以來雖屢籌進剿時有斬獲但賊人因距巢益近竭力死守未能即克因計宜喜一路有可乘之隙約明亮至軍營面商乘賊人不備由山梁下壓可收夾攻之利因於南路抽兵四千七百又添派川兵二千阿桂亦於西路選兵一千令海蘭察福精兵既益調遣定爰趁天晴人康安帶往俾資合剿之力奮迅丫口為賊境咽喉未因宜喜潛抽引而我將率鼓敵愾直冒烟火無回吝三面險礮一時奪軍營自三月下旬至四月初十始得晴霽山梁積雪已消明亮定期十二三等日進攻而阿桂以進攻宜喜之局為此時緊要關鍵必須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兩處同日並攻賊始不能抽掣堵禦因派將領帶兵分路進攻十四日子時烏什哈達率兵潛至木思工噶克丫口超越而登賊以此地為咽喉要處並未潛抽此處賊人以防北路宜喜之兵一見我軍即鎗石齊發力為抵禦遊擊梁朝桂先搶東北隅大礮擊接而上官兵隨毀其礮根擁入參將國興督兵躍入木城並

用刀斧砍柵衛入維時我兵呼聲四合兵氣益揚待衛穆
哈納副將曹順將山峯左右之礮同時攻克其中所有賊
眾礮斃甚多官兵自康薩爾至下口連擊木柵佔據其攻
打沿河各寨之兵攜柴薪前往堆積羣尼寨下放火焚燒延
入寨中賊眾燒斃從此至噶爾丹寺可從山梁徑下並可
直壓勒烏圍阿桂奏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為之欣
慰即敕自此下壓勢應順西路捷實賴

天佑更稱望見北路近得楞礮卡已攻獲薩克薩谷下一

瞬阿桂並稱北路官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索搶獲大礮
一石礮九並於十三日望見攻克得楞礮卡向東南而下
至沙爾尼之上又見有一隊官兵向東從薩克薩谷而下
已可直至河沿所有日旁沙礮及喀爾西斯半木哨礮等
四處山腿四道山溝寨落賊人似已不戰而逃由彼至勒
烏圍對河臨岸其間已無險阻計明亮奏摺亦日內可至
一日所收三年功佇待明亮報實信

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礮卡詩以誌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事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統布寨移兵欲赴西
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險惟因去路綿長官兵未進都因去
不敢繞截隨改路由達木圖進攻未能入未進都因去
路長增調官兵足供用更相籌畫總舒其圖屢籌進剿積
眾守禦更力且於達爾圖山梁下掘濠阻官軍進路復積
時日阿桂因籌議賊中形勢為仍當由宜喜一帶相機即
進並請多撥勁兵供用使之迅速集事阿桂惟以國家軍
務為重實心運籌不分畛域其心足嘉會傳旨獎諭之
日旁別綴聊虛擲合南路及吉地等抽調官兵四千七百餘
再就宜喜等各營原有兵抽撥約可滿萬明亮遂於宜喜
一路董率前進其日旁一帶仍駐兵在彼常作攻剿之狀
以牽綴甲索先攻且試嘗明亮既與阿桂訂期夾擊因思
賊勢總兵放成督兵直入上日清晨連破賊人老弱防守
遂令總兵左右兩山賊礮七座已刻以後將接連俄城之東

賊礮四座鼓勇遂教分隊入翦兇都勵一心強礮平柵克
力羣奮訊執醜擒氣越揚甲索既已得手宜喜一路更覺
一帶山岡綿延二十餘里其上礮卡甚多因派科瑪阿爾
都等為兩支分取得楞礮又派三寶和隆武奎林珠爾
格德阿滿泰等五隊分取得楞礮南峯頭所有之礮其向東
山脚則令福康安等往攻十三日黎明各官兵呼聲四起
奮勇爭先賊人鎗礮齊發疾如閃電三寶等六隊官兵各
將所指之礮先後攻克福康安亦搶奪石卡三座統計藏
賊二百餘生擒者七官兵乘勝齊兵擬下壓截前料賊即
各將所得之地嚴行守禦乘勝齊兵擬下壓截前料賊即
奔忙川兵亮奏擬賊人立脚未定無險可恃之際集新到
立見竄散即沙礮喀爾西之賊兩軍會合指旦晚眾志歡
呼益鼙震三捷勒烏圍最近阿桂攻克木思工噶克口
烏圍及噶拉依并擒索諾木等當三次報紅旗第一到先
捷而克勒烏圍之紅旗當第一先到也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四

望

公又奏言伏查賊會等死亡在即尙復竭力負隅
苟延殘喘則於噶拉依一帶仍圖死拒亦難謂其
必無此心但此次噶爾丹寺念經據投番等供稱
索諾木即到該處而噶拉依已遣頭人丹巴促令
土司回去則其不敢輕離巢穴似屬實情至欲哀
聚口糧以為堅拒數年之計則揆其力量斷不如
此即如賊人上年會將各處田畝盡行種植而去
秋所收用至本年正月已漸短少况自去年夏秋
以後官兵節推要隘賊會盡其醜類悉力拒守即

婦女亦皆派令挖濠運石所有地畝不能全行墾種此時登高而望賊境情形歷歷如繪其可耕之地未經翻種者甚多况南路之馬奈卡卡角各寨西路之格魯瓦覺作固頂一帶地方均為官兵所得而其各寨番民除殲斃投降外仍復逃歸金川又加以小金川逃往番民為數尚多人多於昔地少於舊且又所種無多安得久資口食據投番等供稱土司官寨內糧食亦已缺乏此即官兵攻得勒烏圍後賊酋又欲於噶拉依多造堅礮扼塞隘口而無從哀聚口糧自難為久拒之計若西北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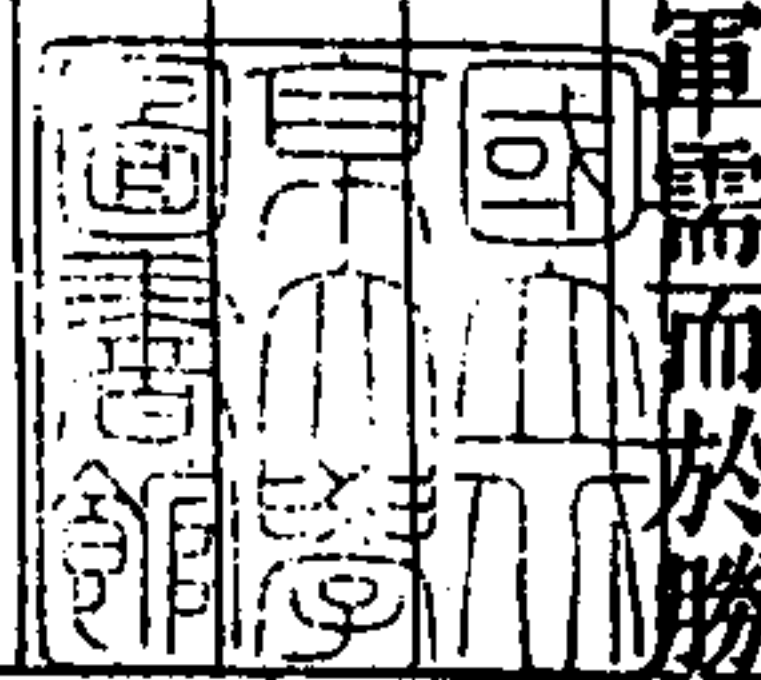
本

路大兵攻得勒烏圍勢必如三十七八兩年進剿小金川時一得美諾則底木達布朗郭宗俱成瓦解賊酋等即退守噶拉依亦不過苟延旦夕查三十六年小金川攻圍鄂克什達木巴宗官寨該土司所以固守數月者蓋因阿爾泰先經派令屯兵五百又運存糧五百石幫同戍守且知甲金達巴朗拉各處皆有官兵攻打外援可恃而小金川又無大礮因得以支持日久今官兵一抵噶拉依賊人並無外援而官兵趕鑄大礮不日可成用以轟打賊巢萬不能更為抵禦但此時各路滿漢官兵

共計七萬有奇所糜帑項實屬浩繁是以臣於受傷養病官兵一時不能速愈者隨即遣回以節糜費今官兵一抵噶拉依則各路官兵均可同時會合除分兵四出將各處大小礮寨盡數掃除外所存噶拉依一隅即有一兩月稽延誠如聖諭亦無須多兵圍守臣屆時一面圍攻一面即將可撤之兵先行陸續撤回不但可以節省軍需而於勝兵凱旋之時亦不至擁擠奏入

上是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受業 王 昶勅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年

五月初三日

公借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木思工噶克本屬進取勒烏圍正路為賊人緊要門戶賊人見官兵佔住最高峯頂因於十四日攢集醜類悉力合衝經穆哈納曹順國興等督率各兵分頭迎殺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計此一日之內賊人散而復聚退而復進者七次均被官兵擊斃斃始行遁匿先是臣阿桂一得山峯礮柵時即思賊必盡將勒吉爾博山梁及得式梯沿河上下之人悉來抵禦且沿河礮寨亦於十四日早間攻打焚燒賊度官兵未必再來若即於是夜攻搶擦庸等寨可期克獲當於亥刻仍派令十四日進攻各員分隊前進至十五日寅刻將擦庸礮寨數十間並附近大礮木柵石卡悉行攻獲官兵乘勝進撲來珠礮寨賊人先經知覺預備連撲三次不能得手至十六日丑刻暫將官兵撤

下其木思工噶克了口木城石礮等先於十五日將大礮運往轟摧十六日又將趕鑄大礮一位運往從上下擊至十九日丑刻乘濃霧四塞之時派兵前進午刻霧氣將散各兵踴躍直前當將大礮石卡木城悉行克獲共殺賊五十餘名又將了口擊柵佔據至了口以下即係木思工噶克寨官兵直前搶入放火焚燬又相度賊人來援之路於箐林內潛為設伏殲殪者亦多查十四日所克之了口右手山峯詢之番人地名上巴木通其下又有礮兩座名下巴木通此時官兵既得上巴木通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又將了口正路礮柵盡行攻克則賊人之門戶已開但下巴木通礮卡相逼甚近前進之路尚為窄隘當此賊人心寒膽喪之時必應厚集兵力為一舉搗巢之局等相度沿河一帶情形節節攻取仍多費手若將下巴木通兩礮攻得即可從木思工噶克了口分頭並下其噶爾丹寺得式梯等處又可邀截在內目下若無大雨雪即擬發兵攻搶開寬進兵之路直搗賊巢奏入

論曰阿桂奏攻克木思工噶克了口木城石礮現籌合力進剿同日明亮奏由基本斯丹當噶統兵下壓奪卡前

進情形兩路在事將領弁兵俱各奮勇出力甚屬可嘉
著行存記俟攻克勒烏圍一併交部優叙

初八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伏查西路官兵
先將上巴木通攻得隨又搶據木思工噶克了口
正路惟下巴木通一處賊人設有雙礮醜類蟻聚
此時惟在克下巴木通分頭進即可勢成破竹
連日天氣快晴因於二十一日亥刻分兵進取二
十二日寅刻前進下巴木通地勢既極陡峻上下
雙礮中間賊又攔截木城一道溝濠洞穴縱橫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三

疊放鎗擲石死力抵拒臣海蘭察額森特督催官
兵於鎗石如雨之中將攔截木城扳開從中衝出
又由兩大礮旁繞出礮後圍截而正面官兵隨各
一擁直上臣海蘭察所督官兵先將下手一礮攻
克臣額森特所攻一礮亦隨克獲礮內賊人皆被
殲戮得脫者甚少查此兩礮以下雖礮卡林立直
至噶爾丹寺之上並無空隙而勢已佔據上游臣
海蘭察額森特遂乘勢督率順梁攻壓我兵踴躍
爭先又將色爾外安吉達佳布一帶各礮寨悉行
攻獲直至噶爾丹寺之前所有礮卡寨落百餘處

之賊無敢復抗拒者維時五岱等兵先至來珠寨
下直前撲進攻得式梯賊人旋棄礮寨而逃即
將上下得式梯全行佔據至烏什哈達海祿劉國
樑等攻了口左手木城石礮書麟保寧特成額等
攻山梁上木城石礮至申刻亦均先後克獲此勒
吉爾博一道山梁上下延幾二十里所有礮寨
儘數掃除及至戌刻烏什哈達等帶兵直上榮噶
爾博大山梁將各礮搶得直至第三峯之上臣阿
桂豐昇額派官兵前往接應連夜分擊木柵石
卡將各緊要地方嚴密佔據是夜臣等悉行商酌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四

當此賊膽已破之時不可稍使停畱生智至二十
三日卯刻臣海蘭察額森特復帶兵前進直抵噶
爾丹寺賊在寺內攢集多人抵拒臣等思噶爾噶
寨雖在噶爾丹寺以內若從安吉而下將噶爾噶
一帶寨落數十處掃淨則噶爾丹寺已被截在內
可以不攻自潰遂分數隊官兵前往攻打但時已
未申難以佔據因將官兵酌撤臣等復思榮噶爾
博與勒吉爾博本屬一道大小梁分爲兩支其自
榮噶爾博迤西而下爲勒烏圍自勒吉爾博迤下
而西北爲噶爾丹寺及得式梯官兵若得噶爾丹

寺及噶朗噶前抵勒烏圍固爲直捷但中間沿河
多係危崖一線之路尙恐不無阻滯今官兵於榮
噶爾博大山梁已佔至第三峯而木思工噶克又
先已攻得若一路官兵由大山梁前進又分一路
官兵出木思工噶克丫口由半山前進佔至第九
峯則俯臨勒烏圍勢若建瓴而噶爾丹寺噶朗噶
自歸掌握因於二十四日寅刻仍派福康安等分
爲上中下三路均於山半進攻臣海蘭察額森特
緊隨策應又派烏什哈達等卽從第三峯前進轉
戰而前直抵第七峯之上奪獲礮卡甚多此數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五

接連打仗共計克大礮一百數十處木城數十座
寨落二百餘處寨房一千數百間殺賊三四百名
生擒十名奪獲牛羊烏鎗刀矛等物甚多查此時
官兵直臨巢穴賊人悉力爲困獸猶鬪之計臣等
擬從現在攻得之第三條山腿發兵連擊木柵直
至河邊并從第三條山腿越溝擊柵逕逼賊人所
據峯下小山腿之各礮寨用礮轟摧彼時卽不得
其第八九峯竟從半山繞至托古魯地方則已據
勒烏圍之上自卽日掃巢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下巴木通礮柵將勒吉爾博山梁礮

卡掃淨及乘勝佔奪得式榆官寨等語阿桂等督率將
士奮勇進攻所至克捷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及領
隊大臣等俟攻得勒烏圍時一併交部優叙其在事出
力將領弁兵等卽著阿桂查明分別等第咨部議叙

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自榮噶爾博
第八九峯順腿而下卽係勒烏圍官兵一克此處
賊巢斷難再守而此兩高峯地形陡峻且與兩小
山腿聯絡應援是以賊人於此悉力聚守若將噶
爾丹寺及噶朗噶乘勢掃除既可將勒吉爾博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六

梁上下分駐之兵多爲抽撤以供攻勦而分兵一
支沿河前進雖該處道途亦屬險仄亦可稍分賊
勢第噶朗噶寨落雖被官兵燒捨十之六七而賊
人於所剩各寨仍復窺伏竭力抗拒官兵若於第
三條山腿連擊木柵而下一至河邊不獨噶朗噶
攔截在內卽噶爾丹寺亦不攻自破但第三條山
腿兩旁皆有寨落必須分兵防護臣等督令官兵
於二十七八兩日在各山溝內砍伐木植運往第
三條山腿之上至二十九日一面督兵接擊木柵
一面分撥官兵以備截殺來擾賊人盆燒捨餘剩

寨落維時賊人情急分隊來援上下衝突官兵直前迎殺殲斃甚多始行竄逸而我官兵連擊木柵十七座已至山腿中間併將前此未及焚燒之礮寨攻搶焚燒十餘座是日命派五營帶兵由噶爾丹寺上面分路下攻噶爾丹寺南邊溝內各而登旋克寨落二處進至噶爾丹寺南邊溝內各寨賊人仍復悉力拒守因將官兵暫撤至初二日復由山腿中間接擊木柵九座至沿河平壩將賊圍截在內痛加殲戮此一兩日內即可掃淨噶爾丹寺噶爾噶屆時或合力奮攻第八九峯或從噶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喇噶沿河直進在在可以相機攻剿至遜克爾宗一處官兵雖已環其三面但賊仍前死守等攻克榮噶爾博山峯之時即令富興成德六十六等於遜克爾宗西北設立木柵連接榮噶爾博向東山腿以為聯絡進逼之計臣豐昇額亦即前往親為督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接擊木柵直趨河沿截斷噶爾噶爾丹寺以期迅搗賊巢所辦甚好官兵屢次克捷勇氣倍增攻剿自非難事惟是賊人勢處窮蹙正如困獸之鬪以攫噬自衛其死此時功速垂成諸宜謹慎遇有賊

寨鎗石密施之處均勿冒險輕進然亦不可過於持重致涉因循

恭錄

御製詩

捷報

邇日捷報頻頻來紅旗益盼其至哉西路已克山之嶺阿泰重疊以阻我軍海蘭察額森特於四月二十二日寅時督催官兵拔開木城從中衝突由旁繞出礮後官達色等所統正面官兵亦一擁而上於是合力連克兩礮賊人大半被殲得脫者甚少官兵已據上游勇氣百倍海蘭察等乘勢督率順梁攻壓又將薩爾歪噶吉達佳布一帶礮寨悉行攻獲維時五岱等先至來珠寨下直前攻克而得式榆賊人尚以鎗石抵禦及見梁上礮寨悉被燒焚又見官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兵循山而下勢不可當旋棄礮而遁官兵即將上下得式棉全行佔據而勒吉爾博山梁上下迤延二十里所有礮卡寨柵經烏什哈達等先後攻克盡數掃除其榮噶爾博一帶山梁經阿桂豐昇額統兵搶佔直至第三峯之上現擬奮力分剿若由第三峯大梁前進則俯臨勒烏木勢工噶爾博更無阻礙此次計克大礮一百數十處木城數十座建旂二餘寨房千數百間殺賊三四百生擒者數十奪牛羊鳥鎗北路復據河之隈明亮奏茹寨一死護衛攻之刀不可緩而茹寨戰礮扼其險要薩克薩谷一路官兵難以徑進惟當於基木斯丹當噶爾山腿盡處竭力衝開賊自一路擊卡而前直抵河沿則茹寨一帶皆可攔截不攻自破隨於二十二日派兵分進侍衛進財保等帶兵搶佔賊窟六處緊要礮寨賊見官兵勇銳勢不能當隨各棄礮逃竄其時副將圖欽保帶兵在薩克薩谷聽聞鎗聲即督兵直攻茹寨礮礮勇官亦已截出河沿其各寨竄出之賊中鎗被箭者甚多亦有墜河死者自山腿以下麥田十餘里皆為我兵佔據由此至勒烏圍僅一河之隔即可與阿

桂訂期下壓請西旁擊請北各盡力彈丸勒國即勒烏圍
會期矣急呼之則為勒實易摧噶喇依俗謂之窺勢必有噶喇依其各處賊
番所有糧食器具皆陸續運往尙欲恃此一隅拒守為
苟延旦夕之計但其地積糧既少而各處散回之賊愈聚
愈多口食金無可藉非忍饑待斃然亦豈能數月挨蟻附
即潰散來投諒亦不能久存耳

天德敬體懷歲功休息吾本志迴思久矣增徨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二十二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第三條山腿
將至平壩為赤布寨有戰礮七座回環互守必須
攻克此寨則直下河干始無阻碍臣等於初八日
寅刻派兵進攻至巳刻未能得手但赤布寨之北
為得思古寨自高而下礮寨雖多若出其不意不
難攻奪而既取得思古寨順溝下至瀕河則噶喇
噶及噶爾丹寺亦俱攔截在內與從赤布寨而下
形勢無殊當將官兵酌撤至申酉間沿溝潛進突
然攻搶賊人放鎗抵禦而官兵業已分頭搶入遂

將得思古各寨均行佔住其得思古寨迤而西北
尚有寨落數處初九日乘勢攻獲而五福等亦由
安吉山腿迤邐下攻克取大寨二座因思赤布寨
在山腿盡處形勢甚陡今官兵既克得思古寨可
以抄出其後因於初十日前後合攻將赤布寨即
行攻獲是日各領隊等又即帶兵將噶爾丹寺南
面寨落三處相機攻克而五岱等又將噶爾丹寺
東面寨落金水礮一併攻得至戌刻風雨雪霰交
作賊人黑夜奔逃官兵設伏防範賊為鎗箭所斃
者不少比至天明即將其寺焚燒以絕奔布爾邪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教至遜克爾宗左手有舍圖枉卡山腿一條其上
礮卡排列聯絡接應臣等於初七日派兵六路進
攻該處山梁陡峻樹木叢深初八日丑刻各官兵
潛密無聲分路進發章京巴彥泰等將最上三礮
圍住分頭撲進儘力砍殺賊人無一得脫遊擊會
吉保等攻中間第四礮盆礮外木城亦立時摧破
而李文英傅宗孔高臻張顯揚分攻第二礮三礮
英林等攻了口山木城並平房二十餘間亦俱相
繼克獲富興成德等又乘勢搶其大礮五座木城
二座但此了口中間尚有礮卡三座為官兵下壓

所必經一從了口而下則遜克爾宗之賊勢必望
 風奔潰官兵又添一進搗勒烏圍之路查噶爾丹
 寺本係金川著名地方而噶朗噶尤為賊人最大
 聚落今官兵竭三日四夜之力將噶朗噶一帶寨
 落一百十餘處戰礮三十餘座寨房二千餘間盡
 行奪獲掃除而噶爾丹寺亦不攻自潰前至勒烏
 圍不過數里現在趕緊添擊木柵直至河沿即與
 明亮基木斯丹當噶新營隔河相對其榮噶爾博
 第八九峯賊雖死力拒守然山上山下皆可覓路
 進兵臣等相度機宜惟期迅速集事先掃勒烏圍

巢穴以慰

宵旰殷懷奏入

諭曰阿桂等此次攻克噶爾丹噶朗噶等礮寨將軍參贊
 調度有方領隊大臣奮勉出力甚屬可嘉俟即日攻得
 勒烏圍後一併優叙至在事之將佐弁兵並著阿桂等
 查明各部分別議叙

恭錄

御製詩

西直門外作

夜雨快晴曉爽侵違宮又復值齋臨改觀農務祝登玉應

節義交凜枕金如砥石衙行處慣似油綠野望中深倚虹
 堂名在高梁橋向屢有詩小憩傳朝膳正值軍營報喜音阿桂等奏官
 丹寺及噶朗噶等礮寨竭三日四夜之力攻獲寨落一百
 十餘處戰礮三十餘座寨房二千餘間其地距勒烏圍不
 過數里

二十九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官兵佔據舍
 圖枉卡已屬居高得勢自此而下有了口一處山
 勢陡削賊人木城石卡互為聯絡上下俱可接應
臣等籌定分兵兩隊當派令總兵成德等繞越自
 下截攻遊擊曾吉保等從上下壓而富興等帶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三

接續雖雨勢未晴霧氣四塞成德等已於林箐叢
 密崖礮敵仄之間步步攀越而行潛抵了口以下
 突起力攻賊人分頭抵禦曾吉保等即領兵衝壓
 上下合擊士氣百倍立將了口之下石礮八座木
 城四座悉行攻克其下尚有礮寨二座平房二十
 餘間一併搶入佔據要地查遜克爾宗在榮噶爾
 博山陽第七峯之後恐賊人尚可從榮噶爾博山
 陽沿清來往後路未絕隨派曹順領土兵循山陽
 而下放鎗縱火與臣豐昇額之兵互為犄角臣豐
 昇額思官兵將次合圍遜克爾宗賊人必行竄逸

又即分兵三路合力進賊人勢不能支由寨後牆穴往外奔竄經官兵緊追擊斃餘俱滾落箐林坡礮遂將石寨六處石礮十二座平房七處亦皆克取查由遜克爾宗前抵勒烏圖道路尚遙亦多山溝間阻臣等公同商議榮噶爾博距勒烏圖不過數里現已於直古腦一帶為併力進攻之計其第三條山腿必須於逼近賊人處所添擊木柵直至河邊始可酌撤後面之兵以供前進之用今自十四日酉刻臣等督率官兵已將第三條山腿上之柵均行擊起並將五岱等勒吉爾博之兵撤至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第三條山腿換出臣海蘭察額森特之兵併力前進至榮噶爾博之第八九峯地形既險守禦更堅臣一面令烏什哈達循梁擊柵近逼用礮轟其正面礮卡以資牽綴又相度第八九峯下小山腿上的礮卡雖亦地險而堅若從半山擊柵踰溝前進用礮轟摧尚可攻克得其一處即可斜上八九峯後攻捨巴占地方則不但八九峯之賊不能復守即前抵勒烏圖亦更無阻礙現將應用木植砍伐運往將次敷用即於日內相機進取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得遜克爾宗礮寨甚多現籌從榮噶爾

博進兵直搗勒烏圖賊巢所辦甚好遜克爾宗為阿桂緊要後路今將所有礮卡盡行攻克則西路官兵後路更覺清肅深為欣悅此次攻礮得勝係豐昇額帶兵奮勇所致甚屬可嘉已另降諭旨優獎總兵成德遊擊會吉保亦俱勇往超羣各立功績統俟攻得勒烏圖時交部一併優叙遊擊會吉保著加恩以副將用過缺即補其餘在事出力之將佐弁兵並著阿桂查明交部議叙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遜克爾宗詩以誌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遜克爾宗賊要害攻之數月未能克遜克爾宗為勒烏圖月間阿桂即擬往攻繞隙因據默格爾反出其後期必得至六月間尙未能克繞隙因據默格爾反出其後期必得阿桂因遜克爾宗久攻未下探得日爾巴當噶之下榮噶爾博之上其間有默格爾山梁若能襲取則進攻勒烏圖既為得勢而凱立葉日爾巴當噶之賊皆在我後隨派海蘭察等繞道前進捨佔默格爾山梁並攻壓密拉噶拉木大寨及其旁礮卡又克獲凱立我後彼彼亦後我故眾力葉各寨此上年十月月中事也

守聚羣賊康薩工噶雖屢剿自攻克默格爾山梁阿桂在

山梁添礮力拒今年正月阿桂派兵三隊克其三礮金將

其下礮卡盡行攻取賊人因距巢逾近益竭力死守阿桂

復於彼積兵三月而木思工噶始不能抽擊堵禦因於四月

必須與得式棉同日金攻賊始不能抽擊堵禦因於四月

中旬乘積雪消齊與明亮訂期會剿遂派兵將了口礮卡

悉行攻佔隔江望見明亮官兵亦從薩克薩谷而下直至

河沿其日旁等賊寨仍拚死拒礮中匿噶爾丹廟既已獲

俱已不戰而逃矣

勒圖巢穴近咫尺五月初官兵攻克勒圖巢穴置此於後

終非計分兵首尾俾受敵偏伍彌縫未可施仰攀側越手

為翼冒霧突衝進了口火攻短兵各盡力或砍寨門或越

牆賊不能支遂奔北木城石砌獲數十官兵自得嚙爾丹

卡業已居高得勢因思爾丹宗於後非計但下壓方

口山勢陡削賊人木城石砌互為聯絡必須從上下

為得力隨於五月十二日派總兵成德遊擊吉保分兵

前往時霧氣四塞豐昇額察視機宜未便再為遲待遂令

官乘雨霧擊使賊人疑我兵進攻而德會吉保等

悉行攻克復進克其下二大砌阿桂以遜克爾宗在榮

爾博山陽七峯之後恐賊人尚沿溝來往後路未絕隨

派副將曹順領兵循榮嚙爾博山陽而下放鎗縱火與

昇額相持角豐昇額因思官兵將次合圍遂克爾宗賊必

竄逃應及早攻撲庶可多殲賊眾遂派兵三路與之合力

金進或砍寨門而入或梯牆躍進賊確奮勇擊殺羣賊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不能支悉於牆穴遁去官兵追躡殲斃甚多計克石寨六

石砌十二平房七隨撥進兵由直古腦下壓勒烏圖矣

一歲之功成頃刻是役固藉眾鼓舞副將軍實豐昇額錫

名繼勇紹乃祖自上年四月攻剿遜克爾宗以來至今始

將佐雖皆勇往出力而身先士卒調度合宜則副將軍

額亦都本係巴圖魯公因其公號果毅之下增繼勇國

之蓋臣綿世德

又

諭曰阿桂等奏自榮嚙爾博由直古腦一帶拏柵下壓固

屬得勢但閱圖內情形若由赤布寨至冷角寺沿河直

進徑抵勒烏圖似較直捷著詢問阿桂此旨到時如勒

烏圖尚未攻克或照此籌辦如何又曹順屢次出力自
應格外加恩除交軍機處以總兵記名外著傳諭阿桂
如軍營遇有總兵缺奏請升補

六月初六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榮嚙爾博八

九峯下有山腿二條其第二條之了口即係巴占

砌寨甚為堅大皆有木城聯絡護衛必須拏柵佔

住第一條山腿然後用礮轟摧第二條了口之巴

占寨始能分兵攻搶各木城併力直取巴占臣等

因木植業俱陸續砍運足敷應用遂公同籌議臣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海蘭察督同烏什哈達等循榮嚙爾博第七峯山

梁拏柵進逼攻其正面砌卡臣額森特督同瑚尼

爾圖等進攻巴占砌寨使賊不能撓我拏柵之兵

會爾會額爾特官達色等督兵踰溝趕拏木柵而

福康安彰靄泰斐英阿帶兵為各處策應十九日

丑刻海蘭察等循榮嚙爾博山梁前進將至天明

林箐中見有賊番分為兩股從左右抄下繞截海

蘭察即派弓箭鳥鎗預備及賊番直前衝突官兵

各持滿以待相距數步始一齊施發殲斃甚多額

森特等進攻巴占賊人兩次衝突均被官兵擊敗

竄回維時會爾會等隨趕拏木柵二十六座已佔至第八峯山腿而烏什哈達處亦拏柵前進佔據兩山岡直逼第八峯用礮轟摧至我兵所佔第八峯山腿已與巴占礮寨對面相去僅一箭之地是日卽將大礮運往力轟頗有場損臣等隨於二十三日寅刻派兵踴躍齊進詎巴占礮寨之下各挖有深濶濠溝賊既潛伏其中以避大礮金卽於官兵攻撲時放鎗上擊其溝沿之上又有砍倒樹木縱橫攔截官兵將至溝邊賊人鎗石如雨攻至天明勢難卽克一面將各官兵暫撤一面將礮位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三

準施放共見寨內之賊有被轟捲去者其五岱五福等帶兵沿河前進克獲賊礮一座隨卽拆毀查第八九峯據勒烏圖之項故賊人據此以護賊巢然官兵若從其下山腿發兵繞進則第八九峯佔據無益而勒烏圖仍不可守故賊於巴占死力抵拒又爲護八九峯之計臣等熟察情形此時官兵所佔第八峯下山腿形勢稍低對面轟摧往往爲高礮所阻未能十分得力現已督率官兵拏柵逼至巴占礮寨之上峯頂之下中間接拏四座將礮運往力轟非獨摧擊巴占倍爲有力而斜迤而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五

既可擊巴占後面之寨並可擊前面溝中藏匿之賊勢必難於存任若派兵或二三百名或三四百名晝夜搶撲使賊人不能稍爲歇息不過數日必至疲困現於二十四日未刻令會爾會帶兵進撲而額爾特繼之本日寅刻又令額爾特進撲而會爾會繼之烏什哈達等亦由正梁時時進攻總使我兵不致多傷賊人接應不暇察其稍有懈弛選派精銳官兵爲一舉必克之計奏入

諭曰官兵從榮噶爾博第八峯並巴占礮寨進攻現已用礮轟摧并派將領每日更番帶兵搶撲以疲其力賊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六

自難久於存任卽偶因風雨暑羈時日亦無足慮現又添撥部庫銀五百萬解川貯備軍需儘屬寬餘阿桂等惟當努力攻勦速成大功以膺茂賞至逆酋索諾木兄弟及黨惡之大頭人如丹巴沃雜爾等自揣罪重難逃法網必然捨死抵禦但未必如山東逆匪王倫之情急自焚或於進攻噶拉依時將軍等乘其窘迫誘諭招降逆酋未必不妄冀倖免如果來投亦可稍省我兵攻圍之力而逆酋仍無所逃罪所謂兵不厭詐原屬無妨阿桂等酌量行之但不可入於賊詭計耳

十三日

一〇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三 七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臣等令福康安會爾會瑚尼爾圖額爾特等於二十五日酉刻帶兵分路進攻巴占寨落金及其下之兩木城詎賊人守禦嚴密臣海蘭察額森特因於二十六日丑刻分為兩隊進攻而賊人自第九峯下以至寨外挖成溝濠甚為深濶溝內密布松籤多伏賊番放鎗擊打而距巴占稍遠之賊又用礮擊我攻寨之兵峯上賊人又滾放石塊官兵難於站立漸次撤回臣等思若再拏柵直逼第八峯之下并從第七峯了口拏柵橫截與第八峯之木柵相聯則山峯

上鎗石不能下及庶正面攻打官兵既易為力且即從山腿橫拏木柵直至第九峯下則濠內之賊不能存立然後順梁下壓合力進取可期必克該處地方險峻必須一氣趕拏臣等現已督兵砍伐木植將次數用至沿河山勢自八九峯下至冷角寺中間尚有山腿兩條賊人各有木城若從沿河直上攻佔亦屬可辦但河西沙爾尼一帶礮寨明亮處尙未掃除我兵從此進攻則河西之賊皆可隔河施放鎗礮以擾我河東之兵臣等察看形勢若明亮處移往礮位由河西自上下轟沙爾尼礮

寨臣等并令五岱在伊現在之赤布寨以前趕拏木柵運送大礮前往隔河平打前後夾擊賊必不能存站則沙爾尼一帶更易掃淨而河東一帶亦可由河沿乘機攻取并可從冷角寺山梁進搗賊巢總之山上山下不論何處得手均可直抵勒烏圖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連次攻打巴占礮寨尙未能克賊人日就窮蹙竭力自護冀緩須臾之死勢所必然亦斷不能久拒而我官兵乘勝采入掃穴擒渠無難立待又稱河西沙爾尼一帶礮寨若明亮處移往礮位自上下轟金令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七

五岱在赤布寨以前趕拏木柵運大礮隔河夾擊賊必不能存站此計甚善朕前此展閱阿桂進到地圖會指沿河一帶當可進兵隨傳諭商酌辦理今阿桂於未奉朕旨以前所籌適與朕意相合自可望其有成

恭錄

御製詩

軍書

三處軍書一日來立時籌筆肯徘徊阿桂明亮富德三路日同時遞到即為展閱批答金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宜立時傳諭署無停晷扼其吭背守自力聚彼鯨鯢攻易摧阿桂分兵攻剿巴占賊衆捨死聚守未

理固當如是而我將士屢勝之餘勇氣百倍今乘勢乘采
不啻摧枯拉朽賊雖竭力支抵復何能為今阿桂擬於第
八峯下添築木柵與第七峯下口相連逼攻正面賊巢使
賊人鎗石不能遠及又薄其所掘溝沿溝內之賊無由
施展即日絨布透牽嚴斥堠富德駐兵絨布寨雖不能統
可望奏捷而不敢棄而他顧是此一軍勒圍夾擊迅風雷
之率賊勢亦正不可少也勒圍夾擊迅風雷攻明亮已
人額爾齊斯河卡即日可下至平坡阿桂今擬添兵沿河從
赤布寨攻打隔河之沙爾尼一帶今明亮將至沿河兩岸
夾攻火礮轟推賊斷不能獨因捷近盼如遠日夜郵傳問
久拒竹可唾手而得耳

二十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本月初三日酉
刻於陰曠之中派撥官兵從第七峯前進之柵令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烏什哈達等趕辦從山腿直逼第八峯之柵令福
康安等趕辦是處為賊人緊要咽喉守禦至為嚴
密一見官兵運木拏柵即前來衝突官兵俟其將
近合力放鎗繼以弓箭賊勢披靡奔潰官兵追趕
攬殺而烏什哈達處又從旁下壓合勢夾擊賊人
被殲甚多官兵遂拏起木柵九座直抵第八峯之
下而烏什哈達處亦拏起五座與第八峯下木柵
相連距賊人礮卡不過半箭之地賊雖居高臨下
不敢露身放鎗僅將石塊飛擲其勢殊為艱窘特
以連日大雨泥滑頗難動手臣查此處山梁一破

瞬息即抵勒烏圍而一破勒烏圍即噶拉依亦難
固守是以臣等現又在巴占下賊人木城對面逼
近拏起木柵兩座運礮轟推以期搶佔得此則巴
占之勢既孤攻奪自更稍易素入
諭曰阿桂等奏稱現拏木柵九座距賊礮不過半箭之地
金稱在巴占下手賊人木城對面逼近拏柵兩座運礮
轟推官兵攻逼漸近自可迅速得手

二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自第八九峯
而下山腿賊俱刨挖深溝以阻我兵進攻之路且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又礮寨卡柵互相應援鎗礮滾石極為緊密今若
將巴占山腿各礮柵分兵十餘處同時齊上攻撲
只須攻開數處乘其慌亂不難全行搶佔而繞越
第八九峯後竟搗賊巢勒烏圍亦必尅日克復但
連日大雨傾盆俟得快晴即可合力攻開以期速
搗賊巢再近據投出番人稱賊目等因口糧無出
要商量偷放夾壩臣當派官兵每夜輪班設伏以
備截殺至十四日子刻有賊一百餘人直撲糧臺
旁貿易民人窩舖我兵邀截內外夾擊殺賊十數
各餘多負傷而逃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所攻巴占礮寨距賊寨不遠俟一兩日快晴分兵同時攻撲即可繞越第八九峯後徑搗賊巢所辦甚好佇盼捷音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西路大兵直逼賊巢不論從山上山下進攻均距勒烏圍不遠但此地之河與山巖下之溪澗無異故自噶朗噶赤布寨冷角寺而至勒烏圍反係陡崖一縷之路其冷角寺以北山腿各巴克圖仰木賊人於半山攢設木城以為拒守衝壓之計而對岸沙爾尼之賊又可用礮隔河合擊我兵難以沿河直進就現在情形而論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三

占一經得手最為直捷臣等於八九峯迤下悉力籌辦者以此奏入報

聞

七月初一日

公偕富勒渾鄂寶劉秉恬奏言臣等將各站人夫輓運情形公同籌議查鄂寶所奏請裁北路各站不無節省但從前西路軍糧以楸砥為正路而別斯滿一路佐之北路以卓克采為正路而令南路協運供支今西路之別斯滿久經停運而北路又將卓克采運道停止悉歸併於楸砥大板昭一路

設遇山水陡發大雨時行難保無誤若從卓克采大板昭兩路運供即有一路阻礙一路仍可通行無滯所有富勒渾劉秉恬請留卓克采等十三站由腊覺溝孟拜拉匯入西路轉輸之處自應如此籌辦再現擬將南路之糧按月運供七千石自達思滿至卓克采共十三站又自卓克采至西路添設腊覺溝孟拜拉兩站此十五站半每站安夫四百名即敷輓運所餘二百名應行裁去計節省夫三千名其西路各站前臣鄂寶奏請每站添長夫六百名查自色木多至凱歌坪共六站半倘舊設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甫

長夫臨時有不敷之處各站員雇募客夫蠻夫自可通融應用所有應添設長夫三千九百各宜一併裁撤惟密拉噶拉木一站既分運勒赤爾前敵及遜克爾宗且為北站糧運總匯需夫甚多其議添之六百名仍應安設至臣鄂寶前議於得式楸茹寨薩克薩谷分設三站但目下情形不同應酌裁半站又可省夫三百名臣阿桂查鄂寶原奏計撤北路各站可節省夫五千四百名但此內木池覺木交泥時岡宜喜得楞五站共有人夫三千各既因打箭爐有運濟木池之米未能停撤則所撤

不過二千四百名今臣通盤籌畫雖仍留卓克采等十五站俾兩路接濟而所裁各站之夫實七千二百名於帑項更多節省且內地辦夫亦不至拮据

公又偕富勒渾鄂寶劉秉恬奏言准文綬來札擬將資哩存糧儘數運往軍營以濟急需伏思資哩現存二萬餘石原因大兵一克噶拉依應將運道移駐美諾於資哩一帶運供爲便而勝兵凱旋雖分途行走究係經由中路者居多至撤兵以後尙有駐防兵食亦應於資哩美諾積貯分供不宜輕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三

動查打箭爐現存米三萬九千餘石臣等咨明文綬每月運出七千石協供北路則脚費無多而兵食自屬寬餘均奏入

上從之

初五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自十四日至十七日連日晴霽臣等議派會爾魯官達色爲二隊瑚尼爾圖仁和爲一隊攻巴占以上木城石礮二座以斷八九峯礮卡內賊番應援之勢至巴占本有兩座寨落又派福康安等攻上一寨泰斐英

阿等攻下一寨那木札彰勳等分攻巴占以下木城二座烏什哈達等攻撲第八峯礮卡臣海蘭察額森特等爲各路接應於十八日丑刻官兵突然前進正欲踰越大溝而溝內藏匿賊番及各礮寨卡柵之賊競起放鎗抵禦其八九峯頂最高賊礮亦點礮轟擊擲石如雨官兵不能踰溝進撲乘天色未明將兵撤於木柵左近使賊探望不見至午刻奮迅直前已有將木植板片墊過濠溝直抵礮柵下者而山梁後有賊一二百名前來散入各礮柵合力死拒急切不能攻取當將官兵酌撤查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三

占一帶本爲賊境咽喉又勒烏圖係賊根本之地而勒烏圖益無可守故堅此一道山梁以爲捨死護巢之計但賊境口糧缺乏上下離心番人投出日多其所稱賊目等互相疑貳及番人餓死情形實已衆供如一此時賊酋等雖悉力負隅其勢斷不能久因思向來官兵攻打之後或稍爲歇息再隔一二日攻進今臣等現派官兵於明日五更進攻出其不意以期必克奏入

諭曰巴占一道山梁實係勒烏圖緊要門戶賊人於此捨死護巢或恐猝難得手前此阿桂會奏若從沿河直上

攻佔亦屬可辦但河西沙爾尼一帶碉寨明亮處尚未
掃除若攻得沙爾尼即可於河東攻捨巴克圖仰木半
山碉卡亦能截出第八九峯之後直壓賊巢等語此亦
係進攻捷徑何以尙未見如此辦理想因明亮未能攻
至河沿之故今阿桂一路屢攻巴占未克若不另辦分
勦徒致耽延時日阿桂此時若已攻克巴占則勒烏圖
可席捲而得自屬甚善否則派兵數千令海蘭察豐昇
額帶領往助明亮將沙爾尼一帶碉卡盡行攻克亦可
合阿桂沿河進搗賊巢之計較爲便捷著卽速妥酌而
行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三

十二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自遜克爾宗
舍圖枉卡而西南雖山勢延長不無多費兵力而
可進取之路頗多若派兵從舍圖枉卡直捨舊則
大海迤西南高峯卽順梁由昆色爾喇嘛寺直佔
章噶山頭則舊則大海拉枯喇嘛寺均已攔截在
內賊自不能踞守屆時或從章噶順山腿下至河
邊或涉水而西皆可繞出勒烏圖之南以斷噶拉
依往來之路而從拉枯喇嘛寺山下又可繞至榮
噶爾博第九峯之後托古魯地方以斷巴占賊人

後路其由章噶而東南可攻捨科思果木勒烏溝
雖稍覺紆遠似成功反速現在大營前敵一帶以
及遜克爾宗各營卡儘數抽撤可得兵五千以供
繞進之用而巴占各碉寨現又另行相度機宜同
時竭力攻打官兵一至章噶則賊境要隘到處可
逼賊必撤回醜類分頭防堵禦備多而勢力分巴
占一帶不難力取現已抽撥官兵臣海蘭察於初
一日統領先行臣豐昇額亦前往督率策應約計
初三四日卽可奮力前進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前仰蒙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五

未

訓示令富勒渾購備馬匹解赴軍營以資追捕賊酋之用
臣等看得番地山勢巉巖盆無牧廠現今大臣侍
衛官員自備乘騎之馬多者不過二三四匹少者一
二匹割草飼喂皆須於各處搜尋若分給滿兵則
每兵二人合用跟役一人自樵汲炊爨而外更難
兼顧况此間所產之草非比蒙古地方不能不兼
飼米豆若照塘馬之例以日支銀四分米四升計
算每馬日需八錢有餘去年此項馬匹解赴西路
時臣等酌於滿洲索倫額魯特官兵內擇其勇銳
出力者每人分與一匹作爲賞給並未令其支領

銀米查自分賞馬匹以來經歷冬春雪厚草枯倒斃疲瘦現在所剩無幾臣等悉心籌議自將軍參贊領隊大臣而下以至侍衛章京鎮將備弁各人所得口糧稍多皆有自備之馬約計追擒賊會賊目時可得壯健馬二百餘匹無虞臨時拮据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現於苗則大海山梁之西探有昆色爾及章噶兩處若能直佔其地可繞出勒烏圖之南以斷噶拉依往來之路所籌甚好海蘭察已統兵前往進剿自可迅望得手又據奏軍營馬匹自將軍參贊領隊大臣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下各有自備之馬約計追擒賊會賊目時可得二百餘匹無虞臨時拮据所辦甚是明亮處昨歲即經阿桂知會自必遵照辦理舒常亦然至富德南路情形大畧相仿自應照阿桂處章程一體妥辦阿桂籌辦軍營大小諸務實為盡心今時當盛暑統眾攻堅賢勞足念因御製詩六韻親書箴頭賜之以示嘉獎

恭錄

御製詩

書扇賜將軍阿桂六韻

掌握師行掄俊豪事無巨細一心操功成九仞尤應慎志

格諸軍實所衷探路欲因乘怠隙阿桂奏督兵進剿巴山賊人因係近巢險悉力抵拒官軍屢攻未下茲於苗則大海山梁之西探有昆色爾喇嘛寺又西為章噶若由昆色爾喇嘛佔得則苗則大海山梁之西探有昆色爾喇嘛寺均攔截於內賊自不能據守屆時或順山脚至河邊或涉水而西皆可繞出勒烏圖之南以斷其與噶拉依往來之路海蘭察親至其地審度情形統兵往剿約於初三四間即可奮力前進以我精銳搗彼空虛諒無不克云云所籌甚合機宜亟盼捷音速至攻碉直可壓危撓我居避暑原無暑卿効賢勞真是勞嘉予七言錫書扇凱歌三捷換征袍勉之指日親郊勞紫閣銘勲崇爵叨

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巴占一帶山梁賊人捨死抵禦實已不遺餘力今從舍圖枉卡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路進攻賊會若撤為返顧之計巴占既不難攻克而官兵於巴占一帶不分晝夜連日攻打以掣其全力則舍圖枉卡一路進取自易為功所有從舍圖枉卡進攻之兵臣等酌令會爾魯泰斐英阿等攻取章噶山峯臣海蘭察帶兵策應並攻與章噶相近之果克多山礮又令瑚尼爾圖攻與果克多相近山礮其昆色爾喇嘛寺東接雅木則西接章噶且在拉枯喇嘛寺之上形勢最為扼要因派令額爾特等帶兵攻打其苗則大海各礮令常祿保等攻打至舍圖枉卡右手溝內有巖洞在箐林中

賊藏匿於此令章京巴彥泰等帶兵截殺不使來擾我兵前進之路又巖洞下寨落五處均有賊據守復令富興成德海祿等分頭攻搶均定於初三日一早進攻但從舍圖枉卡分進之兵雖均係潛密夜行賊人無從望見亦必先於巴占攻搶使賊不能分力往援初三日丑刻度是時舍圖枉卡一路官兵已經前進復派將弁等分路進攻巴占寨及八九峯上各礮卡官兵突然搶上直過濠溝賊番施放鎗礮擲石如雨官兵未能得手暫為撤下其舍圖枉卡進攻之兵泰斐英阿額爾特等進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事

拉枯寺之上各處賊眾復來迎拒額爾特一面酌留官兵衝壓一面直上昆色爾山梁進攻昆色爾喇嘛寺蝗附登礮儘力攬殺其逸出賊人又被官兵痛殲遂將昆色爾寺奪據維時官達色等帶兵循梁東上直佔至雅木則礮對面臣海蘭察即將果克多山峯戰礮攻克而瑚尼爾圖所攻之礮寨及富興成德海祿等圍攻各寨落亦全行攻克惟拉枯喇嘛寺賊人尙在死拒初四日寅刻即派官達色泰斐英阿額爾特等先將附近各寨克獲縱火焚燒旋進圍喇嘛寺官兵飛騰而入賊人逃遁

無門亦均誅斃遂將喇嘛科爾三寨所屬之卦爾沙巴等寨悉行掃蕩其昆色爾寺等山陽什爾德擦烏曲所屬之格思等寨焚燒過半至常祿保等所攻之苗則大海各礮賊已挖有深濠排列松鐵鹿角備禦甚嚴常祿保等一面力攻一面令官兵繞出其後將大戰礮圍裏攻克其餘山梁各礮卡亦經逐一掃除所餘雅木則一礮又經官達色與常祿保前後合攻乘勢攻獲統計攻燒礮寨一百三十餘處殺賊二百餘人搶獲銅礮一尊手礮二尊其餘刀矛鳥鎗等物無算查舍圖枉卡一路官兵竭三日三夜之力佔據地方縱橫三四十里雖章噶一處尙有賊人負隅然可以繞截之路已經踰定章噶一經克獲即可截出勒烏圖以南路徑頗多賊會左支右訕自當立成瓦解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事

諭曰阿桂等奏從舍圖枉卡繞截圍攻將昆色爾山梁奪據並將果克多山峯戰礮攻克旋進克拉枯喇嘛寺及苗則大海各礮此次官兵等繞道奮攻奪礮殲賊實屬勇銳可嘉所有將軍參贊等統俟攻克勒烏圖時一併從優議叙其打仗出力之將領弁兵等著阿桂查明咨部議叙

猛力不能久一面拒敵一面竄逃官兵衝躡其後鎗箭齊發賊人傷斃甚多益拏獲男婦七名將兩山峯盡行佔據乘勝克獲寨落二十餘處旋於初八九兩日將章噶上下十餘寨一併焚燒勦殺此次所得地面甚寬接續不易因又將額森特隊內之兵撥往千餘盆將附近後路營卡之兵竭力抽撤以供前進之用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臣等於初七日攻克章噶等處喇寨即有什爾德山上額洛木寨頭人草什甲木參盆寨首僧格爾結等帶領番人二十戶投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官兵卡上又有喇嘛科爾頭人雍中帶領番人二十戶於初八日投出至初九日又有什爾德寨頭人丹比西拉布領番人二十一戶投出統計六十一戶男婦大小二百二十口臣等面詢均稱金川地方百姓乏食者居多而伊等口糧尚不至乏絕且什爾德一帶莊稼將次黃熟亦可即資口食惟見西路官兵分頭攻進即日掃平又屢蒙將軍大人諭令及早投降皆可免死是以先行投出臣等察其言語尚非愚昧番民可比必實見金川滅亡萬不能再延時日始為此接踵來降之舉而此

四五日內其零星投出者又五十名口向未有全寨數十戶連日陸續來投者是賊會滅亡在即更無可疑即將該番等發往附近內地土司安插仍令密為防範其尚可得用而又帶有眷屬之人則將家口安移向內而畱該番在營隨同打仗益令其隨機招撫則金川蕩平之局自必更為迅掃均奏入

論曰此時章噶既得已拍勒烏圖之背或先截斷勒烏圖這瑪拉依之路或自上下壓直搗勒烏圖均可計日而待設或賊眾自揣力不能支逃回噶拉依即未能多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賊眾而業已掃其一穴自益見窘蹙看來賊眾即或聚守一隅而敗回之賊愈多口食愈形竭蹶其勢斷難久拒但恐賊人外竄未免又稽時日不可不多方設法廣為攔截又據奏頭人等率領戶眾來降其慌亂情形大概可見自是極好機會至該頭人三名誠心納款倘非窘急求免情較可原如果認真出力應賞以藍翎頂帶俾倍加感奮報効且使番眾聞知益堅其投出之心賊勢更易於潰散阿桂等即當妥酌而行

二十五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大兵既克章噶

若渡溝而南捨上科布曲山梁固可出勒烏圖之左但現已深入三四十里所有之兵不敷接續卽上至山梁而該處礮卡如林恐未能立即掃除臣阿桂思自巴占左手而下巴克圖仰木一處臣從前原擬於此分攻因賊已於半山攢設木城拒守衝壓而對河沙爾尼之賊又可隔河用礮以擾我兵故臣等前奏欲俟明亮處攻得沙爾尼再行攻捨若從此上攻而臣海蘭察又從托古魯等處直上兩軍會合不但巴占及八九峯礮寨木城均攔截於內而下壓勒烏圖巢穴亦勢等建旣現在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路進攻揆度賊人力量再不能別處滋擾遂於臣阿桂大營及後路內又抽兵三千分爲四隊從巴克圖仰木及榮噶爾博八九峯盆巴占寨上下分攻其托古魯進攻之兵亦分兵四路由章噶下溝進捨山梁各礮卡臣額森特所攻之巴木圖至直古腦山頂木柵層層聯絡備禦堅固卡座更多十二日子時官兵從鎗石叢中奮勇衝上福康安烏什哈達等將兵分隊攻捨共得大小木城礮卡寨落五十餘處上據山梁而五岱五福明仁等亦卽將薩木卡爾山腿各礮卡克取與臣額森特之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會合至臣海蘭察之兵是日丑刻踰溝直上賊人已於林箐中間及山梁之上放鎗力拒官兵一面攻擊而侍衛泰斐英阿等一面分兵潛從山梁陡險之處攀援而上將礮卡全行克獲保寧官達色仁和等亦將溝底寨落七座奪取與臣海蘭察之兵會合所有八九峯及巴占一帶礮寨均已圍截在內攻至抵暮臣料賊必乘夜潛逃先派兵於溝底箐中設伏卽督催力攻官兵四面合呼一齊撲上其巴占一帶之木城石礮經富興書麟等攻克第八九峯及巴占穆古一帶礮卡經特成額劉國樑等攻克此數處竄出賊人除被官兵追趕截殺外餘多跳崖身死其時特成額於攻克各山峯後酌量畱兵駐守卽帶兵從山梁趕下至臣額森特處合兵遂於十三日子刻臣額森特率同福康安烏什哈達特成額等向冷角寺從高下壓賊人且拒且逃官兵追殺直至河沿將冷角寺及附近寺旁寨落捨佔焚燒已歷至勒烏圖之上是日海蘭察額森特等乘勝直據勒烏圖賊巢分兵圍其兩面臣等熱察情形勒烏圖官寨西臨大河其南則寨落相接一里有餘直至轉經樓再南卽甲爾日

礮橋賊人現俱據守但遙見河中皮船往來絡繹不絕恐賊人從此竄逸更當迅為籌辦查河西明亮一路官兵尙未至賊巢對面河中水路一時不能遽斷若從托古魯左手向南抄截而下得佔據轉經樓亦可斷其沿河來往之路臣等於十三日派兵前往攻打而轉經樓礮寨亦甚高堅且我兵無遮身之處遂將官寨至轉經樓中間一帶寨落焚燒十之七八此數日內共攻克大小礮卡木城一百四十餘座喇嘛寺一所寨房一千數百間殺賊二三百名生擒活口二名賊人因勒烏圖及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奏

經樓礮寨高堅可恃仍思死守官兵攻轉經樓時無所遮蔽是以稍稍得手今已趕擊木柵進逼並運大礮力轟則轉經樓計日可得而勒烏圖自歸掌握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將直古腦榮噶爾博一帶礮寨及冷角寺等處悉行攻克已直壓勒烏圖之上現派官兵圍其兩面勢若建瓴自可唾手而得惟據楊中爾甲木燦供稱老土婦阿倉及僧格桑之妻得什爾章用皮船過河而去莎羅奔等隨後亦從各路逃竄等語賊酋賊婦諒不能逃回噶拉依計官軍掃穴擒渠自斷不能漏網惜此

時未能卽行擒獲耳又聞圖內甲爾日礮橋一處在勒烏圖西南通噶拉依要路若能先將此處攻得斷賊往來之路賊衆自無可逃阿桂現尙未能得必須設法先行攻佔則勒烏圖之賊更難自存剿之尤易為力朕於圖內用硃筆標記發交阿桂速為籌辦同日明亮等奏現在已攻札烏古山梁隨將丹札木寨落焚燒等語明亮若能攻得札烏古卽可與阿桂并攻勒烏圖更為得勢佇盼捷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五

早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年

八月初二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臣等於十五十六兩日由托古魯山腿趕擊木柵而下該處拒賊寨甚近而科布曲山腿鎗礮及轉經樓等處鳥鎗均可相及賊又伏於各寨內不時出擾我兵迎住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截殺殲戮頗多但托古魯山腿逆將盡處有陸斯得寨落三座我兵不論在攻何處均須從旁經過賊眾聚守為勒烏圍東南屏蔽若不先為掃除難以擊柵直下殊於進攻有礙十七日派普爾普瑚尼爾圖官達色額爾特等帶兵擊柵並分頭攻打陸斯得寨是寨為賊人收藏鉛藥之地守禦甚嚴自午刻攻至申刻官兵擁上礮頂斧劈寨門將兩寨攻克殺賊三十餘名來援之賊復潛入最後一寨合力守禦至亥刻一并攻開其竄出者多為鎗箭所斃寨內有房一間堆貯鉛子積地二尺至

數寸不等又有火藥一百餘簍俱行收獲當將陸斯得三寨佔據即從此接擊木柵查勒烏圍轉經樓中間寨落前此派兵繞道焚燒雖已燬十之七八但陸斯得寨未經克取官兵尙不能於此佔據而賊人仍潛伏各寨以為迎拒聲援自當搶佔此中間各寨始可擊柵前進十九日二十日夜接連發兵攻打將各寨落奪據擊柵三十餘座礮臺七座往前進逼至福康安烏什哈達等於冷角喇嘛寺前分攻亦用大礮自北而南合轟勒烏圍官寨並直前接擊數柵已抵官柵寨稍北至近高礮相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去不過一箭之地飭令每夜派兵設伏礮下如賊有竄逸情形即行截殺查托古魯山腿及冷角寺兩處均已運大礮轟摧幾於每礮皆中而衝天礮亦已運來施放但官寨高大堅厚惟仗礮力逐漸轟摧不能不稍延時日自當以截斷後路為迅捷今官兵所佔之地已插在勒烏圍轉經樓中間其礮上往來之路已斷但此下尙有路一條在崖礮之下河灘之上而官兵欲斷此道其前復有大礮寨一座寨之左右又聯以羣寨必須攻克此處則其餘寨落既易掃淨且斷崖礮以下之路而勒烏

圍與轉經樓及各處賊人來往無路可通更難死守但此寨亦極高堅現已攢礮力摧並即發兵攻搶以期必克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隆斯得賊寨係賊藏貯鉛藥之所現獲其火藥一百餘簍其鎗子堆貯屋內自數寸至二尺餘深此必係賊人前歲在木果木刼取者今經官兵收得實為快意此寨一得賊人鉛藥無資自更難於守拒官兵攻剿尤當迅捷

初九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此時托古魯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腿官兵以及冷角寺之兵兩面圍攻勒烏圍賊人以高礮下道路一條有大礮寨為之遮蔽未能遮斷連日雖攢礮合轟未見大有坍塌臣等即於二十一日夜派普爾普瑚尼爾圖泰斐英阿額爾特等進攻賊從寨牆之上放鎗拋石悉力抵拒并於大礮所透孔穴內放鎗外擊我兵離寨稍遠者均用鎗箭擊射牆上之賊其逼近寨牆下者即將備帶柴捆草束以木叉挑上寨頂堆積寨旁使賊不能從孔穴中施放鎗石而我兵又將火礮藥囊拋置柴捆草束之中頃刻火發礮寨烟燄飛騰賊人

燒斃在寨內甚多其從烟火中突出者又被砍殺殆盡遂於其旁連夜趕擊木棚將此寨佔奪惟是自此下至河灘尚有高礮五層每礮數尺至丈餘不等其間亦有寨落賊先竄入據守應須逐層攻克但該處左右與勒烏圍寨轉經樓皆鎗箭可及若日間進攻擊棚不免傷損過多臣等每夜發兵攻打接擊木棚十一座二十四日戌時官兵在大風雨雹之中又擊起木棚四座礮臺一座已至第三層高礮之上二十五日夜復派普爾普等帶兵奮勇直前擊棚四座以便聯絡而下賊於二十六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四

日子刻攢集一二百人潛至棚下扳斷木植數根我兵不及放鎗隨將刀矛斫戳出棚奮擊而別棚官兵亦俱星馳接應賊人旋即遁去又隨擊棚兩座臣等查看情形轉經樓之北尚有木城一座二十七日夜又派兵三路進攻其轉經樓相近木城雖被大礮轟摧已見塌損但地居高阜賊人四面創就深濠排豎鹿角備禦極為堅固臣等一面令官兵牽綴一面乘昏黑中派兵挖溝前進一至礮下突然而起賊在寨外礮下埋伏者多被我兵殲戮而寨內之賊死拒不出屢拋火礮急切未能即

然且該處距官寨更近賊人鎗礮不絕因佔據其旁一寨接拏木柵兩座已經下至第四層礮下與賊寨相隔只有三丈現復移礮於礮下柵內從旁轟擊此寨一經得接而賊已幾無逃竄之路奏入諭曰賊眾當此窘迫之時尙敢捨死抗拒實爲可惡然亦不過護巢情急暫緩須與官兵奮力圍攻蟻輩豈能經久况我兵接拏木柵已至第四層礮下用礮轟摧尤爲得力自可尅期而得

十九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勒烏圍巢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五

官兵竭力攻圍惟因第五層礮下與轉經樓往來及沿河過渡之路未經截斷而勒烏圍轉經樓兩處礮卡之外又尙有前此攻而未克之寨落及轉經樓北之木城皆能聯絡接應其迤南之科布曲山腿及迤西隔河賊卡內鎗礮皆可相及而近日各處敗回賊人及噶拉依一帶之賊全聚於此尙思逞其螳臂臣等於廿九日夜分兵攻打乘勢拏柵二座至三十日夜又派普爾普瑚尼爾圖保寧官達色烏爾納等分兵五隊攻搶勒烏圍轉經樓及各寨落木城又派福康安烏什哈達等分兵兩隊

自北而南合攻勒烏圍並派兵由第四層礮上乘各處攻打緊急之時拏柵前進查第四層礮上相距第五層礮沿不過十餘丈若從官兵所駐柵內刨挖地道斜下亦可突出第五層礮上搶拏柵卡佔斷賊人往來之路因於八月初一日夜即派普爾普烏什哈達等督率官兵並另派兵分打各礮房寨落以混賊人耳目初二兩夜官兵已得兩道地穴挖進數丈有餘將斜出第五層礮上臣等復派各領隊鎮將帶兵七隊於初三日夜分攻各礮寨官兵漸次挖進不無稍有聲息賊人知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六

亦從旁挖掘地穴相拒因乘夜又拏木柵三座直至第五層礮沿之下臣等思福康安烏什哈達等所駐之地在勒烏圍西北若從伊等前此所拏木柵沿河灘接拏前進一過勒烏圍官寨繞而東南與我兵刨挖地道之處相對則礮上礮下皆有官兵圍逼不但賊人水路既斷即陸路更難竄逸當又砍運木植於初五日派令普爾普分段拏柵福康安那木扎等帶兵勦殺來援之賊至初六日黎明共拏木柵二十六座已與勒烏圍官寨東西平對是夜又接拏前進而轉經樓一帶賊人見勢危

追攢集二三百人悉力衝突侍衛薩爾吉岱穆哈納等帶領埋伏預備之兵直前衝殺烏什哈達亦即帶兵合擊殲斃甚多官兵又隨時擊起二十餘棚初七日夜復接擊十三棚賊番兩次衝擾均被我兵擊退與所創地道之處相對不過一箭之地不但賊人白日不能行走即夜間偷越亦屬甚難查前次以地勢所限我兵圍困賊巢雖已逼近而沿河正西一面既未能斷其水路正南轉經樓一面又但及第四層礮而止故賊尚恃為有路可逃今_臣等沿灘所擊木柵向南已過勒烏圍官寨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折而向東距第四層礮上木柵已彼此鎗箭可及即此相距之地再行接擊木柵刨挖深濠賊雖悉力死鬪然從此合圍使無一賊得脫亦足以稍快人心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查甲雜官寨係在河西居嚨拉依勒烏圍之中_臣等現從西路進攻須俟攻克科布曲後向南再攻過數道山腿下至沿河過渡始可至其地以河西形勢而論自甲索而下為扎烏古又南為阿爾古又南至來達木又東南斜下始為甲雜中間相隔更遠此時實無可以繞往甲

雜擒擊逆酋之路至甲爾日礮橋一處原係勒烏圍噶拉依往來要路勒烏圍賊眾竄回必由於此一佔此橋自難存住但此橋在科布曲山腿之下欲佔是橋必先佔此山腿是以前此_臣等一面攻打勒烏圍一面即議佔據此處以扼賊人歸路但此山腿上賊人卡柵緊密守禦甚嚴而山形險仄陡峭又難攀援而上故雖經海蘭察額森特帶兵跣水過河攻而未克今自勒烏圍轉經樓賊人皆有木城石卡層層聯絡而甲爾日礮橋又處轉經樓及科布曲山腿中間且對河阿爾古之賊鎗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八

亦皆可及實係四面受敵之所官兵不但難以往攻即使冒險前往佔奪仍難據守是以於勒烏圍轉經樓中間為擊寨橫截之計指日大兵一克勒烏圍則轉經樓之勢已孤賊人自不能再守而甲爾日礮橋亦必不攻自潰至科布曲山腿俟攻克勒烏圍時抽出官兵由章噶及達思爾寨等處覓間下溝繞登科布曲山梁之上庶可壓取均奏入諭曰阿桂等奏連夜分攻各礮寨沿河接擊木柵已與勒烏圍東西平對如此兩面合圍賊眾斷難支禦諒可立時攻克乃賊人猶復悉眾死守固屬護巢力拒亦由其

罪孽深重必待盡殲而後已至既得勒烏圍則轉經樓之賊自難存任即甲爾日礮橋亦當自潰其科布曲賊寨據脫出番人供稱莎羅奔弟兄三人現俱在彼自即應乘勝攻克悉行擒獲從此進攻更不慮後路有賊滋擾至於索諾木現任甲雜阿桂進攻時自當分兵兩路一由雍中喇嘛寺攻打噶拉依擣其巢穴一派兵徑赴甲雜官寨擒其逆酋方為妥協

恭錄

御製詩

入崖口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九

源溯伊遜

平聲

那藉航野橋渡騎安而康雙峯畫意興詩思

八月今時即昔光例試小圍平甸合

用三四百人於平甸

列小圍國語謂之阿

達密每入崖

口即行之

仍驅吉駿六鈞良一麾一箭無多獲

是日祇射

適接軍書便賜將

駢行營後適阿桂等奏至

箭即中一麾

現已合圍勒烏圍指日可

克既批答諭示即以所射之麾分賜阿桂豐昇額

明亮俾均愷惠且因初圍獲雉為成功獲醜之兆

二十四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勒烏圍礮寨高

堅其南為轉經樓又過甲爾日礮橋而南為科布

曲山腿與官寨互為犄角卡寨鱗櫛聯絡接應前

阻大河後負高礮對河扎烏古阿爾古一帶之鎗

礮既能隔山救援而其後高礮層層均有卡棚礮

座備禦甚嚴臣等自歷至勒烏圍之上分兵攻繞

用大礮轟摧并拏棚橫截而下以斷其後路並令

冷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合轟官寨沿河向南拏

棚以截賊人水路但賊番合力抗拒鎗礮倍為緊

密且高礮陡峭兵力難施因又令官兵砂伐樹枝

作為柴捆攜牌并將口袋裝盛沙土令官兵匍匐

地上頭頂柴捆土袋以手推轉而行一至礮沿層

層堆起趕運木植連起三層高棚以擊礮下之賊

並於地道中運往礮位轟擊從礮下挖溝抗拒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十

賊共計高礮八層均被官軍連日逐步搶佔僅餘

高礮一層小礮三層節次攻奪礮卡又殲賊無數

至甲爾日礮橋臣等排列大礮轟摧漸多塌卸復

於楚兵內募得善於泗水者令其潛由水底縛巨

索於橋柱之上合力扯拽是橋亦經坍塌自佔據

第八層高礮而下復即令額爾特岱森保等督率

官兵一面刨地道以便接拏木棚但查自勒烏圍

至轉經樓固皆卡棚層接而第三層小礮下賊人

必益驚惶無措因於十五日申刻派兵先為埋伏

預備攻搶勒烏圍而臣海蘭察同額森特等從礮

而下攻其近南木城烏什哈達等從河灘而上攻其近北木城維時轉經樓等處之賊攢集二百餘人前來拚死救援官兵奮迅迎擊殲戮過半而為滿洲索倫兵弓箭所斃者最多額爾特等隨乘勢又擊木柵二座已至所餘高礮一層之上是夜亥刻額爾特烏什哈達等復夾攻近北木城先行攻克其預備攻打勒烏圍官寨之兵臣海蘭察率同那木扎格勒爾德自官寨東南進攻普爾普泰斐英阿自南進攻福康安特成額明仁自西北進攻而五岱攻其東北臣豐昇額帶兵為各處策應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十一

爾特岱森保於攻得木城之後又併力前往攻打官兵四面合攻呼聲動地於十六日子刻將勒烏圍官寨攻克額爾特特成額福康安等即分兵佔據而瑚尼爾圖亦已將末層礮上石礮攻獲其時轉經樓一處保寧官達色彰霽帶兵攻打一併克獲其逸出之賊我兵緊隨追殺直至甲爾日磔橋賊人不及過橋浮水竄逸又因連夜大雨勒烏溝山水漲發賊人淹斃既多而官兵鎗箭從後擊射得脫者無幾隨於甲爾日磔橋豎立營柵佔據此次除攻克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外其餘所

克礮房寨落木城石卡共六十餘座殺賊數百人查勒烏圍係賊人根本老官寨悉力死守歷時三旬實已不遺餘力今仰賴

皇上天威凡賊人所恃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遂得先掃其舊巢現在賊人心膽益寒臣等亟將兵力稍為整頓提兵直搗噶拉依以為迅速蕩功之局奏入

諭曰據定西將軍阿桂等馳奏紅旗報捷於八月十六日已攻得勒烏圍賊巢此實係仰賴

上天眷佑成功迅速而將軍參贊實心宣力調度得宜將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十一

領弁兵各奮勇集事均屬可嘉所有將軍阿桂副將軍豐昇額參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及在事將弁等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出力之滿漢官兵屯土兵練俱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

諭曰官兵攻克勒烏圍已降旨將將軍等從優議叙並遣阿彌達賚紅寶石帽頂至軍營賞給阿桂以示優眷俾益奮迅集勲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克勒烏圍賊巢紅旗報捷喜成七言十

首以當凱歌

廿四中秋夜丑時木蘭營裏透紅旗本來不寐問軍報孰謂今宵宛見之

七千里外路迢迢向十餘朝茲八朝向來六百里加緊軍到茲軍營八月十六日所發紅旗於二十日可識眾心同一

志嘉哉行賞自宜昭以明行賞其沿途驛站官員兵役交商分別議賞議叙

賊巢最是勒烏圍甲雜小連噶喇依勒烏圍為促浸最要諾木現居之甲雜小寨及其噶喇依狡窟官破竹勢成應軍自可乘勝席卷掃穴擒渠行見紅旗登至

不日速傳捷信願無違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十一

行營半夜那來喧却是紅旗到叙門叙門即和門周禮夏和立兩推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五載勤勞同上下門云云今行營推門之制約略相同

鴻勳集總沐

天恩

紅燈一點引紅旗頃刻行營人盡知舊部新藩同賀喜古來報捷可如斯

成言原有付兒行一見紅旗即

奏將啟驛幸木蘭時令皇六子奉皇太后后駐蹕山莊諭以紅旗必由山莊經過俟一至即奏聞

慈心早知喜更馳侍衛報山莊音仍遣御前侍衛春寧實

奏書馳詣山莊賀喜

一破賊巢飛騎馳未遑詳悉盡陳之阿桂等一得勒烏圍同奏故尙未將軍宜力應優賜先示端倪加勉宜紅旗至

紅軍參贊及將領等交部優叙兵丁各賞月銀而將軍阿桂官力獨至奏績酬庸必賞予以公爵優其章服先賜以

前次受降惟戢斧今番報捷乃犁庭前次征剿金川莎羅死其所請受降賊事未十年即卡已侵擾隣境土司即卡既名其子索諾木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為奸意欲蠶食好此土司甚至黨惡負恩抗于天討因深悔前次之姑息養為正敬承

天眷能無慰未至武成心未寧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十四

宵衣聲惟吾理合然喜而不寐那能眠乃知展齒事誠有較彼殊猶高下懸

三捷既來一月間此時軍務正相關執渠掃穴歌者定佇待郊臺奏凱還郊勞禮已豫置郊臺以待矣

是日晚阿桂奏摺至知攻克勒烏圍詳悉詩以誌事勒烏圍賊舊官寨凡土司所居者垣固礮高不易攻石礮

木城接鱗次水臨山背據蠶叢阿桂奏勒烏圍礮高蟠固

日礮橋而南為科布曲山脚與勒烏圍官寨互為犄角礮礮俱可相及其間寨落木城石卡又有礮次礮比礮接應前阻大河後負高礮對河扎烏古阿爾古一帶礮礮能隔水救援而其後高礮層層且自轉經樓至科布曲等礮上俱有卡礮礮座備禦甚嚴且自轉經樓至科布曲等礮既可通行而皮船過渡往來亦甚便易是以各處敗回賊

處賊之守禦亦更堅而官軍於三月內全得之其後復因
雨雪頻兵三月至四月初十日天霽雪消十四日中夜官
兵潛進攻奪木思克口阿桂自謂也遜克爾宗其險難託
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向不妄也遜克爾宗其險難託
遜克爾宗為勒烏圍賊巢外險自前歲四月間攻之經年
未克阿桂自得木思克口之險於五月初初克爾宗
丹喇嘛寺及噶朗噶又佔舍圖卡已居高得勢而
遜克爾宗在後究屬非計乃於五月十二日派兵前往
石碣木城悉行軍乘勢越崖磧直至磧根遂將其地上下
號果殺下增額宜都之積也凡此數處林立堅礮層次攻
能紹乃祖額宜都之積也凡此數處林立堅礮層次攻
勦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匪遙七
初二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爾山梁喇嘛寺登礮立時攻
克初四日夜官軍縱火焚賊寨至拉格喇嘛寺飛騰而入
又得喇嘛喇爾三寨並攻克爾則大海竭三日三夜之力
佔地縱橫三四十里焚其磧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
南路以其株守無益令移兵北路會勦爾至宜喜即得達
爾圖山梁至是復由茹寨攻進連克額爾替石真噶等寨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二

盡得其上下沙爾尼之地與 曰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礮
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 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陡礮畫界木卡石城蠶簇鱗繪擊
棚周遭援路截其泗水拽橋囊土濟師勒烏圍賊舊官寨
拒甚力且有轉經樓相犄角中間礮卡鱗次又阻以高礮
五層殊不易攻阿桂於勒烏圍轉經樓之中率棚以截賊
人援路並令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而南沿河擊棚以
橋其下之水又募楚兵善泗水者繫巨索於甲兩日礮
柴捆手推土囊匍匐而行至礮沿層積堆起趕立三層木
棚以擊礮 穴道旁出轟以地雷 凡此百計用盡無遺
所掘地道中用礮轟擊礮下掘溝抗拒賊寨凡可四面礮
以用力設法者籌畫備至阿桂等可謂善於謀矣 四面礮
攻礮摧垣裂遂督大軍破牆衝圍遊魂弗支奔迸斃躡功
成一夕中秋八月 官軍四面合圍礮轟鏖擊並拋擲火礮
所遇礮卡或拔礮斷圍而入或攀援投礮

躍而登呼聲四起賊眾披靡戮殆盡惟莎羅奔兄弟及
賊目丹巴沃雜爾聞風先竄究亦難逃 天網計支子丑
三時將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賊所
待以抗拒之處一文無不摧破時乙未八月十五夜也眾
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肅手厥忠卓乎厥
猷銘誌鴻功永樂千秋

二十八日

諭曰現在阿桂督兵進剿噶拉依掃穴犁巢固屬要事而
於擒捕逆會賊黨尤為先務據各路脫出番人供詞賊
眾慌亂情狀大概可知今官兵既得勒烏圍番寨自更
魂飛膽喪或莎羅奔弟兄將索諾木縛獻亦未可定否
則搗取賊巢時務須設法截擒逆會及其弟兄賊目并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六

助惡喇嘛勿使漏網亦勿令自戕若擒得索諾木一面
飛遞紅旗一面將各要犯檻車拘繫選派健銳營兵令
福康安帶領嚴加管押沿途仍多撥弁兵護送先行解
京獻俘以彰鉅典至善後事宜亦屬豫為籌及一俟官
兵掃平金川即應於兩金川之地酌安綠營設官駐守
如噶拉依勒烏圍美諾三處擇其最要者設立總兵次
則令副將駐之其餘自章谷至巴朗拉一帶酌量形勢
輕重分設參遊都守駐之令官兵營制聯絡橫隔於眾
土司之中方可謂之一勞永逸至駐兵必先籌糧餉現
在運往各路軍糧頗多大兵凱旋時各處自多有餘存

米石應量其道里相近處所陸續運赴各營建倉存貯備用但現在所有餘糧止可爲初立營制之需將來經久恒規自當以屯田爲妥兩金川地面可耕之土甚多而綠營兵衆屯種又其所習今新疆各處耕屯俱已收實效阿桂向爲伊犁將軍屯政乃所深悉將來金川營務自當酌仿而行至成都滿兵必須移駐打箭爐該處控制諸番遠撫西藏實爲扼要之地並須添設將軍鎮守聲勢方爲尊重所有移駐滿兵或卽仍將成都現數或須添撥若干並著阿桂妥計行之其所需糧餉由內地運往諒亦不甚費力或兼用新營屯種有餘之米亦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令阿桂一併籌辦又打箭爐移駐滿營添設將軍一應解宇兵房倉庫均須建蓋或現在城內可以安營或須另築新城並著阿桂與文綬咨商悉心籌畫務在工程堅固規模宏整方足以壯觀瞻不可存惜費之見其金川新設綠營或卽任彼官寨散礮則所省實多亦一體辦理至於土司經此番輯靖之後務須使之懷德懾威上下維繫所有各土司應令將軍總督一體管轄在內則屬之理藩院方爲妥協以上應辦事宜並著阿桂於稍暇時札知文綬商同詳定章程具奏至阿桂於掃穴擒渠之後卽應振旅還朝以待酬庸策勲舉行郊勞凱

宴諸大典其應先帶京兵若干及副將軍參贊領隊諸人作何分起行走之處均須豫爲酌定並須酌帶土司數人來朝令其瞻仰天朝禮法承受恩典將來卽照新疆年班之例輪流入覲除巴旺梭磨現係土婦不便輪班外此次著先帶綽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結布拉克底土司阿多鄂克什土司雅滿泰隨同來京事畢再令回巢伊等共相傳播久之必以入覲受恩爲榮亦如準部回部之永承恩澤矣

九月初四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科布曲一帶賊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人礮卡聯絡山形陡削必當繞道進攻佔住科布曲山頂並相機直佔噶拉依上游始爲事半功倍探得從昆色爾下山踰溝向南復上山梁其稍東山腿爲噶拉宇寨上爲莫魯古賊卡又稍西山腿爲達思里寨若派兵兩隊分攻仍一面攻取莫魯古卡則已出科思果木卡布角之上此三處不難分兵壓取又從莫魯古丫口下溝兩路分攻西里寨卽下山踰勒烏大溝上捨則朗噶克丫口又已繞出科布曲山梁之上自可不攻而潰再從則朗噶克進據瑪爾古當噶則舍齊噶拉依卽在此條

大山腿之下居高下壓攻打更爲得勢而昔嶺木
果木勒烏寨等處皆被官兵橫截於外賊已據守
無益是以_臣等於攻克勒烏圍後迅速部署十九
日夜_臣海蘭察帶領各起官兵均已齊集昆色爾
一帶山坳使賊無從望見現在秋霖屢降若得暢
晴卽於二十四五日間_臣海蘭察同各領隊帶兵
進攻_臣阿桂_臣豐昇額亦卽前往章噶一帶就近
調度接應查自科布曲山腿而上其巴拉角舍齊
等處原係噶拉依往來正路但賊旣於科布曲踞
守嚴密從此節節力攻不無有稽時日而賊亦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逐步退守是以爲此繞截之計至_臣額森特尙不
能上馬遠行現在卽於轉經樓之前科布曲之下
駐扎攻打以牽賊勢如賊人見大兵繞進稍有抽
撤情形亦卽努力攻奪

公偕豐昇額奏言本月十九日明亮過河東來至
西路大營與_臣等將籌辦進攻之處面同商酌並
將摺稿送閱據稱現在西路官兵已攻破勒烏圍
若暫調數千將扎烏古山梁幫同搶奪據住要隘
彼時西路往幫之兵仍可撤回河東以資進剿等
語查明亮所言未始非河西辦理之一法但此時

勒烏圍已破自當直指噶拉依徑擣其腹心則其
餘枝節自解又爲全局遲速攸關此時_臣等卽派
兵前赴河西併力搶得扎烏古山梁仍須過河而
東以籌前進於掃除噶拉依之局轉爲紆緩若從
達思里等處繞進則不但科布曲賊人勢可不攻
自潰而一經搶佔瑪爾古當噶則前至噶拉依賊
巢亦勢等建旣且與河西阿爾古扎烏古一帶隔
河越嶺道路迢遙賊人死亡日多斷不能處處堅
守河西亦必有機可乘_臣前此攻打勒烏圍時察
看各處形勢已豫籌此進繞之計所有道路上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曲折情形均已屢次踴探明確是以十六日克獲
勒烏圍十七日晚官兵等卽陸續起發十九日已
全抵昆色爾一帶齊集分頭並進初非以成局已
定不肯更改因與明亮約定_臣等進兵達思里之
次日明亮處亦派兵由彼並舉諒賊人以大兵直
指噶拉依必聚其力量分頭堵禦爲護巢之計明
亮處設法進攻或亦較易爲力况河東一佔科布
曲山梁則扎烏古阿爾古一帶賊人死守無益亦
必能尅日掃除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通籌直搗噶拉依賊巢一摺該處進兵路

徑阿桂跣探已久自係成竹在胸實有把握方如此籌辦且自十七日晚官兵已陸續起程至昆色爾而海蘭察同各領隊現據奮迅進攻可望得手自應聽照所擬妥速勦辦阿桂現既併力直搗賊巢自不能復有多兵派幫明亮且阿桂如即能攻得噶拉依則其餘各處礮卡賊眾斷難再拒必皆自行潰解况阿桂節次所籌俱有成效今大功已屆垂成更惟阿桂是恃一切悉聽其調度第阿桂等統兵進攻以後恐扎烏古等處賊人潛至勒烏圍繞我兵後路其事甚有關係阿桂現派額森特在轉經樓前科布曲山腿之下駐扎攻打以牽賊勢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額森特雖尙未能上馬遠涉而防守是其所長著阿桂即札知該參贊令其在勒烏圍一帶小心看守勿使隔岸之賊得乘隙過河滋擾或至稍有疎虞

十一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自八月初旬以來陰雨連綿臣等前此沿灘拏柵繞截賊寨之處地勢本為窪下彼時雨後水漲一二次柵內均已漾入數寸官兵恪遵軍令皆鋪墊木植板片存站毫無動移而水勢亦漸長漸消是以並無妨碍今自攻得勒烏圍以後臣等令官兵酌留數柵駐守

以防賊人溯流滋擾乃近日雨水較為綿密水勢日逐增加臣等令沿灘木柵移往高處計與沿河前此舊柵已隔一箭之地高有數丈而二十四五日河水又陡然漲發續經移駐之柵皆過水數尺直移至附近寨牆之處始不能漾入此水若暴漲於數日以前沿灘木柵必至被衝斷難存住即使並無傷損而當攻圍緊要之時驟將官兵撤出亦屬不成事體今直至已克勒烏圍然後漲發蓋由聖主洪福如天百靈呵佑以至於此臣等業已潔牲虔祭以答神庥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攻得勒烏圍移營高處河水陡漲數丈若漲在數日以前則沿灘木柵必致被衝等語實仰賴

上蒼嘉佑惟當額手敬謝即此

天心助順可徵成功之速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臣等於六月間欽奉

上諭嚴飭郭羅克等因當經分繕檄諭曉示各土司嗣據附近各土司陸續稟覆均稱遵奉檄諭業已派兵嚴加防範總不使金川得有一人逸出其三郭羅克地方茲亦出結具稟前來臣等逐一譯出據上

郭羅克土百戶丹明稟稱我們地方離金川甚遠斷不能逃到此地若是逃來自必立時拏住送到將軍跟前等語據中郭羅克土千戶麻克蘇爾袞布稟稱金川土司頭人若是逃來我即帶領土兵進截務必拏送就是叫我們出兵攻勦也是情願等語其下郭羅克土百戶澤旺羅丹所稟亦同並有現在安分納糧任牧白日不敢放夾場夜間不敢作賊之語是郭羅克等接看檄諭嚴切各有畏懼之意已屬情見乎詞奏入

上嘉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謹

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官兵屯駐之地雖在昆色爾山均為賊探望所不及但以陰雨稽遲為時稍久不能不畧有知覺臣等不時令趨捷官兵潛往達思里噶拉宇一帶哨望情形並於雲霧偶開之時親自查看見達思里噶拉宇各山腿凡官兵可進之路賊已於扼要地方增修礮卡從此進攻未免多煩兵力臣等復詳加踏探查從什爾德山梁之南過溝而上為達烏達圍再上為安布魯木從安布魯木順梁而下即至聶烏過勒

烏溝而上正對則明噶布克緊要丫口又分兵一隊攻打色木里喇嘛寺即由色木里下壓西里一克此處則如達思里噶拉宇以及托古魯等皆已攔截在內其賊人新增礮卡皆已無用即或暫為死守分兵下壓亦不難於攻取從此過溝即可攻佔則明噶克丫口以截科布曲賊人之後而噶拉依一帶賊人更為震動雖此一路亦多礮寨且由此繞進較之由達思里噶拉宇進攻道途更為險遠但現在賊人不過聚其力量攢守一處自不能再於此山梁礮卡處處多人嚴守况以此一帶形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謹

勢而論大約自什爾德山至勒烏溝為一節自勒烏溝至則明噶克為一節自則明噶克至瑪爾台克當噶為一節官兵越過勒烏溝而上則明噶克已得其險隘兩處如仰仗

天威直佔瑪爾古克當噶則距舍齊甚近竟與已至噶拉依無異現在天色自初四日午後漸次開朗擬即日發兵務期佔據地方迅速采入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查甲雜官寨本在河西居勒烏圍噶拉依中間勒烏圍雖克而欲從河東前進則科布曲山梁賊人正在死守欲從河西前進則

扎烏古阿爾古等處明亮處又俱未克此時實無
可以乘間進攻突往圍截之路若仍從沿河兩岸
迎面進攻距甲雜官寨尙隔數道山梁山溝又各
有礮寨卽逐步攻至其處已不免多稽時日而甲
雜係小官寨本在崖礮之下攻打亦多費手况逆
酋弟兄最爲怯懦據投出番人稱索諾木先在納
木迪寨自督率賊番堵禦北路官兵嗣因基木斯
丹當噶官兵用礮連轟遂已棄納木迪官寨而去
而西路官兵一至勒烏圍之上莎羅奔等亦旋退
至科布曲山梁卽其明驗就使官兵攻近甲雜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後路未斷賊酋等又必逃往獨松等處卽如莎羅
奔等現在科布曲山上臣等未嘗不思先行擒捕
而後路未斷官兵卽能攻上山腿又必先已遠颺
自非毫無退步愈逼愈近斷不肯坐受圍攻况以
西北兩路兵力計之明亮處本年添兵時原應有
滿漢屯土兵二萬五千人而臣等西路內滿漢屯
土各兵現雖共三萬二千而因自梭洛柏古以至
勒烏圍大營及拉枯喇嘛寺一帶道路綿長近於
後路營卡內極力抽出止得一萬二千人僅敷什
爾德一帶分路進攻及爲接續之用今因陰雨阻

滯達思里一帶賊人又添礮卡踴得上有路徑可
繞雖極險遠不得不爲出奇之計以圖亟爲采入
若再抽兵他往不能爲繞截之用祇可迎面攻打
逐步進取卽與河西現在情形無異不免幾同株
守且使賊人復將此處收拾堅固則進堵噶拉依
賊巢愈爲費手臣等密度此際情形實惟先搗噶
拉依庶賊衆易於潰亂爲目下第一要著若兩巢
並覆則其頭人番衆必彼此不能相顧全境可以
計日而定賊酋等如腐鼠孤豚不難擒致但欲搗
噶拉依惟從什爾德一帶繞進最爲可望若一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瑪爾克官營噶則已與甲雜寨隔河相對始能相機
辦理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覓路繞截進攻情形所籌甚好且擬稱初
四午後天氣漸晴擬於今日發兵務期迅速佔據等
語今節令已當九月向後自應晴爽阿桂等繞道進攻
必能有益佇聽捷音再阿桂昨曾與明亮相酌令其俟
河東進攻達思里時卽從礮占下壓今阿桂擬從達烏
達圍一帶進攻又在達思里之北似不與礮占相對或
阿桂處另行通知明亮相訂會辦亦未可定軍營之事
移步換形難以遙爲揣度阿桂長於謀計於籌軍務機

宜尤所請悉明亮等惟聽其妥酌行之

公又借豐昇額奏言查現在大兵擬直指噶拉依以搗其腹心賊即死力拒守亦必不能久稽時日所有一切撤兵事宜自應先為畱心部署惟是各路內健銳火器兩京營以及吉林索倫官兵據軍需局議稱此項官兵內即令跟役步行照例折與馬匹銀兩而自成都至廣元縣神宣驛計程十六站每站應各安馬五十匹以供官兵乘騎共應需馬八千餘匹實不能購辦除官員仍給馬匹乘騎外擬每站安夫一千多備竹兜抬送等語查川省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自軍興以來用馬較多自屬難於僱備但每站安設多夫既不能不多費民力况用夫抬送官兵亦有不合查自成都而至重慶沿途水路寬廣均係順流而下一過夔州下至襄陽更爲迅速自應令京兵及吉林索倫官兵乘船前抵襄陽起岸沿途既省用馬之繁而河南車輛最多一路應付回京更爲易辦至仰荷

聖恩大功告成舉行郊勞之典自應酌帶勁旅凱旋查乾隆二十五年將軍兆惠等帶官兵四百餘人分爲五起進京今亦應仿照辦理但此項官兵若亦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水路行走恐難尅定日期應仍從川省北境徑由陝晉二省以至直隸在各項滿兵既從水路行走由河南辦車送京則四川陝晉各省獨應付此四五百名官兵馬匹自屬易於備辦謹請

旨遵行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速議具奏旋經大學士舒赫德等奏言此項隨將軍等凱旋回京官兵應如阿桂所奏照平定西陲之例以四百名爲率並擬酌分四起間二日行走令各省於滿漢各營及非通京大路各驛站內酌量抽調壯健馬八百匹如數解赴分站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三

設以供官兵乘騎之用至跟役人等際此功成凱旋即令其步行照例折給馬匹銀兩自所樂從其餘京兵及吉林索倫官兵非隨將軍凱旋者應如阿桂等所奏俱由水路坐船至河南直隸一路進京照例辦給車輛第此項兵丁由軍營至重慶未必有如許馬匹應付即照例給與馬匹銀兩聽其步行再索倫吉林等處官員兵丁有打仗出力曾蒙

皇上賞給巴圖魯號及賞戴花翎者並令阿桂查明凱旋時帶同進京即在四百名之內俾得一體恭與

盛典以示優獎

上從之

二十一日

公奏言酌籌兩金川善後各事宜一土司入覲宜次第舉行也查川省土職共有二百二十餘員其中宣慰安撫長官各土司以及千戶百戶品級大小不等而道里遠近亦屬懸殊難盡令其輪流入覲今遵

旨令最熟之明正鄂克什等各土司先行來京引

見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恩次及稍疎之三雜谷等一體更番朝覲查布拉克底土司素患腿疾巴旺子幼未襲現係土婦管理均不能進京外其木坪瓦寺土司皆曾懇請赴京而明正土司習尙與內地無殊鄂克什土司感荷繼絕

鴻仁更無不樂從恐後屆時令此各土司先行赴

闕其餘或有豔羨輸忱願行瞻仰者再定以年限班次使其輪流入覲一各土境事務宜欽遵添設將軍與督提同辦也川省督提所轄之文武到處營汛地方無非所屬耳目易於周察若將邊外土司僅屬之一副都統遇有搶奪查拏等事不過如青海

副都統一面具奏一面移交總督查辦並不能徹底清理今兩金川既設營駐守則附近土司亦應兼隸特改設將軍一員與總督同理番務不惟體制既尊即經理地方更爲有益 臣前署四川總督時曾議請添成都滿兵額數若滿兵添足三千而又改設將軍與總督會同控制聲威愈壯自更可彈壓諸番一打箭爐改設滿兵之處當另爲酌辦也查打箭爐地處極邊自爐城至雅州府之榮經縣其間四百餘里盡屬崇山峻嶺並不出產米穀所以僅設阜和營遊擊一員駐兵七百名而每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所支兵米必須於三百餘里外清溪縣屬之漢源街購運至滿兵連家口每人所需口糧十分七分不等若移駐滿兵一千名加以官員家口已抵綠營兵七八千名查阜和營兵米價本貴而購運又遠每年每兵需米折銀十兩八錢而雅州以內兵米每年每兵僅折銀四兩六錢及四兩不等今若將滿兵移駐打箭爐是兵米一項已所費不貲而草豆折支亦復如是且恐不能如數購得况邊外西南北一帶土職甚多如移駐爐城僅能使口外各土司聲息相通其在西北松維一帶仍屬鞭長

不及若移駐松潘則距打箭爐以外亦復如之控制仍屬一偏伏思雅州地方尙屬富饒又與重慶水路可通薪米俱賤且雅州於西南北三路均非寫遠應於此酌設大員以成控馭之勢再成都省會之地本宜壯軍容以控全蜀但總督提督以及駐防滿兵同聚一城立制尙未盡善似應令將軍總督同駐省城而提督移駐雅州府遇有土司事件分駐員弁一面呈報將軍總督即一面呈報提督如有咨商辦理之事文報來往甚爲近便一僱拉地方宜安設官兵以資彈壓也查僱拉形勢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奎

諾爲適中之地前可通噶拉依後即接鄂克什其東北至於雜谷西南至於明正巴旺道里維均應於此駐設總兵或副將一員帶兵八百名以資統轄其底木達布朗郭宗酌設都司一員駐兵三百名大板昭駐兵二百名僧格宗設立遊擊一員駐兵三百名翁古爾壘駐兵二百名約咱駐兵二百名至章谷除舊有汛兵外添足兵一百名其別斯滿一處旣應改土爲屯該處與維州所屬之屯練境地相連即於維州協兵內酌量派出安設小汛以通別斯滿直至底木達其自底木達西北至大

板昭喀爾薩爾所有中間應設小汛即於擬設底木達大板昭兩處兵數內派出安設其自底木達至美諾自美諾而僧格宗翁古爾壘約咱以至章谷所有中間小汛亦即於各處該兵內酌派備弁帶兵安設而自章谷至打箭爐中間大泡山一處應行駐兵擬於阜和營兵內撥出兵三十名在向陽之地安設一汛至從雅州木坪而鄂克什以抵美諾及從成都桃關卧龍關而抵美諾其中俱設小汛以通文報所需之兵亦即從美諾官兵內撥出分設如此布置則由東北至維州西南至打箭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詩

爐裏延千里之內官兵均已橫亘於各土司之中足成控制之勢惟是設兵必須籌食若從內地常川運供旣無此辦法而附近之番境可耕之地甚少一年所種之麥稞收禾不足供番人一歲之需欲求經久之計非設屯不可但番寨所住之碉寨俱零星分布官兵不能散處謀耕計惟俟事竣後將應用之兵即在現有隨征之川兵內照數暫留仿照自打箭爐至西藏之例分段安設並酌給牛具籽種就近開墾試辦一年如有成效即須止給餉銀不必另籌兵食但川省幅員遼闊塘汛甚多

所有各鎮協營兵丁不宜過于抽撥應俟營制議定時如本省抽撥不敷或於江浙無事省分酌量裁減添補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覆議旋經軍機大臣議言均應如所奏辦理惟向來駐防將軍皆不兼轄綠營今番地既分佈鎮協特設將軍臨邊控制所有綠營將士若僅屬之提督統轄仍恐將軍呼應不靈尙無實濟應令將提鎮各標所轄綠營統聽將軍節制庶體制畫一遇事亦無隔礙矣應令將軍等遵照妥辦至成都舊駐滿兵設副都統一員控制全蜀今僭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促浸之地以次蕩平其餘土司仍令各就所分土境世守分職自應於沿邊扼要之地特設將軍移駐重兵以資控馭今阿桂以打箭爐地處邊遠不產米穀每年所籌兵糧較爲費力且於西北松維一帶亦鞭長不及控制仍屬一偏等語是打箭爐似不能移駐滿營據阿桂稱雅州府於西南北三路均非寫遠自應卽令新設之將軍駐劄雅州府則距打箭爐五百餘里聲息本易相通其自雅州由木坪鄂克什迤邐西北而至美諾約六百里較之成都由桃關以至美諾更爲捷近且卽從鄂克

什而別斯滿北抵維州雜谷腦亦止三四日之程文報往來均爲近便至將軍既駐雅州則提督專轄綠營不便仍駐內地自應帶兵移駐美諾以控諸番且有將軍就近節制更爲得勢其打箭爐一處爲居中馭外之要區其原設之阜和營遊擊不足以資彈壓應請將泰寧協副將移駐爐城改爲阜和協其阜和營遊擊卽移駐華林坪改爲泰寧營於營制較爲相宜仍於勒烏圍添設總兵一員噶拉依添設副將一員以資鎮撫其餘險要處所並就地方形勢安立各營俾星羅碁布聯絡橫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於衆土司之中實爲一勞永逸應令阿桂於大功告成後會同新設將軍及該督提等再爲詳籌妥議務期永遠盡善又阿桂此奏祇就僭拉一處而計故議於美諾適中之地駐設總兵今促浸指日剪除自當合兩金川所有地勢通盤籌辦臣等現在遵

旨籌議令提督移駐美諾並於勒烏圍添駐總兵噶拉依添駐副將應

勅交將軍阿桂統俟攻克噶拉依後會同新設將軍及該督提等將兩金川地勢通籌熟計將如何分立營

汛添移參將以下等官帶兵駐守之處逐一詳悉
妥議繪圖貼說具奏到日再行核議至江浙地方
均有沿江沿海緊要營分其腹地之兵恐不敷酌
減抵數臣等酌議除廣東福建兩省營分大半係
山海要區其雲貴湖南廣西四省營分亦地連苗
疆均未便議裁外似應於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
北山東河南山西等省腹裏事簡營分內量其兵
額之多寡酌減名額以符川省新添營汛兵數則
每省各營所減無多尚不至於差操有誤奏入得
旨先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二十三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達思里噶拉
宇一帶進兵之路因陰雨連旬賊已增修礮卡攻
取不無費力臣等另議從達烏達圍繞進攻以現
在賊情而論力量悉聚於達思里一帶其達烏達
圍各處趁其防守尙未十分周密從此突然前進
出其不意固可即期得手且官兵一過當噶克底
而至色木里則已出達思里噶拉宇之上此一帶
賊人慌亂亦可乘機攻佔臣海蘭察帶領繞進之
兵從達烏達圍深入攻壓臣豐昇額額森特率領

保寧成德仁和那木扎等於達思里噶拉宇鄂羅
布各處先為舉動以綴賊勢並相機攻搶臣海蘭
察即將所帶之兵分為七起令福康安普爾普烏
什哈達瑚尼爾圖泰斐英阿格勒爾德額爾特帶
領又令官達色常祿保五福等緊隨接應而派侍
衛薩爾吉岱等為前哨臣阿桂在擦烏曲一帶督
率調度臣海蘭察隊內官兵均裹帶三日乾糧迅
密前進此一帶山高崖陡本無路徑其間樹林深
密泥滑亦未甚乾官兵俱攀藤附葛上下而初七
日之晚陰雲四合風雨又復大作各官兵雖冒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八

大雨稍歇復行毫無畏阻賊亦並無知覺至初八
日子刻已抵達烏達圍其地有達沙果布一礮官
兵乘其不覺立即奪獲及至天明其當噶克底各
礮因有逸出賊人送信俱已豫備官兵轉乘雲霧
四塞直抵礮根拔開護礮欄木倚立礮牆攀援附
登賊人見大兵驟至放鎗拋石而我兵將露身之
賊用鎗箭斃斃數人遂乘勢搶上礮頂砍開礮門
將賊悉行殺死無一人得脫者即將當噶克底各
礮佔據查臣等前次所以欲從安布魯木繞進者
因恐當噶克底一時未能遽得因為此遠繞抄截

之計今當噶克底已經攻克再將綽爾丹色木里
兩處攻克兵至色木里賊人始亦放鎗抵拒及見
我兵勢盛已近礮前紛紛從後竄出官兵追殺數
人又將色木里喇嘛寺佔據其綽爾丹礮卡在峯
巒突起之上賊人悉力拒守若必俟攻取後再行
順梁下壓恐噶拉宇一帶之賊轉有備禦遂一面
畱兵圍困一面卽督兵循梁下壓噶拉宇礮卡賊
人見官兵將上截各礮卡層層鏖戰攻殺而下已
無不驚魂喪膽及見官兵風捲而來分頭衝撲披
靡奔散除殺戮之外其餘且戰且走俱逃向莫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五

古其各礮寨潰散賊眾均聚此一處固守莫魯古
在山脊中間石包之上賊人修有夾層木城其夾
城之內填以土石頗有可恃且料我兵連夜進行
經日鏖戰不無疲乏尙思出柵抗拒各官兵乘此
勝勢見賊人聚集正可多爲殲戮遂卽併力擊殺
鎗箭齊施並衝入賊人隊內刀矛短接斃賊尤爲
不少其負傷得脫者無幾時已昏黑卽令官兵擊
卡佔據其綽爾丹之賊圍至戌亥之交風雨交作
賊人趁此思欲突出我兵知覺除刀矛殺死外其
餘亦皆滾落石崖至初九日早又派兵將莫魯古

右手山腿攻佔向南直壓至達思里寨此一帶寨
落最多官兵所向克捷悉行放火焚燒其餘各寨
之賊亦盡望風奔潰先是 豐昇額額森特處亦
分兵三路派成德等攻打甘都瓦爾礮保寧那木
扎等攻打噶拉宇迤下德里雅克角礮寨仁和等
攻打鄂羅木礮寨於初七日晚發兵初八日丑刻
已至溝底因什爾德大溝正值山水怒漲奔流甚
爲深廣督率勇銳官兵將豫備木植運往搭橋而
此處賊人素有豫備施放鎗礮以拒我搭橋之兵
官兵與賊隔河施放鎗礮對敵直至午刻賊人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六

退橋始搭成成德等帶兵過橋直上甘都瓦爾山
腿賊人憑高下壓鎗石甚爲緊密官兵力戰而登
賊人勢不能支意欲入礮拒守官兵緊隨殺入隨
將甘都瓦爾礮寨攻克其保寧那木扎等從噶拉
宇右首溝內進攻之兵因德里雅克角礮卡相連
遂帶兵繞上先將大礮一座克取卽從山腿逐層
往下攻壓所有礮寨亦全克獲是時仁和等帶兵
將抵鄂羅木而鄂羅木賊人正從山腿前來欲爲
德里雅克角各處援應官兵上前奮擊賊人踉蹌
潰走仁和等乘勢攻上將鄂羅木各礮卡一併佔

據其各處竄下穿林匿箐之賊三隊官兵合力搜捕又殲斃三十餘人是時臣海蘭察之兵先至莫魯古噶拉宇之上臣額森特之兵已與上下接通此次從達烏達圍繞進之兵奪獲喇嘛寺三十餘座寨落四十餘處平房一百餘間喇嘛寺一所其攻甘都瓦爾各處之兵奪獲喇嘛卡二十七座寨落十六處計所獲刀矛鳥鎗等物甚多殺賊約二百名其巴拉角頭人克納阿庫魯亦經殲斃至此次連日打仗官兵內雲南守備胡思順陣亡委署護軍叅領秀林得有鎗傷餘俟查明同所有陣亡受傷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聖

弁兵一併查明咨部奏入

諭曰阿桂等原欲攻達思里等寨因賊人知覺豫防須改從達烏達圍繞進今於繞進之時不但將改道擬攻之當噶克底一路盡行攻克並將原擬進攻之達思里噶拉宇莫魯古一帶盡皆搶佔將軍參贊調度有方在事之將領弁兵等皆冒雨冲泥攀崖越險所向克捷甚屬可嘉所有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及奮勇之領隊大臣等各分別賞給荷包以示獎勵仍俟攻克噶拉依時一併交部優叙俾膺渥典至阿桂統兵攻勦噶拉依為擣其腹心之計深得窳要現在督兵進攻自斷不容

復行抽撥往助明亮是以前諭阿桂令調常青所帶之兵但昔嶺一帶亦須有人牽綴即常青之兵似亦不宜調動著阿桂妥酌行之至勒烏圍及甲爾日磔橋一帶甚為緊要宜防扎烏古等處之賊過河滋擾所係匪細前據阿桂奏派額森特在彼駐守頗為可恃閱此次奏摺額森特業已帶兵進勦則勒烏圍一帶現派何人代彼該處專防後路過河之賊其責甚重阿桂宜派選勇幹之人駐辦仍將派委緣由即行奏聞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竊臣接奉

上諭令臣阿桂凱旋時帶綽斯甲布布拉克底鄂克什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聖

正瓦寺五土司隨同來京查邊外土司若合習見

天朝禮法使之懷德畏威實足以潛消其桀驁但今土司內如瓦寺土司故後伊應襲之子年紀幼小尙未襲封現係伊叔桑朗遇春代為辦事布拉克底土司阿多本係瀾子令人背負而行自不能遠赴京師至番人有生身熟身之不同與蒙古無異即如本年春間軍營三雜谷土兵內忽然多人出痘其頭目俱遣人送至遠處林箐崖洞中間生死聽其自然不與相見彼時卓克采土司加噶爾本從噶克土司納木扎爾適在營中因係未曾出痘之故

見土兵如此甚為懼怕亟懇告假回巢是以臣阿桂奏明將來應令最熟之士司如明正鄂克什等先來引

見此後或有心生豔羨願輸忱瞻仰

天顏者再行辦理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臣等現在奮攻

西里礮寨查此處寨落甚多官兵自達思里進攻

其中溝壑深寬峯巒陡險加以林箐叢密均須穿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聖

越而過道路本為險惡但一得此處則下至勒烏

溝更無阻礙是以臣等於十一日夜分兵三路進

攻十二日黎明將上高峯突起之處賊人即已前

來迎敵我兵鎗箭齊發賊人踉蹌潰散官兵趕殺

前進遂至高峯之上乘此銳氣即擬順梁而下進

攻西里礮寨詎此處箐林更為深密而各處援應

賊人接續而來四出衝突經臣海蘭察福康安普

爾普親督官兵分頭迎敵並經官達色帶兵過溝

夾攻殲斃甚多賊人勢不能支始行穿林竄逸其

間樹木叢雜並無路徑官兵難以深入窮追而賊

人又於他處繞出或前或後伺隙衝突計自辰至

未大小接戰十餘次所斃賊人不少伏思西里一

處本為勒烏溝科布曲一帶之屏蔽賊人力量既

聚於此則科布曲山腿之上備禦不無稍疎突然

攻搶或可望其得手臣額森特帶同特成額那木

扎等從中路進攻而派五岱書麟彰靄等進攻山

腿高處礮座又派富興等循山腿上攻但甲爾日

礮橋業經坍塌應須搭橋而過當於十七日子刻

派烏爾納等先將預備木植潛密趕搭浮橋因月

光之下放哨賊人先已知覺用鎗下擊直至河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器

抵禦官兵一面對岸施放鎗礮一面隨搭隨渡將

賊人擊敗搶至科布曲山腿之下乘勢攻克賊卡

一座而各礮卡木柵內賊人放鎗滾石死力抵禦

攻至天明各處賊人均來救援俱入礮卡之內合

同死守一時未能即克此次西里打仗殺賊二百

餘人射死頭目一人奪獲鎗刀矛子甚多查西里

山梁橫亘形勢較長從達思里踰溝而上固可直

攻其礮寨而搶上安布魯木順梁而下更可繞截

西里之內仍一面在科布曲山腿乘其不備相機

攻奪以分其勢亦不難於辦理臣等現在踴明路

徑卽行進兵攻勦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進攻西里礪寨痛戮賊人並過溝攻打科布曲山腿將軍等董率將領弁兵奮勇出力均屬可嘉看來西里科布曲兩處爲賊人緊要險隘是以悉力堅拒今阿桂現踰路徑或從達思里逾溝上攻或搶上安布魯木順梁繞截仍一面在科布曲山腿相機攻奪如此多方布置賊衆自難處處堵禦可期迅速歲事至朕所最慮念者以甲爾日礪橋爲通科布曲要路恐賊衆伺官兵進攻後過橋至勒烏圍滋擾所關非細已屢諭阿桂加意嚴防今據奏甲爾日礪橋業經圯毀此次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聖

攻科布曲山腿係潛搭浮橋而過且於對岸施放鎗礮擊賊所辦甚好甲爾日礪橋想卽係攻克勒烏圍時繫巨索於橋柱拽倒今橋雖拆斷仍防人泗水而來額森特現已回至勒烏圍豐昇額亦往該處督辦自可放心若遇伊等應往他處進攻時勒烏圍一帶必須酌留大員一人如額森特駐兵防守方爲妥協

十月初六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達思里山腿迤下將至溝邊有礪寨數處在雅瑪朋寨落之西科思果木官寨之東均在卡布角所屬各寨之內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攻得此處則科思果木已攔截在內雖與科布曲賊尙可相通而既有一水之隔援應已多不便自不難於攻取且賊必疑我又將從此踰溝斜上爲搶佔科布曲之計亦必撤其力量於此嚴防其西里等處既可相機搶佔而從此可以籌辦之處亦多_臣等察看山腿迤下之處有路三條當於二十三日派烏什哈達官達色福康安等各帶兵一隊循山腿而下分路進攻_臣海蘭察率同格勒爾德泰斐英阿等帶兵援應查此處山腿其上本有三礪以次相接前攻克達思里寨時業經攻得一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聖

特因是時欲爲繞進橫截之計是以未將第二三礪掃盡是日黎明_臣豐昇額督率官兵前進先將第二礪攻獲其第三礪之賊已覺勢孤無助官兵直冲礪下攀附而登又將第三礪攻破礪內賊人斃斃甚多並攻開礪下寨落五處所克礪寨悉行焚燬查此時達思里山腿上下之礪寨已清若下至溝邊將雅瑪朋寨落及科思果木往來路徑竟行佔住又可添一進取之路仍於達思里一帶察看西里及安布魯木賊人如稍有抽撤疎懈之處轉可出其不意突然繞攻_臣等現在督兵卽於所

一三七

燒各寨落處拏柵而下相機攻搶奏入

諭曰阿桂等此次進攻雖未能得賊人要隘然已將達思里二三礮攻克焚燬且擬於所燒寨落處拏柵而下相機攻搶阿桂隨地偵探部署無一刻不切實用心又且長於籌畫近亦思迅速藏功遇有應進之處自能經理得宜此時自應及早得手

十二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達思里直下一支為正山腿其餘尚有三條臣等於二十三日攻克焚燒各礮寨之後即拏柵十五座已距雅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明礮寨不過一箭之地因達思里山腿正支之下

又有山包一處其上設有雙礮均屬完固未免稍

費兵力隨於二十七日折向西面山腿拏柵前進

又經拏起五座二十八日黎明復分派官兵循梁

接拏賊從林箐中間繞過拏柵之處上前衝突福

康安普爾普等督率官兵奮力衝殺賊人傷死甚

多始行敗退官兵又接拏木柵二十一座直至河

沿其科思果木與雅瑪朋寨落往來之路已被中

間截斷臣等逆料此夜賊人勢必乘木柵外濠溝

欄木尙未十分堅固復來侵擾遂令侍衛楚巴什

等帶兵分為三處於新拏木柵之前潛行設伏及

至三更果有賊二百餘人由林箐中潛出直撲最

前新拏木柵四座我埋伏官兵先經望見一俟賊

至柵邊內外擊打賊人驚惶奔竄官兵趁勢下追

直至密箐之內賊人被殲及負創逃者甚眾查官

兵直至河沿則科思果木官寨已攔截在內雖尙

可踰水過溝與科布曲山腿之賊稍通聲息然勢

孤援遠自不能久於拒守臣現擬於達思里山腿

下所拏柵內築起礮臺用礮先摧山包上雙礮即

搶佔雅瑪朋寨落諒不至費手並察看西里一帶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八

賊人若見此處攻打緊急稍有移動並即分兵攻

搶務期即克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由達思里山腿拏柵業已下至河沿

將科思果木與雅瑪朋寨落截斷賊人不能往來應援

自可立時攻克至賊人當此窘迫之際尙敢潛出侵擾

實為可恨幸官兵防守甚嚴殲賊甚多稍足使蟻衆知

警但侵劫營卡乃逆賊鬼蜮長技各路軍營皆不可不

實力防守並須隨時偵察勿稍疎懈

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官兵連日以來

於達思里迤下各條山腿極力攻搶下至河沿已將科思果木欄截在內又拏棚鑄礮賊料官兵即於此處爲攻取卡布角搶上科布曲之計又於此悉力抵禦其與勒烏圍前相對之科布曲三腿中隔大溝崖礮陡峻賊人恃其險阻守禦不無稍懈轉可乘此進攻臣額森特率同富興書麟保寧特成額分兵兩隊從正面攻搶並於山坳設伏以截來援初五日丑刻各隊踴水而過潛密無聲搶上山梁先得礮前大卡一座殺賊數名乘勢直抵大卡之下賊人羣起放鎗因是礮共有三層賊番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癸

平日用梯上下並無門戶官兵一面拋入火彈一面挖掘礮根賊已陸續來援經官兵分頭迎擊及埋伏之兵突出截殺所斃甚多攻至辰刻礮內賊人抵拒益密相度所得之卡佔據亦爲無益因令官兵撤毀而回查雅瑪朋寨上山包所有雙礮係一新一舊新礮易於轟毀舊礮頗爲堅固當將礮先擊舊礮已有坍塌現并轟擊新礮擬於一二日內發兵攻搶一得雙礮既可搶佔雅瑪朋寨落印科思果木礮寨亦歸掌握從此相機攻取科布曲其道路又寬總以此時進搗噶拉依賊巢止隔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科布曲山梁一經搶據卽已事半功倍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查扎烏古山梁本在勒烏圍西北隅今既尙未攻克則勒烏圍近在沿河防守自不宜疎是以臣等於攻克勒烏圍後令額森特帶兵於轉經樓甲爾日礮橋一帶駐扎以便相機攻搶科布曲山腿并防範河西其自梭洛柏古至達爾扎克又至密拉噶拉木巴占榮噶爾博勒烏圍一帶山梁爲軍糧軍火臺站所經臣等均已相度緊要處所順梁分設營卡萬無一失至勒烏圍以北冷角寺赤布占等處沿河地方原無須兵駐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辛

守今臣等皆設有營卡直過對岸營卡之北以此處與沙爾泥兩岸相對使賊人不能從北繞過臣等前令額森特於噶拉宇一帶統領攻打彼時甲爾日礮橋轉經樓勒烏圍仍畱五岱富興烏爾納等在彼防守及至莫魯古等處攻克接通之後額森特卽已仍回勒烏圍駐扎今復轉諭額森特加意嚴防斷不致稍有疎懈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科布曲山腿礮卡並礮轟雅瑪朋寨上山包雙礮實爲用心周到前此惟恐勒烏圍後路或有賊人潛來滋擾是以屢次傳旨詢問今據阿桂覆奏

一三九

措置尤屬周密阿桂凡遇攻佔賊碉多係繞道分兵而得所有節次調度明亮豈不聞知何以屢次進攻輒爲賊衆阻遏就圖中形勢而論若敖成所守之甲索山梁下攻斯底葉安一路則自上下壓較爲利便或可有得但不宜輕率移兵致賊人窺見預防徒勞無益

二十四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雅瑪朋寨上山包各達噶木山腿至此復起官兵進往攻奪仍須自下搶上前訊之投番稱賊人已於山包兩旁山溝林箐之內設伏預備以撓我進取之兵自宜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再接木城前通始可奮勇力攻當於初八日令官兵拏柵五座又於初十日拏柵七座已無慮賊人從旁衝突但賊人狡獪異常以雙碉被礮轟摧日就頽圯已無可恃因在兩碉中間橫挖溝濠一道順溝聯排石卡五座其內均有賊人以拒官兵直上衝撲之勢且此雙碉後賊人尚有兩碉互爲援應現在所轟之雙碉內新碉雖毀其舊碉尙未大場當派福康安普爾普等帶兵在左翼烏什哈達瑚尼爾圖等帶兵在右翼臣海蘭察等從中路進攻豐昇額隨後接應於十一日丑刻進發此處賊

人聚集甚多一俟官兵將上山包其壕中卡內以及各碉之賊合力放鎗並將大石推轉而下勢甚緊密其將抵碉卡之處坡礮倍爲陡削海蘭察一面催督中路官兵竭力迎擊一面令兩翼官兵從左右抄越施放連環鳥鎗直壓山包兩旁及南面抵敵之賊中路官兵將各卡悉行奪取其溝濠之賊奔竄無路大半殲斃壕中乘勢進撲各碉飛騰直上新舊兩碉立時攻克並將後二碉一併克取所有碉卡內賊人除被殲之外其逃出者又被官兵往下窮追鎗箭所殪更爲不少查達噶木一處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實爲賊境緊要咽喉今被官兵力攻而得非惟下壓雅瑪朋碉寨較易爲力而西里下截山腿雖本有碉卡賊又新拏起木城而地勢尙非甚險從此攻搶尙不至於棘手臣等現復拏柵下逼並移礮往轟一面攻打雅瑪朋碉寨以亂賊人耳目即一面直搶西里下截山腿如將此處佔據則進攻科布曲山梁道路已寬自可即望克捷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本月初七日小金川頭人末利阿什咱同其妻舅阿噶爾甲各帶家口投至軍營查該二番於小金川頭人中頗爲著名若非實

有見於金川滅亡在即斷不肯冒死投出今末利阿什咱并將伊母置而不顧其爲情急來投更屬顯然且卽其所稱索諾木已將異母之莎羅奔等誑至噶拉依不令復出而賊目等又皆彼此猜疑其勢已成瓦解臣等現在竭力奮攻自不難迅爲犁掃惟末利阿什咱係帶兵抗拒之人而阿噶爾甲則於三十七年投誠三十八年在木果木出兵帶傷回至本寨卽與金川勾結滋事情罪本無可宥但此時若遽行嚴辦或解送京師則金川頭人及在金川之小金川頭人心生畏懼轉不能多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生致臣等現將其家口發往附近內地土司地方安置其末利阿什咱阿噶爾甲應請暫緩辦理以供軍營體訪賊情之用並誘賊目等投順可以多得生致數人明正典刑以快人心仍飭幹員留心防範亦斷不致稍有疎失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克達噶木山包賊碉現在設法分攻雅瑪朋寨以便進攻科布曲所辦甚好達噶木爲賊緊要咽喉今官兵旣已佔據從此進攻自更得力又奏小金川頭人末利阿什咱同其妻舅阿噶爾甲投至軍營請暫緩辦理以供軍營體訪之用所見亦是末利阿什

咱係小金川頭人黨助逆酋帶兵抗拒與旣降復叛之阿噶爾甲情罪均無可逭今阿桂旣欲暫畱在營供用或可稍資其力亦未可定設其人果欲立功自贖實有可藉以誘惑賊衆之機卽酌量賞給頂帶使衆番豔羨亦無不可統俟大功告成之後將該賊目解京另行辦理再西路之兵因阿桂屢戰克捷遇敵皆踴躍直前而北路之兵因明亮經久未能寸進衆心未免稍阻自當設法鼓舞使人知勵勇効用方爲有益明亮舒常各宜努力自奮

三十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官兵旣克達噶木下距雅瑪朋寨已爲至近臣等一面拏柵下逼一面移礮轟催已多坍塌但卡布角一帶寨落尙多官兵從此前進必穿寨落中間而過兩邊均係賊番屯聚若稍有不甚應手之處則酌撥旣難而接續亦爲不易必須直搶西里下截山腿則雅瑪朋寨落及科思果木悉已攔截在內而由們都斯進搶科布曲山梁上之索隆古地方始可進退自如雖該處在西里賊碉迤下但審山巒形勢只須拏住卡柵則雖賊人自上下壓亦可無虞此時

既不可稍露我兵有攻取西里山腿之意而一得西里山腿亦必迅拏木柵佔據為即進搶們都斯索隆古之計庶可出賊不意采入其阻此時西里山腿卡柵賊雖已有備禦但我兵現在力摧雅瑪朋礪寨以混其耳目使賊人揣我必將卡布角山溝各礪寨速行掃盡始搶西里山腿防備不無稍疎臣等即於一二日內發兵攻取奏入

諭曰阿桂奏籌辦搶佔西里下截山腿並預備攻奪科布曲山梁情形阿桂實心調度設法進攻實為可嘉而各路之兵亦惟阿桂最為可恃是以盼望尤切但自攻得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勒烏圍以來距今已七十餘日雖所至已屢有克捷而於西里及科布曲兩要隘尙未攻克朕因此晝夜焦思阿桂自必深體朕心力圖迅速集事

閏十月十二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現又踴探西里賊寨之上有黃草坪一處雖其上下俱有賊礪搶佔亦屬不易但突然搶上一面多備勁兵勦殺各處來援之賊一面佔據其地只須盡一日之力將木柵拏定數處則已將西里山梁各礪寨聯絡之處從中隔斷下壓自易為力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前奉

上諭以臣等處尙須兵力或於後路調兵三千名亦無不可而體察後路情形底木達可抽七百餘名美諾可抽四百餘名業經行知常青等抽撥今復奉諭旨令將抽後路之兵調赴明亮軍營查此項兵丁一千一百六十餘名已於十月二十九日到齊臣等當即札致明亮並令此項官兵即於初一日渡河前赴沙爾尼聽用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諭曰阿桂奏探得西里賊寨之上有黃草坪一處若突然搶佔下壓自易所籌甚好邇日想已得手看來賊眾勢已慌亂官兵若能即將西里攻得不但科布曲之賊可不攻自潰其餘則朗噶克了口等處自皆可乘勝席捲番地冬令天氣多晴阿桂務須趁此時努力為之又另摺奏底木達抽兵七百餘名美諾抽兵四百餘名俱令其赴明亮軍營聽用前據明亮等奏現在設法進攻納木迪一帶正需兵力若新調之兵到彼明亮等即能統率前進攻克賊礪固屬甚善設或攻勦未能即克仍如前坐守則是將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又不如令此一千一百餘兵仍赴阿桂軍營添助聲勢於事更為有益倘明亮一路實須此項兵丁應用不能再赴西路阿

桂或酌於美諾一帶後路除防守要隘外尙可抽兵千餘令赴西里一帶備用自屬更捷若難以再調亦不必勉強從事轉致留防之員得以藉口此事著交阿桂熟籌妥辦

閏十月二十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西里山腿迤上有黃草坪一處其上下雖皆有賊人碉卡守禦若能突然搶佔已將賊碉從中截斷自上下壓攻搶自易臣海蘭察率同侍衛章京帶領勁兵在前攻佔令烏什哈達帶兵在黃草坪趕擊木柵又派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五

衛額爾特等於黃草坪以下接擊木柵而令福康安瑚尼爾圖泰斐英阿等防護以備剿殺來援之賊又派普爾普五福等在額爾特之下溝底擊柵海祿官達色在溝北對面擊柵復派成德等由色木里前進攻打黃草坪以上賊人碉卡並截堵安布魯木等處賊援初七日丑刻各隊官兵前進將至黃草坪賊人向下衝突官兵分爲數隊施放鎗箭奮迅攀援而登直上黃草坪地方合力剿殺賊人跟踉奔潰官兵遂佔其地并乘勢攻克樂落三處一面令烏什哈達等督兵趕擊木柵至午刻以

人均攢集於烏什哈達所擊木柵山包之後而各處之賊又已陸續全來約共有三百餘人於山包之後突然吶喊下壓擊柵之兵該處屯土各兵故爲少却引至明敞地方臣海蘭察帶兵從擊柵之地直前迎擊而誘賊之屯土各兵復回身奮擊斃斃甚多餘賊始行逸去至日落時趕擊木柵二十餘座賊乘官兵撤回之際又從箐林中突出經我兵回身衝殺各柵官兵亦內外合擊始行鼠竄及至亥刻又攢集二百餘人潛來臣海蘭察等飭令官兵凝然不動俟賊至柵邊一齊放鎗射箭賊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五

倒斃紛紛旋即敗遁計此數次殺賊共二百餘人日間並見有紅衣賊屍三具爲賊拖拽而去至科布曲山腿臣額森特於初八日丑時派兵分隊進攻保寧特成額烏爾納一路官兵先行踰水過河並無聲息一抵山根迅速搶上將大礮一座石卡二座克取殺賊二十餘名乘勢進攻東西山巒突起處大礮維時後隊接應官兵正在陸續上登賊亦分路迎拒官兵向上仰攻極力鏖戰直至辰刻因山脊逼窄不能一擁而上而所得礮卡正在峰巒大礮之下賊人鎗礮一一可及難以久站擊柵

因將所得礮卡折毀暫行酌撤查西里一帶實係賊人緊要門戶今官兵佔據之黃草坪地方所有木柵俱已收拾堅固再擊數柵即可直上山梁之頂橫截於賊人礮卡中間則在上之賊不能援應在下之賊官兵不難衝壓一得是處則迤下皆可迎刃而解上搶索隆古則則噶克了口道路更寬賊人即聚集拒守亦必不能逼為堵禦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攻搶西里山梁黃草坪擊柵佔據並攻打科布曲山腿在事之將領弁兵實屬奮勉據阿桂奏擬現直上山梁之頂橫截賊人礮寨中間一得此處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奏

迤下皆可迎刃而解阿桂調度得宜自可乘勢捲迅奏膚功

二十六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黃草坪地方近訊之頭番地各阿穰曲又上各強達巴再上即為安布魯木官兵從阿穰曲向上接擊數柵即可橫亘山梁中間斷其聯絡應援之勢隨於初九日夜督令官兵進擊木柵四座初十日夜又擊柵六座相距賊人已近賊見官兵將斷山梁即於是夜先在官兵欲進佔之地擊起大木城一座臣等派

普爾普瑚尼爾圖烏什哈達等分為三路向上直攻臣海蘭察等潛從林箐中間繞出木城自上下壓將木城克獲殲戮甚多即派兵佔據隨一面設伏以截來援之賊一面趕緊擊柵至十二日又擊得八座分兵據守查阿穰曲之下尚有兩山峯山峯上均有礮寨必應用礮轟摧臣等先已趕鑄礮位連夜運往併於十三日築起礮臺兩座至阿穰曲以上強達巴各礮寨勢處上游賊或以為有恃無恐亦可攻其不備十四日子刻烏什哈達普爾普等督率官兵突然衝上連克大礮三座木城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六 奏

座而福康安泰斐英阿等從阿穰曲而下直上前面山峯攻克大礮木城各二座殺賊更多因即趕鑄木柵佔住第一山峯並移礮前進擊打第二山峰上之木城石卡此處木城在林箐中間其前濠溝深濶坡礮陡削正面既難施力若從兩邊抄下則其旁又設有木城遮護其後寨落頗多接應放鎗一一可及官兵進攻不免受敵查自阿穰曲而下有斜岔山腿一支直至勒烏溝河沿其間雖有寨落三處攻取尚不為難而官兵從此擊柵而下一至河邊則已繞出雅瑪朋寨及卡布角東西其西

里下截山峯礮寨賊人抵拒無益亦可不攻自潰
而直上索隆古道路甚寬奮力搶佔賊必益形慌
亂現已拏木柵十四座趕緊辦理以期迅速搗巢
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搶上西里山梁從中拏柵截斷其上
下礮寨並經攻克覽之深為欣慰西里係賊人最要咽喉
今經官兵搶佔尤為得勢賊眾必更難於抵禦從此
迅搗賊巢自可尅期奏捷此次將軍調度有方統俟大
功告成另加優叙其在事之出力將領弁兵并著交部
議叙領隊各員均能奮勉集事並屬可嘉而海蘭察每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奎

遇攻礮奪隘俱率眾先登所至克捷功績尤為超眾將
來奏凱策勲必當格外加恩優錫海蘭察亦當努力為
之今賞將軍參贊等及奮勉之領隊大臣大小荷包以
示獎勵

十一月初四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阿穰曲左首
斜岔山腿下寨落三處業於十五日攻得其一接
拏木柵十數座而前茲於十七日復派兵前往攻
得第二座寨落惟將至河沿之第三座寨牆甚厚
賊人聚集死守必須拏柵二十餘座進逼方能攻

撲則稽延時日更多臣等公同商酌以索隆古一
帶路徑頗多官兵從此搶上必須厚集兵力方可
分頭攻打今前敵各處分駐官兵為數不少即使
攻克第三座寨落而第二山峯等處之賊倘未肯
即時潰散則前敵之兵均難抽撤於直上索隆古
分頭搶壓之計斷不能行究不如將第二山峯木
城攻克則直壓至山腿之下勢等建瓴此處賊人
俱可掃盪而自科思果木以至卡布角各寨落亦
必不攻自潰既無他顧之虞便可抽兵數千以資
搶佔前進是從第一山峯之上轟擊第二山峯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奎

內之木城賊礮尙未能得力當於十八日夜連拏
木柵六座前進並於柵內起築礮臺運礮轟打又
派普爾普烏什哈達額爾特等督兵從阿穰曲右
手向西南接拏木柵福康安瑚尼爾圖泰斐英阿
等帶兵設伏以備賊人來擾現在連拏木柵十七
座已繞過第二峯之西南現將運到礮位從旁轟
摧在後之西里礮寨查官兵一上索隆古山梁則
道路甚多隨處可進而從瑪爾古以至舍齊賊人
皆無從堵截噶拉衣即危如累卵故河西一帶雖
克扎烏古山梁並已上通甲索然即從此克獲阿

爾古甲雜而進抵獨松與噶拉依尙阻大河是以賊人雖愛護河西而西里一帶實屬賊人性命所關非但不肯稍為抽撤以助河西並悉索其人竭力死拒以期稍緩須臾之死今臣等從長籌計務將西里山峯寨落剋日掃除以為迅速搶上索隆古山梁之計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所籌大有把握自即可望得手看來賊人全力專注西里一帶今阿桂等相機進攻自可乘勝克捷而噶拉依賊寨據投番等所供現甚空虛攻之自易為力是掃蕩噶拉依賊巢惟盼阿桂等之一路迅速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事至河西一帶賊既不能抽兵相助則攻取亦不甚費手今又聞索諾木仍在甲雜而土婦阿倉等現存雍中喇嘛寺明亮等若攻克阿爾古即馳往甲雜剿擒逆酋並乘勝攻佔獨松兼可杜賊眾西竄之路彼時或馳赴阿桂處幫同掃平噶拉依或渡河攻打雍中喇嘛寺擒獲阿倉阿青等則賊勢更孤明亮等即可由彼處與阿桂約會夾攻噶拉依巢穴自更可期迅速集勦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梭磨土婦卓爾瑪帶同伊子已襲土司斯丹巴親赴軍營呈送牛五百頭酒一千隻糈糶五百背以備犒賞滿漢屯土各兵之用

該土婦懇求甚力頗見誠心因思酒與糈糶伊老幼千人遠道負至不便仍令運回致滋苦累當即分給各兵其餘牛隻俱各發還並將該土婦土司及頭人番眾厚加賞賚甚為欣悅而去查梭磨係安撫司職銜而近年以來如綽斯甲布巴旺布拉克底土舍均已晉陞宜慰司今該土婦深知大義派出隨勦土兵亦多可否將伊子安撫司斯丹巴晉為宜慰司以昭鼓勵之處出自

聖恩奏入

諭曰梭磨土婦卓爾瑪並伊子安撫土司斯丹巴恭順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嘉著加恩將斯丹巴賞給宜慰司之職以示鼓勵

初十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阿穰曲第二山峯木城本在樹林叢密之中不能全身畢露用礮轟數日未能遽行摧破臣等急於進攻二十三日派福康安普爾普烏什哈達額爾特分兵兩隊一從阿穰曲山梁正面進攻一於右首繞上從旁進攻先令官兵於附近山峯箐林之內潛往埋伏福康安等帶兵分路衝上而城邊濠溝深濶其外復有大木重疊橫欄官兵正扳援前進而深溝阻隔

總難跳越而登維時官兵見有露身柵上抗拒之賊卽行擊射爲鎗箭所中者甚多而各處來援之賊又有一二百人在木城後藏匿欲爲衝突之計經山峯右首官兵看見將所安礮位從旁轟擊賊始竄入木城固守臣等現又鑄成大礮兩位運往轟摧仍擬卽分兵三路上攻木城並木城後兩礮則木城必不能守而一得木城則憑高下壓礮寨亦斷無尙能死守之理并於現擊木柵之下再接木柵十餘座直斷木城兩礮之後賊必不能再施伎倆諒可一鼓而克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註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攻打西里第二山峯木城礮卡一摺看此情形賊人不過護死抗拒無能復爲久支况添鑄大礮往轟仍擬分兵搶佔自無難操券而得至噶拉依現在光景甚屬空虛各番供詞如一自係實情阿桂等前奏若搶佔索隆古山梁隨處可進其瑪爾古舍齊之賊皆無從堵禦自可乘勝席捲但前次番人等曾有賊衆尙欲拒守舍齊喇嘛寺之供若從索隆古山梁而下路徑過多卽可覓間直搗噶拉依一經掃蕩賊巢其餘賊人礮隘如舍齊雍中喇嘛寺皆可傳檄而定便可一面辦理平定事宜一面迅發紅旗報捷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西里第二山峯名奔布魯木此番接擊木柵在奔布魯木山峯木城西礮之下西里正寨之上官兵橫亘其中硬擊木柵料賊人情窘勢屈自必合力迎拒且此處係上下鎗礮一一可擊之地官兵容易受傷必應分賊之勢始可擊柵前進當派福康安瑚尼爾圖泰斐英阿帶兵前進先爲擊柵官兵防護卽派額森特等帶兵隨進擊柵又派普爾普等帶第二隊之兵烏什哈達五福等帶第三隊之兵緊隨進發接擊木柵臣海蘭察率同官達色格勒爾德等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奏

攻奔布魯木山峯木城礮卡併爲各路策應官兵乘夜奮迅前進從鎗礮中間步步擊柵而前賊人拚命衝突均被官兵施放鎗箭痛殲敗回遂接擊木柵十餘座已環繞於山峯兩礮寨之後越過山脊而東臣等卽於新擊木柵之內用礮轟擊兩礮已多場損其兩礮外尙有一礮最當扼要因限於地勢用礮未能得力復於初二日夜接擊大木柵一座築起礮臺用礮轟摧臣等揆度賊情官兵木柵已截出木城礮寨之後三面皆有官兵其向東一面山勢極爲陡削不能合圍因此處係賊人緊

要咽喉雖山梁上下往來路絕白日已不能行走而東面陡險之處尙有微徑爬越可行仍復死守不去若從第一峯之左手拏柵而下與自右手拏進繞過東南之木柵彼此相對鎗礮擊打賊人即於夜間繞越并有所難第此一帶上下山勢橫斜道途叢雜必得分兵攻打始足以牽綴賊勢當令五岱富興率同各將領等駐守勒烏圍前敵而額森特帶兵千餘來赴西里山腿盡處合力攻打初三日晚臣海蘭察分派各兵一面令將預備木植趕拏木柵一面分兵三路進撲臣海蘭察督令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官兵直抵山峯木城之下奮力亟攻拋擲火彈延燒木城官兵乘勢騰擁而上賊人踉蹌奔出官兵尾追截殺殲戮甚多並滾崖跌斃者不少餘俱燒斃於內其福康安等帶兵攻入各礮寨並於寨牆挖孔放火焚燒官兵四面圍定賊人不能逸出亦均斃於火無得脫者而普爾普烏什哈達等之兵向上攻圍礮座賊見官兵勢猛且各處烟焰蔽天力不能支從礮跳越而逃經普爾普等帶兵壓下鎗箭所及又多殺戮維時已及三更三隊合兵自上衝壓而下直至西里正寨寨內賊人一面放鎗

拒敵一面奔竄又將寨落克取官兵乘勢攻壓其寨後尙有山腿一處賊人仍思據守而官兵已分兩翼抄下賊亦旋行潰散所有迤下山腿各礮卡隨攻隨克將近四更官兵已壓至溝邊維時臣額森特望見西里山梁官兵已層層鏖戰而下迅即率同保寧常祿等攻撲西里山腿盡處木城亦經克獲此次打仗共得木城九座大寨四座石礮七座石卡數十座殺賊百餘人查雅瑪朋寨落之東寨名舍勒固租魯其從阿穰曲左首岔下山腿盡處亦有一寨名瓦喇占得此二處則非但雅瑪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七

寨落又已攔截於內而從此均可直上科布曲索隆古即使賊酋等攢集拒守而我兵既無他顧之虞又可多為撤出以資前進自不難於力取奏入諭曰阿桂等攻克各處要隘多方籌畫調度合宜屢戰克捷實屬可嘉現在大功指日告成將軍等自當特膺茂賞所有先登制勝之參贊海蘭察及帶兵勇往之領隊大臣福康安等均著交部議叙其隨從分隊打仗出力之滿漢屯土各兵並著將軍等查明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

恭錄

前往轟摧其舍勒固租魯之旁有相連大寨二處
大礮一座係居舍勒固租魯及瓦喇占之中攻得
是處則進搶舍勒固租魯可免旁顧亦於初九日
派福康安泰斐英阿攻其右普爾普額爾特等攻
其左官兵奮勇前進當將一礮兩寨悉行克獲殺
賊十餘人其瓦喇占以上之寨落亦於初十日早
派烏什哈達等督兵攻取因賊守禦甚嚴恐損兵
力用礮趕緊連轟至十一日晚見礮寨已漸有孔
穴候至十二日子刻乘其不意密派官兵一呼而
進直至寨邊四面攀牆而入當將是寨克獲查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一帶山溝內其瓦喇占舍勒固租魯兩處賊人知
我搶上科布曲山梁必由於此是以強支煙臂以
冀稍緩須臾此數日雖天色甚寒到處多冰凌積
雪而成功在即人人振奮自可不致稽阻惟賊番
狡惡可恨見我兵將欲搶上科布曲山梁即在索
隆古以下們都斯一帶運木搬石又思添修礮卡
但其地皆大礮可及之地日間屢為大礮所斃已
不能存夜間濕寒凝凍難以施力亦可無虞其阻
我前進之路至此處官兵攻打緊急則科布曲山
梁上克爾古什拉斯地方賊或不無抽減臣豐昇

額現同臣額森特復帶兵前往勒烏圍前敵察看
情形如稍有疎懈之處即相機合力攻取奏入

諭曰阿桂等派兵將舍勒固租魯相連礮寨悉行攻獲其
瓦喇占以上之寨亦經攻得並殲戮多人官兵自可乘
勝直前搶佔科布曲山梁而豐昇額又親往勒烏圍前
路相機合力攻打所辦甚好至們都斯一帶賊番搬運
木石思添礮卡拒守實為可恨現據阿桂用大礮轟擊
賊眾自不能存亦可無虞其阻計阿桂日內必當得手
官兵若得科布曲索隆古山梁更為得勢過此惟舍齊
喇嘛寺或尚有賊抗拒然官兵屢勝之後聲勢甚盛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六

三

彼下壓噶拉依易如摧枯拉朽惟當努力妥辦迅奏膚
功以膺茂賞

二十九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臣等察看雅
瑪朋寨左有大寨二處各格什格章右有大寨一
處各布智章其上又有大寨四處各克巴克占皆
雅瑪朋寨所持以自固者若得此數處併即搶獲
舍勒固租魯則不但雅瑪朋正寨其勢已孤可以
力取即其餘寨落均可迎刃而解當於十四日分
兵三路進攻臣海蘭察帶兵為各路策應十五日

寅刻官兵分路前進一齊攻搶其舍勒固租魯賊人悉力放鎗滾石而官兵乘高而下直抵寨根挖牆以入賊人不能存站當將舍勒固租魯一礮同時攻克其福康安等并克格什格章寨落二處普爾普亦攻克布智章寨落一處並計殺賊數十名其被鎗箭所傷捨死奔竄而去者甚多官兵已至河沿當即拏起木柵七座繞出雅瑪朋寨之西角一面分兵據守並用礮轟其礮寨其瓦喇占一處令烏什哈達等拏柵近逼用礮轟摧並於是夜督兵奮力攻獲其自瓦喇占下至河沿剩有薩爾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三

寨落三處又已移礮下轟即日相機攻取至十六日臣等以舍勒固租魯之南尚有寨落兩處係與雅瑪朋正寨互相援應必當分兵攻取十七日黎明官兵分爲六路一齊擁進普爾普三隊官兵先將舍勒固租魯之南寨落兩處圍往攻打均行奪獲其雅瑪朋正寨賊人拒守甚力尙未即克臣等遂令官兵於新得之地趕拏木柵八座并另換生力兵一千名分爲四隊臣海蘭察同瑚尼爾圖等於中路埋伏普爾普等於右手埋伏俟至戌刻各官兵潛密無聲進抵雅瑪朋寨之下突然衝擊賊

人悉力抗拒而官兵不避鎗石拋擲火彈創挖孔穴並趕運樹枝放火焚燒延入寨內將賊人悉行燒斃並將附近寨落之木城四座一併攻克臣等公同商議科思果大官寨向雖未經攻打而此內賊人現亦必不能存立若乘勝克取溝內賊氛卽已掃盡於搶上山梁之舉更可無虞後顧因卽派額爾特帶兵沿河前進向上仰攻派仁和等帶兵向下攻壓賊人心膽已寒一見官兵勇猛衝進卽棄科思果木官寨竄入下手平礮官兵一面圍攻一面乘風縱火又將平礮內賊人燒斃無一得脫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六

三

其舍勒固租魯之東薩爾歪之西溝內尙有三寨又派侍衛巴達瑪等乘勢進圍立時克取此連日打仗共得礮寨木城五十餘處殺賊二百餘人生擒四名查從前官兵攻得西里山腿之後原可從沿河礮寨中間冒險穿越而過上攻們都斯索隆古等處但此山梁上道路旣多分頭攻搶實非多兵不辦而沿河之礮寨未清則西里達思里舍爾圖拉布勒四道山梁皆須官兵分駐難以抽撤多兵今各寨俱已廓清卽可於緊要處所酌留營卡其餘防守各兵自可儘力抽出以資前進臣等現

在趕緊攻打薩爾歪寨落以截斷勒烏溝一帶賊人併即連夜移設營卡約計得兵五六千人即可迅上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以直搗噶拉依巢穴

諭曰阿桂等奏科思果木本係賊酋緊要官寨勢居陡險礮堅牆厚攻打較為費力今阿桂既將舍勒固租魯等處礮寨悉行掃除並科思果木亦即迎刃而下阿桂現已抽調防兵五六千趕緊攻打薩爾歪寨落以截斷勒烏溝之賊即可迅上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直搗噶拉依巢穴自更勢如破竹而明亮一路亦經攻克阿爾古已出對河科布曲之下南至臨河現即趕運大礮將對河賊卡隔岸轟摧甚為得力是目下兩路官軍聲勢倍為壯盛看來逆酋不過暫圖護死其手下賊番似亦不能如前此之悉力抵禦逆酋力量更不能支大功自可速成阿桂明亮等益當努力為之指日掃穴擒渠以膺庸茂賞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六

七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受業

王

昶勳

盧蔭溥

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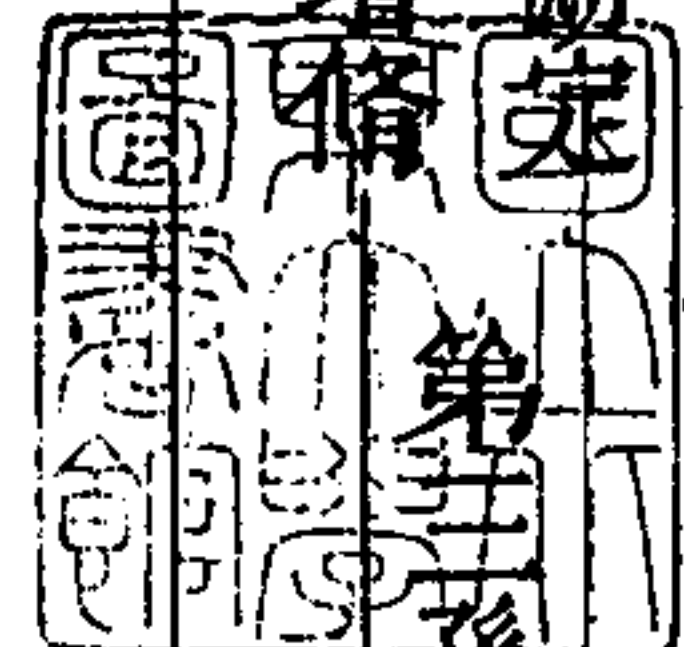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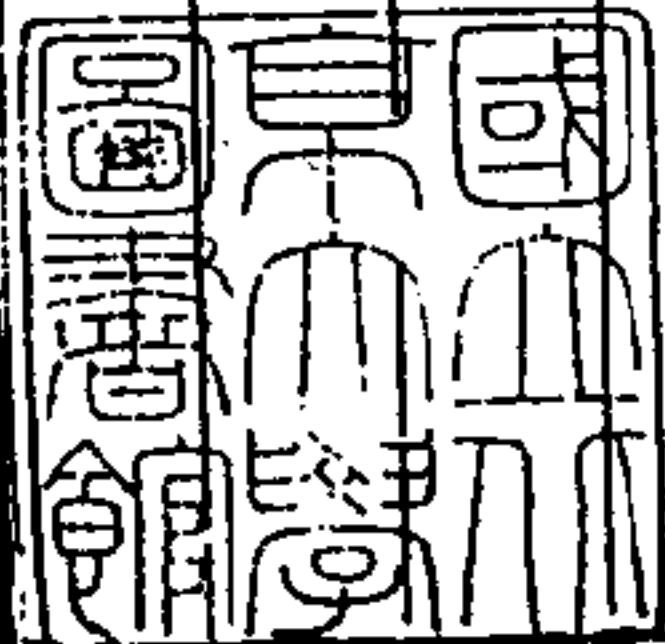
十二月初五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薩爾歪寨落共有三處官兵於攻克瓦喇占之後即向下接擊木柵運礮轟擊已見殘損等於十八日晚間分派官兵令官達色帶兵攻其左烏什哈達帶兵攻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一

其右海蘭察率同五福泰斐英阿等自上而下攻其正面但薩爾歪對河有阿結占寨落兩處既可與薩爾歪隔河應援並即在官兵搶上山梁道路之旁若不一併掃除則尅日上攻難免旁顧又派福康安曾爾曾額爾特等過河直搶各寨十九日卯刻官兵同時並進直抵薩爾歪寨下四面攀登賊人驚慌無措一面放鎗拋石抵禦一面棄寨而逃經官兵預行繞出其後痛加截殺殲賊甚多遂將薩爾歪三處礮寨佔據其隔河之阿結占寨落兩處亦經福康安等同時力攻立即克獲惟是



官兵已從西路攻壓下至沿河今復從沿河上攻
察看科布曲索隆古山形高峻其間道路雖多礮
寨亦爲不少官兵分路上攻即須隨地接擊木柵
以資直上山梁之頂如從前搶佔西里辦法方能
得手臣等已儘力抽出兵五千有餘擬分四五路
上攻現在仍於果木得克攢斫力轟明示以官兵
尙欲勦洗此處而一面趕緊砍運木植預備齊全
即於數日內發兵直上爲一氣攻搶之舉至臣豐
昇額額森特亦已部署官兵屆期與西里官兵同
日分攻科布曲下截山梁若乘賊首尾不能相顧
竟能佔據固屬大爲有益否則竭力攻打可以大
分賊人之勢與搶上索隆古各處之兵亦可添助
聲勢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二

十一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科布曲山腿
之克爾古什拉斯一帶原係自勒烏圖前抵噶拉
依正路地當緊要凡有可上之處賊俱密排木城
礮卡一覺官兵潛上即合力放鎗滾石以爲負隅
之計至攻上科布曲索隆古等處山險林深必如
搶佔西里阿稜曲之法一氣仰攻而上至稍可立
脚處即趕擊木柵佔定方能有濟當經公同籌議
臣海蘭察帶同格勒爾德等從中路上攻福康安
瑚尼爾圖泰斐英阿等從左手上攻魯爾魯爾
特等從右手上攻又派保寧仁和成德在魯爾魯
之右常祿保與侍衛岱三保在福康安之左各帶
兵上攻以分賊勢而烏什哈達等緊隨中路官兵
接擊木柵並令五福趕運木植應用其攻克爾古
什拉斯各處礮卡之兵復分爲六隊臣等察看情
形格隆古一處在科布曲以下勒隈勒木通克爾
古什拉斯以上正居山梁中間其上有礮柵數座
其旁林箐幽深山壁更爲陡削賊度我兵萬萬不
能至此未必嚴防若出其不意突然而上放火焚
燒則山梁上下賊人慌亂於正路攻打官兵殊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有裨但此處既不可容多人攀越而派撥之外亦更無兵可用因令海祿於大營內派出投番十七名潛往埋伏俟上下官兵舉動後突起搶殺二十七日亥刻臣海蘭察等中三隊官兵各自進發蟻附而登及至五鼓各礮卡之賊均來抗拒我兵抵冒鎗石向上力攻賊俱穿林竄入得木巴爾大寨悉力固守臣海蘭察遂將其地佔據至攻打克爾古什拉斯一路之兵特成額那木扎帶兵先上攻克第二礮井即與書麟等合勢將峯頂兩礮及山峯西面礮卡全行克取而烏爾納亦攻克第四礮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四

臣額森特等將山腿一帶所有礮卡同時攻克而倭昇額等繞過山嘴又將山後莫里雅木寨落亦俱克獲共計攻克礮卡寨柵三十餘處至所遣上格隆古之投番等於二十七日夜接踵攀越繞過礮上礮座潛伏將近黎明見山梁上下官兵均已動手隨將火彈拋入木城之內該處係賊番存貯火藥之所一時轟發立即燬其一柵其旁兩礮並砍門而入將礮內賊人殲戮而各處賊眾以是處為居中扼要之地合力來援土兵等奮力衝突而出斬獲頗多隨於佔據處所下至溝底皆已拏柵

聯落聲勢又由曾爾曾佔據之處直指山梁向上拏柵八座現在築起礮臺移礮往轟附近礮卡查攻獲克爾古什拉斯各礮卡外順梁迤東地名勒限勒木通賊人尙復死守礮卡二十九日又已攻取一礮現在移礮往轟以便相機搶佔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阿桂等一路捷音甚切今雖未能即得賊人要害山梁而旁近寨落屢有克獲亦足剪賊番羽翼而褫其魄若能佔得科布曲及索隆古兩處山梁便可從上下壓直剿噶拉依其勢更易其中惟舍齊喇嘛寺賊人或尙於彼聚守然乘勢采入軍氣奮揚彼疲殆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五

賊自難支禦則掃穴擒渠諒應尅期蕞事阿桂等惟當善體朕意速集大勲

十二日奉

旨補授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

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勒限勒木通一線山脊峯巒起伏礮卡嚴密自移礮往轟後業已克其一礮其接連賊礮又運礮加緊摧打亦稍見塌損臣豐昇額額森特即派書麟特成額彰露烏爾納那木扎等初三日寅刻帶兵分隊進將

賊礮三座四面圍定攻至卯刻賊人猶拒守如前
 先是^臣等已密派侍衛伊里布等帶兵預行埋伏
 屆時即從右手下至山半復逆遷斜上繞攻第四
 五礮天已黎明前三礮賊人望見心慌我兵分頭
 直上殺賊甚多其從礮上跳下者又被我兵追殺
 並拏活口四名餘多落水淹斃遂克其在前三礮
 並乘勢又克在後之兩大礮石卡九座至得木巴
 爾一路初三日將運到大礮轟推數次^臣海蘭察
 隨派官兵奮勇攻撲當將中間石礮並附近礮座
 之木城一併奪取會爾曾額爾特等亦得其一礮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各有殲戮現已向上接拏木柵十數座離山梁之
 頂較前更近查勒隈勒木通礮卡盡克之後官兵
 相距格隆古不過中有三礮現在潰散賊人雖又
 退入礮內死力拒守但移礮往轟不難克取至得
 木巴爾賊人尙恃其地形陡削鎗礮之外推滾大
 石日夜抗拒但官兵設法拏柵一上山梁之頂則
 已據科布曲之上而格隆古一得又已出科布曲
 之後更足使其腹背受患諒必可克取而一得科
 布曲即擬直搶索隆古其得木巴爾們都斯賊人
 皆拒守無益亦必不攻自潰奏入

諭曰阿桂等將勒隈勒木通礮卡悉行攻克殲賊甚多將
 軍及將士等並皆實心出力朕深為嘉慰惟是現攻之
 科布曲索隆古兩處山梁即能尅期得手尙隔舍齊喇
 嘛寺一隘方能直搗噶拉依或官兵乘勝采入賊眾難
 以復支掃穴之功易如破竹自屬最善阿桂等務當仰
 體朕意努力速為之
 二十三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臣海蘭察一
 路官兵前次所拏木柵已距科布曲正頂不遠若
 即突然分路上攻搶得迎面各礮卡則一氣直上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七
 正梁得手自較為迅速當於初六日晚間分撥官
 兵^臣海蘭察帶同伊蘭保官達色等攻搶中間礮
 卡木城又派福康安烏什哈達等從左進攻賊人
 放礮之右卡又派會爾曾等從右攻殺濠溝內所
 藏賊眾而派藍翎侍衛遜集龍等潛繞賊人礮卡
 之上向下攻壓^臣額森特由勒隈勒木通山梁大
 路直取格隆古先是^臣等察看情形格隆古之上
 科布曲之下其中有丫口一處地名兜窩賊人於
 中間設立堅礮聯絡據守若從雅瑪朋寨落穿越
 林箐而上可以繞至兜窩此一路崖勦陡削攀越

固為費力而轉因地險籌深黑夜由此上攻賊必無從知覺搶得兜窩則從中截斷可破其聯絡之勢因復派海祿等帶領土兵潛密繞登俟兩處官兵得手後直前搶佔初七日寅刻臣海蘭察等之兵奮迅由中路直進於鎗石中間分隊鼓舞上登殺賊甚眾且逸集璽等之兵又已繞出其上賊不能支紛紛敗遁而福康安曾爾曾等同時並上合力奮攻將各礮卡均經克獲賊眾被殲甚多官兵遂直上科布曲山梁之頂隨派各領隊等帶兵下壓科布曲正寨各官兵戰勝之後勇氣倍增奮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八

攻打當將科布曲寨落又全攻克維時臣額森特督同領隊鎮將等將格隆古以前三寨業已分頭攻克隨即進圍格隆古大戰礮賊見官兵齊上山梁拚死突圍而出俱被官兵截殺得脫者甚少而海祿所帶土兵先已潛至兜窩丫口隨即攻佔臣海蘭察額森特等及海祿各兵會合將科布曲附近寨落十餘處分派官兵逐一攻克而海祿所帶之兵并將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向日所居之拉布咱占一寨分頭奪取至索隆古一處山勢更高最為緊要其礮卡木城在山岡之上潰敗賊人復

退聚於此即令索倫兵及土兵由林箐中從右繞進抄出其後而臣海蘭察額森特之兵從正路上攻賊人棄礮奔遁官兵合勢趕殺遂將索隆古擊柵佔據是夜并乘勢將得木巴爾們都斯礮寨一併攻獲其安布魯木一帶合總兵成德即於初八日分隊攻搶又將此一帶石礮木柵概行克獲此次各處打仗所克大礮木柵石卡寨落一百餘處殺賊二三百名拏獲活口二名查自克爾古什拉斯以至科布曲一道山梁賊人恃為屏蔽死守不遺餘力今仰賴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九

皇上天威已盡克科布曲各礮寨並將最險最高之索隆古業經佔據雖投番等稱賊人又欲於鄂衣楂爾丹布哈爾斯拉瓦等處修築礮卡尙圖抗拒但進取之路徑較多官兵若從鄂衣楂爾丹布哈爾前進固可越過斯拉瓦之上而若由斯拉瓦繞進則鄂衣楂爾丹布哈爾拒守亦歸無用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攻克格隆古科布曲索隆古們都斯得木巴爾一帶山梁礮卡寨落並乘勝搶佔安布魯木山峯礮卡官兵等越險直進鼓舞摧堅所殲醜類甚眾且扼賊人要隘皆由將軍等調度合宜參贊及諸將領

金川原因索諾木等之負恩反噬必將逆黨全獲獻俘
方為全美阿桂明亮至時當多方搜捕務獲勿使一人
得脫刑誅又據投番供出山塔爾薩木坦現在來達木
帶兵其人亦係小金川助惡大頭人必應擒獻者且來
達木為進攻甲雜之路所必經山塔爾薩木坦向來頗
能帶兵打仗明亮等進剿時尤宜加倍留神設法攻克
並將山塔爾薩木坦擒獲解京勿使免脫

二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賊人於科布
曲要隘既失之後雖勢窮力竭尚思以布哈爾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朗噶克為尾巢屏蔽必當分路力取 臣額森特帶
領隊章京鎮將等從山梁正南攻打布哈爾礮卡
賊已備禦嚴密難以一舉必得因察看情勢其山
梁迤西雖亦峯巒陡峻林木叢深而山坳尚有一
線敵仄之徑可以繞出朗阿古之後蓋以朗阿古
迎面山勢更為險削必須攻克斯拉瓦克爾切木
兩處前至甲木爾始能回攻朗阿古既得朗阿古
然後可以橫截布哈爾之後壓取則朗噶克使賊
失其所恃 臣海蘭察即帶領各領隊侍衛鎮將等
從此進攻均於十三日丑刻進發詎賊於索隆古

至布哈爾中間均擊有礮寨木城並又於此處礮
卡之上布哈爾之下將樹木砍倒層層堆積尚欲
逞其暫時拒守之計是時 臣額森特率同烏爾納
那木扎彰靄等督兵前進將礮卡木城均行克取
及至倒木堆積處所賊已潛伏樹木叢密之中儘
力放鎗迎拒官兵正在覓路前進而 臣海蘭察之
兵已從山坳繞過將近斯拉瓦克爾切木遂令會
爾會額爾特居右烏什哈達官達色居左而 臣海
蘭察同福康安瑚尼爾圖伊蘭保等居中並進立
即奮勇攻開一面留兵佔據一面帶兵越過旁岔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山腿三道直抵甲木爾又將礮寨克獲隨即回攻
朗阿古而達爾卓克頭人色木里雍中已預先送
信歸誠從中接應遂將朗阿古佔據當即冲上山
梁將得拉古礮卡攻克截斷則朗噶克了口之後
織賊甚多維時布哈爾賊人見官兵已出其後驚
慌無措 臣額森特即督官兵砍開樹木前進遂將
布哈爾礮卡攻克而書麟海祿特成額預備接應
之兵并即攻至則朗噶克山梁之上將丫口各礮
均行奪據是日 臣海蘭察同會爾會瑚尼爾圖等
由巴薩沙進攻奇石磯官寨俱行奪獲海祿之兵

并卽由則朗噶克了口下至溝底將噶爾噶木勒烏果木德克聶烏各寨落悉行焚燒十四日海蘭察一路又派官兵將庫爾納額木里多各寨及巴斯科官寨逐一剿洗下至瀕河并將得里角寨奪獲十五日又派官兵攻佔噶占官寨十六日官兵循噶占山腿而上拏住山梁其瑪爾角各寨落亦皆克取連日打仗共得官寨三處礮寨四五百處獲九節鐵礮一尊烏鎗刀矛等物甚多拏獲活口五名現在官兵已駐噶占山梁之上距瑪爾古當噶甚近且賊已披靡不堪而投出者又復千百成羣臣等惟有乘此銳氣卽於一兩日內分路進取一佔瑪爾古當噶則順梁下壓舍齊喇嘛寺噶拉依諒必勢同破竹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本月初十日有達爾卓克寨頭人色木里雍中遣人稟請投降并稱附近礮卡多係伊所管之人如准投降俟官兵打仗之日卽爲內應臣伏思金川滅亡在卽色木里雍中欲乘此時自救其死固爲情事所有且我整兵而往卽有詭計亦無所施因卽准其所請於十三日進兵時果卽出卡跪迎卽日隨軍打仗殺賊凡賊中虛

實無不一一直告是晚又稟稱大頭人布籠會阿納木與伊素常相好求遣人前往招降臣等以布籠會阿納木久拒顏行其罪本無可追但此助惡頭人均當設法生致方能明正刑章况布籠會阿納木原係土舍先行投出賊人震動更必盡成瓦解而其餘大頭人等見布籠會阿納木投出得保首領必皆萌倖生免死之心更可以多得數人當卽聽其遣人招致去後茲布籠會阿拉木帶領丹扎布六寨男婦老幼共一千餘人並與迷輸喇嘛一同投出均奏入諭曰阿桂等由索隆古進攻所向克捷現據噶占山梁整兵直搗噶拉依且逆酋平日所恃之大頭人亦幸屬出降可見賊中勢已瓦解指日可期掃穴擒渠皆由將軍參贊等調度有方故能動合機宜屢戰克捷而海蘭察又勇畧超羣諸將領並皆奮勉出力實屬可嘉著將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及領隊大臣并將領員弁等俱交部從優議叙以示獎勵仍俟大功告成再沛酬庸茂典是年子阿彌達擢二等侍衛四十一年丙申六十歲

正月初二日

公偕豐昇額海爾察額森特奏言查瑪爾古當噶
爲進取舍齊喇嘛寺噶拉依要路丫口既設有堅
礮而喇烏喇左通木果木右據瑪爾古當噶之上
賊人早已設礮聯絡且深挖溝濠布置更爲嚴密
若止從瑪爾古當噶進攻恐賊得以併力拒守必
須首尾並擊隨公同籌議臣額森特從則朗噶克
丫口上搶喇烏喇山梁各礮臣海爾察由瑪爾古
當噶以南綽爾丹格薩木山梁進攻十六日夜臣
額森特先帶兵由則朗噶克一面擊柵上逼一面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未

分撥官兵從箐林叢深之中潛密攀越而上至相
近大礮處所暗爲埋伏賊見我兵豎柵進逼果於
十七日寅刻從高而下突然衝擊臣額森特即督
率埋伏之兵從箐林中間直攻各礮卡將守卡賊
衆全行殲戮其侵擾擊礮之賊望見我兵已據梁
上礮卡驚慌潰散官兵奮力追殺除滾落崖礮之
外殲戮甚多遂乘勝循梁攻壓將瑪爾古當噶礮
卡佔據並克獲山梁迤東一帶寨落臣海爾察之
兵派令福康安會爾會瑚尼爾圖等於十七日寅
刻分隊由噶占前進將山梁左右寨落礮卡一併

克獲又從山坳前進攻佔得爾隴山坡至是日夜
我兵齊抵舍齊喇嘛寺四面奮攻撲入寺內將抗
拒賊人併力勦殺得脫者甚少其寺旁礮卡亦俱
乘勢搶佔並殲其頭人當噶拉阿納木蒙固阿申
十八日復進攻雍中喇嘛寺其時各處潰散賊人
盡已歸入寺內捨死抗拒隨派會爾會官達色額
爾特從右進攻福康安瑚尼爾圖泰斐英阿從左
進攻而臣海爾察率同伊蘭保格勒爾德從中冲
壓至戌刻官兵四面圍定鎗箭如雨賊不能支當
有喇嘛六十餘名出寺投降餘賊驚慌奔潰我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追殺甚多即將雍中喇嘛寺封鎖派兵嚴加看守
臣額森特即於十八日帶兵從瑪爾古當噶順東
山腿攻打將格爾巴夾木巴雪寨下至克角干登
亦經搶佔此次連日打仗攻克礮卡寨落五百餘
處殺賊不計其數查噶拉依礮寨高堅鞏固較勒
烏圍局面更大詢之投出大頭人布籠會阿納木
達什阿庫魯供稱索諾木及莎羅奔等兄弟五人
以及丹巴沃雜爾阿木會綽窩斯甲等均在其內
率衆拒守現在福康安會爾會等帶兵從拉古爾
向河擊卡以圍賊人之右臣海爾察即從莫克巴

扎木克什官寨下至河邊圍賊人之左臣額森特從克角干登下至喀爾巴河沿仍各接擊木柵兩三日諒可合圍則水陸俱斷賊酋等萬無逃竄之路至金川大頭人達什阿庫魯沙巴租會俱已投出沙巴租會因帶伊家口尚未到營先將達什阿庫魯供詞錄呈

御覽至本日晚間有投番來稱索諾木之母姑姊妹俱已投順現於河西之甲納雜爾渡河前來統俟到時另行訊供奏

聞外於誘擒索諾木兄弟之事亦甚有裨益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六

諭曰連日兩路將軍馳報得勝捷音賊勢已萬難支禦今阿桂又將附近賊巢之礮卡寨落五百餘處全行掃蕩已將噶拉依四面圍攻水陸俱斷指日即可擒渠掃穴迅集洪勳實由將軍阿桂等調度精詳機宜悉中用能所向克捷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及領隊大臣各將弁等均著交部從優議叙俟紅旂奏捷再沛渥恩

又

諭曰阿桂等現已統兵直抵賊巢四面攻圍并知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及助惡之丹巴沃雜爾等俱在圍內自更無從奔竄但須設法生擒勿令窘迫自斃方為萬妥聞

索諾木之母姑姊妹俱有投出之信果爾則逆酋等或亦可招致阿桂自有權衡至現在投降之達什阿庫魯其罪惡尤重非布籠會阿納木達固拉得爾瓦可比將來尚須一同獻俘者但此時不妨經權參用姑賞以翎頂或彼果能招誘逆酋等來投原可假此為餌統於功成獻俘時分別伊等罪狀再行定奪

恭錄

御製詩

雪正月初二日

翼日逢膏雪新年第一祥繼冬優且渥昨歲冬雪屢霑且極曾過優渥為通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九

年所彌宇沛而霽

鳳輦銀花度今晨恭奉

宴道祥皇太后至寧壽宮侍

龍樓玉蝶翔軍書頻報捷

連日軍營屢報捷音今早阿桂

喇嘛寺其助惡大頭人當噶拉阿納木等官兵直抵噶拉

依四面圍定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並黨惡賊目俱在圍

中即日便當掃蕩擒農諺幸徵穰遇順益知慎蒙

麻敢不覆重華燈爛朗歡捧

萬年觴

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賊酋索

諾木弟兄及作惡頭人均在噶拉依官寨自必嚴

密圍困使其萬難軼出始可設法俘擒臣海蘭察同福康安曾爾曾額爾特等帶兵拏卡直至河沿以截噶拉依之右派烏什哈達由噶拉依官寨正山腿拏卡逼近據噶拉依之上臣額森特等帶兵攻克喀爾巴塞後又將附近寨落九處攻克焚燒直至河沿以截噶拉依之左兩翼卡棚之外復接拏營卡以為兩層堵截其鄂碩覺十寨以南山梁前派侍衛訥松額等帶兵駐守今於二十二日晚富德處遣舒亮帶領漢土官兵數百名前來即令於訥松額等所駐之地駐扎至臣明亮西岸沿河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一帶業已聯絡營盤卡座嚴密防堵臣阿桂豐昇額復派兵從右手過河於拉古爾對面山腿多拏卡座以為聯絡而左手一面西北兩路官兵亦俱合圍如此層層圍定賊人斷無從偷越第恐賊人從水路順流逃竄臣等又於噶拉依官寨上游下游飭令將領等緊貼水面以竹索麻繩合力趕造浮橋橋兩邊各築卡座派令勇幹官兵日夜巡查防守賊人非但不能乘坐皮船而逸即欲赴水自盡而順流至此亦可攔住是水陸俱斷布置已極嚴密再臣阿桂等先經分派官兵大果木肯嶺斯

尼固達扎克角功噶爾拉喀爾薩爾以及鄂碩覺十寨一力掃除各寨番人早已望風投順而臣明亮河西一路及富德一路各番眾亦俱歸誠恐後現在金川全境業已底定惟餘噶拉依巢穴自歸掌握至河西一帶臣明亮現令舒常同奎林和隆武於喀爾巴對面山上山下分駐官兵嚴加防範外即於二十四日來赴西路合力圍攻並與臣阿桂豐昇額等商辦一切惟查噶拉依碉寨高堅其旁寨落尚多賊會率其同惡於此死守稍俟用礮轟殘自不難於掃蕩但從索隆古而至噶拉依計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程幾及百里山路崎嶇險仄且積雪凍凝舊有大礮難以拉運現在趕運礮料上緊鑄造此兩三日造礮之隙令逆會之母阿倉及堪布喇嘛等招令賊酋兄弟來降如其果能生致俘擒檻送以歲大功更為妥善否則俟大礮造成兩三位即竭力轟摧亦可計日克取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已將金川全境掃平現在四面攻圍噶拉依巢穴覽奏深為欣慰並閱進到地圖賊境礮卡寨落均經大兵剿洗所餘惟噶拉依叢爾彈丸不及已得地百分之一自可即日掃蕩是征剿金川之役已屬

歲功又據稱賊酋索諾木弟兄及作惡頭人均在噶拉
依官寨今經嚴密圍困斷難復行軼出便可設法俘擒
且據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均已來營投
降更不虞索諾木等尙懷觀望所有渠兇黨惡自必卽
行擒縛馳遞紅旗褒績勲宜頒渥典將軍阿桂蓋誠
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實爲此事首功前
曾賞戴雙眼孔雀翎並於攻勒烏圖時賞用紅寶石帽
頂茲著加恩封爲頭等誠謀英勇公並賞四團龍補褂
金黃帶以昭崇獎副將軍豐昇額明亮抒誠勵勇協力
宣勞亦堪嘉尙豐昇額本襲公爵復加賞繼勇名號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再賞一等子暫令伊弟布延達賴承襲俟豐昇額生子
後仍令其子承襲布延達賴現係藍翎侍衛今既承襲
子爵著授爲三等侍衛明亮著封一等襲勇伯參贊大
臣海蘭察每遇摧堅奪隘無不鼓勇先登實爲超衆著
加恩封爲一等超勇侯以示優異參贊大臣額森特領
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曾爾曾均各奮勇出力茂
著勤勞額森特著賞給一等男奎林本係公爵著加賞
一等男卽令伊子承襲和隆武本係子爵著晉封三等
果勇侯福康安著賞給三等男所有伊原襲伊兄福靈
安之雲騎尉著福康安之次子豐仲果爾敏承襲曾爾

會著賞給三等男豐昇額明亮海蘭察奎林和隆武仍
各賞戴雙眼孔雀翎共昭榮獎所有此次恩賞世爵世
職均著世襲罔替至應予錄叙之將士並各項應予議
叙議賞之官員人等及應行諸典禮均俟紅旗馳遞到
日再降諭旨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
僧格桑之妻得什爾章並索諾木之妹得什安木
楚四名均至大營據阿倉等供稱索諾木年小因
聽信頭人慫恿致干

王法今我等業經投出若差人前往曉諭他們想必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來等語查噶拉依官寨大兵四面圍攻尅期可得
但大功告成當以生縛逆酋獻俘

闕下爲至要今阿倉等偷生投誠倘能因其母以致其
子亦係辦理之一法查跟隨阿倉等出來之喇嘛
噶布則向爲逆會弟兄所信現已准阿倉等所請
遣伊前往噶拉依諭令出降而危巢破在旦夕賊
酋等亦斷不能別施狡獪伎倆

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西北兩路大兵自攻進
賊巢以來番衆望風投順爲數甚多此等助逆番
人直至力屈勢窮始行投出嚴辦固無足惜但此

時若留在大營俟至軍事全竣請

旨後再為查辦則時日有稽且應多兵防範所有現在應

撤官兵亦不能及早全撤更滋糜費臣等此時辦

理投出番眾其大小頭人等留在大營均有將備

弁兵看守俟事竣分別辦理至番眾內稍有可疑

可惡情節現即隨時正法斷不肯稍存姑息餘俱

分別安插綽斯甲布韋布什咱梭磨卓克采從噶

克丹壩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旺鄂克什瓦寺十

二土司地方其各土司又分安各寨各有頭人為

之管束勢散力孤實可無虞生事且均有冊檔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詩

稽將來即有另辦之處亦無難查辦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其姑阿青并伊姊妹

帶領從人喇嘛等於十二月二十日到營投降准阿

倉所請差人在諭索諾木出降因母以招其子實亦誘

擒生致之機若逆會等果皆投出自更為省力佇盼紅

旗旦晚即至又另摺覆奏籌辦投出大小頭人及番眾

一節所見亦是即照阿桂等所請行至捷音到後即應

祇請

兩陵并告功

闕里原擬於謁

陵禮成即行郊勞再舉東巡現已擇於二月初九日啟變

為時甚近將士凱旋未必能如期過至且番境初平其

善後事宜應辦者甚多均關緊要亦須阿桂親為經理

方覺妥善今定於謁

陵後即奉

皇太后聖駕巡幸山東計回鑾約在四月十五日以前由

寶稼營登陸經南苑新衙門至黃新莊路亦近便阿桂

等於大功告成即將善後事宜妥為料理帶應行郊勞

之將佐京兵等酌量日期起程於四月十五日以前至

黃新莊以備勞還大典實屬兩便將此傳諭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三

初十日

諭曰阿桂著加恩賞用紫韁

十一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言臣等先准

阿倉阿青等所請遣喇嘛前往噶拉依曉諭賊會

兄弟等投出茲於二十八日莎羅奔岡達克來至

大營臣等請以大兵業已如此合圖死在即何

以索諾木尚不親詣軍門據莎羅奔供稱昨日我

母親阿倉打發喇嘛進來我兄弟商量因我居長

是以叫出來求將軍大人恩典容我與母親商量

再差人去叫兄弟們出來至向來所做不法之事俱因我兄弟年幼聽信頭人之言如今悔之無及等語臣等思此時賊人力竭勢孤斷無所施其狡猶伎倆現將岡達克等嚴密拘留小心防範至噶拉依礪寨高堅官兵斷不能硬撲而入以為手縛逆酋之計現因礪位難以抬運另行鑄造而自索隆古以至大營山路崎嶇險仄冰雪凝結即鑄礪物料亦不能迅速運來是以僅成大礪一位三四日內又可鑄成兩三位如逆酋索諾木等尙復潛藏死守亦不能久為等待轉使多延殘喘臣等當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美

督官兵合力轟摧自可立時掃蕩再查山塔爾薩木坦其妻子先於西路投出臣等查該犯所居寨落本在阿爾古地方諒必於河西藏匿當即派令漢土官兵沿山搜捉隨經綽斯甲布土舍綽爾甲木燦及頭人温布於二十六日在獨松箐林內拏獲經舒常解送河東臣等查山塔爾薩木坦為金川助惡重犯自應同在獻俘之列現在嚴加看守俟擒獲索諾木弟兄一併檻送到京
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竊大兵四面攻圍噶拉依業經層層布置所餘兵眾不必存駐以省糜費

臣等公同酌議將西安滿洲兵一千四百餘名分為三隊令副都統書麟先撤分作三日頭隊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程荆州滿洲兵一千七百餘名令公與兆繼撤此二項應撤官兵移咨總督富勒渾文綬轉交沿途官員照例辦理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七

美

諭曰阿桂等奏莎羅奔岡達克來至大營供稱欲見其母再叫入往喚兄弟們出來現將岡達克等嚴密拘留小心防範等語所辦甚是索諾木勢已窮感經其母差人招諭尙不即時出降僅令其異母之兄至營探試甚為可惡此必丹巴沃雜爾等狡謀以噶拉依運貯糧食頗多可供番衆餬口尙思觀望支吾苟延殘喘且冀抵禦日久使官兵糜耗軍糈或希將軍等惜費解圍彼復得逞其伎倆則令我多費軍儲亦可稍釋其憤恨看來賊智必不出此兩者因思阿桂等業將賊巢嚴密圍攻所帶現兵已足敷用且各處後路俱係將軍等一例掃淨即可無煩參兵分布守卡此時自應量為裁撤茲據阿桂奏已將西安兵一千四百餘名荆州兵一千七百餘名交書麟與兆各自分撥帶領先行撤回辦理極為妥協至其餘各省調到之綠營兵大率守卡者多亦當擇其中不能攻戰僅堪分守者酌量陸續減出即以所節

之糧供我存兵之用更覺充裕於歲功全局尤為有益
阿桂等當即妥酌而行又阿桂奏現在鑄成大礮一位
三四日內又可鑄成兩三位自應上緊轟摧使其無堅
可恃即或參用招誘之法亦不宜稍懈攻打庶賊眾驚
慌窘迫利害相權或可冀其乞降免死此乃一定之理
想阿桂必能見及也至山塔爾薩木坦係助惡要犯必
須獻俘誅磔今綽爾甲木燦温布將伊搜縛甚屬可嘉
應即酌加獎賞以示鼓勵至攻得舍齊雍中兩寺俱有
喇嘛投出此等皆曾為逆會念經之人斷不可仍留該
處致番眾等心存希冀潛滋事端况此輩在營非若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元

夫之可以出力隨攻又毋庸藉其招致逆犯畱之亦屬
無益應將所有喇嘛即用檻車拘解送京并派委員沿
途嚴密管押勿稍疎虞

正月十三日

諭曰阿桂自攻圍噶拉依以來賊眾尙敢護死抗拒實為
可恨昨逆會雖將莎羅奔岡達克遣其來投尙係異母
之兄不甚愛情是以令其先為嘗試看來逆會等之敢
於聚眾久拒必因該處早經運貯糧食藉以支持但思
圍中不能不資水日用其向西臨河一面已經官兵圍
截賊眾斷不能復向河邊運取其圍中即或有井亦未

必足敷飲吸自係將大河之水引以供用因閱阿桂前
日進到地圖其大河之南有支河一道經得什科爾之
地賊番自必資藉此水其水或係大河分流或自夾巴
寨流出歸於河內未能遙揣但河口近接官兵喀爾巴
浮橋而自夾巴塞至莫克巴塞一帶久經攻克安營此
兩處皆官兵力所能及若能設法截住上游使番眾無
所供汲勢必自潰似屬攻圍上策阿桂應即妥速酌辦
時軍機大臣等奏言前議將軍阿桂凱旋官兵合
由河南行走今准阿桂等咨稱從山西柏井驛至
恒山中間祇添獲鹿井陘兩站若從豫省則多備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元

二十八站仍以由晉省為便應請將直隸山西二
省經由調撥各事宜交直隸總督周元理山西巡
撫巴延三妥協預備

上從之

十七日

諭曰吏部尙書員缺著阿桂調補並協辦大學士事務
公偕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大兵四
面合圍層層嚴密噶拉依旦夕可破但賊會賊目
雖已萬無可延必期全獲生致獻俘更為盡善今
岡達克已經俘獲伊復與伊母商量求即差人前

一書一丁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之四

去諭令索諾木等出來當即於初二日用阿倉阿青岡達克圖記寄信諭索諾木等言汝等不肯出來不過因無詞免罪若將小金川頭人七圖甲噶爾思甲布七圖阿申及張坤忠等綑縛親身同頭人前來獻出金稟從前抗拒大兵皆係此數人唆使汝兄弟及頭人自可免罪等語即遣伊涅爾巴勒爾赤亞魯及額魯喇嘛前往官寨索諾木等閱過書信傳與各頭人閱看丹巴沃雜爾即說若將七圖甲噶爾思甲布等獻出伊等豈肯無言必將實情供出我們仍不能免罪這不過哄我們的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索諾木彭楚克說母親大哥書子難道叫我們出去受罪想是替求恩典了土司頭人散後索諾木彭楚克同甲爾瓦沃雜爾住在一房喇嘛額魯夜間又去見伊二人據二人說前日原想要跟大哥出去因為胆小遲疑未能去得如今我們被頭人把持住了想不能與母親哥哥再見面說畢痛哭第二日午刻忽然聽得官兵開礮各頭人就將稟帖交與勒爾赤亞魯賚送出來臣等詳加譯出原稟內稱我們弟兄五人已令長兄莎羅奔出去他自然備細稟求大人們轉求

天皇帝施恩准我土司兄弟仍在噶拉依居住算個頭人若是不准求把我們屍首留在噶拉依官寨等語伏思臣等初意所以從阿倉阿青之請令其差人往諭逆會兄弟者因是時大礮既難抬運且又路長山險連日大雪即趕辦鼓鑄尙須數日仍於此際可以設法生致賊會賊目方為全美是以從權辦理今賊會等死亡在即猶為此狡獪之詞冀延時日更屬可恨可惡看來索諾木兄弟本係庸懦無能頗有欲投之意只因從前賊會等肆行不法原係賊目等為之主持今賊目等明知賊會一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必盡歸罪於頭人伊等斷難倖逃誅磔因而從中挾制使其不能投出現在大礮先已鑄成一位轟打於本日復鑄成一位而臣明亮富德處亦各運到大礮各二尊來至噶拉依現已四面力摧若再鑄礮合轟不過數日間官寨即成齏粉臣等察看情形設法辦理總期一併俘擒檻送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查湖廣官兵所有前此派來之第二三起一千二百餘名可以酌撤臣等即合總兵仁和帶領起行至此後西北兩路綠營兵內有多餘可撤者即隨時辦理不使壅積滋費

均奏入報

聞

十八日

諭曰正紅旗滿洲都統員缺著阿桂補授

二十三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言查噶拉依左手寨落甚多前次大兵初到時雖經搶佔焚燒而臣額森特現在駐兵圍困之處相距官寨尚隔有大寨五處賊人猶死力拒守臣海蘭察駐營之處由山腿迤邐而下亦尙有大石卡二座堵禦臣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等公同酌議左手五處寨落已漸轟打殘損若能搶佔則移礮進轟官寨更爲得力當於初七初八兩日臣額森特派兵分攻而富德舒常處亦遣兵從西南合力夾攻雖搶得一礮因其餘各寨均在田壩之上賊人鎗石緊密佔據無益旋即拆毀至從烏爾納營盤右手小山腿而下亦有賊卡二座初八日晚合烏爾納等帶兵攻得一卡接擊木棚運礮轟打第二卡相機搶佔至臣海蘭察初七日率同福康安烏什哈達瑚尼爾圖等分兵三道從左手山峯而下先將大石卡一座攻得其下山包

上大石卡一處爲賊人衛護取水之路尙復死守不去初九日復發兵攻得並搶獲火藥鎗刀甚多查此處與官寨更近已移礮往轟不但官寨勢益窘迫而賊人取水更難臣等詢之投出各番據稱大礮打入之處兩三層高厚礮牆俱經穿透其被礮轟擊而死及因寨牆坍塌爲石壓死者頗多現在索諾木不敢復任礮樓已於樓下第三層牆垣較厚之處躲避又因官寨立於石峯之上不能創窰將口袋裝盛土石四面圍繞遮護查噶拉依層層圍困賊已逃死無門而偷生惜命復不能引決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自裁現在三路所運大礮日漸增多晝夜轟摧自可相機俘獲再番人等至此時始行出來已不得謂之投順臣等除將婦女俱賞給出力土弁外所有男番悉行殲戮即喇嘛班第並不稍爲寬宥奏入

諭曰日來盼望紅旗甚切今阿桂等奏到連日攻打噶拉依情形一摺據稱海蘭察率同福康安等分兵從左手山峯而下攻得大石卡一座又將其衛護取水之大石卡一座亦經攻得賊人取水更難其地與賊巢甚近移礮往轟賊勢當益窘迫等語攻之自易爲力指日便應

掃穴成功尤爲盼望又據奏投出男番四十餘人悉行
殲戮卽喇嘛班第亦不稍爲寬宥此等賊番至此時始
行投出其罪實無可赦但現在攻圍賊巢甚急蟻衆驚
慌無措脫出求生若知卽在軍營正法勢必裹足不前
或將應辦之人押解成都正法亦屬便宜或仍遣歸巢
令將賊酋逆黨縛獻賊酋等聞之必不相容自將若輩
寘之死地更使衆番不知我翦除羣醜之計不致阻其
來投之路自更妥協此旨發到軍營計大功早應告厥
設或尙未辦完續有投出之番人將軍等當照此旨酌
量妥辦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奏

諭曰閱阿桂進到攻圍噶拉依情形圖內官兵四面布圍
固屬周妥惟舒常營盤尙在河西卡倫之外仍覺稍遠
何不移至沿河卡邊用礮夾河轟擊更當得力又烏爾
納營盤東北之官兵營卡距賊巢亦遠何不移過河溝
於硃筆圈識處駐扎使礮轟賊寨更爲切近其餘有應
移近者並著將軍等照此妥酌辦理

公偕豐昇額奏言自迷輸喇嘛色納木瓦爾不投
出之後又有堪布喇嘛色納木甲木燦及噶布珠
雍中朋喇嘛隨同阿倉等投出此三喇嘛內惟堪
布喇嘛歷據番人供稱挾其邪術肆爲咒詛並懲

愚土司抗拒大兵情罪最爲重大其迷輸喇嘛雖
未聞教唆土司頭人作爲不法然係金川有名之
大喇嘛不應仍畱番境而噶布珠雍中朋本係德
爾格忒喇嘛曾在綽斯甲布地方居住嗣經金川
請來念經畱任雍中寺內亦無別項可惡情節但
伊所收徒弟卽係金川之人自應一併解京臣等
遵奉

諭旨卽派護軍參領新達蘇等將此喇嘛三名及其徒弟
三名解赴京師再查甲壘土司一帶地方曾經受
戒稱爲喇嘛者甚少今除此三名外其徒衆十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奏

名均係班第沙彌容臣等續行解赴成都交與文
綬令其卽於成都喇嘛寺內安插以資管束奏入
報

諭曰前據將軍阿桂等奏官兵攻勦金川將賊犯悉行掃
蕩僅餘噶拉依賊巢通計不及百分之一現在水陸圍
攻爲掃穴擒渠之舉計日可以獻俘闕下原擬俟露布
馳聞舉行告功大典茲復據阿桂奏連日將噶拉依緊
要礮寨節經克獲並斷其水道兼用大礮轟擊摧其垣
壁殲賊甚多且索諾木之長兄岡達克及其母阿倉姑

阿青等並倡謀助惡之大頭人山塔爾薩木坦達什阿庫魯雍中旺爾結等數犯現在拘獲在營可舉獻俘之典至蟻眾聚於一窟苟延殘喘實同釜底遊魂無從他竄擒捕亦屬非難惟能將逆會索諾木逆黨丹巴沃雜爾俱生致解京自為盡善即或賊會等勢迫自戕亦可俘馘同獻是蕩平金川大功業已全定更無俟馳報紅旗今諷吉於二月初九日啓鑿先謁

東陵再謁

西陵山達集熱忱悃禮成回至南苑恭奉

皇太后聖駕由桐柏村登舟巡幸山東由德州遵陸掖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輦展謁

岱廟祇遶

慈鑿即詣

闕里告成瞻禮仍於濟寧由水程回鑿計當將士凱旋之期舉行郊勞以彰定武鴻勳所有應行一切典禮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

二十四日

諭曰前曾傳諭阿桂俟軍務全竣後帶領凱旋官兵於四月中旬至黃新莊備行勞還之禮茲朕祇謁

兩陵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告成

闕里由濟寧登舟回鑿按程站計之應於四月二十七日駐黃新莊二十八日舉行郊勞大典二十九日獻俘凱宴阿桂等掃穴擒渠之後於一切善後事宜更可從容辦理行程亦屬寬裕

二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言十三日晚間索諾木彭楚克同大頭人達爾什桑卡爾雅瑪朋阿庫魯來至寨外一併解送大營臣等詰以索諾木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因何尚不自縛來營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罪據索諾木彭楚克供我弟兄們原知在寨內必死出來尚有一線生路且知道我母親哥哥並未害性命實在皆願出來但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緯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等恐我兄弟出來說出實情俱必不能活是以不許我們實在不得自由十四日岡達克及索諾木彭楚克同懇請差賞給翎頂之僧格爾結前往噶拉依官寨催捉出來賊會等始稱定於次日出降及至十五日又稱索諾木實因害病就是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亦患痢疾不能出去等語查索諾木竄伏官寨已成網魚豕

兔今雖節次俘獲岡達克索諾木彭楚克兩人而索諾木終爲頭人所制匿而不出官兵深爲切齒當卽傳令四面開礮轟打不但日間並未歇手卽夜間亦乘月色環擊官寨牆垣孔穴甚多賊人已不敢稍露踪影查海蘭察處因所得右手石卡相距官寨甚近是以移礮往轟幾於發無不中惟額森特處因左手山腿第二石卡未得所用礮位尙不能如右手之得力但此第二石卡因有在後五寨爲之聯絡賊人鎗礮環施是以攻而未得今_臣等察看地形若使虛實並用抄截其後攻打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美

其前亦不難奪獲現於日內奮力攻搶一得是卡則其下雖尙有石卡兩處亦易爲力從此橫截而下不獨賊人五寨均攔截在外而後礮以轟官寨更爲切近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索諾木彭楚克及大頭人達爾什桑卡爾雅瑪朋阿庫魯三人續經到營覽奏稍慰看來賊勢已極窮蹙今既四面用礮合轟自可尅期蕩事至逆酋索諾木等始稱於十五日日落繼復托病不出甚爲可惡阿桂等雖稱其爲頭人所制每日遷延然逆酋當此危迫之時如果尙知畏懼亦何致不能自主卽或丹巴沃

雜爾等從中把持亦無難將梗阻之人一併擒縛率衆速出請罪今仍詭語遲延竟是索諾木稟性兇頑至死不變實堪切齒現既用礮轟擊自卽可削平賊巢諒此輩釜底遊魂必當同就擒獲檻解獻俘迅速集勲奏凱

二月初一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奏言查三雜谷綽斯甲布丹壩鄂克什木坪瓦寺霍爾綽窩各土司土舍俱已不傳而至親自來營請安賀禧而明正布拉克底巴旺土司土舍亦續卽前來內除綽斯甲布梭磨卓克采從噶克四土司未經出痘布拉克底係窩子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美

不能步履巴旺係土婦難以進京外餘如木坪鄂克什丹壩各土司均已束裝預備綽斯甲布三雜谷布拉克底巴旺亦派出土舍頭人預備隨往無不歡欣但番人深畏內地炎熱今若令隨同官兵於四月望前抵京其歸途正當五六月天時炎熱倘有事故轉不免指爲畏途其未來者亦恐心生疑慮莫若俟至十一月初間令本省提督派出諳練之將領等由成都帶領起程於年前到京則彼時正值入

觀之各蒙古及土爾扈特王公扎薩克併回城大小伯克

等俱集京師在各土司等得見王會輻輳既使其
益生震疊而輪班之王公伯克等又見各土司新
赴

闕廷益知無遠不服之盛於撫馭番衆似更有益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各土司頭人於年前到京入覲所見甚是
其應行入覲之士司統俟阿桂辦理善後事宜酌定如
何分班照回部輪流入覲之例與外藩等同與朝正仍
知會沿途督撫一體照料

初七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言二十二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夜臣額森特等分兵三路合投番作爲前隊並派
舒亮彰靄那木札烏爾納各帶兵分攻賊寨左手
之兩寨賊人抵死拒守未能即克臣等公同酌議
賊寨東北有水溝一道從夾巴寨流出溝上之寨
名木工寨若從烏什哈達駐營之地順山腿而下
取木工寨擊柵佔據不但溝東山腿上兩石卡
死守無益而離官寨東門不過一箭之地移礮往
轟更爲得力且噶拉依與得什科爾等寨相通之
路亦不能往來即於二十五日夜派烏什哈達等
帶領漢土官兵突前攻搶攀越而入將木工寨

攻克其附近石卡四座亦俱克取現在督令兵丁
趕擊木柵運礮轟摧而額森特等處現又從扎木
什克接擊木柵以斷東面各寨一經得手則噶拉
依賊寨更孤而臣等各路大礮又復晝夜轟擊自
可尅期掃殄

覲懇請隨同瞻仰

天顏查綽窩係霍爾部落距邊外較爲篤遠自用兵以來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該土司派出土兵於草布什咱一帶隨同官兵駐
守又派烏拉運送軍糧茲又懇求入

覲具見效順之忱現在擬派進京者均係甲壘土司今綽

窩土司首先自請實可令霍爾各部土司聞風興

起臣等業已賞給花翎俾衆共知鼓勵均奏入

諭曰逆會當此窮蹙之時尙敢負隅抗拒實爲可惡阿桂
等惟當一意轟擊賊巢速期摧破毋致曩延又阿桂奏
綽窩土司彭楚克拉布坦願隨各土司入覲番衆之性
不耐炎熱所有輪班入覲之士司等已許其十一月起
身於歲內到京綽窩土司亦應一例妥辦

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據賊會合頭人阿木魯
綽窩斯甲將賊會張坤忠送出查此時務在尅日
洗蕩賊巢即索諾木兄弟再有一二人出來亦尙
不得完事今僅將張坤忠獻出於事仍屬無關緊
要至張坤忠係應送京要犯茲派出副將普吉保
等解赴京城奏入

諭曰張坤忠以內地兵丁甘心投降賊番爲之助惡自應
解赴行在嚴審治罪著傳諭文綬即速檄飭川省委員
沿途小心管解遄程行走

初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逆酋將張坤忠縛獻止令散番送至
營門其頭人阿木魯綽窩斯甲總在官寨相近不肯遠
離等語甚屬可惡賊番等詭詐百出總難深信今將張
坤忠送出其心未嘗不知畏懼現在官兵奮力用敵轟
擊逆酋自當窘迫或率其弟兄頭人等詣營請罪乞降
亦未可定但恐其投降時隨行人衆內暗藏袖鎗施放
圖逞奸謀所關匪小不但將軍參贊等當加意慎防即
領隊大臣等亦不宜稍有疎忽從來受降如受敵業經
屢降諭旨將軍等自當凜遵但恐正當大功告成之時
將軍等或其率衆出降遂爾稍涉大意朕偶計及此

甚爲懸注

十二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奏言臣等督率各路官兵將噶
拉依賊寨四面設卡掘濠擊柵轟礮合力圍攻其
官寨均經摧塌官寨外各寨落又經節次攻取惟
餘扎木什克寨尙在死力拒守臣等督令官兵攻
打益加緊急賊酋慌窘無計初三日合其心腹頭
人拉布咱僧格來營乞命而拉布咱僧格亦自懇
恩投降免死臣等合投番侍衛穆塔爾密諭以汝
等必當有自効出力之處方能免罪拉布咱僧格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去後臣等旋令官兵預備候至未刻扎木什克各
卡賊衆情形稍覺散亂臣海蘭察額森特均即帶
兵直下臣富德舒亮亦帶兵過河各寨賊人望見
兵威壯盛出寨跪降其餘抗拒者皆被官兵殲獲
所有扎木什克及山腿上卡座暨緊貼官寨西北
一面散寨均經官兵佔據並將官寨東山溝取水
之處佔住截斷是晚各領隊帶兵齊至官寨牆下
四面圍定賊人仍於寨內徹夜叫稱索諾木明日
出降至初四日早索諾木跪捧印信帶同伊兄弟
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伊妻布拉克底土

女得爾日章並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
斯甲尼瑪噶喇克巴並都角喇嘛聶壘喇嘛及大
小頭目男婦老幼二千餘人出寨乞免誅戮臣等
派領隊大臣舒亮保寧官達色巴克坦布等將官
寨嚴行看守另行派員查點外其帶出之番眾二
千餘名亦派令幹練鎮將分別查照辦理伏查金
川逆酋窮兇極惡久為西南邊外之患實屬神人
共憤今其全家母子兄弟悉就俘擒而助惡著名
之大頭人亦概行擒獲無一遁逃藏匿非但漢土
官兵驚喜歡呼咸謂出於意外即臣等前此亦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敢必其全數生擒此皆仰賴

皇上威福上邀

天祐是以蕞功完善至於如此謹將攻克賊巢俘擒賊酋
之處恭馳露布以

聞奏入

諭曰今日正當祇謁

東陵告功回桃花寺駐蹕適阿桂等所奏紅旗遞到此實

仰賴

皇祖默佑是以捷報不期而至朕回鑾至圓明園即啟程

展謁

西陵禮成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告成

關里計四月二十六日至黃新庄於二十七日舉行郊勞
大典著傳諭阿桂令其約計程期在軍營起身與豐昇
額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普爾普等同來至明亮已授
為該處將軍毋庸來京並著阿桂於富德舒常內酌留
一人同明亮辦事其餘領隊大臣侍衛等應帶何人同
來應留何人分帶後隊凱旋兵丁並著阿桂酌定此次
平定金川皆阿桂一人功績深堪嘉尚茲班師在邇特
解親御黑狐腿黃馬褂先行隨報賞賜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諭曰阿桂等奏報攻克噶拉依賊巢全境蕩平俘賊同獻
紅旗於二月初四日自軍營馳發今於二月十二日未
時遞至桃花寺行在沿途僅行八日實為迅速所有賞
遞紅旗之兵部員外郎六十五著賞戴花翎其辦理台
站馳遞文武各員均屬可嘉著該部查明同兵部捷報
章京各員一併議叙並先行賞給緞疋其各站差弁兵
夫並著該部查明照例議賞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噶拉依賊巢紅旗報捷喜成凱

歌十首

甲午桃花寺蹕停軍書正此俯窗櫺甲午春恭譔東陵駐蹕桃花寺曾

有嶺蹕往來呈眼底頻望軍書幸哉今日仍憑處綠柳中

飛一點星

勒圖報捷夜行營八月二十重值上

陵書返程二月十一刻萬人齊喜色光明日月永銷兵

三穴猶延一月餘阿桂等於臘月十九日進兵合圍賊巢

大礮環攻蟻眾豈能延抗六軍奮勇豈饒渠周遭火器

熾攻處早爛區區釜底魚

旬餘棧驛八朝至軍營六百里加緊文報約計十一日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樂

未時遞到僅行人晝夜可謂迅速因降一片旗紅萬馬飛

夾路羣番喜且懼國之慶也國之威

險惡山川靖梟獍邪深機阻絕根株從今番部都安堵強

食奸欺自此無促浸逆賊意在蠶食鄰封欲圖吞併今經

蠶叢絕險隱妖氛百戰功成古未聞鼙鼓冬冬聲凱獻羌

兒稽首送將軍

堅礪林立萬重山破險衝鋒歷盡艱奏績都資將軍力紅

旗一道入桃關

姜維征處號維州豔羨戎人謠語留維州唐所置以地為

番佔得其地號為無憂城大肆侵掠番人蓋習聞而欣美

皆為內地信可今日勒圍為內地無憂城果是無憂

所捷經冬復入春垂成偏覺意塵頻今宵料得方安枕明

告慎哉用武人

流離此日穴巢傾者定從茲可罷兵歌凱莫教容易聽五

年功幸一朝成

恭錄

御製文

平定金川勒銘噶拉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服

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威率弟兄出礪獻印不但不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樂

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

年之長茲已密圖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翼失傍

初圖巢穴蟻眾猶負隅抗拒我軍用火礮四面環擊賊自

自請遣人回巢招諭索諾木乃遣其兄阿達克彭楚克

次請營懇求皆就拘繫其黨惡之布籠普阿納木等先後

求降山塔爾薩木等並經擒獲於是進圍益急賊勢日

木遂幸其兄弟莎羅奔阿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土婦

並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土婦

喇克巴偕兩喇嘛孽屬二千餘人逆酋跪捧

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

此之肉袒牽羊噶拉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牆

我師萬層險歷千戰威揚譬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根

本亦可待其立殭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蕞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於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羣番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十三日

諭曰朕因兩金川以內地土司敢作不靖暴侮鄰疆亦謂蠻觸相尋番人常性不值勞師涉遠屢經該督提戒諭斂輯乃野性難馴反復違約甚至狼狽為奸負恩反噬非復可以口舌化誨此而不懾以兵威大示懲創則懦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哭

弱之士司幾無以自存且逆酋平日有捨至維州橋之謠若聽其鴟張肆橫久之必至擾及內地何以綏靖邊圉惟當掃滅叛番以圖一勞永逸否則後患滋深此朕數年來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也茲將軍阿桂統率將士不憚艱勞殫心謀畫我八旗勁旅奮勇爭先漢土各兵有所效法亦皆踴躍用命兩金川之地遂以次蕩平逆酋兄弟及黨惡之大頭人等現皆擒獲俘獻露布馳聞大功全蕝從此即於其地設鎮駐兵番境寧謐各土司得以永慶安全此皆仰賴

上蒼默佑

宗社鴻庥朕喜慰之餘倍深敬畏所有一切郊勞獻俘事宜及功成應行典禮著各衙門查例具奏並將武成原委宣示中外知之

十四日

諭曰此次平定金川大功告蕝自應照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之例於紫光閣圖畫功臣像掄其功績最著者為前五十功臣朕親製贊並錄其較次者為後五十功臣著大學士于敏中等擬贊紀實銘勲用昭褒寵前此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居首此次殫誠宣力百戰成功實為將軍阿桂一人之力自應列為首功其餘將佐候朕另行定次以示覈實酬庸之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哭

恭錄

御製贊

平定兩金川五十功臣像贊

有序

金川既平定圖功臣像於紫光閣序而贊之一依伊犁回部之例其故其義前序言之詳矣茲復何言而不能無言者誠以諸臣宣力摠猷或定策於樽俎之間或衝堅於石矢之隊且捐軀盡節者指不勝屈寧忍令泯沒無聞而弗壽厥儀表彰厥名聲者哉夫用兵蓋難言之矣無應機之謀無識人之鑒而徒俾推轂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温福

之債車朕深引以為愧而阿桂終能集事朕又畧因解嘲至於午夜廢寢當食忘飧吁亦勞矣夫無此勞而徒曰有兵有將汝其為我征伐則真窮兵黷武而付其天下之成敗於不問者朕弗為也觀此序者或諒朕非窮兵黷武之為幸何如之冀何如之而朕之子孫尚以佳兵為戒苟不得已而用之必深體此序之意弗以冒昧行焉則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休基於是矣前圖逮今甫十六載事故過去者即十分之九為之愴然而後生疊奮繼前人之光為國家之用林林源源以出因又為之慶矣其兩被圖形如阿桂之倫豈非德業之光輝人臣之厚幸而較衛霍英鄂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之流更為榮遇超越乎

定西將軍一等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阿桂

西師參贊經歷多年茲為巨擘掄掌兵權西師之役阿桂有勞績因其嫻習軍務特授為定西將軍統兵勦兩金川阿桂承命以來籌畫盡心不憚艱險用能掃蕩賊巢俘擒逆黨大勲克集實為首功錫爵誠而有謀英弗恃勇集眾圖形優加章服懋昭酬庸之典出奇成勲克鞏

十七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奏言逆酋索諾木及其兄莎羅

奔岡達克索諾木彭楚克甲爾瓦沃雜爾並大頭

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山塔爾薩木坦尼瑪噶喇克巴達什阿庫魯均係應行獻俘之犯

臣等遵

旨令內大臣戶部侍郎福康安督率火器營翼長訥音並健銳營火器營官兵一百人將賊酋賊目及隨從散番八名並通事人等於二月初六日自軍營押解起身再在省監禁之章布什咱土舍雍中旺嘉勒亦應獻俘之犯而前年獻出之僧格桑首級並當獻馘即令福康安一同押解進京其索諾木之幼弟斯丹巴與其母阿倉姑阿青其妻布拉克底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土女得爾日章其姊僧格桑之妻得什爾章及索諾木所生子克窩拉柱甲木楚女阿桑二名暨都角喇嘛聶壘喇嘛另為一起派副都統德赫布等即於初七日緊接押送進京其大頭人布籠普阿納木布籠普佔巴布籠普温布甲爾瓦沙巴租普達什色格桑達什温布策旺達什桑卡爾雅瑪朋阿庫魯等八名及其家口三十八名又為一起派副都統珠爾格德等初八日押解起程此外尙有應行送京之頭人家屬臣等按照人數陸續分起解送奏入報

聞

三月二十六日

公偕豐昇額明亮富德舒常奏言各土司感

恩出力並著勤勞自應於事竣時優加賞賚其歷年出力

之屯土各弁并已賞頂戴之降番頭目亦當一併

加賞臣等公同商酌計各路十二土司並土舍頭

人等七十餘名屯土各弁投番頭目等四十餘名

皆視其出力之多寡分別酌賞銀兩臣等不揣冒

昧作為

恩旨傳諭當眾面為賞給各土司頭人等皆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闕謝

恩祇領歡呼感忭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前此各路官兵打仗其

滾崖落水及受傷未獲屍身者不敢以陣亡具報

臣等亦以

國家郵典所關不得不為慎重遇有此等未明者令

各營存記俟蕩平後彙查今賊境已犁並無此項

官兵其為均已殞命更無可疑應仰懇

聖恩補予卹典至此此外或如砍伐木植遞送文報因公被

掠似應減半予卹他如放馬割草私出被遮雖均

殞身賊境而情節不同似應於減半之中再為減

半予卹奏入

上勅部議奏旋經兵部奏覆應如所奏辦理

上從之

三十日

諭曰前經軍機大臣議覆定西將軍阿桂籌辦善後事宜

案內合於大功告成後特設成都將軍一員駐扎雅州

統兵鎮守節制綠營並於兩金川之地安設營汛移駐

提鎮以資控馭今兩金川全境蕩平即應駐設所有成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三

都將軍員缺即著明亮補授一切移駐滿兵事宜及兩

金川設鎮安營諸事統合阿桂會同新設將軍及該督

提等妥議具奏

四月初一日

諭曰乾隆十三年平定金川後特頒詔諭一道用清漢西

番三樣字繕寫發往訓諭各土司今大功告成宜仿照

前例獎諭訓勉現已繕就清漢字詔諭其西番字令章

嘉胡土克圖繙譯仿照十三年舊式繕寫三樣字勅諭

一道即交兵部發遞川省軍營如阿桂尚未起身進京

交阿桂辦理如已起程即交明亮遵旨通行曉諭

皇帝詔諭四川各土司曰兩金川與爾等同為內地服屬土司曩因小金川為金川侵擾摧殘特與師征討莎羅奔耶卡窮感乞命宥不加誅理應感激悛改會未十年耶卡即與鄰境土司搆讐滋擾彼時因其與各土司不過微隙相爭尚無大損亦遂釋而不問耶卡既死其子索諾木等濟惡益盛與僧格桑狼狽為奸蠶食鄰邦志圖吞併僧格桑攻圍鄂克什總督提督親往訓諭陽雖受約陰竟抗違索諾木復乘隙殺害草布什咱土司佔其境地負恩反噬各修碉卡抗拒官兵此而不聲罪致討殄滅擒誅則爾等土司懦弱將無以自存而獷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者必致效尤滋甚王法尚安在乎特命定西將軍阿桂及副將軍參贊大臣等統率八旗勁旅分路進兵兩金川以次削平巢穴僧格桑早伏冥誅索諾木兄弟及助惡之大頭人現俱擒獲解京獻俘備受極刑寸磔梟示此皆逆酋等罪惡貫盈孽由自作實為覆載所不容而鋤強誅暴掃蕩蠻氛俾爾眾土司得以安居樂業久無侵擾危迫之虞此朕數年來不得已用兵之心也今於兩金川之地設營駐兵合提督統兵分守並於近邊添設將軍控馭以保衛爾各土司使長享太平之福此又朕善後之殷懷也爾土司等年來出力隨征共効恭順

甚屬可嘉已節次加恩獎賞並命照回部之例輪班入覲除土婦及土司中之未曾出痘不能至內地者毋庸輪班外其餘土司頭目俱按應行入覲之期令於冬間由將軍總督提督等照料進京俾之隨班朝賀瞻仰受恩爾等並得身受寵榮增長聞見豈非爾等之大幸歟至爾等崇尚佛法喇嘛原屬番人舊俗但果秉承黃教誦習經典皈依西藏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修持行善為眾生祈福自無不可若奔布喇嘛傳習咒語暗地詛人本屬邪術為

上天所不容即如從前鄂克什土司因有詛咒鎮壓僧格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桑之事屢經兵革若非大兵救援幾至滅亡又如索諾木令都角堪布喇嘛等咒詛將軍大臣今大功告成將軍大臣等班師奏凱受朕重恩而索諾木等及所用之喇嘛等俱解京共受重罪均不能保其軀命咒詛之不足信欲害人而適以自害更顯然可見矣爾眾土司當從此悔悟永為鑒戒共秉誠順之心永荷安全之慶不亦休哉其各凜遵毋忽特諭

公偕豐昇額明亮舒常桂林奏言查此時駐兵仍應佔據形勢雍中喇嘛寺建於瀕河低下之地南北兩山對峙其上鎗礮皆屬可及實非應行駐兵

之所止可酌派兵丁看守為堆貯糧石之用奏入報

公又奏言查舒常與明亮久在一路情性相得此時明亮奉

旨授為成都將軍所有料理善後事宜自應酌留舒常以資仗助之益至大功已蕺明亮定邊右副將軍之印應於臣進京時一同恭繳其明亮此時文移來往所需印信舒常處現有

欽差大臣關防可即交與明亮為暫時辦事之用俟新鑄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四川將軍印信

領到再行更換奏入報

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查湖廣陝西綠營官兵業已全數撤回所遺甘肅雲貴官兵尙共有一萬五千餘名臣等已將西南北三路甘省官兵五千六百餘名分為十一起合總兵斐慎等帶領陸續啓行撤回甘肅所餘西寧鎮標官兵一千八百三十餘名亦隨即酌撤其貴州官兵四千七百六十餘名分為五起合總兵特成額等分帶起程雲南

官兵三千八百八十餘名分為三起合總兵劉國樑等分帶起程總計至本月初八日甘肅雲貴官兵均可全撤至三路四川官兵共有一萬四千餘名應留新疆者不過六千餘名其餘亦當酌撤臣等已交與明亮桂林俟各省官兵撤後分別應留應撤妥協辦理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豐昇額明亮奏言查土婦扎什納木前於掃蕩噶喇依賊巢時投出臣等擬即遵奉

諭旨遣令仍回韋布什咱俾其母子完聚至伊子諾爾布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湛都爾雖年僅十四實為該處頭人番眾歸心所有韋布什咱土司自應令其承襲其土司印信先為金川奪去現於噶拉依官寨內創得應交與諾爾布湛都爾祇領今眾土司均在此間伺候送臣等起程而扎什納木與諾爾布湛都爾尙在大營若於眾土司之前給與印信使目擊我

皇上與滅繼絕之深仁更足生其悅服當於二十七日陳設印信傳集扎什納木母子並韋布什咱各頭人宣示

諭旨令其祇領扎什納木母子再三叩頭感激流涕即各

土司見之無不咨嗟悅服奏入報

聞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伏查大兵進剿有自行投出及被拘留之番眾其送在成都暫時安插收禁者

此時自宜分別辦理如金川番人內彤錫一名於

三十七年三月內帶其妻投在西路軍營業蒙

恩賞銅頂嗣因其不能得力遣回成都今應將伊夫婦送

京居住其餘於三十七年即行投出及四十年投

出後家口為逆酋所害者均應交明亮桂林等酌

量分在兩金川地方令其屯墾其於三十八年投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堯

出者應分給附近土司收管安插至四十年內因

官兵四面圍困始行投出除監斃外未便仍畱本

土自應解京分賞又小金川番人於三十七年為

賊酋赴南路投稟者除當經解京及監斃外亦應

一併解京分賞奏入報

聞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臣等至成都將應入凱宴官

員兵丁酌分四隊稍為更調除奎林和隆武仍帶

頭隊於三月十五日起程外額森特帶第四隊官

兵於十七日起程臣阿桂豐昇額應辦事務今已

完竣臣豐昇額帶第三隊官兵於二十一日起程
臣阿桂帶本隊官兵於二十四日起程其入宴人
數現令造冊送軍機處辦理奏入報

聞

初三日

公偕豐昇額明孫奏言霍爾章谷納林沖孔撒三

土司懇請同甲壘土司一體進京叩謝

天恩查此三處雖未隨軍打仗然派令土兵在草布什咱

甲魯一帶防範賊人已經數載且各派烏拉挽運

軍糧亦為恭順出力所有霍爾章谷納林沖孔撒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堯

土司似應照綽窩土司之例給與花翎頂戴再草

布什咱土舍諾爾布湛都爾年雖十四現回草布

什咱管理地方據土舍頭人稟稱附近各土司均

賞戴翎枝獨諾爾布湛都爾無翎不足以彈壓眾

人請將大頭人達爾給等打仗奮勇所得之翎挪

給諾爾布湛都爾頂戴等語情詞甚為懇切臣等

相商一併賞給花翎俾知

天朝厚恩有加無已益足以深其感激奏入報

聞

初四日

公偕明亮文綬舒常桂林奏言准軍機處原議令新設將軍移駐雅州府但查川省將軍總督同駐省城原所以便籌商而重節制若兩地相懸遇有緊要番情不獲立時商確倘意見參差往返咨詢更稽時日况現在滿兵三千每名家口卽以七八人計算已共有二萬數千人所需衙署兵房卽爲不少而雅城倚山面河地勢逼仄難容挈眷之衆滿兵似宜仍駐成都毋庸移動又川省向設四鎮四協惟西南北一帶均屬番夷而成都距邊甚近是以總督副都統提督均於成都駐紮已偏在西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北一隅今將提督移至美諾雖居甲壘土司之中若以霍爾各土司境地論之仍屬偏於東界而東界夔州一帶則已有三千餘里其距川北永寧亦爲遙遠查提督原係專轄通省綠營有簡拔考核將領弁員之責若移駐美諾則耳目難周轉屬鞭長莫及且旣移提督必得一標四營全行移往自未便令其單身長戍若概行攜眷亦勢有所難查綠營兵丁原可隨宜居住非若滿營之必聚一處必另一城者可比今雅州城外尚有田地若於城外度地蓋房使綠營官兵散布而居未爲不可是

提督尚可移駐雅州毋庸移於美諾至金川地方在山巒間隔應於分設小金川兵二千名之外再於各標協營內酌留兵四千名以資分駐并現在屯兵內再酌留五百名以供差使其金川所有應安小汛並卽於附近分駐各營中酌量抽撥安設此內舊有賊酋官寨之處地土亦尚稍寬自美諾而外如小金川之底木達布朗郭宗金川之噶拉依勒烏圖三處酌設副將二員參將一員均歸美諾所設總兵管轄至小金川地已瘠薄而金川更屬崎嶇磽确且兵丁旣經移駐各有差操等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臣等悉心核計投田伊始應將兵丁三人共給與地畝一分大率兩人當差一人耕種計一人所耕足供兩人之食現在所餘運出兵糧共有七萬餘石初辦屯墾時先給爲各兵口食一面官辦牛具籽種但必令兵丁攜眷來居始堪永久查建昌松潘維州等處兵丁地連番境男婦皆能習勤若如有情願挈眷來居者照烏魯木齊兵丁搬家之例酌量官爲資送其初至時照舊於應得錢糧之外給與鹽菜口糧俟墾種已成再行停止至兩金川設兵旣屬無多而移駐降番亦爲有限倘再有餘

地當於雜谷腦五寨屯兵內遷移五百餘戶視地方之寬窄以定居人之多寡此外地土如再有餘查雜州保縣一帶地瘠民貧婦女皆來營貿易其內本係番人居多應行招來開墾兵丁如有缺出並於番人內召募充補至番地雪大風高若照內地建蓋房屋不能經久均應分建大小碉寨以資官員兵丁居住再官兵雖有屯種米糧其外如鹽茶布棉之類皆為日用急需聞小金川納木覺爾宗一帶向出些少土鹽番人尚有能熬煎者應試辦可得鹽若干其不足之數同茶布等項每年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奎

為運辦數次各按物件核計成本定價銷售又兩金川地方雖設有鎮將彈壓而屯種收糧等事仍須文員經理臣等旋即於同知佐雜內派委三年一換如於屯墾事宜實心奮勉即以應陞之缺奏請即陞以上各條臣等公同酌議竊謂辦理此事必應如前此伊犁屯墾之法逐漸試辦以次擴充尤在董率大員通盤籌畫及承辦之文武各員相其土宜因其日用纖悉周備庶可為一勞永逸之計奏入

上命原議大臣速議具奏旋經軍機大臣議言均應如所

奏辦理惟打箭爐不產米穀每年所資兵米必須於三百里外清溪縣之漢源街購買非如泰寧協所距出米之地較為近便伏思打箭爐為臨邊緊要之地其原設之阜和營遊擊不足以資彈壓是以原議請改設副將惟期體制合宜原不在多添兵卒况該處辦理米折既覺費力自應量為調劑祇應將泰寧協副將移駐打箭爐改為阜和協其兵數仍照阜和營原額分為協標左右兩營毋庸增添其阜和營遊擊即移駐化林坪改為泰寧營所有兵額仍照原數則營協體制既屬合宜而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奎

處兵數均毋庸移改尤為妥便其省城滿兵亦毋庸更議增添至稱將軍雖駐劄省城遇有邊外夷情不論文武官員均當分報將軍與總督提督會商酌定之處查前經奉

旨以新設將軍駐邊內彈壓固足以震懾諸番但所設之將軍若不委以事權於地方文武不令其統屬考核仍與內地駐防將軍無異自應令成都將軍兼轄文武除內地州縣營汛不涉番情者將軍毋庸干預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員並聽將軍統轄凡番地大小事務俱一稟將軍一稟總督酌商妥

辦所有該處文武各員陞遷調補及應設都司二員駐兵七百名噶爾丹寺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駐兵三百名茹察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駐兵四百名馬爾邦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駐兵三百名增達設守備一員駐兵二百名其中應設小汛卽各於所安兵內抽撥安設償拉其安三千名於美諾設總兵一員遊擊一員都司二員守備三員駐兵一千名底木達設都司一員駐兵五百名大板昭設守備一員駐兵三百名價格宗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駐兵五百名翁古爾壘設守備一員駐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奏

兵三百名約咱設都司一員駐兵三百名明正章谷原設防兵應添足一百名酌派千把一員駐防其應設小汛塘遞卽各於所安兵內抽撥安設臣等按圖詳核其布置均屬妥協再每年需鹽菜銀七八萬兩應照原議於江浙等省均勻酌裁將來俟番民樂業後再行酌減其湖南省亦有苗疆毋庸裁減以上各款伏候

命下行知該將軍等一體遵照議上

諭曰軍機大臣覈覆阿桂等議奏兩金川善後事宜摺內所有番境應設綠營兵六千五百名歲需屯壘鹽菜銀

七八萬兩請於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山東河南山西等腹內省分酌減名糧抵補一款尚未妥協朕平定兩金川不惜七千餘萬帑金原為綏靖邊圉一勞永逸之計何靳此七八萬鹽菜之需况江浙等省營分雖居腹地亦有差操防汛之事若酌減名糧於各該省兵丁生計殊屬有礙自可毋庸裁減所有川省歲需屯兵鹽菜之費著該督文綬卽於正項內動支至番地初定新設營汛全資將軍控馭彈壓自應令將軍每年至兩金川新設營分巡查兩次副都統亦當每年巡查一次將所有滿兵輪派隨往庶駐防兵丁常得演習勤勞卽綠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奏

營官兵亦知所觀法餘依議

公又偕明亮文綬舒常桂林奏言查兩金川番人雖多頑悍然因有兇惡頭人為之指曠是以敢為不法今所有投番皆係節次攻勦殲戮之餘久知大兵利害而其投出之大小頭人臣等已遵

旨將本人及家屬節次解赴京師已不患其滋事且又於先降頭人內擇其出力可信者為之管領又有官兵彈壓稽查更無虞稍有不馴查小金川屯田事宜除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大板昭以及南路之價格宗翁古爾壘約咱章谷等處請照臣阿桂前

議各就所駐官兵授地耕種外其別斯滿一帶與雜谷腦境地相接從前已議改土為屯應即令雜谷腦屯弁阿忠保於此任居管轄其汗牛一處三十七年冬間大兵一抵美諾即已全寨投降而兩年以來飭令明正土司派出頭人權為管理人戶尚屬完整今亦應於歷年出力之屯弁內揀派分段管束改作屯兵其美諾相近之帛噶爾角克及薩納木雅地方本係頭等侍衛穆塔爾所管之地伊在營出力多年此一帶可耕之地令其管理降番屯種其宅壘頭人安本係三十七年即經投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癸

人在南路亦為出力即令管理宅壘屯墾所有別斯滿汗牛及穆塔爾安本等所管降番均照屯兵一例辦理至金川地方除官兵耕種之外查什爾德頭人丹比西拉布章雜寨頭人得洛思達拉均於上年七月內官兵未克勒烏圖之先即領全寨歸誠屢在前敵打仗又達爾卓克寨頭人色木里雍中雖在官兵已得索隆古之後始行投出然彼時官兵未抵其寨而該頭人即已率六寨番民同時投出因得以勢如破竹直抵噶拉依其在北路之投降頭人霍爾甲等打仗亦為奮勉此等頭人

所有家眷番眾擬分安於金川河東河西與官兵相錯而居並遵

旨一體酌給牛具籽種俾得及時種藝但此時屯種之初

仰懇

聖恩姑免其租賦俟三年後均照屯練納糧之例交官以

佐兵食於邊儲更為有裨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

臣等前奉上諭令將歷次出力攻克地方繪畫戰圖以傳永久業經

繪出攻得羅博瓦喇穆喇穆色湖普三圖進

呈今復將攻上邁過爾以至掃平噶喇依其中力戰奮攻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辛

之處分作九圖仍每圖隨以節畧恭

呈

御覽奏入報

聞

初十日

諭曰朕於本月二十七日由黃新庄行宮御龍袍袞服乘十六人金漆亮轎用騎駕鹵簿導至郊勞臺其大駕鹵簿即於郊勞處排設所有隨從郊勞之王公大臣俱穿蟒袍補褂禮成後仍乘十六人金漆亮轎騎駕鹵簿及鑾歌樂導至行宮用膳更衣隨從大臣官員及凱旋將

軍大臣官員等亦俱更換行衣隨從朕由行宮乘八人
轎至趙新店頭分尖營換車所有二分尖營著移設於
廣寧門關廂外其騎駕鹵簿即先赴彼處豫備朕至二
分尖營後仍乘八人轎用騎駕鹵簿導引進宮大駕鹵
簿宮內無庸再設再禮部奏請在京王大臣官員等於
二十六日至初一日此五日穿蟒袍補褂朕於二十七
日進宮所有隨駕之大臣官員等著於二十八日至初
一日穿蟒袍補褂

諭曰協辦大學士尚書公阿桂著仍在軍機處行走並著
紫禁城內騎馬又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奏

諭曰阿桂既已賞給寶石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令其服
用著再加恩賞穿四開袂袍

二十五日獻金川俘馘於

廟

社兵部率解俘將校押俘會索諾木莎羅奔岡達克索諾

木彭楚克甲爾瓦沃雜爾逆目山塔爾薩木坦布

籠普占巴雅瑪朋阿庫魯並逆會僧格桑誠函由

長安右門入進

天安右門至

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押俘嚮北跪置僧格

桑誠函於地告祭大臣進

太廟行禮畢兵部率解俘將校押俘至

社稷街門外押俘仍嚮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

二十六日

上駐蹕黃新莊定西將軍阿桂副將軍豐昇額等振旅凱

旋詣

行宮恭請

聖安

賜將軍以下至官兵等膳

二十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奏

上自行宮啟鑾幸良鄉城南行郊勞禮正南為壇壇上左

有列齋

上龍袍袞服騎駕鹵簿導行將至壇軍士鳴螺饒歌樂作

將軍副將軍暨參贊領隊侍衛官兵戎服跪迎

上登壇拜

天自將軍以下及在京王公大臣皆隨行禮

上御黃幄將軍副將軍等率眾三跪九叩禮畢復趨至

御座前跪行抱見禮

上撫勞之傳

旨賜坐將軍以上坐西幄在京王公大臣坐東幄

賜茶畢禮部堂官奏禮成馬上凱歌樂作

上還行宮

賜將軍參贊隨征將士等宴王公大臣咸與又

賜將軍阿桂御用鞍馬各一宴畢

上還宮

恭錄

御製詩

於郊臺迎勞將軍阿桂凱旋將士等成凱歌十首

郊臺仍是此郊臺何幸重逢盛事來漫謂數年經契濶精

神注似日相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勳臣率拜列靈旗郊勞之儀陳將軍參贊等得勝燾於臺上朕親率成功將士及王公大臣等行禮是時臺下鳴

螺鏡歌作樂軍士鳴螺赫武儀樂奏鏡歌行抱見禮成

御帳次將軍參贊趨至座前行抱見禮各加撫慰賜坐賜茶猶循 祖宗家法也 詰戎

家法萬年垂

己巳班師本受降非擒賊滅寇故未行郊勞之典庚辰郊勞典鴻龐放牛

歸馬予素志凱獻何期此見雙

準部回城定五年金川小寇亦如前嘉予將士久敵愾不

覺對之增惻焉

地險加之衆志堅促浸逆賊恃其地險礮堅蟻衆齊心抗拒其事雖小於平定西域而逐步力戰

而得攻剿之間視林礮步步戰而前小於西事難過倍慰前不啻數倍過之

奕恆同意惘然

鑿穴而居避火器終於面縛出蕃城官軍圍攻賊巢用大礮四面轟擊賊衆皆

擊地而匿以避火器今鼠窟垂破逆酋膽落計窮因率其

兄弟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并其兩土婦及助惡大頭人

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紳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暨兩喇嘛

並大小頭目二千餘人出寨跪捧印信乞免誅戮遂悉就

擒貪生螻蟻固如此聚族將焚語豈誠先是投出番衆僉

復官軍攻至巢穴窘迫無計即相聚焚死不肯為官兵所

得彼時即以番人之性最忌自戕不過故作妄語欺飾以

嚴防今果不出所料

俟經於彼五春秋棧道崎嶇似坦郵棧道雖險較之夾路

花紅復柳綠阿誰致悔覓封侯

脫却戎衣換吉衣龍章示獎特恩稀郊勞時將軍等俱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七

與觀仰軍容之盛入朝後始解甲易吉服將軍同心戮力

阿桂實爲此事首功特賜四圍龍補以示優異同

還擒最便解天閑賜六飛將軍阿桂及副將軍豐昇額參

兵洗金川永不波潢池跋扈竟如何良鄉近遠多黎庶歡

喜都來聽凱歌

凱歌亦豈易爲聞五歲辛勤勞衆軍我實未曾安五夜幾

多憂虞與平分

有行禮之處受俘時將軍及自軍營回京之在御前乾清門行走者俱著扈從登午門樓不必入班行禮止須令福康安帶領押俘將校等在午門前行禮

又

命藏將軍阿桂等所用得勝靈纛九杆於紫光閣武成殿二十八日

行受俘禮侍郎福康安率押俘將校以俘會索諾

木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彭楚克甲爾瓦沃雜爾

山塔爾薩木坦布籠普占巴雅瑪朋阿庫魯等并

逆酋僧格桑誠函豫埃於午門外之西鏡歌大樂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三

金鼓全作

上龍袍袞服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侍郎福康安

率押俘將校行三跪九叩禮畢押逆會索諾木等

北向跪伏置僧格桑誠函於地兵部堂官跪奏平

定兩金川生擒逆會索諾木等並獲逆會僧格桑

首級謹獻闕下

命交刑部刑部堂官跪領

旨押俘自天安門出王公百官行慶賀禮禮成

上御瀛臺親鞠俘囚索諾木等罪狀

命刑部將索諾木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彭楚克甲爾瓦

沃雜爾山塔爾薩木坦皆寸磔梟索諾木等併懸僧格桑首於市

上御紫光閣行飲至禮

賜將軍副將軍暨參贊領隊乾清門侍衛等及與宴之王

公大臣列坐閣內從征官員列坐階下左右幄內

上親賜將軍副將軍等卮酒奏凱宴樂各番人以次歌舞

畢退

賜將軍幣六十端銀六千兩其副將軍以下各有差

恭錄

御製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五

二十八日紫光閣凱宴成功諸將士有序

續宣西蕤洗兵波靖金川凱叶南薰賜宴筵開紫閣旋

蹕舉勞還之典昨朝纔解征衣御樓受俘獲之儀詰旦

全陳繫組念徼外棧穿冰雪瘁以五年指壁間米聚山

川成於百戰功宜懋賞允茲晉爵加章實稱循名遂爾

圖形系贊繫此日同堂之愷樂酬諸臣歷歲之盡誠酌

酒親頒一酌霑殊非易承筐共拜千緡賚亦奚多撫陳

迹以增懷難忘視昔幸後來之繼踵益勉從今六章詎

曰後文億載願言偃武

己巳班師原赦罪己巳之奏凱非受降乃赦罪彼乃所屬土司逆命則討之罪罪而赦之安得與

外夷相提並論 謂之受降哉 丙申凱宴倍成功樊崇甫以十年叛自赦
罪之後未及十年即侵擾隣境念 莽布奚當六戰雄鷲食
番俗構爭乃其常事遂置不問 狼貪終弗改鷄連鯢取孰矜窮五年宵旰勞西顧幸覩酬

勲禮樂融

郊勞昨還曉受俘禮應凱宴答功膚修儀偃伯斯宜矣夜
雨朝晴有是乎 雨朝晴最為難得於盛典尤覺相宜 紫

閣貌圖俾績顯金卮手賜按名呼 宴間召將軍阿桂豐昇
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爾普並擇其餘勞績茂

著之人及軍機大臣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等至座前親
賜卮酒以 鋌痲著處恫關切念此何堪耀武吾

美諾重征得重易勒圖多戰倍多勞 初攻價拉雖經歲始
平及收復美諾諸境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語

則未旬日而蕞事至促浸則層層險阻賴阿桂不憚
艱瘁將士奮勇宣勞每因難以奏績前後不啻百戰 詎予

隴蜀無已望念彼孽芽有藉藹資哩卡了消雪窟木思西
里化冰槽而今都是光明境屯戍相將事桔樑

上將歸來是近臣 阿桂豐昇額俱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內
大臣其餘亦在御前乾清門行走者多

國朝

家法萬年循解兵笑彼一杯酒示澤欣茲滿座春夷樂寧
須關傑侏俘歌合此奏單俛 阿桂等所俘番童有習鍋莊

亦命陳 鴻勳集矣雨暘若祇恐驕生志倍寅
之宴次

紫光閣時液池邊為寫戰圖廊展前 紫光閣壁間舊列西
拓前楹以備繪金川戰績命將軍等具 幸矣竟如操左券

稿以進擇其事最大戰最偉者繪之

拓前楹以備繪金川戰績命將軍等具 幸矣竟如操左券

稿以進擇其事最大戰最偉者繪之

拓前楹以備繪金川戰績命將軍等具 幸矣竟如操左券

稿以進擇其事最大戰最偉者繪之

拓前楹以備繪金川戰績命將軍等具 幸矣竟如操左券

稿以進擇其事最大戰最偉者繪之

嘉哉所賴掌中權揚威擣險重無藉橐劍弢弓合有然五
載劬勞信不易一為歡喜一為憐

伊犁回部早成勲又勒畫圖新舊分詎我佳兵不知戢奈
其伏莽敢忘勤 索諾木濟其父惡蠶食鄰封與僧格桑狠

成功而追憶艱險 頻思舊績翻因戚多出翹材總以欣
不啻痛定之恩矣 伊犁回部時所繪一百功臣今存者不過什之二二撫念

慨然今所繪功臣中世家子弟及新進之人頗不乏翹材
則又為之 湛露采薇重賦罷益欽保泰敢云云

欣幸云 二十九日

上奉 皇太后幸寧壽宮侍早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語

皇太后賜凱旋將軍阿桂副將軍豐昇額及有功將校並
軍機大臣等食賞賚有差

恭錄

御製文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
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

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
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懲懲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者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於斯乎解之者曰逆會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為世臣也吾則以為既已受職為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大有所為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茲雖蕺蕺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巳告

何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美

成之文茲不復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隱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既臨境彼即窮蹙乞降遂以赦罪班師甫十年而其酋耶卡即與草布什咱構擊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雜谷為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甚自恃地廣人眾力強與各土司構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為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鬪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寬逆會轉以為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會僧格桑

何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美

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即不宜舍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耶卡偕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及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於與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為窮兵黷武而轉咎已之類於姑息養奸蓋中國之制外域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予窮兵黷武則予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尚不知止足而滅蕞爾之金川以為揚赫濯紀勲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

茲兩金川小寇地不逾千里人不滿三萬戶而費格至七
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皆險番奴効命死守故
得延至今日而我將軍阿桂立志堅定決策明敏兩副將
軍及參贊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經大小
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犁定回部費力不啻倍蓰設
非

天恩助順眾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威或致稍損
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當諒予懷慚悔過之不暇知
非稱功詡德而為言其庶乎繫之以辭用誌始末云爾

小金首禍曰價格桑兵救鄂什向稱沃日今定為鄂克竟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抗顏行僧格桑於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阿爾
而不問泰董天弼親往戒諭奏稱逆酋遵教退歸亦遂釋
乃遣兵護鄂克什而逆酋亦遂與官兵交戰督臣提臣每
事遷就知弗勝任將軍別投阿爾泰等名為進兵仍思遷
經理軍務且命桂林馳往視之完事因諭溫福由滇赴川
疑玩誤遂罷其職而以溫福代為大學士授定邊將軍由
西路督兵進剿其四川總督則攻破巴朗向訛為班改直取
令桂林代之統兵攻勦南路
達圖進抵資哩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
金川助惡溫福初至西路即策勵將士攻克巴朗拉乘勢
為參贊同溫福進剿賊尋退還木蘭壩我兵進抵路頂宗
桂林在南路其始頗合機宜連破約卡了諸寨并復草
布什咱侵地尋為宋元俊所誤致有墨壘溝之失桂林
不上聞為阿爾泰所劾因罷斥而合阿桂以參贊馳赴
南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價格宗皆峭壁懸崖彌卡
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奮勇摧堅深入其阻乘勝進搗美諾

賊巢壬辰十一月遂克之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與
阿桂會復督兵攻取布朗郭宗逆酋由僻境竄入金川擒
其父澤旺解京乃傳檄撫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
悉平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黨惡抗命因移兵並剿之
既平饋拉小金川番遂討促浸番語名雪多境險奏功以

沈奏功以沈賊更遮卻綠營怯懦遇戰辟易攻勦促浸之
噶爾拉阿桂由當噶爾拉分兩路並進功噶爾拉山頂上
了口賊築礮斷徑不能進遂別由昔嶺繞攻而礮堅地險
兼多雨雪攻之半年雖屢得賊卡終未扼其要害綠營旗
兵既懦惡溫福又不善調度以二萬餘人散布各卡防守
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罅隙於癸巳六月遣番眾數百由
間道潛出煽誘溫福後路復叛董天弼庸懦失守為賊所
戕賊益猖獗擾溫福後路直侵大營綠營兵眾先潰將領
逆酋等罪大惡兵既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
極愈不可寬矣

昨阿桂在當噶爾拉軍律明而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木果
木有事之後當噶爾拉亦難獨駢遂整兵眾由南路全師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而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前已簡派八
赴川助剿為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營有滿洲兵三千
綠營得所依恃不致倉猝潰竄是其事仍由溫福自誤幸
阿桂一路軍氣甚嚴即投為定西將軍並選健銳火器營
兵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四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剿

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間美諾重定癸巳冬將軍阿
進攻其南路則合明亮等為副將軍進剿兩路皆噶爾
並進所向克捷旬日之間即收復小金川全部谷噶爾
馬尼去聲並克參養旗兵允得其力阿桂於甲午正月捨估
亦於是時克馬尼兩路之兵皆因入旗勁旅三路進
勇先登綠營觀感激勸皆効法恐後奏捷甚速
一阻官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官喜驛兵與阿桂明亮共
成三路第官喜之兵攻勦半載未能寸進而明亮則自馬
尼攻得木諾卡卡角及抵庚領特亦阻險未能進遂駐
寨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湖普速遜克宗甲午三月

瓦山梁六月攻克色湖... 穆山梁日則了口舉默格爾以援其後... 阿桂偵知喇穆穆進... 超越進阻至十月初復繞道克日則了口亦六月... 梁其榮噶爾博日爾巴當噶之賊皆於後... 據嶺梁而後難進徒然望洋... 而命豐昇額攻西路舒常在彼更不... 亮在絨布履攻未進不... 千移作正地明亮遣偵卒往探不見... 西路協勦阿桂札止之會綽斯甲布... 并願効前驅明亮乃出其不意分兵... 梁並攻得俄坡格勒乃出賊因掘濠... 奕逮昨乙未畧康薩爾木思工噶賊... 勝直進賊復於康薩爾山梁抗阻兩... 派兵分路潛進拔其鹿角連越重濠...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七

以前五十里路... 千令福康安帶往... 併擊先克薩谷其日旁右之河壩山... 丙之斯牟木咱爾各賊皆行焚燒... 通周圖五十餘里寨悉行焚燒... 並清後路遜克爾宗... 派兵沿河從赤爾寨攻打隔河之沙... 聲息可通迨阿桂攻得噶爾丹喇... 額督率攻勦或砍棚而入或梯牆而... 肅清矣萬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 喇嘛寺在拉枯喇嘛寺之上於此路... 海亦當並勦分派將領統兵同往其... 兵皆蟻附則大海官兵無不超越而... 又攻得苗則大海官兵無不超越而

勒圍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未至既克西里迺建... 科布曲索隆古不日而傾烏阿桂於八月十五日... 處一夕無不摧破入日而紅旗遞至木蘭詳見... 及記事詩自奏捷之後四閱月雖時有克獲未... 至十一月月初攻克西里軍聲愈壯而賊勢愈... 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並克格隆古兜窩等要隘... 布魯木一帶益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 據建既克勢矣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 走阿桂既克勢矣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 帶寨落悉行掃蕩並克舍齊喇嘛寺次日攻克... 寺即於十九日統兵直趨噶喇依四圍圍攻... 浸番眾自攻克勒烏圍以庫魯魯等途皆相... 人布籠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魯魯等途皆相... 木之羅羅奔兄弟並作惡之其姊妹並皆投... 木莎羅羅奔兄弟並作惡之其姊妹並皆投... 中此蓋逆會賊黨等罪孽深重是時河西明亮... 天奪其魄驅之一處以就擒也

馬邦傳檄芥拾... 悉行勦洗過河... 地俱不煩兵... 亦無進期... 已而得若非... 之期諸軍既合... 四十餘日計窮... 會卡將士等乘... 攻圖益急據其... 月初四日早幸... 兩土婦及黨惡... 瑪噶喇克巴並

奮跪捧印信乞免誅戮因即悉就擒獲存獻京師自圍朔
以來計四十餘日至是全境蕩平罪人斯得紅旗於二月
十二日馳至桃花寺行在適當告功東陵之期此實仰
賴皇祖默佑益深感隨將軍阿桂等統成功將士
擇日凱旋俟東巡迴至黃新莊舉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
行郊勞大典以昭優武策勲之盛
恩異數加之宜厚征剿金川之役實由將軍阿桂蓋誠體
此事首功特封為頭等誠謀英勇公加賞雙眼花翎
翎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紫轡以昭崇獎能出
能人有權有經運長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永資羣力
寸步層峯冰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埕
龍種金川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鬪猶獸困
捨鷄助念我眾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書靖彼蕃微我武維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文以誌愧

六月十五日

諭曰前據阿桂奏於八月初間來至熱河慶賀萬壽俟送
駕後再行回京一摺已允其所請矣計阿桂於八月十
六日送駕回京後舒赫德可於九月初起程至熱河辦
理勾到止須在中關候駕無庸遠迎舒赫德與阿桂馳
射素嫻即至木蘭恐木蘭之鹿見而遠跳亦無所見長
之處也將此傳諭知之
八月初三日公六十壽辰
上親製詩章以賜

恭錄

御製詩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六十

壽辰

功高殊眾賜冠衣壽日充閭耀吉暉謀勇奏平定玉壘歸
來俾協贊黃扉六旬慶自今伊始廿四考當逾古稀不說
保全勗勉嘗謂史稱宋太祖能保全功臣以為善事夫
將疑彼之念非待臣以誠之道也君之與臣惟願
其長享令名以宣猷佐理何必預設保全之意哉名同郭
令豈其非

御書匾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七

崇勲耆慶

御製對句

功冠紫光榮賜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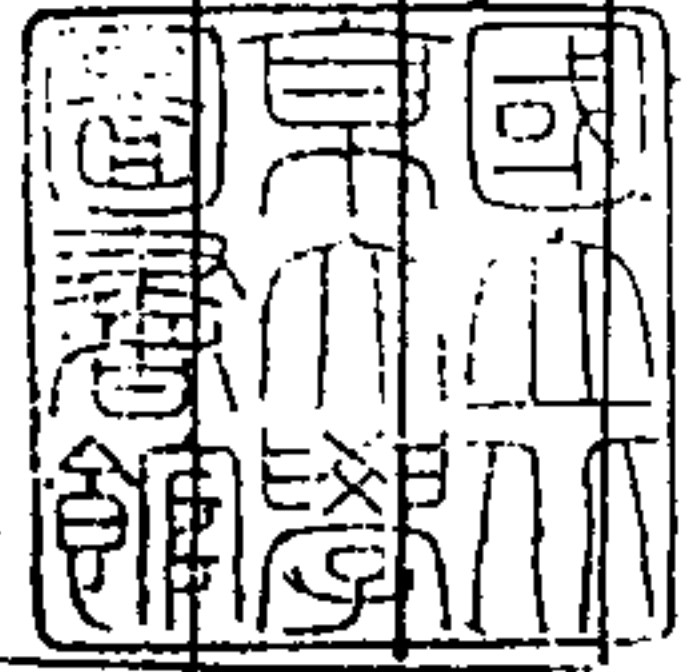
籌添綠甲贊調梅

又

賜如意藏佛蟒袍補褂帽頂朝珠等物

是年十月子阿迪斯投三等侍衛

十一月子阿迪斯陞鑾儀衛雲麾使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受業 王 昶 勳 定 孫 那 彥 成 恭 纂

盧 蔭 溥 增 脩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六十一歲

正月十八日

諭曰緬甸自撤兵以來已經八載每歲沿邊派人駐守究屬不成事體而其地水土惡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嚴令各關隘絕其貿易稍足使之畏懼耳但向來雖有禁邊之名仍恐具文塞責徒爾因循歲月總未能完此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之局原擬合阿桂為雲貴總督前往經理邊務其事庶可早竣茲據圖思得奏聞得緬甸情駭已死其子贅角牙襲職前據該處頭目得魯蘊具稟鎮將等稱情願送還內地之人輸誠納貢懇請開關隨遣諭來人先回俟其到關再定今據張鳳街辦事之騰越州知州吳楷稟稱派送孟矣等出口之猓夷南多木比等回關據稱孟矣等至老官屯向該頭目綻拉機稱揚大皇帝威德嚴重及地方廣大富庶光景該頭目甚為感畏孟矣等即日登舟赴阿瓦聞得魯蘊現在阿瓦料理貢物并將蘇爾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楊重英俱從天馬關送還

內地并欲親自到關叩懇納貢等語緬匪果知悔罪投誠還人納貢自可就此完事但受降通市及善後章程必須曉事之重臣相度妥辦方能合機宜而符體制著阿桂即速馳驛前往雲南辦理受降諸事完竣即行回京至開關以後沿邊一切事宜均關緊要非圖思德所能經理所有雲貴總督員缺著李侍堯調補圖思德著回貴州巡撫之任

十九日

諭曰阿桂現在前往雲南辦理受降諸事著給與欵差大臣關防

臣關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二十九日

諭曰大行皇太后大事阿桂得信即星馳來京持服現在滇省尚無緊要之事且一切事宜前已詳諭圖思德無難遵辦阿桂既已來京著過二月初七月初祭後再行馳驛前往

二月初七日

諭曰前據圖思德奏緬夷現有情願還人納貢之信因令阿桂前往經理茲阿桂因行至直隸境上聞大行皇太后大事進京叩謁

梓宮畱住數日今已於初八日出京計算阿桂到滇時得魯蘊早可款關李侍堯圖思德應遵照前旨將得魯蘊所辦貢物及來使並送還之楊重英蘇爾相等即行接受派委委員送京不必俟阿桂到彼方接收辦理免使緬夷等心生疑懼其派員送京時途次迎見阿桂所有辦理情形并沿途行走事宜阿桂原可在途指示料理毋庸等候此次阿桂到彼重在辦理開關善後事宜已詳悉面諭阿桂到滇時與李侍堯相度機宜妥辦務使一勞永逸以崇體制而重邊防

十四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八

三

諭曰據阿桂奏二月十二日內邱途次遇圖思德四百里驛遞奏摺即遵旨拆看所奏情節及譯出緬文較上次所奏近實辦理亦無錯悞惟得魯蘊不必令其親自來京與俟阿桂到後再辦開關事宜之諭旨未符已於摺內批諭伊果欲親來亦係好事何必阻止蓋緬夷等心多疑懼伊若不願來京原不必強若如所奏伊現在等候象隻親自帶同官人送還之語則是誠心來京朝見自應准其前來且應格外加恩以示獎勵又阿桂所奏緬文內稱將蘇爾相等十餘人接到阿瓦得魯蘊親自送出而於楊重英未經提及楊重英係必應索取之人

但不便因一人未到將蘇爾相等概不接收仍一面嚴諭索取送出母任稽遲所奏甚是但此時得魯蘊已到關計阿桂行程到滇尙須時日著傳諭李侍堯圖思德於得魯蘊到關時如伊情願來京即令其將貢象并送還官人一齊送京不可稽遲觀望阻其仰慕之誠如得魯蘊不願來京伊尙有貢使陪臣即可令其護送貢物來京至楊重英如未經送出即一面傳旨嚴諭伊係最緊要之人自應首先送出如不送出仍不准其開關通市等諭迅速發往至阿桂接到此旨亦即日加緊趕程前進到滇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四

三月初六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看其情形酌量辦理如不肯前來則竟不必差人往催並不必探聽消息惟嚴飭邊關示以不測所奏甚是緬匪狡猾異常而綻拉機尤爲奸猾從前在老官屯時懣駁即係聽信綻拉機之言以致肆行無忌昨還人進貢之稟看來係得魯蘊意圖藉此開關今已經約定日期忽又翻改未必非綻拉機之意緬匪如此狡詐惟在嚴飭邊關絲毫不許走漏消息亦不必差人催探致得遂其奸計若伊差人及節蓋到關亦應扣留不遣必致全數將人送出方准開開放還緬目著傳

諭阿桂李侍堯到彼務須悉心會商嚴密妥辦毋庸差人催探以防緬匪等語任探聽消息並應嚴問其節蓋孟幹等如此反覆究屬何心總之辦理外夷諸凡舉動當示以威嚴不可稍露遷就完事之意阿桂李侍堯均係能辦事之人詳籌妥酌自合機宜

初八日

諭曰滇省銅運前據戶部奏額運京銅開行延緩請將管廠各員並專轄之司道以及從前奏報不實之督撫查明議處當經依議允行並傳旨申飭圖思德令其明白回奏並令李侍堯裴宗錫妥議具奏矣今圖思德復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五

瀘店並無底銅另請展限此摺若批交部議該部必按例議駁於籌辦銅務全局不能實有裨益今李侍堯已赴新任阿桂亦在滇省兩人皆能辦事之人著即傳諭令其會同悉心通盤籌畫將此後如何採辦足額籌備底銅充裕以期趕赴例限不致厥運各員再有短少遲延之處悉心妥議據實具奏

二十六日

諭曰今日據阿桂李侍堯等奏先後行抵雲南省城面商籌辦緬匪事宜內稱圖思德所奏得魯蘊遣孟幹等到關藉詞象隻未到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話經

提臣等將孟幹暫留飭令跟役先後前往曉諭節蓋不敢進關迄今尚未據圖思德等知會消息計此時瘴癘盛發目下已無可辦前說似覺荒唐唐臣等即起程前赴永昌察看情形面商另奏等語所奏是已於摺內批示矣蓋開關通商一事自圖思德以至滇省文武官民人等無不願為想因適有得魯蘊遣人來稟遂皆聳愚稟報圖思德輒據以入奏經朕洞灼情偽明晰諭知今果不出朕所料至進貢還人之事係得魯蘊先遣人稟知何以中途反覆藉詞象隻未到又添出與綻拉機商量情節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話等種種支離謬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六

妄可惡已極此事係得魯蘊先發其端並非自我而起今節蓋既不敢進關朕意以為竟應或用計或用力使幹弁帶兵一二百至馬脖子將節蓋拏進關內詢以得魯蘊何故如此說謊其意竟欲何為訊得實情即應將節蓋留任另遣伊手下明白夷目回緬曉諭得魯蘊等以此事從前緬匪敢於將蘇爾相等措留則此時拏獲節蓋留任實所應當况此次貢象還人之說由爾等先行具稟今忽又反覆豈有不拏人究問明白之理如此傳諭詰問得魯蘊等諒亦無可置辯即因此復生事端伊如果敢於侵犯邊境則正可乘此機宜以逸待勞大

加懲剝滇省兵力亦儘可辦理蓋進兵往緬則尙限於地勢氣候恐徒傷病我人故不肯用兵若彼既離巢遠來至我邊境則剿殺實不爲難朕意定以如此辦理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悉心籌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自古中國之駕馭外夷自應示之以威令其懾服則可保邊境寧謐若稍存將就姑息之見則是示之以弱未有不因此受害者此理甚明恐啓邊衅乃漢唐宋無能爲之言非我大清國全盛時之言也阿桂李侍堯等皆通達事務之人自應見及於此圖思德當青各有本任事務今緬匪現在既無可辦之處畱駐於彼亦屬無益自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各合回任

四月初三日

諭曰前此屢經傳諭阿桂李侍堯令其悉心籌辦得魯蘊等差人進貢並往拏節蓋一事此時諒可陸續接奉相機妥辦矣前因圖思德等奏得魯蘊約定日期貢象還人確鑿有據是以專差阿桂赴滇辦理開關受降等事而善後事宜則非圖思德所能辦因特調李侍堯爲雲貴總督董率文武實心妥辦並令阿桂於受降事後將關隘應行查覈各章程告之李侍堯酌量妥辦阿桂即可回京昨據阿桂奏緬匪迄今尙無信息目下瘴氣盛

發已無可辦前說似竟荒唐等語則從前圖思德所奏實被通省文武商民人等聳慮冀圖將就了事露其端倪致得魯蘊等窺破翻行捏說欺朦而圖思德等復爲所愚耳至昨降旨令阿桂或用計或用力選派幹弁帶兵一二百至馬脖子將節蓋拏進關內審問確供在天朝體制自應如此但節蓋果否實在馬脖子地方殊難深信且馬脖子距老官屯不遠似無令節蓋在彼獨住之理不過飾爲此言欲誘內地官員出外復爲羈畱耳此等情形阿桂自能籌度妥辦如因瘴氣已盛兵弁難以出關阿桂自亦能悉心酌定若得魯蘊既無消息而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節蓋之事又難往拏則阿桂在滇亦無可辦之處若駐畱永昌坐待緬匪納貢誑言更覺不成事體阿桂只須將交彼會同李侍堯辦理之事告明李侍堯及查辦銅鹽諸事完畢即可回京至於嚴守關隘設法稽查及每年無庸多派提督等統兵防邊之處其大綱細目阿桂自當與李侍堯面爲酌定即起程來京李侍堯素稱能事自必實心籌辦且以本省總督在彼專辦則事權歸一更可期有成效李侍堯諒能善體朕心不負委任也

初九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竊臣阿桂仰蒙

聖諭馳赴滇省辦理緬甸事務星夜兼程前進嗣於途次
屢遇圖思德奏函遵

旨拆閱得悉緬匪狡詐反覆情節極為可惡因恐該匪所
稱進貢還人等項竟屬荒唐不特事勢驟難完結
且有關前奉明發

諭旨晝夜殫思不能遽得善策及抵雲南省城與臣李侍
堯面晤熟商此事全局彼此所慮正復相同臣等
再四籌畫實未能得有把握就現在情形而論惟
聞緬地四大萬內有渺萬機者係贅角牙之妻父
而孟團係渺萬機之用人遣往馬脖子催探信息

阿文成本年譜卷十八 九

節蓋等即遣伊同孟幹入關遞稟當被羈留嗣渺
萬機向節蓋索取節蓋頗露情急是以節次遣出
跟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及通事寸博
學懇求放回孟團臣等現飭羈留不遣於辦理機
宜頗有裨益又昨據緬匪稟內詢及蠻暮木邦土
司現在是否存活其情更屬可惡臣等當代提臣
等擬作檄稿譯出發去大意以蘇爾相楊重英等
在內地本不足重輕並不必欲索回其送還與否
無關緊要以折其居奇之心且計臣等已抵永昌
該匪等必風聞總督業令臣李侍堯調任臣阿桂

又復一同到邊必有用兵征剿之事而檄內轉置
不提但辦理愈加嚴正覺與向時所辦忽復一變
俾致不能揣測庶幾疑畏交生送還蘇爾相似尙
稍有機會俟送出後仍應扣留孟團等勒送楊重
英或可得有端緒目下節蓋等在馬脖子一帶觀
望臣等雖不便前往張鳳街等處致似將此事看
成重大日內即往騰越州以便遇有提鎮不能即
得主見之處就近指示

公又奏言臣接奉

阿文成本年譜卷十八 十

縱拉機名字明係縱拉機從中作梗贅角牙偏聽其言
若果如此則得魯蘊計議不行必心生疑懼或可乘此
機會設法招致如果得魯蘊帶其所轄木邦人眾前來
投誠亦係好事朕必加恩賞以官職且可得緬匪真實
信息查得魯蘊並非木邦管事之人聞其向居阿瓦管
理自阿瓦至老官屯沿江一帶事務縱拉機亦係
帶兵防守頭目聞伊二人不甚和睦不出
聖明所料但得魯蘊在彼位分頗優家計亦好非至家破
身危不可自存未必即肯輕受招致若果所辦事
務一切計議不行自必稍生疑懼或可乘機設法

招致亦未可定誠如

聖諭只可如治病偏方臣等現在密加訪詢如有可以相

機辦理之處務即設法辦理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李侍堯等奏緬匪近日大概情形並現在辦理各緣由頗合機宜已於摺內批示矣緬匪反覆狡詐實爲可惡大約得魯蘊尙欲送人完事而綻拉機阻之圖思德等又露有招致之意致被賊識破遂爾屢變其說果不出朕前旨所料至摺內稱三月初五日緬匪差孟合持緬稟同原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前來譯出緬稟有問及蠻暮木邦土司之語又三月十五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十一

日綻拉機差碎凍具稟同通事寸博學進關請遣回孟幹孟團阿桂等將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學等畱住又以孟團係緬匪任用之人現飭羈畱不遣所辦甚是至緬稟內忽詢及蠻暮木邦土司現在是否存活顯係不肯將蘇爾相等即行送回故問及兩土司下落欲圖彼此對換其詭恣伎倆尤堪髮指阿桂等擬作檄稟既直折其居奇之心且辦理邊務與向時忽復一變俟送到蘇爾相後即扣畱孟團等再行勒送楊重英深合制馭賊匪之道此外亦別無辦法其稟內復請差人至馬脖子與節蓋說話而節蓋則不肯令其進關明係欲誘內地

官員到彼復行畱住阿桂等自必不爲所惑輕率差人

前往至彼差來之人則應拘畱不遣一應書稟概置不

理使綻拉機等一切奸詭伎倆無可復施俟其果有悔

心實欲送人納貢再行相機妥辦前令阿桂馳往永昌

原因得魯蘊等有進貢還人之語今緬匪即屢變其說

前稟之誑捏顯然阿桂斷無因賊匪欺飾無據之談在

邊等候之理現在發去回檄若緬匪翻然畏懼實欲還

人完事阿桂察其確切即酌將此事辦畢再行回京若

回檄去後別無信息或仍以空言搪塞阿桂在彼久駐

亦不成事體前諭阿桂等派兵一二百往拏節蓋馬脖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十二

子既距關不遠此時雖有瘴氣諒不甚盛阿桂審度節蓋如果在彼業已派兵往拏則阿桂俟辦完其事再行回京若其事亦屬難行阿桂酌量在彼並無可辦之事即遵前諭將應辦邊隘各事宜與李侍堯面論明晰即可起程回京不必速行至孟團既係緬匪得用之人阿桂可帶其來京以備訊問其送回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及通事寸博學等亦著一併帶來

二十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緬甸邊務經久未結誠如

聖明所諭終非完局而辦理之法不外招誘征剿兩策招

誘既易致居奇征剿又礙於水土兩策俱驟難得手本年春間得魯蘊屢次遣人遞稟籲請遣人進貢似屬機事可乘迨阿桂奉

命赴滇會同李侍堯並辦此事而賊匪又早已更變實出情理之外等現駐邊境雖賊情詭譎非常全無把握但體察得魯蘊初起情形其欲送出蘇爾相等似非全假特被駁黨阻撓遂爾狐疑首鼠迄今尚無就緒然屢將兵丁通事遣送入關又將蘇爾相送至馬脖子綻拉機節蓋等現住彼處未回似有難於退回之勢倘有機會可乘或致坐失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但等赴滇受降奉有明發

諭旨事難結局且等皆身受

主恩至深至厚雖稍涉棘手非至殫竭心力輒諉於時勢漫不悉意籌畫此中實不能刻安等愚見此時賊匪正在遲回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萬不可而相機設法隨時辦理自屬等必應竭盡之心總以無妨

國體不長賊志為主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籌辦邊務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據稱賊匪正在遲回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萬不可而相

機設法隨時辦理乃臣等必應竭盡之心總以無妨國體不長賊志為主等語所奏自屬正理阿桂亦只可如此籌辦前已傳諭阿桂如賊匪竟無信息阿桂自不值久駐邊境等候或已發兵往擒節蓋俟其就擒再定行止否則將應辦邊隘事宜面與李侍堯講論交其妥辦阿桂即可起程回京計阿桂等拜發此摺時尙未奉到前旨阿桂此時如尙有機會可乘自宜悉心籌度若賊匪仍似前此之荒唐狡譎竟不必視以為事倘賊匪復差人來投文稟即將來人拘禁或釋其中之無用者一人驅逐歸巢其稟總付之不答並嚴飭邊隘不許內地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兩

民人攜貨偷出此外亦更無別法至令阿桂赴滇受降雖已明發諭旨今賊匪反覆變更前說盡屬詭語其曲自在賊匪不足重輕阿桂即遵前旨回京原屬無礙

二十三日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於二十二日病故其員缺自應阿桂補放但定例大學士缺須俟一月後始行降旨現在滿大學士無人阿桂即行起程回京

二十六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查進貢還人之事前經得魯蘊屢次遣人遞稟懇求旋即托詞象隻未到繼復請

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話前以反覆實出情理之外臣等初據稟報卽不勝憤懣惡疾恨聞節蓋等僅帶五六百人在馬脖子原擬酌派兵弁以與之講話爲名臨時脅勒交還稍有支吾卽將節蓋等一併掩捕進關再行計較嗣經探明綻拉機等陸續添帶多人立柵嚴防而該處一線山梁形如馬脖子兩旁陡陂深曲本係該匪巢窟門戶在老官屯外最要隘口臣阿桂向曾經歷其地記憶形勢若輕兵撲取恐不能得手是以再四躊躇商令員弁相機設法試辦於本月初七日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五

聞在案今接奉

諭旨或用計或用力早蒙

示及臣等萬里之外籌辦情形

聖明洞鑒真如燭照也伏誦

諭旨自古中國駕馭外夷示之以威令其懾服則可保邊境寧謐若稍存將就姑息之見則是示之以弱未有不因此受害者誠制馭外夷至當不易之要領臣等蒙

皇上教導多年受

恩深厚此等關鍵稍能領會一二况以

國家全盛之力因其水土惡劣蘇爾相羈畱在彼業已

數年我

皇上尚未肯輕於用兵此時若可擒拏節蓋等賊更何所顧慮惟該匪性雖狡詐情實懼怯所恃者僅氣候毒癘一端此番賊目送人既占負嶠之勢又竭力隄防非單兵可以輕試若果離其巢穴侵犯近邊則飛速調集各隘分駐之可以打仗兵丁亦尙有二千內外儘可盡力截殺而以賊平日之畏葸計之當不敢出此竟可毋庸多慮特其奸狡性成忽似悔禍忽似激我用兵實堪髮指除俟續有機會卽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六

旨辦理外合將奉到

諭旨緣由先行

奏覆奏入

諭曰前此賊人懇請開關納貢送人之說屢經反覆固係得魯蘊計圖自利先發其端而綻拉機又別懷自私之見阻撓反悔其曲全在於賊亦由圖思德聽屬員聳惑遷就完事不免粉飾其詞此時俱可毋庸深論而賊匪與禽獸無異更不足與較現在既無可辦阿桂卽可回京

二十七日

諭曰前據圖思德奏稱本年正月內得魯蘊差孟幹孟團
致送禮物並稱欲將蘇爾相等送回隨遣其出口傳令
得魯蘊親來及至二月孟幹孟團復進關稟稱象隻未
到現今節益四人在馬脖子等候求差官到彼說話令
將孟幹孟團扣留嗣據阿桂等奏稱孟團係贅角牙妻
父渺萬機之用人遞稟懇求放回現飭拘畱不遣各等
情因孟團係緬匪得力之人曾諭令阿桂帶其進京以
備質訊今思得魯蘊忽爾捏詞欺誑嗣後反悔情節甚
為可惡其中原委孟團必知其詳阿桂等即應將其嚴
加刑訊詰以緣何反覆之故令其據實供吐勿任狡飾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七

况從前賊匪既敢將內地差往之蘇爾相擅行鎖錄此
時將孟團嚴行訊鞫庶少解恨而此等么麼匪眾令其
多受痛苦又何足惜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孟團嚴
加刑訊取具確切供情先行迅速馳奏仍派委幹員
弁將孟團鎖錄解京並飭沿途撥兵護送嚴加管束毋
致稍有疎虞

二十九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前在軍營時聞情駁有母頗知
恭順但彭理所云不可違背天朝之語並無憑據
今亦不知其存否加恩獎勵之處似可不辦再潞

江等處現派員稽察倘有江楚客商至彼均不許
出口奏入報

五月初五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竊照緬目屢次遣人進關遞稟
前後各情節節經恭摺奏

聞在案 臣等接據提鎮稟報偵知緬匪納貢還人之事雖
有綻拉機從中阻撓而得魯蘊致送鎮州禮物前
後差出緬目緬眾十有餘人遣回內地兵丁通事
三人而綻拉機又與蘇爾相同至馬脖子似猶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六

出送之意是以尙思設法試辦茲於本月十五日
續接稟報綻拉機節益等已將蘇爾相由馬脖子
退回賊巢蓋詭詐狐疑本屬緬匪習與性成而該
頭目又復各挾私心互相猜忌遂至轉輾支吾終
歸虛謊但該匪等既已退回則已全無可辦若再
行試探致露遷就完事情形恐轉為賊所輕視尤
於

國體攸關當飭張鳳街一帶各兵即行撤回以避交瘴
并嚴諭各邊弁目不可稍露內地端倪亦不可再
與緬匪稍通言語正在辦理適奉

諭旨令 臣 阿桂將邊關一切告知 臣 李侍堯銅鹽諸事會辦完竣即行回京查得魯蘊此次遣人納貢之說上年冬間初據圖思德奏到即蒙

降旨不可輕信今年正月復據奏報似已近實而我

皇上轉即將圖思德調撫貴州令 臣 李侍堯調任雲貴 臣

阿桂奉

命赴滇復面承

諭旨細目如果出於誠心應准其納款如尚詐偽則將交辦諸事料理完竣即行回京賊中一切詭秘狡詐情事

早蒙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十九

睿照無遺今閱數月終不出

聖明預料實非尋常臆測所能仰窺萬一 臣 等現提扣爾

之緬目孟幹等到騰越訊供並俟提臣常青海祿

回至騰越將嚴飭關隘稽查出入各事宜及每年

毋庸多派提鎮駐邊諸務再面為諮詢酌定章程

即馳回省城會辦銅鹽事竣 臣 阿桂即遵

旨起程回京奏入報

聞

十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滇省永昌以外在在與緬匪壤

地毘連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提鎮或四員或五員常領將備弁兵前往隴川蓋達張鳳街三臺山及各關隘地方分路駐劄皆於秋間出防至次年夏初撤出撤後各處仍酌留兵一二十名至數十名不等歲以為常但各處雖與緬境相近其實么麼小醜惟怯無能數年以來從不敢稍近邊圍實不值多派提鎮分駐防範查提督係全省統轄大員所有通屬考驗武職整飭營伍全資料理若常川駐邊其本任應辦事務不無轉致曠廢即各鎮總兵亦有專閫之任未便過半派令出防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二十

提督原有巡閱之責每年秋間應令到邊巡歷一次如有應辦事件即駐彼辦理如無要事即回大理駐劄衙門辦事 臣 李侍堯亦於冬初赴各邊親行巡察以資整飭至滇省總兵共有六員除騰越鎮係本管地方普洱鎮有本境巡邊事務此外尚有四鎮應請每年輪派一員幫同騰越鎮分駐巡查請於本年為始即照此辦理現在提臣海祿已回至騰越飭令總兵喀木齊布即回本任只留吳萬年一員協同本鎮劉國樑駐劄照料至每年出防兵丁共撥派四千五百名雖皆騰越鎮本標及

所屬永昌龍陵各協營兵丁但爲數既覺過多而離各兵營汛自數站至十餘站不等歲歲駐邊半年有餘不敷更番輪替難以休息亦應裁減惟近日適有得魯蘊籲請通關之事今年若驟行裁撤恐緬匪聞與向年迥異妄揣竟已忘情於彼亦未妥善酌擬今秋駐兵數目暫照向年辦理乘便審度地勢酌量於南甸現駐眷兵以外氣候較好地方展接營汛安置卡堡俾與張鳳街等處聲勢聯絡將所有分駐之兵漸爲裁減則每年既無出防各色而各兵亦得輪流休息矣至封關禁市雖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三

能制緬匪死命而藉此可杜奸民擺夷潛出邊外透漏消息則關隘不可不飭

功令不可不嚴查緬匪與內屬擺夷種類相近而內屬擺夷又與沿邊漢民居處相錯凡夷地所產賤則魚鹽棉花貴則碧霞璽翡翠玉葱玉夷漢相因出關私販向所常有前任督臣彰寶欲嚴絕其弊奏請盤獲各犯卽予重辟乃立法不爲不嚴而弊竇不能盡絕蓋以沿邊小民只圖覓利未曉刑章而有等無識官吏又視爲法重情輕難免卡兵得錢私放官弁含糊開脫臣等酌議嗣後應請量爲區

別凡拏獲私販審訊明確自三人以下者合與流徒自四人以上者外遣若多至一二十人以上爲首者正法從犯外遣倘有因此透漏消息者無論人數多少審實卽

奏明正法關口員弁或有失察故縱情弊查出分別從重治罪如此則犯必懲而法必行庶可杜絕弊端又查外省民人寄居滇境與外夷商販者江西湖南人爲多尤宜嚴爲禁止但滇省幅員遼闊各屬遠距邊境自數百里至二三千不等其間山川迴互道路岐錯在在可以出入沿邊各處雖有七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三

關八隘之名其實長坡廣岫汗漫綿延稽察殊難周密惟查永昌有潞江一處順寧有緬寧一處皆爲各邊總匯之區應特派員弁專司稽察遇有江楚客民卽驅令北回其向來住居近邊之人由來已久或耕或販覓利營生若概行驅逐致若輩同時失業無以餬口亦屬難行應交地方官查明現在共若干戶男婦共若干口仿照內地保甲之例編造寄籍冊檔登記年貌互相保結並照向例嚴禁與附近擺夷結親締姻如有進關回籍等事俱用互結報明官給印票關口驗明放行回滇時仍

驗票放出若無印票即屬新來之人概不准以探親覓友等故藉辭出外如各員弁混放偷漏查明叅處至沿邊各處如永昌騰越順寧緬寧南甸龍陵一帶所有本籍民人保甲亦應一體嚴爲稽核毋許混匿江楚客民有則從嚴懲治又緬匪需用之黃絲等貨概不許其販至潞江緬寧隘口該處俱照內地稅關木榜式樣刊刻木牌榜示路口如有私販出關者查出將貨物入官本犯究處以上數條所有嚴飭邊關事宜大綱亦不過如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奉行妥善方有裨益奏入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三

旨如所議行

十二日

公奏言現在緬匪之事已無可辦理臣將嚴飭關隘各事宜與常青等商定到省約畱數日俟會辦事竣即將孟幹碎凍親帶回京至通事寸博學兵丁蔡世雄等已於本月初十日解京奏入報

聞

十四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前在騰越高辦邊關事竣於四月二十六日拜發奏摺後即起程回省二十九日

接據提督海祿總兵吳萬年來稟有聞得緬夷又欲送出蘇爾相等之語臣等即暫畱永昌本日復據該提鎮稟稱緬夷於二十七日差頭目孟美等四人跟役十人伴送蘇爾相多朝相及兵丁吳志益等五名到虎踞關並持有緬表及象牙檀香緬布嗶嘰等物當派守備李澣前往接收現將緬目暫畱張鳳街派員將蘇爾相於二十八日起身護送前來等語查緬匪雖狡詐殊常難以情理揣度但前蘇爾相等至馬脖子已踰數旬忽爾退回今又突然送還大約前因給回檄內有人貢若不到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四

關斷不再通言語之諭既而呈送緬稟到關竟擲還不理且前聞臣等到邊並不聲張已生疑慮及伊等退回又置不問轉將駐兵撤去不發一辭竟無端倪不能窺測緣由遂至疑怯兼深始行送出臣等現今提督海祿酌畱應撤駐兵一二起以壯聲勢並將緬稟詳細譯出看其辭意如何乘機勒獻表貢送還楊重英并訊取蘇爾相等供辭以便派員送京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緬目送還蘇爾相等現在接收辦理緣由一摺其事甚奇緬匪既反悔前說何以忽行具稟遣人

且蘇爾相既經賊匪帶回因何復又送出其故殊不可解諒不能因此別藏狡諂伎倆必因阿桂等前次擲還原稟置之不理邊境又並不聲張轉將駐兵撤去絲毫不露端倪賊匪無從窺測故有此舉抑係得魯蘊於緬酋贅角牙處計告綻拉機將其撤回得魯蘊始行其志無虞掣肘因得復踐前言亦未可定今蘇爾相等既送至永昌阿桂等可即向其詢明賊匪此次反覆緣由先行具奏仍速派人將蘇爾相等即行送京並諭以伊從前原係奉差前往被賊羈留本無過失且聞其曾屢次欲尋自盡情頗可憫到京後尙欲加恩令其不必憂懼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美

途中並毋庸鎖解即合伴送之員同其由驛來京至前曾傳諭阿桂等合將緬匪頭目孟團嚴加刑訊細究賊匪因何反悔之故原因賊匪屢變前說實堪髮指孟團係緬匪得力之人自應將其嚴鞫合吐實情並使其多受痛楚稍可解恨今緬匪既將蘇爾相送回則孟團即可無庸嚴訊即派委妥員押解來京之處阿桂李侍堯亦可酌量若無可問處則亦不必解來矣至所稱將緬稟詳細譯出看其詞意如何乘機勒獻表貢並送還楊重英等語自應如此辦理緬匪忽將蘇爾相送出其心必生疑怯此時乘機勒令將楊重英送還諒彼必不敢

違拗若果將楊重英送出並進表納貢原可准其開關通市完此一事設或提及蠻暮木邦土司之說則竟當嚴飭看其動作若何再行定奪總之外夷性情若窺見內地稍存遷就之意即視爲奇貨可居詭詐百出若內地付之不理彼無從揣測必惶惑懇求此乃一定不易之道阿桂李侍堯自能見及於此措置必合機宜也况前此圖思德常青等一聞得魯蘊之信即欲將就完局意存見好轉爲賊匪所窺事多反覆及阿桂李侍堯到後堅拒不理賊匪忽爾還人或轉可因此完事可見辦理此等要務惟在準酌得當不可稍設成心而爲公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美

私總不能外乎天理圖思德常青此時能無深悔乎至阿桂現在既有應辦之事自應暫駐永昌與李侍堯會商妥辦若其所約日期尙遠即又不值在彼久待即可回京入閣辦事惟在阿桂自行妥酌而行

十五日

公奏言緬匪狡詐可恨正將孟團等鎖押提訊以紓拘禁蘇爾相之恨因蘇爾相已送出現將孟團孟幹碎凍三人羈禁勒取楊重英奏入

諭曰既送出蘇爾相則此三人扣留以待勒取楊重英可也

二十三日

諭曰阿桂著補授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吏部兼管正紅旗滿洲都統事務

又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緬甸送回蘇爾相等現在接收辦理俟蘇爾相到彼後訊取供詞並緬甸稟詳細譯出看其詞意如何乘機勒獻表貢及楊重英看其許約日期遠近再定行止等語所辦甚好已詳悉傳諭矣阿桂等前摺於五月十四日奏到距今已經十日何以尙未見續奏張鳳街距永昌不遠蘇爾相等行走需日無多因何尙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未將訊供緣由具奏或係阿桂等即欲乘此機會向緬匪勒獻表貢並索取楊重英俟檄諭後再行奏聞然亦當迅速具摺何故稽遲若此著傳諭阿桂等速將現在辦理情形迅即覆奏至緬匪等雖已將蘇爾相多朝相送回若不奉表悔罪納貢及送還楊重英尙不得謂之誠心款服未可許其開關通市倘因其已經送還蘇爾相等遽弛關禁又似中國遷就完事未免爲賊人所輕阿桂李侍堯俱係歷練有識之人必能相機妥辦也今日已降旨令阿桂補授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著阿桂自行酌量如緬匪許約奉表伏罪納貢還人之期較近

阿桂在永昌辦畢此事再行起程若所約之期尙遠自不值在彼久待一切事務交李侍堯妥辦阿桂即可起程回京入閣辦事

二十八日

公奏言據孟美等供送還楊重英及貢象須五十餘日方有回信其事妥否尙在未定現在邊務無可辦理俟宣慰等事辦竣即行回京奏入報

聞

六月初六日

諭曰據顏希深奏湖南吏治情形所稱州縣佐雜調委過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多之處已明降諭旨交顏希深查辦矣至所奏上司既明以姑息市私恩下屬漸以逢迎開捷徑地方之廢弛公事之闕茸未必不由於此等語果爾則湖南吏治幾不可問必當徹底確查以定其言之虛實阿桂由滇回京湖南乃必經之路著於過湖南時嚴密查訪果有廢弛關茸實蹟即行據實具奏諒阿桂必不肯稍爲徇隱也

初九日

諭曰阿桂已於五月二十二日自永昌起程與李侍堯沿途商辦銅務此時想已自省城起身所有飭令緬匪送

還楊重英及奉表納貢各事宜李侍堯自能酌量妥辦
至阿桂李侍堯會奏安插各土夷及仍復車里土司二
摺已批交軍機大臣會議具奏自可照覆其安插之人
有應改徙烏魯木齊等處者李侍堯務須選派妥幹員
弁小心管押並仿照從前押解廣西省偷越安南人犯
之例沿途添派兵役護送勿致稍有疎虞又另摺所奏
自應即行嚴查妥辦但據稱此皆十三版納夷眾不忘
刁氏情形之語殊未明晰土夷自相劫殺與不忘刁氏
情形何涉著李侍堯即將其故詳晰覆奏此旨著由五
百里發往並令阿桂知之緬匪如有遣人續稟情形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元

著李侍堯迅速具奏

公偕李侍堯奏言雲南省向有邊外夷人安插各
府居住乾隆四十一年十月經調任布政使朱椿
奏請預籌生計奉

硃批所奏似有所見待朕徐酌之本年二月又經督臣圖

思德奏請改徙江安等省安置奉

硃批待朕徐酌之並非刻不可緩之事 臣奉

命赴滇時面奉

諭旨交臣會同李侍堯查明酌量辦理 臣等到滇後即稽

核舊案悉心體訪滇省歷年以來邊外投入內地

土司土目及緣事安插各土夷戶口共有一十九
起計男女八百餘名口從前安插地方離邊遠近
不等內惟臺拿臺關安置九龍江係沿邊地方旋
有逃竄出境之事其次則臺丙等四戶安置寧洱
地方距邊亦近經前署督臣圖思德奏准遷移江
西安插在案現在各起夷戶雖距邊較遠可無逃
竄之虞但從前內附緣由本有不同目下安置情
形亦覺稍異必須量為分別辦理庶可一勞永逸
查有木邦土司線襄團眷屬一百二十餘名口又
蠻暮土司瑞團眷屬五十五名口又孟連土目線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管孟及伊子罕凹眷屬七十三名口以上四起夷
人原置永昌蒙化漾濞等處居住嗣經奏請移往
大理府城安插均經撥給房屋並公用官莊田畝
取租以資棲止養贍該處係腹裏地方距邊已幾
千里非若臺拿等居住密邇邊陲可比伊等現皆
樂業安居不致復萌逃竄之思即有一二夷匪起
意潛逃而地方篤遠夷漢異類挈眷遠行亦必被
兵役擊獲且伊等俱係緬甸土司被其侵凌欺侮
拋棄土地來歸若令轉輾遷移致同遣徙情形亦
殊失

聖主懷遠綏邊之意^臣等酌議此四起夷戶應請毋庸移動但其屬下土夷及奴僕^下壯等既久住內地若任其坐食安居終不能與商民無別應令查明如有情願耕種地畝者即於原給附近大理之官莊內量爲撥給田土學種佃種其有年力精壯情願入伍食糧者即准其入伍當兵俾得隨營操演管束如此再歷數十年即可無異土著又有本頭人臺猛高景線頭目邵那賽猛八土目茨管猛等三起眷屬共六十餘名口向因其不可深信移令省城安插居住此兩處夷戶雖各經撥給房屋田租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三

但恐將來孳生日衆難以經久應請仿照從前自安南投出之黃公纘家口遷徙之例遵照面奉訓示改徙烏魯木齊等處安插居住給與地畝佃種俾各就生計又耿馬土司之姪罕朝璣孟連土司刁派猷猛郊土舍衍傑等三起家屬共三十餘名口向來安插省城居住給予養贍但查該夷等均係土司近族當日因挾嫌爭控適值緬甸有事之時恐其乘釁逃竄特令移入內地安插迄今已歷多年有本身已故止存妻孥者亦有嫌隙漸消業經和好者應請行知各該土司令其具結領歸本處團

聚又戶撒夷人黃國賓老乖老夢三起係窩留夷匪十餘名口尙在省城安插給與孤寡口糧以免饑餒但究未完結將來仍須另辦此項人口均係罪人妻孥應照妻孥犯子孫賞給功臣家爲奴之例辦理惟人數無多不值送京分賞擬將滇黔督撫及滇黔兩省曾經出兵之提鎮銜各開單進呈伏候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三

皇上點派就近分賞將來各自帶回亦可完案此外尙有大山頭目族姪阿隴一名原係哈國興帶進關內居住永昌現在訊據自稱聞伊父母已故無家可歸永昌娶有妻室不願歸還故土又賸撒海拉夷僧賽亞撒拉及徒弟喇萬二名現在大理府城三塔寺住持管束均係單身夷僧業經安插妥協亦均可毋庸議徙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普洱沿邊十三版納地方從前原隸車里宣慰司管轄嗣因刁維屏父子兄弟被人逼脅棄職潛逃遂行裁汰於茨通改設專管各猛土弁夷人俱歸鈴束^臣等伏查茨通地方即係雍正年間前督臣鄂爾泰所建攸藥營此地瘴氣最盛是以前督臣尹繼善

奏准撤歸思茅以避瘴癘茲自乾隆三十九年前督臣
彰寶請以茨通專設普安營以來都司已瘴故二
員原設兵丁四百餘名每年瘴故者不下百餘人
其餘亦多染病委頓支離以殘瘠官兵孤懸江上
殊不足以制各猛而壯邊威且該營兵丁缺額無
人應募每於隣近各營撥補頂充近年來各營招
募兵丁亦恐移撥普安俱視為畏途絕少應募而
車里地方周圍四百餘里山箐居多路徑叢雜惟
九龍江實為控險扼要之門戶十三版納中尚有
猛阿猛籠猛遮三處住居江外緊連外夷野性難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以移易又與江內之各猛聲息相通內地派官實
不能檢制於江外日久恐滋事端蓋夷民性雖蠢
魯情頗專一非世轄之士司未能遽服其心查車
里夷眾為刁氏管領已歷二十四代夷眾不忘思
舊臣等悉心籌議惟有急為更正撤去普安營汛
俾官兵脫免瘴鄉仍復宣慰土司俾夷眾有所統
攝查普安營弁兵其自景蒙營移來者仍令回至
本營安設惟元江營現有官兵九百五十餘名足
資彈壓而思茅營地處極邊距九龍江為最近應
將自元江移往兵弁添設思茅以資控制但思茅

廳城地狹人稠城外尚有寬廠隙地可以設營請
將該城稍為廓葺以便增建衙署兵房為添移弁
丁棲止之所併入思茅遊擊管轄統聽普洱鎮節
制其所造普安營署舍卡房既於必不可久居之
地創立專營且未及三年業已朽壞其從前之錯
誤草率已可概見應責令承辦之員及各該上司
將前項動用銀二萬七千餘兩攤賠追繳即以爲
添建思茅弁兵房署及廓修城垣之用至革土司
刁維屏舉家潛逃之後曾委普籐土弁刁應達暫
管宣慰司印務一時夷眾俱不肯受其鈐制而刁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氏查無近支可擇惟有乾隆四十年間同刁維屏
自行投誠之刁士宛現在羈禁省垣雖係維屏親
弟但從前被召猛乃威脅渡江刁士宛曾經投江
求死為匪黨撈救捆縛隨行實非得已嗣又苦勸
其父兄投歸內地伏罪覈其行跡尚屬夷類中奉
法具罪不敢負恩之人而刁士宛亦頗以此見信
於夷眾仰懇
聖恩賞給刁士宛宣慰土司之職專管車里土司地方必
能驅伏夷眾以靖內外各猛之心至刁維屏以世
襲土司棄職潛逃雖復悔罪投回未便亦予省釋

應仍羈省城所有該宜慰私莊八處向係額徵錢糧嗣改土練為屯田即將私莊八處給予屯田以抵口糧今仍給還宜慰召人耕種悉照向例每年與夷民地畝按數徵解秋糧赴思茅同知衙門交納刪去屯兵各目仍作土練歸該宜慰管轄并飭該文武員弁嚴禁兵役騷擾以及往來勾結種種情弊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十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臣等查滇省每年辦運京銅六百三十餘萬乾隆三十年以前湯丹碌碌等廠凡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乙年應運之銅俱係甲年預先發運分為四運八起定例本年八月開幫次年二月掃幫其四五六七等月正值川江水發不能開運則趕運陸路銅助以備開幫立法本為妥善斷難再議改移而瀘店存貯底銅以備臨時撥運更為第一要務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各廠出銅六七百萬至八九百萬不等短數過多所存底銅又節次撥給外省採買并墊發沉失等銅全無存貯而歷年所用之銅不下一千一百餘萬以致移後補前運限遞年遲悞甚至夏月亦報開幫浸失從前立法之

意至三十八年以後產銅漸旺然亦低銅為多如湯丹大水等廠高銅仍屬撥運前督臣彰寶撫臣諾穆清李湖先後奏請或撥運尖山廠銅以為瀘店備貯或撥運七新廠柴板大功廠蟹壳以添補京運無非欲補足正運之後餘為籌貯底銅起見而運限仍未趕復依舊遲逾者總緣前此之虧短本多即有撥運銅助實非一兩年內遽能補足正運之限署督臣圖思德咨覆戶部查取三十九年

候運職各文內所稱乾隆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九年止應辦運京等項銅共五千四百二十四萬七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千餘助實在湯丹等廠發運并各項撥運過銅五千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六百餘助外尚不敷銅三百八萬八千九百餘助按册清查數目符合是三十一年之運尚有預支四十年所解之銅更何能籌及底銅而自乙未年起又奉准催解截留掛欠等銅四百餘萬分作五年每歲帶運八十餘萬則銅數加多輓運又需時日此丙申一運之所以更遲也前署督臣圖思德奏請酌展定限原屬實在情形查丙申年額運京銅自上年十月頭運一起開幫後截至今年三月頭運二起二運一起始行

掃幫其第二運二起已報開兌惟三運加運四起銅劬現值夏令川江水漲未便開行即設法趕運亦必須秋杪始能掃數所有本年丁酉年額銅斷難八月開幫即將厥運各員從重叅處亦無裨於實政然如圖思德所奏以丁酉之銅改至戊戌年正月開幫則爲時太久運限更難趕復且所稱每年七月掃幫亦於夏月江漲必須避險之處未經籌及應請將現在丙申年未經開運各起嚴行催督勒定本年十月全行掃幫其丁酉年京運務限十一月開幫次年八月底掃幫戊戌年京運限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月開幫次年八月初掃幫已亥年京運限九月開幫次年三月掃幫庚子年京運趕復八月開幫次年二月掃幫如此分別定限三四年後即可趨歸原限惟是趨催京運固不便遲逾而採辦銅劬又須撥變各廠產銅之少蓋由前揭蟹壳須純用松炭邇年以來近廠松木採燒殆盡須赴數十里至一二百里外購辦陸運抵廠一遇雨雪駛運阻滯每致停爐以致京運不能迅速且恐日久用多遠處松柴亦將採盡斷難久恃伏查各省鼓鑄俱用柴板惟京局內解運蟹壳取其色紅質薄便於椎

鑿傾鎔雍正九年部議沒銅八成以下者不准收兌其餘俱照賤色估收乾隆三年議定每百劬加耗銅八劬如不及八成責令原解之員賠補乾隆二十五六等年搭解大典廠柴板銅六百餘萬其後又辦解尖山九渡籌新廠柴板三百餘萬俱經部准因湯丹大水碌碌茂麓四廠向來辦揭蟹壳不將柴板運京部局無從驗其高下是以乾隆三十七年前撫臣李湖奏請改解柴板未經准行茲臣等提驗該四廠所出柴板挑出鮮亮質薄亦如蟹壳成色在八四五以上若將此項柴板挑出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三

京則湯丹廠可辦蟹壳一百四十餘萬柴板二百萬碌碌廠可辦蟹壳五十餘萬柴板八十萬大水茂麓二廠可辦蟹壳三十餘萬柴板三四十萬此外大功廠現在出礦少薄擇高礦煎揭尙可得蟹壳四五十萬加以樂馬人老山箭竹塘長發坡永巖坊紹感溪金沙大屯白凹等小廠向撥京運銅十一萬有餘通計每年應得蟹壳柴板五百八九十萬又寧臺廠近年出礦較旺至二百八九十萬內亦有賤分較高之礦該處松炭尙近可煎揭蟹壳七十餘萬惟色澤稍次而提瀆純淨亦堪撥充

京運統計每年足數六百三十餘萬之額仍責成各該管道府就近經理查驗於銅元之上鑄明廠分方准撥運如有黑厚板銅率行搪塞及運員含混接收一經部局查出將廠運各員及督辦之道府一併叅處著賠似此通融辦理採辦較易第瀘店底銅若以本年所產銅劬供運本年京局不籌儲備掃幫仍恐逾期滇省現有舊截京銅及補解運員沉失共銅四百二十餘萬除分年帶解外尙未完二百八十餘萬此項銅劬雖係運京正額不過解還歸款既非鼓鑄急需合無仰懇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奏

皇上天恩俯准暫行緩解即以此二百八十餘萬運交瀘店以作底銅數年之後存積有餘即行照數分年補解以清舊額至上年裴宗錫圖思德等先後陳奏以銅價不敷廠力拮据請將從前裁撤之九十一爐盡行復設并收回一分通商之銅加卯鼓鑄每年獲息一十六萬餘兩以爲加價之用并查明各廠油米積欠十七萬八千餘兩即於加價銀內分作三年扣收經部議展作六年以紓廠力奉旨允行在案但查現年所產銅劬實不敷盡開九十一爐之用是以雖議添爐現在未能一律開鑄則添爐

之息既缺加價之款尙懸况查乾隆三十三年因滇省用兵運脚不無濡滯蒙

恩軫念民力賞加銅價六錢自三十八年奏准通商始行裁減而爐戶獲沾餘利採辦踴躍遞年獲銅均在一千二百四十五萬上下迨上年停止通商官爲收買獲銅轉止一千一百五十二萬有餘盈縮懸殊情形益見是加價不如通商更有明証臣等酌擬於九十一爐內停鑄四十爐及四十一爐之各半卯又省局新加之二十五半卯一併暫停歲可節用銅一百六十餘萬仍以一分通商較爲便利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奏

其畱存添復之五十爐座核算每年所獲鑄息除去各廠油米及原議分年帶完積欠十七萬八千餘兩外尙有贏餘暫存司庫遇有應需調劑之處再行

奏明動用其原議加價概行裁撤奏入下部議行公偕李侍堯奏言滇省給發兵餉向例銀七錢三分每兩總以一千二百文爲率嗣因省城錢文積貯議請加搭二成原爲便兵起見但查滇省年來錢價遞賤各處市價每兩自一千二百文至一千五百文不等若照一千二百文定數搭放則

兵丁轉致吃虧且各標鎮協營離局遠近不同如武定營例赴省城領給普洱各營例赴臨安領給相距較遠該營等遣弁赴局領到錢文必須自雇騾馬馱回本營糜費脚價未免賠折應請嗣後市價每兩換錢一千二百文以內准照向例搭放如在一千二百文以外照數悉給銀兩不准搭放錢文至離局較遠各營概令一併給銀如該本營自願搭給錢文者出具印領仍依一千二百之數照例搭放庶兵丁領餉不致暗中虧折矣况現在酌議減去錢局爐座另摺具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聖

奏則錢文可無壅積之虞兵餉更無庸加搭臣等因查

辦銅筋事宜籌議及此奏入下部議行

公偕李侍堯奏言緬匪幼酋新立又與暹羅等國

連歲構兵上年聞蕩平金川因商辦還人貢象後

因檄諭嚴正屢次擲還稟詞益知畏懼此決計送

還蘇爾相等之實情也奏入報

聞

二十二日

命調補鑲白旗滿洲都統

七月初二日

公奏言臣於六月十七日行抵湖南首站之芷江縣地方接奉

上諭據顏希深奏湖南吏治情形一摺著傳諭阿桂於過

湖南時嚴密訪查竊照本年春間臣奉

命赴滇道經楚省係晝夜兼行不能接見地方官吏一切

竟無由聞悉茲自滇回京初入湖南省站即奉到

諭旨臣一路留心密加察訪但地方之果否廢弛政務之

是否闢茸惟視刑名審斷錢穀收支其見於外者

僅有文報驛站二項今臣所過湖南地方多係大

路州縣距省甚遠所見官吏亦屬無多刑錢案牘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聖

無從查核其文報一項尚無稽悞惟沿途驛站夫

馬不無竭蹶然自乾隆三十三年臣赴滇過楚時

情形即係如此並非始自今日再細訪敦福官聲

尚無不好其在任時小心謹慎亦肯辦事惟識見

游移才力柔弱間有悞信屬員之處而查其闢茸

廢弛却無實跡可據至州縣佐雜調委過多之事

誠如

聖諭不獨湖南一省為然即如雲貴二省似此調署者亦

復不少蓋緣逃兵處分一項州縣到任後扣足一

年如有未經緝獲之犯即行降調離任每年接緝

之員皆復如此上司或因人材起見或因降調太多將屆一年每卽委調他處相循輾轉遂至爲數漸多又衝途州縣遇有差務不無稍費輒以偏僻地方牧令互相委調酌量通融以均苦樂雖與例不合尙係私中之公然衝途如此卽簡僻之缺亦借名互調州縣如此卽佐雜微員亦相因委署其中瞻徇情面亦恐有所不免奏入

諭曰前因顏希深奏湖南州縣佐雜調委過多曾明降諭旨令該撫查辦并諭阿桂於回京時沿途留心體察茲據阿桂覆奏此事不獨湖南一省爲然卽如雲貴二省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畢

緣逃兵處分一項州縣到任後扣足一年如有未經緝獲之犯卽應降調離任上司或因人材起見或因降調太多卽委調他處相循輾轉遂至爲數漸多等語是各督撫之遞相調署專爲屬員倖免處分卽此可見其事君不以誠矣州縣緝獲逃犯定例四叅限滿降調原准其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卽云逃兵處分甚重一年屆期未獲例應降調此等尙係公過該督撫等如果以人地實在相需奏請保畱朕亦無不量度情形俯如所請何必因此巧爲設法委調紛繁致蹈欺飾之咎卽如王倫案內之逸犯歸太劉煥通緝數年至今未獲可見各州

縣之不能實心任事然亦未嘗因此罷斥一官則督撫等又何必爲此過慮乎現據阿桂另摺奏稱酌定章程已交部議奏矣嗣後各督撫務須一秉至公毋再輕爲更調倘敢仍蹈前轍致滋流弊必將該督撫從重治罪

公又奏言各省州縣佐雜不得調署別缺及輾轉更署如必須將實缺州縣調署者將因何調署緣由並委調若干員按季造冊咨報上季之冊下季到部如有遲延將該督撫藩司照例議處奏入下部議行

十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八

畢

諭曰阿桂係滿洲大學士其行走班次自應居首至漢太學士亦應有在前之人于敏中行班次著在阿桂之後高晉之前

十七日

命充

玉牒館

國史館

四庫全書館正總裁

二十日

命充文淵閣領閣事

二十三日	諭曰現在纂輯平定兩金川方略大學士公阿桂著一同閱辦
二十六日	命充經筵講官
是月回京	
八月十九日	諭曰金史世紀著派大學士公阿桂悉心檢覈分條編輯
十月初六日	命調補鑲黃旗滿洲都統
初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務
四十三年戊戌六十二歲	
四月十九日	命充殿試讀卷官
閏六月十四日	命管理藩院事務
七月十三日	命兼署兵部尚書事務
十四日	

二十日	諭曰大學士公阿桂父阿克敦伊子又名阿迪斯及阿彌達雖俱係清語究屬三代沿用恐其家遂以阿為姓因令自伊孫始名首不必沿用阿字蓋滿洲原有姓氏而通行乃其名字著交八旗各省將軍都統副都統等通諭各官兵令各遵奉
二十日	上詣
	盛京恭謁
	祖陵
	命留京辦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十月初四日
	諭曰國史館恭輯
	開國方略著大學士公阿桂同辦
	十一日
	命在總詣達上行走
	是年十月第二孫那彥寶入學
	十一月第四孫那彥住生子阿迪斯出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六十三歲

正月二十日

諭曰大學士公阿桂差往河南查勘辦理善後事宜及賑
卹情形著卽馳驛前往所有隨帶司員俱著一併馳驛
二十一日

諭曰昨據袁守侗等奏籌辦善後事宜一摺恐所辦未必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得寔因差阿桂前往查勘并面諭一切矣今復思伊等
所請辦之儀考時和驛楊橋黑堤各堤岸工程俱於二
月初一日興工三月初十日以前完竣為期僅一月有
餘而欲辦十二萬餘兩之工縱上緊趕辦亦恐不能如
期歲事况水土工程最難考覈其挑挖成河者一經放
水卽已無踪可尋至提岸各工合龍後設復遇河水漫
溢又誘之異漲難防遂得藉口以肆其浮冒此乃工員
長技並恐尙有不止于此者姚立德鄭大進皆有應賠
之項為數不少或工員欲於上司處獻勤藉做工為名
從中侵扣以貼補其賠項則為弊甚大更不可不徹底

根究朕非欲為逆詐億不信之事但高樸一案竟出情
理之外不得不以此揣度矣昨曾籌度及此未得面諭
阿桂因復詳悉諭知著阿桂到豫後密為訪查如其中
果有情弊卽據實具奏

二十四日

公奏言 臣於二十二日早間在望都縣途次接奉
上諭昨袁守侗等奏籌辦善後事宜一摺為期僅一月有
餘而欲辦十二萬餘兩之工恐不能如期歲事竊查河
工堤岸關係民生

皇上念切痾瘼凡遇應做之工雖用至數百萬帑金從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稍有惜費且惟恐臣下意存見小屢奉
訓言此 臣所朝夕敬聆者第工程必期堅固既不應聽其
徒費無裨而借端冒銷寔不肖工員之長技更不
可不為嚴察今袁守侗等所奏應修儀考等處堤
岸需費十二萬餘兩而為期僅四十日且桃汛正
屆既似太遲伏秋二汛尙遠又似太早誠恐不無
藉工冒銷而姚立德鄭大進又俱有應賠之項或
屬員思欲借此為之貼補獻勤尤不可不切寔訪
究但現在虛實無憑難以懸揣 臣因思河工夫價
一名每日約銀數分以十二萬兩之銀分作四十

日計算每日應用夫五六萬名既定於二月初一日動工則目下必已向各處調夫供役並須分派多員經管承辦此共見共聞之事無難查詢且姚立德等辦此大工藩司榮柱係通省大員派官調夫亦不能不令其預聞而榮柱又非不曉事之人現在鄭大進已奉

旨調任藩司與屬員最親其中有無情弊自必知之甚真臣於入河南境後即可向各處畱心密察並於到開封時不必露出端倪只將此事原委及現在辦理情形向榮柱詳加詢問則可以得其大概至臣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三

行走兩日已抵正定若瘡疾不致發動每日夜總可行二百里計該處興工之先可望必到屆時即親赴工次詳悉履勘更不敢稍有掩飾如果察有可疑而又不能得其實在情節再行密詢袁守伺令將何人主意因何伊亦列銜會奏之處實告知以憑奏

聞辦理奏入報

二月初三日

公奏言臣於途次接准二十二日欽奉

上諭此時設或尚未截工或臨時復有更變袁守伺等且不必勉強支持俟阿桂到工商酌多一人心思庶不致有舛誤伏念臣素未諳習河務凡於沙水堤岸形勢不能洞悉原委即一切做工下埽之法亦尚未目覩試驗固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但豫省漫口合龍久稽時日以致上煩

宵旰臣心每切不寧今臣既赴工次自必一體訪求以期早得截事臣昨於途次接袁守伺信方以此次形勢頗順可冀早晚竣工不意二十八日臣未到工次之先於本日寅刻東西兩壩俱復有衝去之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四

因即馳往閱看新做之工共衝去四十餘丈缺口寔深八丈且全河水面不過四十丈而大溜已占寬八丈有餘緊靠南岸由漫口直走看來此處施工殊為費力臣反覆推原其故因正河河底本屬北高於南以致溜勢自上游而來即順南岸之堤直逼堤根而所開引河引溝又俱在漫口之下水已先由漫口旁溢則引河即不能掣溜詢之姚立德及南河工員因附近河灘別無可開引河之處是以不得已如此辦理但此處既屢築屢衝即再用力施工終屬毫無把握自不如在上游另尋減

水之法庶此處始可著力_臣雖不能諳悉形勢當竭盡心思詳加討論上緊圖一可望有成之策以冀無悞要俟一二日內即公同商酌另行迅速奏聞奏入

諭曰袁守侗等奏二十八日寅刻東壩門埽忽又壑場直衝西首正壩水勢愈猛至黎明時逐段鬆動共場開口門四十八丈等語此亦無可如何並據阿桂奏二十八日午刻已抵工次一二日內即公同商酌一可望有成之策再行迅速奏聞等語阿桂此行竟似朕有先見者大工屢辦未就多一人心思於事自屬有益看來此次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五

所辦工程既用兜袖之法理應穩固何以復有壑場之處或兩壩雖如法兜做而所下之埽本不甚寬壩身不能厚寔雖層層壓土而不能逐個幫鑲在急溜中勢仍單薄易於搖動故不得力或當於下埽時設法幫厚不知其事可行否試詢之南河諸工將備悉心講求之至朕連日所疑者總在順堤北之攔黃壩似大溜至此不能下注激迴溜勢趨逼南岸口門甚足為慮其受病自在於此業已兩次傳諭令伊等妥酌而行阿桂可即勘度情形並與袁守侗等詳細講求如應從急則治標之法切勿憚於改絃著即速妥議具奏至該處屢次施工

未就總由口門之水太深下埽猝難到底且新開壩根沙性浮活水每從根搜汕翻花不可不思變計乃於急溜洶湧之中屢屬菱槌與水爭勢徒費工作而不能收功實為失算蓋漫口之下業經大溜跌落刷深勢不能冀其復淺而水過沙浮日久愈甚亦不能使之堅實是在彼處施工終屬無益朕意或於口門外距隄稍遠擇水勢平緩處所另行接隄築壩較之在漫口下埽難易若何可孰酌為之若可行當於口門收小時或用兜袖之法必應兩壩較今壩加寬培厚雖所費不免過多但多費而工可速成較之徒費而事無把握者其得失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六

害曉然可見現在又諭戶部撥庫帑一百萬兩解往豫省備用無虞工費不足阿桂可即與袁守侗等確勘熟籌若應如此辦理即一面與工一面奏聞至阿桂所奏漫口之下水已先由漫口旁溢引河即不能掣溜自不如在上游另尋減水之法等語其言甚屬有理朕於上年十二月間閱高晉等進到圖樣覺現挑引河處距漫口太近且不得勢必係伊等止顧惜費未能將河形大勢通盤籌覈因於圖內用硃筆標示傳諭伊等第因引河既已辦定止可為成事不說今阿桂此奏與朕前此指示處似覺相合著即將硃批原圖仍行發往令阿桂

與袁守侗等詳細體勘講究將應作何施工可望有成之處切實具奏如果必應更張似不當仍為守株之見阿桂辦事必不孟浪袁守侗等現今皆茫無主意亦不慮其迴護也

公又奏言臣奉

命赴豫查勘河工堤岸善後事宜自正月二十三日在正定發摺後一路迅速儼行於二十五日入河南境沿途留心訪問皆以南岸堤工素多卑矮殘缺為言即並不經管河務之員亦俱云聞說險工甚多並有高晉在南河帶來之縣丞田文隴等沿途迎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見臣因詳加詢問據云上年九月內高晉曾將各堤壩遍行履勘其原估應做之處尙多後復再三商酌將可緩處刪減并有歸入歲搶修項下者始將楊橋黑堤及儀考各廳緊要各工程估計銀十二萬三千餘兩其所擬摺稿高晉於正月初四日當即親自繕改送交袁守侗等閱看數日內即欲拜發後因高晉身故是以袁守侗等又連隔數日始行具奏等語二十八日午刻臣行抵儀封工次面見袁守侗姚立德及藩司榮柱等所言亦係如此至原奏四十日完工之限實不免於太速且桃

汛已屆何能做工臣復詢之該縣丞等據稱南河春工定限自二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十日止是以高晉病中諄諄言之其實不能如期辦竣即藩司榮柱亦稱若勒限完工必多草率等語臣又遍詢豫省向年做工多有在桃汛之內並無妨害即袁守侗等亦已改稱不能依限並稱二十五日所發奏摺內業經聲明不敢復拘原限務使層礮如法堅築以期一律穩固等情是豫省南岸堤工之多有塌卸不堪亟應修補實屬眾所共知而四十日之不能完工亦果如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聖明洞照至眾人所言雖均屬相同然必臣親赴各處逐一察看目擊之下方為核實但目下漫口堵工又復衝去情形較為緊要應俟施工大局已定再往上下游詳悉閱看據實奏聞至袁守侗等原奏已經趕做之八堡新莊兩處工程當一併順路覆勘奏入報

初六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該處一帶河形大溜順堤南注直逼壩根已成入袖之勢前因

北岸附近漲灘別無可開引河是以就漫口斜下對岸之舊有溝槽處所開挖引河以期速達但引河既在漫口下游大溜先經缺口即已旁趨則引河自不能資分洩之利以致埽工仍受湍激屢築屢衝目下若仍於此處施工不但湍急頂衝而河底舊存柴樵衝刷未淨下埽必不能到底終屬毫無把握只可於上游地面另挖引河冀其得勢臣姚立德因思上游之十堡地方河形向北坐灣遙與舊引河之尾斜對若於該處對岸開挖引河使大溜自西來注即先趨引河則自不致復逼南岸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九

漫口壩工方易蕝事上年十二月內接奉

發回圖內即蒙

硃筆標示及此彼時因十六堡引河業將挑竣是以止就

已成形勢辦理而臣袁守侗等所奏善後事宜摺

內請挖分水引溝一道即係前次

皇上標示之處臣阿桂因即同臣袁守侗等親赴十堡履

勘所有應挑引河地方較之現辦情形實為得力

並詢之南河員弁亦羣稱捨此更無可辦之法臣

等伏查現做壩工既屢經衝塌統計所費已屬不

貲而再行仍舊堵築究恐終歸無濟回思從前

硃筆所定處所洵屬

聖明洞照於千數百里之外形勢如在目前且伏讀前此

欽奉

諭旨若初時即就其處挑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

早蕝乃專就地近工小起見所費雖覺稍省今前工盡

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於此仰見

睿算精詳彌深欽佩今臣等復公同商酌即擬於十堡對

岸郭家莊另行挑挖引河二千六百餘丈而於引

河頭之下大河內築攔黃壩一道南壩直接十堡

舊壩根北壩灘面挑槽下枕盤築壩臺兩面進埽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十

逼溜直注引河如將來竟能掣回全溜攔壩迤東

之大河即可斷流則缺口止須填土補還原堤為

力甚易即以攔黃壩工臨時口窄溜緊合龍亦覺

費手而河底俱係乾淨溜勢亦屬平直較之現在

回頭大溜直逼堤根者施工似屬較易雖現在估

計新挖引河及攔黃壩工共約需銀二十七萬餘

兩為費較鉅但核計合龍後數次復被衝決各壩

雖均係應賠之工其數已屬甚多而引河工費尙

不在內若仍循故轍復有變更其為虛擲更不可

計是銀數已足相抵而得失更屬瞭然臣等仰體

皇上慎重河務念切痼痼斷不敢復存惜費之見至現存口門且無庸遽行鑲築應俟新工將竣時再行相機辦理惟此次另籌辦法施工甚大而往後水勢漸長辦理亦稍覺費力計期至速亦須兩月方能蒞事但惟此法可望有成是以_臣等再三籌度不得不計出於此也奏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另籌引河壩工一摺自應如此迅速辦理已於摺內批示發往現在所挑引河既不得引濶之益自不可不改弦更張今阿桂等酌擬新挑引河即係朕前此硃筆標示之處經伊等親往覆勘而定自必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十一

確有所見諒非迎合朕旨應即上緊興工但既已擇地另挑非寬深不能得力必須開挑極寬庶可掣動大溜其河底尤須挑挖深通使成建瓴之勢方為有益至所築之攔黃壩更當培築寬厚由西南向東北令挑溜逼向引河不可復似從前之單薄致有閃控即所費浮於原估之數亦不靳惜阿桂等自不復存省費之見總之此次施工果能一舉集事所費歸於實濟雖多亦不為過若如高晉等原辦之引河屢引不就徒成虛擲豈非因欲省費而轉成妄費乎阿桂等當善體朕意爰速籌辦以慰懸注袁守侗現無專辦之事著即速馳驛來京

俟其到京任數日後再令前往朕既得面為講論即袁守侗亦更得安心辦事矣

初七日

諭曰阿桂等覆奏順隄河攔黃壩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今引河既移向十堡施工其順隄舊有之攔黃壩原可毋庸置議至現在新挑引河實為全河關鍵必須挑挖極寬極深方能得引濶之益據奏已於二月初一日興工計共十二段派員分頭趕辦等語自可期迅速籌辦新壩亦據奏現已挖槽填壓柴土盤做兩岸壩臺陸續接築等語自應上緊趕辦閱昨日進到圖樣此次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十三

辦之攔黃壩名為築壩其實即係移堵口之工於此仍須進埽合龍工程最為著重所有壩身務須幫鑲寬厚以次接築堅固方能得力至口門收小時溜勢必緊自不能不仍用兜袖之法其兩袖頭尤須較壩身更加寬厚始能抵禦急溜不虞衝激庶可藉迴溜收功但必須俟引河挑成先放引河掣動大溜然後將壩工合龍方為萬全之策仍著將新築壩工詳晰繪圖貼說並將現辦壩身丈尺較舊寬厚若干及兩袖頭擬加厚若干一併開明具奏

恭錄

至聖至明確不可易至 阿桂雖未諳悉河務而奉命來豫查勘工程正值漫口復被衝塌之際益仰我皇上睿照如神先機已燭自當恪遵

訓諭勉力籌酌以冀有成至現在新挑引河壩工約共用夫六萬數千名雖夫役尙未到齊現就舊有之夫及已到者分段挑挖引河並趕做南北兩壩輾鑿陸續接出俟至深處再行進壩 等惟有加緊督催不使稍有怠緩草率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勉力爲之

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五

論曰阿桂等覆奏開挑引河寬深丈尺及大壩寬厚計共二十丈並擬於東岸添築子埝一道以防旁溢及引河脣鑲築草壩逼漚直趨各事宜一摺所辦俱合機宜惟當董率實力妥辦以期迅速集事又閱原圖內有草壩一道係因舊引河至其處歸入正河築以攔禦倒漾之水今既改從上游另挑引河則河身內不宜復有草壩攔阻自應亟速拆去俾得引漚暢達至壩外正河身現在寬深若何較新開引河尾深淺尺寸若何能否得建旣之勢抑或正河身亦須挑挖以期暢順之處並宜詳悉測量豫爲妥辦使臨時得以應手方爲萬全

二十一日

論曰昨袁守侗在京面詢河務事宜據奏南岸隄工有應行修補者業已具奏覈辦其北岸堤工亦多有殘缺之處高晉在時以其尙屬可緩未經議及等語朕意北岸堤工就現在而論雖似不關緊要但黃河漚勢無常設溜或趨北則北岸又爲著重若不豫行培補堅實何以禦盛漲而保安瀾是北岸堤工亦不宜視爲末務卽或所費較多而先事豫防較之事後堵築其費倍多寡奚宮霄壤又不可不就全局覈計也但北岸之隄甚長共應補情形非大臣親行履勘不能覈實曾面諭袁守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共

到工後卽同阿桂姚立德前往逐段細勘據實覆估具奏上緊興工第袁守侗甫于今日起程其到豫計須旬日目下正當桃汛而今年伏汛亦較往年爲早旣爲未雨綢繆之計則愈早愈佳現在挑挖引河已有藩司榮柱承辦而開放引河之事尙早此時毋庸阿桂在工坐督阿桂接奉此旨可卽會同姚立德親赴北岸將應修補隄工通行詳悉查勘據實確估一面奏聞一面擇日興工倘現發之帑尙不敷用卽按應用之數再請續發亦無不可

三月初七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南北兩壩數日內又接築輓廂二十餘丈其餘埽夾土壩亦俱陸續接做而測量水勢深淺仍可照舊輓廂計兩岸壩工做至本月初十間已屆應留口門分際但其時若不即開放引河則水勢衝激壩工恐不免過於著重而現在引河工程雖通計已有六分但承辦之州縣才質既優絀不齊到工亦先後不等是以尙有數段工程較欠者現擬將先行完工處所夫役撥往幫辦趕緊督催挑挖而兩壩轉令緩緩進工一面整理普面加土等事俟酌量引河辦竣可以定期開放時即將壩工計期趕辦庶於相機啟閉機宜倍爲慎重妥協至引河形勢若較低於迤下之舊正河即不能暢流無阻是以_臣等前此酌令新引河尾較低於新引河頭其接入舊引河處又較低於新引河尾而舊正河之河身又較低於舊引河似此由上而下方無阻遏且大河水面現較引河頭之河底已高四尺將來壩口收小水勢再逼高數尺方行開放則奔騰暢達即可刷深斷不致復有淤阻至南北壩工自應欽遵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聖諭俟開引河掣動大溜後再行合龍以期穩固萬全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又奏言竊_臣袁守侗此次在京面奉

諭旨以漫口下游自河南至安徽一帶黃水經由各河道必有淤墊之處俟合龍後令_臣阿桂_臣袁守侗等會勘籌辦_臣袁守侗馳抵工次當即告知_臣阿桂等查上年冬間高晉在工欽奉

上諭令將賈魯等河何處受淤酌量疏濬隨經高晉將查勘大段情形覆奏並請照業食佃力之例歸於歲修水利案內辦理復經奉有

恩旨以災後貧黎不宜復滋派累於合龍事竣令高晉會同各該撫沿途確勘核實估計奏聞發帑興工今_臣等復將漫口下游各河道情形大畧詢問查上年豫省黃河決口其時和驛漫溢之水由祥符縣境入惠濟河即從前高晉所奏之賈魯新河又歷

陳畱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橫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入惠濟河下達安徽亳州之渦河查時和驛合龍迄今已屆數月漫流之水已就乾涸其間淤墊之處自可設法疏濬現擬即派員查勘至儀封十六堡漫溢之水大率由考城之北沙河商邱之鄧濱口寧陵之馬三河分流均入歸德之

陳兩沙河同注亳州之渦河但上年高晉派員查勘時因自儀封至歸德一帶均係黃水漫漫河與民田相連一片無從區別委員等前往各該處水陸皆不能通一日之間舟車數易往返紆迴雖大段得有情形終未能詳細明確現在漫口尙未合龍水勢實與上年無二第其中恐有迫不可緩者現已飭令委員先往察看俟其稟覆到日再行酌定奏

聞至祥符儀封兩處漫口之水均係歸入安省之渦河雖據曾任通判張愛鼎等稟稱漫水在豫省境內蕩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九

漾二三百里至彼已就澄清並無淤墊但恐其言尙未確實臣等現在移咨安徽撫臣閔鶚元查詢該處有無淤墊確實情形俟其移覆到日一併商酌辦理均奏入

諭曰所辦俱合機宜但不知引河工程通計何日可以全竣開放引河當在何日其新壩工口門趕緊收小合龍應在何時並著阿桂等即約計日期先行奏聞以慰廑念至阿桂辦理合龍及善後事宜完畢尙須會勘應行修補兩岸隄工覈議定局交總河巡撫遵照辦理並須查看漫水下注至渦河一帶情形估勘確實交河南安

徽兩省巡撫妥辦阿桂方可起身回京若合龍初旱查勘諸事亦得早竣阿桂自可於朕詣熱河啟鑿前到京若各項勘估稍需時日阿桂轉不必過於趕急以致不能周到也

十四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十堡新築壩工除初三日以前已辦得一百二十餘丈外自初四日以後因引河尙在趕辦兩壩仍須緩緩進工是以令將已做之工一律加土務使高出水面一丈餘尺而加土兩三日後仍展築輦廂共又做得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十

二十餘丈現存口門已不過五十餘丈又須照前緩進至引河工程數日內上緊催儻除已經報完各州縣即將夫役分派幫辦上下各段外其現在未完者亦俱有七分八分不等約計數日內大段已可粗完再令自頭至尾詳細收拾亦不過二二三三日即可全行辦竣其時察看河流如水勢不大再行酌量進逼以期蓄水增高庶開放引河始得暢流無阻如溜已湍激約可積高數尺即當開放引河使之掣動大溜一面趕緊接做壩工以期堵合約計開放引河總不出二十三日以外而

合龍之期總在四月初可冀全行告竣至善後事宜現已籌定大局其一切應行查估興修之事亦已委員分頭履勘奏入

諭曰佇俟合龍喜信之至

四月初二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茲於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兩壩又續進埽六個每埽俱加廂騎馬層層追壓到底工程極為穩實現存口門已止十丈而測量口門內外水深四丈六七尺不等至上游正河水面較引河底積高五尺有餘若再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三

逼蓄恐口門愈窄濇勢愈緊河底過於刷深壩工不無著重且此次引河係在兩壩上流其勢本順而日內大濇自西而來又先分趨北岸由引河口經過始行東注更有鼓盪進口之勢自當乘機啟放臣等因公同商酌遵照先開引河再為合龍之諭旨於本月二十九日寅刻即將引河開放水頭初進時即奔騰下注隨亦源源不絕並有二三分濇勢分入揣探下游水頭已過引河引溝之尾六十里外三家莊以東直入舊河順流而下此時兩壩口門之水已畧減二三寸施工更為放心自應趕進埽

工俾口門逾逼則大濇即可全行掣入引河雖現在水勢尚深下埽未能即時到底而兩壩同時並進約於四月初七八日以前即可合龍奏入

諭曰以手加額覽之佇待合龍喜信

初七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於三月二十九日開放引河水勢暢達計算四月初七八日以前可以合龍等語日內諒可如期合龍盼望喜音甚切昨又傳諭詢問矣至合龍工竣該處一切善後事宜尚須阿桂在彼妥為籌畫為時約需四五日並有南北兩岸應否修補及自賈魯河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三

渦河一帶河身沙土停淤之處作何勘估疏挑曾經諭令阿桂等於合龍事畢親往會同履勘籌辦以期妥善似未必能尅日蒞事著傳諭阿桂自行酌量如儀封合龍後能將應行勘查諸務安速辦畢於朕啟鑒前到京固屬甚善如工多路遠不能趕緊辦竣又不可因趨辦致有草率

初八日

諭曰據農起奏查勘渦河水勢情形因黃水倏長倏消尚難遍勘確估俟豫省漫口合龍黃水全消始得勘估準確等語自應如此辦理又據稱渦河水勢湍急建餉而

下河道深寬現在水流通暢毫無阻滯間有新舊沙淤
坍塌缺係在河岸兩旁無碍水道等語則將來勘估疏挑
更易為力著將農起原摺抄寄阿桂等閱看俟合龍事
畢前往各該處會同履勘時查核該藩司所奏情形是
否確實一併核辦

初十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此次所挑引河
係由西南以至東北其地形自上而下本為得勢
是以開放之初即能暢達雖自前月二十九日起
連遇東北大風四五日處處迎頂水頭而水流並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三

無阻礙惟因兩壩口門之水本已刷深大溜奔騰
東瀉引河雖分有二三分溜勢而一時向未能掣
動全溜現於引河唇之東岸添築兜水壩一道以
冀回溜北趨又令舡隻在引河內往來上下以資
鼓盪日內風勢較順河水源源下注自可期就深
通至引河固以水深為有濟而壩工又以水深而
有著重今口門之水深至五丈以外益覺湍激異
常所做相近口門時有低勢必須趕緊搶護即已
經到底者尚恐其根基鬆輓是以每下一壩竟須
遲至三四日始能著地堅實方敢更進一壩雖約

計不過再進四五壩即可合龍而以一壩進兩箇
一壩或進三個計之亦尚須八九日當此工程喫
緊之際斷不可畏難而稍失事機亦不得不慎重
以圖成事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合龍喜音晝夜懸切茲據阿桂等奏口門
之水深至五丈以外每下一壩須遲至三四日始能著
地堅實現在儘力趕做約計十五日前後方可合龍等
語盼望雖殷亦實無法已於摺內批示矣又據稱引河
雖有二三分溜勢向未能掣動全溜等語自係新挑引
河仍未寬深之故然業已放水又難再施挑濬之工所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三

稱東岸添築兜水壩一道以冀回溜北趨亦屬幫助之
一法至稱每進一壩須加廂培厚著地堅實方敢更進
一壩當此工程喫緊之際不得不慎重以圖成事等語
自應如此辦理此次工程總以穩固為要斷不可欲速
而稍涉草率據稱日內風勢較順河水源源下注自可
期就深通朕惟默禱

天佑神助以冀及早成功耳至上年十二月內高晉等曾

奏請於十六堡捐建

河神廟一座朕閱圖內十六堡原有

天王廟自當向現有之廟誠心乞懇望其効靈何必有一

新工即建一新廟是以未經允行今思現築攔黃壩進
埽之處其地在十二堡距原漫之口門較遠如果
河神靈應速助工成原可於合龍後即在該處建廟以答
神貺著阿桂等一併妥酌行之

十二日

公奏言臣於河工事宜本屬毫無經歷今年正月
以豫省漫口屢築屢衝迄無成事奉

命馳赴工次查勘即會同督辦要工臣抵工後與在事諸

臣悉心講論並道府參備以下文武各員無不向
其諮訪情形因從前辦有十二堡攔黃壩引河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九

三

事所做工程僅係本省捐辦力量甚薄尙能合龍
則其事可望有成隨據姚立德所指十堡地方與
袁守侗等公同商酌趕辦新工兩月以來頗爲平
順即自前月二十九日開放引河之後水勢甚暢
察探下游水頭已於初五日過河南山東境是引
河形勢非不源源下注而總不能掣動大溜且兩
壩口門水勢仍復刷深湍激洶湧異常臣已爲之
寢食不寧至本月初間漸有掣動之埽其時審度
形勢雖於初七八合龍之期不能依限而大局尙
屬無妨恐轉煩

聖心焦慮是以未經

奏及乃于初七日酉刻以後暴風大作波浪狂湧頃刻
之間北岸壩工竟衝塌至二十丈殊出意料之外
此事實毫無把握但又無束手不辦之理是以現
在另商趕辦不過儘此一月之內晝夜催儻以儆
倖戴功若一月之後即屆伏汛大水有長無落施
工更難且現用他省協撥之料雖此時尙足敷用
若一月之後猶未完事而舊料亦已不敷新料無
可籌辦非深秋後不能措手然以伏秋大汛盛漲
由漫口下注不特豫省下游淹浸愈多而江南淮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九

三

安高寶一帶更不能知作何光景臣思念及此實
不禁晝夜傍徨寢食俱廢伏念臣受
恩至深至重且蒙
皇上以河防關係緊要久而未成委令來此董辦雖臣之
不諳河務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即現在新工亦係詢謀僉同公商會辦臣
並未敢自作聰明但以如此大事不能稍分
宵旰殷憂實覺焦急慚愧無地自容此時臣并不敢照例
奏請議處以冀仰邀草職畱任之寬典若將來復
有更變以致汎水長發不能施工即自行嚴切議

罪以安臣分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四月初七日未刻水勢洶湧北壩工首一帶邊壩塌去七丈西刻以後風暴大作全河之水狂湧口門又將舊做各壩連輦廂一併塌去共計衝去二十丈有餘等語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祇能竭盡人力上緊妥辦以冀

天佑神助已於各摺內批示矣據稱引河迤西一帶俱已淤淺現將引河口門暫時堵閉自應如此至所稱擬於引河之西百餘丈外坐灣水深處所復開引溝溝一道接入新引河之第二段約長三百餘丈等語閱圖內形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三

勢其地正當兜灣迎溜於引溜似更得力且據稱河流至此尚未跌深期可掣動大溜等語於勢尤順自當上緊施工但所擬新挑之引溜溝其河頭必須較現在引河分外加寬其河身亦應加深方可期掣動大溜又不可復圖省費致河仍淺窄不能資掣動之益也至圖內於北壩上首邊壩幫寬培厚作為壩臺並據稱兩壩但由外越進壩期易堵合自是正理但看圖似進壩處距口門太近尚恐將大溜逼緊復致刷深或可就新做北壩臺處斜向西南進壩以期挑逼猶伊等所做兜水壩之意似於堵築施工較為得濟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識

著將原圖發與阿桂等閱看可否如此辦理即速悉心妥酌據實覆奏

十三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本月初九日接奉

上諭合龍工竣該處一切事宜尚須阿桂在彼妥為籌畫伏查豫省新工應辦善後各事宜阿桂已與袁守侗等公同籌酌業經定有章程因須俟合龍後再辦是以現今未即具奏至南北兩岸堤工其南岸最關緊要者已經袁守侗姚立德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三

辦十六堡善後事宜摺內奏明估辦陸續興築阿桂覆查十八萬八千七百餘兩俱係必不可緩之工至其次應修者姚立德亦俱估入本年歲修項下辦理而阿桂於前此接奉工竣查勘堤岸

諭旨後又先派委誠幹之員分頭履勘亦尚有應行培補者現已約估定數止須銀三萬三千七百餘兩此等俱係土工無須物料只在夯礮堅實而其土方丈尺按數可稽勢必不能浮冒且係加高培厚之計非目前迫不可待至於漫口下游各河阿桂

於接奉

諭旨後亦先委員履勘惟時和縣決口所衝一帶漫地現
在已經涸出其經由之甯濟河水已歸槽內止兩
段畧有淤墊應加疏濬口已據勘明止須銀一萬二
千兩此外均屬深通無阻其儀封十六堡決口漫
下之處現在汪洋一片難以履勘將來合龍後又
卽屆大雨時行之際必俟深秋方可查辦而其情
形亦與惠濟河相仿均屬各處淤水所積並無來
源其有另衝新河者舊河淤墊處所俱成沃壤自
當順勢利導不必處處全復舊河至安省湯河現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奏

據閔鶚元咨稱派委司道勘稟目下黃河水由湯
河滿槽下注較前倍覺寬深更不致稍有淤淺其
安豫交界之武家河懷家溜等處有應行勘辦者
並據閔鶚元咨稱亦須俟深秋令勘方能確實以
上各情形臣阿桂在工七十餘日詳加詢訪雖未
經親身遍往而已歷歷如在目前與臣袁守侗
等朝夕講論大概亦皆洞悉惟現在堵築之事實
屬關係至要當此時屆垂成不意復有變動所有
一切情形已專摺馳

奏自必仰邀

指示雖在工大小諸臣亦無真知確見出臣阿桂意想之

外而臣阿桂亦無高出眾人確乎可信之處但以
如此大事臣阿桂受

恩至重理應身任艱鉅今未得就緒實無顏卽行回京復
命是以現在日夜籌辦爲開挖引濶溝之策若挑成開放
果掣動大溜則壩工自可必成臣阿桂先行回
京臣袁守侗等亦能辦理若仍不能掣溜則雖臣
阿桂在工亦屬無濟是其能成與否四月底總可
定局奏入

諭曰阿桂等覆奏現在籌辦河工及將來查勘應辦各情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三

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前因阿桂等原奏四月初可
望合龍是以諭詢阿桂或於合龍後將善後事宜擇其
要者辦定章程阿桂卽先行回京令袁守侗在彼仿照
妥辦乃就前此垂成之局而言今北壩復衝場二十丈
有餘現在另籌挑挖引濶溝及設法進埽此時應辦之
事關係重大阿桂自當在彼督辦冀速戡工俟合龍堅
固後再行起程爲是不必因有前日詢問之旨急於回
京至新挑引河務須極寬極深方可期掣動大溜不得
存惜費之見當以從前之淺窄乍後致不能得力爲戒壩
工進埽照圖內硃筆標識自宜初做壩臺起斜向西南進

埽俾挑大溜由東北趨注引河庶開放掣溜更為順利至進埽合龍亦照硃筆標識處施工仍不離前此所指兜袖之法自當有益阿桂等務即悉心妥籌一面辦理一面覆奏其現擬另挑之引河通計不過三百餘丈易於趨辦阿桂等務須董飭承辦各員弁趨集人夫上緊趕辦以期速竣其壩工進埽必須較前寬厚逐步培壓堅實方可得濟總之此次辦理堵築事宜引河必比舊寬深進埽必加意堅固以期速收實效現今河流平緩上緊趕辦自可速期蒞事此時惟當以勉期趕辦為言使在工人員共知奮勉斷不可為萬一不能即完之說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圭

致眾心懈弛各懷觀望或致因循遲緩不可不慎亦猶軍營進兵務為必勝之說使將士咸皆用命不論地之險易並得成功所謂事在人為阿桂尤所深知也至於本年節候雖早然初伏亦在六月初八日伏汛距今尙有兩月此時上緊趨辦斷無至伏汛時尙未能蒞功之理著阿桂等詳悉覈計若果如法施工諸事應手約計何時可以合龍先行覆奏再儀封工次四月初七日東北風暴以致塌動壩工是日京師下午亦有東北風可見百里不同風之說亦不盡確前日下午此間西南風甚大豫省諒亦相同或將大溜逼向引河可期暢注該

處情形員在如何並著阿桂等據實覆奏朕於豫省河工一事晝夜焦勞而軫念災黎尤為懇切以上蒼仁愛民生無日不誠心默禱仰祈垂佑昨又降旨令阿桂等俟合龍後於現在施工處所興

建

河神廟以答神貺速得工成今復思古有沉璧禮河之事因擇白玉璧一件並撰擬祭文一道由驛發往著阿桂等於接奉後即詣現做壩工河岸虔誠致祭或可冀河神祐助速得蒞工至於現在儀封堵築事宜惟在阿桂等實力妥辦不可畏難亦不宜欲速以冀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圭

天佑神助及早成功此外亦更無他法但缺口漫下之工由賈魯河至渦河入淮河歸於洪澤湖計洪湖不能容納則下河被災必重此則不可不先事綢繆者昨已諭薩載先將清口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即拆至八十丈以外亦無不可但東壩難於多拆自應將西壩展數十丈使清水暢注庶為有益至所開淮河以下洪湖以上有高家灣之地可以分洩淮水仍入黃河已令薩載迅速前往履勘如果施工有益即速估計覆奏及早辦理

十五日

公借袁守侗奏言本月十二日接奉

上諭現就攔黃壩堵築合龍施工較易其南岸口門只須俟合龍後補還原堤查豫省河堤上年漫缺之由臣阿

桂等在工確加體訪實係伏秋盛漲過大為近年所未有前經臣阿桂詢問江南解料來工之府廳

等俱稱上年七月間徐州一帶水已平堤居民俱經躲避上山後因豫省先有決口下游始得保全

薩載所以有化險為平之奏惟是河工事宜全在平日留心查勘未雨綢繆今豫省河身寬廣每因

漫灘之水衝有溝槽姚立德未能處處堵塞以致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九

重

水漲時串近堤根是以高晉上年亦有議其溝槽不能全堵之病欲於工竣時奏明辦理且豫省河

形近年漸已趨逼南岸姚立德非不見及於此但即當據實陳明妥辦即銀數不敷亦應請

旨動帑加工自必邀

聖明鑒允乃於前歲冬間在十二堡築壩挑河僅與徐績等扣廉捐辦力量既屬單薄防範亦未周密以致

上年秋汛漫灘搜後復被衝去此則姚立德等所不能辭咎者至於順堤河形逼靠堤根原所最忌現在十六堡決口以全河之水循堤下注目下口

門甚寬尙復時有壑塌若伏秋大汛之水直走一

綫單堤更不免在在可慮此其必不可辦之情形實為豫省官員所知是以姚立德於上年七月十

六堡初決時即奏請在十三堡地面築壩施工候高晉到工酌定辦理其時臣袁守侗因不諳河務

初到工次得失本屬茫然而高晉素稱知河因彼時十三堡係屬嫩灘難辦是以即就漫口堵築由

今思之使高晉尙在亦不能不另圖變計今十堡新工再三揆度形勢實為較勝惟因二月初一日

開工之期已不早且所派挑挖引河州縣夫役距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九

重

工遠近參差至二月望後始得到齊以致目下工有變動時候更緊即趕緊催辦而轉瞬端陽節後

水勢漸長一接伏汛更難著力臣等所以晝夜焦急憂心如焚惟有儘此可以趕辦之時儻倖迅速

蕙事倘尙不能成則做法或另有籌酌而形勢總不出此一帶將來辦成之後一切隄岸善後事宜

自當遵

旨切實辦理至姚立德在任承辦歲搶工程臣阿桂等聞心密訪尙未聞有侵冒情弊其每年所用銀數及何州管河務時每歲用銀若干除總河衙門之外

惟撫藩兩處亦當有案可稽但一經予查恐其轉相傳述姚立德即已知覺該總河自此次復被衝埽後神色倍覺驚慌此時正當趕辦要工若稍露痕跡不但伊心緒更紊其所屬河員尤不免愈生觀望辦理殊多不便臣等因思何焯與徐績姚立德先後所辦歲搶修銀數俱題報工部核銷有案應請

飭交工部按年查明開單具奏即可得其實數奏入

上是之

十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謹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臣等奉到

御製祭文一道白玉璧一件仰見我

皇上念切痼瘼至誠祈禱之至意查本月十三日奉到合

龍後即在十堡建廟

諭旨係於初十日

頒發臣等迴思工次亦於初十日以後河流稍平風勢漸

轉仰惟

誠敬所孚早通冥漠因即恭叙

綸言撰文致祭今復欽承

明詔令於河干沉璧祭告且伏讀

御製文內撫躬一聯益仰聖懷若谷愷切抒詞不惟祇格

明祇直見誠通

蒼昊凡在工官民人等無不交相感動歡慶難名臣等現

擬敬謹贍黃蠲吉於十九日實詣河岸虔誠讀祭

並將玉璧捧沉上流河底從此

河神感應自可速助成工上紓

宵旰奏入報

聞

二十一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奏

諭曰阿桂等何時可以開放引河朕心懸念甚切該處另挑之引溜溝計三百丈尙不甚難即加濬之引河口數段亦不甚費事自可尅日蒞功但伊等於引河挑成後諒必俟西南風順相機開放以期得力昨日此間東北風甚大恐豫省亦復相同於放溜甚有關碍今日已轉西南風惟願豫省風信相同冀逼溜趨注東北庶引河開放勢極暢順可以及早合龍用慰塵注著再傳諭阿桂等將現挑之引溜溝及疏濬引河何日可以告竣定於何日開放連日該處風色如何是否須乘西南風之勢再行放溜詳悉查明迅速據實覆奏以慰懸盼

二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十七八兩日連遇大風北壩漸有隙裂至十九日午刻所做新舊輓鑲復衝去八丈其臨水輓鑲工段尙有九丈餘均已裂縫恐亦未能站住等語覽之倍切軫念然亦無可如何據稱十堡形勢南高於北是以就此施工使大溜漸歸北注但溜近於北則北壩實爲著重現既屢次衝塌更恐愈進愈難惟舊南壩多做逼向北首如挑水壩之式逼溜北入引河尙爲得勢現在專由南壩進埽使大溜愈近北岸等語所見甚是祇可如此辦理但伊等前此奏稱黃河之水非一綫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表

走乃係全溜奔赴壩根迎溜一面已有搜根之險惟是兩壩勢均力敵尙可望速令直趨等語是南北壩工雖經改做而挑溜情形易地皆然由北壩進埽斜逼卽慮大溜專趨南岸則由南壩多做逼向北首獨不慮溜勢專逼北岸乎雖引河引溝俱在北岸然各處堤岸俱不甚堅固亦不可不加意豫防至南岸所進之埽必須倍加寬厚下椿穩實使溜勢不能動搖方爲妥善又據稱現挑之引溜溝並收拾之正引河務令加倍寬深以期暢達約計二十四五日完工等語今日正係二十四日若引溝挑成風勢甚順自可卽行開放抑或尙俟南壩

進埽稍長方議開放著阿桂等卽速奏聞以慰屢念

二十七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臣等先於二十日將北壩復被平場現擬專由南壩進埽並將新開引河溜溝移向西首水深近灣處挑挖等因具奏在案數日以來南壩復下二埽慎重鑲壓均屬穩固一俟新埽追壓到底卽行往前再進北壩衝塌輓廂後本尙有臨水工段九丈餘均已鬆裂日內先將外面裂縫多處連根拆去數丈其餘祇係拉鬆頂土根脚尙屬堅牢因將上層刨開另行趕壓厚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表

土計已搶住六丈有餘現就該處原有邊埽之下刨淨埽底上緊鑲築俾與正壩頭一律平實將來進埽時擬將下水頭讓去數丈其上首卽將邊埽併入正壩往前進築使有斜向西南之勢而於邊埽外另廂邊埽以資裏護此時惟專由南壩多進埽個使大溜逼注北岸俟引河開放後如口門水勢尙可施工北壩亦仍下埽俾兩邊對築以冀於汛水長大之先口門早行收窄相機堵合至引河辱東岸現有之兜水壩原欲使水勢至此逼向北行往前初放引河時頗資其迴溜之力但此壩係

兜漚著重惟恐未能直入大漚是以祇做成二十丈今南壩漸次進埽漚勢日就北趨而北首再將兜水壩展長相逼自更有益臣等現在督率酌量加展至引河內頭二段淤墊之處業經挑竣二十一二日間即擬開放因二十一日東北風甚大此後或東南或正南風勢總無一定惟二十三日果忽轉西南風頗大已齊集夫役趕緊於引河頭拆壩門未及數刻風勢又復微小恐引水仍未能得力是以暫停啟放至引漚溝晝夜加緊挑挖於二十五日即可一律告竣此一二日間若得西南大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七

風即先開引河以資分洩否則定於二十六日將引河引漚溝一併啟放現在水勢日漸加長未便再遲致口門愈為著重如開後即能掣動大漚則兩壩埽工自可尅期蒞事奏入

諭曰阿桂等覆奏引工壩工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據奏引漚溝晝夜加緊挑挖於二十五日即可一律告竣此一二日間若得西南大風即先開引河以資分洩否則定於二十六日將引河引漚溝一併啟放等語阿桂等所擬啟放引河引漚之期即係昨日昨自香山迴蹕圓明園早間尚係東北風辰時以後即轉西北竟日未

息風亦頗大今日仍係西北風西北雖不及西南但西南風吹漚東注或尚逼漚趨入引河自較勝於東北而吹漚向東南轉慮其衝逼漚壩不勝隱憂不知豫省昨日風信如何開放引河時即能掣動大漚否朕懸念甚切惟有默籲

天佑神助冀早合龍此外更無可指示而盼望之心益殷於前矣至開放引河後口門如何收窄以待相機堵合之處即著迅速具圖貼說呈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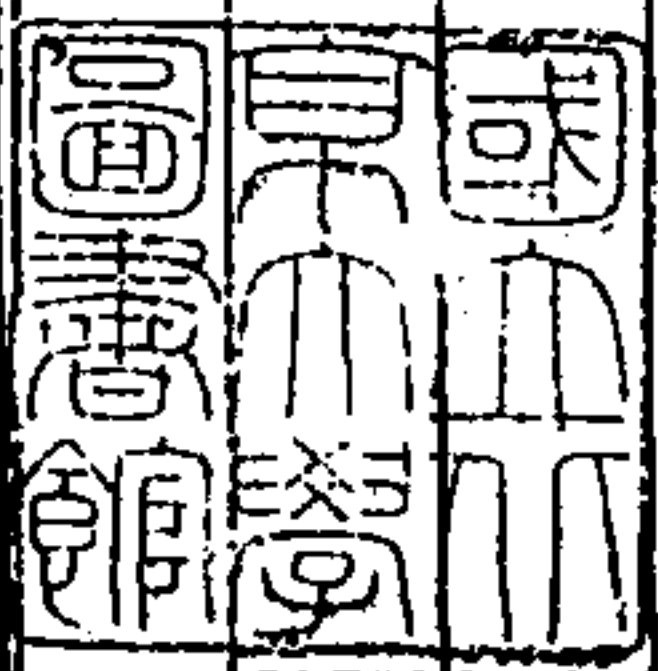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定於二十八日可以開放引河引漚計今日已經三日京師連日西北風甚大雖亦可吹漚東注較之西北風稍勝然究不如西南風可以吹逼全漚直注引河不知儀封工次日來風信如何引河引漚於二十六日何時開放能否掣動大漚其水勢是否暢流下注朕晝夜懸念無時或釋著傳諭阿桂等即將二十六日開放引河情形速由驛加緊覆奏以慰廑懷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九

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受業 王 昶 勘定 第三 孫 那 彥 成 恭 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四年

五月初二日

諭曰連日盼望開引河之信甚切今據阿桂等奏二十六日于時先將引溜溝開放初入即奔騰下達所有大河內北股之溜約已歸入三分其東趨七分溜亦有側注漸近之勢午間已轉西南風尙不甚大而壩頭已落水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五寸等語覽之稍慰至所稱正引河頭逼近壩頭蓄水不過三尺有餘恐開放時進水無多反虞淤淺俟正引河頭積水漸高再得西南風即行拆壩啓放庶兩處匯成一流吸川下注更爲有益等語開放引河自不得不相機慎重未知近日引河頭積水增至若干尺昨日此間已轉西南風未知儀封工次連日西南風曾否稍大約計何日可以開放引河朕心晝夜懸切著阿桂等將何日開放引河及能否掣動全溜情形迅速覆奏又據稱現在口門二十一丈除酌留四丈合龍外尙有十七丈須下埽十二個以每日下一埽計之爲期須至月餘

恐不能於大汛未至之前趕竣等語此事甚有關係壩

工所下之埽自當令其著底堅實若太速恐致草率貽

誤但太遲又不能於大汛前趕完未免前功盡棄實爲

可惜據稱近隄兩邊壩根數十丈俱已露有泥灘此是

極好機會若開放引河後掣動大溜則口門汕刷之勢

必減兩壩自更易於施工或必兩邊一同進埽或就一

邊獨進惟在阿桂等酌量實在情形妥協辦理務於汛

前趕辦全完方爲妥善

初五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本月初一日接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上諭阿桂等所擬啓放引河引溝之期即係昨日朕自

香山迴蹕圓明園早間尙係東北風辰巳以後即轉西

北竟日未息又於初二日接奉

上諭京師竟日西北風甚大雖亦可吹溜東注較之東北

風稍勝然究不若西南風之可以吹逼全溜直注引河

臣等先於二十七日將二十六日子時開放引溜

溝水勢暢注已分溜十分之三其正引河頭積水

漸高再得西南風即行開放並南壩下埽後北壩

亦開占輒鑲如意可做出則仍當對下埽箇各等

因恭摺具

奏在案查臣等於二十六日初開引溜溝之時本係西風因溝外水勢由西南斜下直達引溝是以西風亦為得力是日午刻即轉西南風但不甚大至二十七日夜復轉西北而二十八九至初一日又轉東北風其勢頗烈幸引溜溝來源得勢仍復源源入口其溝尾出水之處亦極奔騰下注釜差探下游水頭已抵江南之礪山縣境臣等因思引溜溝地勢以西南風為最利南風次之東南風亦無所碍其至不順者係東北風其次則係北風西北風今此三日內雖風力不順而水勢仍屬暢流但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三

能掣動大溜初一日陣雨後晚間風勢稍定至初二日已刻以後始轉東南風甚微而溝外水勢入口愈急所有大河內南首七分之二溜漸向北趨逼近引溝之頭日內如得大西南風則風水俱順其勢尤不可遏必能將大溜掣動漸入引溝至正引河專俟西南風大作即行拆壩啓放以洩近口一帶之水壩頭自不虞著重至現在口門水勢數日以來已覺稍平南壩復下二埽追壓甚為平穩北壩頭前因溜勢漸減試令開占輒鑲亦頗穩實因即於二十九日下埽一箇慎重鑲壓業已將次到

底現在兩壩情形南壩已做成一百二十餘丈係由東南斜向西北北壩現有五十餘丈係由東北斜向西南其中間口門現存十七丈有餘除酌留四丈合龍外尚有十三丈餘須下埽九箇如果諸事順序則兩邊對下埽箇月望以後可以相機堵合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二十六日開引溜溝以後勢甚暢順水頭已抵江南之礪山境初二日始轉東南風溝外水勢入口愈急所有大河內南首七分之二溜漸向北趨逼近引溝之頭日內如得大西南風則風水俱順必能將大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四

溜掣動即可拆壩啓放引河以洩近口一帶之水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初三初四兩日此間西南風頗大未知工次如何阿桂等此摺於初三日發何以未經提及或初三日已轉西南風此摺於初二日繕就初三日早填寫拜發遂未及叙入亦未可定朕心晝夜懸切著阿桂等即將連日風勢如何及能否掣動全溜情形迅速覆奏又據奏稱口門現存十七丈有餘除酌留四丈合龍外尚有十三丈須下埽九箇如果諸事順序則兩邊對下埽箇月望以後可以相機堵合等語佇待佳音之至

恭錄

御製詩

西南風

邇日西南風惜其勢畧小然究勝東北弗遑卜雨兆叶東北

風多致雨迺今雨暘時若非望澤時而河工正當引溜向東北時恐風逆不能掣溜也足見情無定

惟視一時好叶引溜今急務欲順歸故道助以西南風事

半功倍早諸臣竭力為切待風信好據阿桂等儀封工次

達其引河則俟西南風順然後啓放庶可掣動大溜現亦上緊籌辦邇日雖轉西南風而勢弗大益切額祝河神

之佑我亦焦在茲遙望虔心禱慚愧聽於神惟祈萬民保

初六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臣等先於初三日將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五

放引溜溝後風勢不定至初二日始轉東南風甚

微至正引河專候西南風大作即行啓放並現在

兩壩口門情形繕摺繪圖具

奏嗣後大河風勢或正南或東南一日之內頃刻轉移

總無一定亦間有西南風起之時其力甚微而其

時又甚暫是以引溜溝啓放後雖已有北首三分

之溜入口且南首數十丈外之大溜一股亦已逼

趨北岸而總以風力未大溜勢緊靠溝外直往東

行尙未能遽行掣入至正引河頭壩外之水較之

壩內河底僅高三尺餘必得俟水頭再積高一二

尺或遇西南風大作則拆壩時始能奔騰下注然

風與水皆難預定惟在一遇有可乘之機即刻迅

速辦理設數日後風與水尙須有待而壩工口門

已窄未免過於著重亦即當將引河啓放以資減

洩再查向來大河內每清明日驗看誌椿上底水

以定此後長水之數本年自清明以至四月河水

漸長祇在四尺上下臣等復徧詢工次員弁及多

年之船戶土人等俱稟稱五月內汛水長發不過

再多二三尺許及六月大汛至時水勢始驟長數

尺或丈許不等是五月內水勢尙不至甚大兩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六

儘可施工惟總須於大汛未至以前趕竣乃不至

前功盡棄現在南壩做成一百二十餘丈雖覺太

長幸壩臺甚寬且有邊埽夾壩兩旁跟做是以屢

次進埽追壓頗為平穩至北壩亦經下埽然必壓

至三四日以後方能到底且大溜漸逼壩頭實為

著重每至進埽時不得不詳慎斟酌此時壩工情

形不獨在工員弁均已氣餒即臣等當此中心亦

不免於惴惴惟是再四籌畫與其專辦南壩而曠

日終難於集事不如兼辦北壩或擔險以俾得成

功即北壩不能與南壩一例進築而審度形勢北

壩一掃到底則南壩便可少做兩掃而堵合之期
即已趕早七八日似此相機斟酌緩進雖不敢謂
計出萬全而通計大汛將臨時日實不得不出於
此若半月之內風水再得順利自可於大汛之前
趕辦完竣奏入報

聞

十一日

諭曰連日盼望開放引河及壩工合龍之信甚切茲據阿
桂等奏四月初七日西北風竟日不止河水驟長三尺
有餘溜勢洶湧將北壩頭及上下邊壩衝塌十五丈正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七

引河頭之土埧亦被衝開仍未能掣動口門之溜等語
覽之深為煩悶此次儀封之工屢隳於垂成實亦無可
如何之事據稱新開引河之西王家莊地方有大兜灣
一處大河溜勢於上游南岸掃灣而來頂至此處若於
此開挖引河一道歸入正河所謂順水之性因勢利導
現已勘估開大引河一道長九百餘丈接入原開正引
河之第五段較現在引河引溝更加寬深一俟盛漲即
行啓放等語並據繪圖呈覽已於圖摺內批示看來此
處形勢甚順若早於此開挖引河即可掣動大溜惜未
能早計及此也此時自當以此為正務阿桂等應即董

率承辦各員上緊挑挖迅速辦成以便相機啓放至所
稱北壩不敢冒險再做南壩一百二十餘丈尚為平穩
等語朕意若於南壩向北接續進掃或可直接北壩以
期合龍即不然亦可逼溜趨注引河為得尺則尺之計
此亦無聊之極思代伊等籌及未識可如此辦否著阿
桂等悉心籌度酌量辦理又據奏新開引河一事尚可
於大汛至時驗其得失阿桂俟六月中開放王家莊引
河後再行回京等語阿桂當在彼始終其事俟合龍後
將兩岸隄工所有應行培繕以禦大汛之處阿桂當與
袁守侗帶同姚立德親往履勘如有即應速辦者上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恭錄

御製詩

阿桂等奏河工形勢詩以誌事

南壩幸保固北壩每衝決阿桂等奏五月初七日西北風
竟日不止溜勢洶湧將北壩頭
衝塌十五丈南壩已做成一百二十餘丈保護尚為
平穩北壩屢經衝壑難以施工云云覽奏深為煩悶風勢
既阻遲引溜成虛說欲移王家莊詳陳具圖閱看直受頂
衝庶可大溜掣又據奏新開引溝之西王家莊大兜灣一
處擬於此開引河一道達入正河庶可掣

動大溜云云并閱所呈之圖惜早未籌及事或有時節轉形勢甚順惜未早見及此耳惟早未籌及事或有時節轉眼伏秋臨繁憂增鬱結哀哉儀封民無能救机阻惟冀此工成南望日焦切

十九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臣等現辦之王家莊引河兜灣迤溜形勢自爲極順但目下水勢尙小大溜仍繞赴東趨必俟伏汛長發水至半槽時則溜往上提始能直衝其處現在雖已辦有四五分工程而將來挑竣後尙須以河待水並非以水待河所以初辦正引河引溜溝之時雖曾履勘而未辦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九

至南壩已做成一百二十餘丈頗爲穩實自可尙進數埽然若再往前進卽已及從前北壩冲塌之處彼時溜勢愈急壩頭未免著重恐或有意外之虞且築壩先以積料爲要務現在通盤籌算所餘積料已屬無多雖經上緊購辦或數千斤或數萬斤不過零星饋湊祇預備引河掣溜後堵合之用尙恐不敷未敢於此時冒險多做或稍有虛擲反至臨時束手况民間每歲所收積料不過爲炊爨及苫蓋房屋等用過夏卽俱朽爛故雖無事之年至夏月卽所存已少况豫省自上年興工以來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十

有儀封十六堡及時和驛八堡等處費用料物至二十千萬餘斤已屬搜括殆盡而隣近之山東直隸江南等省除連次購運外其情形亦復如是卽如蘇蘇一項本係產自本省卽江南等處向來尙俱赴豫採買茲因工次所貯業已用完而本省無從再購因在山東省照依市價買取一百萬斤以爲接濟鑲埽之用可知積料一項尤不能再爲酌辦至現在二次用過之積係於歲修料內借用四千萬斤原擬於汛前撥還而此時購辦維難其先已運交各險工存貯者恐盛漲至時尙不敷搶修急用亦豈能再行分濟大工是以臣擬於伏汛盛漲開放新引河後如果溜勢全歸故道雖有分流之水不至甚大尙可施工卽用現在約計預修之料將壩工價堵合龍萬一稍有不能則必俟秋汛以後新料登場再行購買應用以冀竣事至南北兩岸應辦事宜除近漫口一帶堤岸因料車往來未能趕辦外其餘均已完工所有估入歲修各工亦俱陸續辦竣大汛至時尙能抵禦其續添兩岸工段祇係爲加高培厚之計卽遲至秋後及明春辦理亦屬無妨奏入報

聞

二十八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查王家莊引河頭原估口門本寬六十丈今又展寬至九十丈以冀迎溜得勢自來開挖引河從未有如此之寬廣者至河底之深祇須挑至一丈八尺者總以引河尾與正河身相較使有就下之勢而止現在引河頭老厓離大河水面僅高一尺以引河底深一丈八尺計之較大河水面已低八尺若河水再長一尺則引河底更深一尺由此遞長遞深將來開放時自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十一

建僦跌注之勢惟河尾面俱較河頭倍窄原係欲初放時東水有力之舊制然過窄必須俟其兩岸塌厓方能暢注此次引河為現在第一要務於原定丈尺創挖如數後若尚須待水不即開放自應仰遵

訓示將引河尾再為儘力開寬至引河工程現已挑有七分約計月底月初方可完工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開挑引河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次王家莊所挑引河較常倍加寬深且在初伏以前可以竣工俟大汛到時自可乘勢引溜以期暢注果能掣

動大溜則壩工合龍自較省力第引溜既歸正河以後所經河南山東至入江南境河路尚長其經行河底未識能否一律深通暢達無淤淺之虞兩岸隄工是否一律堅固完好無鬆薄之患不可不豫行籌度為未雨綢繆之計今王家莊開挑引河之事現有阿桂在彼督辦袁守侗此時竟當即往下游一帶查勘兩岸隄工并察看河底情形如有應急需辦理者即札商阿桂一面奏聞一面迅速籌辦務於開放引河以前勘辦全完方為妥善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十二

御製詩

西南風

昨盼西南風為吹送河溜盼之而未獲北壩復坍透因而為改絃王家莊津逗地勢當頂衝或可全川受竭力疏引河醜之故道就然尚須時日阿桂昨奏於王家莊另開引河一完工俟汛水上灘實有欲進之勢即行開放俾大溜掣入引河直達故道如果大溜全掣則壩頭水勢大減施工自易云云是該處工程尚需時日今日此間西南風頗大豫省工次即或相同而引河未成風力亦無可藉益切塵懷且弗資風候茲乃西南風無藉功難售徒為爽涼披那賴昏墊救未感增予慚仍祈籲神佑

六月初六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 臣等挑挖王家莊引河

業於上月二十四日將工程挑有七分初伏前可

期完竣嗣自二十五日以後連遇風雨每次為勢

大而且久正河之水比較清明誌椿已長至七尺

有餘并已有漫上臨河低窪灘地者幸南壩工程

加意防護雖疊經風浪仍屬穩固至所挑新河前

月杪本可全行告竣因大雨之時不能施工而止

後又須先將積水厚盡再行挑挖不無畧逾時日

今已於初一日一律全竣現在河水比引河底已

高一丈有餘溜勢亦挨近引河口之土堰再察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大河水勢俟溜頭更加撞逼時即當相機開放務

期一開即掣溜全歸故道則此後諸事俱不至棘

手矣奏入

諭曰佇待大溜順歸故道即聞佳信

十六日

諭曰據袁守侗等奏沁水漲發民埵漫口一摺沁水應滙

入黃河則黃水自應長發乃摺內又稱日來天色晴朗

河水甚平未能即放引河殊不可解著傳諭阿桂將現

在儀封工次黃水情形若何沁水滙入後黃水會否長

發因何尚未開放引河約計何時可以開放之處迅速

覆奏以慰廩念

二十四日

公偕陳輝祖奏言查此次沁丹盆漲雖因水勢驟

長至一丈有餘以致衝漫民埵十餘處但其消退

尚速是以不數日內口門窄狹者已淤即較寬者

亦間有露灘之處堵築自易為力所有應集物料

及調派兵弁夫役之事俱經陳輝祖會同袁守侗

在彼逐一經理並又飛調府廳等官前往會辦現

在上緊施工竭力催償使漫口即可刻期堵合以

慰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聖懷其漫水所經之處高阜地面水消甚速惟低窪之處

尚有積水民舍田廬不無稍損已派委誠幹之員

分路履勘加意撫綏至沁丹二河所出之水由北

趨而歸入衛河者已居其半其由南面漫出固係

仍歸入黃河但在引河上游荆隱工一帶又已漫

入黃河兩岸灘地及至儀封一帶正河水勢已減

然其時比較新引河尺寸本儘可開放緣 臣阿桂

等先經詢問南河做工之遊擊封捷及已章參將

李永吉據稱此次王家莊引河形勢固為極順但

開放後必得三四日汎水不落庶能將河口衝刷

深通方不至汎水落後又有淤阻伏汎內水勢雖可大長第恐有消落太速之慮不如秋汎之水可以多停數日且伏汎之水十分內帶沙七分若驟消後每易更淤亦不如秋水之沙較少臣阿桂初時尙未深信其言及至此次沁丹盆漲除上游漫灘之外儀封十堡水勢亦曾驟長正思開放引河不一日水即驟落嗣又長水一次其陡長陡落情形亦與初次汎水無異且大河內流緩之處淤沙甚厚始知該備等所言竟為確實是以引河尙未開放伏思此次所挑王家莊引河係斟酌再三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五

恃此以望有成不得不益加慎重現在派令道將等坐守引河口朝夕察探水勢如伏汎內長水時看其光景似可停蓄三四日即當相機啟放否則距立秋已近秋汎之水接踵而至其時水落較緩挾沙亦少似於開放引河更為有益奏入

諭曰所見甚是自當持重若放而復淤前功盡棄雖日夜盼望佳音亦無可如何也

三十日

諭曰袁守侗前往儀封下游一帶查勘隄岸河身情形一摺極為詳晰周妥所有查估應行鑲培之處均應照所

奏辦理阿桂自可無庸復往履勘其南河各工亦經薩載等查勘籌辦奏聞在案亦無庸阿桂復往會查現在王家莊引河已經挑成只待秋汎一盛即可開放阿桂於開放引河時看其果否掣動大溜暢注直下歸入正河盆看漫口處曾否掛淤則大局已定阿桂奉差之事即為告竣可起程先至行在覆命候朕面詢一切再行回程留京辦事

七月初十日

公借袁守侗陳輝祖奏言此次挑挖王家莊引河工竣臣等本擬俟大河汎水長發即當相機開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六

乃自中伏以後水勢並不加增雖其力量甚猛而丈尺則轉見消滅竟與尋常歸槽時無異凡屬在工員弁及做工人等皆以為年來罕見是以朝夕探量守候未敢即開引河至引河形勢溜頭趨赴北岸實屬至順將來啟板後自能掣動大溜奔騰直瀉而工葺之後尤不可不籌度萬全庶免後累查此處大河河底本係南高北下而自此以東十六堡漫口刷深已久又屬西高東下水勢順流東注業成熟路不得不預防其向東旁瀉因公同詳酌擬於開放引河後再由南岸添築挑水壩一道

以逼束溜勢向北不合日後又有分趨並恐十堡單壩合龍尙未能萬穩擬於挑水壩之東十堡大壩之西作順黃壩一道爲重門保障先由北岸做起則既有挑水壩以束之使北又有順黃壩壩以逼之注南再轉而向東水勢曲折回環更不慮其不注引河而順黃壩以下即可望其日漸掛淤十堡合龍自爲易易此意與兜袖之法相同但用之口門太窄時恐其前後汕刷著重今挑水壩與順黃壩相去尙遠更可無虞臣等本意原係如此近因伏汛內水未加長不能開放而核計舊存物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七

之外若再稍爲購辦即可敷挑水壩之用因令姚立德及道將等上月十八日先將挑水壩趕築業經做有一百二十餘丈溜勢已逼在北岸現在仍行接築使之愈遠愈近則秋汛內即長水無多而大溜提起撞逼引河亦可開放若日內更得汛水加增數尺即不拘時刻亦不必俟壩工做完迅速啟放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盡心妥協可也

二十七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此次王家莊引河挑竣

後因中伏以來河水總未加長未敢即開引河而臣阿桂已先經慮及工程關係緊要若水勢竟不加長斷無株守以待之理是以於六月十八日起即先將挑水壩開工趕築逼溜北趨並擬於開河後在挑水壩之東十堡大壩之西作順黃壩一道使水勢益得全注引河嗣以河水仍未見長復上緊進築挑水壩現已做成二百丈並將擬築之順黃壩亦先行興工北岸連壩臺現已做有四十餘丈此即係就河水恐不長大情形設法籌辦必身有成今南岸因挑水壩挑溜北趨壩後一帶淤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六

甚長因亦創槽向北鑿做目下察看大河情形大溜即已奔趨北岸而順黃北壩之西復刷有回溜西注所有引河頭外淤灘已漸汕刷窄薄情形日見順利且引河河底低於大河水面數尺此時若即開槽引放已無不可但現在水勢尙小恐開河後總未能奔騰暢注是以尙在遲待今本月二十日夜得雨至二十二日早方晴河水漸有增長之勢且雨勢寬廣計上游一帶亦必有水下注是以擬再稍停一二日俟開河後即行奏

聞今奉到

聖諭仰見

聖心慮念河防勤勞宵旰查此次引河地勢本順又加以挑水壩之通溜順黃壩之兜溜辦法更屬不遺餘力就引河之地勢與現在情形而論即水竟不大長順黃壩日逐加展再做至數十丈以兜蓄水勢通溜直入引河亦斷無不成不至再有經年累月之計若日內河水更加長發則又當即放引河更無庸俟順黃壩之再行展做數十丈矣至臣阿桂前次雖接奉

諭旨令於開河掣溜後先行起程但念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九

皇上委辦重務若未屆人人以為必成之時先行回京竟似以艱鉅貽人問心何以自安擬於開河後察看形勢若須多住數日即親自督辦順黃壩工今開河之期較前既又稍遲計算

聖駕未往木蘭之先已不能趕赴熱河而順黃壩工臣阿桂現在親自督辦計算合龍之期總不出八月之內一經合龍即當馳赴

行在覆

命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本月二十日得雨至二十二日早方晴

河水漸有增長之勢擬再停一二日即可開放引河等語覽奏稍慰已於摺內批示此次引河地勢本順又加以挑水壩之通溜順黃壩之兜溜阿桂等所辦已極慎重周詳現亦無可指示之處俟引河開放後應詳悉繪圖隨摺呈覽此時惟佇俟佳音耳

八月初三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大河水勢漸次加長至三尺餘察看引河頭外溜勢頗順而節氣已近白露恐以後水勢井不能如目前光景未免失此機會因於二十六日辰時即將引河上唇啟放三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十丈初開時河水奔騰直注勢甚洶湧大溜竟似吸動口門跌有深塘迤下正引河內俱有丈餘及六七尺不等不特臣等心生喜幸即在工員弁人目覩無不以為大順及至午刻河水漸落引河頭流勢遂緩不能如前至夜所有長水又已頓落臣等隨察探下游水頭於是日下午即過大河身之榮華寺并抵三家莊地方惟因河頭進水已緩下游流勢更平不免稍有淤墊且查前此郭家莊引溜溝開放後旋值上游漫灘之水下注亦不免有停淤曾經竭力挑挖此時若不即將引河頭堵

合恐全河俱復受淤因即將上唇仍行疊築土堰
所有引河頭掛淤之處挑挖尙易而正引河以下
至舊河身現派誠實可信之大員乘坐小船一路
探量一面飛調員弁夫役分段抽挖至榮華寺以
下舊河雖並無淤墊但其通身形勢本不免稍高
且直達江南境內道里綿延固不能會行疏濬若
其中或有必應抽挑之處亦令委員詳加履勘酌
量辦理至於籌辦形勢究以何處爲得宜臣等復
集詢在工之南河東河文武員弁據稱上游既別
無可辦地面而十六堡漫口又斷不可以施工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三

有現做順黃壩河面卽水落歸槽而引河總以王
家莊最爲得勢葺工尙有可望惟現須勘查引河
所有兩處工程雖仍逐日進築第無庸過於迅速
俟引河疏淤將次完竣之時再行計算時日儼緊
堵辦合龍
公又奏言查王家莊引河挑竣因中伏後汎水總
不見長隨趕辦挑水壩及順黃壩工原係慮及河
水若竟不長則惟有築東兩壩以爲蓄水開放之
計是以於前奏內聲明約計八月內完工昨因河
水長有三尺餘大溜逼近引河口門因即將上唇

啟放初時頗極順暢乃不及一晝夜間河水頓落
看來通工之人所云秋汎長水可停數日之說竟
爲不確而現在辦工各員仍主一面疏濬引河一
面築壩攔水之法臣與袁守侗等亦卽如此商辦
者實因引河形勢無如此處之順而蓄水之說春
間原曾經過約蓄至三四尺高尙於壩工無碍且
蓄高之水較長發之水爲可恃不至有陡落無繼
之虞臣雖不諳河務不能確有主見而事事體驗
似河工事宜亦竟無十分應手之策惟揆之於理
較勝者可就此籌辦以望其有成但現在引河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三

須探量挑濬計其時日又不免稍遲臣心倍加焦
急而捨此實更別無辦法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二十六辰時引河上唇已啟放三四十
丈大溜竟似吸動午後流勢漸緩至夜長水又已頓落
等語實屬可惜已於摺內批示矣據稱現在一面疏濬
引河之淤一面築壩攔水俟引河疏淤將次完竣再行
計算時日趕緊堵辦合龍亦祇可如此籌辦引河開放
既不能得勢惟有蓄水通溜以期堵築合龍惟在阿桂
等悉心妥速爲之朕亦無可指示也看來該處情形嚴
事尙須時日計此旨到彼已近萬壽阿桂正不必以趨

赴行在為急務須上緊籌度擇萬安之計趨辦合龍以

副朕懷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王家莊引河情形詩以誌悶

十六堡知功難就因之籌及王家莊引河深濬可吸溜則

亦從之令慎詳十六堡漫工屢築不就阿桂等議移上游

請諭令妥七堡之王家莊開引河勢順且直因如所

慎為之自夏徂秋連雨月不加督率厯南望遙綠水長

三尺餘况近白露候已涼恐失機會因啟放初時奔注誠

汪洋而何半日勢遂緩下流不免仍淤塘先是阿桂奏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水大長相機妥辦是以數月來雖日夕履懷從未督促今

據奏河水近長三尺餘且屆白露不宜再遲因於七月

二十六日辰刻開放引河初時勢甚暢順過午漸緩至夜

河水頓落口門又復停淤現在竭力疏挑並趕築順黃壩

以為通溜計只可無已復為蓄水法接築長壩圖順黃河

聽其妥速籌辦矣江南河南黃河漫口所經已多堵築合龍

決吾亦經之屢遲者或三四月或百日速者不過一兩月

從無似此大之年餘未成者未如此次為時長嗟哉豫民受昏墊愧心

蒿目徒茫茫秦省近經報得雨今年豫省伏秋兩汛總未

少之故今日署陝撫富綱奏西安於七月二十日甘霖大

沛雨勢甚廣此後河水或可冀加長足為開放引河之助

未識能如雨優水足應倍長源漲委必益浩瀚庶幾因是

功堪償吁嗟行水慚無術七言識事增徊徨

初四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開放王家莊引河初甚暢順半日以

後河水頓落引河口門一帶仍復停淤深為可惜阿桂

等現在一面挑濬引河之淤一面趕築壩工通溜亦只

可如此辦理舍此更無良法已諭阿桂等悉心熟籌迅

速妥辦矣黃河漫口之事所經已多速或一兩月遲亦

不過三四月無不堵築合龍從無似此次之經年未成

者朕因此煩懣異常懸念無時或釋今開放引河又成

虛望覽奏徊徨竟久不能成寐因思汎水未經加長大

溜自必稍平既不能助勢暢達引河則十六堡漫口之

水應亦不似從前洶湧今引河既不足恃自仍以堵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漫口為急但十六堡口門跌有深坎難以施工自應即

就現做壩工之處速為堵築前據阿桂等奏挑水壩已

做成二百丈北岸之順黃壩亦做有四十丈即係恐河

水不能甚長設法預辦以期有成等語所籌甚當若即

將順黃壩迅速接築加長步步鑲培厚實俟與南岸之

挑水壩相離不遠即可相機設法合龍目今新料已收

足供應用計無有出於此者未識阿桂等主見如何與

朕意相合否著傳諭詢問令其即速妥酌奏覆

十二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竊以豫省黃河漫口久

稽堵合不特河南儀考等處及安徽蒙亳一帶小民未獲寧居而以全河匯注於淮其所係尤爲至大臣阿桂在京時每日親見

皇上縈懷此事無時稍釋今復稽延數月尙未蒞工

聖主倍切憂勞實由臣等不諳河務愚昧無能所致不勝

寢食靡寧今接奉

諭旨以開放引河又成虛望覽奏徊徨竟夕不能成寐臣

等跪讀之下益覺愧懼汗浹無地自容查儀封十

六堡漫口堵築半年迄難成事其地實斷不可施

工卽十堡攔黃壩埽工屢被衝失河底不淨跌塘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五

亦深辦理亦復費事是以相度形勢惟王家莊引

河最爲得勢初時原欲俟水大長開放掣溜則壩

工堵合甚易乃自伏前漫灘一次之後長水總不

甚大因卽趕辦挑水壩又續做順黃壩以爲竟不

長水束壩逼溜之策及至前月下旬河水長有三

尺餘因卽啟放引河亦冀先得掣溜不意引河一

開長水卽日頓落而順黃壩興工未久口門尙寬

不能得兜蓄之益以致未獲卽成然臣等仍定於

此處趕築者實以在工員弁無不以爲必應如此

籌辦且羣稱開河時大溜本已吸動則其得勢可

知伊等衆口如一固非有心迎合臣等而臣等體察情形亦以爲如此籌辦可望有成並非稍有遷就冀掩目前也今恭讀

聖諭以應就現做壩工之處速爲堵築實爲至當不易惟

挑水壩本爲逼溜趨入引河而設偏著西首去順

黃北壩有一百四五十丈若欲就此聯接則中間

河淤甚長難以著力而順黃壩工北壩已做出五

十丈南壩亦幾及有一百五十丈所餘河面不滿

百丈亦爲較近是以臣等現就順黃壩南北兩壩

並行進堵堵築合就亦與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五

聖明指示相符現仍一面挑挖引河淤淺一面進築壩工

俟口門收窄時河水自必蓄高卽相機啟放日夜

趕辦堵合以期此次必成冀得仰紓

宵旰稍安臣子之心奏入

諭曰祇可如此盡力爲之以俟

天佑神助耳

二十四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臣等於本月初七八日

兩次覆奏趕辦順黃壩工及挑挖引河淤淺以圖

蓄水啟放等情俱已仰蒙

聖鑒其前摺內所奏趕緊辦理以期此次必成何旁奉
硃批是勉力為之約於何時可放引河合龍具圖貼說奏
來竊查現在壩工之遲速惟視水勢之深淺緩急為斷

水淺而溜緩則做工丈尺易多水深而溜急則進
埽必須慎重此次所做之順黃北壩其地適當大
溜趨注初開工時即已水深著重是以輒鑿十數
丈後即行進埽每下一埽必兩晝夜方能到底而
自八月初河水旋長旋落之後初十外又漸長如
上次試放引河之時埽外水深五丈餘尺溜勢甚
緊埽筒到底較遲臣等惟恐所做之埽稍有蟄動

阿文成本年譜卷二十一

三

關係非小是以督令加培鑲壓晝夜不停並趕做
邊埽以為外護工程幸得平穩日內河水漸覺消
落即又進埽趕辦其順黃南埽因長有淤灘可以
輒鑲工程較速現在連前做有一百七十餘丈並
一面趕做邊埽至水勢雖較前漸深然尙可接做
輒鑲俟進至溜中不能鑲做方擬下埽目下口
門剩有七十餘丈河面尙寬將來南北兩壩進埽
漸多口門漸窄約計九月初旬不過餘存二三十
丈水勢自可蓄高而引河挑淤之事彼時亦可一
律完竣計期總在初旬可以相機啟放屆霜降力

綿之時施工較易然以口門二三十丈計之亦須
搶做十餘日約九月二十後可望合龍此時不特
臣等盼望甚迫即在工員弁亦無不思迅速蒞事
奏入報

二十六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現在趕做順黃南北兩壩口門祇剩
七十餘丈將來進埽漸多口門漸窄約計九月初旬不
過餘存二三十丈水勢自可蓄高引河挑淤之事彼時
亦當一律完竣總在九月初旬可以相機啟放擊動大

阿文成本年譜卷二十一

三

溜其時正屆霜降施工較易堵築二三十丈之口門須
搶做十餘日約九月二十後可望合龍等語伊等現俱
實力速辦無俟朕再為督促惟冀如期蒞事以慰廑念
至閱上次進到之圖順黃壩尙距大隄不遠將來補接
自易其北壩則竟齊河身做起並無隄岸倚靠今兩壩
中間堵合而北之壩頭似未靠實地未為妥善因復思
圖內十堡北岸尙有圈堰一道由十八堡上舊攔黃壩
起至十堡對岸而止前所做北壩即接圈堰做就較為
合法今亦應將此堰接長使現做壩工得有所接不致
落空方妥因用硃筆標識起止阿桂等即速為籌辦其

堰壩等工務須鑲築堅實以期鞏固至順黃壩合龍後並須將十六堡漫口仍行補築完好俾資重門保障尤堪經久無患

九月初五日

公偕袁守侗奏言臣等趕築順黃壩工自前月二十一日起北壩仍逐漸進埽現已進至第十箇俱係加鑲騎馬層柴追壓到底而埽外仍水深五丈餘溜勢如前湍激是以每下埽必鑲壓兩三日視其實在穩實方可再進其南壩仍用輓鑲又經接展二十餘丈日內埽外水勢已四丈有餘亦不能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三

復用輓鑲現在趕築壩台一兩日後亦即下埽其兩壩所築邊埽逐漸隨進並又加添土戩以爲內外裹護工程更期平穩至引河挑淤之事目下亦經完竣惟因兩壩雖共做有二百數十丈而口門尙寬四十餘丈河水未能蓄高不便即行啟放現經飭令於未開河之先日逐詳加收拾約計南北兩壩再加進築口門收至二十丈外則大河水勢必可蓄高數尺自應相機即行啟放而其時正值霜降節候水力已綿自當晝夜趕辦壩工以期及時堵合奏入

諭曰佇候佳音仍當慎重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又奏言臣等於八月三十日接奉

硃筆標識原圖臣等恭閱之下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指示機宜確當不易查前此所辦十堡攔黃壩工因恐夏秋漫灘之水由此洩入致貽搜後之虞是以先行添築圈堰一道接至十六堡東舊攔黃壩俟工竣時再行奏明培築成隄今順黃北壩係從郭家莊河身內靠厓盤做壩台以次接築壩後形勢實於十堡相仿誠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三

聖諭應將此隄接長使現做壩工更得有所倚護方爲妥善臣等查大河水勢現在漸已歸槽擬於壩工合龍後將此一帶入於善後事宜一律接做圈隄與大隄相等則壩工更相靠實而壩後亦免汕刷自順黃北壩起至十六堡迤東止俱得重門保障更可冀經久無虞其南壩本距大隄相近並亦補築直接隄根至十六堡漫口雖築成圈隄後已可包裹在內但該處本係老隄不便任其空缺自應並

遵
聖諭仍行補築完好即十堡攔黃壩亦預與新工合龍斷

流後一併填合口門以為重隄固護奏入報

聞

十四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 臣等趕辦順黃壩工業將引河挑淤已竣因口門尙剩四十餘丈水未蓄高兩壩再加進築嗣自初二日至初九日北壩又進埽三箇南壩亦進埽三箇鑲壓並皆穩實所做邊埽等項亦俱陸續隨進目下口門剩有三十餘丈引河頭一帶大河之水畧已蓄高且自挑水壩做長二百丈後溜勢更逼往北趨 臣等因見河面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尙寬恐其為力尙小又接做三十餘丈此時引河頭外即已著溜近岸鼓盪現擬再加接展挑水壩使之愈逼愈近而引河內挑淤完竣之後合鑊去逐土格將積存清水盡行放出業俱下注無存是其順下之勢更為可驗此時若即行開放已無不可惟是現在水勢力量已綿兩壩埽工又皆平穩若再進埽數箇使上游水勢更得蓄高則開放後更為得力且開河後埽數仍須按數進築是趕築未開河之先前後總屬無殊而於蓄水機宜倍為有益再查本年白露以後河水疊次長發總不甚

大而上南廳屬之楊橋裴昌廟十八堡下南廳屬

之黑隄下北廳屬之銅瓦廟等工中秋前後處處

著險溜勢上隄下坐堆注埽根較夏間盛漲之時

來時去隨時餞修者實有不同以致隨鑲隨墊并

潰及隄根當經 臣分委南北二道赴各工督催搶

辦幸保平穩近日溜勢稍定尙未補鑲完竣本年

預辦歲料不敷經撫臣陳輝祖撥截大工料物接

濟竟與去秋情形相仿 臣初任河防只恐水大工

險而看現在上游之溜勢又全以水之大小為憑

雖與河員向云水大走灘水小走灣坐灣則生險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三

之說相符而細詢老年兵目土人僉稱向年白露以後水力日綿從未有如年來之險總緣黃河水勢難定實無別故惟有加意修防而已奏入報

聞

十八日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奏言 臣等前因順黃壩工尙存口門三十餘丈水勢平穩可以多進數埽及接展挑水壩使河水更得蓄高再行啟放引河之處業於本月初十日專摺具

奏嗣自十一至十四日南北兩壩又共進埽五箇鑲壓

俱極平穩所存口門不過二十餘丈水勢既較前蓄高而挑水壩復接做十餘丈大河之溜更逼近引河頭動盪拍注其勢甚順隨於十五日子時將引河開放初開之時河流即見奔赴下注亦甚湍駛河頭一帶當即衝深六七尺不等察看下游已於本日卯刻過六十里外之三家莊並於午刻又過與山東連界之和好地方均屬黃流趨瀉迅激無阻看得大河溜勢已經分掣吸入引河口門水力亦減現在一面趕辦順黃壩工並擬再接做挑水壩使大流更得迅速全注引河則壩口水力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三

輕尤易尅期堵合奏入

諭曰欣慰覽之佇候合龍喜信

二十四日

諭曰本月十八日據阿桂等奏於十五日開放王家莊引河勢甚暢順一摺欣慰之餘盼望喜音益切雖今又經七日未見續奏時切營懷開放引河以後不即具摺郵遞自係河流順適形勢並無變動無可入告之事奏報稍稀無足為異但朕宵旰屢念計日而待不能不急望耳前奏稱十五日子時開放引河即奔赴下注本日卯刻過六十里外之三家莊午刻又過山東連界之和好

地方是黃流趨瀉甚駛毫無阻滯大溜業經掣動按日而計似河頭應早抵江南境若已過徐州地面則是黃河已歸故道全局大定可無他慮惟當將順黃壩上緊接築及早合龍阿桂即可起程回京其十六堡漫口補還隄工及一切善後事宜交與袁守侗陳輝祖辦理亦自能妥協也

十月初四日

諭曰工部議駁袁守侗等覆奏豫省黃河報銷歲搶修工程銀數一摺所駁各條俱甚得理即問之姚立德自亦無可置辯况既經漫口之後上游因何復有險工需費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三

轉多於往歲更屬情理之不可解者但恐該省去年多費果有不得已之實情並非屬員浮冒則又不可不核實辦理今阿桂現駐河干督辦壩工無難就近查核著傳諭阿桂即會同袁守侗秉公確查或係浮冒應賠抑係實用應銷即行分晰據實具奏再降諭旨

二十八日

公借袁守侗奏言接奉

上諭工部駁袁守侗覆奏豫省黃河報銷歲搶修工程銀兩一摺著阿桂即會同袁守侗秉公確查據實具奏查豫省黃河兩岸乾隆四十三年分歲搶修等工共

用銀二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六兩零內加高土工銀四萬兩係前河臣姚立德奏明借動藩庫銀兩辦理作兩年扣還之項應遵照原奏另案具題不得列入歲搶修案內牽混報銷外查該省歲搶修最多之年不過十四萬餘兩本年用銀十九萬餘兩多銀五萬餘兩該省隄工四十三年分既因水勢稍大奏請銀兩預爲加鑲谷工自應均屬穩固何至時和儀封一帶屢行漫溢况漫口之後下游正河已經斷流兩岸隄工何至受險即上游河水業已旁洩正河流勢自無壅塞即須鑲壓亦當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三

與上年無異何得轉溢用銀五萬餘兩之多即姚立德咨部展限原因駐宿河干堵築漫口不克分身查辦歲搶修冊籍並未聲明冬令後水勢猶險尙費搶鑲不能止工之語殊屬捏飾又稱揚橋等處屢墊屢鑲因額料不敷截畱趕赴大工物料濟用之處亦未據報部有案無憑稽查等語查河工歲搶修報銷關係工程帑項不容稍事浮混如果有冒銷捏飾情弊自當據實查辦今姚立德任內所辦乾隆四十三年歲搶修等工共銀二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六兩零內除奏明借撥之四萬兩

應分年扣還外其餘比較工程最多之年尙多銀五萬餘兩在部臣以漫口之後下游正河斷流隄工何至受險即上游河水業已旁洩正河流勢暢注不應復有險工似屬情理之不可解不得不加駁減但就等之目見耳聞畱心訪察又有實在情節應詳細陳明者緣黃河形勢本大而上年伏秋盛漲本屬異常是以惟儀封漫口以下正河業已斷流並無險工至其迤上一帶則仍處處報險在在有工况如祥符時和驛先已漫溢其下游不應復有受衝乃儀封十六堡續有漫決之後上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三

亦宜減勢而緊接時和驛之八堡復有奪溜之事皆衆所共知共見可見水勢往來衝突變遷靡定是以凡有舊時險工之處仍多迎溜頂衝至上年白露以後直至冬令搶築未停袁守侗在工知之本悉即如今年秋汛水勢較上年爲小而儀封漫口未塞形勢又與上年無二乃白露以後南岸之楊橋裴昌廟十八堡黑隄北岸之銅瓦廟等處復塌隄壑埽危險堪虞截料撥夫分頭搶護現在尙有未停工作者此尤袁守侗之專責而阿桂駐工日久雖未遍歷各處其情形皆得聞知則

上年之尙無捏飾更爲可信今復詳核工程案卷併密行確切訪查俱係共聞共知無從弊混是此項工程銀兩似爲理之所無而實屬事之所有誠如

聖諭該省去年多費果有不得已之實情則又不可不核實辦理所有_臣等秉公確查上年歲搶修銀兩並無浮冒奏入下部議行

十一月二十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順黃壩工口門未施工者止有七丈餘現在上緊趕鑲計日可相機堵合連日盼望甚切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奏

據阿桂等奏自下大埽後口門止餘四丈有零正在督令趁勢搶壓冀可合龍乃十一日早水勢猛湧異常陡將南壩壑場二十餘丈懷慚無地詢之徐建功等再上又無可移辦之處惟在上緊接做輒鑲雖有埽底仍屬無碍計工段亦不致過遲等語覽之深爲焦急然亦實無別法已於摺內批示矣因思向來衝壑俱係北壩此則係南壩其壩身尙非頂流不致與水急爭今鑲壓補築似較北壩施工稍易或可期迅速蕺事亦惟有全力赴之一切皆臻妥善以待

天佑

神助耳至阿桂等懇請議罪議罰之處俱可不必伊等在工俱實心任事百計經營似此次之工虧一贊信非人力所能施意計所能及並非怠玩悞工不但阿桂不必引以爲已咎卽袁守侗陳輝祖有河工地方之責者亦不必各請議罪若如所見朕先當引過自訟然朕自昨秋豫省河工漫口以來軫念民艱日久榮望前後發帑數百萬以濟工賑之需復截漕糧十萬以爲賑濟之用而且蠲緩頻施凡有關於民瘼者無不籌辦實政止不過如此朕心不可不謂盡豈有因此而卽飾詞下責躬之詔乎近因史館進書偶閱元史河渠志見賈魯於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奏

合龍時所設之法甚多行之果有速效或史冊過於溢美或今昔情形異宜自未足盡信其各法或有現已做用者或有難以施行者亦不可不知但史志既有此言寧可信其有著將此志節錄一段寄阿桂等閱看詳詢徐建功李永吉等或其中有可節取之處可倣而行之如皆不可行不必因此過於拘泥俗諺所云有病亂投醫亦無可如何之一法也至十二月二十日爲皇孫綿億成婚吉期阿桂若能將合龍之事辦竣彼時能兼程到京固善但所指係阿桂孫女非必須阿桂一人專辦况現有伊子在京辦理一切阿桂卽不能趕回亦屬無

碍轉不必因此著急也

二十五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本月十一日南壩忽有蟄場二十餘丈之事深為慮念惟因向來衝蟄俱係北壩此次則南壩其壩身尚非頂流較北壩施工似應稍易隨即馳諭詢問茲據覆奏現在南壩已輒鑿得七丈餘北壩亦輒鑿得二丈餘金門又祇剩十丈餘日內已做之工加倍填壓務令益得穩實俟兩壩再進兩埽即可為相機堵合之計等語就現在情形而論大有可望惟在阿桂等實力董辦以冀速竣日夕盼合龍喜音矣至所稱南壩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堯

日逐鑿壓取用物料甚多而壩身終覺鬆軟不知其初因何受病等語自係填壓未能堅實之故向來下埽惟憑土壓所用之土似不過浮加未能令其到底著實朕意以為如壓土加以夯碾自應堅固得力不知河工下埽曾如此辦過否若從未辦及不妨以此法試行之著傳諭阿桂等即以朕此旨與徐建功等諳練之人詳細妥商而行

十二月十一日

公奏言臣子阿彌達於本月初七日到工面傳

恩旨諭令不必著急若因此飯食減少身體瘦弱轉不能

辦事如何使得况河務非如兵之全仗人力者可比伊尚係有主見之人祇須立定主意愛惜身體竭力籌辦何必過於焦慮臣跪聆之下不勝感激涕零伏念臣受恩至深至重而以壩工屢築不就未能稍分宵旰焦勞繼又值前次合龍後復被衝場心神驚悸不覺一時昏憤叙入覆奏摺內上煩

聖懷

優加體恤合臣子來工看視并荷

慰問再三臣心愈覺悚惕難安日內胸膈已畧覺寬舒雖飲食仍未能加亦並不覺精神短弱臣自問血氣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

罕

尚好必無妨碍自當愛惜身體以冀竭力報効不至再塵

宸衷至臣子阿彌達現令多任一日看視工程大概即於

初九日令其起程回京覆

命奏入報

聞

十五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德成於初八日夜間抵工將面奉諭旨及硃批指示河圖形勢傳諭到工其南北兩壩一面遵照諭旨由南壩向北輒鑿俟合龍時始兩壩並進至挑

水壩可否接注倒扎洪之處今擬於挑水壩下水斜向東北再接做三四十丈如魚鱗埽或可得挑溜之益又硃筆所點諭令用船動盪令流勢趨入引河法實至善自當遵照辦理惟引河上層一帶擬再開寬十九丈以迎溜勢等語均祇可如此做去看若有益更向前進亦可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次河工合龍辦理實屬非易昨令德成前往亦因其畧曉工程且因伊曾堵築永定河漫口是以遣令前往原係無聊之極思亦於另摺內批諭德成到彼甫兩三日即使南北兩壩引河各處詳細查看其於河務情形亦豈能如阿桂等三人經年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聖

月駐工目擊之親切其所稱將倒扎洪之東另開河口寬二十丈長三百餘丈接入舊引河不必俟現挑引河完竣即行合龍等語袁守侗因其言甚迫切商令止將倒扎洪再向東開寬十餘丈仍俟引河開完再行合龍不必另開一道亦係將就了事之見看來德成於河務全未諳悉而高興不經事其素性原係如此與其信彼莫若信阿桂等三人亦於摺內批示德成即著回京不必仍留工次阿桂等即將原奏辦理各工督率員弁竭力上緊趕辦迅速奏功昨阿彌達回京奏稱挑挖引河須俟正月底完工計其時總在桃汛以前尙不爲遲惟

日夜企祝

天佑

神助早得蒞功耳

十九日

諭曰朕此次巡幸浙江於明春正月十二日啟鑾著大學士阿桂留京辦事阿桂現在河南督辦河工其未到京之前畱京事務著大學士程景伊暫行辦理俟阿桂回京後即毋庸同辦

是年第三孫那彥成入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

聖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六十四歲

正月初十日

公偕陳輝祖榮柱奏言引河工程日逐催趨新正以來夫役到工者更多所挑土方通計已有四分且開凍土鬆挑挖較前亦易其引河頭上層展寬十九丈者計長七十餘丈而于原估挑深丈尺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外又續估挑深一尺五寸自上至下一律相等至挑水壩頭之冰凌立春後已漸化解現在開工接做人夫物料亦俱應手飭令晝夜不停以次進築並於北岸引河頭豎立標竿使之對准斜向東北不稍舛錯以收通濶之益而順黃南北兩壩亦仍接做邊掃土餞俟引河工程過半再令南壩向北鑲築則口門收窄時引河亦可竣工不致有彼此等候及壩工著重之慮奏入

諭曰所辦均合機宜此時自應如此辦理惟望

天佑

神助於凌汛桃汛前迅速完工集事也此事昨袁守侗來京時屢經召令與軍機大臣并德成同見朕再三指示分晰是非并令袁守侗德成繪圖貼說進呈據德成所擬於倒扎洪之東開引河寬二十丈長三百丈接入引河為接濶溝直達舊河順黃壩即得合龍等語所言未為不可袁守侗以為逼近北壩恐北壩受害則亦不可行然尙近情理至所擬於十六堡漫口西隄隨水築順水壩一道將濶勢逼過口門數十丈歸入舊引河則斷不可行十六堡自前歲堵築五次未能合龍阿桂等始不得已商移上游施工今德成乃欲於屢經決裂處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做工鑲壩并欲將現辦垂成之工棄而不用是其執謬不通實出情理之外袁守侗德成所進圖說著另繪一分寄與阿桂等閱看至此事土方已經辦有四分惟冀人夫工料迅速藏功以邀

天既仍將現在添辦各工情形迅速覆奏

恭錄

御製詩

祈穀齋居

今歲齋居異昨年春屏仙木列粘駢峙庭雙栝雪倍澤遷坐三朝樂徹懸幸罷希膏切畿輔

京畿元旦新正連得瑞雪至今尚未消盡較之

往年齋居望澤 仍殷補漏繼河塹深寬加倍鳩夫役昨阿
實深慶幸也 王家庄引河頭之長三百丈者已開有七十餘丈又上下
一律加深一尺五寸現在鳩集夫役晝夜督辦其南北兩
壩亦仍一面接做邊掃土餞俾口門收窄時引河挑挖亦
可同時竣工不致有彼此等候及壩工著重之慮云云所
宜惟盼喜音速至迅奏合龍成功耳 冀即成功奏喜筵

十五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引河工程業經挑有四分且現在係
開凍土鬆挑挖較易等語計阿桂拜發此摺已及一旬
未據續有奏報朕因南巡經過雄縣一帶途次積雪未
消於行程雖覺和美而天氣甚寒東北風亦大因念豫
省距此不遠氣候風色或大畧相同該處是否不致冰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凍挑挖施工尚不費力否朕心深為厯念堵築漫口已
閱一載有餘此次引河工程務於二月內告厥偉大瀾
歸槽漫口合龍方為妥協

公偕陳輝祖榮柱奏言自初七日後引河人夫因
新年已過時值空閒俱欲趨工謀食遠近趨赴愈
多挑挖日有起色統計現在已有六分月內必可
一律完竣至大河冰凌業已全化挑水壩亦以次
接做計舊做工段之外又斜向東北接展十餘丈
緊對引河上唇看其形勢甚順自當更往前進愈
長愈好使大瀾不直走北崖則開放引河倍

為得力其順黃南北兩壩邊埽業已鑲與正壩相
齊厚土填壓甚屬堅實所澆土餞亦有過半工程
開河之先儘可辦竣此時金門所剩丈尺雖屬無
多而約計尚須展做七八丈河水方能蓄高目下
若預行前進則可多為填壓壩工益得穩固是以
現在即緩緩接做輒鑲俟水勢湍激不能輒鑲時
再行下埽臣等惟有竭力趕辦於桃汛未屆以前
堵合竣事奏入報

聞

公奏言竊查德成所奏剗扎洪之東另開引河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道及十六堡漫口西堤築順水壩之處業經

聖明洞鑿一是一非無庸臣再為贅及至德成在工所言
止有剗扎洪之東另開引河一說彼時臣曾詢以
如有所見不妨盡言據云捨此再無別說是以臣
前奏內稱其他并不能指出不合之故其十六堡西
堤施工一層德成在工並未言及且伊與臣相見
數次俱有袁守侗陳輝祖姚立德一全在坐並無
與臣獨自會面之時其會否與臣說過袁守侗現
在隨
駕可以就近

飭詢而知至德成到工後臣自揣雖並無矜傲失禮而其

在上 皇上前奏對光景尚係如此更不待臣之陳辯但臣督辦

要工一年未竣久煩 宵旰問心已刻不能安復以不能令德成心服更致上煩

睿慮臣實慚悚彌深而因事 訓諭不使臣不知不覺自蹈愆尤尤足感我

皇上成全期望之大德臣每竊念受 恩愈重則此心愈不可放是以前次臣六十歲時蒙

賜詩內有不說保全勗黽勉之句臣朝夕銘刻在心惟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五 多邀一番 訓誨即可多增一番警醒臣深望我

皇上時加 訓誨提撕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冀稍免愆尤斷不敢

聞 絲毫存自恃矜傲之念奏入報

二十一日 公偕陳輝祖榮柱奏言王家莊引河工程因新正

以後人夫雲集日逐見功實挑有六分以上雖本月十三日以後連朝風雪土復結凍而夫役計工

謀食不肯就閑雪止即出力作且此次分段派員 較多各知催儻設法挑挖即挑水壩接做十餘丈

後因大河復有冰凌展築較難然亦敲鑿施工並 未株守坐待臣等竊計引河工程此時即耽延數

日而大局總可於月內完竣目下天氣已晴尚覺 寒冷夜間仍復結凍已午以後方見和解然引河

仍可竟日挑挖其大河復聚之冰凌雖未全解而 春令融化較速是以挑水壩頭一二日內亦即可

展做計期不出正月引河可大段完竣再行詳加 收拾并俟挑水壩多做數十丈時即可開放引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六 至順黃兩壩所餘口門本屬無多日前所做輾鑿

業已到底現厚土填壓俟引河將成時再相機進 築臣等惟有竭力趕辦務期於桃汛未屆以前全

行蒞事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邇日復東北風作雪甚寒遙念彼處實切

憂勞也 公又奏言臣奉 命督辦豫工已逾一載今挑挖王家莊引河工程將屆完

竣其挑水順黃各壩亦俱陸續進築看其形勢頗 順仰賴

天神庇佑大工一經告成所有善後事宜即可照平日公

同酌議章程奏明交河臣陳輝祖撫臣榮柱以次

辦理臣自當遵照前奉

諭旨無須在工督辦惟念臣未覲

天顏為時已久實不勝犬馬戀

主之忱且前數次

聖駕南巡臣俱以奉差塞外未獲扈從即臣出差所至地

方甚多而蘇杭等處則從未一到今恭逢

鑾輅時巡寸衷倍切歡欣鼓舞而留京大臣又有程景伊

英廉且現在亦無應辦緊要事件臣不揣冒昧仰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七

懇

皇上天恩准令於壩工合龍後即趨赴

行在稍展依戀之私併得一瞻

盛典奏入

諭曰自當來却不必留而扈駕至於來時必俟工程甚妥
十餘日後方可起程

二十七日

公偕陳輝祖榮柱奏言自二十日以後天色晴明

惟早晚尚覺寒冷日出後始漸覺化凍然於挑挖

之工並無妨礙日內氣候亦漸溫和通計引河工

程已有八分并間有數處大段已完者臣等即先

往查驗復令詳細收拾此外亦俱上緊催趨自可

不致遲延至挑水壩頭之冰凌竭力敲鑿至二十

二日始得開動施工又經接做十餘丈并已添做

魚鱗邊埽連前共有二十餘丈現由壩頭斜向東

北量至引河頭標竿處尚有百丈以內自當再

趕做數十丈使大溜直向北趨更為有益其順黃

壩所澆土餞已將次完竣現擬加高并鑲防風以

為外護至金門丈尺所剩本屬無多日內上游河

水較增溜勢稍緊若於引河完事之先遽行進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八

恐口門太窄壩工不無著重是以現將已做之工

日逐廂壓堅實俟引河尅日全完再一面相機進

築則河水一經蓄高即可開放引河以為堵合之

計奏入

諭曰自二十五日此間西南風方幸可以放溜摺中並未
提及又係二十六日所發摺自然尚未成功殊深塵念

也

諭曰據阿桂等奏自正月二十日以後天氣晴明日出後

化凍挑挖即可施工通計引河工程已有八分并有數

處大段已完者此外亦俱催儻緊急至挑水壩以次接

做自當再起做數十丈使大溜直向北趨其順黃壩所
澆土截現擬加高並廂防風以為外護俟河水一經蓄
高即可開放引河以為堵合之計等語自應如此趕辦
查此間距開封數百里昨二十五日西南風甚大方幸
可以放溜今二十六日所發之摺何以並未提及近日
風信甚為厯念據摺內稱引河工程已有八分計所差
不過一二分兩三日內料可完竣此時諒已辦完何日
可以放溜盼望之至

二月初十日

公偕陳輝祖榮柱奏言查此項挑水壩續行進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九

以來大溜專走北崖又自初四日南壩進埽以後
大河水勢漸長至初六日晚間比較引河底高至
七尺有餘全溜直撞引河頭土堰頻頻衝刷有怒
不可蓄之勢因即開放引河奔騰下注聲壯勢猛
大溜頓見掣動至初七日卯刻已過百餘里外之
和好地方水色渾黃流甚湍急且初開時兩壩金
門頓落水一尺次日又落水四寸壩工更為穩固
因將北壩應接之門埽即於初七日早間趕進現
在層層鑿壓雖金門之水本深七尺有餘又已收
窄水勢不能不湍洶而其力量則比未開時已見

輕減臣等連日察看引河光景實已掣溜六七分
金門現寬已不滿六丈俟南壩再進一埽即可相
機堵合奏入

諭曰今日渡黃陶莊

神祠默致虔禱即聞此信實切欣慰然必俟金門合龍
大河順歸故道方釋此懷耳

恭錄

御製詩

阿桂等奏報引河已放溜詩以誌事

陶莊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十

神佑即日得佳音陶莊引河初成即勅建神廟以答
嘉規茲初十日渡黃瞻禮神祠默
致虔禱即於未刻得阿桂等馳奏稱初六日晚間開引
河掣動大溜奔騰下注至初七日卯刻已過百里外之
和好地方且初開時金門頓落水一尺次日又落四寸
引河實已掣溜六七分現在相機堵合等語是甫辦香
惘百里外即荷神佑引溜就新速歸川赴舊深翕然庶
垂規更期迅速合龍耳

無變 垂貺倍昭謚必俟合龍後吾方敢慰心

十八日

公偕陳輝祖榮柱奏言引河日見暢達又連值順
風大溜分掣至八分以上兩岸並見場崖因於初
九日南壩又進門埽一箇金門止寬三丈有零惟

水深十餘丈勢尚湍激臣等本欲俟引河多流數日上下暢順再行合龍不意十一日午刻兩壩即先自攏合隨上緊填壓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臣因上游本有雨雪融化春水已至而金門斷流之後河水又驟然湧高增長至一丈七尺以致兩壩腰漏掛簾之處甚多詢據李永吉等俱稱歷來合龍後必有之事臣等親身住宿壩頭率同文武各員分頭搶築竭四晝夜搶壓不遺餘力現在尚有一二處腰漏其南壩後之戩壩亦因從迴流汕空水定後漸漸塌散而正壩仍然屹立如故現在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十一

儘力加倍相壓並趕添邊埽以爲外護且大流已於十一日全入新河壩前俱係停水而長水亦已漸消退歸槽自可益望穩固奏入

諭曰儀封此次漫口堵塞一年有餘至今始得斷流雖據奏尙有腰漏之處但徐州一帶已歸故道再能加倍鑲壓趕添邊埽外護自可合龍閉氣佇待喜信速至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報將合龍形勢詩以誌事

未敢稱工就先期達喜音金門酒已斷竹箭落猶深阿桂奏儀

封决口於本月十一日午刻兩壩攏合隨上緊填壓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瀆全注引河但尙有一二腰漏處未屆十分放心不敢即馳報合龍然十一日金門業已斷流大瀆全入新河壩脚俱係停水而長水亦已消退等語腰漏誠無礙脚停亦漸沈黃流將到浦薩載奏黃水已長已據稟報黃水已到桃源境內歲事庶幾今

二十三日

公偕陳輝祖李奉翰榮柱奏言自本月初六日開放引河後日見暢達又連值順風全河瀆勢掣動八分因於十一日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河全入新河其有腰漏掛簾之處率同帶往司員馮應樞舒濂并司道知府等分頭督催竭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十三

數晝夜之力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從前水深至十一丈者均已停淤止剩四丈餘所有腰漏等處亦俱填壓堅實從此黃流順軌永慶安瀾奏入

諭曰昨據薩載奏徐城誌椿長水一丈一尺餘雲梯關長水四尺九寸瀆勢湍急全黃已復故道直達歸海此次儀封决口辦理幾閱兩載特命重臣前往經理發帑五百餘萬兩近復將引河大展寬深接做挑水壩逼瀆北趨始將瀆歸正道荷蒙

天佑

神助幸得成功朕感謝之餘益深虔敬向來河工漫口

合龍例得邀恩議叙但亦應計時日久暫如三十九年
老壩口隄工漫溢二十日之內即報合龍在事大臣自
應加恩議叙至此則幾閱二年之久方克歲事朕惟
感謝

天恩

神佑而於朕心方深愧歎即在事大臣如阿桂等休戚
相關誼均一體亦不肯仰叨

天功

更邀議叙至分頭督催之司員馮應樞舒濂司道江
蘭王啟緒朱岐張有年沈啟震康基田等晝夜催儻分
力宣勞非大臣可比著仍交部照例議叙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圭

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報引河放溜金門合龍一摺已於摺內
批示并另行頒發諭旨阿桂等俱即遵照辦理此次漫
口屢成復毀至今始得歲工河歸故道朕心既以為慰
亦以為慙阿桂等皆當共體此意現今工已合龍漫口
老隄最為緊要阿桂務將老壩隄口督催堵築堅實以
資鞏固方可起身再漫口雖堵閉其壩內所存餘水務
令設法除去使其涸見河底再行填築實土方足以資
保護此時朕已駢蹕蘇州不日即可回鑾將來阿桂即
於江南途次迎謁或竟至山東路上亦不為遲總以河

工善後堵築老壩隄工堅實及壩內積水盡涸為要不
必急急前來也

恭錄

御製詩

阿桂等奏報儀封合龍工成詩以誌事

决隄雖幸築時和四十三年秋間儀封與時和驛先後决
一月杪始得合龍而儀封新工滯儀封一歲過治水江南
工復有發陷遂至濡滯年餘大學士高晉率諸習樁
宣手熟儀封李永吉等馳赴豫省董助堵築屬薪山
左運肩摩儀封堵築漫口所需糧料較多恐本省採買不
購買積料幾成復變誠胡謂儀封之十六堡屢築屢衝因
運往應用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圭

於王家莊展開西掣東穿竟若何幸以開寬引大溜
引河以掣開勢將引河大加開展深又接作挑水
壩通潤北趨黃水始掣入引河復歸故道金門合龍
能翁受復原河文埋徒憶酸棗叙式作應同瓠子歌慰以
為慙功矣有祇覺賸例廣恩波此大漫口幾閱兩載始獲
為慙即在事大臣如阿桂等官亦不肯仰叨天功更邀
甄叙惟司員及司道知府等官非大臣可比仍令交部議
叙至漫口糜費銀兩照例亦不應賠但此番辦理情形實
非比前數次阿桂等悉心經理亦不遺餘力所有用過工
料銀兩悉准奏銷毋庸議賠惟决口究由平時防護不愼
所致因傳諭阿桂查明賠補以彰懲勸并
宣示中外令知辦理庶務一秉大公云

聽言

聽言豈易哉能聽貴能斷昨以築河隄踰年工未辦而每

敗垂成洪流益汗漫因命德成往上年十二月初儀封漫未成工德成尙畧曉工程作法召見指示機宜令費圖前
往詢阿桂等并賜花翎原望其竭力贊襄成事豈意其因
與阿桂不合挾私自用一到庶幾竭力贊一到即欲速欲
即欲見長翻案因即召回 庶幾竭力贊一到即欲速欲
見長翻案名迴息其事面陳仍巧辯德成回京面奏復肆
漫口藥順水壩一道通溜過口門數十丈歸入舊引河等
語彼時以十六堡自高晉袁守洞等堵築五次未能合龍
阿桂等始不得已酌移上游乃德成復欲於決口施工其
執陳輝祖不可行况德成辦事遠不及阿桂并伊一人巧
侷輕議更張遂決意不從其請草去前賜花翎并令軍機
大臣存記候阿桂引阿桂與德成二人優劣判守伺袁
輝祖亦過彼成謂德以半况三者閱久豈遜一人算大工
已速成更張益增亂決意斥其言拒諫吾弗憚然彼究因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公奏言臣前奉

諭旨將豫省南北堤工應行修補者復加詳細勘估奏聞
興工查此項堤工上年俱陸續辦竣惟南岸料車
經行及貧民棚棲處所尙未全行葺工然所餘亦
復無幾今大工業已告成所有未完各段自應令

河臣李奉翰上緊趕辦於大汛未屆之先一律全
竣又臣前奉

諭旨以漫口下游各河至安徽之渦河一帶應酌加疏濬
之處亦詳悉勘明妥協辦理等因所有祥符時和驛決
口下游之惠濟河應行疏挑兩段約需銀一萬二
千餘兩其儀封十六堡漫口下游須俟工竣水涸
勘辦而大段俱屬深暢亦經臣會同詳悉奏
聞并奉有

諭旨以南河各工亦經薩載等勘辦毋庸阿桂復往會查
欽遵在案今大工業已告成所有時和驛下游惠濟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雖前已勘估興工尙未查驗應令撫臣榮柱再行
派員查勘如有未能一律暢順之處即照估實力
疏濬其儀封十六堡漫口下游渦河等處衝刷日
久仍屬寬深惟水勢散漫之處其旁入支河兩岸
不免間有淤淺自應一併疏濬以備夏秋潦水有
所歸注應請交撫臣榮柱派委誠實大員履勘疏
濬所費亦屬無多奏入報

二十九日
公偕陳輝祖李奉翰榮柱奏言順黃壩工業已合

龍穩固所有善後各事宜先經臣阿桂等大畧酌籌今復與臣李奉翰詳悉公同商議查順黃壩身本已寬厚堅實且自合龍後晝夜填壓已經半月現仍日添培壓工程自益鞏固但係臨黃新工不可不慎重保護臣等擬將壩身加高外廂邊埽防風並於貼近戩壩後再澆裏戩一道約需銀五萬七千一百六十二兩零其挑水壩一併加高幫廂並接至南堤約用銀六千九百九十四兩零并豫備順黃挑水兩壩防守夫料銀一萬四千兩至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七

諭旨奏明俟順黃壩合龍後並將十堡十六堡一併補築完好今擬補完壩工並於積水處廂做防風並將已做工段一律加高接與圈堤相平計需銀九千八百六十兩零其十六堡漫口從前水勢甚深自上年停工不辦伏秋汛內口門場寬至二百六十五丈而以場寬之後河水平流轉見淤淺現在止二三尺之水並無跌塘今擬估廂防風並補堤工計需銀一萬七千兩零至自順黃南壩起接至南岸老堤止計長一百零七丈現於擬澆裏戩時一律接築與堤相平其自順黃北壩起至十六堡漫

口迤東止上年亦已遵奉

諭旨並

硃筆標示之圖通行接築圈堤以防搜後之虞今春臣陳輝祖因大工合龍在即隨一面派員趕辦共長二千二百九十三丈現已得有八分工程臣李奉翰仍當上緊令趕築共計需銀一萬四千七百三兩零又臣李奉翰看得此次新工係逼溜改向北趨直走中臨以免十六堡以下幾及二百里順堤河之險關係實為至要應於順黃壩之東相去一百餘丈外再加築二壩一道南接老堤北接圈堤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六

為重重固護臣阿桂等再三商酌亦應如此辦理計長二百九十四丈底寬十六丈六尺頂寬四丈高與大堤相平約需銀二萬零七百零九兩零又儀封十六堡並考城汛內隄工因連年料車經行貧民又搭棚棲住是以內有一段單薄殘缺今擬加壩幫寬計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九兩零以上善後各工通共需銀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七兩零再查潘家廠引溝係上年秋汛時始露有頂衝形勢因即酌量開挑每遇長水必能進溜但現在新河既已暢行轉不必令其分勢目下擬將引溝

河頭築壩堵截俟伏秋大汛時臣李奉翰察看形勢酌量辦理倘潘家厰果得冲塌成河則自挑水壩至順黃壩一帶俱可淤成陸地壩工俱可省修防以上各條臣等公同酌定意見相同即一面督飭趕辦定限於三月內完竣此外南北兩岸或尚有應辦事宜容臣李奉翰遍行履勘後遵照面奉

諭旨再行酌量奏明辦理并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再查合龍已經半月晝夜廂壓堅實現在尙未停工

河臣李奉翰亦稱實已鞏固而新河引涵與伏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五

汎水無異大河水勢又已漸消至金門以上原水深十餘丈者日就停淤現止四丈有零金門以下間斷現灘十堡壩工水深處寬不過十餘丈且係止水其餘均屬淤灘至十六堡漫口則全係淺水不過二三尺兩處補築壩堤爲力甚易其善後事宜又經會同李奉翰等悉心酌定次第興築統計三月內必可全竣臣阿桂在工實無可辦之事因於二十五日遵旨起程馳赴行在復

命奏入報

聞

三月初三日

公奏言本月二十六日酉刻臣行抵虞城縣接奉

上諭現今工已合龍漫口老堤最爲緊要阿桂等務將老壩堤工督催堵築堅實以資鞏固方可起身又奉上諭內此項漫工若照向例糜費工銀應著落在事大小官員賠補但此番辦理情形實非從前漫決可比阿桂等悉心經理亦不遺餘力所有用過工料銀兩俱著准其開銷毋庸議賠惟決口究係平日防護不慎所致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前河臣姚立德撫臣徐績實難辭咎鄭大進到任不久不必議著阿桂查明伊二人任內所辦堤工歲修等項分別著落賠補以示懲儆竊照順黃壩工合龍之後廂壓晝夜不停業已半月實已堅實而善後事宜內所籌辦之二壩又兩頭對做已經合口其圈堤工程更辦有八分是現在新工已得重門保障至十六堡漫口止存定水二三尺尙日就乾涸並無跌塘十堡南壩頭水深二丈餘者不過十餘丈之寬亦係定水其餘更屬淺灘此二處補完之工爲力甚易業經前摺公同奏

聞至金門跌塘歷來壩工所必有就臣所見舊時衝決之處有十餘年及百餘年尙未乾涸者無從設法疏濬且亦並無妨礙而順黃壩金門以外深十餘丈者現已淤剩四丈零將來必可現灘即靠近壩前剩有停水據李奉翰稱伏汎長水一二次即可停沙填滿現在亦無疏濬之法此時新工儘可放心是以撫臣榮柱擬即回省辦事臣李奉翰亦俟各處興工監看指示遵辦後即擬往上游南北兩岸遍行履勘再回至工次督催驗收臣阿桂在彼實無可辦之事向於工程做法又遠不如李奉翰因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遵照前奉

硃批於十餘日後起程現在似毋庸趕回至大工所用銀兩前已將大畧數目奏

聞向例黃河衝決所用辦工銀兩應銷六賠四無論歲工久近俱著落在任時衝決之總河督撫道府廳汛員弁等按股分賠今新莊八堡所用銀兩業經姚立德鄭大進奏明自認全賠外其時和驛十六堡十堡順黃壩挑水壩等處所用銀兩姚立德鄭大進俱例應分賠現在姚立德應賠銀兩約共有二十三萬八千餘兩鄭大進應賠銀兩約共有十一

萬九千餘兩河臣陳輝祖等現復確核細數再行詳悉奏

聞今奉

諭旨此次漫工所有用過工料銀兩俱著准其奏銷毋庸議賠惟姚立德徐績任內所辦堤工歲修等項分別著落賠補臣竊查此等工程銀兩其自四十三年以前俱已題銷有案可以按册而計臣現已寄信陳輝祖等令其查明具奏奏入報

聞

初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諭曰據阿桂奏稱自豫來浙復命經過淮徐一帶查看陶莊引河兩頭已寬至九十丈其中段僅寬六十餘丈河身雖已刷深但水勢被束不能大暢且將來伏秋大汎水來猛驟恐一時宣洩不及若將河身通行開寬四十丈俾一律深通汎水便可暢注等語所奏自屬應行辦理之事現在已令阿桂前往該處會同薩載查勘後阿桂即行回京據實面奏

初九日

上以儀封河工合龍命建碑於陶莊

河神廟

御製記文曰河之復也以堤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以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
丁酉陶莊河神廟之文而今復有顯示昭靈聲應底績
之貺是不可以不記儀封决口之築移金門開引河歷
以年餘迄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爲大開引河圖
掣溜歸壑之爲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日兩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重

自行合龍隨填壓菱土不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俟十
分穩固即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而合龍之奏果至然
所謂自行合龍之語不解何謂茲阿桂以善後大局已
定來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月十一日儀封漫口未
合龍以前金門尙濶三丈水深十丈餘至午時忽報順
黃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走陡
與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至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
隨將合龍稽料趕緊填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而埽底
亦無翻花過溜若非南壩向北沉墜移走則三丈口門
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完今機緣巧合因敗爲功以

兩載之勤劬收功片刻實由至誠感召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云云
自前歲河决後予無日不叩

天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陶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籲而十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龍
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誠之能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重

若謂能感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以前豈誠之未至
耶而
神之顯示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封
在河南云一則不可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能及彼
夫一佛而千百億化身姑不必論即蘇東坡論韓昌黎
所謂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過文宗尙能如
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願當論其在此在彼是一是二耶既蒙庇蔭合答
麻社予惟虔敬孜孜日甚一日永祈安瀾之錫儀封合
龍處已命建

廟答既當別記而此陶莊實予竭誠蒙

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

廟之例時庚子歲暮春上澣之吉也

十三日

京察奉

旨交部議叙

十五日

公偕兩江總督薩載奏言臣阿桂於初九日自浙

起程路過蘇州傳

旨令吳壇隨往勘辦於十六日行抵清江即與臣薩載藩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重

司吳壇同至陶莊將該河頭尾中段逐一相度勘

量自順黃壩起工處至壩尾裏頭處計長一千零

六十丈內外不等中泓水深二丈餘至三丈不等

此河自新開至今數年以來漸次衝刷雖較初挑

之始業已寬深而北岸土性膠結現在河身寬至

六十丈內外今黃流復故若於此岸展寬四十丈

使河身通寬百丈將來汎水偶遇盛漲之時用資

宣洩自屬大有裨益惟臣等詳加履勘河頭北岸

迤東原挑積土之外臨河縷隄雖河身水面只有

三十丈該處河面寬六十五丈若加寬三十五丈

以符百丈之數則應挑至此隄之外另築新隄此

時似不必破隄辦理臣等就現在情勢公同再三

斟酌擬於此處隄內畱土十五丈挑土十五丈連

有水河身共寬八十丈將河身現寬六十餘丈者

挑展十餘丈不足六十丈者挑展二十餘丈則河

勢已屬通身開展即偶有盛漲可冀無虞臣等遂

加確估牽折計算共須挑土十一萬七千餘方估需銀一

萬二千八百餘兩派員集夫上緊趕辦務期四月內竣工

聖駕經臨之時約有四五分工程再臣等查新河頭迤上

北岸舊有灘嘴前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弄

硃批標記臣薩載遵照挑挖引渠一道原擬放水通溜後

使之自行刷去因溜走南岸該處仍屬淤灘今臣

等察其形勢細加商確擬於南岸第三架木龍以

上改建挑水壩一座長三十丈寬八丈將大溜挑

逼灘嘴則北岸嫩灘自可日益刷去南岸順黃壩

一帶可望漸次停淤以資外護似於新河更為有

益連築壩臺估需料土夫工銀二萬一千五百餘

兩臣阿桂與藩司吳壇相度形勢自應如此辦理

奏入奉

諭曰如所議行

旨好如所議行

二十二日

公偕薩載奏言臣等遵

旨前往雲梯關以外將黃河尾閘入海情形會同遍處履

勘測量查得二套三套近年漫口由北潮河入海

之處近捷而水深其現在經行河道海口紆遠而

水淺均與臣阿桂前次面

奏情形無異臣阿桂臣薩載因與藩司臣吳壇往返詳

細商酌如果黃河現在經由之四澆以下海口大

有淤墊之勢尾閘不能暢達必須另籌入海道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三

則取捷從下舍北潮河別無他途但現在河流暢

軌其通洋海口落潮水定時雖比口內較淺而雲

梯關以外水面比北岸尚低丈許海口外灘比現

在水面又低數尺寬至三百六十餘丈是河水歸

槽之時安流東注尚無壅遏之虞自毋庸亟籌更

易海口之舉但或遇海口盛漲洪流湍駛一時不

及暢洩則從前連次漫口處所不能保無復溢若

將漫口堤外現在衝出河形處畧為通其淤滯俾

漫溢之水自然尋途入海則盛漲可資疏消於上

游各處河工不為無補至已堵漫口既難保無復

溢可否仿照王營減壩之意添建開壩以資啟閉

宣洩臣薩載再行細勘隄下土頭游沙深淺俟新

任河臣陳輝祖會同熟籌奏明妥辦臣等謹繪圖

詳細貼說恭呈

御覽又查二套堤外從前漫水之東直至海邊均係阜寧

安東海州等處減則灘地及葦蕩營產蘆蕩地間

有淤沙溝槽形迹並無防護隄堰漫水之西淤沙

較厚舊有之南潮河上段業已淤平又西則係已

涸之馬港河有夾河殘缺舊隄兩道隄之南均

與黃河北隄相接其東隄長六里有零西隄長二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三

九里迤下無隄空檔長十六里零下接北潮河西

岸民堰此隄之西俱係安東海州等處民田臣等

再四商確馬港西舊隄雖在雲梯關外十數里但

其上游即係腹裏民田每遇盛漲漫溢時即倒漾

至雲梯關以上且該處只有木牌樓一座鐫刻古

雲梯關四字並無內外界限若將此隄殘缺處所

修復並將無隄十六里一律補足下接北潮河西

岸民堰則自雲梯關北隄下逮通海潮隄堰連為

一縷既可保護安海等處上游民田偶遇盛漲時

溢出之水不及漫漫俾濱臨河海民人得享樂利

之麻並可作為雲梯關內外界址其隄東之海灘

減則地畝悉遵照二十九年

諭旨不必與水爭地聽民隨宜耕種以收自然之利似於

民生河防均屬稍有裨益奏入

諭曰所奏修復馬港河西隄殘缺之處及接築無隄處所

聯至北湖河西岸民堰以禦倒漾自應如此辦理其二

套以下由北湖河入海之處既係地捷勢順設遇漫溢

正可分洩盛漲俾尾閘益可暢達轉可不必添建閘壩

雲梯關以外原不必與水爭地今二套以下既為分洩

盛漲之區則馬港河隄東灘地即不能保無漫溢其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徵減則地畝錢糧著交薩載等查明奏請加恩豁免

四月初九日奉

旨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兼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奉

旨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

五月回京

初九日奉

旨充

殿試讀卷官

二十一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六月十四日奉

旨仍教習庶吉士

又奉

旨署鑲白旗漢軍都統

十月初九日

公奏請酌改舊例事宜一盜案疏防舊例處分定

例該督撫題參到部臣部將各員停其陞轉俟兵

部核明武職具題日照例議處以免參差查核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彙題必須相隔數月應議各員反得藉緩時日請

嗣後按月彙題毋庸轉候兵部一命盜等案委審

限期定例原問官審斷未當必應改委即將改委

改限聲明咨部恐輾轉相承竟有藉為寬限之地

者請嗣後改委各員照例扣半給限原限兩月者

一月三月者一月半逾限參處一議叙議處向例

行查時輾轉時日自應明立限期請嗣後除當畫

小稿及繕本各限仍照舊例外其行文查核各事

宜限以三十日辦竣繕本具題一命盜失物承緝

處分例載地方命案除毫無失物者仍照舊例辦

理外倘有疎失情形無論多寡即照盜案扣限題
叅查舊例有盜田野穀麥無人看守之物至拒捕
傷人致死照命案例按限叅處者恐外省率行援
引易滋避重就輕之弊請將舊例刪除以歸畫一
一衙役滋事例載捕役叅竊分贓及草捕窩匪不
法地方官降二級調用查卓快保甲鄉約等役均
屬在官遇有滋事自應明立科條請嗣後有前項
犯案者將該管官降一級調用已革之役該管官
罰俸一年奏入

諭曰各省辦理地方公事向多推諉遲延而官官相護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習已深輒思代為避重就輕自應明定例限以隨時整
飭此次吏部所奏酌議盜案疏防等處分不得謂有意
從嚴也俱著依議行

二十八日

諭曰諾穆親奏綿億之太監帶領羊隻進城不肯納稅反
將書吏等毆打撕破告示阿桂差人說情私行完結等
語當經降旨令阿桂回奏茲據奏稱差人說情之處實
有其事殊屬非是伊係綿億福晉之祖父何可如此瞻
徇著罰公俸十年並不必在總詣達上行走

十一月初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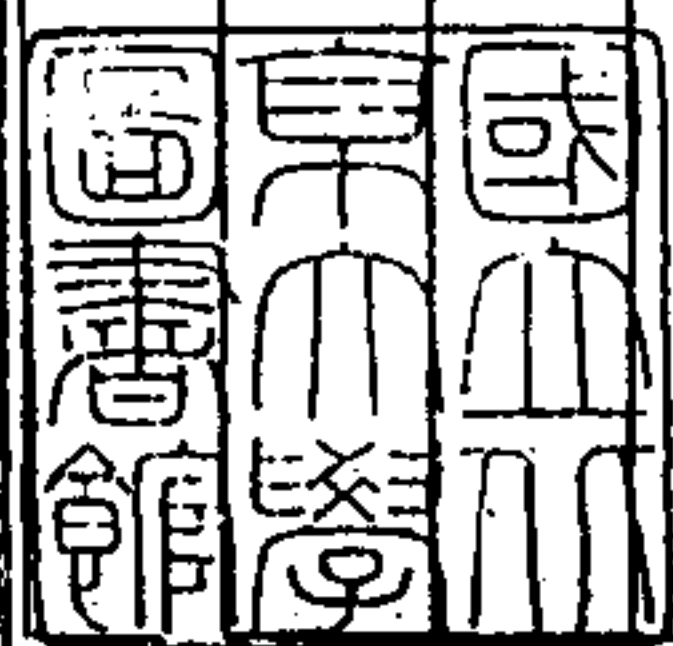
諭曰纂辦

開國方畧著添派尙書梁國治與大學士公阿桂同辦

十二月二十三日

諭曰浙江海寧改建石塘以王賈望曾為浙撫且肯擔當
其事因命在工督辦但伊在服中不令與地方之務此
朕不得已之苦心屢經降旨中外共知近因王賈望與
李質穎有意見不合之處茲李質穎來京召對時奏及
改建石塘後柴塘土塘仍須歲修以資保護等語朕從
前親閱塘工老鹽倉一帶難以下椿素所深悉但思難
以下椿處所其長不過數里非數十里之柴塘皆不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下椿改石也其餘可以下椿處所若一律改石塘豈不
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李質穎今有是奏此事關係重大
朕亦不能懸斷著大學士阿桂同李質穎馳驛前往會
同富勒渾將李質穎王賈望所見不同之處秉公確勘
據實覆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受業 王 昶 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 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六十五歲

正月十三日

諭曰據富勒渾覆奏稱石塘之外必須另築坦水若即以柴塘作坦水每年必須歲修等語前以李質穎面奏改築石塘後柴塘仍須歲修是以降旨莫若即以柴塘作坦水更為得力今據富勒渾所言是石塘外必須另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坦水將來柴塘可以不必歲修與李質穎前奏互異殊不可解著傳諭阿桂等於到工時即公同詳悉履勘將富勒渾李質穎所言孰是孰非確按情形妥慎籌畫據實具奏

十五日

諭曰據富勒渾奏報銷辦差經費錢糧實用十九萬八千七百餘兩均係實用實銷並無浮冒等語此事前據李質穎在京面奏上年辦差經費俱王燧在總局支銷王直望惟言是聽其中並有借名浮開物件價值差竣後各自分用譬如銅火盆一項所費無幾竟開銷至數百

兩可知冒開者正復不少但不便以南巡辦差之事將承辦各員叅劾俟查明通融辦理等語朕彼時以李質穎口說無憑應查明再行辦理今李質穎在浙半年有餘尚未查辦清楚富勒渾到杭未久即將此案造册報銷若非李質穎從前辦理遲延即係富勒渾有意周旋王直望乘李質穎尚未到任之先急將此案辦出二者必居其一且其間恐竟係富勒渾希圖速結之意為多著傳諭阿桂於查勘海塘時就近將差費報銷之事確實查覈即李質穎所奏通融辦理亦不過含混之詞其實在如何辦理之處阿桂務須秉公查辦並將差費確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數覈實奏銷

又

諭曰本日據富勒渾等覆奏採運本省石料以濟要工一摺內稱借項添造運船五十隻協濟等語此項船隻前據李質穎在京奏稱王直望欲令商人造辦船隻裝運石料有商捐銀二十萬兩聽候動支等語則一應成造運石船隻俱應動支此項銀兩何以又稱借項添造著傳諭阿桂等查明此項船隻是否動用別項公帑成造抑或即以此項商捐稱為公項動用之處即速查明據實覆奏

二十六日

諭曰據富勒渾奏搶修石塘工段暨現在沙水情形一摺內稱范家埠塘外陰沙一塊中衝水溝大溜逼近塘根因於頂衝處所添築柴工盤頭一座隨接築護沙埽牛三十丈並添築挑水壩察看潮勢仍逼近章家菴一帶進行至新建盤頭挑水壩處所大溜挑開老河藉以無坍隨後擬於萬嘉廟塘外添築盤頭一座俾上下幫助以挑來迴大溜使之回向南趨餘俟阿桂等到工再行公同履勘情形籌議具奏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至詳閱圖內所築上下盤頭二座其頂衝形勢較之章家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尙爲稍減該處施工築做盤頭似未十分得力朕意莫若竟於天宇號章家菴處所趕築盤頭一座使溜勢向外挑開不致復逼塘根已於圖內用硃筆圈識著發交阿桂等閱看將是否應如此辦理之處公同察看情形詳酌妥議具奏

二十九日

公奏言臣等將李質穎所奏王直望欲將雷工人員委署地方印務一節傳

旨詢問王直望以地方官各有專責若以在工人員委署地方一人不能兼顧勢必貽誤塘工若雷工所又

豈能辦理地方事務所見甚爲紕繆自必係聽信工員營求尙有何辯據稱王直望在工督辦見雷工効力之同知縣丞典史等官十六員往來督催俱係自備資斧効力並無胥役夫匠呼應不靈會向李質穎說過令其委署丞倅佐雜事務並未欲將該員等委署地方正印至該員等卽委署佐雜所得廉俸每年不過數十金王直望卽心存不肖亦斷不致想伊等饋謝但佐雜究有應辦事件不能在工分理我從前所見實屬錯謬又將李質穎奏王直望欲令商人造辦海船裝運石料各商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四

造船之事素所不諳呈懇官造一節詢之王直望據稱王直望於三月二十一起身回籍五月內前督臣三寶飭將油船裝運石料六月內有竈戶施遵等具呈巡撫衙門求令商人造船經撫臣李質穎批委鹽道會同杭嘉湖道速議王直望六月二十二日到浙竈戶施遵等於六月十六日具呈俱有成案可查茲非王直望欲令商人造辦船隻是實臣等檢查藩司及鹽道兩處案卷造船一事原係王直望未到浙省之先竈戶施遵等呈請求令商人造辦經李質穎批飭鹽道等會議嗣因商

人不諳造船情願捐銀二十萬兩以佐塘費鹽道陳淮等曾經稟知王直望_臣等復查王直望兩次所批之稟帖九月內批有造船一百隻祇須銀二萬六千兩並不需銀二十萬兩之多從前辦有成案不難遵照十月內批有造船係久經飭議之案延至半載並不早為籌辦惟有嚴催辦石各縣上緊趕運等語是王直望兩次所批並無必欲令商人造船之語而李質穎所言亦不過稱其意欲派商人承辦並不能指出實據看來此事皆係伊二人意見齟齬所致王直望於中尙無情弊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五

聞

公又奏言外省現任官員於所屬地方置買房屋產業牟利營私糞肥已橐均干例禁杭嘉湖道王燧恣意貪縱未任杭州府時在省城奎垣巷地方置有任房一所迨該員調任杭州後倚恃知府聲勢陸續添買民人楊有林等房間漸次開拓寬濶建造花園屋宇甚多臨街一帶房屋俱租給民人開張鋪面收取租息又因巷內街道窄狹將隣居民房地基買去折毀改建寬濶訊據原業戶等雖無短價強佔情事然非情願出售俱因畏懼王燧

係本管知府聲勢勉強賣給其為勒買已無疑義又自恃積有厚貲在西湖西泠橋及海塘潮神廟建蓋房屋又價買部民之女為妾並出銀數萬兩與民人何永利在省城開張銀號牟利種種劣蹟訪查確實查該道蒙

恩用至監司大員理宜奉公守法乃驕奢放縱價買部民之女已屬有玷官箴復敢於本管地方建造私宅拆毀民居添蓋花園屋宇以致民怨沸騰况現在潮勢北趨章家巷一帶塘工在在危急該員身任海防道並不實力督辦尙於潮神廟及海寧州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六

署興工建蓋屋宇尤為全無人心甚至以監司大員與市井小民夥開銀號並私買房產取租希圖牟利似此貪縱不職之劣員斷難一日姑容請旨革職拏問將此外有無不法款蹟嚴審定擬具奏奏入諭曰據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貪縱不職各款現已明降諭旨交阿桂嚴審定擬具奏矣王燧由王直望保薦擢用道員乃不思潔已奉公驕縱不法種種款蹟行同市儈實出情理之外非尋常有玷官箴者可比三寶前後歷任有年即富勒渾李質穎到任亦俱逾月伊等豈一無見聞並未具摺參奏即去年冬間李質穎在京

召對數次亦並無一字提及督撫糾察屬吏是其專責似此貪縱不職之劣員尙屬曲爲姑容非此次阿桂等前赴海塘勘工將伊款蹟訪查確實專摺奏聞則朕何由得洞悉富勒渾等平日所司何事耶若論失察之咎將來定案時該督撫等自當量予處分然亦不過草職畱任而止伊等亦未必畏懼除大學士三寶就近令軍機大臣等傳詢外著傳諭富勒渾李質穎令其捫心自問應得何罪卽行具奏

公又偕富勒渾李質穎奏言臣奉

命查勘海塘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京起程本年正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七

月十二日行抵江南之清江浦會同陳輝祖由水道前進十六日抵浙江嘉興府計算李質穎行程尙隔兩三站未能同時趕到臣等卽由石門取道長安場至海寧州十九日卽自海寧州城外循塘而西至老鹽倉翁家埠閱看臣富勒渾亦自省城前至隨由寒字號至天字號迤西公同詳悉履勘近日水勢減落范家埠對面水底陰沙漸濶大溜日逐移西由天字號以上數十丈刷成兜灣逼塘而下所有添築柴塘業已數十丈臨水自天字號至寒字號沿塘溜勢俱屬湍激現在趕築之搶險

條塊石塘五百丈所謂急則治標之計實爲緊要關鍵刻不容緩臣等察看工程所有添雇樁夫多安樁架釘樁已三萬四千餘根安砌底石者有二百五十餘丈其逐層疊砌四五層至十五六層石工上已有八十餘丈至續請添築之二百丈亦俱一律開槽下樁一切門縫灌漿鑲做鐵錫鈎貫尙爲緊密惟臣李質穎前在工所目擊該處土性澁滯釘樁甚難計每日樁架一副釘樁止二三根而自十一二兩月以來釘樁至數萬根何以前後難易迥殊詢之監督人員及所派丞倅佐雜等官據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八

稱先因釘樁艱難公同商酌先用尖竹簽試再將椿木釘入施工較易等語究未可信誠恐夫匠人等有削鋸椿木偷減尺寸情弊容俟臣等再赴工所間段刨驗嚴密查察以期核實堅固臣富勒渾等惟有督飭承辦各員上緊簽釘築砌務期春汛以前完工此現在辦理情形也臣等察看形勢若塘根臨水海潮大溜晝夜披刷柴塘之與石塘皆不能保其無虞如不過汎水盛長潮流湍激盈堤拍岸計圖捍禦則柴塘究不如石塘之鞏固此理之顯而易見者也自以改建石塘爲是但臣阿桂

臣陳輝祖初到工所於此中窾要未能周悉即詢之在工各員所見大率紛岐且現因搶做條塊石塘勢亦不能兼及至老鹽倉一帶難以下樁處所究有若干丈必須逐段釘樁試驗又應否用魚鱗塘或一律皆用條塊石塘之處事關民生攸繫且欲垂諸久遠更須詳悉講求妥慎籌酌方可為一勞永逸之計容臣等另行通盤籌畫定議奏

聞辦理至臣等節次欽奉

諭旨以富勒渾欲預留坦水地步李質穎仍欲歲修柴塘其言孰是孰非令臣阿桂確按情形據實具奏臣等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九

思既建石塘而柴塘仍須歲修則是以改建石塘為無益可知眾論雖不以為是但究未與李質穎同至工所彼此講求亦難遠定其是非俟一併勘實另行具

奏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勘海塘工程情形一摺據稱現在趕築之搶險條塊石塘五百丈所謂急則治標之計實為刻不容緩至察看工程釘樁三萬四千餘根砌石二百五十餘丈一切做法尚為緊密惟有嚴飭各員上緊築砌等語此時亦止得如此辦理惟摺內所稱李質穎前在工

所目擊釘樁甚難每日釘樁止二三根而自十一二兩月以來釘樁至數萬根何以難易迥殊詢之監督等官據云先將尖竹簽試再釘樁木施工較易猶恐夫匠有削鋸樁木偷減尺寸情弊再俟赴工創驗各等語阿桂等既恐有此等弊端自當立行創驗豈可俟再赴工所始行創驗已於摺內批示此時阿桂等諒已驗明應即據實速奏又奏稱富勒渾欲預留坦水地步李質穎仍欲歲修柴塘俟李質穎到工一併勘實另行具奏一節看來富勒渾與李質穎於海塘一事均不能確有定見切中機宜而李質穎尤不肯用心出力即如商捐銀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十萬兩李質穎因與王直望意見齟齬即稱王直望欲令商人造船今據阿桂等查案係在王直望未到浙省之先竈戶等呈請令商人造辦經李質穎批飭鹽道辦理今何以轉將造船一事專諉之王直望此處應問李質穎從前因何如此陳奏自蹈面欺之罪令其明白回奏

又

諭曰據阿桂覆奏查辦浙江報銷辦差經費一摺內稱查取奏銷細冊詳加覈對均係照南巡成例開銷並無浮冒至李質穎到任後並無覈查底冊之案惟富勒渾曾

經駁查兩款等語此項奏銷前據李質穎面奏俱係王
燧經手難免冒開情弊等語若此則銷冊內可駁者多
何以李質穎到任半年轉未駁查一條是所辦與所奏
並不符合殊不可解著傳諭阿桂將李質穎因何不行
駁查之處查明覆奏又據阿桂奏浙江差局總理係嘉
興府知府陳虞盛與王燧同辦上年浙江入境首站朕
因其所辦過當業經傳旨飭禁詢之三寶等稱係陳虞
盛所辦今該員雖已病故但與王燧通同浮冒開銷設
其人尚在自有應得之罪不可因其已故竟置不議也

二月初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二

諭曰前日據阿桂等叅奏杭嘉湖道王燧驕縱不法種種
劣蹟以致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拏問嚴審矣該員既
如此妄行恐此外尚有別項款蹟阿桂自應嚴密訪查
至王燧望與王燧有無交通情事並著阿桂留心查察
至王燧如此行為李質穎亦應據實叅劾何以轉無一
言奏及豈李質穎亦與王燧有通同交涉之事並著阿
桂一體嚴切訪查如有實據亦即叅奏前據阿桂等奏
國泰不宜久任山東朕因傳旨令于易簡來京陛見面
加詢問據稱國泰因察吏過嚴諸事認真以致屬員畏
懼多有怨言並無別項款蹟所奏自為確實經朕降旨

訓飭著錄寄阿桂閱看

初九日

公偕陳輝祖富勒渾李質穎奏言臣等仰蒙

恩命籌辦海塘臣阿桂陳輝祖抵浙後即馳往查勘業將

潮勢北趨及現辦搶險石塘工程情形恭摺奏

聞在案茲臣等公同籌議伏思論塘工者以石塘為最固

為海塘計者以建魚鱗大石塘則工堅料實屹若

崇墉足以資捍衛而垂永久惟是魚鱗石塘計築

十八層高一丈八尺統以底寬一丈二尺頂寬四

尺五寸為准逐層收分陂陀斜下塘脚密釘馬牙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椿四路釘梅花椿七路用三和土堅築每層厚一
尺二寸之大條石丁順間砌參差壓縫自九層以
下外砌坦水保護九層以上至頂每層鑿成槽筍
扣嵌錠錫聯合牽制故表裏完固高堅足恃但查
魚鱗石塘每丈需用條石一百十三丈每丈下椿
一百五十根江浙兩省辦石艱難河海轉運曠日
持久是以原辦之石塘五千九百餘丈自乾隆二
年興工至八年方始告竣今自老鹽倉迤西至章
家菴柴塘四千九百餘丈現已趕辦搶險石工五
百丈其天宇號迤西之二百丈不在此數尙餘柴

塘三千九百餘丈除老鹽倉一帶沙性澁汕難以
下椿砌石處尚有一千七百丈外所有應建石塘
共二千二百丈_臣等約畧核算若一律改建魚鱗
石塘所用夫役木石及運送船隻甚多即使上緊
趕辦亦須至四十八年冬底方能告竣至條塊石
塘原辦每丈釘椿六十餘根用石十四層現在搶
築石工五百丈釘椿八十根用石十七層底寬一
丈四尺頂寬四尺較前所辦加高三層底寬六尺
每丈用條石三十五丈比魚鱗塘不過三分之一
施工易而成事速若仿照辦理約計四十七年內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可以蕺功_臣等確按情形固不能如魚鱗塘之萬
全無慮但前督臣稽曾筠所辦東塘搶險石工現
在尚屬鞏固則酌增工料加添丈尺亦似可垂諸
久遠容_臣等再往尖山一帶相度履勘究已往之
成規察目前之大勢博稽輿論廣集眾思熟籌妥
議奏請

訓示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籌議海塘工程除老鹽倉一帶一千七百
丈沙性澁汕難以下椿砌石外所有應建石塘共二千
二百丈若一律改建魚鱗石塘所用夫役木石及運送

船隻甚多若做條塊石塘比魚鱗不過三分之一施工
易而成事速約計四十七年內可以蕺工從前稽曾筠
所辦東塘搶險石工尚屬鞏固則酌增工料加添丈尺
亦仍可垂諸久遠等語所奏是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
老鹽倉一帶沙性澁汕難以下椿從前朕本親往試驗
所有該處塘工一千七百餘丈只可仍存其舊至此外
應建之二千二百丈既可仿照條石塘做法較魚鱗工
易而成速則現在辦法亦大約不出於此著傳諭阿桂
等一俟履勘確實眾議僉同即速上緊興工辦理

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四

公偕陳輝祖奏言_臣等親身詳悉履勘范家埠對
岸漲沙中衝水溝一道分為兩塊以致大溜逼近
塘根今自章家菴以西并東首之萬家廟添築盤
頭二座旬日以來北岸范家塘一帶老河已不復
坍卸水勢稍為南趨對面近北陰沙一塊已日見
刷低潮退時亦不甚顯露來回逼塘大溜亦稍平
緩此實轉機佳兆_臣等往來察看其從前所築上
下盤頭二座頂衝形勢誠如

聖諭尚未十分得力現在欽遵

皇上指示於章家菴之潮神廟東首黃字號內趕築盤頭

一座^臣等督飭工員上緊儼辦務於十日內完工並公同詳閱情形酌擬於現築章家菴盤頭迤西七十丈再添築盤頭一座俾上下幫助以挑來回大溜使潮溜日向南趨陰沙得大加刷汕實爲緊要關鍵至現辦工程打樁已共有三萬九千餘根鋪砌底石自一二層至十五六層並已蓋頂完工者通計有三百八十餘丈其餘均倍加趕辦務必於春汛前完工察看工程做法亦尙如式堅固至^臣等前奏釘樁難易前後迴殊猶恐夫匠有削鋸樁木偷減尺寸情弊俟赴工創驗一節欽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五

諭旨阿桂等既恐有此等弊端自當立行創驗豈可俟再赴工所始行創驗已於摺內批示此時阿桂等諒已驗明應卽據實速奏查前項已經釘入樁木^臣等前曾令搭架用絞杆拔起親驗緣沙齧樁牢用盡人力以致損折者有之終不能拔動若創驗又恐傷動過多伏思開槽打樁沙土愈結實則樁木愈堅牢今既不能拔起其爲深固可知且^臣等到浙後委員監視現在築打各樁入土丈尺既均如式又密加訪察從前亦無私行削截情弊是以不復創驗至所釘樁難易先後迴殊之故初時樁架止十餘副

樁夫寥寥是以李質穎起程進京時共止打樁三千餘根自富勒渾到任督辦陸續添設樁架四百二十副樁夫逐日增添兩月以來打樁三萬九千餘根此前後辦理實在情形也再富勒渾前奏請將天字號迤西添建未修之柴塘二百餘丈移至現在下埽牛處所挨順兜灣斜築接抵范公塘一節查沿海漲沙賦則最輕民間貪圖利便自築土埂圍護本不應官爲經理但自章家菴至八仙石三十餘里桑麻在望民田廬舍甚多自應趕築護河柴埽二百丈稍資捍衛以仰副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六

皇上軫念民生至意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海塘沙水形勢旬日以來北岸范公塘一帶老沙已不復坍卸水勢稍爲南趨對面近北陰沙日見刷低逼塘大流亦稍平緩此實轉機佳兆因往來察看除從前所築上下盤頭二座外現於黃字號趕築盤頭一座章家菴盤頭迤西七十丈再添築盤頭一座俾上下幫助以挑來回大溜使潮勢日向南趨陰沙大加刷汕等語所辦甚好應速爲之已於摺內批示矣淤沙原無一定今水勢既漸已南趨北岸老沙不復坍卸此

潮神顯佑大有旋轉之機朕心深為欣慰此時所築盤頭既甚得力應督率在工各員上緊趨辦使大瀆日漸開遠其趕築護沙柴埽二百丈亦應照辦以為保護之計至所稱創驗椿木緣沙齧椿牢用盡人力終不能拔動若創驗又恐傷動過多是以不復創驗等語所奏是亦於摺內詳悉批示從前所釘椿木現既不能創起則其結實可知轉不必復行創掘致多損折也

公又奏言本月初五日_臣阿桂等於海塘工次接

奉

上諭昨據阿桂奏杭嘉湖道王燧買部民之女為妾并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七

於省置買房屋花園開設銀鋪種種劣蹟同城督撫豈得毫無見聞所謂察吏者安在_臣等伏思海塘關係重

大若督撫不肯擔承則屬員愈多瞻顧因循觀望

迄無遠圖此種情形難逃

聖明洞鑒_臣等就富勒渾李質穎二人而論李質穎血氣

已衰不能有所擔任富勒渾自上年十月抵任後

即到工履勘先行籌築搶險石塘三百丈復因瀆

勢移西續請添辦二百丈又酌量於章家菴及萬

嘉廟頂衝處所陸續添築柴盤頭二座又於盤頭

西首接築護沙埽牛八十餘丈並添築亂石挑水

壩一座他如廣募椿夫添安椿架四百餘副派員分段趕辦塘工皆係富勒渾督飭上緊辦理皆有案據是富勒渾於塘工一事就其才力尚屬奮勉並未心存膜視但_臣阿桂愚昧之見現已

特降諭旨用陳輝祖為閩浙總督兼管巡撫即在浙省督

辦塘工俾地方管轄與海塘工程併歸一手委任

既重責成亦專即用陳輝祖一人更易妥速集事

或因陳輝祖有地方應辦事件不能常駐在工督

辦現有王直望查催照料陳輝祖不時到工察看

斷不至貽誤况外省情形地方官事權已去雖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六

虛銜不惟呼應不靈且致徒多掣肘於工程究亦

無益_臣阿桂愚意以為富勒渾李質穎二人均可

毋庸畱工并奉到

諭旨因塘工緊要需人督辦且恐屬員聞信心存觀望不

敢拘泥靜候部文即將

諭旨內令富勒渾李質穎回京候

旨之處傳諭以便交印富勒渾李質穎理應即日起身進

京奏入

諭曰阿桂等覆奏富勒渾李質穎俱不必畱工一摺據稱

李質穎血氣已衰不能有所擔任富勒渾於塘工一事

就其才力尙屬奮勉並未心存膜視但恐離任之後呼應不靈於工程究屬無益等語所奏自屬公論李質穎於海塘工程全不能有所擔任自不必畱工協辦即富勒渾於工務雖較爲認真但既接任有人且伊虛銜畱工轉致掣肘仍是有名無實自應俱令其來京候旨將此傳諭阿桂陳輝祖知之

又

諭曰阿桂等奏原任嘉興府知府陳虞盛聲名不好上年與王燧同在差局總理通同浮冒查該員在任時於省城購買民居蓋造房屋八十餘間又於嘉興地方置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九

田房產業伊身故後其眷屬現任嘉興並未回籍現在將伊產業資財查封入官並行文該員湖北原籍一體查辦等語陳虞盛在差局辦理沿途水營昨南巡時於入浙首站見其過於糜費曾傳旨申飭三寶等彼時三寶等尙奏稱伊爲要好起見皆自捐養廉等語茲據阿桂等所奏可見陳虞盛與王燧竟以辦差爲名通同浮冒侵蝕爲自私自利之計三寶王直望何以從前並未奏及除三寶已就近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外阿桂等傳諭王直望問其何以不行參奏其如何登答之處卽行據實覆奏

十六日

諭曰前以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劣蹟種種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摺聞並據阿桂等查王燧資產多至二十餘萬兩又阿桂等參奏已故知府陳虞盛係與王燧上年一同總理差務之員亦曾在杭州嘉興置買房產屢經傳諭阿桂等嚴訊伊等貨產從何得來切實根究矣上年南巡時經過江南各水營尙係仿照上屆規制不過畧加修整及添修古蹟一處朕已覺其不妥卽傳旨給還原主及一入浙江首站則屋宇倍增並多點綴隨面飭三寶王直望不應如此繁費殊非朕省方問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一

三

之意據奏係陳虞盛實心要好自捐養廉未便阻止彼時雖成事不說而朕心實踏蹶不安曾有御製駐浙江水營詩言其事比至杭州則添設座落更多今據阿桂等查辦情形則是王燧陳虞盛竟藉辦差爲名肆意侵蝕外博見長之巧陰遂貪縱之私且其平日必有賂剝民膏劣蹟以致天理昭彰因事敗露大約此事皆王直望王張三寶竟無王見墮其術中所謂無能而可憫者也王直望已於畱眷在杭一事草職畱工自効其辦差之有無染指俟阿桂審明自有定罪三寶現亦革去翎頂暫予從寬畱任至富勒渾李質穎於王燧陳虞盛藉

差貪冒之事雖然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參奏且於王
直望忘親越禮大節有虧竟視為泛常恬不知怪實屬
咎無可辭是以一併革去翎頂俟來京後另降諭旨

十九日

諭曰王燧等敢於藉辦差為名外博見長之巧陰遂貪縱
之私必係依仗王直望為之庇護故敢肆行無忌而王
直望若非與王燧等有交涉染指之私亦何肯曲為包
庇蓋王直望平日辦事才具並非不能覺察如三寶之
一味顛預因人成事隨人得罪者可比阿桂務須嚴切
訪查使之水落石出據實覆奏毋得將就完事存做好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人之見至阿桂於浙江事件辦理完竣後不必急於回
京伊上年曾在江南查看河道海口著即於順道回京
之便往清江一帶查勘高堰改建石工是否已有就緒
其陶莊河身展寬之處現在情形若何是否日加暢達
再薩載等所請增修徐州石工辦理如何光景此次所
辦是否足資障禦於河務有益之處查勘事畢並可前
赴河南將從前所辦儀封十六堡及李奉翰等所辦考
城張家油房各工程並老隄已否補築完固一切善後
之處俱關緊要一一詳悉查勘就近一面指示一面奏
聞至河東總河韓鏞係屬新任有應行告知辦理事件

著阿桂面行詳悉開示今年豫省河工甚為屢念不可
謂目前無事也阿桂接奉此旨於辦理浙江事竣之後
前往河南江南均須詳晰妥籌毋得草率完事即至五月起
鑿之前回京亦不為遲

二十一日

公偕陳輝祖奏言竊查老鹽倉迤西至章家菴柴
塘四千二百餘丈從前亦曾屢議接建石塘始以
活土浮沙難施椿石而止繼以塘外護沙接漲廣
遠而止本非可辦之工率以施工難易所見紛岐
迄無成議上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三

皇上南巡軫切海疆
親臨閱視念潮勢直趨北岸護沙無存塘根水深數丈朝
衝暮擊一線草塘豈能捍禦全瀕潮勢况柴塘易
於坍塌年年修補終非長策究不如石塘之堅固
諭令將可以改建石塘之處勘估辦理經王直望奏明先
從陳字等號起至伏字號止改建魚鱗石工長二
千丈每丈用條石一百十三丈釘椿一百五十根
條石在於本省德清武康山陰會稽餘杭等縣及
江南省分辦椿木在於金華衢州嚴州三府屬購
辦正在開工間忽范家埠對岸淤漲陰沙日漸北

趨水勢貼塘搜刷以致柴塘屢次間段被衝挫陷
恐屆春汛更難抵禦而魚鱗石塘採石較難釘椿
不易難以及時趕辦因復議請於臺字號頂衝之
處建築搶修石工五百丈以禦春汛其魚鱗石塘
暫行停辦至李質穎到京奏改石塘徒費無益不
若於現在柴塘外一律改建坦水實於柴塘有裨
等語臣等自到浙後相度形勢稽查舊案柴塘之
外止有用竹篾木櫃以禦潮汛從無修築坦水之
事毋論塘根臨水有深至二三丈一日兩潮油灰
漿汁無所施用難以釘椿砌石且塘根固藉坦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為保護而坦水亦藉塘根為倚靠方能堅固若以
石鑲柴表裏浮鬆憑何存立此事之斷不可行者
臣等自到工以來虛衷體訪一時眾論俱屬畏難
苟安毫無定見臣等伏思海潮遷移不常浮沙往
來無定此時章家菴既屬頂衝即迤東一帶亦在
在俱關險要是從前改建石塘均屬先事預籌而
現在之改建石工尤為刻不可緩臣等前奏或仿
照條塊石塘酌增工料加添丈尺以期施工易而
成事速之處欽奉

諭旨俟履勘確實眾議僉同即速上緊興工辦理但條塊

石塘究不如魚鱗石塘之堅固臣等前奏止就大
概情形而論今數日以來悉心履勘通盤籌酌按
日計工按工計料辦理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
丈均可於乾隆四十七年冬間完竣伏思

皇上加惠黎元不惜用帑金為沿海生民永籌樂利終以
改建魚鱗石塘方可資捍禦而垂永久臣等不敢
因有前奏稍存畏難遷就之見公同酌議富勒渾
等所辦搶修條塊石塘長五百丈內自天字號止
長三百丈天字號向西工長二百丈自來字號起
迤東至食字號止二千二百四十丈俱擬建魚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石塘仿照東塘之例酌量地勢高低或用十八層
至十六層不等應需條石二十五萬餘丈浙省原
辦條石十二萬八千七百五十丈江省原辦條石
十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丈現運到工條石二萬一
千餘丈僅供搶險石塘之用至續辦魚鱗石塘應
用條石臣等即飭本省並飛咨江省分派購辦嚴
催趕運又所需椿木約估三十五萬根並飭本省
金華衢州嚴州三府屬產木各縣領銀購辦并一
應需用物料亦陸續採買俟現辦搶險石塘完竣
後尅期諏吉開工以上二千二百四十丈工料脚

價約共估銀三十餘萬兩 臣陳輝祖督率工員上
緊趕辦務於四十七年冬初完工至下椿處所
逐段簽試自來字號至師字號一千餘丈一丈八
尺之椿打至二時全行入土而自邵字號至率字
號即有打至四個時辰方能入土者其自化字號
至老鹽倉積字號一千七百丈試椿三處誠如

聖諭沙性澁汕難於下椿除相近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
號二百餘丈不能定椿處所應仍留柴塘外其餘
一千五百丈安椿一丈八尺用礮夯打至四個半
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過圍沙土即合籠平椿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能再打查椿木不能深入其底沙堅硬可知沙齧
椿牢力能擊石或可一律築砌或應仍存其舊恭
候

聖駕臨幸指示機宜再行多分年限接續辦理至現在議
築石塘離柴塘上戢約三四丈酌畱坦水地步緣
石塘工程全恃塘根堅固而保護塘根實賴坦水
蓋非此則海潮大瀆往來衝激搜刷塘根無論柴
石塘工均難保其無虞從前辦理魚鱗石塘或用
條石二三層鑲砌坦水或即以竹篾木櫃作坦水
塘根恃此外護方能經久實為第一善策是以議

建石塘無論將來用坦水或用竹篾木櫃皆須預
畱地步但現在尚有柴塘為重關保障且工費浩
繁勢難同時並舉俟全工告竣後酌地形之高下
水勢之平險或用坦水或用木櫃竹篾因地制宜
總期塘根得資擁護其新工未竣以前柴塘仍令
照前加意保禦俟石塘坦水一併築成即將柴塘
歲修停止聽其自然以節糜費再遠海寧城之魚
鱗石塘內有工二十餘丈外係條石作牆內填塊
石歷年久遠為潮洑衝刷底椿霉朽兼有裂縫躡
矧之處又城東八里文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三

止有石塘七處約共一百五六十丈地當險要塘
身單薄石面亦微有裂縫上年欽奉

諭旨令於兩處均改建魚鱗石工俾一律堅穩今此項工
程竣後再行改建魚鱗石塘所有改建石塘各事
宜 臣等督率在工各員詳悉商酌逐一勘估辦料
鳩工次第興修務期妥速集事以仰副

聖主宵旰疇咨保衛萬民至意再 臣阿桂前往尖山一帶
查勘其尖山至塔山石壩內外自正月下旬以來
均有新漲嫩沙而壩外更約寬里許實為轉機佳
兆其章家巷地方欽遵

諭旨添築盤頭涵勢亦漸離塘根現在趕打底樁腰樁鑲柴出水計日內可以完工奏入

公又奏言老鹽倉一帶柴塘水臨塘根工程險要仰蒙我

皇上廕念民生

諭令改建石塘實爲保衛久長至計乃臣抵浙後體訪衆論俱有因循苟且之見緣此次改建石塘費用浩繁工程遲速不同今昔情形亦異有報銷正銷斷斷不敷者卽如樁架一副需用樁夫十三名現因沙性澁滯牽算每架每日止能釘樁二根若按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三

每樁一根止准銷銀五分是十三名之夫役每日只得銀一錢實不敷食用承辦各員均須幫貼銀六七錢不等他如木石料物或爲額定官價所限辦運均不無拮据卽使酌量加增斷不便多至加倍有餘而藉端派累尤所不可伏思

皇上於民瘼所係不惜千百萬帑金爲閭閻禦災捍患從不肯以利民之事而稍病民臣仰體

聖意就該省情形通盤籌畫查有上年辦理塘工浙省商人呈請捐銀二十萬兩臣不揣冒昧仰懇

皇上將此項銀兩賞給海塘以爲額外貼費毋庸造入報

銷此外不許絲毫累民俾稱其值而民樂於從事敷其用而工易於告成則官員既無所藉口而小民踴躍爭先不難妥速集事以仰副

聖主加恩海疆優恤小民之至意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勘辦浙省改建石塘一摺內稱前奏請仿照條塊石塘酌增工料加添丈尺以期施工易而成事速今遵旨悉心履勘通盤籌酌條塊石塘究不如魚鱗石塘之堅固按工計料辦理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丈工料腳價約估銀三十餘萬兩督率工員上緊趕辦計四十七年冬間可以完工應如所奏辦理惟在實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天

力妥爲以期久安黎庶已於摺內批示至所奏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號二百餘丈不能釘樁處所應請仍畱柴塘其餘一千五百丈用樁夯打至四個半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卽不能再打沙齧樁牢力能擊石或可一律築砌或應仍畱其舊等語俟阿桂到京時面奏亦於摺內批示又據另摺奏稱樁架一副用夫十三名每日打樁二根按例每樁一根銷銀五分承辦各員需幫貼銀七八錢不等查有浙省商捐銀二十萬兩一項除造船用銀一萬兩尙餘銀十九萬兩懇請賞給海塘以爲打樁夫役額外貼補毋庸造入報銷等語自應如此辦

理不然此項何用至所請毋庸報銷之處不報部可也
 總不奏明則不可亦於摺內詳晰批示此係商捐銀兩
 著即賞給該處塘工交與陳輝祖嚴飭工員實力妥辦
 不許絲毫累民俛稱其值而民樂於從事敷其用而工
 易於告成方為妥善且不特商捐一項即王直望等前
 請認罰銀兩及王燧陳虞盛等查抄之項均應歸入海
 塘項下實用實銷如有餘存屆期陳輝祖另行請旨再
 陳輝祖以總督兼巡撫事務繁多自不能常駐工所王
 直望又係草職之人呼應不靈署工部侍郎楊魁久任
 江南於江浙情形熟悉著派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
 同陳輝祖辦海塘事務於公務較為有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无

公又偕陳輝祖奏言王燧以監司大員不思潔已
 奉公貪奢放縱牟利營私種種不法行同市儈實
 出情理之外按律問擬杖流不足蔽辜應將王燧
 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永遠充當苦差以示懲儆其
 房產照例入官奏入

諭曰阿桂等具奏審擬王燧貪縱不職牟利營私各款照
 不枉法論律擬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永遠充當苦差一
 摺問擬殊屬輕縱已批交該部從重核擬具奏矣王燧
 身為監司大員由朕特加擢用乃不思潔已奉公貪縱

不法以致民怨沸騰實出情理之外非尋常貪縱玩法
 者可比其勒買部民女子房屋及夥開銀號等事實與
 枉法無異即從重擬絞亦不為過何得僅擬外遣若凡
 為地方大員者罔顧法紀平日逞其婪索驕縱之私倖
 免無事即可坐享厚資從容逸樂及至事蹟敗露不過
 問擬外遣何足以示懲儆而彰法憲乎王燧即著富勒
 渾親身嚴行押解來京交與刑部從重治罪一路小心
 管押毋稍疎虞至阿桂陳輝祖審擬此案輕縱之處著
 傳旨申飭

二十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无

公奏言修築海塘事宜一改建石塘魚鱗二千二
 百四十丈原設東西兩防同知責任綦重請於現
 任丞倅內選幹練數員各認段落經手辦理即以
 兩防廳及委令協辦者為承辦之員其查收物料
 稽察工作即以奏留及揀發來浙之丞倅知縣分
 段派委定為監辦之員至杭嘉湖寧紹台二道為
 督辦大員集料鳩工稽查派委皆其專責王直望
 本係總辦應令常川督催其工程做法仍與公
 同籌酌如各有所見許令具摺陳奏一應用條石
 二十五萬四千八百丈應照原議浙江江蘇二省

分辦查魚鱗塘逐層收分需厚一尺寬一尺八寸
條石間砌壓縫現飛咨江省按照尺寸趨辦至浙
省運石船紹屬現有三百六十隻由外海濟運每
月飭運五千餘丈湖屬由內河運工每月飭運三
千餘丈加以江省按月濟運自足敷用一應用排
椿木及梅花椿原派金衢嚴三府屬承辦每月約
辦塘工一百丈應用椿木一萬五千根分於各該
縣餘銀內勒限採運責成各該府催解並飭州縣
雇覓釘椿人夫到工至塘工首重底層現派佐雜
各員分段按照椿木圍圓長短尺寸親身量記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檢入土如式一各處採辦木石應先出示將給發
採購裝運各價曉諭如有短價勒派情弊嚴行參
處其運解到工時即令解役一面報明總理道員
一面持印票批文自投管收專員處立為驗收並
用該員印信給與回照一本年應辦塘工一千二
百丈擬分三次每次開槽四百丈俟釘椿已竣即
挨次開挖其附塘民居給銀遷移務令豐裕支給
並飭承辦各員每五日將簽椿若干砌石若干開
具清冊申送查考王直望率同杭嘉湖寧紹台道
往來稽察臣仍隨時赴工攜帶原冊查驗一原請

畱浙十五員續畱四員又續請揀發十二員內丞
倅知縣十六員每次辦四丈每員監辦十五丈止
應八員覈用應分兩班替換其佐雜十五員亦分
兩次派委統俟工竣補缺如有怠玩者即行參處
奏入得

旨諸條皆妥依議行

二十七日

公奏言臣等奉

命籌辦海塘抵浙後業經將沙水工程情形及定建魚鱗
石塘緣由節次具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奏在案茲自工月中旬以來章家菴東首黃字號欽邊
殊筆圈記處所添建盤頭一座業已趕築完工挑溜甚為
得力又章家菴迤西相離七十丈添築盤頭一座
使其來回挑溜衝刷對面陰沙亦已趕築完竣自
新建兩處盤頭以後瀆勢漸向南趨所有范家埠
對岸前漲陰沙中衝水溝一道陰沙分為兩塊其
北面小者較前更覺刷低潮退時全然不見南首
大者亦已刷薄又范家埠之東對向海中相近南
岸前漲陰沙一塊北面現亦刷低又翁家埠離塘
一百餘丈之外旬日以來新漲陰沙一塊東西橫

長七百餘丈寬自一百餘丈至一百五十餘丈將水勢分爲南北兩股而行其沙之北岸止水深四五尺不等將來陰沙漸濶接連塘根足資擁護而自翁家埠至華家街一帶循塘水勢止深一二尺其下俱有嫩灘夫南坍北漲乃自然之理今水勢既已南趨北塘復生嫩灘皆由

聖主廑念民生籌辦海塘

海神顯佑實爲轉機之佳兆也至章家菴西首添築埽牛俱經完竣接建柴工二百餘丈內亦已趕鑲一百八十丈其餘現飭趕築計日內可以完工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三

報

聞

又

諭曰阿桂等覆奏查訊陳虞盛王燧上年辦差侵漁不出商辦及各員幫辦兩項等語看來伊等費財竟係侵蝕商捐居多浙省商人踴躍辦公固屬分所宜然但陳虞盛王燧藉差侵漁商力或未免疲乏不可不加體恤有無應行加恩之處著傳諭阿桂等將該省鹽務情形悉心籌畫或於鹽引內酌量加增或竟於查抄及認罰項內酌量賞給銀兩俾商力得資充裕之處詳悉妥酌據

實具奏候朕酌量加恩

三月十二日

公偕陳輝祖奏言時屆季春潮勢漸大章家菴東西新建盤頭以來溜勢漸向南開所有范家埠對面舊漲陰沙二塊其北面小者業已刷盡南首大者亦已刷低潮退時亦不甚見盤頭之外漸有嫩沙翁家埠一帶沿塘水深三四尺不等至現辦搶險石塘五百丈自上年十一月以後陸續添安椿架廣募人夫打椿砌石分段辦理上緊督催至本年二月中旬已砌築三百丈完竣今於二月二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四

八日復續辦二百丈一律砌石全行告竣等查

驗此項工程雖據魚鱗石塘稍可減省然堅築地盤砥打椿木嵌夯塊石逐層疊砌條石一切關縫鈎貫尙爲緊密填築土戩亦皆堅實足資捍衛再搶險石工辦至寒字號現於來字號起接續趕辦魚鱗石工四百丈業經開槽安設椿架並已釘椿五百餘根俱能如式深固臣陳輝祖督率在工各員上緊採辦木石僨運物料務期妥速集事以期仰副

皇上廑念要工至意

十六日

公奏言來字號起迤東至倉字號止建辦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丈酌定章程奏蒙

聖鑒在案查工段以四百丈為一段分作五混半趕辦按五日計工每限四個月約來歲冬間可以全工告竣今初限四百丈工程已於三月初五日詎吉開工第一緊要以底樁為最緣塘身穩固全在根盤結實所用前面排樁木係比密築打旁無空隙裏層梅花散樁寸節深打入土之後樁面彼此相間處例須填築碎石并墁灰土俾樁石槽底連成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三

一片庶承重鉅工分外得力石料一項共需丁順條石二十五萬四千八百丈照原奏與江蘇分半採辦均能如數交工無虞短絀樁木一項共需三十餘萬根分派本省金衢嚴三府屬承辦各就附近購運如限解送足敷工用又仰蒙我

皇上恩施優渥格外賞給商捐銀二十萬兩俾以後工用價脚充裕寬展乘此春和日永踴躍將事儻工亦速往來工所親加督察務令實料實工在在堅密整齊以保永遠鞏固仰副

聖主捍衛濱海民生之至意奏入報

聞

三月十一日

公偕薩載李奉翰奏言阿桂欽奉

諭旨於順道回京之便往清江一帶查勘陶莊河身展寬之處現在情形即會同薩載李奉翰前往該處詳細察看查陶莊新河上年春間仰蒙

聖明指示令將北岸河身一帶展寬現在形勢廣濶大溜通行暢流下注並無阻遏惟清河舊縣之玉皇閣埽工迤上河勢向走北岸該處埽二六扇迎溜頂衝自上年冬間溜向南趨南岸露有窰基數座土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三

人咸稱為沈家窰土性堅實溜勢衝刷未能寬深本年二月臣薩載在於南岸挑挖引渠一道長二百二十八丈寬十五丈又砌灘長三十丈寬十八丈以順其勢自開放後溜勢頗順今等親至該處察看北岸長有暗灘水深不過一尺而止溜勢竟走南岸所挑之渠已成河勢但土性堅實驟難衝刷寬深河身尚覺逼窄過水無多每遇長水時沈家窰以上長水尺寸較多以下長水較少此乃不能舒暢之明驗亦足為上游各工之病今等公同酌定應傍南岸就勢再展寬三十丈挑長二

百五十丈挖深二丈則河身舒暢大溜可以迅行
下注將來不獨對岸埽工一帶可期漸次停淤而
下游順黃壩對岸灘嘴亦可望其刷長與陶莊新
河頭形勢更為直捷刷去一分擁遏即可望一分
暢達甚為有益所有此項工程估湏土方銀二萬
三千八百兩臣薩載臣李奉翰一面督飭工員預
集人夫俟奉到

諭旨允准即分段上緊備挑務於四月內完工以備臨時
啟放俾汎水暢流至陶莊新河尾北岸現在日漸
坍塌足見流勢暢順惟聞桃源縣所屬之九里岡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一帶河底淤淺冬春水落之際重載經過往往有
起剝之事臣阿桂現即親往該處詳細查勘是否
尚可興工能否於伏汎前挑挖完竣之處酌量情
形再行具奏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臣阿桂欽奉

上諭於浙江事件辦理完竣後順道回京之便著往清江
一帶查勘高堰改建石工是否已有就緒本月初四日
臣阿桂自杭州省城起程十二日晚行抵清江浦
十三日即赴高堰山盱一帶沿湖察看該處磚石

工自高堰武家墩汎至山盱蔣家嘴南止應加高
及磚工改建石工通共一萬七千一百九十八丈
緣工段綿長不能同時興修經督臣薩載等酌量
緩急分作三年辦理奏蒙

俞允在案所有應行急修之工皆係湖心卑矮處所最關
緊要並磚工朽壞宜先拆改者內高堰所屬共急
修工六十八段計長一千九百二十四丈五尺山
盱廳屬共急修工五十段計長一千二百一十九
丈八尺臣阿桂連日上下詳細查勘各工應加高
者俱已加高應拆改者俱已拆改間有短一二層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未及修砌並少蓋面石一層者俱飭上緊修砌統
計工程業有九分以上三月內定可告竣其作法
一切均屬如式尚無草率之弊並有上年估修時
列入次修嗣遇風暴掣卸者現亦趕緊辦理務期
伏汎以前完工俾資抵禦其潤徐二汎堤身窄矮
應行加高幫戩土工原估內列入急修亦已培築
堅厚五壩內之智義二壩上年因湖水盛漲啟放
後壩基偶有被水衝動之處並已修砌完整臣阿
桂按通工核計所有次修緩修之工於四十八年
總可一律完竣從臨湖大堤通身全改石工洵屬

永遠鞏固且察視堤身水誌每年湖水大時堤岸
高處離水二三四尺不等卑矮處所幾與水平自
此加高之後即遇湖水漲發皆離水數尺可以永
免漫溢之虞奏入報

聞

二十六日

公奏言臣仰蒙

恩命於順道回京之便查勘黃河各工凡於河務有益之
處總期悉心籌酌畫定機宜以仰副

皇上厯念河防綢繆未雨至意伏思論治河者以隄防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堯

疏濬各盡其宜方為有裨查南河埽壩各工尙屬
穩固足資抵禦惟河身中有高仰淤淺處所多一
層壅遏下流不能通暢則上游未免漫溢為災但
水底撈浚於事無濟止有估挑引河因勢利導俾
其日益寬深借水刷沙庶可以舒濶勢而資暢達
所有沈家窰引渠酌量展寬挑深業經恭摺具
奏外臣聞桃源縣所屬之九里岡臨河集一帶河心橫
亘岡沙淤淺尤甚今臣親至該處上下履勘詳細
體訪該處河勢向走北岸一帶河身汕刷年久本
深二三丈嗣於乾隆三十六年陳家道口漫溢之

後北岸埽工淤閉河向南趨由臨河集下注該處

地勢本高且於古城山根相連岡土沙礪不能刷

動臣逐加測量其九里岡一帶淤淺處所東西共

長一千餘丈水深僅止二三尺不等其岡脊以上

水深六七尺迤下水深丈餘是該處岡沙幾似黃

河中有一滾水大壩即如今春桃汛長水時徐州

及峯山四閘皆為黃河逼來之處乃峯山長水較

之徐州僅止多長數寸而邳睢宿遷一帶則反多

長水四尺其桃源以下又較邳睢少長三尺此即

岡上阻遏之明驗上年鄒家渡漫工固由此處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二

卓

溜不能暢順所致而下游梗阻盛漲難以速消實

足為上游通河之病臣與督臣薩載河臣李奉翰

公同相度亦以為必應籌辦之事但需費較多臣

思

皇上於民生攸繫不惜多費帑金永籌捍衛因酌擬於北

岸臨河灘內深挑引河一道俾資宣洩河臣李奉

翰熟悉河程詢據該督稱如蒙

恩准辦理即督飭工員上緊備挑務於五月二十以前完

工等語臣思清口以下連年衝刷已極深逼此處

及沈家窰引河籌辦之後不特邳睢一帶河水易

消今年伏秋大汛即可暢流下注而逐漸而上皆可望其衝刷抽槽於上游各工均為有益以現在情形而論實有不容稍緩之勢奏入報

聞

公又偕薩載李奉翰奏言桃源廳屬臨河集之九里岡一帶河勢向走北岸舊有埽工嗣因河向南趨工即淤閉河勢由南岸之臨河集下注該處素稱岡淺乾隆四十三年臣薩載於總河任內曾經奏明調撥河兵堡夫挑浚一次緣此段岡土砂礮性俱堅實不能冀其衝刷通深而中間橫亘岡砂千餘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聖

丈內測量水深僅止二三尺不等較之迤上水深六七尺迤下水深九尺一丈者其為高仰已屬顯然全河至此未免為之梗阻但黃河溜勢雖趨向靡常而水性就下則係必然之理若能挑挖深通使之流行暢達則上游盛漲即可望其隨長隨消不致壅遏為患但水底不能施工撈浚終屬無濟臣等上下履勘再四籌酌惟於北岸坐灣處自李家莊起至臨河集北首止取直開挑引河一道計長一千一百四十丈口寬四十丈底寬二十八丈通身挑深二尺約估需銀十一萬二千餘兩臣薩

載臣李奉翰一面調撥工員預集人夫俟奉到諭旨允准辦理即分段上緊備挑務於五月內完工屆期開放因勢利導自可衝刷寬深伏秋大汛流行直注較常年自當更為通暢則上游消落亦必迅速於全河形勢大有裨益奏入

諭曰宜速為之不可因欲速而工不實

公又奏言徐州城外有舊石工三段每逢長水時僅出水五六寸至一尺二三尺不等又石工頭迤上至韓家山尚有空檔四百餘丈荷蒙

恩准加高接築茲臣欽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聖

諭旨於浙江事體辦理完竣後前往查勘該處增建石工是否足資抵禦本月十七日臣由清江浦起程至九里岡一帶籌辦淤淺處所二十一日行抵徐州府即至城外周圍察看該處石工自東門外石機嘴至西門外娘娘廟止共舊工三段長八百九十五丈內有應行加高二三四層及蓋面一層者俱已築砌完竣與新石工一律相平自此加高之後將來汎水漲發可以離水數尺不致漫溢為虞其自周家莊迤西至靈神廟添建石工四百三十丈應砌石十七層又自靈神廟至韓家山石工二十丈因

相近山脚地勢稍高應砌石十二層現在俱築砌五六層及二三層不等其做法一切均屬如式尚無苟簡草率之弊內有現在釘樁未經鋪石者不過數十丈查工所運到石料頗足數用上緊修理均於四月內可以完工伏秋大汛足資抵禦奏入

聞

二十九日

諭曰據勒爾謹奏蘭州撒拉爾回人蘇四十三等搶據河州城勒爾謹因兵丁尙少現在屯兵狄道州俟各路營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二

聖

兵調齊卽行進剿等語現已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迅速前往並諭西安將軍伍彌泰寧夏將軍恭古賚各選集兵一千名豫備倘須調用卽令前往協同剿捕並於火器健銳兩營兵丁內挑選豫備阿桂此時查辦河務已將次就緒著卽速起程來京倘有必須勁旅之處阿桂卽可帶兵前往著將前降諭旨及勒爾謹仁和奏到各摺一併抄寄閱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六年

三月三十日

諭曰據伍彌泰畢沅等奏提督馬彪已於二十五日星馳前往益選兵一千分起迅赴河州又伍彌泰現挑西安滿兵一千預備親自帶往接應所辦與昨降諭旨相合甚屬可嘉至新舊教既自相讎殺必非合夥或赦一剿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一以分其力未嘗不可而其互相讎殺之罪待事定再辦此等機宜恐勒爾謹不曉且爭教讎殺起衅自非一日勒爾謹何以早未籌辦此時各路大兵雲集調度機宜最爲緊要恐勒爾謹未能料理悉協著傳諭阿桂竟不必來京卽從河南取道徑往甘肅程途較近所有節次所降諭旨并批示奏摺已經抄寄閱看亦別無訓諭之處阿桂卽由河南馳驛前往到甘肅後卽將查明新教舊教及調度剿賊情形迅速具奏

四月初一日

諭曰昨降旨令阿桂馳驛前往甘肅辦理剿滅逆回事宜

此時諒已奉到前旨迅速遊行矣因思阿桂到彼調遣需人已派乾清門巴圖魯侍衛福寧泰斐英阿明山阿蘭保各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甘肅聽候阿桂差遣又現在來京引見之肅州都司馬雲即係西寧人熟悉該處情形亦賞給銀一百兩隨泰斐英阿等一同馳驛前往聽用看來此事起畔已久勒爾謹平日不能約束使之知感知懼或存將就了事之見以致釀成事端阿桂務悉心籌畫妥協辦理將賊匪剿滅盡絕根株以靖地方並此案或因勒爾謹辦理不善或係地方官釀成均著詳悉查明具奏

阿文成公全譜卷二十三

二

又

諭曰日本日畢沅奏逆回進逼蘭州焚燒關廂省城眼前失事已飛札文綬等調兵合剿復札富勒渾雅德調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聽調並懇迅發京兵派熟悉軍務大臣帶領前往等語昨已傳諭阿桂令其即由河南星赴甘肅今逆回如此猖獗阿桂應即迅速遊行現派尙書和珅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往甘肅並派巴圖魯侍衛帶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即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肅即行調遣辦理俟阿桂到彼即交阿桂

接辦和珅仍即回京供職

初二日

諭曰阿桂和珅辦理此事必須印信已令福長安齎欽差大臣關防交與和珅帶往甘肅俟見阿桂即令轉交應用

初四日

公奏言本月初一日臣在安陽途次接奉寄到諭旨並閱勒爾謹等各奏摺逆回罪大惡極自應立即剿除現已欽奉

阿文成公全譜卷二十三

三

調用並於火器健銳兩營兵丁挑選預備仰見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思逆回意在劫殺因河州先已派出兵丁二百名存城兵力單弱居民事出倉皇各顧家室不能盡力守禦以致猝被攻破現在提督仁和及勒爾謹前調各營兵二千名陸續到齊兵力既集無難一鼓擒滅臣於二十二日晚由時和驛起程因瘡疾發動每日僅能行百餘里今接奉諭旨儘力遊行約計初九初十可以到京奏入

諭曰阿桂奏到遵旨回京一摺計拜發此摺後又接到續降不必來京之諭旨諒即由途次前往但伊因瘡疾發

動每日僅行百餘里此時即竭力趨程恐亦未能迅速
到甘現在甘省急需重臣督辦刻不能緩和年力強
壯行走自能便捷計可到在阿桂之先務須星夜兼程
前進督辦一切俟阿桂到甘省後和珅仍遵旨將所辦
事宜詳悉告知阿桂再行回京

初五日

公奏言臣於直隸磁州途次接奉寄到

諭旨令臣即速來京以備帶兵前往甘肅臣思逆回嘯聚

不過二千餘人况河州城內俱係百姓無可脅從
不難立即殲除現在勒爾謹等續調各營兵丁諒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四

已到齊又有西安提督馬彪先行馳往金選西安
綠營兵一千名分起迅赴河州計西安至蘭州十
八站蘭州至河州二三站約本月初旬可到自必
將逆回剿滅全完如果賊勢猖獗必需續添兵力
所有帶兵之人最為緊要伏乞

皇上於海蘭察額森特二人內酌派一人先行馳往命
於侍衛章京如阿爾都等前在軍營得力伊所深
知者揀派數人奏

聞請

旨派令前往至奎林勇往能事但由烏魯木齊帶兵前至

河州亦幾及四千里未免行走遲滯將來如果調
用奎林竟請

特降諭旨令其先行馳往命於所屬額魯特內挑選精
兵一二百名派員隨後帶赴河州備用更為有益
臣接奉

諭旨後即帶同軍機司員仍由彰德衛輝一帶前赴甘肅
惟有儘力趨行以期早到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在磁州接奉諭旨即由彰德衛輝一帶儘
力進行等語海蘭察額森特二人業經派令同和珅前
往其阿爾都等亦隨同和珅赴甘至奎林先已降旨令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五

其帶兵來甘後因烏魯木齊至甘肅程途太遠恐緩不
濟急復經降旨停止此時派往之人甚多亦無需奎林
一人也

初六日

公奏言臣於初三日行至衛輝接奉

諭旨及畢沅奏到各摺逆回竟敢進逼蘭州官兵多有傷
折賊勢如此猖獗殊堪髮指非厚集兵力大加殲
戮淨絕根株不足以抒憤恨臣現在晝夜兼程行
走但自恨為瘡所累不能迅速星馳計每日連夜
趨行總在二百里以內實深焦急現奉

諭旨派尙書和坤等馳驛前往自可先到甘肅調遣辦理
然亦不敢因派辦有人稍紓已責惟有儘力兼
程以期迅到接辦奏入

諭曰今日接勒爾謹奏到賊勢已敗諸事易辦卿可放心
養瘡而行若再接佳音金不往亦可

恭錄

御製詩

陝甘總督勒爾謹等奏報勦捕撒拉爾番回誌事十
韻有序

撒拉爾番回即狗西番其俗人畜益處好即人怒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六

獸往年因大加懲創安靜五十餘年今其醜類復滋
昨督臣勒爾謹奏撒拉爾番回蘇阿洪等因爭立新
教殺傷舊教數人遣官往捕而賊匪等竟敢抗拒金
戕知府副將勒爾謹因率臬司福寧領兵往勦更調
集甘省提鎮仁和等五路兵而賊已乘間侵佔河州
維時事起倉卒勒爾謹暫駐狄道藩司王廷瓚保守
蘭州省城賊乃間道進逼省城焚燒關廂西安巡撫
畢沅以聞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各領兵赴援奏到
即勅簡八旗勁旅并命大學士阿桂尙書和坤等往
莅其事乃兵甫啟行而王廷瓚即奏誅殺賊匪教主

馬明心茲勒爾謹畢沅仁和等奏克復河州省城圍
解且擒殺賊匪要犯多人擊退上山即日可期勦滅
云云因勅分別獎賞頒諭中外金賦十韻紀事如左

狗西黑帳本番雜白帽非回竄籍呼與西番又各黑帳房
者本另稱一種類昨勒爾謹等奏乃以其不食猪肉爭教始
遂沿俗稱番回現已飭令詳查具奏毋令竄混因賊
因執新舊據州途肆攫奪荷撤拉爾番回本舊教近因賊
害舊教數人肆行不法該督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河州
協副將新柱前往查拏途次白莊被逆番聚眾殘害時勒
爾謹一面率臬司福寧帶督標兵二千餘名會勦而逆匪乘
官兵未到之先竟擁男婦二千餘搶佔河州實為罪大惡
極神人如狂一旦為猖獗不畏三章置鑽鈇提鎮領兵皆
宿將甘肅提督仁和西安提督馬彪及各鎮總兵圖欽保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七

然因并交部從優 監司守省具嘉謨 甘肅藩司王廷瓚以
賊匪圍逼時悉力守禦又安定縣回民馬明心係賊人新
教之主前已拏禁省城王廷瓚因賊人索取其城上一
見指稱稟明督臣批至釋回隨將馬明心正法以免後會
患辦理實合機宜因賞給一品頂戴仍交部從優議叙會
征有算妖氛斂決戰無前賊勢孤 此案實起倉卒勒爾謹
勦仁和由途次迎勦金令德寧額爾圖額一面把守賊人
所毀河橋施放礮位一面直渡黃河督率官兵奮勇殺賊
圖欽保復手刃四賊將逆匪擊退上山此近日伏林遠滿
時賊眾已成盜底游魂擒滅指日可計矣近日伏林遠滿
四甘肅番回雜處好勇鬪狠其常也近年之王伏林明季
至即盡何辭淨勦受駢誅分馳禁放原資衆 報蘭州被圍
灰滅耳健銳火器兩營京兵四千名選乾清門巴圖魯侍
衛帶領又欽差大臣和坤拉旺多爾濟及海蘭察額森特
等前往督率命命大學士阿桂尙書和坤等往 詳覽軍書敢懈吾本省
由河南取道往同會勦以壯聲勢

制軍紆壯畧鄰封安撫裕良圖勒爾謹既調集甘省各路
報即悉心調度協濟滿漢官兵事迅速妥協並有先辦
而與所降論旨相合者實屬可嘉之至因賞給一品頂帶
仍交部從優議叙以獎賢勞羣心齊自成功速小醜殲將乏處
佑隨聞捷信是日等祭有薄伐番回不容已維揚速
吳乾垂賦也曰欣曰敬曰慙夫

十二日

公奏言臣於初七日接陝西巡撫畢沅來札知賊
人退踞龍尾山八蜡廟等處各路官兵陸續前到
兵力稍厚陝西省連發滿漢官兵五千約初十日
以內俱可到齊金聞督臣勒爾謹於三月二十九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日帶兵回省目前似可無意外之虞等語又於初
八日畢沅將馬彪原札寄閱據稱河州業已收復
經督臣派撥舊教回人二百名同西寧兵二百名
在彼防護賊人現在佔據龍尾山華林寺山梁察
看賊勢不過千餘人等語臣思伍彌泰等所調之
兵皆可接續齊集小醜自不能復逞螳臂若賊人
盤踞山梁遷延不去自當殲戮無遺即使勢窮力
促計圖竄逸該督業已派兵在洪濟橋沙泥站兩
處堵截縱有餘匪竄入深山官兵四面圍擒亦可
剿除淨盡臣查勒爾謹畢沅節次調遣陝甘兩省

綠營兵及伍彌泰額爾恆額帶往之駐防滿兵已
有八千餘名其勢足敷會剿及邀截搜捕之用且
四川兵二千名俱界連甘肅尅期可到兵力已屬
有餘就現在情形而論不但晉豫兩省官兵毋須
調遣即京兵亦可停止派往伏乞

皇上特降諭旨令京兵已經起行者中途撤回未經起行
者即令停止臣一面仍先行咨帶兵行走之護軍
統領舒亮等暫行停駐俟奉到

諭旨即陸續分起回京再臣晝夜趨行程途多寡不等每
日夜約行一百五六十里計程明日可過潼關如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九

尚書和珅尚未經過臣於途次畱心探訪恐沿途
驛站馬匹不敷分應擬於前途暫停俟和珅經過
晤悉一切先令迅速前往臣再儘力遊行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途次連接畢沅來信知現在各路所調之
兵已有八千餘名足敷會剿等語前以京兵一千五百
名業經起程是以且未撤回俟擒賊實信到日即行降
旨但思小醜既可立就殲擒自不必復需勁旅現已另
降諭旨令領隊大臣舒亮即行帶兵回京並傳諭沿途
各督撫知之

十六日

公偕和珅奏言臣和珅於山西途次接奉

諭旨卽星夜兼程行走於初十日過潼關臣阿桂於初九

日過潼關沿途探聽知臣和珅相隔不遠因緩程

稍候於十一日先後俱到臨潼臣和珅當卽將

諭旨並一切應行籌辦事宜與臣阿桂公同熟商妥議俟

到甘省時相度機宜辦理再臣等行抵陝境賊匪

大概情形俱已深悉現在逆回退踞山梁各路官

兵雲集足敷堵截勦捕之用其在途之京兵一千

五百名計程僅抵豫境臣等一面奏聞一面卽行

知帶兵行走之護軍統領舒亮等令將前隊作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除陸續按起回京至

乾清門侍衛等雖無須伊等帶兵打仗但將來拏獲首

逆及要犯應行解京遵

旨令伊等押解進京臣等擇其中曉事者酌留泰斐英阿

福寧二人並三等侍衛阿爾都以備差委餘一併

令其回京並令伊等沿途緩程安靜行走俾驛站

馬匹不致應付竭蹶以免煩擾至額駙拉旺多爾

濟已遵

旨由潼關走山西一帶出口回伊游牧處所又農起等俱

已傳

旨行知令其回京臣阿桂帶往甘肅之衛輝營參將劉之

仁業於初十日在華州給咨令回原營至前奉

旨派出之記名以道府用之司員李照等六人除海廣現

隨臣阿桂和珅卽先行帶往其餘五人容俟到甘

後另行酌量差委再定去留臣和珅於拜摺後仍

卽星夜兼程前進臣阿桂遵奉

恩旨緩行聽候

諭旨奏入

諭曰前次派在京兵早有諭旨撤回本日勒爾謹等奏將

寧夏四川兵停止所辦尙是但賊既據險自守又放火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何爲若云以放火爲搶掠之計則此時官兵四面圍困

賊人又從何處搶掠所奏甚不明晰著和珅詳查覆奏

現在據阿桂和珅奏稱十一日先後俱到臨潼公同商

酌一切事宜和珅並留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以備差

委仍卽星夜兼程前進等語泰斐英阿等前已有旨令

其押解逆犯進京和珅所辦甚是至阿桂此時途次只

須緩程前進再行候旨

二十一日

諭曰昨閱伍彌泰仁和等奏到各摺是勒爾謹之安坐衙

署一籌莫展已可概見且並未見伊馳奏勦賊情形竟

若置身局外恐該處無督辦大臣指示調度眾人互相觀望無可倚恃關係非小阿桂仍須到彼料理於勦捕事宜方為有濟著傳諭阿桂即行兼程前進毋稍稽緩命和珅知之

二十六日

諭曰和珅奏稱接阿桂札知伊於二十一日可抵蘭州現在勦滅賊匪正須督辦阿桂此時到彼與和珅一同和衷籌辦甚為妥善俟勦捕事宜稍有就緒和珅年力壯盛即可先行速回面陳一切阿桂尚須經理善後事宜自當緩程回京至現在督辦一切阿桂和珅尤須同心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協力迅速籌辦不可稍分畛域方於公事實有裨益朕於數千里外因此事深為厯念日夜不寧伊二人應亦深體朕懷也

二十七日

諭曰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係因爭立新教舊教不從致被殺害起衅若地方官早為嚴明料理斷不至釀成事端乃勒爾謹經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明此事其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即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簡派八旗勁旅起程前往益就近酌調阿拉善兵協勦而勒爾謹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

內即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賊匪竄匿蘭州城外山梁幾及月餘雖節次勦捕賊匪窮蹙待斃已如釜底游魂而現在尚未淨盡殲戮致稽時日且調往將軍提鎮等在城外督兵勦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內衙署僅委道員駐劄城外視為與己無涉以致眾相觀望坐失事機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吏今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認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珅傳旨將勒爾謹革職交刑部治罪并派妥幹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即擒勦賊匪淨盡而善後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簠簋不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飭獲罪而其材實能理繁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侍堯未到之先著阿桂暫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二十九日

公偕和珅奏言竊惟行軍制勝必須設卡安營使聲勢聯絡號令森嚴方足以壯士氣而寒賊膽查蘭州省城自賊匪滋擾以來民心無不驚慌而綠營兵丁又因屢次打仗傷亡已多等未到之前聞西南關外一帶通賊處所賊人竟敢任意往來搶掠民間牲畜口食金於燒剝民房內藏匿乘間

放火毫無顧忌至各路調來之兵雖已陸續到甘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是以不能使賊望而生畏臣阿桂已於本月二十一日已刻抵蘭現在申明軍律激勵戎行並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設卡棚使彼此接應又於山包上劄一大營照料各卡俾賊人知我兵逼近不得不晝夜防守且有此卡營斷其來路賊人即不能近關外滋擾民心自漸安貼將來進兵攻勦時即可出卡營前進亦為迅便又此路營卡立定後所有城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西

兵丁即可撤下一二千名逐漸添放卡棚步步進逼賊窠扼其險要賊人自必日加窮蹙無難尅期殄滅至綠營兵丁因從前賊匪猖獗時未經揣量賊勢多寡強弱陸續到來地方官不俟力齊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傷亡甚多愈行畏怯又各處兵丁內新者多而舊者少即如曾在金川軍營跟隨打仗者甚屬寥寥其新補兵丁未經行陣心志不固安能向前効命兼之兵不願將將不知兵一遇賊匪即行惶遽實由於此臣等現在簡閱各營官兵令懦弱者守城或打仗時令其誘敵擇其強壯

奮勇者向前打仗並令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總辦各營倘遇賊人滋擾即一面報知臣等一面調遣勦殺則呼應較靈而兵丁知有所恃亦思用命出力如此提綱挈領安設布置庶壁壘一新可以相機進勦

公偕和坤又奏言查賊匪特險跳梁雖不過苟延殘喘但自知罪大惡極併命相持是以現調之兵不為不多而綠營兵丁節次打仗間遇折傷殊形氣餒尙未能速行勦滅臣等揣度情形勢不能不添調勁兵以冀尅期集事今悉心籌酌竊以川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三

雜谷騰五寨屯練兵丁及安插降番由松潘一帶前赴甘省實為近便現已飛咨四川督臣文綬令其速飭維州協副將李天佑於五寨內揀選曾經出師金川之屯練兵丁并金川安插土守備降番等共一千名帶同都司守備等員兼程進星夜赴蘭協同勦捕又前次派出阿拉善兵雖經暫撤但該游牧毗連甘省邊境道路更近尅期可到是以仍行文阿拉善王羅卜藏多爾濟即於該游牧內擇其相近蘭州者揀派七百名或五百名速委幹員帶赴甘省羅卜藏多爾濟腿疾復發無庸親

身前來以免遲滯臣等將現在綠營兵丁激勵整頓仍公同籌辦法布置如有可乘之機卽行一鼓殲擒斷不肯坐俟兩處兵齊始行進剿再查川省屯練兵丁暨降番等由松潘一帶赴甘約須二十日內外臣等現在籌勦逆匪務期迅速集事但察看賊人所佔山梁雖不甚高而坡坳陡險路徑一線可通必須魚貫而上兵力不能施展今調取屯練士兵等上山打仗最爲得力惟思賊人於佔據河州及焚燒省城關廟後搶掠馬騾甚多恐將來挺而走險乘機竄逸此處現雖不乏馬匹而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六

丁等馬上技藝能追趕殺賊者竟不能得是以調取阿拉善兵以備追捕且使內地民人知口外蒙古兵丁皆可一呼而至亦足以安衆心而寒賊膽再臣等查成都將軍臣特成額四川提督臣明亮業於本月二十日抵蘭臣等公同商議祇須畱明亮一人在此帶兵協勦至特成額雖據懇求帶兵勦賊情詞真切但川省地處邊陲俱關緊要應令特成額卽回成都辦事庶於調取川省屯練士兵來甘協勦事宜彼此有濟公偕和珅又奏言前臣等欽奉

諭旨賊匪佔據山梁從何處得有口食其施放鎗礮之火

藥又從何得來其馬匹約有若干均著查明具奏臣等

查賊匪自戕害副將知府後佔據河州民間糧食牲畜俱爲搶掠一空又蘭州省城凡富商大賈俱在城外關廟開張店鋪最爲繁盛今西南兩關廟被賊人焚燒搶掠計賊人起事以來所擄財物糧食甚多足敷口食其溝坎內俱有山水可供汲取至賊匪施放鎗礮之火藥亦係攻破河州時所得查河州本有總兵鎮守嗣經裁去改設副將是以兵數無幾而營中舊貯火藥原多皆爲賊人所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七

再賊人步行者固多而乘馬者亦復不少所有河州及省城關廟盆民間馬騾牛驢俱被搶去乘騎馱載總之賊匪負固死守雖不過苟延殘喘然習於戰鬥拚命抗拒兼之綠營官兵當攻城危急時隨到卽隨令打仗節次俱有損折其氣已餒是以未得立就殲除容俟熟籌捕勦機宜整作士氣尅期進兵一鼓勦滅卽行馳奏仰慰

聖懷均奏入

諭曰本日覽阿桂和珅奏到各摺自逆匪起事以來實在情形直至披閱此次奏函方始詳悉端委甚增憤懣亦

因此而畧慰至阿桂等現在籌辦各事宜皆朕早降諭旨逐一查詢者何以從前勒爾謹全未奏及今摺內所稱該處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等語可見眾人袖手觀望毫無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爾謹身為總督既因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及自狄道回至蘭州見賊已擊退上山竟謂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無籌辦且將各路已調之兵全行停止俾賊眾得以遷延時日勒爾謹之罪尚可赦乎又阿桂等奏賊人皆習於戰鬥拚命抗拒賊於何處會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六

俱有節制想賊人不久即可殄滅且官兵設卡安營賊不能復出肆掠即從前所擄之口食富足亦豈能支數月且賊人馬匹既多因守一山草料亦易匱乏即使宰馬為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載阿桂惟當整作士氣俟兵力齊集尅期進剿一鼓殲滅以副朕懷

恭錄

御製詩

確信

彌月繼蘭州確信披驛至河州雖已復蘭州解嚴未撤拉回肆逆一案自三月三十日奏到以來日夜歷念昨四月初六日據勒爾謹奏到已克復河州省城圍解并有半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五

成功之語意謂事可速成乃今已及彌月直待大學士阿桂尚書和坤先後到蘭州奏明實在情形披閱始覺明晰然得信已遲致誤 莊涼兵初集賊暫向山避勒爾謹奏甘肅機實堪憤懣 涼州總兵德寧等帶兵赴蘭州協剿奮勇殺賊圖時來竄欽保復手刃數賊將賊眾擊退逃竄入華林山一帶通賊處所未焚擾城門原向閉 四月二十九日據阿桂和坤奏伊等未賊人竟敢任意往來搶掠民間牲畜口食并於燒利民房內藏匿乘間放火又於黑夜不過數人潛至城下騷擾而守城兵丁虛張聲勢施放鎗砲徹夜張皇和坤到彼始嚴飭禁止并搜捕殺賊數人又各路所調之兵零星散處不候力齊催令打仗以致間有傷亡士氣不振現在阿桂等申明軍律激勵打仗行安設卡擄彼此接應又於山間札一大營照料各卡俾賊知此辦理始漸有就緒覽奏畧慰知賊心亦漸安貼等語如此辦理始漸有就緒覽奏畧慰知賊渠將不日勒爾謹誑奏謂半月功途因命所發兵中途迴就擒矣勒爾謹奏現在所調各路官兵先後到蘭惟備以暨回商酌四路擒剿金分派漢土官兵分途前進預備

擒擊半月可以成功等語阿桂於途中聞此信遂令頭起
領兵之人不必前往候旨而迺奏到因將所發健銳火器
營京兵撤回其前調川兵及阿拉善兵亦經勒爾謹咨撤
庸臣輕舉敗事未見而頻止援兵以致遲誤實為可恨
設無此奏則京兵及川兵均早抵蘭州可以一
鼓擒滅茲阿桂和坤復奏請選調川省會經出師之屯練
兵一千名阿拉善兵七百名兼程赴蘭協同勦捕此亦無
聊之計雖現在軍容整頓壁壘一新奏功指日可期而前
此舉甚屬易貽誤已和坤及阿桂先後到次第乃據實情
奏庸臣敗國事我兵初到蘭眾力未齊備率即驅之戰而
又乏董帥一二致傷亡遂乃餒士氣綠旗兵本怯聞戰先
驚悸設京兵弗迴此時將逮至舉甚屢易著兵法之所忌
二臣謂阿桂和坤調川兵是亦無聊計申律勵戎行旗鼓重新
示儆輟雖抵罪貽誤已不啻功雖指日蕪肝食徒增悲痛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手

臣誰所用自責誌吾媿

五月初二日

諭曰從前逆匪滋事之初因阿桂在豫省查勘河工即傳
旨令其就近馳往督辦又因阿桂出差已久於此案詳
悉情形及朕節次所降諭旨未能深悉復令和坤賫欵
差大臣關防馳往令與阿桂相見同行三日告知一切
後即回京面奏後據阿桂奏稱瘡疾發動儘力進行未
能迅速而甘省現無大臣董辦是以令和坤兼程前進
同海蘭察額森特等迅往帶兵勦捕今和坤奏四月十
七日行抵蘭州而阿桂亦於四月二十一日續到看來

此事阿桂一人自能經理妥協無須復令和坤同辦且
恐和坤在彼事不歸一即海蘭察額森特等向隨阿桂
領兵打仗阿桂之派調伊等自然呼應更靈而朕啟變
臨幸熱河為期亦近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
臣等扈蹕者現亦無多是以傳旨令和坤速行馳驛回
京而以勦捕賊匪及籌辦善後諸事俱交阿桂專辦以
期逆賊迅就殲除明彰國憲所有朕派辦此案之先後
原委著通行宣諭俾中外共知之

又

諭曰前日據阿桂和坤奏到蘭州現在情形各摺如摺內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手

所稱河州自裁去總兵改設副將兵數無幾而營中舊
貯火藥原多皆為賊人所有一節河州裁鎮改協一案
約已二十餘年該處存營火藥雖多此二十年中該營
演放鎗礮自應將舊存火藥逐漸用完豈有另配新藥
開銷官項反將舊藥存營之理若果如此是即勒爾謹
辦理不善之故著即查明具奏又所稱綠營官兵隨到
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傷亡甚多如此不量兵力舉動
乖謬勒爾謹固罪無可赦即伍彌泰仁和馬彪俱係統
兵大員而仁和又係本省提督從前設法帶兵渡河時
尚覺其有料理及至蘭州與伍彌泰馬彪等俱存觀望

見勒爾謹種種錯謬並無一言阻止任聽其措置乖方均屬不合著阿桂傳旨將伍彌泰仁和馬彪嚴行申飭並詢問伊等因何不勸阻勒爾謹緣由據實覆奏

初五日

公偕和珅奏言臣等於二十六日派海蘭察額森特伍彌泰明亮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馬彪仁和三德哈當阿等分帶滿漢官兵四千餘名分路進剿各處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應並令綠營兵丁預備鈇鏃一面打仗一面拏卡俱於二十六日子時計道路遠近不等先後進發卯刻齊抵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尾山梁賊匪自十九日殘敗以後畏懼我兵勢大深藏溝穴不敢迎敵有從華林寺背後遠道前來迎撲者俱被官兵勦殺敗逃正追至賊營相近因溝砌陡險深至數丈小路俱先被賊匪挖斷賊人潛於土窰孔隙處所抵死放鎗抵禦勢亦甚急一時未能得手明亮等即督率官兵於龍尾山梁擊立大卡三座自早至晚賊匪藏匿不出因派舊教士兵及綠營兵分守各卡其餘各兵俱整隊撤回臣等遊料賊匪鬼賊伎倆必乘夤夜上山搶卡預令各營准備是晚果有賊匪前來撲卡士兵及綠

營兵不能堅守俱為所動臣等即連夜派兵三路海蘭察明亮泰斐英阿福寧馬彪哈當阿由龍尾山左為一路額森特仁和三德阿爾都由龍尾山右為一路另派老弱兵由中路前進為誘敵之計賊人預揣我兵必上山奪卡分路埋伏明亮等兩路兵早已望見伴為不知並不合中路兵與聞冀其前進誘敵可以痛行殲戮賊匪見中路兵已過突出撲戰我兵果為衝動賊即乘勢衝壓惟時海蘭察額森特等所帶官兵由兩翼夾攻奮勇截殺賊即紛紛潰敗拚命逃走海蘭察等用箭射死多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人追至溝底其時舊教士兵在彼埋伏見官兵得勝亦俱從後奮勇砍殺賊即踉蹌奔竄迨至賊營相近因溝濶砌深不能得利兩日打仗殺賊共一百餘名漢土官兵受傷陣亡者甚少

公偕和珅又奏言臣等節次欽奉

諭旨令查此案起衅緣由臣等現將拏獲賊黨馬復才嚴切究訊據供我係河州東鄉大禮拜寺三十會人從前也是舊教乾隆三十六年纔跟他新教馬明心在撒拉爾地方念經這經來歷都是一樣只是念的不同舊教是小聲默念新教是大聲高念或

搖頭跳舞自三十六年馬明心會各處阿渾傳經有河州舊教阿渾馬來遲說是邪教不肯遵從故與他們舊教時相讎殺本年正月內因丁藏莊念經起衅兩家打仗到三月裏舊教回子殺了新教些人後來蘇四十三約齊人半夜裏去也殺了舊教許多人舊教人到循化告狀省城委了官來我們出來分辯被舊教人阻住三月十七日我們又出來到白莊子遇見新副將聽說要動兵勦我們蘇四十三起意纔殺了新副將後來又聽見楊知府來已經殺官這事大了不如連楊知府也殺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五

罷這都是蘇四十三主意二十日去攻河州原想殺馬來遲子孫還要滅舊教的人二十一日早到河州攻了一日至二更時候將城攻破原想同撒拉爾去攻循化又想要兩路攻狄道蘭州因聞總督在狄道看守嚴緊不敢過去在河州住了兩日二十三日聽說馬明心已被省城拏去收監蘇四十三等都趕到蘭州要救馬明心二十四日到洮河西邊渡船已被官役打壞不能過河有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紮棧渡他們過河這六處回子原都是馬明心新教徒弟內有許多人跟隨蘇四

十三同來蘭州連他撒拉爾族共有一千數百人在蘭州打死受傷的有幾百人如今還有千餘人在河州帶來火藥鉛子約有七八十馱如今還存二十馱藏在營內地場等語又訊據逆犯馬丁加及蘇四十三之姪蘇二個所供亦約畧相同臣等復查閱原案本年三月據舊教回民韓哈拉旬韓五個以蘇四十三請來安定縣教師馬明心韓二個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不隨新教被其殺死彼此互相讎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受伤一百多名一切家財牲畜糧食搶掠無存等情在總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五

督衙門控告經勒爾謹飭蘭州府知府楊士璣前往查辦並飭河州協副將新柱親往彈壓會同楊士璣督率兵役按名嚴拏嗣據新柱稟稱轉據循化廳洪彬札知新教回番韓一的巴拉等有畏罪投案之意而蘇四十三不自省悟煽惑眾心恐到案自投法網執意負隅抗拒不法已極現與楊士璣一同前往帶領弁目相機辦理等因蘇四十三聞官兵往拏即約會各莊新教之人約有一千餘名帶鳥鎗器械先後將新柱楊士璣殺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即札飭安定縣黃

道吳拏獲解省監禁此逆回蘇四十三起衅滋事實在情形也至

諭旨內詢其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臣等查檢舊案緣撒拉爾回民約有六千多戶分爲十二工俱有掌教韓哈濟係世傳總掌教該處回民每遇婚喪必延請本工掌教同總掌教在章哈禮拜寺念經乾隆二十六年韓哈濟與賀麻六平等同在一處念經賀麻六乎念經搖頭韓哈濟說他不是祖傳老教規矩賀麻六乎又說韓哈濟要的布施多因此兩家不和二十七年賀麻六乎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另起禮拜寺三座至三十四年韓哈濟稟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將新起禮拜寺封閉賀麻六乎等懷恨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斂錢惑衆捏稱大聖人到天入地成仙誘人入教等情赴按察使衙門控告而韓哈濟韓武等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回子等潛入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南韓哈勻等妄言禍福煽惑愚人前經地方官飭明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出示嚴禁追具賀麻六乎永不招畱外來游匪甘結詎賀麻六乎等又在章哈寺牆壁書門爲圈妖言門內顯示聖人

天仙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其控賀麻六乎一黨卽有蘇四十三在內經地方官會同審明兩造所稱成仙得利大聖人到天入地及妖言門內顯示聖人天仙惑衆跳舞等情俱係捏詞誣告將賀麻六乎韓武均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以杖流賀麻六乎首先生事從重發烏魯木齊爲奴韓哈濟等擬以枷杖馬六個韓哈勻蘇四十三訊不知情均予免議并議稱該犯等教雖稍有異同實非兩教既不願合爲一處亦不必強之使合轉啟衅端應飭令撒拉爾十二工各舉身家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殷實品行端方一人充當掌教令其約束稽查其新寺三座係回民禮拜之所應仍聽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各工回民遇有婚喪所延掌教聽從本家之便不得勒令延請等因議擬咨部完結在案此新教流傳兩教互相讎殺緣由也臣等查馬復才供內稱三十六年馬明心令各處阿渾在撒拉爾地方傳經之語是馬明心於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衆地方官並不稽查拏究以致釀成事端至兩教互相讎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爾謹並不查明兩教強弱衆寡實在情

形卽派副將帶兵輕率前往逆匪遂激而生變實
勒爾謹辦理不善所致統俟剿賊完竣後再行據
實查明叅奏但新教流傳二十餘年甘省各屬回
民新教甚多且有父子兄弟而各爲一教者臣等
恐各處新教回民心懷疑惑或爲逆匪煽誘現已
出示曉諭令其各守本分其未經從逆者決不波
累以安衆心至唐家川六處回民素與馬明心蘇
四十三潛通自應一律嚴懲亦已派兵彈壓俟拏
獲首犯後再行嚴切查辦至新教是否馬明心
倡立抑另有傳教之人馬明心業經正法無從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訊亦俟事定後嚴究辦理總之甘省各屬回民雜
處據馬復才供稱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在安定會
寧一帶求救並現據安定縣盤獲奸細馬應高供
亦相符現已分兵往各處防範但究係新教少而
舊教多兩教互相讎怨且舊教土兵現在隨同打
仗奮勇出力不能合而爲一尙可不致蔓延均奏
入

諭曰本日覽阿桂等奏四月二十六七日派兵分路進
剿一摺所稱因溝澗砌深且有至丈餘不能過去者各
處小路又被賊處處挖斷是以暫將官兵退回該處既

云溝澗砌深則賊人何從前出撲卡又能竄回死守豈
賊人能過而我兵轉不能過乎殊不可解看此情形恐
竟須俟川兵及阿拉善兵到後方能剿捕淨盡此時未
能尅期了事至詳閱覆奏新舊教構衅緣由一摺是此
案起衅釀毒已久若勒爾謹早爲嚴切辦理何致構成
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誤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畱
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爲罪大惡極不可不嚴斷根
株如所稱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素與馬明心蘇四
十三潛通且紮棧渡賊匪過河尤爲罪不容誅此事應
於剿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兇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不可姑息了事此皆阿桂在彼應督辦之事其餘地方
善後各事宜不妨交李侍堯辦理其拏獲之馬復才等
及從前已獲各犯卽派員先行解京至朕爲此次逆匪
之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體朕懷悉
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廑念

初十日

公偕和珅奏言臣等在滿漢官兵內揀選一千五
百名作爲三隊派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福寧泰斐
英阿哈當阿侍衛阿爾都統領由龍尾山過溝至
華林山直撲賊營派伍彌泰薩炳阿馬彪仁和三

德分帶各隊滿漢官兵佔居龍尾山梁接應堵截
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應俱於初二日丑刻先後
進發寅刻齊集山梁查龍尾山至華林山中隔大
溝一道崖礮甚陡其華林山左臨溝一帶壁立數
丈雖有小路俱為賊人挖斷不能由此前進山右
現為所踞無由繞進惟山前一路可通須下龍尾
山過水磨溝而上路亦甚險賊匪預料我兵必由
此路進攻於漫坡接連兩旁溝礮處所刨挖溝壕
以為抵禦之計維時海蘭察等帶領奮勇官兵搶
上華林山直撲賊營賊匪自盤踞以來從未見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兵得上華林山者遂傾穴出迎拚死抗拒我兵撲
至壕邊賊匪在溝內放鎗抵禦勢難踰越因令舊
教土兵伴作敗退之狀我兵亦往後稍退誘賊出
壕方可大加殲戮相機撲進其時賊匪果有六七
百人全行衝出希圖追壓我兵退至稍平處所海
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帶領官兵奮勇截殺勦戮多
人賊即紛紛敗逃我兵追至溝邊賊匪拚命跳入
而溝內亦尚有賊匪數百潛藏放鎗我兵不能得
利因復暫退誘其出壕勦殺如此三次賊性狡滑
其第二次出迎已較前漸少至第三次則竟藏匿

不出自寅時打仗起直至申末因山上並無水泉
我兵難以久駐其時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先令各
兵徐徐撤回伊等在後防護賊匪不敢再行近前
此次打仗計殺賊二百餘名殺死賊人頭目二名
割得賊人首級及搶獲賊人馬匹器械甚多此次
滿漢官兵及舊教土兵實屬奮勇出力雖未能一
鼓勦滅而賊匪經此一番創敗亦已魂膽俱破但
賊人負固死守上山下溝中間多係一線魚貫而
行之路不能一擁而進是以臣等現在另行籌畫
布置相機進剿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公偕和珅又奏言臣等察看華林山一帶形勢較
之兩金川險峻誠屬兩相懸絕但賊人佔據山梁
負固死守我兵必由龍尾山過溝再上華林山梁
下壓賊營而山腿經山水衝刷俱成橫截立礮自
數十丈至十餘丈不等止容一人一騎上下兵力
不能施展且賊人潛於礮後放鎗勢難下壓是以
初二日打仗臣等止揀選奮勇滿漢兵一千五百
名直撲賊營誘合向前方能大加殲戮若使大兵
可以長驅直進即各路所調兵力現有萬餘誠如
聖諭以十人而擒一人自無難一鼓勦滅現在惟有督同

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設法進剿迅速集事以期
仰慰

聖懷再土司韓煜現已遵

旨賞給三品頂戴并賞戴花翎加賞大緞二疋該土司感

激

天恩自必愈加奮勉至該土司管理撒拉爾一族回民由

元明以來世襲土千戶之職韓煜於乾隆二十九

年承襲兵部給與號紙隸循化廳同知管轄均奏

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本月初二日剿賊情形一摺此次所辦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三

尙好但剿殺賊匪不爲快意至所稱崖礮止容一人一

騎魚貫上下之語山徑路窄雖不能一擁前進但賊人

可以魚貫而行我兵轉不能魚貫而行乎况金川賊番

亦何常不死守今地勢較金川既大相懸絕豈有金川

能進兵而此處賊匪反不能剿捕之理阿桂等務卽上

緊妥速爲之

十一日

諭曰現在賊勢日益窮蹙又屢經官兵四面圍剿自斷不

能復出搶掠卽從前所掠糧食較多而困守山梁日久

人畜必漸皆乏食所謂釜底游魂計日待斃此時轉須

計出萬全不宜輕率舉動稍傷兵力惟賊人自知窮迫

難支不甘就死或黑夜中乘間分竄此則不可不實力

嚴防著傳諭阿桂於派兵各隘口務須晝夜嚴密巡查

毋使一賊得以逃竄至昨日奏到摺內稱山上並無水

泉我兵難以久駐等語賊人所據之山無水可汲官兵

防守又嚴賊更何從得飲果如所言則山下之水溝我

兵卽應佔守既杜其飲汲之源兼截其逸出之路阿桂

久歷行間於此等事最爲嫻習自應一一籌計及之也

至此案起衅滋事緣由係安定縣回民馬明心潛行往

來撒拉爾地方傳惑衆該犯以內地回民敢於如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三

肆逆則該處必尙多匪回聚集隨同入教者必須查拏

嚴辦以淨根株又前此奏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

會寧一帶求救現在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符等語

是此兩處匪回亦不可不實力查辦又所奏唐家川等

六處回人均係馬明心新教徒弟賊匪到洮河時該犯

等爲紮棧過渡情罪甚爲重大業經傳諭趁兵威嚴整

之時卽行查辦至撒拉爾地方番回錯處是否循化廳

同知得有幹練之員卽足以資料理抑另須大員彈壓

再此次起事之始因省城駐兵較少以致不能卽時撲

滅將來事畢後甘省地方竟宜多添官兵數千時常操

演平時既足以資鎮壓臨事更易以供調遣較之有事後遠為派調徒費錢糧不能濟急者得失較然其應於何處添駐並一切事宜并著阿桂李侍堯於善後案內一併妥議具奏

十二日

諭曰甘省逆回一案朕晝夜縈懷如阿桂和珅所奏蘇四十三往安定會寧一帶求救阿桂等既查得此等情節自應派兵迅往查拏剪除賊黨又如唐家川等處匪回敢與逆賊紮棧渡河亦係黨惡要犯現在是否拏獲嚴辦阿桂等摺內均未聲明昨已降有諭旨令其不動聲色妥協經理著傳諭阿桂即將實在情形迅速覆奏至和珅未起程之先此等事是否會同阿桂商辦並著諭令於途次接奉此旨即先行覆奏

十四日

諭曰就現在剿賊而論阿桂之意欲俟川兵及阿拉善兵到齊以川兵攀踰險阻直搗賊窠以阿拉善兵防其竄逸乘騎追捕一鼓而前可以剿洗淨盡惟是逆賊罪大惡極必須將首犯蘇四十三及幫同主謀之犯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方足以示刑章而申國憲阿桂等務須設法生擒解京治罪至馬明心係內地回民非如韓煜之

世襲土司者可比乃竟敢倡教惑眾實與賀麻六乎同為此案罪魁是否係安定縣知縣自行拏獲抑係勒爾謹差往擒捕著阿桂詳悉查明覆奏

又

諭曰前據勒爾謹奏報收復河州時除將賊黨殲斃外擒獲蘇四十三之姪蘇二個胞姪蘇五個并要犯馬八十三等十七名又搜獲子女回婦二十三口并節次生擒逆賊一百零九名婦女幼孩一百數十口現在嚴行監禁等語此等黨惡要犯其應行解京訊問者不過數人多亦不過十人著即行派委幹員弁押解送京此外

阿文成奏年譜卷二十三

三

隨同抗拒打仗之犯均係罪無可道即應於該處按律正法即將來擒獲蘇四十三並為逆匪出力主謀之大頭目等自應解京訊問其餘無關緊要之犯亦即於該處正法至其餘緣坐各犯非如尋常邪教逆詞等案尙可邀減監候者可比自應按律即予駢誅以昭國憲其婦女小口亦即就近發往伊犁之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丁為奴不必拘泥成例給付功臣家為奴俾轉得衣食豐足且省長途解送之煩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行分別嚴辦嗣後若續獲之犯亦俱遵照辦理

十六日

公奏言官兵自初二日進剿賊匪痛加殲戮以後賊匪甚露惶懼情狀臣恐其乘間竄逸當即飛飭防守後路各將備晝夜嚴密防範毋稍疎虞數日來臣等察看賊匪於華林山前孳立石卡拆卸民居土坯砌築碉房欲於孔穴暗放鳥鎗以爲抵禦之計我兵若照舊進兵仍須過溝上礮賊必藏匿溝壕併力支持不肯出壕受剿臣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相度地勢惟從華林山之西添派一路健兵從後路夾攻方能集事現在揀選之奮勇滿漢兵仍須令其從初二日進攻之路過溝上山衝壓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賊營乘賊人盡力防禦之時派兵從西路突入賊人四顧不暇方能得手但就現在滿漢兵丁內再行揀選派進轉易爲賊人知覺須先備禦恐進剿未能得利是以再四籌酌不得不稍俟兵力齊全以期一舉殲滅查護軍統領舒亮等帶同侍衛章京三十人日內陸續可到臣又聞本省附近之保安四屯土兵及鐵部番兵勇悍可用業經飛飭檄調若此二處土兵調到實在可用又不必專候屯練即乘機進剿臣揆度賊勢自節次打仗剿殺後賊人望見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騎馬數人即望

風敗北其毫無伎倆可見况賊匪撒拉爾巢穴業經被搗無路可歸而又與舊教及番人等素相讎怨自揣一經逃散必被擒拏是以誓死守此一隅臣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日夜籌畫必思計出萬全一舉殲盡不肯以打仗爲虛應故事素入

諭曰阿桂奏現俟兵力齊全一鼓剿洗賊匪以現在情形而論逆匪既逃竄無路其所搶糧食亦斷不能支兩月即餓斃亦可完事但以么膺小醜如此肆逆不法非痛加殲戮生擒首犯盡法處治不足以洩忿恨而彰國憲今川兵及阿拉善兵於二十日以前可抵蘭州爲期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近此時自不宜更冒險以損威第目下既不即進剿何不先行曉諭賊黨并脅從之人以罪魁逆首止蘇四十三若能將伊擒獻則汝等脅從尙可奏請邀恩寬減倘執迷不悟將來大兵剿捕無分首從一同受戮雖悔無及如此明切開導衆心自可解散或作檄文曉示或令舊教土司等設法遣人傳諭使賊衆猜防彼此疑慮擒捕賊首未始非解散黨羽之計至所稱檄調附近之保安四屯土兵及鐵部番兵勇悍可用但此等番土兵是否與逆賊差往求援之安定會寧回人及爲賊紮棧過渡之唐家川六處逆回同屬一教著阿桂查明覆奏

公又奏言逆回滋擾不法由勒爾謹辦理不善自
狄道回至蘭州見賊已上山遂謂易於勦捕益無
調度督率輒奏稱半月內可以成功致各路已調
之兵全行停撤今賊人退守山梁口食不能寬裕
草料亦易匱乏原不能久為支持臣與海蘭察額
森特明亮亦不肯曠日持久待其糧盡自斃現在
士氣較前振作而簡選之奮勇滿漢兵丁已能直
前對敵不肯退縮前所謂之川省屯練兵丁約計
二十以前可抵蘭州此項兵丁到日阿拉善兵亦
已先來兵力齊全即可分路進攻至總兵圖欽保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於四月十九日打仗陣亡臣等到蘭州後詢問海
蘭察知是日官兵由龍尾越溝繞上華林山梁有
賊匪數百直前來撲維時圖欽保先已下溝被賊
截住即海蘭察亦在被圍之內射死數賊始得衝
出其時和珅即嚴飭各兵令其堅立而海蘭察又
馳馬由龍尾山斜坡直前與賊接仗親身射死二
賊官兵合力復將賊匪壓下山溝即帶土兵下溝
勦殺次日和珅查出圖欽保之親隨兵丁五人詢
知該鎮因馬倒被賊戕害再王廷瓚於賊匪起事
後恐其直犯蘭州飛調莊浪滿兵三百名兵到之

後賊匪隨即圍城此項滿兵即在賊人攻打緊急
之時在西門竭力抵禦自三月二十五日起至二
十九日止各鎮協綠營兵陸續到蘭節次打仗多
有折損該司又率同在城大小文武官員督率民
夫晝夜守禦查出奸細即行正法賊匪於攻圍至
急時王廷瓚因賊人有懇放馬明心即行退散之
語遂將馬明心提出在城上令賊人一見即將該
犯正法又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賊雖
屬一時緩賊之計實失國體奏入

諭曰阿桂奏王廷瓚於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調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到綠營兵節次打仗損折甚多亦係出無奈尚屬過之
小者至其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賊此則不
是甚大其罪實在於此伊於逆賊逼犯省城時既將馬
明心提出示賊即行正法何以又將其子婿放給藩司
大員豈可損威失體若是阿桂和珅於此等辦理錯謬
之事何不早行奏及王廷瓚現有交代之事尙未能即
行起程益著阿桂先行面詢據實覆奏

二十一日

公奏言數日以來有自賊營滾溝脫回老教土兵
一名漢回四名詳加訊問俱稱賊匪於初二日打

仗被戮甚多神情惶懼終日創挖溝壕安立柵卡
防守甚密臣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公同商酌若
俟兵力齊全再圖攻剿爲日尙遠不如派兵仍由
舊路攻進若有可乘之計卽直壓賊營設或賊匪
仍爲我兵所誘出壕抗拒亦可痛加殲戮益可觀
賊人出入抵禦路徑爲他日一舉擒滅之計因於
十三日派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帶領奮勇滿漢官
兵及老教士兵由龍尾山過溝上華林山派伍彌
泰莽古賚等率領滿漢官兵佔住龍尾山梁接應
堵截海蘭察等過溝先令老教士兵上前誘賊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望

等暫駐礮邊待其出壕卽行截剿賊匪狡猾異常
惟藏匿溝壕放鎗抵禦終不敢出壕迎敵自寅至
未併力支持我兵若令深入於制勝機宜尙無把
握因將官兵徐徐撤回伴示賊人以我兵形勢不
過如此既可堅其死守之心而於他路防備必懈
一俟屯練兵到卽可添派兩路健兵從華林山之
西面後面突前攻進賊人四顧不暇方能一舉殲
滅查此次打仗賊匪爲鎗礮擊斃者二三十名土
兵受傷陣亡者共有數名又華林山之北有高樓
一座尙爲賊人窟穴於進攻之路有碍且下臨直

礮深至數丈官兵不能越過臣預派土司楊宗業
番兵數名藏伏溝內乘賊匪在前抵禦時奮力爬
上放火燒燬賊人愈加惶懼而於他日進兵甚有
裨益業將該土目酌量獎賞

公又奏言賊匪自初二日創敗以後愈形惶懼將
所踞華林山四面溝壕更加創挖寬深止畱向南
小路一條盡力抵禦爲死守之計我兵非不能過
去但現在簡選奮勇滿漢兵僅能直前對敵若令
深入賊營恐難得利不得不稍俟兵力齊全一舉
殲滅現在阿拉善王羅卜藏多爾濟及伊子旺親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望

班巴爾等帶領該處兵於十三日到蘭川省屯練
亦據文綬咨稱於五月初六日起程飭令沿途迅
速行走臣又節次迎催約計二十內外可抵蘭州
此項兵齊卽可尅期了事惟是賊匪不過千餘而
辦理如此費手實非臣意料所及至蘭州城外四
面皆山西關外緊接賊營全無隙地惟東關外稍
覺平坦可以劄營又距賊營較遠聲勢不能呼應
民心更覺驚惶是以臣等入城居住臣等目擊情
形不得不通融辦理斷不敢當此勦賊緊急之時
尙欲辭勞就逸也至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回民素

與馬明心蘇四十三潛通膽敢紫棧偷度賊匪實為罪大惡極現經該處民人首告指拏及兵役陸續拏獲賊黨七十餘名婦女幼孩數十口臣已飛飭分起提解到省嚴審通同謀逆各確情將要犯派員解京其附從各犯俱即行正法以彰國憲如通同附逆未經就獲者尙多仍於剿賊事平後派兵前往痛加懲治以儆兇頑所有拏獲之馬復才馬丁加蘇二個馬應高四犯除馬應高患病甚重恐逃顯戮業經正法梟示外其馬復才等三犯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聖

旨派員先行解京至循化廳等處從前拏獲各犯內蘇五個馬八十三二名據該廳稟報因傷監斃戮屍其餘各犯前因賊匪逼近蘭城未便提解臣阿桂等抵蘭後已飛飭各該屬妥速解省俟解到後即行詳細審明分別解京正法此外現在拏獲監禁人犯甚多亟經行知各該地方官訊供明確亦即照此辦理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十三日派兵誘賊出拒賊仍藏匿不出擬俟屯練兵到添派兩路健兵一舉殲滅等因用兵機宜設卡安營自應與賊逼近聲勢方能聯絡今賊在城西而

大營轉遠在城東中隔一城安能遙為照應今詳閱奏進圖說方得洞悉形勢從前城東安營之處究屬錯悞阿桂等到後住居城內轉覺與營相近且可安城中百姓之心而前次伍彌泰仁和馬彪等之安營錯悞阿桂自必見及亦因成事不說耳至為賊紫棧過渡之賊犯及蘭州西南兩關廂並河州回民從逆者均屬亂民當概行剿洗馬明心家屬例應緣坐者亦當即行查辦毋使免脫至解京賊匪除現行起解外止須將蘇四十三及黨惡要犯數人解送其餘即於該處正法以免疎虞至此案辦理關鍵現在總以幫扶舊教滅除新教為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聖

明白曉諭以安舊教回衆之心著阿桂李侍堯妥協經理

又

諭曰本年二月間據阿桂奏勘辦石塘工程二千二百餘丈督率工員上緊趕辦務於四十七年冬初完工至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號二百餘丈不能釘樁處所應仍畱柴塘外其餘一千五百丈安椿一丈八尺用礮夯打至四個半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周圍沙土即合籠平椿不能再打查椿木不能深入其底沙堅硬可知沙齧椿牢力能擊石或可一律築砌或應仍存其舊恭候臨

幸指示機宜再行多分年限接續辦理等語已批令俟到京時面奏彼時原以老鹽倉一帶沙性澁汕難以下椿且改建要工尙多是以可緩昨詢據富勒渾面奏老鹽倉一帶仍有可以施工之說卽阿桂所奏沙齧椿牢力能擊石或可一律築砌等語是亦似謂此段工程可以辦理朕思現辦二千餘丈之石塘旣於明歲可以完工且屆四十九年南巡之期尙遠此段要工旣有益於民生卽可及時接辦何必復待南巡親爲相度前次合阿桂到京面奏原因此段工程應否辦理未能明晰是以欲面訊明確再降諭旨現在阿桂督辦逆回到京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四

須時日著傳諭阿桂卽將老鹽倉一帶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如果有工費浩繁不能拘定開銷成例之處亦不妨據實奏明交陳輝祖接辦朕不惜多費帑金爲一勞永逸之計也

二十四日

諭曰前王廷瓚有奏繳積存養廉銀四萬兩以資兵餉一摺因思王廷瓚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計充裕甘省地方本爲瘠薄而藩司何以僉稱美缺若云有營私貪黷之事何以王廷瓚在任多年無聲名不好之處卽從前王宜望在甘省藩司任內亦未必竟敢勒索屬員以

肥已彙但王宜望於浙省捐辦海塘案內竟捐銀至五十萬兩之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擁厚貲當卽在甘省任內所得因思甘肅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餘情弊且聞向來監糧係各州縣分收而近來則全歸省城卽使多收折色平餘而在部報捐者亦未嘗不收盈餘若甘省所收平餘較多則捐監者自不樂從何又紛紛向甘肅遠省捐監并稱較部捐便宜其故實不可解若云該省監糧實係收納本色而本色又如何多得盈餘其中情節總未能深悉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卽將王廷瓚因何家道充裕是否卽係捐監一事有染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五

情弊或另有巧取之處嚴密訪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涉瞻徇

二十六日

公奏言官兵自十三日與賊接仗後本欲屯練兵到四路進攻以期一舉殲滅惟是賊匪勢雖窮蹙佯作鴟張竟敢於十四日下華林山至舊教土兵安卡處滋擾及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帶馬兵數十名馳至山坳土兵知有倚恃翻身趕殺數人賊始竄歸窟穴其狡譎實屬可惡且接文綬來咨頭二起屯練於五月初六初八等日自維州起程二

十五六方抵蘭州等語臣等再四籌酌於十八日派海蘭察同那木扎彭靄明山阿蘭保及阿拉善公多爾濟色布坦帶領侍衛章京阿拉善馬兵由龍尾山過溝繞至華林山西南潛行埋伏額森特明亮同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哈當阿等步行帶領滿漢奮勇兵分為三路在水磨溝內埋伏派舒亮帶領土司楊宗業番兵在華林山後埋伏伍彌泰莽古賚旺親班巴爾烏爾圖納遜仁和馬彪三德等仍率領滿漢官兵佔龍尾山梁接應堵截臣阿桂臣李侍堯在後督率策應於是日寅刻先令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老教士兵由華林山前撲壓賊營賊於溝壕之外安設卡棚數重放鎗抵禦土兵時前時却至巳刻伴作敗退之狀果有賊數百人出壕追壓海蘭察帶領侍衛章京由溝中奮勇衝出截為兩段馬上鎗箭齊發阿拉善兵用長矛隨後刺殺其被截之賊殲戮殆盡而未截之賊稍退復回與我兵一處擾殺及被殲甚多始竄歸卡棚在溝壕內潛藏放鎗抵禦維時明亮等亦從溝內覓路上撲無如崖礫陡峻賊人先已豫防鎗勢甚急不能立即砍營而入直至未時我兵雖屢次前撲賊終藏匿

不出因將官兵徐徐撤回查此次除鎗礮擊斃賊人不計外約殺賊六七十名侍衛哲森保放鎗打死騎馬賊目臣等恐賊匪計圖竄逸連夜派精細之人於賊營左近偵察金預行派定官兵一有消息海蘭察等立即帶兵馳追本日早據報賊營尚無動作此次侍衛內哲森保珠爾杭阿阿禪保克臣保及守備馬得俱帶有鎗箭等傷尚無妨礙奏

入
諭曰本日阿桂奏剿賊情形一摺賊匪勢已窮蹙尚敢潛出滋擾實為可恨看此光景賊人自知指日就擒衆心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渙散意圖分路竄逸恐官兵防守嚴密是以先行下山滋擾故為鴟張行徑以便事勢窮蹙之際從後路竄出即從前有事急欲投黃河自盡及設誓死守之供恐亦係虛言散布使我兵不行准備便可乘間脫逃此則阿桂等最宜留心稽查者前閱進到圖內賊營迤西一帶山勢重疊恐其中小路甚多而所安設官兵尙未能十分嚴密使賊匪即從該處乘馬衝逸綠營官兵未必能悉力堵禦若改換衣帽分散潛逃又恐搜捕不能淨盡惟在先事預防使一名不致漏網為要至賊人雖已露待斃情形但亦不可輕視即川省屯練兵二十五六等

日到蘭爲期已近然尤宜持重整頓兵力使一鼓盡殲方爲妥善再此次侍衛哲森保趕殺賊匪頭目勇在可嘉且又受有鎗傷著阿桂查明該侍衛現係何等職銜卽奏明加一等升用以示獎勵其餘受傷各員並著逐一照例獎賞至添設官兵一事亦據和珅面奏數千尙屬不敷卽添至一二萬亦無不可現已交部查辦矣

公又奏言賊匪佔匿山梁雖屬崖礮陡峻其地勢較兩金川實大相懸絕誠如

聖諭豈有兩金川能進兵而此處賊匪反不能剿捕之理惟是現在簡選之滿漢官兵尙非殺賊好手不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吳

不稍俟屯練兵到四路齊進以期一舉殲滅至我兵數次攻剿俱下龍尾山過水磨溝上華林山方能直壓賊營山徑路窄止容一人一騎魚貫上下賊於溝礮兩旁及壕內施放鳥鎗皆可暗傷官兵是以未能卽時剿滅又華林山前我兵打仗處所全無水泉其華林山後賊人佔匿之處下臨黃河汲取甚便臣初到蘭州時卽與海蘭察等籌計欲分兵佔守杜其飲汲之源則不數日間賊卽不戰自亂但華林山後河岸甚窄既不能駐劄多兵且賊人居高臨下鎗石兼施我兵難以存住若在對

聞

河放鎗勢不能及是以止可多派兵丁在隔岸嚴密堵截而不能斷其水道坐令困斃奏入報

閏五月初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查蘇四十三等肆逆其撒拉爾各莊新教逆回起事者皆其死黨且搶佔河州圍逼省城自知罪大惡極無可解免卽洪濟橋唐家川等六處黨惡從逆隨至蘭州者亦自知罪大不赦是以立誓死守難於解散臣阿桂與和珅於五月初間亦會令撒拉爾舊教回人緝寫回字曉諭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吳

脅從賊黨令其擒獻賊首尙可免死於賊營附近一帶插立布旗分散曉示亦如治病偏方姑爲嘗試今奉

諭旨臣等復派令舊教撒拉爾回人前往賊卡相近處大聲曉諭以現在天兵齊集帶兵將軍等從前曾經掃蕩西路回城數十處爾等不過數百人據彈丸之地何難立時剿除所以數日內不卽進攻者因仰體

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忍爾等脅從諸人同受剿戮若能將賊首及大頭目擒獻尙可不至於死如再執迷大

兵一進不分首從俱行勦洗諭畢賊匪頭目拍掌
聲喊似不欲其羽黨聽聞老教同人復行宣諭一
次賊黨有懇求寫字散給者此雖欲生致首逆之
一法總不若俟屯練兵到四路進攻一舉勦滅無
餘方足以奮兵威而揚士氣至保安四屯土兵及
鐵部番兵已陸續調到數百名看來亦不及屯練
降番甚遠此等土兵即係番人向屬土司與撒拉
爾逆回種類各別保安四屯在循化附近其鐵部
番兵屬洮州土司楊宗業該土司現派頭人帶兵
打仗最為恭順惟鐵部與松潘接壤程站亦遙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時不能到齊其未起身者業已停止調撥所有該
二處土兵與逆賊差往求援之安定會寧及為賊
紮棧過渡之唐家川六處回民相去遙遠並非同
教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賊匪肆逆以來循化河州
等處及各州縣陸續擒獲黨惡要犯金附從賊犯
又搜拏逆賊家屬共七百餘名口除身傷病故及
在監病斃外尚有六百餘名臣阿桂到蘭州後即
飛飭各州縣將已經起解各犯分起管解到省派
員會同按察使福寧嚴審通同謀逆各確情將要

犯派員解京其無關緊要各犯審明後即行正法
至循化河州西寧各處監禁逆犯尙多臣等核其
供詞內情節緊要者提省審辦其餘從賊各犯即
檄飭各州縣會同營員監視正法將來擒獲首逆
蘇四十三益為逆匪出力主謀之大頭目等即派
員解京訊問其隨同抗拒及為賊脅逼甘心從逆
者拏獲審明後亦即予駢誅以昭國憲至現在各
處監禁之家屬婦女幼孩數百口統俟勦賊完竣
遵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以省長途解送之煩均奏入
諭曰閱阿桂等奏到供單內據買成伏供有賊人因西寧
糧草最多令其前往探聽虛實之語賊匪自知計窮垂
斃必思挺而走險乘間竄逸斷不肯束手就縛西寧一
帶山多地曠兼糧草富足尤不可不加意防範若賊人
乘機結隊奪路衝逸尤屬不成事體著傳諭阿桂等逆
匪首犯若能設法生擒固為盡善倘一時不能擒獲即
被鎗礮斃甚或自焚自戕得有確屍亦可完事斷不
可令其乘間免脫以致別滋事端又阿桂等前奏賊人
所掠糧草僅能支給月餘今又聞數旬自已匱竭賊人

又從何處得濟恐仍有潛出搶掠及附近匪徒暗為運送之事著阿桂等嚴密防捕毋使暗中接濟得以苟延殘喘至逆犯家屬將來辦理時其婦女幼孩不可合為一處所有婦女仍發厄魯特等處為奴其男丁雖幼孩改發雲貴烟瘴地方著阿桂等於勦賊完竣後分別遵照辦理

公偕李侍堯奏言_臣等欽奉

諭旨查甘省收捐監穀有無弊竇及應否停止之處據實奏聞仰見

皇上坐照如神無微不燭查甘肅收捐監糧事例於乾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三

三十一年奉

旨以漸收折色者多於積貯實政無裨

特勅停止嗣於三十七年調任總督文綬奏稱新疆烏魯

木齊一帶屯政日興年穀順成產糧既多而往彼

販運者甚少若非預籌收貯不免有穀賤傷農之

慮請照舊例准各省商賈士民報捐監糧以裕積

儲經戶部覆准奉

旨允行而三十九年原任總督勒爾謹即奏請甘省各處

仍復捐監舊例以省撥帑之煩亦經部覆准行在

案此甘省捐監其停止之故實因杜絕弊源其停

而復開則欲藉捐輸而資裒益也_臣等伏思捐監

一事如果地方大吏經理妥善原於帑項倉儲均

屬有益若辦理不善則收捐既為利藪稽察亦屬

虛文包攬之徒得以因緣為奸而貪墨之吏且

從而染指非惟有名無實甚至百弊叢生_臣阿桂

自到蘭州留心體察從前所謂折色包捐諸弊實

難保其必無至_臣李侍堯蒙

恩授以陝甘總督重任監糧一事通省利弊攸關何敢不

實心查辦惟是甘省幅員寥濶各州縣實貯常平

倉糧監糧共二百五十餘萬石未必如數無虧非

半年數月盤查難周而事關通省官吏亦不得不

慎重圖維俟_臣等悉心體訪有無弊竇虧短於_臣

阿桂起身前再行據實具奏奏入報

聞

初六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黃河船橋被賊燒燬後遵奉

諭旨此時且毋庸搭成以防賊人偷過至金城關一帶現

已添派多兵晝夜防範無虞竄逸惟前日有自賊

營脫回之老教士兵三名據稱蘇四十三向伊醜

類揚言到至極時隨伊北走死後即得好處之語

妄言哄誘臣思賊營之北緊臨黃河既有此言將來勢窮計蹙希圖跳入黃河倖逃顯戮亦未可定因令地方官預備船隻搭造浮橋益於河邊安設卡棚派副將一員帶兵二百名駐守又令多備皮渾屯撓鈞安設水網以俟進剿時撈取活賊及屍身以正國法臣因屯練兵丁久無音信本欲於二十八日大舉剿賊嗣聞屯兵於月內可到不如稍俟以圖計出萬全但思該兵丁等跋涉幾三千里必須休息數日方能鼓勇殺賊而自十八日以後未經派兵進剿不能悉其近日情形因於二十六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語

日派侍衛遜齊鼐等二十餘騎至賊營之西山嶺上察看情勢佯為遊兵誘賊賊匪遙遙觀望不敢出迎又於二十八日派海蘭察額森特明亮伍彌泰莽古寶馬彪仁和等酌帶滿漢兵在龍尾山梁向賊營架礮轟打使賊不得休息其挑出奮勇官兵俱未派往令得蓄養銳氣維時我兵打至數十礮多有中其帳房人馬者賊匪窘逼又見官兵甚少即有賊人數百下華林山過溝於礮邊放鎗希圖衝突而上皆為我兵放鎗擊敗其稍近前之賊又被侍衛章京奮勇殺敗賊即紛紛竄歸卡棚我

兵本不欲深入故未追趕因於申時撤回賊匪被鎗礮打死者頗多沿溝俱有血跡此次接仗殺傷賊匪約數十名我兵陣亡三名帶傷十餘名本日頭起屯練兵已抵蘭州俟二起到時令其休息數日即尅期大舉四路進攻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馬明心正法後至今兩月有餘如果該犯黨羽甚多聞知馬明心被殺不肯甘心則於賊匪攻圍蘭州時安定縣城無兵防守自必乘虛蠢動豈能安堵如常乃自逆回起事以來該處回民甚屬寧靜驛使往來及運送火藥糧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事

餉經過毫無他故而會寧尤安貼未聞別有浮言是馬復才所供賊匪差人往安定會寧等處求援一語未必非搖惑人心之計至臣等於安定等處早已派兵彈壓並飭該縣時刻稽查防範俟剿賊完竣酌派明幹大員於陝省官兵撤歸大營之便將馬明心家屬黨羽訪查確實照倡立邪教之例按名拏獲嚴行辦理至新教即係邪教但訊據賊黨稱馬明心自二十六年從口外回家即倡立新教令人大聲念經蓋緣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經即係高聲大念臣阿桂所素知者至內地回民

之小聲默念或於唐朝初入中國時爲人訕笑因故爲默念馬明心自口外回家遂以爲在西域得有真傳轉相傳習其實經本一樣而愚民厭故喜新俱爲煽惑隨教者甚多地方官又因其本屬一教無從辨別異同未經查禁是以甘肅一省阜蘭狄道河州鞏昌安定會寧金縣渭源秦州固原西寧平涼靈州伏羌涼州肅州鹽茶廳等處數十州縣回民甚多新舊雜處臣阿桂與和珅先後到蘭恐各新教回民心懷疑懼或爲逆匪煽惑特出示曉諭令各安本業其未經從逆者決不波累以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衆心查回民崇奉新教不過以能得好處之言彼此煽誘今見倡立新教之馬明心已身正刑誅家屬緣坐興起新教之蘇四十三等俱遭殲戮而洪濟橋唐家川從逆新教又殺戮無赦其餘各處新教有與馬明心蘇四十三往來勾結者難逃顯戮回民雖愚亦知禍福斷不肯復習新教自投羅網臣等辦理善後事宜案內立法嚴禁飭令各屬將新教所起禮拜寺概行拆燬草去新教阿渾掌教名目如有私行傳習陽奉陰違者一經查出照邪教律從重辦理並曉諭舊教回民隨時覺察一有

萌孽卽首告指拏如此立法稽查則新教自然淨盡可以杜禍源而靖邊陲至原任甘肅藩司王廷瓚已飭令於閏五月初一日起身赴京其辦理錯誤之處實難辭咎除伊奏請捐銀四萬兩遵旨作爲軍營兵丁犒賞之項外此後凡軍營一切賞需俱著落該司名下儘數捐出歸款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到各摺賊匪情勢日見窮蹙屯練兵到齊後自可尅期剿滅但兵丁跋涉遠來自應休息數日以期一舉集事至蘇四十三事急北走之語恐係故爲揚言以爲向西奔竄之計蓋回人向以西方爲正面猶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內地之以南爲正前閱和珅所攜之圖賊營向西一帶亂山叢雜路徑甚多阿桂等務宜加意防守實力堵禦勿使一人乘間免脫方爲妥善至所稱馬明心正法後安定一帶回民安堵如常並無蠢動形跡所奏固是但馬明心拏獲解送時蘇四十三尙未攻圍蘭州該處回民自不敢遽行蠢動及馬明心正法後官兵卽陸續雲集馬明心家屬黨羽卽使得信亦未敢肆行不法然馬明心究係傳教首犯該處一帶回民平日素與交結者不可不畱心體察辦理至其家屬應緣坐者尤應嚴行查辦務使根株悉絕不可存姑息完事之見又據奏甘

肅新舊教回民雜處之各州縣不下數十處統俟事竣後立法查辦草去各目等語祇可如此辦理但如唐家川洪濟橋等處從逆回民則勦洗不可不盡斷勿稍存姑息以致養癰貽患

公又奏言查老鹽倉附近一帶相傳以為難建石塘者該處沙性澁汕一椿甫下始而扞格繼復動搖不能存立難以下椿砌石臣在工時逐段簽試除相近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號二百餘丈釘椿祇入八九尺外其餘一千五百丈安椿一丈八尺用礮夯打至四個半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週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沙土即合籠平椿不能再打臣思此段塘工如果浮土浮沙自難下椿砌石今椿木打至一丈四五尺不能深入其底沙堅硬可知沙齧椿牢力能擊石即可一律築砌况椿深一丈四五尺亦不慮高於水面而外有坦水層層擁護更無虞潮濶往來披刷塘根但工費浩繁勢難同時並舉是以奏請

恭候

聖駕臨幸指示機宜再行分年接辦茲奉

諭旨垂詢以現辦二千餘丈之石塘既於明歲可以完工且屆四十九年南巡之期尚遠此段要工既有益於民

生即可及時接辦如果有工費浩繁不能拘定開銷成例亦不妨據實奏明欽此仰見我

皇上厯念民生不惜多費帑金為濱海間閭永壽捍衛久長之計臣查此一千五百丈一段工程可以辦理臣在工時陳輝祖所見亦同至添用幫費現辦二千二百餘丈塘工蒙

恩賞銀二十萬兩外尚有另籌添補若接辦一千五百丈較前雖少七百餘丈但釘椿較難則所需幫費亦約畧相等從前興工無期尚未核算查陳輝祖辦理海塘已屬半年於該處情形較前自更熟悉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用原算二千二百餘丈之幫費或另有撙節妥辦之法亦未可定楊魁以

欽差大臣駐工督辦尤應請習一切事宜相應勅下楊魁會同陳輝祖將此段工程應否接辦共應開銷正項若干幫費若干之處熟商妥酌定議奏

聞恭候

聖明訓示再行遵辦奏入

諭曰前以浙省老鹽倉一帶塘工是否可以及時接辦降旨詢問阿桂茲據覆奏稱此段工程一千五百丈可以接續辦理前在工時陳輝祖所見亦同至添用幫費現

辦二千二百餘丈塘工除恩賞銀外尚有另籌添補之
項若接辦一千五百丈釘椿較難所需幫費亦約畧相
等請勅下楊魁會同陳輝祖將此項工程共應開銷正
項若干幫費若干之外熟商妥酌等語浙省辦理石塘
二千二百餘丈計明歲冬間始可歲工其老鹽倉一帶
塘工若一律築砌自應俟現辦工程完竣後再行次第
籌辦昨經降旨令楊魁赴閩省暫署撫篆換令富綱來
京陛見所有老鹽倉工程如何接辦並應如何開銷正
項及幫費之處俟楊魁回至工所後再與陳輝祖妥議
熟商具奏亦不為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李

十二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川省頭二起屯練兵於五月二
十九及閏五月初一日先後到蘭_臣等思該兵丁
等跋涉幾三千里必須休息數日方能鼓勇殺賊
而賊匪盤踞既久防禦甚周尅期大舉尤須計出
萬全以圖一鼓殲滅此數日內本不欲派兵進剿
但屯兵初到蘭州於華林山形勢及進兵路徑打
仗情形無由知悉必須預令得知而屯練兵丁亦
踴躍報効因於閏五月初三日派海蘭察明亮同
那木札彭嵩明山阿蘭保及阿拉善公多爾濟色

布坦帶領侍衛章京阿拉善馬兵川省屯練兵由
龍尾山過溝繞至華林山西南斜撲賊卡派舒亮
哈當阿三德泰斐英阿福寧帶領漢官兵奮勇過溝
由華林山南直壓賊卡額森特帶兵在龍尾山坡
俟有可乘之機即分路督率繼進伍彌泰莽古賚
旺親班巴爾烏爾圖納遜仁和馬彪羅江麟等仍
率領滿漢官兵佔龍尾山梁接應堵截金架礮向
賊營轟打是日寅刻齊至華林山賊匪已將前次
進攻之路砍斷金多掘坑壩令我兵馬不能馳騁
海蘭察等帶領屯練兵曲折繞進相近賊卡賊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李

仍於卡內放鎗抵禦不敢出迎惟時屯練兵即奮
勇撲進直至卡邊賊匪見事勢已急即有數百賊
出卡拚死抗拒屯練兵棄鎗短接刀砍矛戮戮戮
甚多賊始退回我兵乘勢撲壓賊匪又復出拒如
此三次賊匪被殺更多始竄歸卡柵在溝壕內潛
藏放鎗抵死不出此次本不過令屯練兵畧知路
徑情形尙非大舉至未刻即將兩路官兵徐徐撤
回查此次除鎗礮殺死賊人不計數外其三次攪
戰約斃賊六七十名官兵屯練陣亡者十二名副
將保興都司阜王保守備關聯陞阿拉善三等台

吉諾依多魯參領達克巴俱帶有鎗傷尙屬無妨
臣查賊匪能打仗者不過數百人現在滿漢屯土
官兵已有萬餘任其盤踞死守苟延殘喘實非意
計所及現在川省降番已到更無可待 臣等公同
籌畫卽於初九初十兩日內尅期大舉四路進攻
務將逆匪剿除淨盡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賊匪勢已窮蹙 臣等時刻
畱心慮其竄逸所有防守後路各將備屢經嚴飭
曉諭令晝夜防範嚴密稽查至賊營之北緊臨黃
河不但對岸金城關駐兵嚴防並於南岸船橋處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奎

所亦新立卡棚派兵二百名駐守其迤西一帶因
欲於大舉時派兵從此路進攻故尙未安設多兵
該處雖山勢重疊路徑叢雜迤西總有洮河爲限
不能越過沿河洪濟橋一帶兵八百餘名迤南
之沙泥站又有兵九百名防守賊匪卽使結隊乘
馬衝逸一至河邊不能不下馬覓渡無難勦擒若
改換衣帽分散潛逃則撒拉爾逆回鬚髮截短言
語不同易於識認且有舊教指拏不患不搜捕淨
盡 臣等仍加意稽查先事準備以期殲戮無遺至
馬明心爲新教之首其家屬黨羽事竣後自當照

倡立邪教之例按名查拏嚴辦且伏羌縣爲馬明
心斂銀之回民如果屬實亦當一併查辦此外向
從新教者只可於辦理善後事宜案內立法嚴禁
其首逆蘇四十三及助惡頭目韓一的巴拉等所
有家屬當概予駢誅其餘各犯家口卽遵

旨改發雲南會洱廣西百色等處極邊烟瘴之地以淨根
株均奏入

諭曰前已屢次傳諭阿桂以賊營迤西一帶山徑叢雜小
路甚多尤須畱心防範卽或伊勢窮計蹙竟爾自焚自
戕必當檢驗屍身確有憑據方爲完事此尤辦理之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三

奎

要者至馬明心之家屬黨羽自當按名查拏嚴行辦理
其伏羌縣爲馬明心斂銀之回民如果查明屬實亦必
須一併嚴辦不可稍事姑息阿桂李侍堯務須妥協經
理以期永靖邊陲

十七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 臣等於初九日令海蘭察額森
特明亮同那木札明山泰斐英阿福寧哈當阿鄂
輝阿拉善公多爾濟色布坦帶領侍衛章京阿拉
善川省屯練及延綏固原綠營兵共三千餘名由
龍尾山過溝繞至華林山西斜撲賊營派舒亮薩

炳阿彰霽三德帶領滿漢兵一千七百餘名由龍尾山過溝從華林山南直壓賊卡派馬彪仁和阿蘭保阿爾都帶領綠營兵二千名及舊教土兵由華林山東分路上撲賊營派羅江麟額爾恆額帶領土司楊宗業所屬番兵由華林山後攻撲賊營羅卜藏多爾濟伍彌泰莽古賚旺親班巴爾烏爾圖納遜仍率領滿漢官兵佔龍尾山梁接應堵截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奇

卡即將賊匪所立卡子四座盡行捨得直至大卡邊奮勇攻撲賊匪於卡邊刨挖深溝一道潛藏溝內放鎗抵禦鎗勢甚急未能撲進而賊匪見我兵直至大卡惟恐一失即不能存立遂傾穴出迎拚死衝壓海蘭察等因壕邊坑坎甚多不能馳騁即棄馬同衆步行鎗箭齊發殲戮甚多賊人稍退復回希圖撲壓如此數次始竄歸卡柵在溝壕內潛放烏鎗我兵乘勢上撲不能得手而華林山之西亦有立礮數道兩旁溝壕甚多無路可上其時馬彪仁和等帶領綠營及老教土兵從東邊內覓路

奮力上撲無奈崖礮陡峻而賊人向下施打鎗石我兵多有損傷不能立即砍營而入至華林山之後賊匪又已預備番兵攀援而上俱爲鎗石所中滾下山坡自寅至未我兵作氣何啻三鼓若令久駐反恐無益因將各路官兵徐徐撤回此次打仗殺賊百餘名而官兵直至卡邊撲壓及攀礮仰攻未免損折稍多陣亡三等侍衛齊勤泰一員把總三員滿漢屯土番兵共七十六名查此次厚集兵力四路進攻滿擬一舉殲滅又因賊匪負固死守未能集事等實深愧憤焦急現在悉心籌畫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奎

聖主天威必能一鼓剷除設或仍前阻住現在將屆麥熟賊匪必思就近割取以充糧食即於賊營迤西趕緊安設數營嚴密圍困晝夜防範先令賊人無路覓食不戰自亂可以乘勢殲除斷不致耽延時日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接奉上諭據賊人買成伏供有賊因西寧糧草最多令其前往探聽之語不可不加意防範查買成伏係三月十三日在西寧盤獲嗣經解省訊據該犯供稱三月二十六日晚間蘇四十三因聞西寧客商買賣

人眾糧草最多令其前往探聽虛實三十日行至平仲驛地方即被兵役拏獲等語計彼時正值賊人初至蘭州勢方猖獗各路官兵尚未到齊是以蘇四十三敢令買成伏前往探聽希圖搶掠糧草目下賊勢窮蹙各處俱安兵防範斷不能復至彼處滋擾至賊雖拚死抗拒實不過釜底游魂現在惟有多方籌畫俾早就生擒即令自焚自戕以及跳河致斃亦必盡心設法求其屍身確據必不令乘間免脫致別生事端其所有糧草尚係從前搶掠所得臣阿桂初到甘省時賊人猶潛出滋擾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間有被其搶掠前來稟報者近日以來益無稟報搶去糧食等物之事而賊營附近居民地方均已差人曉諭搬移賊人無從搶劫况沙井驛阿千鎮一帶皆有兵防守稽查嚴密即有匪徒亦不敢暗為運送接濟奏入

諭曰日內盼望捷音甚為懸切及披覽阿桂奏此次進剿又未能即刻擒獲殊增憤懣看來逆匪拚死抗拒頗為悍兇阿桂另摺所云賊勢窮蹙竟不可輕為此語且此次官兵打仗不為不盡力而仍未能一舉殲擒尤須慎重籌畫計出萬全不宜再多傷兵力阿桂所稱嚴密圍

困使之無路覓食不戰自亂自應如此辦理但防範倍須嚴密務使聲息不通至所稱賊人糧草尚係從前搶掠所得朕以為必無此理據前奏賊匪尚有一月糧食今賊匪佔據山梁已及三月即和珅回程以來又幾五十日若僅係前次搶掠之糧安能供給如許之久恐仍不免潛出搶掠并或有人為之接濟朕始終以此為疑即火藥一項前據奏賊人止存二十馱藏在營內地壕裏若果如此則日下亦將用罄何致尚稱鎗勢甚緊即賊人箭枝亦應用完何以尚有受箭傷之人是阿桂所稱附近匪徒不敢暗為運送者亦未必然惟當加緊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奏

範不使復有劫掠接濟之事而迤西一帶尤宜防其逃竄并潛通消息為要

恭錄

御製詩

永佑寺瞻禮

皇祖當年喜此居自應

神御奉如初禮因義起言思彼

仁以

憲章事翔予至必先瞻欽繼述念維切已敢舒徐不期梗化回倡亂復此有征盼捷書撤拉爾番回肆逆一案已屢有詩紀事昨阿桂奏川省屯

練土兵等到齊欲令預悉華林山勢及進兵路徑先於閏
五月初三日派海蘭察明亮等帶領阿拉善馬兵及屯練
兵由龍尾山繞至華林山西南斜撲賊卡又派舒亮等帶
滿漢奮勇兵過溝由山南直壓賊卡額森特及伍爾泰等
在山坡山梁分路策應除鎗礮不計數外三次攪戰
約殺賊六七百名現擬於初九初十兩日尅期大舉四路
攻圍以期一舉殄滅盡
夜惟望捷音速至耳

十八日

諭曰昨據阿桂奏此次官兵打仗出力而勦洗尚未歲事
朕心實爲慚念阿桂摺內亦稱甚屬焦急但此事現止
阿桂一人督辦非如征勦兩金川尙有參贊之人務須
持以鎮靜方可悉心籌辦不可過於焦急至李侍堯與
阿桂係同辦一事尤須善爲勸慰諸事盡心贊助以期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妥協不可以軍旅地方之事稍存岐視再海蘭察舒亮
薩炳阿鄂輝等此次打仗奮勇受有鎗箭傷昨已俱加
恩賞阿桂尤須加意撫慰其帶兵員弁及滿漢官兵出
力受傷者已俱酌量加恩此際自宜稍令休息不可過
於督責卽川省屯練等跋涉遠來臨陣時又能奮勇出
力昨已加恩賞給錢糧所有此次打仗受傷者均須一
體加以撫循使之感奮用命至此時辦理關鍵總在各
路堵截斷賊口糧不使搶掠供食而防守嚴密勿令乘
間竄逸尤爲最要之事現在已屆麥熟之時昨阿桂奏
賊人必思就近割取朕意逆匪如果出卡割搶卽可乘

勢勦殺至民間新麥或竟官爲買取刈割使不爲賊人
所得其應如何酌辦之處著阿桂李侍堯妥爲籌辦務
令賊匪坐困乏食卽可不戰自斃再聞賊人夜間並無
防範若令海蘭察等帶領屯練降番等銜枚前進潛刦
賊營可以使其擾亂著卽酌量辦理至朕於甘肅百姓
每歲發帑養贍恩施優渥而此等番回平日既無差科
又非若金川必欲取之以絕後患者可比何致作逆若
此揆之天理人情實出意計之外或者向來地方有所
擾累若輩乎不然何以致此也昨得奏後終夜反覆思
之實爲憤懣想阿桂亦同深痛恨惟期妥協速行籌畫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五

早爲歲事以慰懸望

二十三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賊匪自五月初二日被我兵痛
加殲戮後卽於華林山前竄立大卡一座拆卸民
居土坯碎石砌築碉房內安孔穴又於卡邊刨挖
深溝一道賊匪分布潛藏暗放鳥鎗以爲抵禦之
計其大卡前又有小卡四座希圖接應聯絡負固
死守我兵屢次打仗俱係誘其出壕方能截殺迨
賊匪敗逃竄歸卡柵我兵撲進時俱爲溝內卡上
鎗勢所阻不能得利臣阿桂晝夜思維非攻得賊

人大卡不足以制其死命但賊人以逸待勞居高臨下若力攻仍無把握因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再四籌酌益於十三日令伊等至賊營迤西一帶相度安營處所又於龍尾山打破併發兵過溝誘賊賊總不敢遠離大卡因觀其進退情形知賊匪見我兵撤回後亦即由卡內將多餘之人陸續撤回歇涼坐卧臣等公同熟商惟有乘賊人懈怠之時出其不意突前撲壓或可集事因於十五日令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同多爾濟色布坦那木札彰露明山阿蘭保阿爾都總兵羅江麟併侍衛章京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辛

帶領馬兵五百名步兵八百名於撤兵之際潛往華林山東南山溝內分路埋伏派泰斐英阿福寧哈當阿帶領滿漢兵在龍尾山南埋伏策應臣阿桂臣李侍堯同伍彌泰莽古賚旺親班巴爾烏爾圖納遜馬彪仁和三德武靈阿率領滿漢官兵在龍尾山梁向賊營架礮轟打寅刻齊集華林山梁維時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即先率兵衝撲賊卡將卡前山包佔得仍令老教土兵上前誘賊賊匪藏匿卡棚內放鎗抵禦不敢出迎午刻我兵徐徐撤回至山梁潛伏其時海蘭察在龍尾山均察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辛

賊營動靜其守卡衆賊果有陸續回營止餘數十賊在卡存駐海蘭察偵探得實即單騎由五泉山繞道至華林山溝埋伏處所同額森特明亮等帶領馬兵突出疾馳直撲大卡步兵屯練降番同時趕到齊至溝邊卡內之賊猝不及防惶遽無措我兵用鎗鏖覓路過溝一擁進卡將賊匪數卡盡行殺死其營內賊匪傾穴出迎拚死衝壓希冀奪回大卡我兵鎗箭齊發殲戮賊匪甚多賊人退至兩處山包後潛藏放鎗抵禦時出力撲我兵既得大卡俯視賊營動靜皆知實已扼吭據要時天已將晚即於新得卡座內砌築防守並於左近擊卡數處聯絡接應海蘭察明亮等即在彼帶兵駐守以備賊人攻撲賊匪果於夜間奮力衝撲數次俱被我兵鎗箭所中傷死甚多及至天色黎明海蘭察等逆料賊人終夜抗拒必已疲乏因分兵撲進又將兩處山包佔得並派兵將賊人迤西本布爾廟一座向爲賊人窟穴一併搶得燒燬殺賊甚多現在我兵離賊營甚近賊人存立之地甚促不過中隔溝砌數道賊匪已無險可恃我兵勇氣倍增賊人竄敗窮蹙情狀畢露不難刻時殲滅而賊營迤

西一帶我馬兵已接連佔至黃河邊臨河及北岸俱有兵丁水手嚴密防範業已四面圍困無虞竄逸計兩日打仗除鎗礮打死不計數外殺死賊人百餘名我兵陣亡官二員阿拉善佐領根丕爾由京派來前鋒托倫保受傷官五員阿拉善三等台吉諾依多魯千把總四人兵丁內陣亡受傷者無多俟詳查明確另行造報奏入

諭曰此次官兵攻得賊匪大卡及所佔廟宇相距賊營甚近彼已無險可守且黃河南北岸邊亦俱有官兵接連密布不致有乘間竄逸之虞至逆賊如此猖獗我領兵

大員官兵等為所傷折不少必得生擒首逆及其黨惡要犯盡法處治方足以彰國法而儆兇頑第恐賊匪自知無路可逃竟為自焚自戕之計此雖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為更快想阿桂自必設法妥協辦理

又
諭曰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殺賊調度有方阿桂李侍堯各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

恭錄

御製詩

遊獅子園

獅子峯陰居

賜昔額題仍是

御毫揮有懷因便為一豫無逸敢皇懈萬幾頻問郵鏡心不憚閱五月二十三日據阿桂奏十五日大舉攻剿將賊匪甚多隨於左近四面擊卡聯絡接應海蘭察明亮等即帶兵駐守次日天明又佔兩處山包並將賊營迤西木布爾廟燒燬殺賊甚多現在官兵佔至黃河邊兩岸俱有兵丁水手防範賊勢窮蹙不日可剿除淨盡等語今又隔數日惟晝夜忍看畫障景如依成詩數首旋歸去行漏曾非四刻違

二十七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查賊營之前尚有溝壕二道溝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三

上俱有賊卡我兵於閏五月十六日已撲至第一層溝邊賊匪在第二層溝礮及營內放鎗抵禦不能撲進即於迤西安設營卡命馬兵接連佔至黃河邊嚴密防守是夜賊人不敢復出攻撲惟於十七日申刻烈風暴雨時賊匪乘勢出壕衝突被鎗箭殺死十餘人始行退入溝內藏匿拚死支持臣思賊營既在掌握不值用力攻撲傷我官兵但恐我兵一擁進攻賊匪挺而走險不能保無竄逸因與海蘭察明亮公同熟商於本布爾廟迤西至蓮花池繞出華林寺後陡礮下直接龍尾山俱安

設官兵木城營卡星羅碁布空缺處并創挖深壕四面圍困使賊人不能下至黃河取水其華林山東水磨溝之水派員前赴上游相度地勢可以旁洩處俱令旁洩其水磨溝業已斷流賊人水道已斷數日不戰自亂可以盡數擒剿而官兵周圍攻打亦斷不致耽延時日奏入

諭曰閱阿桂所奏現在安設木城營卡創挖深壕使賊不能下至黃河取水其水磨溝之水業已旁洩斷流所奏自是正辦覽之亦為慰藉第惜籌之不早耳至現在令軍機大臣審訊逆犯馬復才據供八蜡廟內樓房九間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語

上下多有糧草并墳園內有屋六間俱堆糧食等語恐賊人儲蓄尙復不少若我兵竟待其食盡坐斃則曠日持久亦復不成事體因思賊人樓房本高且樓屋皆係木植構成易於引火何不於夜間令沿河防卡官兵以火箭火彈等物向準拋射將所蓄口食盡行燒燬則於剿捕更速著傳諭阿桂令其妥酌辦理

二十九日

諭曰前經降旨令阿桂等於籌辦善後事宜案內將陝甘二省應添兵數若干妥議具奏因諭軍機大臣將陝甘二省原額兵若干現存兵若干交部詳查今據查奏陝

甘二省兵丁除積年移駐新疆屯防並扣缺不補外現存兵五萬二千四百五十四名較原額少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名等語自新疆一帶盡入版圖拓地二萬餘里兵儲經費自應加增今該二省內地兵數既較原額減少三萬有餘自應量為添設但不必竟照原額添補朕意酌添兵一萬餘名亦足敷用至兵丁有馬步守三項之分各省成例大約以馬三步七為率朕意馬兵一項較步守為優遇有調遣亦可得力今既酌為添設不如竟將馬兵酌添六七千名即所需兵餉較多而為捍衛邊陲起見正不必斤斤小費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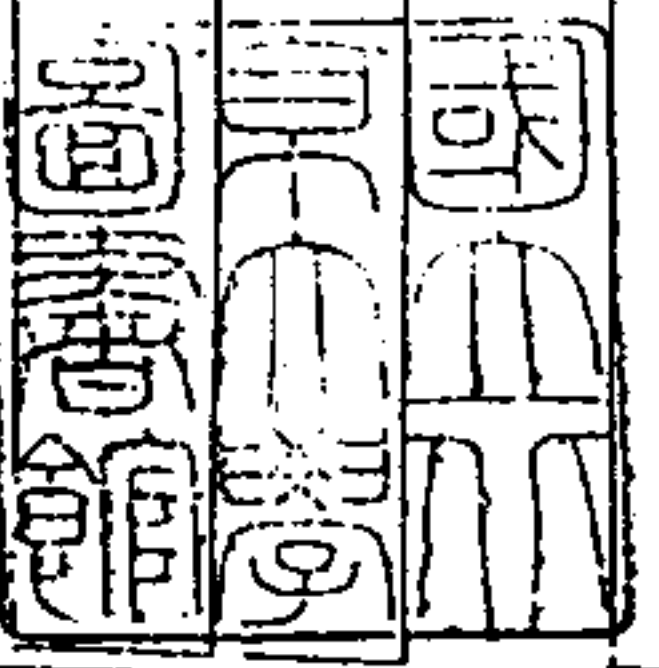
語

籌辦善後時確核此二省地方營制情形將某處應添兵若干及馬步守三項應如何酌量分添之處逐一妥議具奏其陝西一省並著會同畢沅辦理至現在所少兵三萬一千餘名查係歷年移駐新疆屯防及扣存不補之缺但新疆一帶未必駐兵有三萬餘名之多著傳諭阿桂等將新疆一帶實在移駐屯防若干此外扣存未補兵額若干及如何扣存不補之處逐一詳悉查明覆奏再陝甘二省從前原係一省是以該部於原額兵冊不能按省分開載但現存兵數既尙有五萬二千餘名即甘肅所駐較西安為多亦未必大相懸絕何以畢

沅前奏陝省此時兵力合計不過萬餘若陝省兵數實止如此則甘省存兵計尙有四萬餘各何至逆匪起事時又無兵可調其詳總不能深悉并著傳諭阿桂李侍堯詳確查明覆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三

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受業 王 昶 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六年

六月初三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官兵數日以來於營卡相間處所創挖寬深一丈溝壕溝邊安設卡柵將賊營四面圍困其華林寺後及雷壇有井二處俱用土填築賊匪自知死在旦夕即夜間亦不敢出壕攻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惟於溝內潛藏待我兵臨近時暗放一鎗希冀苟延片刻其營內騾馬牛驢數百因斷絕水草倒斃殆盡即間有逸出過水奔飲亦多不能活官兵自十九日拏卡以後賊人業已斷水二日惟二十二日寅刻起至巳刻止密雨四時賊人又得稍資接濟連日有自賊營脫回之老教三名等詳加訊問據供賊營自官兵斷絕水道後俱各惶懼曾於山上挖井二處掘至十餘丈不能得水二十二日天雨賊人各將帳房盆罐等器承取足敷一日飲用二十三日又已斷絕蘇四十三令賊眾不必聲

喊恐官兵知其斷水喉啞賊營大小及受傷者尚有四五百人設誓共死糧食亦止能支七八日等語臣思賊匪尚勉強支持其困憊情形業已畢露不值用力攻撲傷我官兵若兩三日不雨斷不能稍延殘喘即可盡數勦擒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賊匪待斃情形自斷不能再稽時日惟望速得捷音擒獲首夥要犯以伸國憲而快人心再甘肅省向來俱以被旱須賑為言幾於年年如此昨和坤一入甘境即遇陰雨今阿桂摺內又稱二十二日得有密雨四時可見該省亦並非竟少雨澤人言俱未足信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二

傳諭阿桂李侍堯確切訪察向年雨水情形據實覆奏公又偕李侍堯奏言查賊匪佔據山梁已及三月醜類本有一千數百節次為我兵勦殺尚存四五百人誠如

聖諭其從前搶掠所得糧食安能供給如許之久臣等於拏獲賊匪及自賊營脫回之舊教回民等屢經嚴切詢問其四月中旬以前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從逆回民尚有馱運糧食為賊匪接濟者及該處安設多兵防守並陸續拏獲黨惡逆犯審明正法辦理後已無接濟之事惟賊營迤西一帶民居雖早

已搬移避匿而其埋藏糧食有因一時惶急未能盡行攜帶者賊匪於抗拒官兵之暇雖不敢遠出劫掠而於附近一帶空屋內搜取糧食實所不免所以不至乏食至賊營迤西雖有洮河為限而該處山徑叢雜小路甚多屢奉

訓諭防範倍須嚴密臣阿桂日久籌慮不釋於懷但欲分兵堵禦須從五泉山迤南繞出華林山背後下至蓮花池亂古堆始可安設營盤非得三千可用之兵實不足恃而中隔賊營越山遠路有四五十里與迤東各營聲勢絕不能通須從黃河北岸運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三

食物草料辦理既屬周章且恐數營孤懸山外後臨黃河萬一兵志不固稍有動移更屬不成事體是以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再四籌酌伊等亦屢次前往賊營迤西相度形勢未克遽為安設惟是本月十五日攻得賊人大卡之後即在華林山逼近賊營四面安設木城木柵營卡始能嚴密圍困至火藥一項賊人攻破河州所得雖止存二十馱而臣等未到以前官兵打仗多有陣亡遺棄屍身其所帶火藥轉為賊匪搜取添用自臣等到後官兵即間有陣亡者本屬無多同隊官兵即將屍身

擡回火藥臺無所得臣等又詢之脫回老教人等知賊營火藥漸少實無附近匪徒暗為運送之事再賊匪畏懼我兵架礮轟打俱創挖土穴潛居其帳房本屬虛設且官兵現已四面圍困賊匪所踞不過彈丸無需大礮轟擊至蘭州舊存子母礮僅與鳥鎗無異施放不能及遠又威遠礮八尊子重十六兩至二十兩轟擊稍遠而施放時易於跳動又無準頭俱不甚得力現已照四川劈山礮式樣製成二十尊轟打賊營甚為便捷得力又聞從前辦理準噶爾回疆時所造食子六十兩重神礮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四

有存貯涼州者並已調到數尊應用亦甚得力有準涼州尚有熟諳匠役現亦調取來省令其照式試造雖現在圍困賊營已無需應用而省城重地鑄造礮位數尊亦可永資防衛奏入報

聞

又

諭曰據李奉翰奏開放沈家窰引河溜勢暢達一摺所辦甚好至閱進到圖內南岸御椿亭之西現在塌崖該處距挑水壩西邊木龍不遠恐漸塌漸近未免於木龍有礙自宜設法小心保護為要因於圖內用硃筆點記至

北岸舊有灘嘴處所現在已將嫩淤刷去灘嘴亦漸次塌動此是極好形勢因亦於圖內圈記再閱挑水壩東邊木龍之下雖有舊堤兩道今若從東邊木龍接至順黃壩一帶沿河再添築新堤一道則河流更直似不慮其復逼舊堤因亦於圖內用硃筆尖記兩頭但是否應如此辦理阿桂今春在南河上下履勘其情形自必熟悉將硃筆標識原圖照樣另繪硃批李奉翰摺抄寄阿桂令其審酌具奏昨有御製詩書扇寄賜阿桂並著隨旨發往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五

御製詩

書扇賜大學士阿桂時在蘭州剿回寇

邇日書詩經曩時曾書詩經全部並指示畫院圖之間亦涉筆茲重觀之覺書法未臻因復手寫一通易之適書至小雅北山從事賢勞經營四方之句不覺繼懷于役者之勞云北山什重勦即事懷賢臣于役頻再三江河資畫策逆回茲勦陷大學士阿桂於上年臘底命在浙江開勒塘工今春並命由江南至河南查辦河務時值甘省匪回肆逆命由豫取道會勦近雖屢奏剿殺賊匪并於賊人所佔山梁四面擊卡圍通賊勢窮蹙恃險守絕壁及深塹密圍待坐困報功以遲欠橫瀝爾我同賢勞久煩擔卿無父母憂予有股肱念賜扇藉解爰是用五字按

初八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_臣等將賊營四面圍困斷絕賊人水道二十五夜間有數十賊從直礮縫下水磨溝至從前有泉處刨挖盜水官兵知覺鎗箭齊發殺死賊人數名餘俱受傷竄去溝內血跡甚多遺棄皮渾屯五個及木碗繩鞋等物次日有脫回老教數名詳加訊問據供是夜賊匪本有五十名帶皮渾屯十五個因官兵鎗勢甚急止盜得十渾屯水又每渾屯止裝得水一半方能肩負爬山及竄回賊營即已一搶而盡並無餘存等語_臣與海蘭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六

察明亮將該處守卡官兵嚴行申飭所有刨開泉脈多加土石填築並添派阿拉善鎗手百名赴該處嚴密防範至二十七夜間賊匪復圖覓路下溝即為屯練兵殺死一名生擒一名又有脫回之老教八名_臣等一併提訊該犯等俱因受渴已極不能出聲惟解胸懷以心貼地即予以水飲亦不能下咽徐徐灌潤始能言語據供賊匪共有五百餘人老弱傷病者業已斷水五日已有渴死者即蘇四十三及強壯有力能打仗者亦已斷水三日雖有炒麵作糧亦不能下咽至騾馬牛驢數百俱倒斃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七

淨盡眾人受渴無奈俱向蘇四十三商量計策蘇四十三惟稱現在念經祈禱到至急時天必降雨救濟等語是賊匪困憊情形已可概見_臣與海蘭察明亮公同商酌於二十九日派兵分路進撲以試其能否抵禦雖二十八夜間賊人復至華林寺後身將舊井刨開盜水而據脫出之老教一名供稱賊匪因井內木石甚多刨挖費力且恐官兵驚覺止盜得兩小罐水等語諒不能多為接濟因派滿漢奮勇官兵由中路進撲賊營派屯練降番由華林山東攀礮上撲派老教土兵由華林山西覓路上攻我兵撲至壕邊賊匪雖不能如前剽悍尚於溝內卡上放鎗抵禦維時官兵鎗礮齊發並添派熟練鎗手向賊營施放賊匪雖傷死頗多尚拚命支持不肯潰散_臣思賊匪滅在旦夕不值用力攻撲傷我官兵因合撤回各卡防守此次攻撲賊營傷死賊人約二十餘名_臣查賊匪斷水數日尚能死守實出意料之外現在將舊井及有泉處所愈加填築堅實並多派屯練阿拉善兵在左近埋伏以備乘機勦殺本日寅卯二時又復密雨現在尚未晴霽然正值土王用事看來不至連陰賊人

雖得稍資接濟亦不能多延時日俟其困憊已極
卽進兵擒捕再賊匪於二十五二十八兩夜至水
磨溝及華林寺後身盜水該二處營卡係提督仁
和及總兵羅江麟所管不能嚴密防範殊屬疎玩
臣阿桂業已嚴加申飭並將該二員存記以觀後
效如再有疎虞卽一併嚴參治罪奏入

諭曰賊人當此窮蹙垂斃之時尚皆負隅死守實是奇事
出於情理之外今官兵四面圍攻又將其盜水處所填
築土石加兵防範賊匪自必益加疲困且晚卽可全就
擒捕至脫回之老教卽係順從新教同惡相濟之人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八

時或暫畱軍營不卽正法以爲招致賊斃之計尚可但
其從賊爲逆已經數月隨賊打仗傷我官兵實屬罪無
可赦且伊等果係舊教何不早行竄出直至目下知賊
勢窮迫萬無希倖始復脫回託名老教以圖寬免自斷
不可復畱著傳諭阿桂等於勦辦正賊後卽將臨近脫
回之老教概行按律正法無少姑息至賊人下溝盜水
雖旋經知覺但已被創挖得水用皮渾屯裝取實屬疎
於防範在羅江麟係他省總兵到甘効力或可諉之呼
應不靈至仁和係本省提督所派弁兵皆其管轄何致
玩忽若此仁和之不是更大著傳諭於事畢時卽嚴行

奏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圍困賊營斷水情形詩以誌事

賊營蓄糧足延時取水黃河更密邇所以守穴三月久近
始四面圍築壘黃河被隔填井泉絕水賊窮知必死老教
逃出將欲斃前經阿桂等奏安設木城卡柵將賊營四面
及雷壇二井俱用土填築茲復據奏守卡官兵殺死夜間
盜水賊匪數名并有脫回之老教等八名提訊該犯等俱
受渴已極不能出聲予水亦不能下徐徐灌潤始能言語
據供稱賊匪共五百餘人老弱傷病者斷水五日已有渴
死者卽賊渠蘇四十三及力能打仗之人亦斷水三日雖
有炒麵不能下咽騾馬牛驢數百匹倒斃淨盡俟其困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九

已極卽進兵擒捕不與水亦不能飲此徐徐灌活始取供
使一名免脫等語 其衆五百苦斷水觀奏翻爲心惻然兇渠首禍累衆耳然
猶一心拒王師反側爲恨亦彼取 厄魯回部及金川無
不勦殺爲蕩洗何以茲番乃憐賊古稀因識吾老矣吁嗟
嘉兵有至訓豈願與戎不得已

初九日

諭曰據李奉翰奏邳睢黃河南岸魏家莊大堤於六月初
一日未刻該處隄工漫溢過水約長十餘丈等語江豫
二省黃河自乾隆四十二年開陶莊引河以來連歲衝
溢在豫省沙土鬆浮或尚易於衝刷至江南土性堅實

何以上年郭家渡甫經漫決此次又有魏家莊之事况
上年春間命阿桂在南河會勘展寬陶莊新河四十丈
今春又令在彼會勘因九里岡一帶河中岡沙橫亘復
於北岸挑挖引河一千餘丈南岸又將沈家窰河身展
寬三十丈近日復據李奉翰奏開放沈家窰引河涵勢
甚暢朕心方為慰藉何以此次忽又有漫溢之奏况現
在清黃交匯處所離清口較遠清口得以暢出海口又
復深遠何以轉致如此且從前並非每歲必有水患而
自開放陶莊新河以來轉年年不免漫溢朕於此實不
能無疑著阿桂將南河實在情形是否或因陶莊開放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十

引河致有紆迴格礙之處詳晰具奏此朕因河防緊要
虛心諮訪阿桂諒亦必確按實情入告不肯稍存迴護
也

十二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賊匪斷水之後雖於兩次夜間
縋下水磨溝至華林寺後身盜水然為官兵鎗箭
所中驚懼惶急盜取無多若再渴數日亦必困憊
潰亂無如本月初一日寅時起已時止密雨四時
較二十二日其勢更酣賊人大資接濟初二初三
兩日晴霽初四日又復陰雨幸不甚大臣阿桂與

海蘭察明亮再四籌酌現在大雨時行止可將斷
絕水道為困賊之一法難以坐待必須另籌攻取
之策但賊人所恃惟在溝內卡上放鎗抵禦我兵
自木柵內進撲距溝尚遠未到以前已不免損傷
因先在我兵卡外夜間刨挖溝壕令官兵足以蔽
身然後逐漸刨挖於賊營前又擊立木柵一層離
賊溝邊不過至三丈五丈不等擲石可及自初一
日夜拏起賊匪惶懼時於卡內探身放鎗俱為自
京派來之好鳥鎗手及阿拉善鎗兵擊斃初二初
三兩日共陸續斃賊二十餘名及我兵木柵擊成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二

賊乘夜又挖深坑潛匿日間並不敢溝邊行走我
兵現擬於木柵內接築礮臺數座俯視溝卡內賊
匪施放鎗箭並架礮轟擊賊卡令其不能存立一
面挑選奮勇官兵預備俟有可乘之機即一擁而
進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八蜡廟並無樓屋九間惟
華林寺後有九間樓一座已于五月十四日為官
兵燒燬並無賊人糧草存貯即本布爾廟向為賊
匪窟穴官兵搶得燒燬時亦無儲蓄臣等訊據拏
獲賊匪及脫回老教供稱賊人雜糧炒麵等物俱

用口袋盛貯藏于地穴賊人畏官兵架礮轟打俱
挖坑穴潛匿帳房亦屬虛設蘇四十三亦在地穴
居住外搭木板等語是賊營內除華林寺外實無
房屋為堆貯糧草之處至馬復才所供蘭州關廟
回子暗通逆匪及西南關蕭姓馬姓回子為賊接
應糧草一節臣阿桂等一到蘭州即風聞其事早
已畱心察訪並諭按察使福寧借他事為名於閏
五月十九日將蕭得福看守監禁俟訪有通賊實
據於辦畢正賊時拏獲馬姓回子一併查辦其唐
家川為賊紮棧過渡隨去回子除馬復才指出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三

犯外尚有張國清供出之張國桃等十四人唐正
宗供出之唐宗第等二十三人臣一併存記俟搜
捕賊黨時按名查辦至唐家川等處逆黨陸續拏
獲者除前次奏明已正法三十四名外現又正法
二十名審解二名恐尚有餘孽於剿賊完竣派員
前往查辦諭令搜捕淨盡至馬復才供稱蘇四十
三要逃往苦蘆灣現在賊營尚有該處逆回三百
餘人都會打仗等語查苦蘆灣回子于逆賊初到
蘭州時雖供有馱送米麵之事亦無三百餘人都
會打仗之語但馬復才既有是供臣等寧信以為

實于攻破賊營後逐一嚴辦至安定一帶被馬明
心煽惑者自多伏羌新教從前拏獲之馬而立又
供有斂銀資助馬明心之事俱應查辦臣等早已
諭令該地方官嚴密查察事平之後即派明幹文
武大員帶兵前往查明從逆確實各犯一併嚴辦
不使復畱遺孽其苦蘆灣在華林山之西距賊營
一百里離西古城六十里緊臨黃河南岸有四五
百家俱係皋蘭縣所屬回民諒無處習學打仗但
該回民等即無幫同打仗之事若接濟糧食屬實
俟擒獲正犯之後亦應一併嚴辦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三

諭曰據阿桂等奏於賊營南拏立木柵又接築礮臺一摺
所辦甚是現在賊匪日益窮蹙不難計日待斃自不值
傷我官兵朕雖日夜焦急盼望成功亦不得以
待况官兵四面圍攻布置嚴密自不虞賊眾復有竄逸
及外來賊匪接應之事至南關外逆回蕭得福既經訪
明拏獲監禁著派委幹妥員弁解至熱河審辦沿途務
令小心防範毋致少有疎虞

十三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到圍內賊匪所佔之華林山並龍尾
山緊接蘭州西南一帶關廟該處商賈湊集最為殷富

而蘭州省城本小轉在山下殊於形勢未協朕意欲將西面城垣展寬至此山梁俾西關一帶居民及現在賊營佔據之處一半包入城內如此跨山臨水既足以壯觀瞻並可以資控制至河北金城關逼近黃河渡橋形勢亦關緊要將來添設兵丁時亦應於該處多添兵丁令將領大員駐劄似更足資彈壓且大河南北聲勢連絡於巡緝防守等事尤為有益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將此二事入於善後事宜案內一併妥議具奏

十七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查逆犯馬復才所供八腊廟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南

樓房九間上下多是賊人糧草一節今八腊廟已圍在官兵木柵之外該處並無樓房亦無賊人存貯糧草至賊營所踞周圍不過半里並無糧束堆積其糧食俱口袋盛貯藏於地穴火彈既不能及而所支帳房半屬虛設賊人亦不在內居住且被我兵每日鎗礮環擊俱經破燬是以前次雖經製造火箭數十枝尚未施用至從前燒燬華林寺後樓房屋宇即係拋擲火彈俟將來逼近賊卡再行拋擲焚燒可使潰亂又奉諭旨賊人所挖溝壕雖屬寬深或令官兵等填壕而進賊

人必出而抗阻我兵即可用鎗箭剿殺仰見

聖明遠照於現在情形洞若觀火臣等實深欽服查官兵

自六月初一日夜於賊營南又擊立木柵一層逐漸進逼並於木柵內接築礮臺數座施放鎗礮即欲為填壕而進之計數日以來賊匪又乘夜挖深坑潛匿及於卡內藏身挖孔放鎗不敢探身出望日間亦不敢於近處行走其為派出之好鳥鎗手打倒者每日七八名至十餘名不等而挖溝擊卡官兵亦間有受傷者臣阿桂與海蘭察明亮再四籌酌現離賊溝尚有數丈計於第二層木柵外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北

連創挖人字形溝三處直逼賊壕相離不過數尺復於溝上擊立木卡三座令官兵足以蔽身創挖成溝並於柵內填築土臺用鎗礮在上擊打來擾之賊然後令官兵於柵內及溝邊將枝捆土袋拋入賊壕挑選奮勇官兵屯練在溝內預備俟賊壕填滿即一擁而進自可期其得手惟初六日大雨竟夜勢甚霧霏初七初八連綿不止直至初九日始晴雖雨止即行創挖而泥水甚大施力較難伏思華林山上雖絕無水泉而經此數次大雨賊匪承接藏貯可敷六七日飲用須再待五六日方受

渴困憊而此十餘日內又安知不雨是斷水為最善最速之策而目今已覺其緩惟有遵照

諭旨指示俟數日內木卡拏成逼近賊溝填壕而進仰仗聖主威稜自應一舉集事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捷音及披閱奏圖仍係籌辦情形且因連遇陰雨不能迅速創挖而泥水甚大施力較難愈深憤懣想阿桂亦焦急愈甚至甘省近日雨水甚多致逆賊得以接濟固亦無可如何但糧食何以尚能久支况阿桂既稱賊營並無樓房貯糧而目下官兵四面環攻賊人已如釜底此時豈尚有黨羽為之接濟何以尚能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六

此支持雖據阿桂奏稱斷不待其食盡坐斃但正恐不能不如此耳至甘省如此多雨而歷年俱說稱被旱上下一氣冒賑舞弊若此安得不受天罰現命提訊勒爾謹及王廷瓚令其據實供吐阿桂李侍堯務將此案徹底嚴查不可稍存瞻顧也

公又奏言查沈家窰引河臣阿桂於春間履勘時與薩載李奉翰公同商酌

奏請展寬三十丈挑長三百五十丈深二丈不獨為挖淺起見原期大酒由南岸坐灣斜向東北奔注則北岸新河口以上淤灘可望其刷去於陶莊新

河形勢更為直捷順暢仰蒙

聖明愈允辦理今據李奉翰奏報該處展寬河身完工已久適值黃水增長乘勢開放大酒直趨新河南岸日見塌崖溜行迅速由西南坐灣斜注東北順黃隄對岸灘嘴嫩淤先經刷去已成陡坡灘嘴亦漸次塌動等語誠如

聖諭此是極好形勢至南岸

御椿亭之西現在塌崖處所雖距挑水壩西邊木龍不遠但溜勢至此業已坐灣斜注東北似於木龍無礙現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七

諭旨令該總河設法小心保護更為慎重又敬閱圖內硃筆尖記處

聖意欲從東邊木龍接至順黃壩一帶沿河再添築新隄一道則河流更直似不慮其復逼舊隄

睿慮周詳

指示明切合臣詳悉審度將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據實具奏臣思現在酒勢既由西南坐灣斜注東北刷去北岸嫩淤塌動灘嘴則是已漸向北趨南岸自不至著重似無慮其復逼舊隄但沿河添一層隄岸即多一層保障且河流更直於新河形勢更

屬有益無礙諒薩載等察看情形亦無異議俟伊等奏到時恭候

聖明欽定至奉到

御製詩書扇另行恭摺

奏謝奏入

諭曰據阿桂覆奏河工圖內硃筆尖記處添築新隄一道河流更直於新河形勢更屬有益無礙等語著將原摺鈔寄薩載閱看令其會同李奉翰妥為辦理

二十二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臣阿桂於十五日合海蘭察明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六

亮率領多爾濟色布坦那木扎彰霸泰斐英阿福寧明山阿蘭保哈當阿爾都老格併侍衛章京帶領奮勇官兵屯練降番及阿拉善兵先在卡邊預備埋伏合海祿鄂輝旺親班巴爾烏爾圖納遜帶兵策應舒亮仁和馬彪羅江麟策卜坦三德德寧武靈阿伍彌泰莽古賚在龍尾山添助聲勢臣阿桂臣李侍堯董率照料是日清晨轉乘天氣濃陰出賊人不意方傳官兵將枝捆土袋拋入賊壕而我兵勇氣百倍哈當阿帶領降番屯練先跳入壕內與賊匪攪殺急合官兵用撓鈎搭住溝沿賊

卡鈎開土袋板片一面拋入火彈一面躡身而上其卡內之賊惶遽奔竄我兵一擁而進乘勢追殺殆盡隨將溝邊一帶賊卡十餘座及第二層賊壕拆毀以便兵丁往來行走賊匪見官兵已過溝卡知死在旦夕傾穴出迎抵死衝撲海蘭察明亮督率官兵奮勇剿殺賊匪潰敗竄回少頃又復前來衝突如是三次及被我兵剿殺無數始竄歸巢穴維時各路帶兵將弁見正面官兵得手由華林山西覓路攻進搶佔賊卡殺死賊人數十名仁和帶守卡官兵亦從華林山東直勒攀援而上殺散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九

人將勘上賊卡佔得海蘭察明亮合策應官兵即於賊卡前擊立木柵一層未刻海蘭察明亮帶兵撲入賊營痛加剿殺拋射火箭火彈燒燬帳房板屋其蘇四十三所任巢穴係板屋內挖地窟數層外用板片遮蔽所有賊營內衣服食物以及堆貯火藥糧食尚多因官兵拋入火彈時引起賊人火藥盡行燒燬奪獲賊人刀矛烏鎗無數賊匪退回華林寺死守周圍預築土牆迤南有溝一道寺之西旁尚餘零星帳房及賊人板柵土房一處敗殘眾賊尚復拚死支持其時天已傍晚海蘭察明亮

又令官兵卽逼近華林寺拏立木柵一層賊匪於木柵將次拏成時奮力來撲日落後又衝突一次俱被我兵鎗箭打回被殺亦多臣等飭令官兵遇有賊匪頭人俱須擒獻不可殺傷無如賊人狠戾性成雖負傷甚重苟有殘喘俱儘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縛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奮擊者於官兵焚燒賊營時猶復捨死前來搶奪糧食雨水實屬剽狡强悍是以官兵對敵時勢不能不卽行殺死恐稍遲卽爲賊人搶去本日殺死之賊除被賊搶去屍身未經割獲首級外共割得賊首一百二十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七

顯陸續送至臣阿桂處呈驗因令前次被擒現尚監禁候質之新教馬三十九及馬六十七等逐一詳細辨認認出蘇四十三韓一提把拉周阿渾張懷德馬黑提卜首級五顆臣阿桂細驗蘇四十三首級雖連鬚短鬚面白色與馬復才所供相符尚恐難以憑信因派軍機司員會同按察使福寧陝西鹽法道永慶攜帶蘇四十三等首級五顆飛馳進城提出蘇四十三等家屬令其一併識認此內蘇四十三首級不特蘇四十三妻妾認明哭泣卽其十餘歲幼女亦撫摩泣涕其爲蘇四十三首級

確鑿無疑是晚又有投出老教杜山別等四人臣等詳加訊問據供十五日官兵過溝攻卡韓一提把拉帶人守卡被官兵將韓一提把拉殺死卡內有帶傷賊人逃回營盤告知蘇四十三見眾人害怕不敢上前親身拏帶刀矛同馬得明海朝京張懷德張漢催眾迎敵向前攻撲彼時官兵鎗箭甚多蘇四十三等俱被打死賊營中被官兵殺死的併帶傷的三百多人現在退回華林寺居住者尚有韓黑提卜馬作南兩個頭人並能打仗者大小二百多人因韓黑提卜等二人不是大頭人眾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七

也不甚聽他們的話但各人怕死不肯出來等語查此次過溝奪卡奮勇官兵屯練降番俱屬出力而降番尤爲鼓舞先登現在賊人止有華林寺及寺旁板棚土房一處前挖溝壕一道死守地更退窄無難奮勇撲進但困獸猶鬪而我兵仰攻賊人於華林寺上放鎗抵禦恐不免傷損此時首逆及緊要頭目俱已殺死所存不過敗殘賊黨更不值傷我官兵現今官兵四面緊圍架礮轟打華林寺俟賊人困殆卽乘勢撲進將餘黨剿戮淨盡奏入諭曰此次圍剿賊巢斬首逆海蘭察明亮屢次率眾爭

先攻奪賊卡殲戮甚多實屬首先奮勇出力並哈當阿著交部從優議叙其餘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員弁著阿桂等查明分別咨部議叙

又

諭曰本日已刻遞到阿桂等八百里奏報之摺知本月十五日官兵直撲賊營痛殲賊眾所有首逆蘇四十三等俱經被殺割得賊人首級一百二十餘顆等語已明降諭旨分別議叙議卹矣此時餘黨無多且要犯首犯已皆殲斃所餘不過敗殘賊眾何以尚然如此死守實不可解但此時自不值復煩我官兵用力攻剿祇須圍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

嚴密或待其饑渴自斃便可乘機擒捕惟在掃除淨盡不致漏網為要至蘇四十三雖已不能生擒檻送盡法處治以快人心但其黨惡要犯中尚有韓黑提卜馬作南均係頭人如能設法生擒解京審辦亦可跟訊賊人起事的確實情盡法處治至蘇四十三首級當照康熙年間辦理勒爾丹之例傳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處懸示數日使之共知儆戒再此時剿捕餘賊自屬易辦之事所有由京派往之海蘭察額森特及侍衛官員等著阿桂酌量如將來辦理餘黨尚須伊等帶兵則仍行督畱倘已無需多員或就其中酌合陸續先行回京並

傳諭伊等到京後准其在家休息俟八月初再赴熱河

以示優恤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報撲剿賊營已誅賊首蘇四十三詩以誌事

番回滋事信奇談嘯合千人死守甘邪教縱能令志固元戎原是用兵諳前以撒拉爾番回蘇四十三肆逆官兵圍報調派官兵安設木卡斷絕填壕撲柵羣心奮斷水焚糧水道諸務辦理皆合機宜填壕撲柵羣心奮斷水焚糧眾力截乃得一朝破巢險猶然數百冒鋒酣六月廿二日侍衛章京等帶領官兵屯練降番及阿拉善兵先在卡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

埋伏相機進攻乘密雨時出賊人不意將枝捆土袋拋填賊人所據壕溝我兵奮勇直進哈當阿帶領川省降番首賊人入壕內與賊匪攪殺官兵拋擲火彈乘勢推進斬殺賊眾佔得賊卡賊壕俱經拆毀填塞海蘭察明亮督率官兵遠則鎗箭齊發近則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懷奮勇分佔壘上賊卡海蘭察明亮又擊立木柵帶兵直撲賊營痛加勦殺拋射火箭火彈燒燬帳房板屋奪獲賊人刀矛鳥鎗無算餘賊竄回華林寺死守呈驗割得賊首一百二十餘顆隨令前此擒獲監禁之賊黨家屬等逐一辨認據認出首逆蘇四十三韓一批把拉周阿渾張阿渾即張懷德馬黑提卜等首級確鑿無疑并據投出老教杜山別等供稱賊人被殺死并帶傷者三百餘人所有存殘賊黨尚有二百餘人遁入華林寺不敢復出等語因明降諭旨將首逆蘇四十三首級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并令阿桂將蘇四十三首級傳諭各省身示俾回民共知儆戒

狼戾撒拉爾猷矣倡狂四十三不屑紅旗飛報捷但云藏

事更云慚

二十八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賊匪敗殘餘黨退入華林寺死守官兵擊立木柵四面緊圍架礮轟打至六月十六日亥刻賊二百餘人奮力來撲海蘭察明亮督率守卡官兵奮勇勦殺鎗箭齊發賊人於鎗箭叢中拚死跳入溝內直至木柵邊希圖扳開木植乘隙竄逸俱被我兵刀斫矛戳殺死溝內餘賊始倉遽竄回是夜殺傷賊人數十名割取首級九顆賊始不敢於夜間復出衝撲又有連日投出老教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計

名經_臣等詳加訊問據供頭人馬作南傷重身死至賊營所餘雨水業經臭敗眾人飲用二日至十八日俱已斷絕十七日晚又因爭水互相殘鬪殺死三人等語_臣等伏查賊營首逆及緊要頭目俱已殺死此時雖止存餘黨三百多人如盡數生擒尚可審究謀逆情節擇其稍關緊要者解送行在盡法處治若即督令官兵進撲賊人設或抗拒勢不得不盡力勦殺又復殲戮無遺是以稍遲數日俟賊人受渴困殆即進兵搜捕逐一擒拏一面令官兵擊柵進逼施放鎗礮預備一擁撲入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甘肅收捐監糧原為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本色糧石乃開例之始一面奏

立規條一面即公然折色收捐情弊顯然王宜望僅以責成道府查禁結報希圖諉過又稱捐多穀多一任通融辦理更屬狡飾及王廷瓚任內改歸首府總辦竟定以五十五兩一名收捐將銀兩發交各州縣買補如五十五兩之數足數採買則必甘省連歲豐收市糧充裕何以又需報災賑卹若不敷採買而令各屬州縣經手又必有短價勒買及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通同肥橐種種情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計

皆不出
聖明照察之中_臣等現在公同熟商設法跟求一有間隙即嚴切究審務令水落石出
公又奏言甘省收捐監糧惟開例之始為多近來報捐者已屬寥寥_臣將歷年所捐數目比較惟乾隆四十一年王宜望任內收捐監生至六萬三千餘名為最多是年賑卹案內所動糧數至一百七十萬餘石亦較歷年為甚其中情弊王宜望百喙難逃但在浙省訊問王宜望恃無質証仍恐輾轉狡飾似應將王宜望即行提解進京_臣陸續查有

款蹟奏

聞時即可

幼交刑部堂官提集勒爾謹王賈望王廷瓚二面質對以

成信讞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賊匪敗殘餘孽尚思乘夜衝撲希冀逃竄實為可惡然此時我兵拏柵嚴密圍攻無虞竄逸自應待其困渴已極即可一鼓成擒此事蘇四十三攻犯蘭州被官兵擊敗後即死守華林山不復散往他處俾我兵得以拏柵環攻盡數剿殺益信

上天嘉佑之恩再阿桂等覆奏查辦監糧折色一案此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六

既已發覺斷不能置之不辦即結保之道府亦應查明叅奏至王賈望任內捐收最多年分報災亦較重其中情弊自屬百喙難逃阿桂等諒能徹底嚴查以成信讞也

公又借李侍堯奏言 臣等欽奉

諭旨蘭州河州民人為賊蹂躪應如何加恩優恤之處查

明具奏 臣等查該處民人至四月中旬後陸續來

歸 臣阿桂抵蘭諭令地方官設廠施賑前此流離

顛沛之民今已漸次安集惟是兵燹之餘十室九

空兼之棲息無所葬埋之費牛馬被掠則無畜可

耕地畝拋荒則收成無望自應仰體

聖恩從優撫恤 臣等伏查被賊焚掠貧民應如何優恤之

處向無成例可循惟甘省乾隆三十年寧遠伏羌

通渭等縣地震奉

旨優恤案內將壓斃人口每大口給埋葬銀二兩小口七

錢五分倒坍房屋每間給銀二兩生存人口每口

先給糧一倉斗初賑不論大小口賑給糧三倉斗

再普行加賑一個月每大口日給京升糧八合三

勺小口四合一勺五抄倘有禾苗被災者入於災

傷案內分別辦理又賞給器具銀一兩壓斃牛隻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七

每隻借給銀四兩分作四年徵還又奉

旨將寧遠伏羌通渭三縣該年應徵錢糧一體蠲免在案

此次蘭州河州被賊焚掠貧民困苦情狀實堪憫

惻蒙

皇上軫念災黎

施恩優恤似應仿照地震災民之例辦理凡有傷斃人口

每大口給埋葬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燒燬房屋

每間給銀二兩生存人口每口先給糧一倉斗初

賑不論大小口賑給糧三倉斗被掠牲畜每牛馬

騾一匹借給銀四兩每驢一頭借給銀二兩分作

四年徵還務農民戶每戶賞給器具銀一兩其省城內外及河州附近一帶貧民業於五月初一日起先行開賑一個月口糧至續歸之戶一體賑恤以廣

皇仁以甦民困臣等現在飭令司道督率地方官確實查明辦理務使窮民均沾實惠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甘肅應行撫卹事宜請將蘭州河州地方照乾隆三十年寧遠伏羌通渭三縣地震之例辦理等語此次甘肅蘭州河州等處猝被逆回焚掠急宜加意撫綏以甦民困所有該處應徵本年錢糧著加恩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行蠲免以示優卹該部即遵諭速行其餘所奏卹賞各事宜並著行在戶部速議具奏旋經戶部議覆應如所奏辦理得

旨允行

恭錄

御製詩

命加恩甘省被番回兵燹窮民詩以誌事用四月降旨查卹施恩詩韻

偶來雜種逞刁信竟犯州城躡市闐早以詳查命大吏是命尚書和珅在甘肅即令將該地方遺賊氛燹何以加恩之處奏請頒旨有日隱日艱應入告十行次第特頒諭之

茲應實政惠窮民本年糧賦全蠲納六月廿八日據阿燕郵事宜請將蘭州河州地方照乾隆三十年寧遠等縣地震之例辦理因即降諭旨將蘭州河州本年應征錢糧加恩概行蠲免其傷斃人口每名房屋每間請各給銀二兩又每人先給倉糧三斗再普行加賑一月又每戶賞給置辦器具銀一兩牛馬每頭借給價銀四兩俾被賊焚掠貧民各安生業俱交行在戶部核覆依議速行仍令該地方官實力撫綏處災傷普施去仁小醜潢池累黎庶自無德化愧絲綸

公又奏言查陶莊新河自開放以來眾論原有將來水勢束住不能暢順之說臣於上年春間奉

命會勘業經奏請展寬四十丈惟新河迤西玉皇閣一帶溜走北岸其勢將向南趨復欲其折回東北流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奉

新河雖有挑水壩挑溜究不免紆迴阻遏是以大溜直逼順黃隄南岸而行北岸長有淤灘今已於南岸

御碑亭之西開挑沈家窰引河俾河身廣濶大溜由南岸坐灣斜向東北奔注將對岸嫩淤灘嘴場動於新河形勢更爲直捷無虞格礙而河身寬至八十丈不爲逼窄則上年以及今年漫溢其受病似不在陶莊引河如果因陶莊引河所致則漫溢自應在清河桃源宿遷一帶地方而此次魏家莊漫工仍係邳睢廳所屬在上年郭家渡漫工之上以臣愚

見究屬九里岡梗阻之病查黃流湍急河底必衝
刷抽槽方可以舒濶勢而資暢達九里岡與古城
山根相連地勢既高且岡土沙礪不能刷動自三
十六年陳家道口漫溢之後黃水改向南趨至此
為岡土所阻上游一帶漸停漸淤河身竟成高仰
之勢即如今春臣在南河正值桃汛長水時邳睢
一帶較之下游桃源多長水數尺且河流散漫不
復直走中流此即岡土阻遏不能抽槽所致是以
急與河臣商酌奏請挑浚寬四十丈長一千餘丈
深二丈引河一道以期因勢利導衝刷寬深則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

游各工不致受病彼時因欲於大汛前完工不能
再加挑挖寬濶今閱李奉翰奏報魏家莊大濶南
趨業於閏五月二十七日將外灘刷去始于是日
將臨河集引河開放臨河集相去魏家莊尚遠自
不能即日掣動濶勢隨隔兩日於六月初一日漫
溢此臣詳加審度以為仍係九里岡高仰所致再
臣於乾隆四十四年冬間在儀封督辦漫工時副
將徐建功即有江南河身高仰必須急加挑濬若
不挑濬則下游不能暢注河南七堡雖合龍亦恐
衝開之說今該副將雖已物故而此語袁守侗及

陳輝祖皆經與聞况自七堡合龍之後引河流至
江南即不能暢注壩根水勢兩月後始逐漸消落
其為下游淤淺尤屬顯然臣思魏家莊漫工雖止
十餘丈正當伏秋大汛而各汛又俱雨水較多未
必即能合龍萬一正河斷流臣愚以為似應乘大
河見底之時將九里岡引河相度形勢再加寬展
其漫口以下至九里岡九里岡以下至沈家窰一
帶河身不必通行創挖遍加察看如有間段淤淺
處所趕緊逐段實力抽槽則漫口合龍河復正流
後當必通順暢達上游各工或不致受病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

諭曰所奏似為近理著鈔寄薩載李奉翰閱看即速通盤
籌酌詳晰覆奏

七月初五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賊匪又於溝邊連夜收拾木卡
三面共有十餘處因上次我兵用撓鈎鈎開木板
土袋奪卡過溝更加填築堅實且將木植縱橫排
立密布如鹿角以為賊卡外護二十一日有投出
老教一名詢據供稱賊營尚有韓黑提卜韓六十
個數頭人又小木撒係蘇四十三徒弟傳語眾賊
以若即投出即違棄教門務須同死方得好處係

蘇四十三遺言各宜遵守至賊人斷水業已三日等語臣等揣度賊人業已受渴困殆擬即于二十三日進兵剿捕無如二十二日竟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卯刻始止賊人又資接濟勢不能待因即派兵乘賊人初得水飲精力未復之時於巳刻撲進賊人雖不敢出卡迎敵尚於卡內放鎗擲石抵死守禦而雨後潤濕官兵拋擲火彈其板棚木卡不能延燒惟是我兵鎗箭齊發賊人雖多死傷不肯潰散臣等因官兵攻撲已久不免損傷至申刻傳令撤回二十六日寅刻海蘭察明亮率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三

彰霸泰斐英阿福寧明山阿蘭保海祿哈當阿鄂輝阿爾都并章京侍衛帶領奮勇官兵由正面進攻策卜坦三德德寧帶領守卡官兵及老教土兵由西邊攻撲舒亮仁和武靈阿帶領本卡官兵及屯練降番由東面攻撲我兵直至壕邊賊人於溝內卡上奮力抗拒且賊人舊存板棚土屋帳房連接緊密卡邊地勢狹窄又因躲避官兵鎗礮創挖溝壕縱橫數十道日間總於溝內行走坑坎既多又有板片木植拉雜蓬蓋我兵至此眼目既不能遠及手足更無從舒展久攻無益因於辰刻暫行

撤回令稍休息傳集將領弁兵飭整鼓勵復於午刻乘賊人不備奮勇復進一面拋擲火彈一面撲入賊卡痛加剿殺將溝卡盡行佔得並將溝內及守卡賊人殺死餘賊竄回華林寺我兵三面鎗箭追擊殺死更多海蘭察等即督率將華林寺旁板棚土屋帳房盡行燒燬其內積存糧食衣物甚多一併延燒奪獲賊人鳥鎗刀矛無數並於賊人窟穴旁尋得窖水土坑二處即用土填築此時賊人雖心膽已裂尚於華林寺土牆孔隙及寺牆外溝內放鎗死守天已將晚因在所得賊人溝卡邊逼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三

擊木柵一層以防賊人乘夜來撲此次殺死賊人一百餘名割取首級五十三顆生擒一名馬格拉五訊據供稱此時大小賊匪及受傷者尚有四百餘人本日倉遽竄回糧食不能攜取所積雨水之處又被官兵佔得寺內存水無多不敷兩日飲用等語連日官兵奮勇攻撲損傷稍多現在賊人所佔不過一華林寺勢更淺窄幾無容身之地且屢被剿殺窮蹙愈形自無難即日蒞事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攻剿逆回餘黨將華林寺旁板棚土屋帳房盡行燒燬殺賊一百餘名此次陣亡官員著交該

部照例優卹其餘受傷各員及陣亡受傷之滿漢屯土兵丁俱著阿桂等查明一體照例卹賞

又

諭曰賊黨垂斃之時尚敢抵死抗拒傷我官兵實堪痛恨但逆犯自知罪大惡極自不得不為苟延殘喘之計想官兵四面圍攻且又將華林寺旁板棚土屋帳房盡皆攻得進擊木卡賊僅踞華林寺內為地無幾想不日亦即可殲滅淨盡惟在防範嚴密不使一名乘間竄逸至現在尚有逆匪頭目韓黑提卜韓六十個及蘇四十三徒第小木撒等在賊營幸眾抗拒必得此三犯生擒解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詩

熱河審辦盡法處治以彰國憲再阿桂等前奏撒拉爾回眾共有十二工人數自必甚多此次作逆之蘇四十三等不過其中之二三工將來事平之後須於善後事宜案內將此數工歸地方官妥協經理使永遠收寧之處著傳諭阿桂等詳籌妥議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捐監首嚴折色以防百弊叢生乃乾隆三十九年甘肅開例之始即公然折色收捐業經王亶望供認不諱而彼時各道府並不盤查監糧有無亦即假捏結報共為欺罔若非染指分肥通同舞弊何以一力擔承臣等伏思此

事所關甚大雖歷時已久人數眾多不可不逐一嚴叅徹底根究所有王亶望任內假捏結報之歷任道府直隸州知州謹詳悉查明叅

奏請

旨將道員內陞任甘肅藩司王廷瓚現任江西藩司秦雄飛甘肅臬司福寧甘肅西寧道劉光昱四川北道熊啟謨甘肅安肅道奎明浙江寧紹台道蔣全迪河東鹽運使程國表山東糧道觀祿知府各員內現任甘肅涼州府知府汪臯鶴廣東高州府知府周人傑甘肅甘州府鍾廣起甘肅寧夏府張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詩

城

泰陵郎中觀亮署知府各員內現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康基洲甘肅秦州直隸州知州侯作吳直隸州知州各員內現任刑部員外郎覺羅彥方湖北安陸府知府姜與周甘肅鞏昌府知府宗開煌署直隸州知州各員內現任甘肅靈州知州黎珠甘肅寧夏縣知縣宋學淳等現任內二十一員革職除王廷瓚及覺羅彥方現在京中請勅交刑部就近審訊外其在甘省各員臣等即一面究訊至現任他省人員應合刑部行文各該省督撫委

員押解來甘質訊又丁憂事故潘時選德明奇明黃元圮博赫郭昌泰陳之銓崧柱吳鼎新魏春年瑞泰楊士璣李承端等十三員應請

勅交吏刑二部查明如已補官一併革職押解其已經革職者亦行文原籍督撫派員解審即病故各員亦查明知照以便定案時扣除至王亶望陞任以後各道府雖係相沿結報罪亦難辭俟_臣等審明陸續參奏再現任甘肅道府缺出甚多除另摺奏補外一時實無妥員委署應令被劾各員暫畱頂帶辦事俟新任到日再行交代_臣等有應行訊問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之十四

奏

件即傳集究審亦無慮其彌縫掩覆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_臣等查辦監糧折色收捐一事現向按察使福寧鞏昌府知府宗開煌嚴切究訊據福寧供開捐之始即係折色並未交糧上倉藩司原屬知情其實收王亶望總交蘭州府存貯給發各州縣或多或少俱係藩司王政各省捐生俱赴蘭報捐而各州縣亦就近在省填捐至各屬折色銀兩並未見買補歸倉多係放銀抵糧盤查既屬具文按季出結亦係虛應故事等語宗開煌亦有四十一年署安西州任內敦煌玉門兩縣册

結因未曾到任盤查詳請轉限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城出結之供是王亶望明知各州縣係折色收捐徒取道府一結為異日諉卸之地據福寧供各屬報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或于總督具

奏後藩司補取道結或取空自由藩司填定從未親往勘驗即放賑時亦從未親身監視等語其中情弊已屬顯然且_臣等檢查王亶望任內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卹原案即如皋蘭一縣于乾隆四十年捐實收四千八百張應收糧十九萬一千九百餘石是年即開銷賑卹糧十五萬五百餘石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之十四

奏

一萬七千二百餘兩四十一年共捐實收八千張應收糧三十二萬石是年即開銷賑卹糧二十三萬四千八百餘石其餘各屬雖參差不齊大約多捐者賑卹必多其無災賑地方則報捐亦少是王亶望發給實收之多寡竟若預知各屬被災之輕重而定數者其為通同侵蝕任意開銷已無疑義至甘省上下如何舞弊分肥之處_臣等查閱王廷瓚致福寧原札內有前任陸司于額收公倉費銀外各屬請領實收每張議收銀一兩以給上下各衙門吏役雜項之需等語查監生每名交公費銀

四兩以二兩解部以二兩作衙門書吏公費自五錢至二錢不等定數不為不多乃王亶望復於此外議收雜費銀一兩是明知捐監一事弊竇多端借此取悅眾人以塞其口且王廷瓚到任後又於雜費銀一兩外每實收一張索銀一兩此眾所共知諒王廷瓚亦無從隱諱若王亶望之舞弊分肥等詢問福寧據供王亶望在藩司任內各屬給發實收多少由其專主報災輕重由其議定厚薄因人而施自有交通染指情事即伊陞任後無人不知其擁厚資而去但當日如何焚需屬員如何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奏

餽送不能指出實在憑據等語臣等伏思此事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聞王亶望到任後即稟知勒爾謹將蔣全迪奏調蘭州府知府承辦捐監事務而王亶望即將實收交首府存貯轉發各州縣並于雜費一兩內議給首府衙門三錢是即勾通舞弊之據且蔣全迪在蘭州府任內捐陞道員人亦有言其得厚資者該員現在浙江寧紹台道已于假捏結報案內另摺奏參請

旨革職應一併提解至京與王亶望質訊再王亶望任內初開捐時之臯蘭縣知縣程棟現已捐陞刑部員

外郎在京供職應請

勅交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就近傳訊令其將在任時如何冒銷如何賄求各款逐一供明俟王亶望到時質對無難水落石出臣等現亦提到王亶望在任時接任臯蘭縣已陞狄道州知州陳善嚴切究訊據供王亶望聲名狼籍通省皆知有要捐的監生將監生名姓開單交給州縣令其用印填捐並不發給銀兩再四十年程棟辦理賑卹案內有運送適中給散賑糧腳價銀二千四百餘兩係我例應補領之項王亶望並未發銀等語臣等查王亶望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奏

任內四十四一兩年所有臯蘭縣開銷此項腳價銀六千六百餘兩即以通省均未給發而論亦不過三萬二千餘兩王亶望之貪婪當不止此然此亦侵蝕之一端其通省如何冒賑開銷之處現在設法研求俟訊得確情續即具

奏均奏入

諭曰前以甘肅收捐監糧一案私收折色冒賑浮銷上下通同舞弊既經發覺不可不徹底查辦因屢傳諭阿桂嚴切詳查據實奏今據阿桂等將折收銀兩在省包辦冒銷賑糧種種弊端已全行查出此時即將甘省大

小各員一併革職審究亦皆罪所應得但此事總在藩司爲政其次則首道首府首縣勾通侵蝕爲弊較多此外各道府州縣雖弊竇亦皆不免而此時尚未查明無庸遽行辦理所有前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前任臯蘭縣知縣程棟自當革職拏解蘭州嚴審此外各員著交吏部查明其曾任蘭州本道首府及首縣者著卽一體革職拏解蘭州審訊其餘各道府州縣並加恩免其提訊著該部查明再降諭旨

十二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本月初五日海蘭察明亮派奮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甲

勇官兵及屯練降番在木柵邊照常放礮打石使賊人不備午刻海蘭察明亮率同侍衛提鎮督率弁兵直至壞牆邊先將樹枝草捆隔牆撩入填滿溝壕然後拋擲火彈施放火箭引火焚燒其時賊人尚于牆邊抵死抗拒我兵站立壕邊向內鎗箭齊發剿殺甚多火勢甚熾賊人不能存住始紛紛退竄華林寺殿屋雖已擊坍尚存一角及圍牆賊人在內藏匿死守我兵一面施放鎗礮一面運送樹枝草捆及木植板片將溝內之火用土填滅直過溝壕用樹枝等物撥積寺基拋擲火彈燒起賊

人抵死衝撲數次俱被官兵鎗箭打回酉刻寺內殘壞屋簷被燒坍倒賊人打死燒斃者甚多始惶遽竄回華林寺後牆邊及兩廂房牆圈內藏匿放鎗擲石盡力抵禦官兵正欲乘勢將燒殘木植拋入牆圈再用樹枝草捆一併填燒令賊人不能存立其時已至亥刻黑夜難以用力因暫將官兵撤回初六日黎明海蘭察明亮率同彰霸泰斐英阿福寧明山阿蘭保多爾濟色布坦海祿哈當阿三德德寧武靈阿鄂輝阿爾都並侍衛章京帶領奮勇屯土官兵由華林寺前撲入並預行分飭舒亮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四

甲

仁和馬彪羅江麟策布坦等各帶本卡官兵預備賊人分竄卽協力擒剿卯刻我兵拋擲火彈鎗箭齊發並短兵砍殺賊人竄入牆後壕內及燒燬房基潛匿官兵緣牆而上站立牆頭向下放鎗擲石打死壕內牆角賊匪甚多衆兵奮勇撲進擒拏剿殺其時有賊人百餘從西邊滾下直勦我兵隨後追殺至平坦處又有仁和馬彪等率領本卡官兵將賊人重重圍裹在內擒殺淨盡其華林寺後躲藏餘賊戮戮無遺共生擒賊人六十七名割獲首級四百五十顆查逆回於光天化日之下輒敢肆

擾不法實屬神人共憤蘇四十三攻犯蘭州被官兵擊敗後即同眾死守華林山不復散往他處俾我兵得以拏柵環攻盡數剿殺皆由

聖王洪福

上天眷佑而臣等奉

命督辦雖遲至三月餘將賊匪殲擒淨盡不致一名漏網

實仰仗

皇上天威得以蕩事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安定縣馬明心家屬及其心腹徒弟並伏羌縣為伊斂銀之新教阿渾與各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

黨家屬業經派按察使福寧前往督率地方官按名查拏解省審辦如此聞訊出各該處果有從逆回民即行一併嚴辦至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從逆回民于四月初旬自蘭州竄回被土兵剿殺及淹斃者二百餘名又陸續拏獲正法者百餘名隨賊打仗傷斃者二百餘名現在該數處所存新教餘黨諒已無多此外不過查拏各該犯緣坐家屬亦屬易辦臣等已提到該處烟戶冊挨查並檄調河州知州謝桓至省面詢情形仍向現拏各逆犯嚴切跟究實力妥辦總之搜捕逆黨務期淨盡根株

必不使復畱餘孽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賊匪肆逆以來所有從賊各犯省城正法二十名河州西寧二處正法五十七名業經具奏在案嗣省城盤獲從賊各犯及由河州循化等處提解至省審明應正法人犯二十六名又循化廳文武員弁帶領老教土兵陸續搜獲新教逆犯及婦女幼孩共三十四名俱經分別核辦內韓阿渾即馬六十七一名前據省城拏獲賊匪供稱該犯蘇四十三帶領賊人分路滋擾一至河州一至循化蘇四十三困守華林山尚望其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聖

援等語嗣據舊教土司拏獲解省臣等嚴切研鞠據該犯供三月間起事時蘇四十三合其糾約各莊未到新教隨後接濟該犯糾約三百餘人尚未齊全即被循化官兵帶同舊教土兵衝殺擒拏該犯藏匿山中幾及三月始被搜拏等語是賊匪所供分路滋擾事屬有因且聞該犯在撒拉爾地方為新教眾回所奉信與蘇四十三相同其賊人未到河州以前謀逆起釁各情節可以向其跟究應解送

行在辦理其餘各犯業已隨時正法至現在省城及各處

監禁之逆賊婦女幼孩三百十五名口除蘇四十

三韓一提巴拉家屬十一名口業經正法外餘俟

遵

旨分別發遣均奏入

諭曰此次剿捕逆回雖因其死守抗拒遲至三月有餘始
行殲滅然使賊於一月前衝突而逃剿捕正自費力今
乃佔聚華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數殲擒竟無一名漏
網此實御賴

上天嘉佑朕愉快之餘惟益深虔畏耳至阿桂等所稱馬

明心家屬徒第并伏羌縣斂銀之新教阿渾與各逆黨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書

家屬已委按察使福寧前往查辦等語所奏甚是此等
從逆回民露有形跡証據者必須全行搜查不可稍存
將就了事之見至省城及循化河州等處監禁逆犯之
婦女幼孩人數甚多著阿桂等查明將應發烟瘴者即
行分別發遣毋令久稽監獄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報淨剿番回信至詩以誌事

賊首雖陣斬餘黨十遺四乃竟弗出降死守華林寺釜底
困仍闕延廿日弗潰邪教固人心亦誠大奇事築柵近逼

之火攻下策試縱拚命跳跟圍戮無噍類勦回續斯飛

章馳信至賊首蘇四十三先于六月十五日經阿桂令海

取首逆蘇四十三等首級其餘黨四百餘人尚死守華林

寺思欲乘隙突圍竄逸茲阿桂奏報於七月初六日海

察明亮率同侍衛官兵等由華林寺撲入重重圍裹拋擲

火彈鎗箭齊施短兵砍殺生擒賊六十七名割獲首級四

百五十顆寺內躲藏餘賊殲戮因思一月前賊或紛避爾

時圍未週使賊於一月前未立木棚時衝突而逃追捕正

自蘭州被官兵擊退後即死守華林山俾我兵得擊鳥散

羅致知不足為患當更延久滯負隅待盡殲誠感

天所賜然世有逆民即為君德累教化所未孚言及惟抱

書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公又奏言查辦理賊匪餘黨一事其洪濟橋唐家

川等處從逆回民陸續搜捕勦殺已有五百餘名

縱有餘孽已屬無多至安定伏羌等處亦無需帶

兵搜捕毋庸海蘭察等在此幫辦臣即令明亮先

行馳赴

行在海蘭察額森特舒亮隨後亦即帶領侍衛官員起程

再土司楊宗業番兵一千二百名及保安土兵一

百名俱於六月二十三等日飭令分起回伊番地

訖又西安先撤回滿兵一千名寧夏先撤回滿兵

五百名亦於七月初一等日分起自蘭州起程其

西安副都統薩炳阿即令帶兵回陝奏入報

聞

二十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官兵于本月初六日殲滅逆回將割獲首級令前此被擒現尚監禁之韓三十九即韓阿渾及馬六十七逐一辨認據認出頭人馬作南馬三十五首級即于蘭州各門懸掛號令至生擒賊人內有馬良海受傷甚重於拏獲後斃命亦即梟取首級懸示訖其唐宗第等六犯傷重垂斃不能取供當即先行正法尚餘賊犯大小六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吳

名臣等詳細研鞫雖無緊要頭目在內擇其人稍明白于蘇四十三起事及盤踞華林山始終抗拒官兵情形畧為知悉可備訊問且傷痕尚輕不妨起解者馬達烏特韓四個韓三個三名同韓阿渾即馬六十七蕭得福共五名交待衛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管押于本月十二日自蘭州起程解送行在審辦此外傷重賊犯二十五名于取供後先行正法傷輕之三十一名于十二日致祭陣亡將士時正法同陸續正法之前次拏獲賊犯韓三十九一名又馬牢沙等六名及閏五月十九日官兵拏柵圍

攻後節次自賊營投出之老教二十名一併開單

進

呈奏入報

聞

二十二日

諭曰甘省監糧一案據阿桂等查奏開例之始全係私收折色並無實貯在倉而從前袁守侗阿揚阿欽差前往盤查據稱倉糧係屬實貯其言殊難憑信該省監糧既未買補則倉儲焉能足數此必當日地方官一聞查倉之信挪東掩西為一時彌縫之計其簽量人役均係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吳

地方官所管易於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稱並無虧短亦未可定當日州縣各官現在甘省者無難訊究得實著傳諭阿桂等即行確切訊究令將袁守侗等往查時該員等如何挪移掩飾其人役等如何通同弊混之處訊取確供據實覆奏

二十四日

諭曰據韓鏞富勒渾奏黃河北岸孔家莊一帶漫口現在會勘籌辦情形一摺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據稱關家莊朱家廠二處業已堵築斷流牛家場一處亦可尅日完竣惟有青龍岡大李家莊及孔家莊三處灘勢最低

河水涯注仍與灘平灘面俱係新淤現在於關家莊一帶設法墊路作子埝以禦漫水並可乘時趕運料物一俟新淤可以駐足即趕緊次第興工等語此次漫工關係運河緊要不比往常昭陽微山等湖經黃水淹灌湖身淤墊將來難以容納清水為濟運之地此等湖面寬濶又非尋常支河曲港可以人力挑濬者比是否應用混江龍刷泥之法俾湖底淤泥浮活清水逐漸汕刷湖身得以復舊收水濟運似亦補偏救弊之一端阿桂久經督辦河務於全河形勢及堵築宣洩各事宜最為熟諳且現在豫工不可無明練有識見之人為之主持指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吳

示阿桂此時查辦監糧冒賑一案已辦有頭緒將來全案完畢來京復命時即可順道就近先往豫東二省查看若已隄工合龍可以不必前去亦即有旨迎往所有韓鏞國泰等前後奏到各摺及屢次所降諭旨並御製河工誌事詩一首一併抄寄阿桂閱看令其詳悉熟籌據實具奏

恭錄

御製詩

河東總督韓鏞奏報儀封十堡漫口奪瀆詩以誌事
江南報漫隄邠睢魏家莊河南報漫隄南岸焦橋旁一甚

已致再屢念為傍徨那堪茲北岸奪瀆洪波汪先是被薩奏邠睢南岸魏家莊大隄於六月初一日漫溢過隄水勢甚洶湧嗣據韓鏞奏河南祥符南岸焦橋一帶漫水過隄旋即搶護斷流茲復據韓鏞奏儀封北岸曲家樓漫溢至七月十三日因東南風大漲勢全歸孔家莊下注曲家樓所堵築現在飭屬購料撥夫趕緊施工等語北岸近運河其害不可量覽圖幸散漫獨衝勢難當北岸曲家樓漫曹州歸趙王河至張秋西股由曹縣金鄉魚臺至南陽湖下注俱逼近運河雖幸而水勢散漫向非獨流成河頂衝致淤墊後慮正殷耳然必淤諸河後慮正未央陰金生水診調變漸乖常北洩南勢徐邠睢或少康急則治其標調遣資南方孔家莊上游漫口則江南魏家莊轉易竣事因迅即赴豫幫辦并令李奉翰與薩載察看情形如魏家莊水勢平緩即令李奉翰星馳來豫會同督辦今據薩載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吳

連日黃水陡落二三尺瀆勢平緩場下已有停沙乘此進埽廂築施工較易此即曲家樓奪瀆自必因江南河流致惟亟救災黎賑卹命妥詳各該處漫水經過被淹民田實力查勘加意撫恤庶幾各該處各該督撫督率屬員毋使災黎一夫失所冀速堵溝槽築壩籌宣防於外灘築故道所辦頗中窳要 夙夜以憂心民艱愍南望

公偕李侍堯奏言 臣等查辦監糧一案將捏報災賑之道府州縣通行查核自乾隆四十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假捏結報之道府直隸州共五十三員各州縣內未捐監辦災者祇有十六員其止捐監而未辦災者四十六員捐監報災者一百十二員其收捐監生自數百名至數千名不等開銷賑恤

糧數自數千石至數萬石不等_臣等連日將現在省城各員嚴切訊問據供餽送上司代辦物件往來支應捐修工程日用花銷各款大概相同伏查各省報災皆由災民呈訴地方官勘報後又經府道等逐層查勘始具報成災分數甘省則一屆夏秋各屬紛紛具報而其准否輕重則總督與藩司面爲商定厚薄因人而施多寡惟意所欲除首縣供應各上司每年俱准多開外其他或藉口衝途差務之賄墊則浮冒亦多至地居偏僻缺亦不甚清苦如狄道河州等處而多開賑糧者大抵皆善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五

於逢迎及加意餽送之人藩司多給實收非酬其素日之殷勤卽冀其將來之答報捐監既多不得不重報災賑以開銷總之通省大小各員聯爲一氣冒賑分肥遂至積成弊藪牢不可破在各州縣既藉冒賑爲侵漁之地勢不得不稍爲給散及冬間捐辦煮粥施衣等事以掩人耳目邊地窮民本無必欲報災之念轉得年年食賑並可邀恩蠲緩亦所樂從是以歷年以來並無出而控告此皆實在情形也雖現在各員所供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而其浮冒侵漁情弊業已水落石出無難定案再

此等劣員愍不畏法爲天理所不容在我

皇上所以嚴行窮究止欲剔除官吏積弊使百姓實受賑

恤之意原非靳惜監糧爲若輩所花銷而

國家數百萬裕糧亦不可懸宕無著况此等貪黷之

吏卽將家產查抄入官亦不足抵其浮冒之數豈

可使尚擁厚貲是以陸瑋鄭陳善楊惠言蔣重熹

四員_臣等接奉革職拏問

諭旨卽一面將伊等任所資財查封備抵並行知前任蘭

州府知府蔣全迪原籍任所督撫一併查抄至道

員劉光昱任所貲財亦已查封存記以備分賠其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五

已離任而尚在甘省之陳鴻文等十一員_臣等另

行查辦外其原籍並查明移咨辦理至已離甘省

各員凡冒銷賑糧者應請

旨交吏部查明各該員旗籍及現任處所

勅交畱京王大臣及各督撫按名查封毋令隱匿寄頓並

卽轉飭訊問各該員令其逐一供認如已得實卽

可定擬具奏如或狡飾卽派員解甘質審歸案辦

理其在甘各員因一時乏人委署暫緩叅革查封

俟揀發人員到甘亦卽分別查辦奏入

諭曰甘省大小各員將災賑監糧侵吞舞弊上下聯爲一

氣茲阿桂等在甘查辦其積弊始得盡破現在阿桂等
屢次查奏俱已得實朕向有句云不爲已甚去已甚今
甘省積弊竟至已甚不可因罰不及衆仍存姑息朕實
無可如何矣所有捏報各道府直隸州知州內除按察
使福寧首先供出且經手事件較多暫行畱任外其現
在甘省道員奎明文德王曾翼永齡四員現任甘省各
知府及署任知府宗開煌彭永年彭時清鍾廣起汪阜
鶴張金城郭斐李本楠又現任甘省直隸州及署任知
府侯作吳黎珠趙明旭與德謝桓宋學淳董熙厲學沂
俟簡放分發人員到甘卽著阿桂等傳旨將該員等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四

三

併草職歸案審辦其離甘省各員現任鹽運使程國表
原任布政使福明安現任道員觀祿前任甘肅知府及
現任知府潘時選董元圮周人傑諾明阿富斌德明郭
昌泰觀亮前任甘肅直隸州知州及署知縣博赫彥方
奇明姜興周朱蘭王汝地各員又在京供認捏災冒賑
及饋送王賈望銀兩之前任武威縣知縣朱家慶一員
俱著革職交閩京辦事王大臣及任所原籍各督撫將
該員提訊錄取確供具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公偕李侍堯畢沅奏言伏思陝甘二省乃三秦重
地東連豫晉西達新疆北控邊城南通楚蜀兼以
崇山峻嶺重複迴繞西面則番族環居內地則民
回錯處習俗剛勁爲自古用武之地仰蒙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聖明燭照

睿慮周詳以陝甘二省近年以來各營官兵裁撥太多地
廣兵單節次

特降諭旨令 臣 等酌量添設誠慎重邊陲爲永遠枚寧之
至計也惟是添兵之大要有二一則督提鎮標各
有兵數千屹然巨鎮勤加訓練平時既可資彈壓
臨時又足以供調遣一則緊要營堡各有兵數百
分防駐守時加稽察則聲勢既可聯絡奸宄不至
潛藏查甘肅提督四鎮除提標及寧夏鎮標毋庸
議添外其督標五營地居省垣控制宜嚴現存實

兵一千五百三十八名今請設兵三千名應添兵一千四百六十二名肅州控扼嘉峪內外為新疆門戶地居衝要現存實兵一千八百三名今請設兵二千四百名應添兵五百九十七名西寧鎮標現存實兵二千二百九十五名今請設兵二千五百名應添兵二百五十五名涼州鎮標現存實兵二千一百四十五名今請設兵二千三百名應添兵一百五十五名河州以協改鎮現存實兵九百十名今請設兵二千名應添兵一千九十名陝西撫標現存實兵七百五十名今請設兵一千名應添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二

二百五十名提督從前本駐固原為甘省東路襟喉且其地去西安蘭州均不過六百餘里呼應既兩省可通而西控鞏秦北連延慶均有指臂相聯之勢自乾隆二十九年移駐西安固原改設總兵兩處額兵隨亦裁減現存實兵一千三百五名今提督仍駐固原改設提標五營請設兵三千名應添兵一千六百九十五名至西安提標現存實兵一千七百四十五名提標業已移駐固原雖有將軍副都統大員不能兼轄綠營若歸入撫標統轄究係文臣不能專心訓練且提標所屬潼關富平

宜君等營俱在西安東南如仍令固原提督管轄亦恐鞭長莫及請設兵二千一百名應添兵三百五十五名分中左右三營另設西安鎮總兵一員專司操演兼轄附近營汛其兩營官弁即隨提督移駐固原至陝西延綏興漢二鎮其延榆一帶外接土默特鄂爾多斯阿拉善諸部落久為臣僕中毗連山谷險阻林木深邃周圍三四千里最易納匪藏奸關係緊要舊存實兵一千四百七名今請設兵二千名應添兵五百九十三名至緊要營堡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三

如河州鎮屬之循化起台保安臨洮西寧鎮屬之貴德南川北川巴燕戎格巴暖碾伯肅州鎮屬之嘉峪關紅崖堡梨園洪水南古城馬營墩涼州鎮屬之莊浪岔山口安遠張義堡寧夏鎮屬之花馬池同心城靈州橫城西安鎮屬之潼關神道嶺慶陽紅德長武邠州西安城守與漢鎮屬之白土漁渡紫陽七里關舊縣關陽平關寧羌畧陽漢鳳漢中城守興安城守固原提屬之靖遠下馬關蘆塘西安州永安堡八營堡洮岷鞏昌秦州平涼階州文縣西固岷州舊洮蘭州城守紅城苦水各等處

現有兵額均不敷防守應請添兵自數百名至數十名不等庶可以守要隘而備捍衛至安定爲鞏昌分汛相距不及二百里駐兵百名把總一員足資防守臣等通盤核算甘省添兵六千五百八十二名陝省添兵六千三百五十八名統計二省衝繁扼要營汛共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名除勒爾謹於上年

奏准酌復公糧兵二千名外現在實添兵一萬九百四十名臣等又查向例添兵必須多添將備等員弁於所添兵額內又多佔養廉名糧於事無益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四

以提督移駐固原所有請設西安鎮止須安設中左右三營將前後二營遊擊守備以及千總外委等一併裁移固原以復五營舊制至河州設鎮應添左營中軍遊擊一員卽以陝西紅德城遊擊裁移守備一員卽以永安守備裁移至循化廳控制番回尤關緊要本設兵八百名舊設遊擊一員尙不足以資彈壓應以鎮海參將移駐而以循化遊擊改駐鎮海之丹噶爾又循化應添守備一員卽於哈拉庫爾裁移紅城堡應設守備卽以永固協屬之黑城都司裁改其餘各該處應添千總外委

等亦均於各營內籌酌裁改總期添兵萬餘而將備毋庸多議以歸實用再前奉

諭旨兵丁有馬步守三項之分各省大約以馬三步七爲率今既酌爲添設不如此將馬兵酌添六七千名伏查陝甘兩省各營制有馬步各半者馬二步四者馬三步守各半者有馬三步三守四者俱屬參差不齊大約提鎮各標地居都會及各府平原曠野馬兵自較步守爲優而操演亦易得力至僻遠險要營分跬步皆山路徑叢雜無所用騎又應多設步守臣等按各該營舊制於新添兵一萬二千九百四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五

名內共請添馬兵五千五百八十一名步兵四千二百四十四名守兵二千九百五十五名外添公費馬步守兵共二百十名至金城關離省城不過二里逼臨黃河與省城聲息相通似可毋庸添兵且該處地方逼窄祇可安設汛兵防守巡緝不能駐扎將領大員是以未列添兵單內奏入上敕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尙書額駙公福隆安等議言查向來西安將軍原設滿洲兵七千名節經移駐裁減止存三千七百餘名所有西安提標現存之兵應請添足二千一百名照成都將軍兼

轄漢兵之制設立軍標中左右三營卽令該將軍一體管轄與滿洲兵就近訓練以成勁旅其另設西安鎮總兵之處應毋庸議至河州西安肅州涼州寧夏安西與漢固原等處各提鎮所屬營堡如循化起台等處或關隘層疊或汎廣差繁在在俱關緊要應如所議河州鎮屬之循化營請設兵八百名應添兵三百三十名保安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三百三十八名起台堡請設兵二百五十名應添兵一百五十三名臨洮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一百六十五名大通協請設兵六百名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六

添兵一百三名永安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一百十七名鎮海堡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五十三名貴德營請設兵七百名應添兵四百五十五名南川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二十名亦雜石營請設兵八十名應添兵十六名千戶庄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二十五名北川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三十四名巴燕戎格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五十一名巴暖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十八名康家寨營請設兵六十名應添兵二十名訛思觀營請設兵四十名應添兵十三名

碾伯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四十名肅州鎮屬之嘉峪關請設兵三百五十名應添兵七十九名鹽池堡請設兵八十名應添兵四十一名紅崖堡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三十一名梨園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七十五名洪水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六十名南古城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八十四名馬營墩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十七名涼州鎮標五營三邊重守控制羣番請設兵二千三百名應添兵一百五十五名涼州鎮屬之莊浪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一百五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七

四名岔口營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九十四名安遠營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六十六名古浪堡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六名黑松堡請設兵八十名應添兵二十二名武勝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七名張義堡請設兵一百三十名應添兵七十三名西把截營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三十一名寧夏鎮屬之花馬池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一百三十三名同心城營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十七名惠安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十一名章州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十一名靈州營請設兵四百

名應添兵九十三名橫城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
 應添兵二十一名西安城守營請設兵三百六十
 名應添兵八十一名慶陽協請設兵三百五十名
 應添兵八十二名長武營請設兵二百二名應添
 兵七十一名邠州營請設兵一百九十名應添兵
 六十三名涇州營請設兵一百五十五名應添兵三十
 三名潼關協請設兵六百五十五名應添兵一百六十
 名神道嶺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十二名
 興安城守營請設兵三百二名應添兵一百十二
 名白土路營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五十名漁渡
 路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五十二名紫陽營請設
 兵四百名應添兵一百二十名七里關營請設兵
 二百名應添兵六十一名舊縣關營請設兵五百
 名應添兵二百九十六名漢中城守營請設兵六
 百名應添兵一百十八名漢鳳營請設兵五百名
 應添兵九十九名陽平關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
 兵六十五名寧羌營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一百
 三十六名畧陽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二十七
 名固原城守營請設兵五百十五名應添兵一百
 五名靖遠協營請設兵四百十名應添兵一百六

名下馬關營請設兵二百二十一名應添兵五十
 九名蘆塘營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六十六名西
 安州營請設兵一百十名應添兵二十九名八營
 堡請設兵六十七名應添兵二十名洮岷協營請
 設兵六百三十五名應添兵八十五名階州營請
 設兵四百二十名應添兵五十九名文縣營請設
 兵二百八十名應添兵三十名西固營請設兵二
 百四十名應添兵四十七名岷州營請設兵一百
 六十名應添兵四十四名舊洮營請設兵二百一
 十名應添兵六十八名秦州營請設兵二百三十
 名應添兵二十八名鞏昌營請設兵六百六十名
 應添兵三百五十四名鞏昌營應駐兵一百名即
 於鞏昌營撥足一百名蘭州城守營請設兵五百
 一十名應添兵一百五十名金縣營請設兵五十
 名應添兵十三名紅城堡改設守備營地當孔道
 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七十一名苦水堡請設兵
 五十名應添兵三十名平涼城守營請設兵五百
 名應添兵三百五十三名至所議外添公費兵二
 百十名尚係相沿成例現在欽奉
 上諭各省營伍所有賞卹等項俱著於正項支給等因欽

遵在案其所請外添公費兵應毋庸議又添兵必須增設將備等員應如所議西安提標現已議歸西安將軍管轄應即將原設提標之中左右三營作為軍標其應設中軍副將一員即以原設中營遊擊改補應添設中營中軍都司一員其中營守備及左右二營遊擊守備千把外委等俱有原設員弁無庸增設至固原移駐提督應添設兩營即以西安原設提標前後二營遊擊守備及千把外委等員弁裁移固原至河州設鎮應仍設左右二營其左營應添中軍遊擊一員即以陝西紅德營

同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十

遊擊裁移其原設都司一員改為右營都司守備一員即作為都司中軍左營應添千總一員於臨洮營裁移右營應添千總一員於寧夏興武營裁移應添把總一員於哈拉庫圖爾營裁移應添經制外委二員即在左右二營額兵內拔補又循化應添中軍守備一員於哈拉庫圖爾營裁移應添千把總各一員於寧夏中衛營裁移應添外委二員即在該營額兵內拔補其鎮海營改設遊擊即將舊有千總一員作為中軍哈拉庫圖爾營應添千總一員於大通協裁移貴德營應添把總一員

於永寧裁移應添外委一員即在該營額兵內拔補永安營舊有千總一員即作為該營遊擊中軍千總保安營應添把總一員於肅州金塔寺營裁移寧夏興武營舊有把總一員即作為都司中軍紅德城營原駐遊擊既撥移河州鎮標其紅德城營以延綏鎮波羅協清平堡守備移駐其清平堡事務以寧塞堡分防寧條梁汛把總移駐所有寧條梁汛即以清平堡經制外委移駐至紅城堡應設守備一員以永固協屬之黑城都司改補同原設弁兵按數移駐其紅城堡把總一員同兵丁移

同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十

駐黑城堡止留原設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員額外外委一員其餘經制額外外委各一員一併移駐紅城堡改屬涼州鎮管轄其餘均應如所議辦理奏入得

旨允行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查甘省額設兵五萬六千六百零一名除節次裁撥移駐扣留公糧並公費養廉屯防兵二萬二千九十七名外實存兵三萬四千五百零四名陝西額設兵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名除節次裁撥移駐扣留公糧並公費養廉屯

防兵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外實存兵二萬一千四百十八名通計陝甘二省共存兵五萬五千九百二十二名較原額少兵三萬五千二百七十一名內歷年裁撥移駐新疆眷兵九千七百六十六名各官養廉公費兵九千九百七十五名屯防兵七千八百五十四名扣存公糧七千九百三十名至公糧因何扣存不補之處查係乾隆二十一年前督臣黃廷桂任內因陝甘兩省辦理軍需綠旗各營公私借墊頗多欽奉

諭旨免其扣抵奏准於兩省兵數內酌扣公糧十分之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三

共銀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兩通融彌補嗣於二十六年扣案清完即將此項節省銀兩歸入新疆經費項下調用支銷至畢沅前奏陝甘此時兵力合計不過萬餘一節其意因固原鎮雖屬陝西提督管轄而所管各營則在甘肅地方故未列入且彼時提標及興漢延綏兩鎮俱已派調兵數千是以此止剩萬餘其甘省存兵雖尙有三萬四千餘名但一提四鎮與各協營以至嘉峪關外安西河州靖遠三營東西南北相距數千里地方遼濶堡戍繁多所有額兵除派安墩汛隘口及遠近差使外

其實在存營差操兵已屬寥寥且逆匪起事時省城一帶兵力單弱遠處徵調緩不濟急倉猝之際更不免左支右絀此當日實在情形也再部中所查兵數與現在迥不符合其故總因養廉公費俱佔名糧一經裁移改撥牽混不清不特難於查核且恐易滋弊竇應請嗣後陝甘兩省每年造具兵冊送部時將實在馬步守兵爲一冊其養廉公費兵另爲一冊如此則案牘不致混淆而支銷各有定數較爲妥善如蒙

俞允並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三

敕下該部通行各省均照此辦理奏入上敕原議大臣一併議奏旋經尙書額駙公福隆安等議言查陝甘二省現存實兵較原額數共少三萬五千二百七十一名業據大學士公阿桂等酌請添補經臣等議准具奏至兵丁賞卹銀兩現奉諭旨俱於正項支給報銷所有陝甘扣存公糧公費各款應令該督撫各按省分將實在正額馬步守兵爲一冊其屯防移駐各兵另爲一冊分晰造報庶額兵

定數相符不致牽混滋弊併通行各直省一體遵照辦理奏入得

旨允行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竊照營伍之制其應歸各提鎮管轄者必須遠近適中始足以重操防而嚴控制陝甘二省現已遵

旨增添兵額以備捍衛所有各路營協堡汛有宜斟酌變通者如西安提督仍駐固原除應設中左右前後五營外其原屬固原鎮之固原城守靖遠蘆塘西安州永安堡平涼秦州鞏昌九營應改歸固原提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十四

督統轄又西安提督原管之慶陽協紅德涇州兩營應仍歸固原提督統轄西安添鎮仍設中左右三營外其提督原管之西安城守潼關協神道嶺商州金鎖關富平西鳳宜君各營應歸西安鎮統轄又邠州長武二營原隸慶陽協查該營在陝西地方距西安較近應改歸西安鎮統轄河州改鎮應設左右二營外其原管之循化保安起台臨洮並撥歸固原之洮岷舊洮岷州西固階州文縣蘭州城守各營俱仍歸河州鎮統轄又紅城苦水二營向係蘭州城守所屬該二處在莊浪迤東七十

里至一百二十里距涼州較近且在黃河迤西應改歸涼州鎮屬之莊浪營參將管轄至肅州鎮向轄金塔永固二協嗣於乾隆四十二年將肅州口外之安西協將等十一營汛改歸肅州鎮屬所轄不為不多而永固協所屬各營俱在甘肅地方向來一切文移由甘州提督咨行肅州鎮復由肅州行文永固往返紆迴每至稽遲貽悞應將永固協並所轄甘州城守大馬黑城洪水馬營墩山丹硤石梨園南古城十營堡改歸甘州提督統轄不惟文移往返不致紆繞而一切考驗巡查俱為近便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十五

於軍政大有裨益奏入

上敕原議大臣一併議奏旋經尙書額駙公福隆安等議言應如所奏辦理至西安現經臣等議請設立將軍標其提督原管西安城守一營近在同城應卽歸將軍管轄其潼關協神道嶺商州金鎖關富平西鳳宜君各營及慶陽協屬之邠州長武二營應仍歸固原提督統轄以符舊制而重責成奏入得

旨允行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陝甘二省兵丁遇有紅白賞卹事件向來於惠濟項下動支陝省原有銀六萬

三千兩甘省原有銀十一萬三千餘兩俱交商營
運每年所得息銀除賞給兵丁紅白事件外尚有
盈餘自乾隆三十三年停止以後所有陝省惠濟
銀六萬三千兩又以息作本并存剩息銀二萬六
千七百七十餘兩甘省惠濟銀十一萬三千餘兩
又以息作本并存剩息銀共十五萬三千四百餘
兩概行撥充兵餉等項其陝省兵丁紅白賞銀在
朋合銀內支給甘省兵丁紅白賞銀在裁馬改步
節省銀內支給查裁馬改步及朋合二項銀兩雖
係各就營中通融節省而其實仍歸於開銷帑項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一

况甘省現請添兵六千五百餘名內添馬兵二千
七百餘名所有裁馬改步節省銀兩自應仍撥充
現添馬兵之用若既添馬兵而復摘缺停補於體
制更屬未協至陝省現添兵六千三百餘名朋合
一項亦恐不敷支給皆須另請動款撥補伏思

皇上添設陝甘兩省兵額原為捍衛邊陲起見不惜多費

帑金第

國家經費有常亦不可不通盤籌畫前各省撤回惠
濟銀兩緣生息名色

特赦停止查此項銀兩雖屬交商營運而所獲息銀俱為

預備賞卹兵丁之費

國家本無取利於其間臣等公同籌酌陝甘兩省現
請添兵一萬二千九百餘名並原有兵五萬五千
九百二十二名其從前惠濟銀兩似當仍請復設
惟查原定交商營運甘省係一分五釐起息陝省
則一分五釐一分二釐不等定數未免稍重可否
仰懇

天恩概定一分二釐以下行息餘俱照舊例遵辦再

桂前在雲貴知該省自停止生息銀兩後所有兵
丁紅白事件俱以裁減兵額節省銀數充賞查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二

黔等處俱係邊陲兵力亦不宜單弱若將生息銀
兩復舊即所裁兵額仍可補足於防守實為有益
其他四川閩廣或係邊地或係海疆亦關緊要容
俟臣阿桂回京後查明再行請

旨辦理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請酌復惠濟銀兩以裨營伍一摺固為
兵丁需費起見添兵自當添賞卹然總屬無多且現在
所有兵丁其賞卹本即動用正項豈果有不敷之處以
致不行賞卹乎若奏聞國家賞兵之費藉商營運支給
其名究屬不美况現在戶部庫項充盈即陝甘二省添

設兵丁所需紅白賞卹費用較多原當開銷正帑著傳諭阿桂李侍堯畢沅所有此次添兵之費及將來甘陝二省兵丁紅白賞卹事件俱著動用正項開銷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 臣等遵

旨確查甘省奏請添建倉廩一節查工部單內所開甘省自開捐以後共請添建倉廩二十七案 臣等將各廳州縣未經開捐以前倉間糧數與詳請添建時現存糧數比較內西寧大通靜寧三州縣合監糧常平額徵各項糧石而計尚不及乾隆三十九年以前舊存糧數此外隆德淵泉安西玉門敦煌肅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六

州高台古浪三岔州判禮縣西和清水徽縣成縣洮州廳十五廳州縣雖查詳請建倉時糧數比從前增減不等但甘省捐監現據各該員供稱俱係以銀折糧並不買補還倉其實貯糧數仍較舊糧短少 臣等伏思建倉所以貯糧今糧石既無盈餘何用添設廩座明係該員等借添建為名以為侵蝕公帑之計此等捏報劣員即係現在審明冒賑開銷之人將來歸案辦理時自當一併定擬完結但該員等種種藉端捏冒情節更重俟分發人員到甘即先行參草審辦所有西寧隆德十八廳州

縣添建廩座二十三案應請

勅部無論曾否建蓋概不准開銷其部中已銷者查明詳請之員及各上司分賠未銷者即行扣除如銀兩業經給發即一併追繳至撫獎廳及張掖永昌二縣所存糧石較多舊有倉廩不敷藏貯向來皆係借賃民房廟宇堆積添建尚係有因但是否實在蓋造亦難憑信 臣已派軍機司員敷倫泰前往查勘另行具奏奏入

諭曰甘省監糧一項既屬紙上空文乃該員等復借建倉為名恣其侵冒是又於冒賑開銷之外設法侵欺其情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九

節較之冒賑各員更重將來審明定案時必當加倍治罪以為貪婪狡詐者戒

十八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撒拉爾回人分居十二工離循化地方近者數里遠者數十里皆地處邊外與諸番邊界毗連其風俗情形迥非內地可比今逆回蘇四十三等已就駢誅新教餘孽俱已剿除淨盡 臣等查十二工地方惟漢火寺孟達夕廠三工俱係舊教並無新教其蘇四十三所住之查家工韓二個所住之清水工及張朶別列草灘崖慢蘇只

街子打蘇古等七工俱係新舊二教錯居現在止存舊教二千六百四十八戶其新教業已殲除所有遺存籽種地共二百三十四石零應上額糧十九石零並查各工地畝多係山頭地角依崖傍壑零星沙地不成片段等伏思逆回所遺田土現散在九工之內若令內地民人前往耕種則一村之內民少回多勢不能彼此相安若於各工零星安設汎地少則孤懸邊外難資彈壓多則徒費錢糧臣等公同籌酌此次勦除逆匪所有隨同打仗之舊教回人頗爲奮勉出力其節次打仗傷亡土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三

兵共有三百三十餘名現在造冊咨部議卹可否迎邀

皇上天恩卽以逆回所遺之田土賞給陣亡士兵等家屬交土司韓煜韓光祖確查田土數目酌量人戶多寡均勻派撥令其佃種按舊則輸糧仍由循化廳徵收伊等每人名下所分籽種地不及一石無慮地廣力增在衆回効順捐軀者受賞獨優亦必益深悅服而陣亡之戶荷蒙

恩賞得以安居樂業尤必感激

聖慈輪忱向化奏入

上從之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等前奉

諭旨令將蘭州省城展寬跨山臨水仰見我

皇上慎重巖疆圖維久遠至計伏查營建城垣必須佔據形勢方可設險衛民大抵因山爲城則當包括山之岡脊若在平坦處建築又須距山稍遠蘭州北臨大河西南兩面俱山嶺重疊惟城東一帶地稍平衍省城舊係州治規模本小其後添築三面外城不過就民居所至隨意築治全無遠慮所以與龍尾山地勢緊接外城西南之安定門離龍尾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三

尙有一百四十餘丈外城西門至龍尾山則僅止數十丈且山高於城此次撤拉爾逆回一至蘭州在龍尾山憑高向城攻打守城兵夫無可遮蔽且該處商賈湊集民居稠密又未預畱火道居民牆屋直接城垣賊匪攀援攻撲是以卽日而破然至外城失守賊匪力攻大城西門雖壘城券洞俱被燒燬而大城終能固守無虞者則以賊至城下勢須仰攻我兵登堞俯臨木石俱可擊退也但外城之破究係以險資賊卽使繕修高峻仍不足恃茲蒙

聖明指示將西南城垣展寬至龍尾山梁俛西關一帶居民及華林山之半俱包入城內實足以壯觀瞻而資控制惟是龍尾華林兩山中有水磨溝一道山水發時其勢頗猛難以跨築垣牆且龍尾山土鬆沙汕每遇大雨時行即衝成溝坎或數丈數十丈不等若於其上建築基址既不能堅實斷難經久臣等公同商度惟有將大城向東展寬西自外城安定門起由拱蘭門迤東至風神廟後又自通遠門東南角起由迎恩門至廣武門北角止共擬新添城垣計長一千一百七十餘丈連舊城五百五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十九丈共一千七百二十餘丈週圍約九里有餘雖東北地形稍覺狹窄而限於大河不能展拓其西南二郭城俱擬拆去共去舊城二千餘丈所有大城甕城俱擬多添一層以為重關保障所有西南兩關廂居民勸諭遷移撤去房屋空出城面寬甕火道則崇墉夾峙可以捍制邊陲至華林山近在城西數里並可倚為屏蔽應於其上築營堡一座移督標右營一營官兵在彼駐劄並於龍尾山上相對大城西南一帶擇據形勢安設空心大墩四處即於右營兵丁內輪派駐守平時則氣象更

覺嚴整有事則東可以護衛大城西可以應接華林山營聲勢聯絡更足以資彈壓至此次籌改添建各事宜工費浩繁且為永遠救寧之計必須鞏固堅實應請
旨派熟悉城工之大臣一員帶領工部司員至蘭逐一詳悉勘估方可興工辦理奏入得

旨允行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臣等屢奉
諭旨籌辦善後事宜除添設兵數改繕城垣專摺具奏外謹將應行事宜酌議數條恭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御覽一蘭州省城舊存子母礮十六尊僅與鳥鎗無異施放不能及遠又威遠礮八尊子重十六兩至二十兩轟擊稍遠而施放時易於跳動難得準頭俱不甚得力况年久亦多損壞此次攻勦賊匪照四川劈山礮式樣製成二十尊並於涼州調到食子六十兩大礮四尊轟擊頗為得用又查涼州鎮屬各營舊貯大礮一百六十六位係前明萬曆年間製造歷年久遠多有脫落炸壞各營視同廢鐵其存貯涼州城內不過二十餘尊餘俱散貯各營堡容臣李侍堯特派熟悉礮位專員逐一勘驗將無用

廢礮盡行銷燬試演堪用好礮分貯督撫提鎮駐劄各城如尙不敷揀選涼州匠役鑄造大神礮位酌定數目分貯至劈山礮亦應多為製造督撫提鎮大標約計兵丁二百名即給一尊並飭各營時常操演試放以期有準其陝西各標營亦如此照辦一回教相沿已久而新教則自馬明心口外回家妄謂西域得有真傳黑回厭故喜新俱為煽惑以致蘇四十三等肆逆不法今經此一番懲創之後各處回民感懼愧悔出於至誠凡已習新教者俱仍改從舊教現已嚴飭各屬將新教禮拜寺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吉

行拆毀如查有私行傳習陽奉陰違者照邪教律從重辦理並曉諭回民不許稱阿渾名目於回民內揀選老成之人令其充當鄉約隨時稽查互相勸誡其舊俗相沿念經禮拜仍聽其便不准添建禮拜寺及收畱外來回人居住日後如有復倡異教者即行首告指拏如該處實無新教每年令鄉約等聯名具結一次彙齊咨部查核仍先通行出示曉諭如此立法則新教自然淨盡一撤拉爾回人散處十二工環遠循化廳地方每年納糧八十

三石至循化廳河州蘭州等處或貿易裁褐販賣

牛羊本不禁止並有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以致新教黨羽漸熾與舊教互相仇殺起釁滋事此皆平日地方官不稽查拏究遂至養癰貽患應請嗣後撤拉爾回人不准復充循化廳河州衙役及營伍兵丁亦不准其任意至內地行走其有在各州縣村鎮貿易者由循化同知給與照票定以限期事畢即令回巢將票繳銷不許在各處逗遛並責成保安起台堡老鴉關駐守弁兵嚴切盤查稽其出入仍隨時訪察毋令內地游匪潛往各該處煽惑滋事亦不得借此勒捐需索違者皆重治其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吉

罪凡甘省各屬與番地土司境壤毗連者均應一體仿照辦理一鳥鎗為閭閻自衛之資從前曾奉諭旨不必概行收禁况番回山居野處平日打牲為業勢難禁用鳥鎗至硫磺為配製火藥所必需甘省河東各年配造火藥取資於蘭州庫貯駱狐泉採獲之磺河西各營取資於肅州玉門庫貯牛尾山採獲之磺如果開採時並無透漏封閉後不敢私挖番回何從私行偷買實皆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嗣後飭令該管文武員弁於封閉磺洞選派妥役嚴行稽察屆開採時多派兵役嚴查又聞秦州等

處產礦亦有零星偷挖販賣者應通行嚴查封禁不許絲毫透漏至律載內地私販硫磺五十斤炤硝一百斤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圍販知情者俱照私販律治罪應飭各地方官嚴查內地舖戶如有將前項礦斤聽番回潛行購買貪得重價或不法商民在番回土司地方私賣硫磺並私熬炤硝者均照私販及偷買律加等治罪仍令該管文武大員嚴飭所屬實力奉行並令將有無私賣情弊按季結報如敢虛應故事致滋弊竇一經發覺將文武各員及失察各上司一併嚴加叅處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三

新疆各城回眾以墨克地方為回教之宗主而內地回民又以新疆等處經典多而流傳為較真前奉

諭旨俟將來事竣後傳諭新疆各路辦事大臣嚴密查訪毋許內地回民在彼學習回經致生事端實為杜漸防微之至計臣等尙恐各城將緣事回民發至內地此等大概皆不安本分之徒與內地回民皆係同教倘因其自西而來以為得其真傳或又相煽惑均未可定應請

敕下新疆各路大臣此後各城回民有犯發遣等罪者於

各城互相安插不必改發內地於杜絕新教根株之法更為周備一循化地方已於添兵案內改駐叅將一員設兵八百名足資彈壓至循化同知係乾隆二十六年移駐該處原定疲難二項中缺應歸部選惟是該地番回錯雜一切撫綏控馭必得幹練之員方可勝任實非部選人員所能經理應請嗣後改為疲繁難三項相兼要缺在外揀員題補又河州太子寺距州一百二十里向設州判一員嗣於乾隆四十一年裁汰查該州地方遼濶漢回雜處其東隅之景古城離州城二百四十餘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三

附近之崦嵫關即係番地又正東之黑石山南之三渡水等處俱離州城一百八九十里及二百餘里不等均係習俗黠悍之區一切稽查匪類撫馭番回該州鞭長莫及應請仍復舊制於適中之太子寺地方設立州判一員分防稽察其衙署及分駐事件各循其舊又該管之蘭州道原係驛傳兼巡蘭州向為衝繁難兼三要缺嗣因驛傳改歸臬司管理定為中缺歸部銓選伏查蘭州道雖只一府然地居省會為兩河扼要應仍改為衝繁難兼三要缺請

旨揀放庶人地相宜於體制亦屬允協奏入

上敕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軍機大臣議言均應

如所奏辦理至私販硫磺及私熬硝磺若在番回

土司地方售賣雖非內地私販可比查例載附近

苗疆五百里以內民人煎挖窩囤與販硝磺事發

計斤定罪以次遞加五十斤以上者杖一百流二

千里至百斤以上者照合成火藥賣與鹽徒例發

近邊充軍又例載凡商漁船內夾帶違禁硝磺等

物接濟外洋者船戶以通賊論斬舵工水手知情

者同罪各等語是私販硝磺定例內地與邊疆各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有專條而境內私販與出境偷賣輕重迥異今該

省境接番回其私賣硝磺關係尤重應請嗣後該

省秦州等處產磺地方如偷挖熬煎番回土司地

方私賣係在內地者不得照尋常內地之例問擬

應比照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內私販之例計斤定

擬分別軍流從重科罪若偷賣出境與外地番回

交易應比照商船夾帶出洋論斬知情同罪之例

審擬庶足以示懲創而嚴關守奏入得

旨允行

公又奏言臣節次奉到河工

諭旨並

御製河工誌事詩敬謹詳讀仰見我

皇上屢念懸懸無時或釋查儀封漫溢黃水北支由趙王

河沙河至張秋入運東歸大清河入海南支則由

曹州魚臺流入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入江南運河

臣思黃流既經穿連運河恐致淤阻若目下回空

糧艘不能行走所關甚要本日接奉初三日

諭旨並抄寄各摺臣閱國泰摺所稱入運黃水既由大清

河宣洩以為順利較前不致過為湍激並無淤墊

其水黃色已淡回空糧艘將戴廟荆門等閘相機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啓閉無阻運行其南流之水係由舊運河故道中

間下注寬約四五里已至江南沛縣等語是現在

黃水溜勢南趨分數居多東省運河諒可無虞但

溜勢既入江南仍須由江南運河下注所慮又在

江南運河然亦不如亟堵平時入運之水騰空運

河使黃水傍有去路不致壅遏生患想薩載自必

遵

旨通盤熟商詳悉妥辦此時惟有迅速堵合漫工俾黃水

得歸故道河湖一帶俱可安流據韓錄富勒渾奏

連日晴霽料理四路可通該督等諒已上緊施工

以期早為堵合惟是

皇上宵旰憂勞臣荷蒙

委任不能即至工所竭盡心力會同籌畫稍為

聖主分憂悽悽寸忱倍深焦急現在冒賑一案大局已定

即可分別定擬其有續行解審人犯俱可交督臣

李侍堯歸案辦理臣俟諸務料理完畢即起程馳

赴豫工會同趕堵漫口以冀上紓

睿慮奏入報

聞

二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辛

諭曰阿桂現在查辦甘省一案自已漸有就緒即此時倘

未定案並有各省審訊人員陸續解甘質訊者俱可交

李侍堯歸案審辦遵前旨一併分別定擬具奏現在豫

省河工漫口開挖引河築挑水壩及堵塞合龍事宜最

為緊要阿桂即可將甘省審案一面交李侍堯辦理一

面起程赴豫督辦

九月初四日

公奏言臣查辦甘省監糧冒賑一案兩月有餘嚴

加究問俱已和盤托出所有全案關鍵已得頭緒

已清即有一端一節尚須清釐者督臣李侍堯皆

可以隨事核辦而各員之罪莫大於冒賑侵肥是

以現與李侍堯詳悉酌議將分別定擬緣由另摺

具

奏至善後事宜亦已次第辦理陸續奏蒙

聖鑒在案現在應訊各員業將侵冒分肥各款逐一供吐

此外甘省既無應訊之員而坐待揀發補放人員

及由京並各省應解人犯到後定案未免曠日持

久臣思此次青龍岡漫口

皇上因關係運道憂勞倍於往常臣荷蒙

委任不能即至工所會同籌畫稍為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辛

聖主分憂已覺寢食靡寧若無事坐待倍深焦急况十八

日接奉

諭旨並寄發李奉翰等各摺知現在一面先於壩工淺處

趕緊輾鑲深水處即行進埽一面將引河開挑深

通但引河工數較長淤墊較厚即加夫分數趕緊

備挑亦須五十餘日等語臣於此時起程赴豫計

算到彼時正屆引河挑挖將完壩工吃緊之際臣

於河務雖不能熟諳而仰承

皇上重恩親至工次督同趕辦在工大小各員自必上緊

用力而臣置身事於心亦覺稍安是以酌量緩

急輕重將一切事宜與督臣李侍堯熟商妥議交
伊定案辦理完結臣即於二十四日起程前往河
南工所會同李奉翰等趕堵漫口務期迅速集事
俾黃河早歸故道並籌辦疏濬河湖事宜庶於明
春重運無碍以冀上紓

睿慮奏入報

聞

十三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西安添設駐防官兵酌定事宜
奏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三

睿裁一西安原設滿洲蒙古漢軍馬甲七千名步甲一千
名礮手弓箭鐵匠共三百四十六名養育兵一千
名旋因移駐涼州等處及漢軍兵出旂所贖不及
一半應添馬甲二千三百名步甲二百名作為馬
甲五千步甲五百其馬甲請由京城馬甲養育兵
步甲閑散內以滿洲七分蒙古三分派往其步甲
在西安成丁閑散內挑補一西安佐領現在三十
二員內有兼協領者四員一員管理二旂應添佐
領兼協領者四員分管八旂再添佐領四員每佐
領名下應設防禦驍騎校各一員現在西安有出

征能辦事之人請將應添各員各畷二缺在此項
人內選補餘由京城派往一西安現有委前鋒校
八員前鋒一百二十名應添委前鋒校八員前鋒
二百六十四名并每佐領下現有領催五名不敷
差委應復領催六名例共添領催八十名均於京
城派出馬甲內挑補一每佐領下例設弓箭鐵匠
各一名應於新設佐領下照例增設又兵百名例
設礮一位礮手二名現有礮十六位礮手三十二
名應添礮三十四位礮手六十八名再子母礮不
如劈山礮便於攜帶應將現存之子母礮并城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三

營存貯之子母礮揀給二十五位再鑄劈山礮二
十五位給與一協領俱有圖記所有新添協領應
擬定字樣咨部鑄給一西安原設滿洲佐領四十
員蒙古佐領十六員嗣因蒙古兵為數無多奏明
將蒙古歸併滿洲今新添之蒙古兵請仍歸滿洲
管理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西安添設弁兵其應給俸餉
請在藩庫支領其糗米粟米料豆在糧道倉內支
領如額徵不敷應照例支司庫折色其紅白賞恤
銀在開墾馬厰空閒地租內支給其應建官署二

十所兵房四千六百間共估銀三萬九千六百二十兩在官置舖房取租支用餘銀并移駐兵丁衙署變價項內支給有不敷處在藩庫墊給卽按年將房租餘銀解司歸款均奏入下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行

十七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請酌復惠濟銀兩一摺據稱前在雲貴知該省自停止生息銀兩後所有兵丁紅白事件俱係裁減兵額節省銀數充賞查滇黔等處俱係邊陲兵力亦不宜單弱若將生息銀兩復舊卽所裁兵額仍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三

補足其他四川閩廣亦關緊要容俟回京後請旨辦理等語朕以各省兵丁賞需應動正項若藉商營運支給究屬非體已明降諭旨均著於正項支給報部核銷其各省提鎮以下公費名糧亦改照文員之例議給養廉所扣兵餉卽可挑補實額並將辦理緣由傳諭阿桂令覈計所費自京營及陝甘添補滿漢兵約二萬名又各省添補綠營兵糧實額亦不下數萬名加以改給養廉紅白賞卹等項每歲所需不過三百萬兩至從前阿桂所奏原爲節省經費起見但現在府庫豐裕儘足供支朕今如此辦理武職旣實得養廉營伍無虛存名目更

無須藉商生息爲贍卹兵丁之用於阿桂意見若何著將此傳諭阿桂並令就所見卽行覆奏

二十七日

公奏言臣前次奉到各省營伍賞卹銀兩開銷正項及名糧裁添養廉

諭旨仰見

皇上聖謨遠大不惜多費帑金爲足兵衛民之計惟是

國家經費歲有常規有不得不通盤籌畫者於乾隆十年在銀庫郎中任內曾詳悉查核每年各省

所入地丁關稅鹽課蘆課漕項等銀約三千餘萬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三

兩災賑蠲緩不在此數此歲入歲出之大畧也又

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雍正年

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兩而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

大半我

皇上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二千四百萬兩自四十六

年以來並未加增賦稅而府藏充實國用富饒部

庫增至七千餘萬兩

皇上時時以藏富於民爲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

兩次普蠲各省漕糧以及遇災卽賑河工海塘歷

年各處用兵凡爲捍衛生民計者所費又何啻萬

萬在

皇上原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動支尚非經費可比夫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從前開拓新疆二萬餘里每年所費即以陝甘兵額餉糧裁移添補於國用並未加增茲奉

訓諭陝甘各營酌添兵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西安增設滿兵二千五百名京營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兩邊

旨開銷正項約算歲支已有百餘萬兩若又將武職名糧改給養廉其所扣兵餉挑補實額核計歲需又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奏

二百萬兩以每年額增三百萬經費而論統計二十餘年即用至七千萬兩况武職所得名糧馬乾由來已久營員本不至拮据今

諭旨改照文員之例一體議給養廉固屬核實辦理而其所扣兵餉似毋需盡行挑補實額伏思滇黔等處控制邊陲兵力不宜單弱川省於平定兩金川後內地兵丁移駐新疆未免不敷守禦其他閩廣海疆亦屬緊要均宜查明增添兵額以資彈壓其陝甘兩省業已派滿漢兵一萬五千餘名併此外省分俱係腹地所扣名糧均可毋庸挑補實額再近

年以來滿漢兵制裁添移改者甚多歲需經費是否與從前相彷彿乞

皇上敕交戶部將每年一定出入銀款數目通盤核算並將增兵餉養廉三百萬兩之後每年是否尚有餘存其各省兵額是否無須一律挑補之處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併詳悉妥議奏入

諭曰大學士公阿桂覆奏各省武職名糧裁添養廉挑補實額一摺國家經費原當量入為出而足兵衛民為萬年久遠計者又不得少存靳惜之見阿桂現管三庫其所奏康熙雍正年間出入大數通盤區畫大臣籌國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奏

應如是但朕以泉貨本流通之物財散民聚聖訓甚明與其聚之於上毋寧散之於下且在官多一分即在民少一分顯而易見朕即位初年戶部庫銀不過三千萬兩今四十餘年以來仰荷

上蒼嘉佑年穀順成財賦充足中間普免地丁錢糧三次蠲免漕糧兩次又各省偏災賑濟及新疆兩金川所費何啻萬萬而賦稅並未加增非如漢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齡以措克為事致府藏充盈也現在戶部庫銀尚存七千萬兩朕又何肯稍為靳惜乎且以歲支頓增三百萬計之至乾隆六十年歸政之時所用

不過四千餘萬兩加以每年歲入所存其時庫藏較卽位時自必尚有盈餘何必於此時鯁鯁過計乎從前海望在戶部時不肯明言銀庫實數其意似恐外人聞之朕彼時卽不以爲是國家惟正之供出入歲有常經原屬大公至正又何必掩人耳目乎甚如明季金花聚斂乃至戶部請內帑亦不肯發則其鄙吝更可笑矣卽以內帑而論憶乾隆初年內務府大臣尙有奏撥部庫銀兩備用之事今則裁減浮費釐剔積弊不特無須奏撥且歲將內務府庫銀命撥歸部庫者動以百萬計又何必以經費不敷歲出爲慮乎至於歲入項下惟米豆關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奏

稅一節初年曾經免稅原欲使市價日平乃行之日久並未平減殊不滿朕意後因安寧奏請復收經部議准允行至遇地方歉收穀貴之年原有降旨特免米豆過關之稅所以隨時調劑或商賈多往亦救災區米貴之一法耳今阿桂既籌畫及此但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經費爲是在廷諸臣自必各有確見所有阿桂奏到原摺並朕此旨一併發抄使中外咸知朕意并著大學士九卿科道詳悉妥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曰據國泰奏籌辦金鄉城垣圍堤及鄒縣等處續報被

水情形一摺業經降旨撫卹矣昨據薩載等奏報九月初四日沛縣地方風暴大作漫水進城以江南被水情形而論較甚於東省皆由豫省曲家樓缺口尙未合龍是以兩省隣近州縣俱被水患現在工所物料充盈阿桂業經到豫卽著督飭在工文武員弁催趨人夫星夜堵築迅速蒞功以慰塵注

十月二十日

公偕李奉翰韓傑奏言本月初十一等日因壩工口門收窄溜勢湍激跌過二壩大壩轉向口門兩旁沿壩根跌深三丈有餘至十二日陡陷三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奏

丈五尺現在趕做裏頭護住壩身又捨下護壩不使再有刷塌奏入

諭曰此亦無可如何之事惟當盡人力以聽

天佑

神助至現在大溜轉向口門兩旁沿壩根跌深陡坎是大溜之勢似與正口門已分作兩股於堵築機宜轉似易於得力阿桂等惟有督飭在工員弁多備物料竭力搶護趕緊進埽抵禦溜勢使口門漸就窄小尅日合龍仍當籌辦堅實加意慎重以期鞏固無虞至此次壑陷之處究係在挑水壩之西如在壩東辦理尤易得手摺內

未經叙明者著即將現在場工情形繪圖貼說呈覽朕
屢注要工無時或釋想阿桂等目擊情形自深焦急必
能仰體朕意極力籌辦萬全速期蒞事也

二十一日

大學士等議覆各省武職名糧遵

旨裁添養廉挑補實額現查部庫充裕請不論腹地邊郵
通行一律辦理

諭曰此次挑補各省名糧議給武職養廉經大學士公阿
桂奏請除滇黔四川閩廣等省應查明增添兵額陝甘
兩省業經添設滿漢兵外其餘腹裏省分均可毋庸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聖

補實額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經費為是因交大學
士九卿科道詳悉妥議具奏茲據奏現在統計部庫每
年出入大數約餘銀九百萬兩有零戶部經理一切裕
如所有各省挑補名糧議給養廉請遵照前旨不論腹
地邊陲一律辦理等語所奏自係經國久遠之計現令
各省督撫將武職名糧逐一查奏俟到齊時軍機大臣
會同該部悉心妥議酌定章程奏明遵辦國家設兵衛
民原應卒伍充實軍紀嚴明使各省精兵勁旅基布星
羅方足以壯聲威而資防禦向來各省督撫提鎮經朕
屢加訓飭至再至三此次又經挑補名糧議給養廉各

營兵數既充訓練更宜實力所有各省督撫提鎮標兵
務宜勤加操演使器械進止一一嫻熟該提鎮果能認
真通省員弁自必觀感振作悉心訓練一洗從前疲玩
之習即軍裝馬匹等項軍實所關亦應隨時修驗俾各
省營伍壁壘一新馬步兵丁練習純熟有勇知方所謂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者此也朕此番整飭後
如仍有將不習兵兵不買勇技藝不熟器械不精或經
訪聞或欽差大臣查閱必將該管之督撫提鎮從重治
罪毋謂朕誠之不早也

二十四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聖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連日因場工口門收窄濶勢湍激致
場身陡陷三十丈五尺現在趕做裏頭護任又搶下護
埽不使再有刷場等語大濶形勢與正口門分為兩股
於堵築機宜似轉易於得力業經傳諭阿桂等令其將
現在場工整陷情形繪圖貼說具奏迄今又逾數日其
鑲築進埽又有幾分工程約於何日可以合龍朕屢念
要工無時或釋阿桂等務期督飭在工員弁星夜趕緊
辦理佇望堵合喜音之至所有賞給阿桂鹿肉並著一
併發去

二十八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臣欽奉十月二十日
上諭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屢念要工諄切訓勉至意臣等連日督率在工員弁
晝夜趕辦其西壩蟄陷處已補鑲十餘丈上水迎
溜邊埽亦俱補做齊全鑲壓堅穩壩根鞏固無虞
搜刷東壩間日進占綠壩前水深數丈每進一占
約長二丈四五尺並力鑲壓必須鑲至十六七埽
追壓兩晝夜方能到底穩固堅實計東壩再進四
占鑲長壩工十餘丈為期已至十一月初二三彼
時西壩亦可輒鑲復舊口門漸就窄小不過存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聖

數丈應即於兩壩齊進埽箇俟水勢日蓄日高相
機開放引河掣溜尅期堵合至此大溜因挑水
壩挑向東南引河未開復折而至西沿西壩壩根
跌坎流出口門是以西壩著重致有蟄陷之事原
未分作兩股現在跌坎日漸移上頭層已跌過挑
水壩二層亦距西壩有五六丈壩根溜勢漸覺
平緩至挑水壩係由大壩之西築做挑溜向東南
歸入引河此次蟄陷處係西壩東頭挑水壩東北
總之堵築漫口水勢變遷原難預料而現在物料
應手水力日綿臣等惟有恪遵

訓示不敢稍存大意竭盡心力倍加慎重以期鞏固歲工
就現在情形而論似尙不致重煩

聖心屢注奏入

諭曰合龍將近惟日望喜音

十一月初四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臣等督辦豫工兩壩晝夜
進占現在壩根溜勢較前頗覺平緩口門現存寬
二十丈以兩壩間日各進一埽而計合龍之期總
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奏入

諭曰看來豫工合龍之期已近惟亟待喜音已於摺內批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聖

示阿桂於上年冬底奉差出京距今已屆一年將來堵
築完竣善後事宜係韓鏞本任應辦之事且現在福隆
安因病予假阿桂於合龍後即著回京供職不必仍畱
工次

十四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臣等於本月初五日將兩
壩進埽口門收窄加意趕辦各緣由恭摺具

奏在案數日以來東西兩壩又各進一埽口門止剩
寬四丈俟追壓到底即將壩台增長掛纜堵合初
八日丑刻大河水勢陡長三尺餘大溜直撞口門

湧激異常壩工立見行蟄臣等督飭將備趕緊鑲壓隨鑲隨蟄搶至卯刻東壩之頭陡蟄丈餘在壩員弁兵夫并力搶護終被揭去壩上坯鑲十餘丈入水壩根尚存水底西壩亦復平蟄丈餘趕緊搶鑲幸而無事此番蟄場寔出意料之外臣等目擊情形倍深焦灼現將出水矮矮者趕緊加鑲入水不深者用船補做俟收拾平整即行進占西壩亦令加鑲土坯增長壩台以期穩固堅實查此次走失壩上坯鑲連口門僅止十四丈尚易趨辦上緊施工計旬餘即可竣事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署

諭曰據阿桂等奏本月初八日大河水勢陡長三尺餘大溜直撞口門湧激異常東壩頭陡蟄丈餘揭去隄上坯鑲十餘丈西壩亦復平整丈餘現在趕緊加鑲俟收拾平整即行進占等語此次事屆垂成復遭蟄陷誠屬可惜然亦無可如何之事已於摺內批示當此水勢洶湧開放引河自無他慮阿桂等何不督率在工員弁即將引河開放俾勢若建瓴掣動大溜歸入正河或可乘此機會進堵合龍阿桂等何未見及此耶此時惟有加意慎重相機進占舍此亦別無辦法其現在走失壩上坯鑲及口門亦僅止十四丈趨辦尚不甚難朕盼望要工

合龍每日齋心默禱以期

天祐

神助阿桂等在工督辦想亦益加敬凜以仰副朕懷

十九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數日以來東壩場失處所均已補鑲齊全追壓平整穩實並經進做一占加鑲高厚西壩亦一律增長壩台盤壓穩固十六日西壩先進一掃十七日東壩再進一掃則口門止存寬九丈督令層土層柴并力追壓約三晝夜方能到底穩固堅實目今正值凌汛雖河水時長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署

落而蓄水已增二尺大溜直逼引河頭刷壓動盪勢甚順利查堵築漫工原必須開放引河使水有去路方易於堵合此次所挑引河形勢本屬就下無如前此數層跌坎之後將河底刷成深槽大河水面轉低於引河數尺且灘面縱橫大溜東流西折距引河已遠雖有挑水壩不能為力臣等目擊情形本懷憂懼但萬餘丈之引河斷不能再行加挑惟望口門收窄水勢蓄高或可希冀有成乃至初六七等日口門止存四丈水仍未長不能開放以致上游水至復有衝失之事臣等所以未經奏

明者亦因無法籌辦徒致多煩

聖心憂勞今自場失以後口門既寬長水消洩之後水勢

自應更落而連日察看水誌長多消少且酒勢直

到引河頭堰外原無水處皆有水自二三尺至五

六尺不等蓋因揭去坯鑊之後壩根尚存水底水

從高處漫過深處漸次淤高變成極好機會亦未

可定 臣等揣度情形現下兩埽追壓到底後引河

堰外水勢必當蓄高測量可以進水三四尺先行

相機開放掣酒再於兩壩各進一埽即掛纜堵合

計期當在二十五六日 臣等急欲葺工現雖連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哭

大雪仍督率在工員弁晝夜趕辦不敢稍有疎懈

奏入報

聞

二十五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 臣等於本月十九日開放

引河初開之時雖未能勢若建瓴奔騰下注而流

行尚覺暢順帶溜惟正值雪消帶有客水隨即消

落一尺若從此逐漸掣吸趨瀉湍激可望有成奏

入

諭曰此奏殊未明晰朕心深為懸注自十九日開放以後

迄今又逾數日全溜究竟曾否掣動客水消落尺許之

後曾否復經長發其下注之勢水頭奔瀉約到江南何

處地方現在逐日進埽柴坯上又用重土追壓其口門

究存若干丈朕屢念要工無時或釋竚候喜音日久懸

望著傳諭阿桂等即速將現在情形及何日可以竣事

之處據寔由驛即行覆奏

二十六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 臣等於二十二日東壩先

下門埽一箇次日復下西壩門埽兩埽入水俱極

平穩現在層土層柴晝夜并力加鑊東壩鑊至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哭

十餘坯 西壩亦鑊十餘坯雖尚未追壓到底

而口門愈窄壩前水勢又較前蓄高數尺湍激倍

常引河內前因有數段地面稍高流行未暢之處

臣阿桂派軍機司員會同河北道朱岐開封府康

基田督率人夫連夜上緊加工挑挖一律寬深現

在黃流趨瀉較前更覺暢順無阻至大河全溜看

來須俟合龍後方能盡歸引河此時壩工正在喫

緊之際俟埽箇入水漸深追壓穩固即增長壩台

高厚堅寔相機趕緊堵合仰賴

皇上洪福

天神默佑竣事葺工當不出此數日內臣等惟有益加敬
凜竭盡心力督率在工員弁慎重妥速辦理奏入
諭曰覽奏稍慰看來黃河全溜必待合龍始能盡歸引河
惟有默祈

天助

神佑迅速葺工企望喜音益切屢念

三十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臣等督率在工文武員弁
晝夜趕辦東西兩壩所下門埽俱已追壓堅實壩
台增長高厚即於二十六日辰刻堵合天氣晴明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吳

人夫踴躍層柴層土晝夜鑲壩二十七日午刻追
壓到底金門下業已斷流大溜全歸引河奔流下
注場厓洶底衝刷寬深測量中泓已有一丈四五
尺流行迅駛此時將近江南交界伏思此次青龍
岡漫口關係運道民生尤為

聖心屢念且壩工長三百三十丈引河幾及萬餘丈工程

甚鉅臣等奉

命督辦如展長挑水壩開寬引河之處節次俱蒙

聖明指示遵照辦理前次跪讀

諭旨敬悉

皇上軫念災黎齋心虔禱今合龍之際風日暄和事機安

順益見

誠敬所孚

天神嘉佑得以竣事葺工臣等實深慶幸現在初經堵合

不敢稍存大意惟有倍加謹凜催督兵夫接做邊

埽幫完裏戩加高壩工務期益臻穩實奏入

諭曰此次青龍岡漫口於半年中即已堵築完竣較為迅

速且係北岸視南岸施工為倍難今已僭辦葺功甚屬

可嘉阿桂韓鏞李奉翰富勒渾並著交部議叙至此大

要工合龍固由在事諸臣辦理得宜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吳

河神默助得以順軌安瀾自當顯示褒崇用酬

神佑並著韓鏞等於該處建造龍王廟候朕親書匾對發

往懸挂並將朕御製合龍誌事詩發刻立碑以昭靈贖

恭錄

御製詩

大學士阿桂等奏報青龍岡壩工合龍詩以誌事

邇年瓠子屢河工今歲北開更切戊戌秋儀封決口庚

城之張家油房均在南岸漫決今歲七月青龍岡漫考

口則移在北岸以有關運道較從前南岸屢念尤切搶水

引渠相悉慮今歲青龍岡漫口所最慮者運河及微山等

無虞實不幸 昏民墊戶自慙躬深冬始得合龍告善後益
中之幸也 十一月初三日阿桂等馳奏連日督率在工
龐哀雁窮武晝夜於東西兩壩趕下門掃追壓堅壩台
增長高厚於二十六日辰刻兩壩合龍二十七午刻金
門斷流大溜全歸引河衝刷寬深量測中泓一丈四尺
流行迅駛此時已到江蘇交界等語覽奏深為欣慰因降
旨將阿桂李奉翰韓鏞富勒渾交部議叙其在文武各
員並令查明一體議叙此大北岸開口於數月之內合龍
堵築迅速實賴 河神默助因較重飭發兩淮鹽課銀
王廟以昭神貺又江南浦縣被災較重飭發城垣撫卹災
五十萬兩交與薩載妥協經理以為修葺城垣撫卹災黎

天佑心欽敢言報速因

助建祠崇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十二月初二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奏言本月十九日開放引河後
水勢蓄高黃流漸次趨瀉至二十六日掛纜合龍
次日午刻金門下立見斷流大溜全歸引河奔赴
下注人人無不慶幸以為成功乃於二十七日亥
刻東壩頭及金門一帶陡墊寬五十餘丈大溜全
掣仍從漫口下注請將 等交部治罪至北岸漫
口關係運道民生此次堵合後仍行衝塌成功益
無把握况工程鉅大亦非旬月可以蒞功 阿桂
與 臣李奉翰韓鏞別無良策或現在內外大臣中

請習河工者求

皇上派令來豫熟籌妥辦於事不無少裨奏入

諭曰此次漫口合而復開人力所不及施寔出意外尙非
在工諸臣經理不善之過其所請交部之處著加恩寬
免至前此奏報合龍後曾降旨將阿桂等議叙此時壩
工既未能告蒞若即邀錄叙阿桂等心有未安朕亦引
以為愧所有前次交部議叙之處著停止

又

論曰此次壩工蟄陷實出意外朕細加推求或因天氣嚴
寒用凍土追壓未能堅實致有罅漏進水復有此變亦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未可知但是否實係如此情形著阿桂等悉心訪察具
奏至阿桂另摺奏請於內外大臣中請習河工者派令
來豫熟籌妥辦等語此可不必近年諸臣中經理河務
較有把握者舍阿桂豈復有人即如嵇璜早有令河流
仍歸山東故道之奏此語豈復可行無論黃河南徙自
北宋以來至今已數百年即以現在情形而論其向北
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祇有二分其餘
由昭陽南陽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浦縣城
垣被衝則南下之水勢較北更大此時豈能力挽全河
之勢使之盡由北流且於山東直隸運道往來甚有關

天佑

礙豈容妄議更張為今之計惟有就事論事救弊補偏此外別無辦法阿桂等惟當安心靜鎮另籌妥辦以期

神佑早得蒞功至現在朕前辦事雖覺人少但阿桂不能即離要工亦不必過為焦急

初六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富勒渾奏言青龍岡大壩合而復開業經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馳

奏次日_臣等即親至引河一帶逐段察看情形自青

龍岡至孔家莊十餘里河面衝刷甚寬水痕業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五

漫灘寬處竟有二百餘丈而自孔家莊至田家寨七八里黃流止於所挑數十丈河面內行走並未場厓緣該處一帶挑深一丈五六尺不等兩岸既高且係灘地凍土衝刷不動河面狹處止寬二十餘丈水勢致收束逼窄不能暢流直注過此至樂華寺楊家堂十餘里係沙土鬆浮易於衝刷而上一段阻滯不能迅駛以致全黃之水宣洩不及蓄積壩前長至二丈餘衝場埽工其受病之原實在於此伏查此次開挑引河因正河淤墊與灘地相平即在河身內挑挖引河必須開至舊有河形處

方可間段抽溝是以長至七千九百餘丈為從來

堵築漫工所未有查治河書內引河不得過千尺

最忌太長蓋長則水被束住不能迅疾宣暢而救

長之病惟有加寬一法又恐曠日持久壩工不能

停待籌辦原屬不易_臣李奉翰_臣韓鏞_臣富勒渾

於八月內估定丈尺具奏時原奉有

諭旨諄切訓誡不可欲速而致疎忽並於引河圖內用

硃筆標記令照此一律加展寬深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慮周鑒遠_臣李奉翰等遵

旨將原估寬四十丈者加寬十丈寬二十丈者加寬六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五

五

似覺可以容納且彼時大河水面高於引河數尺原有建甌之勢計算挑完開放未至冬深土凍衝刷尚易而_臣阿桂抵工後查勘其過窄之處曾經奏明加寬以順其勢而即此原估丈尺尚屬不遺餘力晝夜嚴催方能如式完竣又因跌坎太深大河水低於引河內抽挖子溝勢不能再行加寬若早知如此寧可遲待旬月於兩壩口門存寬二十餘丈時將壩工暫停竭力展挑引河以冀暢達亦可一舉蕺工乃_臣等見不到此以致功敗垂成現在惟以前事為鑒亟籌補救之法將青龍岡起至

孔家莊榮華寺楊家堂七千餘丈引河原挑口寬五十丈至十八丈者一律加足自三十丈至五十丈其應挑深者並加挑深如此一律加寬則口門收窄開放引河時宜洩暢利合龍後壩前長水斷不至於二丈可期堵合穩固所有加挑引河現已遴選州縣中素屬能事者三十餘員分段承挑派知府數員總理督催但時值臘月冰堅土凍施工較難以每日出二萬方土計日論工按工定限須三十餘日方能挑完雖為時稍遲然不如此亦不能望其有成至現在墊陷處所上水深五六丈下水深二三丈俱有埽底並未刷深俟收拾淨盡仍可於原處輒鑲進占目下須俟展挑引河壩工儘有餘力每進一占更可加倍鑲壓較前自益穩固堅實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語

聞

十一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富勒渾奏言欽奉十二月初二

日

諭旨跪讀之下仰蒙

皇上恩慈體卹

溫諭慰存感激彌深悚慚愈切數日以來臣等悉心體貼細意推求壩工於合龍後堅持兩晝夜不為不固而水頭於二十九日子時已到江南礪山境未嘗無就下之勢其所以合而復開者皆由孔家莊迤下數千丈引河止寬二十餘丈水勢至此收束逼窄不能暢流直注以致全黃之水宣洩不及蓄積壩前埽工廠裂衝塌而臣等從前之所以慮不到此者因正河身內挑挖引河淤墊未久希冀新淤見水即去孰知灘地凍土衝刷不動現在公同籌酌將青龍岡起至孔家莊榮華寺楊家堂七千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語

讀

引河一律加寬自四十丈至五十丈不等其應挑深者並加挑深約估土方一百十餘萬如此加展寬深則開放時計其容納之水較前多至一倍有餘自必迅疾宣暢壩工不至著重易於堵合穩固是揣度事勢似有可成之理仰賴

皇上洪福軫念災黎齋心祈禱更有必成之機又臣等伏

諭旨內稱壩工墊陷或因天氣嚴寒凍土追壓未能堅實致洩漏進水復有此變亦未可知但是否係如此情形著阿桂等悉心訪察具奏欽此仰見

聖明洞鑒於工次情形無微不至無遠勿照查堵築漫工
大抵時值嚴冬其層層追壓之土不能不凍而此
次_臣等晝夜在壩見重車裝載土料於壩上行走
並不覺其震動而至進埽時以三十萬斤重之物
從壩肩滾下並未壓動則其堅實可知且向來壩
工於合龍後新做柴工難免稍有罅隙腰漏掛簾
皆常有之事此次堵合後直至水長一丈六尺始
見腰漏其受病似不在此惟東壩於淺水內進做
長水搜刷不能如西壩之穩固現擬於上水用膠
泥築做外餞一層並於貼進餞壩加鑲防風以為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奏

重重保護較前似益穩固至引河第二段土方較
多現已將在工各員先派定段落開工挑挖其三
四段及第一段亦俱估定土方各該員陸續到工
即分派承辦初十日以內俱可到齊開挑_臣等督
令加添人夫上緊趕辦責成各府晝夜嚴催計算
正月初旬前後方能挑完堵合之期大約在上元
前後_臣等疊經變故惟有益加慎重計圖萬全斷
不敢稍存欲速之見盡心竭力籌畫妥辦俾引河
十分通暢壩工加倍鞏固以冀竣事厥工奏入
諭曰壩工合而復開雖係引河逼窄宜洩不暢或因天寒

土凍工作不能堅實所致前此籌辦時阿桂等何以未
會計及此時惟當益加慎重步步穩實以期開放時機
勢順利保固無虞至前年儀封十堡漫工堵合後亦有
蟄陷之事其時引河亦仍復挑展寬深係若干丈尺現
在籌辦情形自應即仿照前次寬深一律辦理并將所
做丈尺與今次所做丈尺是否相同查明具奏再阿桂
等昨所進河圖其中尚有未甚詳悉之處并著將現在
挑挖工程約有幾分及兩壩如何鑲築進占情形再行
詳細繪圖貼說呈覽朕屢念要工無時或釋阿桂等前
次奏報後又閱數日現在如何設法趨辦著即迅速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奏

驛覆奏以慰懸注
二十二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富勒渾奏言_臣等欽奉十二月
十三日
諭旨_臣等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屢念要工諄切訓勉至意竊照展挑引河承辦各員
陸續開工及兩壩鑲築進占各緣由業經於十五
日恭摺奏蒙
聖鑒在案伏查此次所開引河於合龍後黃水下注不但
二十九日已到江南礪山境南河將鄭永泰等

到工詢知黃水已過徐州尙有就下之勢其所以合而復開皆由引河長而逼窄宜洩不暢之故臣等從前亦曾籌慮及此無如此次所挑引河並非藉此引入正河實係挑挖數十里河身是以長至七千九百餘丈即原估丈尺土方已多至二百七十餘萬爲從來堵築漫口所未有臣阿桂抵工後距開工已四十餘日查勘工程止有三四分實深焦急不遺餘力晝夜嚴催僅能照估完竣業已曠日持久勢不能再行加寬希冀合龍大溜全入可以衝刷寬深孰知灘地凍土一時衝刷不動致復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渠

决裂至工程堤岸時遇嚴冬即停止興築恐凍土至春融化不能堅實而堵築漫工則不能因天寒停待即如臣李奉翰上年堵辦張家油房漫口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合而復開上緊備辦於十二月中旬冰凌擁擠時堵合竣事仍在嚴寒節候現在因東壩於淺水內進做恐水長搜刷壩根罅漏進水用膠泥築做外戩並用膠泥築做夾土壩重重保護以期涓滴不漏然亦不能用凍土即遍詢在工大小員弁實亦無別法使土不凍至前年堵築儀封十堡漫口堵合後有蟄陷之事亦由引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渠

河未暢彼時續行展挑於土性稍堅處加寬至四十丈其鬆土浮沙則挑至三十丈內外現在籌辦情形將青龍岡起至孔家莊榮華寺楊家堂七千丈引河按灘面之高下土性之鬆堅加寬自三十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其應挑深者並加挑深較前次十堡所挑丈尺有增無減更加寬深而引河之長則較多數千丈是以連楊家堂以下至芝蔴莊間斷抽溝及賈家莊展挑膠泥河身共估土方一百二十餘萬派州縣等官五十餘員分段承挑臣富勒渾早經飛速檄調而地方遠近不等其現在工次及陸續先到者早已開工各挑至三四五分不等亦有甫經調到開工者而芝蔴莊以下間斷抽溝及賈家莊等處則尙未開工此時實難核定分數而計日論方按方定限總在正月初十日以前一律挑挖完竣堵合之期約在上元後節氣已交雨水斷不能再遲此時場去壩工除金門外其東壩壩頭一帶但有埽底並未刷深已將蟄陷處所補鑲齊全進做兩占西壩亦進一占因新淤甚厚儘力追壓到底再行進占目下口門存寬三十餘丈須俟展挑引河壩工儘有餘力每進一占俱

可鑲至數日加倍堅實總期引河挑挖寬深則開
放計其容納之水較前多至一倍有餘自必宜洩
暢注壩工不至著重易於堵合鞏固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亦無可別諭惟盡心虔禱賴

天佑

神助耳

二十八日

公偕李奉翰韓鏞富勒渾奏言 臣等於本月十八
日將展挑引河工段及兩壩鑲築進占情形繪圖
貼說奏蒙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李

聖鑒數日以來東壩又進一占現在加鑲土坯儘力追壓
西壩新淤稍覺刷動前次所進一占逐漸壓下俟
追壓到底再行出占口門存寬二十八丈此次東
壩所進數占因下有埽底恐不能穩貼督飭在工
員弁多用乾草膠泥鑲墊平整逐層追壓每進一
占鑲至三四日務令倍加穩固堅實所有外戩及
夾土壩亦一律用膠泥築做夯礮堅實以期涓滴
不漏至引河各段承挑官員內有先期到工較早
者已挑至七八九分日內即可陸續告竣其路遠
到遲於本月中旬開工者亦各挑至三四五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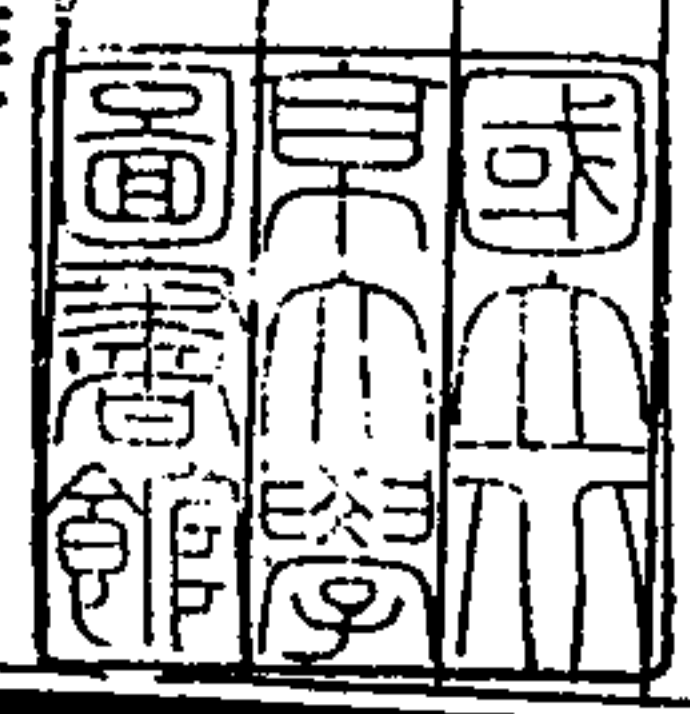
等 臣阿桂派軍機司員與總理各員絡繹往來督
同各府嚴催承辦州縣等官加添人夫上緊挑挖
務令依限完竣目下已交春令天氣晴和人夫踴
躍 等惟有欽遵

訓諭益加敬凜慎重籌辦督催挑河堅築壩工竭盡心力
以期一舉集事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五

李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受業 王 趙勤定 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六月十六歲

正月十七日

恭錄

御製詩

西北風

戊戌儀封決南岸深慮北風阻合龍之工惟喜西南風通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涸歸入引河而東北風則所最忌若西北風辛丑儀封決

北岸排溜斯莫多北風通日正值合龍際風從北或西或

東前日東北釀嘉雪今朝雪霽西北雄風吹西北引河

此次北岸青龍岡之工則西北風能吹逼大溜由引河直

達正河而堵築壩工亦不致著重施工較易為力通日正

當合龍吃緊之際得此堵壩事半資倍功惟是刻期略已

風力佑助佇望益切 阿桂等奏引河於正月初十三

過前可一律完竣堵合之日約在元前後正月十三

日復奏引河挑展寬深俱陸續完竣計其容納之水較前

多至一倍有餘壩工口門僅存十九丈現在督員弁一

加築高厚一面外鑲防風逐漸進做務求步步穩固以期

深縫南顧益滋心憂忡 念耳 二十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正月初十邊挑挖引河可以一律完

竣堵合之期約在上元節前後等語此次青龍岡堵合

壩工惟西北風能吹逼大溜由引河直達正河施工較

易連日得此風力佑助實深慶幸但自十三日阿桂等

奏到摺後迄今又逾數日若十五六間堵合口門喜音

可以早到未知此數日內開放引河是否得力西北風

吹溜之勢究竟若何朕盼望要工合龍日夕懸注惟有

齋心默禱以祈

天神護佑阿桂等在工督辦相機進占自當仰體朕懷早

期集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二十三

諭曰歲內阿桂等會奏漫工堵合之期約在上元前後是

以旬日來縫念甚切昨據阿桂等奏到方以為奏合龍

佳音但係用五百里馳遞又恐有別故幾至手戰及披

閱奏摺知已開放引河水勢暢注雖成工可必而漫口

尚未堵合尤深屢念因思上年冬間壩口水勢陡長大

溜湧激致將壩工蟄陷彼時曾以何不開放引河傳詢

阿桂等嗣據覆奏開放引河必須俟河水蓄高有奔注

之勢方可暢達掣溜等語其意似以引河不宜先行開

放今此次東西兩壩尚各剩一門掃水勢甫經蓄高四

尺何以即將引河開放耶且開放後雖據稱大河溜勢已經分掣三四分但大溜須全行吸動方可暢達無虞今所掣尚未過半其餘六七分溜勢當作何籌辦令其全歸引河又所掣大溜水頭現在已達下游何處何以未見奏及並著薩載委員探明迅速馳奏至漫工已屆垂成此時惟當益加慎重步步穩實以期鞏固無虞轉不可存欲速之見

恭錄

御製詩

不憚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御園風薰柳上元雪宜麥對時應有豫而我獨不憚不憚

所為去聲何合龍望信迫初擬月之望過期念弗釋歲內阿

奏堵合之期約在上元前後是以旬五百里奏至手戰封

日來縫念尤切詳見前西北風詩

章學正月二十二日午刻阿桂等五百里奏至若報合龍

懼誠恐非佳音却報引河關兩壩各進占下埽易為力

據稱於正月十九日卯刻開放引河河水頭較引河底

高至四尺餘初開之時奔騰下注勢甚迅駛河頭常即衝

深暢達大溜已掣三四分金門水亦減現在東西兩壩

各剩一門埽日內乘機捲進增長壩臺即可掛纜堵合等

語覽奏仍不免歷念然事已垂成更不可欲速因批諭令

其加慎惟冀天佑神助迅速厥功日夕盼望佳音耳

天佑

神助合龍應在即奏稱慰予懷未慰愁增益待馳真佳音金隄鞏無易

二十六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本月二十二日正擬掛纜合龍二十一日東壩中間裂開一縫旋即陡螫搶救不及致東壩頭塌去三十餘丈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此意外之變實屬無可如何至東壩中間裂縫以致壩頭塌失則工程究未穩固其非波浪衝激可知是否係冬間用凍土堵築其在工員弁又未免稍存欲速之意遂致復有此變此人事未盡不得盡諉之於事勢之無如何阿桂等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四

可不知然勢無中止此時祇須鎮靜妥辦倍加小心以期必成况事不過三已經兩次塌失此後天氣融和施工較易再無不成之理但現在開放之引河是否得力其水頭究至何處前據阿桂等奏蓄高水勢開放時頗為暢注其河身現在是否衝刷寬深掣溜究有幾分若引河暢順得力則溜勢歸入正河壩工自然不致著重前次儀封兩岸堵築漫口會將壩工改築始得成功此次是否可以改築移上十餘里再行挑挖譬如琴瑟不調甚者解而更張如此改辦俾歸入現放之引河吸溜歸槽或可得建瓴之勢阿桂等務期通盤籌酌悉心妥

議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現距春汛之期已近必得於汛前趕辦完竣方安再阿桂等在工督辦現有李奉翰富勒渾等彼此商酌仗助有人現聞黃河以南運道俱各深通而北河運道未免淤墊目下正屆重運陸續北上不可無大員往來經理若令韓鏞前往微山湖北運河一帶查勘相機來往妥辦較為有益著阿桂酌定後一面奏聞一面即令韓鏞前往運河辦理至所請交部議處之處正可不必無論降革處分朕不忍以此加於阿桂等若不過照例降畱亦屬無謂且此事之屢經反覆朕方引以為愧現在惟當盡人力以聽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天佑不可稍涉張皇以致中無把握即如前令阿桂督師

金川其未經歲事之先誰謂功可必成而竟得告功振旅燕喜凱旋惟我君臣一德一心勉力慎重以期有濟耳

恭錄

御製詩

閱報

昨吟不憚詩報閱五百里始懼旋少慰引河稱順耳昨十二日阿桂等奏報開放引河已掣溜三四分金門水力亦減東西兩壩各剩一門壩日內乘機捲進即可掛纜堵合等語覽奏甚為縝念因賦不憚茲復接奏章五百如前此情詩誌事並寄諭阿桂等知之

識非佳音果報隄裂地日內正盼六百里合龍喜信茲二日內復聞阿桂等有五百里馳奏恐非佳音及披閱奏章據稱於二十一日東壩中間裂縫旋即陡墊場去三十餘丈隨掃落水弁兵間有衝失淹斃請交部議處等語朕以變屬意外敢猶謂至誠不善事不可止惟盡人力以聽天佑耳先知矣此非諸臣過自是君德否相助莫志頽前功弗可墮叶此大壩工壘場實屬意外阿桂等所請議處加恩盤籌酌應否改築壩工俾得吸溜歸槽務於春汛前趕辦完竣盡力慎重為之以期必成且場以從前所辦金川軍務已志定終當固金隄昏墊救民瘠

二十七日

諭日目下距春汛之期不過旬餘而東壩現在場寬三十餘丈連前未經堵合之口門七丈餘統計實有四十餘丈雖天氣融和施工較易而此旬餘內未知能將壩工堵築一律完竣否朕心殊為慮注此事惟聽阿桂等悉心妥酌相機趕辦總期工程穩固堅實朕亦別無訓諭也至開放引河雖據奏稱蓄高水勢甚為通暢但水頭究至何處未據確實具奏若引河得力吸動大溜則壩工不致著重其合龍較易何至復有此變再此番墊陷後溜勢走入口內其所開之引河是否尚能暢達不致淤墊並著阿桂等詳細覆奏又從前儀封十堡壩工作挑水壩挑溜歸入引河得以成功此次之西壩頭是否應須照前做法再行添築幾丈俾溜勢挑開一切下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進占較易爲力前此儀封十堡工程朕於陶莊
河神前虔心默禱卽於是日合龍著有靈應此次阿桂仍
應虔誠祈禱默邀

神助不可因兩次塌失稍存絲毫怨尤之意

二月初一日

諭曰本日據阿桂等覆奏此次引河因較前寬深業有奔
注之勢東西兩壩各剩一門壩是以開放大河之水逐
漸增長分入引河流行暢達但引河雖暢不過分掣三
四分不能全行吸動其餘六七分總俟合龍後方能逼
入引河惟期合龍後堅持三日則引河宜洩暢達壩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七

長水漸消自可鞏固無虞又稱此次十九二十流行兩
日黃水尚未能出河南境等語又奏籌辦壩工情形一
摺內稱東壩原墊處釘樁坐纜恐不能得力現在上水
南首有膠泥灘一處甚屬結實卽於此處外作邊壩內
用膠泥加工夯碾堅實自南釘樁向北進占做長壩工
與西壩相對以爲捲門下壩之地仍自東釘樁坐纜加
倍周防如此丁順做法較爲穩固此次引河未經淤墊
堵合不過在清明前後等語並繪圖貼說進呈亦已於
摺內批示矣此次壩工垂成變生意外實屬無可如何
之事阿桂等所奏情形亦祇得如此辦理現在引河未

經淤墊固屬幸事但黃水尚未出河南境則去路究屬
未暢據稱疊經變故不敢稍懈惟有奮勵振作督率員
弁趕在汛水未旺以前蒞事等語所辦甚是阿桂等務
須盡勉人力倍加小心以祈

天佑

助迅速集事此時益加慎重不可轉存欲速之見再前
降諭旨令韓錄是否可以前赴北運河一帶查看籌辦
之處何以未據覆奏令迅速奏來

恭錄

御製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八

齋居雜言

吉戊當仲朔寅齋猶孟春帝京景物繁爆竹仍時聞御園
半月間慶節已厭紛圖此適清謐書史聊堪親然而一日
樂每可禁萬民復思蒙正言近遠殊有分宋太宗嘗燈夕
設宴蒙正侍上
語及五代凋敝不謂復致此繁盛蒙正對京師士庶走集
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者甚衆願陛下
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况今正塞河瓠子衝決頻此大青
也其言頗切中事理
岸壩工已將合龍復有墊場之事實出意外現據阿桂等
奏請於上水南首膠泥灘結實處所作邊壩自南釘樁坐
纜向北進占庶多一層根繫工加一倍周防計日論功清
明前後可以堵合等語惟諭令慎重勉爲以邀天佑
神助塞固已下策下策屢違屯嗟哉齊豫方吾民胡不辰
初五日

諭曰阿桂等奏籌辦青龍岡壩工及現在挑溜進占情形一摺此時亦祇可如此辦理又閱韓銖富勒渾等奏曲家樓隄工一摺并擬築外越隄圖因思決口尚未合龍豈能即至越隄今春汛在邇如有可設法變通之處自當多方熟籌若此次能合龍固是萬幸無可復言不幸復不能成則是現築壩處不宜合龍明矣朕詳閱圖內形勢若將引河移在現築二壩之下引溜東注孔家莊接入引河故道似比現開引河之處較為得力但此乃無聊之極思因將圖內硃筆標出著諭阿桂等詳細審度水勢土性為此備而不用之籌朕慮念要工日夕榮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九

十九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本月十一日戌刻壩工加鑊土坯之際東壩陡向前行蟄直抵西壩上水進埽湊合堵住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引河奔騰下注水頭已過七十里自戌刻至十二日丑刻奮力搶鑊及寅刻復又塌陷四十餘丈引河隨即倒流大溜全掣惟有公同酌議另思設法變通之計等語此時亦無可如何然斷無坐視之理已於摺內批諭矣又據奏籌辦壩工一摺內稱現在

傳集道廳將備熟商妥議惟挑水壩一帶河底尚平地勢亦高又東岸前築兜水壩一座以為兜溜入引河之計擬即於此處建築壩基向西進做將挑水壩鑊寬加厚向東進做計二百餘丈上緊趕辦約需五六十日尚可於大汛以前完竣並於東壩後身加築土隄一道長二百丈接至舊東壩根以防長水搜後之虞等語朕詳加披閱祇可如此辦理亦無別法也惟查閱圖內引河頭舊有兜水壩處所似可向東北加鑊寬厚接至東壩壘則保護更為得力因用硃筆畫出發交阿桂等閱看如可照此接鑊做壩即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此次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十

天佑

補助不可露忽惶之意俾在工員役人人較前加倍奮勉出力以期於事有濟方為妥善至從前歷次漫決均係南岸且由賈魯河渦河洪澤湖等處經過水勢尚可消納歸海亦屬便利此次北岸決口山東運道河湖一片漕船北上輓運維艱民田廬舍多被淹浸所關更為緊

要若照阿桂等所奏改做之法尅期有成固為甚善萬
一事勢難料預為必不得已之計則與其決在北岸受
害大而辦理較難毋寧漫在南岸受害小而施工較易
著傳諭阿桂等務須慎密熟商即在事道將等官如李
永吉輩亦不可稍為洩露以致眾情疑慮反覺不成事
體設或阿桂等詢謀僉同一面奏聞一面密行咨會薩
載等預將南岸宜洩處所妥為籌畫隄防使下游百姓
得早遷移不致失所為要然此乃避重就輕無可如何
不得已之變計阿桂等不可稍存遷就必須審度機宜
實有把握再行據實陳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恭錄

御製詩

清明疊近作詩韻

清明寶屆期瞥眼過半月半月前所望嗟復成虛說阿桂
奏堵築口門約可於清明前後合龍是以前作有合龍壩
預指望期雁急心窟之句不期復有變動竟成虛望也壩
走幻龍口堰決遭蛟窟慙愧中止難移築勉力竭昨據阿
月十一日戌刻壩工得合金門立見斷流大溜直達引河
下注奔騰七十里竟似合龍至十二日寅刻復整壩四十
餘丈因擬改移於挑水壩處所接築壩臺庶幾改張易於奏功也

二十日

諭日本日據章嘉呼圖克圖奏稱

河神素來靈應從前康熙雍正年間曾因堵築工程差官
至西寧虔申祈禱得以蕺工等語現在北岸要工屢有
變動朕齋心默禱以祈

天佑

神助並經傳諭阿桂等不可稍存怨尤之念但念阿桂連
日在工不免晝夜焦急茲特遣伊子阿彌達馳往西寧
同留保住並章嘉呼圖克圖之弟吹卜藏呼圖克圖恭
詣河源致祭仰祈
神佑庶得迅速奏功合龍喜音當即在旦夕也

三月十二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諭日本日據富勒渾奏青龍岡漫工於挑水壩改築大壩
料物仍於本省督派採買以資接濟並稱此次料物雖
來路稍遠毋庸增價亦不致缺乏各等語豫省漫工自
去秋辦理堵合事宜屢經塌蟄迄今已半載有餘所費
料物不少茲據富勒渾奏採辦情形用料雖多尚敷應
用並無辦理竭蹶之語該撫所奏是否果係實情其添
辦督派毋庸增價之處果否不致累及閭閻稍存紛擾
朕心彌為廑念著傳諭阿桂即將該撫辦理實在情形
速行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諱飾

二十四日

公奏言遵

旨查明現在壩工所需稽料每斤給脚價銀四釐毋庸增價亦無紛擾奏入報

聞

二十五日

公奏言青龍岡壩工合而又整一摺

諭曰阿桂等奏青龍岡壩工於二十三日掛纜堵合後二十五日壩頭又復整陷共衝塌十四五丈幸壩底猶存現將兩壩裏頭極力進鑲堵占尚可於大汛前堵合完竣等語壩工屢成屢潰此時亦無可再諭惟當勉力慎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三

為之以期

天佑神助於大汛前得以堵築完竣至金門屢次整陷自應多方設法以期有濟向聞蛟龍畏鐵用以鎮壓亦或事理所有此時何不於金門將廢壞鐵錨等物試為拋擲以期萬有一效著阿桂等熟籌妥辦

四月十五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青龍岡壩工於初十日丑刻掛纜堵合鑲壩至十一日早金門業已斷流大溜全入引河水頭已入江南境至未刻西壩復陡整塌去三十餘丈大溜仍從漫口下注等語昨十三四日晝夜盼望好音不至

十五日申刻始得五百里報即知又有變動及閱阿桂等奏此情形實為焦急目下料物漸短大汛將臨當此萬難措手之際正須盡心推求良法斷無束手坐視之理看來此處土性鬆浮似不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據奏片內稱自青龍岡一帶形勢無可籌辦惟就上游擇其可以避重就輕之處帶同語習河員親履查勘熟商辦法等語朕意亦止如此應就上游相度善地改弦更張現在自己商有成局其如何籌辦之處即速繪圖貼說奏來以慰懸注至此次所開引河屢次旋湮不能得手或應順南岸相近處所另行籌度地面別開引河使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十四

大溜得以直趨暢達南下庶於事勢有濟至從前曾經降旨為不得已之計目下情形至此又不得不復申前說與其漫在北岸受害大而辦理較難毋寧漫在南岸受害小而施工較易蓋因南岸尚有賈魯河渦河洪澤湖等處逐漸消納歸海阿桂等再行通盤熟籌如果可行一面奏聞一面飛咨薩載譚尚忠等預為籌備庶北岸不致著重合龍較易為力至現在水勢仍由漫口下注三湖運河連為一片亟須多籌去路如潘家屯內外引河及劉老澗六塘河等處凡可以宣洩歸海暢利之處均須逐節籌畫加挑寬廣俾資暢注著傳諭薩載譚

銖等悉心經理至阿桂所請治罪并參奏河員之處情詞激切然亦何必爲此奏朕不忍觀也又壩工走失時李奉翰跌入金門被纜格傷朕心實爲憐憫今已全愈否此時朕實不忍治伊等之罪况此亦非治罪可了之事阿桂等惟有與在工員弁竭盡心力集思廣益詳籌妥辦以祈

天佑耳其現在如何查勘上游地勢改辦情形并作何等辦料物遵旨妥議緣由逐一詳悉迅速馳奏

十六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到青龍岡漫口於初十日合龍後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十一

十一日復又墊場三十餘丈之摺閱伊等所奏情詞疎懼幾於束手無措爲之竟夜思維籌畫再四一時實無良策而又萬萬不可中止坐視現在大臣中曾經辦理河務者阿桂之外惟稽璜曾任北河總河然其見識力量究不及阿桂之較有把握若派令前往不過多添一人於事未必有濟若德成之另出主見有意紛更則於工務轉多掣肘自不如阿桂一手經理之爲得也况平陂往復事理之常從前儀封十堡壩工屢經變更然遲至一年有餘究獲蕙事此卽阿桂親身經歷者心固不可因此少懈氣亦不因此少餒昨朕於閱奏後卽御製

盼信詩一首著抄寄阿桂等閱看想必能仰體朕懷益加振作以冀迅速告功也至昨日阿桂等奏於上游履勘另覓善地爲改弦更張之計或欲於河身迤南低窪處所另開引河接至大河故道乎若已勘得地面商有成局卽速繪圖具奏若一時不能得地或仍於決口迤下向孔家莊照依發去圖內折角之處斜向東南開挖引河接入故道或另作挑水壩一道以逼溜勢之處著傳諭阿桂等詳籌妥議具奏至目下料物之難朕所深悉舊料漸完新料尚早然不得不爲急則治標之計所有河工常年預備搶險料物此時只得挪移湊用益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十一

工搶險因屬緊要而此時漫口尤爲吃緊若云工次無料可以挪用則常年開銷錢糧預備料物者安在著阿桂商同韓鑠於河之南北工段內所有存工料物酌量抽撥迅速移用以濟要工所有節次撥過銀兩恐尚不敷用已降旨令戶部再撥部庫銀一百萬備用至韓鑠前因籌辦運河命赴東省往來督率查勘今毓奇在彼仍回青龍岡工次協同阿桂等籌辦料物堵築事宜阿桂李奉翰富勒渾經此變故不免惕息不安著賞給大小荷包香囊藥錠扇袋等物隨報發往阿桂等接奉此旨後卽將現在遵辦緣由迅速馳奏

恭錄

御製詩

盼信

盼信已過期惕思非善事寢食正不寧五百里奏至四十三
 阿桂等奏未至十五日申刻始據五百里奏到摺內稱於
 初十日挂纜合龍金門斷流水頭已入江南境至十二日
 申刻西壩忽又陡墊三十餘丈阿桂等自請治罪並奏
 工員青龍岡壩工屢敗垂成深為慚懣此時實不忍治
 事者之罪然也無從視惟督率工員竭盡心力詳籌妥
 辦以祈 天佑為改弦更張之計並傳諭薩載韓傑等展
 寬下游潘家屯六排事又敗垂成西壩茲復潰措手眾乏
 策相與自請罪 罪之我何忍責已益增愧然無坐視理
 上游命等計琴瑟之弗調更張有古議君臣相慰籌天憐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或有賜南顧心懸懸成吟託五字

十八日

諭曰青龍岡漫口壩工復有墊塌之事節經降旨傳諭並
 將如何另覓善地為改弦更張之計訊問阿桂等迅速
 熟籌妥議具奏現在阿桂等在工如何另籌辦法目下
 自己已有定議朕屢念該處要工無時或釋者再傳諭阿桂
 等令其速行奏聞以慰懸注至料物一項目下急需南
 北兩岸工段內備存搶險之料俱可酌量抽撥迅速移
 用向來河工人員習氣輒以搶險要工所用不可輕易
 挪動且每以設遇驟漲藉資抵禦為詞殊不知青龍岡

既經漫口則全河之水已併注於此斷不至別處復有
 事端豈有舍現在要工急需而於無用處所預畱防備
 不動用之理向來各工拘泥汎段不肯將物料移用最
 為陋習上年薩載尚有採辦制青之奏與其制青何不
 通融移用凡事須當權其緩急重輕臨時酌為調劑阿
 桂等係曉事之人自必心服此旨不肯輕聽浮言致此
 時反以缺少物料自掣其肘也

二十三日

公偕李奉翰富勒渾奏言 臣等伏查治河書內原
 稱堤工漫溢一次則河身定有數處受病此必然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之勢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來祥符八堡儀封
 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屢次漫溢將灘面
 淤高較之隄頂僅低數尺是以於舊河身內挑挖
 引河深至一丈五六尺尚不能與河面相平向來
 堵築漫口十餘丈時未有不開放引河者而此次
 口門收窄至七八丈者方能蓄水三四尺與引河
 相平可望進水總由漫口日益刷深而河底日漸
 淤高萬餘丈之引河挑至一丈數尺斷不能再加
 挑挖至開放時壩工業已著重誠如
 聖諭此次所開引河雖大酒兩經全入引河終不能得手

而灘地既一例淤高實無另行籌度可以別開引河之處且自曲家樓一帶經上年異漲之後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敗壞決裂之狀屢見疊出是此二百餘里內受病已深即使堵築合龍亦不過急則治標之計縱此次工竣竭力補偏救弊終不能保一二年無虞今既不可就敗壞之局敷衍於目前即遇伏秋大汛亦無善地可以改建壩工臣等前於屢次蟄失改築壩工之時亦曾先事預籌設法變通之計遴委諳習員弁於南北兩岸往來查勘相度善地改弦更張原擬就漫水所注加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五

北隄使大河即由潘家屯歸入黃河正道但計算隄工共長六百餘里勞費甚大且漫水自出大隄後趨向東北不能順隄而行且自微山湖以下湖河一片難以施工惟南隄外尚可更改遷移可備籌計臣等又檢查舊案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北岸興工堵塞旋築旋潰迄無成功彼時河臣曾於上游時和驛一帶多開引渠數道引潘南趨以分其勢方克蕪工目今相近南岸既無可籌辦處所臣等帶同文武員弁於迤上隄內民田復加履勘再四測量地勢惟得青龍岡迤上南岸隄內自蘭陽

三堡起向東地勢就下較之隄外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若北河唇灘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等汛共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即間有稍高處所亦不甚懸殊現擬相距南隄千丈外連築大隄一道又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本有沿隄舊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渠一道實有就下之勢查此兩項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隄已築數丈後即於蘭陽三堡老隄刨挖寬深缺口導水進內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五

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東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並將圍隄兩頭接築北隄易於防守亦可免防北岸無數險工其原有舊南隄任其衝刷若大溜串入舊南隄內順隄河合流而下尤爲寬廣而距新隄甚遠既有餘地水勢蕩漾游波寬緩足資容納夫然後水由地中行勢必深通暢達避去儀考一帶受病地方是此事一成可望數年無患較之築壩堵塞僅補救於一時者不同臣等熟商妥議舍此別無良策至隄內民田廬舍原不能無碍且考城一縣亦須遷移臣等

亦未嘗不籌慮及此查考城自四十三年以後屢被漫水淹浸城郭塌隄官民俱在隄上居住本有不得不移之勢至隄內居民屢被災祲寧於隄外灘地高阜居住水至尚可趨避斷不肯過隄棲止致水至猝不及防是以過隄一帶廬舍亦甚寥寥卽有民田亦可酌量將舊河身灘地撥給更換或情願仍於新隄外居住卽將其地照河灘減則不使稍有擾累失所並先期出示曉諭以如此籌辦庶可保護安全小民亦必樂從又有慮及江南河身高仰水勢不能暢注者查自清口歸海之路自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黃流漫溢止有淮水下注入已冲刷深通而徐州以下則開放潘家屯後湖水刷河亦可無虞阻滯惟蕭碭銅山迤西或間有淤高處所臣李奉翰擬卽逐段察看測量挑挖務令一律疏濬深通俾黃水歸入故道時順流迅駛以期一勞永逸至估計土方若干應用銀數若干及如何派員分段承辦並量地勢上下之別以酌建築之高卑定挑挖之深淺各事宜臣等逐細履勘縷晰條分續行具奏再河臣韓鏞現奉

諭旨令其馳回工次現係改辦之事關係甚大俟伊到日

再令詳悉履勘各抒所見自行陳奏奏入
論曰此亦無可如何之計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論曰據阿桂等奏自蘭陽三堡一帶大壩外另添築南隄開挑引渠計長一百七十餘里約四五月竣工可以導水由引渠下注正河勢必掣溜全歸故道入海等語已批交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矣此雖無可如何之計然目前籌辦無過於此大學士九卿等才識見地俱不及阿桂之明練亦未必另有善策此事自卽可照議辦理至阿桂此次所奏現在儀考地形敗壞無可籌辦應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蘭陽三堡改築大隄開挑引渠既經履勘確實衆議會同卽可直陳無隱乃摺內語氣似以未能遵朕向南隄另求去路之前旨故爲委曲宛轉多其詞說不知朕前旨原止通論大勢宜就迤南一帶相度辦理非如阿桂等身親履勘目擊情形也今披覽所奏圖說籌畫得宜其所奏蘭陽三堡改隄卽係朕前旨所指迤南一帶也現在改築南隄開挑引渠自須數月之久方能辦竣阿桂等惟有督率在工員弁將所築隄根夯碾堅實俾資鞏固毋任草率至目前旣不能合龍則水勢仍由北岸下注惟特下游廣爲宣洩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凡可

以暢達歸海之路著傳諭薩載李奉翰前往悉心相度
應展寬者展寬應開放者開放至李奉翰籌辦事畢仍
即回豫同辦此事

二十五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南岸築隄改渠一摺批交大學士九卿
議奏今日復召見大學士尚書與軍機大臣等面降諭旨
詢問現辦河工除築隄改渠之外是否別有長策僉稱青
龍岡壩工屢築未就自應於南岸改辦即目前形勢而論
不得不不如阿桂所奏辦理又據嵇璜奏請俟白露過後秋
汎水退時再行施工等語河工乃國家大事關係民生不
阿文成八年譜卷二十六

獨朕日夜焦勞凡在廷大臣均應盡心籌慮以期有裨國
是嵇璜此奏亦有所見其是是否可以待至八月後施工不
致趕辦不及之處著傳諭阿桂等再行通盤熟籌據實具
奏至青龍岡壩工現在既不能堵合其所在口門三十餘
丈務須保護完固不得續又塌失方為妥善總之此事朕
毫無成見惟期於民生實有裨益阿桂等昨所奏蘭陽三
堡建隄改河即係朕前旨所指之迤南一帶另籌去路惟
前旨係通論大勢未嘗身親履勘自擊情形今覽所奏圖
說阿桂等既經親勘籌酌得宜飭下廷議眾謀僉同自應
照所奏辦理至嵇璜所稱緩至秋間開工之處亦為斟酌

事勢慎重要工起見阿桂等身親其事見聞真確果否
可行俟阿桂等奏到再降諭旨

五月初一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豫省河工另籌由蘭陽三堡改築南
隄挑挖引河一摺經大學士九卿會議朕降旨允行所
有籌辦一切事宜有韓鏞富勒渾在彼督率工員儘可
料理此時阿桂毋庸畱駐工次著即來京俟將來隄工
引河將竣開放時再行前往閱勘阿桂原係派出畱京
辦事大臣現在東省國泰一案呂爾昌將次解到有應
行訊究質對之處必須明白曉事之人在京辦理方得
阿文成八年譜卷二十六

平允阿桂接奉此旨即可起程若能於朕啟鑾之日趕
到可至南石槽行宮復命若十二日不能趕到即不必
再赴密雲統俟呂爾昌國泰等全案完結後再行前赴
熱河復命亦無不可並將壩工現在籌辦情形覆奏以
慰懸注

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等覆奏豫省漫工另籌築隄改渠並嵇璜所
奏秋間施工一摺內稱青龍岡漫口屢經變動形勢敗
壞已極是以遵旨於迤南一帶另籌去路自應及時辦
理若於白露後開工恐水落歸槽不能掣溜且既有決

口漫水下注即遇伏秋盛漲不能復有改移等語所奏自屬實情河工關係民生最為重大前此稽璜所奏亦屬陳其所見期有益於事朕亦明知趕辦不及為慮是以傳旨詢問阿桂等令其斟酌該處等事勢果否可行再行詳議據實覆奏今據阿桂等奏於五六七三月內興工即遇雨水耽延亦可先得二月工程又據稱漫工塌決處所現止飭令工員妥為保護不必如堵築時多費料物並稱現在應用民夫踴躍即東省災氓亦聞風雲集並可以工代賑各等語所籌皆是均應如所奏辦理總之議河如聚訟朕於諸臣本不豫設成見惟揣度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理勢執兩用中期於民生實有裨益阿桂等身親其事見聞確切自為籌酌得宜已經降旨令阿桂回京俟工竣開放引河再行前往查勘阿桂此時即可將籌辦事宜詳細交韓鏞富勒渾妥為經理如議速行也

初八日

公偕韓鏞富勒渾奏言臣等因儀考一帶河身受病已深以致青龍崗壩工屢築難就公同履勘於隄內迤南添築大隄開挑引渠仰蒙

皇上勅交大學士九卿議覆

允行臣韓鏞自東回豫現在上下往來履勘測量地形大

局係屬西高東窪南仰北低俱有就下之勢為今之計捨此實別無良策臣等復公同悉心商酌將一切應行事宜酌議各條恭呈

御覽一蘭陽迤南舊有沈隄一道由蘭陽起至商邱長二百餘里其自儀封以西相距大隄五六里至十餘里不等雖已殘缺漂廢基址猶存自儀封以東則大隄遙遠且經數次漫水舊基衝失今自蘭陽汛十堡起至儀封數十里就沈隄加築自儀封至商邱十一堡止另行盤築根基計估築大隄一道底寬十七丈頂寬五丈平地以高二丈為準共長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萬六千八百餘丈工分三百零二段約估土五百七十餘萬派定各員慎選礮夫分段承辦取土須在隄南三十丈以外不得就近挖成深坑致隄身孤懸積水傷隄每土一坯即潑水一遍如式夯礮方能膠黏堅實每坯一尺五寸築實一尺一寸為度上土不許過厚坦坡尤宜加意用礮築打自底至頂層層夯礮堅實臣等時加查驗酌立勸懲方不致有怠率偷減諸弊一蘭陽汛引水入隄之李六口大隄高於隄外灘面八尺灘高水面一丈七尺五寸水面較高隄內地面二尺今估挑引渠於

李六口隄內挑深五尺此下地勢高低不一深七八九尺及一丈餘寬三十丈至四五十丈不等其河頭河尾灘地內挑深二丈餘尺均寬五六十丈俾進水外灘成吸川之形出水外灘有建甌之勢計自蘭陽汛李六口起至商邱七堡東老河厓止共長二萬四千五百餘丈亦分工估土令承辦各員於應挖渠身內靠北先挖寬十丈子溝一道不但大雨時行水有所歸不致漫漫難以施工而水為平因其就下之勢可以一律調順高者宜深挑河面當加寬窪者宜淺挖河面可收窄其出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亦於插定封堆灰印之南三十丈刨挖溝形一道寬三尺深三尺以為定界並嚴禁偷減墊厓等弊以期如式寬深一此次工程浩大現遴州縣六十六員分段承辦知府五員總理其事道三員專司督催至挑挖引渠共派丞倅佐雜及試用効力官二百七十二員分段承挑派道府直隸州五員總理督催並按日論工按工定限令督催各員將工程分段彙五日一報等輪流赴工督率稽察如有踴躍急公之員分別記功工竣時奏請議敘遲誤偷減者立行叅革永不敘用一俟挑築工程約八

分以上其時大汛已過即於蘭陽汛李六口進水處一帶相度築壩一道為遏溜南趨計但河面既寬餘溜未能全掣擬於北岸建築壩基逐漸挑溜南趨以期開放後截溜全歸新河一隄內築隄開河段落業經丈量標記有礙民田廬舍處所現已出示曉諭民情甚屬寧貼俟查明應遷廬舍若干酌給搬移之費應用民田若干將舊河身灘地撥給更換其情愿於新隄外居住者即將其地照河灘減則務期籌辦安全不使擾累奏入得旨有治人無治法實力妥為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二十七日 諭曰昨據阿桂前來熱河復命面詢以現在所開引河形勢據稱將來引河挑成開放時考城一縣濱臨黃河四面受水現議遷移北岸等語此事係目下急務該縣城池應於何處建立必須相度基址早為籌畫然後可議遷移且現在該縣辦理地方一切公務其官吏人等亦須安設廨宇積貯文卷方為妥協富勒渾會否於北岸距河稍遠地方勘定基址豫為籌辦何以尚未見該撫奏及著即傳諭富勒渾令其迅速履勘辦理毋致臨事周章貽誤

六月二十日

諭曰閱本日韓鏞等奏到築隄挑河情形并繪進圖內其儀封一縣尚繪在新築南隄之內南岸開挑引河自蘭陽三堡起至商邱開老隄歸入正河則新隄之內俱已讓地與水不宜復畱縣城令其孤懸河濱一無保障雖前據富勒渾奏將考城一縣擬移建於北岸之張村集地方其儀封舊城則稱地本低窪城垣坍塌將來亦須脩建應另勘商儀適中之地擇其高寬地面改籌建築等語儀封建城亦屬目前緊要之事自當與考城一例遷移現在富勒渾會否已於商儀適中之處勘定基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完

址另為興建何以不行據實覆奏再閱圖內其向南分流各支河雖俱有細小紅點堵截但港汊分歧此等支流是否即係大河旁支抑或別有來源將來新引河開成後各支河之水是否一併歸入引河之處亦未據奏明著傳諭李奉翰韓鏞等令其詳悉再行繪圖貼說具奏並將本日奏到原摺及圖發交阿桂閱看阿桂在該處情形熟悉並令其據實隨報覆奏

二十九日

諭曰據李奉翰查勘現在新工及豫省雇夫不敷情形一摺內稱人夫一項因正當中伏炎暑大雨時行未能即

時雲集而附近各處將屆秋糧收割之時農民各顧本業雇募究屬不敷其勢不得不資鄰省將來東省人夫足用原可毋庸向直省代雇現與韓鏞富勒渾面商妥辦時屆白露即可完工等語看來直隸山東皆以辦夫為難而河南則以協辦人夫為急朕意豫工需用人夫自應在本省雇備為便從前屢降諭旨甚明李奉翰等當酌量情形妥為雇覓該處人夫斷無不踴躍赴工之理若謂此時將屆秋糧收割農民各顧本業方當六月下旬未免指稱時候太早轉以藉詞推諉總之令直省代雇一說固不必提即東省協濟之夫除已經陸續赴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完

工外倘豫省召募足數亦應飛咨停止以免鄰省跋涉之苦李奉翰等務當遵照妥辦至挑引河從前雖經奏定在白露以前蒞工但為期尚緊今思若寬限至霜降節邊完竣則該省人夫亦可以從容集事辦理更易而開放引河亦不為遲再前閱明興奏到圖內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其水清澈該處係承受漫口下注之水自然水泛黃色斷無澄清之理若其水果清則泥沙必至淤墊湖身將來猝遇盛漲不能容納於運道甚為可慮從前薩載韓鏞等奏稱豫省漫下之水俱係串湖邊下注距南陽正西八里之玉皇廟下達穀亭河是以清濁不

能混淆等語其所奏情形未經目擊不能遽信為確實
若果如韓鑠等所奏則下游散漫之水並不入三湖自
有一路循流順軌仍匯入舊河歸海何必又紛紛籌備
分洩三湖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廣為設法疏濬開挑
即漫口亦無須堵築矣朕於此處甚疑之下游及湖身
運道現在情形實為慮念不置總之此事現雖有李奉
翰韓鑠等在工經理而阿桂係一手督辦之人其識見
自較勝於李奉翰等此時在京不過照常事件非必須
阿桂辦理若能即赴該處籌辦一切朕可放心著傳諭
阿桂令其自行酌量起程或由山東運河一路查勘赴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工俟定有日期即行奏聞以慰朕屢注要工之意

恭錄

御製詩

助夫

青龍岡無望因之議改弦今年四月內因豫省青龍岡漫
工屢經整場勢難收拾命大學
士阿桂等於上游南岸相度形勢另議改弦故有無望之作蘭陽至商邱議將引渠穿
南隄外築隄導河可歸川
添建大隄一道內開引渠一百六十餘里導河水入渠下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南隄外
注商邱歸入正河故道入海雖無可如何之計然舍此別
無良策因飭大學士九卿議覆准行舍此別無策遑論棄民田然此實為去
民事當輕重權惟是西至東百六十里綿工鉅用夫多大

吏棘手難築隄開渠需用人夫較多前據韓鑠富勒渾等
期大工速竣並一面移會該督撫轉飭雇覓以濟要工等語而我思長計此事恐未然
齊有被災區工代賑可焉直隸本無災民謀食弗艱雖與
之雇值安土怯往還且有吏押去豫工用夫雖多但思東
省曹州等處被水居民
覓食維艱此時以工代賑尚可冀其踴躍從事至直省
近河南各屬上年均屬豐收小民不藉力作餬口若官為
雇備又派員管押赴工恐愚民非所樂從因傳諭鄭大進
富勒渾明興等公同籌酌可已則已不致勞民動眾方為
善是無罪受愆因憶古興工率用民力全何曾與雇值長
城今目前本朝俱動帑愛民
家法傳仍猶恐累民人情率重去遷亟命相酌商可已則
已施工鉅不可停民勞更所憐不應因愛民却致勞民間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展轉反側籌為君難一端更思助夫義蓋因期迫煎伏秋

汛總過今年伏秋汛前何必不可延設再展其期徐為工

自堅而亦可減夫隣助庶無煩諭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
訓諭乃該督撫等泥於白

露前竣工之限是以屢經請資伏秋汛前既不能竣事即發至冬間甚或遲至明春桃汛
以前開放引河亦無不可如此則現在豫省夫役可以從

容挑築毋庸他省派撥之煩會同河臣等通盤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總然賴
並傳諭鄭大進將直省協濟人夫停止前往

天恩佑民末安瀾

七月初一日

諭日據李奉翰等奏直隸山東江南各省附近豫工各屬
代雇民夫派員帶領來工指與工段即令該省委員駐

工督率人夫興挑等因一摺此項協濟人夫直隸山東等省其僉派押解小民不盡踴躍樂從朕從前早經見及屢次傳諭甚明李奉翰等應遵照節次諭旨務儘本省人夫召募雇用益開挑引河原因堵築漫口爲民田廬舍奠安之計乃驅率隔省不樂之夫押解赴工是欲利民而轉以病民甚非朕軫恤窮黎廩念要工之意昨令阿桂起程赴工或順道由山東運河一帶查勘河湖形勢本日據韓鏞等奏到緯道及糧艘北上情形俱屬安穩看此光景阿桂不必由東省查勘應即由京徑赴豫工督辦一切日內即酌定出京日期一面起程一面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具奏總之引河工程其創挖溝槽及隄工基址大局已定即眼前人夫不能十分齊集就本處雇覓儘屬從容亦毋庸藉資隣省况前已降旨將開放之期寬限至霜降節邊現在伏汛已過秋汛將臨設霜降時候所有開挑工程尚不能一律完竣即緩至冬間甚或遲至明春挑汛以前開放一舉集事亦無不可此等機宜阿桂到彼會同李奉翰等悉心籌酌妥爲辦理朕可稍紓廩念

初二日

諭曰據薩載奏開放額家莊引渠分洩運中河水暢達入黃情形一摺內稱測量額家莊地勢河水高於引渠五

尺即將該引河於六月十八日開放原挖口門十丈開放復刷寬十餘丈口門水深一丈三尺餘寸分洩入黃約有三四分不特上游來水易消而下游運中河數日之內消水三尺餘寸溜勢平緩江廣糧船渡黃入口挽運甚易該處引河分洩得力已著成效第口門過寬日久恐致掣動全河今將兩壩頭用料裹護相機進占等語看來該處引渠分洩上游漫口之水甚爲得力其口門雖逐漸刷寬即使掣動全河之勢由此歸入舊黃河直注入海亦無不可如此則蘭陽現開之引河儘可從容籌辦毋庸再派隣省人夫致滋紛擾若如薩載所奏將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壩頭裹護進占收窄口門轉恐分洩不能通暢有礙去路著傳諭阿桂令其通盤酌量情形一面據實具奏一面知照辦理

初四日

諭曰據鄭大進覆奏代雇豫工人夫遵旨停止一摺此事在豫省則以幫夫爲急在直隸山東則以辦夫爲難從前閱伊等所奏情節朕早經料及是以節次降旨諭令李奉翰韓鏞即在本省儘數雇募今直隸已經受雇之夫相隔月餘尚未起身則可知小民裹糧遠涉俱非樂從果不出朕之所料又本日明興奏到摺內亦稱各村

莊可以備作之人俱不願受雇現在飭令委員將曹縣境內應行挑挖工程先儘力趕辦俟夫役漸增再將豫省工程協助施工等語所奏亦屬實在情形只可如此辦理至從前白露節間完工一說朕揣度情勢屆期斷不能蕪事故屢次降旨寬限至明春桃汛以前亦不爲遲今立秋已逾數日轉瞬白露該省工程尚未據奏報分數即使此時各省人夫齊集白露以前亦斷無依期完竣之理著傳諭阿桂李奉翰等務遵照諭旨在本省陸續雇募人夫從容辦理總期於引河深濬隄工堅實不妨畧遲其期總以開放時掣動大溜引歸正河爲要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御製助夫詩一首著抄寄鄭大進李奉翰韓鏞富勒渾明興等閱看鄭大進等原摺亦一併抄寄阿桂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初八日

諭曰阿桂覆奏接奉諭旨赴工遵辦及奏報起程日期一摺內稱霜降以後若未能一律完竣即奏請展限據臣愚見亦斷不至桃汛以前即可告蕪等語在阿桂之意以要工早得竣事可以仰慰朕懷但朕前降旨內所有明年桃汛前開放引河之說非專爲阿桂等辦理此事寬其期限向聞開放引河必當借水長時刷沙奔壑方

爲有力若開挑完竣在冬月水斂之時放水恐不能得力未必如桃汛時酌量開放之穩而凌汛水勢尚帶冰凌又不如桃汛時之開放順暢更爲得力况從前閱阿桂等開放引河摺內尚稱稍遲數日蓄高水頭則開放時有一瀉千里之勢可以掣動溜勢等語此一定不易之理豈可於冬月水落之候輕易從事乎阿桂到工後當與李奉翰等悉心體訪酌量情形再行據實具奏

初九日

諭曰日本口據明興覆奏運河情形一摺內稱從前查看運道見南陽昭陽微山各湖水色均係清水等語著傳諭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三

阿桂到工時悉心體訪將各該處實在情形迅速覆奏並繪圖貼說呈覽

十一日

諭曰據薩載奏查看青龍岡迤下漫衍之水逐漸澄淤流入微山湖等因一摺其所奏情形俱已覽悉並於摺內詳晰批示矣但閱該督奏到兩圖并韓鏞奏到圖內其所繪三湖自金鄉以下即係清水而黃水別無南下去路據稱係湖滿頂住黃水不致直灌等語則似黃河於金鄉以上即漸次澄淤以下皆清水矣而昨日明興覆奏摺內則稱湖西本有前明運河一道去歲南陽昭陽

微山各湖積水本多水勢甚旺力足敵黃是以黃水由湖西邊即已南注並未入湖又前明舊運河尾直至江南始與運中河相會等語又似黃河被湖水所逼自行一路至江南始入運河何以此次薩載韓鑠進到圖內並未將舊運河一道黃水經由南下之處繪入著傳諭薩載李奉翰韓鑠明興等查明湖西舊運河坐落方向究在何處其薩載韓鑠明興等所進三圖究竟以何為准一併詳查聲敘添繪合成一圖貼說據實會奏勿稍存迴護之見本日進到各圖及昨明興所進之圖一併發去并諭阿桂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七

十二日

諭曰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鍼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湧醜為百道皆成金色入

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皇祖所降諭旨并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為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同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七

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証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按語為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同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之河源即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費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為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

者亦係橫嶺而脩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爲回部之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到西域見二水交流發慈嶺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即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証已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地方或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証此作史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爲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即言河源自慈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滯爲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

出爲星宿海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窮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証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訛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恭錄

御製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四

河源

惟嶽曰有五惟濱曰有四四濱河居一宏功贊

天地金隄護九曲邇年每有事戊戌年儀封十六堡決口庚子年雖寧之郭家渡考

城之張家油房郭均在南岸昨馮子計已竭靈源致虔

祭因遣侍衛往豫省青龍岡漫工因屢次合龍未就於本年二月內命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

衛阿爾達爾圖具說呈覽所奏星宿海情形有舊圖未備按

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所奏星宿海情形有舊圖未備按

處星宿海蒙古語鄂敦淖爾鄂敦即星宿淖爾即海也星

宿海有泉千百漏出俱綠水惟西南一河名阿勒坦郭勒

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

其水色黃從東南流更折而西北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

宿海因會諸綠水黃色微淡自此合流東下屈曲于七百

餘里至貴德堡挾沙激浪水色金黃始名黃河向以星宿

海諸泉爲河源雖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上源而窮源命

河由星宿海以行謂之源亦不致大相逕庭云

必致歸來新圖呈舊圖稱未備舊云星宿海便即河源是

叶蒙古語鄂敦鄂敦星宿謂此固非差訛然河其南寄因

更向西行溯洄川益邃色赤作黃金別流無敢厠詢以蒙

古名曰阿勒兩字作一坦郭勒叶阿勒坦謂黃金郭勒

則河義更西得巨石詢蒙古名字阿勒坦噶達素北極星

名意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亭亭獨立名阿勒

老石也惟此一石峯其崖壁乃土作黃赤色更無草木壁

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醜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

池積叶醜泉作金色真源信無二山土胥金色更無林木

翳東南流折北屈注三百里叶穿星宿海東色微淡以易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東至貴德堡途作純黃色叶向稱星宿源亦未大差致集

林云有人未書見婦浣紗異張騫支機石更述荆楚記或

到星宿海附會傳奇偽統

天一所生軒圖旨早示考訂誌其詳惟額

安瀾賜

公奏言本月初八日臣於定興途次接奉

諭旨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於工次情形無慮不周無微不燭查向來

開放引河須俟蓄高水頭則開放時有一瀉奔騰

之勢可以掣動大溜此次儀封南岸挑挖新河綿

亘一百數十里誠如

聖諭尤必當借水長時刷沙奔壑開放方為有力若在冬

月水斂之時放水恐不能得力臣等從前定議時

所以必令及早開工者原期於八月以內一律完

竣乘水盛時放河則掣溜更速或八月以內未能

完竣若在九月中旬霜降前開放似亦未遲維時

未交冬令河水尚旺一經掣動大溜則秋水刷河

冬水淘底新河自易於滌盪寬深現在距霜降尚

有兩月餘且臣於途次遇有豫省來人畱心訪問

念及目下天氣晴爽民夫已漸齊集若果夫役充

足能於霜降以前全竣則早一日完工可早一日

開放自應趕緊籌辦以冀鉅工告蒞上紓

宵旰焦勞第傳聞亦未足憑容臣抵工所悉心確訪廣為

諮詢通盤籌畫再行具奏恭請

聖訓如霜降前實趕不及自當從容辦理斷不敢冬月水

落之候輕易從事至引河於何時啓放較有把握

之處臣素不諳河務且經歷甚少抵工後不特李

奉翰韓鏞二人俱係河員出身自必與之悉心商

酌即在工人衆有能曉悉河務者亦當遍加訪詢

總期籌畫萬全一舉集事仰慰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聖

聖懷奏入報

聞

初九日

諭曰明興覆奏運河情形一摺內稱從前查看運道見南陽昭陽微山各湖水色均係清水曾詢問該處地方官據稱湖西本有前明運河一道去歲南陽昭陽微山各湖積水本多水勢甚旺足以敵黃黃水由湖西邊即已南注並未入湖故湖水仍清不致淤墊湖身又前明舊運河尾直至江南始與中運河相會故黃水在東境並未入運河間有漫沒乃係清水擠逼過高所致等語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聖

果如所奏實堪欣慰但閱從前所進青龍岡漫口下注圖內竟係黃水與湖水連為一片恐不能無淤墊阻礙之處再今歲情形是否與上年相似朕心深為屢念著傳諭阿桂到工時細心體訪將各該處實在情形迅速由驛覆奏並繪圖貼說呈覽

十九日

諭曰朕閱蘭州紀略阿桂海蘭察勞績甚著從前漏稅案內阿桂應罰公俸十年海蘭察應罰侯俸四年俱著加恩寬免

二十四日

公偕李奉翰富勒渾奏言竊照豫省南岸新工節次欽奉

諭旨

訓誨諄詳令 臣 阿桂到工後與 臣 李奉翰 臣 韓鏞 臣 富勒

渾等通盤籌畫妥為辦理 臣 阿桂於本月十七日

抵工遵

旨公同商議查儀封漫口上煩

宵旰焦勞幾及一載 臣 等無不思竭力區畫俾鉅工早蒞

早慰

聖懷惟是現在隄河並舉自五月開工後即值天氣炎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聖

大雨時行人夫未能立時雲集是以原擬先築高一丈之隄工六十餘段現止築高三四五六尺不等原擬先挖寬十丈之引渠二百餘段七月盡八月初始行完竣而山東省原認承挑之三千六百八十六丈雖已動工又經停止則全無分數可計雖目下天氣涼爽農事將畢民夫已漸全集但距霜降不過兩月若於此兩月中勒限全完誠恐不肖人夫聞工程緊急逾爾居奇效尤致長刁風而現定夫價比例價已多兩倍亦無再行加給之理且 臣 等原期於八月內九月初完工亦為乘水勢

盛時放河易於掣溜之計本年豫省黃河伏汛止長水兩次俱不過三四尺因無續長之水旋經消落臣阿桂到工察看水勢僅與五月初相仿現在秋汛已逾半月並未長水十五六兩日陰雨綿密雲氣廣濶如上游一帶一律會遍河水自當續見增長但此時工程尚早計連日陰雨所長之水到豫時斷不及放河待趕辦完竣又值霜降維時秋令已過水勢仍復平落不能開放是徒滋勞費無益於事在

皇上屢念要工固不惜多用帑金亦不應虛費於不當費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之時况期限過促工程難免草率臣等再四籌酌總不能出

聖明指示之外自當遵照

諭旨從容辦理則工作既可如式而雇募人夫亦不至於張皇急遽至開放引河冬月水斂之際斷不可輕易從事而凌汛則係上游冰凍擁擠所蓄之水偶爾衝開隨長隨落不能久存於放河亦屬未宜誠如

聖諭不如桃汛之勢較和平水又有力臣等現飭在工各員於天寒冰凍以前如估將引河挑挖寬深隄工

夯築堅實俟明春桃汛漲發時酌量開放惟是此次放河期於必成不能不過為籌慮臣阿桂兩次在工三歷桃汛長水均在二三尺以內亦不過一兩日即行消盡維時若即開放恐尚未能掣動大溜雖從前桃汛聞有長水旺盛之時然亦數年中所僅見難以倚恃查曲家樓漫口關係運道自上年廣籌分洩本年重運糧艘幸不致遲悞現又開放潘家屯顧家莊張家莊三處引渠下游宣洩更暢且清日得資托無虞淺阻明歲重運自益可進行至淹浸民田若桃汛時猶未涸出即晚禾亦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吳

及趕種伏讀

上諭開放引河必當借水長之時刷河奔壑方為有力仰見

聖明於河務機宜無不燭照靡遺臣等愚見惟將隄築辦竣以河待水明年桃汛屆期水勢旺盛即行相機啟放設桃汛水勢開放尚未能十分穩妥寧可再待伏汛緣今年伏汛水勢枯弱乃向來罕有之事明年伏汛未必仍如今年倘屆伏汛長水又不甚旺即至秋汛開放亦斷無不成之理總之工程鉅要臣等惟有恪遵

訓示籌畫萬全務期一舉集事斷不敢輕易嘗試臣阿桂
抵工日即與河臣韓鏞再四講求意見亦屬相同
並遍詢在工曉悉河務各員弁僉稱應如此辦理
恭候

睿裁奏入報

聞

八月初六日

公偕李奉翰富勒渾奏言伏查辦工首在雇夫五
月中旬以後人夫未能立時齊集者皆由暑雨農
忙目下天氣晴爽農事將畢統計隄渠兩工人夫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學

已不下二十餘萬其中直隸山東以及江南沛縣
一帶赴工趁時貧民攜眷搭棚在工居住者甚多
伊等餬口有資自不肯捨而他去本年豫省秋收
豐稔各處居民或須回鄉刈穫然至播種秋麥後
亦必源源而來尤可無虞缺之現距十月尚有三
月按日計工嚴寒沍凍以前實可一律從容完竣
不至有急遽草率之弊且臣等前定章程時估築
大隄二萬七千三百餘丈計高二丈頂寬五丈底
寬十七丈誠恐新隄卑薄不足以抵禦黃水茲復
詳加履勘該處地勢本屬南仰北低故放引河又

已展至明年桃汛土功歷時漸久自必益增鞏固
是以公同籌酌所有應築隄工不必仍依前估尚
可減高六尺再於六尺以下隄頂減寬一丈隄底
減寬一丈七尺二共減土一百六十三萬四千餘
方並飭承辦各州縣將原擬先築一丈高之隄工
辦竣即回本任料理地方事件其加高四尺作為
春工俟明正燈節後到工接辦桃汛以前儘可從
容辦竣隄工暫停則引河人夫愈多尤不難於剋
期集事至引河河底原定挑深五尺較此時大河
水面低六尺餘寸若至汛水旺盛時大河水面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學

高四五尺比引河底高至丈餘原可以因勢利導
惟是此次放河總期於水大掣溜一舉成事汛盛
之際大河水面固較現在更高而底水總屬無異
以現在水勢而論河流並未加長其中泓一帶逐
細測量水深自八九尺至一丈不等計放河之時
現在水深一丈之處掣入新河六尺餘寸尚存水
三尺餘寸未能同時並掣力量既分南趨恐不能
十分得力臣等再四思維現定期限既寬且相度
上下地形引河再暫行加深二尺尤有就下之勢
如此則較大河水面低至八尺餘寸將來放河時

雖此時水深一丈不過存底水尺餘新河一瀉奔騰餘溜即可期全掣於機宜有裨而成功較有把握其引河應添土方即以隄工所減土方劃抵亦毋須另為加增奏入

諭曰諸凡甚妥勉為之

公又奏言竊照豫省改辦南岸新工綿亘一百數十里隄河並舉估需土方共有一千二百四十餘萬河臣韓鏞等因上年青龍岡挑挖引河時土方共一百二十餘萬東省幫辦二十八萬約計五分之一此次工程浩大酌議東省幫辦十分之一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吳

考城商邱界內挑土一百餘萬方經山東撫臣明興

奏明將曹縣境內工程先行儘力趕辦再以次溯挑是以考城商邱界內引河三千六百餘丈已動工者尚無分數可計未動者尚有九十餘萬方伏思辦理公事隣省協濟原應各隨其力量非可援以為例但豫東河務統歸河臣一人管理而地方則係兩省撫臣分轄遇有工作力役之事即不能協助亦應於所屬境內各辦各工今東省既專辦曹縣境內工程止歸還豫省代辦尾段土方五萬而

河尾土方二十餘萬亦在東省境內係豫省先為代挑東省若不歸還亦未為平允臣抵工後面諭亮沂曹道張永貴於緊接商邱頭堡工程內除歸還豫省代辦隄工土五萬方外再歸還河尾土方二十餘萬其餘概令豫省承挑所有東省請俟夫役漸增以次溯挑之處均可不必如此方得其平且統計東省認挑土方不過三十餘萬辦理甚屬從容既得以同時告竣即動用錢糧兩省各自銷算亦較直捷已知會山東撫臣一體飭遵照辦奏

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李

諭曰阿桂奏東省專辦曹縣境內工程其河尾土方二十餘萬亦在東省境內係豫省先為代挑東省若不歸還亦未為平允等語此項應挑土方前據明興奏稱自商邱頭堡起至七堡止計該土方七萬七千有零又商邱第十堡南岸隄工該土方五萬有零均應東省承辦等語是東省現有應辦要工未知豫省現在所挑分數究有若干再東省現在是否尚有餘力可以幫助豫省之處必須熟商妥酌無分畛域方與要工有濟著傳諭富勒渾明與會同商酌辦理不得稍存推諉以副朕厘念河防至意

公又奏言伏查東省各湖居豫省曲家樓漫口下
游黃河之水源盡歸於東省各湖以致濟南迤南
至韓莊一帶湖與運河連爲一片緯道盡被淹沒
上年七月間漫水下注之初其勢洶猛適值東省
湖河並漲水勢極盛不能直灌湖心猶串湖邊行
走是以南陽昭陽等湖先係兩清夾黃迨後湖水
愈加逼高力足敵黃黃水爲清水頂阻遂全向湖西
而南而湖身湖東俱係清水且漫口距各湖中間
尚有三四餘里地勢平衍黃流蕩漾水緩沙停未
至各湖業已澄清不至墊及湖身故魚臺迤西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色微黃魚臺迤東水色皆清卽如金鄉城外黃水
必經之路上年冬間水勢直逼城根甚屬危險今
則該縣城外地形漸高黃水折而遠去此卽沿路
澄淤之明驗至湖西由玉皇廟穀亭以至江南茶
城地方雖有舊運河一道年久淤墊不過微露窪
形若從茲南注者果係黃流則不應至沛縣境內
者仍全係清水臣自上年抵豫後遇有東省人至
每畱心詢問此次到工復悉心體訪並屢劄道員
沈啟震令其詳細查覆據該道稟稱現在魚臺以
東實係清水各湖河亦並未稍有淤高之處前閱

山東撫臣明興所

進圖內於魚臺至沛縣一帶仍繪黃水想該撫或因
漫水由湖西南注遂謂黃流自行一路未能聲敘
詳晰續奉

諭旨令督臣薩載等會同該撫據實會奏毋稍存迴護之
見該督撫自必查勘明確另行切實具

奏至本年東省湖河水勢伏秋汛節次所長不過四
尺與上年情形相仿近又開放潘家屯張家莊蘇
家山水線河顧家莊各處引渠下游分洩之路既
多自必較上年易於減落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論曰據阿桂覆奏河湖水勢情形一摺內稱南陽昭陽等
湖因水勢逼高力足敵黃黃水爲清水頂阻遂全向湖
西而南地勢平衍黃流蕩漾水緩沙停不至墊及湖身
故魚臺迤西水色微黃迤東水色皆清等語此等處正
未明晰昨已傳諭詢問薩載李奉翰以青龍岡至金鄉
不過三四百里水色已澄盡而清是東省三湖不致受
淤不必更論其自清黃交滙處所下至雲梯關里數比
青龍岡至金鄉較遠何以仍係黃河入海豈清黃交滙
以下亦竟屬清水乎抑仍屬黃水乎且卽云黃水至金
鄉蕩漾停緩水色澄清試思清黃交滙以下淮水力量

甚大尚為黃水挾之入海不能蕩漾澄清豈金鄉以上轉因湖水逼高之故竟能頂阻黃流使之蕩漾澄清耶其理總難明晰又試以永定渾河而論渾河水色亦黃自會合鳳河以後為清水所衝下至淀河即係清色此因渾河與鳳河源流俱不甚大是以澄清尚易若黃水則源遠流長何以在山東即能蕩漾澄清入淮河反不能蕩漾澄清洪澤湖之水反不及微山湖水力耶從前明興所奏繪圖錯誤伊係初至東省於該處河道水勢未能明晰遂謂黃流自舊運河南下今已據另行具圖會奏明晰此不足再講至清水交滙至雲梯關水色如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五

何之處除昨已傳旨詢問薩載李奉翰外著再傳諭阿桂就近詢之李奉翰將實在情形詳晰確查具奏朕於諸務心思所到必欲詳明其事不為不求甚解阿桂當仰體朕意也

十二日

公偕李奉翰富勒渾奏言臣等籌辦豫省南岸新工導河由蘭陽汛進舊隄入引渠下達從商邱汛出舊隄歸入正河此事一成所有儀考受病地方概可避去至江南清口迤東歸海之路連歲清水下注久已衝刷深通徐州以下近又開放潘家屯

張家莊各引渠流行暢順亦可藉資清水刷沙之力惟河南商虞以東江南徐州以西河身間有淤高處所臣李奉翰前回江省時業經沿途查看逐段勘估茲臣等復公同籌酌現距桃汛尚早自當乘大河見底之際務一律疏浚深通俾黃水歸入故道得以流行迅暢順軌安瀾因派委開歸道席萇淮徐遊擊韓勝帶同熟諳員弁至商邱七堡渠尾以下河身內挨次詳細測量據該道將等稟稱現在商虞曹單一帶大河俱存清水深三四五尺不等其淤高之處間段露出灘面須加抽挑又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五

數處土性膠結河形兜灣應行開寬取順共估工五十段土二十萬零六百八十五方臣等查此次改辦工程關係甚大既於要工有裨則增添土方二十餘萬亦屬無多自應一并辦理其在商虞境內者即令商邱虞城二縣承挑開歸道席萇兼管在曹單境內者即令曹單二縣承挑派堯沂曹道張末貴兼管均於天寒冰凍以前挑挖完竣臣等另委誠實可信之員前往如估驗收至江南徐州以西銅山蕭碭大河臣阿桂又經札知新任河臣何裕城囑其來豫之時順道再行復勘如有應加

挑挖者一面就近知會督臣薩載派員照辦如此
通盤籌畫庶將來啟放引河時不特新河可一瀉
奔騰即大河亦可一律暢順奏入報

聞

十八日

公奏言臣遵

旨查明清黃交匯情形詢之河臣李奉翰據稱清口以下
清黃交匯處所其初南係淮水色清北係黃水色
黃並行東下判如劃界然不一二里則清水中漸
見黃水迨至楊家莊一帶則水色純黃不復更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奏

清水自此以至雲梯關直達海口皆一律全黃緣
黃水從豫省下達江南經行日久大河中泓皆有
河槽河身以外皆有厓岸厓岸之外南北又有大
隄逼束河流湍急在前之水奔騰趨瀉尚未及歸
海而續來之水已隨後催擁不能停滯直至入海
無不挾沙而行今曲家樓漫口至金鄉魚臺三數
百里間地盡平衍漫水所經並無河槽其水面寬
處有至數十里者任其紆迴蕩漾力緩沙停是以
未至各湖業已澄清即如四十三年儀封十六堡
南岸漫口黃水由水城雒州亳州一帶沿路留淤

入湯河時水已粉漿色及至入淮入洪澤湖時已
全係清水是以流行二年湖身不至墊高此即水
緩沙停之明驗等語臣查該督所稱清黃交匯以
下情形與臣於四十五年春間奉
命同薩載由清口乘舟順黃流出雲梯關查看海口時所
見情形相同其所論曲家樓漫水沿途澄淤之故
亦似近理奏入報

聞

二十五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富勒渾奏言伏查豫省南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奏

新工堤渠兩項共估需土方一千二百四十餘萬
議定章程時前任河臣韓錄同臣富勒渾以工段
綿長期限緊迫不能不借資於隣省又因堤工例
應保固河尾尤關緊要豫省連年辦工較熟故商
邱十堡隄工土五萬方河尾土二十餘萬方雖在
東省境內亦由豫省代辦其考城二十一堡以下
應挑引河土一百餘萬方請令東省代挑原欲東
省幫辦土方六十餘萬以期鉅工速竣嗣據山東
撫臣明興請先挑本省曹縣境內引河土方七萬
七千有零並歸還堤工土方五萬方餘原議幫挑

之土方俟有餘力再以次溯挑於六月三十日具
奏臣阿桂七月十七日抵工見該段尚未開工雖蒙
皇上恩予展限辦理已屬從容但原擬先挑之十丈引渠

必須及早興挑庶以水為平形勢可期條順若待
東省挨次溯挑則考城二十一堡以下工段須至
十月內方能開工又值嚴寒冰凍且撫臣明興雖
有遞溯協挑之請其力能協挑土方數目若干亦
未據議定知會臣阿桂因為籌酌即將豫省代辦
東省境內之河尾土二十餘萬令東省於緊接商
邱頭堡以上考城境內工程溯挑歸還其餘土六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奏

十餘萬方現定期限已寬一併令豫省承挑以期
一律蕪工此臣阿桂就到工時情形代為酌辦豫
東兩省撫臣亦當即照辦並無異議而按日計工
俱可不至遲悞奏入報

二十八日

諭曰豫省添築南隄開挖引河各工久經議定章程分派
段落委員承辦並經降旨展至明年桃汛開放引河此
次阿桂前往督催在事人員上緊辦理節經具奏工程
俱可於冬間一律完竣俟桃汛再行開放是章程大段

已定現在不過夯築隄工挑挖土方富勒渾在彼諸事
皆已諳習儘能督率辦理况有李奉翰在彼幫辦自可
料理裕如其餘並無緊要事件必須阿桂駐工籌酌者
現在東省運河德州濟寧俱有應行查勘挑挖之處且
濟寧以南為黃河下游經漫水漲溢一帶專藉潘家屯
六塘河等處分洩明春開放引河時必須積水暢消迅
速歸海民田盡行涸出方為盡善何裕城係新任總河
於東省運道是其專責阿桂此時正應率同何裕城由
南河查勘新開引河隄工順道前往東省將運河一帶
隄閘土石各工及橋梁緯道逐段履勘所有應行酌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奏

辦理及啟閉宣洩機宜通盤籌畫悉心妥議並告知明
興即行遵照妥辦何裕城陞任後本應陛見阿桂即同
該總河來京詳細面陳一切阿桂亦可畱住數日再往
工次較之具摺陳奏更為詳盡計四十九年即屆南巡
之期所有東省河湖水道自應預籌妥協如庚子南巡
經臨時水程穩便行所無事阿桂係曉事之人定能仰
體朕意一切經理得宜並將何日起程前往東省之處
迅速覆奏以慰廑念

九月初八日

諭曰陳輝祖查抄王宜望貲財一案據盛佳奏查出王站

住底册不符抽換顯然因欽差侍郎福長安喀寧阿前
往河南工次以查工爲名就近詢問王站住卽解任押
帶赴浙質審但福長安等辦理此等事件究不能如阿
桂之歷練前曾降旨令阿桂前赴山東查看河湖水勢
情形此時如尚未起程卽於工次等候如已起程行走
諒亦不遠可速回河南工次一面扎諭王站住令其前
赴工所不可稍露端倪俟王站住到工阿桂卽可先將
此旨傳諭令其將如何抽換緣由逐一供吐倘稍有端
倪卽可傳旨將伊解任俟福長安喀寧阿到工卽交伊
等帶赴浙省歸案辦理後阿桂再往山東一帶查看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奏

湖情形來京覆奏亦不爲遲也

初十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富勒渾奏言臣等欽奉

上諭豫省添築南隄開挑引河各工久經議定章程分派
段落委員承辦阿桂卽可同總河何裕城來京詳悉面
陳一切查豫省開放引渠須待明春桃汛東省洩水利
漕各事宜自當預爲籌辦卽江省本年因安徽六
安等處山水驟發淮湖盛漲並臨運緯隄汕刷殘
缺亦應及早興脩今奉

諭旨令臣阿桂臣何裕城前往東省運河逐段履勘通盤

籌畫告知撫臣明興妥辦臣阿桂本應卽遵

旨前往惟是東省居曲家樓漫口下游積水速消總在堵
塞決口而決口之堵塞又在啟放引水時掣動大
溜查豫省估築新隄共六十三段除加高四尺作
爲春工補築外其原擬先行築高一丈隄工已完
者五十七段未完者六段是隄工九月二十前已
可完竣至引渠長二萬五千餘丈原估土共六百
二十四萬三千六百餘方已挑土三百十四萬二千
餘方未挑土三百十萬一千五百餘方通勻牽算已
有十分之五但其中開工遲早不同故分數亦多寡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李

不一如考城二十堡以上各段引渠業開寬至一二
三十丈不等且有已經完工者考城二十一堡以下
引渠則係臣阿桂抵工後酌定興工所有原擬先挑
之十丈子溝尚未挑竣此次引渠工段綿長惟恃以
水爲平形勢方能條順挑挖均可合宜將來啟放時
水勢始能一瀉奔騰暢達無阻是此事爲救河緊要
關鍵必須測量至准以成建瓴之勢現當工程要緊
之際承挑引渠各官共二百數十員用人既多實不
能逐加選擇其間如佐雜試用効力以及千把微
末員弁俱有錢糧經手臣阿桂受

恩深重且奉

命來工督辦彈壓查催較為得力是以公同商酌臣阿桂

臣李奉翰臣富勒渾現在工次臣何裕城儘可於

初八日起身先往東省率同道員沈啟震將運河

各工詳加查看臣阿桂俟十丈子溝全完掣放水

平既准原估各工亦漸次挑竣即奏

聞啟程前往會同覆勘目下東省湖河水勢已漸消動本

年所開潘家屯張家莊水線河顧家莊各引渠宣

洩甚暢此後自必日消臣阿桂於九月底十月初

到東運河隄岸當已有漸次露出者勘估既易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李

尚未露出者水勢平落亦可以探量仰賴

天神默佑

聖主福庇明年桃汛豫省放河一舉集事來源既截則東

省漫水亦無難設法速為疏消一切工程均可次

第興舉不至遲悞俟章程議定遵

旨交撫臣明興照辦臣阿桂臣何裕城即進京將一切情

形面

奏恭請

睿訓指示益得有所遵循至豫省引渠業經掣放水平其

續添土方不過照估挑挖

公又奏言此次臣往東省所有運河隄岸土石各

工自當挨次詳細查勘其未經露出之處現被水

淹浸恐水底測量究不能甚准當逐段簽試插立

標記先為料估與撫臣明興商酌年內備辦料石

採購橋木明歲豫省決口一經堵合即令興脩臣

俟開放引河大溜全勢酌量可以分身時仍即往

東省與撫臣明興等覆加詳勘目下濟寧以南至

韓莊一帶湖河一片將來應辦工段綿長其如何

分派脩理及設法查催之處亦可悉心籌畫期於

經理得宜仰賴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李

聖主洪福明春桃汛豫河一舉成功所有運河各工次第

興舉核計四十九年以前必可一律完竣概復舊

規臣叨荷

渥恩况恭逢

聖駕臨蒞凡有應行籌辦之處自當仰體

慈懷預籌妥協務期水站經由行所無事均奏入

諭日據阿桂奏令何裕城先往東省查看運河各工阿桂

俟十丈子溝全完掣放水平既准挑工完竣再行起程

所辦甚好此時正有另行交辦之事即當詳辦其東省

河湖事務有何裕城先往儘足料理

又

諭曰據阿桂奏訊據王站住所供自屬實情竟係陳輝祖營私舞弊抽換抵兌實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審辦不可現在豫省河工已辦有章程將次完竣並無必須阿桂在彼經理事務即著同福長安迅速馳驛前往浙江徹底查辦至陳輝祖曾經阿桂稱其能事用為閩浙總督兼管撫篆今阿桂查訊此案即首疑及陳輝祖並不稍存迴護大臣居心理宜如此今往浙查辦自當秉公持正訊得確情也至現在辦理勾到刑部堂官需人喀寧阿於何處接奉此旨即著回京不必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往浙省福長安接旨後即於該處等候阿桂同往再閱王站住所供尚非虛捏阿桂等即將伊帶往質對若所供屬實伊竟無罪可無庸查辦

二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福長安於二十一日先行起程赴浙阿桂俟掣放水平後再行起程前往會辦等因一摺福長安辦理案件究未能歷練恐其過於見長或至有意推求株連者眾殊非朕查辦之意陳輝祖案內承辦經手各員及有名人証自應逐一細心研訊至若舖戶商民本屬無知未便濫行波及陳輝祖雖行同穿窬味良無

恥但究係大員只須嚴加駁詰令其據實供吐况此案業已全行敗露亦不能更為狡飾不必遽用刑威倘或狡供不吐將來伊不畏朕之廷訊乎福長安到彼時如案內有疑難重大關係緊要以及定案各款仍俟阿桂到浙後再行商辦會奏

二十七日

諭曰據阿桂奏東省宜洩積水機宜畱心採訪運河迤西蘭家山而外惟伊家河可以分洩輿論皆以為應挑但該河自二十二年辦理後歷時既久且從前開挑時緣山根砂礪未能如式此時必須大加挑深方足資其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益現在雖有何裕城在東省勘辦一切但伊甫任總河恐未能熟諳因袁守侗辦事結實請令其先行會勘俟阿桂到東再與覆勘等語所奏是勘辦河工多一人心思智慮更為周密自於公事有裨著傳諭袁守侗即由原籍前往該處會同何裕城詳細履勘將應挑段落約估土方先行酌議章程俟阿桂於浙省審辦事竣回東時再行會同覆勘籌定興工交與總河巡撫等辦理

十月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先後抵浙將陳輝祖查抄王望望貲財抽換抵兌一案查審大概情形先行奏聞一摺內稱易

金銀兩係仁錢兩縣分作五次於上年十二月以前國
棟任內交納齊全是以銀易金一事尚無虛列抽抵等
語已於摺內批示陳輝祖如果無侵蝕金兩之事則是
聽王直望之請托為之營私舞弊所關甚大王直望玩
法肆貪身犯重罪革職查抄陳輝祖尚敢受其囑托推
此又將何事不可為乎必係陳輝祖希圖侵蝕將金兩
入已聞有交盛住密行訪查之信始行陸續吐出况係
交仁錢兩縣承辦之事何弊不可為即有庫收安知無
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一到何途信以為真此一節係
此案最要關鍵應嚴訊陳輝祖並經手之仁錢兩縣令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查

其據實供吐

二十四日

公奏言臣接十月初十日奉

上諭據李奉翰等奏子溝挑竣掣放水平形勢通順一摺
內稱子溝積有清水自商邱河尾至蘭陽河頭逐段開
放清水較准水平極為條暢實有建瓴就下之勢明春
桃汛放河可期一舉集事等語所奏情形尚不明晰如
所稱子溝內積有清水此必係舊河所積之水抑別有
來源現在逐段開放是否歸入舊黃河正身暢達下注
摺內均未聲明著傳諭李奉翰等逐一查明詳悉具奏

至該處工程據李奉翰等稱此時尚有展寬加深應挑
土方甚多並有需俟明歲放河以前再行挑挖之處可
見此項工程斷非可匆遽集事從前李奉翰等請令隣
省助夫之說實為無益徒滋煩擾即阿桂亦有霜降前
後可以趕緊完工之語朕洞鑒工次情形降旨展至桃
汛並飭令直隸等省停止助夫免其滋擾以現在李奉
翰等所奏而論則從前節次所降諭旨朕早已見及此
彼時即不停止隣省助夫亦斷不能於白露前剋期蕺
工可見伊等前次所辦徒涉張皇而於要工仍屬無裨
也並著李奉翰等據實明白覆奏並諭阿桂知之 臣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查

李奉翰等摺內所稱子溝積有清水緣新定引渠
共長一百數十里委員等分頭挑挖共分爲二百
數十段其間均有土格攔截挑挖既深即有水從
地出又加以伏秋大雨是以每段積有清水此水
非別有來源俟大河挑溝各工完竣將土格一律
刨開即由渠尾普行放入商邱以下大河引渠概
可騰空明春桃汛開放時自當有一瀉奔騰之勢
至豫省工程議定章程時所以緊其期限者原恐
在工人衆心存懈緩且早一日開工亦早得一日
之益嗣據李奉翰韓鏞富勒渾以僱夫不敷欲令

隣省協助荷蒙

垂詢_臣 卽奏請停止然尚冀於霜降前後趕緊辦完迨七月十七日馳抵工次通盤籌畫始不敢拘泥前奏遵照

聖訓展限辦理又因期限既寬續行加深二尺以期開放時大溜全掣此時未完應挑之工卽續估加深二尺之土方明歲放河前再挑之工乃引渠頭緊接大河之處不便先行開挖之工也此等工次情形_臣 身親目觀臨期再四籌酌方能漸次見及者皇上先幾洞察於甫經籌辦之始而事之輕重遲速數千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李

里外已無不燭照靡遺跪讀

訓示實不勝欽服奏入報

聞

十一月初四日

諭曰據明興奏東省承挑引河七十餘萬土方已於十月二十五日一律挑挖齊全等語東省當黃水下游必須與豫省挑工一律寬深俾明春開放時大溜全行掣動順軌暢行方爲妥善著阿桂於回京時查勘東省運河伊家河之便卽順道履勘承挑七十餘萬土方是否全行齊備一律寬深詳悉覆查具奏

初五日

諭曰據李奉翰等奏豫省南岸隄河工程全行完竣一摺並繪具圖說進呈覽奏欣慰已於摺內批示矣閱圖內新開引河尾至商邱七堡直接舊河正身處有舊隄一道形勢頗窄水勢到此恐不能暢注因用硃筆標記此處須細心酌量或因引河太長到此欲其收束得勢以期歸入正河暢注直達自可毋庸拆動展寬若測量引河至此下注之勢稍覺阻礙則應於硃筆標記處所將舊南隄拆去數十丈俾河尾展寬庶明春放河時更爲暢注有力著將原圖發交阿桂等閱看並傳諭阿桂等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李

初十日

察勘該處情形是否應行如此辦理之處詳悉覆奏

公偕福長安奏言革職陳輝祖於上年查抄王賈望賞財時與屬員通同作弊抽換隱匿入官物件現據陳輝祖俱供認不諱應請

旨正法奏入

命大學士九卿議奏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審明陳輝祖於查抄王賈望家財私行抵換抽匿分別定擬一摺已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此案大段已明惟添換朝珠一節阿桂等第就陳輝祖

一面之詞具奏尚未得其切實供吐俟陳輝祖解到時再行嚴切究訊

二十二日

諭曰豫省現在挑挖引河俟明春桃汛時即行開放但黃河南岸隄內前經阿桂等勘定應行挑挖之處自不能不占用民田從前阿桂等籌議時如何酌量兌換之處未經奏聞是否按地給價抑或另將官地丈量換給俾小民不致失業因思南岸隄內既開挑引河明歲合龍竣事後其北岸河身必有涸出空地可以墾種以彼易此小民自必樂從且地畝錢糧亦均有著落李世傑身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堯

任河南巡撫一切民田盧舍設法安頓調劑是其專責若一任小民自行占踞則豪強者得以多占而懦弱無力貧民竟至無田可畊且不肖官吏人役得以藉此侵漁滋弊殊非安集均平整飭清釐之道總以南失地頃數與北給地頃數為準此事著交李世傑悉心妥協經理並著阿桂督同妥辦以副朕軫念民生之意

二十六日

公奏言 臣前奉

諭旨令於回京順道之便查勘江南鹽河等處宣洩機宜及山東伊家河運河各工本月十五日行抵清江

所有江南境內除六塘河宣洩甚暢不必再展外其鹽河運河劉老澗各處應行展寬開挖之處業經督臣薩載詳細勘辦 臣復與之面加講求並由清江乘船前至宿遷將鹽河劉老澗駱馬湖尾閘等處順道逐一查勘連日經由中運河內水勢湍急異常雖多夫挽曳日行不過四五十里察看兩岸水痕實已消落丈許與薩載前奏情形相符將來開放劉老澗各處時則江境運河之水尤可下達暢注無阻是薩載籌辦宣洩機宜均為妥協 臣抵宿遷後緣阜河而上韓莊八閘等處水勢尚屬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辛

浩瀚一遇頂風即須守候因起早由邳宿一帶沿河查勘直至徐州凡江境運河兩岸汕刷決口大小不等共六十餘處亦經薩載飭委估辦先築土埝高出水二尺以通緯道明春再行興修皆可不至遲悞 臣復自徐州至山東伊家河將袁守侗何裕城勘辦工程再四覆勘其奏請挑挖該河中段自善莊橋起至楊家樓止共長七千二百四十丈深以八尺為度寬以六尺為率未免過於淺窄但該處皆係山根礮石又限於時日難以再加寬深祇可如袁守侗等所估辦理雖湖水宣洩不能大

資其益然究多一路分消亦未爲無補此時業已
開工而人夫不多所挑土方尚無分數可計容俟
晤見何裕城明興時當囑其上緊飭催切實查收
無使少有偷減臣於查勘伊家河之便卽從韓莊
察勘微湖東南水勢暨運河情形約計微湖之水
自七月到今四月之內已漸次消水四尺餘寸明
春豫工告成來源既截現復設法暢消則運河各
工尚不難於涸出並經諭令打量水誌之南河備
弁等卽由韓莊溯流而上將隄岸逐節簽試記明
段落丈尺在濟寧等候臣現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諭旨令赴豫省驗收引河各工并察勘引河尾形勢遂於
二十一日仍回徐州取道前往河南工次悉心履
勘再從豫省赴山東濟寧察看湖河西北水勢暨
運河情形如有應行商辦事宜與袁守侗何裕城
明興公同熟商另行具
奏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查勘山東伊家河工摺內稱該河中段自
善莊橋起至楊家樓止共長七千二百四十丈此時業
已開工而人夫不多所挑土方尚無分數可計等語伊
家河關係湖水分洩去路現已動工挑挖應照袁守侗

等原奏估辦分數速行齊集人夫上緊趕辦務期一律
寬深不得稍有延緩著明興卽飭令承辦各員多集人
夫上緊督催勿致稍有偷減

十二月初三日

公偕李世傑奏言伏查豫省黃河南岸內挑挖引
河建築隄工佔用民田臣阿桂前議定章程時請
將舊河身灘地撥給更換其情愿於新隄外居住
卽照河灘減則奏蒙

聖鑒在案嗣經臣富勒渾飭委查明凡隄壓河佔之處不
能有收當卽散給籽種其本年應徵錢糧暫請豁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三

免此外地畝河流尚未經行仍可畊種理應照舊
征輸且挑挖引渠以及堆土地地方此時所佔寬不
過一百數十丈明春開放新河後河身更加塌寬
無從預定所佔之多少至隄內居民給予搬費雖
移至他處者已不乏人而一時亦未盡行遷徙驟
難清釐須待大功告成河崖場定方能逐細丈量
按例減則查舊南隄距北隄河身寬二三十里不
等除大溜所經皆係浮沙其餘灘地大汛前向皆
播種豆麥仰食者甚衆况老灘地畝黃水不到久
成腴產因係隄外是以賦則向輕將來黃流改道

河頭既築壩攔截並築隄堰直接北隄以便易於
防守則隄外之地自當概行陞科以陞科地畝抵
補減則地畝核計亦不至絀其隄壓暨挑河堆土
現估民田查舊河身內灘地概有戶口認畊初非
可任意侵佔惟灘地頃數較之民田丈尺不能甚
准此次清查後較前定有多出地畝可以劃給如
劃不敷亦可於陞科地畝贏餘銀兩內酌予價值
臣等復派委委員將新南隄外地畝共有若干舊
河身內灘地共有若干及何人現種若干之處先
行逐一清查明確一俟竣事李世傑即妥為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十一

不肖官吏自無從侵漁豪強亦不能多行佔據懦
弱可不至無田可畊務期保護安全以仰副

皇上安集均平之至意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 臣自江南徐州起程後於二十四日行
抵河南商邱所有七堡河尾舊南隄一道業經河
臣李奉翰等遵

旨於原估開寬一百二十丈之外再加展寬三十丈
細察勘似此拆展增寬將來放河後全黃從茲下
達伏秋大汛自更暢注有力仰見

聖明指示周備欽佩實深 臣復自商邱七堡渠尾沿湖履
勘直至蘭陽十二堡渠頭新定引渠雖綿亘一百
六十餘里而形勢實為就下通順所有豫東兩省
承挑之原估及續添土方除河頭外灘工段外共
土七百四十餘萬方均經如估挑竣一律寬深並
無草率偷減之弊惟原估河形因避村莊基址間
有略為兜灣之處 臣覆加審度均應切嘴取直俾
溜勢順注更可以一瀉奔騰再河頭河尾最關緊
要所出土方雖原定堆積俱在三十丈以外共畱
寬一百二十丈但河流奔騰衝激將來兩岸塌寬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十一

尚恐不止此數厓上積土過高一時塌卸入河終
無益於暢達之勢因思江省挑挖陶莊新河岸上
所存積土蒙

皇上親臨閱視

賞給帑金令移填窪處經督臣薩載等籌畫創挖攤平於
河流不至有礙此次河頭河尾所出之土自應即
照此辦理概令攤勻至高不得過八尺庶河成後
塌卸入河無虞稍有壅遏 臣前過礪山地方晤見
河臣李奉翰何裕城與之面商意見相合已告知
撫臣李世傑督率管河道席蓑朱岐次第辦理現

距放河時日甚寬所需工價無多儘可從容妥辦
不畱絲毫遺憾至河頭外灘挑深二丈八尺土方
共一百餘萬此時工少夫多倍加踴躍已出土五
十餘萬方尚存土五十萬方均可按土計工按工
計日普律完竣斷不至遲悞大河漚勢全走南厓
緊坐河頭甚得吸川之勢臣再四相度私心尤深
慶幸仰賴

聖主洪福明春桃汛開放時定當一舉集事再臣拜摺後
卽起程由直省之長垣東明東省之曹州鉅野嘉
祥一帶前赴濟寧與袁守侗等會商消洩積水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奏

事奏入報

聞

初七日

公偕袁守侗何裕城明興奏言臣阿桂於本月初
一日行抵山東濟寧臣袁守侗何裕城明興俱已
到濟會齊旋據派查水誌之江南備弁等將各該
湖水勢尺寸逐一詳細開報臣等覆加查核南陽
昭陽獨山等湖之水現深一丈二三尺不等較七
月盛漲時消水四尺六寸微山湖現深二丈一尺
四寸比盛漲時消水四尺二寸運河內所消之數

亦屬相同臣明興前奏近來消水尺許之處緣九

月以前消水二尺以外臣何裕城先經具奏是以

止奏及十月內所消之數未將前後消落尺寸一

併算入查微山湖自上年七月曲家樓決口後漫

水澄清由昭陽等湖滙注加長至十月初旬共長

水五尺九寸連底水共深二丈四尺七寸自十月

初九日消起至本年五月間半載有餘祇消水三

尺四寸本年微湖之水自伏秋汛增長至七月中

間極盛時共深二丈五尺六寸而現在測量祇深

水二丈一尺四寸是自七月至今僅有四月已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六

奏

水四尺二寸亦足徵多路分消之效刻下冬令水

勢更弱若至明春尚可減去數尺一交桃汛豫工

告成來源既截有消無長不過消至四尺有餘臣

阿桂悉心體察查荆山橋伊家河八閘等三處俱

爲消洩湖水之路臣阿桂昨見荆山橋一百五十

餘孔孔過水甚爲暢利八閘水勢亦屬湍急而

兩岸各閘層層兜束且其水仍須歸入江南運河

統以一道漕渠承受上游各水一時不能迅速下

達因思運河迤北原屬無從分洩其西迤南之潘

家屯張家莊水線河十字河顧家莊各工明歲河

復故道亟應堵閉是東省積水全賴運河往南宜洩必須於東岸多為設法籌辦現在劉老澗已開挖越河水勢可以暢達但該處距八閘尚有二百數十里究恐中間湖隄阻隔上游未免壅滯臣阿桂前察勘駱馬湖尾閘時畱心訪問駱馬頭等湖沿隄有王極二閘及竹簍乾車頭萬莊馬莊等閘六座常有堵閉每遇運河水弱時即提放閘板將湖水放入運河濟運伏思潘家屯十字河等處本係為引黃濟運之用茲因時制宜湖水轉由此減洩則王極等閘向以之濟運者亦可藉以消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河盛漲之水雖目下駱馬湖水尚高於運河六寸然該湖尾閘引河五道現在業經興挑運河復大加疏濬將來開放後湖面騰空自必低於運河維時將臨湖六閘全行啟放並於該處沿隄一帶多開口門則運河之水即可減洩歸湖以為暢消之路臣阿桂前過礪山時晤見河臣李奉翰已與之面為論定並經札知督臣薩載囑其妥為酌辦今復與臣袁守侗何裕城明興再四籌商舍此亦並無他法自應即如此預籌辦理至濟寧以南水勢運河隄岸情形臣阿桂抵濟後又復公同詳加察

看湖河之水尚屬浩瀚其水勢相連之處隄岸猶不能分辨茲據運河道及江南備弁等查報兩岸段落丈尺詳加察核所有兩岸土石壩工共長五萬三千餘丈除大石碎石排椿等工通漫水中外其隄於九月中已涸出五千餘丈其餘三萬三千餘丈尚未涸出至運河各正閘自濟寧之在城至臺莊共二十三座現已涸出十座其餘十三座共橋壩單閘涵洞等工現在亦俱未出水今於水底探估究不能得其確實歲內祇可預辦木石料物等項業經奏明趕辦臣阿桂於來年桃汛豫省新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一

河既成來源斷絕之後即親赴運河同臣何裕城明興再行察勘維時水勢已落可以逐細勘估雖伏秋汛內尚有山坡各水同時漲發正可乘此汛水尚大之時將採買已到之木石料物分運各工並派定段落募集人夫將一切章程先為預辦一俟秋令水退普律興工分投趕辦必可於四十九年春令以前同時完竣概復舊制再查乾隆二十一年間東省運河因江境孫家集漫水倒漾隄岸被淹嗣於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將西岸河隄動工興修至五月二十六日完竣二十三年九月十

七日將東岸河隄動工興修至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完竣彼時係陸續興修從容集事未免蕩工稍遲此次擬多集人員同時並舉自可辦理速竣即如豫省引渠綿亘一百六十餘里隄工一百七十餘里多員趕辦數月之內即可挑築完竣將來運河工程亦照此辦理自可不至稍有稽延又運河兩岸官隄之外尚有民堰除已出水面之四萬餘丈外現有一萬九千餘丈淹浸水中該工例應民間自為修理第漫水之後居民尚未復業且工段太長亦恐無力修築應俟臨期與官隄一體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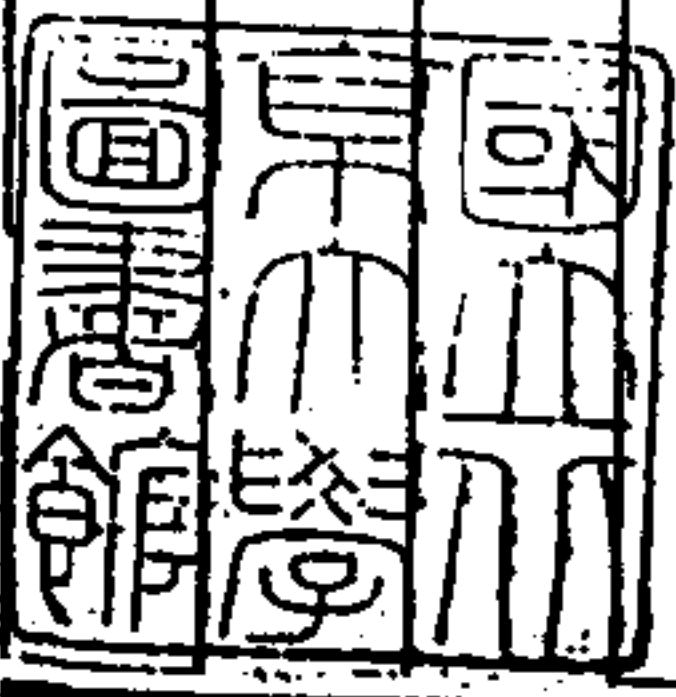
三

酌辦以期一律完整事竣日照業食佃力之例分年帶徵還款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如議速行

是月回京

是年第五孫那彥福生子阿迪斯出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受業 王 和勳 著 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六月十七日

正月二十七日

諭曰阿桂著前往河工所有翰林院印鑰交英廉暫管

諭曰戴村壩迤上酌建閘座一事俟豫省河工告成後阿

桂即順道前往會同何裕城查勘酌議具奏

二月初四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諭曰德成奏請伊家河停止每年歲修之例一摺著傳諭

阿桂於河工歲事後順道履勘體察該處水勢情形是

否應如德成所奏將歲修停止之處據實具奏

十八日

公偕李奉翰李世傑等奏言 臣阿桂本月初一日

自京起程於十二日行抵工次 臣李奉翰交卸督

篆後由徐州起程赴豫亦於初十日抵工當即公

同履勘所有河頭外灘工程原估土方一百餘萬

大局均經挑竣間有口底尚須除淨坦坡未能平

整之處開河前亦能一律收拾妥竣無虞遲悞至

各引河內應行切嘴取直各工又河尾舊南堤一
道欽遵

諭旨於原估開寬一百二十丈之外再加展寬三十丈約
共土方七十餘萬益經照辦全完尚無草率偷減
之弊河頭河尾挖出積土亦漸次攤平其應行加
高四尺之新堤亦已齊集興工期限從容更可以
夯築鞏固伏思此次豫省新定引河河底測量幾
與大河河底相平開放時水面高至七尺有餘黃
流一瀉奔騰大溜不患其不即分掣惟河面尚寬
恐餘流一時未能全歸新河亦須築壩兜截查北

阿文威公年譜卷二十七

岸河灘至南岸河灘共寬三百八十餘丈目下水
勢平落河面僅寬一百餘丈而行溜之處不過四
十餘丈臣阿桂等上年在工時酌定將南岸估做
兜水壩一道在灘面創槽做至河唇即行停止北
岸河身內灘長二百九十餘丈用柴土鑲填高與
老灘相平以為建築壩基之地此項工程業經如
式築做經臣等復詳細籌商此時河面尚寬一百
餘丈放河後始興築壩工恐不能應機剋期堵合
若趕緊進做口門過於收窄必至刷深河身又放
河無益今於北岸水淺處先行進做俾溜勢益向

南趨俟做出三四十丈將近水深處暫行停止將
壩臺增長加高追壓堅實再行進做至口門約寬
四五十丈未經刷深時即將引河開放使溜勢歸
入新河則壩工不至著重然後兩壩益進四五十
丈之口門十數日無難趕緊堵合而按日計工現
距清明尚有半月餘亦可不悞桃汛放河之期至
引河雖綿亘一百六十餘里而節節就下形若建
瓴大河溜勢全走南崖緊坐河頭尤得吸川之勢
臣等再四相度仰賴

天神嘉佑

阿文威公年譜卷二十七

聖主洪福必可望一舉成功奏入

日諸凡盡心妥辦此時尚不敢為滿言但祈

天佑神助耳

三月初一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竊照豫省蘭
陽十二堡新河頭工程大局業經挑竣臣何裕城
於十九日抵工復加詳細履勘臣阿桂等將籌辦
情形彼此商論意見亦屬相同連日以來夫多工
少所有挑挖各工應行收拾之處均已一律妥竣
益於外灘河頭上層河尾下層更加挑切展寬大

河由西北而來俾河頭直進涵勢開放時更可暢
順下注至河面原寬一百餘丈現於北壩又做出
五十餘丈皆用層土層柴追壓堅實壩壘亦已增
長加高日內桃汎尙未漲發口門存寬五十丈水
勢平緩壩前盆未刷深臣等因思現距清明尙有
數日河底既不至刷動自應仍由北壩向前再鑿
做一二占俟察看大河水勢漸見湍急不拘時日
卽將新河開放不特壩工此時多進一占可期早
一日堵合而水勢稍爲停滯一經啟放則刷沙奔
壑自必倍加有益總之事屆垂成臣等惟有益加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四

敬慎相機妥辦籌畫萬全以冀

天神垂佑一舉成功奏入

諭曰諸凡用心慎重妥當俾候佳音

初六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竊照蘭陽十
二堡新河挑竣因桃汎尙未漲發將壩工相機進
做俟水勢稍旺卽行開放各緣由業經臣等於二
月二十六日恭摺奏蒙

聖鑒連日以來北壩又做出十餘丈察看水勢漸見湍激
臣等公同商酌口門過窄恐致河底刷深轉於放

河機宜無益定於三月初一日開放新河是日寅
刻大河水誌陡長八寸辰刻將新河頭土壩刨挖
缺口水頭高至八尺有餘建餽而入甫經啟放土
壩隨即塌寬黃流直趨新河一瀉奔騰洶底刷厓
勢莫能禦自辰刻開放後至晚打量河頭一帶已
水深一丈八尺下流壩前之水立消尺餘申刻復
轉東北風入夜風力益猛吹灑南趨異常駛急水
頭於初二日寅刻卽出商邱七堡河尾未及一晝
夜水行一百七十餘里從此歸入正河河面更寬
流行自必倍加暢利約計初三日黃水卽可入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五

南礪山縣境臣等因思大河涵勢立見分掣則壩
工不致著重自應乘機向前鑿做隨督令兩壩盆
進現在口門存寬已不滿三十丈大河涵勢掣動
十分之六七在工人衆目擊之餘無不同聲慶幸
臣等惟有倍加謹凜仰祈
天神垂佑視水勢之緩急以定進占之遲速務令步步穩
實以歸於必成奏入

諭曰以手加額覽之佇待堵合穩固佳音之至更宜慎重
勉之

初十日

京察

命交部議叙

十一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連日新河瀆勢如箭迅駛異常緣節屆清明上游日報長水兩壩不便趕緊前進且新河工段太長黃水刷厓淘底稍遲數日俛益加衝塌寬深庶壩工易於堵合現令軍機章京御史銜員外郎舒濂乘船由河頭直達河尾逐段打量據該員稟稱新河內俱已水深一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河面至窄之處亦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六

五十丈以上一至商邱七堡河尾上下以及正河水面寬有一百餘丈流行倍見暢利並據江南碭山縣稟稱黃水於初四日寅刻已入碭山縣境至初五日寅刻水深七尺五寸河面寬一百餘丈臣等約計日內水頭早過徐州初十邊當至清黃交匯處所大河瀆勢業掣十分之七八似此奔趨赴壑新河可望已成臣等惟有凜遵

聖訓倍加慎重益諄諄曉諭該將弁等此時壩前拖瀆餘水仍應照水深瀆急口岸堵築小心鏤壓毋得稍存疎懈自能步步穩實現在口門存寬不過十餘

丈一俟再行收窄不拘時日即可相機掛纜堵合

奏入

諭日正在履念覽奏稍慰佇俟佳音

十七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本月初一日開放新河奔騰掣瀆初四日寅刻即入江南碭山縣境一俟壩工口門收窄相機堵合節經恭摺奏聞連日臣等督率在工將弁等逐步進做鏤壓堅實增長高厚於十三日辰刻掛纜兩壩併力層土層稽追填到底至本日酉刻金門業經斷流臣等因尚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七

掛簾透氣之處復督令該將弁等一面將金門用厚土加壓一面將上水邊埽趕緊鏤做湊合至十四日辰刻金門一帶俱已閉氣緣此次新河建甌下注自初一日開放後距今旬餘流行日暢大瀆先已全掣是以口門收至四丈長水不大而一經堵合壩前漸次澄淤壩下行人往來徒步可涉現在新河行瀆十分暢順據南河參將鄭永泰稟報水頭於初九日戌時已到清黃交匯處所是黃流已歸故道則壩工益可鞏固無虞伏思豫省曲家樓漫口為民生運道攸關臣等奉

命督辦以來堵塞久稽幾於束手無策迺蒙
皇上廣申虔懇致祀河源屢奉

諭旨訓示周詳令於迤南一帶另籌去路臣等得以因端

啟發設法利導開工之初正值農忙暑雨堤渠亟
舉僱夫未免不敷復荷

恩予展限工作既得從容如式亟得桃汎和平有力

命臣等通盤籌畫妥議放河事宜俾黃水奔壑刷沙益資

得力現在遵照辦理一舉歲功仰見

誠敬所孚幾先

燭照故得默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天神垂佑底績安瀾

公又奏言查蘭陽北岸距新河頭十餘里有惠安

觀係雍正六年堵塞漫口有

神像順流而下工遂底績因

勅建此廟崇奉

關帝暨諸

神今新河慶成應請興修并頒匾額懸掛春秋致祭

均奏入

諭曰此次曲家樓漫口爲民生運道攸關特命大學士公

阿桂前往經理籌辦幾閱兩載因諭阿桂等於迤南一

天佑

帶另籌去路經阿桂等公同酌議於蘭陽十二堡至商
邱七堡共一百七十餘里另築新堤疏挑引渠阿桂等
原議本定霜降以前完工開放而堤渠亟舉需用人夫
較多該地方督撫等屢請鄰省助夫朕洞鑒情形以鄰
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訓諭令展限緩至春間桃汎
開放引河俾豫省夫役可以從容挑築停止他省撥派
之煩阿桂等遵照辦理定期開放大濶全壘壩工堵合
穩固此皆仰邀

助幸得歲工朕欣感之餘益深虔敬在事諸臣辦理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宜均屬可嘉阿桂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著交部議叙

並著加賞阿桂等荷包等物以示優獎所有在工文武

各員俱屬奮勉出力並著阿桂等查明分別等第咨部

一併議叙至此次要工合龍全賴

河神默佑自宜益加崇奉仰荅

神庥卽照阿桂等所請將惠安觀鳩工重修以肅觀瞻而

昭妥侑候朕親書匾額詩句發往懸掛用酬靈貺

又

諭曰阿桂此時自必將善後事宜次第籌辦妥協方始起

程前赴東省朕思善後事宜內惟撥給民地一事最關

緊要北岸河身既經涸出其空地可以恐種者必多以
彼易此總須以南岸占用民地頃畝數目將北岸地畝
官為丈量照數撥給多寡一如原數若一任小民自行
占踞則豪強者得以多佔膏腴而懦弱無力貧民竟至
缺少且不肖官吏胥役得以藉此侵漁滋弊殊非安集
災黎清釐地畝之道此事著責成阿桂李世傑迅速辦
理早為換給俾小民得以乘時趕種夏禾方為妥善至
此項地畝除照數換給間閭之外如尚有多餘不妨召
募佃種收取租糧以備河工公用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御製詩

大學士阿桂等奏報黃河漫口合龍大酒全入新河

紀事十二韻

曲家樓屢變無已事更張因取元臣策仍教眾議詳
樓口屢經堵築工敗垂成不得已降旨詢問大學士
桂等履勘上游南岸地勢為改弦更張之計隨據奏請
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至商邱添築大堤一道開挑引
佛正河大酒掣歸故道等語勅大學士九卿等詳議僉同
允行旨自西向東放棄北取南良導利新渠下宜餘百里
強阿桂等所請建堤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堤
十里渠成之後自西向東開放導入新助夫實弗允開渠
渠棄北取南實亦無可如何之計也
需用夫實多鑄鑠富勒渾等泥於上年白露前竣工之
奏屢請於直隸山東鄰省撥助夫役以期大功速竣朕以

鄰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諭
爰成竹箭詳以前秋降旨
會清迅速海堵舊成牆
督同開放前據奏報三月
十四日寅刻即入江一帶
九日戌刻水勢已到清黃
實荷助云天佑雖日村田
堤開渠所有占用民地首
地畝飭令阿桂等官為丈
時起種夏禾如有撥剩地
合召佃收租以備河工公
北岸雍正六年奉勅所建
瞻刊昭安佑因允所請金
掛刊刻用酬靈賦其一切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次第籌辦妥協再赴東省
道起緊與修以便漕艘進
高阜理處所宜阿桂等奉
臣工出力之文武各員嗟
在工出明一併議叙我民
金令查曹二府及濟寧所
東之克重所常予賑恤俟
水最重處所常予賑恤俟
處地畝因再經出即行賑
食尚艱因再經出即行賑
借資糧東省金鄉魚臺一
匯成慶秋成以明與查勘
副成慶秋成以明與查勘

天眷慶

二十五日

公借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等奏言豫省蘭陽十

二堡壩工堵合穩固壩前用篙打量合龍前水深
 三丈九尺現止深一丈四尺是數日之內已淤高
 二丈五尺水勢亦經消定邊埽裏戩均鑲做湊合
 現與壩身一律均用重土追壓務令益加高厚
 等公同察勘此時大壩實為鞏固無虞但究係臨
 黃新工亦不可不加意防護自應乘人夫雲集之
 時即將二壩建築因於大壩下九十餘丈外河身
 內底用柴木鑲壩以上純用淨土夯碾堅實已做
 高四五尺南北業經湊合現在增長高厚築至老
 灘相平以為重門保障俾伏秋大汛更足以資抵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禦現在新河涵勢仍前暢順迅駛河身亦日見寬
 深至善後各工臣等亦即次第酌辦奏入報

聞

公又偕李世傑奏言伏思黃河灘地皆有戶口納
 賦認耕與民田無異初非可以任意侵占即此次
 南岸占用民地除堤河壓占挑廢之處不能墾種
 外其餘即係將來灘地大汛以前仍可耕種是河
 流雖經改道而地畝祇可各仍其舊毋庸復行兌
 換以省紛煩惟堤內堤外賦則向有不同自應按
 照情形酌量增減俾銀糧足以相抵查新南堤外

至舊南堤內蘭陽儀封考城睢州寧陵商邱六州
 縣原有民田五千五百五十頃八十五畝九分零
 原糧銀三萬四百九十五兩五錢八分零舊南堤
 北蘭陽儀封考城三縣原有灘地四千四百六十
 四頃八十六畝九分零原灘糧銀一萬二千五百
 三十七兩五錢四分零內除考城一縣灘地原糧
 本係上則與舊南堤內地畝完糧銀數相等應請
 照舊則辦理不必更議增減外其蘭陽儀封睢州
 寧陵考城商邱六州縣壓占挑廢地畝約共五百
 七十二頃四十九畝四分零約豁糧銀三千零八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十一兩一錢一分零又新堤外蘭陽儀封睢州寧
 陵商邱五州縣地畝接近河稍近稍遠灘糧之例
 約共減則糧銀八千六百五十四兩四分零共糧
 銀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兩一錢六分零至蘭陽
 儀封二縣舊南堤北灘地即照該二縣田畝糧銀
 酌增共升科糧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八錢八
 分零以升科劃抵豁免減則外尚多銀一百一十
 五兩七錢一分零再壓占挑廢地五百七十餘頃
 糧銀雖經豁免而小民亦未便令其失業查舊河
 身內雖有涸出之處但南北相距至寬者亦不過

二三百丈且為大酒所經俱係飛沙不能耕種向來沙壓地畝定例皆當豁糧而河身以外即係灘地又各有花戶無從撥給臣等公同酌議每頃應照時價給銀五十兩共需銀二萬八千餘兩此項價銀臣李世傑已於通省各官養廉內公捐發給毋庸另籌動款至升科減則豁免地畝各州縣均有印冊可憑臣等於委員清查後復經逐一弔驗封貯小民既無由自行占踞即不肖官吏胥役亦不能藉此侵漁滋弊且現當麥苗茂盛之際灘地早經耕種若履畝丈量誠恐反致傷損且新南堤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丙

外居民尚有遷移未定者一時亦難以清釐容俟新河場定秋稼刈穫後臣李世傑覆加詳細查明同銀糧各細數一併造冊送部再商印以下尚有山東曹縣地方其民田灘地業經飛咨撫臣明興飭屬清查並照豫省一體辦理臣阿桂到濟寧時再會同該撫臣查明具奏奏入

諭部知之

二十六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場工日益穩固並建築二壩一摺覽奏欣慰已由驛發還矣該處善後事宜朕中夜思維此

次於舊南堤外另築新堤疏挑引渠導河南行歸入正道得以一舉蕪工但地勢北高南下南堤之外地勢自當更低蘭陽十二堡放水歸新河之處形本坐灣尤屬頂衝所築新堤最為著重必須加倍高厚堅實庶將來伏秋大汛足資抵禦而一經抵禦其向南之勢必更有力恐新築之南堤喫重阿桂等現在辦理善後事宜會否籌畫及此昨奏報摺內亦未據繪圖呈覽深為慮念因用硃筆將河身隄形畫出並將河灣向南喫緊處圈記發交阿桂等閱看令其熟籌妥辦務使新築南堤籌辦鞏固其如何設法防護永保無虞之處著詳細繪圖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壬

貼說迅速具奏

四月初一日

公偕李奉翰何裕城李世傑奏言查大壩自合龍後仍日逐填壓迄今又已旬餘現高水面二丈以外與老灘相平儘足資捍禦惟是伏汛盛漲水勢每至漫灘壩下舊河形甚寬未便使漫灘之水復由彼東注且蘭陽各邑灘地業經清查升科亦不可復令水淹浸即新河尾商邱五堡以西俱係舊河河身大汛時亦恐黃水倒漾碍及升科地畝是以臣阿桂等上年會奏明俟黃流改道後再於該

處估築堤堰直接北堤茲復公同履勘應自舊北堤起至新大壩北首斜由二壩向東南取勢至七堡舊南堤止接築土堤一道長六千二百七十丈兩頭接與老堤相平將來即作北堤以便易於防守約需銀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兩零又於新河尾迤西自舊南圈堤起至舊北圈堤止橫築土堰一道長二千四百六十五丈以防倒漾之水約需銀一萬二千三十五兩零至河身河尾目下黃水尙未旺盛流行極爲暢順然俱係從淤灘開挖恐厓高一時不能衝刷寬展今擬將河頭東西兩岸斜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未

勢展挑長七百四十二丈各寬十丈深一丈五尺以備大汎水長更易刷寬約需銀一萬八千三百兩零河尾舊堤前已遵

旨展寬至一百五十丈茲擬再破開舊堤一百丈并於下層再挑溝二道長共五百八十餘丈寬共五十丈深一丈二尺俟水長時啟放俾尾閘分洩倍加通暢約需銀一萬六千三百一兩零又儀封七堡合龍後緣順黃挑水兩壩俱係臨黃新工奏准備辦防守料銀一萬四千兩零此次壩工亦係臨黃自應一體加意防護其新河雖極通暢但在平地開

挖兩岸厓頭稍低河水驟長漫灘在所不免所有新堤兜灣以及地勢稍窪之處臨時有需鑲做防風各工亦應先爲籌備二共應備料三十萬斤約需銀二萬七千兩以上善後各工連添建二壩一道長三百四十三丈防風九十丈估需柴土銀一萬二千三百十六兩零共約需銀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七兩三錢零臣何裕城臣李世傑督飭趕辦務於大汎以前一律妥竣需用銀兩統歸大工案內畫一辦理臣阿桂於拜摺後即前往山東濟寧勘籌運河應修工程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未

公又借何裕城李世傑奏言豫省開封府屬之封邱陽武二縣地方向在黃河北岸又歸德府屬之考城縣新城已議於北岸改建而開歸兩府均駐劄南岸與所管之縣相隔一河每值伏秋盛漲之時黃水拍岸盈堤河流寬廣一切防守機宜不可刻緩如遇風狂浪湧濟渡維艱聲息不能速通實屬勢難遙顧且北岸工程統歸河北道管理而開歸府屬各縣非其專轄亦未免呼應不靈查考邑改建後距衛輝府城僅一百五十里封邱距衛

輝則止一百三十里應請將該二縣改隸衛輝府屬陽武縣距懷慶府城亦不過二百里應請將該縣改隸懷慶府屬如此各歸各岸庶該府與該縣聲息相通既無往返稽延之慮而懷衛皆為河北道所屬則統轄專而督察較便且開封府所屬共十三州縣歸德府所屬共八州縣雖封邱等三邑撥歸河北府屬該一府仍係大郡於體制亦無不符奏入

下部議行
初六日

公奏言伏查伊家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因江南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天

林口黃水倒灌經撫臣鶴年奏請開挑以資宣洩每遇伏秋大雨時行該河中段有俟孟龍王二山泉橫穿入河日久停沙遂至淺滯上年奉

旨令督臣袁守侗與河臣何裕城撫臣明興公同履勘緣

該處地當山脚不能再加開深維時湖水現深二丈一尺九寸遂估挑至過水八尺為度計湖水消至一丈四尺漸符定誌該河即不復過水茲臣查勘該河中段現因湖水消落祇過水四尺餘是湖水非過盛漲之時原無藉於該河分洩惟是運河迤西各處坡水俱歸各湖滙入微湖定誌止在蓄水

一丈一尺者非為湖身不能容納實恐下游蓄水稍多則上游民田必致淹浸臣畱心訪問向來伏秋大雨之年坡水陡下各湖不能速消亦有漫及田畝之事而湖口閘暨蘭家山壩等處有關濟運機宜未便輕啟則伊家河畱為分消坡水之路實亦有裨况此次挑挖用帑二萬九千餘兩若嗣後復令淤墊殊覺可惜是以上年袁守侗等估辦時請定歲加疏濬之例計每歲不過需費二百金內外而該河常得流通可以有備無患但查運河各廳原設有撈淺額夫工既無多即歲資挑濬儘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五

於額夫閒暇之時從容挑辦所有該督等前請歲修伊家河之處應令河臣自行通融辦理毋庸另動款項奏入報

聞

公偕何裕城又奏言伏思東水南行莫重於壩工此次蘭陽十二堡新做大壩自合龍後仍晝夜追壓高出水面二丈五尺壩前之水原深三丈九尺處所逐漸停淤目下僅存數尺是金門一帶業已墊高而大壩後又添築淨土二壩實可無虞至河頭河尾為入水出水之處最關緊要臣等前議善

後各工時擬將十二堡灘地新開七百餘丈之河
頭上層西岸上截下層東岸下截各斜挑展寬二
十丈者原欲使黃流入舊南堤後暢順東注可免
衝逼新堤其商邱七堡河尾舊堤先已遵

旨展寬至一百餘丈現亦擬再破堤一百丈并於下層挑
川字溝二道共寬五十丈俾水長時啟放衝刷滙
通共有二百數十丈尾間流行既暢大溜必向東
北歸入正河其南漾者不過平漫之水亦可不致
壅遏爲害至新河係從平地開挖兩岸崖頭不高
漫灘自所難免且引河從來取直而黃流性必坐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三

灣自上月朔一日放河以來新河場寬已間段露
有灣形其地勢少窪者亦有漫水漾至堤根之處
臣等悉心體察新堤內外地形本無甚低昂漫水
雖至南堤而新河已刷深自一丈至一丈數尺不
等此外地勢更無低於河身者是以大溜總由新
河身內奔騰東注斷可不至分掣但新建堤工雖
飭令如法夯築而土性一時究未能融洽亦應加
意防護原定新堤底寬十七丈餘頂寬七丈餘高
一丈四尺較之兩岸舊堤已加高厚本年撫臣李
世傑又於堤頂之上加築四尺子堰一道臣等起

程時益商定將子堰幫築與堤頂一律寬厚其土
性稍鬆處所亦於堤後幫護裹截務令益歸鞏固
且現在河已歸槽水退沙停再經伏汛黃水蕩漾
一兩次溝槽既可填平厓頭亦漸次淤高則形勢
更可大定臣等復因漫水之淺深以測地形之高
下其淺者傍堤酌紮埽枕深者鑿做防風以防大
汛時風浪汕刷傷及堤根其河形坐灣之處若坐
近新堤誠如

聖諭恐至頂衝喫重臣等前勘估河頭時若從灘地取直
挑挖原不過三百餘丈因恐水勢南趨是以不惜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三

工力斜向東南開挖長至七百餘丈但究恐黃水
尚有向南之勢現復將上層下層斜勢開寬亦期
大汛時河勢不至向南大坐兜灣新堤免受頂衝
益經再四籌酌此時溜勢總傍舊南堤東趨河身
距新堤至近者亦有四五里惟河灣尚未坐定應
俟大汛屆臨察看形勢如何灣南坐離新堤相近
或築壩挑溜北趨或下埽護住是以於會議善後
摺內畱備料三十萬斤即係大汛防護之計奏入

聞

報

初十日

公偕明興等奏言黃河南岸內挑挖新河建築堤

工估用豫省民田及舊南岸以北豫省灘地業經

臣阿桂會同豫撫李世傑酌定升科減則章程益

聲明商印以下尚有東省曹縣地方其民田灘地

業飛咨 臣明興飭屬清查俟到東時會同查明具

奏 臣明興聞豫省將次放水合龍前即飭令藩司孫

士毅督率地方官預期逐一清查茲據該司稟稱

曹縣境內新南堤外原有民田五十頃八十二畝

零除堤壓河佔挑廢地畝共四十一頃四十餘畝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尚存地九頃四十畝舊南堤以北共灘糧地三千

三百八十五頃二十七畝皆有戶口納賦認耕每

畝完銀二分一釐零米二合一勺零與民田一例

征收益無輕重之別現在麥苗茂盛秋田已種難

以履畝丈量弔查該縣印冊所載畝數實屬相符

又查該縣境內舊河身本寬近年以來出有嫩灘

尚可耕墾未經召佃納糧計地六十四頃一十二

畝其餘概係沙壓不能佈種等語查該縣灘地既

與民田完糧銀數相同應照舊則辦理不必更議

增減其估用地畝現查明河身內有嫩灘可耕自

當即行撥給其撥給餘地二十二頃六十七畝零

遵

旨另行召募佃種納糧仍俟新河塌定秋稼刈穫後 臣明

興覆加詳查同銀糧各細數一併造冊報部奏入

報

聞

公偕何裕城奏言伏查戴村壩係明臣宋禮所建

所以截汶助運壩高於汶河五尺水弱之時由南

旺分水口入運益儲蓄蜀山馬踏二湖源源接濟

水旺之時壩身不高即可漫入清河歸海惟是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秋盛漲山泉坡水益發挾沙帶泥奔注入運戴村

壩雖能洩泛漲之水不能汰重濁之沙遂至南旺

塘河每年淤墊必需挑濬且汶水每遇盛漲時往

往一日長至丈餘河湖不能容納乾隆四十五年

秋間戴村民堰即被衝溢嗣堵合完竣四十六七

兩年又因濟寧以南水勢浩瀚恐汶流倒漾復

奏明將舊築堰口開放宣洩水弱時即照舊堵閉屢

開屢築既費人工而水勢猝至集夫開挖亦慮緩

不濟急至有潰決堤堰之事是以 臣何裕城奏請

酌建閘座俾資蓄洩茲 臣阿桂前往會同履勘

畱心訪問土人僉稱向年大雨時行汝水陡漲委
係實在情形是於戴村壩迤上建立閘座隨時啟
閉既省開堰堵築之勞並防集夫遲延泛濫傷堤
之患似為有裨至沙泥雖在盛漲時最多而堤開
分洩其淤沙或可因之漸減但運河全賴汝水接
濟既不能使汝不入運即不能使沙不隨水俱入
是添建閘座後南旺歲挑之例仍未可停前蒙
聖明指示周詳實屬無微不至阿桂復思現在運河應
修堤岸段落綿長此外可待之工難以同時並舉
且歷年以來民堰屢次開築久已習為固然今豫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請

省大功已蕺河湖日就消落本年伏秋水勢自必
較前不同况建立閘座尤須審度地勢方能永期
鞏固而漲水由開口宣洩必由鹽河歸大清河入
海若年年開放鹽河是否能以容納東平各處民
田是否不至被淹亦宜逐細查明俾無妨碍此等
情形非特阿桂甫經履勘無從周知即何裕
城亦抵東未久應俟東省大工告竣經歷汎水一
兩次後何裕城上下察看詳細講求如該處必
須添建閘座另行請

旨辦理再阿桂拜摺後即起程回京奏入

諭曰是姑待之可也

公偕何裕城明興又奏言竊照豫工合龍後東省
各處坡水從上而下以次就消湖水亦漸見消動
其運河堤岸明興率同前任藩司陸燿運河道
沈啟震等逐一查量隨時登記各緣由業經恭摺
奏蒙

聖鑒

阿桂何裕城先後自豫起程由山東之荷澤鉅

野嘉祥取道至濟沿途察看各該縣境內漫水已
經全涸其濟寧西北一帶阿桂上年冬間所見
被水之區現涸出四五十里田畝耕種者頗多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奉

江南之蘭家山壩前據河臣李奉翰札知及河員
等稟報自三月初六日見消起至二十八日共消
水一尺八寸阿桂復派軍機章京舒濂直至荆
山橋查看水勢據該員稟稱該橋一百九十餘孔
現仍孔孔過水其中泓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
流行甚駛運河內八九寸至一尺餘寸不等而微
湖水誌自上月朔一日豫省放河後迄今止消水
三寸仍深一丈八尺一寸經等悉心體察緣各
湖地勢本屬最窪微湖又為各湖之歸宿水勢從
西北向東南收束是以湖面日覺收窄而湖口誌

椿仍未見速消目下各路坡水日漸減涸荆山橋仍前暢達且駱馬湖自上月十九日開放漣河後水勢亦應消動則江境運河之水又可由臨湖王柳各閘分洩是上游來源既截下游復多路分消微湖水勢自不難於早符定誌至運河堤岸自乾隆四十六年豫省曲家樓漫水下注濟寧以南湖河相連汪洋一片其下則直注八閘其上則倒漾至趙村石佛閘一帶東西兩岸土石堤工淹浸者幾及二百餘里其正閘單閘橋壩各工亦俱漫於水底屢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三

諭旨廣籌宣洩水勢得以陸續消退臣阿桂臣何裕城抵濟後復會同臣明興乘船上下察勘自濟寧在城閘下起至江境黃林庄止統計兩岸土石堤工共長五萬三千二十餘丈現已出水者二萬八千九百七十餘丈未出水者二萬四千四十餘丈民埝共長五萬五千八百五十餘丈現已出水者五萬十丈零未出水者五千八百四十丈零正閘二十三座已出水者二十二座惟六里石閘一座舊制本低現與單閘橋壩涵洞等工俱漫浸水中今就現在情形約加估計除地形最高未經漫水及雖

經漫水不至殘損之堤埝毋庸估計責令額夫平墊外其堤根水淺汕刷無多之各段均照舊式估加修補至逼臨湖坡水深之處堤身收分丈尺亦照舊制估計惟堤頂高處若按段估辦未免低昂不一查出水之堤有現高至四尺者即照此勘估總以高出此時水面四尺為度以期一律整齊平坦計興工時堤根可以涸乾者純用土方堅築如堤根尚存積水土工難以站立者照老堤舊制添估碎石坦坡其各缺口水勢較深者則用排椿鑲埽俾土工可期堅實又漁臺汎東堤向來僅高五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三

六尺許應加高土頂二尺以備緯道其西岸排椿工及韓莊一帶大石工仍照舊估辦不必增高以節帑項再運河正閘底石板已損之處方行拆修其餘或補修數層或止加勾抵惟現浸水中之單閘橋壩涵洞等工殘壞既多均應拆估重修舊閘之下跌有深塘者酌為移建築堤之後往常堤內坡水難以立消者則其最窪之處酌添單閘以洩之又各閘及滾水壩等工俱應於水中簽椿補底必須先築圍堤以便動工其韓莊大石工數千丈西面逼臨大湖亦宜照舊制於該工之外先築圍

堤將根盤堅築至兩岸民埝前奉

恩旨概歸官辦埝身寬窄不一茲照官堤稍窄之工酌估

而頂高之處則與官堤相平庶上下堤埝相連倍
加平整以上各工除將堤身舊土及尙可應用之
舊石通盤核抵外共計兩岸土堤及加築碎石坦
坡等工共需銀十萬七百三兩零民埝土埽及排
椿等工共需銀三萬六千三十四兩零排椿碎石
堤工全填築土心及上加頂土共需銀二十八萬
八千八十九兩零大石堤工共需銀十萬六百六
十八兩零修做閘座橋壩涵洞裏頭全築圈堤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天

工共需銀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兩零通共估
需銀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兩零此係就現在
水勢約畧估計但水底探量究恐不能甚准仍俟
秋令動工時逐一再查如尙有可減之功即歸節
省核實請銷如實有關宣洩啟閉必須量爲增改
之處臣何裕城等另行具奏其或因取土遙遠以
及風雨守候臣明興酌量辦理毋庸復請開銷致
滋糜費之漸再查官堤舊制道路已屬綿長今民
埝統歸官辦則段落更爲遙遠臣等於勘估之便
復公同商酌所有自濟寧在城閘下起至新店閘

上止一段長三十里又自珠梅閘下白家水口起

至彭口閘下止一段長五十餘里并望湖亭至黃

林莊一段長八十餘里均係地形稍高現可取土

自當派員卽行修辦則秋令以前可先得工程十

分之三其餘水深各工仍照前奏於大汛時將採

買已到之木石料物分運工次全多派人員認明

段落一俟秋令水退會律興工分頭趕辦斷可不

致遲悞其運河正閘應送漕艘而滾水壩等工亦

資宜洩未能同時全舉查本年糧艘抵東各幫較

之上年已早半月况湖河水勢日減更可銜尾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七

天

行而江西省蠲免漕糧重船又經減少約至九月
以內回空定可全出東境維時將屆冬令水勢全
涸閘堤各工次第趨辦必可於四十九年春令以
前一律完竣概復舊制奏入

諭曰如所議行

是月回京

五月二十四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全

命兼管戶部事務

七月二十六日

命兼管刑部事務

八月二十一日

命教習庶吉士

是年二月子阿彌達授頭等侍衛兼尙茶正

三月子阿彌達授內務府上駟院卿

四月子阿彌達授

御前侍衛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六十八歲

正月二十一日

上六巡江浙

命留京辦事

五月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一

諭曰據李侍堯奏接提臣剛塔咨稱五月初五日據弁兵探得馬家堡內賊匪竄逸惟見空營一座搜獲山溝內避賊回民訊據供稱賊回見官兵勢大黑夜從轍家梁翻山至鐵木山而遁不知去向等語所奏大奇前因該督等奏馬家堡後靠山居險朕卽慮其翻山逃逸早經節次傳諭並令李侍堯迅速親赴該處會同剛塔等設法四面嚴密圍堵務將賊匪全行剿殺毋使一名免脫乃本日李侍堯奏賊匪由山後逸出是朕先幾一動不意竟如所料而剛塔率領數千官兵在彼攻剿止向山前截殺並不慮及山後設法嚴防李侍堯則安坐靖遠並不親身前往相度機宜督率調度雖朕屢降諭旨令

伊等嚴防後路皆已不及朕惟當自愧用人之不當耳前因賊首田五穢斃大局已定曾降旨將李侍堯交部議叙剛塔從優議給世職乃現在所存不過賊人餘黨竟不能即時剿滅致有逃逸之事是李侍堯剛塔不但無功而且有害所有議叙之處著停止仍令戴罪立功迅速追剿務將賊匪盡數擒拏如有一名漏網惟李侍堯剛塔是問仍俟事竣後覈其功罪另降諭旨所有硃批李侍堯摺及節次所降諭旨著鈔寄阿桂交在京王大臣等閱看

十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二

公奏言竊照此次逆回在馬家堡翻山竄逸皆由後路不能防範以致乘間潛逃其賊匪人數忽少忽多俱係據弁兵探報未能得其確實看來賊回所過地方自不免有新教回人附會滋擾此外回民似不致聞風煽動該省前經調集各路官兵今添派四川屯練番兵及阿拉善兵並令旺沁班巴爾親身帶領前往現在福康安前往督辦自無難尅期剿滅至目下籌辦捕事宜臣悉心揣度甘省地方貧瘠官場尤為清苦辦理軍需本非易易近因內地用兵鹽菜口糧俱從刪減官兵所得月

糧按日計算每日僅得三分一經調遣該兵丁等尚須留贍家口沿途費用必致不敷且非官為隨地支給亦不能常川接濟竊恐承辦各員或有貽誤所關非細更恐該兵丁等因餬口拮据臨時或致逃匿更屬不成事體臣愚以為此事最關緊要仰懇

聖恩傳諭李侍堯詳悉體察有應照舊例支給者仍照舊給發事竣後聲明必須情由准其酌量報銷且不必斤斤過於樽節如此庶承辦之員既不虞掣肘而該兵丁等得資飽騰自必倍切奮勉勇往集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奏入

諭曰甘省逆回滋事節經檄調西安滿漢官兵及寧夏涼州等處滿兵並各提鎮所屬兵丁進剿不下數千人其如何支給應付之處總未據李侍堯詳悉奏及看來此時李侍堯竟屬張皇失志一籌莫展諸事漫無料理兵丁等追剿賊匪鹽菜口糧最關緊要况今又調川省屯練降番兵及阿拉善蒙古兵到彼協剿此項兵丁俱從別處徵調前來應得口糧必需隨時寬為應付從前剿捕蘇四十三時所調川省屯練及阿拉善兵並陝甘官兵土兵支給鹽菜口糧俱辦有章程著傳諭李侍堯即

派大員專辦妥協辦理照前支給不必拘泥成例俟事竣後具奏將必需情由聲明俟朕酌量降旨庶承辦之員不致掣肘而兵丁等得資飽騰自必倍加奮勉勇往從事並諭福康安知之

十六日

諭曰據五岱等奏賊人復行竄逸且有石峯堡等處回民聚集滋擾之事並稱回匪頭人有馬阿不都馬之元沙之玉馬世雄四人都是三掌教頭目更有小頭人四名等語新教匪徒竟有三掌教名目可見伊等掌教內已有等第層次是其蓄謀已久必非朝夕所能猝合李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四

堯身為總督且從前剿除蘇四十三後所有斷除新教之事即責成該督專辦乃該督於新教回匪等公然自立掌教名目等次之事毫無覺察任其煽惑勾結以致釀成事端豈封疆大臣惟知厚享廉俸安坐衙齋而於地方此等重大事件全不知留心防範有是理乎福康安到後即查明此事如果係李侍堯平時漫不經心養癰貽患所致即據實嚴參具奏至賊人屢次逃逸糾合夥眾擾害地方揆度情形必須滿洲勁旅前往方能迅速肅事著傳諭阿桂於火器健銳兩營內挑選精兵一千名預備聽候諭旨再行帶領起程所有分隊帶領之

侍衛章京等並著酌量選派京兵聲勢壯盛經阿桂帶領前往尤足以壯軍勢而協人心阿桂所帶京兵一到自可合同調度尅期竣事也

十八日

諭曰甘肅逆回滋事未能迅速剿滅已派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前往剿辦著再派阿桂帶領侍衛章京兵一千名分作五起阿桂先率領頭起由驛起程從河南一路行走前往更足以壯軍威而速肅事其隨帶之軍機處司員並著一體馳驛如阿桂途次已得剿賊完結之信即行帶兵回京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五

又

諭曰賊人現在鹿鹿山扎營剛塔等仍止在對面拏營又不籌及堵截圍攻之法是復縱合賊人得有去路現已派阿桂福康安帶同侍衛章京等並京兵一千名前往督剿五岱等此時雖不能奮勇殺賊當此兵力厚集之時自當分撥將領四面堵圍防其又從後路竄逸俟阿桂等到時再行會合殲擒至賊匪既攻破通渭城內居民自必被其擾害現在作何安撫庫項錢糧被賊搶去者若干其放走監犯有自行投回者著福康安詳悉查明具奏典史溫模聞城破自縊沒於王事尚屬可憫應

予議卹其訓導因跳樓跌傷情尚可矜至知縣王懷因畏賊先行逃匿不能督率兵民在城防護以致失事並著阿桂福康安到彼會同查明據實奏

又

諭曰據陳步瀛奏稱西安副都統明善帶兵由靜寧前往石峯堡進剿十二日抵高廟山拏賊中矛傷陣亡殊堪憫惻其所帶官兵內恐亦有受傷陣亡者著阿桂福康安到彼後查明具奏一體優卹至賊人既如此鳴張而彼處又無有王見能辦事之人福康安不可不兼程星赴該處籌辦即阿桂亦當帶領京兵分起前往以壯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六

勢而懾人心所有帶兵之侍衛章京即著阿桂一面挑帶派往一面奏聞

又

諭曰現今阿桂前往甘肅會同福康安辦理剿賊事宜所有福康安佩帶之欽差大臣關防即可令阿桂作為將軍印信福康安海蘭察五岱等並為參贊大臣協同經畫屆期進剿時賊匪內有應誅戮者即行誅戮若俘獲賊首要犯酌揀數名派委幹練官兵護送迅速解赴熱河務飭該解員等沿途小心防護毋稍疎縱並於起解時飛咨所過省分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按站派兵

協同護解

二十二日

諭曰據李侍堯奏請調寧夏滿洲鎮標兵丁星赴軍營會剿看來賊匪自馬家堡翻山逃竄之後沿途勾結聚集愈多而通渭縣石峯堡等處之賊又暗相聯絡攻破縣城傷害帶兵大員猖獗已甚必須及早殲除以靖地方茲剛塔率領各處官兵已不下數千名軍勢不為不盛而馬營街石峯堡俱係通渭縣地方相距又不甚遠何以剛塔由馬營街一路追賊而於通渭縣城失守之處竟毫無策應且副都統明善於石峯堡遇賊打仗亦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七

單軍失利中矛陣亡剛塔亦並未派兵救援近在一縣之內彼此信息隔絕其故殊不可解著阿桂福康安到彼時即查當時實在情形如果有貽誤之處即行據實參奏至新教回民自蘇四十三滋事之後朕節次傳諭李侍堯令其嚴密查辦淨盡根株李侍堯雖不諳軍旅而於查辦地方事務尚所能為乃現在各處新教回匪互相煽惑蔓延勾結擾害地方若非李侍堯平日不能畱心覺察辦理不善何至賊匪猖獗若此是其養癰貽患為害地方李侍堯之罪實無可道阿桂福康安到甘俟剿賊完竣後務須嚴查賊匪經過起事一帶如有順

從新教者即行盡數殲除勿畱餘孽至賊匪所過村庄
城堡有與賊人賫送糧食或傳遞信息併曾為賊人出
力打仗者即為從賊夥黨必當盡予駢誅不可稍事姑
容若本非賊匪經過地方而又並未與賊人串通勾結
者自是良回不必波及著傳諭阿桂福康安於此次剿
戮淨盡後務將根株剪除毋使一名得以漏網方為安
善

公奏言 臣於本月十九日接奉

諭旨令將火器健銳兩營兵挑選一千名預備並酌派素
嫻行陣之侍衛章京等分起帶領其派出之兵丁所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應得之項照例辦給 臣阿桂荷蒙

聖恩深重理宜馳驅行間奮勉効力即赴該營挑派預備
該兵丁等應得之項亦照例備辦俟再接再奉

諭旨 臣即帶領頭隊先行起程其餘四隊酌量驛站車輛
便於輪流遞送 臣即令派出之侍衛章京等陸續

帶領前進除領隊之侍衛章京等 臣阿桂已於素

所深知各員內酌量派往外伏思明亮春寧雖由
愚昧無知身蹈重愆第伊二人於行陣之際俱曾

經歷勇往奮勉而明亮尤為得力有用俱在

聖明洞鑒之中伊二人現在監禁轉得閒居安逸懇請

聖恩將伊二人釋放或賞給侍衛拜唐阿令隨 臣前往効

力行走再派出滿洲兵一千名必須領隊大臣方
有專屬舒亮瑚尼爾圖二人或俱派往或即派舒
亮之處請

旨遵行奏入

諭旨領隊大臣著派舒亮去明亮春寧著賞給藍翎侍衛

隨往打仗効力贖罪

二十三日

公奏言 臣欽奉

諭旨令 臣將帶兵之侍衛章京酌量挑派 臣謹就所知選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派頭等侍衛額爾博克護軍參領星山保觀祥三

等侍衛佛爾卿額德布星額定任塔爾彌善副護

軍參領愛星阿永寧委護軍參領德成額等十員

令其分起帶兵前往至應派之兵丁一千名 臣阿

桂於火器營內會同 臣綿恩挑選於健銳營內會

同 臣復興等挑選將會經出兵及技藝精嫻者每

營挑派五百名共選派一千名除該兵等應得箭

枝綿甲火藥鉛丸俱令該處照例辦理即行給與

外其應得銀兩仍照十六年定例賞給查上屆各

兵起程原係酌量車輛間一日即令一隊起程以

期迅速行走此次酌令分兵四隊每隊二百五十名令侍衛章京等仍間一日一隊起程已交兵部順天府遵照辦理奏入報

聞

諭曰副都統明善在高廟山陣亡伊所帶之滿漢官兵有一千二百名亦不為少僅遇賊匪四五百人何至一經接戰即行失利其故殊不可解或係該兵丁等怯懦所致著阿桂福康安到彼詳悉查明據實具奏

二十四日

公奏言臣於五月二十四日帶領侍衛章京並京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十

兵一千名由京起程按日分隊行走前往甘省辦理剿捕逆回事宜查賊匪煽聚新教勾通接應膽敢抗拒官兵戕害大員攻城搶庫實為罪惡貫盈其黨夥雖多看其打仗器械不過刀矛急則竄走乘勢劫掠前此各路徵調之兵尚未齊集是以領兵將弁僅能在後尾追不能繞道截殺圍堵未得迅就擒滅至石峯堡進剿時明善追擊陣亡在將賊擊敗之後因未悉該處地形急於逐利而失利其攻破通渭縣城之賊經該都司等帶兵前進所到官兵無多即行竄出是其草竊伎倆斷不能久

肆鳴張指日兵力厚集四路堵擒即或再有回匪接應而

天兵迅掃無難刻期蒞事臣一到甘省當悉心竭力與福康安等會同籌辦務期剿捕盡淨早日完竣即可早一日仰紓

聖懷奏入

諭曰勉為之速將逆回剿滅以慰懸望

二十七日

諭曰逆回竄聚通渭縣之鹿鹿山馬家坪等處恐其乘間南逸秦隴一帶不可不預為防範其靜寧隆德平涼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十一

處尤為驛站衝衢逼近陝省之長武邠乾一帶必須多兵防守以資堵禦現已有旨傳諭農起李世傑迅速選派河東川北兵各二千名交福敏泰富祿就近帶領赴陝防守並傳諭復興再挑健銳火器兩營兵一千名分起帶領前往統計此次調派之兵又有五千名軍勢不為不盛計阿桂等過陝抵甘時各處之兵亦可陸續到齊阿桂等務須飭各帶兵大員嚴密堵禦毋使一名竄入陝境以致復有蔓延至西安省城現無滿員彈壓即著哈青阿在彼幫同畢沅操演存營兵丁鎮守辦理

二十八日

諭曰阿桂奏查辦新舊教回民必須分晰明確但回民有
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各從新舊兩教者一時驟難區別
若概予駢誅恐人人自危不免聞風疑懼惟有於現在
逆回剿除淨盡後即將賊匪所經過及煽誘之處實力
搜緝有形跡可疑者多加殄戮此外各州縣惟責成該
督飭屬善爲化導緩圖消除之法等語自應如此辦理
朕用福康安之意卽爲此也己於摺內批示阿桂到甘
省時各路所調官兵陸續齊集軍勢已盛賊匪自當速
就撲滅阿桂於剿除淨盡後所有安定會寧通渭及官
川鹽茶廳各處凡賊匪經過煽誘地方務宜會同福康

阿文成六年諭 卷二十八

七

安派員詳細訪緝實力搜捕遇有形跡可疑之人殲戮
勦淨勿使匪徒得有一人漏網此外各州縣回民竟宜
嚴飭地方官多方曉諭善爲開導仍當隨時周密防範
緩圖消滅所謂爲之以漸也阿桂福康安等當詳悉熟
籌妥協密爲辦理不可洩漏又前據李侍堯等奏正月
內田五至靖遠掌教哈得成頭人哈彥家商同謀逆哈
得成於三月十五日趁衆新教回人齊集禮拜寺將田
五糾從逆謀情節告知勾會臨期內應等語前次阿桂
等於蘇四十三勦滅後辦理善後事宜已奏將新教所
建之禮拜寺盡行拆毀何以此次新教回匪又得齊集

禮拜寺潛爲勾結是否係李侍堯因循不辦將舊有新
教所建之禮拜寺未經飭屬毀去抑係新教回匪於拆
毀後又私行建蓋而李侍堯及地方官等竟漫不經心
毫無覺察並著阿桂福康安查明據實覆奏

六月初二日

諭曰據五岱李侍堯等奏官兵在伏羌城外擊退賊匪因
兵丁連日趕緊行走未免稍乏又天色漸晚暫行撤退
等語賊人屢次遁逃五岱剛塔等帶兵尾追俱落賊人
之後何以賊人不乏而官兵乃以行走力乏爲藉口此
皆綠營懼怯之陋習前明邊鎮往往坐此以致老師糜

阿文成六年諭 卷二十八

七

餉我國家整勵戎行雖各省綠營兵丁不能如滿洲之
勁銳無前而平時一例訓練亦不應自形氣餒爲將領
者固當體恤兵丁而臨陣豈可不加之策勵看來此時
李侍堯剛塔早已志氣萎靡一籌莫展而五岱又係客
官呼應不靈且伊本烏拉齊之人遇事若得便宜則高
興勇往不得便宜卽不能振作朕亦不加之責備阿桂
福康安素嫻軍旅自能調度俾官兵日有起色壁壘一
新賊人望風膽落無難尅期集事至賊人聚眾鳴張立
有旗幟并遣出黨羽四散分馳必更有爲首之人如山
東之王倫撒拉爾之蘇四十三羣賊聽其指揮再據永

鐸所奏底店回匪既與石峯堡回匪會合焚劫現在是
否聚集一處且業經劫掠村莊傷害百姓卽屬肆逆之
人阿桂福康安勦滅賊匪卽當帶兵先至該處將各該
犯全數剿洗勿使一名漏網以清後路

初六日

公奏言臣於途次接奉

上諭調派河東川北兵各二千名交福敏泰富祿就近帶
領赴陝防守并傳諭復興再挑選健銳火器營兵一千
名分起帶領前往臣查逆回於通渭一帶既負囑固守
復潛出滋擾或乘間遁入陝西亦未可定伏思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十四

肅涇州地方與陝西接壤山勢連延爲陝甘門戶
自應駐兵防守臣已飛札行知太原鎮總兵福敏
泰卽帶領河東兵二千名前赴涇州駐劄堵禦如
有更調之處臨時度量情形另行檄遣其此項兵
丁到甘駐守時應需口糧一切恐甘省力有不敷
臣已飛札畢沅卽就近由陝省預備供支至川北
赴甘兵丁若由白馬關一路行走可以直至鞏昌
且道路亦較捷近但現在逆回滋事雖附近鞏昌
而賊踪無定或又有無須徑赴鞏昌之處臣此時
無從懸擬已飛札福康安就近酌量情形川兵或

應由白馬關一路直達鞏昌或應由棧道行走經

寶鷄鳳翔一帶繞至賊人後路之秦州酌定後卽

飛札富祿令其遵照進行再甘省地方素稱貧瘠

此時派調各路大兵雲集境內軍需一切未必能

辦理裕如現在京兵由陝入甘所有安設車馬披

站遞進及兵丁等騎赴軍營之馬併鍋帳口糧等

項均關緊要恐甘省此時無暇接應臣擬將京兵

所需一切供支亦於陝省代爲籌辦以分甘省之

力臣亦飛札畢沅令其妥協辦理勿致臨時有悞

此次調派官兵聲勢已盛臣到彼後惟有悉心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十五

力迅期掃滅賊氛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京兵所需一切供支卽於陝省代爲籌辦

以分甘省之力自應如此辦理本日據畢沅奏稱京兵

車馬一項按站倒換未免雇備維艱已飛飭各屬雇就

長騾應用等語是甘省過兵事宜業經畢沅妥爲預備

自可迅速前進

十二日

諭曰據福康安奏此時應將底店賊匪先行剿洗現與海

蘭察卽由平涼前往隆德帶兵進剿直搗賊巢正與朕

所降諭旨相合其慮賊由小路竄逸分兵防堵攻剿之

處所辦亦皆中窳要項已有旨傳諭福康安如兵力已足續到之京兵可即行文停止著再傳諭阿桂沿途探聽甘省剿賊情形如底店及石峯堡之賊經福康安剿洗完竣僅存伏羌竄逸餘賊阿桂止須帶頭二起京兵五百名前往幫同福康安搜捕并籌辦善後事宜其三

四起京兵及復興所帶之兵皆可令其撤回

諭曰近日軍營漸有起色旗鼓一新自當立期草寇但念此次逆回田五等斷非無故即能糾合黨羽定期起事遠近回人亦即附和隨從之理朕於此事再四思維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六

躬自問自臨御以來數十年兢兢業業並不敢稍存滿假於民生疾苦無不時時屢念務期得所而於甘省尤加意撫卹該省連年以來並未聞水旱災歉斷無貧黎失所致匪徒得乘機煽誘或地方官有勒索苛派苦累百姓因而賊人倡亂滋事抑或李侍堯查辦邪教不密致逆回得誑稱勦洗回民藉詞煽誘以上種種各情節思之總不得其故究竟因何而起不得不徹底根究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務向擒獲賊目逐一研鞫並於該處詳晰詢訪起釁緣由據實奏覆毋得稍存迴護之見至賊人於上年即預備石峯堡巢穴以為退守之地其所

積糧食器械必多自係陸續運往斷難掩人耳目何以地方文武員弁竟昏如聾瞶毫無聞見此非尋常失察可比阿桂福康安即遵前旨查明貽誤之員嚴參治罪賊人前次肆行無忌往來逃竄其所需糧食等項尚可向各處村庄搶劫今見官兵聲勢壯盛又經福康安等痛加剿戮餘賊自必竄回石峯堡福康安等派兵四面嚴密圍堵後賊人及老幼眷屬不下萬人藏匿堡內困守坐食其糧食皆從何來惟防各處邪教匪徒尚有為之暗中饋送者此等為賊接濟之人罪與逆賊無異必當嚴密查捕一經拏獲究出姓名居址不可使一名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七

網此係盡絕邪教根株之法阿桂福康安當留心遵照妥辦不可稍存姑息

十八日

公奏言 臣由豫入秦節次接奉

諭旨並據福康安來札詳悉聲叙各路賊匪情形始覺了然如六盤山險要之地近在咫尺賊人未敢佔據且經五岱等兩次殲賊頗多是賊人伎倆已可概見而福康安籌辦剿除底店逆回肅清後路再行合攻石峯堡布置均屬妥協自可即望得手茲於十四日抵西安復接福康安札稱在底店殺賊二

百餘人其自行投出者數百人或權爲安撫或卽行收監辦理亦均得當現在軍威大振賊勢窮感自可易於集事但臣所帶京兵一千名接續抵陝其頭起兵距甘省不過六站賊匪一日尚未掃除淨盡卽兵行一日不可停畱臣卽於十五日帶領頭起京兵前赴軍營其續派京兵及各路添調之兵或竟應停止或應於何處暫駐候信尚須於進攻石峯堡後度量情形與福康安商酌再行具奏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諸凡皆有旨諭汝二人矣詳妥爲之總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六

淨盡孽種毋致復生事端爲要至近日雨暘應時心畧慰矣

七月初一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臣阿桂自豫入秦一路民情甚屬安貼茲於二十三日行抵軍營將石峯堡形勢詳加察看該處在萬山之中三面皆懸崖峭壁惟東南山包地勢稍平爲賊人門戶賊匪四處挑挖深壕數重以圖據險自守惟有仰遵

訓誨四面圍攻嚴密堵截前經臣福康安與海蘭察等籌辦於周圍各山梁安營二十餘處分派將領帶兵

駐守俾聲勢聯合並於營盤相隔處所多放卡座創剗溝壕期於彼此接連使賊人無路可竄已屬周妥臣思賊人佔居石峯堡爲負隅死守之計若率大兵從堡前進撲勢屬仰攻且上有深壕數重賊人藏匿壕內放鎗投石恐損傷官兵轉失威重惟有將攻圍之處愈加逼近設法斷其水道用大礮轟擊賊營製造火彈拋擲賊壕焚燒令其不能藏身預先派定各路官兵俟有可乘之機卽合力進攻一鼓戮擒可期得手至賊巢內男婦聞有數千其糧食係從附近村庄搶掠運回藏貯想亦無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五

多而此時周圍俱有官兵亦斷無爲賊資送糧食之人不能支持多日且將來水道一斷更可不可不攻自潰臣揣度事勢尚易集事至賊匪起事之初似以蘇四十三前事爲戒不肯坐守一處四出煽惑勾結攻擾劫掠竄徙不定出沒無常而其將家口先送至石峯堡究以此爲巢穴今既計窮力竭釜底苟延則仍不出蘇四十三死守華林之故智數日內汲水之路一斷石峯堡卽成絕地此皆逆犯罪大惡極天奪其魄故得聚而殲旃此外各處雖尚有零星賊匪業經臣福康安派兵前往搜捕及

百姓擒送者絡繹不絕總之巢穴一傾餘黨自無
難剿除淨盡再臣阿桂由陝入甘沿途所見莊稼
彌望青葱臣歷數從前往來甘省九次未見如此
之茂盛民情懽躍定致綏豐臣福康安身任地方
尤深慶幸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阿桂於二十三日行抵軍營察看石峯
堡形勢惟有將攻圍之處愈加逼近設法斷其水道用
大礮轟擊賊人製造火彈拋擲賊壕焚燒令其不能藏
身等語前以賊勢已感諭令阿桂福康安此時轉不必
欲速宜籌畫萬全總以賊人悉數殲擒官兵不致傷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方為妥善現在續派京兵俱已前赴甘省協剿兵力愈
多想剿除更易至賊雖挑挖深壕以圖據險自守官兵
何不拏柵以進從前阿桂平金川時即用過此法若可
照辦阿桂福康安即當妥酌辦理並遵前旨派員前往
賊人取水處所於上下流囊沙開溝將石峯堡下之水
瀉往別處則賊人水道一斷有食無從下咽更可不攻
自潰至用礮轟擊並拋擲火彈雖亦係一法但究以生
擒一二人俾得訊明起事根由及從逆黨羽以便盡法
懲治况賊勢日就窮蹙凡所脅從者豈肯尚為之抗拒
堡內糧食又豈能供數千人之坐食是賊眾方將畏懼

思散阿桂福康安何不趁此權為安撫俟其出降將緊
要賊目生致一面訊取起事主謀根由一面解送熱河
備訊但受降如受敵仍當慎之又慎至石峯堡賊匪剿
盡後阿桂福康安務遵前旨赴京兵及山陝各兵撤回
之便或即就近親赴底店固原等處將賊人種種逆蹟
詳細履勘並究出黨羽按名拏辦阿桂等務須逐一妥
辦剷絕根株以靖地方不特福康安係陝甘總督責任
綦重即阿桂既承辦此事亦斷不可急於完事稍為姑
息也

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諭曰阿桂行抵石峯堡軍營迄今已數日於此次逆回滋
事李侍堯剛塔二人辦理貽悞之處自必訪詢確實朕
意此案剛塔之罪尚輕於李侍堯從前蘇四十三剿滅
後所有善後一切即責成李侍堯妥協辦理乃前據福
康安查奏賊匪於四十六年即修理石峯堡上年五月
又加葺治整固而各處逆回訂期起事亦眾所共知且
甘省回民平昔恣肆豪橫欺凌民人等語李侍堯在各
省總督中素稱明幹今回匪如此逆謀彰著伊非不能
覺察嚴辦者何至安坐省城竟同聾瞶况甘省回民雖
多亦當設法籌辦豈得以希圖目前無事致令日益放

縱釀成事端乎是李侍堯之參賊養癰始終貽誤朕亦不能曲爲之解至剛塔在馬家堡放賊翻山逃竄四出滋擾唯知在後尾追毫無籌畫是即其罪無可追但伊甫任固原提督田五等即在彼舉事尚能射賊受傷又雲露山打仗時剛塔與阿爾薩朗蘇靈三人最爲出力罪尚可原特其從前疎於防範之處咎實難辭而較之李侍堯究可稍從末減也朕所見如是著阿桂再會同福康安秉公詳查務歸至當以憑定讞

初三日

諭曰現在逆回將次辦竣而查辦賊黨爲善後第一要著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此次田五等聚眾滋事即係蘇四十三剿滅後李侍堯辦理未盡所畱餘孽將來阿桂福康安查辦匪黨時自當剷絕根株永除後患但若因回匪滋擾遂概行查辦轉非綏靖地方之道此事不可不慎重辦理阿桂福康安俱係能事之人又在彼親見一切情形自必預爲籌計此時官兵已將賊犯圍住不值輕進想竣事或尚需時日著阿桂福康安公同熟商務將除盡孽根奠安良善一勞永逸之計妥議具奏至阿桂等前奏賊人於堡外四處挑挖深壕賊既挖壕自守官兵又四面圍堵自不能復往外尋覓糧食其堡內賊眾男婦不下數千人

從何得食且數千人從何而進即云從前在附近村庄搶掠藏匿亦豈能似此支持多日明係平時陸續運貯多蓄盜糧李侍堯固不能辭養癰貽患之罪而該處地方官漫無覺察其罪尤不可追已節次傳諭阿桂福康安查明參奏此時阿桂等既須相機進剿即當於籌辦之暇就近將賊人修堡聚糧各情節係何員任內之事逐層查訊確實先行參奏治罪

初四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臣等攻圍石峯堡賊巢安卡挑壕斷賊水道現在公同商酌周視地勢賊人取水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係在石峯堡西北及東南崖下兩處河流貼近堡下山邊惟有將石峯堡西北東南山腿佔得即可斷絕賊人水道並遵照

硃筆圈出指示之處選派官兵拏卡進逼周圍創挖溝壕一道彼此接連再加一層堵圍愈益嚴密賊匪斷不致有一名免脫但此係賊人性命所係必盡力守禦須整頓兵威乘勢剿殺並多備鋤人夫一面預備打仗一面挖壕拏卡因於二十五日寅刻發兵臣福康安與海蘭察五岱旺沁班巴爾保寧成德三德蘇靈阿爾薩朗法靈阿泰斐英阿福寧

明亮春寧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率領京兵各營奮勇官兵阿拉善兵屯練降番老教土兵分隊預備_臣阿桂督催策應卯刻我兵搶至堡前堡後遂將西南東北兩處山腿佔得賊匪並不敢出堡迎拒維時海蘭察帶同明亮春寧巴圖魯侍衛各員等將所帶官兵埋伏兩旁溝壑之下乘賊追壓繞出從中攔截即可痛加剿殺因催令兵夫立持鋤鍬挖刨溝壕逆料賊匪見創溝斷伊水道定形惶急且止係人夫無兵保護自必乘間下壓希圖衝散我兵即可突出剿殺不但制賊死命亦誘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論

之一法無如賊人自恃有深壕數重諒官兵一時不能超越仍藏匿壕內放鎗投石始終不敢出迎我兵遂一面擊卡一面挖壕申刻雷雨大作亦未少休並恐賊人乘雨下衝愈加嚴整自辰至戌周圍石峯堡十餘里共擊卡二十餘座刨挖壕溝一道深寬各一丈四面接連即派奮勇官兵及川省屯練令住各卡堵守又防賊人於夜間衝突挺而走險海蘭察等於京兵及阿拉善兵內選派好鎗手數百名排列預備終夕巡察稽查賊匪亦毫無動靜至賊人取水處所在官兵卡壕之外賊匪斷

不能越過偷汲即遇天雨用器皿接取量亦無多且山形陡凸並無溝坑不能存積斷難供數千人飲用數日之內定形渴憊此時派兵進撲亦可期得手但恐困獸猶鬪我兵轉有損傷惟有仰遵

訓諭倍加慎重計出萬全總期賊人不致一名逸出再查石峯堡四面並無石峽賊人欲將官兵誑入之語俱係傳聞毫無確據從前傅玉所駐鹿鹿山係石峯堡南面相隔有二十餘里僅可以牽綴賊勢今_臣等搶佔山腿周圍挑挖溝壕擊立卡座逼近石峯堡賊人所挖溝壕不過一鎗所及之地現在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論

峯堡西北山包已派五岱阿爾薩朗帶同侍衛官員率兵嚴防其東南山腿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同明亮等在彼駐守嚴防_臣福康安復不時往來巡查統計四面卡座溝壕周圍不過十里每日可以稽查數次呼應實為迅速賊人斷無從竄逸

奏入

諭曰官兵已於二十五日將石峯堡西南東北兩處山腿佔得周圍十餘里共擊卡二十餘座刨挖溝壕一道四面接連堵守賊人取水處所在官兵卡壕之外賊匪斷不能越過偷汲阿桂等辦理均為妥協想捷音定在早

晚間矣此時賊勢愈感自不虞其詐降生變但更當嚴防如賊見官兵圍急出堡乞降阿桂福康安竟不妨權為安撫轉可得其為首活口以便嚴訊致反真情若徒事派兵進攻如從前勦辦蘇四十三時概行殲戮反無從詳細審訊盡法懲治也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汧隴一帶此時斷無虞賊人竄往自可無須屯駐多兵臣等公同商酌即將太原鎮總兵福敏泰所帶兵二千名全行撤回本省就現在情形而論掃蕩賊巢之後其賊匪經過地方所有曾經從逆之犯必須極力搜捕痛加殲戮不得不量畱多兵以資彈壓是以此時軍營兵力雖屬有餘臣等未即議撤即敷倫泰所駐汧隴一帶地方現尚有敗逃餘賊經該處拏獲者是以仍令暫駐俟酌看光景再令撤兵回任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初七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官兵進逼石峯堡賊巢周圍安卡挖壕斷賊水道數日以來海蘭察明亮等帶兵於石峯堡前又拏十二座以圖逐漸進逼賊人所挖溝壕甚近賊匪亦不敢出爭臣等現已將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峯堡層密攻圍賊匪自知無路可出一任官兵拏卡進逼不敢捨撲唯於壕內死守水道已斷其所畜馬騾已有渴極滾跌下礮者俱為我兵所得雖自到軍營以來每日有陣雨一次為時不久接取無多斷不能供數千人飲用且立秋已將一旬雨水漸少就現在情形而論止須晴霽十餘日賊回立見困憊無難一鼓殲擒此時大兵雲集不妨小試兵威或賊人自知死在且夕出堡迎拒即可乘勢勦殺因於三十日發兵臣福康安同海蘭察明亮成德蘇靈泰斐英阿福寧春寧等帶同巴圖魯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侍衛章京率領京兵各營奮勇官兵阿拉善兵屯練降番分作三路由石峯堡之前東南山腿進攻保寧舒亮阿爾薩朗三德巴達瑪率領京兵各營奮勇官兵老教士兵分為兩路由石峯堡之後西北山腿進攻臣阿桂同旺沁班巴爾永鐸永安在各路督率策應寅刻我兵搶上山梁賊匪仍不敢迎拒惟藏匿壕內放鎗投石我兵鎗箭齊發並拋擲火彈打死溝內之賊甚多賊匪亦拚命抵禦不肯潰竄惟時屯練及各路官兵無不人人振奮俱欲鼓勇先登無如山上有數層石勸勢甚陡削即

四五七

平時攀陟而上尚須喘息數次其稍平處所又有深溝數重阻隔我兵不能得手恐久踞多有損傷因於已刻將各路官兵陸續撤回此次進攻殺死賊人數十名官兵因奮勇上撲亦有陣亡受傷者總兵蘇靈侍衛克臣保鄂爾霍爾圖協領和興額遊擊高人傑汪啟德海哈寧阿俱帶有箭石各傷其傷痕俱輕至賊匪以釜底遊魂尚敢負隅死守抗拒官兵實屬罪大惡極人人髮指現在臣等惟有督率官兵將溝壕愈加刨挖深寬營卡愈加嚴密俾賊人不致有一名漏網一面札飭各路帶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將領及各州縣將零星賊匪實力搜捕並曉諭百姓盤獲解送務期淨盡諒此么麼小醜斷不致曠日稽誅再前此派往各路鎮將會同地方官陸續搜獲賊匪一百數十名內有李自黨一犯俟解到時審訊明確再行分別解送辦理奏入

論曰蘇靈等帶兵打仗不避箭石以致受傷實為奮勇可嘉雖據阿桂等奏其傷痕尚輕但現在曾否平復著即據實覆奏以慰廑念至賊人已經官兵四面圍住斷其水道斷不稽延時日阿桂福康安宜遵前旨倍加慎重不必輕於前進即如此次蘇靈等因剿賊受傷已屬不

值殊非持重之道諒阿桂福康安自能相機妥辦俾官兵不致傷損而賊匪盡數殲除也又據奏派往各路鎮將及地方官陸續搜獲賊匪一百數十名內有李自黨一犯俟解到審訊明確再分別解送等語此係要犯著阿桂福康安即訊明錄供具奏至前日官兵由底店進期時該處乞降四人此等回匪均經從逆自不可赦阿桂福康安於石峯堡事竣後務必帶兵前往詳細分別查辦不可復使一名畱於該處其餘舊教回眾自未便因賊匪等滋事遂爾概行查辦前已有旨諭知阿桂福康安但如田五起事之小山地方以及賊犯挖窖聚糧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各處所阿桂福康安務遵前旨親往履看並一經賊犯供出不論蘭州河州各匪徒俱即應行文查拏再此次賊匪滋事到處搶劫良民被其傷害者自必不少著阿桂福康安於事竣時即查明百姓被賊傷害者共有若干官兵打仗陣亡者共有若干及前後殲擒賊匪共有若干詳細開單具奏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查奸細徐璠成一犯前經李侍堯盤獲訊供具奏後將該犯交安定縣監禁嗣據該縣稟報徐璠成患病垂斃李侍堯即批令正法已於六月初八日正法臣等查閱徐璠成原

供雖有欲往蘭州河州勾合之語而其蘭州所欵
勾合者何人當時既未審訊確實究出姓名住址
無憑查拏現已飭令各該地方文武留心察訪設
法緝緝如有曾經與賊匪往來勾結之人立即擒
拏解送俟拏獲賊首再向逐一跟究至賊匪煽誘
起事係鹽茶靖遠安定會寧伏羌通渭固原靜寧
隆德秦安華亭各州縣所屬之小山海城官川糜
子灘馬營街白馬莊馬家堡底店烏家坪鷹窩石
白楊嶺蔡家堡等處臣等現已分派五岱策卜坦
吉蘭泰富祿噶塔布阿穆呼朗等帶兵前往搜捕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三

竄匿餘匪俟期滅石峯堡賊匪後再於各該處將
曾經從逆及形跡可疑者實力查拏痛加懲戮以
期淨絕根株其拏獲賊目自當遵照

訓諭詳細研究令將平日往來勾結匪徒逐一供出即可

按名擒拏臣阿桂自起程後日夜籌畫臣福康安

由途次及到軍營以來往復計慮均無刻不以此
事為念至甘省逆回於蘇四十三滋事之後甫閱
三載復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聚眾鳴張攻城掠堡
罪大惡極凡含齒戴髮稍有人心者亦不肯縱賊
養奸况臣等受

恩深重籌辦善後事宜無論臣福康安身任總督責任甚
重斷不敢稍存姑息復留餘孽自蹈重愆即臣阿
桂既蒙委任倘殲除不盡芽蘗復萌亦無可卸責
惟是甘省各屬回民居其大半此次逆回起事糾
合勾連大概總以欲洗回民為詞肆行煽鼓以致
愚蠢無知各懷疑懼日聚日眾毋論新教回民相
率成羣即舊教亦多有聽從入黨而其中守法良
回不肯從賊并協同民人守禦者亦復不少若事
後查辦持之太急或奉行官吏辦理不善株連蔓
引波及無辜尤屬不成事體臣等惟有仰體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三

訓諭核實稽查嚴加懲創俾回民知所儆懼并酌量事勢
於可完局撤兵時即行奏明撤兵萬不敢少存姑
息俾孽種漏網稽誅奏入報

聞

初八日

論曰此次逆回滋事敢於攻擾城池傷害官兵實屬罪大
惡極其遺孽即予以寸磔亦所應得但朕心究有所不
忍且首從各犯一律辦理亦未免無所區別前據福康
安奏賊人眷屬俱藏匿石峯堡內又向各處裹脅回民
入夥令其男口隨同打仗婦女留於堡內作當是賊人

崇穴之內老弱男婦正復不少著傳諭阿桂福康安於查辦時所有石峯堡底店賊犯如張阿渾大通阿渾馬阿渾楊填四等爲賊營阿渾者自不應復畱孽種其名下幼孩卽年未及歲俱當概予駢誅其餘各犯以及被賊擄掠入夥之犯凡男口年在十五歲以下者著從寬免其一死仍遵前旨賞給別省官兵及降番屯練爲奴至賊衆婦女如阿渾妻妾亦不可赦宥其餘賊犯名下眷口并賊所擄掠婦女雖已從賊者亦著免其一死仍遵前旨分賞爲奴再前降諭旨令阿桂等於拏獲賊目後使其指名供出始行拏究則查辦有因良善回民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致疑懼今思若輾轉跟追未免人數太多蔓引株連將來阿桂等辦理善後時止向現獲賊犯隔別研鞫如有供出黨羽卽指名出示拘拏治罪不必又向續拏之犯再令輾轉指供其中倘有被賊供出到案後審明實係賊人仇叛者亦當分別辦理不可波及無辜如此則匪徒羽黨仍不漏網而安分回民亦可不致連累著阿桂福康安卽悉心妥商據實覆奏至賊人現經官兵四面圍住水道又已斷絕萬無生路何以尚敢負隅死守竟無投出乞降者况賊營人衆不下數千若非有王謀爲首之人當此窮蹙之時賊衆豈不立時渙散乃石峯堡

內阿渾又有如許之多而賊衆何以仍前齊心死拒其故殊不可解著阿桂福康安訊訪確實一併具奏

初十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官兵自六月三十日分路進攻剿殺賊匪後數日以來_臣等督率官兵將周圍溝壕加挖寬過一丈深至一丈四五尺各處營卡加添官兵嚴密防守用大礮轟擊賊營_臣等公同商酌自斷水以來晴霽數日賊匪定形惶急必於黑夜希冀我兵備禦稍懈拚命下撲或能越過溝壕盜取河水因嚴飭守卡官兵慎密嚴防並派巴圖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三

魯侍衛章京周圍巡邏不時偵察又派屯練土兵分投埋伏海蘭察明亮等周歷各卡往來稽查初一日夜間果有賊匪數十執持器械攜負桶罐於石峯堡之後潛行下礮未至溝邊卽被我兵趕上鎗箭齊發殺死甚多割取首級三顆生擒二名餘俱受傷竄回訊據供稱一名馬伏保係狄道州回民一名馬八四係伏羌縣回民堡內打仗的有一千多人眷口有數千係張阿渾大通阿渾馬營街馬鬍子阿渾爲頭三十日打仗馬營馬鬍子阿渾虎狼口大石溝小馬阿渾俱受鎗傷死了堡上有

三個水窖遇雨纔積些水這幾日天晴剩得不多
大眾怕沒有水吃甚是著急所以下來取水至糧
食從前在各村庄搶掠運至堡內存積甚多還可
吃兩個月等語隨將該二犯正法訖初二日夜間
又有數賊偷下山來俱被我兵殺死割取首級初
三日賊營內甚露慌亂時聞婦女號哭之聲隨有
陸續投出賊回共三十一名訊據供稱俱係靜寧
州楊家窪一帶回民被賊裹去其堡內打仗係馬
營街海城兩處回民居多他們同兩個阿渾每日
尚有口水吃係從前積下的再天晴兩三日也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語

沒得吃了至我們有渴至四日三日者實受不得
有數百戶商量投出兩個阿渾不許前後俱有人
把守出去即要殺死我們無奈從兩旁陡礮滾下
家眷尚畱在堡內也顧不得各等語臣等訊明後
將各犯即行處斬訖伏思賊匪層密圍定水道斷
絕已成釜底游魂斷不至有一名免脫誠如

聖諭官兵轉不必輕於前進以致或有損傷至賊首數名
除李自黨現已拏獲其子李可魁即李鬍子已於
底店被官兵殺死馬營街馬鬍子阿渾於三十日
打仗中鎗身死現在首逆止有張阿渾大通阿渾

該二犯如此殘忍不法或者再渴數日衆賊怨極
內潰將首逆縛獻即可解送熱河盡法處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此即生致之一法臣等惟有督飭官
兵愈加嚴密防範不肯因賊匪窘感稍存大意再
查要犯李自黨已經解至軍營臣等嚴加究訊現
就所供情節先行錄呈

御覽至伊供詞有與他犯不甚符合之處因係解要犯
未便加以重刑現在拏獲各犯已飭令解赴軍營
俟訊明後擇其明悉賊中情形者與李自黨一併
解赴熱河預備審訊再李自黨所供勾合各犯臣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語

等查對姓名業經正法者有十餘人其餘雖據供
打仗被殺究難憑信仍飭文武各員按名緝獲奏
入報

聞

十一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查石峯堡賊人自斷水以來晴
霽數日情形惶急屢於黑夜下礮盜水俱被我兵
擒殺初三日有陸續投出賊回三十一名俱因渴
極困憊私出山礮滾下至初四日投出男婦愈多
自早至晚已有一千五百餘名臣等密看情形其

投出人數內婦女幼稚居多男丁內亦少精壯者且從石峯堡正門行走並未見賊人攔阻逆料賊人詭譎伎倆自知死在旦夕不能兼管多人任聽受渴困憊之老幼男婦紛紛投出既可節省糧食且希冀我兵見賊眾投出防範稍懈即乘勢撲出以圖竄逸亦未可定且時已日暮尤應戒備不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美

之外層層分布埋伏預備並恐投出之逆回五百名畱在營中倉卒生變因設法於糧臺附近處所辦理沿路派兵彈壓將賊匪分作十人爲一起陸續送至該處一面點名一面正法以絕他患至于刻賊首張阿渾果同楊填四帶領賊匪甚眾寂不作聲一至壕邊將婦女牲畜包裹堆入壕內向外直撲大通阿渾帶領賊人在後催促接應思欲捨命奪路竄逃其地正在奎興永鐸永安額爾登保一帶而舒亮三德阿爾薩朗處營卡亦有賊匪撲出我兵鎗箭如雨盡力截殺維時海蘭察即帶同

泰斐英阿福寧阿滿泰春寧巴圖魯侍衛及滿漢屯土各兵馳往該處自外層層圍裹痛加戮殺臣福康安於各路督催照料明亮保寧成德圖桑阿額爾恒額法靈阿蘇靈各於防守處周密巡邏見賊截殺賊人撲下處所係石峯堡南面陡勸地本險峻我兵所挖溝壕又極寬深賊匪自相踐踏黑夜力戰直至寅刻殺賊共有千餘賊屍積滿壕內河灘山下遍地縱橫張阿渾被我兵射傷仍與大通阿渾等竄回堡內其時天色黎明臣福康安同海蘭察明亮等帶領各路官兵一湧而上復與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美

沁班巴爾傅玉等亦督率官兵進堡搜捕擒殺將首逆張阿渾即張文慶大通阿渾即馬四娃及賊目楊填四黃阿渾即黃明馬建成馬連茂馬金玉楊存義馬建機馬建業馬保全數擒獲此外又生擒餘賊七百餘名割取首級八百餘顆其壕內河中賊屍層積未及割取者尚多計兩日內打仗戮戮及生擒投出正法賊回共二千餘名拏獲首從逆犯及各賊眷屬孩稚共三千餘口得獲牲畜糧食器械帳房無算此次剿滅賊巢滿漢官兵俱各振奮巴圖魯侍衛等皆倍加出力俟查明再行分

晰具

奏查逆回自其祖先以來食毛踐土蒙

國家豢養深恩者已百數十年與民人同隸編氓毫

無區別乃敢聚眾鴟張攻城掠堡傷害官兵雖寸

磔不足蔽辜今悉數殲擒並眷口俱全行就縛此

皆仰賴

皇上洪福

上天嘉佑故能戴功如此之完善俟將首逆各要犯嚴切

審訊再行分起派

乾清門侍衛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迅速解送熱河以

陶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奏

備審訊再賊匪貪夜撲出官兵奮勇勦殺賊屍積

滿溝壕難保無賊人自相踐踏乘機竄出者現在

首逆各要犯雖已全數擒獲等不敢稍存大意

派舒亮阿爾薩朗阿滿泰等帶同巴圖魯侍衛章

京率領馬兵分路搜拏並飭從前派出之各帶兵

將領及各該縣一體堵截緝拏務期淨盡不致一

名漏網至底店降回千餘人等現擬設法辦理

俟一面查辦一面即將馬文熹嚴加鎖鑰交法靈

阿解送熱河再石峯堡內等派員逐細搜查除

牲畜糧食破爛衣服外餘無別物其堡上形勢實

屬險峻但止有土牆一道溝壕三層並無別項備

禦奏入

諭曰覽奏實深欣慰國家愛養黎元凡直省編氓遇有水

旱災荒無不立時蠲賑至甘省回民久隸幷幪食毛踐

土便與齊民無異該省地方饒瘠間有不登即行蠲免

賑濟較他省為尤多回民等同在編氓之中仰沐膏澤

家給人足伊等同有天良豈不當稍知感激且地方官

並無苛求酷派激變事端乃逆回等敢於光天化日之

下肆行逆謀實為國法不容神人共憤而前此李侍堯

剛塔等辦理不善致賊四處勾結蟻聚滋蔓猖獗鴟張

陶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奏

經朕特派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先後帶領巴

圖魯侍衛等前往督辦並諭以底店係賊匪門戶當先

由該處以次進剿福康安先抵甘省數日之內即將底

店賊匪勦辦淨盡肅清後路俾賊眾聞風胆落萌蘖潛

消阿桂抵石峯堡後復會同福康安遵照朕硃筆圈示

之處安營設卡將賊匪嚴密圍堵並斷其水道辦理均

為妥協且勦辦甫經一月即能將賊匪迅速殲除而賊

首張文慶等俱悉數生擒並拏獲活口三千餘名不使

有一人免脫此皆仰荷

上天嘉佑是以軍士用命俾該犯等惡貫滿盈按名生致

盡法懲治而諸臣之蕙功完善不可不特沛殊恩以昭懋賞阿桂前於平定金川時已封頭等公爵現爲大學士恩施無可復加著再予輕車都尉世職卽令阿桂於伊子孫內揀選一人奏聞承襲

又

諭曰阿桂等奏官兵勦洗石峯堡賊巢一摺已明降諭旨交部議叙矣至張阿渾等敢於到處勾結匪徒肆行滋擾殺害官民實爲罪大惡極前節次傳諭阿桂福康安將拏獲賊目詳悉嚴審有供出黨羽卽行指名出示拘拏治罪今賊首張阿渾等既全數擒獲著阿桂福康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單

卽速向其詳細根究並隔別研鞫將供出匪黨指名出示拏獲嚴辦仍卽將張阿渾等選派妥幹大員分起押解沿途嚴密防範迅送熱河嚴鞠治罪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又昨據奏到拏獲賊犯李自黨供稱田五是馬明心的徒弟要替馬明心報仇所以造反等語田五縱欲爲馬明心報仇遂思謀反而張阿渾大通阿渾等並非馬明心之徒何以亦敢四出勾煽匪黨安心作逆况底店石峯堡等處賊眾滋擾俱在田五自戕之後田五雖自戕卽應查其緣坐亦不可漏其張阿渾等仍敢煽誘多人肆行擾害地方尤屬可惡現在賊目賊夥俱經拏

獲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將張阿渾等因何又思謀逆之處詳細嚴訊務令供出實情勿致得有狡展至阿桂等奏匪徒夤夜撲出保無有乘隙竄逸者現派舒亮等分路搜拏及各州縣一體堵截緝拏等語所辦甚是又據奏四十六年三月有回民馬正芳馬壯等將石峯堡修理民人董有赴通渭縣知縣趙元德處控告該縣查明回民佔去地土將一分斷給回民後來王樓到任董有又行控告王樓說此事已經前任斷結遂行批駁現將王樓及經手胥吏原告等解赴熱河等語趙元德已於前年監糧案內正法將來王樓解到審明後亦自當明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單

正典刑但該犯等敢肆行無忌公然修理城堡逆跡昭然李侍堯係該省總督毫無見聞養癰貽患其罪固無可追而該管之道府各員所司何事乃竟亦身同聾瞶茫無覺察豈此等重大事件竟諉爲該縣未經稟報伊等遂得卸罪耶著傳諭阿桂福康安查明該管道府係屬何人任內之事仍遵前旨解赴熱河審明治罪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查伏羌縣之白馬莊馬家坡等處前據該縣稟報有賊匪潛匿滋擾經臣福康安派令寧夏鎮吉蘭泰帶兵前往搜捕並續派川北鎮富祿帶兵一千名協同吉蘭泰分路查拏嗣

據該鎮陸續稟報於六月二十日帶領弁兵率同
回民千總職銜白重煒前往白馬莊逐戶稽查拏
獲自底店逃回之六指阿渾白重友伊子白雙喜
二犯家屬男婦大小七名口并刀矛號衣等物二
十四日在馬家坡各山僻處所搜獲隨賊打仗及
被賊裹去逃回之馬士元等十六名家屬二十四
名口二十五日搜獲賊匪馬伏得等四十八名家
屬一百三十六名口除賊匪家屬就近交伏羌縣
監禁外其餘各犯節經解赴軍營當將從逆之犯
審明即行正法其金未從賊逃匿被獲者俱交臬
阿文成公全譜卷二十八

司嚴行監禁於事竣後再行嚴訊辦理仍飭該鎮
等再行實力搜查務期淨盡至靖遠縣白楊嶺等
處竄匿賊匪猝將守備福泰等殺害一案係六月
初九日午刻之事彼時玉柱帶兵在荒草嶺一帶
搜拏賊匪於酉刻行抵白楊嶺係屬兩路是以未
及救援但玉柱帶兵五百餘名勦捕賊匪四路追
趕並未擒獲一賊等已令策卜坦查明該署副
將玩悞緣由據實揭報俟查明後再行參
奏再李世傑所奏請赴軍營効力之原任總兵許世
亨已於本日前至軍營現在飭令聽候差委俟川

兵撤回時即令該員一同回川奏入報
聞

十二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初五日黎明督率官兵進堡搜捕將
首逆張阿渾即張文慶大通阿渾即馬四娃等全數擒
獲等語張文慶等於黑夜之中思欲奪路遁逃經官兵
截殺竄回堡內福康安等帶兵進堡搜捕時該犯等自
知罪在不赦豈肯甘心束手就縛著傳諭阿桂福康安
即將搜拏張文慶馬四娃各犯時該犯等曾否抵拒官
兵等係何人擒捕何賊金該犯等詢取供詞後何日起
阿文成公全譜卷二十八

解之處迅速覆奏至該處善後事宜全仗阿桂福康安
會同在彼辦理其海蘭察等即帶同巴圖魯侍衛等由
驛馳赴行在以備扈從
十六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臣等連日親提各犯逐加鞠審
並將節次拏獲各要犯田友李自黨等隔別研審
雖供詞不能確實相符等核其情節緣田五張
文慶俱係馬明心徒弟張文慶又係馬明心內姪
田五交結往來已非一日馬四娃係大通人於乾
隆四十二年出外游學與張文慶相識一同誦念

回經即在馬營居住又有老鴉溝地方之李可魁
即李鬍子係李自黨之子向隨田五念經本年正
二月間田五先與李可魁商同謀逆糾約張文慶
及各回匪訂期於八月十五日起事欲與馬明心
報復經回民李應得等到官舉首田五等知事已
敗露遂於四月十四日聚眾劫掠抗拒官兵經剛
塔帶兵於狼山追剿田五中鎗身死餘匪逃散其
時李可魁逃至官川馬營一帶藉稱官兵勦洗回
民肆行煽鼓遠近回匪聽信附從四出焚掠而通
渭縣逆回張文慶大通馬四娃同馬鬍子楊填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語

等亦於五月初五日在石峯堡糾眾肆逆互為應
援攻打通渭伏羌等處回至底店糾合武舉馬文
熹攻城掠堡扎營屯聚至六月十一日大兵進剿
底店李可魁在山梁被鎗打死所有賊營內精壯
能打仗者多被殲戮馬文熹率眾投出張文慶等
始竄回石峯堡負固死守此逆回等起意謀逆及
勾連煽誘先後各情節也此案渠魁以田五張文
慶馬四娃三犯為首惡而李可魁馬鬍子為賊前
鋒回匪與官兵接仗皆係該三犯率領抵拒自六
月十一日李可魁在底店被鎗身死而逆回之氣

沮三十日馬鬍子在石峯堡被鎗身死而逆回之
膽落至張文慶與田五等如何往來約會輾轉糾
結及於何時起意謀逆之處反覆究詰該犯等匿
不供吐若加以刑鞠無難得實因係首惡要犯即
應解送熱河未便遽加刑訊謹就該犯等供出大
概情形另繕供單先行奏

聞一面派定員弁分起妥解其賊目非甚緊要之犯仍酌
留數名以便嚴切鞠訊詳細根究至四十六年修
理石峯堡一事前經_臣等將通渭縣民董有具控
馬壯馬正芳及前後審斷緣由奏蒙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聖

聖鑒但現提馬壯到案極口呼冤張文慶亦不肯承認及
詰以何從知有此堡始行糾眾則稱此處附近地
方有華陽窪馬姓回人一向熟識往來是以知有
此堡而馬壯亦稱從前聞有華陽窪回民馬廷秀
修理堡子之事是華陽窪馬姓回人必有通同勾
結情弊現已飛飭查拏並提集馬正芳及承辦董
有控案之書役等一併嚴行審訊徹底根究再
等親至石峯堡上周圍看視係於山頂築土牆一
道高七尺五寸厚四尺五寸堡外挑壕三層堡內
土牆南北長六十三丈東西寬十五丈二尺餘無

房屋四面有窰洞百餘座因該處土性浮鬆不能
開挖寬深每洞僅容數人_臣等已飭令將壕洞填
平牆垣拆毀再查賊首張文慶馬四娃二犯罪大
惡極必應生擒寸磔以伸

國法但大兵四面圍攻時難保無情急自戕等事_臣
等正在設法籌辦間適有賊犯馬建機到營懇求
投出_臣等隨諭以若能將賊首縛獻方能活命至
初五日早晨官兵殲戮石峯堡撲出賊匪後堡內
賊人已少馬建機即與伊弟馬建業等將賊首擁
逼出堡官兵迎上拏獲查馬建機一犯業經從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異

雖自行投出亦所不赦但賊首得以生致該犯亦
有微勞可否原其一線之處伏候

聖裁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底店回民九百餘戶俱會
經從逆斷難容留彼時欲示寬大以廣招徠是以
權宜允准畱俞金鼇帶兵在彼彈壓俟事定後即
行相機妥辦嗣據該提督咨稱底店附近村莊回
民三百餘戶懇請回家收割田禾恐本店及沿路
村民認爲賊黨致被擒拏求出示曉諭以便攜眷
回莊_臣等咨覆令將該回民等住址各姓人口數

目開具清冊移送以便寫入告示曉諭百姓俟發
給告示後再行遣歸暫安各回民之心將來辦理
時可以按冊稽查不致遺漏查石峯堡賊巢業已
掃平首逆擒獲此時自以籌辦底店降回爲要_臣
等公同商酌該處回民人數衆多若令海蘭察統
率大兵前往聲勢太盛且海蘭察威名素著難保
無聞信驚疑四散逃竄因思明亮尙能辦理此事
而現在官階不過藍翎侍衛令與總兵興奎蘇靈
同往不至駭人觀聽並酌派滿漢官兵屯土兵丁
共三千餘名以往南山一帶搜捕餘賊爲各前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聖

底店先將該處所通各路偵探明悉於各要隘派
兵分布埋伏堵截又令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
等前往遙爲策應_臣等面囑明亮至彼先令署隆
德縣知縣朱爾漢傳集該處回民會同俞金鼇剴
切曉諭以伊等前經從逆不無殺傷民人焚掠村
舍之事此時雖已返正而附近村莊百姓或父兄
子弟曾被殘害或廬舍糧畜曾被焚掠者皆銜恨
切骨見伊等回歸自必憤圖報復不能永遠相安
今爲伊等籌計現在各州縣逆回誅戮其空出房
屋地畝甚多莫若將伊等遷移各該處撥給居住

使被害百姓相隔遙遠庶免尋隙報復又起釁端
如此明白宣諭若該回民等俯首順從即派兵分
起解送隆德縣按名正法設或桀驁不服即督兵
剿殺四面俱有兵堵截諒亦無從竄逃可期殲除
淨盡至馬文熹所帶隨營効力回民百餘名已派
入各隊兵丁內帶往一體辦理現在止有馬文熹
一犯臣等派員看守約計明亮到彼辦結即將該
犯嚴加鎖鑰交與法靈阿押解起程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所奏馬明心業經正法田五等尙復守其
邪教且敢公然聚眾謀逆思爲報復可見該犯等滋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哭

不法總由爭教而起而舊教回民尙知安分守法自當
妥爲撫慰此時賊匪業經殲除淨盡阿桂福康安等宜
出示明切曉諭卽向會學習邪教者亦應及早改悔勉
爲安分良民仍遵前旨嚴密查訪則邪教根株斷絕自
不至再生事端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臣等欽奉

上諭此案剛塔之罪尙輕於李侍堯著傳諭阿桂再會同
福康安秉公詳查務歸至當以憑定讞查回民於四十
六年修理石峯堡乃三月內之事嚴訊馬壯父子
等據供彼時因撒拉爾逆回滋事地方官諭令鄉

民各修村堡我們住在蔡家堡那時也曾修過至
石峯堡係華陽窪馬廷秀等修理等語雖該回民
修堡或防撒拉爾或預存謀逆之心均未可定但
其事在四十六年三月尙在李侍堯未到甘省以
前至四十七年八月董有又將回民修堡佔地情
節控告該縣王懷視爲田土細故前官已經斷定
並未審訊亦未稟詳是李侍堯於回民修理石峯
堡尙無知而不辦情事至逆犯倡亂滋事臣等細
加訪詢皆因李侍堯於查辦新教一事地方官奉
行不善胥役又從中勒索滋擾致逆回得誑稱勦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哭

洗回民藉詞煽誘到處勾結但田五蓄謀圖逆已
非一日至本年正月田五輾轉糾約距四月內被
李應得首告之時已經數月李侍堯安坐省城毫
無聞見身任封疆重寄而漫無覺察貽患養癰其
罪實無可諉迨賊首田五已斃餘黨竄入馬家堡
剛塔等帶兵追趕李侍堯惟株守靖遠審辦賊匪
家屬以致軍營無人統攝全不知攻勦機宜賊匪
得乘間翻山而逸及屢奉

諭旨嚴加訓飭始至伏羌軍營督率將弁與賊打仗將賊
擊退於雲霧山等處連次克捷追賊至底店使李

侍堯早至軍營賊匪必不致鴟張若此是其從前
逗遛觀望之罪難逃

聖明洞鑒至剛塔補授固原提督甫經到任田五卽被首
舉事剛塔帶兵剿捕射賊受傷追至狼山馬營水
殺賊二百餘名田五傷重自戕其時餘賊不過八
九十名使剛塔奮勇追剿卽可及早完結乃馬家
堡爲賊所誑致令翻山逃竄各處賊衆遂紛紛接
應四出滋擾雖在後竭力尾追打仗亦屬勇往而
其毫無籌策以致賊勢蔓延剛塔亦不能無罪奏
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聖

諭曰公論俟審明有旨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前因初五日賊匪夤夜撲出
恐有帶傷乘隙逃竄者臣等不敢以首逆及各要
犯全數就獲稍存大意當卽令海蘭察晒看賊踪
約計竄出者有二三百人隨派舒亮等帶領馬兵
分路搜拏並飭前經派出將領及附近各州縣一
體堵截據各該鎮將及地方官等陸續據報擒殺
賊匪並各村莊百姓拏獲送至軍營者共一百五
十餘名臣等擇其中稍悉賊情之犯飭令解赴軍
營以備審訊餘犯卽令於該處正法現仍嚴飭緝

拏不使一名漏網至首逆張文慶馬四娃及要犯
楊填四等現派侍衛章京將該犯等分作三起擬
於十一二三等日分起押解起程前赴熱河至從
前所獲馬世忠劉天祿馬成格惠明見四犯現已
飭令藩司陳步瀛卽行正法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查前經伏羌縣稟報該縣白
馬莊有賊匪竄匿臣福康安以數倫泰駐扎汧隴
相距不遠調令就近查辦嗣經派吉蘭太帶兵前
往會同富祿搜捕而福敏泰又已撤兵回任是以
仍令數倫泰在彼暫任今賊匪已平汧隴一帶無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聖

需堵截臣等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卽行撤兵回任
至白馬庄餘賊據該鎮等稟報陸續拏獲一百二
十餘名可期淨盡再第五起續調京兵未至軍營
石峯堡賊匪業已剿洗完竣臣等卽令在隆德靜
寧兩處暫任以備接應俟將底店回民辦畢仍飭
原帶章京分起陸續緩程進京均奏入報

聞

二十日

諭曰前因查辦賊黨時若輾轉跟追未免人數太多曾傳
諭阿桂福康安止可向現獲賊犯研鞫如有供出黨羽

即指名拏辦不必向續獲之犯再令轉供昨據阿桂等奏到逆首張文慶等供詞其所供出李芝安等各犯俱已經官兵殲斃此外惟黃阿渾哈掌教等犯係其扳引供出已有旨令阿桂等速拏嚴辦現在張文慶等業經起解其各處黨羽阿桂等已無從向訊或所獲賊衆內尚有平日通同商謀足備訊問者如尚未正法自應向其復加研鞫有供出黨羽即當拘拏嚴辦朕之屢諭阿桂福康安辦理善後事宜時將賊黨多加殲戮者原以蘇四十三甫經勦滅田五等又膽敢聚眾滋事不可不趁此兵力剷絕根株若但輾轉根究伊於何底亦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聖

非綏靖地方之道阿桂福康安素稱能事且又目覩該處情形所有此事應如何結局自必預爲籌及現在作何商辦務須通盤籌畫迅速據實具奏福康安係該省總督阿桂係朕特交辦理自不肯再貽後患即朕亦不過欲該省地方永遠寧謐並非必令輾轉根究以致蔓引株連阿桂福康安自能仰體朕不爲已甚之意也

二十二日

公偕福康安奏言查底店曾經從逆回民九百餘戶共男丁一千數百名等酌派明亮同興奎蘇靈帶兵前至底店辦理隆德縣本有續到京兵五

百名在彼暫住以備接應等又派三等侍衛蘇凌阿前往會同護軍統領善德妥爲預備嗣據明亮報知於初九日至底店初十日即傳集該處回民明切曉諭該回民等俱稱情愿遷移當即諭令各歸收拾命許攜帶眷口同行使之不疑一面令興奎馳赴隆德會同善德蘇凌阿嚴密預備並檄調靜寧所駐之滿兵五百名前至隆德協同防範臣等即飛飭駐劄靜寧之京兵五百名迅速赴調即於初十日明亮等在底店酌分起數派兵陸續解送明亮蘇凌阿等帶兵在後押護以防竄逸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聖

是日晚齊至隆德十一日清晨酌分數處派兵嚴密防衛即一面點各一面正法至日晡全行辦竣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凡從逆匪徒以次就戮無一人漏網至該回民等婦女幼孩共有二千五百餘名口容俟查明遵

旨分別辦理其馬文燾親丁九名律應緣坐俱已正法現在止有馬文燾一犯等業已嚴加鎖鑰交與法靈阿押解起程奏入

諭曰阿桂福康安奏底店從逆回匪於初十日明亮等派兵陸續押送隆德十一日一面點各一面正法共正法

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等語匪徒駢首就戮人數太多朕心深為不忍此實劫數使然亦伊等孽由自作也至馬文燾一犯前經靜寧州傳喚赴州曉諭堅不肯往甘心從賊復敢率領賊眾圍攻州城肆行劫掠繼又至隆德縣具稟因衙役散布流言無奈遷逃墩臺山上預為後來被獲卸罪地步實為罪大惡極其居心尤屬奸詐俟解到時自應審明盡法辦理

二十五日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石峯堡附近民人董有於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呈控回民馬正芳修堡挖窖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譜

一案所有審斷之知縣趙元德業經於捏災冒賑案內正法該管知府宗開煌已發遣黑龍江鞏秦階道文德係濫行出結草職永不叙用現已回旗應就近拏交熱河審明治罪至四十七年八月董有復行控告其時係通渭縣知縣王懷鞏昌府今調蘭州府知府張燮鞏秦階道張廷桂任內之事且張文慶馬四娃於草茅溝起事亦係通渭縣所屬除王懷張廷桂已於另案草職拏問外應將知府張燮草職拏問一併解赴熱河審明治罪至田五蓄謀圖逆已非一日而往來勾合逆跡漸張則

始於本年正二月間前據已正法之鐵匠馬明德李銀清等供稱本年正二月及三月二十間李自黨向說要同田五起事邀其入夥令打造軍器遂各打造矛子數十根送至李自黨家收存轉交田五是田五私造器械亦起於本年正月其時鹽茶廳同知百泰署鹽茶廳同知敦任平涼府知府王立柱護平慶道永盛平慶道沈鳴臯各該員任內之事除百泰業經病故毋庸議外查敦任永盛俱係暫署之員王立柱沈鳴臯均係本年三月到任但於該犯謀逆情節漫無覺察非尋常失察可比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譜

應遵

旨草職拏問解赴熱河治罪 福康安一面摘印派員署理一面派員押解起程所有失察各員及專管兼轄武弁俟 臣等查明另摺奏其固原州知州失察回匪馬昇貴開挖地窖一案容 臣到彼時詳悉履勘審訊明確再行核辦奏入 諭曰文德著就近拏交刑部審訊張燮敦任王立柱永盛沈鳴臯俱著草職拏問解京交部審明治罪 公偕福康安又奏言查石峯堡底店兩處回犯家口及被掠婦女幼孩除首惡張文慶馬四娃及楊

填四等名下男婦大小并馬文熹之子孫族屬男口業經查明全行正法又節據看守員弁具報病斃各犯外計石峯堡婦女幼孩共一千六百餘名口底店婦女幼孩共二千五百餘名口臣等前於辦理底店完竣即將該二處回犯眷口逐一清查遵

旨分賞侍衛章京滿洲官兵及四川官弁屯練降番共婦女幼孩一千九百餘名仍飭帶兵大員沿途嚴密稽查管束毋令遺失脫逃及於甘省地方私行售賣致滋事端因人數衆多未能全數分賞所有餘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奏

存人口現俱押送靜寧州暫行羈管此外尚有各州縣陸續拏獲逆回家眷五百餘名口俱就近監禁通計男婦幼孩尚有二千六百餘名口本省官兵自不應分散撥給若仍發新疆地方長途解送未免勞煩臣等公同酌議擬將此項回犯家口分發回民較少之江寧浙江福建廣東四省給與駐防兵丁為奴俟查辦清楚即派員分起押解前往奏入報

聞

八月初五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親赴固原查勘馬昇貴挖窖等事想此時自當查辦完竣其善後各事宜諒亦已與福康安妥協商辦此外即有零星之賊如鷹窩石等處自己殲擒淨盡設有一二逋逃者福康安在彼督同將弁等實力搜捕無難按名弋獲現在已屆秋錄阿桂總理刑部事務著傳諭阿桂接奉此旨即起程回京辦理勾到事宜

初六日

公借福康安奏言查現在賊匪殲滅回情猶未免驚疑臣等屢出示曉諭漸就寧帖至蘭州河州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奏

民自賊匪起事以來安靜守法實無被賊勾合從逆之人無可查辦是以臣等未經帶兵前往止於各路官兵撤回之便派將軍提鎮大員前往賊匪起事及經過處所會同地方官實力搜捕餘匪務期淨盡臣囑其妥為辦理茲據成都將軍保寧等咨稱帶兵前往馬營通渭伏羌一帶所屬回民在道旁迎謁者甚多體察情形甚為寧帖詢之該地方官據稱實無藏匿餘匪臣據各莊回民鄉約等僉稱附近回民原有私自從賊潛行逃回者均經官兵陸續拏獲及本莊拏解送官大小男婦共七

百餘名現在實無餘黨情願各具甘結又與總兵富祿袁敏分路親往山溝窰洞遍加搜查實無一賊未便徒費兵力虛糜口糧已同袁敏帶兵取道秦州一路回川令富祿帶兵取道秦安由隴鳳一帶回營等因是通渭伏羌所屬可信已無餘孽至安定所管官川地方最爲逆回勾結滋事之處臣福康安於攻得底店山梁後恐該處及馬家堡一帶竄匿賊匪經奏明派領隊大臣噶塔布侍衛永福參將阿穆呼朗等帶兵前往分捕嗣據噶塔布等報稱所有竄匿賊匪除擊獲數十名卽行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外其赴軍前投順者共一百七十餘名當傳各該莊鄉約及伊等親戚保領安插詎臣等以噶塔布等所辦殊屬冒昧不知事理輕重因卽撤回令其前往伊犁於勦辦石峯堡賊匪後另委原任騰越鎮總兵許世亨副將富森帶兵數百名前往會同該縣陳善儀妥辦務將噶塔布等准投取保之逆回一百七十餘人盡數拘拏嗣據該鎮等稟稱所有逆回一百七十四名據原保之鄉約人等或帶同交明兵役或報信密往擒拏俱已盡數拘獲並無一人漏網已解交安定縣監禁辦理等因伏思

官川等處曾經從逆回民明知被獲卽行正法不敢先行逃避原保人等皆其至戚不敢畧爲隱匿且據各地方文武稟報有回民馬得周首出伊子馬連舉姪馬良臣馬良得又蘇德首出伊婿馬彥又黃進章首出伊甥吳進寶似此守分畏法皆由此次痛加殲戮之後無不共知懲創現將各處解到賊衆嚴加審訊除馬得周一犯將伊子姪首出自應免其緣坐外如有供出匪徒卽陸續拘拏治罪現在各省官兵及駐防滿兵俱已撤回惟本省綠營兵丁尙未盡撤俟鷹窩石賊匪搜捕淨盡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卽將所有官兵盡數撤回原營奏入諭曰據阿桂等奏蘭州河州回民自賊匪起事以來安靜守法實無被賊勾合從逆之人無可查辦等語覽奏畧慰亦祇可如此辦理至馬得周將伊子姪親戚從逆之處據實稟首此等守分畏法之民亦宜酌量獎賞又據奏石峯堡底店靖遠通渭等處勦殺賊衆及各處搜獲正法者前後共八千餘名殲戮逆回婦女一千餘名現在監禁俟審明辦理者一千餘名等語人數既及萬餘朕心實有不忍然皆賊犯等自取亦劫數使然也至各處村莊被賊搶掠受害百姓究有若干官兵節次打仗

陣亡者究有若干命著查明據實覆奏至田五李可魁
首先糾眾謀逆擾害地方雖該犯業經殲斃其家屬業
已緣坐但該二犯屍身阿桂福康安會否親自驗明將
伊判骨揚灰即田五李可魁及張文慶馬四娃等祖父
墳墓亦應刨挖起出屍身一命揚灰以為叛逆者戒阿
桂福康安會否辨及此事命著遇便覆奏至拏獲各犯
供出之馬成傑黃保黃廷成黃殿四絞娃子楊仲昌吳
興成李銀清田養梅吳應桂等各犯現在會否按名拏
獲命著福康安飭屬選派妥幹員役務將各犯全數弋
獲辦理毋致漏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本

十六日

公借福康安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底店石峯堡地勢險要賊匪洗淨後自應酌駐官兵
或於底店設都司一員石峯堡設遊擊一員督率稽查
查石峯堡本無房屋可居底店地近隆德均可毋
庸駐兵至陝甘二省於乾隆四十六年仰蒙

訓諭以邊陲重地捍衛宜嚴特令臣阿桂會同前督臣李
侍堯酌議添兵共添實兵一萬二千七百餘名合
之舊存兵額約有八萬列鎮分營兵力不為不厚
惟是甘省幅員遼濶地廣人稀而自涇州至省一

千餘里北控邊城南通隴蜀兼以崇山峻嶺重複
迴繞外則番族環居內則民回錯處防禦不可不
周雖將提督移駐固原以為東路襟喉其衝衢大
路尚覺汎少兵單似應於安化會寧一帶添兵設
營以壯聲勢但該處向無井泉民居俱飲窖水設
遇天時亢旱尚須遷避他處難以添駐多兵臣等
公同商酌惟通渭所屬之馬營為舊時縣治居民
共有千餘戶距石峯堡止五十里南達通渭伏羌
北連會寧安定乃適中之地擬於該處添設一營
多駐兵丁俾資控制彈壓又六盤山最為險要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八

本

於隆德酌添兵營并於山頂安設一汛責以稽查
巡緝至東路各州縣如通渭伏羌定遠等處向俱
無兵通渭於四十七年始議添兵十五名於事無
益現在詳查通省有似此者俱擬酌添弁兵俾平
時可備差操有事藉資防守又汎兵有查察匪徒
之責今自涇州至省數十里始有一汛其勢甚孤
自應一體酌添不但地當孔道墩戍宜稠即深山
峻嶺如馬家堡石峯堡底店等處俱應設汛撥兵
務俾聲勢聯絡呼應可通益常令會哨週巡則奸
宄不至潛藏而匪徒亦易緝獲但臣阿桂往來甘

肅多次究未周歷臣福康安初任陝甘總督亦未能深悉情形且提督閻正祥總兵蘇靈皆甫經到甘哈當阿吉蘭泰雖在任稍久於通省地方亦不能周知俟臣福康安再行詳悉確查通盤籌畫將應添營汛兵數分晰妥議會同該提督等具奏至逆回田五張文慶馬四娃等於蘇四十三甫經剿除之後愍不畏死又復謀興新教勾結煽誘蟻聚鴟張現俱身罹寸磔閩門族屬駢首就誅其附逆惡黨及脅從被誘之人無不共罹大辟殲戮幾及萬餘村落為墟妻子遷徙回民見此情形心膽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奎

裂即素稱愛護同類而至禍患切身各思自保性命凡有竄回餘匪不但親戚朋友擒拏首告且有父首其子翁首其婿者感懼愧悔之情已可概見是回民經此大加懲創似可望其畏法守分不致再滋事端至回民中選老成謹厚者充當鄉約令其查察匪類隨時舉報乃四十六年原定善後條款如此次田五訂期起事即係舊教鄉約李應得等首先呈告得以及早擒拏而各處竄匿餘匪多有經鄉約擒送報官者已有明效地方官果能實力辦理原可要之以久不在多立章程總之有治

人無治法臣等受

恩深重荷蒙

委任籌辦善後事宜亦止添兵安營於邊疆重地稍為有裨斷不敢以補救空言臆陳塞責臣福康安身任總督責成尤重惟有督率所屬實力稽查隨事隨時整頓釐剔有應酌辦具奏事件再行分晰據實奏

聞以仰副

皇上諄切訓勉之至意奏入

諭部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八

奎

公又偕福康安奏言現在各路官兵俱已撤回解送賊匪業經陸續審辦甘省實無必需臣阿桂在此辦理之事是以發摺後臣阿桂即自固源起程馳赴

行在復

命叩謝

天恩臣福康安由鹽茶靜遠一帶巡查進至蘭州省城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受業 王 相勳定 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四十九年

八月回京

諭曰睢州下汛二堡新隄因大河長水場寬七八十丈雖據蘭第錫等奏正河溜勢尚未全掣現趕緊裹護但水性就下恐日跌日深以致掣動全溜不可不及早籌辦時因秋錄在通諭令阿桂趕赴熱河以便辦理勾到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宜但河工關係重大所有勾到之事刑部堂官內儘可另派一人著傳諭阿桂接奉此旨即速赴睢州督辦堵塞事宜

二十二日

諭曰蘭第錫等覆奏接奉硃批將擬挑引河一千七百八十七丈河頭現估挑寬八十丈逐段遞減下至河尾寬四十丈擊溜暢達倍加得力等因一摺計此摺發回時阿桂已抵工次李奉翰於十二日在清江浦起程此時自早到豫薩載數日內亦當續到朕前降諭旨令於賈魯河睢河渦河等處酌建減水壩或添建石工一段原

止據理而論然未審該處情形倘地勢稍有未宜斷不可因朕有此旨稍存遷就阿桂等務宜會同熟商集思廣益如石工減水壩果有難於建築之處即當據實具奏至黃河漫溢從前尚非常有之事自四十三年以後堤工屢經衝決迨設法在南岸改辦後上年河流方復故道即不能永慶安瀾方冀十數年或可無事乃甫經一載而睢州又有漫溢之處究竟其故安在是否阿桂等所挑引河稍窄不能容納抑係下游尾閘狹窄及有高墊之處以致下壅上潰著阿桂與薩載等詳細講求將全河形勢究在何處受病據實奏覆以便設法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薩載等不必因久任河防稍存迴護也各傳諭知之

二十八日

諭曰漕運為天庾攸關若如毓奇所奏河道不加挑挖重運既虞淺阻而河道挑挖極深湖水又無從攔蓄則挑與不挑均無善策雖據奏已將應加挑濬之處按段記明咨明蘭第錫俟回空過竣即確加覆勘大加估挑但豫省睢州現有堵築漫工之事蘭第錫勢難分身前往所有估挑各工如何辦理及煞壩興挑之事係交何員承辦湖河蓄水利漕最為緊要著將硃筆點出毓奇摺抄寄阿桂等閱看令其公同商論並集思廣益將如何

設法辦理庶湖河均無妨礙重運得以過行之處據實覆奏

九月初一日

諭曰據何裕城奏秋禾約收分數一摺內稱衛輝府屬之汲縣新鄉獲嘉勘明只有四分等語豫省本年秋收通省合計約及八分而衛輝所屬僅有四分看來已為歉薄阿桂現由甘赴豫衛輝所必經由著傳諭阿桂即會同何裕城查明衛輝所屬汲縣新鄉獲嘉三縣如已成災即將作何撫卹之處據實奏聞候朕降旨酌量加恩至衛輝一帶連年每虞乾旱是否因該府處河北上游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地勢本屬高燥抑係府縣各官不能留心民瘼以致雨澤愆期地方既因歲旱屢致歉收自應於冬夏之際虔祈雨雪以冀感召

天和俾民得以及時播種並著傳諭阿桂等留心訪詢該處情形及如何設法辦理可以不致因旱成災之處一併覆奏

初五日

公奏言臣奉

命赴豫督辦睢州二堡漫工於本月二十八日行抵睢州當即與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帶同南河將

備李永吉等前赴工次詳細履勘並面詢蘭第錫等籌辦機宜據蘭第錫等原擬於大隄頭堡四堡兜灣處所接築土壩創槽壩埽東西共長九百餘丈經李奉翰覆勘於東壩加長五百餘丈西壩加長一百餘丈斜對引河頭藉以挑酒東趨並將蘭第錫等原估開挑引河一千七百餘丈增估挑浚加深加長直接河形深處俾足吞納全河掣溜得力彼此所見尚屬相合臣復以該處係臨黃要工土性沙鬆將來能否保護公同辨論李奉翰蘭第錫等均稱現擬築壩處所灘面高仰土性較好可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期鞏固且下游河道通順與從前青龍岡十六堡漫溢之後迥不相同堵閉似易為力臣揆度形勢反復推究伊等議論均為近理而薩載亦以所言為是自應就現在籌辦情形趕緊施工已面囑蘭第錫等督飭工員務須步步穩實不可稍存大意以期一舉集事仰慰

聖懷惟是柴土壩工雖長至一千五百餘丈築做尚不至有需時日而引河加展挑浚土方不下二百萬工程最為吃緊時日未免較長全在多集人夫尅期應手庶下游被水地方得以及早乾涸而工段亦

可一律就下寬深若延至天氣嚴寒乘凍施工不特糜費帑金實全工所關非細必須有大員專司董理方不致臨事周章查藩司江蘭現在工次通省屬員皆所管束呼應較靈所有挑濬引河及一切料物應請照從前榮柱之例合該司總司其事以專責成以裨要工奏入報

公又偕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臣等欽

奉

上諭飭令慎籌添建減水壩工一事及趕挑引河堵築漫

阿文成奏本年譜卷二十九

五

工並蒙

垂詢全河形勢究在河處受病令臣等詳細講求據實覆

奏仰見我

皇上念切河防無微不至伏查江豫兩省黃河河底較之康熙年間本已日漸淤高每遇大汎水長南北兩岸漫灘刷成順隄河形水勢分流下注以致易於生險加以乾隆四十三年以後祥符八堡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疊次漫溢蘭陽以下正河淤墊更高而兩岸衝刷溝槽不一而足敗壞決裂河形幾不復辨受病已深前歲因青龍岡漫

口不能堵合設法變通在於蘭陽三堡迤下開挑引河將南堤改作北堤相距引河千餘丈外建築南堤一道彼時引河挑成開放掣溜形勢頗順在河灘開河原不須過寬大溜經行後已日漸衝刷寬深儘可容納乃上年伏秋兩汎水勢盛漲普面漫灘衝成河形由官廳一帶行走本年伏汎水長溜勢又向南趨將儀封空城之外護城土堤衝開大溜灌入空城由城東張家林折向東南逼近新堤不復再向官廳以北正河行走是以睢州上汎高家寨一帶堤工漸至著重七月底又值連日東

阿文成奏本年譜卷二十九

六

北大風致將睢州下汎堤工漫塌此等情形不獨豫省河寬為然即江南河形窄狹束水攻沙而溜勢無定每有上堤下坐埽灣頂衝處所若正在搶護間異常風暴亦不能保其無事至前歲所挑引河自漫口以下間段雖已停淤而河尾新集一帶即引河達入舊日正河之處臣薩載臣李奉翰來工時經由該處過河河面倍加寬深河內仍存有清水是引河至此出水甚屬暢達其迤下商邱虞城境內河道亦復深通江南豐碭徐邳一帶黃河桃源境內之臨河集陶莊新河迤上之沈家窰從

前不無高仰經_臣等勘明具

奏加挑寬深迨四十六年豫省北岸青龍岡漫溢後

水由微山湖入運下達江南邳宿運河徐屬與豫

省接壤黃河凡有兜灣灘嘴之處又經_臣等

奏明逐加挑挖時因微山湖運河水勢甚大并經_臣等

凜遵

聖訓在於江南下游廣籌疏洩之路隨將豐碭之潘家屯

張家莊銅浦之蘇家山宿虹之十字河臨黃臨運

各壩并桃源之顧家莊等處開挑引河分洩入黃

全係清水其陶莊迤下又有洪澤湖之清口楊家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七

莊之運口兩處清水滙歸東注其時黃河內爲清

水經由汕刷者幾及兩年上下實已深通無阻從

前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以上銅邳宿桃一帶卽已

普面漫灘本年徐城水誌盛長至一丈二尺以外

低窪之處間有漫灘核計中泓河底業已刷深三

四五尺不等此時雖汛堤工雖經漫溢而上游南

岸之楊橋黑岡北岸之銅瓦廂等處均爲迎溜頂

衝之工半月以來仍在搶險是豫省受病之由並

非下壅上潰總緣來水驟湧蘭陽一帶河勢復有

變遷土性純沙溜之所到頃刻刷深濶洄搜掣以

致有潰決之事_臣阿桂到工後細察情形實是如
此今蒙

聖訓以豫省河道綿長並無分洩之處

命_臣等詳細勘籌添建減水壩此實我

皇上於無可如何之中思所以永遠奠安之計疊荷

聖明指示不使_臣等稍有遷就事關重大_臣等何敢不就

寔在情形奏請

聖裁至睢州漫工迤下擬挑引河業已派委多員分段承

挑於八月二十五日興工現惟督令文武各員一

面多加人夫晝夜儼挑引河一面趕緊進埽堵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八

引河挑成壩工自易合龍_臣等通盤籌計十一月

內儘可一律告竣奏入報

聞

十五日

公偕薩載李奉翰蘭第錫奏言_臣等遵

旨將湖河形勢及自江南至山東一帶運道公同講論並

調運河道沈啟震到工面詢運河情形查山東省

微山湖承受曹單城武金鄉魚臺等州縣坡水及

東岸獨山湖穿運之水濼洄滙注號爲水櫃每年

定誌收水一丈一尺由湖口雙閘出水下濟八閘

及江境邳宿一帶斟酌盈縮因時蓄洩湖水有節
宣之制運河無淺阻之虞向來俱如此辦理四十
六年秋間漫水初至時正當各湖清水盛漲之際
且自曲家樓至南陽湖邊相距三四百里來源既
遠水勢散漫一經清水頂托即沿路停淤其澄清
之水乃歸於湖湖水愈大則黃水逼開愈遠惟南
陽湖西數十里之李家橋蘇家橋一帶間有黃水
其南陽湖心并昭陽湖以下則徹底澄清並無淤
積曾經據實具奏今復詢問沈啟震所稱情形亦
復如是並稱現在昭陽湖水深四尺而微山湖水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九

自終年暢放宣洩後現尚深一丈五分核之往年
兩湖水勢不相上下將來煞壩後即可收符定誌
湖底並未淤高等語查微山等湖實無淤墊並非
河員之功即使受淤亦非河員之過是其所言自
屬可信至濟寧以南運河因東岸各山泉水噴沙
下注歷年停積又四十六七兩年漫水入運未能
照常挑挖而兩岸堤土復塌卸入河是以處處淤
墊上年冬間經臣蘭第錫會同撫臣明興奏請自
韓莊以北至濟寧一帶大加挑濬因彼時微湖水
勢尚深一丈三尺以外正當宣洩之際祇就八開

攔門灘等處額夫辦理本年漕艘經行自韓莊以
北如彭口南旺及臨清口門各最淺處所俱為通
順即江廣重船亦並未起剝以過濟過臨行走日
期扣算較之定限俱趕早數日是上冬挑濬之處
尚無淺阻惟八開內大泛口等處向遇伏秋水發
即有沙淤本年六月間山水疊次漲盛砂壘停積
甚厚上緊趕撈重運雖行走稍遲於東省統限亦
尚無誤臣等推原漕船遲誤之故實由江南邳州
宿遷桃源運中河內水無來源向藉東省湖河存
蓄之水啟放濟運而當夏秋大汛時東省各山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十

同時長發挾沙下注易於停淤且宿遷上下亦均
係砂礮年年增長自二十五年大挑之後迄今二
十餘年每歲擇要疏浚不能一律深暢兼以去冬
今春雨水短少駱馬湖存水及上游來水均屬無
多以致間段淺阻不能遍行業經臣李奉翰會同
漕臣毓奇奏明俟回空過竣即於邳宿一帶確估
辦理實於漕運有裨至毓奇所奏江南河道挑深
則八開愈高恐微湖放水直洩無餘之處在毓奇
之意不過以止挑邳宿不挑八開恐上游地勢過
高不能蓄水是以遽為此奏查自韓莊八開以至

江境原屬建瓵之勢但微山湖既有湖口雙閘以爲鍵東而八閘內又節節關攔祇須擇節宜放卽邳宿一帶河道挑深原屬兩不相礙斷不慮其過於瀉洩今八閘內淺阻處所既經毓奇按段記明應於回空過竣一併確查估辦再查桃源宿遷境內每遇乾旱之年水易消落曾間段添築草壩蓄水濟運但該處自河成閘以下至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束河流易致洩瀉擬於邳境貓兒窩以下及宿遷十字河二處添築石閘二座並將楊莊運口舊有之二壩量爲收窄更足以資攔蓄再查微山湖存水本年雖可收符定誌但其上游各州縣坡水經行之路現多淤墊前經臣蘭第錫奏明將有名幹渠及田間瀝水支溝分別疏濬並會同撫臣明興委員先行查勘應令撫臣明興再派地方道員會同運河道沈啟震確切覆勘估計於明春次第辦理其韓莊八閘內接段估工及運河內照例築壩興挑諸務臣蘭第錫現在壩工未能卽行前往運河道沈啟震素爲熟諳卽委令查估詳辦

公又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竊照睢州下

汛二堡漫工數日來外灘土壩現已僨築兩邊壩臺亦次第盤廂高厚堅實現在西壩已進占長八十餘丈壩後卽跟澆土絨以資穩固目下正雜料物源源到工足敷廂壩應用惟是堵築漫工必須引河得勢引河挑成溜勢掣入正河則壩工不致著重方可尅期合龍是引河爲首先要務不厭詳慎臣等會勘籌議該處河形地勢北高南窪原估引河河身河尾距南堤尚近將來伏秋水發恐漫灘引溜逼近堤根此時將原估引河中段迤下徑直估挑接至舊河深水雖工段較長一千數百丈而形勢暢順河成之後可免向南偏趨之患并史村鋪一帶舊有埽工俱可避過當卽復加估計自河頭以至河尾連抽溝共估土三百二十餘萬方隨卽插立標記分段派委各州縣承挑勒限如式一律辦竣責成藩司江蘭河北道康基田多集人夫上緊挑挖臣等輪流往來查勘督催一面將引河計日僨挑一面將壩工跟廂接築慎重料理務期先後遲速之間僨辦得宜以期妥速歲事上慰聖懷再查南堤自二堡漫口東壩起至二十堡止計長三十餘里因漫水出堤緊靠堤南東注以致堤身間

段汕刷殘缺甚多若仍修復舊堤內係河槽外係順堤河形大汎經臨時實難保守臣等公同商酌在於外灘順堤河形之北地勢高阜處所另築新堤一道計長五千二百六十七丈其河形內添築截壩二道又攔水壩二道以資抵禦共估需土五十三萬一千餘方並於截壩臨河一面加廂防風共單長一萬二千二百餘丈庶將來大汎水長易於防守現已派員分段趕築至現擬築堤處所地處高阜其丈尺祇須與舊堤相平無須過高而約計建築新堤之費較補築舊堤尚有節省臣等與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三

督臣薩載面商亦以引河取直加挑南堤另行改築為是均奏入

諭曰前因毓奇奏運河挑深恐湖水洩放無餘不能攔蓄是挑與不挑兩有妨礙將何所適從因降旨詢問阿桂等並令其公同商辦茲據查明湖身實未淤墊惟上游各河受淤坡水不能疏通以致下游蓄水未能充裕而漕船遲滯總緣江南運道淺阻本年春間朕南巡經過時見楊莊一帶河內露有草土該處即係江南境內草土俱露則其河底之淤淺可知即云因山泉長發挾沙下注易於停淤亦應及早疏濬何以二十餘年之久竟

不奏明大挑此皆薩載李奉翰之過目下回空漸次過竣所有八閘以及邳宿運河應挑各工自當乘時估辦但李奉翰蘭第錫現在豫省辦理堵築事宜不能分身前往其南運河應行挑濬之處並酌建閘座等事著專交薩載辦理北運河八閘應挑之處並趙王河各處疏濬等事著專交毓奇明與辦理至阿桂等奏引河增估挑挖并南堤改築情形一摺亦祇可如此辦理惟閱奏到圖內所挑引河迤北距堤根地勢尚遠何不再向北展開况伊等現擬於東壩築堤接至二十堡此次隄工何必向別處取土當即將引河挖出之土就近建築堤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四

工則堤工既可省取土之煩而引河向北展寬亦可無煩多費豈不一舉兩得著傳諭阿桂等即酌量妥辦現在壩工最為吃緊是以運河應挑工程不令李奉翰蘭第錫前往辦理著傳諭阿桂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伊等四人中於東西二壩每壩必須二人親在該處督率鑲做勿任工員等稍有草率務期壩工步步穩實以期一舉兩工

公偕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臣阿桂自陝赴豫即從榮澤鄭州開封一帶順道查勘臣薩載復自睢州漫口循堤而上勘至榮澤與臣李奉

翰_臣蘭第錫_臣何裕城公同審度查豫省黃河自榮澤下至虞城計程五百餘里堤長共九萬四千三百丈向無分洩之路似屬前人辦理未周然建壩必須膠泥引河尤須倒勾庶不致掣動溜勢如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峯山等開或藉山脚基址建設或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臨黃有倒勾引渠距堤甚遠可以分洩即王營減壩距河雖近而內有鹽河橫亘其中過壩之水洩入鹽河以水禦水是以無掣溜之虞今_臣等勘得豫省堤工榮澤鄭州境內土性尚堅該處距廣武山甚近堤頭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九

五

山脚一千四百餘丈無堤處所遇黃河水勢長至一丈以外即由山脚漫灘其漫水即歸賈魯河下注是此一帶本無庸再設減水石壩其自鄭州以下中牟祥符蘭陽境內沙土夾雜蘭陽以下儀封考城睢州寧陵商邱等處因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大堤之上建築減水石壩既恐不能堅固測量外灘距堤遠者不過數段近則只數十丈外灘高於堤南平地七八尺至丈餘不等現今河勢日漸南趨外灘時長時塌形勢不一開挑倒勾引河亦無作準之處其堤南洩水各河除睢

水河久經淤塞惟賈魯河一道係洩水要路該河發源於榮澤縣之大周山由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自沙河經商水入江南太和縣境至正陽關淮河歸洪澤湖入惠濟河一道即賈魯河之分支該河歷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境內之渦河可達淮河亦歸洪澤湖此二河離黃河大堤自十三四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綿長數百里至千餘里不等現俱窄狹間有淤墊如須減黃必應大加挑浚兩岸亦應築堰攔禦第各河原為分洩各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九

五

縣坡水一經築堰則坡水無路分洩必須於河之兩旁酌建閘座增挑汊港以資啟閉而洩坡水以上各工雖需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集事然我皇上愛民之周即多費帑金多需時日只期有益亦所不計惟臨黃堤工_臣等逐段看視土性浮鬆寔難建立石壩外灘亦無可挑倒勾引河之處若就外灘寬廣堤工稍堅處所添建既恐盛漲時引水不暢未足以資分洩徒然有名無實若於大汛分洩得力處建設恐壩基不固易致傾圮誠如聖諭是欲減水而轉致掣溜又斷不可行_臣等恭讀每次

欽奉

訓諭令 臣等慎重籌辦不可稍有遷就是豫省全河形勢

於建築減水石壩未能相宜之處已早在

聖明燭照之中伏念豫省黃河屢有變遷上厝

宵旰今蒙

指授機宜而又限於地勢未能辦理 臣等再四商籌若僅

就目前挑濬下游引河償堵漫口合龍即爲了事

尚不放心况 臣等往來蘭儀一帶察看高家寨一

工即本年河勢坐灣由儀封舊城折轉東南衝出

河道該處河內莊基樹根頗多一時難以衝刷寬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九

深濶勢至此奔騰湍激是以高家寨甚爲險要今

睢州漫口下段應挑引河現在遵

旨加挑寬深若再將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河北官亭一

帶正河重加挑深取直引濶北注則上下河道可

以暢行新堤不致著重但此際當大工興舉之時

勢難同時並挑且挑成後亦須水勢盛長時開放

方能奪濶北趨 臣等擬俟明春興工挑濬一俟汛

水長發即行啟放可望得力奏入

諭曰祇可如此補救而已

公偕何裕城又奏言查豫省衛輝所屬之汲縣新

鄉獲嘉三縣 臣阿桂於夏間經過日正值得雨內

汲縣入土較深新鄉獲嘉祇有二三寸嗣經 臣何

裕城委員查勘該三縣境內嗣後總未得雨沾透

補種晚田收成歉薄業已成災至連年乾旱之故

臣阿桂 臣何裕城現在悉心訪察詳細推究如該

處地方或有水泉壅塞地氣未通以致雨澤愆期

積成旱象上緊疏濬倘此外另有可以設法辦理

之處 臣何裕城當親赴該處率同屬員盡心規畫

以裨農田而臻康阜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九

二十五日

公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查此次引河原

估長一千七百餘丈續估加長二千四百七十丈

經 臣等會勘籌議復於頭段迤下徑直估挑加長

一千八百九十餘丈共計長六千一百餘丈原以

原估工段俱在河身內及相近舊河處所距南堤

尚近恐將來大汛濬行逼近堤根是以自中段起

改移向北增估取直接至舊河深處既可免向南

偏趨之患且河尾亦爲得勢現在引河相距新堤

惟河頭相近有一二里者迤下皆三四五里不等

卽遇伏秋水發防守亦尚易爲力臣等前次具奏摺內未經聲叙明晰以致上煩

睿慮至引河既離新堤已遠若以所挑土方建築堤工運送往返未免煩費已合就近取用好土堅實建築其引河挑出土方卽於迤南三十丈外灘上堆鋪平整亦可以資擁護至現築壩工西壩已做成一百三十餘丈東壩盤鑲壩臺做成二十丈因河流自西而東至漫口始折而向南是以溜勢俱走東厓若東壩進占太長不惟壩身著重兼恐引河之頭必至受淤擬再做數丈後卽暫行停緩專從西

阿文成
本年譜
卷二十九

九

壩一邊接續進占俟開放引河將近合龍時然後兩壩一齊進埽趕緊堵閉現在正值逐日做工之時自應遵

旨分駐壩工督率鑲做臣阿桂不諳工程做法與臣李奉翰駐劄西壩臣蘭第錫臣何裕城駐劄東壩一體督同辦理奏入報

出

公又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旬日以來承挑引河州縣離工近者俱已來工各照所分段落集夫與挑離工遠者亦陸續趕到多僱人夫上緊

備辦臣等因引河爲首先要務尤宜迅速完工不勝急切又飭令司道等廣爲招募民夫乘此天氣晴和嚴督承辦各員趕緊挑挖現在歸德一帶民人赴工覓食并附近之江南礪山山東曹單俱來工次受募是以人夫接踵而至日多一日通計引河長六千餘丈需夫甚衆按工定限按夫計土按日計工不使偷減草率儘可依限完工如果有怠玩從事致誤要工臣等卽據實參奏以示懲儆至南岸新估堤工凡跨壓河槽之處已令先行填墊鋪底與灘面相平再行一律加高其堵築壩工審

阿文成
本年譜
卷二十九

三

度形勢應從西壩進占九月初十以前已做成八十餘丈日來連接又做成五十餘丈每進一占必令迫壓到底層土層料務令前占穩寔接進後占并令跟鑲邊埽趕澆戩工以期十分堅固至東壩係迎溜頂衝盤鑲壩臺最要穩寔已做長二十丈再進一兩占卽暫緩前進此時水勢歸槽測量大河水深一丈八九尺不等尚未刷深臣等惟有仰遵

督訓協力督催一俟引河挑至五六分卽將壩工趕緊進埽併力備辦及早合龍斷不致稍任因循致塵

聖心懸注奏入

諭曰妥實為之約於何時合龍

十一月初十日

公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竊照睢州下汛開挑引河經臣等督飭司道等嚴催僱辦臣阿桂并合軍機司員來往河干將河底河坡趕緊收拾埂界餘土起除淨盡於初三日一律全完臣等逐段查驗寬深均屬如式東西兩壩日來進占僱築東壩亦做成五丈西壩又做成一十六丈察看水勢擡高較前湍激即公同商酌於初五日啟放引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三

河是日黎明大河水誌正在加長即將引河頭土壩刨開水頭高至九尺有餘勢若建瓴甫經啟放黃流奔騰直瀉勢莫能禦自辰至酉查看兩壩金門水消一尺八寸探量河頭已水深一丈三尺大溜流行迅駛水頭於酉刻已出引河尾入商邱正河暢達下注臣等目擊放河後溜勢立見分掣壩工不致著重現在督率將備等將兩壩僱築前進目下口門不足三十丈壩身一律平穩此時晝夜併力僱趕不使片刻停畱在工人員見此情形同深歡慶莫不奮勉爭先臣惟有凜遵

聖訓於趕辦之中倍加小心慎重以期一舉成功奏入

諭曰欣慰覽之佇俟佳音

十七日

公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竊照引河初放之時雖即分掣溜勢尚未能迅疾連日以來委員查勘兩崖漸次塌寬河底亦日見刷深迅流如駛較前更為暢利於初十日寅刻已入碭山縣境循軌下注大河溜勢掣有六分臣等督率將備兩壩進埽層層鑲壓並將裏外邊埽跟鑲接築不遺餘力但口門日收日窄溜勢愈緊愈深現在上水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三

四丈餘尺下水深五丈餘尺所下埽個必須一晝夜始能追壓到底跟接前進現在口門量寬九丈四尺約計兩壩再進四埽即可趕緊堵閉計合龍之期當在二十日以內奏入

諭曰以慎重穩固為要數日未見摺奏已切憂慮覽奏畧

慰

二十一日

公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啟放引河已掣溜通順日來天氣晴和人夫雲集臣等督率將備一面趕進大埽鑲壓堅實一面將內外邊埽跟鑲

接築緊占壩工始猶平壘串水危險異常將備等
隨壘隨鑲倍加慎重不敢輕率從事口門尚寬三
丈五尺原擬於十七日掛纜合龍今鑲至十四日
亥刻東壩向西游壘直抵西壩底埽雖上口尚寬
四五丈過水湍急而水底埽根對面相湊已屬堅
實臣等察看情形急應乘勢趕辦隨督飭工員掛
纜償堵而兩壩後身俱有壘裂之處並即分投搶
鑲料工倍常兵夫踴躍層層追壓金門旋即斷流
兩壩後身亦俱填築堅固並於金門上首加鑲邊
埽下首趕澆土餞搶護三晝夜於十七日已一律
阿文成本年譜卷二十九

穩固測量金門壩前原水深五丈三尺今合龍後
已停淤一丈六尺止深三丈七尺現在全河大溜
自十五日起已盡歸引河暢流東注壩工穩固無
虞伏思此次漫口計寬三百餘丈開挑引河並抽
溝共長一萬二千餘丈自八月底九月初先後興
工挑築甫經兩月有餘而要工得以迅速蒞事此
河工人員所謂天然合龍之事無非仰賴
聖王誠敬感孚

河神佑助之所致臣等當於壩上叩頭虔謝擬於二
十日前赴蘭陽

敕建河神廟竭誠致祭以答

神佑臣阿桂即於二十一日起身回京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河工自本月初五日啟放引河掣溜通
暢至十七日金門東壩向西游壘直抵西壩底埽隨即
乘勢趕辦分投搶鑲層層追壓金門旋即斷流並加鑲
邊埽趕澆土餞搶護於十七日一律穩固全河大溜盡
歸引河等語此次睢州漫口開挑引河一萬二千餘丈
堵築口門三百餘丈自八月興工至今兩月有餘方引
河開放之後壩工正在垂成忽東壩向西游壘直抵西
壩底埽隨乘勢追壓搶鑲金門即已斷流所謂天然合
阿文成本年譜卷二十九

龍寶

天神默佑而阿桂等在工督飭員弁相機堵合蒞工尚屬
迅速阿桂著交部議叙

恭錄

御製詩

阿桂等奏睢州隄工合龍信至詩以誌慰

新河去歲始安瀾秋報惟州是又漫昨歲豫省引河甫成
初六日據蘭第錫奏到七月二十八日九等日上流等河同
時長發風大溜湧人力難施至八月初三日睢州漫口正
河掣溜因命大學士阿桂及薩載李奉翰會同蘭第錫何
裕城等五人往工詳勘并令帶同南河熱練河工之員弁
趕築無事未能兩載隔有愁那得一心寬天然忽報合龍

十一月二十一日阿桂等奏准州城工於本月初五日
信啟放引河擊通暢督率員弁於東西兩壩晝夜進堵
鑲原擬十七日掛纜合龍今鑲至十四日亥刻東壩陡
向西盤直抵西壩底堵遂乘勢鑲填層層追壓金門旋
斷流並加鑲邊堵護於十七日已一律穩固大瀆盡歸
也引河在工人員均稱天然合龍定 天神照佑之所致
神佑應憐衆力殫叙吏恤民施次第奉 翰督飭員弁
工迅速降旨交部議叙蘭第錫何裕城雖漫口疎防應
處分但趕緊堵合事宜尚均出力亦一併議叙其在工
小文武員弁並著查明議叙處俾功過各不相掩至此
次夫料各價前經何裕城奏請照上屆奇龍岡之例增
給發分年攤扣歸款但究恐民力拮据所有加價銀兩一
概加恩免徵並令出示曉諭減使聞知以副朕惠養黎元
之至意 肯因已慰忘他難

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准州漫工十七日天然合龍皆賴河神

阿文成本年譜卷二十九

助佑所致於二十日前赴蘭陽敕建河神廟竭誠致祭
等語此次漫工係在黃河南岸今阿桂等所祭之蘭陽
河神廟乃在北岸雖河神靈爽式憑無所不在而相距
過遠未免百姓無從瞻仰此時阿桂雖已起程伊在工
日久熟悉該處情形著傳諭阿桂即將蘭陽河神廟是
否建在正河隄岸抑係在新挑引河左近該處廟工距
現在合龍處所遠近若干或南北相距不遠民間便於
額祭即毋庸另行建蓋抑或應於南岸另建河神廟或
該處附近舊有廟宇重加修葺以答神貺之處阿桂酌
量情形一面知照蘭第錫等遵照辦理一面據實具奏

公偕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奏言查准州漫工業
經告竣現在於壩內建築泥土二壩一道以為重
門保障此外別無應辦善後事宜惟蘭儀一帶前
經 臣等會同察勘在於高家寨北岸官亭舊河壩
遵前奉

聖諭重加挑深取直引溜北注則上下可以暢行新堤不
致著重等因曾經會摺奏蒙

睿鑒 臣等復加相度查該處河形離高家寨大河僅二
百餘丈若行挑浚大汛時開放向南刷寬仍歸入

大河不能使溜勢北趨究屬無益且該處不得河
頭難期必成隨上下悉心履勘查儀封迤東之七

阿文成本年譜卷二十九

里井地方今歲大汛時刷有河槽係通牛家寨中
泓舊河河頭形勢頗順內中河長四千四百二十
丈俱有淤墊應挑深四五尺牛家寨舊河以下至
考城東二里廟計長五千二百丈現在河槽寬深
存有積水毋庸估挑自二里廟起至林堤口計長
二千六百餘丈間段淺窄應行展寬挑深並抽溝
槽委員確估共需土五十餘萬方其林堤口以下
均屬深通查瓦岡寺至辛堡即係現在大河暢達
深通之處上游一律挑浚到此順流直注勢若建

餽所估工段俟來歲春融派員分段興挑定限四
月內辦竣挑完之後加意防守河頭俟大汛黃水
盛漲時相機開放果能掣動全河大溜相距南岸
新堤更遠所有高家寨及睢州下汛一帶埽工可
冀全行淤閉即或不能全掣大溜亦可分溜北趨
俾伏秋大汛堤工不致著重奏入
諭曰應為者妥慎為之

二十九日

公奏言查豫省河神官廟共有三處一在武陟建
自康熙年間一在蘭陽建自雍正年間俱在正河
北岸一在中牟係奉
旨建造在南岸上游民間歲時禩祭原所不禁但究係官
工廟中均有

御書聯額碑亭小民往來襍遯究有未便且俱相距現在

合龍處所甚遠此外間有工員百姓建蓋廟宇僅

止數楹不足以昭崇祀近歲改築南堤開挑新河
自蘭陽十二堡至商邱七堡計綿長一百四十餘
里該處並未設有專祠自應遵
旨另為添建以答

神貺臣審度情形請於蘭儀睢寧新墾適中之地南

岸高阜處所建廟一座祇須二三十楹期於堅固
經久不必過事宏敞所需木植甄瓦等項查蘭陽
十二堡以下舊河兩岸俱有官民舊建廟宇雖靈
爽憑依無所不在但近年河流不由彼處經行日
久未免香烟寂寞廟貌傾頽轉為褻瀆不若將該
處舊廟酌量添移改建如鳩工庀材或不給即
令河撫二臣及藩司量為增補董成其事俾河員
得以及時行香報賽而小民亦可就近禩祭實為
妥便奏入

上嘉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十九

恭錄

御製文

蘭陽睢寧新隄南岸 河神廟碑記

中州

河神廟之建於北岸者二曰武陟曰蘭陽建於南岸者一
曰中牟皆以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而祀者也茲蘭陽睢
寧之間新堤南岸復建河神廟者何乾隆四十九年秋八
月河決睢州下汛二堡命大學士阿桂馳往會同兩江總
督薩載南北總河李奉翰蘭第錫河南巡撫何裕城五臣
會勘詳議築塞并選帶南河熟練河工員弁赴豫俾資調

遣嗣據奏請改築南堤并開挑引河自蘭陽至商邱長一百四十餘里朕按圖審勢命向北展寬引河因即取土築隄為一舉兩得之計阿桂等遵旨督辦冬十一月引河成初五日啟放掣溜通暢至十四日夜東壩陡向西蟄直抵西壩底埽遂乘勢鑿壓至十七日金門旋即斷流天然合龍全河大溜盡歸引河是役也

天庥

神佑與庚子年儀封之天然合龍正同在事文武員弁以及遠近士民觀者無不踴躍歡欣額手稱慶以為非河神之靈不及此也夫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三

神之靈盈天地間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布森列無所往而不在而人之依於

神將以邀福致敬冀遂其瞻仰祈禱之私者則非特建

崇祀無以昭

靈貺達羣誠爰命阿桂等度地於蘭陽睢寧新堤南岸適中之處鳩工飭材鼎新

廟貌就南岸者所以別於北岸也蘭陽睢寧之間者所以別於武陟中牟也當睢州下汛之初決方以漂沒田廬為亟且以稽工曠日為虞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之晝夜齋心默禱無可言喻凡賑助撫卹和雇加價不靳千百萬帑

金以拯濟我災黎而在事諸臣之竭誠襄事與我民奔走役作子來恐後實亦不遺餘力是以昨冬合龍誌事詩云天然忽報合龍信

神佑應憐眾力殫蓋不敢謂予之盡心於民而實

神之篤眷於予也且豫省頻歲不登自昨冬睢工合龍後今歲夏秋以來連獲甘霽晚禾補種秋苗長發轉歛為豐是

神之篤眷於予實

神之保乂吾民也繼自今亦惟虔摯孜孜永祈安瀾之錫以與吾民邀福於無疆耳廟工成遂書綠起以勒於石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九

三

十二月回京

是年三月子阿彌達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九月第六孫那彥堪生子阿迪斯出十月孫那彥瞻承襲一等輕車都尉擢粘竿處三等侍衛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五十年乙巳六十九歲

正月初六日

皇上舉行千叟宴盛典

特命捧卮上壽領大臣班入宴

恩賜

御製詩如意壽杖貂皮補蟒等物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四月十八日

諭曰海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案海昇係阿桂姻親刑部

堂司各官不免心存瞻顧阿桂雖無投意囑托之事但

伊曾奏及牀檣船艙皆可自繪之語是其意已存袒庇

咎實難辭著罰公俸五年仍帶革職留任

五月十八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八月初六日

諭曰本日據蘭第錫奏微山湖水勢入秋以來僅長一寸

較定誌尚少四尺有餘俟重運一過南陽即將東岸獨

山湖并魯橋荆溝諸泉渠之水由各水口單開轉輸微

山湖內以資收蓄等語看來微山湖水勢淺少而江南

洪澤湖底水亦止存二尺六寸目下清口尚然阻滯漕

艘淺攔來往俱不能行動朕於此事斯夕懸注至河南

衛輝一帶本屬積歉之區今年亢旱異常秋成失望雖

經疊降恩旨賑卹拊循間閭是否安全不致流離失所

及續經得雨後情形若何朕軫念災黎無時或釋現在

留京無事阿桂於八月十八日當上秋審班二十五日

已可辦竣著不必前來行在請訓即可於月內起程先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赴衛輝被災各處逐加履勘賑卹曾否普霑民情是否

寧帖據實具奏地方官若有辦理不到處即速奏聞再

至睢州工次將高家寨北灘抽溝引溜之處及從前修

做挑水攔水各壩與蘭第錫畢沅悉心講求設法辦理

務使大溜日漸北趨新隄益加鞏固查勘完竣即由豫

省赴江南淮黃交匯處所以及洪澤等湖詳悉查勘洪

湖底水如何止剩二尺餘寸並清口因何屢形淺滯究

係因清水微弱或因黃水倒漾據實奏聞會同薩載李

奉翰設法籌辦務令清水暢出敵黃衝刷淤沙以期無

誤新漕永資利濟其管幹珍所奏疏浚支河合諸水滙

流由幹達支俾脈絡貫通之處亦即會同酌定章程可行與不可行交地方官實力辦理俟江南各事查辦完竣後回程順道山東會同蘭第錫明與將臺莊開內諸泉及河成三關上下諸水詳悉查明至微山湖益當令底水充裕收蓄以利新漕永資利濟以及南陽駱馬昭陽等湖有無淤淺相機籌辦阿桂係受恩深重之人自當仰體朕懷不辭勞瘁詳查確勘妥辦熟籌務期事事盡善為一勞永逸之計不必欲速必須一路輕騎減從留心和衷商榷以期兩有利賴即至年底回京亦不為遲也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十四日

諭曰據薩載李奉翰奏洪澤湖內清水漸長高堰誌椿現在長水一尺九寸留心察看如湖水盛長清口東西壩屆應行拆展時即相機辦理等語前因洪澤湖底水短少清口屢形淺滯又有管幹珍之奏是以諭令阿桂前往該處設法籌辦今既據該督等奏湖水現已加長阿桂到彼查勘時如湖水果能充足可以暢出敵黃衝刷淤沙無誤漕運止須相機調劑自可無庸大興工作徒事騷擾至本年洪水短或由上年清口東西壩收閉稍遲以致洩水過多不能存蓄現已批令薩載等查明

據實奏聞阿桂到彼應再查察實在情形酌籌妥議具奏又本日蘭第錫奏山東各湖正當收水之時現在拆啟各開口俾獨山湖水由南陽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等語微山湖向稱水櫃儲蓄自宜充裕獨山南陽昭陽等湖之水既已下達微山湖何不俟微山湖收足之後將獨山南陽昭陽等湖亦一律多為收蓄以備轉輸豈不更善此事亦著阿桂到彼會同蘭第錫等詳晰酌籌辦理

十五日

諭曰據薩載李奉翰覆奏清口淤淺情形一摺內稱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匯之處沙停淤阻黃水未經濺入清口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濺清口兩腮皆有停淤江西幫船竟至淺擱裏河內亦經黃水濺注等語是清口淤淺竟係黃水倒濺薩載等前此節次摺內並未具奏直待朕降旨詢問知不可掩飾始行奏聞此豈能瞞人之事何愚至此又據稱現在酌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以為濟運地步等語黃水挾沙而行今引黃入湖豈能使之停沙別處而獨流清水以助湖水之不足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看來薩載李奉翰此事竟毫無主張必須阿桂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四

迅速前往代為主持以期補救妥善現在清口已因黃水倒漾淤淺今歲漕運遲滯若不力為籌辦明歲新漕又將貽悞且該督等敢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關係甚大著傳諭阿桂不必俟秋審事竣於接奉此旨後即起程直往江南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此事務期事事盡善以資利濟

八月十六日

公奏言臣前於初十日接奉

諭旨之後細思江南清口淤淺關係漕運最為緊要且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五

聯新漕尤須預為籌辦正擬

奏明先赴江南查勘辦理茲接奉

諭旨令臣不必俟秋審完竣即行束裝起程直往江南清

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臣現定

於十八日由京起身前往俟到彼會同薩載等詳

悉履勘實在情形將如何酌籌妥辦之處再行據

實具奏查本年淮水固屬微弱黃水又復盛漲然

亦何至倒漾清口淤沙梗阻來往漕艘俱不能行

動况黃強清弱亦從前所有之事該督等何妨據

實奏

聞設法辦理何以始終隱瞞直至連接嚴旨訓飭始將倒漾緣由

奏明恐清口受病之故不止如該督等所奏其中或

另有迴護掩飾別情但河工利病非久駐工所不

能深悉其源委往往有目前見以為利而行之數

年又有受其病者工員錮習每上下相蒙聯為一

氣總不肯和盤托出臣受

恩深重即捐糜頂踵亦分所當然既蒙

委任何敢存畏難卸過之念但此事關係明春漕運

國家大計若不籌辦妥協又至貽悞新漕成何事體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六

况清口究因何淤淺至此薩載等久任河防親身

督辦豈得諉為不知若該督等此時尚不陳明則

臣初到工所一時不能驟得其要措辦仍恐未能

周妥上勞

宵旰慮捫心何以自安仰懇

皇上先行嚴切飭諭令該督等激發天良將清口究竟因

何受病之處盡行向臣告知如薩載等詳悉言明

臣不能和衷商核私心自用其咎在臣若薩載等

始終隱瞞迴護以致查辦舛悞則該督等之咎更

無可道如此則該督等接奉

邀

神佑並諭阿桂知之

恭錄

御製詩

清口

清口定誌後廿餘年無事下河歲報收運河亦利濟陶莊
改流遠更鮮倒灌弊而何今春旱淮弱瀉湖細續聞沙塗
梗漕艘率淤滯因思沙奚來豈非黃濊致馳諭問河臣始
言倒灌暨因循未早陳清問敢答偽即令淮尚弱引黃助
清勢前因毓奇管幹珍等奏清口停淤漕船淺擱意必有
黃水倒漾之事因降旨馳詢陸載李奉翰始據覆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七

據實直陳毋得再存迴護之見迅速據實奏聞一面抄
錄原奏迎赴途次知會阿桂俾得以洞悉受病之源從
此講求設法妥辦若再不剴切陳明和盤托出以致阿
桂查辦時不能得其窾要貽誤新漕或別經阿桂查出
受病緣由另行具奏恐該督等不能當其罪也

十九日

諭曰本年洪澤湖水勢較小由於淮水微弱下注無多因
思桐柏山為淮水發源之處著傳諭畢沅詳晰查勘如
果淮源不旺或支流有無淤塞自當設法酌辦俾泉源
濬發得以助清敵黃至淮濱廟亦應虔誠致祭以冀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八

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內漾清口致有停淤因清水勢弱現
在酌放祥符五瑞二隔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等語黃
水挾沙而行今引黃入湖豈能留沙吁嗟有是乎此事誠
而獨流清以助湖能保其不淤湖乎
堪異詎保弗挾沙開門揖盜計爰命重臣往
既未奏及黃水倒漾之事直待馳詢知不可揜始行奏明
亦愚之甚矣清口為南北咽喉關係甚大因傳諭大學士
阿桂即日前往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親行察看受病根
由為之主持熟籌妥議繪圖貼說據實具奏務期經畫盡
善以資 悉心共諮議必審受病源方可言調劑清口豈尋
常南北咽喉地增一南顧憂宵旰厘弗置更思淮濱源桐
柏山禹記或致有壅闕疏濬勅大吏
汪洪澤湖今湖水不
旺或來源勢弱以致下游不能暢達因傳諭豫撫畢沅詳
晰查勘淮源及旁挾支流有無淤塞設法酌辦俾淮源
發湖亦令其虔申祭告以冀福祿

祠秩羶薌虔誠修精祀 政乖求諸神平成切慚愧

二十一日

諭曰據蘭第錫奏山東各湖俱以各山泉為挹注該處設有泉河通判並分管汛員不時疏濬不致淤阻西岸坡河春間甫經挑挖由支達幹均已通流等語東省各湖雖前歲黃河北岸漫溢間有淤墊此次經蘭第錫次第經理支幹脈絡漸已疏通看來山東湖河水勢可期充足不致大費周章現在最要機宜自以清口為重不特淮水微弱難以敵黃必須妥為籌辦而洪澤湖自向年黃河南岸決口灌注及每年曾開放毛城鋪洩黃以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九

湖底未免日漸淤墊尤須急為籌辦濟運庶明歲新漕可以無誤阿桂接奉此旨竟當遣程迅速前往該處會同薩載李奉翰悉心籌畫逐加履勘俟諸務辦竣回程再由山東前赴河南查勘一切事宜

九月初八日

諭曰據全德奏海州泰州各場及通州所屬東臺各場因本年雨澤稀少運鹽河道日就消耗剝運艱難現飭該分司會同東臺縣將東岸范堤舊開開放數處引潮入河設法儲蓄以資浮送至通州場河地勢較高鹽船益難行走亦須相度籌辦等語運鹽河道關係緊要必須

乘時蓄水足敷浮送方可無誤民食今淮南地方自運河金灣六閘至泰州東臺等處各場俱因本年缺雨河道淺阻以致船滯難行雖經該鹽政開放開座引潮入河為一時權宜之計所辦尚屬妥協但節近霜降河水日漸枯涸運送倍難不可不早為籌畫著傳諭阿桂會同薩載等將通泰海三屬被旱各場竈及河道情形悉心查勘熟籌妥商務期鹽運早得進行毋致濡滯仍將如何設法辦理飭令地方官求雨之處詳悉具奏全德摺並抄寄閱看

初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十

公奏言竊臣奉

命徑至江南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臣於八月十八日自京起程九月初二日抵桃源初三日清晨由楊莊運口渡黃入清口一帶逐細察看因黃水倒漾日久東西兩岸淤沙有濶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中泓止存數丈河溝一道水深三尺餘寸輕舟往來尚無阻滯現在黃水固漸消落而測量尚較湖水高五尺餘寸就下之勢不論遠近此黃水倒灌清口淤墊實在情形也至清口異常微弱之故實緣春夏以來河南安徽雨澤稀

少睢河並未發水正陽關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洪湖內高堰誌椿僅存水二尺八寸本年湖水之小為從來未有不但黃強清弱至六月以後竟至清水涓滴無出黃水又值盛漲以致倒灌入運下達淮揚是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實為清口淤墊之由臣沿途細加訪察到後日觀情形委係別無他故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清口彭家馬頭等處均經淤沙梗阻或遇湖水漲發暢注敵黃或減黃出清抑強扶弱浮沙即衝刷淨盡現在湖內來源不旺所存之水止有此數急切難望其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二

暢出轉瞬回空南下明春重運經臨若不亟為設法籌辦必致節節貽誤臣殫心竭思終無速復舊規之術實深焦灼但自清口以達淮揚停沙數百里若興工挑浚則旋疏旋淤徒糜帑金究歸無益而如薩載等所籌引黃入湖以為濟運地步此乃急則治標止可取便一時豈可行之數月誠如聖諭恐將來未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關係甚大現在薩載等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不能大有裨益而自引河入湖邊相距有

四十里之遙或不致淤湖且任其權時開放一俟黃水消落即時堵閉是即費盡心力亦徒為緣木求魚之舉惟有意圖收蓄以利新濬稍有實濟至此外或尚有應隨時設法調劑之處容臣再行集思廣益妥酌速籌奏入

諭曰亦祇可如此辦理本年春夏以來既因雨澤短缺湖水甚小六月後清水至涓滴無出薩載等即應先事豫籌將清口兩壩酌量收束以為蓄水地步何以並不籌及亦並未奏聞伊等之意不過以築做壩工未免需費遂爾因循不辦不知彼時築壩所費尚屬有限今黃水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三

倒灌淤沙梗墊始議築壩蓄水已屬遲誤漕運將來挑挖非易所費更屬不貲豈非因小而失大乎是薩載李奉翰於此一事實難辭咎著阿桂查明據實參奏現在清口既已淤墊自祇可借已灌之黃水俾回空得資浮送俟回空船過完即當築壩合黃水不復倒灌入湖庶湖水日漸停蓄以濟明年重運阿桂即當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俾明歲新漕庶有裨益

十二日

諭曰蘭第錫等覆奏高家寨抽溝情形一摺內稱八月初旬後該處溜分兩股一股仍走北灘一股由儀封十六

堡至睢州頭堡將新淤嫩灘刷去高家寨十埽上下現有拖溜等語大河溜勢經行固無一定但現在水落後該處既有分溜逼近隄根自不若預為防護令其歸併一股較為妥善朕意於該處築一挑水壩逼令歸入正溜東趨似於埽工更資保固已於圖內硃筆標識著發交蘭第錫等閱看并著將是否可行之處俟阿桂到工時酌量情形熟籌妥議據實奏聞

十三日

公奏言臣奉

命徑赴清口經由山東之齊河縣距省城五十里撫臣明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三

興因有河湖水利事宜應須商酌籌辦前來會晤臣細加訪察據稱東省湖河惟汶泗二源為大所有濟運水櫃在北則蜀山湖在南則微山湖最關緊要均須收符定則以資宣洩現在蜀山湖水深八尺五寸已符往年收水定則其餘馬踏馬場等湖以次收蓄亦可無虞缺乏至微山一湖全藉上游金單曹定等縣坡水滙注今春業將嘉祥縣之澹臺河濟寧州之牛頭河長澹河鉅野縣之萬福河金鄉縣之柳林河新挑河魚臺縣之新開河舊運河馬連河等處興工疏濬一律深通七八月間

連得澍雨各坡河之水源源下注微山水現深七尺餘寸此時重運已過將東岸之十八水口西岸之十四單閘盡行啟放俾諸水滙入昭陽湖下注微山湖可冀陸續增長足資收蓄其東山各縣設有泉河通判專司疏濬無虞淤塞等語並據熟悉東省湖河之運河道沈啟震前至蘭山謁見亦稱細察此間情形實皆辦理平順似毋庸再為籌酌等語臣沿途訪察所聞如此誠如

以上慰聖諭東省湖河水勢足敷儲蓄灌注支幹亦漸就疏通可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四

聖懷至沂蒙諸水向俱下注江南歸入駱馬湖濟運入秋以來沂水旺盛中河即大得其益所有沂水入湖各引河有無壅塞之處臣已派淮徐道劉錫嘏前往詳悉履勘俟查覆到日再行酌籌辦理奏入諭曰此時最要者專在清口及南運河聞無錫竟至斷流更異事也

公又奏言臣抵清口以來業將察看淤淺情形奏蒙

聖鑒在案臣初到此間將作何籌辦之處詢商薩載李奉翰及河工員弁等多有主引黃灌湖之說者查行

水金鑑內所載康熙十年清口為黃水灌入裴家
廠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
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
口者疏濬通舟考其時並未言清水來源微弱故
畧資挹注即可利濟至乾隆三十六年黃河南岸
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湖由清口而出湖
中未嘗積淤之故凡南岸漫溢黃水俱歸洪湖既
有大溜下注即挾沙而行不能停積况當夏秋之
際淮水亦屬漲發二瀆並行浩瀚有力沙隨水去
是以不致淤湖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小為從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一

三

所未有現在引黃濟湖亦非善策 臣 荷蒙

委任殫竭耳目心思力求目前補救之法與薩載等公同
酌籌為今之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以送回空蓄
積弱之清水以濟重運查本年貳進糧艘行入淮
河全藉黃水浮送方能過淮渡黃則回空之時雖
值黃水消落而空船喫水無多設法調劑似可啣
尾進行至此時湖水既不能出境應築壩煞任使
之日漸停蓄不使消耗又免黃水入湖淤墊現奉
諭旨合畢沅派員疏濬淮河各處泉源薩載等亦將太平
河裴家廠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多派人夫土緊

挑挖一律深通約計明春重運北上彼時湖水自
必存積稍多即可啟壩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刷沙
敵黃以資利濟庶為有益 臣 與薩載李奉翰悉心
講求大局無過如此總之清水一經旺盛暢出不
過數十日之內諸凡妥順皆復舊觀而清水既乏
來源將屆冬令湖內之水止有此數斷難望其旺
盛暢出若廣求引黃之路俾灌注入湖待至湖水
長發時尚有半年之久安能保其不逐漸停淤薩
載等亦知此事原非善策特舍此無法增益湖水
不得已而為此舉此時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六

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以週圍數百里湖面不致
為些微黃水所淤尚於事有裨迨至霜降水落即
不堵閉而亦不能過水矣 臣 到工後與薩載等主
持定議並詢訪河工大小各員弁僉稱此事稍有
把握現在銅鉛船隻陸續出口回空糧船渡黃進
口銜尾南行毫無阻滯即使黃水消落或慮口門
淺阻 臣 與薩載李奉翰已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
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並築兜水壩以
蓄其勢已飭工員妥協辦理預備臨時調劑至湖
水出路自築壩攔截後日內高堰誌椿已長水寸

餘此時距明春重運到淮尚有五月之久希冀日漸停蓄再長水二尺餘寸即可啟壩下注抵出清口刷沙敵黃以致利濟設或不能長至四尺臣遍問工員揣度事理亦足以浮送新漕不致貽悞可以稍舒

宵肝塵注奏入

諭曰阿桂奏籌辦清口情形一摺據稱擬於陶莊河尾近濶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至湖水出路自築壩攔截後日內高堰誌椿已長水寸餘等語清口既經淤淺若又引黃灌湖自非善策阿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五

等既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另開口門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即使黃水消落口門不致淺阻此亦調劑補救之一法著繪圖貼說呈覽至洪湖水勢自築壩攔截後漸已長水寸餘可見早應如此辦理薩載等於清水消縮時果能豫行籌辦則兩壩收束一尺湖水即可得一尺之益何至日漸淤墊乃竟置之不辦並不攔截收蓄以致清水益弱黃水倒灌停沙淤梗前已降旨詢問薩載等再者阿桂傳旨面行申飭至無錫一帶河路乾涸昨據李慶棠奏及該處為漕運經行要路若竟至乾涸即日漕艘回空何以行走此事所關尤為緊要並著傳

諭阿桂務須悉心籌辦法疏治務俾今歲回空及明歲新漕均無貽誤方為妥善

十五日

諭曰節次據阿桂奏到籌辦清口情形借黃水以送回空蓄清水以濟重運并於清口築壩煞任及陶莊河尾另開口門各節已屢經降旨令其相機妥辦繪圖貼說呈覽矣從前治河之道惟有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浮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六

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又無錫一帶河路竟至乾涸不特明歲新漕可慮目下回空船隻何以行走所關尤為緊要應如何酌籌辦理之處更當及早施工俾漕艘得以通行無滯至一切收蓄疏濬事宜非一時可以完竣阿桂自不能久稽該處著將清口及無錫一帶緊要處所料理妥協定有章程後即交與薩載李奉翰遵照妥辦阿桂酌量情形於今歲回空及明歲重運均可進行無悞不須在彼久稽即當回至山東閱視湖河再赴豫省查勘新隄及災賑事宜於年底可以順道回京仍將現在洪湖清口情形及無錫一帶作何籌辦之處

迅速覆奏以慰屢注

十九日

公奏言 臣前奉

諭旨本年洪澤湖水短或因上年清口東西壩收閉稍遲以致洩水過多不能存蓄阿桂到彼應查察實在情形具奏欽此正在繕摺奏覆間本月十四日接奉

上諭本年夏秋以來既因雨澤短少湖水甚小六月後清水量收束以為蓄水地步何以並不籌及亦並未奏及伊等之意不過以築做壩工未免需費遂爾因循不辦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元

知彼時築壩所費尚屬有限今黃水倒灌淤沙梗墊始議然壩蓄水已屬遲悞清運將來挑挖非易所費更屬不貲豈非因小而失大乎是薩載李奉翰於此一事實難辭咎著阿桂查明據實參奏欽此查清口東西壩向

蒙

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上年豫省雖工

漫溢以後洪湖誌椿原長至六尺以上九月下旬

臣薩載自豫回江察看湖水漸消督令廳營趕緊

收築做成壩工一百十三丈畱口門三十丈至十

一月底河臣李奉翰在豫堵築壩工事竣回至清

口又將東西壩接築收窄畱口門寬二十丈均經奏明雖本年淮河上游處處被旱湖水異常淺少固

非意料所能及而上年薩載飭令收築壩工時在

九月湖水已見消落即不應尚畱口門三十丈而

李奉翰自豫回江時誌椿存水祇有二尺四寸彼

時接築收窄亦不應仍畱口門二十丈是以誌椿

存水至上年年底已消落無存是薩載李奉翰並

未將現在情形應機達變先事預籌將清口兩壩

再加收束以為蓄水地步惟希冀湖水接續加長

即可暢出引河濟運及至春夏缺雨淮水並未長

發六月以後湖遂涓滴無出黃水倒灌運道淤淺

又不隨時據實具

奏恭候

聖明指示其因循貽悞辦理不善之咎實所難辭 臣謹據

實察

奏請

旨交部嚴加議處奏入

諭曰清口向定誌椿原為湖水平常滿足之時而設上年

九月以後湖水既已消落薩載李奉翰先後到彼察看

時即應將清口兩壩酌量倍加收束預為蓄水乃不先

事籌及仍留口門二三十丈以致清水日弱黃水倒灌運道竟成淤淺又並不據實具奏直待降旨詢問自知無可掩飾始行入告是伊等辦理不善之咎實屬百喙難辭薩載李奉翰俱著交部嚴加議處

公偕薩載李奉翰奏言竊臣阿桂自抵清口後察勘黃水倒灌雖由於本年淮水過弱所致但思豫省南岸連年漫溢黃水悉由淮入湖究恐湖身未免墊高並聞盱眙縣境金家岡一帶淮河內有淤淺之處或淮水因之不能下達亦未可定當即會同臣薩載臣李奉翰前赴高堰山盱一帶詳悉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手

勘查洪澤湖為黃河以南濟運水櫃湖面自西南斜向東北週圍四百餘里由清口至高堰關帝廟以上二十餘里湖灘本高又因六月內黃水倒灌五道引河普律受淤不見湖面迨由關帝廟以南直抵蔣家壩一百餘里則一望汪洋莫辨涯際高堰誌椿係前任河臣李宏奏定維時湖內底水存有二丈椿底與湖心水面相平椿高一丈八尺八寸與堰工尺寸相等為湖水消長之驗上年底誌椿上所存長水已消落淨盡湖內之水尚深一二三丈不等並非湖身墊高不能蓄水猶之正陽關

誌椿上現報長水消落無存而河內之水尚深有丈餘自七月後淮水稍長近復將湖水築壩紮任目今高堰誌椿已長水三尺一寸太平河張福口裴家廠各引河亦漸次挑竣再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到即可起壩開放下注清口濟運至盱眙縣境至金家岡以至大王廟二十餘里因上年自七月以後上游一帶未得大雨今歲春夏又天氣久晴該處河水止深一尺二寸水下均係稀淤臣薩載隨委員前往勘估挑辦因水底難以撈濬擬於沿河南岸灘上估挑引河一道長三千八百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手

十餘丈以備水小時重運經行適值淮水旋長未及興工茲臣等細加測量金家岡迤西至打石山河水俱深有丈餘大王廟迤東至龜山水深竟至三丈以外惟自金家岡至大王廟中間現在水深仍止有四五尺水底稀淤深至六七八尺不等其因何此處水勢較淺並底有稀淤之故臣等悉心體察並遍加訪問緣淮河河身本係寬窄不一所以水勢各有深淺不同金家岡一帶雖係淮河舊河身而河面寬至十餘里久成湖汊又值安省連年雨澤短少今夏更加旱曠該處河水僅深尺餘

致重運經臨必須起剝而現在該處河內水深已有四五尺普面皆過足資浮送即從前估挑引河灘上現亦水深二三尺不等無從挑挖復詢之士人僉稱淮水盛漲時往往漫過岡頂比此時水勢高下相懸二丈今年五月間淮水深尚尺餘空船仍可行走是淮水斷不至因此阻遏其河底稀淤臣等用篙探試係青灰色並不膠粘臣阿桂前在豫省見開挑引河多係沙土膠泥甚少皆金黃色間有稀淤性乃柔粘簽探不能到底今金家岡一帶河內稀淤深至七八尺而一竿直可到底隨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七

拔起淤即滿卸竿上僅存青色豫省黃河從無此等淤泥即詢之南河將弁俱稱江省黃河內亦無此等稀淤其非黃流淤墊可知臣等公同商酌所有金家岡一帶南灘上前估引河一道原為利漕起見此時高堰誌椿長水三尺一寸湖水又熬壩閉住該處河身現有水四五尺重運儘可進行自毋庸亟籌挑辦但該處河身為淮水入湖門戶鳳穎各屬漕艘必由此經行今夏即形淺滯設日後該處遇水落灘露之時自應開挑引河庶將來水小之年重運到此不致又勞起剝亦屬有益至盱

昭以上淮水情形適盧鳳道王懿德查災前來謁見臣阿桂面加詢問據稱今夏因淮河水小慮及商船阻隔又經臣薩載委令逐一履勘維時正當淮水極小河內偶露一二淤淺之處或中間稍淤兩旁可行船或此岸微淺彼岸仍屬深通是以不必挑挖目下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即前露淤淺各處亦已水深四五尺等語是淮河現在水勢均屬一律流通並無阻滯實可毋庸大典工作致滋勞費倘將來水勢又形稍落露有淤淺臣薩載即飭令地方各官隨時勘報趕緊辦理斷不使入湖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七

之路稍有妨礙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會勘洪澤湖淮河情形一摺據稱盱眙縣境金家岡至大王廟二十餘里前估引河一道原為利漕起見此時高堰誌椿長水三尺一寸湖水又熬壩閉住該處河水現有四五尺重運儘可進行毋庸亟籌挑辦至盱眙以上淮水情形詢據王懿德稱目下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即前露淤淺各處亦已水深四五尺是淮河現在水勢均屬流通實可無庸大典工作等語洪湖自此次築壩熬住後高堰水誌日漸增長重載足敷浮送金家岡一帶原估引河自無須挑辦至洪湖情形

朕於上年南巡經過時見太平引河已有淤淺是其受病已久今雖將次挑竣築壩煞任究恐未能得力朕意清口東西兩壩若於回空過竣後竟行築任方能黃水涓滴不至灌入但恐未免有礙行旅往來或較今清口倍加收束如運河開座之寬止畱一口門使經過船隻無礙行走則口門收束一丈湖水即可得一丈之益似於淤蓄機宜較爲有裨又本年淮水上游被旱水勢甚弱今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此水又係何時所長並著阿桂查明一并據實覆奏又據阿桂另摺奏稱清口東西壩向來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五

載等上年察看時湖水已經消落其收築壩工不應尚畱口門二三十丈等語朕從前所定水誌原爲平時湖水滿足而設豈有湖水已漸消縮竟不將壩工收束煞任聽其散漫之理薩載等辦理不善實屬無可置喙薩載等務須益矢天良實力籌辦以期補過毋再貽誤致干重咎也

公偕薩載李奉翰又奏言

臣阿桂自到此間即與薩載等公同商酌主持定議將通湖太平各河

築壩攔截不令黃水倒灌入湖俾湖水日漸停蓄

專藉黃水浮送回空船隻俟回空船過完若應將

黃水築壩煞任不使入運亦即酌量辦理臣等相度機宜稽考舊法惟應藉水刷沙以省人力卽有疏治之處亦不致大煩工作現在悉心計議一面上緊趕辦一面陸續奏

聞一俟湖水漸高重運經行之時先行啟壩下注刷沙敵黃以資利濟庶爲有益至截畱山東回空糧船渡黃進口者已有二百八十餘隻銜尾南行並無阻滯而高堰誌椿又已長水寸餘共存水三尺一寸逐漸收蓄似足以利新漕稍紓

聖王厘念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五

諭曰覽奏稍慰

二十五日

公奏言

臣查陶莊新河勢既收束是以新河內水面比迤下散漫處較高

與薩載李奉翰酌量相度擬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勾引渠一

道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現可多過水四五

尺卽令冬令黃水消落總可過水二三尺爲臨時

調濟補救之一法而現在回空船隻仍由原口門

行走並無淺阻現在新做口門業已工竣尚未啟

放至無錫一帶運河本藉江潮爲吐納以太湖爲

來源本年夏秋之間天氣亢旱太湖來源不旺江潮亦小兩岸民田車戽灌溉晝夜不停以致乾涸臣在途次即有所聞及抵清口詢之薩載知已委員會同地方官確切勘估尅期興挑正在籌辦間適撫臣閔鶚元勘災來淮會晤據稱該處自八月二十以後民田無須灌溉車戽已停蘇常一帶又得雨澤各處江湖海口同太湖之水俱來匯注九月初間乾涸處所已長水三尺有餘親往察看河流實屬通暢因現在商民船隻絡繹往來而回空漕船計期南下未便築壩興挑擬俟回空過竣丹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十七

七

徒運河煞壩挑挖時再行估辦一律疏浚業經附摺

奏

聞等語臣因撫臣已將情形入

告現又無可辦理是以未經具

奏茲接奉

諭旨以此事上廑

宸衷令臣與薩載等悉心籌辦法疏治臣思無錫一帶

運道攸關秋間雖因車戽淺涸究係該處河身稍

高現在河疏暢順回空船隻足資浮送自未便煞

壩興挑轉致稽阻臣與薩載閔鶚元公同商定一俟回空船隻過竣即上緊勘估遴委委員會同地方官分段竭力挑挖俾一律深通庶源泉旺發再加江湖湖水匯注可冀河流充足以俟明春重運經臨藉資利濟斷不敢貽悞新漕可以上慰

聖心廑注

公又偕薩載李奉翰奏言查洪澤湖水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椿現存水三尺餘通湖引河又次第估挑一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臨即可開放濟運惟是舊設清口東西壩工蓄清抵黃為全河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七

要關鍵該壩原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長四百二十餘丈自乾隆四十一年間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家莊一帶下注滙清歸海清水出口路長將東西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台處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壩全行展拓迤下一帶河面寬濶水勢淤緩又

奏明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於惠濟祠前建築以通水

抵黃迨四十六年冬間洪湖存水較小清口口門

收窄後湖水仍見消落又於風神廟迤上

奏明添築兜水壩工為重門關東使湖水多入運口

濟運四十七八九等年將兩層壩工隨時相機一體拆築尚屬得力本年湖水過小黃水盛漲清不抵黃以致黃水直灌入運雖為近年僅見之事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入袖之先設法抵禦查從前清黃交匯處所即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由周家莊下注自通湖引河尾以至清黃交匯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所設清口東西壩雖較從前已移下四百五十丈現居適中之處但相距清黃交匯處尚有五百餘丈仍覺稍遠似應量為改移臣等公同相度詳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完

勘籌現有之兜水壩在於通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東清相宜應照舊存留加稍寬厚即以此壩為東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菴前建設以資禦黃如遇黃水過大之年即將口門收窄不使濊入如遇清水過大之年適上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攔黃水迴瀆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之年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得力似屬兩有裨益其惠濟祠前現有東西

壩今歲本未拆展查風神廟惠濟祠前一帶從前為黃淮並行是以該處河面寬至二百餘丈今黃流北趨專係淮水由茲東注河面更寬清水益覺無力本年因黃流倒灌清口兩頭俱長有淤灘現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即遇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至五六十丈儘敷行走是惠濟祠前現有之壩不妨聽其留存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層關束更覺有力足以禦黃刷沙再東西兩壩每年恪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手

前止定有湖水加長拆壩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曾酌定雖著洩機宜原在隨時達變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定制以便遵守臣等公同籌酌東西壩口門水深瀆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應按照高堰誌椿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宣均屬有制更可永資利賴公又奏言查無錫一帶河路現在通行擬俟回空過完再行築壩挑挖之處另行恭摺具奏外至引黃入運以資浮送不但原屬下策竟係無

策但當淨沙梗阻清水弱小之時即多費錢糧多集夫力盡心挑挖亦隨挑隨淤徒費無益即如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清口等處均經淨沙梗阻連閘皆淤平較目今為尤甚彼時亦有議施工挑浚者而隨挑隨淤終俟湖水長發暢出敵黃淨沙即衝刷無存臣等相度機宜稽考舊法惟應將湖水蓄高俟明春重運將臨啟壩下注所謂水清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盡淨概復舊規是以擬定於湖水出路築壩攔蓄以冀清水日漸旺盛但將太平河裴家廠張福口通湖引河多派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三

人夫上緊挑挖業已挑有八分工程工竣後就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三尺而論亦未嘗不可引出清水以濟運道其所以仍擬俟重運將到時再行啟放者則又以自目下至桃汛以前皆非淮水加長之時若此時即行開放計至明年夏間尚有數月恐至或形短絀故不得不如此慎重辦理而疏治之處除通湖引河外惟於通湖河尾起至滙黃一路抽挑子溝令其易於汕刷不至大煩工作是現在清口一帶實無緊要應辦之事而酌量情形於歲內回空及明年重運可以過行無悞之處亦覺

有把握臣俟將管幹珍所奏江南通運支幹各河應行疏浚及全德所奏調劑鹽河事宜與薩載公同熟籌妥議定有章程即交薩載等辦理遵

旨起程由豫東查勘新堤災賑諸務畢再行回京均奏入諭曰據阿桂奏現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勾引渠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現可多過水四五尺即至黃水消落總可過水二三尺實為臨時調劑補救之法並將清口東西兩壩酌量移建以之禦黃東清並酌定將來湖水消落將口門收束尺寸等語亦再無過此法者矣惟引河濟運係一時權宜之計一俟清水漸長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三

時究宜將口門堵閉至上年冬間及本年春夏清水消縮薩載等並不攔截收蓄清日弱而黃日強以致倒灌淤阻其咎實無可辭非朕指出阿桂亦未曾言也再所奏無錫一帶運河兩岸民田車耳灌溉晝夜不停以致乾涸等語江南運河本藉江湖為吐納以太湖為來源從未聞淺涸斷流漕運商船俱形阻滯者本年夏秋缺雨農民戽水灌田不停晝夜以致日漸消落但官渠之水原以濟運通商與農田均關緊要當天氣亢旱時回不能禁民車耳亦當照衛河之例立以限制毋許農民任意車戽使通渠竟成淺梗蓋農民取水灌苗意在冬

多益善彼時自當於運河一帶仿照徐城高堰等處設立誌椿明定尺寸河水消落若干即毋許農民車耳雖遇缺雨不致淺涸庶於漕運民生均有裨益此事關係匪小薩載李奉翰閱鵠元從前並不據實奏聞其不是甚大著傳諭阿桂將此旨面加曉諭令伊等知獲咎之處實在於此並著阿桂將運河岸水如何定立限制添設誌椿之處交薩載等妥協辦理具奏

公偕薩載李奉翰又奏言伏查淮河清水禦黃濟運為全河最要關鍵今歲天氣久晴淮水未經大長仰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聖明遠照以桐柏山為淮水發源

諭令畢沅廣為濬導又虔申祭告并

勅修淮瀆廟宇於工竣時

御書匾額以答

神貺是淮水來源之處既荷

聖王齋心默禱從此

神靈協應泉源湧發會流下注洪湖自必日就充足暢

出清口永資利賴等敬承之下實深欣感查南

河亦有淮瀆廟二處一在裏河廳屬運口該廟每

年隨時修理現在完整阿桂於本月十五日親

往瞻禮默告一在洪澤湖中盱眙縣境內龜山之

聖王誠敬感孚廣邀

靈貺之意亦請一體修葺用答

神庥奏入報

聞

十月初四日

諭曰前以本人大河淮安等幫有遭風沉溺之事據阿桂奏稱漕船過於高大挽掉維艱似應酌量改小等語因降旨令薩載等會議嗣據酌減尺寸具奏並經大學士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九卿等議覆准行今據嵇璜面奏薩載等所定尺寸較

現在出運漕艘大小不甚相懸恐屬無益不若仍舊等

語所奏亦屬近理著阿桂等再行會商妥議乘此未經

改作之時據實覆奏

初八日

公偕薩載李奉翰奏言查通湖張福口各引河尾

自築壩收蓄清水後黃水已無涓滴入湖但藉黃

水入運以送回空未免稍分黃河之力蓋全黃合

流則急分流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等公同商

酌蓄清固為目今第一要著而黃流不可不顧擬

俟回空船隻過竣後竟行築壩然任當此冬春洶底之時俾全黃專力下注入海則自雲梯關以達海口不藉疏浚自然洶刷深通亦歷來藉水攻沙之法臣等伏讀

諭旨恐未免有礙行旅往來仰見

皇上體卹深仁無微不至但查每年回空過竣濟寧以南既須築壩興舉歲浚事宜即江以南徒陽運河及無錫一帶淤淺處均應築壩一律挑挖行旅往來由陸路盤剝居多則清口築任計至啟放清水為時不過兩月有餘且太平引河與運河止隔一堤

阿文成奏年譜

卷三十

美

該處原設有濟運壩一座臣等擬俟攔住黃水後將此壩暫行開放引湖水數尺入運稍為盪滌淤沙並於揚州三溝開以上築壩然任而濟運壩亦即堵閉俾湖水不至多消則居民藉資汲用而輕舟小載仍可往來其間亦不致大有妨礙又奉

諭旨垂詢本年淮河上游被旱水勢甚弱今臨淮關河內水深丈徐此水又係何時所長等因臣等查上年年底至本年春夏高堰誌椿消落無存七月初旬以後淮河陸續加長亦有數尺總未旺盛流入洪湖所長無多高堰誌椿止存水二尺六寸較之上年湖

水長發時尚小三尺餘寸而黃水又高是以不能由五道引河暢出刷沙敵黃其臨淮關底水本有七八尺合之長水共存丈餘此淮河上游實在情形也現在湖水又長寸餘高堰誌椿存水三尺二寸回空船共過五百餘隻進行無阻奏入報

十月初八日

公偕薩載李奉翰奏言臣阿桂在京時欽奉

上諭以管幹珍奏江南諸湖堤埝開座具存而支河往往不通湖水竟有淤涸已有旨交薩載李奉翰第錫明

阿文成奏年譜

卷三十

美

與酌籌辦理合臣阿桂將管幹珍所奏疏浚支河合諸水匯流由幹達支俾脈絡貫通之處亦即會同酌定章程可行與不可行交地方官實力辦理等因欽此臣阿桂到江正在會同查辦間又奉

上諭本日管幹珍前來行在覆命據奏稱邳州城北有三汊河匯沙家隅頭諸河之水併入駱馬湖如廣為收蓄則黃林莊邳宿以下之運河均可資接濟等語其言是否可採併著阿桂等一體酌核妥議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籌濟漕運垂厯農田至意臣等伏思近運湖河如果

支幹脈絡不通於蓄洩兩有關礙自當趕緊查辦以利轉輸若於運道既屬無關而農田不致有礙亦不得大興工作徒費帑金自應相度形勢酌量辦理_臣等責成該管巡道確切履勘務得實在情形茲據各稟覆前來_臣等查黃河以南運河由運口以至瓜州專藉洪湖為來源其東西兩岸各湖全係分洩運河之水不能引以濟運是現在除蓄清水之外更無他策至大江以南運河北藉江湖為吐納南恃太湖之灌注河道從無淺阻雖本年七月間因天時亢旱又值兩岸農田車耳至無錫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奏

伍牧洛社一帶河水乾涸嗣因田內停車湖水灌注不挑而現已長水至四五尺其餘漕運經行各州縣均係大河無可籌辦業經_臣薩載等

奏明在案_臣阿桂自抵工後復查該處河道情形除無錫伍牧洛社河淺處所仍應於今冬一律煞壩辦理此外實無需另行籌辦均應毋庸置議外至黃河以北運河宿遷境內有駱馬一湖承東省蒙沂白馬諸河之水每歲秋冬瀦蓄次年由沿湖之王柳二閘及乾車頭竹篾壩口門啟放入河濟運如遇盛漲年分將尾閘五壩開放由六塘河歸海

去路甚暢本年亦因天旱存水無多所有尾閘壩工現俱堵閉多收一尺湖水即受一尺之益雖該湖儘濟宿遷以下運河邳境不能得其利濟但江廣重運船身笨重經臨阜河一帶得資湖水接濟亦屬有裨惟始因湖心收窄王家溝柳園頭乾車頭引渠俱有淤淺湖水不能暢出入運應將各引渠疏浚深通直達湖心以便明年重運經行時俾湖水由各口門啟放下注再該湖現因存水較少涸出灘地稍多附近居民不免於湖內私種莊稼恐愚民無知一經開墾將來習以為常過湖水長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奏

發轉慮淹及田禾致有盜決堤埝之事於運道大關係嗣後湖內灘地應嚴行禁止耕種并不准借名陞科希圖侵佔如有仍前任聽私種者即將失察之該管地方官及營員一併嚴參民人照例治罪其邳州境內運河東岸有盧口壩徐塘口沙家河黃道人橋等處亦係承東省沂汶諸河之水歸入運河其給事中管幹珍所奏之三汶河在邳州城北乃係艾山河不能歸湖亦由沙家河入運各水口河道現俱流通間有淤淺處所只須責令兵夫人等量為挑撈毋庸大加挑辦至沂河河身

徑直山泉陡發即騰湧入運消落亦甚迅速是邳境運河稱沂河為客水全恃微山湖為來源一由東省湖口雙開經八開注入江境一由蘭家山壩於茶城小梁山花山三道引河出荆山橋入邳汛運河查微湖關係兩省濟運設湖水蓄水無多自應先儘上游東省挹注倘遇湖水充裕江省邳境別無來源必待八開啟放涓涓下流未免緩不濟急臣阿桂酌量情形如湖口誌椿存水在九尺以下即不便在蘭家山壩輕行開放致湖水或有耗竭如誌椿存水在九尺以上似應依向年成例開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五

放蘭家山壩工俾江省藉資分潤仍於重運經臨時察看清水情形按照誌椿尺寸由臣薩載等與河東河臣彼此知照酌定再行奏

聞開放其通湖入運三道引河連年以來積淤深厚若普例興挑未免需費太多臣等查此內花山一處形勢最為直捷只須將該引河挑挖深通即足資接引如此則微湖水大之年既多一路宜洩運河水小之年亦多一路接濟似為有益以上各處臣薩載等現即確切勘估奏明辦理其餘湖河均屬通順毋庸籌辦總之大江以南素稱澤國不患水少

而患水多雖有支幹各河祇以備宜洩而非所以資儲蓄是以江以北尚有可浚之支河而江以南實無可辦之河道至於支河汊港之藉通舟楫用資灌溉而於運道無裨者支分派別為數繁多遇有淤淺應令農夫照業食佃力之例辦理只令官為督率以省煩擾奏入報

又

諭曰阿桂查奏清口淺攔漕船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至摺內稱清口西岸淤住船隻現已推活挽拽南下其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四

張福口天然引河淤船前已於河尾築壩止可明春啟壩時拉出其應運米石已咨明漕臣通融搭解等語此項淤阻漕船明歲運通之米石雖已通融搭解但該處業經築壩淤船須至明春啟壩時拉出是本年已不能回空歸次於明歲新漕何以受兌或係明歲不出運之船乎著傳諭阿桂即將此項淤淺船隻是否不至誤運之處據實覆奏

公借薩載李奉翰奏言遵

旨查勘鹽河情形現在海州鹽河水已暢行其運出鹽船經鹽政全德奏明改由高家堰過壩入洪湖行走

此一路最爲通順其泰州場河水既少自當以引江引海爲要著今全德築壩蓄湖業有成效即將來潮水低落又可用戽灌之法以期蓄蓄常滿是泰州場河亦已無慮淺阻惟通州場河久涸臣等悉心籌辦現在淮南京口岸既有泰鹽可運足資接濟通鹽爲數本少除呂餘二場奏請江運外其餘七場之鹽尚非旦夕急需不妨暫行緩運現據全德亦已委員抽槽引江以期濟運應即交與全德再將附近正河之場鹽先行運出其餘有可設法之處亦次第辦理至泰州場河築壩蓄水既有成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聖

效並應令全德派員專司巡察嚴禁偷挖以防洩耗臣薩載臣李奉翰亦嚴飭該州縣開官一體照管俟河水大長方可啟壩庶於運務有益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查江南運河本藉江湖爲吐納以太湖爲來源從未聞有淺涸斷流之事緣無錫伍牧洛社一帶乃江湖自北而來湖水由南而注爲交匯之區兩水相頂未免畧有浮沙停淤又值本年夏秋缺雨農民戽水灌田晝夜不停以致日就消涸自九月初間車戽既停即長水三尺餘寸河流通

暢現據閔鶚元札知該處水深四五尺回空船隻儘敷浮送所有從前勘估應行挑挖處四千餘丈交與薩載等俟回空船隻過竣即上緊確切勘估委員會同地方官分段竭力疏浚俾一律深通以利新濬至官渠之水原以濟運通商而農田亦藉資分潤該處農田被旱戽水灌溉原所不禁但農民任意車戽晝夜不停使通渠竟成淺阻實屬不成事體誠如

聖諭亦當照依衛河之例酌立限制俾可永遠遵行臣與薩載等公同籌酌查重運漕船向例吃水三尺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聖

寸應請嗣後運河一帶分段設立誌椿總以四尺爲度如河水深至四尺以外任憑兩岸農民戽水灌田如止消存四尺即無許農民車戽庶濟運灌田俱定有限制似屬兩有裨益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公又奏言查抵通回空首幫船隻尚未據報挽入江境而舊冬守凍並本年截留漕艘先後渡黃南下者已共有六百三十隻並無阻滯雖現在節逾霜降黃水日見消落而清口以下河道因數月以來刷成溝槽水勢較前更覺深通所有臣等擬於

陶莊河尾另開引渠一道已於十月初一日開放過水比彭家馬頭口門深四五尺有此引渠回空船隻斷不致復虞淺阻至湖水出路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椿已長水七寸有餘連前共水三尺三寸雖今年淮河水勢不旺洪澤湖面週圍寬至四百餘里一時未能多見增長然日漸停蓄至明春開放時高堰誌椿存水似總可至四尺以上伏思上年年底高堰誌椿存水已消落淨盡加以今年自春至夏旱曠湖水有消無長而五月以前重運船隻經由清口尚未耽延直至六月下旬因黃流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聖

驟長倒灌入口湖水始涓滴無出目下高堰誌椿存水較上年冬底已多三尺餘寸現復築壩攔住湖水有長無消而新移東西二壩口門復加收束不至如前散渙且通湖之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三道引河業俱挑竣臣等掣放水平均屬通順無阻其張家莊天然引河亦即估挑臣復告知薩載等加估寬深並督飭工員如式竭力挑挖統俟明春重運將到蓄其力而發之啟壩下注抵出清口刷沙敵黃以資利濟臣遍詢工員揣度事理覺如此辦理空重糧船均已足資浮送實有把握可以

上慰

聖懷而清口一帶此外更無緊要應辦之事臣拜摺後即於初三日起程由水路自揚莊至韓莊一帶查看運河情形至東省湖河節經河東河臣蘭第錫山東撫臣明興查明具奏並札知到臣現俱疏浚深通無可籌辦臣擬俟抵韓莊後再行察看微湖水勢並逐加訪詢如果東省河道無須勘辦臣即取道徐州赴豫查勘新堤及災賑諸務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聖

十三日

公奏言查雍正年間部臣原議成造漕船本有定式如有私放寬大者該漕臣即將糧道題參從重治罪嗣以歷年久遠成法廢弛各船每屆拆造漸放高大希圖多載私貨並將高深丈尺逐漸加增以致漕船過於高大吃水較深不特掉挽維艱舟行濡滯抑且招風易於失事是以臣會奏及復蒙皇上降旨令薩載毓奇會同有漕省分各督撫悉心籌畫嗣據該督等酌減尺寸會同具奏臣在京時遵旨會同大學士九卿等議覆奉

旨准行至薩載等所定尺寸其江廣船式與雍正年間題定船身丈尺不相上下江浙漕船定以船身長八丈寬一丈五尺雖較雍正年間所定仍屬寬大而與現在出運漕艘長至八丈八九尺寬一丈六七尺已量為收小於過關擱淺等處自較便利其旗丁所帶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乃係歷久遵行舊例雍正年間船身尺寸雖減例帶貨物尚可攜帶豈今定船身較大轉致不敷况薩載毓奇於議改漕船時曾附請令旗丁等於例外加帶土宜七十餘石自係薩載毓奇深知漕船即收小之後尚儘有餘地可以裝載貨物始欲定以二百石我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聖

皇上聖明以若許旗丁例外多帶必至無所底止有旨申飭該督等並令大學士九卿會議彼時止駁令不准於例外多帶土宜未將船身丈尺照此核算再為收小原以流弊已久一旦難以全行改革是以仰體

皇上於明定限制之中仍寓兼恤丁艱之意若併將船身大小亦不為立定限制則貪利旗丁又不知伊於何底至此項船隻原議自乾隆五十年為始凡有十運滿足例應拆造時始令照依新式成造所用

料物仍照從前原定價值不致再滋繁費奏入

諭曰前以本年大河淮安等幫有遭風沉溺之事據阿桂奏稱漕船過於高大掉挽維艱似應酌量改小等語朕以其所言或與漕運有益因降旨令薩載毓奇會同有漕省分各督撫悉心籌畫或可將船身酌量改小以期行走便利嗣據該督等酌減尺寸會同具奏並經大學士九卿等議覆准行今又據嵇璜面奏薩載等所定尺寸較之現在出運漕艘船身不過收小一丈上下其寬深亦祇減一二尺是大小不甚相懸恐屬無益且重運北上總藉河水浮送若運河水足歷來糧運船隻並未

阿文成本年譜

卷三十

聖

濡遲貽悞若運河水淺即再行收小恐亦難以行駛不若仍舊於漕運貨物均有裨益等語所奏亦屬近理且船身收小旗丁等例帶土宜或至不敷裝載自斷無將漕米減去轉載貨物之理而漕船所帶貨物俱民間日用所需若令其減帶則京師百物不無騰貴殊非便民恤丁之道前此薩載等於議改漕船時曾奏請令該旗丁於例外加帶土宜七十餘石試思船既收小其例帶土宜尚恐不敷裝載又安能於例外再行加帶益可見薩載等前奏之非是已降旨申飭况河水設遇短淺毋論現改船式減去尺寸無多難以行走即便再行收小

亦斷不能小於民船豈能行走迅速耶著傳諭阿桂等再行詳晰會商妥議與其更張煩擾自不若仍舊毋庸改造之為便也阿桂等當乘此未經改作之時即行妥速定議據實覆奏

十六日

公奏言臣於本月初七日自清口起程由水路至韓莊沿途察看運河水勢尚屬充餘抵壩回空首幫漕船俱已挽入江境之黃林莊南下足敷浮送惟大泛口等處間有噴沙淤淺現已派員隨時撈挖十一日抵韓莊撫臣明興因查賑催漕至此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聖

二日河臣蘭第錫亦自豫回東俱前來會晤臣與之面商籌酌並細加訪察東省湖河水勢足敷儲蓄泉源支幹亦俱已疏濬深通無庸再為辦理惟運河東岸有墨河一道發源於郊城東北墨泉長六十餘里至江境入沂河歸駱馬湖該河於乾隆十二年開浚現在不免淤塞泉源未旺此河雖係小支亦應一并疏治俾泉水增長入幹歸湖於下游運河有碑又嶧縣有礪石河發源於廟山陶溝河發源於平山兩河之水匯歸於陶溝橋南注趙村湖由黃道人橋入運間段稍有淤阻而趙村湖

湖面雖不甚寬大為眾水匯聚之地地勢稍低黃道人橋河前經奏明酌量疏濬應將黃道人橋下落低數尺挑淤出水亦於運河有濟此兩處工程祇須令山東江南地方官河員各為勘明實力辦理毋庸動帑至西岸通湖入運之支幹各河俱經疏浚通順其無關運道之支河汶港因黃水經過一律淤平已無形跡可尋本年雨澤稀少此等涓涓細流雖於湖河無大裨益但於坡水下注時多一貫通之路即多收儲蓄之益臣與蘭第錫明興酌量惟有於修治道路時兩旁挑挖深溝即以溝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聖

內之土填高道路一遇雨水充足田塍之水盡歸道旁溝內而溝內之水又可通達流入支幹各河源源入湖則田塍既免積潦之患而湖河又收灌注之資亦為一舉兩得容俟春融凍解後撫臣明興即勸諭閭閻實力辦理至微山湖水勢臣前往詳悉履勘測量現在水誌七尺五寸湖面高於運河面四尺四寸查每年春間開壩時消水起至伏秋長水時止消水不過二尺餘寸則微山湖現在所收之水接濟明年新漕似足敷用况該總河商同道員沈啓震擬將獨山湖不能盡出之水再行

設法全歸昭陽湖下注微山湖尚可冀陸續增長
以資收蓄再臣沿途詢問農民九月十七八兩日
得雨深透晚秋收麥結實飽綻有收閭閻藉此接
濟已種之麥得此雨澤滋培盤根深固長發茂盛
未種者亦一律播種齊全民情甚為寧貼再臣於
拜摺後即前往河南查勘新堤災賑事宜奏入報
聞

二十五日

公偕薩載毓奇奏言伏查各省成造漕船前於雍
正年間部臣原議本有一定丈尺嗣因船身尚有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寬餘歷年遇有裁減分幫酒帶足敷容納而各幫
旗丁每於成造時私放寬大藉圖多帶貨物以致
船身過於高大挽掉維艱抑且行駛招風易於失
事臣阿桂曾將情形奏及仰荷欽頒

諭旨飭令臣薩載臣毓奇會同有漕各省督撫酌量改小
以期行走便利臣薩載臣毓奇當即欽遵面為酌
商悉心籌議將各幫船額裝米數與例帶土宜逐
一核計酌減長寬高深丈尺會摺陳奏經大學士
九卿議覆江廣船式應如所奏辦理江浙船身較
舊例尚屬寬大行合聲明具奏亦經臣薩載臣毓

奇查議覆奏在案茲欽奉

諭旨令臣等再行詳晰會商妥議臣阿桂當與臣薩載詳
細商酌查漕船上關

天庾正供而例帶土宜亦為民間日用所必需如果船身
改減糧米之外不敷容納以致減帶貨物價值不
無騰貴自應恪遵

訓示仍循其舊惟是臣薩載臣毓奇酌改各船丈尺之時
原將額裝米數與例帶貨物通盤核算不特土宜
一百二十六石足敷裝載此外尚有空餘以備酒
帶米石地步雖江廣江浙漕船收短八九尺及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年

丈餘尺不等收淺一尺五六寸不等似與現運漕
船不相上下第每年河水大小難以懸定如水勢
充足即船身高大尚屬易於行駛設遇河水短少
未免即形濡滯是以收短一丈即可得一丈之益
收淺一尺即可收一尺之效且旗丁於成造船隻
時輒自加增尺寸若不立定限制勢將無所底止
如照前議所定江浙漕船長八丈深六尺喫水以
三尺四寸為度江廣漕船長九丈五尺深六尺九
寸吃水以三尺九寸為度并將吃水尺寸逐一量
明明晰橫刊於棧板之上俾得眾目昭彰易於查

驗旗丁既不能於定制之外私增尺寸亦不能於土宜之外多帶貨物即過水小之年船身吃水不至甚深亦可無虞稽阻似與漕運不無裨益至應改船隻凡過十運滿足者方令照依新式拆造計十年後如能改造齊全所用物料仍照從前原定價值亦不至紛更煩擾臣等仰蒙

聖訓諄諄當為漕務籌其萬全倘因改小丈尺於丁民稍有未便斷不敢輕議更張今查酌減船身丈尺於例帶貨物業有餘地可以裝載而成造漕船亦有一定限制可以遵守似應仍照原議改減尺寸辦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

聖

理奏入下部知之

二十六日

公奏言查清口通湖各引河淤阻各船除張福口天然引河淤阻江西幫船十二隻外為賑糶之用應於裴家場引河停泊起卸由洪澤湖運在並非違例私行停泊不在查叅之內是以臣前摺未經列入合計此項淤船共三十二隻均須於明春啓壩時拉出本年不能回空歸次所有明歲應兌新漕亦應通融酒帶搭解查江西漕船每隻例裝米八九百石浙江漕船每隻例裝米五六百石所有

引河內淤淺各船明歲應運新漕不過二萬數千石而兩省漕船幾及二千隻以之酒帶搭解每船多運米不過十餘石上下不患不敷裝載斷不至於悞運奏入報

公又奏言臣前奉

諭旨赴豫省被災各處逐加履勘賑恤會否普霑民情是

否寧貼據實具奏地方官若有辦理不到處即速奏聞

欽此仰見

聖

皇上廛念災黎如傷在抱惟恐一夫失所至意伏查豫省

大河以南上年收成本非豐稔今歲春夏之間雨

澤缺少二麥無收早秋未種所有被災各府屬仰

蒙

皇上渥澤優加

恩施浩蕩錫綬賑貸至再至三災黎口食有資不致流離

失所自六月初旬甘霖疊沛農民得以趕種晚穀

以及各項雜糧嗣後雨澤調勻禾苗滋長通省秋

收約六分有餘其間得雨稍遲收成歉薄應緩應

借及歸德陳州光州等屬夏秋雨水仍屬缺少未

得一律優沾秋禾被有偏災應行撫卹之處均經

撫臣畢沅陸續分晰奏蒙

聖鑒在案 臣自江蘇徐州蕭縣碭山入河南境經由虞城商邱寧陵睢州等屬俱係夏麥歉收秋成又復失望地方當此災歉之後全賴明歲春麥以資補救業經該撫藩酌發籽種銀兩查明實在無力農民照例借給及時播種麥苗現已出土至各屬極次貧民應行撫卹口糧 臣細加訪察豫省新定放賑章程先經遴委各員分往各鄉逐村逐戶查核各姓大小口數遍行出示曉諭並每戶給與印票一張藩司江蘭復周歷查勘實無溢遺屆期委員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〇

廠監放不使胥役鄉保稍有絲毫弊混辦理尚為周妥 臣經過虞城等處正值委員分查戶口之時 臣出其不意吊取細冊於所過鄉村抽查戶口均與冊載相符復沿途留心察看貧民均沾實惠情形實屬寧貼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 臣於十三日在韓莊起旱取道徐州沿河行走由蕭碭一帶赴豫十七日行抵商邱連日自該工七堡河尾起直至蘭陽李六口河頭詳細察勘緣新河經本年伏秋異漲普律漫灘此時已

水落歸槽雖灘崖尚不甚高而高家寨以下河勢多向北趨河面寬至二三百丈流行極為順暢是形勢已屬大定而今年蘭第錫畢沅籌辦修防事宜亦俱妥協且河內中泓溜勢湍駛向後冬水淘底河槽可冀更加刷深再經一兩次大汛灘崖逐漸淤高新堤益增鞏固惟商邱七堡河尾為新河歸入舊大河身尾間河面現寬一百七十丈迤南又有川字溝三道一律深通儘敷行走但該處本係從老灘上開挖成河土性堅實雖經今秋盛漲川字溝舊存積土尚未盡行塌去 臣已告知蘭第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〇

錫畢沅再將積土設法除去俾明年汛水長發與川字溝匯通成河去路愈暢於宜洩更為有益其灘上溝槽及從前舊有河形此次黃水鋪漫口淤平處所已多尚有未經淤平者蘭第錫等現奏明估築挑水壩原以跨壓河形 臣復囑令將凡有溝槽悉行堵斷並於舊河形內多築土格攔截以期漸次填淤并使河無旁洩歸併東趨既得藉以陶刷加深而汛水漫灘時亦不至有衝串之患至睢州二堡上年合龍大壩本極寬厚鞏固今年蘭第錫等與河北道康基田商辦將迤西挑水壩接出

做長挑溜北趨大壩以前現已長出膠泥大灘壩工有此攔護將來更可無虞其高家寨一帶上年冬間臣阿桂見該處河面寬不過六七十丈維時因對岸迤北河形現有兜灣隨與蘭第錫等商酌於離堤四百餘丈外順勢抽溝一道預備今年夏間水勢漲發時抽溝處所衝刷成河與大河連成一片河面已寬至四百餘丈是以高家寨壩工兩頭已停淤四百餘丈迨八月初旬大河水落走灣溜勢分出睢州頭堡南趨仍將新淤嫩灘刷去致高家寨十壩上下復有拖溜經行因思黃流性必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五

坐灣新河綿長一百七十餘里勢不能竟無坐灣之處若高家寨險工全閉或於該工上下又復兜灣生險反覺猝不及防臣阿桂連歲在工留心詢問知大河溜勢經行固無一定而行走既熟亦易於防範高家寨一帶為大溜所經業已兩年且該處河面現寬至四百餘丈又係落水險工較之大汛時新生險工轉覺防守稍易現在蘭第錫等督令工員鑲做埽工亦極寬厚儘可保守惟該處埽工現有八百餘丈段落未免太長既有分溜逼近誠如

聖諭自不若預為防護令其歸併一股較為妥善臣與蘭第錫畢沅公同履勘再四籌商該處堤工局勢已成河面寬至四百餘丈水深至一二丈不等若從對岸北灘另挑引河斷不能如現在河形之寬深仍難望掣動大溜今年所開之陳福莊引河即其明驗是此時防護之法無不出於

聖明指示添建挑水壩逼溜北趨之最為得要而建築挑水壩亦惟有遵

硃筆標識處所於埽工之上斜向東北建築最為得勢所有壩工計長一百八十餘丈蘭第錫畢沅即確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五

勘估派員辦理目下溜勢已向北開一俟挑水壩築竣則迤西埽工之前可冀澄淤倘埽工太長溜勢不能盡向北挑臣已與蘭第錫畢沅商定彼時察看情形或於迤下再添建挑水壩一二道以漸進逼使埽前拖溜悉向北趨大溜歸併一股東注於埽工自更資保固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十一月初四日
公奏言臣前由江蘇入河南境經由虞城商邱寧陵睢州等屬災賑情形業奏蒙

聖鑒在案臣由蘭陵渡河經過考城封邱延津汲縣淇縣
濬縣湯陰安陽等屬沿途留心詳加察看此一帶
地方上年秋收歉薄本年春夏缺雨二麥無收早
秋未種而衛輝所屬連年旱暵情形被災最重仰
蒙

皇上垂念災區

恩綸疊沛賑兼施又命藩司江蘭常駐河北往來督辦
撫綏賑卹災黎均沾實惠不致流離失所更復

宵旰憂勤虔申祈禱麻嘉默契感召和甘自六月初旬渥
澤普霑農民得以趕種晚穀以及各項雜糧嗣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七

豐沛甘霖禾苗發榮滋長秋收約六分有餘雖積
歉之區元氣未能驟復而得此秋成口食有資已
覺喜出望外現在秋麥又一律播種麥苗長發彌
望青葱民情實屬寧貼景象亦為和順臣所過村
莊城市老幼男婦環道歡呼感頌

聖慈高厚得以生全至河北被旱較重之汲縣新鄉獲嘉

淇縣輝縣五屬被旱稍輕之延津封邱考城濬縣
滑縣原武陽武武陟修武等九屬仰蒙

恩旨疊加賑卹極次貧民得資全活現在有地貧民收穫
秋禾兼之豁免本年錢糧安心耕作俱足贍給其

無地極貧下戶內除年力強壯可以赴工力作藉
資餬口外惟有老弱婦女病疾孤苦不能自存者
當此窮冬寒沍及明歲青黃不接之時生計稍覺
艱難現經撫臣畢沅與藩司江蘭悉心講求或於
今冬煮賑或懇請於明春

賞給口糧另行請

旨辦理則災後無告窮黎更不至一人失所臣拜摺後即
由直隸磁州一帶進京復

命叩覲

天顏再查清口通湖各引河內淤阻江西浙江幫船共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

美

十二隻昨接薩載等札稱前項船隻今復查有附
近裴家場引河之卡家汪積水頗多俟將各船推
活即用卡家汪之水由攔湖壩挽出既可早令歸
次亦不至消耗湖水等語所辦自更妥協臣已札
覆令其速為辦理是此項船隻今冬仍可歸次並
不須各船洒帶矣奏入報

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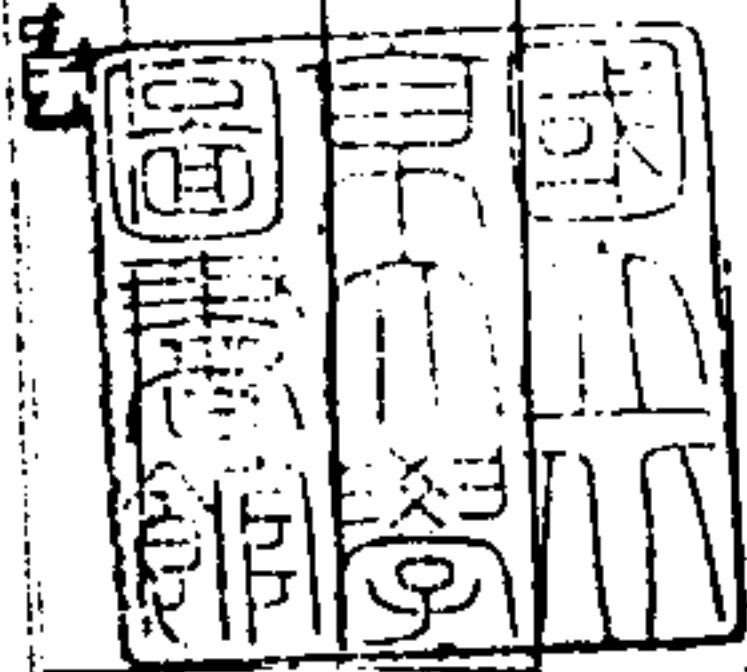
是月回京

賜

御筆調元錫瑞匾額

是年八月第一曾孫崇綬生孫那彥寶出
九月子阿彌達授工部右侍郎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受業 王 昶 勸定
盧蔭溥增修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七十歲

二月十八日

上巡幸五臺

命出京辦事並兼管戶部印鑰

四月初六日

諭曰大學士阿桂著馳驛前往清口籌辦河工事務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初九日

諭曰前據李奉翰奏桃汛長發黃水高於清水四尺餘寸
又復倒漾入口將攔清壩仍舊堵築此事甚屬憂慮已
遣阿桂前往會同熟籌辦理茲復詢據阿桂奏稱現在
黃水倒漾恐浮沙漾入引河是以復將攔清壩堵築俟
黃水消落清水長發再行啟放等語今藉黃水濟運出
於無奈之下策淮揚一帶運河日久必致淤墊實屬不
成事體但目前權宜之計不得不藉以浮送重運朕思
毛城鋪王營減壩俱為伏秋大汛宜洩黃河盛漲之用
此時若將該二處開壩啟放則黃水自見消落清水即

可暢出於漕運或較爲有益若此時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也著傳諭李奉翰先行詳悉履勘具奏並著阿桂酌量情形據實奏聞

十二日

公奏言查毛城鋪王營減壩二處均係預備分洩黃水盛漲之路從前毛城鋪啟放之時居多至於王營減壩則非黃強淮弱異常盛漲不敢輕易開放即啟放亦多在伏秋大汛雖當黃水盛漲而淮水亦不至甚弱一經啟放將黃水掣低清水即可出暢出刷沙濟運於正河仍無妨碍上年七月黃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二

水異漲河臣李奉翰等亦將毛城鋪王營以及各處減壩概行開放維時因清水過弱又通湖五道引河會律受淤是以各該處開座雖經開放分洩而清水仍不能外出濟運臣抵清口後與李奉翰等再四公同熟商不得已爲蓄清禦黃之計彼時曾測量大河水勢並據道將等開報九月初旬各處河水尺寸內徐城水誌在一丈以內老壩工水誌存水一丈九尺餘寸及臣十月起程回京時徐城諸椿僅存水六尺而老壩工誌椿仍未消動徐城居老壩工上游該處誌椿既見消落何以老壩

工反未消水推原其故自由上年黃水旁洩之路過多而王營減壩又逼處老壩工之上驟經開放抽掣正河水勢未免因之迴流水緩沙停河底淤墊消落較遲受病未必不由於此是以臣於回京前告知李奉翰等將毛城鋪王營各等處減壩一律堵閉俟黃流合併東趨以期刷深淘底昨據李奉翰奏本年桃汛徐城誌椿長至六尺八寸老壩工誌椿除底水外實長水七尺餘寸等語是老壩工長水較之徐城亦不過七尺餘寸所高僅有尺許可見該處河底自各開壩堵閉後現在河身較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之上年九月淘刷已深此河流宜合不宜分之明驗也現因桃汛長發清口倒漾復藉黃水濟運實出於無奈之下策若將毛城鋪王營減壩開壩啟放使黃水消落清水暢出於目下漕運自爲有益但恐啟放後水勢旁洩河底又不免淤高而王營減壩與老壩工及清口尤近設該處河底再加淤墊將來伏秋盛漲不能暢順東注不特清口更易倒灌兼恐上游各處不無意外之虞以臣愚見此時王營減壩似未便開放設黃水一時不能速消或將毛城鋪暫行啟放該處距老壩工及清口較

遠尙可不至大有妨碍現奉

諭旨令李奉翰先行詳悉履勘具奏該督接奉後自必酌

量形勢勘籌妥辦臣於清口雖曾往來經過數次

而於倒漾情形上年甫經目睹其究竟如何辦理

設法補救之處未能確有把握容俟到彼後與李

奉翰虛衷商確並遍加採訪再行據實具奏奏入

諭曰昨又據李奉翰奏來似可不致大費周章總之汝到

彼自當盡心調劑也

十六日

諭曰據李奉翰奏桃汛已過黃水消落清口現高一尺三

阿文成本年謹奏卷三十一

四

寸先將太平河攔湖壩工啟放壩門拆寬三丈二尺湖

內清水暢出直注流行迅疾重運逆行無滯等語覽奏

欣慰太平河攔湖壩工既經啟放清水暢出已可藉以

抵黃其迤西之天然等四引河朕意此時且暫行堵閉

俟伏汛盛漲之時再行開放俾清水力旺於敵黃濟運

較為有益是否可行著阿桂會同李奉翰酌量情形據

實具奏再此時清水暢注糧艘固無虞稽遲但黃水消

長無定必須隨時料理阿桂親承訓諭有應面行告知

李奉翰者且善後事宜亦須熟籌妥辦阿桂仍須親赴

清口會同講求辦理現在該處只有李奉翰一人恐頭

緒紛繁照料不到阿桂至彼為之主持商同籌畫俟諸
務料理妥協即行起程於朕起鑾巡幸熱河以前來京
亦不遲也

十七日

公奏言伏查清口倒漾總由於淮水常弱黃水常

強黃高於清清水不足相敵遂致倒漾入口此次

桃汛黃水長至七尺餘寸高於清水四尺餘寸致

復倒漾然桃汛長水易於消落不比大汛為日較

長茲據李奉翰奏現在桃汛已過黃水漸消往後

再落尺餘清水高於黃水攔河壩工又可啟放等

阿文成本年謹奏卷三十一

五

語就此而觀臣未抵清口前湖水諒已暢出該督

接奉

硃批知

聖明為此愁悶一經啟壩自必迅速馳奏仰慰

聖懷臣奉

命前往目下已入東境自應仍赴該處再加履勘將倒漾

之病悉心體察是否祇能隨時補救視消長以為

蓄洩抑或前人辦理別有屢試屢效之成法可以

仿照而行並前清口西壩仰蒙

聖明指示酌議添設木龍能否挑瀆得力之處與李奉翰

等當面籌酌并遍加訪詢先行詳悉具

奏再回京面陳情形恭候

訓示奏入

諭曰茲已啟壩清水暢出朕懷暑慰屢有旨諭但尙未得

透雨依然愁盼

十八日

諭曰昨據李奉翰奏先將太平河啟放之處辦理尙屬妥
協若將迤西引河暫行堵閉則清水力旺於運道河工
更有裨益嗣後每年屆期俱可照此永遠遵辦俾黃流
益慶安瀾而清水長資濟運豈不甚善再閱舊存河圖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六

內中河口迤下有淤沙一處已用硃筆記出黃水與清
水在高家馬頭交匯東趨該處正當頂衝遇此淤沙勢
必回瀆南行易致黃水倒灌現在伏秋大汛未過難以
施工俟將來水退歸槽時究須將此處淤沙挑挖俾河
流遶行迅駛不虞頂阻倒灌斯亦欲清上淤先疏下淤
之一法也至對岸兜水壩處所向有老淤一段正可藉
以逼瀆下趨且以助兜水壩之勢自當仍存毋動著將
原圖寄與阿桂等會同閱看籌酌是否可行詳悉據實
覆奏

十九日

諭曰本年桃汛旺盛黃水漸致倒漾當經李奉翰將攔湖

壩工堵閉為蓄清禦黃之計但現在湖水已高於黃水

一尺三寸且近日淮安一帶雨水霑足湖水自必口漸

增長昨盧鳳道王懿德來京引見面據奏稱安徽鳳穎

各屬雨澤優渥現在祈晴等語是該處為淮水上游洪

湖水勢更當旺盛設遇西北風鼓盪高家堰石工豈不

著重高堰為淮揚保障關係非淺著諭阿桂到彼會同

李奉翰詳悉察看裴家場等四引河酌量於何時啟壩

現在洪湖水勢較前是否增長究與高堰石工有無妨

碍之處查明據實覆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七

二十八日

公偕李奉翰奏言伏查洪澤湖尾閘引河五道原
以濟運抵黃水大全開宣洩水小酌量攔蓄本係
隨時相機辦理前於啟放太平引河之後清水外
出已足濟運因其力尙未旺盛是以迤西之裴家
場等四道引河壩工仍未敢即為啟放原以畱待
湖水盛旺時開放分洩以為敵黃之計今查洪湖
內高堰誌椿前經長至四尺九寸臣李奉翰已附
摺奏

聞嗣又加長二寸現存五尺一寸自係上游雨水加增所

致但連日淮水尙未大發堰圩石工計高出水面一丈三尺餘寸即較向年五壩過水之時亦尙少三尺四寸無虞風浪撞擊茲臣等復公同籌酌目下湖水已蓄存五尺一寸向後若再大加增長至七尺以上力足抵黃刷沙即應將裴家場等四道引河次第啟放以資宣洩若所長尙在七尺以內五壩未至過水仍應遵照先奉

諭旨將裴家場四道引河暫行堵閉俾清水力旺一放不可遏抑於敵黃濟運兩有裨益兼可藉以攻沙刷深河底臣李奉翰惟有凜遵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訓諭隨時察看情形相機妥辦既不敢使湖中之水存蓄過多有碍高堰石工亦不敢輕易分洩致不能一舉有成以期仰副

聖懷至圖中河口迤西淤沙一處正當交匯頂衝之處易於回溜南行該處淤沙時見增長時見汕刷上下本無一定而河中有此攔阻水勢究不能暢流此時伏秋瞬息水底無由施工一俟大汛過後水退歸槽如該處淤沙尙未刷除即當遵

旨實力挑挖俾河流迅駛遠行以免阻碍其彭家馬頭兜水壩處所老淤一段正可藉以逼溜下趨毋庸挑

去奏入報

公偕李奉翰閱鄂元又奏言竊照江省清口因三月望後桃汛黃河水漲高於清水致復濊入臣阿

桂奉

命前來與臣李奉翰會同籌辦四月初八日自京起程時值黃水漸次消落清水仍高於黃水臣李奉翰等於臣阿桂未抵江省以前已將太平引河壩工開放俾清水外出濟運臣阿桂於二十日馳抵桃源次早乘船渡黃由清黃交匯處所直至通湖五道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引河各處詳細履勘目下高堰誌椿存長水五尺一寸清水由太平引河放出分爲兩股一股出清口會黃因清水力弱尙未足以抵禦一股流入淮揚運河流行頗爲迅駛本年重運糧船共三千二百六十二隻扣至四月二十三日已渡黃一千五百四十七隻按日核算五月內可以全行渡竣斷不至復有阻滯但溯查四十八九等年高堰水誌三四月分均止存水四尺以內前年冬底誌椿長水已消落無存上年五月中旬以前湖水尙能外出濟運迨五月下旬黃河水長始形倒漾至七月

河水異漲直灌入湖又值湖水過弱五道引河會律受淤清水遂涓滴不能外出今年三月高堰誌椿存水四尺六寸嗣陸續加長共存五尺一寸何以桃汛黃水甫長卽行漲入此時黃水已消而清水仍不足資禦臣阿桂悉心體察並與臣李奉翰及各道將等將上下游開報水誌逐一比較現在徐城水誌僅五尺八寸迤下邳睢宿虹各汛存水亦不過八尺上下至桃源卽有九尺二寸老壩工竟有一丈五尺餘寸雖向來大河水勢下游深於上游而臨黃迎溜處所壩前之水更深老壩工誌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椿係在壩前然亦不應該處所存獨多至七尺餘寸推求其故緣上年七月黃水異漲倒灌入湖時臣李奉翰等慮及湖心淤墊兼之山海各工在在報險不得已將王營以及各處減壩放原爲急則治標救護堤工起見無如去年夏秋湖水竟未長發是以黃水陡落而清水無出老壩工適處王營減壩之下開放抽掣大河溜勢未免稍緩流行不能迅駛以致河底稍墊河水既高清水益低水爭高下遂致易於倒漾是以臣阿桂前在途次業將此時王營減壩未便卽行啟放緣由據實具奏

但欲治清口之病必先知老壩工以下河身之淤墊欲去河身之淤墊必先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不勞人力而自治目下清水尙未十分旺足不足以資衝刷現在之太平引河僅敷浮送重運所有迤西之張福口等處四道引河應遵照諭旨暫行堵閉以蓄高清水之勢其通湖引河雖已於上年寬展挑挖尙當再加挑挖寬深俟至淮水大漲高堰誌椿存水七尺以上彼時再將王營減壩開放使河水暢洩掣低黃水時隨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啟放庶清水全力出口逼黃東注老壩工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帶河身可以大資其滌刷從前乾隆三十九年黃水倒灌時卽係如此辦理可以仿照而行臣等再四計議今年王營減壩勢在必須開放卽開放之時亦必應在湖水大長之後方可以不煩再舉一切概復舊觀惟是王營減壩固可以減老壩工以上之河水而老壩工以下之河底此番已稍覺墊高亦屬現在黃河之病但水底撈淤徒費無益惟當使之暢順歸海則河流進行迅駛自可刷沙淘底無虞頂阻倒灌是尾閘尤關緊要伏讀諭旨以欲清上游先疏下游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於全河局勢無不洞中肯綮查從前雲梯關外即係海口百十年來關外漲成沙地海口距雲梯關已有三百餘里之遙黃水至此再無關束勢不能如前迅速消納但此數百里浮沙既不能效前人築隄束水之法若集夫疏浚無論潮汐往來勢難駐足且萬夫之所挖不敵一湖之所壅臣李奉翰臣閱鄂元聞知雲梯關下二套堤外地方為北潮河歸海之路乾隆四十一年二套堤工衝開四十一二兩年黃水曾由彼入北潮河尾歸海與現在海口並行二年彼時上游各工頗屬穩順

阿文成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而現在海口亦並未稍淤維時因馬港堤工未築恐淹及安東民田隨於四十三年仍行堵閉臣阿桂於四十五年奉命前往查勘海口時曾親履其地亦知該處入海形勢較為徑捷况現在馬港已建堤工既無慮民田淹浸即自二套以至北潮河中間河形於四十三年堵閉後亦間段淤塞然較之挑挖河底其減省奚啻十百倍是此時疏浚下游莫若於二套迤下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使多一分洩之路則上游自更暢達下注若慮河不雙行現在海口日久恐致

淤墊新河或至奪溜但奪溜必在河形衝刷寬深之後若果衝刷寬深將來黃水竟全掣由茲東注則該處海口較現在海口既近二百餘里且并無淤沙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臣等再四籌商並遍加訪詢參考已試成法外此實無別策謹將清口以至二套各處河形繪圖貼說進呈恭候聖明訓示其如何開挑引河之處臣李奉翰已派委熟諳工程之道將人等前往先行詳細勘估如蒙允准即趕緊施工限於大汛以前如式挑竣奏入諭曰據阿桂等奏現在清水未旺所有張福口等處引河

阿文成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遵旨暫行堵閉其王營減壩今歲必須放開但應在湖水大長之後方可不煩再舉並擬將雲梯關下二套地方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等語雲梯關外既已漲成沙地海口距關甚遠以致下游壅阻黃水倒漾勢不能不為改圖今關外二套地方為北潮河歸海之路形勢較為徑捷若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或能衝刷寬深黃水竟以全掣由茲東注則相距海口較近自屬最便亦祇可如此辦理但朕所慮者不在清口而在高家堰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黃水清水強弱情形往往迭為消長連歲黃水盛漲清水

聞

公偕閔鄂元李奉翰又奏言竊照洪澤湖兩年以來所存底水較小力弱未足抵黃臣等僅將太平引河開放分洩濟運其迤西之裴家場四道引河

旨暫行堵閉以資收束奏奉

諭旨以清水極弱之後必有旺盛之時盈虛消長之理總

宜慎之又慎毋致臨事周章益仰

聖明睿慮精詳永當奉為法守查湖水現已漸次加長臣

等查看通湖五道引河原估並展挑丈尺至寬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處不過七八丈窄處止四五六丈不等尙覺窄狹

出水不能甚暢今臣等酌議將各引河原寬七八

丈者應再展寬二三丈原寬四五丈者應再展寬

五六丈各以十丈為度其天然河張家莊裴家場

三道引河會總處應展寬以二十丈為度並照現

在河身一體挑深隨令道將詳加確估核計應挑

土方實需銀一萬八千六百餘兩臣等現在專委

裏河廳營並幹練汛員分段趕挑以備清水加長

開放時益為有力可以抵黃刷沙設遇盛漲宜洩

亦愈加暢利則高堰石工更可無慮此洪湖內亟

應辦理之工至黃河歸海之路臣等前經奏蒙

聖鑒於二套地方開挑引河該處在雲梯關以外由北潮

河歸海形勢實為便捷委令道將等詳細丈量應

挑引河長八千八百三十丈口寬自二十丈至十

五丈十二丈不等底寬十丈至六丈不等按照河

形高下挑成建甌之勢深至七八尺至一丈二尺

不等共估土六十一萬六千九百餘方內乾土十

二萬九千七百餘方淤土四十三萬七千四百餘

方稀淤四萬九千七百餘方按河工則例乾土每

方給銀八分淤土給銀一錢三分六釐稀淤給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一錢五分查該處地近海濱人烟稀少今興挑此

河必得尅期趕辦完竣以備大汛水長開放非尋

常挑工可比需夫衆多為期甚迫附近既無應募

之夫上年各處歉收糧價昂貴倍於往昔必得隔

屬僱募人夫遠處購辦夫米運至工次應用方能

有濟若按照定例所給土方價值實屬不敷辦理

臣等公同籌酌惟有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於例給方價每錢之外加銀五分在窮民

藉工趨食足敷餬口自必樂於趨事而要工亦可

如期告竣臣等按照所估丈尺土方合之加增方

價計算共需銀十一萬五千九百九十餘兩又河頭應築攔河河尾應築攔潮各柴壩估銀六千餘兩_臣等因工程緊要分作十二分_臣李奉翰_臣閔鶚元派委幹練河廳六員附近州縣六員分段承挑專委淮揚道師彥公淮安府伊轍布駐工催辦其展挑通河各引河專委河庫道司馬駒就近催辦_臣李奉翰仍於各該工往來督催均限開工後四十日報竣工完再為逐細驗收不使稍有偷減草率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六

公偕李奉翰奏言伏查高堰石工為淮揚保障所關甚鉅從前山旰屬屬建立五壩時以八尺五寸為度者蓋因高堰誌椿長至八尺五寸五壩始行過水若在八尺以內堰頂尙出水有一丈以外不致著重無庸亟籌分洩連日湖水漸長_臣阿桂親至高堰查勘誌椿現存長水五尺六寸較前日具奏時已陸續增長五寸水面寬大與_臣阿桂去冬查勘情形迥不相同然距五壩過水之時尙少二尺九寸其高堰壩上於乾隆四十九年

南巡時仰蒙

聖明親臨閱視令將堰後土戩一律增高與堰頂相平崇

壩屹立更足以資抵禦就目下洪湖水勢而論高

堰石工無虞風浪撞激但盈虛消長之道誠如

聖諭理所必然連年清水弱極將來必有旺盛之時是以

_臣等前奏俟高堰誌椿長至七尺以上即酌量情

形將裴家場四道引河次第開放茲復公同商酌

並悉心體察如大汛以前黃水尙未增長清水先

長至七尺以上勢在必當宜洩是其力已足敵黃

即應將裴家場四道引河開放俾清水暢出刷沙

無庸復開王營減壩如清水長至七尺以上黃水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五

尙高河口不能暢出即應一面開放王營減壩一

面開放裴家場四道引河使黃水掣低清水暢達

以為因勢利導之計如大汛以前高堰誌椿長水

總在七尺以內或長至七尺以上而堰工並未著

重實可放心今年節候較遲即又不妨待至六月

中旬以後維時新挑二套引河及展寬五道引河

工程均可一律完竣一俟汛水見長即將裴家場

等四道引河全行開放並遵

旨開放王營減壩俾清黃交滙處不致壅遏為患下游再

加以新挑二套引河減洩歸海黃水掣清有路湖

水益能暢順會黃東注不特堰工不致著重即老
壩工以下河底兼可大資滌刷是不待再舉而清
口一帶概復舊觀自更妥善 臣阿桂於接奉

諭旨後切囑 臣李奉翰務須慎之又慎斷不可執著清之
說致有猝不及防之慮至新擬開挑之二套引河
臣等本因現在海口距雲梯關較遠且關外現無
隄工收束以致淤出沙地水勢散漫不能如前迅
速歸海是以又於二套分籌去路今蒙

聖諭以該河將來衝刷寬深後若無隄防關東恐大汎盛
漲時河流散漫水緩沙停仍不免有舊時淤墊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半

慮令 臣等不可拘泥惜費之見應相機妥辦以為
久遠萬全之計仰見

聖明洞悉河防無微不至 臣等不勝欽佩查黃河以東水
攻沙為上策善後隄防最關緊要但新河必須經
歷伏秋大汎衝刷過後其寬深丈尺方可作準今
擬開挑二套引河原備大汎時黃水多一分洩之
路於刷深老壩工以下河底及上游工程有益若
竟衝刷寬深黃水全掣由茲入海更為便捷據道
將等稟稱該處俱係沙淤易於衝刷是以原估挑
寬係在十五丈以內 臣等尚恐其衝刷未能得力

又加估寬二十丈至十餘丈深七八尺至丈餘不
等然即刷寬至數十丈而大溜未能全掣亦尙未
成河難以預定隄防應俟挑工完竣開放過水如
果衝刷寬深掣溜成河形勢漸定則善後之計自
應講求查此河開向在東北邊海灘地勢較昂無
虞散漫即將來需建隄工止須足資攔禦不必過
高其西首一帶地勢較窪從前未築馬港隄工以
前安東境內民田難免倒漾漫淹自修建馬港隄
工以後西首一帶已不致漫淹然為築隄東水之
計則尙嫌其稍遠今先將挑起河土於西岸堆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半

子堰酌攔水勢大汎經過一兩次察看情形倘漸
見衝刷寬深大溜有全歸新河之形再行

奏請建築隄防庶不致虛糜
帑項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現將二套口開挑引河並展挑通湖五道
引河各事宜詳細會商勘定交李奉翰等照估興挑其
啟閉蓄洩各機宜亦與李奉翰面為講求無可畱江籌
辦之事即於初七日起程回京等語前因浙省虧空一
案關係緊要傳諭阿桂即行速赴浙省會同曹文植等
徹底查辦約計一阿桂於初八日接奉此旨後自當仍往

浙省現在留京無事且已派伍彌泰代辦阿桂到浙後會同曹文植等將寶光龜原奏逐款詳悉訊究不必蔓延亦不至疎漏方為妥協至阿桂於浙省各事宜審辦完結回至淮徐想即屆伏汛時再行順便履勘收工並將修防事宜與李世傑李奉翰講求籌辦回京面奏更為有益

十三日

公奏言竊因江省河務大局商定無需留江籌辦奏明於初七日起程回京是日酉刻桃源途次接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上諭令速赴浙省遵即回至清口於初八日起程赴浙容俟到彼再會同曹文植等詳悉查辦伏思各省倉儲庫項有無虧短總以收支文冊月日為憑而清查虧空則又以現在實存銀米及穀價為據亦一定不移之理今寶光龜所奏仙居黃巖等七縣前任知縣等虧缺數目俱得自後任及署事者告知該學政抵浙後惟有仰體

聖意妥協查辦以期無濫無縱至與福崧盛任毫無瓜

葛即富勒渾係無服族孫受

恩深重亦不值為之稍存迴護致負

聖明委任奏入報

聞

十五日

諭日前據孫士毅奏富勒渾向伊索取廷寄因係密諭不敢將覆奏摺稿給與閱看即疑怒交作始則詰伊在京或有異言繼則以近來陛見祇有舒常穆騰額二人必居其一等語富勒渾身為總督縱容家人在外招搖婪索滋事今查辦貲財至數萬之多凡為臣子者苟有見聞無不可指名參奏茲因舒常穆騰額先後到京經朕面加詢問俱各據實陳奏隨降旨令孫士毅密行查辦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始據查出伊家人殷士俊等骫法營私情弊富勒渾惟當痛自慚恨又何顏怒及舉發查辦之人似此居心行事不僅有乖大臣之體更為昧盡天良其不是甚大著傳諭阿桂俟解送富勒渾到浙時將此情節嚴切訊問據實覆奏勿得稍存諱飾所有孫士毅奏片著抄寄閱看

六月初七日

公偕曹文植姜晟伊齡阿奏言阿桂先後欽奉

諭旨令查浙省倉庫虧缺彌補未完銀兩穀石茲據願學

湖詳稱各州縣現存庫項穀價共銀一百五十三

萬三千五百三十五兩有零於本月二十五日以前掃數解齊到庫另行置貯稟請盤驗前來臣曹文植等帶同司員前赴藩庫盤點抽兌相符等隨公同將新舊卷宗册檔通盤悉心詳核實未彌補銀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兩零核之上年册報三十三萬餘兩之數較為減少惟查浙省虧空原奏約計一百三四十萬兩蒙我

皇上格外施仁自四十七年予限彌補迄今已閱四載遲逾未楚未便再滋寬緩以致庫項久懸查倉庫現有虧缺者計三十縣所有四十七年以後歷任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詩

縣不能趕緊彌補掃數全完固有應得之咎應請自四十四年王賈望在任之日起截至本年五月為止查明各該縣歷任知縣除病故及緣事查抄各員外其升任他省本省回籍者與現任知縣一體按照在任月日將現在虧缺銀數均勻勒賠統於一年以內盡數清款其現在浙省者以奉旨之日為始已離浙省者以文到之日為始並查取各該員職各除本年到任各員外餘俱草職暫行畱任停止升調丁憂告假在籍之員停其銓補應賠之項咨行原籍勒追依限完繳始准開復如逾限不

完分別草職卓任即照虛出通關本律治罪其無倉庫虧缺但有例不准銷應補銀兩及已買未交穀石之現任各員均降三級暫行畱任本年到任者免其議處定限於十月以前均令彌補完全准其開復如逾限不完即草職離任應補銀穀仍於各名下勒追其有能趕緊彌解司庫者查明隨時咨部扣除謹將各縣倉庫虧缺等款數目并酌擬善後章程分繕清單恭呈

御覽一地丁耗羨正襍錢糧於本年二八月兩次開徵所徵銀兩陸續批解司庫次年五月奏銷始行解齊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書

雖屬年清年款惟核其起解銀兩之時已在次年新錢糧開徵以後若有侵蝕挪用者難保無以新抵舊情弊且恐徵收不力民欠過多因畏避處分互相挪掩上司既無從察其底裏久之即成虧缺臣等現在清釐庫項通查新舊徵收錢糧調查流水號簿分晰核計以防弊混應請嗣後每屆五月奏銷錢糧之期務將本年二月開徵至五月新收錢糧一併儘數報解司庫庶可杜挪新掩舊之弊至各州縣有因公例准動支之項應即指定於何項內動支申報各上司存案藩司即隨時分別酌

撥歸款不得稍任懸宕致滋弊混一定例州縣交代若前官虧空後官容隱不報出結接受至本身離任始稱前任虧空者將欠項追賠外仍治以贍徇私受之罪又倉庫收受錢糧等物不足虛出通關者計所虛之數以監守自盜論此次清釐之後前後任接收交代務須按照定例辦理倘前官稍有虧空即據實舉出如有贍徇代者一經發覺即按虛出通關律治罪監盤之員從重議處一現在新舊州縣交盤有將物件輾轉流抵交代之事查庫項錢糧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國帑攸關豈容以物件流抵作為正項交代應請嗣後凡新舊交代時前任如有畱交物件接任之員情願畱用者即自行出價不得入於交盤抵款違者除將流抵之數於本員名下追賠外交部議處一常平倉存貯穀石原以備歉收之年及青黃不接時放賑平糶之用其放賑平糶之穀例於豐年如數買補還倉又穀石貯倉年久恐致霉變許令出陳易新者即隨時買補今浙省倉穀現缺二百餘萬石大率由於平糶出陳易新穀石買補歸倉並無定限致輾轉因循僅有穀價存貯自應酌定限期

章程以清弊竇而歸一實貯應請嗣後凡補買倉穀如係春夏出倉之穀即於本年秋收後如數買補如係秋冬出倉之穀准於次年秋收後如數買補未經買補之前毋許出陳易新春糶秋糶若實遇荒歉年分應行平糶者臨時特詳酌辦至穀價業俱提貯司庫每縣現在穀石自數百石至萬石不等應按其缺穀之數多寡酌量年歲之豐歉由藩司核定買補數目詳明巡撫定限統於五年內如數買足歸倉不得再任因循致倉項稍有虧缺一州縣平糶穀價向來於糶竣後僅將盈餘銀兩解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司其糶價俱貯縣庫出入皆由州縣自主致有侵挪之弊嗣據湖南巡撫陸燿在山東藩司任內察知其弊酌議糶存穀價俱令寄存司庫倉糧穀價俱得實在等因奏准在案自屬絕弊之良法應令各直省督撫嚴飭各屬嗣後務遵照奏定章程實力辦理違者叅處至穀價銀兩業已提貯司庫各州縣買補穀石若仍令赴省領銀採買不惟輾轉需時即脚價用度亦未免煩費應令該縣每遇採買時詳明撫藩即於本年新徵地丁錢糧內劃抵以歸簡便其上年錢糧應仍令於五月奏銷以前

照例儘收儘解不得於此內割抵一各州縣買補倉穀是否實買實貯非道府親往查驗不足以昭覈實應請嗣後各州縣買補倉穀按數買足後責成該管道府於每年盤查時將買補數目一併出具切結咨詳院司存案如有捏飾據實揭辦巡撫藩司倘有因公經過之便再行抽盤稍有虧短除將該州縣嚴參辦理外并將隱匿贖徇之道府參處奏入

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二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夫

諭曰前據李奉翰奏洪澤湖水逐日加長高堰誌椿長至七尺三寸通湖五道引河倍加展挑寬深已開之太平張福兩道引河宜洩頗暢本日毓奇奏淮揚運河水勢深通惟河口仍屬黃強清弱淤沙梗阻自初八日起至十七日止僅拉過台州前幫船十隻渡黃北上等語如此挽渡伊於何底况此時清水既長仍不能暢出敵黃刷沙濟運推原其故究係上年借黃水以送回空朕即以為無異引賊入室浮沙淤墊河底漸高清水頂阻不能暢出其受病實由於此朕心甚為焦慮此時富勒渾等將次解送到浙阿桂於審辦完竣後迅速回程至清

口一帶與李奉翰等詳悉講求為之主持定見於事自更有益現在作何設法籌辦俾重運不致稽遲之處著傳諭阿桂熟思審計據實奏聞

二十五日

公偕曹文植伊齡阿奏查訊盛任並無收受餽贖之事報

聞

公奏言臣奉諭履勘海塘於審辦事件之暇同尙書臣曹文植撫臣伊齡阿親往沿塘詳細履勘查浙省海塘自章家菴至老鹽倉一帶乾隆四十五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夫

年我

皇上親臨閱視

命建石塘四千九百丈四十九年又蒙

聖明指示將柴塘石塘所空溝槽填土種樹俾柴石兩塘合為一勢即以舊有柴塘為垣水表裏完固其章

家菴迤西至范公塘一帶續奉

諭旨一律添建石塘內章家菴以西石塘工尾起至范公

塘迤東

疎筆圈記處止二千一百一十丈形本灣兜又有上游桐

廬各處山水自南而來該處適當其衝是以原定

添建時卽列爲急工至范公塘以西

硃筆圈記處烏龍廟一帶二千九百三十丈原定添建時卽列爲緩工茲臣復加察看該處老土塘從前建築卽向東北以漸收進而老土塘迤西之江塘又自北斜向東南建築挑溜南趨該處民人復於老土塘之外添築土塘一道卽名范公塘層層攔禦目下頭圍以下溜勢漸開不特范公塘蘆舍桑麻鬱然在望范公塘外沙塗亦有寬至千餘丈者詢之在塘年久之弁兵等僉云數十年來從未見有刷動等語臣親加履勘既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硃筆圈記以東水勢直抵塘根者可比此一帶大溜亦無漸次逼近之勢就臣目今所見情形所有原定石塘緩工二千九百餘丈應照曹文植等前議暫行停止將原定急工二千一百二十丈內已經開工之一千五百丈及未經開工之六百餘丈均卽接續興建再將外衛之柴工透過石塘工尾往西接續二三百丈並遵

旨於

硃筆圈記處塘外添築挑水大石塘一座實已足資保護至於塘外沙塗坍塌無常卽如此次山水漲發緊

對此一帶南灘坍去甚寬若向後常得南坍北漲塘工離水益遠自是極好機會北岸現有沙塗雖從未見刷動倘大溜漸有趨近之勢應交與撫臣伊齡阿隨時留心察看將來有須改建石工之處再據實奏明一律改建奏入得旨如所議行

七月初三日

公偕曹文植奏言寶光鼐所奏平陽縣知縣黃梅丁憂演戲一節查係黃梅爲伊母慶九十生日演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戲伊母適於是日身故奏入

諭曰寶光鼐並不確細訪查冒昧陳奏著飭行

十一日

諭曰據李世傑等奏清口一帶初三四等日大雨滂沱異常傾注黃河北岸李家莊湯家莊等處先後漫溢該督等惟應上緊購備物料堵築各漫口並實力撫卹被水災民至河水消耗糧艘淺擱尤關緊要該督尤應會同毓奇設法辦理俾尾幫尅期趨渡北上以期依限抵通所有本日所降諭旨及李世傑等原摺著抄寄阿桂閱看於審辦富勒渾一案完結回至清口彼時漫口自己

合龍就緒阿桂當親至該處與李世傑等熟商會勘於善後事宜更爲有益

十五日

諭曰本日續據李世傑等奏司家莊烟墩又有漫口之事湖河局面大變著將原摺及所降諭旨一併抄寄阿桂閱看

十六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到查訊富勒渾等供詞各摺已降旨令其速行嚴訊定擬具奏矣看來富勒渾之罪重在勒派口岸書吏銀兩一節按其派繳及勒令書吏出結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請充公各月日其爲先侵後吐形跡顯然富勒渾亦自喙難辭阿桂等即可就此定案至鄭一桂致送金葉一事現在殷士俊及鄭一桂堅供並非送富勒渾之物亦並可就此定供不必再行推求富勒渾用度奢後貪圖安逸平日任用家人招搖婪索伴爲不知且沿途經過地方尙有致送金葉之事則富勒渾於閩浙任內必另有營私納賄情弊但其平日屬員中曾經逢迎餽送者各知與受同罪此時誰肯說出若再輾轉追求則蔓延無已亦非朕不爲己甚之意且富勒渾久任督撫習於侈靡金葉五十兩爲數無多伊若婪索必不止此其爲

餽送殷士俊之物尙屬可信阿桂等即可就現在實訊明確各款速行定擬具奏現在江南清口一帶黃運並漲先後漫口數處而司家莊漫溢處所湖河連成一片運河周家莊一處關係漕運經行現在江西尾後幫船在彼淺攔此二處尤關緊要此時李世傑等目覩漫溢情形未免心存惶懼必須有人爲之主張方能於事有濟著傳諭阿桂速將富勒渾一案定擬完結發摺後即先行速赴清口會同李世傑等辦理堵築事宜以期妥速蕪功俟大局已定再來舒常即押帶富勒渾等案犯解京交與刑部收禁再赴行在復命曹文植即由杭州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回籍省視伊母侍養十餘日再行起程

閏七月初八日

諭曰據常青奏派員將雅德解赴浙江於七月十五日自福建起程等語此時雅德自己解到其罪惟在代爲欺隱始終回護此外亦無可審訊之處著傳諭阿桂等速將此案定擬完結發摺後阿桂即赴清口會同履勘商辦該處自啟放二套引河後溜勢暢順河湖二水日見消落大局已定阿桂止須將堵築事宜與李世傑酌定章程交與該督等妥速辦理即行起程前來於萬壽前趕到行在復命亦可無須在彼久稽也

初十日

公偕曹文植奏嚴審富勒渾訛法營私縱容家人各款跡及徇私曲法並不據實直陳之雅德等情罪確實分別定擬斬候奏入

命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嚴擬

十五日

諭曰阿桂於初三日自浙起程杭州至清口計程一千餘里七八日可到何以李世傑等於初十日發摺時阿桂尚未到彼或係伊瘡疾發動不能進行或係渡江守風耽擱甚為屢念著傳諭阿桂遇便據實覆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雷

二十六日

公偕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言臣連日會同李奉翰書麟親至桃源安東等處上下履勘查本年江省黃河漫口共有四處內烟墩口門雖二百二十餘丈而水勢極緩需料無多數日內即可堵合斷流李家莊口門雖寬三百六十餘丈現在水勢亦緩逐漸掛淤口門下深處不過七八尺較之湯家莊司家莊漫口易於辦理止須於有水處用料堵合無水處與烟墩漫口均於補還原堤之外再鑲做邊埽並建築挑水壩數座挑溜南趨新工

已足資保護其湯家莊漫口寬二百五十餘丈水深二三丈不等雖不免分大河之濶然口門之下水深亦止有八九尺至一丈不等而湯家莊以下正河水深二丈一二尺三丈二三尺不等斷無虞其奪溜至司家莊漫口寬二百七十餘丈水深二丈五六尺該處溜勢流入口門者較多然大河水勢惟距口門相近處所稍淺以下正河水深仍有六七尺至一丈不等先經李世傑等奏請於對岸顧家莊灘上抽挑引河引溜北趨並於西壩先行進占挑溜歸入正河則大河水勢自見增長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事

口門既有分洩壩工亦不至著重且漫口迤南有砂岡一道黃水至此為之遏阻不能穿入湖中又值湖水現仍旺盛彼此相抵是以黃流祇能循張福口引河與湖水相並挾沙而行不致淤湖所有湯家莊李家莊司家莊三處口門均已盤鑲裹住亦無虞復有塌寬之事因思司家莊漫口就現在形勢於大局本無妨碍但該處即與洪澤湖毗連恐往後湖水漸消究不免濁流漾入自應遵旨首先備堵俟物料運送到工核計續運之料可資接濟於本月內即先將司家莊漫口開工興築再俟

料物稍充卽派員分築李家莊漫口各處料物源
源運到於堵築司家莊李家莊漫口敷用時湯家
莊漫口亦卽趕緊進築堵合所有漫口水淺處所
可用柴土鑲填者約計九月初十前後卽可完竣
其水深處所先用船隻捆紮輾箱俟口門以漸收
窄水勢湍急再相機下埽於迅速之中務期穩實
按日計工總可於九月內一律完竣斷不任復有
遲逾以上各漫口堵合後於補還大堤外並添築
越堤以爲重門保障其毛城鋪天然峯山祥符王
營等開壩並茅家堤引河現已次第堵閉務使黃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美

流併力東趨以冀刷深河底至清口以下直至會
黃河口深通暢達已復舊規高堰誌椿現尙存水
一丈一尺五寸但目下節過白露水勢消多長少
不可不預籌收蓄查山盱五壩分洩之路統計共
寬三百二十丈應速行堵閉已定於本月二十五
日開工限二十日堵竣其東清禦黃二壩向來拆
展至寬時東清壩不過拆至五六十丈禦黃壩不
過拆至一百一二十丈本年因湖水異漲兩壩既
全行拆去東清壩口門現寬一百十五丈禦黃壩
口門現寬二百零八丈卽運口頭二三壩亦被水

衝刷無存現在東清禦黃兩壩壩基以前水深二
三四丈不等水勢既深壩工全用柴鑲做以期堅
實未便仍照往年於霜降後始行辦理自應與運
口各壩趕緊堵築俾資攔蓄已定於八月初一日
開工限四十日完竣計兩壩收窄之時上游司家
莊壩工亦漸收窄黃水逼歸正河其流入張福口
引河者自必漸減則清口各壩均可按照定制察
看高堰誌椿存水尺寸酌留口門不使多有消耗
如此預爲收蓄不特現在司家莊漫口之水有所
頂托免致漾入湖中而湖水充裕兼可備明春敵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美

黃濟運之用至江西重運於十六日已全過周家
莊口門二十一日掃數渡黃北上目下水勢大定
所有運河各漫口除碧霞宮周家莊二處已經堵
閉其五孔橋二井等處亦卽分別堵閉補還原堤
務於回空船隻未到以前全行完竣以利緯挽且
水勢歸入河槽卽周家莊以下運河內間有淤沙
未經淨盡之處并可藉資衝刷深通其楊家莊運
口頭二三壩亦卽補築收束不使中運河之水或
有過耗
公偕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又奏言徐揚兩屬黃運

湖河前於六七月間大雨連旬上游水發異常盛漲處處盈堤拍岸當將毛城鋪天然開蘇家山滾壩峯山四開祥符五瑞二關王營減壩並下游高郵之南關車邏五里中新等壩次第啟放四路分洩而來勢湧急徐城誌椿仍長至一丈三尺五寸外河老壩口誌椿仍長至二丈三尺洪澤湖高堰誌椿仍長至一丈六尺三寸驟而且大大而且久兩岸水高堤頂均經搶築子堰攔禦今水落後查勘各處堤工經此大水刷掣殘缺甚多臣阿桂自浙江前赴清口復至桃源安東一帶上下履勘亦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奏

見黃運各河堤工實多有卑薄缺損之處伏查豫省新堤上年經河東河臣蘭第錫河南巡撫臣畢沅會摺奏請加培仰蒙

皇上發帑興修一律高厚堅整今歲經臨大汛安鞏無虞南河地處下游眾水匯歸一切堤工每年風雨淋漓車馬蹂踐易於剝蝕向止加高五寸僅抵清艘往來犁纜剝削不能會律加修此番異漲固屬僅見之事但兩岸堤工既覺卑矮兼多殘缺若不奏請增卑培薄將來水勢甚大仍屬可慮臣等公同商酌督飭淮徐道康基田淮揚道師彥公按照七

月初旬盛漲水痕先行分別擇要摺節估計茲據該道等面稟徐屬豐銅邳宿桃五廳黃河兩岸土工約估需銀十三萬餘兩揚屬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兩岸土工約估需銀十一萬餘兩襄河兩岸及揚河揚糧江防等處土工約估需銀六萬餘兩其高堰山盱一帶臨湖大堤為淮揚兩郡保障最關緊要節年仰荷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奏

皇仁詠歌

帝澤其堰盱舊石工并運口吳城等處磚工內伏汛以來間有浪掣數十段每段長數丈及十餘丈不等又高寶邵伯一帶今秋湖河連成一片西岸臨湖石工為風浪所擊亦多坍塌雖經委員隨時撻護將來亦應一律修補完整庶資捍衛約估需銀四萬餘兩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會奏查勘温口水勢情形分別先後酌籌堵築並將收蓄事宜豫行籌定一摺諸凡皆妥如所議行已於摺內批示矣至且力摺奏稱黃運兩河卑矮隄工

應行加培高厚及臨湖浪擊石工應行修補完整約估需銀三十四萬餘兩一摺修築隄岸原所以為河濱民生永資捍衛豈可惜費但期實工實料庶幾帑不虛糜該督等務勉力為之母使工員稍滋浮冒

二十七日

諭曰據寶光鼐奏親赴平陽查出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計畝派捐每田一畝捐大錢五十文又每戶給官印由單一張與徵收錢糧無異又採買倉穀並不給價勒派錢文蒞任八年所侵吞部定穀價與勒捐之錢計贓不下二十餘萬並據各生監繳出由單印票收帖各檢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甲

紙呈覽等語前據伊齡阿奏寶光鼐回省攜帶生監多人以為質証舉動顛狂且恐煽惑人心敢許抗告官之漸是以降旨將寶光鼐交刑部治罪今觀寶光鼐所奏又似黃梅實有勒派浸漁之事且有由單印票借票收帖各紙確鑿可據若不明白辦理不但不足以服寶光鼐之心且浙省現值鄉試生監雲集眾口藉藉將何以服天下輿論此事關係重大不可不徹底根究以服眾懲貪阿桂現已起程在途接奉此旨仍著回至浙江秉公審辦此時寶光鼐業已由浙起解阿桂於途次遇見即將伊帶回浙省以便質對此案若止派阿桂伊受

朕恩為大學士自不肯心存迴護但究係原審之人著添派閔鶚元會同審辦

八月初一日

諭曰阿桂前在浙省查辦今復令其前往斷不可仍執前見稍涉私嫌惟當以朕之心為心逐款秉公研訊俾貪員劣蹟一一審出置之重典所謂懲一可以儆百政體國法必當如此阿桂想必與朕同心也至阿桂於途次遇見寶光鼐時即遵旨寬其鞫問解去刑具告以朕意帶往浙省隨同查辦並著阿桂接奉此旨即速兼程行走朕惟計日以待也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甲

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覆奏接奉諭旨即於山東平原途次回程前赴浙江查辦黃梅貪贖各款一摺所奏俱與朕相合朕因此事數日以來屢懷不置阿桂等到彼時惟當秉公查審無難得其實在底裏現在寶光鼐查出之印信圖記字帖即係黃梅捐派確鑿證據阿桂等到彼即就此嚴切審究其虛實真贗無難立辨惟在阿桂等虛衷研鞠耳

是日公七十壽辰

諭曰阿桂現在清江會商辦理堵築事宜未免稍需時日

卽起身回京已過生日之期所有賞賜物件著留京王大臣卽傳伊子入內祇領

恩賜

御書匾額平格延祺

御製聯句耆筵錫慶高千叟雲閣銘勳贊上台盆如意絨結頂帽朝珠補褂蟒袍貂皮等物

九月初二日

諭曰阿桂於審辦此案完竣回程至行在覆命時計已屆朕出哨之期卽可同胡季堂辦理勾到事宜

初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諭曰蘭第錫奏請拆建閘座一摺內稱八閘內有六里石閘一座爲韓莊德勝兩閘擎托之關鍵閘牆蟄裂多有塌卸且過於低矮閘底高於河底應較舊製加高盆請移在舊基以上數丈另建等語六里石閘既經坍塌閘底淤高該督酌請移建自爲便漕起見但如此辦理是否於河道裨益及移在舊基以上是否足資擎托之處著阿桂於浙省審案完竣回京時順道至該處會同蘭第錫親行查看於蓄洩機宜更有裨益

十七日

公偕閔鶚元奏言嚴審寶光龜所參平陽縣知縣

黃梅勒借派捐各款均確實請

旨卽行正法奏入

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二十五日

公偕蘭第錫奏言臣阿桂於十九日過臺莊臣蘭第錫亦至該處會同履勘八閘金門俱令下板測量水勢深淺以定河底高下自韓莊至德勝張莊閘一帶地勢建瓴瀉急直下不能停蓄向於德勝張莊兩閘中間添建六里石閘一座以資擎托原製砌石九層高一丈零八寸視上下兩閘低至六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尺水小則收束濟運水大則漫塌順流於停蓄宜洩均有裨益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黃水經行全閘浸泡水中椿木灰縫多有損裂又因四十九年運河加深挑挖該處閘底高於河底以致閘底石面多已掀揭現在測量長河水深四尺六寸金門石底水深止三尺五寸舟行至此不無墊擱之虞自應將閘底落低二尺其自金門以下亦因底高跌落日深竟有至九尺餘寸者原舊閘基已成深塘難以釘椿安石必須於舊基以上數丈之內另行移建於形勢亦益無更改至臣蘭第錫原奏內所

稱添石七層共高一丈九尺二寸之處查六里石
閘係雍正二年所建嗣於乾隆二年漕臣因閘面
太低恐水溢時有碍糧船行走議請加高彼時河
臣以該閘雖較上下各閘低矮但河形直下山水
漲發溜勢過急若再加石數層則衝急堪虞酌議
於閘背用草加鑲數尺可資攔護推原從前籌辦
之意既藉此閘座以擎蓄上游之水不肯加高以
預備暢洩之路行之已久臣蘭第錫因該處為韓
莊德勝兩閘擎托關鍵必須加高始擎蓄得力而
用草加鑲旋鑲旋衝未免徒費歲修固屬實在情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閘

形但山水漲發宜洩亦不可不預為籌備自應量
加調劑庶不致彼此有碍臣等會商現在閘牆本
有一丈零八寸今另行移建應連河底落低二尺
共加石四層統計閘牆高一丈五尺六寸雖較上
下各閘尚低數尺而核之現在各閘金門下板存
水深者俱不過一丈有餘該閘既可收存水一丈
三四尺為數已屬相仿即使水勢加增不妨聽其
漫板下注至閘座業已加高兩層有餘設遇盛漲
恐不能如舊時暢達必須籌其去路該閘月河現
在僅容一舟行走相度形勢尚可展寬四丈每年

水勢漲發時開放月河既可暢行而閘座亦可不
致著重更無宜洩不及之虞其閘背加鑲草束亦
即可停止實為有裨無害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公又奏言臣前於八月赴浙時自清口起經過淮
揚一帶運河水勢均極充裕惟自淮安迤下至高
郵州以上此一段河水僅深三四五尺不等近因
各缺口及東岸涵洞滾塌概行堵閉水有收束臣
此番於途間親看探量現在各該處水深業有七
八尺至一丈不等未及一月而河底已刷深加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壘

再經今冬明春清水淘刷河槽自更可寬深高堰
誌椿現存水九尺七寸禦黃壩已做長一百五十
餘丈束清壩已做長七十餘丈此時清口及會黃
一帶水勢仍屬浩瀚臣已告知李世傑等將束清
壩口門甬寬二三十丈以資流行庶西北風作不
至高堰各工或有著重之虞俟司家莊漫口將近
堵合再視湖水之消長進築攔蓄而就現在湖水
而論明年重運經臨實足敷浮送斷不致復有阻
滯至堵築漫工據李世傑等告稱所有黃河漫口
四處除烟墩一處業經堵合斷流其李家莊一處

僅存口門一十一丈卽日亦可堵閉至司家莊漫口已做長一百餘丈因築壩進占斜帶挑溜現在溜勢已漸逼歸正河堵合尙不爲難按日計工九月內本可完竣緣上年淮徐等處被旱牛畜短缺料物不能由陸路多運徐屬船隻又少前咨豫省代僱船八百隻現止到二百餘隻料物未能堆積工程恐不能如期償辦然核計該工總可於十月初十以內堵築完竣不致再有稽延惟湯家莊地處下游徐屬所辦稽林運送該工程途更遠現飭將葦蕩營所產海柴先期採割堆貯水口撥運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渠

用計該工堵合之期較司家莊又須稍遲數日等語臣已面囑該督等務宜設法購運趕緊辦理俾漫工及早告蒞仰紓

聖主南顧之憂至臣所經淮揚各州縣俱經被水之區因本年附近豐收糧價極爲平減地方官現查勘災分分別賑卹閭里小民感戴

恩膏均不至失所甚爲寧謐再臣於拜摺後卽起程進京復

命奏入報

聞

十月初四日

公偕李世傑書麟李奉翰奏言查江省桃源境內河形從前由高家灣折至玉皇閣堤工前卽向東直至惠濟祠下會清東注近年以來順黃壩西北生有淤灘一道大河溜勢至玉皇閣堤工前卽逼向南厓靠厓抵順黃壩堤工木龍之後緊貼順黃壩向北折至陶莊新河始自西東會清歸海水勢紆折過多流行未免不能暢利勘至玉皇閣下河勢有向東北坐灣之處若於該處迎溜挑引河一道俾黃流從此直注順黃壩下木龍對過處所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渠

入陶莊新河東注會清形勢較爲徑捷臣阿桂四十六年由浙江進京順道至江省查看河道時卽與前任督臣薩載及臣李奉翰會勘本欲商辦維時因豫工甫經堵合冀望河流通暢順黃壩淤灘可以自行刷去是以暫緩詎知兩年以來淤灘不但不能衝刷且向外更加增長以致逼溜南趨今年順黃壩工愈形著重生險臣李奉翰屢次派員於灘上抽挑引河并切嘴順勢奈隨挑隨淤不能得濟臣等遍加訪詢並將上游一帶誌椿水勢消長尺寸冊檔互相比較至上年伏秋黃水長發惟

桃源境內存水較高今年亦復如此未必不因玉皇閣一帶河勢紆迴所致自應於該處估挑引河預備明年大汛時開放倘開放後大河涵勢全掣由茲東注則順黃壩一帶埽工盡可淤閉自更妥善卽或一時未能全掣而伏秋盛漲有此分洩之路桃源以上河水可免存積逼高之病亦為有益至該處雖係清河縣舊治本無城郭民居甚少今秋俱被水淹而自玉皇閣至中河南岸相去尙有千餘丈之遙所開引河果成黃流儘敷行走且中河堤工以南又有縷堤一道將來加高培厚并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聖

中間接築新堤四百九十丈卽可作為黃河北堤亦不致大滋勞費 臣等公同履勘再四熟商意見相同已派員先行勘估所有引河計長七百六十二丈河頭口寬六十丈河身河尾口寬四十丈深八尺至一丈八尺不等約需銀五萬餘兩奏入 諭曰本日阿桂到京與李世傑等公同列銜具奏玉皇閣下河勢向東北坐灣迎涵請於該處挑引河一道俾黃流從此直注由順黃壩下木龍對過處所歸入陶莊新河東注會清形勢較為徑捷等語此是極好機會卽當為者著交李世傑等妥協辦理

命管理兵部事務

是月回京

是年四月第二孫那彥寶擢三等侍衛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聖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受業 王 昶 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七十一歲

四月初八日

命著正黃旗蒙古都統

二十一日

命充殿試讀卷官

五月初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十一日

命教習庶吉士

六月二十六日

諭曰前據蘭第錫畢沅奏黃河水勢異漲南岸睢州下汛十三堡於六月初九日寅刻隄工漫水二十餘丈分瀆不過二三分本日據蘭第錫等奏稱漫口漸次場寬已掣瀆六七分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大雨傾注北風大作河水復又增長大瀆全注口門正河存水僅止一分現

在催趨承辦之員竭力上緊堵築等語是睢州下汛十三堡已成決口大瀆全掣不可無重臣前往督辦阿桂於堵築事宜屢經任使素為諳練呼應較靈著即馳驛前往睢州工次熟籌妥辦並即自京起程毋庸前來行在請訓

七月十九日

諭曰現在睢州下汛十三堡黃水漫溢已命阿桂前往河南會同蘭第錫等商辦堵築事宜因思蘭第錫等前奏漫口漸次場寬大瀆全注口門正河存水僅止一分等語是大瀆全掣正河此時早已斷流固應相度機宜趕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緊堵築但近年大河瀆勢日趨於南以致南岸堤工倍形著重今該處李六口引渠前經蘭第錫等開放時據稱刷去舊土山六七十丈則所開引渠較為得勢或從此可引瀆北趨未必非極好機會現在正河既經斷流何不趁此時將李六口引渠再行挑挖倍加寬深將來睢州十三堡堵合後俾大瀆順勢逼入李六口引渠形勢既為徑直且可引瀆北趨南岸隄工不致著重豈不甚善其舊土山既經衝刷七八十丈土性自鬆亦應趁此斷流之時將未經衝刷者全行剷去使將來合龍之後瀆勢直趨去南岸益遠更當暢順得力再南河雲檢

關外海口淤高曾經阿桂李世傑等酌量情形將二套地方開挖引河嗣經開放未能得力現據李世傑等奏洪澤湖自豫省睢州十三堡漫溢之後由淮入湖日漸加長現將東清禦黃兩壩全行啟拆俾由清口暢出歸海並將山盱五壩全行開放此時黃河全係清水等語洪湖水勢既經異漲自應即令由二套引河歸海但前此所開二套引河較窄若能挑挖深通並照原擬堆築子堰之處一律展寬俾資容納而引河頭亦可展向西首於就下之勢較屬順當使河內清水順注由二套引河入海即可宣洩湖水或能將二套引河漸加衝刷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成熟路則將來豫省合龍大溜仍歸正河之後清黃匯合竟可從二套引河下注歸海更為便捷倘溜勢未能全行逼入或再於三套舊走地方酌量建築攔黃壩一道約攔水勢使大溜全趨二套引河自更得力已於二套內皆用硃筆標誌此亦先事豫籌之一法朕偶因想及隨時指示其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著傳諭阿桂等於抵工後會同蘭第錫等熟籌妥辦

七月二十日

諭曰常青於勦捕事漫無主見不得把握朕轉增南顧之憂恐竟不能歲事現已諭福康安迅速前來行在面授

機宜馳在督辦矣阿桂素諳軍旅其意以為何如著抄寄閱看即就所見據實覆奏

二十三日

公偕蘭第錫畢沅奏言 臣阿桂奉

命前赴豫省督辦堵築睢州十三堡漫口事宜於本月初

二日自京起程十五日行抵工次當即會同 臣蘭

第錫 畢沅逐加履勘該處西首漫口業已掛淤

斷流現在大溜全由東首漫口下注緣時值大汛

上游疊次漲水以致口門刷寬幾有二百餘丈黃

水至此勢成入袖不便仍就隄頭進占辦理自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四

在外就厓岸築隄建壩進占堵合 臣阿桂再四察

看 臣蘭第錫等所定壩基形勢尚順且漫口以內

即係四十九年二堡漫水時黃流故道自堵閉以

後曾經受淤隄外地勢高於隄內不過數尺此次

漫水仍循故道而出流行不甚湧急形勢既定辦

理似尚易歲功其東西圍隄 臣蘭第錫 畢沅已

調派府廳州縣分段承辦因初十一等日連遇

陣雨隄工不免隨築隨隄日來天氣開霽在後雨

水漸少可以趕築完竣至將來壩工東首最為喫

緊是以 臣蘭第錫等將東隄頭退讓三十餘丈創

槽盤護擬俟兩壩壩基盤竣現在涵勢側重東岸應先於東壩進占不使灘面再有場寬其西壩亦酌進數占做至水深處所再察看情形以次進做所需料物於各工抽撥舊料而附近早種高粱已有收割者亦可隨時購買目下大工甫舉需料無多所有現到之料足資應用本年豫省秋成豐稔新稽麻蘇即日會律登場轉瞬白露晴霽日多各處道路乾燥料物源源運送臨期必能應手不致遲誤至此次引河係在河身內順勢抽挑雖不至如四十九年估辦土方之多但該處究係新河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五

時恐未能衝刷寬深且河南土性鬆浮鑲壓埽工不得不就近取土必須正河去路暢順庶堤工不至著重臣阿桂未到睢州以前臣蘭第錫臣畢沅已派員估挑計自河頭新築土壩以東直至商邱河尾止估挑引河連抽挑引溝共長九千七百六十丈共土一百八十餘萬方此次估計係按現在大河水面及從前河底比較測量將來開放引河可以過水七尺委係應辦之工業經酌委州縣六十餘員分段承辦並先令挑出十丈子溝一道掣放水平庶地勢以次就下啟放時大涵可以暢順

直達所估土方亦俟子溝挑竣應行加寬時再爲斟酌增減核實辦理此時大河涵勢緊靠引河頭坐灣仰蒙

皇上硃筆標識於西壩進占斜向東北接築挑水俾大涵逼歸正河將來啟放時引河掣涵必更得力兩壩自易於堵合臣阿桂與臣蘭第錫等惟有遵照指示機宜督率在工文武員弁妥協辦理於催趨之中仍寓慎重務期壩工步步穩實引河節節疏通一舉蕙功上抒

聖主厘念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木

論曰此次漫口卽係舊時黃河故道內外地勢相去不過數尺辦理當易爲力所估挑挖引河自應如所奏辦理前因想及蘭陽李六口引渠開放時將舊土山刷去較爲得勢會諭令阿桂等會同商酌或將李六口引渠再行挑挖寬深將來漫口堵合後可以引涵北趨使南岸堤工不致著重今阿桂等估挑引河雖在李六口引渠下游但李六口引渠前此原因蘭陽十四堡埽工險要而設今既經開放得勢自亦應再加挑挖使將來大涵順勢逼入引河相離南岸稍遠是亦保護隄工之一法不知辦理及此否仍著阿桂等酌量情形是否可以次

第施工之處熟籌妥辦據實覆奏

二十九日

公奏言臺灣西臨大海東憑大山大山之東係生番居住為人民所不到迤西之麓則現為賊匪占據官兵進剿勢須仰攻無由察其虛實而賊眾居高臨下且其中如水沙連虎仔坑斗六門等處南北在在可通是以伺官兵之隙前邀後截四出滋擾若徒發兵堵禦則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將緊要地方如郡城諸羅鹿仔港等處先為駐兵防守再選可戰之兵二三萬擣其巢穴惟臺灣現有兵丁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七

除分守府城等處外為數無多且其中亦少可用之兵勢不得不增添兵力現奉

旨令福康安前往督辦應令先行通盤籌畫臺灣現有兵丁若干尚須添兵若干及檄調何省兵用之得力或竟調慣於跋涉山路之黔楚兵各一萬合之粵兵萬餘兵力充裕賊必指日授首奏入得

旨俟其到時自當詳酌

八月初九日

諭曰據藍元枚奏追剿西螺賊匪情形一摺雖非大勝亦可稱兵威稍振現在各處添調之兵已經齊到著抄寄

阿桂閱看即就所見詳悉覆奏

二十二日

公奏言酌擬厚集兵力設法進攻奏入報

聞

二十五日

諭曰常青等辦理臺灣剿捕事宜因循遲誤今福康安馳往督辦所有福康安兩次原摺抄寄阿桂閱看阿桂更事甚多其意以為何如並著即據所見覆奏

九月初七日

公奏言酌擬大兵進剿似宜扼其要害不必拘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八

一路當分路前進使賊人左支右絀庶易掃穴擒渠

諭曰阿桂酌籌臺灣事宜一摺已令福康安迅速前進悉心調度鼓勵將弁以振兵威而寒賊膽所有各摺及先後諭旨仍抄寄阿桂閱看

九月初七日

公偕蘭第錫書麟畢沅奏言引河工程業有十之八九初十以前總可一律完竣如估驗收大河漕勢本由引河頭坐灣下注等恐水落歸槽漕勢或有更變因將西壩遙上

硃筆指示之挑水壩趕緊鑲做挑溜北趨現做出六十餘丈察看大溜直逼引河頭該處河崖日見塌卸測量內外已有就下之勢將來壩工收窄水勢蓄高其挑水壩又接長做出必更得力至兩壩口門上月中旬具奏時存寬已在一百丈以內臣等畱心察看大河水勢自秋分以後雖已不見增長而水力尙未甚減此次東壩著溜較重必得層土層柴追填到底而西壩迴溜亦大金須盤壓堅實不使稍畱罅隙庶合龍時可期穩固連日兩壩又做出三十餘丈此時口門存寬不過六十餘丈現仍相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九

機進做一俟霜降後水力稍綿卽分投趕進埽箇晝夜加工不使口門收窄時衝制過深而就目前情形九月以內似可歲功奏入

諭曰佇候合龍佳音

十八日

諭曰李侍堯奏援應諸羅一摺計此時福康安自可卽日前往諸羅合兵進擣所有各摺並所降諭旨抄寄阿桂閱看至豫省漫口前經阿桂奏霜降後水力漸綿卽可趕緊歲功何日堵築合龍之處據實覆奏以慰屢念

二十七日

公奏言勦捕事目下總以打通諸羅爲要使官兵聲勢聯絡相機勦辦奏入

諭曰節經降旨令福康安速由鹿港前往諸羅與柴大紀會合攻勦所有各諭旨一併抄寄阿桂閱看

十月初二日

公偕蘭第錫書麟畢沅奏言九月二十三日晚間北風大作至二十四日一晝夜不止二十六日又連夜北風水勢全向金門湧送堆高臣等飭令工員倍加小心進做二十七日東壩復下埽箇金門存寬三丈餘尺俟迨壓到底長高壩臺卽日掛纜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十

合龍詎金門收窄兼之連日北風水力猛悍壩前水深原止三丈餘尺至二十七日卽深至五丈西壩下首迴溜尤大臣等督飭工員分投鑲壓料土雲集無如隨鑲隨墊至二十八日寅刻西壩壩臺陡陷捨鑲不及衝失兩埽並往後掣去坯鑲數層此時口門計走失並原存共寬不過十餘丈而引河溜勢東注似尙無虞淤墊但因水勢驟掣一時不能乘舟細加探量現將壩頭裹住俟口門水勢畧緩卽設法探試如河底平淨可以施工立卽趕緊進做臣等斷不敢因壩工稍有衝塌卽生畏縮

之見奏入

諭曰待之數日早虞有此祇可盡人力以俟

天神之佑勉為之

十月初二日

諭曰阿桂等奏豫省睢州壩工因二十四五等日北風大作水力猛悍壩前水深五丈西壩下首迴瀆尤大分頭鑲壓無如隨鑲隨墊西壩壩臺陡陷搶鑲不及衝失兩埽並往後掣去坏鑲數層現將壩頭裹住俟水勢畧緩即設法趕緊進做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前據阿桂等奏引河開放順利壩工於二十六七兩日可以合龍乃待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十一

至數日尙未奏到朕正慮口門收窄或致塌陷之事今因連日北風水勢全由金門湧送堆高致塌工復有墊陷合龍又未免稍稽時日幸衝塌不過十餘丈引河瀆勢暢達無虞淤墊施工尙易為力阿桂等惟當督率在工各員俟水勢畧定即上緊設法鑲做務宜下埽追壓到底工程穩固以祈

天神

之佑尙日合龍副朕軫念河防至意仍即將數日內口門水勢及鑲做情形隨時覆奏以慰廑注

初五日

公偕蘭第錫書麟畢沅奏言前西壩走失埽箇

臣

等督令在工員弁立將埽後掣去坏鑲處所趕緊紫鑲現已鑲做完整打量埽前水勢雖覺刷深尙無高下懸殊及河底不淨之處俟壩臺長高即於初二三日進下埽箇引河於二十八日壩工衝塌時瀆勢漸掣未免平緩二十九日金門水勢稍定引河即暢順東注至三十日引河下游除底水九尺外復長水二尺流行迅駛掣瀆約有五分向後兩壩多進一埽引河即可多添一分之瀆合龍以前大瀆仍可全掣歸入引河金門現寬十丈餘尺豫省土性浮鬆水深四五丈尙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十二

神靈默佑所致殫竭人力層土層柴總可追壓到底慎重前進計算亦不過十日之功奏入

諭曰好佇聽佳音速奏來

又

諭曰本日據恆瑞奏帶兵前抵鹽水港聞知魏大斌蔡攀龍到諸羅後賊匪仍將道路阻梗現在必須將鹽水港各處附近賊匪剿除淨盡始能進兵前往諸羅等語所有昨日今日所降諭旨及恆瑞柴大紀各摺一併抄寄阿桂閱看阿桂於軍機之事素所熟諳就現在情形而論如有所見即當據實覆奏至豫省漫工昨據阿桂奏

約於二十六七日可以掛纜合龍日內可以蒞功竣事
佇盼佳音

又

諭曰本日據福康安奏到商辦情形所見尙得要領著抄
寄阿桂閱看伊意以爲何如卽就所見據實覆奏

初七日

公奏言計福康安到廈門蚶江一帶揚帆逕渡兵
力宜先於鹽水港等處廓清後路再飭官兵由大
甲溪尅期夾攻庶可得手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籌辦臺灣勦捕賊匪情形一摺所見與朕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七

畧同現已將一切機宜詳悉指示福康安辦理仍將本
口奏到之摺并諭旨抄寄阿桂閱看至漫口何日合龍
佇俟佳音之至

十一日

公奏言酌議官兵打通諸羅或由鹿港直攻大里
棧賊巢或另分一路由虎仔坑據高臨下夾攻庶
我軍俱得聲勢奏入報

聞

十五日

公偕蘭第錫書麟畢沅奏言睢州十三堡漫工

等於初四日兩壩復各進一埽金門收窄水勢湍
急異常兩壩上首邊埽先後陡蝕幾與水平而西
壩壩身亦屢經蝕陷等督飭工員立時搶鑲幸
未走失初六日亥時東壩又忽平蝕十餘丈壩頭
出水原高一丈八尺者出水僅有四尺等督令
工員連夜搶鑲隨鑲隨蝕晝夜不遺餘力初九日
始定南壩鑲做高厚金門存寬三丈餘尺而引河
自初六以後連日長水又值南風吹送大溜全行
掣入流行如駛等察看必須乘機亟行堵合隨
於初十日掛纜合龍仰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七

天神嘉佑

皇上洪福天氣晴和入夫踴躍料土雲集至十二日金門
以上業經漸次停淤伏查此次堵築漫口荷蒙
聖明指示於西壩迤上建築挑水壩一座挑溜北趨該工
共做長一百六十餘丈極爲得力是以九月二十
八日西壩衝失埽箇後引河壘未淤墊嗣金門收
窄大溜仍全行掣入雖南壩連次陡蝕金門內水
深七丈以外幾經危險而竭力搶鑲幸保無虞得
以合龍歲事等慶幸之餘倍深欽佩至大壩連
壩臺共長一百九十餘丈寬十二丈已屬寬厚其

上下首邊埽亦經連接鑲做足資防護現在祇須於壩後趕澆土餼金於壩內跌塘以下由東西灘上接築土壩一道以為重門保障此外無須籌辦善後工程再臣阿桂即於十三日起程回京復

命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河南睢州十三堡漫工晝夜鑲築於初十日掛纜合龍至十二日金門以上業經漸次停淤等語以手加額覽之此次睢州漫口命阿桂等前往會同蘭第錫等上緊堵築嗣因兩壩水勢湍急屢經墊陷阿桂等督令在工各員連夜搶鑲不遺餘力得以尅期蕙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三

阿桂蘭第錫畢沅書麟均著交部議叙其餘在工出力大小文武員弁著蘭第錫畢沅查明具奏交部分別議叙

恭錄

御製詩

大學士阿桂等奏報睢州隄工合龍詩以誌慰

蘭陽引酒奠三年河南儀封北岸曲家樓於辛丑七月次於青龍岡遙上自蘭陽至商邱添築南隄一道開挖引河以禦正河大濇乃於癸卯三月合龍至甲辰八月開州河二堡新堤雖偶有墊陷而大濇未掣旋即堵築歲功是河南自癸卯至丙午三年之中黃河實為順軌瀕河居民共欣安今歲時行隄復穿今歲大雨時行黃河異漲據河臣

堡原無埽丁處開口至二百餘丈大濇全注口門仍由四十五年及四十九年漫水經由寧陵商邱一帶繞道至亳淮河入自媿治河無善策惟屢歸壑免災延重臣特遣緣心篤諸吏同勤勉力宣兩盼佳音幸獲一仍希瀛海捷音連州漫溢後於七月初即命阿桂前往會同蘭第錫等疏導引河時擊流更為得力節次具奏堵築情形於本月初十日掛纜合龍至十二日金門以上業經漸次停淤工程實為穩固覽奏深為慶慰惟是數月以來盼望臺灣剿捕匪徒文堵築兩處佳音宵旰兼懷今合龍之信已得而安海蘭察等當已前抵鹿仔港所調之四川貴州等省大兵亦可相繼渡海惟冀上蒼眷佑速擒逆首平定海疆捷音隨到以紓望耳

二十二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未

諭曰據李世傑等奏勒估臨湖風損磚石各工內高堰山盱揚河揚糧等廳屬估需工料銀二十餘萬兩又於揚糧廳屬三溝開逸下創築西隄一道估需銀二萬餘兩請就近於淮揚關庫撥項興修等語本年豫省隄工漫溢江南下游各工並無險要處所雖洪澤湖承受豫省漫溢稍覺旺盛衝塌隄口甚小不過三四處隨即堵合何致磚石各工俱行塌卸估修如許之多且三溝開逸下一帶從前並無隄岸該處民田廬舍向來作何保障目下何又亟欲築隄恐係江南本年黃河工程平穩工員等無可開銷藉此修理隄工為影射冒銷地步亦未

可定現在德成前往浙江查勘海塘經由江省原可即派伊順道閱看但伊於工程雖爲諳習而於河務情形究未熟悉又復自是多事茲豫工業經告竣阿桂昨已回京起程著傳諭阿桂接奉此旨不必來京即由該處馳往江南會同李世傑等將高堰山圩等工是否在保固限外其揚糧揚河各工是否應行修補之處確切覆勘其西岸三溝開迤下是否應需添築西壩之處難以懸斷亦著阿桂一併查明據實具奏隄工原爲保護民生如果有必應修築之處朕豈肯靳惜帑金不行修辦倘所奏各工無關緊要徒爲工員影射冒銷地步自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十七

據實奏明停止辦理所有李世傑等奏請動撥淮揚關庫一節阿桂查若應辦即照所請與撥咨部知之其李世傑等原奏及圖樣著一併抄寄阿桂閱看

二十三日

諭曰昨據李世傑等奏勘估臨湖風損磚石各工又請於三溝開迤下創築西壩一摺已降旨諭令阿桂即於途次前往會同李世傑等確切履勘矣本年高郵邵伯一帶因洪澤湖受豫省漫水稍覺旺盛衝塌堤口磚石各工或間有塌卸該督等奏請勘估修補尙屬事之所有阿桂到彼勘明如果實係風浪撞擊工段殘缺必須興

工修築自應覈實辦理然其間尙應查明保固弗保固之別至該督等所奏三溝開迤下創築西堤一道似可不必該處從前本無隄岸凡遇水長年分民田廬舍亦俱保護無虞何以此時忽議添築且一經添建隄工則每年即須有歲修等事尤易啟工員冒濫支銷之漸况建築隄工原以防水勢漫溢而今歲高郵邵伯一帶漫溢之處俱有隄岸則三溝開迤下即添建隄工恐仍屬有名無實不可不切實查勘妥爲覈辦此事德成現赴浙江看視海塘原欲令順道閱看但德成於工程雖爲熟悉而於河務情形究未諳悉且素性偏執不足服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十八

若令前往伊以爲不應添建外人未免疑其有心迎合而朕亦即慮其有此若伊以爲應須添建朕又不能深信阿桂於河工素爲諳練今往履勘如係不應興工據實奏明可以折服衆論倘以爲必應添建朕亦可以無疑是以必須阿桂查勘方得確實但阿桂甫由豫省工竣起程今又中途派往現在正值寒冷之候往來跋涉朕心深爲軫念著賞御用貂尾暖冠一頂以示體恤阿桂到彼務須將該處各工應否修建之處會同李世傑等詳悉履勘據實具奏

二十四日

諭曰前因東省運河有大修小修之例本年曾經發帑興挑自當毋庸再行疏濬已節次降旨諭令蘭第錫等會同將該處運河及支幹各河詳加履勘今據長麟奏於二十日自省城赴臨清會勘等語現在阿桂前往江南查看臨湖磚石隄工經由東省著傳諭阿桂自行酌量或即順道前往該處先將曹濟一帶運河逐加察勘或於查辦江省隄工事竣回程時到彼履勘亦無不可但蘭第錫等此時業已在臨清會齊阿桂即由直隸順赴該處先行會同伊等將運河及支幹河渠詳細履勘是

否一律深通無須興挑抑間有停淤尚應酌量疏濬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九

處查明確實具奏所有節次寄蘭第錫等諭旨及奏到各摺抄寄阿桂閱看再昨據會吉保奏到帶領官兵援應諸羅於九月十六日在麥仔藁與賊匪打仗得勝收復笨港各情形朕心稍慰著將會吉保原摺並所降諭旨一併抄寄阿桂閱看

二十五日

公奏言本月二十三日保定途次接奉

上諭以李世傑等奏勘估臨湖風損磚石各工令臣馳赴

會勘查隄工原為保護民生如果必應修築

皇上從不稍存斯惜若無關緊要豈容工員等從中影射

冒銷今李世傑等所奏各工內高堰山盱揚河揚糧四廳磚石工段是否被風浪擊損應行修理無難一目了然其保固年分已未滿限亦皆有冊可稽至三溝開逸下一帶從前金無隄岸民間田園廬舍作何保障目下何以又須創築西隄臣於二十四日即由保定取道河間府前赴江南容俟到彼確切履勘再行據實具奏奏入

十一月初十日

公奏言臺灣賊匪勢已窮蹙酌擬廣為招徠善良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十

向義勦撫並用分別辦理奏入報

聞

十一日

命提訊安徽太湖縣民婦胡氏費氏控告監生李盛廷串

通縣役刑逼伊夫詹國楚身死事

公偕蘭第錫長麟和琳奏言臣阿桂接奉

諭旨令於前赴江南勘工之便順赴東省運河會勘查核

確實具奏臣行抵東省當即取道於沿河一帶會

同臣蘭第錫等詳細履勘緣東省運河韓莊及江

境邳宿等處俱以微山湖為水櫃從湖口雙閘而

出專濟韓莊迤南運道至韓莊迤北係資汶水由南旺分水口而出兼濟南北其南旺塘河因分水口之水自各山而下源源不絕又該處地勢最高上下兩閘啟閉尤嚴每歲停淤甚厚而汶水北流一遇衛河水長不能抵禦倒灌入口臨清塘河亦易受淤且每年秋汛內山泉出運水挾沙行如濟寧彭口暨大泛口等處每發水一次則淤墊一次非加挑挖重運經臨慮致淺阻而限期急迫所設額夫不敷分挑不得不募夫挑辦此運河大小挑之所由設也本年運河一帶雨澤優沾曹單支幹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各河疏濬深通微山湖收水已逾定制湖口雙關出水較大奔騰下注雖以大泛口等處素號沙壘難挑亦因微湖水勢暢達大資滌刷河淤較少而汶泗諸水來源旺盛臨清塘河既未倒灌濟寧塘河亦停淤甚薄臣等復溯查運河水大之年挑工必少如乾隆四十六年豫省曲家樓漫口時濟寧以南水勢浩瀚四十七八兩年內即未經興挑本年運河水既充裕無虞淺澁自未便仍照向例大挑致滋浮冒臣蘭第錫前與阿桂言及此事今臣等復奉

旨會同查勘臣等再四勘度必得及時挑挖庶明年無碍

運行查向遇大挑之年除將額夫儘數調派挑挖尙須動用銀一萬七千二百餘兩今止將南旺鼓口二處確切估計於額夫分挑之外實需用銀三千六百二兩零比向年少用銀一萬三千六百餘兩所有挑夫工價仍照向例交地方州縣召募承挑官員亦無稍冒濫至南旺所築大隄係在運河東岸分水口之內蓋冬令以前汶水正資濟運不能多爲收蓄是以必俟回空全過濟寧方可於分水口內築壩收入蜀山馬踏等湖以備春間開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三

鋪水之用金於春夏汶水稍有弱時宜放以資接濟該湖水誌以一丈一尺爲率現在湖水較定誌高二尺四寸是該壩藉以截取汶水原非專爲挑工而設自應仍行堵築况每年堵壩興工之時已及深冬守凍之候維時不煞壩舟楫亦不能行走臣蘭第錫等現復派員於沿河上下曉諭各船戶上緊趨行儘數趕出開河俟臨清北河凍合之時再行築壩不致稍有阻碍奏入

諭曰諸凡皆妥依議行

二十五日

公偕李世傑李奉翰奏言前臣李世傑等奏估修高堰及臨湖風損磚石各工金於三溝開迤下創築西隄一摺奉

旨令臣阿桂馳赴江南會同臣李奉翰確切履勘臣阿桂

於十一月初十日渡黃勘得高堰山圩揚河揚糧四廳所屬臨湖磚石工程殘缺塌卸處所甚多而揚糧一廳因湖水匯注下游該處西岸隄工係屬頂衝不但磚石椿木多致衝失無存即石後尾土金經汕刷缺陷其東岸磚石工段亦間有掣卸察看兩岸居民房屋水痕并詢之濱湖人民僉稱本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年夏秋湖水大漲六七八等月復連遇西北風暴是以臨湖磚石工段多被撞擊殘損等語隨將各廳營估銀工段逐一丈量所開場卸尺寸層數均相符合其高堰山圩二廳工程曾於乾隆四十五年改磚為石間段興修該工已在保固限外嗣後惟五十一年擇要修補一次所修之工高堰止七丈山圩一廳二百九丈五尺此內現共塌卸四十三丈因保固未滿業經臣李奉翰等著落原辦之員賠修至揚河揚糧二廳磚石段落年久未修本多殘損五十一年又值湖水盛漲碰塌倒亦

會擇要修補所修之工揚河一廳止三百四十三丈揚糧一廳止七十三丈三尺此內現共塌卸三十七丈七尺亦經臣李奉翰等著落賠修凡賠修之工均已於請修冊內開除臣等覆加稽核實無影射浮冒情弊應請照臣李奉翰等原奏即行派員分段承辦限於明春桃汛以前一律報竣俾資抵禦至三溝開迤下添建西隄一事臣李奉翰等因此兩年湖水盛漲該處河湖相連汪洋一片車邏南關等壩既未便輕啟而運河東岸隄工又在在卑薄邵伯一帶民居稠密一遇風浪鼓盪尤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可虞是以擬於三溝開迤下添建西壩十五里俾東隄有所攔護庶可不致受險今臣阿桂到彼會同再四察看目下邵伯對岸灘面全已涸露是該處地勢本高在水小之年固無需隄工攔束若湖水漲發自當使之暢洩方不致壅遏為患伏思湖水必以漸而長邵伯以下歸江之路不遠水勢本可以隨長隨消然遇異漲消少長多尙至拍岸盈隄茲若添建西隄橫加攔截湖水必致蓄高口愈窄則力愈猛西隄一有疎虞東隄亦難保守恐潰決尙不止此在臣李奉翰等原議時將各支港水

口畱出不築本亦為湖水分洩之路但各水口共寬不過四十丈究不及現在十五里之廣濶足以暢消臣等公同面商金虛心體察上年秋汎以前高堰誌椿原存底水四尺六寸迨伏秋大汎長至一丈五尺六寸維時高寶諸湖因正值五十年乾旱之後底水本小而車邏等壩又全行啟放是以此一帶隄岸未至衝決今年高堰誌椿伏汎前原存底水五尺九寸迨伏秋大汎長至一丈三尺三寸又有豫省漫水滙注洪澤湖由五壩分洩而高寶諸湖底水復大車邏等壩未經啟放是以三溝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謹

開誌椿長至一丈九尺水勢不能速消邵伯上下隄工遂至著重此兩年連值盛漲原非常有之事且湖水蓄高亦足為患似不如仍循其舊較為穩妥應將創建西隄之處竟行停止奏入

諭曰高堰等處隄工既經阿桂勘明俱係擇要修補自應照李世傑等原奏即行派員分段承辦限於明春桃汎以前一律報竣以資抵禦至三溝開迤下添建西隄一事前據李世傑等奏到朕即以該處從前本無隄岸凡遇水漲年分民田廬舍亦俱保護無虞此項隄工似可毋庸添建當經降旨令阿桂詳悉查勘今據阿桂勘明

具奏以該處若添建西隄橫加攔截盛漲時必至湖水蓄高口愈窄則力愈猛西隄一有疎虞東隄亦復難保恐潰決尙不止此等語是添建西隄實屬毋庸辦理之事看來竟係李奉翰輕信屬員之言遽議添建為藉端冒銷地步此等情節不能逃朕洞鑒也再昨據海祿奏奎林各款豈可復膺伊犁將軍重任但奎林與阿桂同在金川一處有年今如此行為實出意料之外將來如果質訊得實朕亦不能以其曾經出力稍存寬縱阿桂意以為何如據實奏聞勿得稍存迴護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一

奏

御製詩

命大學士阿桂往河南踏勘應修各工及不必新築之隄工奏到詩以誌事

禹貢無隄字行其無事所已成那容廢本無奚用瓊河臣欲增隄意以為弗可重臣命往勘練事老成妥補舊信皆當增新議相左前閱李奉翰所奏請估修高堰及臨湖風隄一摺予即擬添建西隄事不可行因命阿桂馳赴江南會同確勘據實具奏茲據阿桂奏高堰山阿揚糧揚河南屬所屬臨湖磚石工程損壞甚多金將未滿保固各工段逐一按册勘驗除應修之工已於請修册內開除外尚無影射浮冒情弊自應照所請分段添建西隄之處察看目下邵伯對岸灘面全已涸露是該處地勢本高在水小之年固無須隄工攔束若湖水漲發方將使之暢洩若更添建西隄十五里橫加攔截湖水必至蓄高即

使如原議將各支港水口畱出不築然各水口寬不過四
 十丈究不及十五里之廣濶水口愈窄則水勢愈猛西隄
 一有疎虞東隄亦難保守應請湖中那施工取土勞負荷
 停止建築繪圖貼說煩為明瞭湖中那施工取土必於他處
 予以為李奉翰即欲就高處築隄而取土取石必於他處
 其費不貲况云畱出支港則又與不築隄同而夏時盛漲
 反致壅水潰隄設值夏漲時蓄水虞致禍其見實達理諒
 實不可行也

非將順義向著知過論類此弗為哿大凡修隄塘必附
 欲於湖中建築長隄施工既難而橫中攔截湖水蓄高轉
 以滋害阿桂老成練達所奏於事理甚明金非將順予意
 而為此強詞也予向著知過論謂工作之不可已者當仍
 酌行之介於湖已不可已之間者率已之而已如所奏估
 修高堰及臨湖風損磚石各工所謂修廢發湮有害則河臣
 是皆不可已者至創築西隄不惟可已且慮有害則河臣
 之請更覺而予更思之此事如觀火河臣意別屬蓋請南
 無謂耳西隄之不應築事本易明河臣何至冒昧陳奏度其
 巡舸意不過藉隄成之日可以奏請南巡冀邀恩澤不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同日

公奏言 臣前奉

諭旨所有李世傑等奏請動借淮揚關庫一節阿桂查若

應辦即照所請與撥咨部知之欽此仰見

皇上屢念要工一經核實即准動項俾得及時趨辦 臣阿

桂現遵

旨會同確勘除三溝開迤下停止添建西隄外其修理高
 堰山盱揚河揚糧臨湖磚石各工共需銀二十三
 萬三千餘兩已札知淮揚兩關先行預備俟奉
 硃批允准即就近撥用奏入報

聞

十二月初五日

諭曰據阿桂奏秉公覈議奎林一摺海祿所叅奎林各款
 以奎林酒醉肆行尙屬事之所有至受賄入已一節稍
 有疑似奎林果係婪贓入已海祿業經將奎林叅劾豈
 有不乘勢刻查以實其前奏今許久未見續叅看來自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三

屬疑似但奎林究屬性躁醉後肆行毀棄佛像并索取
 罪人銀兩修工金未具奏此即伊之罪也伊犁係新疆
 總匯且通外藩部落凡蒙古部落敬重佛法如此性情
 豈可復任將軍尙奎林尙無婪贓入已等弊當從寬以
 家法示懲作為藍翎侍衛令其効力贖罪金非尊重佛
 教將伊辦理過甚也著傳諭阿桂知之

十一日

諭曰據工部奏覆核李奉翰等題報黃運兩河各處漫工
 堵築用過工料錢糧內司家莊等處漫工例多用銀七
 萬七千二十一兩零殊屬不合請著落該督等及承辦

各員賠繳此次南河司家莊等工非若豫省堵築漫口大工可比卽水勢湍迅需用物料緊急較之尋常歲修搶修自未免稍有加增亦當定有限制况乾隆十八年以來成案可循似非創見著將工部原摺發交阿桂閱看卽將所駁情節詳悉查明有無浮冒等弊據實具奏再行交部核辦如查無弊端嗣後南河如有堵築工程所用物料如有加價總當以歷年辦過成案核定數目爲準不得再有加增以杜浮冒亦屬可行將此諭令知之

二十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元

公奏言 臣接奉

諭旨令查核工部議駁司家莊工程一摺 臣查黃河漫口非運河可比其堵築時不得不多調兵夫晝夜趕辦飯食燈燭在所必需且從前俱准銷有案其多用繩橛以及蔴價加增之處詢因司家莊開工較早購運稍難又該處河湖相連水勢湍急所下埽箇全賴多加繩橛以期穩固亦屬實在情形伏思近年物價增長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而堵築漫口當水深湍急工程喫緊之際進占下埽所用繩橛有較定例多至數倍者此 臣

在豫省節次目擊卽江省歷屆堵築漫口如老壩口等處係高晉等所辦其報銷冊內亦曾聲明繩橛畱極各項逾限多用是此次司家莊報銷冊係循照成案辦理誠如

聖諭似非創見况老壩口工長僅八十九丈共銷銀十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司家莊工長二百九十二丈共銷銀十六萬八千九百餘兩以丈尺銀數互相比較尙屬有減無增 臣確加查核尙無浮冒情弊所有多用銀兩現議著賠應候

諭旨遵行外至堵築工程需料緊迫較之尋常歲搶各修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二 幸

原不免隨時酌增然江省土性堅實與豫省到處沙土鬆活者不同豈容相率援引致滋流弊自當查照本省成案定以限制查江省自乾隆十八年以來堵築漫工如張家馬路韓家堂陳家道口老壩口郭家渡等處均有例外請銷銀兩自五萬至二三萬不等張家馬路多用銀五萬一千餘兩係奏明全行認賠其餘如韓家堂陳家道口老壩口郭家渡報銷除賠四之外逾例請銷銀皆不過二萬二千餘兩及二萬六千餘兩應請嗣後該省如有堵築工程或遇物價本昂期限緊迫或如老壩

口之頂衝迎溜水勢湍悍或如司家莊之河湖相連風浪掀播實有必需例外多用之物准該督等豫行奏明於報銷時據實開報除賠四外總以二萬二千餘兩為率毋許再有加增其尋常口岸仍不得引以為例奏入

命軍機大臣會同工部議奏

同日

公奏言 屢於清口過遞臺灣文報知大兵直抵諸羅殺賊解圍廓清道路并節次奉到抄寄

諭旨奏摺始得備悉該處剿賊情形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三

諭曰阿桂奏福康安在嘉義縣解圍殺賊開通道路進攻斗六門屢次得勝一摺福康安於攻克斗六門即統兵直搗大里枝賊巢亦經福康安奏到惟賊首林爽文又逃入內山昨據孫士毅奏到據稱林爽文於十二月初十日前已就生擒其信自當確實但尚未據福康安奏報倍為焦切阿桂審案完竣業已起程著將節次所降諭旨及孫士毅奏摺一併抄寄令阿桂在途閱看

公又遵

旨奏柴大紀功罪情形

諭曰據奏柴大紀功罪情形一摺此案柴大紀種種款蹟

福康安等雖未奏明近提訊任承恩據供大概情形多係屬實應俟福康安李侍堯詳悉查明據實參奏到日再行核辦

二十九日

公奏言審明太湖縣民婦胡氏等聽唆誣控即於二十九日拜摺後起程回京復

命奏入

命刑部議奏

是年孫那彥瞻摺

乾清門侍衛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二

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二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七十二歲

正月初六日

公奏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臣前奏事報匣遞回蒙

將福康安具

奏解圍殺賊開通道路及進攻斗六門情形各摺並

寄信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諭旨抄錄寄臣閱看查臺灣自逆匪林爽文滋事以來已

將一載

皇上宵旰縈懷無時或釋臣於抵清口後因該處距驛站

不遠諭令該縣遇有臺灣文報過境隨時稟知十

二月初三日據稟有由京寄福康安海蘭察印封

一件外附有恭貯

恩賞寶石帽頂匣一個

龍褂匣二個同李侍堯報匣一併發回臣以為自係

福康安到臺灣後所向克捷李侍堯近在泉州先

行人

告是以有

恩賞之件隨報寄往乃自初三以後總未見福康安報匣

遞過正切盼望十一日據稟接遞福康安報匣三

個內一個傳牌上註明大兵直抵諸羅殺賊解圍

廓清道路等語二十一日又據稟接遞福康安報

匣一個係斗六門拜發臣心不勝欣慰當於二十

一日附摺奏

開茲跪讀節次

諭旨並

硃批奏摺始得備悉該處剿賊情形臣私心揣度賊眾既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紛紛逃竄不久自可蕺功二十四日又據稟有福

康安報匣二個過境俱在大里杙拜發是大兵業

抵賊巢况據李侍堯奏賊目李七畏罪歸順願送

妻子為質福康安又密購賊黨令其接應擒獻諒

林爽文等罪惡貫盈亦斷不能倖逃顯戮矣臣以

手加額無任懽欣伏念此事先因黃仕簡等因循

貽誤嗣常青等至彼亦未能得手蒙

皇上聖謨獨運

特派福康安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前往

面授機宜復荷

先機燭照

諭由北路前進并於調兵運餉各要務預為籌備

指示周詳茲福康安等前抵鹿港未及一月即已直搗賊

巢從此自北而南沿山搜剿已據上游敗殘餘賊

掃蕩即在旦夕皆由

睿算如神用能膚功迅奏而福康安等仰叨

任使得以稟承

聖訓爰速竣事共受

渥恩臣慶幸之餘倍深欽佩再臣拜摺後即起程回京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入報

聞

是月回京

二月臺灣平

諭曰大學士阿桂夙興夜寐一體宜勤著交部議叙紫光

閣圖形二十功臣像

恭錄

御製贊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勤外守中未恆亮功馳谷軍務志每予同歸朝襄贊剪逆

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去歲在山莊籌辦臺灣軍務其時阿桂留京辦事七月又命往河工會辦堵築事宜是此次軍務阿桂並未辦理惟間有指示方畧諭令閱看覆奏每多意見相同及後報捷之時阿桂甫得差竣回京是以一體予以議叙且以班次在前故列為功臣之首云

三月十四日

諭曰上年八月王公大臣及直省將軍督撫大吏等以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萬壽願請舉行慶典朕因王公內

外大臣等身際昌期久承渥澤臚歡祝嘏出自積誠且

朕自臨御以來親理萬幾孜孜不倦五十年如一日茲

仰荷

上蒼眷佑

列聖垂庥膺受純熙錫光篤慶躬躋上壽五世一堂實古

所未有允宜光昭盛軌以答

景貺若却而不行轉覺矯情是以特命所請並恐王公內

外大臣等過事鋪張業經諄切諭令祇照

聖母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

萬壽慶典之例備辦毋得稍有加增現在王公內外大臣

等因朕俯允所請踴躍歡欣亟欲抒誠其應備儀文典

禮甚鉅若不專派大臣董理其事恐承辦之員未喻朕

意仍不免踵事增華致滋繁費非所以體朕嘉與諸臣

効誠獻悃之心也所有五十五年萬壽慶典各事宜著

派阿桂和坤劉墉福長安胡季堂金簡李綬伊齡阿總辦以期經理得宜用光鉅典

四月

命署正黃旗蒙古都統

五月十九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七月初十日

諭曰荆州被淹情形甚重阿桂歷經委任自能善體朕意德成於工程亦為諳習著派令由驛前往勘辦所有城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工應否改建及如何籌辦毋致再被水淹之處著交阿桂會同舒常定議具奏改與不改阿桂定之其料估城垣倉廩及駐防官兵房間等項工程著交德成核實估計具奏阿桂德成接奉諭旨即日迅速起程前往不必前赴行在請訓其詳悉俟朕細思續有指示辦理之處即行由驛陸續寄知阿桂等到彼當詳細籌勘妥協辦理不必泥於遵旨以副朕軫念兵民保障久遠至意

又

諭曰荆州隄陞修理未久如果工程堅實何至屢被水衝已有旨交舒常等查明嚴參恐該督意存迴護或任令

地方官捏稟以所修隄陞已被衝潰無從查考為詞希圖朦混朕思隄陞道路綿亘即被衝處所亦必有基址可驗德成於查工一事尚屬認真明白著阿桂會同該侍郎逐一親加驗勘如有工程草率及偷減情弊即分別嚴參著賠又荆州為

關聖帝君鎮守之地該處必有廟宇崇奉今城內水深丈餘恐廟貌亦不免侵損如將來城垣應須移建自當將舊有棟宇移在新城建蓋若城垣實難移建務須將原有廟宇重行修整俾輪奐一新以壯觀瞻而崇虔祀

十一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諭曰荆州為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被淹之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四十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衝入城內是否因江流又有遷移密邇城垣以致頂衝受患著阿桂到彼務宜會同舒常親加履勘並留心訪問將近年江水有無遷徙情形據實查明具奏該處城垣另為移建是否果有其地朕亦難以臆度且該處地方富庶或人民安土重遷有難於移建之勢則又須酌量情形將城垣收小讓出低窪之處總在阿桂到彼後與舒常會同詳悉揆度期於一勞永逸亦不必拘泥遵旨

十三日

公奏言伏查此次荆州被水情形甚重仰蒙

聖慈軫念節次

諭令該督撫等馳往查勘妥為撫卹茲以該處城垣屢被

淹浸應否酌籌改建

命臣同德成前往會同舒常定議具奏臣自入夏以來雖

舊瘡小發盛暑之際時覺頭眩但查勘被水情形

及改建城垣事關緊要臣亟應起程惟查十三十

四兩日俱係往亡不宜出行之日定於十五日起

程此時天氣尚在炎熱擬於夜間趨程當午暑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七

歇息以期迅抵該處至德成若同日起程恐驛站

馬匹不敷更替現公同商酌德成於十六日起程

途次先後行走仍可同時前抵荆州會同勘辦奏

入

諭曰一切事宜皆汝與舒常詳定工程料估之外德成不

可越俎

十四日

公奏言查荆州地處上游古稱重鎮雖江流浩瀚

湏勢所趨不無稍有移動但非比黃河隨時遷徙

且能奪湏誠如

聖諭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未聞有被淹之事而

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有此事乃十年之間三被淹浸

其故殊不可解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即竊有所疑隨向熟諳該處情形之人畱心訪

問聞得荆州府治對岸一帶向有洩水之路八處

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尚可洩水其餘七處俱久就

湮廢江水分洩之路既少又沙市對岸有地名窖

金洲向來止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加寬

濶江流為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

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屢致淹浸其故或由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八

此亦未可定容臣到荆州後親身履勘會同籌酌

如果該處城垣實有必須改建之處自當欽遵

諭旨擇地移建倘該處屢次被水之由與臣詢訪情形符

合則荆州府治形勢扼要該處城垣一切佈置規

模由來已久自未便輕易更張即當察看地勢或

於府城瀕江處所築建雞嘴石壩之類逼湏南趨

將窖金洲沙漸次衝刷再將江水分洩故道詳晰

查明擇其疏消得力易於修復者酌加挑濬並於

窖金洲灘上挑挖引河俾江流暢注則府城沿江

隄岸不致頂衝該處城垣不妨因舊修葺既可安

輯居民又可節省繁費但臣所聞究係傳聞之詞亦不敢稍存成見統俟到彼查勘明確會議具奏至挑濬建築各事宜必須分投查勘楚省現無諳習之員請

勅下書麟等即令河營遊擊田宏謨帶領熟諳弁目二三

人即由江南馳赴荆州以資分委履勘再與德

成前在河南雖議論偶有不合此後毫無芥蒂現

在會同前往惟有和衷商辦以副

委任至意奏入

論曰據阿桂奏前往荆州查勘應否改建城垣摺內稱向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九

熟諳該處情形之人畱心訪問聞得荆州府治對岸一

帶向有洩水之路八處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尚可洩水

其餘七處俱久湮廢江水宣洩之路既少又沙市對岸

有地名窖金洲向來祇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

加寬濶江流為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

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屢致淹浸其故或由於此等

語荆州為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

未聞有被淹之事而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

年之間四十四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

衝入城內朕即疑必因江流或有遷徙密邇城垣頂衝

受患所致今據阿桂查詢荆州對岸洩水之路竟有七

處湮廢而窖金洲小灘近復沙勢增長寬濶以故江流

漸次北趨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淹浸觀現在被水

情形則阿桂所言竟是該處受病有由已非一朝一夕

之故而地方官漫不經心已可概見現在阿桂到彼尙

需時日著傳諭舒常到彼先將荆州對岸一帶親加履

勘是否實係該處洩水之路漸就淤塞窖金洲沙勢增

長逼江北趨即行查明據實具圖貼說覆奏不得因失

查於前又復迴護於後阿桂到後亦即行詳悉查明覆

奏又據阿桂奏荆州城垣一切佈置規模由來已久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十

便輕議更張即當察看地勢或於府城瀕江處所築建

鷄嘴石壩之類逼瀕南趨將窖金洲沙漸次衝刷等語

所見甚是荆州若需移建則衙署倉廩監獄等項概須

搬移所費不貲况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地亦不

免安土重遷朕意若府城可以無需移建即當於瀕江

處所酌建石壩逼瀕南趨再將從前洩水故道擇其疏

洩得力易於修復者概為挑浚並將窖金洲上挑挖引

河俾府城不受水頂衝自可長期鞏固阿桂歷經委任

請悉形勢務與舒常酌籌盡善因利乘便妥為辦理總

期一勞永逸方為妥善

十八日

諭曰據舒常奏馳抵荆州查明被水情形一摺並繪圖呈覽詳閱圖內沿江隄工漫潰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荆州被淹較重竟由隄塍不固所致該處隄工於四十四四十六兩年被水後均曾借項興修如果工程鞏固何致屢被潰決外官習氣不堪官工尙思肥己况此項工程例係民修尙無保固承辦之員並不認真妥辦草率從事甚或侵漁入己均屬事所必有屢經降旨交阿桂等查明嚴參著阿桂到後卽會同舒常等詳細查明以十年爲限所有現決之隄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如在十年以內興修者承修之員當從重治罪仍著落賠補其監修之該管道府及藩司督撫等亦著一併查參分別議罪著賠嗣後並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衝潰者卽照此嚴行參處以示懲儆此次荆州被淹旣因隄工不固之故則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爲是著德成到彼後詳細察勘堅實重修以垂久遠其衙署倉監等項並著阿桂德成等會同確勘分別動借以次興修至該處隄塍爲全郡保障所關甚重從前因係民修以致地方官辦理不善任意尅減屢被衝淹况該處民人現在被災較重朕心方爲惻然亦不忍再令其自行修理

所有此次應修各隄工意著動項興修官爲辦理並著阿桂德成妥爲估計務期加高培厚認真修築俾崇墉屹立永資抵禦其將來每歲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以示體恤

十九日

諭曰沿江隄塍爲百姓保護田廬而設固應動用民力此次因被淹較重朕不忍仍令被災之民按例修理業經降旨動用帑項官爲堅實修築永資保障俟將來每歲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但該處民人甚衆若竟歸民修不復官爲經理則百姓等誰肯首先出資踴躍從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一

事卽如井田之制宜古者未必宜今若此時而沿襲井田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亦徒成虛語是將來修理隄塍各費派之於民而仍當官爲經理第不肖官吏於官工尙思侵尅肥己矧此項工程例歸民修並無保固官員等不特於需費之外可以藉端加倍灑派入其囊橐而且草率從事偷減侵漁均屬事所必有其該管上司又因係民修之工遂爾漫無查察殊非慎重隄防保護民命之道自應定立章程於應修時派委大員確加勘估借項興修俟報部覆準後再按畝攤徵歸款並定以保固年限如在限內有潰決之事卽嚴參治罪著

賠庶工程可期永固而官員亦不敢有侵蝕情事方為妥善除此次應修之隄交阿桂德成妥為估計動項官辦外其將來民修隄工作何稽察保固之處著阿桂到彼後會同舒常悉心妥議具奏

二十二日

諭曰閱舒常摺內稱沿江隄塍每年民間自行估土修築等語是該處隄塍皆係土工土性鬆浮易被衝刷現在即需重修何不將迤南遮護府城一帶隄工酌量改建石工石性既比土性堅固而荆州距山不遠採運亦易若屬可行即或需費較多朕為全郡民生起見斷不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有新情自當即為改建石工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其是否可辦之處並著阿桂及畢沅確勘妥籌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

戶部議覆兩淮鹽政全德奏稱湖廣江西銷賣商鹽照舊例停止定價請交兩江總督等會籌議奏諭曰阿桂現在派往湖北辦理隄工撫卹事宜所有酌定鹽價是否可以停止之處著阿桂就近會同書麟畢沅何裕城惠齡全德秉公籌辦妥議具奏

二十九日

諭曰據舒常奏荆州此次江水漲發因萬城隄潰決以致

郡城被淹與窖金洲無涉等語可見荆州此次被淹尤重總由隄塍不固所致因閱所進圖內郡城江面迤西有沙洲一道距現決隄工不遠或江水至此為其所逼以致潰決亦未可定但該洲長二里寬一里勢不能全行剷除或於洲尾酌量開挑引溜南趨或酌建挑水壩挑溜往南俾隄工不至著重即如江南陶莊自開挑引河後引溜北趨清口未免倒灌此阿桂之所稔知者著傳諭阿桂到彼後即詳細履勘將龍洲一帶江水至此是否為其所逼及是否可以設法辦理之處即行妥籌具奏本日據舒常奏請將萬城隄通行加高培厚再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四

龍尾洲玉路口一處加築挑水磯頭逼溜南趨似可無虞水患等語是否可行之處著交阿桂履勘一并詳查議奏

八月初七日

諭曰前據舒常將荆州被水情形繪圖呈覽因閱圖內郡城迤西江面有龍尾洲一道距現決隄工不遠恐江水至此為所壅逼以致潰決亦未可定已有旨將原圖發交阿桂令其到彼詳細履勘設法辦理本日據阿桂奏途中遇見荆州佐領德楞阿等詢據稱該處沙洲日益增漲江水漸逼北岸隄根隄外沙灘都被衝刷是以屢

有漫潰等語該佐領所稱或即係前旨詢問阿桂之處同日又舒常繪圖呈覽閱圖內此次江水漫溢時首將萬城隄衝決該隄適處龍尾洲上游自因江水至此為沙洲所遏不能迅速東注以致壅高衝決著再傳諭阿桂到彼後即遵前旨親加確勘並詳查案卷熟籌妥辦並將查勘各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念

公奏言伏查荊州自四十四四十六年以來屢次被水此次情形尤重自必有受病之由臣在京時訪聞該處有窖金洲沙漲逼溜北趨以致隄工著重連被淹浸情形當經奏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三

聖鑒今於彰德途次適遇荊州佐領德楞阿等於該處未

經被水之先派赴張家口照舊例買補倒缺馬匹

伊等因途次傳聞荊州被水之事行止不得主意

謁臣請示臣隨將我

皇上賞給滿洲官兵俸餉并應補淹斃馬匹毋庸借項採

買即在官羣內撥給一千二百匹於明秋赴口領

馬稠疊

恩施面加宣諭該佐領等聽聞之下無不忻感

皇仁喜出望外除飭令尾隨臣後即回荊州外臣以該佐

領等生長荊州從前因何荊州並無被淹之事近

年來因何屢被衝淹此次尤甚之故令就其所見所聞據實稟出據德楞阿回稟亦以窖金洲沙漲日益增廣江水漸逼北岸隄根隄外沙灘都被衝刷是以屢有漫潰等語與臣前此在京詢問情形相符此係臣於猝然間向其詢問而該佐領所言如此即該處輿論可知其事或非無因又臣聞雍正年間瓜州亦因對面沙漲江溜北趨灘沙多被衝塌瓜城幾至不保彼時總河稽曾筠將瓜州對面沙灘開挖引渠以分水勢一面在北岸用碎石填擲保護岸沙瓜城得以穩固其情形與現在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三

州正屬相仿但其做法如何未能深悉亦已寄信

書麟李奉翰令將從前案卷查寄以備參用竊思

荊州被水如果實由於此則開挖洲面引河衝刷

漲沙及挑濬洩水故道使江水不致暴壅為患實

為拔本塞源之舉於現在查辦諸事中尤為要務

不可不詳細講求慎重辦理但未經親勘究不能

得其確實現接書麟等來信知南河遊擊田宏謨

業已飭令赴楚計臣到彼時田宏謨亦可前抵荊

州即當會同畢沅舒常等親加履勘悉心體訪如

於保障之道實有裨益再行會商妥議具奏如履

勘情形與所聞不同臣亦不敢預存成見總期悉心籌議冀得一永遠無害之計以仰副我

皇上保護地方視民如傷之至意奏入

諭曰是一切勉爲之

二十七日

諭曰本日據阿桂等奏察看荆州城垣隄工情形一摺內稱荆州郡城四面平原別無高阜未便輕議遷徙此次被水較重固由隄塍不固而川江異漲一時宣洩不及以致壅高漫溢其受病之由詢之土人等多以窖金洲漲沙逼漚爲言因思瀕江郡泊固藉隄防爲保障但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七

流奔放一瀉千里若不流扼塞關攔則浩瀚之勢不能宣洩暢遂自必至上壅爲患詢訪輿情察看形勢其故總由下游之窖金洲漲阻等語下游扼塞則上流自然衝決病源在此自當急爲治理前經舒常奏郡城江面迤西有龍尾洲一道當卽以該洲距現決隄工不遠恐江水至此爲其所逼北趨已諭令阿桂詳悉履勘妥籌辦理今據奏下游之窖金洲漲沙梗阻是以上游壅決爲害自應速行勘辦去其病源况荆州四處平原既無高阜之區而移建城垣所費不貲且恐小民安土重遷自不便復言移建今隄工已大加修築豈可復畱此洲

壅遏水勢致貽後患舒常前奏此次被水與窖金洲無涉之處伊因何能計及此也著傳諭阿桂卽再親加履勘並遍加訪詢或於該洲之上開挑引河或將洲尾酌量剗挖以暢水勢速行繪圖貼說奏來但窖金洲巨漲日久不知其上有無百姓居住小民貪利罔知後患卽如黃河外灘及西湖淀河等處淤出之地小民無不偷占開墾與水爭地但窖金洲旣於江流有礙事關全郡保障未便因有民居因噎廢食置之不辦阿桂等宜諭令遷移設法抽挑以期江流暢達不至仍前壅遏爲害方爲妥善又據阿桂奏現在荆州滿城駐防官兵一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六

撫卹等事約需銀十四萬餘兩等語阿桂所奏十四萬之數僅止撫卹滿城官兵所用而此外尙有賑恤災黎及一切要工需費自必更多但朕爲民生起見卽多費帑金亦所不靳前已撥銀二百萬兩解楚備用尙尙有不敷著傳諭阿桂畢沅不妨再行據實具奏另請籌撥阿桂歷經委任自能仰體朕懷妥協督辦一切畢沅新任湖廣總督更當實力賑卹俾災黎均霑實惠毋使貪吏飽壑方爲不負任使

九月初一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抵荆州後察看大概情形業

經恭摺具

奏在案連日以來臣等復以荊州水患何以屢次愈大之處悉心體察博訪周諮該處自官員至兵民人等以窖金洲侵佔江面漲沙逼漚為言者幾於眾口一詞且言之不自今日始是輿情已可概見但究係傳述之詞臣等猶未敢深信隨令南河遊擊田宏謨同署荊州府楊恪曾前往詳細查閱繪具圖樣臣等親至該處循江上下往來履勘查大江自松滋而下江面浩濶至此折而東北府城一帶江面較上下游本屬窄狹江中淤沙一處由來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已久土名窖金洲其始祇係活沙江水推盪隨流遷徙嗣後漸長漸大叢生葦荻遂為江中巨洲江流至此順洲南北分流至洲尾始合為一二十年來漲沙日益寬濶侵佔江面現在江水未甚消退洲壩尚出水數尺若遇冬令水涸洲即高至一二丈屹峙江心且洲上所長蘆葦枝幹堅實如竹高有丈餘密翳攢排猶如草壩江水至此不特洲沙攔梗激怒水勢逼漚北趨而深蘆密葦亦足障遏奔流助逼漚勢水過之後所挾泥沙淤積蘆根洲身日墊日高又蘆根入土甚深四面盤結漲沙倍

形堅實難以刷動洲之迤西復淤起新洲一處與老洲相距里許此窖金洲歷來淤長及漲沙礙江逼漚情形也臣等因見洲上蘆葦茂密一望十餘里南面江流俱為障礙推求其故緣有本地民人蕭姓於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植蘆葦每年納蘆課銀一百一十九兩該業主因貪得利息逐漸培植每遇洲沙漲出蘆葦即環洲而生江水不能刷動並於洲內開墾地畝雜種蔬菜詢之該洲地戶據稱洲長約有十里餘寬處約有五里此洲漸長漸濶江面即愈就窄狹臣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等測量洲之迤南江面不及二里迤北江面最窄處井不及一里而此洲所佔江面轉居十分之六七洲首又突出江之北面大江建甌而下至此本係東北折流今又為此洲所逼無怪漚勢日益北趨直注堤根將玉路口以下沙灘盡行刷去掃成大灣沙市一帶堤外沙岸市肆盡皆淪沒入水一遇川江漲發之時以上游奔騰浩放寬至十餘里江面之水并流而下偏注此不及一里之江面烏能容納悍湍宣洩暢達是以上游水勢壅高所在決溢四十四年衝潰沙市之觀音塔等堤四十六

年衝潰沙市之太山廟等堤其故實由於此今歲川江水漲直衝入城據本地耆士老民俱稱爲從來所未覩固屬異常盛漲然沙市一帶十年之內三次衝決總因下游梗塞所致是以此次迤西之方城口既經潰決尙不足以殺水勢迤下又漫決十九處而玉路口堤仍復衝潰此卽下游頂阻疏消不及之明驗總之下游愈壅則暴漲之水愈在上游潰決豈得以此次潰決處所在沙市稍上而沙市之觀音塔太山廟堤並未衝潰卽以爲與窖金洲無涉臣等察核情形參稽衆論窖金洲之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三

害實係顯然若非抉其受病之由而謀所以補救之術卽使修治堤防加高培厚將來荆郡決溢之患恐尙未已伏思窖金洲中亘江心壅逼溜勢自應於洲上開挖引河引溜南趨爲正辦但臣等於洲之南北兩面往來閱視迤南江面水勢平緩洲北江流順洲北趨溜勢現無向洲之處若此時卽行挑挖引河不得迎溜河頭將來江水盛漲平漫入河沙水盪漾仍慮淤閉徒費錢糧難收實效必須察看地形建築石壩先將溜勢挑逼向南激注沙洲方可相機辦理查沙市之觀音塔堤外舊有

石磯雖歷年久遠已就傾塌根盤基址尙有存者該處對窖金洲之尾雖不能衝刷洲沙而有此磯址溜卽挑開以下堤岸不至日加塌卸可見建築石壩挑溜護堤實爲得力今爲逼溜南趨刷動窖金洲漲沙自應在北岸上游砌築石壩方爲得勢臣等復於洲之對岸上下相度該處自玉路口以上隄外爲龍尾洲洲之後身有夾河一道沙性鬆浮無從靠實生根築建壩工惟玉路口稍上之楊林洲地方正對窖金洲之首現在沙岸較寬今擬於此處緊靠隄根斜向東南先築土壩直至近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三

灘面壩外護以碎石再卽靠土壩接築碎石雞嘴壩坦坡層次而下此時江水未落先於淺水處層層疊砌堅實進築至江水稍深處所用碎石拋填培出水面兩邊砌築石坡以護壩根交冬後江水日消趕緊以次施工逐步前進總以得估一步卽進做一步如此層層進逼江溜自當日漸南趨激注洲壩如洲壩經水盪擊漸次剝蝕刷成兜灣卽可乘勢酌挑引河引溜注入而壩工旣建溜勢挑開北岸迤東一帶大灣水流漫緩可冀淤出沙灘隄陸藉資保護彼時察看情形或現築之壩尙未

能挑掣溜勢直逼洲塼臣畢沅即於淤灘處所詳加審度酌量添建壩磯助逼溜勢自當得力至窖金洲蕭姓納課墾種歷今數十餘年所得利息已多今即勒令將洲地入官豁免蘆課所產蘆葦即飭署府楊恪曾督率民夫盡行刈伐並將蘆根刨挖盡淨嗣後永遠不准再行栽種並不准一人居住洲上仍令該府於明春蘆葦萌生時將洲面翻犁一次不使潛滋暗長倘仍前玩誤即將該署府據實參處其續長之新淤洲不及十年尚係嫩沙洲上蘆葦亦不甚高大且洲尾偏南不致阻礙江

南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筆

面今亦令將新長蘆葦全行剷除一律刨根犁土永禁栽種將來江溜南趨此洲自易刷場設洲沙漸向北漲該地方官隨時設法妥辦毋任侵佔江面壅蔽江流臣等再四籌酌公同會商大江浩瀚非河流可比實有人力難施之處竭盡心力博訪周諮如此辦理大江溜勢或可望挑向南趨不致搜刷北岸玉路口以下沿隄一帶大灣或可望逐漸淤沙護隄且窖金洲剷去蘆葦即除去丈餘攔水之物水長時沙洲不過平出水面數尺將來隄塍再行加高計隄高於洲約有七八尺即遇異漲

年分北岸既有峻壩攔護江中僅高數尺之洲當不至頂阻為害江水既可平漫過洲且洲沙一經翻犁洲上沙土鬆浮亦必隨溜衝刷日漸坡坦下游江面既漸開濶則宜洩暢達水不壅高北岸不至著重而上游之江水亦不至壅遏過高臣等愚見似此力為補救以理勢論之荊州郡城自可差減決溢之患舍此亦實無他策至玉路口迤東至古越隄一帶正對窖金洲因為洲所逼現已稍成大灣隄根被水搜刷日益傾塌頂殘缺存者無幾交冬水小走灣恐迴湍激蕩愈向厓底往裏搜

南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筆

刷堤面懸空不能存站恐至段段塌下其勢更屬陡險現在楊林洲擬添石壩築成尙需時日一時未能挑開溜勢若於此處鑲作草壩水深數丈不能得底難以施工若用碎石向埽灣處所普行拋擲入江以護隄厓底不惟所費不貲且水深數丈一時亦不能見功今令楊恪曾多備碎石本地有川江大船購買甚便價值亦不甚昂即行豫購數隻如遇隄工險急即於埽灣最為凹進處所將大舟載石鑿漏沉水一面緊靠厓邊拋填碎石拋出水面護住埽灣並將黑窰廠舊有越隄一體培

補高厚與大隄相平以保無虞並於黑窩廠地方
靠隄築砌石裏頭挑酒護灣以資捍衛緣此處雖
在府城東南南北相去逕直不過數里若埽灣太
大設再行向裏塌潰江水必又衝至城邊不得不
竭力保護其沙市之觀音寺地方舊築石磯亦令
就其基址修砌完整以期涵緩沙淤隄工堅固奏
入

諭曰據阿桂奏荊州郡城屢被水患因郡治下游江內有
容金洲一道侵佔江面漲沙逼瀆而本地蕭姓民人於
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植蘆葦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每年納課蕭姓貪得利息逐漸培植每遇洲沙漲出蘆
葦即環洲而生阻遏江流以致上游壅高所在潰決等
語已令阿桂將蕭姓家產查抄並交刑部按例治罪矣
各省民田廬舍百姓等守其世業或一姓相傳先疇是
服或甲姓之業售與乙姓皆在所不禁今容金洲因沙
漲而成何得謂蕭家之祖業此必係奸民見江中漲出
洲地墾種可以獲利藉隄課為名納租認種其交官者
不過數十分之一而地方官吏亦必得其利賄其餘盡
飽奸民之慾壑一經具呈地方官因受其賄求遂罔顧
利害代為朦混具詳而督撫等亦漫不加察率准題達

任令據為己業牟利肥家而奸民因報官有案又貪利
不已逐漸培植以致蘆葦環洲而生阻遏江流衝決隄
陸城郭以致數萬生靈咸受其害造孽甚深情節實為
可惡現將蕭姓查抄治罪實不為枉但小民惟利是圖
止期益已不顧損人亦不特蕭姓為然即如黃河之外
灘以及西湖淀河山東江南湖陂等處百姓私佔耕種
者甚多屢經曉諭飭禁而奸民貪圖利息地方官吏又
思從中分肥並不實力查禁任令開墾居住與水爭地
或藉口陞科輸納少許一經潰決不特附近居民咸遭
淹浸而修築撫綏糜帑倍蓰於國計民生均無利而有
害著傳諭各督撫嗣後凡瀕臨江海湖河處所沙漲地
畝除實在無關利病者毋庸查辦外如有似容金洲之
阻遏水道致為隄工地方之害者斷不准其任意開墾
妄報陞科如該處民人冒請認種以致釀成水患即照
蕭姓之例嚴治其罪並將代為詳題之地方官等一併
從重治罪決不姑貸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又

諭曰阿桂所奏容金洲適處荊州郡治下游江心此時即
於洲上挑挖引河不得迎瀆河頭恐江水平漫入河仍
慮淤閉必須建築石壩挑瀆向南激注沙洲方可相機

辦理等語建壩挑漕所想甚好自應即速妥辦但朕意何不於洲之上首西北處所先挑成河口使其迎受江水因勢利導將來石壩築成挑漕南趨江水必更直注洲頭或可冀衝刷成河豈不省便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誌發去著阿桂等即確勘妥商將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據實具奏又據奏現決各隄騰補完缺口後再按被淹痕跡最高處所加高培厚堅實礮築足資保障似毋庸改建石工等語前因郡城迤西一帶隄工頂衝著重迤南遮護府城一帶亦關緊要恐土性鬆浮不能堅實因諭令阿桂酌量情形用石修築今既據阿桂奏江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老

水深至數丈難以措手且土隄加高培厚足資保障則毋庸改建石工但阿桂等現因擬添石壩築成尙需時日而玉路口迤東一帶正對窖金洲埽成大灣隄根搜剔傾缺雖現經阿桂派員於該處載石沉船護住埽灣此亦不得已之一法將來應否將該處隄工及附近挑水壩隄工酌量用石改建之處並著阿桂覆加察勘悉心籌酌總期於隄工有益不在惜費永杜後患或石或土亦不必泥於遵旨也所有蕭姓民人侵佔洲地著交阿桂查明究竟起自雍正何年彼時縣府道司及該督撫係屬何人並乾隆二十七年該處地方官及該督撫

又係何人其是否從他處轉售一併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著傳知該處附近居民以蕭姓貪圖洲地利息廣植蘆葦壅遏江流致郡城被淹該處百姓咸受其害是以將蕭姓查產入官照例治罪並無絲毫委屈此即為富不仁之炯戒嗣後小民等毋得效尤爭利復蹈罪愆庶該處民人知所懲儆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報荆州被水緣窖金洲漲沙激水之故詩以誌媿

誌媿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江陵眾何辜江決為大沚旂民悉昏墊棲身無片地嗟嗟我赤子流離生計廢南望痛已讀幾傷視如猶不啻重臣遣詳勘發帑資經濟初聞荆州被淹情形甚重即命阿桂以爲撫卹兵民及修郡城屢被水受病必有自茲乃悉其建城垣衙署之用故病源陳詳細城南窖金洲漲沙逼水勢蕭姓薄納租種葦貪得利葦結根益堅護沙寬更致江瀆向北趨長隄日浸潰而隄復弗牢決匪出不意屢據阿桂詳陳奏荆州窖金洲一道約長十里寬五里侵佔江面漲沙逼而本地蕭姓民人於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蘆葦每歲遇沙漲出蘆葦即環洲而生逐漸培植蘆葦根盤結日固漲沙倍加堅實雖蕭姓每年亦納課百餘金然所納甚微而獲利甚厚滋患愈大江水本自郡城上游折向東北直趨隄根而此洲復佔據江面十分之六

未細核大概約計需銀較多統俟核算明確同該府縣兩倉應賠米穀一併開明數目遵

旨以十年為限查明四十四年以後之歷任督撫藩司及該管道府等員在任年月奏請著落賠補仍分別查參治罪奏入

諭曰自當如此

公又偕畢沅奏言伏查龍尾洲在府城江面迤西等前往萬城隍查勘決口時隄外有夾河一道夾河之外即係龍尾洲與天鷲等洲相連為一上接百里洲直至當陽綿亘二百里雖洲之後身瀕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臨夾河不能衛護隄塍但究係靠北沙洲洲南江面甚寬且並無洲渚江流通暢不至為其壅遏是此一帶沙洲於北岸隄工雖無裨益亦尚無防礙前詢據佐領德楞額及到荊州後詢據官民人等所稱俱係指窖金洲而言並非龍尾洲自可無庸挑挖建壩奏入報

聞

十四日

公偕畢沅奏言竊照荊州被水淹浸仰蒙

皇上特發帑金優加撫卹無不沾被

渥恩安居得所惟查荊州城守營兵丁所住房屋俱被水

淹浸此項兵丁向無官給兵房平時俱係租屋居

住間有自行置屋者亦屬甚少本無庸查辦今飭

營細查共計有三百二十六名屋宇被水衝沒一

切家具衣物多被漂失雖有月得餉米足資餬口

當差但天氣漸涼情形頗覺拮据相應恭懇

聖恩俯准每名借給銀四兩以資接濟仍於應得餉銀內

分三年扣還歸款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荊州城守綠營兵丁因該處被水共查有

三百二十六名所居屋宇多被衝沒一切家具衣物亦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多漂失情形未免拮据懇恩每名借給銀四兩仍於應得餉銀內分三年扣還歸款等語此次荊州府城被水較重所有該處滿洲駐防兵丁業經降旨加恩酌賞銀兩以資接濟今阿桂等既查明綠營兵丁房屋多有淹浸自應一體加恩賞恤所有此次被水之綠營兵丁三百二十六名俱著每名賞給銀四兩毋庸扣還歸款俾各安輯寧居用示朕一視同仁至意

公又偕德成等奏言等現飭地方官一面採辦

石料並將窖金洲蘆葦即行剷伐以補堵築之用

至現決隄塍自應先為還補等飭令南河遊擊

田宏謨同該地方官前往該處逐一查丈確實估計等復詳細履勘悉心籌議查此次漫決隄歷缺口二十一處又上溪河續潰一處共計二十二處內中方城上漁埠中獨楊地方漫潰七處因被水衝刷深塘深至三四丈不等且舊隄形勢兜灣兩頭隄頂間有塌潰若照舊還補土方倍費難以施工今各擬外越補築接還舊隄取勢轉爲徑直又玉路口一處緊臨大江缺口與江相連水深數丈難以外越補築今擬做柴壩鑿出水面攔住外水在壩內用土築實補還隄工項寬十丈其餘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三

口十四處俱係漫潰隄根未經衝刷俱應照舊補還並與現在通隄增估丈尺一律培補高厚其上方城洪家灣及萬城隄三處舊隄隄外地勢低窪多成河形恐將來水長漫灘汕刷隄根今擬各築順水土壩一道以挑漫灘水勢通計還補缺口添築土壩共估土三十三萬三千九百十九方七分五釐照例每方折銀一錢二分共銀四萬零七十三兩三錢七分其玉路口應築柴壩估用大江柴五萬四千七百二十束除即將窖金州蘆葦取用所需刀本脚運卽以餘剩蘆葦變價抵款毋庸動

項外應需蒜蔴椿木銀八百五十三兩四錢四分又楊林洲築建碎石雞嘴壩後接築土隄共長一百四十八丈估用碎石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八方五分每方照江工例案核實需銀一兩九錢三分共銀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五兩九錢六分用土壩萬七千八百六十八方計銀三千二百四十四兩一錢六分又黑窯廠隄外拋砌碎石裏頭週長光五丈估用碎石四千五百方需銀四千九百一十八兩五錢以上還補缺口添築土石各隄工通共銀六萬三千六百十二兩四錢三分至萬城隄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三

處上游自洪家灣迤下至黑窯廠一帶在在險處俱應加高培厚以資捍禦等上下履勘逐段估計查自萬城隄以西至得勝臺一帶計長一千五百九十五丈該處由馬山迤邐而下勢較高阜且距江稍遠本年江水異常漲湧此一帶並未過水但舊隄多有殘缺且萬城隄從此生根築砌今通壩俱加培高厚此一段若不重爲培補恐舊隄日久愈加塌缺於全隄亦殊有關係今相度地勢擬自得勝臺至萬城隄就其舊隄高下加高二三四尺隄頂自四丈起逐漸幫寬至五六丈直接萬

城更可足資保護其自萬城至沙市西街頭劉家港止計長九千四百一十四丈五尺舊隄完好者間有寬至十丈及五六丈不等但大半矮薄殘缺本年盛漲平漫過隄更多場卸今分別估計幫寬四五丈至六七丈做成一律頂寬八丈內黑窰廠臨江舊隄現已掃成大灣業經奏明請令預備大船於隄工險急時載石沉水以護隄根今擬仍就舊越隄兩頭接做一律加高培厚又自沙市西街頭劉家港起至東街奎星樓止計長七百九十六丈此一段地勢較高但逼近大江本年江水漲發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謹

因已在上游潰決是以此處低窪處所不過漫水尺餘其高處尙未過水現在通隄俱已加高培厚此一段自宜一律辦理惟查該處係沙市鎮爲水陸交會之地舊時隄塍今已砌塊石成爲通衢街道今擬於此一股內分別加築土堰仍以塊石蓋面又自奎星樓起至塘樓橫隄止計長一千二百一十丈該處江面寬濶地勢較高此次盛漲隄頂僅出水數寸今亦擬於頂上加築土堰更可鞏固以上自得勝臺起至沙市之西街止通行加高培厚並於黑窰廠接做越隄及沙市劉家港以下至

塘樓橫隄加築土堰共估計土一百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一方六分二釐計銀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兩七錢九分四釐合之還補缺口添築土石各壩通共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八兩二錢二分四釐請先行動項仍於另摺請罰各員名下按照應賠數目完繳歸款現在江水日就消落限於明年三月內一律報竣並遵旨令舒常李封按照估定章程實力監修在工人員梭織往來分段稽察務令不致稍有虛糜侵冒永資保障奏入得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謹

旨如所議行

公又偕畢沅奏言臣阿桂前奏荊州洩水故道到後留心體訪現惟虎渡一溪承受江流由公安縣境南達洞庭宣洩通暢其餘各口湮廢日久人無知者臣畢沅細加採訪並飭地方官隨時查察如能得其故道實有可辦之處再行酌量奏請辦理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估計補還缺口加培隄塍及建築壩工等款一摺並繪圖呈覽閱圖內所繪大江距現缺萬城等隄尙遠且有下百里洲爲之間隔其附近隄根處所惟

有沙河一道但該河甚小未必能衝決隄根而此次荆州被淹何以又由萬城隄首先衝決是否江水盛漲時漫過下百里洲竟與沙河連成一片抑係沙河上游即係承受江水大江水發建瓴而下致由此衝決隄塹摺內未據詳細聲叙著阿桂等即逐一叙明另繪一圖詳加貼說據實覆奏又據另片奏稱荆州洩水故道現惟虎渡一溪承受江流南達洞庭等語向止聞洞庭之水歸江達海並未聞該湖有可分洩江水之處若果江可歸湖則夏秋之間湖水本屬漲盛何以復能容納江水且其間所隔州縣城郭地方甚多又何以能越過不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淹浸仍復歸江此語尚不甚解並著阿桂等一併詳晰繪圖貼說呈覽

十五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查此次荆州被水一切需用銀兩除還補缺口加培隄塹及建築壩工等項需銀十八萬九千五百餘兩現請著落歷任大小官員分別賠補又修築城垣約需銀二十萬兩內外請罰令張廷化認賠如不能全數完繳再行動項其滿員衙署係應借項興修在應得俸薪內分年扣還又倉廩監獄現據該府縣呈請自行賠修俱

毋庸動項外現在撫卹滿兵已動用過銀十四萬九千餘兩撫恤江陵公安監利石首等縣災民並房間修費已動用過銀九萬一千餘兩尚未查辦完竣此外

賞修滿營兵房應修城內及南門城樓上兩處

關帝廟並酌修滿營辦事公所約畧計算共需銀十五萬兩內外至辦理災賑一事現飭道府等分別查勘其災分輕重及戶口多寡須俟勘明結報始能核出銀數現在尙難懸定等語通盤約畧計算除著落分賠及應行借項各款外其餘一切已經動用及應續行動項銀數總在一百萬兩以內所辦撥解銀兩儘為寬裕毋庸另請籌撥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聞

十六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查荆州濱臨大江地處低窪護城隄塹保衛民舍田廬關係甚重所有沿江萬城大隄綿亘二百餘里而自沙市塘樓橫隄以上正當川江下游尤為險要向因民間自修未經定立保固年限僅委知縣縣丞查驗督修並不專派大員確實勘估又不報部核銷以致草率從事有

名無實工程不固屢經潰決此次被淹尤重仰蒙
皇上軫念災黎不忍用民力修理

特發帑金令臣等會同確勘動項興修今將漫決缺口分

別估工還補並添建土石壩工挑濬護隄又自萬
城隄之得勝臺起至塘樓橫隄止培補寬厚加築
土堰以資鞏固節經臣等恭摺

奏明並將歷任貽誤大小官員據實參奏分別革職
治罪著賠外從此崇墉屹立得以保護無虞凡小
民樂利之休皆出自

聖主生成之德其將來民修隄工必須官為經理若不明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堯

定章程嚴立條款恐仍不免草率偷減尅扣侵漁
等弊謹會同籌酌悉心定議將一切稽察保固及
善後事宜按款開列恭呈

御覽一歲修萬城隄工宜責成大員經理也查該隄有關
全郡保障向因民修僅歸知縣縣丞督辦實非慎
重要工之道查荆宜施道本係兼管水利荆州府
切近該工呼應較繁臣後應即責成該道府專管
督辦每年於秋汛後荆州水利同知會同江陵縣
將隄身矮薄殘缺並水溝浪窩逐一勘明估計應
需夫土修費若干由同知造冊移送荆州府覆勘

核實申齋荆宜施道復加核勘移咨藩司如工程
在五百兩以上者俱行報部查核仍先行借項興
修俟工竣由府取結加結報明荆宜施道逐段查
驗收工出具督辦穩固印結移司報部核銷藩司
於每年奏銷後親往查驗一次督撫於每年春汛
以前分年輪往查驗一次如有偷減浮鬆情弊即
將承修督辦並扶同之府縣各官一併揭參賠修
此外南北兩岸民修各隄脞其緊要處所每年俱
令道府於汛前通行查閱一次遇有卑薄殘缺之
處一體修築堅實均照此一例辦理一歲修隄脞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卑

應定保固限期也查湖北官辦隄脞向來土工保
固一年石工保固三年今萬城大隄欽奉

諭旨嗣後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冲潰者即照此嚴
行參處等因欽此嗣後官辦歲修應令認真修築堅實
一律保固十年如於限內坍塌漫潰即將承修督
修之員參處並令照估追賠以示懲儆一隄面隄
身應照現定加高培厚丈尺按年培補也查現在
萬城隄工自得勝臺起至沙市西街頭止已照此
次被淹隄旁樹屋痕路普律加高並較水痕再高
二尺復按其地勢分別幫寬又自西街頭至塘樓

橫隄一律加築土堰將來雨水冲淋行人踐踏難
免日漸塌窄以後按年歲修總應以此大原定之
高厚丈尺爲準幫補足數不得稍有卑狹以致工
程不能鞏固經久一修築隄塍宜嚴定章程也查
向來隄歸民修並無大員查驗以致草率偷減有
名無實今既改爲官辦務須雇募健壯人夫登記
姓名飭令如法修築逐層碾礮照例九月興工次
年二月完竣該同知常駐隄所親身督辦如有草
率即將該夫從重責逐另行召募並不許假手家
丁書役致滋弊端該管道府隨時輪流密往查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學

如有包修偷減扣尅價值情弊即將該同知知縣
等揭參究辦一借修銀兩應豫爲籌備也查萬城
大隄向無籌備銀兩嗣後每年估定修費後一面
由該管道府層層核實移司一面飭令該同知備
具印領赴省請領卽於司庫內動支給發趕辦俟
下年飭令江陵縣按畝派算核定每畝應征銀若干
干造具細冊通詳隨同錢糧於業戶名下攤征歸
款一夫土工費應令公舉紳耆專司銀錢出入也
查此項隄工原係民修因欲杜其包修草率之弊
是以官爲代辦所有一應銀錢冊檔應令公舉誠

實諳練爲衆所推服之紳耆三四人專管其事責
令收放登記毋許衙役書辦干預攙越致滋扣尅
侵漁等弊一新築石磯應隨時修補也查新築石
磯常年受水冲擊恐易殘損歲修時責成該管道
府同知按年查看如有損壞蝨蝕卽詳報勘驗確
估修整堅固統歸歲修隄工項下攤征歸款其窳
金洲蘆根遇有萌長隨時督夫剷除淨盡並每年
翻犁一次無許一人居住洲上其新淤洲亦照此
辦理一設立卡房以專防守也查萬城大隄向來
以五百丈爲一工每工設立隄長圩甲各三四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學

不等遞年更換嗣後隄圩應歸同知經管照依舊
例按年輪流簽點每工總須隄長四名圩甲四名
責令在於隄上設立卡房常川輪流住宿如有蠶
洞蟻穴卽行報明隨時補修如遇汛漲隄圩人等
多備守水器具協同業民晝夜防守該道府同知
與地方水利各官往來梭巡一有危險卽督率人
夫搶修子坑水利各官防護不力該管道府查明
糾參一隄上民房應令拆毀也查萬城隄上現在
多有民人居住致將隄面踐踏低矮殘缺一遇盛
漲不能抵禦且此後歲修隄塍俱應一律加高若

蓋有房屋礙難辦理所有萬城隍上現有房屋應令該府縣出示曉諭即概行拆去遷移他處以便加高培厚嗣後不許一人搭屋住隄又沙市西街頭起至東街尾止現因市廛稠密舊隄即為街道未便將房屋概行拆展是以僅止加築土堰嗣後該處無論舖戶民房如遇傾倒應需重建時著報明地方官察看無礙隄面處所令其蓋造以期陸續讓出地面逐漸培補高寬長隄復舊其隄外龍尾等洲民人私築土堰有礙漲水流行之道亦令概行毀去違者究處一隄上應分員看管也查萬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聖

城大隄共長二百餘里同知一人不能照料周密請自萬城隄之逍遙湖起至玉路口止計長六十餘里迎溜頂冲最為險要即責成本縣縣丞看管自玉路口起至黃家場止計長七十里係在沙市巡檢汛內即責成該巡檢看管自黃家場起至拖茅埠止計長七十餘里係在郝六巡檢汛內即責成該巡檢看管以上所派縣丞巡檢止令看管防汛督夫照料其歲修估計工程並給發夫工價值等項仍由同知督令董率經手不許佐雜官妄行干預一同知衙門宜移建隄所也查荊州府同知

衙門向在城內現已被水衝塌必須另建今該同知既令專管隄務自應駐劄隄所始於修築巡防聲息相通應請於中方城李家埠等處擇地修建衙署即令該同知駐劄彼處專心照料並於汛漲之時就近查看水勢隨時稟報籌辦再該同知員缺本係部選今將萬城大隄責成專管必須熟習水利工程之員方與隄務有益恐部選人員不諳水利不足以資經理應請將荊州府同知一缺奏請改為調缺由外揀員陞調更於隄工有裨一府城各門應行堆土以防水患也查乾隆四十四年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聖

荆郡被水漫過護城隄直至城根隨用土囊將城門堵禦水未進城此次江水漲發決隄入城臣等詳加查訪雖地方文武各員曾將城門下閘關閉募夫刨土並用舊絮圍塞實因水勢洶湧將西北兩門衝開湧灌入城但與其猝辦於臨時孰若預籌於先事嗣後荊州府城俱應於各城門附近處所堆土預備以為防患未然之計地方官仍於大汛以前通行查看如有雨淋缺少即飭令堆補足用以期有備無患奏入

命大學士九卿議行

十七日

公儲畢沅奏言_臣等查審金洲漲沙日濶侵佔江面以致逼漕北趨原應在洲上開挖引河爲正辦無如江水順洲分流沿近洲壩一帶俱係平水並無向洲漕勢若卽行挑挖不得迎漕河頭沙水濺漾仍致淤閉徒費無益是以請於對岸之楊林洲地方緊靠隄根先築土壩直至近江灘面卽靠土壩接築雞嘴石壩由淺水做至深水逐步前進逼漕激注洲壩約計做成一百四十餘丈已至江水深處難以施工勢不能向前再行接做而壩工既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聖

建漕日南趨洲壩經水盪擊自當漸次剝蝕刷成兜灣彼時乘勢酌挑引河漕勢注入衝刷沙洲較爲得力實緣江水浩渺又非河流可比黃河大漕止一有股引河得漕卽全漕皆注可以藉水刷沙江水漕勢平鋪浩瀚莫測若卽開挖引河至深不過二丈江漕仍走深處引河不過畧分漕勢難望刷沙若將突出洲壩先行切去現在洲邊俱係平水切去沙土不能隨漕衝消仍慮淤墊於事亦屬無益_臣等再四籌酌必須先行築壩挑逼漕勢俾其有所專注再行迎漕挑挖引河方可衝刷洲沙

是以現擬如此辦理今將洲上蘆葦全行剷伐已除去攔水之物水長時洲壩不過平出水面數尺並出示曉諭遠近居民令將蘆根刨出卽行給予作爲燒柴之用聞風爭赴蘆根可以挖除盡淨再每年春令將洲面翻犁一次沙土鬆浮隨流衝刷自當日就坡坦卽過盛漲江水可以平漫過洲頂阻之患自免至開挖引河應俟石壩築成江流直注洲壩始可辦理此時似可無庸先開河口至玉路口迤東掃灣處所_臣等恐交冬後水小走灣迴湍激盪愈向厓底搜刷壩面懸空或至塌下飭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聖

地方官遇隄工險急時卽用大舟載石沉水於厓邊拋填碎石以護隄根誠屬不得已之辦法但查審金洲西首新淤之洲詢據土人稱十數年前有銅船沉沒該處因而泥沙逐漸停積淤成新洲則於掃灣處所載石沉船自可漸次掛淤隄根足資保護若改建石工非不較土工更爲堅固惟是荆州臨江隄塍自得勝臺至塘樓隄止綿亘七八十里在在險要倘一處稍有疎虞卽全城皆被淹浸亦不獨玉路口迤下一帶爲然若一律改建石工爲費既屬不貲若間段興修於通隄又屬無益且

該處江面既窄江水更深亦無從措手必須如海塘往裏退步開槽釘樁而壩內即係沙市通衢民居稠密又未便概令拆展種種礙難辦理是以臣等於前次摺內業將無庸改建之處據實陳奏今楊林洲既議添建石壩黑窩廠復用碎石裏頭工成之後溜勢日漸挑逼向南洲沙不至向北增漲此一帶自必溜緩沙淤不再往裏搜刷又將舊有越隄兩頭接做一律培補高寬與大壩相平現在埽灣處所自可期保固無虞再圖內現擬用石裏頭處所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聖

硃筆標出此處亦應築雞嘴壩查該處臣等初意原擬添建石壩亦因江水甚深不能施工是以酌於現可施工暗灘淺水處所用碎石砌做裏頭今蒙

聖明指示應行將隄根裏任冬深江水大落察看形勢如有可著手時再將裏頭往前展做挑溜護灣更為有益以上各工臣阿桂臣畢沅俱已再四熟籌往來察勘以現在情形而論祇可如此辦理是以會同定議將來培隄築壩臣畢沅當不時赴工查閱如水勢稍落或淤出沙灘後其險要之處另有可辦臣當仰體

聖主愛護民生不惜多費帑金之意隨時奏請訓示以期永資鞏固奏入報

聞

二十七日

公偕德成畢沅奏言荊州旗民疊蒙

賞賑兼施房屋漸次修理現俱寧輯安居元氣可復至應修城垣查明衝塌無存並閃矧應補砌者四十七段惟小北門迤東西門迤南兩處坍入護城河內根基不固擬向裏收築餘仍照舊址又城身臨近護城河者應包砌磚石泊岸九段又西門水洞衝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聖

刷寬深擬改為水津門外用閘板并門臺門樓應補砌九座共估銀二十萬兩由臣德成詳覈開具做法清册移交臣畢沅照辦奏入報

聞

十月初二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查荊州臨江隄陞自得勝臺起至玉路口一帶總名萬城隄隄外百里洲迤上相距大江自十餘里至二十餘里不等其沙河一道東西與江相通水面不止十餘丈乃川江分沒不能衝決隄陞此次江水漲發冲决萬城隄之中

方城等處緣萬城隄迤西有馬山該隄即從馬山東得勝臺生根砌築得勝臺以上山脈綿亘勢較高阜是以向無隄塍該處地面甚寬距江亦遠今歲川江盛漲百里洲以上到處漫灘泛溢而下因地形濶遠足資容納是以江水不過散漫平鋪水落後仍即歸槽至萬城隄以東隄外距江較近暴漲之水從上游湧至又遇隄塍逼束下游復不能暢消以致水勢倍加擁高漫過各洲與沙河連成一片漫決隄工而萬城隄以內地勢更窪是以隄塍一經潰漫即致淹浸城垣此今歲荊州被水首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號

先漫決萬城隄之中方城等處實在情形也至虎渡口在大江之南分受川江之水由公安縣及湖南澧州至安鄉縣境入洞庭湖湖水則由岳州經臨湘縣境會川江東北折至漢陽府會漢水入大江以達於海本年湖水雖同時並漲而江水尙高於湖是以猶能容納其非盛漲年分江水分洩更暢又虎渡溪兩岸俱有支隄是以分洩江流不至漫溢爲害奏入報

聞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伏查荊州綠營兵丁常年身

沐

國恩給餉參養今因受淹較重屋宇傾頽擬請借銀接濟復蒙

特旨賞給俾資安輯臣等宣布

恩旨即日飭令藩司按名核給據該營將領帶齊各該兵

丁等俱伏地叩頭懽呼感激咸稱兵丁等按月支領餉項日用有資偶因猝被水災房屋漂失復蒙

聖主格外體恤同霑

渥澤舉家感戴涕隨淪肌懇求代陳蟻悃叩謝

天恩等語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李

諭曰阿桂等奏賞給綠營兵丁銀兩一摺內稱兵丁等偶因猝被水災房屋漂失荷蒙格外體恤懇求叩謝天恩等語荊州此次被淹較重兵民等蕩析離居朕心爲之惻然惕然特發給帑金命阿桂前往會同該督等詳悉查勘加意撫綏目下積水早已消涸兵丁等經撫恤之後即或元氣不能遽行全復而一切居住房屋自必逐件修建著傳諭阿桂即將荊州現在兵民房屋修建約有幾分及輿情是否安輯之處據實奏聞以慰塵注

初四日

諭曰惠齡奏報襄河一帶水勢隄塍各情形一摺內稱天

門潛江二縣夏間被水田地先經查明俱已涸出補種秋糧現在天門縣被衝田地禾稻已經收割惟潛江一縣帶淹之感林黃景等垸甫經補種雜糧今復被水淹衝當即飛飭李天培馳往督率地方官填築潰口酌量撫恤等語此次襄河水長雖已在寒露之後現在節過霜降水勢消退自必甚速第潛江一縣夏間曾經被水甫經補種秋糧又值襄河水漲復被淹浸情殊可憫著傳諭阿桂畢沅於荆州事畧定後順道前赴潛江會同詳悉查勘該處積水是否業已疏消其應如何酌加撫恤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妥為辦理以副朕軫念災區至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意

初六日

公偕書麟畢沅何裕城惠齡全德奏言臣阿桂接

准戶部咨議覆兩淮鹽政奏湖廣江西等省銷賣

商鹽停止定價一摺奉

旨令臣就近會同書麟畢沅何裕城惠齡全德秉公籌辦

妥議具奏除臣畢沅現在荆州就近與臣阿桂面

同講求秉公籌辦並將兩淮近日離務及口岸行

銷情形札會各該處一體查照去後伏查淮南應

運湖廣江西額鹽除提融年分不計外每綱共應

運一百餘萬引原以上裕

國課下濟民食固不得專事恤商使民間有食貴之虞而商人費重利微有虧成本以致額引滯銷課項懸宕亦非經久之計臣全德因兩淮鹽商費多利薄辦運不前皆由從前江西湖廣有奏定之價時或不能相符人人得以持其短長遂不免私出陋規陋規既興有增無減即有時成本稍輕原可照定價售賣亦以費重不能復舊是以據實奏明今奉

特旨禁革之後自可無需索之事然定價尚在則弊根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意

去各商尚多顧慮未肯踴躍向前且場產豐歉不齊運道通塞各別加以船價包索工伙飯食等項較之二十年前俱有加增雖匣費盡裁仍實有不能拘定從前奏價售賣之處今將浮費痛加裁減核計成本售賣夏季湖廣鹽價已減至二錢八分九釐零江西鹽價減至二錢六分五釐零是從前名雖定價而價隨費增今計本售銷不但鹽價減輕商亦獲利若將定價竟行停止鹽價轉可不至昂貴臣書麟於接奉部文後細加訪察商鹽成本輕重勢難一致今淮南引鹽因費重本虧幾致不

能行運若隨時變通鹽務自可得有起色臣何裕
城查江西行銷淮南引鹽向由商人照價發賣地
方官按期申報雖尙未遽有加增而商人發於鋪
戶又轉發於水販及鄉村之市集攤鋪相距口岸
較遠運脚等項不無稍增亦屬實在情形臣阿桂
臣畢沅復會同酌核再四籌議與其徒存名目或
不免弊竇潛滋自不若計本行銷轉覺於商民兩
便今爲因時調劑起見停止定價其事尙屬可行
惟是詳查歷年案卷湖廣江西行銷准鹽自乾隆
五年部定貴賤二價後該處總照所定貴價外加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謹

三錢每包止賣銀一錢四分六釐至二十八年楚
商擡價病民經前任督臣李侍堯奏明究辦並奉
旨令前鹽臣高恆會同籌議酌中定價每包賣銀二錢三
分一釐作爲限制此後楚省自甲申至丁酉每綱
賣銀均未及續定二錢三分一釐之數迨四十三
年兩淮鹽政伊齡阿以戊戌綱因淮揚河水淺涸
人工物料費用有加奏請湖廣每包增價三釐江
西每包增價二釐經三寶等會議請將所增之價
各減去一釐復奉

諭旨江楚兩省鹽飭原因本年水淺挽運維艱自應漸加

價值但不予以限期該商等一經增價誰肯復行議減
究於民食有礙著各照所定之價止准暫增一年過期
仍照舊價行銷以杜流弊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於量爲調劑之中仍嚴寓限制之意恤商惠民務得
其平今以兩淮引鹽積壓而論自不得不稍爲變
通以紓商力而杜弊端但立法期久遠可遵鹽法
亦更換不一在淮南此時欲停定價以免挾持鹽
價雖由增而漸減又安保異日不借成本以規厚
利鹽價復自減而暗增况核兩淮夏季所減之價
實已浮於從前官定之價向時價有一定尙未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謹

逐漸增長豈有專計成本轉能必其永不高擡且
國家一切經費錢糧從未有竟無考核之事未便獨
於鹽價一項毫無節制臣阿桂臣畢沅愚昧之見
爲目前疏銷之計定價不妨暫停爲久遠流弊之
防限制不可不立今請卽以兩淮現在核定夏季
成本所減數目爲準湖廣鹽價每包二錢八分九
釐江西鹽價每包二錢六分五釐作爲限制如遇
場產豐旺固應平價便民卽值旱潦不齊亦不得
私增逾限仍於每綱開運完竣令鹽政將場竈運
道情形每季成本數目分晰咨報戶部湖廣江西

督撫亦於每年年底各將漢陽南昌行銷價值詳查確實一體報部由戶部互相稽核是否相符具奏一次浮費既悉行裁革鹽價復較前加增積引自當暢銷商本日就輕減統以三年為限交戶部將停止定價以後與設有定價年分通行牽算比較有無逾於現定限制並積引疏銷若干懸課完納若干再行核定成本酌中定議如此庶鹽價得有稽查商民兩無虧累似為平允至部議定價停止以後行銷價值憑何酌定及文移往返應如何先期知會出示曉諭之處臣全德查各商按引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五

課本有定數可稽其場鹽價值河運江運水脚及過壩過所擡運改捆工食等項時貴時賤人所共知場官運商既難捏報地方有司亦易稽查惟有據此數項隨時核計其需本若干加以餘息共應賣價若干三月一次均勻扯算咨明湖廣江西督撫則鹽政行文在先各商鹽到在後各督撫即可先行出示使商民共知不至擡價牟利臣阿桂臣畢沅復查二十八年更定鹽價時所有淮南應運湖廣江西額鹽令於綱首鹽船開江之日鹽政即飭運司查取商人成本並餘息統計核定每包

實應賣銀若干移明湖廣江西督撫行知鹽道通飭賣商照數售賣是此事前經辦有成案應如所議辦理湖廣江西督撫准鹽政咨報即於行銷地方將所定價值先行出示曉諭俾窮鄉僻壤咸得周知俟鹽船到時遵照銷售仍飭屬隨時實力稽查如賣商等有私自擡價等弊即隨時嚴辦此時定價停止地方官自無可挾索倘該商等希圖增價又復私出規例其浮費自必攤入成本鹽政即應查明參奏將此地方官及該商等一併從重究辦倘鹽政不行稽察致商人復蹈故轍一經查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五

即惟鹽政是問如此則商人私出陋規地方官借端挾索之事可永行杜絕不致復滋弊端至湖廣江西水販鋪戶距口岸遠近不一其工伙運脚應如何按時計里分別加增之處臣等查此事例由湖廣江西督撫酌核辦理從前二十八年原議水販係躉買轉售每包許其加賣銀五釐鋪戶係屬零售每包許其加賣銀九釐其相距口岸遙遠各處交各該地方官查明核定具文詳報飭令照價售賣今自前次定議後又閱二十餘年情形不一應飭令該地方官詳查確核具報再按照現定成

本酌量辦理俟核定加增數目一併報部存案仍飭屬隨時訪查於每年年底再將各該處水販鋪戶是否照價售賣及有無增減之處咨部查核奏入下部議行

公偕德成畢沅奏言伏查荊州南門內

關帝廟一座現在春秋兩次致祭考之府志建自明初相傳其地卽

神督荊州時府基其廟宇五層外牌樓一座配殿配樓東西各廊房以及戲臺鐘鼓樓等項房座因年久未修木料俱屬腐朽復經此次大水以致殿宇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奏

敬斜金身尠舊從神多被衝倒自宜遵

旨重行修整以妥靈爽臣等率同司員詳加查勘內大殿一座計五間原係虬門做法柱木甚多有礙從神觀瞻甚不莊嚴并有抱厦兩層疊落成造以致殿內黝黑擬將大殿卽用七架梁可免多使柱木抱厦兩層減去一層只用一層直接大殿殊與做法相符規模宏敞足壯觀瞻其四柱三樓牌樓一座大山門一座二山門一座戲臺一座玉皇閣一座三義殿一座崇聖祠一座馬王廟一座及鐘鼓樓配樓配殿廊房住持房共計七十五間俱應拆蓋

揭窳粘補修理一律油飾彩畫週圍牆垣甬路丹陛照舊補砌各殿宇原供奉神像共計八十三尊

內

關帝大像原係滿金罩漆其餘各神像有滿金者有五彩者俱擬照依舊式裝塑我補見新再查南門城上向無城樓上蓋

關帝大殿五間前接捲棚抱厦五間俯臨大江遠近觀瞻極爲雄壯此次雖未被水然亦年久未修頭停滲漏金身尠舊自應粘補修理一律見新以上除舊料抵用外通共估需物料匠工銀一萬六千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奏

二十六兩七錢二釐奏入

諭曰前因惠齡奏襄河水漲潛江一帶又復被水淹衝當卽降旨令阿桂等於荊州事畧定後順道前往會同查勘今據阿桂奏荊州城工隄工查辦俱已完竣於九月二十七日啟程進京約計阿桂接奉前旨時業已在途如離潛江已遠該處查勘撫恤事宜已有臬司李天培在彼辦理阿桂畢沅卽可不必繞道前往若距潛江不過數站自應仍遵前旨會同畢沅馳抵該處查勘積水是否業已疏銷其應如何酌加撫恤之處妥協辦理阿桂係歷經委任之人畢沅又係該省總督會同勘辦自

覺更為周妥至阿桂等奏荆州修建關帝廟工程自應敬謹整理其廟內應需匾額對聯著畢沅查明殿宇寬窄將匾對尺寸開明具奏候朕親書發往摹勒懸掛將御筆即存貯供奉該處毋庸繳進

公偕德成畢沅奏言竊照荆州駐防官兵房屋被水衝塌前據舒常圖桑阿會同具奏經軍機大臣議覆俟臣等到時查明辦理又欽奉

諭旨此次荆州被淹尤重所有該兵丁修復房屋各費朕亦不忍復令扣還前已有旨竟全行賞給著阿桂等到彼後即會同查明妥辦其衙署倉監等項並著會同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奏

勘分別動借以次興修等因欽此除荆州將軍副都統

衙署業經奉

旨准其借項興修地方文武衙署照例先行借項於所得

廉俸內分年扣還又府縣倉廩監獄據草職知府

余大猷知縣屈振甲呈稱此次荆郡被水皆由該

員等平日於隄工不能留心查察所致現在各工

需費甚鉅業蒙

發帑修築所有倉廩監獄情願各行捐資賠修等情應聽

該員等自行修理毋庸估計外其兵房一項臣等

率同司員等逐加履勘詳悉估計查康熙二十二

年滿兵駐防荆州並未創建營房係給予銀兩價買城內民房居住迄今一百餘年生齒日繁該兵等陸續自行添蓋房屋甚多今若照現在被衝間數普律補修其費不貲勢所難行自應照每兵一名給房二間之例按其實在被衝情形分別確估其圍牆照舊補築俾院落稍寬將來該兵等仍可量力自行修蓋庶於核實之中仍留寬裕之地今勘得滿城內偏近西北低窪之地為江水首先衝入之處牆垣房屋蕩然無存應全行新蓋房一千五百三十四間每間面寬一丈進深一丈簷柱高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奏

七尺五寸又有房屋雖被衝失尚有一二舊料堪

以抵用者一千五百三十一間應行添料補蓋其

損壞牆垣衝失門窻房屋三千五十七間應量加

粘補又僅止補築院牆房一千六百七十間并補

砌門樓三千八百九十六座補築院牆湊長二萬

三千三百七十六丈除揀用舊料抵用外按例估

需物料工價銀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五錢

四釐應遵

旨動項賞給修復又查得八旗辦事必需公所並教場演

武廳步營堆撥房一百七十五間內補蓋衝失無

存房六十八間衝失微存舊料房二十四間粘補門窗築砌牆垣房七十七間揭窠房六間補砌磚院牆湊長六十六丈補築土院牆湊長四十五丈除揀存舊料抵用外按例估需銀四千九百五十三兩一錢五分八釐亦應請動帑官爲修理至各官衙署應行修復者協領十員各房十六間佐領四十六員各房十二間防禦五十六員各房八間驍騎校五十六員筆帖式三員各房六間內查得牆垣房屋衝失無存應全行新蓋房一百六十九間又房屋雖經倒塌尙有一二舊料可以抵用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李

行添料補蓋房三百七十一間又僅坍損牆垣衝失門窻應行粘補房四百七十五間補砌磚院牆湊長二千八十丈補築土院牆湊長六百三十五丈六尺除揀存舊料抵用外按例估需銀三萬九百七十三兩九錢七分應請先行動項興修分年扣還惟查各員衙署其房間多寡不一而被水情形亦各輕重不同若照例坐扣其中尙有礙難辦理之處卽如協領衙署例係十六間內中被衝甚重者現估需銀六百餘兩始能建蓋其中僅止衝場一二間者現估需銀不過數十兩若各按現住

房屋實用修蓋價值令其分年扣還則扣項多至數百餘兩者坐扣過多未免日用竭蹶年限過寬又致帑項久懸此項官房本係公共衙署該員等一遇陞遷等事卽應他員接任又未便轉接扣日久稽延况此次修建衙署實因猝被水災非由住房之人平日不加修葺以致傾圮者可比所有動用銀兩若卽於本人名下坐扣未免多寡不均且被水之後該員等俱經仰邀

恩賞一年俸銀則現在應行扣還之項亦應均勻攤扣庶可不致偏枯今臣等公同籌畫分晰定議協領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三

李

員共應扣銀三千兩零卽令該協領十員按股均勻分扣佐領四十六員共應扣銀一萬一千兩零防禦五十六員共應扣銀九千四百兩零驍騎校五十六員共應扣銀七千兩零俱卽照協領各行按股勻扣如此量爲調劑則扣項既均而爲數較輕各員照例分年坐扣約計十年俱可全行歸款仍請俟前次借修房屋銀兩扣清後再行接扣似於公私均有裨益至筆帖式一年所得俸銀二十一兩尙不及披甲錢糧之數今兵丁修復房屋之費荷蒙

皇上全行賞給所有筆帖式三員修理房屋需銀四百六

十二兩九分六釐可否照兵丁一體

賞給免其扣還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十三日

公奏言伏查本年荆州被水江陵一縣雖受災較

重疊蒙

皇上恩賞銀兩撫賑兼施兵民等衣服口食有資早就寧

貼於二十七日附摺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查

聞至滿營兵丁房屋臣於荆州起程時復詳悉閱看城內

近南一帶地勢較高兵房雖被淹浸尚不至全行

倒塌水退後該兵丁等稍為修補仍可居住其西

北低窪處所被衝較重牆垣房屋存者甚少臣等

前於查勘後即令將地基先行清理搬去瓦礫以

便次第興工所有被水兵丁或先壘砌土牆搭蓋

草屋或向親戚寄居早已得所依棲並無露處之

人現在揀取舊料鳩工興作其止損壞牆垣並未

衝失房屋約有三千餘間即可陸續修復完整至

城內民房有力之家於水退後即經自行修理餘

亦各守舊業拾料補葺俱獲寧居沿隄一帶居住

百姓本係草屋居多積水一經消涸易於補蓋且

高阜處所補種蕎麥尙可有收宿麥已經出土臣

等詳加察看荆城內外雖被淹房屋多有塌損元

氣未能驟復而輿情安輯並無被災艱窘之象此

時城垣隄陞各工並舉貧民赴工力作更可裨益

生計因前次摺內未經聲叙明晰謹將荆州被水

後兵民一律寧貼情形據實覆奏仰慰

聖懷奏入

諭曰覽奏稍慰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查

公又奏言本月初七日行抵榮澤縣黃河渡口接

奉

上諭令臣阿桂畢沅於荆州事畧定後順道前赴潛江查

勘該處積水情形等因欽此伏查此次襄河水漲前臣

在荆州時曾經畢沅告知於兩三日後即全行消

退其潛江縣夏間雖曾被水秋禾俱經刈割不至

成災惟濱河窪地恐所種晚蕎尙有未經收穫者

已委員馳往確勘臣起身時畢沅又曾言及德成

查造城工估册全竣約於初三日即可起程俟其

起程後即當由監利石首一帶前往被水各處親

加查勘再回荊州嗣臣於荊門州途次遇見安陸府知府吳棐龍問以所屬潛江縣被水情形據稱隨漲隨消惟補種蕎麥雜糧間有被淹者又途次接惠齡來信亦稱潛江被水貧民已飭臬司查勘或借給資本或酌量撫卹等語是潛江一縣雖猝被水淹內中卽有成災處所亦不過一隅中之一隅計此時畢沉已將前抵該處督率查辦其被水輕重情形及如何酌量撫卹之處自行查明具奏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三

是月回京

是年秋第三孫那彥成舉順天鄉試

第二曾孫容安生那彥成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受業 王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纂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十三歲

二月初三日

諭曰今年京察屆期大學士阿桂襄贊綸屏兼統部務懋著勤勞敬公稱職宜加優叙以昭恩眷著交部議叙尋議加一級

三月初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命充尙書房總師傅

初十日

上幸盤山

命留京辦事

四月十七日

都察院奏據湖北江陵縣民朱如標呈控荆江大隄工程草率應修之郝穴隄蕭子淵口等處俱被勢豪占阻又庫書張翹南等尅扣賑項浮收銀米請交湖廣總督審辦得

旨此案著派阿桂馳驛前往審辦至上年荊州隄壘潰決

府城及滿城俱經淹浸被災較重皆由該處隄工向係民修地方官不能妥為經理而窖金洲又逼濶北趨所致經朕特派阿桂等前往勘籌其萬城等隄俱特發帑金官為修築並節次指示令將雞嘴石壩儘力接做挑濶往南窖金洲沙礮已漸見刷動兵民人等亦皆分別賞給銀兩俾修復廬舍接濟口糧不致失所此皆阿桂在彼會籌督辦之事此次阿桂到彼務宜覆加查勘將所築各隄工是否堅固如式足以永資捍衛大江濶勢現既南趨窖金洲能否逐漸刷去不致有礙江流兵民人等曾否安頓復元之處詳悉據實具奏以副朕軫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二

災區無時或釋至意

二十四日

諭曰據劉峩奏有磁州舉人鍾應栒於州民劉茂喜與當商王元統互控毆傷圖詐一案從中扛幫詞訟向署吏目沈封忱求情干預多事已降旨將鍾應栒等革審矣地方劣衿干預公事藐視官長最為風俗人心之患漸不可長而吏目違例擅受任意婪贓尤干功令俱不可不徹底嚴究阿桂於二十日自京起程計此時尙未過磁州著傳諭阿桂於行抵該州時畧為畱住兩三日先將此案應訊人証就近拘訊其案內要犯雖經劉峩飭

令摘解赴省如已解到即著劉峩帶同各犯速至磁州會同阿桂審辦如尙未解到即一面飛飭畱劉峩仍一面趕赴磁州會審將此案情節秉公研鞫務得確情定擬具奏阿桂俟磁州審案完竣再由彼起程前赴荆州查辦一切

二十五日

命提訊湖南沅陵縣民李茂才控告該縣銀匠周岐山等串通櫃書浮收火耗銀兩案

二十六日

諭曰阿桂於磁州審案完竣前赴荆州自必經由河北著將得雨未透之河北各屬於經過之便親身周歷查看該處是否缺雨田禾能否長發閭閻生計較前歲情形究竟若何之處詳悉查勘切實覆奏諒阿桂久侍禁近必能仰體朕念切民依之意據實查奏以慰廑注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三

五月初四日

公偕劉峩奏言審明磁州已革舉人鍾應栒恃衿藐法罪狀請發新疆奏入

命刑部議奏

公奏言 臣於四月二十八日在磁州接奉

諭旨 臣於磁州審案完竣前赴荆州經由河北之便將

得雨未透各屬親身查看是否缺雨田禾能否長發閭閻生計較前歲情形究竟若何之處詳悉查勘切實覆奏臣伏讀

諭旨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依無時或釋竊臣於四月二十日起程經過順天保定正定順德廣平等府沿途各屬二麥茂吐穗已齊收成可期豐稔穀米高粱及各項雜糧並皆出土數寸彌望青葱計臣在途惟二十二日丑刻至辰刻滇濛密雨餘日均係晴明而四野土膏發榮含潤據各處官吏毗庶咸稱本年春雨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四

頻霑四月十一二等日復經普得透雨現在二麥秀齊轉藉日色晴烘顆粒方能綻足其向南順廣一帶田禾更為暢茂大各府屬雖非驛路經由詢悉情形與順廣相等至河南彰德等屬與廣平太各境壤毗連訪詢麥穀秀齊茁發亦與廣大等屬不相上下容俟臣親至該處遵

旨詳悉履勘再將目覩情形切實覆奏奏入

諭曰覽奏欣慰竟是梁肯堂漏報可笑

初八日

公奏言臣起程入河南境查得河北上年冬令雪

澤雖少而上年九秋雨水透足本年正二三月屢

經普得雪雨四月十一二三等日之雨尤為深透

廣寬二十至二十二三等日復有陸續優霑河北

二十五屬已無不一律普被臣一路經由留心察

看河北一帶種麥處所較之畿南甚廣現在菜子

已經收割大麥亦在刈穫均稱豐稔小麥再得十

許日亦可登場約計收成總在八九分以上至穀

米高粱青葱茁發早豆亦俱出土以及紅花棉花

等項無不舍潤敷榮并有大麥菜子甫經收割之

地現又趕緊翻犁播種雜糧不使稍畱曠隙民情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五

歡忻踴躍僉稱本年二麥既得豐收而秋禾復如此滋榮長發非但與前兩年迥然不同實為十數年來所未見臣復博加採訪自文武官員并兵民無不眾口同聲與臣親歷目擊情形悉屬符合臣亦不禁以手加額感戴

天恩理宜遵

旨切實覆

奏仰慰

聖懷再臣本日已渡河至滎澤所有河以南雨澤田禾尤

為充足暢茂麥穗一莖有多至六十粒者容臣一

路復加體察再行附便奏

聞奏入

諭曰欣慰覽之近日甚熱心已望雨未至太甚安南事甚

順也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河北雨澤田禾詩以誌事

肯堂報雨未臻悉續奏方知需澤霽梁肯堂四月十八日奏到南北均霽情形猶俟阿桂奏至更爲深悉也先是閣臣遣事密遂教河北勘災詳件完竣即親赴豫省察看河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六

北二十五屬於四月十一二三日得雨深透寬廣並云現在菜子已經收割大麥亦在刈穫小麥再得十餘日亦可登場約計收成總在八九分以上至穀米高粱青蔥萬發早豆亦俱出與以前兩年迥然不同實爲十數年所未見及至榮澤見河以南兩澤田禾尤爲充足楊茂麥穗一莖有多至六十餘粒者覽奏農功大起堪予慰膏霽普滋知非飾言塵念爲之畧釋

幸眾康定匪飾言紓切念南瞻畧釋視如傷

十五日

諭曰畢沅奏襄陽城迤上老龍隄之卧鐵牛對面周家嘴

係襄江坐灣新長沙灘一處將大酒逼向南趨洲沙多係石子砂礪未能挑挖近年以來河形兜曲酒勢較急若不早爲抵禦恐將來對岸新灘日長漢水益逼而南

必至搜刷隄根擬於普陀菴至黑龍廟等處仿照荆州

沙市石磯做法各接做挑溜碎石壩十丈及十餘丈不

等俾節節挑溜以護石岸根基等語審金洲在荆州府

城之南洲沙漲潮逼溜北趨以致萬城等隄頂衝受患

今周家嘴在襄陽府城之北若新灘日長漢水益逼而

南則該處老龍隄工適處頂衝亦難免搜刷爲患其情

形大約與審金洲相仿漢水流爲荆江亦不可不預爲

籌辦况現在據畢沅奏估做石壩共需用碎石八九千

方工程亦屬有限易於建築阿桂現在荆州查辦事件

回程必經由襄陽著傳諭阿桂於回京經過之便即會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七

同畢沅到彼詳悉履勘如周家嘴洲沙可以設法去淨

甚妙若一時未能挑挖則酌量於迎溜處所建做石壩

務期挑溜往北直走江心俾沙灘不至再長而老龍隄

石岸亦可永保無虞阿桂屢膺任使到彼會同勘辦自

益穩當也

二十九日

公奏言審明江陵縣民人朱如標控告黃義遷等

賄阻要工私築洲垸及官吏扣賑加徵各款俱係

捏詞聳聽挾嫌誣告請將朱如標發往伊犁給兵

丁爲奴奏入

諭曰朱如標因素詐未遂膽敢捏詞赴京妄控希圖陷害情殊可惡向來楚省民情刁悍好訟者甚多此風斷不可長朱如標著卽在該處枷號三年滿日再行照擬發遣以示懲儆

六月十六日

公奏言審明湖南沅陵縣民李茂才呈控銀匠串通櫃書多收火耗銀一案係屬虛誣請將李茂才發烏魯木齊奏入

命刑部議奏

十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公奏言臣前接奉

諭旨令於回京經由襄陽時會同畢沅詳悉履勘老龍石隄對面周家嘴砂洲若一時未能挑挖於迎溜處所建做石壩務期挑溜往北直走江心俾河灘不至再長等因臣正在會同畢沅起身往勘適奉

諭旨畱辦李茂才一案卽在荆門州暫駐畢沅前赴襄陽查拏邪教各緣由業經恭摺奏

聞在案近據畢沅辦案完竣回至襄陽赴該處覆加細勘並順道前來荆門與臣悉心講究按圖熟對茲臣於定案啟行北上路過襄陽遵

旨親詣老龍石隄上下相度查得漢江雖不至如大江之

洶湧迅激每逢盛漲之候溜急波軒水勢浩瀚亦

復一望汪洋襄陽郡治直對樊城爲南北要衝上

游重鎮北面緊臨漢江向藉老龍隄爲之屏障卽

古所稱襄陽大隄由來已久歷代屢經修築計長

十里有零隄身石工現俱一律鞏固形勢崇雄實

有金湯之固惟老龍隄西接峴首山山根有買家

洲老灘漢江至此旋繞買家洲之北折而東南直

注普陀菴迤西之卧鐵牛地方大溜緊射南岸直

逼隄根詢問居民據稱從前溜勢原走中泓因普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九

陀菴對岸舊有周家嘴砂洲一二十年以來砂灘

日長大溜亦日漸南注溜勢愈南則北面砂洲愈

長此原相因而至之勢察看現在隄身雖稱堅實

但上年秋汛水漲老隄子隄均有冲塌數段業由

督臣畢沅等

奏明動用歲修銀兩補築完固但恐先後溜勢日夜

搜刷根脚漸被撞擊必至嚙蝕鬆動則於襄陽郡

治殊有關係查周家嘴砂灘係大水暴漲之時挾

帶石塊石子隨波直下結聚而成礮積非如荆江

洲渚活沙停積者可比若將砂灘挑挖所費甚屬

不費且江深灘厚隨挖隨斷非人力所能集事
只可於大隄頂衝處所設法辦理以冀逼溜敵砂
今看得老龍石隄之迤西普陀菴一帶舊有磯嘴
四處從前原為挑溜而設祇因磯身較短不能得
力是以水勢日近隄脚臣畢沉擬於舊磯之上首
用碎石裹護向東北斜長接出連舊石磯計算普
陀菴擬順長十五丈頭工嘴擬順長十二丈二工
嘴黑龍廟各擬順長十丈磯嘴既長挑溜自遠即
可將大溜逼走中泓而壩岸又有碎石擋護則隄
身不致撞衝隄脚亦免汕嘴誠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十

聖諭對岸之砂洲縱不能即行搜刷淨盡江水日夜盪激
久之冀其冲動不至有再長之虞應請交與畢沅
即如所奏於秋深水落時派委熟諳工程之員前
往確估興工約計需費無多即在老龍隄工預備
歲修餘息項下動支毋庸另行籌款奏入

諭曰阿桂奏勘明周家嘴砂洲應行添接石壩情形一摺
據稱周家嘴砂灘係大水暴漲之時挾帶砂塊石子隨
波直下結聚而成礮積難以挑挖請於大隄頂衝處所
設法辦理以冀逼溜敵砂等語老龍石隄對岸周家嘴
砂灘既係礮積非如窖金洲活沙停積者可比亦祇可

如阿桂所奏於頂衝處所添做石壩以資護隄刷砂者
即交與該督撫等於秋深水落時遵照妥協辦理

三十日

諭曰書麟等奏睢寧南岸周家樓漫口兩頭裹護已定大
河溜勢仍有五分非豫省漫口全行奪溜者可比且江
南土性堅實將備弁兵詣於堵築書麟蘭第錫可以力
肩起辦似可無須阿桂前往等語所奏是該處漫口既
經書麟等通盤覈算白露前後即施工進做兩月內可
以堵合完竣該督等復力肩其事自不必再令阿桂前
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十一

七月二十六日

諭曰徐嗣曾奏閩民多係聚族而居各有宗祠設立族正
如有為匪不法作奸犯科族正不行阻止舉首者分別
治罪如教約有方奏給頂戴等語細思該撫所奏斷不
可行阿桂從未至閩省服官然伊更事日久能識大體
著傳諭阿桂即將徐嗣曾所奏舉充族正是否可行並
另有何辦法可以經久無弊之處據實具奏

八月回京

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覆奏徐嗣曾請責成族正舉發族匪酌給頂

戴及盜匪自首減等二條其事實不可行兩摺此事祇可俟福康安奏到再交軍機大臣酌議密交伍拉納徐嗣曾董飭地方官留心妥辦若必明定章程出示曉諭使各族正聞知又似地方官有所畏忌轉足以長其刁風至孫士毅請遇有械鬪案發除本犯按律治罪外將族正財產一體入官照本犯減等治罪等語械鬪案件族正固不乏明知故縱之人而其中亦豈無實不知情者若概行查抄治罪辦理過當將族正人人自危尤恐別滋事端所有阿桂孫士毅摺均著畱交軍機大臣存記覈議毋庸發抄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三

初五日

諭曰安南貢使阮光顯等於送駕後令其回京所有頒給勅印仍交禮部齎捧回京俟該貢使到京後著畱京辦事王大臣擇日頒發令該貢使在太和門內丹墀下行禮祇領阿桂捧印稽顙捧勅并派贊禮郎照例贊禮俾得瞻仰闕廷并睹禮儀整肅該貢使祇領後只須任二三日即令委員伴送回國不必又候回鑾

是年第三孫那彥成會試中式進士改庶吉士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七十四歲

二月初八日

上東巡

命畱京辦事

五月初十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畱京辦事

是月孫那彥成散館授編修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七十五歲

二月奉

旨署理正白旗蒙古都統

三月初四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三

上幸盤山

命畱京辦事

五月二十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畱京辦事

是月奉

旨署理正紅旗滿洲都統

十一月子阿廸斯授鑾儀使

是年五月子阿彌達卒

十一月第二孫那彥寶擢

乾清門侍衛

七月第三孫那彥成陞侍講十月

命在南書房行走

正月第三曾孫容照生孫那彥成出

五十七年壬子七十六歲

二月初四日

京察

命交部議叙

三月奉

旨署理廂白旗滿洲都統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初八日

上巡幸五臺

命留京辦事

五月初十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十月廓爾喀平

命交部議叙

平定廓爾喀紫光閣十五功臣圖像

恭錄

御製贊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七旬以上身體康強從不言功黃閣贊襄威克安久此大

必大彰國威而後允降庶幾可以久安不致再生事端唐

太宗所謂示之必克其和乃固正合朕意福康安固能仰

體此意力薦殊勳而阿桂曾亦協謀置一个臣有容休休

第一

上嘉允所請位列第二

是年十月子阿迪斯授戶部右侍郎

十月孫那彥成陞國子監祭酒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七十七歲

三月奉

旨署理正紅旗滿洲都統

四月二十日

命充殿試讀卷官

五月十六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二十九日

諭曰阿桂從前原係總請達因授總師傅未派兼管今著

伊仍兼總諸達

是年四月孫那彥成陞詹事府詹事

十月孫那彥成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七十八歲

五月二十五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奉

特旨每散值晚日令阿桂王杰先散以寓體恤老臣之至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十二月二十九日

册封

婉妃

循妃

恭嬪

芳嬪

命大學士阿桂為正使禮部左侍郎鐵保為副使持節

册封

是年六月子阿廸斯調工部右侍郎

乾隆六十年乙卯七十九歲

五月初六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十月二十七日

孝儀純皇后神牌升祔

奉先殿

命大學士阿桂王杰恭題

神主

是年十一月第四會孫崇德生第五會孫容恩生俱孫那彥成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嘉慶元年丙辰八十歲

正月元旦

太上皇帝紀元周甲

授

受禮成以公福壽兼全

特命捧寶以襄

盛典

初六日

太上皇帝復舉千叟宴盛典仍

特命捧卮領班入宴

恩賞

御製詩如意壽杖貂皮補蟒等物

五月初六日

上奉

太上皇帝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八月初三日公八十壽辰

太上皇帝先期

命子阿迪斯孫那彥成於

行在回京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六

特賜

御筆匾額對聯并

御製詩

恭錄

御製詩

賜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八十壽辰

黃髮未曾更駘荷廿年于是掌絲綸試看信史今兮古幸

我斯時君與臣耳重目明政何碍前功後業福尤申相期

砣砣漫言老七字促成賚壽辰

御書匾額

介眉三錫

御製聯句純嘏懋勳延帶礪者齡碩望重絲綸

又

賜如意藏佛帽頂朝珠補蟒貂皮等物

九月辭管兵部

十一月患病請假

上遣御醫李德宣診治旋愈

賞人參一觔

恭遇

覃恩公正一品廕第一曾孫崇綬 子阿迪斯二品廕第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七

六孫那彥堪 孫那彥成二品廕第二曾孫容安

是年八月第六曾孫增壽生第一孫那彥瞻出

嘉慶二年丁巳八十一歲

五月二十九日

上奉

太上皇帝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八月二十一日午時壽終正寢二十二日奉

太上皇帝勅旨大學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辦事多年自平

定西陲時即隨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周詳妥善懋

著勤勞嗣勦辦兩金川界以將軍重寄秉承方略堅持定見克蕪膚功特封爲一等誠謀英勇公賞給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紅寶石帽頂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以旌殊勲續自簡任綸扉綜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前因撒拉爾及石峯堡回匪滋事統兵勦捕立就殄平復加恩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令伊長孫承襲疊沛恩施正資倚畀邇來雖精力稍衰兩耳重聽猶照常趨直夙夜靖共頃聞患病頗劇卽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億御前侍衛豐伸濟倫由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被仍冀調理或可就痊茲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卽令綿億並另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三

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醮奠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任內降級罰俸處分俱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以示軫念著勲至意

又奉

勅旨原任大學士公阿桂因病溘逝當經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億前往醮奠茲念阿桂宣力年久前此平定金川勲績懋著朕本欲於回鑾後親行賜奠但計算日期彼時久已出殯其塋地距城更遠難以親臨若於到園後特行進城大臣等均以朕年已望九恐致過勞再四奏懇不得不俯從所請因思

皇帝在青宮時阿桂卽充總師傅總詣達皇帝可於九月十一日親往賜奠以示優禮勳者有加無已之至意

九月

今上親臨賜奠

御製詩云

帝念功勳舊朝廷重上公將星落霞表箕尾現雲中函丈儀曾侍綸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風

禮部議請祭奠如例

賜諡文成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三

諭祭文

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祭

文

維嘉慶二年歲次丁巳 月朔越 日

皇帝遣官

諭祭於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之靈曰任重台階聿著老成之望功垂册府用宏幹濟之謨惟勳宜克懋夫勳名久深委寄斯軫念倍殷於耆舊用備哀榮與畢親臨恩綸載降爾阿桂蓋誠自矢練達有爲始卽署之掄才迭膺任使旋戎行

之受命奮効馳驅當用師回準之初者定預參成績
迨闢土畊屯而後撫綏藉莞專樞動合機宜號令肅
鳴沙之野職兼禁近迴翔躡戴斗之班既而兩金川
恃險逞奸衆土目叩關籲救統雄師而聲討俾總元
戎稟勝算以伐謀克宜廟略中權采入五年而逆黨
咸俘定見堅持萬里則邊氛式靖是用剖桓錫瑞命
袞超榮升冠服於屬籍之華贊畫像於策勳之首樞
廷密勿綸閣書思部政兼咨旗營並轄胄筵經幄既
勿懈於趨踰秘閣詞林亦曾資其領袖復兩掃番回
之遺孽即重加都尉之世封界倚方長弼諧靡忝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三

者年登大耋力謝兼司猶趨直於中宸靖共益勵屬
展巡於上塞留務仍釐聞疾疾之俄侵馳軺慰問實
厘懷之孔亟賜被宣慈竟告淪徂良增悼惜銜崇太
保特申追贈之文祀秩賢良並滌因公之類獎章聿
具芳俎斯陳嗚呼終始承恩歷試遍更內外贊襄盡
瘁明禋式篤勤勞靈而有知庶其歆受

恭錄

諭碑文

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公諡文成

阿桂碑文

朕惟任隆贊治端膺將相之崇禮厚酬庸倍眷勳賢之
重惟蓋誠既昭恭恪斯渥典宜備哀榮用煥國章式
符獎憲爾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
公諡文成阿桂早承恩蔭游歷郎曹曾陳臬於南州
苻膺遷秩迨宣威於西域力請從戎參贊有方拔堅
壘而戰攻奮勇勤勞罔懈鎮新疆而經理安詳復征
緬甸而往滇遂勒金川而入蜀授以將軍之寄稟茲
方略之承定見堅持操必勝于先之算膚功捷奏成
有戰則克之勳爰晉公階旋登揆席既寵膺夫綬佩
復榮錫夫冠裳襄機務於樞廷寄鈞衡於綸閣兼司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三

部政並侍講筵職領文淵秘窺藜閣班清翰苑榮掌
槐廳迨撒拉之過征師貞投鉞洎石峰之進勦旅吉
殲渠豐功屢著乎軍行懋賞更延于世職四登紫閣
邀圖贊之輝煌兩與者筵見精神之矍鑠昨者塞垣
云幸俾其京邸仍留忽聞遘疾之已沉屢懷孔切猶
謂就痊之可冀遣問方殷何遽淪亡良深軫惻賜卹
羅之經被贈太保之官銜不愧賢良恩綸崇祀曾充
保傅賜奠親臨聿昭軫舊之懷爰攷易名之典象其
夙昔諡曰文成於戲內外宣猷彌祇承于敬慎始終
敷績尤眷念于老成卹典攸頒豐碑用勒欽予時命

貽爾後昆

九月十三日殯於左安門外之楊坊村 文勤公

墓道之第一昭

十一月二十日子時舉葬事

十二月伊犁將軍保寧奏原任大學士公阿桂開

創伊犁功德甚著該民人呈請入祀伊犁賢良祠

奉

旨其當先是金川平定成都北門兵民建公生祠至是

亦奉

旨為專祠子阿迺斯襲一等誠謀英勇公官至四川成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壽

都將軍緣事革退

恩賞六品頂戴次阿思達原任太常寺筆帖式次阿彌

達官至工部右侍郎皆先卒孫那彥瞻襲一等輕

車都尉緣事革退現官藍翎侍衛次那彥寶襲一

等輕車都尉現官工部右侍郎正藍旗滿洲副都

統次那彥成乾隆五十四年進士現官直隸總督

次那彥柱襲一等誠謀英勇公

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河南教匪滋事佔據滑

縣奉

旨陝甘總督那彥成着以欽差大臣總統軍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四

十二月初十日勦滅淨盡克復滑縣封三等子

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復

命

諭曰那彥成係阿桂之孫亦由平日習聞祖訓勉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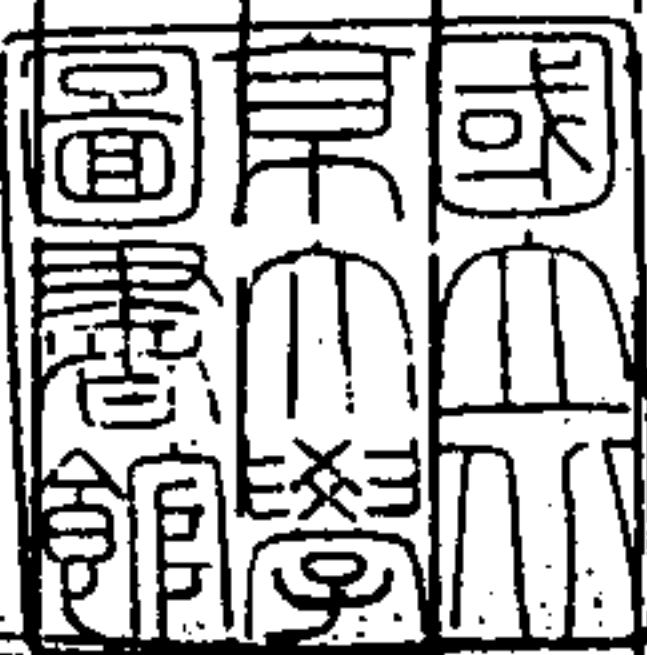
聲故能宣力効猷懋膺爵賞茲追念舊勳著於本

月二十九日在阿桂墓次賜祭一壇著禮恩前往

奠酒用示朕眷舊酬勳至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十四

壽



六〇五

汪龍莊先生學治臆說佐治藥言兩書翻刻遍海內而病榻夢痕錄雙節堂庸訓獲觀者鮮或以錄係年譜訓非論治略歟竊謂臆說藥言言也夢痕錄行也著錄之旨明必顧也先生遊幕筮仕在乾隆年間里居在嘉慶初年閱今六十年當日自督撫迫州縣官幕各勤其業孜孜求治無泐忍因循之習並其時風尚儉樸皆於先生一生蹤跡因事類著讀夢痕一編輒不禁慨慕係之至若浦中丞之晚節不堅李髡之作奸必敗顯資規戒而先生之治甯遠俗易風移捷於影響吏可知實心實政不必俗敝民媮之爲慮也余撫楚之次年以所攜是

序

書付梓俾廣流傳且以求志達道理無二致故以庸訓附焉香吟邵君實司校讎之役爰釋平日所論說者弁諸簡端清河月舫龔裕書

古人晚節末路不忘歲徹往往自述生平藉以考鏡得失亦行百里者半九十意也余少孤露承先人遺訓凜凜懼隕隆佐治入官數十年閉境遇夷險風景變遷情動於事過輒忘之奉職無狀邀荷

聖恩不加重譴歸卧故廬省譽補過他山之錯畏我友朋多舉既往以勗將來去冬嬰末疾轉更沈劇自分必死恐無以見先人地下循省舊事不已於懷嚮之所忘今迺歷歷在心日矣會感夢中案寘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臨鑒入春以來病體稍開

病榻夢痕錄卷一

口授培塿兩兒依年振記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兒試禮部還命其重加排比析爲二卷題曰病榻夢痕錄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余不敢視事如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虛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毋自欺經經之守實卽在此書其端以告子孫俾知涉世之難保身之不易也歸廬主人輝祖識昔嘉慶元年七月一日

歸廬旅賸小隙



水際

嗚呼此翁矣召爲士岳繇幾身
短同歐視譜幾策齋頌果家史
壯魄繼驅者委福吐於翻辱親
自惟和止自幸歸林樹憂親趾
張帶七十蘇間如此雪服數孝
食桌不也

歸廬旅賸自題

病榻夢痕錄

卷上

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時余生於大義邨中
巷尙友堂之東室汪氏自大倫公始由鄞遷蕭山
傳十六世爲 曾大父孚夏公諱必正 曾大母
沈孺人生子三 先大父贈文林郎朝宗公諱之
瀚季子也 先大母贈孺人卽 曾大母姪生二
子長爲 先考原任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贈文
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南有公諱楷輝祖 遯遷蕭祖
爲十九世孫時 奉直公以謁選入都 先嫡母

病榻夢痕錄卷上

方太宜人宿疾未瘳 先生母徐太宜人免身四
日卽起泊爨汲因得脾泄病至老不瘳爲 輝祖終
身罔極之痛 同里王宗炎填諱

九年辛亥二歲 奉直公留京都先是 奉直公與山
陰王坦人先生 宗閔 交最摯庚戌六月王宜人
卽有婚姻之約及余之生遂訂姻焉無媒妁也
十年壬子三歲 奉直公選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之
官

十一年癸丑四歲
十二年甲寅五歲就外傳五月二十九日 先嫡母方

太宐人卒 徐太宐人嘗語輝祖汝生時吾方年
少晝勞苦主母恐吾倦寐失汝乳哺夕抱汝寢汝
啼付吾乳乳訖復抱去易襁襪燥溼必身親以爲
常氣垂盡尙執汝手屬汝兩姊好好照看憐汝如
此汝當時時記念輝祖年四五十與兩姊言感母
慈恤猶相向泣下也十一月 先大父爲 奉直
公聘繼室 王太宐人

十三年乙卯六歲 王太宐人偕 徐太宐人挈輝祖
之洪縣延家靜山師崇智至署課學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先大父至洪署命余曰輝祖

病榻夢痕錄卷上

祖之生也 先大父年已五十有九甫抱孫甚喜
咳名曰垃圾取其賤且多而有資於農也五歲就
傅更名曰鰲至是見余能解字義可讀書爲定今
名余見酒輒喜飲一日署中譙客有火酒盜飲醉
死浸髮水中越夕乃甦自是杯勺不能入口

二年丁巳八歲讀書官署有兩陶器俱墮地薄者毀焉
奉直公舉完者而示輝祖曰能厚如此則均完
矣因言做人須厚如緞可耐幾年過卽爲紙亦須
爲繭紙尙可剝幾層若爲竹紙則一觸便破矣
三年戊午九歲讀書官署

四年己未十歲正月 奉直公以 先大父年老家有

弟例不得終養引疾去官三月發洪縣取道濟寧

王太宐人方姪身同 徐太宐人坐獨輪蓬車

甚苦以貧不能雇大車也五月抵家弟榮祖生七

月殤 先大父寶愛輝祖甚每觀劇必令隨侍歸

則問所演劇姓名賢否能對則喜一日觀演繡襦

記 先大父曰鄭元和賴得中狀元可以做人輝祖

祖對曰雖中狀元畢竟不成人 先大父嘗舉以

告親黨曰此兒竟識得做人輝祖至今識之不敢

忘一日有隣生歲試劣等眾斥其名輝祖亦笑之

病榻夢痕錄卷上

先大父怒扑輝祖曰是秀才纔有等汝尙無等

安可輕薄笑人輝祖跪謝則又曰吾望汝他日做

秀才著藍衫拜吾墓下耳十月仲姊歸孫氏余潛

出登舟觀綵輿失足墜水沒入舟底逾時獲救

先大父痛撻之十一月二十日 先大父卒是歲

仍從靜山師學

五年庚申十一歲元日效蹴鞠戲 奉直公訶止之授

陳檢討四六一冊令每日讀半篇不得下樓輝祖

後佐幕以駢體文受知當事本於是也是年延邑

生鄭又亭師嘉禮主塾令輝祖受業初 奉直公

以賈起家置田百餘畝援例入官先叔父里居為博徒所蠱斥賣幾盡 奉直公既歸或謂訟必直田可復也 奉直公不忍舉叔父至是資用日絀經理 先大父墳墓畢之廣東謀生八月十五日夕紆道過會稽外家 輝祖從初放舟密雨如絲 輝祖枕 奉直公左股卧行二十餘里撫 輝祖起推蓬四望顧謂 輝祖曰兒知吾此行何為者 輝祖未有以應也 奉直公曰垂老依人非吾願也幸老親尚健不及此時圖生理兒將無以為活 輝祖泣 奉直公亦泣瀟瀟不自勝強為 輝祖收淚襍舉

痛癢錄卷上

四

經書令 輝祖背誦因問曰兒以讀書何所求 輝祖對曰求做官 奉直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做官不失為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罵不貽毒子孫兒識之後又襍舉論語學而孝弟數章講說之夜分乃寢至會稽又手授網鑑正史約一冊曰日後長成當熟此遣 輝祖歸家遂行蓋自此不復奉庭訓矣

六年辛酉十二歲從鄭又亭師學 奉直公於前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南海旅邸四月喪歸 兩太

友人勵節食貧紡績餘功兼糊楮鏹自給晝夜不少休息常泣而訓 輝祖曰兒不學必無以為人汝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督 輝祖愈嚴 七年壬戌十三歲從鄭又亭師學時門緒中衰近族多不自立諸博徒復誘之皆疑 兩母從宦有私蓄日夜慫恿叔父向 兩母索錢不得錢則撻 輝祖 兩母百方貸錢應之甚至從 徐太宜人手篡 輝祖去多有勸徙居以避者 兩母以宗祊在堅不聽往往炊烟不繼至衣單禦冬奉 先大母及育 輝祖則衣食無少缺也

痛癢錄卷上

五

八年癸亥十四歲從鄭又亭師學同學四人遇 輝祖獨嚴每作一藝必令三四易稟自晝達昏不使頃刻暇 輝祖甚苦私屬姊婿孫惠疇 世塚問之師曰此子必可成就惜不肖潛心吾鞭辟近裏或可望其向學縱之則終身誤矣 輝祖一生感師言入肺腑也以 兩太宜人不能具脩脯歲終師他就館九年甲子十五歲族叔奐若先生家延上虞徐冠周師 冕主塾 輝祖附學焉朝暮往來 徐太宜人親翼護之師年將七十子幼視 輝祖則念已子故教 輝祖極摯為制字曰煥曾嘗勸 輝祖曰若不勉學不

能成立若母無出頭日矣蓋知輝祖之有家難也

輝祖家與塾隔河每出塾師必目送輝祖過橋乃

入至今念之猶常泣然鄭師閱文最嚴師以鼓勵

為事獎許甚至故是年行文調暢蓋非鄭師無以

立學之基非師無以長學之趣二師之教如此所

謂相得益彰者乎是歲外舅王坦人先生官淮安

山陽縣典史或傳余從叔父博簞無行有獻諛者

謂無媒聘可悔家人幾惑其說矣王空人聞之日

夜泣母氏以告外舅憐之時余方學為詩即事云

事有難平處心無不用時題牡丹圖云圖成莫謂

病榻夢痕錄卷上

開不早開時便得稱花王長短句云腸似黃河迴

九折一折一番愁河流無盡頭愁到幾時休里人

傳至山陽外舅見曰此子能處憂患雖辛苦終當

有成浮言漸息

十年乙丑十六歲徐師以疾去輝祖力不能更從他師

依 兩母起卧小樓 兩母督之學不敢跬步出

門外也檢先人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覽讀之凜

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過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

於此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依 兩母學縣試童子輝祖請往

兩母謂輝祖學未成且家貧未之許也固請

兩母曰若自揣可進學乎輝祖自謂其技輒應曰

可 兩母曰既可進學豈有不令汝去者六月至

縣見試人多著紗單衫心羨之或贈錢許製衣輒

代作文比案發族中十八人皆招覆輝祖獨不與

兩母不悅既知輝祖受錢則大怒曰兒無志氣

為利不惜名予朴而遣歸錢輝祖痛自悔晝夜學

八月府試十八人者皆不招輝祖終試九月督學

江甯陳秋崖師 其疑 試第六名入縣學首題盡徹

題三聖之城兩節從山陰茅再鹿師 詒孫 論文

病榻夢痕錄卷上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王氏母舅延課諸子凡七人館脩

十二緡以三緡餽山陰張百斯師嗣益從論文焉

應鄉試第一場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

趙公侗數 見其七藝俱完而卷前後各書一好字

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夢人伸手入簾曰

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

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為女子汝自問平日

有學過否生再三哀額換卷另書貌若甚恐場中

有鬼神可不懼歟浙江額中舉人一百四名是科

始減十名榜發不售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二月外舅以輝祖不能專學招至

官中從山陽孝廉許虛舟師廷秀游至十一月歸

有邀觀社劇者余謝不往 徐太宐人曰今日戲

場喧嚷吾都無所恐往時汝去吾聞嘈襍聲即膽

碎慮汝挨擠也余聞之悚然汗下從此不敢入戲

場是歲叔父挈眷他徙 大母欲偕行 兩母泣

而止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仍館王氏舅家從張百斯師論文

十一月王宐人來歸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山陰馮思詠師館安昌沈氏輝

病榻夢遺錄卷上

祖從游焉五月朔嚮晦發頭眩病仆跌後圍池步

腰以下皆沒水黃昏館僮覓獲救起尙未甦也甦

而病遂歸八月應試不售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族伯表山先生鏞延課子弟是

歲訂交先生子婿山陰徐頤亭夢齡頤亭上舍

以醫劔作應舉文寄山陰楊魯蕃師際昌誨定

於塞外於塞外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二月應

恩科鄉試不售是科三場策問小學余素未究心仁和

嚴古緣 果淹雅貫通為余歷歷言之始得完卷自

此訂交并交其弟鐵橋誠古緣為人慤信有學

離和數十年如一日鐵橋尤工藝外舅署松江金

山令三月十五日赴金山自此入幕矣然余頗不

欲以幕為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脩三金而已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館金山三月長女生五月外舅

署常州武進令偕之武進七月歸應鄉試 大母

已病闈後輝祖疾作外舅以館事招不得行又

不忍別 大母行 大母聞之呼輝祖曰兒行幾

時還對曰得中約九月二十二三日可還不中當

至臘底 大母曰兒必中然尙早我不及待兒亦

不及待我兒行毋念我 王太宐人泣曰兒今且

病榻夢遺錄卷上

病柰何 大母曰毋慮兒有後福多壽多兒孫先

是 徐太宐人不得於叔母因漸失 大母歡心

輝祖又不肖往往為 徐太宐人累比 大母篤

老叔母棄去不顧 徐太宐人奉事惟謹並教輝

祖曲體 大母意 大母安焉至是呼 徐太宐

人至榻前曰若善事我願若子孫皆如輝祖子孫

娶婦皆如若也余遂行十月初二日 大母卒時

輝祖未歸耐身耐梓皆 兩母主之後輝祖十五

年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今年六十餘回思 大

母言若前知者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四月外舅丁內艱在武進候代
薦余揚州鹽商程氏主管文翰歲可得脩一百六
十金余欣然應之既聞商人偕甚每坐榻牀倚炕
桌南面客皆侍坐白事余度不能耐告外舅辭之
不二月常州知府海陽胡偶韓先生文伯招掌書
記以外舅故屬吏無關聘歲脩二十四金余就之
間者俱以爲怪余曰脩雖少太守當賓禮我也外
舅頗以余爲傲然甚避余言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二月館常州公事暇從同事諸
暨駱炳文先生處究心刑名之學九月胡公陞江

病榻夢痕錄

十

蘇督糧道子舜焉公曰吾遂不能久屈子乎畱益
堅許每月增脩八金蓋一歲不啻倍蓰矣遂同之
常熟胡公端人也禮余在諸賓之上每遇大事必
招與議所持論多見採納嘗語諸子曰汪君必不
久於人下異日國家有用材也兒輩當師事之
公嘗言能思則事成思之爲字田在心上田中一
十字四面俱到缺一面則心有未至故公慮事最
密時號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用其思
也待余極瑣碎語人曰汪君明爽吾欲以細緻成
之耳余佐幕數十年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凡代撰文字類用駢體一日誤陝藩唐莪郵先生
綬祖祭章序其巡撫湖北時被劾起用胡公弗慊
也踰月陽湖楊編修述會自揚州還言祭章八十
餘無過常州者公以語余喜見顏色後有所作無
不稱指嗟乎士當未遇豈不重賴先輩齒牙餘論
哉時禁私鑄小錢舊傳寬永通寶撫軍行查年號
來歷會有贈胡公曝書亭集者余燈下偶檢閱其
跋吾妻鏡云吾妻鏡亦名東鑑前有慶長十年序
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東鑑爲日本國
書寬永三年者明天啟四年也遂白公据申開卷

病榻夢痕錄

十一

之有益如此自此幕務稍閒卽從公假書記誦不
敢自暇逸矣是年歸第四妹於山陰沈有高仁按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
殍載道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胡公督運臨清余以病不能
遠行就無錫縣魏公延養館副秦君治刑名秦君
專法家熟律令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
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余曰童養也可以凡論秦
不可魏公屬余主棄余以儿上常州府引服制駁
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

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為翁翁之弟是為叔翁又駁余議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尚未為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為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為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為兄四呼為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為夫則四叔不得為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尚未成且記曰

病榻夢錄卷上

十二

附從輕言附人之舉以輕為比書云舉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况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為四別娶似非輕縱遂蒙批允余名頗為撫軍所知撫軍者番禺莊滋圃先生有崇也五月魏公丁內艱余歸應鄉試是科舉人廣額十名九月下第胡公復以東招之常熟仍司書記十一月胡公同錢毅友朱君赴淮安謁總漕余偕行舟次胡公與朱持論多齟齬將至

淮安余詢其故因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已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朱援例頂詳總漕不准是以主賓迕朱檢例案付余披覽曰吾遵例夫何尤余曰君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為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胡公大喜曰是說今始聞之朱曰吾力竭請以累子余辭不獲遂為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

病榻夢錄卷上

十三

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苦葢銀兩時為檢點至船底版片泥膠皆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疎虞所關匪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悞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朱覽之曰吾實念不到此胡公遂錄稟呈總漕蘊公著大為許可令速歸請撫軍會行萬一部駁可奏免也後呈稟撫軍莊滋圃先生曰理足詞達必可不致部駁又曰此稟另一手筆得毋易友乎胡公以余名對先生曰前在無錫辦浦姓案甚有膽識將來條議當令此君

爲之余自此更爲胡公契重遂留常熟兼司條議
事次年

聖駕南巡胡公派理船隻并前營差務十月余同赴清
江浦余自出游歲終必歸省是歲卽於遂次度歲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佐幕者義分亦然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留胡公幕四月差竣借至江
甯辦報銷寓秦淮河房得以略游金陵名勝七月
回常熟又同胡公赴海州督捕蝗蝻兩旬餘又至
安東回署十二月初同至常州查漕蘇州白糧帮
干總姚起濬忤胡公意立欲劾余以口過不可

病榻夢痕錄卷上

十四

議相左初五日辭歸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正月初八日胡公遣戚持札
到家代爲謝舉再三堅請復同至常熟常熟有虞
山虞仲言子之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
爲仲氏每展墓必經言之墓道言以爲越界歲必
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撫訟十餘年未結撫軍委
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地之內謂言氏占
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起於漢時各不相下道
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
願也故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爲非可例定也

乃爲之議曰墓前禁地之說起於後世仲說不足
爲憑言譜墓道起於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

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必不愛此區區之地
言爲道南文學禮讓爲先必不忍與先賢爭路兩
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荆榛不
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
墓道而上墓道之外不得樵採庶奠幽魄而杜囂
風案遂定胡公欲留余度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猶未許歸余題詩於壁如歸豈復歎他鄉爆竹聲
中歲欲央八口自憐窮骨
肉一年幾得好時光般勤醴酒開東閣寂寞斑
衣負北堂記得臨分會有約椒盤鞠脆捧霞觴侵

病榻夢痕錄卷上

十五

曉胡公見之曰吾過矣卽具快船飛送於除夕到
家是年間靜山師卒於京師屬族兄鳳琳綬歸其
喪歸第三妹於同邑陳景聲之录初自號曰龍莊
以家居鎮龍莊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正月以媵婢楊氏爲妾赴胡公
幕三月昌邑孫景溪師爾周自山東至署胡公屬
余錄文字就正余錄窗課三十篇面呈閱一月師
不置一詞心疑之而不敢請也以告胡公次早余
未起師衣冠來謝曰子文久閱矣頗不愜於心子
才可以入殼而文不合格妾爲譽則不安直言之

又恐見舉當俟別時奉繳故不動筆昨胡公謂我
懶且言子兩節母苦教志在科名月來見子執禮
甚恭虚心可敬當以吾意為子評之毋訝也是日
即將文一一評改有從破題抹起者有逐句抹者
有隔句抹者三十篇中得連圈者三句耳余讀之
汗流浹背多不能解則執卷求教師一一申言其
故真聞所未聞遂執弟子禮每日官事畢即赴師
請題次早呈卷如此者兩月餘漸為師許可七月
余歸應鄉試師亦反山左同至蘇州過余舟握手
言曰子技成矣然得失不可知吾此行服闋謁選

痛癢錄卷上

十六

萬一南來子尚佐幕當虛席以待余謹對曰二母
多病不能遠離若吾師官在千里左右必當應命
各揮淚而別是科二場刪表判以第一場經文四
篇改入二場增論一篇二場增五言八韻排律一
首八月初八日入闈後大雨水溢及坐版闈中狼
狽幾不完卷甚負吾師教誨十二日二場即病不
能飲食勉完三場恩恩還里遂病甚不能興轉側
需人日惟啖生粟數枚垂絕者屢矣明器已具醫
師莫名其病自信不起九月初八日夜 王太室
人夢中堂有南面坐者數人東西侍者甚眾吾祖

吾父皆右隅侍南面者語嘈嘈不可辨惟東面立
者頤而癯煖朝微頰向上指曰該畱坵有數人
哭而出吾祖吾父向上拜跪若有喜色晨起吾母
為余言之曰此有先人呵護當無害也是日亭午
徐頤亭來省為余診脈告吾母曰舅無他病因闈
中水氣直達上焦所以飲食不通體溼故不能運
動用人葭桂附重劑治之一飲即睡醒下水數升
即能轉身又一劑即能起坐不數日而瘳十月初
一日赴館先是 曾大父以下同堂伯叔三人從
昆弟九人多強壯而余最孱弱善病 兩母常憂

痛癢錄卷上

十七

無年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伯叔昆弟先後殂謝惟
存叔父一家客游而余則自此康強不復再病殆
兩母節孝之苦足以蔭庇後人所謂該畱坵
者實邀先靈之呵護矣素有積負重以危疾稱貸
勢不能支胡公久交又不可以計脩歲終遂堅辭
胡公受長洲鄭君 毓賢 聘與山陰婁上舍培安 基
分治刑名是年交同邑於體乾 士宏 體乾篤行
後中丙午 科舉人 力學以孝友著聞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一歲館長洲縣婦周張氏富家也
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

七月病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郎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郎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鬼愆其語甚哀余弔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余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

病榻夢痕錄卷上

六

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爲事關富室舍律引禮事近好奇况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也

爲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爲主人代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爲富爲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不嫌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不准理至五月初五日午譙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况上官乎閱四日鄭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誣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悅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去謀事皆親辦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七

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單弔卷或有未愜則戒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時有嘉興李髯者盡余以利并導余以納賂之術余懼卑不敢應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余者劉某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撫軍訪究二人倉皇竄逸余私自幸益勵安貧之志竊盜計賊每米一石例照部價作銀一兩時米價日增撫軍意在懲賊飭照時價估賊竊米七八十石俱入滿貫余以治賊不嫌過嚴而計賊終須課實事主類多惡賊不免浮開斛隻既大小難齊米

色復高下不一憑一紙賊單遽擬縲首恐日久弊
生不無冤抑為鄭君通稟請仍照部價估報撫軍
行臬司議准通行後數年余館平湖援例具稟奉
浙江臬司批駁是以江浙連疆而竊米定臬輕重
懸殊不知近日作何辦法也十月胡公署臬司篆
招余相佐適崇明有盜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棺縣
識依律議軍收贖余意左手既能為盜自未便照
廢疾減臬弟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忍遽以私
意創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坐
以為首遂托故告辭後果奉部駁不准收贖余雖

病榻夢寐錄卷上

二十

見及之而不敢毅然請也十月十七日西席江都
諸生吳山濤桂過齋夜話嫌筆不中用余適有兼
毫次晨持以贈吳因留閱館課少閒余所居齋屋
傾頽牀几皆為齋粉友人環視謂余被壓而余方
自吳館回交相慶也先是四月孫師簡發浙江過
吳門約余相佐鄉試荷同考官李師成渠闕薦未
售至是遂并辭長洲歸里是年楊氏生次女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孫師補浙江秀水縣余遂入
幕二月初三日到館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黃
昏醉歸過隣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

以沽飲虞氏嘗罵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審至二
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
詬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縲自
盡孫師受篆即赴相驗時松江張北達與余分里
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內張以案須內結令將天
若收禁通報余以為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
為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
天若收禁并先查例議詳余為之議曰但經調戲
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
語褻狎本婦一間穢語即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

病榻夢寐錄卷上

二十一

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即便是捐軀之時
即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
沽飲已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
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隣相安幾忘
前語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審天若又向辱罵
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
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辜例減一等杖一百
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虞氏指名告理
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
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為疑案也治刑

名者柰何不慎四月孫師保舉堪勝知府赴部引

見留余家居相待九月初三日孫師回任余亦至館獲

交師子西林

含中西林癸酉舉人是歲會試中式癸未殿試館選為人無疾言遽

色公明正直體用兼該歷官浙江布政使卒於位

是年十二月大寒官河

皆凍小河冰堅至十餘日始解舟中人有凍斃者

紹興亦然有廣文某俸滿求保舉余曰此君太熱

恐難信其終身孫師曰人材止可節取必事事過

慮大憲何以保我耶真諷然長者之言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館秀水三月十七日 先生

母徐太宜人卒先是余每省試吾母謂家世素無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科目且既以游幕為養學而荒幕則造孽佐幕復

學則精力不繼已卯大病後復再三諄屬戒勿應

試至是十四日急足至館歸家吾母已病劇十七

日早忽曰萬一不能至九月則誤汝試事乃知吾

母望捷甚殷向者特慈之至耳始立志作舉業文

字不敢懈初 曾大父有公園在舍北兩伯祖伯

祖母皆殯焉 先考 先妣亦殯於其右余年十

五歲時從伯叔鬻於同族余懼先人不安故別租

芋園殯 徐太宜人而禱於兩伯祖曰俟考妣合

窆當求地以葬伯祖諸匱四月十九日長子繼坊

生縣有貢生陶世侃以巨富聞其父惠先以長房

獨子出繼叔父生世侃兄弟五人而長子故絕例

得以次子之子璋為後世侃行第三謀以己子後

其伯兄乘父故偽托遺命令璋父歸嗣本生祖次

房者謂以孫禰祖例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

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為不可訟至司

院錢文端公 陳羣 諸宮詹 錦 及搢紳先生聚議此

事紛紛不決時孫師已陞河南開封府同知撫軍

莊公以案關富室飭縣定議後仰事余亦無能折

衷長夜求索忽憶禮經殤與無後者耐食於祖之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文爰佐孫師持議謂禰祖之說必不可行陶惠先

出繼叔後斷難以已之次子歸繼本宗有子而絕

情有難安請以其主耐食於伊父愛泉支下聽惠

先子孫奉祀遺命之真偽可無置議大為莊公所

賞詢知余語曰此君余在江南久知之真有學識

招余相見一時虛譽頓起錢塘嘉興海鹽平湖爭

致關聘問劉君 國燾 賢遂就平湖八月孫師解任

卽至平湖十月午浦巡司獲徐姓等九人在家拜

佛起經卷一篋稟為孽獲邪教余檢其篋內有無

為教經一帙蠹蝕零碎後有萬歷十七年歷城并

妻王氏字斷續不完餘皆金剛楞嚴觀音阿彌陀
心經之類余曰雖無爲係邪教名然經已歷久殘
蝕徐姓等恐非教黨劉君親赴各家檢按並無違
禁器物余曰聞歸教者皆長齋以猪羊肉試之果
教當不啻啖當堂給食無不啖者訊經由來則并
諸經皆鬻自乞食游僧之手遂照私家拜斗例分
別責處焚無爲經而金剛經等發德藏寺供奉後
族子在心商於乍浦歸語余曰彼有民家於圃內
書室中奉叔生像謂當日誤犯巨案賴叔保全所
以報也余不知何事或者其卽此案中人乎是年

病傷彙錄卷上

四

新例命案初報咨部起限幕友辦理初詳每多草
率覆審承招往往棘手余爲劉君稟撫臬二憲凡
初報時卽摘敘供情擬定臬名加稟附申奉批准
通行大有匡正然幕友不以爲便也後例停稟亦
漸止如永爲成規於獄情幕學必多裨益矣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館平湖先是孝豐縣民蔣氏
行舟被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旋里度歲有回籍
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
劉君返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
劫賊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

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勘余從堂
後聽之一一輪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
誦書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竊疑之次晚復
屬劉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研鞫則或認或不認
八人者各各歧異至有號呼愬枉者遂止不訊而
令縣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
條余私爲記別襍以事主原認之被劉君當堂再
給覆認竟懵無辨識於是各犯僉不招承細詰其
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
訊及劫案信口誣服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

病傷彙錄卷上

五

已物裁製者有人卽其本案臬亦不至於死也遂
脫之越二年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傳主認賊劉君回任赴蘇
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聞署譚然謂余枉法
曲縱余聞之辭劉君劉君弗聽余曰必余甯止者
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賊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
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
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劉
君不爲動至獲正犯劉君謂余曰曩力脫盛大君
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臬吾不當絕嗣耳余自此

益不敢以草供爲信犯應徒舉以上無不親聽鞠
問又民婦俞張氏縱女犯姦婿覺毆其妻張氏赴
勸被婿毆折一齒案律應徒余以爲婦人犯姦舉
應離異母縱女姦卽與婿義絕應同凡論奉司府
再駁擬杖一百枷號一月完結是年爲 兩母具
呈請 旌雙節十二月奉巡撫彙題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館平湖是年十二月奉禮部
具題 兩母 旌表雙節奉

旨依議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正月奉禮部咨 旌 兩母雙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節建坊如例錄事實乞言藝林二月館平湖嘉興
知府金匱鄒公 應元 雅重余嘗語劉君君幕汪某
所辦案必爲犯人留餘地議論純正當有後祿時
幕中人無不排擠余者余復不能和通勢孤立幸
劉君信任獨深得鄒公言人情稍定五月鄒公巡
視乍浦至署下交六月乍浦同知陳 虞盛 會同乍
浦營將湯 雲龍 獲漁匪楊極輾轉株連獲盜三
十餘人以寄贖買贖諸名牽致者又不下四十人
錄盜供上中仍檄劉君勘詳庭鞠則各犯皆受榜
掠偏身血痂墳起膝踈潰爛鞠反覆惟聞人林好

會搶奪人財物其十六人或竊魚或竊網餘人皆
畏刑誣服非劫且非竊也劉君不敢附會陳丞止
報搶奪一人竊賊十六人繫獄待覆勘而盡釋餘
人余削贖竟晉省鄉試比試竣至館則案將以調
考謁總督於福建侈張其事總督下檄詰劉君劉
君持初說甚力大與丞等忤或以故出讒余余辭
劉君劉君不可未幾案將病疽死丞丁父憂去先
是撫軍熊公 學鵬 欲據丞申入
告臬司李公 治邇 謂丞不足信應如縣申勘結至是總
督楊公 廷璋 竟具丞案將獲洋匪狀上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聞奉
旨命浙江江蘇兩巡撫會讞臬司提囚至杭州屬鄒公
親鞠囚供如縣申惟慈谿沈氏一案與事主報辭
異鄒公疑爲劫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
寬五六丈者纜數船東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
數船必不能連檣如東岸無尺寸後先況黃盤爲
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漁一處被
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強劫當無是
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
既遇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好等十五人各竊各船

初非同謀亦非同行案遂定顧兩撫軍謂洋匪空
重創雖搶奪亦當援強盜律治之幕中賓皆托故
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公聽余定爰書盡四
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絞餘十六人及續獲七
人流徒杖笞各有差率致者一無與焉

命下部議報可是役也自縣稟至兩撫軍會奏皆余持
議創稟鄒公初不知余過蒙相賞殆為是案作緣
也微鄒公吾其能行吾志哉是年桐鄉沈青齋

震館西席訂交焉青齋為人豁達通徹事理重交
游氣誼庚辰舉人後由己丑科

中書官山東運河道署總河引疾歸十月妾楊氏生次男繼壻

痛癢癢錄卷上

天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歲館平湖平湖多富室爭繼之
訟日繁房族不免左右袒官吏因之上下手余素
薄之遇有控爭之案與劉君約置訟者勿論而飭
房族公查無子之人是否必須應繼同父有無昭
穆相當繪圖稟核其人如在或有妻則聽其自主
夫婦俱亡則援無後嗣食於祖之禮令耐產以祭
不准立繼行之數年風稍息有父球者狡人也
嗣其總服叔鳳于死而無子自言序當承繼據房
族詞鳳于之兄有子一人例難出繼鳳于生時與
兄並未分產故後妻亡女嫁約其餘貲有田二百

七十畝當為之後余批以遺產一百畝分給嫁女
以二十畝營葬一百五十畝為祭產耐父承祭不
必球為過問球控府鄒公以鳳于既有遺產自應
置後球果應繼即非妄告如因其首先控爭即予
擯斥而女撥多貲魂惟耐食殊非繼絕之道矯枉
過正未昭平允飭令查釋例義定繼擬詳余為之
議曰例載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
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
立遠房夫曰許令承繼許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
也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

痛癢癢錄卷上

天

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
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夫曰聽其別立聽其擇立聽
之云者惟其自主也細釋例義或繼或否皆由無
子者主之若本人未經立繼固無容旁人干預夫
承繼以承祧為重非承產也生奉養死服喪謂之
承祧必繼子與所後之親恩義相維今父鳳于夫
婦生前並未立繼而於物故之後以爭繼者繼之
死者不知繼子之為何人繼子惟貪死者之有遺
產恩既無與義不相關是非承祧而承產也天屬
之親莫過父子謂他人父本非幸事特為所後之

親擇立及爲房族序推以義制恩情非得已故爲人後者必有其所生父命之傳曰已孤則不爲人後蓋所生已歿無所受命也今父球父故多年旣非鳳于之所擇又非房族之所推復無本生父之命忍舍生我之恩求爲他人作後忘本貪財已爲不孝不能孝於所生之親安望孝於所後之親天道有知不福不孝之子異時祀產罄盡勢必非稻難供且鳳于與其兄久屬同居是其在生之日專依兄子以生今欲爲之議繼必先爲之分家以不知誰何之人忽攘其兄子之貲產恐鳳于死而有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知亦傷心於在生之友愛矣通盤籌畫球無出繼之理竝非敢矯枉而過正也人生鞠育之愛不鍾於子則鍾於女鳳于名下約有產二百七十畝以一百畝酌給嫁女所以誌遺恩於地下以二十畝爲鳳于夫婦營葬飾其終也以一百五十畝授無子耐食之例立父鳳于祭戶耐伊父名下令其兄子永遠奉祀則其父之烝嘗勿替卽鳳于之肝鬲長延不繼而自不絕較之在繼及球似爲長策云云越兩月餘方奉批准後鄒公語劉君云汪友之議創而確吾細察之甚敬其爲端人倘萬一有是

識有是筆心術不正不可倚矣未幾有援是案欺寡者寡婦黃俞氏年三十餘無子撫二女孀居四年矣族長請照耐食之例以其夫遺田四十二畝盡付宗祠爲祭產聽房長稽查租息以防售賣余大訝擬批謂耐食之說所以杜不肖爭繼之習而非開房族攘產之風不得妄引爰案覘覩于咎四月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畱余在家相待九月回任余亦至館黃俞氏籲懇族長於署令劉君開書任內呈請耐產於祠劉君批准產立黃祠祭戶由族長收租歲給俞氏租米三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

十石餘歸祠管取黃氏不得私賣遵依并各個戶不得私向俞氏繳租遵結余曰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例得親女承受今俞氏孀居四年夫所遺田竝未斥賣其能操家可知二女孤幼撫養綴嫁爲日尙長其事甚夥種種貲費須俞經理且疾病醫藥之需親戚應酬之用皆事所必有豈三十石租息所能預爲節限以例承夫產之孀婦應受絕產之親女置之局外而轉以無干之族長爲之掣其肘而攘其財不惟孀婦含冤竝使幽魂飲泣無此政體亦

無此風俗所有俞產四十二畝以五畝立黃祠祭戶俟俞氏女嫁身故歸祠收息為伊夫婦耐祭其三十七畝聽俞經管膳養嫁葬或存或廢總不必房族顧問以斷葛藤將署任所立祠戶改正歸俞并飭各佃戶向俞輸租原送遵依塗銷完案十二月劉君陞九江府同知鄒公先調繁杭州府至是調福建臺灣府以歲脩一千六百兩聘余同往請命吾母吾母不以為然遂不果行鄒公號寶松辛未進士先任紹興府為政廉慈愨禮士嘗謂余必不以幕終余既不赴臺屬劉君致意欲余執弟子禮余感其知已諾之至臺後頻以書來情誼真摯俸滿進京於途次告病後十餘年卒兄方鏗號半谷壬午

病榻夢遺錄卷一

三

舉人工古文歌詩書入晉人之室辱訂忘年交戊申卒贈余書文皆刻大雅堂集 受仁和

李君學李之聘是年館西席者歸安孫丹林宸論

交甚契丹林信果誠篤學行並醇與辰舉人後陵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庚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卒於闈今其長子憲緒乙卯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仍赴平湖二月劉君卸

事余至仁和十月李君以戶書匿名訐告去官受

烏程蔣君志鐸聘遂之烏程到館知前友以辦沈

二命案未協辭去檢案則大愕沈二者沈洲之堂

弟也沈洲與蔣四共船漁六月中泊而修之泊處

有屋兩間為張氏所居沈二一夕懸屍船上蔣君

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為勒死無可究詰刑求張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妒姦謀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戚閉戶而寢如何懸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四解府供大譎異故特延余接理余曰沈二姦在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張氏待沈二情厚是以生如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人目擊其因已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過何致默無一言閉戶寢息且如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肯加功況勒死在地何難棄屍遠處而懸掛自己

病榻夢遺錄卷一

三

舟邊揆之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

故則前友主之蔣君成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

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畱乃層層推駁屬蔣君

覆勘沈二斃命之日沈洲等並未相見亦並未在

舟邊歇宿張氏歸寧數日並未在家查傳張氏母

族並沈二等隣右俱與縣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

余屬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

員會勘歸家度歲是年交餘姚邵二雲晉函

通於書無所不讀為人孝友誠和乙酉舉人辛卯

會元壬辰開四庫館徵召欽賜編修終侍講

士學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館烏程四月為 兩母建雙

節坊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初買坊基時 王太

宐人曰喪殮無寸地且省此數百金為朝夕計 輝

祖謹對曰此大人千古事也所費不過十畝田貲

兒不肖不足以給一生幸叨 兩大人庇仰無田

亦可以活坊既成 輝祖 奉 太宐人謝社廟神

太宐人稽顙百數方起額為紅腫歸 輝祖 問故

太宐人曰我與若母薄命孀居分也兒積誠請

旌又竭力建坊吾願足矣今日拜神將汝素行及

所以事吾二人者告求神鑒使汝一第則吾死瞑

病榻夢痕錄卷上

目 輝祖 泣 太宐人亦泣累數時始罷余赴館

太宐人曰兒勉之好好讀書下場也沈二案先奉

委歸安縣會訊與覆審同詳請另緝正兇奉撫軍

委杭州府覆檢實屬勒死因蔣君與撫軍幕友有

隙謂雖未成招幾成冤獄五月劾革職蔣君尙

未卸事秀水韓君 本晉 已專使來叻會署烏程者

為戰君 效會 初任也藩司諸城劉霽菴先生 純輝

語之曰烏程劇邑難治蔣令非延汪幕則擬碎矣

友不易得當速聘之戰君述以語余余感劉公之

言遂却韓聘仍館烏程七月至省鄉試 首題吾何 執執御乎

執射乎次題曰省月試三題由堯舜至於湯三節
詩題桂林一枝得丹字五策經解史傳總集浙江
利吏治 試竣聞胡公由廣東藩司調任江蘇與

孫師偕遂之胡公署謁孫師孫師見余開藝許為

必魁九月初八日回烏程見題名錄知中式第三

名舉人至杭州謁本房象山縣知縣湘陰曾洞莊

師 光先 言八月十六日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

置几右曉甫交忽有瓦墜於几斜壓余卷厚不盈

一指而苦痕斑剝急取卷覆校藏於篋方就寢又

聞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早

呈薦兩座主為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

病榻夢痕錄卷上

衣鉢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騭得致此祥余曰當

是先人磨耳嗣晤榜首德清許春巖 祖京 遂同謁

兩主考國子監司業後陞奉天府尹滿洲博虛

宥師 卿額 內閣中書後陞左副都御史陸耳山師

錫熊 知第二場詩第三場總集吏治二策進呈

御覽俱述飛五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

來去真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 二母苦節之報

云是科吾越中式二十三人約日會讌余揖諸同

年曰不須另會十二月二十日為吾 母生辰擬

稱一觴乞枉駕為吾 母光寵屆期集者十有七

人賓散 太宐人曰二十年來惟今日畧一俯斜
吾庶幾可以對汝父矣自阻汝臺灣之行每慮厚
脩不可多得使汝去今年安得中知諸事有前定
也余自丁卯省試至此九度適在 太宐人禱神
之後天高聽卑不信然乎是歲叔父獨身歸來知
叔母及諸弟皆前死叔父仍出游六月杭城大火
七月德清民間有妖言羣相驚惑以翦髮辦爲鎮
傳至烏程屬戰君查禁後德清令阮君 芝生 坐是
掛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交瑞金羅臺

病榻夢泉錄卷

三

山有高 會稽章實齋 學誠 臺山博學能文章兼
通內典性情純一友誼篤擊
乙酉舉人後屢試不遇幸於家問其子之明能世
其業 實齋古貌古心文筆樸茂能自申所見戊
子順天副貢生丁酉 四月下第即南歸五月到家
戊戌聯捷遊不仕 四月下第即南歸五月到家
受錢塘芮亨齋先生 泰元 聘六月至館九月初一
日芮君侍撫軍熊公吳山行香畢熊公受義烏諸
生王學吾辭授芮君訊供芮君付余閱其辭訟田
土也而後有粘單則評被控人家藏軍器語多不
經余思熊公辦事認真見此單斷不發縣發縣未
必見單芮君未言亦未必見辭近祿亂似有癡迷
證若併單發訊恐預存成見有意張皇因畱其單

屬芮君專訊辭內情節果係痰迷稟請遞義烏訊
結知此事者惟甥孫志三 繼英 後二十年 繼英館
義烏生應歲試考前列固安分青衿也向使見單
時稍鹵莽必成大獄造孽不小矣治獄之不可不
慎如此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芮君赴天津辦差署事
者爲胡君 嘉粟 仍余接理三月二十日戰君署歸
安有要案招余商辦四月十四日家人至知王宐
人病亟十五日到家已帷堂兩日矣宐人於初八
日得病病作之前爲余製汗衫余因作題衫詩四

病榻夢泉錄卷

三

首 衫成在睡黃疾作自夜午即今衫纔然製衫人
何所 寬窄恰稱身裁量想手拊痛絕寄衫詞
恩義憑記取 不著違婦心屢著恐易腐一年著
一回庶幾歷終古 我生衫在筒我死衫入土衫
灰心不灰同 繪圖記事錢塘潘中書德園 庭筠 作
穴魂相語
王宐人傳并寫寄衫圖見贈同人題二圖詞甚夥
喪畢仍館錢塘五月芮君回任湖州府招解烏程
遣犯吳青華到縣寄獄爲之慨然太息青華年二
十一中壬午舉人負才不自愛歲丁亥余館烏程
主人屢言青華喫漕飯不可容當懲以法喫漕飯
者官徵漕或浮額點者輒持短長倡言上慰官懼
則令司漕吏餽以金自數十至數百稱點之力若

一第丁丁丁 丹 賣多日 全 全 全 0 2 2 2

輩歲需專取給於漕故謂之喫漕飯云青華爲衆
黠首推故必欲以他事去之余詢其他無劣行不
可而止己丑漕將開徵吏爲策醉青華道至妓門
誘以入甫入妓呼強姦吏黨皆隣佑趨捕詣縣令
素復且有成見乘青華醉不省事錄供繫獄次早
覆訊青華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提親勘
以妓與隣佑爲證批其頰威以三木青華遂自誣
從重外遣在青華恃符貪玩法應嚴治而以文致
坐之轉非信獻臬司提鞠未嘗不哀籲呼冤而獄
已成無益也後令捐陞知府去一子天絕魁魁而卒守以他故被議捐復原官發四川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六

候補犯事擲號二人造孽不止此事此其顯著者天道好還捷如桴鼓豈不信哉 曩余佐
胡公督理蘇松糧道時綱紀肅清徵漕之縣無不
兢兢奉法斛面浮一指半指即干譴咎其時漕船
過淮總漕楊勤恪公錫綬秉公盤量米色小不乾
潔即責運丁運弁丁弁止較米色不敢向州縣別
求津貼督運之員皆無襍費是以徵漕者無可借
名浮收比幕浙江風猶未改甲申乙酉以後運丁
詭稱沿途費用勒索州縣米色錢逐歲加增州縣
因以爲利恣意浮收甚有七折八折內加外加之
名愿者重累視輸漕爲畏途黠者生波盼徵漕爲

奇貨官既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上官以爲源
不易清陽禁之而陰庇之民之撓法者亦不敢明
正其辜以故官肆民驕習爲故常若青華之所爲
其由來者漸矣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夕海水溢
入西興塘至宋家灣八十餘里蘆葦康河北海塘大
決其餘決處甚多塘外業沙地者男婦淹斃一萬
餘口屍多逆流入內河內河浮屍及殯厝舊棺無
算兩日不能通舟余家水二尺餘越日而消十月
繼室曹宜人來歸宜人同邑貢生曹韞奇先生女
也歲暮以會試肄館是年十一月楊氏生第三男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三五

繼甥 交會稽陶午莊 廷珍 及其弟南園 廷珩 午
爽敦本行工各體詩文賦尤獨絕乙酉拔貢生辛
卯舉人終甘肅肅州州同 南園神清語暢以謔
書名處約而能養志己亥舉人
辛丑進士今貴州清平縣知縣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同邑來
江臯 起峻 同舟遂訂交焉江臯內行修謹與人交
誠爽不欺能任事己卯
舉人壬辰進士戶部主事乞
假歸養養事畢未補官卒 榜發本房翰林院編
修今山西布政使南康謝蘊山師啓昆 閱薦未售
五月旋里受海甯劉君仙圃 雁題 聘以故人戰君
官嘉善辭不獲因却海甯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
陽余偕行八月戰君調入閩余歸里九月葬 先

考 先妣 先生妣於山陰縣秀山之麓遂買航塢山麓葬兩伯祖伯祖母從伯母遺櫬而歲祀焉十月孫西林先生為甯紹台兵備道從戰君假余贊理曩 徐太宜人言外家居鄞城門臨石橋屢屬友人訪求不得至是親履廂坊凡四日有橋之處無不周歷問過徐姓人舉舅氏名問之絕無知者泣然而返歲暮以會試辭是歲叔父來歸不復遠游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江阜同行同寓四月揭曉江阜中式余下第俟吏部揀選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五月初四日出京六月初三日到家海甯劉仙圃已於五月送聘里門望日近余到館余素不解書法見中式諸君寫殿試策有規則館中方定臨帖日課是年三女生歸長女於同邑貢生陳六葵宗周次子景曾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館海甯新例禁延本省幕賓余辭館會撫軍以杭嘉湖公事繁劇有熟諳地方情形者飭府縣暫行畱止另延妥友更換劉君遂稟請畱余時孫西林先生由河庫道調任上海巡道孫師專使關聘余欲行劉君稟辭是年四女生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館海甯二月二女殤女字同年山陰王涓占兆嘉子七月先叔父卒葬航塢山八月海甯陞為州仙圃調平湖署西防同知余歸里壬辰會試前同年許春巖見余課藝謂骨節生疏後果下第歸即銳志揣摩是歲閒日必作一藝時來江阜投徒里門孫遲舟主東陽書院講席一藝成必分書兩篇寄二君評閱或不愜遂改作至有三四易棄者撰策拾十卷手錄至除夕昏定方畢交餘姚張潛亭義年 潛亭乙酉拔貢生於潛友諒後欽賜國子監助教銜充四庫館纂修官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 特賜殿試未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及試而卒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三月初三日抵京師春巖來問課藝謂火候已到可必中初五日疾作勢難入閣春巖來診視曰傷寒尚輕不可不試萬一不進場見闈題必悔病且加劇陶午莊亦規勸甚力邀余同寓初八日力疾入闈三場惟啖生梨不能粥飯也試畢漸愈飲金四書題仲叔圍治賓客三句三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一節詩題錄右觀書得風字四月初九日揭曉中式第四十六名大總裁為兵部尚書後職大學士無錫稽文恭師璜刑部左侍郎今大學士

韓城王惺園師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滿洲阿爾
齋師肅本房翰林院編修定興湯辛齋師先甲是
日午門謝

恩謁辛齋師知闈卷爲兩齋師拔取本中第三文恭師
以詩句用重瞳嫌史記不專指虞舜不便進呈
移改今名嚮者已丑下第歸輪將發虔禱前門
關帝問此生得成進士否籤曰新來換得好規模
何川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
亭衢意謂必遭踣踣方可僥倖至是公車四上途
次偃蹇多端至京卽疾作可當崎嶇二字復禱於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帝籤曰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把信音乖癡
心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自分必失矣開
中見題紙荷日新三句意新來則規模當換妄希
弋獲力疾終場果受知于兩齋師耳邊消息亦復
奇驗鄉試第三會試名次如之豈非連理爲詩所
累續籤實已預示因憶往歲戊辰負笈山陽與同
學沐陽胡茂才江表傳過城隍廟拜問科名末二
句云雲程萬里君須到得路先憑博陸侯每遇省
試主考廉官從無霍姓久亦置之戊子鄉榜後謁
兩主考聞同年相語多稱博陸二師始悟神籤之

巧今會試得售蓋所謂雲程須到也十四字中隱
該鄉會兩試遇合一科一第數之前定如此他可
知已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臚唱第二甲二
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門

賜表裏輝祖領得寶藍花緞一疋月白潞綢一疋二十

七日禮部

賜恩榮宴五月初二日國子監釋褐初八日 朝考十

四日引

見奉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

旨歸班選用十六日得家書 王太宥入于三月二十
六日棄養遂呈報丁憂書羸券次日南還鄉會座
師及同年俱以吾 母節孝素著京邸理當成服
受弔因留數日於鄉祠治喪撰 考妣行述乞周
海山先生煜作墓表邵二雲先生作墓誌銘先是
欽命大臣覆閱 朝考卷輝祖取第四名翰林院傳諭
派 武英殿辦理黃籤以憂不赴六月初七日出
都取道泰安二十五日至王家營渡河雇舟星夜
飛行七月初二日到家九月初一日受署慈谿黃
君元輝聘至館開臺山游四明寓鄞縣邵吏部雙

橋洪家齋手鈔雙節贈言彙赴郵求正臺山慨語
卽將所撰先人行述三篇潤飾字句并講古文之
法大有會心既回慈谿臺山以陸續所改文字寄
還九月二十七日辭館又赴郵別臺山將贈言諄
求覆校十月初四日歸家初七日受海寧州戰君
聘卽夕赴館十一月歸爲吾 母舉殯合葬于秀
山之阡仍赴海甯至歲終平湖劉仙圃申前約遂
辭職君是年七月十四日第四男繼培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館平湖孳兒子繼坊課學四

月十一日晝夜大雨聞家堰西江塘決江水侵入

病榻夢錄卷上

四四

內河近塘蘆舍頃刻水深丈餘幸人口無傷漂沒
厝篋無算北海塘亦決水由決口入海勢漸消余
家水三尺餘是年介邵二雲乞江西新城魯君紫
非仕職撰雙節文字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館平湖四月孫西林先生來
爲浙江布政使專使相招念仙圃舊誼不敢就時
惺園師方督學浙江孫公屬王師轉致誠悃必欲
相佐余以義不當辭卑就尊且孫公與大吏臨汾
公若冰炭孫公剛正以剛佐之必折如勸其委蛇
又非輔人之道惺園師甚善余言是年交歛縣鮑

以文延博有氣誦世所稱知不足齋主人者也 魯黎
非撰汪氏世德傳寄惠并道締交之意余未敢許
既而書屢來陳義甚篤聞其內行修謹并讀所寄
藁如義莊儲穀諸事仁心實行具可師法遂齒序
焉余生平神交絜非一人而已手書最多規戒之
言絜非卒進士以親老告養後改
名九臯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歲館平湖五女生四月縣尊談

公官誥詳請執業田產按號領給清單遇有賣買

同契送驗換單始准開除撫軍批藩司議詳余適

謁西林先生先生訪余利弊余曰不可行也民間

病榻夢錄卷上

四四

賣買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是贅設也開收例
禁驗契以杜需索守候今併驗單是違例也夫民
不急不鬻產官不服不驗單民不必乘官之暇官
不能應民之急設遠鄉僻壤孀婦孤兒割畝謀餐
易田供斂均難稍緩須臾契單在官斷不能立時
驗給計窮勢迫必至別釀事端且一號之田多或
數畝析授歸併朝分暮合舍業繳單已極紛擾不
幸水火盜賊籲請補給例應查訊不免稽遲吏胥
從而抑勒訟獄必致滋繁如慮號畝舛錯易於影
射果審係價買勘明現管四至與契載相符卽可

據以定讞其從前失除誤收者祇准改正完糧不得藉端奪產亦因而勿擾之一法先生首肯詳院檄縣停止而領單之戶業已不少數年以來邑多空號飛糧之訟實肇於此設所請得行其弊且禱出何有既極利不百不興宋李沆所以不輕徇陳奏也六月西林先生卒於官送之蘇州九月得離縣韓理堂先生夢周書知景溪師卒為位祭之是年交餘姚翁鳳西元折 鳳西恬粹有識度學問通雅甲午解元辛丑進士今為雲南廣南府知府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館平湖三月初二日第五男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六

生今名仙圃陞杭州府東海防同知余歸里余慕游所至與仙圃交最厚仙圃北山人庚辰進士為人誠篤治慈明能知大體上官之不賢者不以禮遇亦處之泰然也今為貴州銅仁府知府五月受署烏程與君德聘縣有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為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衛公批准余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是年鋪雙節堂贈言集錄二十八卷成附錄一卷王宓人傳誌也自丙申推兩母遺志徵紹興節孝事實至是得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嵊縣凡三百五人

呈藩司國公柱轉飭各縣備案扁表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館烏程四月前烏程徐君亮回任聘余接理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第六女生與君補金華縣訂同事九月龍游王晴川士昕到浙為惺園師族子與君出王元亭先生猷門下晴川叔父也會惺園師復督浙學屬與君讓余佐晴川十月至龍游是年具蕭山縣節孝貞烈事實呈惺園師請給扁旌並於節孝祠廡耐主以祀纂越女表徵錄五卷鏤版分贈節孝後人仍續採上虞新昌二縣

病榻夢痕錄卷上

四七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館龍游四月兒子繼坊入紹興府學娶同邑貢生朱斐亭鏞次女海鹽令張顧堂力行湘潭人介仙圃以禮幣來奉先人行諱文字屬余校定蓋張氏世多隱德顧堂曾大母馬以節旌大父吧亭先生祖緒邑人稱張孝子故藝林投贈之詞甚多余為分類編次其詳紀世系墳墓祭田及誌表銘贊曰追遠錄三卷紀節婦者曰表節錄三卷紀孝子者曰闡孝錄二卷而附以顧堂母氏壽言二卷曰壽萱錄通名之曰垂範集凡六閱月序而歸之是年正月晴川赴杭州縣民盧標

於十三日戲燈與隣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
踢傷小腹不能言語當晚昇至余某家稟典史驗
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
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醉歸越夕身熱屬
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報驗隣邑
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顏
色相符止敘迎燈爭踢一節錄供通詳而汪姓醫
病未曾詰實晴川歸縣覆審余以為小腹致命係
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例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
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

病癩瘰癧卷上

路隔里許二十八日即能步行歸家則原傷久痊
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
可知晴川傳汪醫細鞠追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
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顏色日
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
之傷毫無消滅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同
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鞠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
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爛牙根頂骨竝無紅
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晴川攜骨赴
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叅才力不及矣第六

男繼壇生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至杭州臬司李公封與何君
有舊欲遷就初詳晴川不可復委處州府楊太守
衢州府王太守覆檢盧標牙根頂心無故李公親
檢以方骨黑色為小腹應傷令將余某擬抵余以
洗冤錄開載竝無小腹受傷須驗方骨之說且傷
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稟辯臬司
俱不批閱惟云王君偏強總督兼撫軍陳公輝祖
頗趨晴川之論而杭城之官與幕皆謂盧標死于
限外十日之內余某擬絞亦須奏請罪可減流讖

病癩瘰癧卷上

余膠執余曰居停吏也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
法止於笞而欲入之於絞分不敢安晴川信余甚
篤雖上官同寅不計也然其勢不能與臬司抗五
月初一日余托故辭館當是時盧案其稱方骨案
有新城縣婦孫葉氏自縊稱逼嫁案省城籍籍無
日不論此兩案逼嫁案者葉氏年三十有四初嫁
於黃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
四歲遺產二十餘畝惟一短雇工人秦某相依度
日總麻姪孫樂嘉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
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秦則以負傭值為詞久

畱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言可畏勸其改
適葉以娶主難得受人請俟稍緩會近邨周姓斷
絃族長商之樂嘉欲爲葉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
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
秦理講秦逸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誘秦主謀卽
於是夜乘閒投縲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
長律問擬杖徒府駁葉雖醮婦既不願嫁未便強
勒應照威逼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
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
族長擬絞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府同知唐公若瀾審理唐公會署蕭山素知余出
詳冊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
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裝
紅小衣花膝褲紅繡鞵卧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
版隔無門外卽秦牀因語唐公曰歷訊皆舍其本
也不惟不應絞不應軍且不應徒也一杖枷完結
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死距孫死不及一
年面傅脂粉服皆艷妝此豈守寡情形舍十七年
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天下斷無是情所
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價

而長傅之理樂嘉勸嫁之說葉未嚴拒周姓議
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
秦某下落並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
惟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而請余虛案者
兼謂余是案杭城之官與幕譁然如一口唐公勒
捕秦某到官物實通姦竝無逼嫁情事遂科秦姦
罪樂嘉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得行余志而
虛案以臬司成見委員竟以方骨爲證擬余某以
絞自余初習幕及佐幕二十餘年凡爲幕者率依
律開義辨是非於一定不敢絲毫假借爲吏爲上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官者據義斟酌惟律是遵雖顛預如臨汾中丞剛
復若如臬觀察事關人命猶不敢徑行已見一二
年閒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幕之風氣日下
矣是時吏治亦極難問蓋以總督兼巡撫權統於
一牧令初詳未協皆可乞恩抽換撫軍樂屬吏在
省各府常駐行館縣亦常有三四十員稽畱省側
或請回任撫軍輒不悅故不敢不畱日一謁上官
外無所事事則相聚飲博甚至盲女彈詞流娼侑
酒毫無顧忌暇臨汾時殆尤過之余欲赴江蘇就
館會臬司陞湖北藩司晴川調繁歸安惺惺師爲

晴川留止余不可師曰龍游堅守子說甘心忤上官者數月子去渠不另延幕友案完即欲告病以
身有官累不能遽行其意今臬司已去復不必再
反龍游與衢太守相離子柰何不輔之余因借至
歸安是年因龍游案久寓省城適惺園師試竣在
省時時謁見或數日不謁即使召終日侍坐暢論
古今備聞立身行己之大端書紳自凜師亦以
禮可與言也教誨不倦於守身之義大有裨益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館歸安歸安舊習頑謔相仍
喜上控而不求審理故善良之累余知之甚悉與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晴川約凡上官批准之事臆留內署先密提原告
與應審人等刻日質訊多屬子虛即治以誣告之
辜又俗喜以賄以姦以侵佔水利以朋充牙行憑
空訐告而吏胥藉以生財余皆屬晴川禁止大為
吏胥所忌有丁姓者首賄牽累縣不准理改名控
府被告諸人皆與縣辭無異先提原告到案晴川
訊無賄具即擬誣詳結其黨郭姓復改換情節控
府行縣正提犯問會余以他事歸里忽另役至宅
門面言丁案同賄多富人賄余故脫郭姓親見孫
姓過付關者轉稟晴川晴川曰此誣也催提郭姓

而余至館知之促晴川訊則孫姓過錢有據密遣
幹役提孫姓隔別研訊並無其事質之郭姓供由
丁姓所屬暫將郭姓收禁提質丁姓則其說出自
縣役訊役則得自傳聞余曰此事瞭然矣役樂於
誣賄而余不辦是絕其生路也舍誣賄而言賄訊
賄則被誣之人終須到案至審虛而役已飽橐矣
今既出於役究役即可止將役與丁郭分別杖枷
完結案既定余辭晴川晴川曰事已白與君無與
也何辭為余曰設余避嫌將惟役之是徇否則終
受其累且是說豈惟役哉正恐聞人亦與謀也晴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川固留越數日語余曰君其神乎聞人王節吾舊
人也然是說實彼主之日來役與郭姓欲首若賂
以金方止因遣王節而信余愈至是年 繼坊 食儼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館歸安二月 痘殤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館歸安二月 繼坊 娶山陰國子
生婁升之 堂 長女四月奉 部行湖南巡撫陸公
權奏請現任官親老獨子循例終養晴川母七十
有一無兄弟遂詳請終養八月解任余歸里自壬
申佐幕至是三十四年游江蘇九年浙江二十五
年擇主而就凡十六人俱有賢聲余性迂拙不解

通方公事齟齬即引不合則去之義幸主人敬愛無不始終其事畱別同事詩有一事畱將同輩述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殆天之不忍飢寒我也幕途甚襍不自愛者無論亢者自尊卑者徇物故同館雖多投分絕少甲申乙酉數年頗受排擠無非玉我於成生平所師事者一人諸暨駱炳文先生至友事則山陰婁培安基無錫華西峙岳久作古人今惟山陰蔣松谷五封而已余初幕時歲修之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已爲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百壬午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吏之爲道必周知所治人情風俗方能措之各常吏或不解此義舉一切政事盡委諸幕友幕友與主人無葭李之戚無肺腑之知儼然爲上賓受厚脩則所以効于主人者宜以公事爲已事畱心地方闕切百姓使邑人皆曰主人賢庶幾無愧賓師之任不此之務而斤斤焉就事辦事僅顧主人考成錢穀刑名分門別戶已爲中等甚至昧心自墨已爲利藪主人專任其咎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二十年來余所見

不義之財烜赫一時不數年而或老病或夭死或嗣子殞絕或家室仳離者回首孽緣電光泡影天網不漏可爲寒心時乙未進士奉部截取已二年因請咨調選是年續採上虞新昌及山陰蕭山縣節孝具七十四人事實呈督學寶公光彙行各縣扁表並纂續表徵錄一卷附前錄後今新修紹興府志所載婦女俱採入矣至杭州劉仙圃方陞南寧府知府畱余信宿謂余曰吾初與君交闈署上下無一愛君者皆畏君矜嚴不可犯吾獨重君能得君益君遇知交終日談無倦容非愜意人對坐

病榻夢痕錄卷上

五

無一語此可幕不可官也官與幕異徑直不可行須相機婉轉庶幾上下協和相愛相規真藥石之言譔佐治藥言二卷飽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二集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七歲正月王晴川書來將歸義州訂舟行同赴張灣人日同人公餞贈詩隨行作詩八首寄謝折柳河橋氣味親陽關歌罷又陽春詩合求完本分歸來應可贊同人鹿鳴篇裏周行義書編韻孫別後神手九熊瞻望何如說到焚黃報已虛死悔成名遲二紀生慙學古負三條爲人論定當官後行事好須立意初不是良朋眞愛我誰慮先德願題車表節思兼黃綱被幸不能思戴天無計報高閣可容更戀黃綱被幸不能

花頰刺同心結履纏量腰裁白氍毹
問鴛鴦啼字脫吟末莒篙筆狀安碧
懸賴是忘行細微聞喚比肩有時勞
花細小食錫絲結嘉肴縮項編手管
務芳鮮楚額射新代怡容命許延感
欲死生聯每鬪層霄上毋甘矮屋卷
蟻戰慕羊羶盼頰吹筓宴慙同磨鏡
靴誤竟斥烏焉短盡英雄氣來默燭
寂冥祖迤待騰焉短盡英雄氣來默
依鮑鹿會未賫我錢冰鏡光俄書燭
爲東道主暫穩北窗吧一尋常債裝
牛衣紫密緒蓋篋理尸藻襄時祭
塵加通才求記室虛左啓寶筵樂
忽至前誰圖交落落遙賈帛交太
名自武直幾充各士餅招用庶人
湘湖道運適者回行雲蒼狗幻寄
無瓶空倚粥餽有給此身真似寄
民

病榻夢痕錄卷上

重關遠眺爭過鳥駭李府舟可共
謂封姨力醜增羈旅嶺郵鏡鳴乙
睡美甜鄉熱登呼彼岸先魂飛驚
鵬進退籌維谷生疎計總遠心逾
曹度敗几蘆簾如鐵更長夕抵孤
拆音關醒久矣如鐵更長夕抵孤
運海濤顛悔教來成錯違云謫是
寫悶屬陳元掄木將趨窳非藝那
落憶此最拘攀丁運傷窳非藝那
樹立境換念陶舉遲久傷窳非藝
思歷歷親故諒不報重泉遺王程
所悲榮五殺不報重泉遺王程近
填便容膺世劫贈可易慰幽怕契
什瘳酉隔世緣浩歌添腹痛擲管
水禮過吳門卽見

上諭膳黃因灾加賑抵無錫見官設粥厥詢市米價一
石四千三百錢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流

丐載道泊揚州見城內大家多粘四十九年五十
年舊計帖及新計婦人皆綴夫銜名出計或用叔
或用弟死者之子及承重孫轉附後妾則稱某公
淑配下以杖服子著名亦有稱降服子降服孫者
殊非禮意自揚以北尤覺蕭條疫大行泊淮安訪
許虛舟師卒已三十年世兄重履未見清江惠濟
開頭二二三三壩壩外老黃河壅塞出新開河河甚
淺窄僅容糧艘惟輕船可旁行向來洪澤湖水至
壩口與黃河水相會湖水入江河水入海湖自乙
已淺涸水不能至壩口故河水挾沙而下致塞舊

病榻夢痕錄卷上

河新河自甲辰始開今河水亦小舟行頗不便利
楊家莊新設小壩口甚窄止容一艘故自楊家莊
至白洋河遷延五日洋河鎮隸宿遷縣米至制錢
十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
六文麩一斤錢七十六文屍橫道路未至鎮有一
老丐塾師也戚然哀之作詩以記
山東道凶歲人此備選陸多恐懼
謂蘇常間愁苦踰浙西渡江歷揚
道如尸陀林往往從流漸將至洋
番散步思問俗里舍半伏屍畧辨
衣衣運逝低儂委枯瘦存鰥皮爲
先溺洩少小相識字投徒聞一額
受俗子欺去年丁奇早失館百事
行言失時丁壯力轉徙老羸乞糶

仁自抹亦已疾初猶稍可後惟額而噫百呼無
 一應活命樹上枝漸漸及土草未易逢早
 慘嚴寒春月雨雪連路遠不見道旁屋毀
 惟困來餘氣連路遠不見道旁屋毀
 即今麥在眼入口尚無期斗米錢千餘
 芝有兒適異縣水氣息在依稀有女年
 所歸六日斷漿水氣息在依稀有女年
 究何禱所痛委滿壑合眼飽鴛鴦看市
 半死人禱語罷更嗚咽聲色交酸悽皇
 廣大振貨百萬贊詩吟聲色交酸悽皇
 廣若此得母吏職腐球荒無良策自古
 徐連竟青腫接皆病黎我昔佐吏幕
 矧今行就銓保父母為有司私望玉燭
 陸骨肉常相保人壽其庶幾傾聽歌鼓
 詩土人謂二麥大佳然兩岸田多未種
 亡或死屋上所蓋葦稭亦俱毀去又行
 亨濟開見八九歲女子多有父母引至
 病楊夢痕錄卷上

願收養者聽覆之則涕泣而去夫婦二人年俱二
 十許沿河呼號夫欲賣婦自活蘇州衛前帮舵工
 以四千錢受之一老人孀女子一年十七男孩一
 年五歲女子得錢二千男孩無人顧問也余作詩
 二首傷之

空枯樹皮亦盡願為夫婦死守何計富與貧小
 憐妾命重千鈞他日生兒承祖禮妾命輕一
 身尚可資不較誰能增益一口糧我從此難
 織與郎乞行求所適一步徘徊一週看從此
 同井邑金閨運丁愛婢娟有貴在粟米在船
 二十採家女換得卅百青銅錢良人收錢還
 運下輓此孤篇云四十衰嫗人誰憐十六七
 遊否

五千女年漸少錢漸減猶能乞與往來鄰獨有男
 孩人語連連首如崩角淚雨下謂此兒繁祿五
 五歲見兒語連連首如崩角淚雨下謂此兒繁祿五
 可悲哉兒命無且夕延長限稍首辰過午莫之
 顧者頻呼天降船著頭心則惻惻以餅裹以
 許為養子嗚呼北約暮雨之三百錢小兒雀躍
 侯抱老人嗚呼北約暮雨之三百錢小兒雀躍
 兒得長年黃昏淚眼遙往北去船呼小兒雀躍
 人勸慰起掩涕眼遙往北去船呼小兒雀躍
 所誰念老人滿壑填心慈結窮鱗為作鬻孤篇舟
 可供粥饑我哀老人慈結窮鱗為作鬻孤篇舟
 次皂河登岸有婦數人掘野草一種狀如辣蓼長
 寸許葉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為麪一種菜
 如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種如蔥中空而叢生土
 名寶蔥亦可煮食婦曰此開食野草者我食之

病楊夢痕錄卷上

面發腫脹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無棺埋於
 土輒被人刨發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婦引至河岸
 有土穴四處俱刨開骨尚狼籍并有剝下屍遺破
 衣在地為之慘然是年江西制船用為長剝俗呼
 小糧船大王剛小糧船淺阻迨至臺兒莊已四月
 二十日矣越二日晴川舟至遂別晴川舍舟遊陸
 厝常熟邵君竹泉及其從弟雲翹赴直隸總督幕
 屨車偕行抵滕縣界河食新大麥麵大麥尚未甚
 熟人已不及待也東阿舊縣道中見小車攜老孀
 幼由北而來幾三四千輛問之皆景州德州人赴

濟寧拾麥資生五月初一日至甜水舖車軻忽折
邵君先行次日德州過河聞邵君薄暮至州所乘
車役提當官另換小車而去尙有數客無車可雇
傍徨道上乃知折軻免提亦天幸也作提車行詩
捉車何啻喧夜打旅舍門云是星軻使火急催南
轅主人色慘阻語客酸酸楚若速發吾受苦銀
錦項索何許我聞北使若未還相公治河
駐淮安王家營車八輛置之河干虛以開提車
提車安所用坐使無益悲滯滯青蚨十貫入胥囊
瘦馬瘦輪連夜送車堅車不擇往途中途傷
通仄債轅滿時復聞歌行路難誰與恤問階此
厠者伊誰指揮聞是司牧兒司牧兒橫若斯嗚呼
堂不知由雄縣而北漸有豐年之象民氣和樂
矣五月初九日至京師主徐端揆 銓端揆故人頤

病榻夢痕錄卷上

空

亭第四子也雖結事吏部而門無襍客寓王文簡
公古藤書屋寬敞無暑氣甚樂之彙錄北行日記
一卷謁各座師及同年并知交之在京者高郵貢
生陳小南 肇麒 介端揆執贄問學 是科中式六月
吏部投供王惺園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會
稽茹三樵先生 敦和 商榷吏治左都御史今兵部
尚書河間紀曉嵐先生 酌余乞雙節言久矣往反
未見先生見越女表微錄甚契屬邵二雲約日來
候余因走謁蒙賜五言古詩一首相賞篤至余嚮
讀先生閩藝鄉會二試實有淵源因修弟子禮七

月原選容城知縣年老改教余與董君 書擬備二
十八日出京閩七月初六日至熱河初七日引
見奉

旨用董書八月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九月初
三日王大臣驗放十八日吏部給憑呈吏部告假
回籍省墓呈戶部借領養廉銀四百兩端揆屬捐
加二級備公過抵銷非余意也得浙江鄉試題各
錄兒子 繼坊 中式第六十九名舉人嵇文恭師附
書撫軍浦公馮編修鸞庭 集梧 附書長沙太守裴
公間皆爲余說項謝辭之惺園師聞深爲歎賞擇

病榻夢痕錄卷上

空

吉出京是月同選者同年鄧鈞臺 爲 元城高念
齋 學瀛 洵陽余介軒 心暢 太湖謝曲江 文濤 臨淄
徐春田 志鼎 南溪適徐編修鐵崖 立綱 新授安徽
學政詞館閣部諸同年在浙紹鄉祠公餞作詩四
首留別都門前輩 百里頭銜試服官台星回首望
知大令難會是佐人心欲碎因歷事鷹尤寒耳
邊詛祝分明在可易民將父母看 乞得鴻文福
摺紳馬馱吟卷出層閣牽連都及遺孤事擔荷彌
慙不肖身忍負熊九垂訓日怕羞金筆贈言人捧
盈執玉尋常語愁結名場未了因 算難藉手貢
葵衷臣職差能續職業耕鑿從渠忘 帝力兩賜
好與說天工政云政拙勤堪補盼是人 蕭江曲曲
致遠合籌寧靜能官箴樂業邑名中 蕭江曲曲
抱湘流說到零陵更換舟作吏許尋山 蕭江曲曲
同人畫圖游傳聞縣解風流古村得身 蕭江曲曲

歸棗他年應不檢諸公有次韻者有自作古今體
 九疑嵐翠望中收者有誤序者贈言甚夥仁和余編修秋室先生集
 作瀟湘山水小幅常熟黃上舍韻山泰取余詩中
 作吏攜家一聯圖寫其意山陰王湘洲元勳為余
 白描望衡圖小影所贈詩文類述母節以勉吏職
 頌母儀以儆官邪任禮部芝田先生大椿書後詳
 言居官之節謂自治愈嚴閱境彌苦困阨備嘗而
 人不知疑忌交深而志莫白節至此窮矣窮而思
 通終不可通求不失其守則法二母之節二母之
 守焉斯可矣江西魯絜非寄言懼余自衍幕學謂

病齋錄卷上

六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
 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勗余自全
 二文俱全刻雙節堂贈言續集邵二雲贈序序曰法家以輔禮制
 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
 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傳議予比于仁慈而泰
 合必以唐六典為依據猶見禮教之遺焉明律改
 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觀所謂禮以養人
 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于平
 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為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
 坐視人之死生疼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

堂皇東抱文書伍伯環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惜
 然莫能知惻然以為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
 為幕賓鉤覈案牘以上下其手者則為吏胥居其
 閒頤指而氣使者則為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
 賓連合為一心狐文破律戕虐名生流弊靡究嗚
 呼是曷望其知律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煥會嫻
 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于仁慈佐
 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
 於取予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
 南之甯遠縣夫以煥會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

病齋錄卷上

六

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會之道得行而豫為甯遠之
 人賀也雖然煥會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
 意而劑于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
 列必驕其部下必復傲也驕也復也吾未見其道
 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欽以言乎
 敬也謚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
 免于傲與驕與復養民之道庶有濟乎余與煥會
 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為歌詩
 以送之余彙括為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會獨
 無意哉語尤切擊古義脆然彙裝四冊春田題曰

日下蘭言作五言古詩一章敬書後葉一官義
 自念此身有來忍為官所苦官重身輕身此身
 兩無補我生良獨難十一歲無父二母鞠我身身
 之守規矩偶小尺寸踰欲墮涕零兩為養讀律游身
 誦切勗自樹謂身三世傳慶顛待擗拊藥藥慈母身
 訓良止嚴布武貞節天所矜一第幸承祜痛今奉身
 官符風樹摧肝肺豈惟養不逮慈訓誰顧縷萬一身
 違素心玷親豈在鉅編乞天下文卷帙呼尺許母身
 儀賴以章親為官箴補賦贈別詞不襲寵行語身
 推本揚前徵美意足含咀相望修厥身惟恐當官身
 迂我聞甯遠縣為昔春陵土會啖次山詩感數色身
 慘阻行且身親為得毋忘味喚喚官未一日休身身
 百方勞苦賢畏友朋此義且終古丁甯仁者言百身
 朋實余在京師半載同放舊外日過從者俞編身
 片楮身 修柱峯廷楡 茹修撰古香茶 魯吏部南曉蘭枝邵
 吏部雙橋洪 吳進士殷六尊 徐孝廉春宇文博
 李孝廉立山廷楡 丁孝廉秋水容 胡孝廉海嶼如
 瀛錢孝廉裴山楮 戴孝廉東珊殷 王孝廉菜園如
 胸蔡貢生蒿林環 湯明府稻邨元 馮孝廉穉如
 雲庭 胡孝廉蘭川鍾 章孝廉逢之宗 朱孝廉春如
 泉庭 陳上舍研香澄 孫進士秋坪樹 本邵孝廉如
 帶亭四 黃上舍韻山泰 戊子副車同年癸卯孝如
 廉周耕崖廣 相見論文真得友朋之樂今
 雙橋為知府殷大春字海嶼蘭川秋坪春泉明香南
 俱為知縣穎邨為知州裴山為戶部員外郎東珊曉
 為庶吉士韻山亦中舉人立山為桐鄉知縣陸跡史
 最近然不及相見帶亭於福建知縣任內作古詩為
 牀司訓仙居亦已謝世已丑初至京師詞館諸公御
 聚散之間能無感歎

從容茶話論藝手談羸馬做車風裁高雅自壬辰
 四庫館開奔忙日甚規模亦復奢麗開遲舟言
 諸城劉文正公嘗至翰林院云木衙門向耐清苦
 今因館務熱鬧將來館停諸君恐難為繼今撤館
 已久而既奢不能復儉惜文正公未及見也公車
 慶弔公分向止銀三錢五錢最厚不過二金今則
 五錢僅見二金亦為常事選官類多寒士候選時
 率投徒自給可以立身其絢爛者戲樓酒館稱貸
 應酬得缺平常往往束手無策至典質文憑竭蹶
 萬狀遇美缺頃刻閒忘其本來事事官樣招長隨
 覓債主六折七折之銀三分四分之利如飢食烏
 啄不顧其後及出都門所負已多到官之初勢必
 假手吏胥設法張羅左誦右支自貽後患故余謂
 欲作賢吏正本澄源必自謁選始 國家體卹寒
 峻例借養廉銀兩果能刻苦又何必身為債累耶
 在京謹約同人無不見諒故不薦長隨不收別敬
 餞席殷勤至今抱愧惟各座師處畧申杯水寸芹
 之敬少存禮意及畱別敬二十四金為同年公費
 而已十月初一日惺園師招飲畱談竟夕詢勉居
 官之義甚篤初二日與春田秋坪結伴南還秋坪

誌之十一月初三日還家第六女甥展先墓料理
繼坊會試典產豫到官資斧誤座右箴一則屬陶
南園莊書攜以自警箴曰母肆汝口輕率悔乘母
任汝質疎野謗興過剛必激好勝必矜汝矜而激
人將汝懲古詩垂戒畏及友朋官幕異勢毋恃汝
能躁急易誤碎瑣誰勝惟勤惟儉以漸以恆上下
協一庶無怨憎好人是訓遺命服膺贈言盈篋雙
節竝稱汝不自愛先業曷承素絲染緇白圭玷蠅
敬奉遺體風夜兢兢

病榻夢痕錄卷上

七

病榻夢痕錄

卷下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八歲正月繼坊赴京師應禮部試

二月初一日挈眷屬曉發由義橋雇江山船至常

山縣陸行一日為玉山縣另雇官版船至蘆溪縣

陸行四十里為萍鄉縣雇把杆船三月初七日至

湖南醴陵縣晤署縣常熟趙華軒貴覽今乾州同知備言

湖南風尚吏治初八日至湘潭縣晤方君維才

人也論亦切到知撫軍有赴常德修隄工之信即

夕留眷屬暫泊湘潭買小舟赴省初九日至長沙

病榻夢痕錄卷下

謁見撫軍嘉善浦公霖藩司漢軍郭公世勳臬司

滿州恩公長時衡永郴桂道滿州世公青方署岳

常禮道永州府知府太倉王蓮心先生宸兼署道

篆亦在省謁見并謁長沙府知府錢塘陳公嘉謨

撫軍問余年歲余對履歷年五十一實年五十八

撫軍云曾作幕否余曰曾習過撫軍云署事官未

必認真卽見兩司速到任辦事余應諾出嚮在浙

幕時臨汾祁陽為撫軍新選官到省一二旬始得

見見亦不合赴任又不敢稟辭故余甚憂吏之難

為惺園師由督學陞左都御史余往送行師約謁

選時相見余敬對曰某恐不善為吏不敢謁選師
曰君子行其素位應選則選天欲成子必有好上
司可勿過慮是日念吾師言深自幸慰次日上院
蓬心先生語余曰頃見大憲甚賞君誠實且曰甯
遠疲悍君曾習幕可望整理陳太守言君三十年
名幕謙言習也且述君幕蹟品行甚詳大憲曰此
人既誠實又不自衒大有學識君進見當以實告
次日同官稟謁撫軍留余專見長沙縣傅君廣聰
鹿邑舉人語余曰大憲精細應對須簡明及見撫
軍歷問游幕及主人姓名因道甯遠積疲難治舉

病榻夢裏錄卷

著名訟師天罡地煞綽號論令捕治蓋前令趙君
為撫軍同年以邑民控提督衙門去官故撫軍於
甯遠纖悉具知遂面辭赴各衙門辭行是日同見
臬司者十一縣皆言檢骨事恩公因語余曰此間
民俗刁健一涉人命雖嫡屬無異言其同族外姻
猶以屍親告訐向來訊明僅予杖枷吾皆令開檢
坐誣以示重懲子受此種詞非詳檢不可余起對
曰敬奉憲命但某尙欲曲求恩鑒恩公曰子有說
乎試言之余曰檢骨極慘有冤可雪死者所甘萬
一以妄告故骨遭拆洗蒸檢無辜人證橫被株累

而誣告例止充軍似覺法輕情重且有父母兄弟
妻子則他人均非至親例不得插身滋事應請先
示諭禁以杜訟源若因疑妄告果能到案供明杖
枷發落似足蔽辜恩公顧謂同官曰此言甚有理
復語余曰甯遠現有鄧姓案委零陵會檢子去細
心推勘吾即以此觀治術矣出同官為余慶曰恩
公明察屬吏無敢輕進一言君初來遂發莊論君
言果用福庇多矣此風開自長沙裴太守憲詞批
府太守不耐勞勸幕友設策草草一訊便詳開檢
可以轉發各府審辦人多議其造孽八九月前太

病榻夢裏錄卷

守暴非幕友亦不良死聞恩公近頗追悔故君言
易入然微君誰能回憲意者後恩公頒示嚴禁混
旨屍親之習余審鄧案得詳允免檢會陳太守鞠
獄勤慎非萬不得已從無請檢者矣過衡州謁督
學昆明錢南園先生澧亦言甯遠士習亟宜懲創
晤衡陽許君凝道安陽人辛巳進士年七十餘老
成端重後陞都察院經歷笑曰吾素不款客今為君特設
一飯將有以告君也席閒詳言永州吏治之做甯
遠為最征時惟陳丹心宰是邑正已愛民不愧父
母劉文正門下士固應爾爾此後二十年未見一

人今見君誠懇陳君有嗣響矣余敬誌之因念惺
園師門牆亦不可玷也晤清泉縣倪君為賢崇明
拔貢生曩辱贈雙節堂詩握手如故交畱余晚餐
言大憲俱易事惟臬司才大心細事之不可不慎
遂由衡州遵陸二十五日抵甯遠界首鋪巡檢李
峻典史王謙來禮房吏請次日齋宿城隍廟余曰
不必虛應故事也不可質神者吾斷不敢為耳二
十六日曉行二十里觀者駢集吏役夾道迎跪諾
聲雷動儀從甚都自念佐幕三十餘年齒逼衰殘
蒙

病榻夢痕錄

四

聖恩高厚昇以民社重任感極涕零又痛 兩母如在
年祇七十餘尚可迎養而馬鬣久封烏私莫遂於
邑久之懼負 朝廷負百姓負 母慈謹身勤民
之志由此益堅與中得七律二首 驚朽何緣答
聖明郊圻百
里荷專城長憂官折兒孫福難副人稱父母名
肯爭看新合尹捫心自愧老書生貪天惟有豐年
頌歲歲平安到宦成 慈幃冰雪兩銀辛成就孤
兒憂忠身百里儲書江上客卅年讀律幕中賓
名晚悔備稽古竊祿悲不逮親今 至縣門即見
日做官逢運氣敢忘遺訓妄為人
有以繩拴數惡少如欲控愬者既拜篆升堂僉押
卽諭傳進門老役跪稟曰吉禮尚多請俟來日余
曰官之吉有重於理民事乎卽訊則縣民王勝字

為惡丐所毆羣起而拴送也丐四人咸予大杖重
枷卽問堂下歡呼好官老役復跪稟曰此輩藉稱
鄰邑因上年歉收竄入甯境不下六七百人擾累
各鄉甚有孤僻邨民遷避去者余諭選役捕逐少
頃典史來謁問之信余曰何以不究曰丐多役少
恐激事耳余計無所出二十八日吏送冊催賦
差忽有所得急刊二寸小單於點名時接役給發
令催賦所至遇流丐立會隣保協捕俾各處有催
糧之役卽各處皆捕丐之人丐之尤者曰老猴廣
西人綽號飛天蜈蚣妻號飛天夜叉年僅五十有

病榻夢痕錄

五

拳勇寄居縣境巖穴中十六七年黨翼六七十人
分路強乞輸日供膳老猴夫婦食有餘貲貧民轉
向借貸或忤其黨則挺身行兇莫敢誰何余訪得
之與駐防姚君約令里民設法同捕伺其醉歸掩
擊縛之嚴刑拷訊盡得匪黨姓名羈老猴於獄分
頭緝捕其妻聞風夜遁黨各星散不半月邑中無
丐百姓咸余去害之速踴躍輸將欠賦舊習不懲
而革時已初夏飭吏示期勸農吏請儀注老役稟
曰自陳本官後將三十年未嘗再行故無知者陳
本官卽許君所稱丹心者也徵許君言信老役名

李成陳君遊點頭役每新官到點卯值堂或一月或兩月輒告病假懼有累也終余之任日日承應無悞亦見陳君之知人矣四月初七日縣民蔣良貴喊稟弟婦田氏爲胡開開爭佃毆斃鞠之則稱承佃李維翰田三世矣爲胡開開謀佃被毆致死詰其兇器爲犁木棍毆傷顛門當場奪得於中途棄擲案多疑竇且詞色甚餒遂繫之署中人以爲繫屍親也大愕比核傳驗稟聞人密稟李維翰爲南鄉首富余因抹去維翰名時所延幕友王君尙未至作作因公在省關借隣邑新田亦無作作遂

刑部奏錄

六

令刑書隨往驗田氏屍身合仆田中髮際一傷斜長皮破血出確非棍傷至良貴家見其犁無棍卽攜犁迂道行過良貴初供棄棍處檢得棍合之原物也因究出兇具別有竹片乃伊弟良榮所毆田氏因竊維翰租穀維翰退佃另召立時鞠得真情諭繳原具定案不累開開不傳維翰邑中遂有虛譽甯俗一矜以上皆把持衙門不與地方官相見余以矜士爲襄治之人不見則不能周知風俗屬學師諄切傳諭士稍稍來以禮接之有呈文字者教正之凡見必問其所居之里種植所宜有無盜

賊訟師地棍有則考其名姓年貌一一籍記升堂必檢閱一過以備稽察於通衢榜訟師姓名白丁則詳著其綽號矜士則約舉其里居諭知已往不究再犯必懲令洗濯自新訟多以矜士爲隣證亦先爲榜示點名後槩不問供生員給紙筆在堂右席地作文隣證必有白丁審係左租生員卽與白丁同舉請教官當堂朴責非左租者生員亦不取供季終將文彙送督學職員監生先責後詳一日有黃丹山具辭察其年貌與籍記南鄉訟師綽號智多星名黃天桂者合詰實先命杖繫之堂在檢

刑部奏錄

七

其訟案分別示審開日審峻訟一事則命杖二十繫柱如故不半月懲不可支未審各案其母求被告人籲息又繫十日以累母不孝復予重杖涕泣悔舉取結釋逐其弟黃天榮綽號霹靂火皆挈眷窟居道州矣先是丙午歲穀價騰貴每石制錢四千文有奇示諭民欠倉穀暫緩催徵以俟秋稔當是時 奏銷期迫庫貯未充雖完賦者較前踴躍而民力未免拮据諭告各鄉謂歉收之後大概力細大戶亦未必從容但較小戶尙可那展應勿拘四月完半之例努力全完以免催提小戶卽於急

病榻夢痕錄卷下

八

公之中可見睦隣之義令下車伊始未遑撫字先
 事惟科殊非親民之道然誤 奏吏議地方官辦
 理不善分難辭咎而累及上官心有不安云云解
 事者爭相誦述謂撫字二字自未經見官有此心
 其當曲體一月之中完數倍溢甯俗最重朱示以
 朱筆非他手可假余之諭示多在堂上朱書故紳
 民尤易感動常平倉額穀八千石社倉之在縣者
 二千石余受代止現穀一千九百石有奇其二
 石已給兵餉餘皆累年民欠社穀則歷任折價移
 交五月民艱食詳請平糶儘現穀糴米分設男婦
 兩廠糶者以門牌為據吏胥包戶之弊一概杜絕
 季考生童課崇正書院酌定規條作論文絕句十
 二首示之

言孔孟言大是難 御製 幸貢院詩 煌煌

天語訓備冠買珠莫便輕畱積龍領探來子細看 楊
 腹雞雄抵掌談心花意蕊古今合試看四月抽絲
 繭都是三春食葉蠶 學得飛昇鍊骨仙精神到
 處細筋聯開梓一著關全局勝算須操下子先
 堂堂正正陣雲排傲侍奇兵萬一乖底事豈幾籌
 別徑杏花春色在天街 浮煙漲墨總無情依樣

病榻夢痕錄卷下

九

葫蘆作麼生聞說傳神歸阿堵休教眉眼不分明
 不律陰持造化權何當苦調請哀絃徂陽痛哭
 才伊管梁傅傷生尚少年 第一難醫是俗塵陶
 鎔六籍出鮮新撫將成語供塗抹班馬韓歐也誤
 人 侏離鉤棘轉喉妨語到科名要吉祥省識庚
 廷屢拜體書生燕雁是文章 毫端生氣幹靈機
 落紙煙雲字欲飛赤脚十年行且嫁丹青虛寫五
 銖衣 黃河九折勢奔騰路入千巖逸興增若使
 岡平流直瀉教人畱眼阿誰能 力窮穿編笑贏
 兵善始謀終氣自盈解悟秋波臨去轉歌關應有
 繞梁聲 骨勁神清藻采妍朱衣能使命無權米
 頭贊石傳三字乞取論文得妙詮 敏則致不直透
詞不膚兼此三長 六月撫軍命臬司札調赴省辦
庶幾有日共賞 公事余具稟辭其畧曰受事未久即蒙調晉省垣
 可以面承訓誨上進有階逾格栽培實非意想所
 及但甯遠偏隅疲頑習久諸事廢弛未敢縷陳庫
 項倉儲多有民欠查非捏飾照例接收然設法彌
 補勢難猝辦自維謫劣深懼曠官接篆以來夙夜
 焦急檢查歷年訟檔自大憲以至本府共四百餘
 案三八收辭日不下二百餘紙計惟積誠殫力將

新辭舊牘依次釐清日在公堂與紳民相見諭以
皇仁憲德上下相孚庶可不藉追呼輪將踴躍若此時
赴轅須開徵還縣舊欠未完新徵又督官民未洽
掣肘必多仰祈恩免俾得從容犬馬之力猶存馳
驅之報可待倘敢飾詞委卸怠情偷安咎由自取
難逃遐觀俯聽之中云云王友以爲不可巡檢典
史俱來勸止以爲撫調可違臬調斷不可違余曰
不過才力不及或以避事去耳稟上撫軍謂臬司
曰甯遠地瘠民刁汪某竟有任事速止之臬司察
實不惟不以爲忤且逢人獎勸也其時已檄署道

痛癢癢癢

十

州因此撤委王友誦余無志進取辭去余遂不復
他延平難時鄉民多無門牌不得糴者乃力行保
申法八月初一日集三十六里地保人予空白簿
一墨一筆二令將所管郵莊墳註管內四至接壤
及山多田多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
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已屋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
有無恆業一一注入簿內限三月繳案秋大有開
徵諭知各鄉官民本屬一體緩急義須相關聽訟
之任責專在官完賦之分責分於民官不勤職咎
有難辭民不奉公法所不恕甯俗錢糧素多延欠

今舊習已更深爲嘉尙再與紳民約月三旬旬十
日以七日聽訟以二日校賦以一日手辦詳稟校
賦之日亦兼聽訟官固不敢怠也爾等若遵期完
課則少費校賦之精力卽多留聽訟之工夫至穀
既豐收價已大減四月間完一石者今可二石有
餘此則具有天良不待長民者之催督矣後傳誦
至長沙大荷撫軍激賞九月奉府委勘新田縣爭
山案歸下痢甚劇幾斷飲食屢易醫不效鄉民完
賦繳穀者多至宅門問病或以白茶乾爲獻土產
無白茶故民間寶貴之十一月地保繳戶口冊便

痛癢癢癢

十一

道至鄉抽查有舛漏者責之別給簿補造并諭各
里有遺漏者領簿另編夜聞雁聲縣在衡州南五
百餘里是雁未始不過迴雁峯也筠廊偶筆言迴
雁峯因峯勢取名信然稗官之說當不足據縣俗
人命牽連最重遇無各路斃浮屍地保及無賴子
擇里中殷而慝者恫喝取錢不遂則報官蠹役翼
之必飽其欲乃攔驗或地僻路遠官憚於行則誘
詐尤甚故一月閒以人命報驗者八九案至十餘
案不等俗謂之油火命案蓋薪欲火而加之以油
薪比匪類油比官也余蒞任後凡受報辭卽訊訊

畢卽赴驗有續到之人沿路訊供夜隨便假宿雖
雞栖豬欄不避穢訊誣於屍場痛懲惡習漸改十
二月初一日九疑支山諺稱拚命嶺者地保報劉
某家門有縊屍余立時命駕地保稟阻嶺離城九
十餘里山徑險仄官不能去余詫曰汝可來我獨
不可去是權在汝矣遂行次早近山二十里重巖
復湖易筍輿行榛莽中又五六里筍輿亦不可行
乃步又三四里仄徑一條下臨深淵已隆冬水猶
潺潺不絕足不可容乃令土人前挽後推攀林木
背淵蟹行達於屍場則卧斃之屍地保與匪類數

病榻夢痕錄

七

人移詐劉某以詐不遂報官意官必不去而詐可
終遂也鞠實各予滿杖仍繫回縣門枷號而劉家
一無所累比出山則汗浹重繇與中得詩二首有
曰層厓紛虎跡密樹亂猿聲俗做機謀險官勞性
命輕其境可想然自此油火之風盡息矣縣民匡
學義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誠生子學禮投學義
田八畝歸宗後學禮病不起贈學義田五畝屬以
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妻李氏能儉勤歷十七年
增置田百餘畝歲息日阜甚得學義力一日田主
遺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勝時檢契則載學義

與李氏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實公置
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愬前令不直愬府發零
陵亦以產契租籍爲憑愬本道發道州逾年未結
李氏求發余審余思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
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
以斷不足以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
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剖至
於號哭余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忘余爲
鞠事矣問其家產曰共田十三畝問其息曰歲入
穀三十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家口曰一妻二子

病榻夢痕錄

七

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唯長子年十八
方能力田余曰據汝言完餉所餘不過十四五石
米以膳六口食尙不給況有蔬薪日用力何能支
曰妻子度日甚苦余曰人皆言汝有錢何耶曰自
苦自知耳余拍案大怒曰然則汝同李氏買田之
資必由盜竊來矣命吏檢歷年報竊檔案佯爲究
鞠學義大窘叩首曰某良民未嘗爲盜價皆李氏
契特僞書同買欲俟李氏物故與勝時爭產故歷
年租入竝無欺隱蓋租籍亦由學義僞爲也余乃
呼李氏慰諭之契塗學義名毀僞籍產歸李氏李

氏求究學義累訟余曰學義誠可惡然吾念汝夫知人設所託不當原產且廢安能續置免其罰而勒令歸宗縣自國初兵燹城皆圯無雉堞郭門亦久廢祀典所載祠廟惟文廟曾經紳士捐修規模粗具龍神廟因丙午大旱修築武帝火神城隍各廟皆上雨旁風觀瞻不稱城西南俱如部落惟東北二門畧有雜肆歇家茲誦寥寥久無游庠者衙署傾頽無庫藏歲徵賦則貯於內宅余蒞任先捐建庫三間設庫書庫丁謹其堯鑰賦不入內防挪用也詳借養廉修理衙署勸富紳修火神廟城

病榻夢錄

十四

隍廟至是次第竣工初四日奉委兼署新田縣至次年四月初八日卸事是年繼坊書來生長孫甯兒今名寄俸歸建秀山墓祠鑄魯絮非前誤祠記五十二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公堂行鄉飲酒禮縣人未舉行觀者如堵牆初九日赴新田相驗北鄉路斃女屍年約七十餘有跌傷數處死由凍餓余驗實飭地保斂埋居民以前數日羣丐負此婦行乞恐有屍親擾累余曰親屬棄屍彼自有辜必不敢冒名嫁禍也有附近居民口稟舍側空室有受傷人僵卧垂斃余往視其人伴死令作解衣始發

聲訊為廣西全州人牙身行乞被人毆傷故借宿於此驗其左臂左腿俱有棍痕曰是必與匪類行竊被事至追毆同類掖之來為誘詐地耳不必給與飲食任其去死即埋吾已驗無容更報也退密諭屋主宐稍給食遣去余遂行五六里過一邨見流丐男婦三十餘人諭其去則環乞盤費余曰流丐官當逐違即究無給費之理若輩曾到甯遠否曰不曾去曰汝知甯遠汪知縣乎曰知知其治老猴乎曰知識汪知縣乎曰不識余曰余即是也今兼治此邑汝不去柳且死丐皆叩首願去不數日

病榻夢錄

十五

新田境內無一惡丐佯死之丐亦去屋主至縣叩謝各鄉民隨而來者百餘人歡聲載道且云自柴青天後無為民除暴者何幸今日復見好官余讀書數十年忝為民長一無善政而兩縣得民俱由去丐良可自笑所云柴青天者名楨令新田三年陞同知去已二十餘年時為福建興化府知府訪之閩人政聲甚美迨壬子夏余歸里柴公方為浙江鹽道有賢名後為兩淮鹽運司以官浙虧空論死蓋棺論定古人所為重晚節也縣東北下隊鄉離城七十里民貧俗悍以私宰耕牛為業民無事

不入城官亦近百年不到遂至抗糧成習四月余
抽查保甲便道至彼先期令居民齊集聽宣

聖諭屆期具公服帶講生前往宣講環而觀聽者合里
老幼婦女俱集詎謂見所未見余遂委曲面諭守
分奉公之義戒私宰勸輸課欣欣有喜色自是民
入城必躋堂叩安囂風漸革百姓之易感如此地
最高燥意欲開井疏泉而上多沙石竟不能行款
然也五月初一日給發各鄉門牌有未給者咸來
求補境內陋習夫家或貧或夫妻反目輒嫁賣娶
至先付半價留半價以防訐告婦人不以守節為

病榻夢痕錄

共

重不幸而接媒者踵接雖紳士大家不以為異其
母家愈有聲望娶至愈樂增其直室女恥為繼室
中年喪偶不得不續娶孀婦妻妾之分惛然不講
家族之所以稱妾及妾之所以稱家族者皆與妻
同女子年十二三歲遇姻隣女子同庚者兩意相
諧結為姊妹如匹偶然他人不得復參也往來甚
暱至嫁乃已嫁之前夕姻姪隣族女子年十四歲
以上者畢集主人設長凳於堂之左右襟坐女賓
設長几於上羅列杯盤酒茗諸女子面南而坐名
曰歌堂出嫁之女哭於戶內則堂中諸女和歌以

答之姻戚兄弟皆哭哭畢繼以鼓吹鼓吹畢嫁女
復哭和歌助歌及鼓吹皆如之女子哭時絮絮有
詞專指贈簪女子必將所贈人事一一敘出贈簪
女子答歌則各叙不忍離別之情自此達曉歌哭
喧呶出嫁之女聲愈啞愈佳故女子生年八九歲
即以學歌為事新婿至婦家婦女隨之潑水以能
避為巧皆關風俗之大者一一示禁有未解者復
愷切諭之屬紳士採訪幽隱節婦貞女覆覈確實
給扁獎勵輿情林悅是歲預行己酉正科鄉試七
月初一日行賓興禮亦創舉也縣入 國朝惟雍

病榻夢痕錄

七

正壬子乾隆甲子中式二人諸生絕意科名又距
省遠每科應試者三四人四五人不等士氣日頹
甚乃以刀筆餬口余錄其可造者收之書院月四
五課親董勸之應賓興而貧者酌給卷資並稟督
學寬取遺才以示鼓勵故赴省之士由科舉者二
十三人應錄遺者十四人為數十年未有之盛奉
聘入闈過新田士民迎送相望於道八月初一日
院考策官取第一名 四書題可以為師矣詩 初二
日藩司東送科場條例是科始令舉子三場試藝
皆開寫添註塗改字數每場不得過百字珠墨卷

皆點句鉤股二場默寫頭場試藝經題專用詩次
年會試用書下科鄉試用易以後鄉會試輪用春
秋禮記分用說合用五經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
林院檢討仁和蔡毅堂先生 共武刑部山西司主
事吳縣潘畏堂先生 奕藻 畏堂先生余都門舊交
然每呈薦頗不相得蓋先生所取尙才氣風華而
余薦卷則取沈實先生笑語余何以必欲得老門
生余曰某中式時已近四十設爾時本房師專取
少年則某且不得為房官矣先生曰君言良是第
掄才大典所取之士他日當為 朝廷出力若是

病後錄

六

遲暮何所用之事後深思有味乎其言之也誤監
毫稜記一卷試院述懷詩六首 暫解銅章意灑然
來參玉尺掄才地坐對金風洗露天文價早輪
掖貴名場尙結鹿鳴緣連宵湘岸殷雷動幾許
鱗待躍淵 秋闈九上四春官席帽麻衣力就
從此出頭真不易即今忍相讓虛叨憲府殷
殷聘怕素公庖日餐文字久拋塵餘韻尙留芬
竭材細難安 楚客辭華自昔聞三問餘韻尙留
程法了無新怨與分心聲舊論文會是搗摩行
我獨冠羣 儒毫染幾俄延過眼三篇尋常然
不難兄弟 恩先第多應逐隊試安能信了
衛難選青錢 王盧別後喧報鼓吹文場塵戰
從期秋選 片玉初商又聽喧報鼓吹文場塵戰
愁持鑑誤推 敲人初商又聽喧報鼓吹文場塵戰
是衣或未知 遇合關渠命未敢倉皇負我心青
披尋也知 遇合關渠命未敢倉皇負我心青

消秋幾度曬珠有使海終沈區區九月初一日揭
報 國文章分桃李他年何處陰 登元 洲潭江 起鳳
曉本房中卷五名石門梅 嶧 侯 廷舉廷舉
龍 先法 甯鄉劉 宜 肅 副榜一名華容程 廷舉廷舉
前副榜也甯遠中式一人樂 之 生與王 定元李
承膺 余所稱書院三俊者也出闈後臬司欲畱余
在省勘獄會南園先生清理徭籍縣多徭產告撫
軍命余兼程速歸稟辭後謁南園先生論體國治
民之道甚悉贈余楹帖曰修身欲到顏曾地奉國
唯從官禮書命從者抱幼子出見曰吾在京師同
年交好惟有二雲其他皆不相往還若君者雖隔

病後錄

六

省不可不敝蓋先生辛卯進士而鄉舉則戊子也
遂行二十日回任秋有年集三十六里紳士殷戶
議修城垣僉曰惟命乃周閱四門估工價銀三千
四百兩有奇分三十六段令各里分任里之產少
者以產多之里助之各段設董事二人應捐若干
聽其自議歸成數於官官董其工各匠應領工料
價值官覈領狀無浮則給印單令赴董事處支領
銀不入署以杜吏胥之剋扣并免染指之謗議既
定刻日購料定於次年二月初一日興工常平倉
向無應祀之神內有伯公祠設像三土人稱三伯

公相傳皆捕虎有功之人秋成後各里報賽甚盛
余從民志捐俸錢新之卽奉爲倉神加敬禮焉縣
民黃名世訟師也前令趙君任內與人訟上控撫
院長沙太守已審誣矣復翻控逸不到案余以他
事獲之檢得院役史坤攬訟筆據稟院發審浦公
見稟立將史坤革役遞解下縣同官詫爲異數云
零陵縣民謝子純弟亡六月婦劉氏生遺腹子三
歲矣劉有傭婦董與無賴子蔣甲有連會董以耻
睚去子純覲劉產啖蔣以利指劉子乃其子董爲
劉乞養欲以其子歸原而董證之控縣控府逾四

病榻夢痕錄

子

年滴血亦介游移適余以公事謁府府提此案犯
證俱齊委余代鞠劉之證佐皆生子時喜筵親友
不能塞董口余細檢原卷證者不一會無一語及
穩婆惟劉雇乳媪在生子四月之後董據爲乞養
蔣子之驗因屏去吏役一一研訊劉稱穩婆錢氏
尙在并產時服役有別媪隣居現存產後自乳以
患乳癰始雇乳媪亦有治癰醫師詢其居里離城
七里密諭劉不得漏洩一字託故出城赴劉居查
訊穩婆乳媪并侍產隣婦及醫師各供皆與劉符
歸詰蔣董得子純啖訟狀分別舉之未終日而案

定縣南下灌里李氏聚族焉傳爲唐狀元李邵後
里左有山曰祖墓爲李家地嚮自藍山縣民蕭氏
蕭舊有冢李削平之上立始祖啓祥墓碑稱爲邵
父蕭屢懇前縣皆以李碑有據蕭墓無憑不直也
聞余勘山詳審復呈圖求勘余詣山兩族迎者各
數十人從而觀者不下千人案蕭氏圖繪五冢在
李墓後小峯之上平原茂草無墓狀蕭力言下有
屍棺具結求開掘掘至五尺餘尙無蹟余欲輟工
蕭再三哀籲余疑之召觀勘之臨武縣耆老問鄉
俗葬法僉曰深者或至八尺令再掘約七尺見聖

病榻夢痕錄

子

灰色潤而味淡入手粉碎耆老曰此灰色性入土
約二百餘年矣更掘一尺則兩脛骨在焉蕭族羣
仆李碑余曰曲誠在李碑必仆然不待官斷是玩
法也仆且得舉命李族侍立余後蕭皆斂手聽命
乃督役助蕭埋骨訖余下山命李族前導慰諭蕭
族安瑩次日詣縣余爲之讞曰李山原受於蕭舊
葬諸墳皆在蕭之下山名祖墓當因蕭氏而起蕭
族微居遠致先墓漸爲李侵今旣驗有墓據李自
不得復佔查李家譜載始祖邵墓在木塘去下灌
二里竝不載啓祥墓所且稱邵係唐太和元年狀

元授河南府參軍讓第劉贊忤中官出知賀州案
兩唐書劉贊傳俱云李邵河南府參軍應賢良方
正被選以贊下第疏諫不納後歷賀州刺史非由
入選而後授參軍也唐惟進士第一人稱狀元他
科首選無此號遙遙華胄李邵之名之稱與宦蹟
先後已俱未確何況其父且始祖之稱以上世更
無可攷也邵尙有父卽不得爲始祖今李譜祖始
邵墓祖又始啓祥以矛刺盾不攻自破是啓祥墓
碑顯屬李氏偽造但建立已久沿譌承謬莫究所
始追祀之禮有典無廢應將原碑移置小峯之下

李墓遺蹟

三

李墓之上其自峯而上地盡歸蕭李再侵損執此
呈究可也郴州宜章縣寡婦鄭朱氏無子欲繼親
姪鄭觀族人謂觀無兄弟且父死不宐後他人宋
愬縣及州越四年愬本道發余關訊余先關卷覈
之曰觀宐嗣宋無疑孀婦立繼聽其自擇昭穆相
當獨子勿禁傳曰已孤不爲人後謂不受命於所
生父也今例得出繼

天子之命矣又何訊焉因止宐章不傳兩造徑援例議
詳世公批允而語同官曰若此一批可結何至延
案累民律例未明便不能斷制諸君可竟委幕友

乎繼坊 從里中來知 方太宜人家舅氏皆故絕
令家人買湖汀地爲外祖外祖母安葬歲祀如禮
五十四年已酉六十歲正月行鄉飲酒禮二月初一日
興工修城垣選幹役八人分督四門查察工匠余
稍暇卽親詣各段巡閱無敢偷料情工者各董事
照分段董理相較爭勝期速工堅三月二十日告
成公堂譙各董事酬其勞巡行郊野見曠土甚多
憶丁未春秋初入縣境春蕎夏麥彌望皆是今種
者絕少始知往日廣種因丙午歉收而起詢土人
如處處種植可資三四月口糧乃諭農民宐種蕎

種蕎麥遺蹟

三

種二麥境內倉厥儲穀多在居室之外不設典守
盜竊頗多因勸諭富家以慢藏爲戒四月聞錢南
園先生丁艱回籍追致賻焉縣民劉開揚與成大
鵬爭山控大鵬毆斃其弟劉開祿而大鵬愬未
在場不知毆者主名庭訊開揚辭色屢變因並繫諸
城隍廟余先焚香叩禱命大鵬開揚叩首階下開
揚獨惴惴戰栗相驗時開揚瑟縮不前甚疑之內
夜復禱於神專鞠開揚猶未得實也忽有醉者譁
於門闐然入門者不能禁訊名劉開喜爲開揚之
子余心動令引開揚去婉導開喜則言開祿爲開

揚從弟病垂死開揚屬從子劉長洪等負之上山
使聞喜擊而斃之長洪等皆開揚詞證隔別研訊
胸合開揚亦無異詞覆鞠聞喜投縣之故則垂泣
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呼
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啓扉出一頤而黑者導以前
迨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聞喜下手正
兇也贖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為屍親脫俟長洪等
供吐攝問已越境屬去安能即成信讞款扉之時
神其相某矣余念開祿氣已將盡不殿亦死以開
揚父子抵之情稍可憫因將下手之聞喜照故殺

病榻夢痕錄

二

擬抵不究餘犯比解省臬司委員審出王使緣由
頗關出入是年恭逢
恩科七月行賓典禮後奉調至省時恩公署藩司謁署
臬司姚公學瑛甚蒙原郵撫軍浦公詳問此事曰
汝何至失出恐是故出但頃兩司言汝數年來委
審衡永多案諸事認真出力且府道嘗言數年甯
遠無一上控之事此事雖誤謬自當將功補過吾
豈以此令汝獲咎果不迴護可速自審正也遂集
犯鞠實改依謀殺擬詳八月初一日院考廉官取
第二各四書題何用木城子路終身初二日藩司

東送科場續例是科同考官閱卷應加切實評語
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林院檢討漢軍徐鏡秋先
生鑑檢討普安鄧蘭溪先生再馨至二十七日填
草榜本房遺卷皆補加小批鏡秋先生受業孫遲
舟編修曾見余詩文定榜後縷陳舊款相得甚歡
誤藍毫再記一卷書懷詩六律簪花又傍玉堂仙
座偏白髮今年添幾許藍毫有約待重研正蘭得
氣秋風遠鵬鷗盤雲勁翮聯是處楚材供採掇知
誰飛步冠羣賢棘院沈沈月影寒商量文律坐
更開人多舊侶題辭沈沈月影寒商量文律坐
容寬禮數科條新與戒欺名街莫訝如蠅細承
叔會呼小試官青考培材典禮殊連番科
第論爭敢以微瑕輕白璧却愁依樣畫葫蘆此中
士論爭敢以微瑕輕白璧却愁依樣畫葫蘆此中

病榻夢痕錄

三

趣味嘗會偏十五年策蹇儒場虛聲首
叨廿年落拓霜毫向圖垂老銅章吏履衡文
玉尺曹翰墨前綠榮齒錄風塵俗狀把卷獨
舊樣煥新甚乞取新花式俊髦幾回把卷獨
吟秋露新涼入夜衾陡覺精神輪往昔勉支筋力
到而今重意怕負揀才分鎔火私憐下第心願暑
官題珍重意怕負揀才分鎔火私憐下第心願暑
中九人幸得六人同重來誰預三年約此去多
尺素通衰未敢燭猶萬一能酬藉古功成內簾十
翁賞奇更與燒燭萬一能酬藉古功成內簾十
詠十首入簾名唱到容長揖試卷攜歸見品題
李周防門下鑰匙魚互分房久次新除各就銓
客冷眼看不繫官聯籠忽換東西舍坐席通分
籤題會不繫官聯籠忽換東西舍坐席通分
下筵賦芥若投應得地燕相避總隨天憐余短
視茫茫甚恰傍前榮獨烟然唱卷總隨天憐余短
是文章豈有休待付量多士唱卷總隨天憐余短
同考已分房鵬搏一任摩空漢蝶浪誰容過短
此際投胎關福命恩無可感怨應忘命題云冰

壺清映兩心同造化全歸數宇中百步懸侯關防
 力萬花樓待春工案頭條例長箋秋風
 小印紅捧出層門爭引領桂枝香襲散浮珠
 卷云赤欄索劍何當刻舟心自憐輕排雁齒
 許仍語橫蠅頭辨辨何香川載南豐祝三楚風
 牙字欲辨蠅頭辨辨何香川載南豐祝三楚風
 優前薦卷云為棟精金披盡分障眼編紗便手
 不掩終難兩才尺脂裏從教近墨增聲價都
 階能全風簾落卷無千古道心如面然春華
 那能終一風簾落卷無千古道心如面然春華
 奈何終一風簾落卷無千古道心如面然春華
 枉費君平一肆誰能堪此又三年飲名多少
 几重擗念寂寥萬一看看朱會誤碧尋常書
 幾行評語在鴛鴦欲度轉無聊因綠榜云
 朝水鏡如欣從碧海擊中差里居未識青
 第先憑紅號成均士氣三湘正蔚興甲乙
 虛翻愁前度飛騰士氣三湘正蔚興甲乙
 奎光四照拾飛騰士氣三湘正蔚興甲乙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宇券風雲際會鬼神相映射歡聲到處頌
 龍驛路鏡淡墨晴霞相映射歡聲到處頌
 恒九月初一日揭曉本房中卷六名武陵姚定益
 長沙曹有健常德唐虞樂攸聯鄧德麟湘鄉王步
 雲安鄉樊恭清曹生撥歸醴陵樊柏林寅捷副榜
 一名零陵劉方疇方疇已酉拔貢生先是填草榜
 時余以戊申取中副榜由副貢生再中稟商兩主
 考如拆副榜彌封本係副貢生請以備卷易之是
 日主考言之監臨浦公浦公以為然比拆副榜第
 二名果副貢生遂易以備卷至方疇拔貢生主考
 欲援副貢例浦公曰永州無正榜當合副榜有名

因不易科名有數不其然乎出關臬司留委勘獄
 凡委審者皆先探臬司指然後提犯訊供余懼有
 先入之言不敢請示犯供未定則告病假或一日
 或二日得有確供方稟見往往不愜臬司意而案
 無游移卒邀俯允故逗留兩旬臬司即令回任二
 十日稟辭謁督學張劬齋先生姚成乙未同年也
 甚稱余治蹟遜謝不敢當先生曰浦中丞言錢公
 在楚五年於州縣絕少許可獨譽君不啻口出謂
 非今人可及察之皆信故亦不以常吏待君中丞
 馭馬嚴厲不多言獨於余每事許盡所言虛衷聽
 從余於中丞甚感知己不知錢公齒牙獎借實為
 先容大君子曲成人材不使受者知真可感也十
 月初一日回縣秋有年勸富紳修武帝廟與情踴
 躍輸貲至四百餘兩董事儲數籌辦規模宏大築
 臺樹旂於門外觀美為城南各廟之最營中馬神
 廟不知始自何時奉葺馱為神廟久圯馬常倒斃
 余因移葺馱於佛寺捐俸修葺中奉馬神之位詣
 各鄉申勸農民播種二麥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恭逢
 恩詔請封祖父母父母行鄉飲酒禮是時王蓮心先

生俸滿入

觀永綬同知張公健來署府篆四月

欽命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洲傅公森祭告舜陵本

道世公陪祭舜陵在甯遠南鄉九疑山距縣城九

十里十三日傅公由道州來將入縣境天未明有

以顛裹辭擲八輿中傅公視之宿行館向世公問

余政聲世公言勤民治匪為湖南第一好官祭畢

傅公問余曰君為政何先余謹對曰治害民之訟

師地棍盜賊不敢不嚴餘無他能傅公曰君亦知

若輩之不欲君久此乎余曰不知傅公出辭授余

病榻夢痕錄

天

則具呈人趙司空評余不理民事不禁盜賊縱惡
殃民浮收錢糧等十款余悚然起立傅公笑曰君
毋訝此必仇君者陷君耳余泊途體問人人說君
官好與辭相反吾將辭交世君必稟巡撫刁民固
當治舉然到省審理君亦不免往還之費聞世君
言君廉勤不虧空吾何忍累君君自察治之可也
余敬謝之覈其筆蹟即余丁未究逐之訟師黃天
桂所書偵知傅公以原辭畀余又由道州竄入廣
西訟棍之伎倆一至於此各前任之不敢究懲非
無所見抑不能化以德而第治以法適招之怨耶

然余泊訟棍止黃天桂一人矜士則自榜示之後

皆改前非並無以身試法者乃知化士究易於化

民也余初蒞甯遠舊俗尚未盡善嘗次第諮詢示

禁至是策為善俗書一卷鏤版頒行士民稱便適

舊纂史姓韻編六十四卷稟初成梓訖即梓九史

同姓名畧自修城之後城內列肆增多石氏子入

郡庠堪輿家以為城完氣聚理或然歟各鄉二麥

豐收耆老有至公堂謝者當是時兩淮鹽引壅滯

撫軍札飭召募水販制府嚴行緝捕私鹽甯遠之

東南隣縣藍山臨武例食粵鹽每鹽一斤價錢二

病榻夢痕錄

天

十二三文計價八斤方食准鹽一斤故民間多食
粵私督撫兩院差弁改裝易服至境查緝本府各
弁藉以行私地匪更為之輔縣無官鹽店他肆中
列售鹽斤輒被接詐至以水入鹽每錢一文得鹽
水一杯人情惶擾余約兼食粵鹽之江華新田東
安道州會銜通稟同官不允遂專銜稟兩院鹽巡
二道其畧曰甯遠僻處萬山之內自永州至縣雖
有溪河可通舟楫然皆溯流逆上水長之時已屬
溜淺灘高於嵯岫亂石之中力爭一線船路艱險
可慮若遇水小則由道州青口而上即不能通舟

極小之船亦不過勉強拖挽至泥灣而止離縣城
尚遠三十餘里是以淮南從不到境乾隆二年清
查引地前督憲史直 奏准淮鹽不能接濟得
以兼食粵鹽數在十斤以內者許民零星買食寬
免緝捕迄今五十餘年遵循辦理某乾隆五十二
年三月到任之初見有肩挑背負鹽斤即經嚴查
禁止嗣因詳覈檔案事屬便民隨聽仍沿舊例上
年正月接奉憲行飭令嚴禁私販疏通准引某遵
會同營員認真查緝據紳耆人等僉稱自有知識
以來從未見過淮鹽復經反覆勸其勉為水販赴

病榻遺錄

三

漢口運買淮鹽可以稍獲微利公私兩便無如縣
境既無著名殷戶俗又不諳經紀某數年以來代
籌生計勸諭貿易若輩向視為畏途况持挾重資
遠涉江漢更無怪其呼而不應矣民間嚮食粵鹽
不過制錢二十二三文一斤自上年禁鹽之後五
六月間增至每斤三十六文入冬以來禁愈嚴而
鹽愈少鹽愈少而價愈增近已每斤需錢五十文
內外鄉里嗷嗷不媚法律居然於公堂之上懇稱
食鹽太貴懇平市價某隨時申明例禁為之亟切
戒諭目下稽察嚴密竝無擔鹽入境肩挑背負之

徒益得藉以居奇境惟東北二門伙舖稍多俗稱
舖為伙 比歲各舖戶畏有鹽累俱不敢停歇帶鹽之
人近聞委員到處改裝訪查人人意中時有一改
裝試買之官雖零鹽亦不敢列賣甚將鹽斤攪入
水中居民皆買鹽水而食過往旅客至無零鹽可
買某恐傳聞未確慎選親信丁友分路扮作行商
隨處試買實與所聞無異當民物恬熙之候似不
宜有此驚惶蕭寂之形某身任地方深懼不成政
體自維庸淺無以孚信於民以致水販裹足招募
久虛私販萬不敢縱而食淡實屬可虞擬轉籌算

病榻遺錄

三

懸無良策因思政在利民術須裕課甯遠每年額
銷淮鹽一千三百一十四引向來雖有此數歷無
水程到縣亦竝無銷引報文是淮鹽僅繫空名而
粵私久資實用與其民食無引之鹽不若官辦有
引之課查縣境東距城三十里地各藕塘舖與藍
山接壤藍邑例食粵鹽價貴之時每斤不過二十
文甯遠小販肩挑油麻等物至彼貨賣順帶鹽斤
勢甚利便貪賤食私乘閒攜帶查察有所難周况
零星粵鹽例聽兼食亦不便瑣瑣苛求致滋紛擾
可否仰邀憲恩俯念民食攸關循照郴桂二屬之

例將甯遠應行一千三百一十四引改爲粵鹽引
額減准課以增粵課庶幾課不虛虧事歸有濟伏
讀前督憲史 原奏內開如准鹽一時不能接濟
許買食粵省零鹽等語夫曰一時不能接濟計其
時准鹽尙有到境者故濟以粵零爲權宜辦法今
則准鹽絕蹟無可望其接濟而水販難招更無冒
爲准商接力之人准鹽不到禁盡粵私其勢不至
民閒食淡不止夫以數百年相沿之習而草以一
時以十數萬人待用之需而憂其不給某分須奉
法義屬親民斷不敢以粉飾稽查爲故事虛解憲
聽復不能以顆粒盡禁爲職司重違民隱是以不
得不通盤籌畫求其變通用敢委斷稟陳伏乞恩
賜察核示遵倘蒙鑒允飭查兼食粵鹽之道江永
新四州縣是否與甯遠情形相等會同議詳妥辦
德施無既矣稟後示諭巡役地保十斤以下零鹽
不得混捕營弁揭示稟總鎮總鎮劉公君輔以奉
檄緝私毋許顆粒走漏而甯遠免捕十斤以下與
憲行不符轉稟制府請示余復錄示具稟畧曰營
弁與某奉法雖均處境稍異恭營弁恪守功令功
令當能凜遵卽爲辦公無悞某責任地方地方必

病榻夢痕錄

三

須甯遠方可供職相安甯遠僻處山陬境內戶口
十有餘萬如三日之內私鹽盡禁准鹽不到百姓
向某求鹽勢將束手無策故由藍山陽武兩縣入
境可通粵私者有路四條某禁止其三姑留一條
以濟百姓食鹽之用待准鹽到境不難立時杜絕
因緝私而滋擾恐釀事端出示曉諭委非得已云
云各稟雖未蒙批發而委員盡撤制府嚴諭營弁
密緝大夥梟販十斤以下不必概禁後晤同年章
實齋學誠向在制府畢公幕言畢公見稟令幕友
傳觀有莽知縣之稱不可謂下情之不上達矣節
孝祠未協典禮捐俸錢改建甯俗舊不以貞節爲
重無過祠而問者至是落成余躬率儒學祭告觀
者皆爲感動作碑文記之記曰於戲此
救建甯遠縣節孝祠也往史所載桂門之婦尤者專祠
非有奇行者表宅里而已

病榻夢痕錄

三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恭專祀節婦而
貞女烈婦類及焉所以勵壹範肅陰教典至鉅也
甯遠節孝祠在學宮左春秋之祀舊以學官主之
余蒞甯遠謁祠瞻禮堂分三閒虛其中不設位左

立總位一方書唐宋以來忠臣義士孝子姓名而
書節婦總位一方奉於堂右蓋創祠之初以節屬
婦而屬孝於士因兼忠義之士而並祀之烏虜戾
矣夫守貞之婦律已素嚴非懿戚不得相見既完
節克終奉

族人祠矣而轉與不知誰何之男子雜坐一堂魂而
有知必不能安也彼忠臣義士孝子皆明體達義
者又豈忍入

敕建祀婦女之祠說親俎豆哉然則甯遠之節孝祠自
建立至今六十餘年殆虛無人鬼焉享此祀也且

續修四庫全書

三

其門垣湫隘棟宇頽圯不稱

朝廷褒異勸揚之義今年三月鳩工修葺與學官謝

君張君酌議撤嚮所設忠臣義士孝子之位遷附

鄉賢祠而清祠之基址固祠之牆垣傾者植之隳

者補之丹雘塗墜一收舊觀於是奉

詔旌節婦於中堂按名設位以崇體制其未嘗請於

朝而自地方大府以逮有司官給扁表者題曰憲

旌亦附位於堂之左右夫附祀非禮也獨念我

朝重熙累洽化理覃敷禮部歲旌直省節婦無慮百

數十人而邑志所載僅雍正十二年

旌表馬頭鄭氏一人近年奉

旌三人二禮士灣李氏一東門樊氏皆現存遺 功

令則中堂特一位耳其他志載故明節婦楊文試

妻孫氏萬曆二十八年奉旨建坊給銀三十兩此

詔旌也又趙英妻張氏傳云宏治八年永州通判

任良才署邑事遵恩例具申當道以開建坊與否

無可考證我

朝貞節十二人皆未邀

旌典是十三人者竝列於

詔旌節婦之數則分有未安缺之復義有不可分附

續修四庫全書

三

左右庶幾禮以義起亦善善從長之道歟且余蒞

甯遠三年矣接甄貞節非不殫力竭誠僅於聽訟

時訪得一人邑人士公舉四人此外聞無聞焉茲

甯遠之俗婦不以再適為恥聞有守節之婦罕

知敬而禮之往往湮沒不彰此而不急于表章又

孰知茹苦壹志之難能而可貴哉附祀之舉非惟

褒往者亦勵來許耳是役也余經營其始節孝後

裔洎尙義紳儒相與出資成之夫以

敕建之祠各不辨分不正余忝司斯土不能早為釐定

而濡遲至於三年之久是余之辜也夫既竣事爰

潔治酒肴依禮致祭川妥貞魂而著迎神送神之
詞勒於麗牲之碑其詞曰廟貌新兮肅觀名分正
兮神安樂具奏兮森列樽盤嘉婦行兮白璧完貞
風扇兮芳名不刊靈之來兮露潔霜寒 淚九疑
兮竹斑澄瀟水兮煙鬢

皇旌憲旌兮志行允班席長筵兮無忤顏媿鬚眉兮起
儒頑靈之去兮天朗風開六月奉惺園師書書云
四月望後回京接手書猥蒙關念竝悉近况一切
且慰且感年兄蒞甯遠三年儉約持躬誠信親民
此平日之所深信者至力辭繁劇常懷敏抑尤爲

病榻夢痕錄

三

卓見 國家取士畀以百里重寄原藉以愛養斯
民非爲居官者一身一家計也此理不明遂至百
計圖維如程子所謂日志於尊榮者其弊何可勝
言年兄以此自待以此訓子以此化導朋友其積
德更無涯涘愚碌碌如常毫無裨補每念

聖恩高厚愈切慙惶今春復邀

恩命襄事禮闈幸免大咎賤體亦平適尙可支撐精力
自覺不能亦斷不敢戀棧也專此佈覆并候近好
不宣木道世公委赴桂陽州勘陽山尼菴被焚一
案由甯遠行三日始望見陽山計程四日層崖曲

澗有筍輿所不能行須步者險惡不可狀烈日中
汗雨驚心意萬一中喘不免烏鳶蠅蚋之侵素無
宦情自此乞休之志愈決勘訖由桂陽至衡州謁
世公繳委將精力不能供職苦衷面稟欲告病解
任世公許到省轉陳八月叩祝

萬壽後正擬引疾九月初五日道州知州王君觀伯率
太守委余兼理即日詣州受篆至十三日奉藩司
札委兼署清查倉庫修糧十月初一日蕭君國璋
署甯遠余卸甯遠事專署道州將查造三十六里
戶口門牌底冊移交甯遠新任蓋自有此冊民間

病榻夢痕錄

三

辭訟無敢冒充隣佑恐不肖書吏或有弊匿耳初
六日奉臬司詳委赴桂陽縣檢辦何劉氏命案先
是余赴桂陽晤知州常公明按察使語辦案之難
因言頃在省聞桂陽縣報何劉氏四命一案云係
虎傷然傳聞四屍無虎齒痕迹衣服亦未傷損或
云因奸致死疑不能明已委員審辦亦未確鑿余
心識之今適以委余疑竇種種不敢不加詳慎檢
骨例須訪傳諳練件作永州府屬向無其人卽分
關郴桂各處名件期悉心檢驗以雪此獄道州做
俗額賦向多抗欠乾隆四十年間知州汪君燦家

素封恐誤 奏銷干考成出私財墊完民以為例
王故收交冊有民欠三千一百餘兩積十數年之
久王牧既故余勢難詳辦不得不接而操戶任呼
不應推求其故自仿生以至職員皆於實徵冊內
註明矜戶余即諭示禁革閩州大詫而營陽上中
下三鄉毆差拒官習為常事近年糧役不敢往催
積欠尤甚查營陽欠戶共一百二十有三自四十
五年以來積銀一千五百餘兩令戶書以矜戶為
綱欠數為目彙造一冊籍欠戶榜之懸掛三鄉公
所十一月十五日以抽查社倉為名先期飭役傳

梅樹棠傳

三

齊矜戶在公所屆期相候是日輒與簡從抵營陽
則矜戶無一到者遂止宿營陽責役催傳次早原
任長沙訓導何 廷壽 來謁年七十餘言民力不及
請寬限余曰欠十餘年矣倘有限可寬耶此去之
陸續來者二十餘人教其跪拜予之坐諭以 國
課早完之故詳述乾隆丁酉浙江嵊縣吳家山王
姓抗糧拒捕誅遺戍之案一一指陳聞者漸漸
色動乃提欠戶之白丁量責數人而諭已到矜戶
於冊內親註限日令傳諭未到各家趕緊完納其
時環侍而觀者不下千人肅然俯聽因繫抗欠最

多之矜戶監生生員仿生各一人回州出境時矜
民跪送者頂背相望皆以好語慰之不二旬營陽
完欠八百餘兩其餘各鄉亦陸續輸將十二月初
四日江華縣典史詳請代驗楊古晚仔命案由道
州至屍場二百餘里雨雪連綿山徑欹仄初七日
驗後正欲升輿失跌山坡傷左足星夜昇回負病
勉將命案審明通報後足創轉劇 繼坊 由里至署
知 繼埔 生子以余同生庚戌命之曰小同今名伯
姊卒伯姊歸同邑陳雙玉 珏
五十八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奉到

梅樹棠傳

三

敕命二軸 先大父地贈文林郎 先大母地贈孺人
先考贈文林郎 嫡妣 繼妣 生妣並贈孺
人二十日以足傷未痊稟府委員代理會得長沙
府信知 奏調善化縣余自難迂拙屢荷上憲拂
拭方圖報稱急於醫療敷藥受寒下痢旬餘偃臥
難起不得已二十九日通詳解任調理二月初二
日道州州判王醉蕤 鈞 由省城奉臬司專委來州
促赴桂陽實驗病也王君見余委頓以實稟十五
日署甯遠蕭君 國璋 由省來奉本府委驗病具結
詳覆府委代理十八日余卸州篆當余之跌傷昇

歸時因通稟沿途瑞雪竝及失跌情形頗忤臬司
至是本道世公長沙太守潘公成棟長沙張君博
湘潭趙君貴覽華容趙君宗文聯翩札致述臬司
傳諭屬余力疾赴檢而左膝痛縮不能步履加以
治腿傷寒疲困益甚不得不奉身求退臬司以爲
規避約藩司王公懿德會劾王公不可臬司遂專
劫是時浦公調撫福建繼之者馮公光熊持劾不
下曰且俟委員驗病不實查辦未遲迨蕭君驗報
跌傷屬實藩司委褚君爲章接署臬司再以劾上
馮公以原辦官署桂陽縣陳玉垣尙未參草先參

病榻夢痕錄

委員與例不協王公則昌言於庭曰牧令平日虧
帑病民分當速去已病猶稱未病不可不查汪某
平日官聲尙好方調首邑今以失跌求去湖南雖
乏人何必斤斤畱賊吏因其跛而舉之更何以服
人既告病吾知辨告病官例耳蓋藩司專錢穀以
余清查積欠爲功臬司專刑各以余不速檢辦爲
臬兩姑之間難爲婦信夫比桂陽案別委衡州府
郴州會檢訊有毆死者有縊死者確非虎傷而馮
公有調任山西之

命臬司又劾余規避五月初一日馮公特參陳玉垣草

職提審附奏汪某是否藉病遷延有無規避情事
俟本案審明另行查處時余方在道州交代六月
初三日臬司委員至道州守提過永州蓮心先生
畱之而致余書曰臬司委提震君耳故不令到州
君緩緩來可也會道州交代已結即日治任假道
甯遠士民款畱止居兩日適九史同姓名畧七十
二卷梓成檢閱訖命兒子覆校余遂行守備彭君
善越把總馬君世武皆數載同官相得送至十里
亭揮淚而別邑人送者絡繹至界首舖多叩首流
涕余亦爲之黯然過永州蓮心先生贈余方竹杖

病榻夢痕錄

一枝零陵典史吳竹泉英玉恐余觸熱屨把杆船
相送十七日至長沙臬司稟知撫軍姜公晨委員
看守姜公曰何必爾臬司疑余僞傷必欲嚴辦然
撫藩俱諱長沙府不令委官到寓長沙府因爲余
備述撫藩臬三憲節次離離及附參之故初馮公
去任王公實護撫篆部議准調善化查到王公以
余二月告病在先例應另行調補專摺具奏奉
有汪輝祖委檢桂陽何劉氏一案是否規避交姜
某查訊之

旨七月十六日姜公傳余至院司道俱在座姜公細問

願末余以實對姜公曰交代有冊籍何須印官清
查積欠余對曰王故牧任所資財業已查封實財
與冊籍不符非清查不可姜公曰畢竟不成事體
余又曰永州無檢骨作分關柳桂未到不得不
緩姜公曰兩月關不到作作成何政紀皆不敢入
告余又曰十月間有承審本州蔣坤榮命案亦不能遠
出姜公曰此尙易辦何致久稽遲延自不可諉余
又曰十月初六日奉委至十二月初五日公出代
驗扣算承審分限未逾且件作未到例准寬展姜
公曰關件作會詳臬司否余對曰十一月間臬司

痛癢兼錄

聖

催檢會據實具詳姜公曰催而後詳遲矣况初七
日失跌已逾兩月如何避遲延之咎陳玉垣是浙
江人必因迴護同鄉所以規避余對曰四命重案
必不能因輝祖不檢可以縣宕輝祖告病即委衡
府郴州會檢可見非輝祖所敢迴護姜公曰汝必
因臬司劾參所以告病安得不承規避余對曰臬
司委主州判到州催檢輝祖已先三日通詳告病
未知有劾參之事姜公曰汝必規避檢驗是以捏
病余對曰輝祖在江華屍場跌傷衆目共見求提
司監江華兇犯楊古晚仔竝江華原差查問即見

真偽姜公曰今腿傷愈否余對曰左膝筋擊未能
伸舒求親驗姜公論曰且退另日須具親供來八
月初二日姜公傳余至官廳長沙府帶醫學驗看
左膝實係受傷筋擊年老血衰驟難醫痊具結送
院初四日長沙衡州二府傳余命寫親供語余曰
昨臬司怒不可解必欲擬發新疆余二人長跪乞
恩尙未邀允余念奉委分限未滿兩月可無處分
且古者告病例爲民革職分也今二太守恐余惟
新疆重譴至不憚屈體以請如此體卹屬員實爲
難得因具親供以請練件作例應關傳既經失跌

痛癢兼錄

聖

實難赴驗奉文未及兩月竝非規避嗣又以奉文
後須查故牧交代并清理民欠承審蔣坤榮命案
不能遠出檢骨例以件作到案起限件作未到短
視難以率檢皆拂臬司意再上再不行乃敘親供
四命重案因件作不到畏難遷延即與規避無異
臬司核轉十月何劉氏正案 奏擬陳玉垣軍臺
余附參革職昔 徐太宜人病亟 輝祖 泣請命微
聞 太宜人喉間作聲曰煩難須臾棄養 輝祖嘗
栗栗自誠蓋 輝祖 畢生身名慈訓兩言該之矣上
一月潘公邀閱童子試文自游幕後常州無錫長

洲秀水平湖歸安烏程仁和錢塘龍游及仕甯遠
校童試者十有七度至是又結文字之緣幸也
發願乎士論諸童謁潘公潘公歸功於余多至寓
執弟子禮過從論文踵趾相錯倚杖見之大破旅
寂湖北撫軍福公甯屬候補知府張公方理聘余
佐理以疾辭余在道州草矜戶追積欠甚非州士
之意聞余告病欣然欲復舊名因作後春陵行
以諗來者序曰昔唐元慢叟為道州刺史地經賊
創不忍徵求賦稅春陵行所由作也我

國家太平休養百五十年州之民雖未盡殷阜而有

病榻夢痕錄

力者輒託一矜自庇號稱矜戶率以逋賦為能余
奉符權知州事丁甯告誠哀如充耳且有議為苛
碎者勢不至大懲不止盡然傷之因作後春陵行
云我讀春陵行字字生慟楚可憐有司心誰不懷
暹煦民困當急甦士曠彼何取

皇治熙熙如率俾達寰宇道州楚南隅去天亦尺五九
則貢有經要會上金部爾獨非王民舊章敢挽沮
俗學簪紳稀科第罕接武宮牆幸注籍榮逾籍華
組名隸太學中居然軒蓋侶揚揚飾頭街貫郎儼
蟻聚不肩編氓齊哆口號矜戶名器旋旋干旨濫

連侑舞區區贊禮生吏員共參伍曰吏曰侑贊為
矜作肱股偶得免撻笞勢雄負嵎虎其初傲鄉間
其漸狎官府常賦歲久逋玩法轉自詡豈無催科
方追胥怯杖柱作俑者伊誰澠溪之後緒恭維
聖恩隆崇儒端士矩博士翰林官數典竟忘祖宗族提
挈之若祭以尸至何氏尤而效營陽互撐拒蔑延
偏諸鄉闈頑狂鴛鴦譬如病膏盲湯藥那能癒是
詎生使然養癰歷年所忝余志整齊遑忍剛且吐
考冊甘下下政紀力須舉障川迴倒瀾計當脫其
距稍稍繩以法怨讎起序序拔薤非所難薰燒怒

病榻夢痕錄

社鼠用期誘循循推誠入肺腑或點頑石頭弗煩
干鈞弩微款未及申引疾去茲土過慮士風嚙行
或罹羣署三復漫叟詩今事異於古職縷為此歌
採風冀小補先是州有訟師曰陳禹錫老而嚙以
攬訟為業余怒批其頰禹錫恨次骨知余忤臬司
改名陳君寶糾州生營陽何竹筠及生監伯生二
十餘人許余加徵浮收撫軍批司確查余因將鈔
存營陽積欠抗糧底冊稟呈屬委幹員提鞠浮加
無據抗欠有憑各委員以事關歷任墊完上司均
有失察之咎礙難實辦欲擬竹筠等杖枷外結余

誦道州矜民刁頑成習告官不究後益難治且五十四年 奏銷王故收已參遲延至五十六年正月余始解足專辦是年可無贖顧各委員猶議余過執余曰余事已自計日去湖南不治若輩於余何損但爲道州吏治起見則若輩目無官長將來必有大獄耳堅請督審之長沙府潘公澧州方公維祺轉稟撫軍姜公澥余言因曰汪某以署收清追十餘年民欠不得遠赴桂陽致掛彈章今被欠戶誣告又不究治何以服汪某之心且如汪某言才風益長亦傷政體乃擬何竹筠等流徒有差咨

續修四庫全書

聖

部完案自余請選至赴任在京在里諸知交或規余毋仇直或規余勿恃才急於効用皆切中病源奉爲韋絃之佩不幸而有幕名至湖南卽爲上官所知余幕游三十年稔知仕途要人不可爲上官私人更不可爲不敢稍有偏倚蒞甯遠不延幕賓不任長隨事無巨細罔弗身親縣在山鄉土宜粟米苧麻之外惟產棕桐杉杉日用百需皆資外來境雖褊小商賈頗多余日升堂邑人及外商環伺而觀者常三四百人寒暑晴雨無間余欲通民隱不令呵禁謬致虛聲傳播近遠初到時遇戶婚事

率傳堂下者老體問風俗然後酌判不輕撻人然捷必論以應撻之由使心折乃撻或是日訟簡進堂下人問所疾苦曉以務本守分之利訟則終凶之害故民見余不甚懼有狡黠者與言家常生理輒得其情訟費若干民亦告余無所避忌吏役不敢爲厲嘗論兩造曰官之間事如隔壁看影戲萬難的確但不敢徇私得錢總無成心剖斷失平官之咎非民之辱再懇當覆審慎勿上懇若輩稱官爲父母名耳我家自有子孫我偶忝長民子孫之爲民者正多我欺民虐民我子孫必受人欺受人

續修四庫全書

聖

虐以我故致民犯鬪爭我子孫亦犯鬪爭民贖人命我子孫亦贖人命在堂自己至酉或至戌亥疲不可支將退食有兩造到案求訊亦勉應之俾免守候硜硜之性爲民所諒折獄不必皆中或曰我們官今日錯了旁觀者曲爲余解曰我們官那得有錯必汝不知自省或勸上懇曰我們官尚如此他懇何益稱我們者甯俗親官之詞也余聞之必反覆體訪果有屈抑必示期再鞠不憚平反故民益信余拙誠開有臨審時原呈稽顙悔學求免訊者衆俱相符卽予省釋余亦喜民之易治凡積牘

有上官批發他處及他處訟牘久愬上官未結者
多乞上官發余訊上官曲徇其請余不敢不為速
辦而本道所屬衡永郴桂有事累蒙發審極繁苦
幸可藉手盡分且湖南解鉛解餉辦銅諸差例委
簡僻之令余獨以勘訟得免心亦樂之至庚戌春
夏向晦理事對兩造言氣往往不續又不敢倦怠
草率正欲乞休有道州之役受州篆心意煩亂王
故牧任內既多虧帑復多積欠民俗仇傲非病軀
可治據實稟撫藩本道願辭甯道兩篆求委別差
會

瘧癘夢痕錄

欽命吉王公查理湘陰倉儲本道見稟將撫藩兩稟
截留致余書曰來字愷切具見實心兄向來謹飭
自不肖蹈虛行事但目下省垣現有差務大憲見
此轉致棘手且王牧已故不得不藉後人擘畫以
兄宏才自有條理不可鹵莽也世公素知已且揆
之時事亦不能脫然自潔因盡晝夜之力經營整
飭衰憊彌甚覺心緒無一刻自甯卒以告病獲咎
然使不失跌必不能告病不告病力疾為善化必
不可久薰以香自焚樗以不材老其天年余殆一
身兼之甚矣吏之難為也自維迂拘臆直萬萬不

能為吏而數年奉職居然志可徑行能獲乎上見
親於民皆初念所不到匿名之詞小人何足深責
然嫉惡太甚有以召之甯道等耳甯道循序而治
得以和平見效道州權篆追欠之事其勢不能受
之以需求治太急以致與人乖忤孟子曰為政不
難不得舉於巨室子產曰衆怒難犯余深自愧矣
我

朝綱紀肅清上官無能作惡得荷

聖天子豢育之恩仰承神靈之庇浦公之逾格優待則
錢南園先生之延譽也羨公之竭方矜全則藩巡

瘧癘夢痕錄

首府之公論也傅公素昧平生而能受辭博訪體
卹周至實出意外此甯遠官民一體之效也履險
而亨幸莫大焉余在長沙養疾讀史記以下諸史
日有恆課摘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甯遠士民至長
沙必到寓問病固求相見見余頽廢有淚下者或
以薏苡三四升相贈謂可去溼治風也意甚厚受
之惻然甚歉先是歸途過甯遠時曾誤留別士者
詩六首
春來腰脚漸成頑乞得前休生放還去燕
向心經故墨歸鴻竟路出重關手執桃李
垂垂實目送雲霞旋旋問未忍輕拋綠事講空
風月郭門山憶昨見沙問俗時懷舊習劇堪
嗚秋風捲簾愁非分古井無波慨所期政拙義會
壽注考形勞幸不廢吟詩試人翻足與人誦虛譽

雖酬國士知 眼欲先人起 後人新裁 柳樵伴吟
 身從知天新 清開福敢張 生逢骨相屯 對影已同
 孤鶴凌雲寫 真都作老松 欲方書 閱疊勞相憶 強試
 梨花幾殘春 琴鳴風清 愧不如 經營 鑄去徐
 徐他時恐受明 珠訪此日 欣看兼 兩儲 姓氏編從
 鈔史後鳥 焉校自退 公餘 行 人 若 問 郎 官 富 佳 話
 新添說 數書 雙鬢 何 嫌 級 曉 霜 來 時 卅 角 盡 順
 長全家 飽喫 官 廚 飯 垂 老 歸 尋 服 方 豈 有 甘 棠
 懷召伯 飽喫 期 朱 邑 祀 桐 鄉 庸 人 微 幸 饒 席 福 雨 淫
 東晴歲 歲 樓 聽 報 郵 籤 第 一 程 風 吹 五 兩 別 山
 坡鴻泥 過 處 虛 留 爪 魚 素 恐 誰 遣 寄 聲 地 為 經 心
 類大夢 人 會 識 面 德 關 情 猶 餘 餘 文 字 因 緣 在 待 與
 形更 至 是多 索 稟 者 梓 以 贈 之 并 分 致 邑 中 紳
 表貞 士 又 讀 春 陵 喪 貞 錄 一 卷 紀 甯 遠 道 州 兩 任 扁 表
 幽隱節 孝 婦 女 鑄 成 卽 寄 甯 道 以 備 修 志 時 採 入
 五十七年 壬子 六十三歲 正月 奉

病榻夢痕錄卷下

辛

育草職二月初將稟憲回籍適清查倉庫潘公謂余曰
 君在甯道倉庫充實通省皆知然接手者萬一以
 君去誘藉轉貽口實不若俟覆到再行又言姜公
 欲款畱入幕余因稱病重鍵戶不會賓客靜候甯
 道消息三月望閒兩處先後稟詳並無虧空王蓬
 心先生寫九疑山圖瀟湘送別圖寄贈甯遠紳士
 樊在廷等寄到柏梁體聯句紀事送行詩并序序
 曰我僕自道州移病取道甯遠晉省作畱別詩六
 章惓惓於舊治士民時侯方調善化上官未允賦
 閒廷等不敢為送行之章今聞僕得遠初衣雖為

吾楚南人恨不得不為我侯慰也方廷等祖道魯
 川時侯卽席示長歌一首謹錄侯詩起句作倡各
 占一韻寄申微悃敝邑素不善韻語奉侯訓迪粗
 知體裁下里皇琴終慙樸鄙詞皆徵實知不以不
 文棄也時乾隆壬子穀口治晚生樊在廷謹序宰
 山水縣俄四春 敬錄侯 詩首句 德洋恩溥難具陳 樊在 侯
 初來兮鬢未斑 尚 樂師 頭今雪白精神完 樂大 先勞
 弗暇終晨餐 紹 慈惠第一鋤奸頑 王 萬 豪猶斂
 迹荏苒逝 叶 樊 禺中升堂退定昏 王 萬 手披口答
 聰偏聞 虛 聖 心聽容盡無情言 楊 上 慎刑會弗輕

病榻夢痕錄卷下

辛

笞鞭 鄭 采 治蔣劉獄民無冤 翰 觀者堵牆頌明
 神劉永 畏威懷德咸振新 樊 日 巡部時時平觸蠻
 駱孔 屏除呵導乘輕履 蔣 漢 往往露宿肯弗 高 李
 爽 積勞致疾心力殫 李 承 實駁丁籍躬以親 賦 人
 篤利去弊詳咨詢 田 達 一夫不獲痛在身 紀 李 承 飲
 射讀法何彬彬 才 王 國 相土宜培衣食源 李 厲 士氣
 尤廣陶甄 樂 之 側聞退食手簡編 年 李 大 條示學規
 崇雅馴 李 際 談經絳帳琴堂縣 元 王 定 上謁不嫌吐
 握頰 鄭 文 几奉教誨知希賢 歐 陽 述所自來大夫
 人 嶠 登 贈公清節流淇泉 楊 際 庭訓至老肝脯鑄

歐陽 閻行竝明錫類仁黃岐山章明風化彝倫先承
 楚 經 誤善俗書比戶頌石光米鹽非龜瑣屑全揚永
 亮哉樂只父母官和際治邑奚啻治家然拍永屹
 屹高壙峙南天揚鳴衛民寧損旬支錢鄭文勞心
 不藉賓友分歐建謂事必親治乃勤陳經謂任必
 久政乃純李承卅載佐吏更事繁鄧永率絲志不
 期除還歐以前年 詔沛 馳封恩柏富計
 捧黃紙焚墓門李承移節道州封域鄭崇我人
 日望侯來還石光喧傳下堂傷厥眼李承飛戩上
 達祈歸田黃正憲府否否多榮牽歐陽越夏秋冬
 許投閒歐陽歸帆行指蕭然山李卓如嬰離母望眼
 穿劉廷惠政在日輿碑傳李崇有斐君子終弗諶
 李光 作歌萬一揚清芬劉紹何以報侯心絲延周
 願侯世世長子孫張之鳳毛煨糶鵬高擢楊之
 花開五桂香氤氳楊華山陰巖壑湘湖尊楊之柴桑
 松菊北海樽楊登興來覓句酬芳辰楊上指頤閒
 看思洛雲鄭芝優游眠食安太年歐洪洛社耆英
 今散仙鄭典侯兮侯兮念我民張興句皆有注不
 具錄錄其詩川誌紳士姓名會姜公奉
 命貴州公事余遂赴護撫王公及各衙門稟知回籍誦

病榻夢痕錄 卷下

吉四月初二日起程三月二十七日督學張初齋
 先生飲餞二十八日潘公張謙大集賓僚酒半潘
 公奉觴而揖曰君歸矣當有言教我余再三謝不
 敢潘公固請余起揖潘公曰有一言未知可否官
 無大小皆奉
 朝命而來分足以臨民者體尊於部民也今巡檢典
 史被部民上控遂勒令解任晉省質審嚴不肯吏
 因愛民之道然往往審誣刁告者僅予杖枷巡檢
 典史仍回本任甫與部民憲庭對簿而復南面以
 臨之體統褻矣且褻則玩生其勢必至無賴之民
 得以挾持官長不遂則拚一枷責而先使解任庭
 質恐自愛者不能為而為之者將不自愛執事謂
 大憲時體切陳之倘亦整飭吏治之一端乎潘公
 唯唯為余勉飲數杯極歡而散次日潘公至寓送
 行甚善余言未知今竟何如四月初一日長沙黃
 君允洙為余買舟與署善化李君其豐會餞因初
 二初三日在省同官候補縣張文山博鄒縣趙漢
 章宗文原綬寧業存齋世經湘鄉樊柏林寅捷新
 善化馮方山城永明林醇叔其瓊原零陵吳菊田
 哲開餞止二日至初四日啓行是日大雨昏局先

下船署祁陽李東川 樹穀 移樽到寓會長沙門人
 毛 慶善 善化門人孫 鴻 湘潭門人秦 松龍 先法先
 後惠詩贈行即留飲暢談 慶善 字積安才九齡端
 重好學可望有成其送行七律四首十論傳雅品
 誼高欣承咳唾識清標鬱林船去惟裴石玉句詩
 成止和陶著錄褒貞心自苦圍爐題扇興彌豪方
 書聞說嘯頻檢跛脚看山不厭勞 屢陪杖履稔
 家常絕勝彭宣到後堂白鶴雙童鋤藥地烏頭百
 尺表貞坊雨肥春水魚蝦足字校秋銜簡墨香忍
 為一官拋擲盡朝衫約束老奔忙 了了曾聞笑

痛癢錄

小時鈍根况復憤兒嬉慙叨齒錄逾曹耦待檢牙
 籤補闕遺八卦火輪蘇晉論一囊虛蒞杜陵詩服
 膺絳帳殷勤訓三復堯蘭警佩臚 惆悵黃頭報
 曉程春風吹席去江城壓裘書是來時僮送別人
 多門下生幾處關山勞遠望他年狂簡記裁成平
 安為頌東橋竹會見微書禮五更句亦清婉東川
 甚為擊節浮數大白即席賦詩四章余次韻答之
 第四首云此去居應依木石他年累不到兒孫猶
 餘一事真微幸手捧 鸞章拜墓門東川讀至
 不累兒孫句法然曰惟君敢作此語吾本無累今

已累不可解奈何東川河南夏邑人辛卯舉人博
 學多才文酒跌宕兼工書畫治事明爽而理財非
 其所長故不免於累初官華容不相識余罷官甫
 來訂交誠款甚密時已薄暮冒雨送至河干灑淚
 而別余數日猶為鬱鬱後二年得其來書被議去
 官流寓長沙今不審作何狀矣是日解維行一里
 許即泊次日過湘潭趙君 貴覽 留飲贈賦甚倦
 倦至蘆溪過塘行有八十餘老人見而詫曰此非
 數年前偕眷赴甯遠者耶吾六十年來見攜眷赴
 任者多矣歸復攜眷者絕少是可羨也余因味其

痛癢錄

言官之以他事去者不論至遷擢者官亦不必併
 行近為交代累往往將離任則遣屬先歸宜老人
 言之太息也過貴溪縣太和典問訊魯梨非始知
 已選山西夏縣知縣閏四月初六日大風雨泊蘭
 谿縣初七日曉發未暮抵義橋過塘易小舟初八
 日歸蕭山先是以丁口漸增大義里尚友堂老屋
 不敷居住於縣城南汪家街購新屋一所額題樹
 滋堂遂移家焉余二十歲貧惟壁立然妄冀他日
 能闢舍奉母當以樹滋名堂凡手鈔書籍皆習是
 名四十餘年而始償素願念 兩母皆棄養不及

享一樣之安不禁泣下沾襟也繼坊就職直隸州

州同援例加二級請

封典七月閏邸抄知四月十六日道州士民欲復實徵

冊內矜戶舊名知州劉君國承不允刁民聚眾抗

官道府督捕全獲首犯李長春梟示其餘斬絞新

疆數十人制府畢公奏內查敘原案起於余之革

矜戶追積欠幸曩時委公俯採芻言覈實咨部萬

一顧預外結則余轉有牽連之累痛定思痛為舌

橋髮指也得良醫治腿傷漸癒步履如平常十月

繼舉 援例補國子生行焚黃禮為 祖考 祖妣

病榻夢痕錄卷下

先考 先妣題王汾州張顧堂太守專致山西

撫軍蔣公兆奎聘訂入幕以疾辭繼塿娶王氏同

邑庠生王日京景祥次女繼培娶陳氏長興縣訓

導會稽陳芑洲士錫次女歸三女於同邑貢生周

約文子蘭生 治壽木題前和曰汪龍莊歸室并作

詩以識之平生願力志全歸六十年幸庶幾得

楚產緣非偶制比桐棺魄可依蓋是年食米一斗

制錢二百八九十至三百十餘文不等憶十餘歲

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文即共

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

俱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以資生名曰觀音粉有

食之至死者十餘年來此為常價或斗二百錢則

以為賤矣木棉花一斤制錢八十餘文鬻不過三

四十文一斤自五十六年歉收價至百文時已少

殺不知何日得復舊也辛巳以前庫平紋銀一兩

易錢不過七百八九十文至丙午猶不及一千至

是可得一千三百文番銀一圓舊易錢六百三四

十文此時亦幾及一千矣私錢充斥法禁不能止

民間田產交易開除過戶例每畝制錢十文吾邑

舊規畝一百文除七收三勒有碑記三十年前蕭

病榻夢痕錄卷下

公超羣來署縣事加至三百文一畝後至談公曾

詩 任內日漸遞增甲辰乙巳開畝至五六百文數

年來鄉民愿而闖者須千文以外即紳士亦非五

六百文不可徇例條銀輸糧糧米上倉近年花戶

不堪吏之刁捐銀必須銀匠代折凡銀一錢折制

錢一百八九十文至二百餘文米亦不能不向倉

房折色升四十餘文或至五六十文民未嘗不控

愬而於事無濟弊其胡底耶錢塘江素號平穩西

典岸有五廟路約四里餘江甚窄自北岸沙漲有

時須套礮行輒以為不便近年北沙愈漲西典岸

時復坍塌五廟俱入波中常虞覆溺憶幼聞先
大父言欲渡錢塘江必祀神而行自余客游幾不
知風濤之險今渡江者又栗栗有懼色蓋余赴楚
後不過六年而風景之變遷如此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四歲正月奉到

誥命二軸 先考晉贈奉直大夫 嫡妣 繼妣 生

妣竝晉贈宜人 祖封奉直大夫妻王氏贈宜人

曹氏封宜人 繼坊 赴禮部試三月授家事於五男

余不幸少孤先人遺田十數畝典質至再幸得歸

原佐幕數十年增田七十畝以四十餘畝為累世

病榻夢痕錄卷下

壬

祭產五男所受數畝而已四年為吏祿兼無多不

足置產酌分兒輩聽其治生惟 培塚 穉弱業儒不

得不賴余經理多男多累不能為向平五嶽游矣

客從湖南來知永州守王公衡永道世公先後告

病去六月 繼坊 下第歸奉惺園師書書云去冬張

年兄差竣回京接手書極承關注令即到又接來

書備悉年兄罷官之由而其詳已得之張年兄口

述矣以年兄之才之守僅為邑令方以未得大究

其用為惜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區區銜名何足輕

重至於嚴譴之說果有其事是真無天道矣甘心

罷職而不自為私人此等見識尤為堅卓年兄氣

誼學問愚每為知好者稱道之無不謂當於古人

中求之者世譽之不足慕益可知矣近審疾已就

愈深為忻慰來書又云息足杜門安貧自守益微

定見不搖貧無不可對人者惟不貧足患耳幕游

之說斷斷不可本省上游尤非所宜俟長中丞有

信書院一席當為致意長公到處士民感戴近去

山西時攀轅臥轍男女遮道馬不能行聞之喜不

自勝惜不得身親見之寄來家刻四種皆有川之

書必然可傳已將佐治藥言及續編重刻裝訂俟

病榻夢痕錄卷下

壬

同人出仕者來見時人授一編以廣年兄之惠愚

近况一切如前惟庸拙日甚衰病日增自問一無

裨補而虛糜廩祿日夜悚惕不能自釋前歲患脾

胃病幾成大證去年服熱地佐歸湯漸覺飲食如

舊然以七十之年又何所望而必為之療治者亦

姑從家人之意耳專此布覆順候近好不宜初壬

子夏西江塘張神殿荷花塘等處塘工頂銜墊陷

太守李公 亨特 借款搶修於是山陰會稽蕭山紳

士具呈蕭山獨捐銀二萬兩山會協捐銀二萬兩

紹所鹽商捐銀一萬兩以為修塘還款之需正月

縣尊謝公最淳 奉撫軍覺羅長公麟 符傳紳士面
議余以疾辭長公臨塘履勘估工銀二萬四千兩
以一萬三千兩歸李公借款以一萬三千兩生息
具摺入 奏工由民辦免報部核銷而俾利者
攘臂攬工風聲四達長公檄署縣蔣公重耀 慎選
董事以余名暨王毅勝宗炎 名上毅勝亦辭五月
餘杭縣張公鳳鸞 來署紹興府同知奉長公命過
訪余以在官未能辦公里居不宜干預堅辭已而
郡尊高公三畏 招紳士會議余語毅勝曰吾無去
理恐君難終避萬一議不妥而君承其後必累宜

病榻夢痕錄

卒

應召毅勝去因與山會紳士忤蓋其時鹽道改設
鹽運使隸鹽院恐撫軍不得專政欲以商捐歸蕭
山且欲并派桃源長山鄉田以盈其額毅勝不可
六月十四日長公由台州公回入縣境知余未出
手東屬署縣于公鯨臣 代拜十五日于公來述長
公語謂鄉先生宜任一鄉之事西江塘公事也不
宜諉即不然與余同年以年誼相託亦不宜卻如
堅執成見當另委賢員專請余因與毅勝約憲詞
直進之不義遂同答拜張公于公謂攬工者多因
價浮耳價浮則承辦獲利則攻訐叢生既曰

民捐民辦無報銷襍費應覈實減價毅勝亦謂估
工之外應修者尚多可減原估之價增修未估之
工以符二萬四千兩之數于公不以爲然余遂退
已而張公又固請再議復與毅勝約蕭山工程多
以訟終以辦工之人即收捐之人賬目易淆指摘
易起今擬紳士司局收捐般戶分段辦工捐難侵
蝕工有稽查既曰民辦應照民價比部價酌減仍
寬二三分以備辦工者備親託友之需邀集親友
公議俱孚而商捐之項長公已行知如數蕭山得
如原議捐銀二萬兩照時價每銀一兩收錢一千

病榻夢痕錄

卒

二百文應收錢二萬四千計得利田二十三萬
畝畝應收錢一百五文尙需四千兩則取給於協
捐之內議既定余徑稟長公請減價增工長公許
可命張公同紳士另估閱余足疾未瘳令張公于
公在駕商榷不煩奔走適孝廉何葭汀其炎 下第
歸里即偕張公詣塘另估原估條塊石工一百七
十三丈錢二萬八千九百餘千照民價覈實減估
止錢一萬八千一百四十九十五文增工二百
二十餘丈尙節省錢六千三百八十七千奉給董
事薪水槩不分支留爲一切紙張飯食舟輿應酬

殊費工價則憑委員稟給局中日用則每日由局
 中開單付余余換單支發現條畫一長公深以為
 然專委張公監督飭令工竣董事將報銷冊親齎
 送院由院發各衙門備案不必各衙門稽查或致
 吏役滋擾憲心曲體親友和衷會長公陞任兩廣
 總督恐大局紛更頗為惶惑幸新撫軍覺羅吉公
 蒞省按工巡閱悉照舊章八月初一日開局收
 捐十月初一日給價興工天色晴霽至十二月二
 十外暫停工作雨雪連綿於工無礙司局者余與
 王毅陸鄭緒肩飛鳴 吳萊菴斐 何葭汀其 韓仙
 霞城 蔡雲白英 丁昂若仲 來充宇起 徐念茲
精 陳惠需培 其實任事者止王丁二君余則虛受
 其名耳時李太守已調任杭州與嘉興李太守坦
 遣丁齋吉公各刺關聘延佐幕務以辦工辭得甯
 遠王定元書知壬子中式湖南舉人余所稱書院
 三後已中其二矣是歲雙節堂贈言墨蹟十冊石
 刻成闕舍後竹園建謨美堂三開周以迴廊上奉
 神堂下嵌石四壁謨學治臆說三卷刊行繼坊 生
 次子甘兒世 還 先人遺願赴雲棲建水陸道
 場余素情內典讀蓮池大師雲棲法彙竹窗隨筆

事事從根本著力乃知天下無不忠不孝神仙成
 佛作祖皆非倫外之人實與吾儒道理異室同堂
 空虛寂滅特釋氏流弊亦如吾儒以文字為學與
 聖道無關也十二月奉惺園師書書云王年兄到
 京接手書得悉年兄近校增和足疾業已全愈快
 慰之至西江塘工義關桑梓且屢承中丞之敦懇
 亦不可以過卻况為之畫策而已無利焉尤覺青
 天白日何所顧忌惟是盛名之下干謁必多其端
 斷不可開官場中嗜好醜酸各異此一是非彼一
 是非既無所利而徒招物議安知不更為身累耶
病榻錄
 竣事後即杜門息足決意安貧此則年兄誠見堅
 定尤愚所素佩服者也家居課子亦人生樂事愚
 謂書院一席若距家不遠似尚可就以為主為去
 畱年兄就之當不至是即至是亦無甚關係耳愚
 近境一切尚叨平適惟老病日增支持不易而感
 荷
 聖恩優渥刻骨銘心午夜懸懸未知息肩何日寄來墨
 刻均已收到高門至行自足千古愚之里句拙書
 何足增重未免益滋慙愧祈年兄以後勿以示人
 徒令士林中間生評論更覺無謂也羽便布覆茲

聞佐治藥言惺園師於京中重刻刷印于本芻蕘
末論過蒙大人先生賞識至此真為萬幸二月十
七日鄭又亭師卒年八十師視輝視猶子也見呼
名拜不答言必講學道家事則纖悉周到宛然骨
肉輝祖赴楚師命之曰利不如名須做好官為要
楚還師甚喜一日語輝祖曰阿孟不知禮謂吾宜
呼子字吾以子事吾謹不冝薄待子故他弟子皆
稱字子獨呼名阿孟何足知之阿孟師子王賓小
名也輝祖對曰呼名分也且輝祖不逮事父父在
時延師訓誨見師如見父黃髮先生白頭弟子得

病榻遺錄卷下

空

有此光景是輝祖大幸也師大悅閒搗杖過舍終
日侍談師無小倦容今年元旦賀師新歲師留小
食講忠恕違道不遠一節是以人治人之說援引
史事反覆周詳二十九日再謁師午睡未起不謂
竟成千古感逝悲生呼號欲絕敬制輓聯曰父命
從游成就孤兒心獨苦師門再到拜瞻遺像泪長
懸蓋記實也四月繼坊下第留館京師山陰四十
一都一圖黃盛臨生墳成題墓前石曰歸廬因易
歸廬為號用陶翁亭先生元藻生輓詩韻落之彭
古齊致七尺誰承存堂封親締造休旺都莫論敢
煩鉅公表手書題墓門憶昨事奔走卜宅虛東屯

江南更江北風轉秋蓬根歸歎此千古敬謝黃庚
昏庶幾保眉髮未辜翰育恩警若潮已退沙際
餘痕過客任憑弔雲來薦清樽羣山儼供揖萬
供阻吞及今筋力健飛蘿時一捫他年灑然去
招魂葬前室王宜人於左穴作紀事詩六首西江
陟彼岷經營室闕榛墟髮膚到此方全我手足
他年待啓予氣怡乘生除五患身還慎疾避三
歸歎一覺游仙夢不更人開儼寓道穿雲上脈
復雨巒芒鞋到處萬峰攢行從鳥道穿雲上脈
蛛絲倚杖看豈有隣人爭尺寸懸知歲暮得平
半生胸次眺高曠羅拜人來布席寬松杉鬱鬱
草芊芊溪澗紆紆大川敢信同鄉城似瑞期
封樹子孫賢枕山雅樵從此幽性近水偏宜上
軒理陳人先合囊憑商量一邱幸自生前定七
互短長不須兒輩費商量一邱幸自生前定七
從渠化後藏漫飾頭銜雷俗眼聊憑手筆記年
幾人出宿歸無日生許頻游樂未央為膠積後
世緣深借老會期幸到今可易嫁婚得了翫
衰病兩相侵灌園圖踐天涯諾同穴盟遲地

病榻遺錄卷下

空

待覓肩輿秋粒上臨風先和白頭吟生小身宮
值逆河桑榆誰乞魯陽戈棧墓幾著梓將徽百歲
三分二已過臨穴何須殯老子易名只合喚五月
蘇何還愁他日煩親故費唱山頭蒿里歌五月
繼坊之京師陳氏妹卒余姊二妹二陳氏妹王
太宜人出幼同憂患者遭變戚然無能自己聞長
沙守潘公陞辰沅道未幾卒於位六月繼坊寄到
惺園師書書云閏月初令即至京接手書備悉年
兄前此經理塘工始末及履祉綏佳慰甚慰甚比
維家居課讀益覺優游自樂漸與當事跡疏可徵
信道日篤矣書院一席非不可就視其來意之敦
誠與否以定去就可耳所刻臆說庸訓二書出處

胥資閱之深爲忻賞來札云天下無不可効用之地儒者無不可致用之方此實見道之言非反身修德者不能及此四令即亦得入學可喜之至所云教之讀有用書益可以知家學也子嘗謂子孫不以能文得官爲賢惟願以知廉恥明道義爲賢窮通知有命在讀書不爲利祿則出處俱可自信年兄與愚真可謂同志者愚近景尙幸平適第衰病日增不堪勞頓夙夜趨直勉強支持而已報稱無聞馬齒徒增去冬賤辰仰蒙

恩眷錫資駢蕃彌深慙悚年兄惟當規其不及俾免費

病榻夢痕錄

突

愆乃亦爲過情之譽益切汗顏專此布謝順候通祺不備吾師門下士滿天下輝祖何足比數而師遇輝祖獨逾常格凡有稟啓必手書作答皆言律已之道惟恐輝祖失檢望輝祖爲完人輝祖益用自勉古人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憾者故詳錄吾師各書以誌稟承有自云八月學繼培至杭鄉試初七日忽奉督學懸牌繼培改歸蕭山縣學督學李公清重賦經凡科試入學未賦經者皆以是年七月至省覆試又每邑另招未入學之備卷數名與覆試者同考名曰考奪有補進者無可歸因踴

縣學生之已進者虛其名次以府學生撥歸縣學而以新進者補府學之額繼培大府學年餘又改縣學職是之故十一月製附身衣得七律一首要領放寬裁舊典朝衫待曠回至竟終隨黃土化當初祇是赤身來裏非馬草生何幸兆得牛眠死莫哀聞說王孫曾裸閱即鈔知福建巡撫浦公獲葬未能免俗亦堪吟阜公在湖南時政紀嚴明無聲色玩好之娛事皆手自治辦藩臬兩司不能苟分其柄屬吏到省無朝暮必見見必詳詢地方情形公事畢即論回任

立傳面誠與屬吏言不假辭色然論公事極和恕

病榻夢痕錄卷下

突

余性癡慧遇委辦事必求申所見甚或絮絮詳辨皆荷優容嘗偕同官謁見公語同官曰親民官以勤爲本甯遠只是耐勤故事事踏實有見解卽未必皆合吾意吾樂竟其說卽如稟晴雨各處多不甯意惟甯遠一語無泛吾訪之皆確若等惟幕友是倚安得不誤事又曰湖南幕風日下與主人休戚無關吾知甯遠佐幕時必不若是余惡然敬謝實愧且感益兢兢奮勵丁未

大計兩司填余考語居官謹慎辦事勤勉公特改謹慎爲整肅勤勉爲安詳同官有擬調繁者公曰昨考

簾官某文甚草率字亦越格豈能認真做官其察吏如此丁未戊申閒繁缺出公即屬司道詳調余力求道府願允公曰甯遠儘可勝任如何無志上進豈欲為自了漢耶本道世公語余余謹對曰某自分衰茶甚懼不能了此官儻容自了恩幸大矣他日世公以余言告公因曰甯遠甚感憲恩只是拘謹太過公曰拘謹卻是好處何久耐苦缺真自愛之士從此遂不復言調至庚戌資格已深循例調善化署長沙張君博致余書曰大憲命某寄聲善化雖衝要將來不以應酬相累可竟行君志毋

續纂錄卷

廿

慮也其愛惜人才又如此何謂閭後忽喪所守豈槁化為枳遷地弗良抑宦怠垂成天奪其魄歟公以名進士起家敷歷中外卓有聲望年已六十有六末路改絃殃及嗣子傳曰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每讀一過輒為公喟悼也二十日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彙成編家藏書目至十二月初三日錄訖為之序序曰積書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人多信之故蓄書者鈔然獨不聞積財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乎何求田問舍之惟恐不廣也余少孤露先世手澤僅坊刻古文階鳳陳檢討四六二書

綱鑑正史約一部假諸舅氏未幾歸焉年十四五見五經類編如得瑯嬛秘簡既補博士弟子家奇貧衣食出兩母十手指力不能具一卷書聞從友人借讀經史古文選本率意鈔撮不終卷輒索去已而韻律劄口寄蹟官中主人有插架書稍稍緝閱官事不易了未能卒讀讀亦無所得也忝賦鹿鳴年已三十有九游京師側聞大人先生緒論甚愧嚮學之晚亟走琉璃廠西門市得漢書歸寓讀之南還佐幕以館脩葺市正史晝夜讀其後稍市他書之涉史事者旁及諸子而於羣經勢尙不

續纂錄卷

廿

追及成進士益慙枵餒脩入較豐先人遺事以次告竣館茗雪閒與書賈習者七八年聚書數十百種謁選都門增所欲備約載一車請急過里彙錄書目都為二本一隨行篋一皮書樓手自編扁攜鑰以行罷官歸來啓鑰見書幸無蝨做會移居城南即於宅後隙地築樓三楹中奉神主藏書左右重加整比畧涉違礙細意汰毀因區門類恭列御製欽定於首餘遵四庫總目編次收貯四庫之例縷分子目余書本無多不復析編惟於史部立備史

一門紀掌故者入之子部立襍攷一門記瑣事者
六之以便檢閱檢陰衰促家無餘資不能再聚書
矣雖所聚之書類塾本恒見絕無枕祕然畢生心
力盡此區區得之不易則思守之不失世世子孫
不得贈人不得假人即遇密交懿戚貴人達官不
得違吾此訓私為贈假度仁人孝子罔有瑕疵別
具經史副本畱傳家塾非能攷訂著述不必登樓
啓視致有損失坊培塚三房同守此規墟坊不得
顧問培兒尚知慕學赴歸收管培如他出聽其交
託但不得付不知學問之人經手曩讀平身花木

病榻夢痕錄卷下

三

記竊笑李衛公之未達今亦不免過計行自笑也
余薄宦未久又不善治家人生業惟望兒輩他日
收稽古之益古人以書為良田穫且無算達可以
經世濟物窮亦不失為學人如其不材即與以田
宅其能長裕乎癸丑析產以來培塚過余所嗜書
輒以受分市產之資時時增益之四年中續置不
少此即培塚之田宅矣兩兒嗜好已不盡同培喜
收經集塚喜收類書及說部各得其法培近余
亦不復強之使一聽其別立書目附皮樓西隨時
檢閱各從其便不必援公書之例兩兒當奮志於

學母自舍其田余有厚望焉序成時已丙夜歸寢
舛睡逾時右手麻木漸及右足遂不能起立遞四
五日方省人事自問必死制輓聯二一日賸有餘
慙名過質差無遺憾死如歸一日讀聖賢書曰懷
刑曰守身歷種種風波此日髮膚還父母為衣食
計也求田也問舍成區區基業他年顏面在兒孫
屬穀歷代書書目序屬吾婦檢衣篋分培塚各數
種兩兒以余衣為衣余病未死應酬故授之余年
十七羨單紗衫受人錢代作試文蒙兩母泣誠
知服之美惡不關身之榮辱漸解緼袍不恥之義

病榻夢痕錄卷下

三

年二十二客游攜一竹筇冬夏兼備是冬嚴寒外
舅以裘衣余謝卻之後入胡公幕止那高麗布袍
褂高麗布絲為經木棉為緯簇簇有皺紋如絲般然今久不見矣時幕風樸素重
裘尚少即衣表亦未嘗有紅青色也已卯庚辰間
或衣反裘馬褂羣耳目之已卯胡公贈余灰鼠褂
辛巳孫師贈余羊皮袍余始得重裘然皆盛服非
敢常服也戊子叨鄉薦製山羊皮袍褂為公車之
飾其餘絲夾衣無紅青褂都門以元青為素色見
大人先生則假紅青褂於沈青齋青齋亦無他製
良友易衣而出至今感同袍雅誼所見孝廉反裘

者十不得一二迨乙未則無不反裘者宦途服飾之華亦始於戊子己丑至是益麗吾鄉素號簡質二十年來亦俱絢爛今則賓朋讌集冬皆反裘夏皆紗羅以羊皮山羊皮為不足齒數萬不經見甚至婦人女子十有六七亦衣裘衣羽毛綴矣

嘉慶元年丙辰六十七歲正月初一日右體略能動移

初七日口授 培塿 作家書寄 橫坊 勉其力學自樹

立遇合有命慎毋躁進為識者所鄙初八初九日

大風雨雪奇寒梳重餘不溫者三日自十二月二

十四日夜夢入蓮余同行至曠野有宮殿金碧巍

病後雜錄

志

我閨中屏闥東西二門余朝珠補掛人有願而髯者亦朝珠補掛衣蟒袍先在東門語余曰何不衣蟒余亦衣蟒從西門入兩廡外大樹甚多有繫於樹者至階階甚峻一人下階持悅拭余面余不自知面目何等視髯者則髯髯改觀而詣東階余自西階上一紅縹帽青袍如吏人狀導余入中堂面南坐者鬚眉皆白紗帽銳雨翅上綴明珠無數光彩照人衣紅縹蟒更贊余揖面南者出位答揖謂余曰積案煩君清理遂令僉坐西北隅與面南者同几吏奉冊設余前即有數鬼率引因向余跪余

代問詢問頃刻便了數事每交曉復往案事故睡時多醒時少凡十餘日正案事閒一婦捧帛向面南者跪帛有朱書數行稱告汪輝祖余悚然起立婦自言為秀水虞氏因許某調戲捐軀余不為抵余一一剖辨面南者頷余曰君不差婦又言奪辦他人事是私也余又辨面南者復曰君不差遂舉筆書數字還婦婦稽顙去凡所案事開曉輒忘獨此事醒猶了了蓋辛巳年在秀水辦許天若案也

始余切已事神故牖其衷以示戒歟先是十月間

史邨有念佛媪夢余與數官人同坐一少婦指名

告余議余於婦人有在疑即此事不知何以遲至

正月方入余夢又數日案事畢面南者起語余曰

君速歸不再煩矣送余出堂余行至階則風雨驟

病後雜錄

志

作天墨色欲再入堂吏不可促余下階出門外吏入紅日當天又一人伴余行數里風波震蕩帆檣錯雜其人推余下舟余即醒自此醒多睡少矣蓋正月十四日也案事時旁止一吏他無侍從面南者體極尊貴不置一詞余亦未嘗刑罰若人世秋讞然二月初一日請西席於鞏垣保廷代筆作家書又口授鞏垣書遺屬寄 橫坊 萬一不諱本日敘

三日舉喪不得虛文飾觀聽他年祭掃婦女不得
上冢初五日足能伸縮右臂亦漸可得展當余病
劇候病者多慮不起及是方來相慶也然輟側眠
起飲食澁溺抑搔皆非人不可培塚兩兒數月奉
事甚謹余習而安焉因於公書中酌賞以徧其勞
培兒喜讀經考古給通志堂經解全部通典通志
通考各一部塚兒喜稟覽給說郭一部令各自收
藏檢閱不入公書數內屬穀騰錄附書目序後聞
督學試甯波乃命繼培治舉業專責繼塚侍病行
歲乙亥余館常州從路炳文先生讀律先生年七

病榻夢痕錄卷下

庚

十三子年纔十二從余問學余以先生得子晚先
生口此真吾兒也吾年二十有室使一二年閒得
子今已五十餘人事牽涉豈復能在吾膝下吾卽
病且死亦無繫輕重此兒尙不及二十必戀我哭
必哀故曰此真吾兒余以先生言過激今閱事久
乃知確有所見也四月繼塚之京師壯者散而之
四方矣得繼坊書知試後卽歸甚慰命繼塚編二
十四史同姓名錄總目十卷成分編一百六十卷
得姓名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同姓名者四萬三千
有奇存疑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八卷培塚兩

兒分纂逸姓同名錄一卷字同名錄一卷名字相
同錄一卷倩友人繕彙後人如能付雕卽以目存
公書酬之是時扶杖能舉步右足麻輒如故右臂
甚痛醫師重用黃耆令以葱苳爲小食嚮寓長沙
甯遠人來問疾率以薏米相贈積至二百餘余以
民情可念捆載而歸不常服至是日服數次益感
甯遠人之待余厚也來茂才潤濱礪言御史錢南
園先生卒於位余去湖南不四五年而曩所知契
之上官無一存者良可慨也長夏無事培塚檢故
篋得舊作詩文襍彙請余編定余學殖荒落詩文

病榻夢痕錄卷下

壬

無師法詩自庚午至庚辰曾編紀年草六卷刻獨
吟草一卷庚寅有題衫集三卷辛卯至辛丑有辛
辛草四卷丙午有岫雲初彙二卷辛巳至庚寅壬
寅至乙巳俱零散失編丁未至辛亥楚中襍詠亦
未編定壬子歸田更寥寥矣詩餘則論愁符詞草
二卷皆丙寅至己巳少作不能協律後不復爲綺
語文則龍莊四六彙二卷皆代人應酬之作自爲
亦復無多乙未以後始學爲散古文未合作者法
度所專攻者八股文而揣摩場屋不免勦襲雷同
所存者不過數十篇策拾十卷多拾前人唾餘絕

少心得選錄者有駢體鈔存八卷詞律選鈔四卷
 二十一二歲手錄皆兔罔冊耳所錄正史總目間
 有校訂編史姓時為之其已刻者史姓韻編諸書
 分錄歷年之後余意文以載道無關懲勸偶然適
 性陶情贈答紀事皆可不錄無庸為棗梨禍也丁
 丑借胡公辦理船差作舟見錄一卷自第一號沙
 飛至小划船共七十餘種詳記名目制度可資考
 訂不知何人攫去念之悵然余舊僻處東鄉足跡
 不入城市所知契者惟族兄茂才克標 銓 上舍佐
 荆 士 湘 族子處士昌年 永祥 介甫 永祺 上舍星旋

續修四庫全書

庚

今克標兄與昌年介甫星旋相繼歸道山佐荆
 兄亦衰老歲不過三四聚首而已邑中鄭世兄貢
 生觀瞻 王 賈 外素罕交游自省試始交於體乾上
 公車先後交來江臯王毅勝今卜居城南過從漸
 夥如蔡貢生雲白 英 孝友誠篤胸無城府何幸康
 葭汀 其 賦多才通達事理丁茂才昂若 仲 奉
 尺步繩趨精心勁氣徐中翰古梅 國 楠 明通爽直
 議論端純湯解元敦山 金 劍 鈔才篤志內朗外凝
 皆盛年豪俊他時樹立未可限量病中垂問氣誼
 肫然惟恐其去樂莫樂兮新相知其數君之謂乎

讀邸鈔京師每小錢五文直制錢一文蓋於行使
 之閒寓禁止之權浙省尚未通行官非不禁而民
 閒小錢愈熾每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
 文市肆交易竟有作錢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
 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蓋錢肆易錢價無
 一定自驚眼以至制錢凡數等襍小錢者曰時錢
 其稍淨者曰鄉貨錢純制錢者曰典錢以銀易錢
 相錢議價錢既參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
 受番銀故番銀之價昂於庫銀余年四十歲以前
 尚無番銀之名有商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

續修四庫全書

庚

市中不甚行也唯聘婚者取其飾觀酌用無多價
 畧與市銀相等今錢法不能畫一而使番銀之用
 廣於庫銀小錢之利數倍制錢不知其流安極番
 銀又稱洋銀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
 四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穢曰爛版曰蘇版價亦
 大有低昂作偽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
 之銅胎者為洋瓷髹之填金者為洋漆松之鍼小
 本矮者為洋松菊之辦大色黑者為洋菊以及洋
 罽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
 皆視直省土產較昂毋亦鄭聲亂雅之弊歟作昔

有詩二章示培塿兩兒昔有兩間屋晨所西夕照
我依二母居一經後效牀前書几陳蚊蚋常繞
繞書紡車秀形影互相弔庭開樂復樂寬窄那
計較即今擴新居高爽向南暉雖殊廣廈觀幸免
偏仄請是處可延佇堂諭隨所到誰云熱難避廢
書日坐曠古賢容膝安勢力事營校昔有一一
借人何處得津速勤功易殫文章溯流派一紙偶
以三反周行問向背揣摩期且精侍遊葑菲采即
今萬身經史頗萃餘力羅百家編輯及細碎
愛博情轉疏讀多不求解譬如寶山回空手徒自
概古賢惜分陰六月酷暑余畏熱煩悶家人言誤
美堂靜涼可憩余曰此堂上奉先靈藏書籍下嵌
石刻皮書版余有約毋許子孫為書塾為客寢非
祭祀不得輕到余何敢自開其端貽後人口實誤

病榻夢痕錄卷下

全

亡友於體乾墓誌銘倪孝廉南崗名舉求會祖伯
與公家傳諾二年屬稟寄之鳧亭先生去夏以全
浙詩話屬序既病再四致迫為誤書後一篇山陰
朱節婦贊節婦孫甥繼英姑也應其請為之桐鄉
施上舍憲祖乞節母詩作五言古屬鮑以文轉致
填望海潮一闕題丁昂若觀潮圖小照皆口授
見代繕文通俱償不復更事應酬矣二十一日繼
坊自京師還里酌定曾大父以來城鄉祭規命
繼坊手錄其序則命孫甥繼英代繕寄甯埠京寓
余少羸多病生三歲始能行年十五行不二三

步履輒下墜足腫筋凸於膚骨見衣表每飯不過
一盂不能食肉日恃藥以生兼丁家變撲捉是懼
兩母愛護如燭當風惴惴恐不育旁人皆以為
必難成立既娶婦外舅嘗謂汪郎恐不及三十惟
鄭又亭師為吾母慰解曰此子作事有恆且知惜
福必能永年無慮此游幕為養歲必病或二三次
四五次不等年三十病大劇幾無生理是時家四
壁立膝下止一女無可為生亦無可為嗣屬吾婦
為女擇人童養事終兩母天年黃泉相見吾母
夢先人有留垃圾之語垂絕得甦飯可二盂精神

病榻夢痕錄卷下

全

漸覺強固終年不病步履亦康可行四五里然九
月至四月夜寢兩膝尚不能舒也至年四十六十
月閒寢覺膝微汗伸縮自然從此日健能耐勞
勤我汪氏始祖遷蕭以來傳世二十歷六百餘年
未有科第余以膚學開先衰齡入仕獲免大兵歸
田數載課子讀書婚娶皆完孫男林立芋羹豆飯
夏葛冬裘差免飢寒不勞奔走回念孤寒陳迹過
分多多薄植粗材所向如意先人積慶鍾於一身
去臘患風頗重復得從容調治迄於今茲可不謂
重徵天幸歟先是正月恭逢

恩詔飭府州縣衛舉孝廉方正三月邑人士具余名公

舉兩學師海甯俞公澈園超蘭緒諸葛公筠堂

核報縣尊桐城方公春池于潤兩願做廬道款致

書辭曰日前屢枉旌旗未克振迎小兒傳述面諭

將以輝祖充薦舉之數聞命惶恐背汗交流伏念

輝祖早歲日孤寄身賓幕垂衰筮仕終掛彈章草

土餘生幸延喘息授徒自給等於蒙師此古人所

謂德不修而行不著於時道不充而材不適於用

者未知執事何所取之且聖人有譽必有所試輝

祖受治未久親炙未深無寸長自見於左右未知

癘疫錄卷下

全

執事何所信之

熙朝盛典斷不當以無可取錄不足徵信之人濫膺

薦贖况舉主重任也與受舉者相為終始輝祖儻

不自揣忝荷齒芬將來不肖之身設有瑕玷則所

以負執事知人之明者甚鉅自累累人辱莫大焉

故非材冒濫輝祖分不敢居在貢舉非人執事義

宜自重知己之言感深肺腑過情之譽愧怍夢魂

用敢倚枕口授命小兒莊書齋送臺端敬辭台命

已而縣尊具結核詳府尊郊縣高公枕山三畏加

結看轉至是督學儀徵阮芸臺先生元誤示兩

母雙節五言古詩由本學師轉頒詩中章綴輝祖

薦舉事云

龍飛在丙辰興廉復舉孝我為風化司咨詢徧學校既

無左雄試恐致別居請安得盡如君舉以答

明詔憲然無似即具稟致謝仍由學師轉呈撫軍吉

公批准縣詳行藩司結報六月二十八日呈縣詳

辭呈曰為 曠典不敢濫邀乞賜詳銷事伏查乾

隆五十五年輝祖於署道州任內十月初六日奉

臬憲委赴桂陽縣檢驗何劉氏母子四命一案關

查降境諸練作未到十二月初五日公出代驗

癘疫錄卷下

全

江華楊古晚仔命案初七日在屍場失足跌傷左

腿醫治不痊至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詳請解

任調理因失跌之前未赴桂陽檢驗十月間附奉

革職五十七年閏四月回籍長男舉人繼坊援例

就職直隸州州同加級請封從五品職銜近年足

疾漸瘳投徒自給前邑中紳士謬稱虛聲具呈公

舉過蒙俯允當即辭謝今聞郡憲又賜結薦仰奉

撫憲行司結報譽起不虞慙無可釋伏念輝祖髮

齡失怙恃母以生壯歲依人傭書為活學無根抵

行乏方間居家則為子未能竊祿則服官無狀加

以曠聲泔及衰病相尋自賦閒居惟課功於佔畢
比嬰未疾難徵效於耆芾榮鄉里以封銜衣冠忝
列糞階梯於進用才識慙虛聞薦膺之聯翩撫私
衷而歎仄欣逢

盛典敢希褒異之名伏處衡廬自樂涵濡之化用敢
憑誠上瀆摠悃叩辭伏乞鑒詳轉請銷案庶名器
不假羣材欽相士之公而獎勵有真
待詔收得人之效矣

病榻夢痕錄卷下

四

夢痕錄餘

丙辰病榻命兒輩詮次夢痕錄訖夏月輒授梓人
繇息三年幸能握管榮迴近事手自劄記始於七
月繼前錄也前專敘事此多記言親知答問有關
世務足與藥言臆說庸訓相參者具存之冬為歲
餘余齒冬矣歲杪付兒督鈔開春上版嗣是以往
在故不繫病榻而謂之夢痕錄餘云戊午長至前
三日歸廬主人識

夢痕錄餘

七月吉公陞兩廣總督專使聘延辭以疾又屬縣尊方
公到家請致實不能應聞公甚為悵惜余自罷官
後累奉楚晉憲府相招浙中故人亦申舊誼皆婉
辭因謝或疑厚殖自豪或讓孤介絕物迨見資用
竭厥則羣笑為迂嗟乎知我者其惟惺園師乎前見
錄癸丑 蓋幕客與主人禮相抗故言可行既忝為
手書 收令大吏縱恭敬下士終宜自循素分小謙抑即
難堅行吾志此理之不可者一也幕曰硯田寒士
資以治生業為之數十年長分官俸幸登仕版不
能保有常祿而復與寒峻爭升斗之糈此義之不
安者二也且鄙性硜硜曩佐州縣受擠排忍笑侮

賴主人敬信得行我法今幕於憲府者居養漸移
氣體烜赫既北轍南轅之各異必圓錐方鑿之相
違此勢之不協者三也至故人幕中尙多舊友更
恐今昔殊致轉被挪揄杆袖余懷不敢告人而今
而後人其忘我矣乎八月得良醫張上舍樹堂應
請專主補氣每劑黃耆四兩上黨薑三兩附子八
錢他稱是重逾一斤五六兩見者訝其膽然服之
兩月餘食飲日加右手漸能執筆初醫者狂於治
風先治血之說重用地黃痰溼日增微樹堂病幾
積重樹堂於醫家言無不究心切脈定方各有依

夢痕錄餘

據而以意參貫之所治多效其言中風中字當作
平聲讀中虛則氣虧血熱風自内生與外感不同
惟粹中之中讀作去聲其風由外入法不可治論
最精確先是譔美堂成樓上祀室奉 先世神版
而木主尙耐大義小宗祠春秋二祭余詣祠襄禮
既病不能赴鄉日夕耿耿念宗嫡在城禮須守祀
諏吉十一月命 坊培塚 恭迎 會祖考 會祖妣
祖考 祖妣 先考 先妣 繼妣 生妣洎
前室主奉安祀室堂門補懸雙節扁額 先祖考
年五十時繪存小像神容逼肖敬謹裝演奉懸堂

中與兒輩縷述遺訓永誌感慕戚山陰諸氏嫡庶
各有子嫡長庶幼父治命妾當耐葬越廿年父歿
嫡子治葬事以庶由婢升有難色庶子告於房族
嫡子他遵父命然築壙以父母分昭穆而耐庶壙
於穆右退後五尺勢將構訟庶子知余葬生母與
嫡母並邀其兄來質余應之曰余生母之葬禮由
義起蓋先嫡母無腹出兄弟寒家四世單傳余承
宗祀以子葬母無應殺之義若嫡子主葬祭則庶
宜少屈喪服小記易牲而耐於女君義疏云女君
指適妻言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耐於女君故易

夢痕錄餘

女君姓言性則壙可例推功令妾無子女謂之父
妾有子女者嫡子稱庶母制服葭年何可以婢升
薄之權以管見壙制應父居中嫡居昭庶營於穆
比嫡退讓一尺似合易牲之義情理俱順憶往歲
壬午館平湖有嫡子陸騰與庶子陸煌造墳互訐
略與此同騰營壙時欺煌幼壙退四尺又故隘比
敬視煌已成立遂訟余議斷改造騰累控府司錄
案詳銷復控撫軍熊公 學鵬 提卷覈批飭遵縣斷
謂余不信可至平湖錄案也案起於壬午九月定
於甲申五月方互訐時騰受產本多兼有私蓄訟

師簣鼓志在必勝迫丙申余再館平湖煌可自給
騰寢已久天道響應如之何勿懼兄若弟唯唯去
越二年友人講若兄弟間言十二月徐古梅寄到
悔悟如余言安擴式好無尤
惺園師小春望日書書云孟冬中泮徐年兄至接
手書極荷遠注此惟年兄起居勝常為慰來書謂
當今吏治莫要於培養元氣表率得人則治道日
上真見到之言愚濫廁樞庭毫無建白清夜捫心
汗流浹背今舉以相助益覺慚惶之至徐年兄云
吉撫軍欲保題年兄孝廉方正信名實相副而年
兄謙讓未遑再三辭謝亦足為奔競者作中流砥

夢痕錄餘

四

柱矣令嗣少年英發暫時鍛羽不足介意愚謂就
幕非不可為之事况年兄老成練達實心經理歷
有年所令嗣稟承有素自必高出時輩來札云近
日暮道日非恐不能造就人才而反易荒故業轉
瞬計偕就近課徒可以教學相長計慮更長愚嘗
謂兒輩安分讀書此是腳踏實地工夫自棄與希
冀者蓋兩失之古人格言具在不可不深長思也
愚老病日增時形衰朽左腿舊有溼疾夏間 屣
從灤陽酸痛更甚乞假四月猶未漸痊而閉居私
寓實抱不安因於前月將

內廷及軍機處差使懇

恩寬假暫免行走請專于內閣禮部兩處履勉供職蒙
聖恩並免管理禮部祇在內閣專閱章疏以資調養

高厚鴻慈實非夢想所及敝寓均叨庇平善可紆錦
念草此覆候不一是年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二
百數十文後至三百餘文北海塘外充公沙地木
棉花歉收佃戶欠租不足滿滿洲營贍養孤寡之
額將軍劾奏奉

命侍郎到縣確查藩司汪公志伊縣尊方公于泗被
議銷級充公沙地者錢清場所轄濱海沙塗先經

夢痕錄餘

五

陞科冊而復漲者曰原業本無業戶漲而報陞者
曰新陞經界不清強侵弱控自乾隆四十四年後
爭訐紛仍五十六七兩年木棉極盛覲為利藪構
訟日劇屢斷屢翻每至七八月械鬪傷人吉公患
之五十九年分委道府釐清塵牘通計新漲地十
餘萬畝 奏請輸官許民承佃畝徵租錢三百文
以贍滿營孤寡佃戶赴場納課赴縣輸租然沙地
既坍漲靡常木棉復衰旺不一 奏案甫定會收
成歉薄佃戶逃徙次年即徵租棘手累及當事安
得歲歲普豐官民並泰耶聞邵學士二雲晉福卒

於官余自友二雲始得知天下士羅臺山魯絮非其最也二雲每握手必以道義相勸常戒余伉直太過恐處事易迂書來亦然余敬佩不忘少余十

二歲丙午送余彰義門外余曰此行幸邀

封典即作歸計未必再入此門脫不幸銘幽之文責在

吾子泣然分手方余告病獲偕同官吳敬齋

在都二三故人為余惋惜二雲曰諸君勿爾龍莊

當泰然也因誦余別詩最好官箴雙節錄無多

官味五年心句數為素志不欺敬齋還楚述知余

乾笑領之然

續坊言惺園師亦嘉余有定志紀臆

嵐先生知余被劫逢人歎惜同里來明府虹橋

成進士歸言先生於眾中屢屢齒及迂拙之素信

於師友若此滋之媿矣虹橋以知縣即用問治術

出臆說贈之間善飲勸先止酒讀律例究洗冤錄

以植治本去臘嬰風疾相愛者憂期月復發秋中

婦病殆而復安今得團聚迎年實出意外除夕作

書事四律

繁楚枝梧到歲除

光陰蛇起擊病來

待覓安心燕雪蛆

共絮提談虎比來

藥慣從醫試凡鳥

賦庭梅曉寒愛遇

事爭看桃符猶倒換獨支筇杖祭詩來微聞米價

江東賤好語尊前笑口開

衰虛聞可得仙絲

穿難償舊債兼新債

歸化指早疎

機巧樂吾天

二年丁巳六十八歲元旦口占

風來吉賀歲何嫌日上遲

萬國望

聯二月漸可校書取廿四史

聚訂再錄再校脫漏終不能免補遺之功不得不

俟諸兒輩五月粗能作字取穀勝代繕書目序及

孫甥 繼英 代繕城鄉祭規各序皆一一手書以信

子孫前一年 續培 歲試前列至是食餽繪三代合

像二軸一送老屋收藏一貯謨美堂余與曹宜人

同繪生像並摹王宜人遺像於左謨神堂柱聯一

高閣直臨城闕迥先靈長伴聖賢居謨美堂四歲

乞湯敦山書之素屏敬先箴曰奕奕斯堂世德流

馨傳紀頌賦歌贊箴銘乞言卅載稽拜涕零前芬

是誦後嗣之型猶欺我 祖陟降在庭繩繩勿替

敬妥 先靈 藏書箴曰詒孫有藪書為良田稽

古有獲是謂豐年可以用世可以樂天儲藏非易

賣文之錢來無不義書難求全勿散勿棄庶永吾

傳 守身箴曰吉士守身嚴於處女違嫌慎微動

循規矩青蠅玷圭辱不在鉅甯介毋隨勿狂與腐
小人所譏君子所取徇物者愚人貴自樹 治家
箴曰克振家聲務本為大嫻莫繫援交毋向背勿
吝而鄙勿夸而泰重學尊師守常遠怪御下宜寬
睦隣須耐要言不煩此其大槩堂聯一聽聽祖考
彝訓思貽父母令名柱聯二一日天下文章莫大
是先人名蹟因繫之一日述先芬垂後範殫一生
心力壽棗鐵珉他日魂歸應戀此循天理順人情
揭四則箴規承家保世汝曹口誦好為之自四月
中至六月望前陰雨連綿低田種後復淹東鄉尤

夢痕錄餘

甚過大暑猶紛紛補種西興沙地全圻漸露塘根
望京門外海潮由開口溢入內河水味常鹹鎮水
皆無旬幸日節富工勞尤危險閏六月瘧作幸不
久即止繼以脾泄大困七月朔親友集議以鎮水
菴一帶向係長河里承辦縣尊光山李公蘇鄰 庭
履塘勘估令邑之有力者公捐錢四百餘千文
交長河里人修築土備塘不足則聽里人捐益八
月甯遠縣民陳瑞元齋紳耆東札過訪必欲面陳
感其意延見於寢渠云民又苦訟師為厲俱望病
痊復出蓋邑距省一千三百里傳聞未確以余未

至善化告病時繫甯遠縣衙謂病痊當坐補原缺
而不知余已鑄職也一一告之款留兩日口授兒
輩作報書并寄詩一章 我歸別甯遠在苒餘六春
客從甯遠來訪我湘湖濱前因汲深經苦短素餐
馴鬱鬱重鬱鬱根樹懷前因汲深經苦短素餐
伐輪拔莖志未逮育兩安能均負郭與劉樊樂
多耆紳西北推揚李柏鄭皆嫻隣虛王李田蔣東
南稱俊民早晚識得失惠然偃室親尺素久疎闊
離緒誰為申故人今念我我彌媿故人此心沾泥
絮不揚東海塵側問新令尹慈惠專撫循願言頌
樂土幸毋疎器器化成人愈美熙熙慶 皇仁
嗟我困二鬢望遠虛殷殷瑞元快快別去余亦憮
指枕哦此詩臨風慨以呻
然竟日虹橋謁選入京附上惺園師書九月歸第
四女同邑國子生於泗堂 學傳次子 文熊 東鄉何

夢痕錄餘

氏妾有勞于家生女殤年四十餘病歿家長欲為
立主難其稱謂介嫻項氏問余可否余曰雜記云
妾附於妾祖姑禮得有主今律有女之父妾嫡子
稱庶母主題先庶母而書嫡子某敬立於旁釋禮
與律似無不可十月初番銀一圓易制錢一千二
百文逐日遞減不決每圓止直錢八百文紋銀
一兩直錢一千二三十文米價平減十二月為族
節婦李氏立繼李氏者縣學生紫躋 天樞 妻也年
二十四無子孀居久欲以夫兄獨子黜嗣夫後堂
從覲以其子入繼非李所喜悅數年不決今李年

五十二日病走想於余余為定議猶有不肯畫押者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奉

上諭獨子不准出繼本非定例前因太僕寺少卿魯國華條奏經部議准行但立繼一事專為承祧奉養固當案昭穆之序亦宜順婦婦之心所以例載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另立實准乎情理之宜也至獨子雖宗支所係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子豈能視其無後況存者尚可生育而死者應與續延即或兄弟俱已無存而以一人承兩房宗祀亦未始非從權以合經又或死者有應襲之職不

夢痕錄餘

十

幸無嗣與其拘泥獨子之例求諸遠族何如先儘親兄弟之子不問是否獨子令其繼襲之為愈乎嗣後遇有婦婦立繼擇其屬意之人併問之本房是否應繼取具合族甘結即獨子亦准出繼庶窮釐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著為令欽此欽遵已久因備錄議後敬告族眾乃盡押除夕得詩志喜迎豬祀籠日營管與看雛翁倚杖行新舊年華分半刻笑談兒女守三更眉蘇遊酌嘗偏後集竹連街夢屢驚又是一年微伴過病來何事不關情三年戊午六十九歲元日試筆書五十六字料峭東風雲滿日歲華新衙門自杜俄三載時憲初開第一辰休訝寄生同木偶婉難緘口法金人未容結習

都拋盡天與三日奉惺園師前一年長至後二日昇平作幸民書書曰良月接到惠函肫摯之情溢於楮墨藉稔年兄近遭瘧疾尋已痊止為慰愚謂此後惟當以靜養為主濟時利物固是隱願不宜太自勞苦來書所云士習吏治皆實有關世道人心然不得其權不能為力祇可於相信之人言之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此亦有時運不可強也至云近日風氣經求古義文講金石此各視其學識所至大槩近名之念為多耳多一分近名之念即少一分務實之念後生小子能于此處劃開界限心地便另有

夢痕錄餘

十一

一番瀟灑光景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喻年兄教兒子讀有用書常常提醒自不至為習俗所移矣吉公和平靜正天資粹美南園志行一時罕有其匹年兄為二公所深契大可自驗所學惜乎錢公不可作矣其教人讀經史不必寫古字撫古義亦是靠實近裏功夫予之所望更欲如斯人者何可易得哉愚向屬年兄得暇補郡國利病書細思之風氣所趨今古異宜年兄謂必取明人志集補綴議論轉不切當不能補亦不必補見解極是二十四史同姓名及三史同名錄俾讀史者得資攷訂

是有益書承屬序言俛病少閒或可爲之然愚素不欲以文章自鳴舊時所作存者什無二三偶一覆檢毫無關於身心性命之學轉有近於巧言令色之爲是以輒自焚棄而不自惜近日小暇專溫習經書從前偶有識記尙不爲念見亦不欲以此傳名藉以澆灌此心所見漸覺不同竟不但以之養心并可以之養身春閒再入樞庭益形竭蹶長夏 扈從輿相又以連次陰雨足疾復發仰荷聖慈免在軍機行走已於七月初旬回京供職自顧虛糜廩祿毫無裨補而急切又不能乞身職此耿耿

夢痕錄餘

七

末由自釋近日亦屏絕醫藥老病諒難復元也風便專此佈復並候近好不宜初八日 繼坊生第三子於日爲穀名曰穀兒十一日第五婿歸安孫編修運舟 長東 第三子 憲儀 來贅初運舟在京師聞余舉第五女書來請婚不二年運舟謝世余亦年逾五十今得及見其有家幸也寄荅惺園師書二月虹橋選江西萬載縣請假歸屢問政要余曰素所知者略具臆說最喫緊者莫若官須自做一條自做則勤勤則百弊自絕而欲勤必先寡欲非酒色玩好之足撓其志也讀書甚美事不知所節亦

足廢事昔有鄉先生沈某以名進士令山東潔已自愛僻好八股文日夕不去手而以官中諸事託親友任長隨甚至論文件上官不三年被劾刑移公帑褫職籍先世遺產填補暮年不免飢寒子姪不嗜學者某督之對曰吾家若孺不讀書做官至今猶可喫安穩飯某嘗舉以語人聞者傳爲談柄夫以學廢事害猶如此況其他乎至麴蘖是耽不惟誤事尤易失言往往得罪上官啟釁僚屬人已次骨已不自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官諸事宜勤而命案尤不可刻緩孺余佐幕主人相驗歸有

夢痕錄餘

七

疑竇者雖深夜必令覆鞠親於堂後聽之禁押保釋鞠訖卽定其應保者必俟取有保狀方寢以免羈累三十年藉刑名餬口惟此一念可質鬼神嘗勸主人驗畢當在屍場質取確供非應訊應押者當場保釋毋令入城主人以爲難比忝身親覺心力所至無不可爲庫項自有司者家用之出入時須自檢以防虧損斷不宜任筭鑰於內助蓋聞人多不知大體見有餘則增衣飾之華美見不足則刻親朋之周卹習華美則不足而亦增之靳周卹則有餘而亦刻之其弊也仕則難爲交卸歸則難

對嫻鄰進退維谷可不慎歟四月孫氏女從婿歸歸安菱湖鎮七月永州人黃谷如復齋甯遠紳士書紆道來訪先是三月閒得李生憲三承綱書無從寄答至是又承來札憲三縣學生丁未余病瘵口痢醫者多用涼劑益殆或言生善醫延其切脈投以肉桂附子再服即瘵後體中不佳即免診視逾三年無一語及於私稔其事母篤孝甚敬禮之今知余風疾未瘳言脈孱虛寒當重服薄者桂附與樹堂論合可謂真相愛不以遠而疎者曾見學伯臆說多及甯遠縣書來索贈因并庸訓夢痕錄

夢痕錄

貽之八月繼培赴省試是科廣額三十名榜發被放昨秋謾美堂右柱產五色芝一本層累而上高尺許今夏又產一本私冀兒子俸售仍不見收豈祇為報年之辭歟重陽後病傷風浹兩旬甫能起坐樹堂勸服紫團蔓力弗逮也讀查初白慎行敬業堂集有謝揆副憲惠人獲一斤詩云十金易一兩又苦襍廣真投之湯劑中日飲僅數分味其言若甚愠然今則淺每株重一錢餘者十金不能易二分矣其重二三分者亦非二十七八金不能得一錢況一兩耶且有高麗昌平東洋諸產以偽亂

之往歲已卯九月徐頤亭為余治病前婦拊搯衣飾質錢十千易獲一株重一錢一分不過四十年價昂若此使初白翁在不知當作何語是月二十四五六日早晚六湖西與望京門外沙地約漲十餘里視曩年較遠舟渡甚近行人怵悅十月製衾吾鄉大斂不具金城中多用之禮也飾終之典所以重吾親遺體何敢自儉作生輓詩二章名輓世愛吾身七尺全所受明發懷二人迴憶弱冠後閱世五十春風被起平地著繁過荆榛舉足防胃星耀與刑戮金影踴躍重荷天公仁懸匪勿隕墜絕路得通津恢綱疎不漏曲怨無懷民行年近七十旋就葆真向平婚嫁畢素願亦已伸髮膚幸無恙變滅從衣薪去去更何戀敬謝平生親

夢痕錄

搏沙聚還散蕭然淨塵根一了便百了未了聽子孫此境雖未歷其事可意論筋弛氣不續肌冷難再溫安知所由路莽莽山與原號復尚在屋挽郎先到門廣柳隨素旆徑去辭故園臨穴送者反歸廬自朝昏上界足官府地下多游魂麻紙招何處靈光趁風翻及茲杖能起視息猶幸存分甘兼童穉絕勝又制輓聯二一曰延喘四年餘不能執箸猶可拈豪且任優游自在周身百事備莫訝打包終須行脚早拌去住隨緣一曰一了百了笑半生西抹東塗此漢於今自了小成大成問何事躬行心得為人至竟無成書室聯一展卷慎毋忘手澤傳家最好種心田寢聯一身如未正家難教畫有所為夜更思樹滋堂柱聯二一曰用百倍功行

成名立退一步想心平氣和一日讀雙節贈言念
先人清白流芬事事紹聞不易留幾條庸訓願來
者詩書承學時時聰聽無忘錢南園先生舊贈一
聯云修身欲到顏會地奉國唯從官禮書其人其
書其言皆可矜式勒懸中堂十一月屬畫師王林
一寫靜觀圖小影圖中諸孫環侍自題七絕三首
省識形勞悔故吾頽頽愁見雪盈顛撥支隔歲春
和景寫入消寒九九圖繞鄰來回日幾巡分甘
恰稱自由身橫經撰杖從渠歲都是他年拜像人
管城到手墨先乾波微欹斜鉤畫難題字不教
兒輩代憑爾余年三十客江蘇始作行看子曰陟
腕力異時看 二母也四十一作題衫圖悼王宜
此望雲圖懷

夢痕錄餘

六

人也越二年作環碧山房圖記葺故廬銘 祖德
也又二年作硯湖保宅圖誌 二母撫字恩也又
五年作滋蘭圖客中課子也又六年作秋燈校字
圖時方讀兩唐書也明年將謁選人作藝蘭圖以
蘭為女子花寄教子之任於婦也銓得甯遠作望
衡圖記行也藝苑題詞皆琳琅滿幅將之官作灌
園圖冀歸田而偕老也皮行篋自箴既還里方出
示同人均非苟作者今老矣詠萬物靜觀皆自得
句有槩于中寫此自遣十二月朔 繼坊以明春將
赴公車與 培璩謀預稱七十觴乞葭汀稟命作七

律十章止之花甲周來又九年冬贏旬六歲將遷
風鏡暮景吟豪澀木石餘生藥裏延往事久孤弧
矢志來朝長廢蓼我篇 先嚴忌 慈幃無復稱
鴈慶 前二日為 忍見兒曹拜後前 最傷心是
脫胞縷人說充間瑞氣來誰分孤生怪祿命翻教
母疾兆胚胎 先生母免身即病 秋風獨活搖
會耐蜀道當歸寄未回聽徹慈烏啼子夜枕函泪
落漬泉臺 憶從畫荻話初生夜拆沈沈雞再鳴
香發一枝春信早瑞占三日月華明 先生母言
夕月 神寒那解因人熱夜息從知到曉清輪與
余初生前二

夢痕錄餘

十七

五陵裘馬客憐倚騎背氣呼嘯 蓬轉行勝吳楚
嘆着風歸棹鼠兒今摩挲長欽馮驩老收拾雙鳧
葉命旋乙部鈔成虛點鬼幽堂營得待求田在
月且輕題品錯認頑夫作散仙 幾載繩牀印兩
跌黑甜鄉外一筇扶壁魚食息依棚表罔鳳飛鳴
戀碧梧淪茗焚香聞事業占晴課雨病工夫直應
感謝偏風力不作兒孫牛馬呼 孤兒苦恃 兩
慈貞塵鞅勞勞擲盈私計歲行憂在戊何圖吾
降喜惟庚田園縱欠陶元亮婚嫁初完向子平傳
食千金曾未辨分甘贏得讀書聲 賜肥腦滿記

吾曾歲月空教馬齒增 撼樹蚍蜉良獨苦 升場愧

似白楊何祭酒 風旛不動續傳燈 葭汀近情內 典勸余學佛

尊前愁見綵衣新 可是桑鳩養未均 扶杖影隨憐

少子問安書 杏念游人 不得埔 歌闌欲作收場勢

某劫偏饒未了 困苦憶 慈顏親握算 爲兒添得

幾回春 詳前錄 丙午 蝸廬近市靜觀宜門外風

埃了不知舉案人 能同淡泊作翁事 早慣鸞疑客

寬禮數 科頭見詩嬾 推敲脫口爲東海 笑吾千甚

事 私塵莫記下 簪時 清白遺安是素衷 卅年齒

冷送韓窮鸞 飛弋盼虛弦 下瓶罄炊難 巧婦工湯

餅揆支 眞作劇 搏沙參透愛 談空何如預 節賓筵

費雷待他年 好飾終 然已聞之 媿友屆期多 蒙惠

顧少時同學 惟鄭觀瞻 白頭相向 餘皆中年後 新

相知者 轉增太息 仿少陵同谷 七歌作古 詩七章

父今母兮 空悵望 兒天獨 窮兒薄 相老來 得健慈

有達幽 嶺鳴呼 一歌兮 歌已哀 寒雲滂 滂雪欲 來

雨天絕 同氣相 命惟三 人賦 壽交 錯萍梗 合雲際

吸雁悲 離羣 嗚呼 二歌兮 歌始 放縮地 無方重 疊

快雁長 離羣 嗚呼 二歌兮 歌始 放縮地 無方重 疊

且制孤 女長 冰霜 姿春 韶髮 甘如 飴鬼 車重 疊

龜目 眠門 戶持 嗚呼 三歌兮 歌發 鏡中 白盡 殘

鬢髮 天涯 投份 無黃金 雲泥 難計 升與 沈獨 前

種批懶 齒彼萬里 憂患關 一心乍 彈指頃 傷宿草

坐寒漏 處勞追尋 嗚呼四 歌兮 歌四奏 孤影淒清

與蝴蝶 還夢周 淹久丁 零可并 案半腸 振響何 崎

問天茫茫 程九 十半 嗚呼 欲歌 兮歌 正長 舉頭欲

老信頻 催知幾 時蛇傷 鼠齧 無不可 人沈 沈便 許榮

唐花天 心可能 慙碩 果嗚 呼六 歌兮 歌思 遲虛 問

逸少金 堂芝庭 前舞 裏何 煌煌 中野 新婦 調羹

鐘鼓震 小樓 兀坐 悶暗 香嗚 呼七 是日 曉起 宿雨

歌今悄 終曲 熱砂 蒸飯 甚時 熟

初收天 氣和 燠諺 言生 朝陰 晴可 占來 歲休 咎然

癸卯余 客杭州 十三日 晝暄 夜月 衣縵 袍汗 下十

四日雞 初鳴 烈風 自北 來屋 瓦南 飛侵 晨昏 曠辰

已聞迅 雷震 遠近 繼以 驟雪 亭午 積地 盈尺 奇冷

重裘肌 粟粟 已而 斜日照 東楹 月朗 如秋 一日

而寒暑 備歷 次年 游蹤 無恙 也十五 日大雪 友人

丁菊山 治歸自 京師 奉惺 惺師 冬至 月十日 書書

云春開 接到 年兄 正月 廿五日 所寄 書以 春夏之

交爲幼 子次 孫連 舉兩 姻意 緒繁 擾六 七月 閒又

以雨多 腿疾 復發 懶于 搦筆 是以 未卽 具覆 茲丁

年兄來 京又 接夏 閒一 書殷 殷關 念感 切感 切愚

年來不 服藥 餌頗 得調 息之 益脾胃 中祇 命受 穀

麥簡蔬 氣味 精神 轉覺 清健 惟夜 閒儘 可安 睡十

餘刻過 子刻 再不能 熟寢 此亦 氣血 之故 然亦 無

夢痕錄餘

六

夢痕錄餘

九

大害事一燈熒熒問已並無希冀分外以致輾轉不能成寐此則可自信者耳目不致聾瞶身齒一無動搖以七十四歲之人尙能如此初念亦不料及夫婦齊眉四子七孫又何不足耶至於家口累多終年累責此則命運使然人乎何尤惟慮不能困窮爲同人減色耳川楚賊氛尙未勦滅

至尊宵旰焦勞非臣子可以息肩之候惟累責度日不免貪位苟祿之請亦不必見諒於人也年兄前書言每日讀論語數篇甚好經歷世事久讀論語更是一番見解愚年來溫習論語省悟得自己多少

夢痕錄

二十

過失至來書謂三代以下人才惟郭汾陽庶幾近之宋儒講學猶未能盡到云云愚謂此等議論且勿輕易恐是自家學識尙未到至謂天分過人以學力充之固是然天分過人者有幾畢竟還是學力切實無弊孔子生知之聖猶曰好古敏求其下者又何如致力可知矣元史字音參差表傳歧異處年兄能校錄一過有裨於學者匪淺此卽靜養之功也先儒曰動亦定靜亦定要在收拾此心不至入於他途得靜中趣味矣道里遙遠無緣一晤接讀來書不啻覩面何遠之有天下惟靚面殊心

者乃真遠耳手顛不能多及此覆並候近佳不既書後葢葆淳圖章面籤題葆淳手緘知吾師又號葆淳也是年夏秋雨暘時若欣卜大有八月朔至七日熱過中伏初八日微雨次日復炎熾如暑直至二十三日後始漸涼木棉花及田禾皆生蟲賊東鄉尤甚秋成多歉然亦閒有大稔者數畝中豐儉懸殊說者謂去年之被淹補種則壅能肥者息阜利在上農今年之因熱生蟲則糞不足者坐享利在下農又非常理可槩矣縣俗持服之家年終奉像几圍布素亦有用綺錦者穀膳方宅母憂言

夢痕錄

二十一

禮及之余曰逝者無服似宜從吉歲祀竈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敬品葷素各處不同大槩自治其先世主饋之風後二三日祀神曰年福報歲貺也亦曰春福祈來歲也卽古蜡祭城中以道士讀祝疏吾鄉率子弟行禮而已雖城居仍遵祖例余十二三歲 二母先一夕命沐浴齋誠雞再跽起牲餼果品 二母手自潔治年二十授室猶不令新婦代勞祀畢資抱兒嫂兆宜男之慶以承神惠家雖貧熙熙然樂也 二母相繼棄養每念及輒不自怡病四年不得承祀聞爆竹聲益無以爲懷

除日廿初一刻立春天氣晴和分歲口占三絕句

示兒輩商陸炳添細細烹辛盤生菜口餘芬深宵

年了不知齒牙脫盡應宜教諸婦多論性自

奉豐於奉母時愛說增年是老人兒曹莫謝

歲華新流光瞥眼誰能督學歲試彙例二月出巡

駐珍重分陰策致身督學歲試彙例二月出巡

首甯波次及吾郡吳稷堂先生省關由典試為學

政十一月初旬即試甯波繼台州十二月二十二

日案臨吾郡應試生童在郡度歲相傳雍正初年

茶陵彭公維新督學時臘杪臨郡至次年開篆方

試今封篆期內試不輟創舉也

四年己未七十歲正月初一日晨起天晴試筆作小真

書竟能成字得七律四首示兒輩萬里驚濤傍岸

平頭行年未必古稀得習嫻真應今病休一畝宮

安城市隱五車書豫子孫謀更無餘事紫心曲

日消渠老半賦丹鳳街書出市京雲瑞滿

山城科名已付兒曹事聞望何如鄉曲英人遇新

年先賀喜天雷老眼待觀成茹笑作塗鴉狀合

請具平雅頌聲獨病時覓艾三年粗解神開氣

自全去日苦多來日少飢時喫飯困時眠呼童展

席長枯坐愛客談空漸悟禪憑仗東風春借色頌

鑑不費杖頭錢笑看椒觴一再行吾衰可稱頌

長庚壓肩衰做猶嫌重移步筇指過處頓漸悟色

便是延齡訣新換頭銜壽者堪作書答葆淳師

略曰同里丁治歸齋示手書讀至天下惟觀面珠

心者乃真遠耳二語不覺泣然已而被涕為歡性

情感決言不能宣某氣質粗浮自辛丑壬寅常侍

左右稍知變化之理恨無涵養靜功未有進境前

論宋儒深慙幽莽往讀諸史總從事蹟上攷證得

失比溫四子書方知事蹟自有本原宋儒全從誠

敬著力所以顯晦窮通無入不得某歸於論語懷

刑以約兩言孟子守身一言時時留心體貼然止

就形迹用功苟可罹刑失身者斷斷不為而反已

修道之實會未講求自得吾師道義廉恥之論始

識守身門徑因思不能習靜只是見理不真認不

定一位字思常出位學無把握數十年來時過增

悔事過增尤老大無成職是之故前在楚中浦撫

軍有汪某欲為自了漢之目某深自幸蓋天下惟

處瘠者易了處膏即不得了亘古以來悲天憫人

者不忍了求田問舍者不肯了忘已徇物者不知

了無不忍之本領而省識不肯之滯不屑不知之

愚則斤斤自了尙近下學實地工夫持此一念已

歷十餘年冀能不踰素位或可得吾師所云靜中

之趣味與側心不動清靜無為者有別矣某病四

年日以讀史自課親故來候均無謔談調語閒及

人事則言惠迪從逆之常餘慶餘殃之變聞者頗

不以為非昏定著枕即睡子後有時轉側冬夜醒

二三次皆默背四子書及性理數葉或十數葉觸處尋繹義蘊便穩睡達曙蓋從前有想有因夢魂顛倒寐不甯貼自習經書神清氣定夢雖不免而境界少安特風不可犯此是氣虧所致無可如何舊苦出位之思不能收拾因專校全史姓氏一家其功雖無關性命而攷覈異同一字不敢放過實藉爲治心之學廿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草彙相定遼金元三史名易混淆某又錄三史同名二十二卷上年以元史繁複擬爲本證一書尙未輟功謹錄自序兩篇呈請誨定至某歸里後卽授

夢痕錄餘

三

家事於五男次三兩男分居鄉間老屋長四五三男隨某城居薄田將近百畝皆幕脩所積畱奉先人歲事外各分授不及十畝城中住屋幸籍官贏某夫婦受三房輪膳一應門僕一藝圃傭一供役婢俱從食焉某素不食肉飲酒家人亦久習淡泊蔬腐那蝦力猶可給壯者各聽謀生少者不能不爲經理現今孫男七人五已就傅孫女八人長次及笄書韻機聲怡然足樂命數修短久無望礙丁生言吾師詢某度日情形至於再三謹陳梗槩尙蒙師庇懸喘一日則受 朝廷一日之豢養勵學

人一日之修爲桑榆短景其志如此四年不能正書元旦試一爲之猶可辨識不揣冒昧親書此稟區區依慕之誠委非篇幅可竟惟吾師憫而察之恕其不恭幸甚幸甚 繼坊 將赴禮部試以余病未愈不忍卽別勉以及時自効十一日倣表書七律示之臨分絮語燭花紅四世箕裘先汝躬日月光移孝束髮初基記教忠檢點行囊雙節傳清芬莫負舊家風二十四日晚縣尊傳知初三日

太上皇帝龍馭上賓次早祇園寺公所哭臨 輝祖 以痺廢不能匍匐盡哀五中摧裂二十五日率家人縞素

夢痕錄餘

三

午後啖喘大作夜不成寐遂病卧至二月初八日始扶杖強起方校補三史同名元史本證二書恐難卒業 繼坊 力請代勞檢各彙畀之三月初十日赴故里拜歸先塋自中偏風久未上冢恐喪邁日甚春氣暄和勉至 曾祖 祖兩代墓前瞻仰兩兒左右掖不能登岸舟中俯伏訖難成禮 先考 墓竟不能到四月孫氏女歸甯姑喪未期簪環傅粉衣裙元綺履月白布疑以余老病避忌問之家居常然甚非之余舊游吳興見士人持服者衣元布何於婦女獨異命女去飾易服以存禮意吾邑

男婦居喪三年皆純素換親則蒙元鈕用骨履素如常婦女簪不金銀耳不環面不粉持服必周三
年律應起復者二十七月遵例呈官居家常服仍皆用元布女既嫁服父母喪踰期不衣襪絲曰除
紅斷綠雖告以禮律習不可移是過也然較之湖俗未可厚非吾家 二母終身不傅粉是以前婦
來歸逾兩月即不簪花去脂粉今婦亦然兒婦五人遂無不然非資祭不盛飾蓋習貫自然果傳為家風亦幸事矣 繼坊下第五月寄回葆瀆師四月
望日荅書書曰令郎至都接到新正手書纏綿周

夢痕錄餘

三

華可勝感泐年兄親寫長札數千言雖云右手右足微腫可知精神復舊愚則竟不能矣年兄以佐幕束脩及為令廉俸所積置有薄產僅供饋粥今聞去官後士民尚不能忘可以無媿此生至讀論語解懷州以約二語讀孟子解守身一語反身切已工夫即是素位門徑即是主靜根基夜閒得穩睡便是效驗遑金元三史同名攷訂非易年兄得成是書又為元史本證甚有益於學者不可云讀書末節自序二篇講得極有關係從前不為作序者實未用功於此不敢強作解事也愚近伴甚健

現充恭理

喪儀每日卯出申歸頗不覺勞近復充實錄館總裁一切尚可支持惟年逾懸車戀棧之譏不能

不過慮耳令郎春闈未捷當亦有時命焉此覆並候近佳諸惟珍重不宣湯敦甫 敦山 選庶吉士吾邑人 國朝館選四人西河以博學鴻詞入嘉慶丙辰陸君平泉 以莊陸君鄴仙 今敦甫繼之兩科連得三人士氣蔚興可喜接 繼坊四月二十六日信手書荅之書曰四月二十外知汝下第旋聞開科之信月二日即寄書令汝覓館留京來信甚

夢痕錄餘

三

愜吾意新榜多知名士汝之不預宜也急宜婉養力學吾嘗言學人可以自為者惟讀書寫字二事功候既到得失有命況苦心不負終必得之其不得者畢竟功不到也見汝與培書謂人生須有生計方可兼圖進取目下生計艱難不可專靠免圖冊子此是近日識解進境儒以治生為本古有明訓至云進退維谷功名念灰此則大謬古來端人傑士無不從困頓中磨鍊出來無暇遠引即吾教好如邵二雲學士孫遲舟太史沈青齋觀察皆備歷艱難而後得成學問得有遇合立身樹品處處

站得穩處。向使吾席豐履厚。恐亦悠悠忽忽。不能耐苦。捉心。汝不幸少值順境。又微侍早貢於鄉。吾望汝專心儒業。不督汝以世務。汝遂易視成名。學鮮精進。是吾之過也。汝年三十有八。婚嫁漸起。吾既力不能顧。無怪汝之長慮。然吾三十八歲時。尚未鄉薦。兩閒半老屋外。一無長物。專憑筆耒。所入資給事畜。而且先人諸事未完。視汝現在光景。何如。而吾未嘗愁苦者。信先德所鍾。必不至飢寒終困。惟望起脊骨。務本做人。竟邀天庇。吾於先世事一一做好。即吾夫婦身後。一切亦具有條理。

夢痕錄餘

天

不致重為汝累。夫聰聽祖考彝訓。思貽父母令名。為先人子孫事也。遺安遺清白。為一身子孫計也。未遇而憂貧。得時而躁進。無論所求未必能遂。即幸遂必玷先德。貽後患。故士人行己。寧為小人譏笑。毋為君子輕薄。吾一生用力立志如此。幕脩刑名最重。吾幕食三十餘年。何敢為過橋拆橋之語。然諺言刑名喫兒孫飯。吾母嘗不許。吾立誓入幕。盡心力為之。如非義財。祀吾父。不享及不長子孫者。必不敢入。蒙故游幕以來。必誠必慎。念念以百姓為事。怨勞不辭。汝隨吾讀書十年。眼見耳

聞同事諸君。才多勝吾。誠慎似少。不及甚有數年。開家即饒裕。不數年而或老病死亡。或嗣絕家破。吾目見而心懼焉。所以庸訓中。不願吾子孫更習此事。汝念及此。亦非得已。此事近來多無真實根。抵文義明析。學之不難。先須心術端正。操守慎潔。講律例以植其本。閱京報以達其宜。習批詞以治下。辦讞斷以申上。不過潛心一年。便優為之所慮者。知法而不通乎法之神明。則諺所云。依律法打殺者。造孽已多。更不在心之不正。守之不謹。故可危也。萬一為之。則佐治藥言。不可不條條玩釋。刻

夢痕錄餘

天

刻念先世積累。不可及身而斬。可以餬口。可以立身。可以成家。公餘仍須不廢故業。為進取張本。此數語是吾數十年實功。汝當切記勿忘。汝丙辰南還。既因吾病。不忍遠離。授徒兩年。毫無裨益。今吾已成貞疾。歷年交夏。飯食遞減。今年從三月起。却每日藥兩盃。飯六盃。只是杖履不便。而右手轉能作字。勝於往時。當是延年之兆。即或不然。齒臻七十。尚何奢望。有子有孫。光景甚不寂寞。正不必汝之日在。細前人生非糜鹿。安得長相。聚萬勿以吾為念。汝母近亦平善。舉家大小皆安。毋庸掛懷。惟

憂用老。況在遠客。努力安命。修德不必懸憂。且憂亦何補於貧耶。切囑切囑。舍館若定。即從古梅兒處寄吾得知。亦省牽繫也。六月初四日得敦甫書。問立身之本為學之要。余雅重敦甫植品語多誠。勉敦甫不以為慙。書情獨見懇摯。因答以行已須認定路頭。腳踏實地。事事存誠。務本不從顯晦著想。則充之可為醇儒。約之亦成端士。至玉堂儲才為異日。國家倚畀學。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經大法。及古今事勢異宜之故。皆須一一體究。勿以詞章角勝。無益之書。不妨少讀。吾鄉魏文靖之

夢痕錄餘

動德自遠在毛西河文章上也。手書數百言。貽之七月初二日。吾里暴風陡作。屋瓦齊飛。雙節坊烏頭推動。四柱欹側。當坊初建時。余客烏程。倩人董理觀者。皆謂地偏。河岸基址難固。甫三十二年。天降此戾。原址既萬萬不能經久。里中又無地可遷。商之葭汀於西興道上。購址移建。續培校覈三史同名證誤存疑。小變原例。增益幾倍。裁并敘錄為卷四十。從之二十一日。繼坊佐友倅廣東肇慶便道歸省。聞邸抄有儒臣勤匪不力。彼咎者。至尊俯鑒書生未嫻軍旅加。

方輿紀要以周知古今。治理之大勢。才識苟裕。窮達成宜。八比文。試體詩。臺閣字。雖未能資以壽世。然出身之所藉。手斷不可荒。若夫纂輯。逸書攷證。古義搜採。金石講求。音律上而。上智軼材。早躋清華。用式後學。下而宿儒居士。自安葦布。借著聲聞。有暇日者。固優為之。要非舉業家先務。中人之質。精力有限。學其所不必學。勢不能學。其所必當學。而總歸不學無術。吾身歷而知。有不勝追悔者。願汝曹戒之。勉之。七月初二日。暴風從東南來。高樹皆折。屋瓦紛紛。飛墜雨雹。大如雞卵。或見龍從空

夢痕錄餘

中過大義里。雙節坊烏頭推動。四柱欹側。當坊初建時。余客烏程。倩人董理。比歸坊已成。嘗慮地偏。河岸基址難固。甫三十二年。天降此戾。原址萬萬不能經久。里中又無地可遷。商之葭汀於西興道上。購址移建。續培校覈三史同名增益幾倍。并敘錄為卷四十。從之二十一日。繼坊佐友倅廣東肇慶便道歸省。戚友來多言。近苦盜賊肆橫。瀕江郭家埠尤為盜窟。皆赦回舊犯。莫敢誰何。余校元史。讀張養浩傳。至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以刑。猶以盜

日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戒曰毋負張公竊嘆盜之可格今盜亦猶是民也貪黷忿爭自干法紀或遠戍累歲或配驛充徒得遇赦放免不止罷朔望參也而無良至是豈怙惡不悛其天性然欺抑有司之不能宜

上德化無以感之而赦非善人之福歟八月間督學將於來春科試吾郡令繼培專溫經書仍取元史本證自訂得山東孫西林方伯公子若伊書公子與弟若葵子樹並為諸生兄弟有子五人已得四孫公與余交甚摯嘗和獨吟草四十首獎愛不啻

夢痕錄餘

三

口出已丑北上主公寓廬歡然不知身之在客也藩浙時屢招入幕固辭詳前及卒余屬二雲為狀二雲徵公家世及居官政蹟時長公子北還餘皆幼未有以應也余見公治官書夜輒達旦不自覺勞動所至奉為神明久而彌見愛戴每欲訪求行事為之排纂然卒莫能道其詳者竊傷公之大德不傳於後今孫曾林立能世先業公固不死矣書芻言九則上葆清師略曰五月望日讀手諭敬稔起居安健深慰懸慕私忱六月二十一日兒子繼坊回里備述吾師氣體充腴精神強固益信天之

祥

國祐民所以福大賢而庇時事者未有艾也春日至今屢讀邸鈔欽惟

聖天子刑賞舉措動輒與情如天之仁涵濡怙冒海隅蒼生額手感頌遙想

殿陛之閒明良表贊不但吾師道可竟行凡名公鉅卿之純正不偏者皆能密陳持久之箴時進貞恒之頌下至草澤狂愚干

嚴瀆冒

曲予優容不加罪譴此自設軼懸鐸以來實所僅見

夢痕錄餘

三

某病廢累年竟得躬逢盛事自問餘生尤深萬幸伏念吾師荷

聖主之知遇至優極渥凝堦仰望積久彌殷際可言之時居得為之位誠信既孚於

當亡矜式復決於羣僚當無虞擊之肘者而某受吾師教誨迥越尋常懸揣政府謨猷固非草茅所能窺測區區之見竊以為

聖政維新源清本正直省大吏知皆廉正自持第柄臣秉國以來元氣日消求治於今必得學識能通經達措才畧能整綱肅紀者經營調劑威德兼施方

可力挽頽風漸臻上理如僅以含宏養度介節鳴
廉恐大廉而未必小法積重之勢斷難違反吾師
澄觀已久當世賢豪盡歸藻鑑某嘗讀前史每見
功名之士多喜事而不盡解事能解事矣又往往
身家計重轉至避事故得解事而肯任事者任之
事始有濟相臣之道莫要於薦賢望吾師以能愛
能惡之仁密為推舉庶天下蒙偏德之休而
國家收得人之效稔思政紀大端約有九事非敢為
出位之思妄獻芻蕘而寤寐耿耿無能自釋且日
者謂某歲行在申當有大限桑榆迫促又恐將來

夢痕錄餘

五

未必能申稟啟及今尙有一隙微明用敢不揣冒
昧擬劾捧土益岱之勞謬竭愚誠以報知己臆見
淺率不知可備採擇于萬一否近日握管更難力
疾書此另摺繁冗不能手錄令幼男代繕不敢令
外人見也筆畫陋劣統惟鑒察得銅仁劉仙圃三
月六日書知前以平苗功蒙

賜花翎俸滿已奉部行調因軍需報銷未竣尙留黔

中九月 繼坊 赴廣東得湖南友人書知湘陰曾洞

莊師次子 輝越 中式戊午鄉試舉人余戊申分校

薦士也其弟 遇唐 戊申中副貢生十月十五日

夜 繼坊 次子生枕上口占四詩 乍聽嗶嗶第一聲
興門期遠吾難待會見呼翁捧杖行 巷柝丁丁
雞未鳴霜天夜氣似秋清良辰記取初冬暖 一
繞西魄正盈 呱泣聲連比舍嬰一嬰猶乳一嬰
生老懷占喜無多事來歲丁添嬰又兄 三世伶
行一線身貞心裕後 兩慈親兒 昔 先生母病
名他日通詞苑雙節曾孫第七人 昔
亟慮誤 輝祖 泣而對曰吾汪氏遷祖至

今六百年未有甲第兒不肖素未計及科名誓遵
母命從此專治舉業逢場必到死而後已子孫
有志讀書者必道之學令其應試恃吾 母節孝
後人理當受祐 母微點額已不能再出辭矣服
除自刻私印文曰雙節母兒 繼坊 充博士弟子以

夢痕錄餘

五

雙節長孫一石授之 繼坊 入學授以雙節第四孫
一石並命兒輩有業儒者自曾元遠雲仍皆以雙
節第幾世第幾孫為圖章故結句云爾爾月文葆
相見眉目疎朗咳名芝生右拇枝指亦可曰枝生
異時就塾當以世錦名之實齋作七徵一篇先期
寄壽錢塘潘侍御德園 庭筠 過訪款敘兩日述官
中書侍武進劉文定公言及隸篆書公曰君當作
真書為進 奏之用分草隸篆徒資人驅使韓昌
黎所謂可憐無益費精神也曩聞番禺莊滋圃先
生有恭 任江浙巡撫日以作真書為曉課葆清師

在浙每晨起書真體百字方理他事嘗語某吾前
督閩學疾作屬人書 奏摺奉

至尊訓誥故不敢一日曠功文定公篤論聞者皆當書

紳自勸也十二月初三日重建雙節坊成敬告

先靈因樹碑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題曰

欽旌汪氏雙節坊故址嘉慶四年十二月移建縣治西

門外官道用誌厥初云浙西知交有惠生日詩并

訂杜顧者作七律六首答謝

何須蛇畫足痛賓應笑雉雞頭開從病乞容容福

老更衰催旋族休添得新愁南海路白雲飛處日

莫副九焦志鳴村終辜織素人相伴梅花寒徹骨

獨依黍谷暖回春可堪此景長追憶一讀高文一

不仁難使指魚終未得忍忘空別淮細辨呼兒證

甲乙粗分倩客編倘問今年六時課差同博奕號

飲河將滿腹白鷗戲海待尋盟計餘齡弓治傳經志

持盈有斑烏繞郭行容易龍鍾親見得敢徵天幸忘

精神潭未減我知廢理已全疎春聲互答欣秋稔

藥債頻微怯戒除吸罷梳翎病鶴負喧癩更檢

方書松潤鬱瑞章念軸過仲古井欲生波山中

風吼松濤震海樓驚蟄市過六月虎頭方授鉞

初開一聽賦還歸約和歌 是歲早晚二穀皆豐

登米價銀直俱與前年相仿惟市錢更襍縣城及

南鄉并近城之東鄉交易用市錢一百文抵制錢

九十五文極東各鄉至紹興郡城則抵九十文名

制錢曰九折錢頗省選換之煩然東鄉人齋制錢

入縣城行使不免虧折縣城番銀一圓直制錢八

百四十或四十五文市錢則八百七十八十文不

等亦與東鄉懸殊食用百物俱比往歲更昂余少

聞故老言中人之家有田百畝便可度日爾時上

田不過畝直銀十三四兩每兩作制錢七百文或

七百四五十文計田一畝止錢十千餘文今上田

畝直制錢三十五六千文有增至四十千者東鄉

較賤然亦自二十七八千至三十千文里人多瘠

其田半鬻於杭人佃戶利種杭田可減租額故近

年租入較絀田百畝計歲得租米一百餘石頗襍

稅和水斗止直錢一百七八十文條銀南米約費

二十石之直十餘口之戶支給不易況不能百畝

者乎余嘗語親友誨子弟雖有恒產當有恒業苟

無恒業必無恒心設無恒心終無恒產有恒心而

無恒產者尚可以生有恒產而無恒心者必至於

死人生在勤今尤為不習勤者危也溫州甯波二

府沿海各縣四五年來常為艇匪所擾艇匪多屬

安南人為粵東閩海盜每夏月乘南風由閩粵來

浙偽張旗號遇商船劫而繫之量其貨之貴賤贏

夢痕錄餘

尾

緹縱本人到家取番銀或一千圓或二千圓依期
赴贖官軍勦逐亦有被獲伏誅者然未足禱其魄
也北風作則南去往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海中安
戢今年商船不敢出洋無貨可劫匪多留而不去
故六七月制府中堂書公麟與撫軍王公德在溫
州督捕十一月復擾甯波王公已署制府又往督
巡前者止擾溫境今及甯波吾紹與甯界毗連說
者謂山陰之白洋等處偏海而居前明倭寇可到
者勢恐洊及余則謂清水灣距白洋不過五六十
里亦為吾邑之患清水灣者管隸海甯而地在海

夢痕錄餘

三

南雷山青龍山之內實與山陰蕭山沙地緊接距
北海塘數十里乃海潮衝刷之溝深不可涉惟一
處最淺土人可通往來葢草為屋特為匪藪凡梟
販賊盜及餘姚上虞無藉之徒曷佃沙地而近失
業者附焉數月開蔓引厖延叢集數百人各以渾
名相呼如闖王阿三後改名羅成阿二後改名成阿二
類出必挾刀自衛夜則行劫人莫敢搜號其處為
小梁山知者深以為憂會前督學院公元以戶部
侍郎巡撫浙江下車數日即訪確匪踪密飭杭紹
二府名捕究鞠黨羽多皆冬月劫案正犯從此剪

枝拔本當無後患又密遣幹員捕獲楊家浜債匪
韓求各盜畏避居人行舟均慶甯謐矣雷山與蕭
山相近舊在海北故隸海甯管轄今漲在南沙蕭
山巡檢司屬於海甯而所轄沙地皆在山陰蕭山
海甯既苦鞭長山蕭復同隔膜歲癸巳余佐幕海
甯以提犯徵糧率多周折遇有人命及闕毆傷重
者風色不利印官必紆道杭蕭查驗動輒稽延謬
議改隸山蕭且沙民獷悍械鬪相仍巡檢權輕不
能彈壓海甯勒捕則散竄山蕭境內輾轉關提狡
避詭脫似非治道因思紹郡海防同知素駐梁通

夢痕錄餘

三

今久在郡城任輕事簡請改為南海防同知移駐
蕭山屬主人劉仙圃面稟撫軍熊公奉諭補稟商
辦迨稟上未聞可否今小梁山之名倘聞諸當事
或當有以慮其後乎吾郡倉穀舊赴外江採買丁
亥丙子間始買自本境今秋欽奉
上諭買補倉穀在豐稔鄰縣案照時價公平採辦不許
向本地派買近完條銀每錢折制錢一百八九十
文冬月又奉
上諭條銀一項例應民間自封投櫃其鄉民向有折交
錢文者若竟行禁止恐小民不諳銀色反受胥吏

愚弄各督撫務於開徵之先案照時價核定折銀
上庫之數每兩征大錢若干文出示曉諭聽民自
便毋許絲毫浮收仰見

聖天子體卹民隱洞鑒幽微吾邑額徵條銀躉至次年
五月地丁奏銷絕戶閒有尾欠其有著之產從無
梗延近年追呼星急上中各戶率于三四月間全
完五月通邑額徵即完至八九分乃二月開徵旬
口圖差地保即將鄉居孤寡及樸愿中戶代爲足
額全完向本戶每銀一錢索大錢二百三四五十
文不等定數出示

夢痕錄餘

仁政先周無告矣南米例至八月開徵今則三四月間
差保亦爲墊納每升索價六七文至八九十文
往歲丙辰上米斗直錢三百三四十文故倉書折
收南米升五六十文今可上倉之米斗直一百九
十至二百文而折轉加增至五十餘文尙云賠
累至銀米印串舊時每張給錢三文癸丑縣尊陸
公德燦請鈐府印加費七文今府不蓋印而十文
轉難再減似亦不能無望于愛民者之建白也山
陰孫氏仲姊卒姊長余六歲先生母嘗言某嬰
孩時姊護視周謹恩誼尤摯秋初病瘧余往省視

姊甚歉未半年遽成永訣繼塚同坊婦送斂歸述
繼英 遵母命不用僧尼樂人帷堂肅然治斂唯謹
往見親友斂時梵誦鼓吹閒裸孝子舂屬耳目紛
撓余素嫉之今塚等眼見吾姊之事繼英事母非
儉於財者此事愈徵其孝他日兒輩當如繼英之
不爲俗尙所惑吾庶安焉二十二日奉葆瀆師十
一月初八日書書云九月十九日接年兄手書及
言事一招皆切當今急務本欲呈諸

夢痕錄餘

至尊立見施行既而思之其中五六事皆曾略陳其概
而愚之意總以平賊爲急是以自正月以來或進
芻言或蒙
召見多言兵事無如謀迂計拙未能裨補萬一此時方
以戀棧爲羞竟有無暇他及之勢然年兄一番忠
愛之誠
天日可鑒愚終不敢隱匿也年兄所書稟函尙有氣力
天佑善人氣數未可盡信惟冀善自保養倘更有可以
助愚者不妨令郎代書字之工拙有何關係賤體
粗安足疾亦竟全愈惟精神漸衰家運多乖正月
開長媳病故八月次子又以解血而亡心緒甚爲
不佳然且晚惟盼賊氛淨掃恩之一身何足重輕

草木同腐由于材質自顧亦無足惜也此覆並候
 近佳不宜狂瞽之言竟蒙鑒納川自慰幸冬暖無
 雪除日微霰見雪花數片午後嚴寒氣逼重裘視
 冰不能作字余少稟 二母訓家非賓祭無特殺
 雞免之事佐幕服官不逾此素丙辰病少瘵思啖
 雞臙臙諸婦常以充庖未及一月惻然誠止是
 夕家誦約數家常自城居以來賓至市熟於肆不
 煩宰殺然終年祀先而外合 坊培塿 三房祀神度
 節及嫗友贈茗歲用雞臙五十餘隻奉膳之數約
 亦如之鄉居 墟塿 兩房雖不祀先輪餐計度節祀

夢痕錄餘

聖

神饑戚亦非四十餘隻不可視兒曹未析居時費
 過四倍大虧好生之德救諸婦開年治膳急當止
 殺往年十歲時是日 奉直公為 叔父債累皆
 定始孽 輝祖 詣店薙髮比歸鄰皆閉戶二十二歲
 為童子師分歲後束脯方至急償米欠復賒斗米
 度歲慨然知授徒之不足為養次年辭館習幕今
 吾 父見背六十年 二母亦棄養三十四年米
 薪粗給幸免假貸拜瞻先像不覺淚下作五古一
 首示 培塿 兩兒及諸孫之漸解事者 歲事今告備
 過荷高厚德食肉衣重裘乘先幼穉魚菽從婦
 謀吾衰繼口甚居養安日周借問何以致先人除

慶優藝黍秋不及厥後盈車餽仰事一無
 逮忝生空白頭此意誰解誠展像涕泗流

五年庚申七十一歲元日曉起同雲四散須臾復合口

占七絕四首 八表初開第一朝 忽尼音好不嫌
 神 故容都居 應 號 萬 穿 起 聽 兒 童 話 曉 晴 長 光
 欲 上 雨 雲 生 濤 濤 待 寫 椒 花 頌 呵 凍 難 融 字 未 成
 兒 披 孫 扶 拜 起 遲 年 勉 肅 祀 先 儀 朝 來 陡 覺
 暖 難 折 喘 息 煩 調 坐 懶 移 賴 得 梅 花 伴 草 廬 幽
 香 恰 稱 野 人 居 蟬 均 久 斷 手 書 蒼 葆 瀆 師 初 三 日
 山中夢師友纏綿索報書

夕大雪十一日立春先兩日晝夜雨是日甲子幸

晴霽十五日黃昏大雪次日晨起平地深二尺至

十八日晡時園中積幾四尺耄耋之人詫為創見

比晚月出甚皎命兒輩扶掖登樓遠眺不見城闕

舍宇雪月連天真為奇觀三月 穀兒 殤學使劉信

芳先生 鑽之 科試 繼培 侍充辛酉科拔貢生曷例

選拔科試時每學止取一人如本科鄉試中式不

復選補已酉科學使朱石君先生 珪 於正貢外取

備貢二人首名獲簡即以次升充劉公遂沿此例

吾邑 繼培 居首次盛君蘆汀 唐 次來君劍城 煥 大

君子憐才之意先後如一也上年

恩諭完納錢糧照依時價大意二月發示鄉民未見是

時庫銀一錢直制錢一百八文而概書銀匠收尙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浮冒遂滋物議邑尊訪聞示諭於是合計平餘解

費傾鎔火工等項每銀一錢收制錢一百三十六
文串票每張五文差保代墊當堂諭禁與情歡怵
不兩旬而完額九分有延至八月後者又增收至
每張四月繼坊自粵東歸聞葆清師患痢寄書問
安二十八日繼坊四子生足娛吾老也名曰娛兒
今名旋聞右手駢拇又令呼駢兒娛生後芝生五
月駢拇枝指聚於一門作七絕一首誌之不信業
言駢枝真箇弟承昆憑渠啼五月在心客平湖歸
笑堪娛老知更餘年見幾孫云前言乍浦奉叔生像者今復過其家主人高丈
已歿家人禮像如故詢之曰乾隆二十八年吾父

夢痕錄餘

為怨家陷入命案官驗時適他出官諭補提旬日
後竟不被傳偵問承行吏知令叔在幕中屢抹藥
不行官曲從之吾父感不去心嘗言徵汪公吾身
受刑家必破後於袂背舖見令叔小像倩人摹搽
供奉十年前吾父問令叔出仕子亦發科喜告家
人謂天道報善不爽諄誡某等勿忘我以叔近狀
語之其家歡喜贊歎前錄疑是歸因思初至楚時
嘉謨錢塘人辛巳進稱余諳吏治
長沙知府陳公士後陞福建延建道剛介有識遂叨上官知遇數年不違余志已酉秋
語余當調攸縣余乞代辭至屈鄰固請公曰大奇

大奇此缺人皆求之不得君荷大憲特賞勝甯道
十餘倍且地非衝要君屢辭調舍此何俟余謹對
曰非敢擇地也缺美則事繁不能親辦恐負憲恩
耳因叩受知之故公笑曰吾固確有所見也余敬
謝不敏公曰君記丁亥佐仁和李大令治王氏婦
魏殺婢芝香獄乎余唯唯公曰我猶記讞詞云律
載奴婢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勿論王
魏氏病需漫治芝香碎盃於地漫汁全傾魏氏方
起坐待飲順取牀前几上界尺信手一擊不期誤
中左太陽立時仰跌斃命已訊伊夫王某歷歷供

夢痕錄餘

明驗其臥室碎盃猶在所指毆處形勢宛然毆因
違令死係邂逅魏氏律得勿論恐扶病匍匐或釀
不測夫既供明應免提質吾嘗語親友佐幕入官
必具此等才識方是仁恕余魏謝而已乙卯繼坊
省試遇歸安嚴茂才九能元照問為余子親如舊
識因言其家舊置錢肆甲辰秋因主簿差役焚賊
逼命賊錢由肆兌給牽連入案後縣中僅令地保
傳諭弔驗錢簿即日發還聞為尊公力持幸不到
官吾父常感於全厚諛云云前事遠隳三十年近
亦十年有餘余皆茫無記憶而受者志之聞者尚

能言之乃知百姓懼累人命尤甚諺云公門中好修行反是可知三十餘年累人不少詛者必多天不逸余以康甯殆非無自徐端揆銓改名秉鈐以候選知縣棟發福建六月四日過別言聞令不易為漳泉兩郡尤甚相驗命案更恐滋事余曰微獨問也曩令甯遠山鄉民悍前官嘗被屍親謀鬪習為故常余每驗屍案上先置洗冤錄過屍親特狡爭傷即檢錄指示曰此

聖天子所以教有司驗傷之法若者真確可信若者近似增疑顏色部位歷歷具在有司遵錄填格不敢

慶源錄餘

四

略有私意令屍親依錄親辨細與講解四年中本境及鄰境所驗鬪毆自盡等案不下百十餘起觀者不禁無不肅然心折皆案頭置錄之效也顧亦有不可拘泥者如自縊一條惟八字不交舌出齒不出齒之故一定不易兩腿如火炙斑痕則開亦無之有坐而縊蹲而縊臥而縊者錄所未備余俱經見全在驗時察訊形勢實無他故不妨遵格填報以免推敲至驗骨最慘皆因初驗不慎釀成此則官幕鴟突造孽匪細下部虛怯無骨可驗驗于上身如小腹有傷血磨在齒牙及頂心骨者蓋受

痛敲牙氣上衝也其理甚明然龍游廬標一案傷小腹已逾二十七日中間患傷寒醫藥有案齒牙頂骨屢檢無故共信為傷痊而死于病矣臬司李公獨執成見以方骨黑色為小腹踢傷此則部位相通色傷相證錄俱不載臬司必欲以此定案余為主人累稟剖辯臬置不問衛守王處守楊迎合臬意刑求醫生力翻醫案詳見前錄余知獄不枉不止遂辭王君歸後聞臬司陞楚藩急急招解竟以方骨為小腹磨傷余某按絞 奏請竊意論傷不本洗冤錄事屬創解余既不經手亦未聞部詰其

慶源錄餘

四

時官文書諸可通融未知撫軍核題曾否改方骨為頂骨抑小腹有傷原可舍頂骨齒牙取證方骨或竟刪去醫案專辦傷死距今二十七年積疑莫釋楊守是年猝死次年撫軍緣事伏法王守以撫軍牽連擬辟長禁刑部臬司由楚藩陞撫旋罷不久物故惟主人王君告養回義州去年書來娛親教子安甯無恙案犯余某例得減軍亦未知曾否赦回往事東流與余無涉因慮錄之不能盡該又見天之報施可畏故追述之以備攷鑑贈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各一冊翼日復手書說贊十四則貽

之並刊附臆說之後越旬端揆復來曰賜書已一
一卒讀抑事上理民之道書有未暢者乞再面命
之余曰事機百變非名言可罄惟積誠二字上下
相宜君素給事吏部有能名藐外官久矣一爲令
慢丞倅輒獲譽況道府上乎上官靜躁不同寬嚴
亦異要之理無不明莫難於事非筆墨可申不得
不爲面請者宜預先積誠將案情委曲籌定然後
據實面陳理直則氣壯氣壯則辭達必能動聽上
官變色厲聲更當從容辨說力期自伸其理斷不
可游移唯諾轉爲上官所輕事致掣肘遇委審事

夢痕錄餘

哭

尤不宜先請憲示以致委蛇拙法至百姓可誠感
不可僞欺誠則信信則從聽訟宜緩不宜急宜和
平不宜剛健宜速宜結不宜改期若延平時柔之
以漸臨事厲之以威詰庸者數人而諸庸者不敢
試懲梗者數人而將梗者不敢橫百姓雖獷悍斷
不敢遽抗官也余聞令漳泉者公出聞械鬪輒紆
道避之官愈憇則民愈驕釀至民不畏官則令之
不能爲治匪一朝一夕之故矣果能官不畏民未
必民不畏法先自去其厲民之政而與民相見以
誠久之民必信從何慮焉先是魁匪未靖阮公親

駐甯波添造戰船封禁海關出入察泊偷漏硝磺
匪船不得內匪確信游奕海中偵檢動靜二十三
四日暴風大作多被覆溺其不覆者又自相撞擊
碎裂開或吹入海口被弁兵擒獲數百名有偽稱
侯帥衣繡蟒者亦束手就捕分別正法得脫逃者
僅兩船仁者必勇宜天之相公也九月繼培省試
又斥曩壬午客秀水過僧舍遇丹徒測字者爲謝
石再見余書一佛字叩之其人曰君必爲地方官
立得穩處以進士起家能知退壽至七十余詢其
說曰君書才字方依儿立不配以立必有職位不

夢痕錄餘

哭

乃人也非地方官安有人才字一豎得直是能自
立者弗爲弓兩矢貫之一中再中非進士而何佛
無貪戀必能勇退佛以七紀數故壽可滿七丙戌
新城魯絜非進士仕曠推余星命謂運利于水自
維幕游不離江浙二省始於常熟古曰於歸安
縣隸湖州其間長洲秀水平湖甯波龍游地皆屬水仁
和錢塘烏程雖字不傍水然仁和錢塘並在江干
烏程古名苕溪在湖州境及選官得湖南甯遠舊
稱冷道且瀟水之所發源仕亦無累移道州輒蹟
利水之說信而有徵又云丙午八月得官丁未春

夏之交得印至庚戌八月所向如意九月初五日
 換度仕途不利壬子歸田乙卯有災庚申九月必
 當長行余意乙巳可選後以事滯留得官得印並
 如所言庚戌八月望後擬即告病會以委審事帳
 轉濡遲九月初五日受道州篆馴致跌傷獲告歸
 田中風年無一爽春來飯止一盃自信七月有凶
 不意八月後健飯如常合之測字所許亦已過期
 豈死生大故未許前知耶詩以誌幸廿年前已警
 言不食新今日加發升
 穀後夫分藥裝編家人益入春以來舉家避病幸
 未久淹日藥鑪三四不輟當皆為余分禮也十月

夢痕錄餘

辛

十四日以文渡江相訪款留三日日晨起暢談至
 二更餘不覺少疲真病後快事二十四日雜髮冒
 風舌木陡強不能步賴眠食女侍越十日得瘳然
 食飲頓減視前更困余中年病齒三年前齒全脫
 今上齶左存一牙下齶右存三牙不能咀嚼唯以
 腐羹為常餐飯非顆粒不分即難入口昂若勸以
 黃耆黑棗棗糯米煮粥為晨起點心稍試之亦止
 頃讀史記倉公傳趙章病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
 死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近日雞鳴
 後輒醒曾搖搖若春當由中虛似宜食粥而無如

素性不嗜何也十一月十五日昏定微雪次早霏
 霏不絕過午止平地盈尺二十一日古梅寄到葆
 涓師書書云夏間接四月廿三日所寄書備悉年
 兄近日服餌見效並四令郎得與選拔欣慰之至
 其所以未即具覆者緣愚初夏感患赤痢起即誤
 投補劑以致淹纏日久幸荷

聖慈賜醫賜藥得以從容調治元氣尚不至大虧中秋
 前數日方始斷痢銷假彼時屢欲搦管而未能也
 近又聞家二兄病逝之信中情摧槍更無暇及來
 書倦倦于彌補虧缺為外省吏治之大患使當局

夢痕錄餘

壬

者皆能如此存心何有于賊氛之肆擾耶年兄伏
 處田間不忘
 國計民生宜乎後人之隆隆日起也前次所言九事
 往來胸臆未嘗刻忘邇來賊氛似有敗亡之勢
 至尊宵旰焦勞
 嚴旨頒頒而埽蕩尚稽時日愚以衰病計拙謀迂纖毫
 罔效每慚素食夙夜靡甯縷縷情懷又有不能盡
 述者年兄可以心照也草草佈覆順候近佳不具
 十二月邑孝廉以來春大挑截至甲寅恐人多車
 貴邀繼坊克日先行作書蒼葆涓師見竹汀宮詹

文集刻所撰先人傳銘作書命繼坊過蘇親謝蘇
乞贈言今見入彙者文則盧學士文弼抱經堂文
集朱太史士瑒梅厓文集吳祭酒錫麒有正味齋
集魯明府仕驥山木居士外集鄒孝廉方錫大雅
堂集羅孝廉有高尊聞居士集邵學士晉涵南江
文鈔詩則杭太史世駿道古堂集吳侍講壽昌虛
白齋存彙張徵君雲錦蘭玉堂集朱明府坤餘暨
叢書徐明府志鼎吉雲草堂集吳孝廉蘭庭南霄
草堂詩集鍾明經駕菴海六詩鈔賦則陶州司馬
廷珍午莊賦鈔閻秀則屈鳳輝步月樓詩鈔沈彩

夢痕錄餘

五

春雨樓集潘素心不櫛吟總集則越風雨浙翰軒
錄詩話則戴太常琳吳興詩話先人均得附以傳
矣生日晴暖意緒閒適卽事抒懷成七律十首漸
懶披吟畫欲眠宵長無計得安便居雖近市人稀
到暖只依暄坐屢遷屑玉那迴駒隙影銷金不耐
藥籠烟多情惟有當簷月冷浸梅花又一年登
場傀儡待人支笑語頻頻襍涕洟熟客相逢名屢
問生書乍展字多疑模糊舊事迴腸久懶轉新聞
到耳遲寓屋何當喬作主綢繆欲待未陰時親
知握手慰還憐盡道顏丹勝昨年近事方疑風有

約餘生翻喜命無權閻羅萬一真忘我默照尋常
自樂天怕向鏡中問消息松皴面與鶴翎頭幾
載辛勤百卷完重開轉訝未曾看車前螳臂當非
易鏡下蠅頭辨已難賸欲丹鉛慳手筆生憎點畫
誤雕刊從今只合尸居似一質功虧更渺歎七
十年來鮎上竿阿誰真見未央丸閱人曾謂全才
少讀史方知備福難春夢綺羅桃葉渡秋江湖汐
子陵灘可容重理三千贖更計遺文卷若干計
倍幾輩話鵬搏示疾維摩強自寬跛腳飽看山一
角蒙頭濃睡日三竿人對白社吟初罷祭辦黃羊

夢痕錄餘

五

歲欲闌最喜傲裘新贖得圍爐更不怯宵寒寸
燭何由照四筵自濡惶恐賦蝸涎纓冠枉急鄉鄰
闕垂素癡談子母錢舊雨客憐今雨客逆風船羨
順風船陳人入夢多師友絕少葭葦到枕邊天
涯陳迹感勞薪誰見金剛不壞身寒就重衾眠愛
早候嫌復進味求新虛期病覓三年艾差解心空
一斛塵太息妖須泰蜀界書來東閣說憂民慈
航何處問通津纏結偏餘未了因吟空謂陶丈剛
催酬別句公車又送遠游人山猶待雪雲長凍水
欲凝冰風作鱗喚取兒曹頻炙硯裁書凝望六街

歷 畢竟精神病就危前兒女祝康強童孫續

健更端戲老子鷗洲百慮忘省費心皆行樂地休

饒舌是攝生方問餘七日春風近紙閣溫存賴孟

光十六日五更起 繼坊 假裝北上 繼培 送之過江

坊 自粵東歸兩足忠風有時不能起立臥亦不能

轉側雖未久即瘳猶慮再發既起不復寐走筆書

二律寄之 嗟嗟三號燭乍然披衣已聽促開船老

慣經愁雨雪羸軀新健念揚鞭征途問眼南還客

口語書函報慎旃 觀光緒 聖恩厚 聖恩厚 聖恩厚

郎當我 鳳語 以 幾 願 雲 路 遙 瞻 天 尺 五 風 光 僕 指

月重三行將及弟應前導好與傳家作美談漫羨

捧符榮百里蓬是歲雨暘時若惟六月二十三

來聲望重爾南

五日淫雨二十五日夜金處二府各山蛟起水驟

發金華山衝決平地水深數丈金華淹溺最多由

蘭谿而下近江無不受害波及諸暨數日閒錢塘

江漂浮樹木房屋無算幸吾郡他邑秋成皆稔沙

地木棉花收成中等市肆小錢漸淨庫紋一兩止

直制錢一千文番銀一圓秋閒猶直制錢八百七

八十文十月漸減至十二月止七百六七十文二

十一日立春前一日微雪是日見暈二十九日歲

除庚申罪矣分歲後喜成一律 歲庚今夕盡申年

問世春秋增幾許留身著述想當然天倫長聚神

仙福人事倘來飲啄緣齒冷隨圍真作劇吾生不

賦告有篇不冠才情離姓語傾誠迴避人嫌詩較

六年辛酉七十二歲元日晴成二絕句 又聽牙牙學語

來真後人漸遠前人近我禮前入教後人 漢者

微效有無中修短從今付太空合謝岐黃勞劑嗣

精神至竟 入春以來胃衰脾弱餐祇一盂甘淡食

稍鹹輒不受腥膩不能入口氣急痰多語澀步重

向晦欲眠達曙目猶倦開窗外羣鳥聲疾徐呼應

枕上聽之差足沁脾唐人春眠不覺曉絕句或譏

為瞽者詩背嵇文恭師謂白米飯淡喫最佳聞者

知公廉貧疑為戲言由今思之殆皆衰年實事未

愿其境者不知耳西山日薄不能再事校讐四月

夢痕錄餘

朔屬梓人開雕三史同名錄叢刻雙節贈言初集

每百字版片寫刻共制錢五十六文迨刻續集增

工價七文丙辰兒輩刻夢痕錄又增十七文今欲

仍八十文之數承攬者尙有難色疆而後可昨年

以文言杭蘇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

工鏤版日增勢實使然先是歸廬既成談地理者

僉疑有水余曰水成於地地安得無水即有水亦

葬屢言之家人似不謂然去冬 繼坊 將赴京師集

諸男申前說 繼坊 言大人壽自無量久間地須他

求水壙當無用理余慮治命之不可行深以為憂

吾婦密與繼塚謀命周壻別邀相墓師俞君挈匠
啟視歸以告余言俞君登阜周視謂龍自東來轉
折而西爲陽脈陰受阜盡山平樹東西分列爲肌
理剝開佳城也必無水請勿啟塚慮無以徵信乃
破穆墳果乾潔復啟中壙亦然所貯木斤兩如初
識油香冽穀不枯不芽昭壙已葬不更啟余驗之
信與往來啟秀山壙同壙言有水者多來徵視相
顧詫異蓋至是而余得定歸骨之地矣文以記之
記曰余悲夫求葬地者不人事之修惟地利之擇
爲相墓師所盡若子孫枯苑無不由先塋所致究

夢痕錄餘

五

之地不能自言其吉凶而術家言亦無定愈求而
愈不得或歿身不葬其親爲之子孫者沿而效之
甚至兄弟析居彼此歧見家且日落木朽于堂不
得已貫地浮屠無暇更籌入土瓦裂焚傷有日不
忍見口不忍言者余自成童至今六十餘年歷歷
在心故平生持論力主葬義爲藏之說往爲先
考妣卜兆秀山未嘗延師覆相後破壙甚吉歸廬
之地余初未之聞也乙卯三月二十三日方與相
墓師童君竹巖商所之會執友顧君在西過訪言
山陰九里巖似有可取翼日偕童君放舟出南郭

門十五里爲漁臨關橋入山陰縣境西小江又三
四里曲折入小河舍舟陸行約三百步爲巖即沈
氏居里又北爲九里巖約一里許山腰平坦山東
而西其最高者曰黃盛塢松檜叢生涉其顛少夷
良趾而下見松林中突起小阜童君曰阜下可葬
也宜作巳山亥向升阜而望則向之最高者環其
下爲青龍爲案其白虎之山稍遠重疊映衛山下
多殯舍而山中無墓蓋求地者之所不到也余甚
樂之遂屬童君代購主者樸愿直尙廉券書五畝
比立界爲誌者旁撓所受不及券之半時四月二

夢痕錄餘

五

日也越九日壙成又四日遷前婦匱葬焉遂自題
墓前之石曰歸廬用識全歸之志未幾親友往視
多言水侵壙不合葬法余不爲動今之啟視非余
意也而適如余意殆真有天幸焉葬書之說余素
不解亦不求其解恐僅解大略轉足掣地師之肘
而葬地卒不可得夫人之居室最久不過百年其
閒多爲游踪所開不啻雪泥鴻爪猶且尺土寸椽
不可強求馬鬣之封瘞骨千古詎能以人力謀者
涉世無大惡孽天必不忍暴其枯骸宅心無甚險
慝天必不忍斬其拜掃墓之吉凶當於人事求之

豈宜責效於黃瓊哉余性迂拙惟栗栗焉不敢逆
理喪心上累先德之一念夷險不移先人窀穸人
以勞覓余以逸獲而所以藏魄者復賴良友一言
不費心力而得之雖發祥之說未敢懸信而水忠
浮談可以頓釋則感暱風水之蔽而耗力費財竭
智巧以求之者其亦可憐然悟矣書寄繼坊系之
以詩昔台葬吾親信天不問地情獨營自藏轉於
地擇利大地豈有私吉凶稱人事五男各盡
心此精彼求備山神默無言臆測憑誰試過慮見
非才萬一增妄冀吉壤不可知曠日掩枯慨以此
謀一邱不欲勞後嗣喜茲掃祭便更之隣冢比結
庭兩句湖高爽符風企灑然賦歸與幸畢守身志
局外饒舌何龍服辨真偽可憐愛我心翻使聞者
悻敢疑眾夥貽寬開實神界昭然大道旁未許凡

夢痕錄餘

庚

眼觀俯感地效靈仰荷天曲庇心力不曾煩僕死
溝壑棄作詩貽子孫著後先自治寄聲遠遊人無
憂異先世祖墓在航塢山土名畫山舊許後裔禱
葬迄今五百年耐者蟻附棺上架棺冢平結冢見
之惻然開支下遷居東村販裏汪者有木字號公
山與畫山相對以制錢十四千文易山十二畝立
石曰汪氏公山為耐葬之地告知族眾呈縣示禁
不得復於畫山震動先靈聞邸鈔戶部尚書傅公
森卒於位公輟軒偶過甯意人才詳見真能為
前錄
國家愛人者年不副德當不獨受知者隕涕矣六月
初七日 繼坊 寄回葆清師四月初十日書書云春

中長君至接手書諸承關念為感年兄年逾七十
著書不輟抑且蒿目憂心不能少釋此等習襟超
出尋常萬萬天之報施善人自必不爽來書云四
令郎惟耽書卷別無嗜好即此可以為年兄慶此
後惟當顧養精神委心任運而已來書又云一交
西月每飯二盂星命家言非盡不驗其中必別有
微奧非人所能盡釋也三史同名元史本證二書
將已脫棄足見精力未衰甚為欣慰長君春闈復
蹟無介意家門過於此旺盛亦不可為厚福有積
學力善而并不遠者造物之意要自有在學治應

夢痕錄餘

庚

說以同人任民社者得此可以啟發識見勉為良
吏行之一方一方之人被澤無窮此即年兄之陰
德也續增十數則益覺周密讀之者當惟恐其盡
豈有辭費之嫌愚年已七十有七久應懸車祇以
受
恩深重當此軍務倥傯豈可自圖安逸所幸近日捷報
聯翩成功在即彼時可乞骸骨歸里後令兒孫輩
相種數十畝薄田以供僮粥自信尚能安之兒孫
輩資質俱屬中平來書謂官可不傲書則不可不
讀與愚見正同天命人事各居其半解得此意足

矣近體如常惟血氣日衰步履尚艱竊位之譏更不能不畏人言也此覆並候近佳不具七月十五日大雨如注不逾時水溢階除是日東陽義烏暴漲沿至諸暨蕭山山陰近江田畝被淹西興江水溢入內河北海陡漲倒灌入三江開曹娥江亦被海水漫入山陰蕭山沙地俱流海沙牧地七月初既公入 告分別減租并減場課之則歸縣征收民困稍蘇不意秋棉垂穫盡付波臣又煩當事分別勘免聞新昌嵊縣地方俱遭水患八月望後三日同名錄成九月初二日續坊書至知續坊充

夢痕錄餘

空

實錄館供事議敘京師自六月初一至初五晝夜大雨積水數尺寓舍坍塌日用大難永定河決口四處直隸所屬九十餘州縣被災文安最重順天鄉試改期九月
至尊宵旰焦勞發帑賑恤民情寧謐浙閩榜發續坊得而失續坊公車七上培亦五試於省屢逢曠典空入寶山病廢久延未得見其寸進更待來年命竟何如回念昔年久困場屋重吾 母懸望者真乃百身莫贖聞闈中填副榜時監臨阮公商之主考遇有拔貢易以備卷果易二名皆本科選拔曩

病榻夢痕錄 錄餘

余湖南同考請勿令副貢再中副榜見前得皆援為故事則於試典無礙舉子有益未始非權宜作人之道寄實齋次子緒遷華論幕學書書云客歲聞足下歸觀未幾復出非不得已也至今常懸懷抱昨尊公昔來以足下決計習幕期為軍府參謀節鎮奏記較雞鶩爭食稍存身分屬僕致書商權尊公所見乃經世大計立業遠謀僕特知其小者近者耳雖然切己之實功而持身之要道也幸足下恕其懇焉夫寒士身分在乎品學不關幕地之崇卑僕嘗見講身分者托足幕府侈然自放若主人當在子弟之列者然有識者觀之不直齒冷幕之為道佐人而非自為境同籬寄無論所處何地等是雞鶩為伍言行道行總以得伸吾志為上欲不降其志惟佐州縣為治庶幾近之蓋書生與牧令分相當體相敵合則留不合則去品無瑕玷學不拘迂到處逢迎不憂一日無館節錄軍府雖養尊處優亦與所主抗禮畢竟分位相懸為之者非主人甚賢計畫少有齟齬訕訕之聲音顏色常有難以為情之處異鄉遠客去之則猝無所就降心抑氣間或不免僕嘗問而矜之是以佐幕數十年

夢痕錄餘

空

初卒於署河庫道任時已補山東運河道未及聞命余與青齋結契始於為二母乞言交深痛切更不

第惜其用之未竟已也又言嘉興太守伊公方修府志見夢痕錄記蔣虞氏事行秀水查案年久遺

失據錄載入列女門乃知虞之冥訴實由正氣不溼而因記夢以傳藉可少救余過飯量漸增至十

一月初復二孟之舊小知肉味是歲穀胥主講杭州紫陽葭汀客游江蘇觀瞻老病昂若遷居門無

來客寂寥益甚幸武進滅茂才序東鋪堂號拜經情施寓居西湖代徵雙節文字手書稠疊情溢楷

夢痕錄餘

表敦甫亦以都門徵得詩文聯翩寄惠時時展誦藉為忻慰番銀逐月減直冬初每圓止易制錢六

百五十文東鄉更減二十文與三十年前等矣庫紋直制錢九百文亦與二十年前略同惟市肆制

錢稀少每九十四文作足錢百文名曰大錢仍攙私錢三四十文用者輾轉受虧錢肆因以得利怨

皆次骨而聽徒不卹也十二月十四日戌七律二章二萬五千二百口揆初默湖降吾時如流歲月

仙不中死度無言之惡誰為據先春信放梅第幾枝頻索睡藥從加減更延醫紀年待換宜春字歲先分介壽厄詎意良朋能愛我郵緘遠慰乞言

私十八日以文來越五日別去往歲丙午以文贈前明雙節堂卷跋墨蹟跋稱詩文若干高大王父

侍御公乞名刑碩儒之筆以開揚二母貞懿云云未題七代孫曾省識詩文既佚侍御及二母名氏

里居俱不可攷余以事類吾母附刻贈言續集欲披跋蒐採以還舊觀十餘年來惟仁和朱朗齋

文藻錄寄二詩而事蹟又復歧異今秋書賈以明人集覓售中有雙節堂銘寫本急取讀之始知雙

節為永樂初常熟朱昌妻錢昌弟亮妻陳侍御則亮子鉉也十月間貽書昭文張比部理堂變屬訪

夢痕錄餘

朱氏顛末二十二日得覆書寄邑志各傳及詩文五首事蹟於是大備余得銘後乞山舟先生題識

先生大書雙節一揆四字於卷端并為作跋烏程陳廣文無軒特取全卷錄於寓賞三編二母洵不

朽矣間章實齋十一月卒余交實齋三十二年踪跡闕疎甲寅歸自湖北就館近省往來吾邑必過

余敘談見余誤述輒作序言書後以贈去春病醫猶事論著倩寫官錄草今夏屬誌歸廬實齋易名

豫室中有數字未安邛筒往反商榷再三稟甫定而疾作遂成絕筆昔二雲言實齋古文根深實茂

重自愛惜從無徇人率率之作文彙盈篋數月前屬穀勝縮次異日當有傳人也俗以七十二歲為

八九厄年今年食雖屢減無他病患除日襟賦八

九今宵盡六首八九今宵盡平安又一年紀時歌

枝漸放妍滿腔生意足吾自樂吾天八戶猶餘瑾南

誰資頹齡願易酬人新論議過我幸舊朋倚弱息

九今宵盡六首八九今宵盡平安又一年紀時歌

逢場家貧積名依母當冰霜貞古柏雨露潤枯桑

何事問雲霓八于金享安知節彰少年回首處竿木

蠟燭暖氣入瓊簾八今宵盡平安又一年紀時歌

依檻坐天許老夫潛八今宵盡平安又一年紀時歌

春風遙送喜光王路慶彈冠釋野篁車祝

紅旗且暮看祥光彌宙合聽賦頌人寬

七年壬戌七十三歲元日風景晴和拜像後諸孫琅琅

誦書掩裘輒相娛戲命扶杖徐行廊下欣然舉筆

得五律六首人生行樂耳況一番病餘身又值新春

更新假面觀兒戲將袍迓喜神七寒微骨七度紫

見日初紅春近神先王時和氣自融雲行青間紫

風過北兼東第一昇平瑞衛猶差健披吟尚自堪報

章從口授記事及街談欲識逃禪趣人試說參

兒名好與題門簾安能謝世情最窮筋力廢相鳥

媿名好與題門簾安能謝世情最窮筋力廢相鳥

吹面輕生客款門稀家兆添丁喜人二月二十日

到入甲歸更無塵夢久息漢陰機

本證成自此不復讀史矣三月初八日繼培首塗

夢痕錄餘

夢痕錄餘

之京師五月得繼坊書會試薦而不售吾邑館選
二人一何君春隱丙咸一瞿君良士大興七月
十五日丙夜繼培舉長子亥子二時未能即定詩
以志之喻伽課畢漏遲遲孤矢懸門慰所期咳名
望兒蓋繼培婚已九年甚望其得男也入塾當名
世鈐九月朔繼培歸齋到葆淳師手書二函一四
月十三日書書云三月初五接年兄手書雖字畫
不能端整而真誠之悃溢於楮墨感切感切幾輔
去歲春秋積雨為數十年所未有
至傳宵旰焦勞力謀拯濟已飢已溺之懷昭然共見以

此地方大概寧靜惟刻下賊氛尙未全淨不能不

抱隱憂歸休之說本不忍言而戀棧貽譏亦所當

慮至於家居之後藜藿不充此自有命非人意計

所能及也來書云道義饒饒無庸堅卻此以告者

過也長孫年二十四文義相通入泮或尙可望刻

字已就府試七子年二十去歲方學為文亦同應

試觀場而已次孫年亦二十文理尙早其餘諸孫

七人皆幼曾孫兩人年兄五男各有職業可謂善

於位繼培來書云得福未嘗不厚屬兒子輩積學力

行以盡人事可謂知命者矣元史本證及三史同

名業已付梓梓成得先視為快藥言臆說等書嘉
 惠匪淺阮中丞所贈襪錄序言理切實可傳也愚
 去臘復患血痢兩月仍服苦寒之劑而愈然精力
 亦大減矣近亦懶於作書以後彼此祇可令人代
 書不必強勉也另單所言具見濟世苦衷得言之
 時敢不竭此鄙忱惟學淺謀迂深懼効忠之無術
 耳令郎又未得售未可致怨衡文者惟當返求諸
 已轉瞬三年不患不扶搖直上也去歲令內人帶
 同子婦孫會輩回家意謂居鄉日用可以少省不
 意家鄉食物亦貴所餘房價約有二千金希冀可
 買薄田數十畝以為衣食之計奈半年之內已用
 去少半此非命而何近日京城望雨頗殷不雨而
 風更損麥田

天心仁愛大水之後未必復繼以旱然距麥收尚遠米
 糧價昂諸物皆貴而錢價又貴甚為可慮也風便
 草此佈復順候近佳不具一七月聖出書書云端
 午前接手書並三史同名錄元史本證年兄文學
 政事兼擅其長可謂之讀書人病榻夢痕錄勘辦
 實事尤足以證生平之判斷可告無愧令郎朝
 政未取固覺可惜然以愚見安知非福從此向學

夢痕錄餘

完

年紀尚輕鄉會試安知不聯翩而上耶愚告休摺
 已於月之初三日具奏仰蒙
 聖恩過於優崇益加慚悚將來
 恩允之後愚亦不忍急作歸計也前函已封茲又略佈
 數行病後不能縷及五月間染患時疫因急於求
 症服石膏十餘兩致傷胃氣近日漸覺復元矣某
 又書 繼培 述師告歸欽奉

恩俞晉階太子太傅在家食俸當俟來春啓行又言師
 子孫先歸者應試二人均已游庠為之欣慰初十
 日省歸廬得五六七言絕句三首

自蚶螺生機秋不悶 峰巒嵐迴如畫 蕪風止水
 天真此來且作游客他日方知主人 結廬細細
 自安排一鋪貽兒死便埋翻笑 十月 繼坊 歸十一
 種桃癡道士欲分生氣待歸骸

月十二日長孫 世鐘 娶同邑縣學生沈 世泰 女是
 年春杪食飲大減秋分後始復舊然不耐葷腥氣
 抑抑不振惟夜坐可至人定視夏秋未暝輒睡覺
 精神又可支持吾郡諸暨聞有水災餘皆豐稔香
 銀每圓直錢六百五六十文艇匪不到雖聞盜蔡
 牽帮未靖而洋路通行閩粵貨賤哆囉呢羽毛紗
 緞之類價減往年十之三四絲帛亦然而販者寥
 寥僉云民力不充余以為未始非治不尚華之驗

夢痕錄餘

完

也春夏米價日昂石直錢三千一二百文至冬初
 稍減新米尚須二千六七百文不等作書寄呈葆
 清師十二月 繼壩子 小同 湯十二日以文挈其家
 孫來好學可愛以文性畏江行北不渡揚子東不
 渡錢塘庚申以來念余三顧皆於冬月長余二歲
 精力甚健聚談竟日意興甚適然回念前二年光
 景大覺疲憊夕不成寐得七律四首晨起口授 繼
 嶽 緒彙請正 桑弧懸處甲辰雄踞年華竟到茲
 平生親友垂垂盡過眼雲烟細細思清寂門新
 慮息行當養氣似嬰兒 冬來憂樂總開門
 穠華至月看景過更誰談冷暖身親好自記支
 事從耳食書偏誤境憶魂消賦亦難願乞朱陳村

夢痕錄餘

真住只知眷屬不知官 扶持賴得緝君賢白髮
 青藤老比肩附影何能星 替月諧聲不啻管隨絃
 典叙佐我長留客買藥從 渠更覓錢絮絮燈前
 女約為祈春健兩輕便 不肖兼愚歲月增又勞
 鮑叔訪西陵丹經莫問 蓬萊客若海還同粥飯
 於我何加皆長物相看 不厭是殘燈明年應許
 來願臘味春 十五日晨興礎潤以文慮風雨汲汲
 西渡次日陰又二日小雨繼以微雪聞盛林黨山
 諸處有郡丞鹽運分司并武弁彈壓將沿海一帶
 私竈改為官收新政也除夕與家人守歲口占五
 律六首 歲去何能守宵中 換故新飛騰分一刻
 知更幾燭采三春 餞杯盤共圍爐笑語報餘年
 分錢兒喚母索果弟隨兄 於我偏多幸加年或老
 成祇宜相煖熱深謝 寒生於我敢說康甯久身閒
 樂未央 客來兒宛謝 寒生於我敢說康甯久身閒

夢痕錄餘

小子聽且書 凡十八韻粘之座右亭午晴和命兒
 期語請永事 遂登樓觀書口占七律一首 層樓
 輩扶至謨美堂 推挽陟眺前一日猶依此夢裏
 七載餘重推挽陟眺前 一日猶依此夢裏
 干竿儘憶渠到眼 雲山都昨夢塵卷袁有開居
 彷彿合記元辰吉 客來言浙撫臘抄准咨四川陝
 可許年年得慰 予 客來言浙撫臘抄准咨四川陝
 西湖北教匪刻平欣然 額慶二十四日杭友寄到
 南海馮方山 城 前台善 書備述湖南舊友趙鄒
 縣林永明庚申作古 趙名乘文籍山西二君余素
 相得王子分手年甫強 仕丁已見邸鈔並以辨苗
 匪事加同知衙何圖數年 之間俱登鬼錄惜哉同
 日利友又轉致甯遠李憲 三書絳邑中紳士存歿

八年 癸亥七十四歲元日晨起得五古一首 昨與兒曹
 蚤伺破曙呼披衣大小已環侍堂中 雙炬輝輝神耀
 以池而一非比似去年履仰猶自遜 不敢禮衆神耀
 歸來歲十二一病備八年履仰猶自遜 不敢禮衆神耀
 他師傳命非夢素位靜養乏既銷 豈復計趨避言念韓
 城有生久切希賢志苦為名利 驅躬恥行不逮侯
 命夫何如聞道知及幾助 喪幸息存七十初開四

甚詳二書均辛酉春初緘託遠郵之不易如此晦
日奇冷二月朔大雪十四日晝夜雪平地積七八
寸惜不在春前也曷讀元史嘗取明南北監本以
校新刻本頗有異同撰元史正字草彙未定間月
精神稍強因排比先後釐爲八卷復令兒輩編寫
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讀史掌錄十二卷過眼襍
錄四卷皆平時隨手補記者舊輯歷科會元墨至
辛丑而止命繼培探甲辰以後墨卷補之後人苟
能揣摩庶不負余苦心也二十日葆清師寄到手
書二函一新正十日書書云十月望間接手書以

夢痕錄餘

七

愚蒙

恩予告同深欣慶并悉年兄近日動履稍健且能啖飯
二筮息心靜養日興稚孫諱字嬉笑如此頤養自
能日臻強健甚慰甚慰愚歸里之後亦願如此但
不知有此清福否然一生頗知安命或不致煩擾
方寸也愚以老病難支不得不仰乞

聖慈俯予退休至

庶允之後

恩查爾籍實非夢想所及兒孫輩未知能仰酬萬一否
歸期約在春中四兒因京中首尾未清不能告假

送歸現已令七兒來京一路服侍不致寂寞去夏
因時疫傳染頗以爲懼過服石膏致傷胃氣數月
以來調理飲食漸覺復元似可無慮年兄有孫八
人兒子輩俱能自謀生得天不爲不優來書云不
願看書不願談夫且不願參聞外事見地甚高但
斯守此不變爲禱愚歸家後雖同輩無幾而親舊
紛至沓來支持亦自不易惟宦囊蕭然能見諒於
知交而親族無一相信者爲可慨耳臨行草草書
悽順候遞驛不具一新正望日書書云前札正在
封函新正十三日復接來書情意殷殷可勝感勸

夢痕錄餘

七

所云孫會環列分甘問字自有真樂不必午橋平
泉遺興園林數語可以明愚素志然古人功成名
立受此自不爲過若愚者受 國厚恩職毫罔效
得賦遂初已爲過分今雖餽口不給自省亦似有
足樂者籌補虧空之說各省辦理情形不同大吏
果能潔清再加調劑自有起色不然究成虛誑無
益於事年兄自九月來飯藥復如往年可喜之至
百凡應酬俱付兒輩精神自必健旺惟善自調攝
是囑某又筆計此時吾師當稅駕韓城矣往繼坊
述師言退食鮮暇刀札酬應多倩記室唯尊甫書

字字性真非他人所能代命手自裁覆尙覺言不盡意余每愧是言念不去懷自此秦越遙睽余更病不能書蘊結何能自已謹彙集裝池朝夕展誦且使子孫知余之所以不見棄於吾師者以實不以文書多格言永爲家範子孫能世世守之受教當無涯涘也三月繼坊客閏八月初四日何孝廉馮汀卒先是秀水沈吉士鼎甫維鏞至知吾友帶湖正月作古越數日聞桐鄉李大令立三延輝六月卒於官大令二月書來以百韻雙節詩見贈並述平湖徐同年春田志鼎辛酉物故書未及奮忽

夢痕錄餘

清

來凶耗孝廉又遭此變不勝傷悼讀帶湖雙節賦注知二林居集載書雙節贈言後二林居者彭進士紹升集名也近年見贈言刻入本集者又有朱學士筠筒河文鈔朱相國珪知足齋詩集吳槎客壽拜經樓詩鈔未見者當更多矣十四夜雞鳴後夢入廟見衆神聚而檢書一神授余一冊曰此君家書也中多奇字一神曰君還家自識欲請其故問樓梯有聲遂覺則婦方下樓入室語余曰培兒喜又得男時月初墜天未曙也欣然成二十八字呼培書之以記其事夢同猶憶夢中身一冊視承與有因時記庚寅辰丙子他

年可稱咳名文孫入塾當名世錫是日培同周諸書人塔赴歸廬丈界立石葢增置墓旁山三畝通前爲八畝也山主舊種桃樹立時刻去自相山結壙及一切布置皆塚稟命料理周塔佐之今方竣事九月繼坊長女歸同邑縣學生葉暉第四子洪城歸安孫塔書來院試附入郡庠檢斂衣補所未備篋貯布汗衫前婦病時製遺曾作題衫詩意在殉葬詳見今家人皆謂衫布色黯不可附身舊願不能酬矣壬子余治壽木吾友穀騰言既斂之次日應刻平前和刻字磨去而漆再用益灰以通幅夏布

夢痕錄餘

清

將棺周圍紫裏復用益灰做平然後加退光黑漆則永久堅固記及錄誌他年兒輩可面請吾友訓也屢譔寢聯屬湯刺史和邨元苞書書室聯乞梁侍講山舟先生同書書皆鑄板懸之十一月十七日子丑分暴風烈雨雷作時過長至七日未知何祥二十三日夜雨至二十七日甫晴河水長數尺東鄉低田俱淹是年九月封邱衛家樓黃河暴決修理功鉅開衡工事例較川楚永定二例捐銀俱減吾郡秋成尙稔木棉花豐歉不等塘北沙田二三年來收穫最豐當亦地氣使然署縣尊堅欲採

買倉穀富戶遵四年

諭旨紛紛上控以在籍紳士不肯列名噴有煩言或轉

告余余曰官事非紳士可阻越俎多事實干例禁

聞者不以爲然既而郡尊臨縣勸諭頗費周章讀

書萬卷不讀律東坡所慮遠矣十二月生日婦常

作詩記事今年吟思枯澀不能成章口占七絕二

首經句春到尚遲遲淑氣先浮座上厄我與梅花

老我開開局外身誰分乾啼 喧傳疑鬼復疑神

兼淫哭耳邊消息總驚人 踏下家人聚談許久

不能起立左手足亦難運動復爲風困自入夏痰

湧氣急且促語不連屬今忽如是當無輕減之望

夢痕錄餘

次日飯食大減 先大夫忌日不能與祭病風後

可以握筆幸得成書數種去夏以來作貽穀燕談

記見聞近事約四五卷續越女表微一卷共五十

三人皆奇窮極苦或已久死俱錄存之 繼埔 選福

建漳州府長泰縣典史十七日便道歸省二十日

得鮑以文書書曰屢欲東渡常被病牽悵悵無已

五月間於禾嘉遇秀水朱君開雲 履貞 偶談及蔣

虞氏事渠乃親辦此案稱烈婦張姓夫爲陳經叔

非蔣虞氏也旋至其家招冊尙在案情與錄相同

惟許天若作許五詢朱君則許五木名天若前修

府志已載蔣虞氏事後得張烈婦事因姓氏殊異

遂致兩案重載聞許五死後令君曾給婦扁頃朱

君至烈婦舊閨屋屢易主扁字無存老鄰龔家引

至烈婦姪女陳家陳年老夫亡言烈婦催審後天

若晝夜惡詈且汗以不潔之名致速婦死迨天若

問徒逃回伊兄力拒不納奔至杉青開投河淹斃

縣因給扁時婦遺子十歲婦亡後夫死子亦殤今

三棺暴露朱君相商欲爲設法埋葬并置些小祀

產以爲久計大兄似可量力酌助并勒碑立石籍

照烈婦之目亦仁者之用心也先此奉布餘俟明

夢痕錄餘

春面罄不盡當允捐銀四兩作札先畲獄名許五

而冥控直稱天若益信前夢非幻蔣虞氏三字不

知何以舛錯得毋時勘冥事誤記他家姓氏耶越

今九年幸得朱君訂正故詳記之病體骸骸數人

扶掖始得著衣舉步樹堂謂候近立春非重用薄

桂不可乃購薄四錢連服四日未能速效惟胃氣

復原而已二十四日立春微雨甚寒口占四句 暖冬

春寒氣自然手風難寫彩雲箋歸月小歲除日入

休早辦長閒地又見辛盤待送年 晚風吹雨夜瀟

雨席上口授 壕兒 代繕七律四首 瀟重箔深雨與

自饒三十九句虧六日聞餘成歲守今宵身難自

主纔知老氣不能舒那更調卻憶康甯平步候洞

天福地境非遙 紅燭燒殘欲換年 團圓子姓幾
長筵吟來吐此 嗟兒役話到春初 識婦賢同輩
人能健在四時 佳節自歡然 從今擬守中 醫訣
連刀圭合近仙 藥何嫌病 纔到憂貧已 貧儒梅
孫共久請 春光輝映 桃符詩 欲廢苞 桑句
集偏倚 反哺鳥 兒歸日 下省吾 旁家計 航
費揣量 八口米 薪慳桂 玉重關 山水待 車
間說須 官獄 駟 麟 諸 婚 禮 翻 作 善 應 知 得
降祥慎 莫殷 動來歲 約 謨 營 升 斗 寄 高 堂

九年甲子七十五歲元日子時大風至辰時方止晏起

不能行禮得七絕八首命孫世錄書之 麗景今年
人持謨起徐徐白 憐愚几猶能坐好 不從前未見
書窗如報四而看 雲面而峰 欲前仗 仗紛紛
稚窗前報四而看 雲面而峰 欲前仗 仗紛紛
新製雙輪推挽勝 合倚丹青 畫前徐 徐行庭戶小
窗風 易入最難 調護是而今 形骸如贅自嫌

身相得聞中氣味 親攬鏡相看 同一笑 白頭人慰
白頭人 數葉書 禁半日 看膝 掩卷更 懶揮風
淫十載 應成 廢爛 熱心 經背 誦難 打鼓吹 簫
若何庭前 語笑 襟調 歌幾 回欲 向家人 問先 慮
暗字易 詭 三徑 苦封 度歲 朝微 吟新 句理 十二
詩事卅年 愛客心 猶在 隔院人 如聞 苑遊

夢痕錄餘

庚

日夕雨至十七日早方霽薄暮復雨十八日後連
日雷電時有大風雨驚蟄在二十五日候尚早也

二十四日雨止東鄉低田春花已不免受傷矣錢

塘江行四五年來皆安穩二月十二日上午微雨

忽長暗潮 俗稱風陡作覆二舟又有被波浪掀簸

墜水者相傳淹斃八十餘人云三月初八日 繼州

赴長泰任民稱典史亦曰父母當愛民或乃虐民

餘慶餘殃在斯之自為矣 先大夫居是官廉平

仁厚能造福以遺後嗣余聞事五十餘年所見收

令及幕客善不善報應無纖毫爽者每錄於燕談

以示來許嘗曰人得服官即命可自造書曰自作

擊詩曰自求多福愛百姓乃真愛子孫念子孫當

兼念百姓長記此語當不敢動輒造孽舊誤生晚

三聯乞陶大令南園 廷取 書素箋誌以歲月語意

切實他日見輩可以長懸堂寢命外孫陳 掄元 陳

述母節呈學牒詳請 旌余病後數年荷二三知

好博乞羣雅寄賜雙節詩文分類彙編通得十卷

夢痕錄餘

庚

又書札四卷為贈言三集倩友繕正交兒輩收貯

續得者隨時補錄俟余沒齒付梓六月復細細校

正并校贈言初續二集應改字樣神煥心搖竟不

能執筆從此真廢矣年來胃大薄弱食不知味然

見物輒思入口憶年十一時侍吾 父奉吾 大

母每得物少許必先進吾 母微嫌不敬吾 父

曰必多而始進其不進者多矣常默識之今 培境

頗知此意余甚樂之九月十三日揭曉三更得報

繼培 中式第五名舉人枕上哦得七絕二首 枕畔

聞報聲欣傳榜上有兒名也知鄉薦尋常事喜我
尸居尚幸生 五雲多處望三台九萬鵬程風止

催記得未生慈母夢 曩婦病常服六味散乙未正
 白衣如語好滋培 月八日子夜吾 母夢白衣老婦坐牀浴曰汝婦
 孕男亟當止藥好好培養益時孕已三月矣余今
 春病甚日惟 培塚 左右侍奉無暇肄業竟得忝此
 真天幸也十五日赴鹿鳴宴座師房師問 培家世
 知 二母節孝津津歎美予家賴 二母之德之
 教以傳 吾父之仁心遺澤俾余肇始科名今 坊
 聯翩繼起後之人知紹聞有自心必正行必謹
 學必勤不敢以非道非義之事過佚前光則 二
 母之流澤長遠矣 繼坊 丙午得售余同年許春巖

夢痕錄餘

祖京子 宗彥 沈念祖 兩子 培元 中順天榜今 繼培
 幸中同年謝韞山 嘉玉 子 照 同榜劉穎思 以垂子
 九華 中順天榜俱可喜也十一月十八日 繼坊自
 聞歸言漳泉至今不知法紀守令之治多在常刑
 之外能者以此見長殊駭聽聞竊意民何至此恐
 教之不先咎當在吏是歲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
 十七日陰雨連綿十八日後亦晴雨相間三江開
 大開無所宜洩東鄉田皆更種石米直錢四千二
 三百文幸六七八三月晴和禾皆茂盛收成尚七
 八分木棉亦大熟民氣稍舒十二月初十日得 繼

壩信知九月十一日得男命 繼坊 寄字咳名泰兒
 誕名世銑十四日生日口占七絕二首 衰到今年
 時坐起總因人藥能治病難扶老事偶經心便耗
 神都精力何從更補與飯匙日減夕稀眠座小容
 見啼總可憐 自 培 伴售朋友多為余慶音書絡
 釋湯敦甫書後繫以示 培 詩情甚懇摯巍巍雙節
 重天宮又庇孫枝撥桂叢叔重儒宗經訓剛孟堅
 家學史裁通丹霄鳳翹鳴岡日碧海鯤乘破浪風
 並駕公車兄及弟半人應健八旬翁余次韻一首
 口授 孺兒 書舍 春光待入玉蟾宮得路兒今泰桂
 名通先芬倘許承餘慶後進端應拜下敦甫常代
 風知否妄言籍及見十年風漢禿頭翁 全

夢痕錄餘

徵 雙節詩文再次元韻奉謝 闔闔迢遙入帝宮
 多若慧眼撥羅網俾我鳥私婉轉通母氏勤勞同
 苦行仁人關表扇清風此身易朽心難朽報德今
 慙欲 閣邸抄見韓城師謝
 恩奏師八旬壽日
 皇上命巡撫親齋
 恩賜二分至家頒給一賜吾師一賜師母此從來未有
 之榮幸也除夕詩二首命 鐘書之 為問今年事餘
 賜雨換不惜廢典頻意思見能喻勤勞婦自均隨
 緣聊復爾吾尚愛百身 秋薦見真忝憐余病尚
 安知交紛慶賀近遠惠詞翰為感殷勤意
 從教反覆看假年猶有望未礙歲今關
 十年乙丑七十六歲元日晴霽得五律二首 今日為元
 日新年勝

去年窺天櫺戶外謝客板扉前脫口平安帶哦詩
 吉利篇雲容成五色占歲且欣然達新猶隔味
 鹿鹿抑何愚句到老來消心從病後粗豈能飽
 興趣無奈感乘除聊以書時序光陰半日但更令
 得五絕二首昨歲諸孫病年終復劫歡知今更風
 眠共餐熙熙天錫十八日坊培啓行示以五律二
 首兄弟公車共看十載前踉蹌吾久病喜懼汝
 許同緣人說椿萱茂天教鴛鴦聯泥金遙計日會
 健念遠意難專去無多慮登明月向圓加餐身自
 老眼舊句七年隨路書頻寄成名人便還天心罰
 於去臘至 關謝

夢痕錄餘

恩留京未歸正月初十日以疾卒師為 輝祖 生平第一
 知已永訣終天哀痛不能自已遂設師位於寢招

同門士湯 元 芭 陶 廷 取 王 宗 炎 同 哭 祭 焉 三 月 初
 二日孫 芝 生 殤 詩 以 哭 之 迎 諸 孫 輩 裡 汝 勉 然 生 小
 今不見無多來日待黃泉問下求神事總非海
 天空隔任渠歸七年一瞬雲花現小影虛傳前
 依應相倚死長隨骨月恩九原堆寒土識之無
 日餘難字畫能分家年人猶說從前事兩字芝
 千餘難字畫能分家年人猶說從前事兩字芝
 忍聞都成不聲欲乾老妻勸慰亦沈瀾愛孫
 不望汝才賢報國恩如此收場病風久悵負
 更幾時存便短前身應未是芝草如姓何處
 不信無根年便短前身應未是芝草如姓何處
 名不見玩好收羅總淚欲盡千成姓何處
 是誰能油手再過眼先教看元氣絲百盡千
 一磨成童子不許書聲與我聽今何似波逝雲
 真見應聽得點頭頻不知與我聽今何似波逝雲

迹已陳、童鳥無復預元功去住因緣問初八日
 化工再世會逢羊叔行重來合作韻非熊初八日
 上王宜人象命世鉅 酌芝生詩曰酌汝七年心酒盡
 心無盡衿哀始自今 埋汝三尺土附 十六日得
 我百年墳歲歲清明節紙錢幾陌分
 徐古梅書畧云去冬十二月韓城師到京某謁見
 之頃言及九令郎鄉薦當與大令郎同來師甚為
 欣喜不意正月中遽爾溘逝追維師諒良用痛悼
 皇上賜卹優隆

夢痕錄餘

贈太子太師諡文端入祀賢良祠
 賚銀二千兩為歸櫬之費并助沿途地方官妥洽料理
 哀榮極至云云 坊培 兩兒至京已不及叩奠矣書
 中又言紀曉嵐師協辦兩旬二月間作古
 賜諡文達是日適傳同年許春巖方伯亦於二月辭世
 師友之痛愴入肺腑陽湖洪編修稚存 亮吉 過訪
 出贈更生齋集有跋揮祖所撰二母行狀一篇情
 詞真摯至文也編修初名禮吉卅年前介二雲乞
 言得七古長篇前年臧序東又為余乞得此文重
 感良友之意二雲嘗述編修行誼心甚慕之垂暮
 乃得一見深自慰也四月十二日丙夜得報 世鐘
 附入縣學喜得七律一首 枕函聞喜四更前記陟
 說語孫曾有鞍何圖繩武速稱賢 聯芳許盼泥金
 帖小試先揚上馬鞭應是天憐貧老病傳家許看

藝書 十九日人定報知 繼培 會試中式第四十七

名枕上成七律一首 先入鹿蔭到孫枝僥倖將歸

懸萬一竟無差他年報及見茲事本尋常成異數想

弓治基最喜天資安樸儂望渠長似讀書時承家忽

有感於 芝生 悽然成二絕 他日共飛騰而今杏苑

酣春色泉路長眠見不曾合眼長如近我身每

逢喜事更傷神何當眼底懸雙淚紙覺心頭少一

五月十二日 繼培 自京歸言 繼培 四月十四日

覆試二十五日知 培 殿試三甲第三十六名

朝考取第十名分部學習得五律二首寄之 汝

差可篤 帝簡與天同俾爾從容口勉旃練達功

忠誠勤職 業孝節繼家風貴實談何易榮名保始

終 久病爾余住徐待汝成學惟優可任心以

養能 平稽古應資治通經莫近名師門遺教遠趨

步稟 是科吾邑中式三人一盛君鳴和 唐館選 培

得主事一葉君維城 棟勳樹姓 錢籍宛平 以知縣分發四川

欽賜學正一人王君景園 宗彬 也自三月初長

兩至五月暑後方晴去冬市米石值三千文入春

漸貴至夏至每石四千五六百文官為平糶於祇

園寺設廠給票二十九日鄉民赴寺領票擁斃婦

女六十餘人人情凶慘官為給費埋葬其有受傷

歸斃者尚數十人嗣後每日領票多有傷折皮骨

飢餓餘生不能復辦藥物常致殞命同人公捐給

資為醫藥埋葬之費豈寡人劫數使然抑辦理者

之未善也六月十五日得 繼培 書分得吏部文選

司以余病即乞假歸七月初一日旋里說部載關

帝之籤莫靈於正陽門側之祠然有祠之處籤無

不靈 坊培 隨計日余遣 世鐘 詣衙後關帝廟祈籤

籤曰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得勝回

時秋漸老虎頭城裡喜相尋 培 初字汝滋汝用二

字已示必售 培 以立秋後半月回家又與第三句

相合靈應如此聞關帝籤語天下相同惟吾郡至

大寺獨異往歲庚午同一友祈籤友籤神斥其隱

事甚為駭愕蓋是處有神所謂相在爾室也二十

日孫 如兒 殤娛與芝生俱歧指同生同死老人遊

此惋痛何言得桐城胡徵君 庚 議學錄內有書佐

治藥言後一篇議秀水陶惠先事 詳前 謂禮庶子

成人無子者無以兄弟子為後之義惠先不當後

其叔其長子非大宗不當立後其所後之叔當耐

於祖援据禮文反覆申辨其言甚正然於當日情

形殊未脗合蓋惠先之後叔父歷有年所陶氏無

議之者今因其子爭繼而輒奪其所繼於理不順

况陶氏家貲巨萬向未分析叔不議繼姻族必不

允服一經議繼必須分家分家則覲覲分肥之輩

夢痕錄餘

全

夢痕錄餘

全

從旁構扇勢不至破家不止是以余佐孫師定議
斷主耐食之說使爭繼者無所藉口案遂完結一
時權空調劑不得不爾而陶氏遂得保全無恙且
禮順人情情之所不可禁不能執禮以奪之也世
俗無子之人苟稍可支持未有不立嗣者如胡君
言惠先之叔與其長子皆不合立後揆之人情亦
屬不安從來令之折獄幕之議事當以愛民省事
為主遇富家事尤苦棘手讀書者拘文章義解事
者避詢引嫌觀望蕩延滋為民病余前錄所記凡
引經決獄諸案往往經旨不必如是每籍以厭服

夢痕錄餘

全

人心慘淡經營頗費神用故通經之上官無不委
曲允從同年章質齋書夢痕錄後據經疏證謂余
讀書通變而不失其正可為經旨通其外義真通
達治理之言恐因胡君之論事有難行聊復申明
鄙意非護前也晝寢不寐成書懷七律十首今年
更比去年慵左右手如官印封身似摧枯頽緩帶
誰能起甕更扶筇青鞋布襪緣都謝掃地焚香孰
與從卻到祇園鐘鼓後晚風送聽隔鄰春 五男
三聚一家歡况有諸孫擦膝端開話有晴談故事
同人無奈望長安忽傳急雨城江溢又報洪濤發

社漫 徐州發水高寶湖夏令秋行秋復夏眼前合
作夢痕看 西薄何由日再中如斯逝者歎恩恩
年將八秩歸非遠矢欲三遺氣不充短髮推來驚
早秃雙聰聽久愧全聾即今厄比黃楊聞知識俱
銷悵病風 世事回環總悵然破巢完卵記丁年
生成最幸依茶葉少小何曾輟誦絃代闢烏私良
友力得昭彤管令聞傳春暉寸草終難報便到歸
廬劇自憐 會笑何曾食萬錢齒身全脫斷腥羶
累人口腹平生孽遠我庖廚近日綠菜可朶頤堪
惜福藥能扶老望長年卜居最愛湘湖好贏得尊

夢痕錄餘

全

香勝鱸鮮 追痕記夢奈春何痕短痕長夢裡過
愛客人偏愁客至好談事轉怕談多因依木石耽
居僻脫畧衣冠任俗訶敢說禮非為我設守身得
了更無他 半生編紵夢中緣覆雨翻雲頃刻遷
意不盡宜艱口授書當欲寄轉心懸九原可作悲
身後四海論交負眼前正是西風蕭瑟候南柯一
枕獨悽然 檢點身心七十年平陂俯伏總由天
鄰醴與或何周折官紙鈔書亦舉愆幸少枝求名
利淡猶多期望子孫賢茫茫舊事難追憶習坎誰
將撮土填 一番秋雨一番涼十日淫霖鬱寸腸

氣候難調多自誤陰陽不定可誰商海沙吉貝風
全掃隴畝嘉禾水漸傷癡坐頽然無箇事也隨鄰
里祝民康 三年閣筆語支離坐席長歌癡似尸
賸欲殺青存舊藁更難塞白賦新詞懸厓况味知
心少小住光陰轉眼移過去未來都莫問好憑現
在辨醜疵命世銜錄存以誌近狀十月繼坊次女
歸山陰候選知府徐秉鈞次子候選同知青照是
歲雨暘時若秋收豐稔惟石米值錢三千文未減
木棉中下市價甚昂十二月十二日鮑君以文東
渡喜陰雨連日藉可信宿盤桓予交以文四十年

夢痕錄餘

矣

雙節詩文刻碑鏤板具費心力爾來歲一訪予今
七十有八精神愈健談說舊事靡靡可聽於書籍
尤殫見洽聞嘗勸其錄記異同存佚以資攷訂以
文每笑頷之至今尙未屬筆生日得七律一首是又
生朝歲欲移今年筋力更難支啓予手足知何日
凍我冰淵及此時病類成施痕記夢筵開湯餅例
添詩渡江鮑叔多情命世銜錄存十七日以文病
甚春酒從見頌介春命世銜錄存十七日以文病
頭暈急西渡余用自危也自憶平生秉性慤直不
能謹言雖幸親知曲諒未干大戾而事後之悔紛
不可追惟敬鬼神三字服膺勿失鄉慕遊時每到
館次日齋誠詣城隍廟訴不得不慕之故默誓神

前念稍苟且神奪其魄是以兢兢自凜凡不可入
廟之事俱不敢爲後吏甯寔亦然水旱祈禱無不
立應疑獄二事詳前錄靈祐昭然此余治心之實學
也自讀姚端恪公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
人多之句偶生怨尤立時悔悟佐幕時自誤苦心
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一聯書以自警尤
舉念可質鬼神病廢十一年猶得微天之幸及見
子孫輩讀書成立未必不由於此吾子孫善承之
而已二三月來痰多氣滯精神愈憊不願開口不
願見人並不願聞家事命繼坊重繕會祖以來

夢痕錄餘

矣

祭規俟吾夫婦百年後城居三房輪值塘坊二房
鄉居不便酌付祭產數畝令其自祭因念余身後
百事預備口定終制撒手即可泊斂附身附棺誠
敬如禮斷斷不可用僧道鼓樂樹燈等項余四世
單傳房族無應服之人距鄉路遠不須分帛自至
親密友以外不必徧訃七日原可發引或有月日
避忌亦當選擇但不可久遠停住中堂致使魂魄
不安吾墓遠在山陰會葬以勞親友宜敬辭之萬
不可已者及門而止俗例至親有祖道之祭此最
無謂當以遺命毋受吾生無益於世然守先人之

訓以節儉自持兒輩治喪宜體此意惟饋奠依禮用牲此外素膳最宜不必行酒無得豐侈有饌烹宰暴殄陷吾於不節不儉可以此語揭於匱前親友食於有喪之側諒不以口腹責人也喪事稱家切不可負債飾觀貽吾後累吾平生不敢累人又何忍死累子孫余一生謹慎不敢造孽未必仗二氏解脫卽有罪惡亦非二氏之徒所能懺悔七七毋令僧道治懺醮余治命如此萬勿故違當邀數騰至家商酌渠比原稟畧有刪定吾素志已畢更無一字可商違卽不孝辱莫大焉卽欲從此輟錄

夢泉錄餘

在

兒輩謂余神明未衰可以從緩余自維語言謇澀萬一將來不能出聲所關非細且此時長嫡三房同居侍鄰日後宦客分手俱未可知不及今明白定制余心何安嘗讀朱子跋呂伯恭日記云觀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是錄亦頗具此意願手不能記而託之於口至於口難盡言則其勢不得止爰成俟命詩四首得過申秋六見霜未來歲月可誰量起居是處須扶掖眠食猶來自主張去早去遲心總愜名

存名沒事何常惟餘一念增悽惋師友彫零孫兩殤 縈迴疇昔悶難堪閱歷因緣仔細探可奈物情爭絢爛幾曾家食恣肥甘生涯到此身餘幾世務關心事尙諳即報傳鈔頻額手 綸言崇樸

聖心單

結習深深老蠹魚精勤聊借補荒

疎銷磨歲月經兼史檢點篇章卷更舒潤飾尙期師一字工夫何忍負三餘十年前與家人約欲回首時先廢書 兩室親管十一年口裁終制意欣然不豐不儉行吾素全受全歸去自便嫁娶早完兒女累詩書儘界子孫傳巡檐索共梅花語便許

夢泉錄餘

在

勾留祇信天情事如此更復何言倘天假餘年此身幸免大戾兒輩隨時補錄不補亦可二十七日命世鐘錄記越一日小盡除夕夜雪至天明霽寒爲丙寅元旦時嘉慶十一年余年七十有七矣歸廬主人自識

先府君自錄行事止此時爲嘉慶丙寅正月朔

旦至丁卯三月 府君棄養中開十有三月不

復命筆不孝繼坊等當 府君精神稍勝時聞

請續記 府君笑而不答坊等不敢瀆也惟念

府君生平以守身爲事親第一義嘗自言一

日不啓手足則守身之事一日未了是以此十
有三月中雖體氣衰減至於綿悒未嘗片刻縱
逸不孝等若不補綴紀錄無以徵 府君修身
俟命全歸所受之終事謹按錄中體例續書仍
退一格以示區別云

十一年丙寅七十七歲正月刻謨美堂神堂柱聯

府君丁巳自製語也歸安孫氏妹病命繼培往

禍以其女配繼培子世錫四月繼坊客蘇州五

月妹婿於虎文文熊入縣學時距 府君入學

已六十年戚友欲請重修謁廟禮 府君以銀

夢痕錄餘

左三

疾不能備禮謝之作詩以誌咫尺宮牆萬里如

忘機已判同滙鳥道與猶教伴蠹魚文字感深

知已往衣冠禮笑半人疎不堪重賦琴片句欲

踵錢盧願復虛澗六月重纂越女表微錄往

歲癸亥作續錄復有以事狀聞者故再編次入

錄者共六十有一人 府君自前丙寅後每歲

皆有詩彙或數歲一編詳前歸田十餘年草彙

叢襟夏日刪定詩六卷文二卷因曰吾自是不

復以文字應酬然七月間又爲表兄徐蘭臺誤

尊甫頤亭先生墓誌題仁和孫侍御頤谷志祖

深柳勘書圖遺照固未嘗廢筆墨也九月二十

三日鮑綠飲先生來知學治臆說善俗書刻入

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四集是夕疾作日轉劇

府君自慮不起寄書召繼坊歸越十餘日神

氣復安爲繼培子世錫聘同邑國學生蔡一峰

次女十二月孫氏妹卒除夕繼塚婦來氏卒

十二年丁卯七十八歲正月初四日陝西韓城王武

部新齋培時過訪文端公第四子也時夜漏下

十餘刻 府君聞之忽披衣起延入握手甚歡

武部出文端公行述墓誌 府君讀終篇因述

平昔知遇之感哀不自勝武部亦爲之泣下語

夢痕錄餘

左三

良久方寢次日武部入辭 府君款談移時猶

戀戀不忍別也二十日繼坊客蘇州二月倩畫

師王景昭寫真復作小照繪世錫於旁命曰授

經圖口授記數行屬繼培識之卷尾爲繼塚聘

山陰國學生瓊東晉先生大庸第三女爲繼室

謂繼塚曰吾久病早晚不可知設有不測孫輩

幼不可使無母既聘當卽娶吾亦庶無心事因

手取時憲書選吉日曰三月二十四日最佳勿

更緩也嗚呼孰知塚婦於歸之日卽 府君棄

養之辰豈 府君自知去期而不忍離孫弱息

伶俜數年以益繼塚護視之勞耶嗚呼哀哉

府君去冬病愈胃氣頗強飲啖勝於常輔以藥

餌面貌豐悅背上肉益隆起愈謂期頤之徵正

月下旬食量驟減見藥物輒揮去意忽忽常若

不樂家人以為憂然未嘗淹臥牀第晨興二人

輿至堂中檢新購書一一緝閱時復離校贈言

三集命世錄世鉅檢字典點定訛字倦則輿入

內寢睡片時起復于書薄暮猶不忍釋日以爲

常府君生平畧無嗜好惟癖耽經籍嚮慕遊

時繼坊嘗侍左右見府君治官書每日三三

夢痕錄餘

六函

時便了暇即瀏覽書史同幕諸君或以飲酒博

奕相娛樂府君終不一過諸君亦無敢以俗

事愚府君及宦湖南讀史日以卷計有事不

滿數必益燭補之歸里後鍵戶養病課繼坊

讀書亦自讀往往至夜分不止吾母苦諫

府君笑應之曰吾依書爲命子但見吾廢書嘗

爲料理後事易簣前三日猶坐堂中看書數數

指角若將覆闕者日下春神氣微倦忽命整理

入廚隨取贈言三集稟木授繼培曰此吾未了

事也好藏之命家人焯湯洗足畢就寢自是遂

不起嗚呼府君至是真廢書矣次日疾有加

繼坊自蘇州歸府君坐牀絮絮問客中事問

已復臥又次日家人晨起問安府君語坊等

曰吾昨夢吾父吾母汝前母環坐榻前執

手相慰勞吾殆將不起矣吾少孤恃兩母若

節長教成人常恐此身失檢玷及先人佐幕

當官兢兢以保身為念幸遇

覃恩封贈二世奉身求退以後節鎮幣聘稱疾固辭中

風十餘年得老死牖下完身體髮膚以見先

人吾幸多矣今即死吾復何憾又曰堂尊於寢

夢痕錄餘

七函

吾死後歲朝當奉先像於堂饌品如吾在時

不可簡慢祀吾內寢肴饌母視先人吾不可

與先人並也既復泛言家事又屬坊等曰吾

無遺訓庸訓一編吾遺訓也汝輩時時展玩能

自愛如吾愛身吾先人當呵護之醫來診視

云脈如常幸勿他慮坊等竊喜益進薄桂庶幾

有起色二十四日清晨繼塚婦婁氏至謁見

府君府君側身面外色和婉語答如平日辰

已聞脈忽透出手背坊等倉皇無策急進薄

府君勉啜復棄去親友來問疾者撫枕以好言

慰謝日亭午遽命易衣坊等以氣息微弱不可
動固請少緩府君意甚不悅語益急乃令家
人環侍次第易内外衣整冠履府君以手自
理其鬚粲然微笑秀色溢於目若生平極得意
時逾數刻日交未目瞑遂逝嗚呼慟哉府君
志在守身劬劬抑畏數十年如一日啓手啓足
得遂初願固宜含笑而逝也庸詎知不孝等不
肖不克自樹立以承先訓以遺府君憂者
知復何窮而府君遽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哀
哉慟哉不孝繼坊繼壻繼弟繼培繼家泣血謹

夢痕錄餘

卷六

職

夢痕錄餘終

